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七册目錄

文學類

瑣談

大正博覽會參觀記一卷……民　王維亮著　房山山房　一
可言十四卷……民　徐　珂撰　天蘇閣　九
彤芬室筆記一卷……民　徐新華撰　天蘇閣　二二七
松陰快談一卷……日　長野雀撰　昭　代　二四一
善鄰國寶記三卷……日　釋周鳳撰　殷禮在斯　二八一
湘雲瑣語二卷……日　祇園瑜著　甘雨亭　三一三
芳洲口授一卷……日　雨森東口授　甘雨亭　三四三
　　釋岱、釋琳錄

書牘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十卷……宋　孫　覿撰　常州先哲　三六一
藏密齋書牘一卷……清　蔡　焯撰　橋　李　四四一
代少年謝狎妓書一卷……清　蔡龍孫增訂　香　豔　四六五
明尺牘墨華三卷……明　魏大中撰　三長物齋　四六九
　　袁中道撰
　　黃本驥輯

義烏朱氏論學遺札一卷……清　朱一新撰　郎園　五一一
擬王之臣與其友絕交書一卷……民　葉德輝輯　郎園　五一一
壽文
鶴齡錄一卷……清　吳山秀撰　香豔　五三一
以介編不分卷……清　李清著　檀几　五三五
延壽錄一卷……清　張宗芝　王潟錄　虞山　五四三
邵村壽言二集十卷……□　不著撰人　有福讀書　五八一
日記
黃忠節公甲申日記一卷……民　祁正輯　寓園　五九九
復堂日記八卷（一）（卷一至卷五）……清　譚獻撰　半厂　六八五
　　明　黃淳耀著　留餘草堂　六六一

114.95/07

江浦陳氏校刻
四明周嘉冑分書

先外舅上海王睦生先生幼隨侍嚴州府任十歲丁外艱回
槎溪寓廬力學精晰人家言游庠後入京爲袁爽秋太常延
課諸子已而南歸筮理義莊經營商業迄滬南總工程局成
立延主工程事務凡拆城填濠築路諸巨役靡不殫精擘畫
成效卓然甲寅歲日本開博覽會國人結隊往游先生被舉
爲蘇省參觀團長歸爲此記語語翔實無一膚筆於以見尊
門家之調查攷核足與其平時經驗參觀互證進而深研其
得失以餉國人固非泛然一覽僅僅作門面語者比也丁巳
十月卒年六十歲有哲嗣二人長守善今官蕪湖關監督次
容善能以商學著聲于時先生曾重拓先世所鐫曙海樓蘭
言室法帖二種以貽親友晚年好藏書畫琳琅插架披覽自

娛嘗命洙援清河書畫舫例爲撰藏記塵俗紛糾未一涉筆
今附記于此迺槖既竟回念音容不自知其涕之何從矣已
未八月子壻江浦陳洙謹序

大正博覽會參觀記

上海王維亮　睦生著
子壻陳洙重校
江浦陳氏房山山房藏書之一

參觀團同人於博覽會十四部多數主張分任調查維亮遂
承乏土木事項查會場種種陳列中有東京市特設之陳列
館縱觀種種模型其關於土木之設備可謂周密詳備訪問
市長男爵阪谷議長中野徵諸實地經歷敘一言斷之曰確
能應用學理有益市民生活進步正無涯涘查東京市關於
土木事項之職務屬於市役所之第三部內分道路橋梁河
港營繕四課又特設技師長一部其市面之日形發達無非
道路交通之利便故論東京市之前途其第三部實可謂主
要事務而究厥由來則市區改正實先務中之先務預料將

來其築港計畫尤與市前途之大計回想吾滬市政以後有
南馬頭一曲而即達滬杭車站惟其路線之長殆加三倍間
道路何以如此迂直雖時有小曲線大致可謂統直則市區
改正之所致也查東京市區之改正始於明治十八年內務
省設東京市區改正審查會至明治二十一年以敕令發布
市區改正條例又以閣令規正東京市區改正委員會之組
織權限由是決定市區改正之設計及事業施行之諸計畫
其設計不問國道縣道里道專就市內交通重要之點比例

其程度以爲通達道路之
第一類幅員二十間以上（每間長六尺）中央車馬道十二間
以上左右步道各三間以上第二類幅員十五間以上中央
車馬道十間以上左右步路各二間半以上第三等幅員十
二間以上中央車馬道八間以上左右步道各二間以上第
三等幅員十間以上中央車馬道七間以上左右步道各一
間半以上第四等幅員八間以上中央車馬道五間以上左
右步道各一間以上第五等幅員六間以上中央車馬道四
間以上左右步道各三尺以上日本一尺微長於華尺經此
規定政府趣市稅特別稅以充此經費設地租附加稅家屋
稅附加稅營業稅附加稅等賦課徵收之條例一面將所要

改正處之官有地免費供用更以散在各處之官有河岸地
下附於市以其貸地料即地租爲經營此事業資源之一然以
地方需用紛煩於明治二十四年起內國市債猶求能達擴
築道路之目的至明治三十九年期事業之遠成更募集外
債設臨時市區改正局至四十二年於豫定之事業遂得一
段落之告成而撤市區改正局然於郡部接續之各區其發
展猶形頓滯遂又有交通路線十九條之追加決定第二期
速成事業自明治四十五年度至明治四十七年度三年間
以借入資金執行所策以至今日投於此項事業之經費凡
二千八百六十七萬元買收土地三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
八坪移轉家屋三十二萬四百五十九坪每坪開方六尺道

路之延長達八萬五千九百四十間
東京市道路築造上之區分以沙利敷道路爲主（沙利卽川
小石子）鍊瓦鋪木碎石等次之自明治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市
役所開廳以逮三十六年從日本橋區本船町江戶橋際至
本銀町四丁目施行百二十路線道路改築工事實施面積
廿四萬三千六百八十餘坪工費九十萬三千餘元又自三
十四年至三十七年爲改造新橋京橋間及京橋過銀座一
丁目至三丁目二路線又自日本橋過人形町至親文橋之
步道計面積三千九百二十一坪工費二萬一千八百四十
餘圓又以衞生交通各方面之關係爲路面改良之必要於
明治四十三年先着手京橋須田町間步道路面之改良鋪

設土瀝青三合土兩樣之材料繼以自四十四年至大正二
年又於日本橋京橋間及自本鄉三丁目至森川町凡京橋
日本橋麹町神田芝五區內以土瀝青三合土鋪木（木道卽
柏油三合土碎石諸等材料鋪設步車道之一部是最近市
街改良之最顯著者其費用二十六萬二百六十五圓施工
面積一萬八千八十餘坪其他捐款試驗鋪設工本之面積
約百五十餘坪而由地主及住戶以自費支辦者尚不遑枚
舉云

嘗游湘根自東京至國府津有火車自國庫津至湯本有電
車已達箱根山麓自此盤旋而上直至山巔有汽車可以飛
馳之土道此土道下山可直達東京蓋於火車電車軌道外

別爲一線其西京之與嵐山大阪之與奈良東京之與日光各道路之開通大率如此更就東京電鐵軌道外所經各路統計之大概其於道路先以通利爲主故其通路幅員卽所謂五等者亦在六間以上而路面鋪設多用石子路旁溝水多用明溝似不甚講究然以經濟艱難先其所急固大可取法也

其與道路連帶之排水工本卽陽溝雖坂谷市長於招待席間有自誇不如上海之意然其關係衞生之設施自明治八年迄大正二年常由政府派西國工程師撥助幷金測勘設計陸續增築改良計今排水區域三處總面積一千七百五十一萬三千餘坪於公道內埋設陶管線如我國缸及鐵筋混凝土管卽瓦筒管線之延長連二百七十二萬五千餘尺工費線額以前不計但自明治四十四年度計至大正十六年度預備繼續進行款三千九百八十九萬圓其財源略分七類一國庫補助二市區改正特別稅收入金三基本財產孳息收入金四上水道之收入金五從他項會計之收入金六公地公舍賣卻之特別收入金七一時之借入金然以與河道改良之關係每年度所需金額不敷甚鉅則募集公債以濟之其償還期大正十七年度起至大正三十九年乃畢

察勘東京地勢本屬山阜經人工剷平今仍有未平之處此其施工之難於吾滬平原者也而其排泄尾閭直通大洋不似吾滬須顧全黃浦吳淞之多所窒礙也

橋梁事業關係水陸交通特設專課以經理之由築造之性質區別之爲公道橋車馬人行鐵道橋鐵路用水道橋通自來水管者電纜橋電話電燈電線所係瓦斯橋自來火管公園橋凡各橋共六種自搆築材料上區別之爲木橋鐵橋石橋鐵筋混凝土橋四種遠溯三百年前以迄今日經幾多之蹇驗平均木橋二十年鐵材尙無正確之統計徵諸西國成績其命數當三倍於木橋若石橋鐵筋混凝土橋當更耐久以此理由及車馬便利之故從事改廢修理自明治十一年以來已改築者三十九橋而有待改作者尙屈指難計

總道路橋梁排水三者爲東京市役所土木部之要務其與道路相關係者尙有道路樹木之儲苗移植之設施計苗圃兩所估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坪各種苗木之育成計八萬九千六百株旣移植者六千八百株凡三等以上之步道每隔四間植一株全市需三萬五千株現有路樹則一萬四千五百九十四株云樹類多松樹柳樹等

其與排水道路有關係者爲河川之改修自明治四十三年始六年之繼續工費需二百四萬餘圓施行區域河線延長三萬七千三百六間面積五十六萬四千九百五十九坪計用浚河機器船八方立積二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坪計用只運土船三百五十只此大正二年末統計之概況也

所有修改隅田川而塡築芝浦工事第一期之工事旣告竣

第二期工事今亦大致告竣於是東京加田新地域四十五萬萬坪繼以第三期工事四十二萬坪之填築於東京灣築港問題之前途大有關係據直木河港課長言中之運輸交通自舊幕時代間以利用河川爲重迨鐵道開通以後集中於市內之貨物一年間約有三百五十萬噸而於外國貿易貨物僅二三千噸由內地貨船載運蓋以隅田川口淤淺不能直接東京之故以致年需駁費一百五十萬圓欲免此耗費則東京灣大築港之計畫費鉅工繁尙待徐徐奏效而今隅田川之改修芝浦之填築既告蔵工本市卽得五百萬圓以上之利益且有二十尺深之水俾二三千噸之船舶得以入港準此設備着手第三期之工事更可得四十二萬坪土

地足使本市之耳目一新云

準此以談則我上寶之間引翔港一帶與夫川南出海之水道若加測勘修築人工其利益當無涯涘

尙有一端則臺地之處理是也日本風俗習慣有火葬會故占地無多非特與不得獨葬其葬地由公家指定地域可以無妨大眾不似我國纍纍青冢致良好田畝荒廢此吾國一時不能學步而足資討論者

就土木有關各點總計之吾國欲市政發達人人宜有交通興利之思想此則教育者之責而地方有聲望者亦不能不負倡導之義務也若夫有關工業之製造器械則人造石與水門汀所合各類工藝尤宜提倡振興而工事上應用器具亦購樣仿製凡此事業果能急起直追率先興作爲內地取法卽吾滬寔業家之大利也

縱覽所及凡所感觸更瑣陳如左

農商務省所設商品陳列所大正二年度之統計日華貿易計由日入華者爲絲布其他棉製品砂糖燃卽自海產物石炭等金額一億五千四百六十六萬零四百二十八圓由華入日者豆粕大豆雞卵蓆麻鐵鐵等品總額六千一百二十二萬三千〇三十八圓是每年直將有一億圓輸與日本也準此推想不禁爲之瞠目撟舌矣

入華貨物中區區草帽一項有五十餘萬圓而其原料由華產輸入者計三十餘萬圓蓋一經轉運製造卽贏利數十萬圓夫此數十萬圓吾華人何爲但能輸出而不能自營卽況草帽一項日本之出口總數有四百五十餘萬圓吾國曷不仿造而移其利也

入口貨物中之大豆豆粕雖吾東三省土產而收買製造年來幾盡操於日人之手向爲駐日華商之大利今無有矣且因鐵道政策直視作殖民地於博覽會拓殖館中明目張膽示國人以移殖滿洲之大利恐此後將并種植之利而亦奪之也

雞卵爲食用工用要品向亦爲華貨大宗日本政府以利源外溢十年前卽提倡養雞事業遂爲農家副產鉅項而吾華貨遂江河日下矣且改良卵種其白殼大卵酷似吾華鴨卵

日本不準優勝劣敗之理恐華貨將盡爲排斥或且輸入我畜鴨
市場此吾華農家亟宜選種選卵以求自立而免沟洫者也
同人抵東適值家禽專指雞與火雞而言陳列之時此非常列之品今
易犬豕而更易他物矣大概分卵用肉用愛玩品三種每種
一對動稱數十圓大都自西國移殖日本之種殆絕無僅有
其長尾雞尾長丈許乃日本土產非應用品也
日本果品之甘美繁富亦二十年來進步之大可驚者時已
入夏而橘柚之類尚所在列肆大伏未來而巨大西瓜已登
於市枇杷櫻桃及時佳品更不必言其味大率甘美適口閒
十年前留學於此者言彼時果品尚無今日之美富蓋十餘
年來園藝改良進步之效也如論日本地質於果品實不相

宜今蓋全以人力勝天然者也聞華果一項輸入吾華者已
年有四五十萬圓上海南北市以及近滬各地酒席所用金
山苹果殆皆日本貨所冒充者也吾同胞其亦一究齒頰餘
芬乎觀家畜陳列品其豬種大概爲黑白二種而身軀之大
者不務精美但求爲日用必需之物非如我國之徒講美術
品甚至以古董字畫列入其間彼則但求各地風俗習慣日
用流行之品陳列其間甚至小兒之玩具亦復滿列其間矣
總之日本惟農工業發達故商業勃興而其農工發達之關
係大都能利用化學與機械如農業則重土壤肥料之分析
與使用新式農具而工業染織之五光十色與夫機巧之推
陳出新尤妙在不尚珍奇而重普通用品如打稻機稻機

人工新式纖綢纖布器與夫哺雛器蜜蜂箱噴霧器誘蛾燈
種種皆輕便易於仿造我國陸公使爲某等言諸君考察宜
求簡便易行者可謂至言故欲訪購模範採聽價值則自有
國設之領事官在有志興業者儘可通函相託也
更有不在會場之內而足以興起工藝推廣商務爲我國急
宜取法者農商務省設立之陳列所是也所中將本國貨物
分類陳列由農商務省派員專司其事凡本國商及各國商
欲辦何貨即由所員介紹至該物出產之著名商廠購運所
中並無回扣亦不發售祇有各貨樣陳列使本國製造家有
優劣之比較而購貨人知有貴賤價值以適宜取擇殊不似
散漫無稽者之難於揀選也且更有製造與商務大有關係
之一端則將各外國所喜用之物件分室陳列使本國工藝
製造家有所標準而廣消路於各國凡如我中國及歐美之
俄德英法美國各有需用品陳列室又如朝鮮印度南洋各
島皆將其所日用之品收集而分室陳列之其所採集陳列
者不務精美但求爲日用必需之物非如我國之徒講美術
品甚至以古董字畫列入其間彼則但求各地風俗習慣日
用流行之品陳列其間甚至小兒之玩具亦復滿列其間矣
夫以美術品與日用品相較其消路之廣狹靈人知之而有
此陳列又使商人熟知各國之嗜好仿造而運消之此其推
廣商務振興工藝之法爲何如耶我上海爲通商巨埠各省
各國之人與貨均匯集其間急宜合全國商會商力在上海

仿此良法設陳列所聚國貨於一堂不但外人有所採擇即此省與彼省之貨亦得互相運售矣我國往往有彼省有此貨物而此省之人不知其名且未見其貨者至於外人嗜好物我國從不知仿造與運銷今設陳列所或亦足以稍開風氣乎是不得不望於提倡者矣

可言

天體本積氣地形同渾丸此清張雄屏詩也不爲天圓地方之說所
囿矣張宇南山番禺人有聽松廬文鈔
地球爲八大行星之一繞太陽而旋轉譜之公轉由公轉以生四時
自繞其軸而旋轉謂之自轉由自轉以生晝夜古人亦微知之宋趙
與旹賓退錄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二萬里夏至地
下南而東二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怕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
舟行而人不覺
歲曉務閒蕭然庭戶焚香寂坐念我故人高雲鄉惠然肯來小庭斜
月梅影橫窗樵蘇清談遂至鷄曙雲鄉名民錄姚人有守璞居詩
學問經驗爲任事之人所皆不可缺者少者富學問老者富經驗有
學問而無經驗輒多扞格有經驗而無學問未易改革學問經驗不
可缺一故無論何事非以學問經驗相輔而行於事無滯也
外國人稱吾國曰支那舊說秦始皇統一中國聲教遠被因稱我國
爲秦支那即秦音之轉宋史天竺三麥來譯云代號支那皇帝福壽圓

滿
我國幅員至廣沿海長六千餘里南部受太平洋之暖流故大江南
北氣候溫和北部受北冰洋之寒流故遼河白河之流域冬春兩季
堅冰不解日本以三島位太平洋中其本島與天津營口幾同緯度
而其溫度不若天津營口之低者以其西部與東南亦受來自太平
洋之暖流也
宋王禹偁小畜集訓楊遂詩云甲科中南國注江南狀元及第又云
通籍趨東朝注入中國爲贊善蓋遂以南唐人歸宋也禹偁故謂其
入中國而吾國人之自大即此可見南唐之版圖固非在域外也
清社屋國體改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成中華民國吳人秦瞻所謂
五味者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曰羹是也吾日望其如羹之調
和矣
民國者國爲民所有也是則凡爲國民必皆有國家觀念也然滬人
之以外國人與內國人相對舉也則曰外國人本地人不曰本國而
曰本地國家觀念何有乎
道之帶者爲經反經而合道曰權史記張儀傳贊二晉多權變之士

保自由不參權謀將何以應變馭人不繇天命將何以社會俗語之所謂世故人情皆宜明瞭者則已於通古今涵雅故二句括
天命十二字蓋不習藝術將何以生存於今世不明法律將何以各
之矣
不通外國文字者讀譯本書於地名輒厭苦之以其文字冗長詰屈
熬牙也宋孝宗亦然齊東野語云程泰之進講禹貢多引外國幽輿
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賦殊
不曉其說
清康熙五十五年聖祖聖訓海外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
累此朕逆料之言彼時聖祖果能遵使考察歸而自強亦何至受爽
以有今日耶
清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續懷人詩注光緒六年曾上書譯署請將朝
鮮廢爲郡縣以絕後患不從又請遣專使主持其外交庶議又以朝
鮮政事向係自主況之及金宏集使日本余爲作朝鮮策令攜之歸
勸其親中國結日本聯美俄國君臣集衆密議而閣者詳奏或上書
誣金爲秦檜並彈射及我謂習聖教而變夷言受倭奴之指使而爲
後教說注云朝鮮不聽忠告而謂宏集受倭奴之指使今果何如

唐堯南撫交趾指五嶺以南一帶之地而言漢置交趾郡始專言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至交趾之名舊說謂爲足相鄉之義然古之希臘稱世界人類有對住者（譯北極相對隔住者）等名交趾即對住者之意乃北方民族以之稱南方民族謂一南一北足趾相交非真其人之足相鄉也今吾國之與美利堅足相鄉真可謂之交趾矣

越南爲上古百粵之地自秦漢至唐其地悉入我版圖唐初置安南都護府於交州治今之河內城以統海南諸國安南二字實始於此明代嘗改爲行省後仍爲藩屬清光緒十二年爲法蘭西所併然其人民衣服今猶沿黃明制

偶作郊游村叟吳簡堂留住綠陰滿院烏帝人寂調水看山燒猎吃筍至足樂也

歐美有重洋之隔未能至亦夢游之日本與吾同洲未能至亦夢游之南通以樸範縣聞於時距滬數百里人事產率乃亦惟夢游而已寧人之不得自由有若是耶亦野蠻如予者固不得一游文明之域耶俗有一箭路之說言距離密邇也一箭路即一箭道一箭可及之地也翻譯名義集一箭道嘉祥二云一里云或二云取針法一百五十步或二云

一百二十步或二百二十步文言則曰一牛吼地謂牛吼聲所及之地也梵語之拘盧舍譯二云五百弓見翻譯名義集亦曰一牛鳴地大藏一覽一牛鳴其聲五里二又有曰一雞飛地者雞飛不能及遠則距離更近矣

噴泉一名飛泉雨水滲入地集於四周岩石或黏土不滲透處若於其上穿孔抵此水即上升與水源同高故地中水源如自上及下作斜勢而於其最低處穿孔者則水必噴出地面高數十尺數百尺其以人工製者或以管引山泉或以自來水管埋地中均可今之園林多有之而差有類宋之湧泉石也司馬光有湧泉石詩其題云植密學士蔣公知府事得片石大如席上有數十竅莫知所施公問石工對曰此蓋湧泉石也乃於飲亭下鑿地爲坳置石其上夏日從旁激水灌之躍高數尺以清暑氣詩云蒼然片石寒百道飛泉叫高堂忽疇暝坐失炎蒸苔蚊龍亂欲飛仰嘆秋空雨詩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凡都會之地必人衆食艱而爲萬惡之藪商鞅之經始之加哥且然更何論乎我國之滬滬之不可言誠有若明之燕京矣明謝肇淛

者有云每一華故以上海規元銀計黃浦灘二十六萬兩福州路等處華人娛樂薈萃之處二十五萬兩南京河南兩路商業之中心點九萬兩靜安寺路住宅地產一萬兩法租界住宅地產二千六百兩以上　地價之昂繼長增高靡知所屆公共租界極司非而路僻處西陲屋已鱗櫛而其後農家所居壬戌冬過之猶曠土也地之故價銀幣三千圓弱有淮人購七分之地非爲築屋計也掘泥鬻之爲造路之用所獲泥價約四千圓有奇地價工資僅二千圓強既得倍息而猶可蓄水爲池以養魚也　地價之昂且由滬而及於寶山之江灣嘉定之南翔矣江灣邇滬故價以千計南翔較遠沿鐵道者故廉銀幣五百圓此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春南翔土著湯銘三所語林重夫者銘三且言戊午中華民國七年故價僅四十圓相距五年而昂乃若是則以辛酉年滬有交易所屋租騰貴南翔交通便徙居者衆投機者購地建屋以待賃而地價日昂宜有加而未已矣

歐美通路有車行人行之別車行於中央人行於兩旁其尤廣者則分之爲五爲七也而古人亦有分道爲三者宋趙與旹賓退錄古者通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寧府讖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撤上加欄楯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儀者猶儀門也又滬之通衢俗所稱馬路者車行路也南京路曰大馬路九江路曰二馬路漢口路曰三馬路然馬路之稱遠有之見黃燮清倚晴樓詩集之長水竹枝辭有云風吹花信到樓臺馬路逍遙雪作開原註馬路在謂城外宜可詩馬王名長水者海鹽也康莊大道國人罕見之以其可馳馬也故稱之曰馬路又以其陸續增設也故曰大曰二曰三以迄於六太馬路者北海路也亦腦筋簡單之證也

蘇城花街昔爲妓女叢集之所今則荐民充塞雖操業不同而爲害羣之焉則一也是誠可謂之曰穢里矣南史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繪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　蘇州齊門外錢萬里橋在清康熙朝曰錢賣女橋流娼船多泊之此更奇於朝歌勝母柏人之名矣

崑山多曠土五十年來草萊漸闢客作之力也客作以浙之紹興人爲多且有不遠數千里而至自河南光洲者太倉江陰無錫江都之人亦受田而耕予詢之土著謂崑民惰則曰人少也受洪楊之賜也然予嘗巡行廛市而知閶閭之主負販之夫以營勞動之雜役幾無

一爲士著乃數外力之侵入繼長增高再五十年非悉爲賓萌之殖民地不得也

吳郡志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霅川殊冷�case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閤忙正適中宋袁褧楓窗小牘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七修類稿引諺云上有天堂下說蘇杭鄧林初入杭詩及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北史時外史辭宇屢移未有定所黎景熙上言外史之職漢之東觀自魏及周公館不立高適詩清晝下公館尺書忽相邀文同詩寂寥公館靜門掩似山家明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官終國子監司業其詩有蕭條公館三間屋句是皆指公署而言元傅與礪有重午寓揭公館詩則私宅也揭即揭傒斯詩有云翰林宅中值重午節物驚人心欲墻又云主人總有故園意與客慰藉共傾杯曰翰林宅中曰主人總有故園意可知其爲私宅矣爲私宅之稱公館殆原於此　自有宅與公館之稱而非官吏之喜自修者亦稱宅稱公館矣閻人之稱以府稱以第輒不擇意謂府第爲通常之稱卑之而非尊之也實按之則向有王府公府侯府相府等稱又宋黃庭堅次韻德孺五丈新居病起詩淳淳經略府府之尊可知且府與邸略同諸侯朝京師所舍曰邸漢書至邸而議之史記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宋史王公妃主邸舍相望第宅第也賜宅有甲乙次第故謂之第見漢書注宋張耒詩題中有追記舊睡詩乃寓錢第所爲者第之尊亦可知今人不察惟知公館二字之尊自尊者曰我公館尊人者曰貴公館非夙居京師者并不知宅之爲尊稱矣此亦足以見國人之辭心仕宦也

薄游安慶居逆旅檐隙度日不謁客不閱市晝伏一室旋斗室未覺其隘以是而知居室之不必求善易於苟安也外此者更無論已白居易狂言示諸姪詩勿言舍宅小不過寢一室誠哉是言

昔之逆旅曰店曰棧汚穢不可言狀北方尤甚例之雖樓豚柵不爲過也晚清以來南北逆旅有以旅館二字揭櫫者雖多糜金錢而清潔可居矣清嘉道間王衍梅綠雪堂遺集有客店（客店一作旅館）惡五首讀之可知其惡也今錄二首於此詩云牆碑塌入古墳界顴髏號月狐狸拜茅蓬似碧黑打頭破風射時毛髮豎見蜮拍扇驅蠶愁落薑吁嗟乎旅人早起常少眠一更難度如

一年瓦甸無油燈淚白土阮冬洪燦懷黑童絨綫裂汗花逛草脚斜飛蝠毛磔半身苦作宅屋遙兩耳又被髭要弱吁嗟乎僕輩臥法偏絶奇縱橫階下影閒厭驚乳蝠翅翅稍秘說遞暗人脂膏禁人捕偶然角逐一搜妖黑子菅頭無萬數夢中摸索暗就擒失齒一麋遭大吐吁嗟乎古來草莽多伏戎天子亦困琶琵蟲　逆旅而曰店曰棧其惡可見商店置貨萬物之處曰店是以人爲物也縛木爲柵以養牲畜者曰棧莊子編之以皂棧是以人爲牲畜也

貪痺奔走以從勘廣州灣界事重來嶺表事竣至羊城居逆旅中兩閱月矣忽忽而臘欲作羅浮之游未果默計此時孤山之梅開矣眷懷西湖負此邱壑輟筆惘然時光緒己亥臘八夕也

愚公移山譬寓之辭也乃竟有載樓於舟而轉徙之他者吾輩流浪依人廡下乎哀中道坷雪齋集云萬曆壬辰江上有龍陽人以舟載樓而寓者竊而建之宅右名江湖有若萍蓬果能以船爲家或愈於依人廡下乎哀中道坷雪齋於錢氏之旁將奉母居之以頻歲搜訪先世書畫所得之夥也乃以保澤顏其堂其友見之而語詞五曰子何蔑錢氏之堂名詞五曰余以高伯祖愚堂府君高祖養中府君曾祖樂閒府君父小匏府君皆以詩書畫名世真詞法遺澤散在人間欲及吾身而一一

公既死妾亦流落孰知樓亦遠移至此因指白版廢上所畫花卉數種謂予曰此妾與女伴某竊公筆而戲爲之者也以袖拂拭言與淚俱

吾杭汪頌閶廣文詒年嘗以居處之地密邇寇廁謂可搆一聯於門曰其門如市似蘭斯馨子爲改下聯曰下流所歸頌閶大笑

淺淺一井泉數家同汲之獨我惡水濁鑿井庭之涇自鑿還自飲亦爲衆所非吁嗟世習事率身設難爲唐姚合街西居詩中句也五濁惡世誠難自拔立異有不能苟同非所願子曰如之何偕云不可說此之謂矣

外家仁和喬司陸氏自經清咸豐庚辛粵寇之亂居室被焚亂定重建其正屋曰承啓堂堂占地四畝有奇同治五年冬竣工六年冬竣事計五開間之樓廣亦如之樓廣七丈九尺間各長四丈前東西各二廂後東西各二廂以庭之長距誰言之前庭三丈二尺後庭二十丈凡只合計木工木料兩值都凡銀僅五千圓鄰工料之廉若是也而人欲假以園林數日之句留且不可得乃謂傳于於蘆山有幽築俗語不實流爲丹青此其尤甚者矣予乃設辭以自慰謂世之有

園而終身不得一窺者多矣古人畫記之白居易題西亭詩多見朱門富貴人林園未畢即無身我今幸作西亭主已見池塘五度春又履道居二首之一云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貧家活計微大有高門羅寬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劉禹錫吟樂天自問洛城有作詩洛陽城裏多池館幾處花開有主人宋王禹偁雙溪種花詩詩似名園空鎖閉主人至老不歸來

寒儒結習無資買山而輒倩畫師作圖猶復可笑然古人已先有之矣宋楊萬里題江季路太丞魏野草堂詩奉常夫子半錢無不問西園況室廬閒道買來新宅子細看却是草堂圖明劉南坦官至尚書尚無樓得文徵明一圖而世遂以為有樓予今亦作是觀可也楊慎升庵全集後神樓曲序云司空南垣劉公元瑞築臨長白茅山樓居足不履地之事而未構樓也待詔文衡山為繪樓居圖俾神而圖焉射陂朱子曰藩作神樓曲余隱括其意為後神樓曲陳繼儒太平清話文衡山先生停雲館閣者以為清閟及見不甚寬敞先生亦每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畫上起造耳清吳漢槎壺廬題郭頻伽靈芬館第八圖詩紙上樓臺現亦詩無論海鳥

年豈酌一圖看丁修青前輩為予題楊萬里丈澹齋飛館填詞圖二云三泖詞人黃蓼園傳奇君紙上起神樓詞漫語淨華嚴境事指空明七寶修蓋于之純飛館與天蘇閣皆尚在紙上也古醞丈名葆光婁人環堵蕭然獨宴如芭蕉深巷閉門臥古于時無計謀生強調丙舍瓜夜讀書明貴陽謝三秀遠家理圖作詩二首之一也見雪灣堂集黃賓燄為子繪天蘇閣圖于適家星閒門乃高此詩於上壹字亦干時無計謀生拙之人也并自題一詩云何時作館討旦買畫中山放眼乳游樂置身通介閒夢中容寄傲人外一倫還賓燄名質歙縣人吳待秋副為于作天蘇詩夢圖待秋名儆崇德人

韓愈文歲弊寒兇雪虐風號窗言雪時之寒也然雪之下也實有放熱作用雪融則吸熱熱為所吸乃皆寒此與結冰冰解時相類

周吳淞江十餘里奇技淫巧妖言治女充塞其間居者游者往往俾晝作夜頭到耳目安所得素心二三鷗然白墮之外與數晨夕耶

上海土木工程終歲不絕郭以閘北之寶山路言之當清光緒末葉商務印書館落成之時積土猶環望比丕之六月則大

遺左右悉有闌檻檻崖夏樹方屋前一隙地而已南接北河南路北逾橫浜橋鱗次櫛比皆屋也吾乃為貧民與魚為一哭夫此貧民者專就江湖賣藝之人言之若輩挈挈拏拏技流轉江湖恆就曠地闢廣場鬻技以覓食而滬之曠地日益加少即有之亦距市寫遠絕無行人此可哭者一小河填塞皆成平地無可繞屋宇日多林木日少為無可巢此可哭者二寶山路之未有鴻興坊也甲寅中華民國三年大道之旁皆破屋食力之小民居之越歲有中年女丐行乞在橫濱橋側露宿夫審視之則昔在破屋織草廡者無屋棲止遂淪落為丐以是知土木日興市之巢人不僅難謀衣食而貧賤者乃真無立足之地矣

國多森林而不采建築所資皆取材於歐美而日本乃亦有運至者松為多日本之松尤多南宋已然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淳熙中上作翠寒堂於禁中以日本國松木為之不施丹臒其白如象齒

徙居海上二十禩矣久未還杭六橋三竺二徙勞夢想我其負湖山乎綜計生平南翔奔走自杭而餘姚而蘆山而上海移家至三十次以上所至即安忘其為客白居易種桃杏詩無論海鳥

安即是家不啻為予所欲言也又卜居詩之後四句云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曰立錐曰湫隘囂塵又題新昌所居詩有云宅小人煩悶又有云唯應方寸內此地覓寬閑則尤可為滬居寫照矣

滬居隘庶中皆劬以石乃易石為泥植花果然亦僅二尺之土耳是亦宋楊萬里之所謂劬圖也其劬圖詩有序云蓄橋寓居庭有刻方石而實以二十小孫子栽花果菜本其中戲名劬圖詩云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為圃石為墉端香萱草一兩本葱葉蓴苗三四叢稗子落成小金谷蝸牛上築別珠宮也思日涉隨兒戲一經推看蟻得通日本人之庭園亦類是僦屋以棲半生羈旅杭州之居讓之於族蘆山之宅貨之於鄰自北四川路重遷寶山路為十四番跟前何處非吾家莫道有家歸未得

宋饒節詩也予則無家可歸更無往而非吾家矣

雜詩之一云新開繞閣老閘過樓臺金碧照江波愁風悶雨人無寐海國平分鬼氣多時同治元年也予僑寄老閘之北今為壬戌居二十一年矣屢過老閘橋輒誦之

滬以路政條明著於世然僅租界而已租界之通衢而已其坊巷之

穢視內地尤甚一門之內同居者多至十七八家室中人鱗櫛而臥門外地至隘叢積之物穢殘餘爲排泄之區不甚過問宜其然矣所可異者某路有英里僅十餘戶居人皆富有新知識者乃亦無自治之能力穢德彰聞不可響邇佛家視世界爲穢土此眞穢土矣於以歎吾國人之不能奮發有爲而甘居下流也　滬多貧民巷之隘且陋者麇集焉城廂租界皆有之猶古之鬻市也從容錄振德坊皆貧民倒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　滬之居室大率有樓以樓上下合計之曰一幢皆有庭有大門若所謂東洋房子者門見路無庭院聚族而居多者一幢居六家入門平分之爲二即甲乙兩家也甲近樓梯復於乙家之上架木爲閣闢一門以居丙亦有梯上僅可打頭不見天日乙丙之後則樓矣梯既上則有丁戊己三家丁居前樓戊居後樓己則就露臺而居露臺者無門窗初以爲曬物之用既以讓人則闢門置窗賃值以前樓爲最昂皆承租者轉租一所得率有裏錄甲乙丙丁戊己六家之人口男女老幼平均以三人計已十八人炭氣之充塞火災之危險疾病之傳染滬居皆然此尤甚僅以地窄或且過之徐敬之貧民

街當亦不過爾爾　滬之通衢行人如織常日皆然無間寒暑無間朝暮也而冬之晨夏之夜且有坐譚世之想而逗車拯溺睚即至家也生聚之繁屋宇之隘皆可見矣

春秋佳日恆作近縣之游江蘇之崑山松江浙之嘉興嘉善是也雖城市而有山林氣象蓋地曠人稀非若滬之甚囂塵上也予至其地雖居逆旅輒作僦舍人外卜言適世之想而逗車拯溺睚即至家廬陋若陋戶外人聲日夕喧聒甚於雞鳴犬吠家居而若逆旅矣

與婦丹陽何墨君登天韻閣苦憩片時百感紛集偶憶故翁天涯住久歸心嶺登覽茫然卻欲愁二句徵吟久之蓋儻居於滬久矣故里無家未易言歸也

望衡而處連牆而居者皆鄰也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誼則平日之與往來通啟勤不待言矣而鄰居亦且不恆厥居也上海尤甚且有同居一門相在樓之下而彼此不通姓名者

有客授外國語言文字於滬者粵人也賃屋而居其門榜爲英文無家庭也　宋陳與義詩一燈縈兩影閉戶了晨夕自居易詩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遂成一無事因得常掩關徵吟一過亦鄭吾所欲

故中設一几可憑一榻可臥二蒲團可供客坐筆硯壺觴之類略具可以讀書可以調息可以參禪即飲酒賦詩琴奕棋無之不可然予塊然獨坐嗒然喪我又無之而可也用之則行貯于深山舍之則藏束于高閣又無可無不可也其製比龍帳則小比繩牀則大比圍屏則周而密比板窗則廣而平約似紗廚具體而微但涼媛不宜耳

書幕鄧堯夫安樂窩故以窩名之其曰止止者何子號艮齋久矣艮止也止其所也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也止莊子曰惟止能止衆止如來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三教止觀皆吾窩中矣

辛酉（中華民國十年）新六挈其妻孥自京遷滬僦屋於寶興西里二與子連牆而居履聲相聞燈影與共奴僕呼之曰西院若子之寓廬在東爲東院也古代希臘稱世界人類有對住者（指定都）等名此以當鄰住之稱矣客有語予者曰鄰家二字尤允父子相鄰亦鄰居亦家庭也　宋陳與義詩一燈縈兩影閉戶了晨夕自居易詩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遂成一無事因得常掩關徵吟一過亦鄭吾所欲言者也

滬之建屋出賃者亦巨大商業之一且有地非己有特租地若干年以建屋者凡土木之緒理租費之收罹司其事者曰經租帳房居民賃屋於預付一二月租金外有小租如月租銀幣百圓小租亦稱是或半之三分之一初爲經租帳房之專利近則業主亦分之至若開門費則給管屋之役夫以宅購時導人入覩領啓鑰也而商店更有頂費之數倍吝此費不得屋費而曰之數千甚且逾越業主造價視地之盛衰定數之多寡自數百以至挖若曰非以手探穴物不可得也千戌癸亥之交家宅亦有挖費矣　蓄屋之利厚於腹地者倍蓰其地爲粵亂甫平所購者則獲利之厚雖巧曆亦不能計算時代變遷物價增高處有磨崖三曰天地自明曰此山尊曰奇拔怪石成而悉數貲之以待求者常年熹利多者三三萬　清光緒庚子以還屋租日昂益避地者衆也及辛亥則益夥自是而民國成立禍亂相尋歲無寧月徙滬者益衆屋租之增歲且至再至辛酉中華民國十年則租界內外幾無曠地而猶有欲僦不得願出重貲使人讓屋者譁者訾者笑者詬者（今反之曰挖費）者此二十年來滬患人滿之故有二一禁烟內地吸烟輒爲在官人役所詐乃遂麕集於此二兵事兵戰也兵變也富貴者

大澤皆盡室而來矣中有以暴富而至此避患難者至者遂日夥若內地之窶人尤以滬爲求食之地藝技者有之爲盜者有之行乞者有之濱滬之人遂滿坑滿谷而土木雖日興殆猶有欲庇一椽而不得者辛酉秋冬間賃值暴騰尤甚於昔則受交易所大盛之影響也時新屋亦因之而盛以地故屋材匠役各費之高而取盈於賃費猶可言也乃至數十年前之老屋亦然一若骨董之愈久愈破而愈高爲富不仁不得以經濟學之原理自文矣久之而居者大恐謀抗之乞免乞減者相應而起或曰蓄宅者有所有權抗之背法律是也然何以有過鑠之明禁乎（未注）誠以食住皆爲日常生活之必要非此不足以救濟貧民且歐戰之明歲英政府於人民住宅之澄加賃金亦限制之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議院提出房租及抵當利子增加戰時限制法案十二月二十三日上下兩議院皆通過而成法律此法案之運動主要者爲戰時房租同盟會會成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實爲地方之房客集合團體反對房客之非法加租十月九日遂有房東收回加租之事而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有加租制限修正案提出於下議院

之屋不畏火尤宜於貯藏古物圖書珍寶吾國若早有水泥則天一閣之建築亦無須專用獻石矣

一閣者天一藏名試書建閣之意不詳其義或謂天一生水以水克火也天一閣藏書之樓凡六間統用磚砌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論實著

處看其房間制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湏具準樣開明丈尺呈覽

西式建築之屋有冬日不燃煤炭而室中溫暖頗類按繙者熱水管也蒸汽管也是亦有若宋楊萬里之所謂小陽谷矣楊有左藏南庫

西庶下紙閣負暄嚴題詩序云左窓火禁清寒非人閒有也而庫官

孔仲古段季承史伯載心匠天巧創一火閣不薪不炭暖亦非人閒

有也予以小陽谷名之今之熱水管或蒸汽管埋四周之牆中以熱

永或蒸汽入管而運行屋之四周則自暖矣

西人家宅恆自闢浴室國人效之者頗多古亦有之蔵垣有同皇甫

兵曹天宮寺浴室新成招友人賞會詩見全唐詩而宋造游老學庵

之後以屋宇沾溼雖瘁有火不甚烈易於逃生此予之迂也

今人家園圃中有花房置木架於中以度花其上而四周皆玻璃窗

透日光也日光烈則垂簾此與宋楊萬里詩之所謂爲花作宅者相

類誠齋詩集有芍藥花詩其題云風雨敗花爲花作宅上棟下宇瓦

之壁之窗以油簾詩云何以葉花宅葦直松樹子何以蓋花宅雪白

清江紙紙將碧油遮松作畫樣時鋪紙便成瓦瓦色水精似金鵝暖

未焰銀竹響無水汗容漬不泣睛態嬌非醉盡收香世界關在閒天

地風日幾曾來蜂蝶獨得至勤春入宅莫歸休勸花住宅且小留昨

日花開開一半今日花飛飛數片留花不住春竟歸不如折插瓶中

看

假山者以山石堆砌而成近有代以水泥者其在古昔或以木爲之

明鄭道與有木假山記見慕玄草

諸儒語錄讀人當敬人禽之辨禮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

筆記亦云中貴楊哉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屋周密每浴時

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

人莫得窺　滬多火患浴室恆在閨吉子之就浴也必雨中或積雨

今人家園圃中有花房置木架於中以度花其上而四周皆玻璃窗

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赦出皆適士人　今之自稱遺民者多矣

未見有若清初之文遺民也嚴蓉女世說當塗吳岩子詩名青山集

多玉樹綢駝之感鄧漢儀題曰今日一燈花雨外青山自署女遺民

宣統辛亥革政民國成一時通行文字於民字之末筆皆提高作民

殆謂帝制廢民權張自今以往不復爲專制政體之臣民可出

頭與軍之作軍同一意義然民之因今甚於昔惟俯首帖耳而已我

瞻四方蹙蹙靡騁言可謂無立足地是不若效施升書民爲尸之當

也唐顏升壑琴銘及其妻莊寧書多心經之跋二五題慶三年八月一

日莊寧爲夫資福書跋後有二行云檢遺篋感深意福無靈人先棄

勤貞珉還資施升記原文民作尸閒末筆然在當時則以避諱而然

宋樓鑰題汪季路家藏吳彩鸞唐韻後詩有諱字曾謂民與基句

此若爲初建之民國而設此慶也

今以陽曆十月十日爲雙十節誌國慶也而清湯貞愍公貽汾曾以陰曆十月十日爲重十會琴隱閒詩集有十月十日同人集護國庵之來峯閣分得屋字詩有云秋光六如設重九展復已古無重十會之後豈秦檜亦無子孫乎

會自我輩始時貞愍方備江寧也然進而設之古則北宋已有重十節宋滕秀穎茂寶詩有云節逢重十慶天望古殿焚香祝帝齡又云松柏滿山聆自壽小至酒添亦書書詩作於徽宗北狩後蓋宋有重十節一稱天寧節徽宗之生日而置重十節即法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之傳敬鄉錄以徽宗之生日五月五日生以俗已改十月十日見元吳正意今之雙十誌國慶當亦國爲民有與民同樂之意耶

五胡十六國匈奴鮮卑羯氐羌五族也東漢以來五胡先後入塞勢力漸增晉初大封子弟使擁強兵鎮四方武帝卒諸子爭權攻殺國大亂匈奴族劉淵及羯族石氏鮮卑族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相繼稱帝分據中原爭戰無已世謂之五胡之亂蓋自西晉末先後占據北方及西蜀始晉永興元年訖宋元嘉十六年歷百二十年而始亡列國十六五涼二趙三秦四燕夏成漢是也五涼者前涼張茂

漢族據姑臧前秦滅之後涼呂光氏族據姑臧後秦滅之南涼禿髮烏孤鮮卑族據樂都西秦滅之北涼沮渠蒙遜匈奴族據張掖北魏滅之西涼李暠漢族據酒泉北涼滅之二趙者劉淵匈奴族據平陽後趙滅之後趙石勒羯族據臨漳前燕滅之三秦者前秦苻健氐族據長安西秦滅之後秦姚萇羌族據長安東晉滅之西秦乞伏國仁鮮卑族據金城夏滅之四燕者前燕慕容皝鮮卑族據薊都前秦滅之後燕慕容垂鮮卑族據中山北燕馮跋漢族據昌黎北魏滅之夏赫連勃勃匈奴族據統萬北魏滅之成漢李雄氐族據成都東晉滅之又有冉魏及西燕則不在十六國之列吾人讀五代史試一默想當日羣雄擾攘小民顛連之狀當亦足悲三數而幸不置身於其間也當日之亂至南朝宋文帝朝而息今則方有提倡統一之人其庶有多乎

世居本鄉之人曰土著史記西南夷傳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而江浙間人之稱述祖德紀載家乘謂由南宋扈蹕南渡因而著籍者十之凡九是江浙人民皆徙自他省幾無一姓爲土著其然豈其然乎雖宋樓鑰攻媿集送趙伯禮守天台詩有南渡多北客風味中原舊二

句究不得謂南渡以前之江浙人皆純閩也　各省孔氏無不自承爲至聖先師之後然春秋時鄭有孔張衛有孔悝豈皆已族浅乎江浙錢氏無不自承爲武肅王之後而羅隱所著錢氏族譜序則武肅先世多在長興族派甚繁豈皆無後江浙秦氏無不自承爲淮海之後豈秦檜亦無子孫乎

吳越之區域近人心目中輒以蘇州紹興當之依義也且於吳恆藐之謂吳人畏於柔而不自振也於越恆鄙之謂越人習於獷而復多客也然吾所見之蘇紹人亦多矣絕未見有若是者　江南之人以文弱稱差類浙西然實禮教之邦也而外人或有加以貶辭者於江寧上元曰南京拐子於蘇州之長洲元和吳縣曰蘇空頭於無錫常州曰無常到性命都難保於揚州之江都甘泉曰揚虛兒於杭州之仁和錢塘曰杭鐵頭吾浙杭州之人習乃知其實不然又外人於州苦惱子紹興之山陰會稽曰紹興壽頭又於湖北人曰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老鼠川人曰四川人見湖北人曰古語於四川人曰川老鼠皆誣辭也　文選詩注陸士龍玉堂荅賓亦頗言其長於揚子

記蘇人多情不以欵誄著士龍二十二當以蘇人好爲大言者亦甚歟

男性雖於剛女性雖於柔而烈婦烈女數見之於古籍他若以佞佛而捨身以爭競而自盡者亦婦女爲多是可爲女性非盡柔之證也

王廷壽夢賦臣弱冠常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吾謂處今之世生不逢辰何必夜寢而始夢與鬼物戰耶

天地之道老者衰而稀者闕遞相嬗而日新以不窮此清張裕釗王觀臣副戎五十壽序之言也四時遞嬗新陳代謝推賢讓能急流勇退吾人立身處世之道宜如是耳

下愚之子新名詞曰低能兒欲求一舊名詞以彌縫之則高材生是已高才生謂材質穎異者才亦作材後漢書乃詔諸儒各選高材生低能兒不移之下愚也劣於猿欲劉發其靈性雖多方善誘亦無尺寸之效則智育本無可言其人類皆冥頑不靈放僻邪侈機械變詐之事或非所知固不必亟亟於德育也至於體育則爲其父母者欲其生存宜必鍛鍊其體矣乃惟知姑息而不使勞動者比比皆是可歎也　低能兒鮮爲人所憐憐之者毋而已毋以免身之苦翦育之

劬本自憐之心而憐之父即不然意謂吾當時聊以行樂今乃受累豈惟不憐且恨之矣若其兄弟姊妹則無不以真分現時之利貽他日之害而深惡痛疾之是則低能兒之在世幾無有一憐之者而吾乃大憐之則以低能兒所受父母之遺傳性自異於常兒也　低能兒不能受教知飽食煖衣而已及其長成豈惟豈爲社會之分利者抑亦不能爲家庭之生利者（吾曾目擊吾曾身歷其事）然亦無術以殺之無已及將士蒙使作苦工以鍛鍊之不勝而死則爲所耗天地間之生物亦罕此亦撙節國民經濟不得已之下策不必爲幼童勿爲苦工之說所泥且亦非過激之談也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有名姓在五十筆外一則云友人有以此爲令者或云習鑿齒或云謝靈運或云蘇蕙蘭余獨舉蕭鸞蓋三字者尚多而兩字者則竟寥寥也次又以三字不滿十筆爲限者僅有人舉士子孔子人九二人珂按姓名在五十筆外者清有惠龔嗣康熙辛未進士倍驚舉順治己亥進士見進士題名碑錄又嘗聞有乎然洞賓之姓名亦五口也唐呂嵓字洞賓闕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移家隱終南　新昌童亦韓同年學琦有子名晏球字洲伯其志願欲爲五洲之長而安定全球也與明人陸九洲之志願相類九

李四好朱子語錄易惟說這個道理如此何曾有甚張三李四

故國遺民入新朝而改姓名者徵之於宋則月泉吟社中人爲多連文鳳字伯正號應山二山人後稱羅公稚梁相字必大杭州人後稱高宇又稱魏子大大德末乃任紹興路儒學教授陳堯道字景傳號山堂後稱倪梓何鳴鳳字逢原分水人宋末官教授後稱龜似之又稱陳緯孫陳希聲義烏人後稱元長卿又稱聞人仲伯馮澄字澄翁號來青義烏人後改姓司馬劉汝鈞字君鼎號蒙山三山人後稱鄧草逕劉蒙山嵐山人後稱田起東白斑字廷玉後稱唐楚友東必曾字孝先號潮原後稱陳柔著均見月泉吟社　書名元詩選二書清社既屋改姓名者有震鈞之改唐晏吾所聞此一人而已震鈞字在廷滿洲人於予爲光緒己丑鄉榜同年嘗一權江蘇甘泉令既改姓名則字元素後客死於滬　黃周星字九烟崇禎庚辰進士聲變名黃人字略似見清沈德潛明詩別裁吾謂今之國人幾無一不可以略似二字證之予其尤甚者也

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總統之與古人同姓名者有二孫文明餘姚人幼時父爲族人時行篋見欲取之力不敵仲與和好一日值時行

肉之下垂者也

不論誰何任舉一概括之辭輒曰張王李趙亦有所本風俗通張王李趙黃帝賜姓也曲洧舊聞俚語有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也宣和間張子能王履道李士英趙聖從俱在政府張王李趙之語宣于朝野元史順帝紀後五王元二年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漢人而賜異族之姓者金亦有之蕭漢傑里氏故時人又謂之與里漢傑

旗人之姓向不表示即以其名之第一字作爲姓滿洲蒙古皆然漢軍亦效之匿其本有之漢姓蓋欲表其旗籍也且不以所在地之省府縣爲籍貫僅以旗分別之及民國成滿蒙漢各旗人之入籍加姓者時有所聞入籍者即就所在地之省縣列入編戶加姓者曰加老姓滿蒙以其本音而譯爲普通之漢姓不專以漢字爲姓也漢軍則冠以本有之姓

唐人文字於家人皆著其姓張說之張府君誌張府君說之祖也說之張氏女墓誌張氏女說之妹也裴氏之裴道安墓誌道安氏之姓也其名矣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有家書署姓一條云山舟學士書見語城劉文清相國與其父文正公家書末署款云男劉墉百拜趙味辛司馬曾見明王文成與父太宰公書名上亦書姓　今人自撰先世碑誌等文必請人代書先德之名謂之墳諱宋已有之東甌金石志林伯讓墻志孤哀子諱泣血誌國學生徐鼎墳諱此壙志作於天嘉定丙子而祖父之名子孫於文字亦可直書之不必定書某某填諱也旁系尊屬無論已明兵部侍郎張同敞和諱忠宣公式耜詩二烈三忠原有數句註先曾祖諱文忠先祖敬修諱孝烈先祖克修諱忠烈見皆忠宣公集清瑤元所撰父顏長翁事蹟云翁叔祖克修諱忠烈見皆忠宣公集清瑤元所撰父顏長翁事蹟云翁名昶顯曾祖考次翁發之長闓也見習齋記餘　世俗以祖父之名稱述於他人之前若雙名必曰上某下某若單名則分析言之鈞如濟字必曰倘亦濟字不敢直斥也且有推衍之於字者亦如雙名之例曰上其下某此更無謂古人諱名實不諱字也顧炎武日知錄字爲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粵人也其時滬上有懸壺行醫之女士曰陶心漢亦粵人居滬寧車

站前之升順里其小報謂其關心於漢子謔謔謂也其實意在排滿故
忠於漢族耳心婦之取義剋未詳

元人之名譯爲漢文而甚俚者頗多和尚有二其一爲世宗朝宣撫
使從伯顏伐宋觀音奴有四其一爲循吏泰定朝歸德知府也二寶
奴有三又有曰瑞漢者仁宗朝諸王有黑漢泰定朝樹林指揮有黑
廝順帝朝平章有百家奴唆都子從伯顏伐宋有乘家奴爲順帝朝
太保又有烏馬兒又有黑狗烏馬兒有四黑狗者文宗朝宦官中政
使均見元史

英人李提摩太居吾國垂久數教與學人咸德之武康王順根卽以
其名爲名曰王提摩太表其崇拜西儒之意也以華人而效英人亦
猶況蒙笙前輩名其子曰額爾克作見之必以爲滿蒙人也　漢軍
人名之似滿蒙者甚多乾隆時之朱爾賡額其一也

吾國舊習翻譯外國人名必用至不雅馴之字清室之祖有名覺昌
者頗多齊民編戶則尤駭然古亦有之唐陸龜蒙小名錄司馬相
如字長卿母少字之曰犬子長好讀書學擊劍慕藺相如乃更名又
曰張敞兒南陽冠軍人也父詡爲郡將母常在田舍拾因極乃臥於
瀆間蓼有物如犬子頭有角詡之因戲而有娠故小字狗兒宋明帝

先子字印香予字仲可合之則曰印可東坡次韻王定國南遷同見
寄詩有印可聊須答如是句印可猶今言認可也論語皇侃義疏皆
被孔子印可也明愈弁逸老堂詩話余嘗見倪雲林張伯雨詩寄與
同時某人稱呼下印可二字余不解所謂後閱霽雪錄云印可字維
摩言若能如是坐者佛可印可此禪語也　予之名爲珂字仲可戚
友之貽我筆札者輒書仲可雖在一處亦然蓋名字相混也
加我以玉豈亦如盧士深之剔潤乎楊遵彥（名愔京兆人）典選時以六十
人爲一甲楊令其自敘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爲
士珠士深自言其名遵彥曰盧郎頭潤所以加玉見世說新語補世
俗作字好用簡筆近之速記法亦然且蒙文之仲作中今不書仲可
爲中可而書仲可爲仲珂不簡而繁且識字不多之人亦書可爲珂
尤不可解

吾國之上流社會中人有名有字而又有別號別號徒費人之記憶
力甚無謂也新會梁任公同年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自序有云篇中
對於平生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書其名不用別號
從質家言冀省讀者腦力而已

冠夫之名於某氏之上耶清黃樹穀妻梁瑛以有從姊亦歸於黃故不曰黃梁氏而曰穀梁氏蓋仿虞氏之例也瑛字英玉號梅君爲顧夫人若璞五世孫婦性嗜梅所居曰梅花書屋四壁書古今人集梅花詩千餘首無慮時則吟壁上梅花詩以當梅花樹穀卒手撰行狀至數千言之多

婦人之名屍妓而外自非以文學藝術著稱者雖命名亦不顯於世其於書札柬帖之稱謂夫姓在上母姓在下非某某氏卽某本某如趙錢氏孫本李是也不爾則曰歸某某郡某某氏夫家母家皆標郡望曰歸東海郡清河氏或夫家標郡望母家繫姓曰歸東海郡張氏自宣統辛亥以還男女平等婦女名刺備詳姓名之下且表其字而詳列籍貫與男子同　羣芳獻歲圖秀水錢文端公陳羣母自號南樓老人陳氏所作時爲清乾隆乙卯年七十六矣南樓老人不善作字有畫輒由贈公題款贈公沒文端題之題款爲陳氏錢陳氏錢者卽錢陳氏亦如婦人之稱某本某也某本某者上之某爲夫姓下之某爲母姓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季姜之類或繫之謚則如戴嬀成風之類各不同周人

稱王姬伯姬蓋周姬姓故云而後世相承遂以姬爲婦人通稱以戚夫人爲戚姬虞美人爲虞姬自漢以來失之政和間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習熟濫而不悟國姓自當爲嘉余嘗以白蔡魯公憚於改作而止　又清尤侗宮閨小名錄敘云或謂婦人有氏無名予考上古如嫘祖女祿姜原簡狄陳豐娟訾女瀆女瑩敖手姑人名之始也周秦以降則有鄧曼陶嬰屈額聶娶女娟于西施紫王麗玉戴袖曲沃負鍾離春季芊羋我之類蓋不勝書特無紀之者至唐陸龜蒙有小名錄宋洪遵王銍溫豫張邦幾皆有待兒小名錄而所載寥寥無幾又多採稗官而正史反遺焉予自少時涉獵羣書搜採及此倘從篋衍搜得不忍焚棄復爲補綴存之起漢訖明上自后妃下遠仙鬼並列于篇其有氏無名者雖有才德闕而不書名之不可已也如是諸錄已見者亦附著云　清陶越過時紀錄古者婦人皆有名洎初尚然其不避氏也宜夫近來婦人有名者絕少卽間有之其書刺仍舍名而稱氏

一舉兩得賸一事兩利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見晉書東皙傳于於此深味之力行之否則有如今之所謂時間不經濟矣時者黃金也西哲之言也吾國先哲亦言之莊子曰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吾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以新婚爲喜慶之事善頌善禱宜若是也汪嶺閣則言新婚者實爲歡樂之終憂患之始此言可深長思

家有良妻爲夫者可專力以治事世皆知之若所娶者爲看護婦尤善知家庭侍疾法則疾易瘳而事不廢亦內助必要之義也

世人於繻紵之交申以昏姻者必輩行相當不爾則非議之而古人殊不然蘇軾黃庭堅相友相愛唱酬最多而黃嘗爲其子求婚於秦坡之女孫閎龔黃詩誡堪壻阿龔買紅纏酒缸

涿州盧亭山督部與徐月樵中丞爲兒女姻之見清蔣因培烏目山房詩注中丞爲珂從伯祖名承恩以豎生入官由南河通判擢淮揚兵備道遂家江蘇按察湖北安徽布政以至安徽巡撫克踐婚約誠善歟之言成之吾家三代之娶固亦便況自由結婚爲今所尚乎

二姓之合婚也恆以父母之命媒於以父母之命而女家不然非其並父郎其兄之士婚也先說方太淑人以清咸豐庚申粵寇擾杭殆難剖平先大夫印香府君辦澈省賑撫局事以勤敏著稽時吾母陸太淑人上舍善時以事入城聞先大夫問善寶欲爲之擇壻七外叔祖吉人舍善時勸外大父乞丁松生丈丙作伐賢乃令二外伯祖禹聞上舍善昌諱以吾母字之一也光緒丁亥四月初八日先室朱恭人承芳以瘵卒於錄桃學舍陳尸待斂而丹陽何潤生觀察恩煊遣出錄姚報謁閽者辭之潤生詢故閽告之越三日而周若澄師啓邵之介紹書至夫蓋潤生嘗權蘆於說與兵大夫時相遘從諮以子之好學而器之乃屬若師致書爲其從妹纂若作配於珂爲繼室二也甲寅年華民國三年兒子新六自英法留學得兩學士學位歸應試別試得商科首選授上名銜

頌露致語一時爭傳誦焉原註：娶李僊蝶女士名啓華字子清古有是事今亦直

士泗縣楊杏城左丞士琦謬謂新六佳欲妻以其弟芰青監督士驥之女而屬錢幹臣總理能訓夏劍丞大夫敬觀執柯強之而成三也

古之直可於文字中見之唐試大理評事王適之娶竭得之以詭道士君子所引爲深恥者也韓愈爲適作墓誌銘乃直書之文云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訂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婿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漫謂媒姬吾明經及第且壻節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娵謝詰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姬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默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脫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

崇尚貞節爲今之通儒所非議以有違人道主義也男可續娶女獨不可再醮耶然世界今日方以人滿爲患提倡山格夫人之節育主義果有實能守節者則生齒不至過繁劣種亦可稍減是亦提倡節育主義者之所宜贊同者也

古不諱再醮觀於同母異父之兄弟緦外兄弟卽可知之周禮地官媒氏鄭康成注判妻出妻再嫁者儀禮喪服斬衰章繼父同居者傳

曰何以期也夫死妻嫁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牆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左成十一年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蚁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姊於楚孝叔家禮三父八母圖有嫁母宣和雜錄宣和年部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母去母終無意奚辛雜識徐元杰爲林喬伐坍一豪家爲接附塔增沒更招一塔古詩山上采薪無山下逢故夫幸延年羽化登仙詩男兒宜後婦女子重前夫　古有年逾六十之老婦而改適者宋李覯詩可證也詩有二五旦二中一老婦行行市路隅白晳未士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爲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緣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異籍幸且呼回頭與永訣欲死無刑誅門急若盜賊驅兒孫孫有婦小大皆且呼回頭與永訣欲死無刑誅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坊記以此坊民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同姓故也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司敗曰

母之命未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爲貞烈者是皆過中失正

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文中子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賑諱注任薛同出黃帝王劉同出舜崔盧同出于帝嚳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關舅氏而婚本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材乃下令曰喪亂前喪一切勿論司空陳萊曰王基當世大儒而不達禮爲子納司空王淩女以姪同源異王莽娶王咸女以爲源異不同而娶之唐臨淮郡王李光進之母韓國太夫人姓李氏見唐書光弼傳清亦有之李文忠公鴻章之母亦李氏實以贈公愚荃詩御本姓許故與李氏通婚也　清洪亮吉有春秋不諱娶同姓論儀詩之論曰春秋時娶同姓者不一而足穆天子傳有盛姬是天子以同姓之女備後宮也列國則晉獻公有大狐姬小狐姬驪姬其姊生卓子亦姬姓故莊公二十八年傳惟二姬之子在絳平公則內有四姬傳襄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于晉等是也國語富辰曰聘由鄭姬韋昭注聘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爲聃夫人同姓相娶大夫則齊崔杼娶棠姜東郭偃所云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慶舍以女妻盧蒲癸慶舍之士以爲子不避宗是也哀公十一年太叔懿子娶晉悼公子慈女亦同姓晉則羊舌氏爲晉公子貽後者以魯爲秉禮之國故耳又世皆譏漢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爲婦以爲妻姊妹女不知春秋時卽有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史記晉世家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云穆公女文嬴也又傳稱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晉語稱不敢以禮致之權之故也韋昭注禮爰此女之故是漢儒亦穆公之女于晉文公皆外甥女也

娶從姊妹爲妻者古有之晉娶堯女嫁皇女英是也書疏引世本堯女傳以姊妹事一夫者此爲僅見不意數千年後王果之女與之同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乃竟以之爲妻若在今日爲人所唾罵矣　歐美之俗中表兄弟姊妹三服以內亦不相婚嫁日本不然僅黃遵憲日本國志娶妻不避同族如帝子男爲親王女爲內親王則惟親王許娶內親王清濯足扶桑客東洋詩史神代史稱伊奘諾尊見藐嶋相交始知成婚是爲日本初皇而日本書紀載仁德天皇卽大鷦鷯尊應神之子也以八田皇女爲皇后實以兄妹而成婚也而近亦有兄妹爲婚之禁清濯足扶桑客東洋詩史日本近世襲增爲子之風盛行兄妹爲婚之禁始起有妻死而繼室以妹者有司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妻妹卽其妹是兄妹爲婚也不可

婦事夫有五事其三爲不得有姪心於外夫夫親婦亦有五事其五爲於外不得畜邪僕御見六方禮經是一夫一妻皆能貞潔自好也而印度一夫多妻之風乃大盛佛教之衰可知矣　我國一夫多妻之俗由來久矣昏義古者天子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漢書貢禹傳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魏書宗室傳元孝友上表云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侯王娶妾凡人郡公侯六人第一二品四人三品四人五品六品二人七品八品一人至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皆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舉朝既是無妾天下始將一妻仲洛請制令王公一品娶八通妻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一周年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捷免所居官妻無子而不娶妾科以不孝之罪藏

官志司封云親王獲人二階十一品階十二品階四品階五品階四五品階三明會典刑部律例一云親王妾階八國公二品階六世子郡王四人二十五歲無子具二人有子卽止三十無子始具四人長子至將軍三十無子具二人中尉三十無子具三人中尉三十五無子具二人三十五無子娶一妾律例四云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妻違者笞四十

娥皇堯女與女英同降於舜舜卽位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崩於蒼梧之野二女殉於江湘之間柏梁傳堯娥皇爲帝舜妻女英爲湘夫人見列女傳以姊妹事一夫者此爲僅見不意數千年後王果之女與之同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乃竟以之爲妻若在今日爲人所唾罵矣　歐美之俗中表兄弟姊妹三服以內亦不相婚嫁日本不然僅黃遵憲日本國志娶妻不避同族如帝子男爲親王女爲內親王則惟親王許娶內親王清濯足扶桑客東洋詩史神代史稱伊奘諾尊見藐嶋相交始知成婚是爲日本初皇而日本書紀載仁德天皇卽大鷦鷯尊應神之子也以八田皇女爲皇后實以兄妹而成婚也而近亦有兄妹爲婚之

多妻之俗滇之夷可謂極矣清龔澐身雲南詩存種人百詠注頭目妻皆百數婢亦百數十無妬忌之嫌野蠻一男妻十女一夫多妻爲西人所哂然妻一而已他皆妾也若俗所謂兩頭大者則並妻匹嫡有干例禁而古之人主乃亦有之明葉子奇草木子正后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卽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爲驗　一夫多妻就家庭言之生育自蕃若爲社會計則轉少蓋以此多妻而各嫁一夫以更蕃也今申言之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歸從有戾一夫多妻之制非良法也而有美意寓其中焉蓋婦既受孕不可再有牀第之事否則所生子必至愚丈夫愛憐少子以其智耳日日而伐之焉得智私生之子智者多亦以此一娶二媵自可更迭爲戴同時入月三娶詩毛鄭人月娶人相宗流語語謂天癸至也同時有身之事始著有素心關詩爲殷天子之妻曰后妾曰妃妃之待遇降一等而已而齊民之妾乃竟有待之與婢媪同等者此誠不平等之至矣　妾之家屬例不往來蓋與賤婢等視也今之置妾於滬者率破此例有若婦家之禮尚往來見留青日札蓋以老男而無詩妻言妻女皆妾而不及私可笑謂和然宋已有之洪邁夷堅志娶民朱四客有女爲吳居甫侍妾每歲必

往視常以一僕自隨

娶妾者恆求之於吳首推蘇州之長洲元和吳三縣清初已然海鹽彭孫遹松桂堂全集有詩詠之題爲賴萬有買妾之興余因偕賴萬與鬻婢等視也今之置妾於滬者率破此例有若婦家之禮尚往來閱吳門數女子吳俗名曰相親有嘗意者再往細閱名曰覆相其次爲揚州之江都甘泉自古有然於今爲甚清初之汪玟門名懋麟者江都人乃納越姬則紹興人也石門吳之振作絕句調之云斜擲金釵鬢鴉額黃輕染蘸飛霞鏡湖春色能多少壓倒揚州樹樹花越語重濁不及揚州之俊爽更焉能及蘇語之纏綿嬌媛如林黛巢燕耶然吳越實皆有麗質玟門必慕讀李白詩也李詩有云吳娃與越豔窈窕採蓮歌笑新紅　廣州人蓄妾者多巨室之裔白黛綠列屋而居者無論已墜師也小商也亦皆有之

元之蒙古色目人有嫁漢人爲妾者不以門第限不以種族分篤魯迷失治書之妻姪女李氏爲淄江人戴良妾其一也時良年四十九留吳門冬納之明年六月李卒良有亡妾李氏墓誌銘傷李氏妾詩墓誌銘云妾姓李氏河西人故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篤魯迷失公之妻姪女也公以李之惠敏且孕孤抱之爲己女未幾公薨其

義母復抱以適維揚董氏董亦阿西貴族與太尉御史大夫高公太尉丞相咎失帖木兒公皆姻婭兩公既官江南而其諸子又皆從仕浙東西有祿食故遂擩家鄞鄭氏塘居焉於是李年十九以至正乙巳冬自錢塘歸余爲妾余時以淮南儒學提舉留吳門與妻金華縣君居李入門事余恪敬以順事金華縣君嬸恭畏謹歲時率諸女婦進拜捧觴稱壽無違禮家庭之素習然也　監司大員之女有降爲人妾者清徐榮懷古田舍詩節鈔有紅沙曲爲余借帆館宇作詩間寫詞余作亦能爲五七言句子善病嘗累月宿別館相值如客都無怨色生一女孺不復乳余憫而遺之鞠以死誓藥餌飲饌必手治以進事余甘餘年矣子應召改官南人臥不習炕裘體不溫既而老妻遣送來侍固止之不得曰請以羨老於是喜則異榻寒則同衾然苦之間遂若千里而實違有加曰君好自愛妾得爲侍書女史足矣性厭葷血強半清齋家居或薄飲數杯既來京邸食貧間三五夕不沾酒茗飲歡然予不爲太常之痛禁疑遺白傅之枝未盡忘情笑示二詩詩云敢言天女伴雖享忍背春風奈若何倘似朝雲隨玉局頻年活計藥爐多倘鈔詩句上羅巾甘卿紅顏逐老身猶勝經年一相見隔河牛女可憐人　嗟老之事曰本古代亦有之猶太且然達希德王年邁畏寒嘗與處女同寢荷蘭醫士鉤威爾虎佩當一千七百三十八年年七十歲爲阿姆司提達姆市市長夜寢必有二處女伴之格符生十八世紀之名醫也壽至一百十五歲羅馬人哈密柯司撰文論之謂其任女校校長時實以處女伴寢

得享高年德之名譽格扶甫海倫德皆深蹉其言

浙東之典妻也出資若干有年限限滿仍去而事故夫限內所生子女爲承典者所得頗有年久而不贖歸如物產之找價絕賣者而古之典妻亦嘗見之紀載西山日記孝豐高奎賈于吳門有一人以數金質其妻奎竟遷之後生子成進士明袁宏道江南子詩註余在吳見博徒有典妻者見袁中郎全集

不以月計而以日計一月中凡若干日及期贖被來就亦或訂契約而吾國之租妻即日本之權妻也清黃遵憲日本國志有非妻非妾者曰權妻計月賃值朝張暮李聽人去留生子或留子去母後有爲妻者設讌饗親族名曰披露必設假父母以生母賤也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孟子之言也國人之重宗祀也若此迷信至甚乃有借種生子之事蕭山人謂借種生子曰放陰古之所謂寄豬也寄豬者言以牡豕寄於牝豕之家使之生子而男子爲他婦所畜養者亦以爲喻史記夫爲寄豬殺之無罪按左傳既定爾妻猶壺歸吾艾豭艾豭亦即寄豭也

元有張旺舅者壟丘人幼失父事母至孝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故母年視今之持獨身主義者何如

家庭之煩惱必怨轗軻有之慈悲道場嘗試法之言曰一切眷屬皆是我等三世怨根一切怨對爾若居異處遠隔他鄉如是二人終不得怨恨之心得起怨恨皆由親近以二妻根相觸惱故

昔之婚姻惟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之至有終身爲怨耦者夫婦之道苦矣然皆忍而與之終古七出所逐者下堂求去者皆絕無僅有今則自由結婚者鬱矣而離婚之事乃數見不鮮甚且有三載兩嫁之女子何歟　離婚者大婦經所除婚姻之關係也現行刑律明定應行離婚者如妻毆夫之尊卑爲婚姻娶親屬妻妾等又現行刑律夫毆不相和諧而兩願離者不坐是夫婦之可離婚者必有上項情事否則必出於兩願今則不然有結婚一日而妻乃狂其夫離婚者如大江以南某縣之著紳某是也英哲受大學校之某生聘閩居待年攜帶其貧解婚約女旋聞某舉業大悔自詣某以履行婚約爲請某不允辛酉中華民國十年乃別嫁嫁之翌日與夫爭又離婚矣　歐美人之結婚必審慎周詳而成之故離婚者亦非人人所有我國青年則不然率爾結婚遂率爾離婚且有一人而數次者聞之屢矣此誠青年

而不能一日居也

自小家庭之新學說行而天倫之樂不可期然即以舊社會言之天倫之樂亦未易言也父子兄弟各有所事散處四方非歲時伏臘不得歸而聚首其同在繁盛之都會者則晝之職業夜之酬應各有所習亦不易合并朋友之樂乃駕天倫之樂而上之且同事者服務同居處同寢饋同視父子兄弟實較親也　士大夫享園林之樂者百不一覯非不羨歸隱優別墅也而食戀陛仕死於在位者比比皆是次焉者則并家庭之樂不可得晨起入署勞心簿書及散值則謁客也宴會也句當私事也徹逐應酬也必夜分而返既返則寢或有牀第之樂而家庭之樂無聞焉其中一二之才且賢者輒與父母兄弟姊妹矧矧一聚晨起而又矧矧出矣蓋亦視若社會之交際也若此者吾屢見之吾憫其爲環境所困疲精費神於無謂之周旋而於國於家於世於己皆無裨也僕亦今之所謂博愛主義者耶　帝王家之父子罕相見蓋分宮而居皇子髫見以時不得常行家人之禮也今達官巨商之父子亦若是雖同室相處或經月不一見蓋常務之外莫不有隨俗之酬應欲聚首於一堂非預約不可得常見者農而

已從事畋故朝夕與俱工亦不能也百工居肆成事父子不必同肆也或暮歸偶一慰勞耳商亦然

不肖之子貽累父母蓋蕩檢踰閑爲世詬厲必歸獄於父母責其失教不能父母之斥財以供用也子而賢父母其子有所干求必斂父母以給之偶有失望則咎其父母者乃亦受精神上之累焉　悲觀滿目壓世者多因而有厭家者豈亦備聞佛說乎佛言人繫於妻子舍宅甚於牢獄牢獄有散釋之期妻子無遠離之念涅槃經在家迫逐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此四十二章經之言也妻子果有學識家庭聚處自有真樂焉可與牢獄同日而語乎不然與木石同居爲獸同羣誠牢獄之不若矣

內子何墨君就養京邸庚申兒子赴六有重遊歐美之役京邸僅子婦及孫男大春孫女大慶也予仍居滬相隨者一妾大興李希而已一家三處不得合并誦陸放翁初冬雜詠詩一家三處俱強健且撥閑愁近酒尊句爲之浮一大白

有賢父兄有佳子孫人生之極樂事也盡人而若是則非五濁惡世

而爲良社會矣物兄有賢父兄者少小之時受家庭教育及長人必稱道之曰李舟名父子也事趨兄弟也榮譽爲何如耶有佳子孫則事業得有繼承或更進而上焉人亦必稱道之曰蘇瓌有子也半千孫固當然也榮譽又何如耶家齊而國亦治吾曰望之矣

姬妾衆多之同歲育子者多矣同日育子誠巧合清查慎行書有詩詠之其題爲張副戎有愛姬二人去年一子命工繪圖故復以兄弟合宗珂按舊姓即右姓故家熙撰族之負門望者若金張若王謝若崔盧李鄭若顧陸朱張皆是也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聯宗之風大盛於唐以此清同光間之聯宗乃不重舊姓但使其人權勢赫奕則當王者貴不以其自寒宦進而薄之雖鄰邑各異譜牒無攷而亦靦顏依附叔之兄之甚或從而祖之宋沈括夢溪筆談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游書苑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有士人李璋素好俳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此與王阿奶之依傍門戶同一可笑也明吳修齡園廬詩話曾在蘇州見一家舉殯其銘旌云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閻壁豆腐店王阿奶之靈柩　朱淑真宋海寧女子所著斷腸詞有紀略一篇謂爲文公姪女然朱子自爲新安人無兄弟著籍海寧者殆

亦依附盛名而然可知聯宗之風久矣　宋張文潛詩二杯脫帽我家風渴如旱田占雨江三杯脫帽張旭事也曰我家風亦略如今之聯宗然丈人徵引故實每於人之同姓者曰吾家曰我家風不以爲異與唐玄宗之祖老子張獻忠之祖文昌帝君差相類也　謂他人祖以自附於華胄之列者古亦有之宋王得臣麈史洛中衣冠子弟不肖者竊祖語與右宗大賈冒以庇其族明李詡戒庵漫筆今人買得贋譜便詫曰我亦華胄也

凡同一祖宗之所自出有血統之關係者不專指男系言母之父母兄弟姑姊妹之子孫皆爲血族姚崇之言允矣唐語林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兒姪連名

錢塘汪氏爲僚壻者二世有官廣東長寧令者名秉健字欲逸娶吳印心之女汪子周髴尹清冕爲欲逸之子娶南海令馮沅之三女爲婦張筆庵理問文治爲釜山之子娶沅之長女爲婦汪伯唐同年前輩大燮張閬生典史煐皆娶虞廣東侯補令王惠溥之女爲婦三代連袂就養公衙滯留數月署中女多能書潛參政昌齡家女多能詩范公衙滯留數月署中女多能畫潛參政昌齡家女多能詩范公衙滯留數月署中女多能琴見

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後乃引而伸之因緣而及者皆曰姻然猶本身也近支也今則與疏族之略有瓜葛者以欲後聲氣恣攀援之故輒敘姻誼皆牽連親也楊雄答劉歆書臨邛林閭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

學生徒弟皆受業於師者之稱謂一若有雅俗之別今俗於習儒凡志願行檢而讀書不嗜慧實不嗜者　習商者曰學生於習僧道習工者曰徒弟徒弟之稱古已有之宋陳師道詩集序總述每年門徒凡四月十二日僧本宗昭胡斯矣及其徒弟斯敏游宿竹山精舍詩題且論語有非吾徒也句是徒之稱實亦雅而不俗

光緒乙未從花農兄入吳謁德清俞曲園師撫呈扇乞書師口占一律以賜曰吾黨徐君蒨攜來有惠連可人皆似玉舉世望如仙　原注：花農　以玉可名其人仙吾名也　舊讀科名記新聯翰墨生緣爲書白園扇長與月同圓

明崑山歸子慕陶庵集有對客詩真如吾之所欲言也詩云嘿然對客坐竟坐無一語亦欲通殷勤尋思了無取好言不關情誼非君所與坦懷兩相忘何害吾與汝

累世相友善者俗稱世交世誼最著者爲孔李後漢書孔融傳十歲

自男女平等之說盛而婦女之通聲氣後結納者不亞於男子於古之江東婦女嘗竊笑之矣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江東婦女略無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小有才足以殺軀所以有聰明反被聰明誤之說也妄用權謀有悖道德究其極人受其禍而己亦身敗名裂遺臭萬年不得謂之曰有才不得謂之曰聰明也故惟上智乃能大澈大悟循軌而行不爲非仁非義之事亦惟上智乃能破除習慣遺世而獨立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有口而未嘗又未能自絕於世若徒爲失人失言之慮而推以唯阿爲事慎矣且尤有可異者抑塞既久欲出肝鬲以示人而有時不能望之於儕輩者或可得之於奴婢偶一遇之耳宋李昴英題雪峯因大夢頂相詩大夢何時覺癡人問木人是即不可與言而與言之失言也吾於斯世亦如是云　宋陸游有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句又娥江野飲贈劉道士詩有客堪共醉百無一事不諧心十常九句蓋羊祜常歎天下不如意事恆十居七八也見晉書祜本傳古之愚也直予少壯時恆以直言獲咎年逾五旬始懍緘口之戒且

有規予者曰寡言二字匪特對於社會宜然家庭之間亦未可盡言無己忘也

今人知外國語之不可不習咸使其子弟習英語習法語矣然尚須兼通內國之粵語以南洋華僑多粵人也華僑濡慕故鄉志於內國而亡命出走猶可資其財力以有爲耳

亞洲人之語音圓而低歐洲人之語音尖而高

北人之語言多正音稍識字者能閱坊刻小說出言成章淺近之文言亦頗了解婦女且然非若南人之但操土音彼此不通也此文言之所以貴一致也此國語之所以宜統一也然大江之南語言亦多正音　凡能操正音者雖來自田間而知禮者多知禮則鄙野者皆謂其有官派也然官派深則奴姓亦隨以深而氣節因之墮地矣

人之畏官南甚於北閩其聲而已畏之蓋南人言語率爲土音而北人則漸有文言一致之趨向且入仕者必習正音正其土語也胡謵之家人語笑語不正遺宮人往教之二年後音閩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閩曰鄉家人語音已正未諳之答曰宮一齋人傳之而家起人帝之稱州有正音書院委授正之二語又然後音卽俗所謂官話也村民之畏官話尤甚於市民一聞官話輒屏息以聽瞑目橋舌疑爲鬼神之發

前流水綠鬱江南醜女黑如鬼猶有吳音能殢人詩見魏伯子文集而他行省他郡他邑之妓知吳音之能殢人也輒效顰明已然清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景鼎翻者錄建昌樂籍能詩有妾非吳中人好學吳儂語二句　唐孟郊送李翺詩有應對吳語嬌句翺男子也

男子之吳語實不嬌黏皮帶骨不若明清京語之脆婦女而操吳語則嬌矣宋周邦彥浣溪紗詞惺忪言語勝聞歌誠哉是言蓋婦女之聲帶聲淚固異於男子也

浙西之杭州嘉與湖州三屬與江蘇之蘇州松江太倉三屬方言略同惟杭之仁和錢塘二縣爲南宋京都其語言爲吳浙混合而成多正音少土音然限於附郭之十里而止其外則悉土音杭附郭十里外之人

嘉湖蘇松太之人遂皆以杭城之語爲官話偶相問答輒喜倣效而我們你們他們三名詞不問其用之當否悉羼入焉且竊自喜曰吾能操官話故可與杭人敘談也

劉粵語言與他省扞格其音皆自鼻出閩輕粵重故閩較清而粵較濁能操正音與他省人相問答者間有之其或不能而能操英語則以英語代之粵亦然以內國之人而乃乞靈於外國豈非咄咄怪事

閩之語言有三大別一福州府全屬一上游之延平等府一下游之漳州等府且有數郡之語類江西非必閩語全不可曉也　中洲草堂遺集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集中題鄉事寄靜者詩有魚花千里朝雞菜萬家庖二句注魚花亦稱魚苗鄉人呼芥菜爲雞菜廣州音讀雞如該蓋音相近廣人未必果呼曰雞菜子升亦用雞字以對魚字耳

諺有冷尿餓屁窮說話一語以尿屁與說話連類而及之賤視窶人也尿爲血液中分離之廢料成人每日分泌之尿量可七八合然因食物及氣候而亦有增減天寒無汗是以多尿屁以腹中食物消化之廢料發酵而作響糞將泄則先屁故曰轉矢氣食消腹空故餓貧者多求人是以多言

城鎮之民燒鄉之民樸惟樸乃爲燒者所藐視呼之曰鄉下人不曰鄉人而曰鄉下人輕之之辭也崑山不然居城鎮者呼居鄉者曰鄉親意較厚而北方城鎮人之呼鄉人也則曰莊家老

春之季多淫霖及首夏而未已春花曰家以三敗矣墻窟滴瀝聞之愀然凡芸人之田者春花豐收樂於秋熟蓋春花之所獲悉入己若

張也琛幼孤蒙孺人恩育凡朝夕居處悉隨孺人一日從外塾聞客
頌茲事歸遂詳叩所以且固請之孺人悲不語良久乃摩琛頂泫然
流涕曰汝孺子奈何必欲知此顧吾不忍汝諱也爰屏左右詳語如
前且出示左股創痕宛然復持琛大慟迄今追憶之其情事猶歷歷
在目真爲淒絶一時也天不我佑孺人於歲丁卯方稱四十艱遽棄
琛長逝嗚呼痛哉孺人於先大父事之竭誠盡禮而琛于孺人無毫
髮報稱抱恨寧有涯乎孺人故精文墨吟咏甚多原稿琛皆謹藏篋
衍編次成帙行乞當代大賢弘筆序以授梓今集中附載者不過吉
光片羽耳不肖孫琛拭淚謹識

男女兩姻家相呼男曰親家母簡稱則曰親家親作去
聲呼見唐書蕭嵩傳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近世
則引而伸之於親家之子稱之曰小親家然惟貴族有之齊民編戶
不知也　俗有四門親家之說則依附攀援者所樂道如甲乙爲親
家乙丙亦爲親家而甲之於丙亦以親家稱之是也　俗有所謂乾
親家者則爲子女寄名於人而子女之父母義父母彼此之互稱
清光緒己丑恩科珂乘舉於鄉解元爲秀水高子鴻縉修寶鑾而編
己丑捷京兆循世俗兄弟亦認同年之例與珂書札之稱謂輒以同
年世有遵五字綴賢弟下其譏避可感也

大人有位者之稱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平顯松雨軒集題中屢見之
太傅大人回滇也題朱寅仲畫呈謝國公大人也奉次素軒大人鈞
韻也賀黔國大人也寄呈駙馬大人時董工武當山也顯宇仲徵明
洪武初官廣西藤縣令既而請戍滇南黔國憐其才俾脫籍禮之賓
館者餘十年至民國初大人之稱消滅示平等也越五六年而復久
之亦澄織兒暨子皆得稱之與澄稱先生者等諱之者乃曰大人二
字增其筆畫則爲犬先生二字減其筆畫則爲牛　先生之稱至尊
於古爲父兄論語有酒食先生餕注先生父兄也宋文天祥告先太
師墓文見文信國公集起云維己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某
自嶺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於先太師聘齋先生墓下
必子孫之於直系尊屬始用之也　綴先生於公下者古有之復齋

修嘗於同治癸酉中副榜實與先君子爲同年故以年伯稱之編修
每誕謝亟呼予爲老同年曰不敢當是科副座師爲衡山陳伯商編
修鼎乃先君房師槐庭司馬鍾英之長君是兩代師生也而伯商師
以與花農侍郎兄琪爲光緒庚辰會榜同年其弟夢坡大令範亦於
己丑捷京兆循世俗兄弟亦認同年之例與珂書札之稱謂輒以同
年世有遵五字綴賢弟下其譏避可感也

大人有位者之稱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平顯松雨軒集題中屢見之
太傅大人回滇也題朱寅仲畫呈謝國公大人也奉次素軒大人鈞
韻也賀黔國大人也寄呈駙馬大人時董工武當山也顯宇仲徵明
洪武初官廣西藤縣令既而請戍滇南黔國憐其才俾脫籍禮之賓
館者餘十年至民國初大人之稱消滅示平等也越五六年而復久
之亦澄織兒暨子皆得稱之與澄稱先生者等諱之者乃曰大人二
字增其筆畫則爲犬先生二字減其筆畫則爲牛　先生之稱至尊
於古爲父兄論語有酒食先生餕注先生父兄也宋文天祥告先太
師墓文見文信國公集起云維己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某
自嶺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於先太師聘齋先生墓下

子謂父曰公見列子黃帝篇蘇叔黨名過載之子其次大人生日詩
有自我高曾逮公身句婦謂舅曰公見漢書賈誼傳又有謂祖曰公
者見史記外戚世家而宋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亦稱其祖曰公凡
二十見公所爲書公雖少公始出仕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始公
尤見奇於太宗而公嘗切論大臣而公於是時又上書公之言其大
者公獨以謂宜遵簡易公益諍公之盡忠公在兩浙蓋公之所試如
此公所嘗言甚衆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公卒以翹酷慈當時好公
者少讀公之碑與書公卒公之孫鞏也然亦有於家人而外尊稱曰
公者漢書此六七公皆士恙又有相呼以公者史記公等碌碌若後
世之稱公者率爲尊稱或以其官尊或以其年高或以其望隆而金
石文字之稱公者較尊於君蓋即此六七公皆士恙之公也晚清至
今公之稱甚濫但爲圓融方趾即以相稱始即卿公等碌碌之公歟
父稱次子可曰次公宋楊萬里有次公秩滿來歸遇上巳寒食同日
父子小酌詩有云白頭父子燈前語忘却江湖久別離　宋張丈潛
寓陳雜詩有哀哀東坡公將掩郊山墓二句觀此知某某公之稱非
必子孫之於直系尊屬始用之也　綴先生於公下者古有之復齋

日記文公朱先生中紹興十八年王佐榜進士第五甲第九十八
或言政體改革男女平等婦女始得有君之稱非也宋有夫稱其妻
爲君者蘇軾十妻王氏墓志銘君字弗六見曰君諱弗曰君之未嫁
事父母曰君輒能記之曰君曰恐不能久曰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
曰君雖沒元傅若金書志其妻殤云曰君諱淑字慧蘭曰君高朗秀
慧曰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清亦有之晚學集有祭元妻喬君文維
嘉慶四年歲在己未春正月十有三日壬申杖期夫桂馥在太和示
書兒輩稱命具奠自爲文以告吾元配喬君之柩曰嗚呼吾知君愁
無已時也

日本文字恆稱人曰某某氏某某者舛名也新文學家頗效之
然古人亦有稱人爲某某氏者猶曾鞏之稱歐陽修公也元楊維
楨有送沙可學序云某官來總行省事承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
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
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沙可學永嘉人登至正進士第爲行省掾
秀水董樂閒上舍棨以柳陰消夏圖索上海趙儀姑女士題詩女士
爲題五律二首末署愚妹其曾孫詢五謹尹宗善嘗出以示予故知

之閨媛之詩文書畫向惟自署里貫非家人鮮有稱謂且嘉道時風
氣非今比也

粵人之稱謂有特異者新會梁此地細嫂稱也嫂友爲子娶婦則以新翁稱
之戚友有妾發喪則以細嫂稱之蓋皆見之於聯幛也

以身發財之道多矣勞力者手足勞心者腦而是二者皆不足見重
於世所重者聲色皮肉而已無男女一也富貴可坐致等於盜

斷髮文身者截髮使短鏤皮膚爲文飾蠻俗也今市井屠沽效之輒
刺手臂胸背作花鳥鱗介形涅以青黑之汁而我國古亦有之左傳
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嬴以爲飾唐中葉長安惡少年多以詩句鑱涅
肌膚夸詫力劇敘坊閭遠近效之成習其他更有取名賢詩中意細
刺樹木人物至有周身用白樂天詩意刺涅人呼爲白舍人行樂圖
者名爲劃青云趙武建有刺左右臂牌詩云昔日已前家未貧苦
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宋元素刺左臂牌詩云昔日已前家未貧苦
浴言勞心過度者髮早白古已有之宋晁沖之詩鬢髮向來渾白盡
半緣憂患半多情然髮之白也由於營養衰弱早白者亦然且亦有
本之遺傳者非必以勞心過度也予家有婢曰巖馥處甚未笄髮半

白此可知矣輟耕錄人之年壯而鬚白者俗曰蒜鬚雲谷雜記今人言壯而髮白者曰之曰蒜髮

翁同龢惡聞女之髮臭不近女古亦有之宋趙崇絢雜肋南史梁王蕭詧傳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遥聞其臭經過人之衣不得更著

清社之屋今十年矣而辮髮猶存於皆有蓋忘孝之表示也何言乎忘辮髮清制去之是忘書而不忠詩之言已是可慨其稱國之官誣辭也何言乎孝辮髮先代之遺傳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去之是忘親而不孝知之者曰是亦有假於作孽者或緻惡疾於作孽有實用也

且有不去髮而全蓄之遺老作椎髻或緻惡疾於作孽有實用也

之遺老也然都會女子之辮乃盛於近世

幼男穉女之辮古有之南宋江元量吳兒詩玉徽吳兒淚盈把辮髮垂肩行酒舞聊周憲王有燉元宮詞十五胡姬玉雪姿深冬校獵出郊時海青帽暖無風冷羣髮偏宜打練椎辮髮也日本歐美之穉女亦垂辮殆所謂髽法師誨慧心朗識發於髽辮法國徵縣制舊京路易十四畫像即有髮辮

形若墳木心若死灰若而人言可慮於今之世矣

宋楊彥齡楊公筆錄曰上曰髮左頭耳旁曰鬢髮髭鬚亦作須鬢宜作髯髮通髮辮法國徵縣制舊京路易十四宮之路易十四畫像即有髮辮

世人有蓄髮髮無城北之笑而欲以是飾之可恥也清金蘭碧螺山館詩鈔留髮盦作詩二云作苾向誰勸誰葬依方笑我誠裁培而今官吏談求詩未敢違人拉雜因拇髮錢昔閒書張崇訥書云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髮相語曰渠但以不復來矣崇聞之大詬曰髮在頭耳旁曰髯髮髭鬚亦作須鬢宜作髯髮通髮辮法國徵縣制舊京路易十四宮之路易十四畫像即有髮辮

沿其稱然若稱之為素足則較髯李白越女詞東陽素足女子十五新華影芬室筆記素足有論素足一則語頗中肯其言曰烟禁厲行又禁纏足而天足漸多裁煙者百不一裁纏足者百不一裁纏皆在放任一方面趾而吸煙放任也不纏足亦放任也故一有效一無效

生男勿喜歡生女勿悲歐女生當懸弧女足亦莫雙行纏清武進閨秀王采薇木蘭詞中句也采薇知女子之宜不纏足可謂能知其大矣采薇字玉玟陽湖孫星衍婦有長離閣集

常州吳歡佩名怡莊炎之婦也著玉玉青館詩草其故居長歌有句云河東更不憐但云我亦曾纏過是知婦女之放足昔亦有之矣

婦女纏足以取媚於人甘受痛苦已至可憫張獻忠入蜀乃從而戕其生命焉以表示其為髮眉髯大丈夫也故有及之者吾國則垂老而雄之人壯而髮白者俗曰蒜髮雲谷雜記今人言壯而髮白者曰之曰蒜髮

蜀人憑前認後宜若可除纏足之惡俗矣乃竟不然清彭遵泗蜀碧
賊斬婦女小足疊累成峯與愛妾酣飲其下忽仰視云更得一足合
尖方好妾舉足獻曰此何如獻云使得立命斫之一云賊偽沾瘧疾
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
堆積兩拳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貢於上遷翰無當意者怒見己之
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以爲榮　諺云蘇州頭
揚州脚是廣陵婦女之弓足久著於時矣然在北宋則廣陵大抵素
足妓女且然王禹偁寒食詩有云寒食江都鄧青旂賣楚謬又云妓
女穿輕屐焉有弓足而能躑躅者耶
五種不男之人見妙法蓮華經其四曰變不男根能變現如遇男則
起女根遇女則起男根也五曰半不男半月爲男根之用半月則否
也是蓋古之所謂人痫諺之所謂雌雄人者孫之狀尤惡乃謂爲審美所必
以爲藥而尤崇尚未來派未來派者孫之名詞乎恥骨爲人體骨盤中髀骨
需大奇且生理學何以有恥骨之名詞乎恥骨爲人體骨盤中髀骨
之一在生殖器之上即骨盤前部之一曰恥者以其羞也　國人嘗
以董比男之陽物以莖比女之花戶肖其形也日本亦有類此之比

儀藤原長房嘗撰一文其題曰貽貝曲陸奥松菌訓謂山產之松菌似男
陰海產之貽貝似女陰　風聞天方教徒陰莖之包皮幼必割之繼
知猶太教徒亦然且有自去其勢者
女陰見說文今人讀爲必平聲殆篆文也字與必相近而誤耶劉貢
父中山詩話云上官儀嘗勸石少傅中立愼城石勃然曰上官儀如
下官口何是宋時已作此音　粵人呼牝牛牝馬之陰皆音水清張澍續黔書黔之人呼牛
馬之竅爲舂或又曰穿當爲川山海經倫水有獸狀如麋其川在尾
上郭云川竅也而姚旅露書引山海經川作穿是穿可訓川也
俗謂溲曰小便謂遺矢曰大便其辭實雅劉而且古說文屎小便也
後漢書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
人術或飲小便此小便二字之由來也史記不得後溲注大便也羣
談採錄俗以人有分而已無分慰之者曰待後渡蓋歲漫之辭今訛
爲搜索之搜因不以爲漫此大便二字之由來也　如廁曰更衣吾
初不解及讀論衡而始知之論衡云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蓋賓主相
見不宜言穢褻之事故如廁皆託言更衣又更衣曲爲唐新樂府劉

憲法而人人率由之能不越軌則從政之人不必皆才者亦如一童子之可司機器使之運行不息也宋呂相之言允矣宋司馬光凍水記聞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相矣

先緒戊戌變政有國事不定號令不行之旨先師陳伯商編修鼎乃欲有所獻納遂於曾經御覽之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各條以說譜寫呈進而不意以是得咎入獄也

政體革新人物仍舊元楊基眉庵集秋齋讌詠云今日瀛洲苑秋風列羽旗不圖新約法復見舊威儀鼓舞兒童樂歌謠父母悲烟埃方衮衮禾黍正離離此詩頗合近日情景不啻若自吾口出也

日閱報章欲稍稍通知時事也而輒使人損歡殆亦如五代時之事事可歎乎宋趙葵行營雜錄神考嘗問荊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　朝野之士或以講學相親或以私恩相結各樹門戶之見謂之黨派即古之朋黨也今之政黨以本黨之政見糾集政客亦曰黨派不知例以宋之元祐黨爲奚若耳且有出甲黨而旋入乙黨更有初詆之而旋附之者宋王

明清玉照新志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智愚濁清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厠名矣　以朋黨株連而受禍曰黨禍歷代有之如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黨籍明之東林幾復皆是今則有黨禍而無黨禍既入此黨則聲應氣求富貴立致而死徙隨之內外之界嚴而蒙蔽而朋比作奸而大局毀壞非獨政界爲然也

不涸津鼓聲寂然行馬解杓木南柴與北米轉運富且速損上而益下美利天下卜杭州府志載行丁丙附傳所載謹錄如下同縣徐恩綬字印香同治十二年舉人內閣中書錄姚學教諭方丙任善後局事上下城立分局數所恩綬副之襄理三堂事兼立湖工義渡局皆綜核嘗條陳北新關積弊巡撫左宗棠采其議疏請罷關稅民得休養生息恩綬與有力焉

六三園在上海橫浜路日本人所築也櫻花盛開獻詠其間至足樂也因錄舊作春音詞社第一集櫻花詞於此調寄花犯此調必用上去之字凡三十有四悉從之詞云芯危闌看花倦眼斜陽遲去殘醉玉窗何地拼寸許芳心輕負綠麗海天恨遠孤裾倚瓊陰扶困起便

與說佳期蓬島啼春鵑里嫣然弄姿啼東風鄰牆畔總是變妝紅
紫仙路迴傾城色黯銷英氣餘寒外翠苔更點鶯燕妬枝頭空繡綺
漫記省舊家眉嫵前塵尋夢裏況藥生前輩評云組繡纖瓊拍屑花
外玉窗何地四字佳瓊陸扶困起五字能肖櫻花之精神
易坤卦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殃大學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孟子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此即佛教種善因者得善果種惡因者得惡果二語之解釋也法蘭
西亦有無因則無果之諺
明陳獻章奉陪方伯東山劉先生在崖山舟中詩附子大黃天下藥
蠹妖鼠經世間況此即周禮所載之刑亂國用重典原註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俄滅之也而實爲決不可能之事宋吳箕嘗談天下惡特去其太甚者必
欲天下無小人則無是理也
色衰愛弛非女子所願故以早死爲幸然豈僅女子爲然耶居今之
世閱見日非年壽益高憤慨當益甚殆有如几上語所言也語云涉
歷既久閱理既深回視一世無一事可樂同視一身無一事可樂
凡上語人生五十以前爲進數用世之學當一日章如一日五十以

後爲退數垂世之學當一日積如一日戊午
世垂世兩皆不能五十無聞世退維谷古曆十一月十二日爲初度
閉關謝客閱梵網經注有云處生淚死故名畜生誦之悽然
宋宋景文雜說有二語深合今日之情勢曰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
之世不語戰吾三復斯言而尤惜今之無一顧才也又天下無不可
爲時但袖手天下無一可爲時方出手明董斯張吹景集之言也今
之出手者安在耶
機械變詐之事方日出而不窮非胸有城府者沈幾觀變以應之危
矣吳志諸葛恪傳註引志林孫權病篤召諸葛恪輔政呂岱戒之曰
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　西山日記楚人李若海語繆仲淳曰凡
人聰明不可用盡機智不可使盡勢力不可占盡議論不可說盡精
神不可馳騖盡衣食不可受用盡以上六語皆立身處世之大要惟
機智不可使盡一語非所宜於今之世也非以權謀應之不可正惠
機智之少耳
詩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即論語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亦即諺之
所謂將心比心也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亦正惠君子不常見耳

杭縣 徐 珂 仲可

清嘉慶朝勦辦白蓮教匪仁宗詔曰自古只聞用兵於敵國未聞用兵於吾民如蔓延日久是賊是民皆吾赤子何忍誅戮顯皇曾手書此詔布告天下大哉王言知兵之非以自殺也其無滿漢之畛域亦於此見之今奈何有自相殘殺相尋不已之漢族耶

黃公度年丈遵憲人境廬詩草羊城感賦詩注金陵未克以前左帥文正不謂然左帥又言於此始者致書曾文正公請當從廣東進師文正不可左帥又言於此終粵賊當滅於粵其言竟驗黃與先大夫爲同治癸酉同年籍嘉應粵人也而稱洪楊乃亦曰粵賊　粵寇起湘淮軍興亂平而不解散或改編留戍要隘者曰防軍於是有終身從戎之人自詡曰老軍務他人稱之曰營混子營混子者謂其不必溺軍旅之事但有奧援即可久於行間資以苟活也

十年以來歲有三災民不聊生亦已甚矣蓋僉謂災害之事有三小三災者飢饉疾疫刀兵也大三災者火災風災水災也且謂大三災出於世界將滅之時所以破壞天地萬物者今人心日漓道德墮

落吾惟望世界末日之速至矣

自清宣統辛亥至辛酉中華民國十年戰爭之事幾於無歲蔑有然有小戰而無大戰更無所謂決戰綜計十年以來之戰爭死於疆場者亦非盈城盈野若以累歲死於車下馬革裹屍之鬼較之或猶多也

小戰亦偶有而已旦或兩軍相遇不必列陣而皆退走明崇禎時和杖之故智也談遷棗林雜俎崇禎中盜值官兵曰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和杖遂遺金帛餉我遺脅從報級

我國民夙無尚武思想國恥未雪或且有加而無已也讀唐韋莊詩可以興矣其題曰旅次甫西見兒童以竹槍級旗戲爲陣列主人叟曰斯子也三世沒於陣思所雪租父讎

清孝欽后信任拳匪欲盡殺西人其識乃不如阜城門內之一婦遂醵光緒庚子之禍此與宋欽宗之誤信郭京如出一轍靖康時京爲龍衛兵好事者言其能施六甲法以禦金可生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信之命京爲成忠郎賜金帛自募兵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情旬日而足即出攻金師金兵譟而前兵多敗死京引餘衆南遁清唐晏庚子西行記事阜城門

光實錄鈔高傑以乙酉正月十二日爲討定國所殺其逼揚州也在甲申九月間與黃得功相攻嗣是督師史公恆爲高傑所脅江北騷然吳偉業梅村詩集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詩小引則有白下權家蕪城亂帥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詩云鈿合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曰亂帥曰高無賴曰高家兵馬皆指傑而言陳其年嵩少言公墓誌時江淮盜賊蠭起皋邑城外則竄戶而城內則中營白晝殺人縣門火日夜不絕江淮盜賊亦謂傑輩傑米脂人初從李自成爲賊福王時封興平伯鎮揚州州民不堪史可法移其衆於瓜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號四鎮乃犯上而脅史閣部自殘同類而攻得功至使江北騷然宜諫其年證之曰江淮盜賊也將弁嗜利非必盧鄉人爲然清袁忠節公昶懷寧雜詩光緒乙未作註近日盧州將弁多嗜利不可用頗亳人則豪猛戇直可用

兵之行劫自古有之不必敗軍也勝軍亦然五代史契丹主耶律德光已滅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宋司馬光涑水記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嘗聞之先子同治末葉粵寇之平有年矣而民生彫敝元氣久而未復者比比皆是將領之解甲者財產豐積致富數十萬者亦比比皆是而閭井蕩然所至爲墟則賊梳兵實紀嘗見東南受兵之處有謠語云賊是木梳兵是竹篦蓋梳有所遺而篦無所遺也相傳勦粵寇之某川帥兵皆無鑲而每破一城輒許其部曲大掠三日此景象耶宋仁宗時已然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宋仁宗朝舉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嘗疏請裁冗官冗兵有云新兵之費歲損百萬緡其費一出於民今養民衞民者反殘民矣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冗民也續又陳官冗兵多之害有云水旱之集有官兵行慨乎言之詩云賊近苦賊來賊至恐賊去賊來避有時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伏乞陛下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　海內傷擾今十載矣國用匱乏以財賦皆耗於餉糈而專制者大有人在殆甚於清之三藩也清楊鍾羲雪橋詩話順治中吳三桂王雲南尚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天下財賦半耗于三藩三桂以中朝諸將無足當專制滇中十餘年康熙十二年撤藩命下三桂以蒙古察哈爾應之己者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耿精忠附之蒙古察哈爾應之尚可喜父子以廣東應之安南莫氏亦應之最費已而平涼王輔臣應之尚之信亦應之甚至安南莫氏亦應之最費

剪除十七年八月二桂死庚申滇南始平　己庚間輿論

矛盾者初二云扈從兵士旗兵爲多入城見各肆門設飲食肆二人揖

不覩美軍

民生憔悴苛稅頻仍四方供億悉充軍饟至今日而極矣明末吳應箕耕田苦詩云中原鉏耨化爲兵下邑催徵尚如虎亦甯獨明末有此景象耶宋仁宗時已然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宋仁宗朝舉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嘗疏請裁冗官冗兵有云新兵之費歲損百萬緡其費一出於民今養民衞民者反殘民矣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冗民也續又陳官冗兵多之害有云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伏乞陛下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　海內傷擾今十載矣國用匱乏以財賦皆耗於餉糈而專制者大有人在殆甚於清之三藩也清楊鍾羲雪橋詩話順治中吳三桂王雲南尚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天下財賦半耗于三藩三桂以中朝諸將無足當專制滇中十餘年康熙十二年撤藩命下三桂以蒙古察哈爾應之己者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耿精忠附之蒙古察哈爾應之尚可喜父子以廣東應之安南莫氏亦應之最費已而平涼王輔臣應之尚之信亦應之甚至安南莫氏亦應之最費

剪除十七年八月二桂死庚申滇南始平　己庚間輿論

矛盾者初二云扈從兵士旗兵爲多入城見各肆門設飲食肆二人揖

爭以裁兵爲言蓋謂國家歲入素半爲養兵之用以至盜賊不修民受其厄非汰行伍以裕度支不可矣然吾謂兵亦民耳累使軍皆足額饟不虛糜則即謂爲救濟貧民之一策可也而惜其有大謬不然者痛哉吾兵徒爲總府以代人受過耳　今之軍政遺饟者多其藉以存活者月僅一二金脫巾譁噪實不得已耳然害代之饟亦非盡按月頒給終歲能發十閱饟者將安之乘已爲絕無僅有關次也十閱者十次也

團練謂團集而訓練之鄉兵也選取丁壯教授軍法用以防衛鄉土即鄉勇也清咸豐時粵寇作亂八旗綠營兵屢敗曾國藩率其鄉之團勇出境征勦謂之鄉勇其後成湘軍鄉勇亦義兵也團結鄉兵自備器械不支官俸而負守禦之任者謂之義兵宋紹興中最盛今之偵探唐宋之察子也高駢在淮南使呂用之爲巡察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謂之察子

是非不明刑賞倒置自古爲然後漢書五行志京都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莊子駢拇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明之無道甚矣成祖坐方孝孺以族滅之罪而至十族甚并及孝孺之門人也明史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數百人世俗之醉心虛榮不僅及身之仕宦也宗族親友有列名仕版者輒後述之以爲光寵得族滅之慘刑死亦榮矣

宮刑至隋而赦見周禮疏明有之皇甫錄皇明紀略國朝李秉正犯罪免歸鬻其四歲女爲資太祖命腐之以爲不父者戒見御製集我國監獄之祿隸卑汚爲世詬病久矣宋文丈山所處之土室爲尤甚文山居二年而不死可見正氣之足以濟衛生之不足也指南後錄所載文山正氣歌有序云予囚北寨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晝當此夏日諸氣萃然爾潦四集而坐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爾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溼歷澗時則爲土氣乍睛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髮助長炎蒸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穢氣雜出時則爲糞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羸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未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耶

甘結者甘心輸誠所具之狀也服辯者引咎改過所具之狀也續追鑑宋寧宗時林采經筵詔監司詩守臣舉孝弟官吏因之而此章表制說并非儒學之人甘結一字始此明代沿襲不廢而人民相訟亦用之矣

凡府司官判案皆記取所辯之文以備查考此謂之招詞社會情事惟中流社會之人爲最複雜上流下流兩社會皆可接近有心人能隨時隨地而加之意不意一無所知予有志未逮可愧也

清曹申吉濉餘筆記順治間寶雞黨少保武進呂宮保一以引年一以乞疾同致政賜予異等得馳驛歸珂之高高伯祖文穆公亦然乾隆九年八月高宗以文穆引疾輩允歸籍亦馳驛歸且賜詩賜之時方以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式仕也

女子之出嫁吉禮也臨行必哭茹不忍輕棄父母親父母兄弟然亦可想見野蠻時代掠奪婚姻行虜婚婚之遺俗焉　宋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他所安居自若謂之捺伴言捺以爲伴侶也已而復爲後人捺去至有歷數捺未已者其禍始若前夫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爲追究往往所謂前夫亦是捺伴得之後爲後人所捺惟其親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即歸始初被捺之家　清夏閎記摘鈔康熙年間男子聯姻如貧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糾集打降逕入女家搶親其女必壻親扶上轎仍以鼓樂送歸成親

唐人稱新得科第者爲新郎吾又宋人有賀新郎詞俗以新娶婦者爲新郎當起於此見胡氏筆叢俗又從而衍之以新婚爲小登科亦以見科舉觀念之入人深矣

世俗婚嫁輒延請戚友中之高年伉儷以襄禮五代時已然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僞蜀朝士家有婚嫁延會必請老夫婦以乞年壽

江城歲暮北風其涼古木寒鴉僧然人外方就靜安寺路散步聞有鼓吹聲自遠至迎婦之緑輿也前導者燈二炬二樂人四後從者舁之村人則黃氏女壻於周雨家皆農也黃氏遣送之物亦簏百六十

其家兒不論輩行必賭銀幣曾受銀耳環者二角款客酒筵通常爲肴六大碗一油豆腐炒雞二方塊猪頭肉三紅燒鯽魚四菜炒肉絲五線粉肉圓六大蒜拌海蜇若新婦登輿時之所食媒介之所食則八碗十碗所增之肴爲猪肚雞炒雞之片也又益以橘蕪蔕花生瓜子之四碟而已新婦亦必乘輿不徒行也輿以綠布圍之

廣州新娘必於結婚之明日呈沾血之素巾於姑以驗其已否破瓜果爲處女則以燒豬跖婦家乃分贈三黨無血即無元也元宵可潛賭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擬尋芳一遇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又有所謂驗元氣者亦殺其已否破瓜也明錢秉燧藏山閣詩存生還集南海竹枝詞之五云城中高髻學吳妝淺髮齊眉賸阮郎憑把素箋寫數弄猜謎取笑兒香

昏禮之初無一錢之費也珂按此誰隨俗然固自由結婚矣

歐俗結婚後五年行紀念禮曰木婚十年曰錫婚吾國亦有之蓋仿六十周年是也六十年曰金剛石婚而金剛石婚五十年曰金婚己未上元甲之重游泮水重宴鹿鳴重宴瓊林與禮也兩般秋雨盦隨筆馮潛齋先生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哥爲障日者高上有貴州學政

四字因發奮讀書年三十四始游庠遠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藍生彩元作解首生是爲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與正主試不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舒尚書喜極而詈老矣先生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泰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宙結褵周甲之期親友門生聯集稱慶重行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賢屢黍孫未必賢屢黍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遘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辛酉冬杭縣朱文端公桂辛芸齋秘書英汪苕雲侍御仗謝女士道韞婚於羅馬蓋在意大利吾國使館也婚約訂於丁巳春時朱官外交部汪肄業上海聖瑪利亞學校矣冬杪任駐日意使館秘書隨阮郎赴羅馬利斯埠補習領事猶使館秘書不能歸娶女士以是遂赴日意國使館成婚證婚者爲手訂婚禮及禮堂設香燭處所活若我國古禮文之一也實此其禮如下一結婚人於禮堂當設香燭一結婚人

宣明已得家長許可之意一結婚人對于一結婚人向國禮互換信物以堅相親相敬永久不渝之誓願一結婚人向國禮行一結婚禮以表示服務社會協忠國家之意志一結婚人庭向空行一結婚禮禮以表示不忘家長盡愛照勞之義務故謂頂閣之長女也

俗以婦人脈有至冢為喜脈清宮中謂之遲喜見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喜脈者素問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經脈別論陰搏陽別謂之有子言陰得陽氣而強故陰脈搏指而陽脈反與有別此皆于三月之胎診之則例遲喜門凡內廷等位遲喜於御醫上夜月分為始將每日食用照額加半進親眷一人進內照看至滿月時出去本宮首領太監照常上夜外宮殿監奏派總管一名率敬事房太監及御藥房首領太監等上夜凡小滿月之日恩賜皇后銀一千兩表裏三百疋皇貴妃銀五百兩表裏二百疋貴妃銀四百兩表裏一百疋妃銀三百兩表裏四十疋貴人銀一百兩表裏二十疋常在銀一百兩表裏二十疋皇子福晉銀二百兩表裏四十疋皇孫福晉銀五十兩表裏十疋

美國有智識測驗法吾國古亦有之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沐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物玩雜置兒前說其發意所取以驗貧賤智愚名之為試兒見顏氏家訓智識測驗所以測驗特殊能力先天智慧也凡自二歲至十四歲之兒童皆可測驗

今謁客之名刺不盈握而姓名字號籍貫住所之外且列書其官秩出身職業焉唐已有之劉禹錫送曹璩歸越中舊隱詩之引云予為連州諸生以進士書刺者浩不可紀獨曹生自稱為山夫　賓及門則以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亦惟恐客入互相投刺而已不知其何義哉張洛陽撰泰有詩云一刺來投一刺還交情一日遲長安直須不作虛文事可便離羣出世間士風之偷薄於此可慨　謁客之通例必具衣冠主人亦衣冠而出京朝官則不然主人可便服以見衣冠之客雖不衣焉衣冠而為屬吏或門生也則客以衣冠主亦必以衣冠出此京官之異於外官者也

賓主之相見也必具茗賓雖甚渴不遽飲賓欲行則舉茗椀主從之而堂下傳呼送客矣若賓而為主之屬吏或門生也主不舉茗椀客雖肅坐以待耳　客言官於京者必勤拜客懶飲酒余於所懶未必勤而所勤者正甚懶此明末謝泰宗之詩題也見天愚山人詩集

予在都時為光緒中葉凡所識者拜客飲酒無不勤矣　舊俗酬酢之名辭輒有道字人所習知者道喜也道謝也若道歉則於己難盡力之時而用之若道慰則於人有失意之事而用之　道歉有曰道懊者然以道歉為狀至可笑清薛時雨藤香館詩鈔初抵杭城即事詩之二詳言之又有所謂道乏者外省之上官莅之於屬吏旨屬吏旅謁手版多可見漢官儀之一斑也詩云鵝晨謁大吏如婦見舅姑寅僚即宛若聯步相追趨新婦或愆儀宛若先挪揄手版舅自諫義與儒栗符禮成屈一膝欲坐仍起趑趄大吏但頷頭答拜姑徐徐讀書希崇顯此狀何卑污倘令妻孥見謂我不丈夫思之實汗呸呸退食自嗟吁卓哉陶淵明挂冠賦歸歟　循例謁客非作無謂之酬對即彼此默坐而已至若事也宋張耒謁客詩有云入門投刺声未聞異哉賓主兩無語客起疾走如逃遯詩見張右史文集予生平於知己外亦畏見客甚頭客之投刺而不請見也耒寓陳雜詩有云閉門無客來永日不冠屨客至我老懶投刺輒復去端成兩相忘因得百見與否必在門房或門房之外能之客為屬僚而主為上官也亦準必詳述其姓字爵秩而不及其他甚矣官之見重於社會也　賀年為無謂之周旋然以歲不恆見之人而冀於此數日中得一晤而悅

情話未始非討不然是絕社交矣吾杭汪穰卿同年之言如此子亦
躋之政府以來十有二稔矣有於記可知其隨波逐流窮無主宰也子懷成語曰福得休沐以杜門卻埽
爲樂賀年之事不先施以禮尚往來則答之遂知其必來而予有順
道之便也則先施之蓋惟分陰而係自由耳

慶弔之往來平時之饋贈俗曰應酬又曰送禮蓋以財物爲禮也盡
人而知之物曰水禮財曰乾禮剛知之者罕寧人以送禮爲送情送
情者猶新名詞之表情耳　慶弔之儀物表意而已否則繁費重貧
者之累錢塘汪氏右族也其裔頗閱語予曰清道咸以前子姓蕃衍
慶弔之事月數有之有不成文之規定除娚功誼近之本房不致儀
物外外房無論貧富相慶以紅燭一雙相弔以白燭一雙不具他物
以燭之值廉人盡可致也　清光緒初京朝官慶弔禮分至菲京錢
四千已不爲薄甚有一千餘或一千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庚午同
年于民新禮部壽銘知縣丁觀惇分錢各一千庚辰同年王儆禮部
母喪志銳庶常伯平喪惇分錢各一千二百京錢一千當制錢一百
文京錢一百當制錢十文　社交投報之儀物踵事增華日益加甚

壬戌十一年民國　秋見有以二色閃緞爲祭幛者幛長丈許尺之值須
銀幣三圓有奇可謂繁費矣偶以語汪頌閣頌閣亦太息爲言幛之
沿革則曰幼時從宦嶺南嶺南之奢固甲於通國者清光緒四年戊
寅大母七十正壽戚友所贈皆呢緞一最精則以綢製之仙桃作緣
飾然中亦呢質爲世詬兼姻誼之沈靡仲遇守所贈時先君同年之
在都者二十餘人合贈一幛亦以呢爲之五年己卯大母下世廣州
雖貢於賻金酒筵之外贈一呢幛凡年壬午先君捐館舍有贈綠綢
幛者見者已數其靡麗矣二十四年戊戌先兄穰卿之元配王氏卒
越翼年庚子先母棄養始見有贈寧綢幛綠綢幛者然尚未有緞幛
也今何竟有以三色閃緞爲之者耶　事物之可資研究而增經驗
者所在皆有壬戌秋鄉人王叔擾爲子綿婦子往賀因展覽禮簿禮
簿者登記戚友贈遺銀物之數也吾之展覽欲藉以覘世故人情耳
而竟得之姑舉其尤者汪頌閣皆知之一以見人心之鄙吝甲與主
婚之狀越翼日爲吾發辰衆即頭諸安慰亦如之純任自然進退有
禮同化之速若是爲環境所迫欲出也世之能獨立能自拔者有幾人
耶　清之外官屬吏見上司必屈一膝爲禮已詭安教官則否遵義

亦至葬一以見世態之炎涼丙本寮人子主人有兄嘗卿翼之
大貴主人之娶家媵也實銀十圓人以爲葬今將物致賀

鄭珍子尹嘗官荔波教諭有詩云國朝職官志翰林首清班舉世重其選目爲玉堂仙下此略免俗無論乎校官雖曰卑且貧儒生腰膝全　官吏通謁主賓既就坐賓告其長僕曰賓姑至太太處請安於是僕持帖隨主之僕入內面夫人畢一膝爲禮曰敢上請安夫人起立致敬僕出復而主之僕手夫人之帖至廳事屈膝於賓前而曰太太不敢當太太請安賓亦起立致敬以答之此清代政界之禮也然始於唐宋宋沈括夢溪筆談唐風俗人在遠或國門間使人傳拜以爲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室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長答拜使人出復拜客客與之爲禮如賓主

唐僧宗密所撰原人論斥禪淺章注側如此國俗手而舉吐蕃散手而垂皆爲禮也二云按斂手而舉揖也人所習知然散手而垂之禮我國亦有之蓋屬吏之於上官尊幼之於尊長有時不必長揖輒以兩手下垂肅立致敬固亦禮中之一特非齊民編戶所知耳

晚近以來歐洲形而下之學亦已至精至深今乃相率反於自然之趨勢形而上矣吾匡文化且爲德人所研究而尤崇尚老子蓋厭倦

科學之束縛欲保精神之自由也　科舉以可造之人材付之惡師猶之以絕好之食料付之惡庖也　科舉時代之塾師受聘於人者有遠館授餐之權利非是則啓塾於家或假祠廟及公共之處舍以設帳歲薪必揭廣告於門以狹長之紅紙書之其文曰某某年正月某日開館經蒙並授經者五經也蒙者蒙學也蒙學之課本大率爲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最高者爲大學中庸等人則斥廣一尺長數尺之紅紙而書某某年某某老師館宇甚大數百步之遠即望見之　昔之爲幼稚子弟延師於家或使出就傅也師之得放假者惟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及年終二三十日而已　視師如婢役徒若奴之風昔爲甚今猶然中人之家男女束髮恆延師於家晨八九時師入塾館五六時始出塾館其游蕩無度使師管束之耳故爲之師者終日危坐不須臾離師也而等於婢未可傻以保姆也習商工業者曰學徒有定期然常使供雜役視之與奴等工之徒尤苦卑汚之事悉任之鷗滬曰滬師其愚者卒無所成供役之時多習藝之時少耳

申報（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國內要聞欄再紀吳佩孚在津之言論一則中

家物否　霍渭厓家訓認字教之先其易者如先認一字次認二字次認三字亦與今之教授法相類

今國民學校之國文教科書所列家庭人物無非父母兄弟姊妹而鮮及其他此殆爲小家庭設想也然祖父母或尚有別居者歲時省視禮亦宜之倘以閥支亦有往還何竟不一論及乎且伯叔諸姑亦必有隨侍祖父母者似亦宜設想及之或曰教材之不及祖父母者凡學生之父母大抵晚婚其祖父母早已物化矣不然何以專言父母也人必自立而始可有室家早婚本非所宜耳

昔人之教兒童也於其入塾即授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文義深奧初非束髮就傅之孺子所可了解然欲使之成誦不忘亦非無因晚清學校萌芽教師亦作天文地學等歌略以教之職是故耳英人席得黎爵士嘗譯音韻可助記憶設設是言且整齊句法之功用亦與相埒印度佛與外道之經典皆有偈頌意亦猶是且古之童謠今之唱歌亦有音韻兒童習之上口即能記憶也

學校生徒之因事結盟以罷課要校長者數見不鮮南宋太學諸生不能專美於前矣清吳翌鳳經窗叢錄南宋太學人才極盛然動以

堵學要朝廷慶元初臺臣鄭昭先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從之太學諸生以爲無既不許用青蓋詔用皂緝爲短簷如京師賣冰擔上所用者人已嗤笑之而選者猶以爲首犯集執持蓋僕送京尹程覃杖之翌日諸生羣起伏時相門訴京兆時相戒閽者勿受謁諸生競詣闕訴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嚴既因賈楚諸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既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捷僕與捷諸生孰重孰輕不以上聞諸生計無所出遂治任盡出太學寘淩卷於崇化堂望闕遙拜而去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謂百年所未有也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遺人致饋舊同舍寂無所覩歸以白王王康得其事因慈明以啓於上上即批御札令學官宣慰諸生使遠就齋免覃所居官諸生始奉命焉

史記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乃越數萬里之遠而至歐美求學之心可謂切矣元戴工唐某以欲精其業而游學錢塘踰二載不歸能可貴耶元釋圓至故習集送浮影歌唐生言詩三百篇工之苟售也以爲藝必遊而後工將廣其學以變其徒苟簡之習聞錢塘有善藝不憚遠遊而求之人嘉士能而急其爲學之力生亦慎於術矣天憑子曰博取於人以益己治藝猶然也道之於藝卓矣而吾學者或家會稽而三吾是不越街閭日不識扉扉疑然自謂成者又何說

者多矣派遣歐美日本游學生歸業也乃以環境艱苦之故學成而不歸與實寡不一往不復之也世矣言之也甚有得碩學位者非必畢業於學校也

費亦一往不復之也世矣言之也甚有得碩學位者非必畢業於學校也

落兒時所謂之四書五經不復省記學不適外歸國之少年乃亦有儒士而九日洋文洋語以質之莊子隔世者十八而九日洋文洋語以質之莊子隔世者十八而九日洋文洋語以質之莊子隔世者十八

大誠遠東矣也明試豐潤于卫榛但宜中現人洋宮德第子員猶篇鼓
楚策短詩闕里
各省鄉試同者官幸以進士舉人出身之或經欽令充之曰謂簫差
有清光緒甲午以還號稱讀書言治知經世之學錢塘汪小穆潤同年
康年與新會梁任公同年啓超創時務報設萬松書院之行也宣統辛
亥冬穰卿殁於京師仕宦遠蹇且又抶子德悴憂傷嘗志泉下後十
年之天災人禍未之一見吾為穰卿幸矣作棠前輩言咸豐大變其族
弟也輕財好義與穰卿頗昆仲相類而名位大顯垂老乃好新學
尤為科目中人所僅見　於潛地僻左乃有方子壯同年克猷崛起
於其閭其人負俊才通天算不得以少年販跳少之下世久矣陳志
三同年虬亦中年徂謝回憶都門聚首之樂如隔世焉志三樂清人
遂於學惜少駁有志經世未展其才天假之年可大成也　海鹽張
菊生同年元濟與蔡孑民同年元培皆以才學負時望菊生才優
於學而以明決為人所畏孑民學優於才而以謙和為人所愛非吾
一人之私言也菊生通英文孑民遠德法文皆於中年始習之有志
竟成尤為人所難能已
四民士農工商也穀梁傳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
民是謂求學者乃為士而農工商三民皆可不學也考之古義士為
男子之遠稱詩有依其士今各國學位有商學士農學士工學碩
學碩士農學碩士工學碩士商學博士農學博士工學博士以商科
農科工科皆有大學須專攻而深造也宋謝希孟詩之一民本非四
句甚允也希孟十月八日詩云昔在井田日一民本非四農隙或工
商其秀乃稱士希孟名直　農之於士亦尊之若神望而士乃卑視
農矣明黃淳耀獨知慤焉其曇日見耕者歎之之詩云我行適田野
竟成尤為人所難能已
火雲何盤盤農夫荷鋤過揮汗流食草側身還讓畔數我儒衣冠見
此發深慨我何良自安憶昔經高門涼風韻琅玕八珍將九譯暴珍
非一揆席閒行炙人也復沽盤餐豈知力耕者秋至有飢寒鄰朴盡
夜加骨肉晝夜剉匪躬六合內數步殊悲歡天豈歲歲豐比人難復
難誰為斯循吏儻之隱上書詩載商庵集　士之於農工商固賤視
之矣而商亦賤視百工商肆之市招於所鬻貨物必有監造或督造
等字曰監曰督若謂工之才學識不足齒數而必賤命於商也　吾
國工商之為世所輕也久矣劭氏聞見前錄安民言治業者一工
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遠矣曰一工匠耳藐之使不得
與士大夫平等也張華詩末伎之妙動物感心曰末伎等而下之也

孟子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史記貨殖傳云賤丈夫二字蓋出於此漢書食貨志云富貴而末民困謂商賈也曰賤丈夫二字蓋出於此漢書食貨志云富貴而末民困謂商賈也曰賤丈夫云云曰賤行曰末民視之之甚矣

我國農工之識字者千百中幾不得一然農治田而有穫工居肆而成事皆生利者不使識字乃惟能毀而已偶一思之愧悔欲死

中華之以農立國久矣（舊耕製造皆然）工藝在昔亦發達也汪頌閣嘗曰吾國昔重工藝易繫所於各器之製造皆推本於古聖攷工記且謂百工之事乃聖人之作其重工也至矣士積重而工積輕不審始自何時以是而鄙居者倒爲農城市居者倒爲士士不成乃始遁而爲商乃始強而爲工於是謬種流傳愈遠愈下降至今日遂有兩大詬病一高等游民寧於通國爲國討民生之毫二一切工藝非惟不及且不及古人利源外溢不可勝數故爲救時計爲子弟謀自立計皆不可不重工也

俄之實業較吾國稍發達然皆英德人所有己未（華民國八年）吾子新六重游英倫曾與某校師言之某云將來東方資本勞働之判分亦必同於西方所不同者資本爲泰西勞働者乃東方土人東方土人受直接之害而西方之人則受間接之害泰西工值昂也若西方資

本家能以東方廉值所製貨物運至西方與其地之貨物相競泰西決不能敵則泰西工值低落乃必至之勢而西方勞働之受制於資本家將較今日爲甚也

壬戌（華民國十一年）仲冬中國國民黨宣言書有二云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徐謀地主佃戶關地位之平等云云此即子厲所主張之恤農主義也　乙丑露宿道周指體者蓋萬臥身者啟害而雪載塗亦如是其苦甚矣然農人臥具僅乃加一等子嘗於田家見之則惟閒見男女方力田有濕稻者有耘稻者濕者手持一器立而盪之耘者男無褲以蒲薦圍前陰跣泥中而以手指扒泥使之平蓋先盪而後耘也盪之五六日前先下壅下壅者以豆餅及人畜糞溷灌溉之女子力作與男子同惟女壅搭褲至膝立而耘之不跪也閒陰曆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田事最忙越冀日至崑山陸家浜則治田者男多于女有事水者有耘稻者有盪稻者耘稻之男女皆跪泥淖中而東其褲管于股際黃渡近站之婦女灌有褲漘者未幾過嘉定縣屬之南翔則見車站相近之田有耘者有盪者十九皆男子矣閒有一二婦女赤足芒草其屨置隴上隴之首端鉤知其平時固不跣足也又三日游寶山縣屬之吳淞塗塗淺淺吳江濱白江灣至塗塗淺淺之田割

麥插秧男女雜作日出有燈火之光謂之火插農人不言工而以日計之
洲嘉興二屬杭之海寧嘉之嘉興秀之水嘉皆有健婦力作田故皆
既足等於男子八月二十一日至崑山真孫塘鄉出游見有田夫獲
稻於水中者問之插秧時曰歲十六有夫實矣而淫婆之黨半收水積
久稻必爛農場全家之力恐不及就雇人助刈傭值銀幣半圓且餉
以酒肉然必日高春始就役日刈二小時而輟以久在水中受寒易
致疾也農之苦若是而粟稅之所餘亦僅矣　宋陸游初晴詩註莊
戶以雜魚之屬來餉謂之送養今吳越皆有此風但戶納租後輒以
物送田主是猶正供外之苛稅也農真不堪命矣
父執嘉海周竹卿司馬時驛社支溪胡撲安設書蓬玉曾書躬耕
皆在未仕前而陸放翁有耕罷偶書詩則致仕矣若明之遺民陳確
庵則入清後以躬耕終老此與今之農校畢業生相較爲何如清楊
鍾羲雪橋詩話續集太倉陳確菴卒於康熙乙卯門人私謚安道先
生乙酉以後長築於崑山之蔚部七十二灣紅蓮綠稻之區躬耕水
鄉蓋體淵明與蓬歷世牧豎伍
今之俗言稱謂我國婦女作食於人不言工而以日計之

男子爭犂村無論已滬爲我國第一商埠謹者又以爲在滬之婦女
可以讀書注俟四字概之乃子所見之率於揀作者自女傭外若栽
棉若種菜若取土若[illegible]若掃墓若拉洋船若[illegible]若[illegible]若[illegible]若是貧苦之北人更無論矣吾故
力任之猶得謂之於工食耶南人且若是貧苦之事皆
常謂貧女宜義務而於工食
江浙人以文弱著蓋就江蘇之蘇松太浙江之杭嘉湖而言紹與爲
浙東八郡之一其人亦強弱相反蘇女以色著人鮮有知其強有力者春時登天
平一山之崇人率爲農家婦女以負擔如飛力田之暇乃又繡
神袍以至粗至細之事莘莘於一身豈男子所不及紹女不然足纏而
不過長以食飯非若蘇女之長多食而尤甚每愈
所任之事不與男子等又不操女紅但於田事而潔
無以答四海兄弟之詰問一日來古田見傍縣一二十里內於插秧
時亦如之以爲三時雖此時最忙不可不爲天工之助也其說甚
善而其事則未可愚以爲不如其已也皆吾人也作詩以道之幸其
一聽作華夏人豈不足以矣吾東南一隅哉詩云普天卒濱率土之濱

婦詩最憐雙足渾如雪日日河邊去踏車李賡光田婦
可以讀書注俟四字概之乃子所見之率於揀作者自女傭外若栽
棉若種菜若取土若[illegible]若掃墓若拉洋船若[illegible]若[illegible]若[illegible]若是貧苦之北人更無論矣吾故
力任之猶得謂之於工食耶南人且若是貧苦之事皆
常謂貧女宜義務而於工食
江浙人以文弱著蓋就江蘇之蘇松太浙江之杭嘉湖而言紹與爲
浙東八郡之一其人亦強弱相反蘇女以色著人鮮有知其強有力者春時登天
平一山之崇人率爲農家婦女以負擔如飛力田之暇乃又繡
神袍以至粗至細之事莘莘於一身豈男子所不及紹女不然足纏而
不過長以食飯非若蘇女之長多食而尤甚每愈
所任之事不與男子等又不操女紅但於田事而潔
無以答四海兄弟之詰問一日來古田見傍縣一二十里內於插秧
時亦如之以爲三時雖此時最忙不可不爲天工之助也其說甚
善而其事則未可愚以爲不如其已也皆吾人也作詩以道之幸其
一聽作華夏人豈不足以矣吾東南一隅哉詩云普天卒濱率土之濱

獨希差濱川浴婦人以晝不以夜上流汲灌垢污下流汲歸舍供佛與
尊尊共用如昭蕉朝昏賣魚蝦曉更耕稼樵採與冥冥咸與夫並
駕流汙俗豈非失禮事可訝我時適逆旅一見爲汗下欲言不可得
況敢加譏罵靜惟天下事無邊可悲宅一從文王沒聲教不暨華巴
鬼與閩粵至今愧華夏男不耕稼婦女不喜桑茹肉外悉如男遇合
多自嫁雲山恣歌謠湯池任陽礪福州縣十三余幸窮崖下十里近郭縣
列肆笑語皆機詐新奇弄濃妝會合持物儂愚夫與庸奴低頭受唆
跨吾閩自如此他方我何暇福州縣十三余幸窮崖下十里近郭縣
此俗獨未化一日來古田拔秧適初夏青裙半絞扎水泥和撥迸事
事亦不惡位分無假借三王二帝年人倫密無罅糞方古當塗壘水
今鱗灩見惡如豺狼嗜禮如炙膾固無期桑中亦無舞臺樹一國皆
若狂一年唯有蜡盛年事耕織瑣白可休暇習見宜如常駭異良以
乍勸君但勤儉茲事宜永謝倘能用吾言雞豚願同社普字尚德別
號懼齋閩之寧德人學者稱石堂先生蓋以理學自命者也宜遷閩
若此詩見石堂先生遺集

不佞嘗有鎮納之田於崑山以徵租之事悉委之於人不暇問也徵

租者之於佃必取盈而納其半於子某歲災於水佃惟故得米二三
斗徵租者之棼索如故子固深知農之苦而以恤農爲旨者因思佃
若以所獲之二三斗悉數納租必絕粒頗思鞫之然徵租者必仍棼
索如故鞫之徒中飽耳以是而又思鬻田不永爲衣租食稅之人冀
稍安吾心而已若錢塘江上之瘠田先子已讓之於族矣

癸亥中秋二日重午後三日游崑山閶市見田女紛沓途爲之塞意
今爲農時何輟工入城事游觀已而就茶肆小憩見田女之茗飲者
亦較平時爲夥適閒人言黃梅時節盛矣哉乃大愕以詢郭從周從
周曰黃梅時節爲稻田之蒔秧期今村女多故二三盛也崑農年例恆
於蒔秧後相率入城浣物品茗以自勞來者多女子此可以徵女子
之權利義務實駕男子而上之子曰然從周又曰崑之田家恆以婦
女主農事農隙則否終歲勞苦男子多游嬉子曰然從周又曰崑之田家恆以婦
女主農事農隙則否終歲勞苦男子多游嬉

既蒔秧可有旬日之小閒故必入城以沽物品茗爲樂男子不能禁也此非權利義務之賸於男子耶

江亦不遠也飯罷話於茶樓店小二東臺人也問客從何來予作剛
音之語以答之乃曰若家江都乎江都東臺距吳縣非若爲蕩口語已音亦非若爲江音語大江南北之普通語耳公冶
長通鳥語介葛盧通牛語而此二人者於都近都邑之語乃亦不能

識別耶　有張秀卿者崑城之真正土著也謂城及堉郭（班城之三堡）之真正土著僅千戶而強四鄉多贏土亦有客民雜居其閒土著之寡非生殖力薄弱也洪楊之賜也零星散處之土著咸同閒兵燹之孑遺也當時慘劫比於清初之嘉定三屠祖洪楊者其亦知之否耶嘻昔之弄兵潢池爭帝制也今易君主爲民主矣夫誰爭吾儕小民自茲以往安田園而長子孫雖千萬年可也予曰吾斯之未能信秀卿又曰商於崑者多賓萌十肆之中有一二爲土著所設皆小商　留一夕而還附午後二十分快車自崑山東行而陸家浜（皆屬崑山）而安亭水田彌望稻秧青葱間有翻泥（土壤宜稻）者有分秧（播稻之法）者則農事有遲早也力作者十九爲婦女將遷黃渡則稻田雖多亦有棉田閒於中且男婦雜作矣婦亦跣足未幾至南翔（屬嘉定）所見皆棉田而稻田僅一二植棉之弓足婦女皆白布（白色可御日光蔽塵垢）包髻之黑巾（蒙首服白布衫履襪整齊且有著裙者有著裙而裸上體者棉田固無水耳又未幾至真如（屬寶山）棉田且不多覩抵上海北站爲六點四十五分剔市聲譁囂蔚家燈火矣乃乘滬車循寶山路以返肩摩轂擊憧憧往來計日間所見崑城（指城堉郭言）行道之人（三五一天）尚未有若是之衆也　在汽車中逆風而坐煙臭滿鬚際面垢風煤有油也殊苦之以是而揣司機者之苦其苦又奚若耶吾自幸吾自愧矣

千戌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五日在松江見小溪有江北人之捕魚者立水中叉魚其人以牛皮爲衣露頭面餘皆爲牛皮所蒙以禦寒也

漁家之婦女亦作苦有見於載籍者東坡有雪州詩凡首第六云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鮝魚青裙脚不襪臭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洲生綠珠元周權有郎事詩晨墟跣婦鬻魚蝦兩岸墅童牧艾窾賦斂輸官農事足太平氣象屬淮沙清張綱孫漁家女兒行漁家女兒年十五日坐船頭補網罟裙短不措露雙脚自起撐篙復篙檣垂楊曲岸有人家老翁喫女賣魚蝦手提竹籃過橋去薙邊且摘野棠花姚燮復莊詩問署婦行朝打魚供姑糜暮打魚供兒衣亂髮不理布巾裹尺半腰裙纔蔽縣截竿補網生小爛雪虐風妻漏臺坐大水候魚花小水種魚秧一家姑妹雜涅織櫛沐安識脂粉香水田無稅不憂歉富家阡陌三年荒君不見東隣新婦肌膚白賣作人奴受鞭撻水田無稅漁家之樂賸於耕田者多矣

減少工作時刻誠嘉惠勞工之盛舉此惟按月按日以計值者所樂聞若就物給資即俗所謂包工者則所獲較少非增益其資不足以補救之

百工技藝所執之業曰行俗有三百六十行之語通鑑唐紀胡三省注市列爲行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爲行　三十六行謂種種職業也就其分工而約計曰三十六行借之則爲七十二行十之則爲三百六十行皆就成數而言不能爲之一一指定也通俗編點鬼簿鄭廷玉有一百二十行販揚州樂府又區彥英有一百二十行院本元人但云一百二十增多爲三百六十者明人言耳然三百六十行之語南宋已有之且尚有曰四百十四行者田汝成游覽志餘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西湖老人繁勝錄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工人相聚工作之地曰作坊古已然五代史隱帝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

百工之受傭於人而給值也計日者多若爲屋外之工作旬月遇雨則賦閒之日即忍饑之日也吾曹傭書得計年計月以授食幸矣

詩領之尅扣軍餉以自肥也人惡之亦知工界之有尅扣工資者乎凡勞力小工若挑夫若扛夫皆有頭人約束之乃亦效官之所爲尅扣工資厚自封殖不數年而致巨富享妻妾宮室車馬衣服之奉者所在皆有滬尤多　今於承攬一切工作之領袖稱之爲工頭即古之號頭也舊唐書薛懷義傳垂拱四年造明堂懷義充使督作凡役數萬人置號頭號頭一百千人齊和

晉書嵇康傳性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夏月居其下以鍛然吾嘗過錘鐵之肆矣自朝至夕力作不輟盛夏熾火嘗脂大燥塵埃鐵屑悉入腹中衣垢面黑幾無人形勞苦之甚亞於礦工一等耳而嵇乃好鍛莫企圖生利不自暇逸而不甘爲分利之人於此可見

海外留學生之習鍛者有之及歸而改業者乃甚多

俗稱縫人曰成衣滬之成衣有五幫寧幫爲寧波人蘇幫爲蘇州人常幫爲常州人揚幫爲揚州人本幫爲上海人揚州成衣張某設肆於滬五人助之助之者曰客司月俸銀幣五圓餘作夜工之月則十圓夜工必於飲重陽之筵席必肆主自製酒以奉客必再至若婦女購物則百出其計以媚之貨必精價必廉且有不名一錢而可得至美至多之物者凡綢緞洋貨南貨食物之肆皆然奇司九月十一日之夕開工矣然逢五逢十歇夜工主之歇客司也日

三餐肴必一葷二素初五初八二十三二十六則四肴爲三葷一素中有成塊之豕肉正月初一至初五肴七八簋佐以酒端午中秋重陽皆有酒筵則肴八大碗此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中秋所聞者也

滬之以輓人力車爲生游行衢市伺人乘坐者自電車盛行以來漸減於昔然於庚申（中華民國九年）秋討之尚有七千餘輛日夕分二班仰給於是者可萬五千人九月朔予外出與車夫劉二話生計則云今歲米大貴家有小孩并我與婦而五人日啖米三升半至廉之米也值銀三角春釐二角耳今益以油鹽薪蔬及零費約共需七角蔬三斤需一角矣更益以每月之屋租一圓半（每班之車租四角晝自晨六時至午後二時止是則五角半）所費不貲吾間二日一休息無大病則猶可勉支婦主家政日不暇給故亦未能爲謀生之事以助我也

上海各廠女工之幼孩有攜至廠者輒置于廠溷污穢之地任其歌哭啼笑晚歸則塵砂漫身啼中充滿有礙發育之穢物此宜仿照外國廠主之設立公共育兒院也

近歲絲織之發達向所未有尤著者歲可獲利百萬廠主之致富無論已其執事者亦裒然輕肥招搖過市而工女之廩值如故勞力所獲多者豈踰四角有奇已未

官吏之於財帛侵漁盜竊視若固然人人所共知者清世宗知其然乃於額俸以外有加給謂之養廉所以養其素己自好之心也然人心之貪有加無已侵漁盜竊之事仍優爲之於是論者僉謂官不如商之能潔己自好也而以吾所聞則大異是商賈之捲逃者其所捲之銀行走異地皮者倣小貨商數說隨說肆中貨本以賤私充己有者宕帳者宕帳者固爲習見習聞之事而尚有侵漁盜竊之事一貨款不全交帳房也一私收客帳也一賣飛貨也（飛如某貨售銀幣十圓）其售賣零物之肆相識者往購僅售五圓即入己袖至若取貨外出以賤價求沽者則入箱時可使少數之錢回入己袖至若取貨外出以賤價求沽者則凡百之業皆然其中亦有可原者生計日艱月薪微薄甚有月僅銀幣數圓者（米肆菜肆肥皂皆然）其人不必皆有恆產不必皆無贍家之責任即不然而衣履醫藥酬應之費安出乎欲其深己自好自非增厚月廩以養其廉不可矣　取物外出以賤價求沽是盜竊之行爲也始以爲吾國商店有之耳物知滬人所稱之洋行亦若是某某行者

業進出口有皮貨呂華村受雇爲跑街（招攬顧客者）月薪銀幣十五圓而冶游飲博冬必重裘非狐即貂其婦稱是有子方六齡馬褂及袍皆以灰鼠爲裏吾初見而訝之久之始知其不名一文而得之也又有某某貿易所者跑街人爲周子皋月薪銀幣八圓章身之物夏葛而冬裘裘其家之陳設品妝飾品亦至精美且好博十圓之輸贏不屑也其所親於兩村選子裹於肆中物品如取如攜若己有耳蓋洋行中人大而買辦小而工役無不盜竊且進口上陸之時已先爲擔夫盜其零件吾聞之乃大笑所不解者外人綜覈名實簿記至密筑計安兩公司是也日用之物珍貴之品無所不有實效法歐美日本而爲之資本之鉅規模之大物品之多實爲厥所未有此二公司者積貨逐利繁盛治闢（治闢猶言經營）求物於市者入其門按圖以索滿載而歸無蹉跌之勞無詢訪之累誠至便矣然四方珍異光怪陸離實足以使人增目眩心勞之苦其不能澹泊明志者將力求其足以致此而百計求財盲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推其極無量數之人可化而爲盜賊物質文明之日進社會道德之日墮固相因而至也

點賈之詐欺顧客也必貌爲恭順以悅之使人出多金而不怨賈之點亦猶妓之點也而凡從事於官營業者則可惡尤甚其人特官勢

唐書食貨志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並須計用在此數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廣州凡食物所聚皆名曰欖以居物粵西之取乃以醬諸城門外欄之稱惟西粵有之粵東之欄以居人居物者以果欖爲上果蓏之實四時備百品芬甘少乾多濕可愛也　存儲貨物之所曰堆棧即日本之所謂倉庫也我國古亦有之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言富家於水次起造塌坊十數所每所爲屋千餘間小者亦數百間以寄藏都城店鋪及旅客物貨四維皆水亦可防避風燭又免盜賊甚爲都城富室之便　滬之茶坊有聚集各業之人者曰茶會即南宋之市頭也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茶坊有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而今有所謂茶會者與此異爲通常之酬酢世皆謂其效法歐美然吾國亦有之宋吳自牧夢粱錄五嶽志館中會茶自祕監至正字畢集山樵暇語蔡九逵羽抱經濟才惜乎不第王文恪公素推重之近試禮部得貢元乎嘗愛其惠山茶會序

市廛之傭計月受廩終歲無一日之曠得增給兩月俸金俗謂之曰升工過閏年得俸十五月歲必歸里者則并往來程途而計之可兩

月仍受十二月之俸其以事離肆半日或數小時者不爲曠惟必請命於肆主或經理人得其許可乃能一出耳　商肆所用之人有所謂看清者據高臺而坐自朝至夕不稍離劇場之看清時亦巡行各處蓋職在稽查防偷漏也

鄉村小市有曰一料店者日用各物皆有之大雜貨店也僻地倉猝之求可應之無虞不給莊貨店亦曰星貨鋪資信集市肆筆店等雖次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　今廣州上海有所謂百貨店者先施永安兩公司是也日用之物珍貴之品無所不有實效法歐美日本而爲之資本之鉅規模之大物品之多實爲厥所未有此二公司者積貨逐利繁盛治闢（治闢猶言經營）求物於市者入其門按圖以索滿載而歸無蹉跌之勞無詢訪之累誠至便矣然四方珍異光怪陸離實足以使人增目眩心勞之苦其不能澹泊明志者將力求其足以致此而百計求財盲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推其極無量數之人可化而爲盜賊物質文明之日進社會道德之日墮固相因而至也

點賈之詐欺顧客也必貌爲恭順以悅之使人出多金而不怨賈之點亦猶妓之點也而凡從事於官營業者則可惡尤甚其人特官勢

敝鄉愚稍抗之輒命警士逮捕曰吾將告之長官捉將官裏去汝其如我何聞之者亦惟側目重足而已　官鹽官醬官許賣者也而非官營業官營業者今之郵政電報鐵路也古乃有官賣之酯明倪元璐國賦紀略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賤苦酒與百姓爭雖刀之利請停之苦酒蓋酯也酯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自有鹽務稽核所之設而鬻商之利絀鬻商之富唐代已然饕人乃有淡食之苦矣劉禹錫賈客詞有引云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織質庫之利率視質本之大小以爲輕重質物多則質本大大者利輕質物少則質本小小者利重而饕人長物無多且所值至微質本愈小利率愈重而尤受貧商盤剝重利之苦者爲農人其所質大率爲農具日久利重不能贖而益困矣先九世祖智千府君嘗設質庫於仁和之臨平於農具之息僅取四釐田夫野老遇府君生辰恆賻資市物爲壽深感之也府君諱元英字正直好義詳家乘　秀水高氏之富自清嘉道間始至於今猶以素封著固與爲富不仁者有異也有質庫設於濮院曰公義當不取重息絲織品所製之衣及金珠首飾月息一分六釐布衣農具僅一分二釐鄉人德之奚丑申華民國二年他質庫皆被劫獨不入公義門　江浙間質典之息重者輒二三分然較之金時則猶輕金史閻民開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

汪頌閎云清光緒乙未秋上海公共租界之小錢肆縣盛山東路尤夥其貿易之宗旨專以澄出期票貼取現款爲事往往以銀幣百圓之期票向人貼取現金六七十圓居然不名一錢坐致千萬未幾而有某莊者以一票到期不能兌付於是訛言騤作一夕大驚租界之小錢肆皆相率閉門受害者無算而婦女爲多所謂奶奶小姐者始因貪得二三十圓之利乃以六七十圓之現金易百圓之期票至是而期票悉成廢紙其婦老而黠又無工以一生儲工所積之百五十圓爲人所賺易得二百圓之期票閭耗終夜號泣及晨火其票以夾和入鴉片煙下酒吞之而自殺

我國古玩經歷代之兵燹海外之輸出而日少言統辛亥改革以還暴富者多儻來之財無可揮霍遂欲附膺國務以自修而又瞢無所知河莊實本亦出壘倔翁山所營五物價銀而計若在今日騭之五圓價其傭蓋傭既入肆即按日綳保險資銀幣六枚於主歲計之爲銅幣七十二枚主傭之分利也肆各不同有主得十二者

則傭者工資月約百元每日收肩士若干人而傭值得二三十元者最多傭值三十元者最少傭值得二十元者最多傭值二十元者最少傭值得二十元者最多傭值二十元者最少傭值得二十元者最多傭值二

杭縣 徐珂 仲可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要其心病在國行逆施所在皆有殆無不懷一
世界末日之念以冀日暮途窮生意一日三盛一日之樂其他不足
復措意也蓋政體變更人人皆改言自由自治而達之以禮達之
非所望於今日說宗教之人然信宗教之人以下亦何以知一
切皆幻而與世無爭中人以下亦何以入佛問答證之人佛問答
湯喪心病狂倒行逆施之事或寡少乎
今之國矣各國政教已分離矣若我國固厥無國定之宗教宋徽宗
自號教主道君皇帝見宋史亦以祖老子而然非政教合一也
清田雯毋張氏有示兒詩見國朝閨秀正始集詩云一部楞嚴戶晝
扃本無竹杖倚團蒲老人自覺修齋好不爲兒曹誦佛經張氏深知
信仰自由之微意矣
凡祀天祈地祖人鬼物鬼之所俗皆稱之曰廟古今注寓言視也所
以彷彿先人之形容也酉陽雜俎云寺在西藏者曰招唐會要
云蠢不貪而人貪乎佛爲衆生說就衆生所喜慕而言也衆生以七
寶爲貴淨潔爲喜今言佛之莊嚴取衆生所最貴最喜言之以見佛
之尊重無比起其欣慕心也須知一切有情有正報有依報富貴之
人金玉錦繡貧賤之人石瓦布蔬牢獄之人祖械鉤鎖各隨其正報
而爲依報此自然之理也喜貴重喜潔淨人之常情今見衆生
而不喜豈非反常甚已反常便非淨穢一如有此下文我見自難信
入子之不肯信入子自絕於佛耳佛說可樂慈言非子而誰　惟心
者自然之本質是爲精神物質之現象亦不外乎精神之作用此清
娛瑩潔穢紀行之所以言極樂世界在人心也其言曰世非無佛但
而爲依報此自然之理也喜貴重喜潔淨人之常情今見衆生以身說法
釋迦本旨爲世人纏縛於富貴聲色惡聲在遠思救之故以佛教經
屏絕清欲使不累心並父母妻子王位皆棄不顧成道後已爲說法度
供奉大衆尊榮猶不安居受享曰僅一食遠乞城中食已復說法度
人以示不肯素食之義何等謙卑句等志誠宣爲天人鬼神之所欽
服也其以福福言者世人愚昧非福不足以生其恐懼戒謹之心非
福不足以生其歡往覓慕之心福之言王王言天下一切福祿到
下之意云爾然佛本欲人不貪富貴聲色苦仍以此富貴聲色歆動
世人則非立教本旨矣故別爲福德之說曰若能合此世間之富貴
聲色自有世外之富貴聲色不可思議即所謂極樂世界者也此世
界中各人現處之地先時纏縛沈迷於富貴聲色得之則忻喜歡愛
之言之人肯迷家者言之深也今十二分
其第二二字樹沈迷言之人肯迷家者言之深也今十二分
貪戀不捨失之則憂懼憤怒秋莖怨恨展轉煩惱此心若焚一日桃
然大悟此皆浮雲幻相變滅須臾本非實境亂煩惱世界天人供
華之喻第四天人供養分之人天無人金地

心神爽然耳目開朗如脫薪火宅是離清涼豈不快哉人猶是人也事猶是事也地猶是地也日月天猶是天世界猶是世界也我前日所爲忻喜歡愛貪戀不捨憂懼憤怒愁苦怨恨之心纏縛沉迷無限煩惱者今一日爽然開朗出火宅而就清涼心境一變則所見所聞所思別是一世界是即目前之極樂世界矣凡夫愚昧以妄爲實故佛既說種種法已復恐人既知眼前富貴聲色之非實又有感於予心詩二云老去心情依淨土玲詩憂淺不成邦王侯婁議看思種身後來生之福終不離人天果報則是妄中轉妄故金剛般若心經隨說隨掃反覆叮嚀付囑欲人捨渡河之筏也凡夫愚昧不能解佛所說法其求極樂世界之心仍是求富貴聲色之心其欲生淨土之心仍無異求人天果報之心六朝以來世主好佛好仙無非富貴聲色已極貪著不已或更求長生或種福死後其好佛也猶是求仙之心耳豈佛所以立教救世之心哉此達摩東來面斥梁武福田功德之問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也嗟乎名教自有樂地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即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具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又曰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此則吾儒真實之樂即佛所謂極樂也蓮池大師學佛者也其言曰我見極樂實無可樂若見可樂與苦何殊姚又以爲西方無極樂世界其言曰吾儒以治世爲教佛法以出世爲教出世者誰此五濁惡世而超天界法界也愚人執著西方以爲佛界矣世俗所謂西天者特昔時諸佛所生之地耳其風土人物與諸番無異其人依然有死生疾病困苦聲色貨利戰爭姦盜猶夫中國故佛生其地說法以救其人何嘗以彼爲極樂之國乎然則佛天自有其處不在西方矣愚妄邪見何足以當高僧一棒乎

可言卷四

靈佛真身供養於一室入內瞻拜者索銀幣二角給一牒信男信女爭趨之獲貲無算此又於佛店而外別開生面矣佛店者滬之租界風有之僧尼賃一屋於鬧市供佛像參謁者出若干錢僧尼之褻瀆於是給人以其屋與商肆無異也故稱之曰佛店焉崇店而外有類似者學校也聯合數人賃屋開學有餘利則朋分之嘗有某校登載召盤廣告於某日報言校有學生若干及器具合意者可來出貲承買云云是亦如商業之盤店於人也然亦不足異昔之私塾非亦號稱讀書者之一業耶

傳基督教徒之道者曰宣教師而宋時乃亦如許句不知當時所宣爲何集贈游宣教詩有衛業豈不精一寒乃如此耶蘇教其傳道者有正教也　基督教之男女信徒曰教友新教副牧師有長老有勸士任事者有會吏又有曰慕道者則不爲教徒未受洗不常至堂聽講牧師爲記名於冊而已舊教爲天主教其傳道者曰神父

凡欲爲新舊基督教徒者教堂謂道必日往聽講牧師或神父察其品端乃令受洗並爲之命名自是遇安息日必聽講於堂啓守十誡

此新舊教之所同者也而新教徒於安息日禁止購物綢安息日不事事雖食物亦必先日預購一心拜上帝而已舊教則否惟星期五不食肉新舊教皆然蓋以是日爲耶穌釘死十字架之日也　凡宗教家之儀式類皆以水灑首奉基督教者之受洗也以水滴之首意謂水爲至潔之物受洗者於衆前誓信奉耶穌爲潔淨之人也若佛教必以水灌人之頭頂水以表佛之智以智慧灌人頂使其得證佛果也用醍醐者亦有之而埃及古王即位神以膏油數其首亦此意耳集數千人於一地受洗者吾國風未有之有之自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之軍隊始馮駐軍南苑有三千四百餘人及官佐之眷屬三十人皆於壬戌除日（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受洗見申報（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馮玉祥之基督化軍隊條　基督教徒又有飲聖水之禮聖水者供養耶穌像前之水也蓋凡以祀神之水宗教家皆曰聖水唐書亳州浮屠譎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互相欺誑元史孝友傳趙榮母有疾榮貴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痊明陳子升七夕歲贈小男詩私斟聖水貯瓷罌

猶太教之戒約摩西親承上帝之命而書之於石者基督教亦遵守

之見舊約全書十誡者一不得奉他神二不可造偶像三不得妄呼上帝之名四謹守安息日五敬父母六勿殺七勿淫八勿盜九勿作誑言十勿貪他人之所有六七八九與沙彌十誡要略所載文字卒於京所著有乾坤體義辨學遺牘二十五言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西琴曲意文友論等書又譯幾何原本上

海徐文定公光啓筆受之泰西科學輸入我國亦始於此譯至傳天主教習吾國語言文字以徐文定薦宮翰林修曆法崇禎末令鑄大礮二十尊礮滿兵入清爲欽天監監正自是我國始用新法授時世祖寵遇甚至嘗從諮詢科學溥攜御貳時教會亦浸盛康熙初爲楊光先等排擊下獄太后釋之尋卒所著有曆法西傳新法表異二書聖祖亦雅重新曆法康熙初有傳耶穌教之比利時人南懷仁至使推算曆法甚信任之官欽天監監正卒證勤慤坤輿圖說西方要記皆南著

庚申（中華民國九年）秋冬間兵變屢告說者謂欲弭兵變宜講求兵之教育尤哉是言吾謂宜仿歐美令耶穌教士演講教旨以消消其獷悍之性嘉興基督交際社中人已於辛酉（中華民國十年）開始每星期六赴監獄宣教亦此義也

江甯周養浩女士竣嘗語內子云歐美女士之在華傳教者胞與爲懷實行博施濟衆之事非必以是爲傳教之鉅也曩在聖母院女校在上海教授華文與女教士習知其於休沐日輒至小菜場（當食之菜市）買食物販夫販婦施捨食物以其爲外人也恆

皇之衣白躡繡金履其軀肥而短

孟子謂人有生之初其性本善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也荀況謂人性本惡必克治之乃入於善明袁宏道亦宗荀說其瓶花齋雜錄有云吾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擴充而然故武人而無武名利不能舍矣　名利皆不可好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宋晁說之董仲舒乃謂性無善無不善善惡混如荀揚韓之言是也然一經投身社會無論爲官爲商乃亦有習與俱化者殆亦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也荀況謂人性本惡必克治之乃入於善明袁宏道亦宗荀說其瓶花齋雜錄有云吾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擴充而然故武人而無武名利不能舍矣　名利皆不可好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宋晁說之董仲舒乃謂性無善無不善善惡混如荀揚韓之言是也然一經投身社會無論爲官爲商乃亦有習與俱化者殆亦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也荀況謂人性本惡必克治之乃入於善明袁宏道亦宗荀說其瓶花齋雜錄有云吾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擴充而然故武人而無武名利不能舍矣　名利皆不可好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宋晁說之董仲舒乃謂性無善無不善善惡混如荀揚韓之言是也然一經投身社會無論爲官爲商乃亦有習與俱化者殆亦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也荀況謂人性本惡必克治之乃入於善明袁宏道亦宗荀說其瓶花齋雜錄有云吾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擴充而然故武人而無武名利不能舍矣　名利皆不可好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宋晁說之董仲舒乃謂性無善無不善善惡混如荀揚韓之言是也然一經投身社會無論爲官爲商乃亦有習與俱化者殆亦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也荀況謂人性本惡必克治之乃入於善明袁宏道亦宗荀說其瓶花齋雜錄有云吾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擴充而然故武人而無武名利不能舍矣　名利皆不可好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宋晁說之董仲舒乃謂性無善無不善善惡混如荀揚韓之言是也然一經投身社會無論爲官爲商乃亦有習與俱化者殆亦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嘗有惡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也荀況謂人性本惡必克治之乃入於善明袁宏道亦宗荀說其瓶花齋雜錄有云吾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擴充而然故武人而無武名利不能舍矣　名利皆不可好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宋晁說之董仲舒乃謂性無善無不善善惡混如荀揚韓之言是也然一經投身社會無論爲官爲商乃亦有習與俱化者殆亦

我國少年之士陷溺於自治之說而不知自治又何暇論及他事哉自治之說出於歐洲我國之識路各代表亦與焉道羅馬因謁教皇駐義使館朱爽齋秘書偕其婦汪筱謝亦從往時陽曆某月二十五日也午後一時入覲見室綴而教皇出衆環而跪作半圓形教皇出右手令衆嘆之嘆訖衆起立教皇言華人至此吾甚悅亦甚望自此和平天下一家而甚有裨於交通之便利也古人願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見晁氏客語

我國少年之士陷溺於自治之說而不知自治又何暇論及他事哉自治之說出於歐洲我國之識路各代表亦與焉道羅馬因謁教皇駐義使館朱爽齋秘書偕其婦汪筱謝亦從往時陽曆某月二十五日也午後一時入覲見室綴而教皇出衆環而跪作半圓形教皇出右手令衆嘆之嘆訖衆起立教皇言華人至此吾甚悅亦甚望自此和平天下一家而甚有裨於交通之便利也古人願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見晁氏客語

而內自省也其不善者而改之善學惟爲己而已嚴於自治又何暇責人乎拙修集遺吳廷棟著廷棟字竹如咸同間之霍山人官至山東布政使與曾文正公國藩倭文端公仁爲支講明理學專宗程朱者也自今伊始吾當於移疾惡之心反而自治二語痛下工夫　逆詐億信非吾人所宜然不得不因人而施世固非盡小人也然亦不必以獨爲君子自恥　梁雄有言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賤而拘或謂今之士有周之肆又有秦之拘而不外一詐字且亦時勢所造成也宋宋祁之言尤矣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見景文雜說是則治世之人淳亂世之人詐固以時勢左右之然吾謂人淳而世乃治人詐而世乃亂皆淳而不詐吾亦無所用其逆詐億信而天君乃常泰然矣

今之世無是非可言則當與之論利害然人人懷一日暮途窮朝不保夕之想倒行逆施愍不畏法欲與之論利害雖舌敝唇焦而聽者輒以利爲害以害爲利宋晁說之之言誠切合今日情勢也說之云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見晁氏客語

而內自省也其不善者而改之善學惟爲己而已嚴於自治又何暇責人乎拙修集遺吳廷棟著廷棟字竹如咸同間之霍山人官至山東布政使與曾文正公國藩倭文端公仁爲支講明理學專宗程朱者也自今伊始吾當於移疾惡之心反而自治二語痛下工夫　逆詐億信非吾人所宜然不得不因人而施世固非盡小人也然亦不必以獨爲君子自恥　梁雄有言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賤而拘或謂今之士有周之肆又有秦之拘而不外一詐字且亦時勢所造成也宋宋祁之言尤矣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見景文雜說是則治世之人淳亂世之人詐固以時勢左右之然吾謂人淳而世乃治人詐而世乃亂皆淳而不詐吾亦無所用其逆詐億信而天君乃常泰然矣

今之世無是非可言則當與之論利害然人人懷一日暮途窮朝不保夕之想倒行逆施愍不畏法欲與之論利害雖舌敝唇焦而聽者輒以利爲害以害爲利宋晁說之之言誠切合今日情勢也說之云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見晁氏客語

財產保守至老終爲後人所得徒作守錢虜而已即以我之物玩言之陳列室中我得與共共賞夕然他人入我室者亦得見之一日蘊逝亦不將去豈非與人共有之耶若夫園林則主人之居其中者至少亦與偶一觀覽之游客相等更何異於共有耶此好名不好利者之所以尚得爲賢者也李和可以風矣元楊瑀山居新話李和錢塘貧士也國初時尚在讀書爲業元精於篆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過目或有贋本求一印識雖數之酒食悉以錢物則毅然卻之

春秋繁露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此孔子之所以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三代以下之人惟恐不好名耳而晚近以來邪說熾猖議熄好名者亦無可冀幸矣

庚申（中華民國九年）有盛倡非孝之說者分上中下三篇非孝二字有所本見孝經五刑章第十一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莊書掌父母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唐皮日休有鄧孝議上下篇見皮子文藪然其所鄙者封股（宋元以來有父爲子割股事宋史孝義傳已載之）廬墓（宋史孝義傳已載之）狹義耳非若非孝篇之爲廣義也茲節錄如下（上篇有云人之身者

父母之遺體也剝己之肉由父母之肉也今之愚民謂己肉可以愈父母之病必剝而飼之大者數縣官之嘗小者市鄉黨之譽訛風習習扇成厥俗通儒不以言執政不以禁下篇有云三年之喪亦以久矣今之愚民既葬不掩謂乎不忍此也既葬不慮謂乎慮墓也傷者必過毀甚者必越禮上者要天子之旌表次者受諸侯之褒贊自漢魏以降厥風益甚愚民豈豈過毀言謂得儀越禮者謂大孝毀者憑之以避征徭僞者扇之以收名譽階智者大師十疑論中七種不淨觀之二云一謂此惱敗身從貪愛濁惡生是種子不淨二父母交會時父母之病必剝而飼之大者數縣官之嘗小者市鄉黨之譽訛風習赤白和合是受生不淨金人瑞袁枚所持父母生子從一時淫欲而來之語疑即本此佞佛非孝之說者或亦有感於是歟　父當慈子當孝實即博愛之謂然若與父言孝特新學說者闖之掩耳走矣或曰今方盛言民德吾乃言民惡吾乃言民德之反鏡喜吾父子爲知己旬以告之謂即親父子爲同胞行其博愛可耳鑑字大防其詩題等皇陽湛等生日昆弟燕集詩題等生日昆弟燕集詩題等生也　程家之教孝也同於儒家之教具方言受身之處既欲受身以自業識爲內因以父母精血爲外緣和合託有此身以新舊故

父母恩重母懷胎已經十月行住坐臥常生苦惱復憂產時死難若生已經於三年恆常臥屎臥尿漱吐衣服皆亦不淨及其長大愛婦親兒於父母處反生惜疾不行恩孝者即與畜生無異也　自頃少亦與偶一觀覽之游客相等更何異於共有耶此好名不好利者之所以尚得爲賢者也李和可以風矣元楊瑀山居新話李和錢塘貧士也國初時尚在讀書爲業元精於篆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過目或有贋本求一印識雖數之酒食悉以錢物則毅然卻之

春秋繁露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此孔子之所以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三代以下之人惟恐不好名耳而晚近以來邪說熾猖議熄好名者亦無可冀幸矣

庚申（中華民國九年）有盛倡非孝之說者分上中下三篇非孝二字有所本見孝經五刑章第十一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莊書掌父母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唐皮日休有鄧孝議上下篇見皮子文藪然其所鄙者封股（宋元以來有父爲子割股事宋史孝義傳已載之）廬墓（宋史孝義傳已載之）狹義耳非若非孝篇之爲廣義也茲節錄如下（上篇有云人之身者

父母之遺體也剝己之肉由父母之肉也今之愚民謂己肉可以愈父母之病必剝而飼之大者數縣官之嘗小者市鄉黨之譽訛風習習扇成厥俗通儒不以言執政不以禁下篇有云三年之喪亦以久矣今之愚民既葬不掩謂乎不忍此也既葬不慮謂乎慮墓也傷者必過毀甚者必越禮上者要天子之旌表次者受諸侯之褒贊自漢魏以降厥風益甚愚民豈豈過毀言謂得儀越禮者謂大孝毀者憑之以避征徭僞者扇之以收名譽階智者大師十疑論中七種不淨觀之二云一謂此惱敗身從貪愛濁惡生是種子不淨二父母交會時父母之病必剝而飼之大者數縣官之嘗小者市鄉黨之譽訛風習赤白和合是受生不淨金人瑞袁枚所持父母生子從一時淫欲而來之語疑即本此佞佛非孝之說者或亦有感於是歟　父當慈子當孝實即博愛之謂然若與父言孝特新學說者闖之掩耳走矣或曰今方盛言民德吾乃言民德之反鏡喜吾父子爲知己旬以告之謂即親父子爲同胞行其博愛可耳鑑字大防其詩題等皇陽湛

處此天駭地蹙之會寧惟一身之憒已耶

丁脩甫前輩嘗謂先子爲猶者晩近以來若先子者有幾人耶予夙鮮宦情不喜干人湯伯遲嘗以介目予玆亦知我之勉強先志歟然以家無儲石未能忍飢誤認經亦嘗與世相周旋偶憶王仲謀醜顏身世緣饑凍覺老筋骸強拄持句不覺自笑仲謀元人名憚詩見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陳慨輸財勇於赴義自粤人外爲吾浙之甫人於社會宗族公益之事輒喜爲之不必巨富也小康者且然或謂其以好名而乃若是然三代以下之人正惟恐不好名耳　粤人固以輕財好義聞於世若與他行省之人相處薰蕕久之詎與同化而他省人之生長於粤與粤人同化而輕財好義者亦間有之汪伯棠穆卿頻閣是也

慘戚之容非目所欲覩蓋憫隱之心人皆有之觀此則此實足以損我之娛樂樂觀少而悲觀多我之年壽不啻爲環境之狀況所迫而促短之誠能於社會公益之事量力而盡心則悲觀可減百一而吾亦天君泰然安居樂業利他即以自利可斷言也

物質之文明日進生活之程度逆日高生齒益繁競爭益烈而道德之墮落遂不知伊於胡底舊道德悉已拂斥新道德絕未輸入尤可歎也

奢用財無節也儉財不妄費也論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歐美各國之徵奢侈稅也以此奢侈稅多重率非若日用品之皆輕率或免之也　馮九爲會儉德日滔侈靡相競窶人且然乃遂相率而受困憫世者憂之謂當戒奢然奢儉之標準當於何定之亦未易言蓋近世振興工藝物質文明且日新而月異奢侈品方充斥於市若人人皆尚儉則工商必有受困者矣　奢侈爲貪淫之母故非儉不足以養廉明徐榜宦游日記凡人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一益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奢淡泊有長久之理可以養壽二益也辭濃飽鮮香人神智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可以養神三益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可以養氣四益也

裴昭明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見南史知此則可與言廉不必厚自封殖也陸游之言尤推闡盡致其放翁家

富而吝者輒曰是烏乎可人貴自立斥吾之貧以利人是助長其倚賴之性也其言辯矣

全世界人惟日本人可永立於不敗之地有四矣焉歐美各國且望塵莫及也一好學當我國李唐時代西渡書契實版我之文化以去明治維新取法歐美其不屈己以從人有如此一能忍利有可圖他非所計舍垢忍辱但求扛尺而直尋也一尚儉惡衣惡食不以爲恥一耐勞至污至苦之事皆甘爲之而不怨不尤也

凡文藝圖畫雖刻詁本照片模型之類以一己之意見及技能製成者皆謂之著作所著作者曰著作物非如論衡所云著作者爲文儒專就撰述文字言之也文藝者指各種文字而言亦非若日本之於劇本榮本之著作權曰興行權也與行場

種種游戲之演習皆曰興行演習之地皆曰興行場

消夏閑記摘鈔顧公燮撰公燮字丹午自號平江洒然道人嘗自序其閑記有云先民有言曰但使我輩身後尚有一卷書被人吹毛索瘢便是天地間尚有此人在否則付之草土木卒而已僕雖不敏請事斯語云云此雖好名之心過甚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之君子也吾

人在世畢生碌碌欲有一卷書談句容易山樵暇語引太史公緒論云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爲戒可也 蘇東坡云每日院中出少許讖語積久便成一書予之成此可言亦拉雜書之耳安得有專門之紀載耶并郎老四者賊魁也著一書名胠篋秘訣今盜賊盈天下矣當有枕中秘在吾欲求其人而師之可乎

著述之難淹雅若紀文達公昀猶不免有誤蓋以金吏部尚書張大節鵾鵾新班宴杏園一絕誤謂其座師介野園宗伯恩榮宴時作也又葉廷琯吹網錄且閱微草堂筆記又紀一事譏有人召妓侑酒妓不識字忽書一詩示之詩曰一夜瀟瀟雨高樓怯曉寒桃花零落否呼婢捲簾看此實唐韓偓閨意詩昨夜二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臥卷簾看也予前贊清碑類鈔讀 書所記亦有誤奪嘉興王步雲同年甲榮爲予訂正數則可感也記誦多疏彌自愧矣

上海姚志梁部轉文楝嘗於清宣統己酉貽書番禺潘蘭史飲君飛聲云上海有二異僧寄禪爲詩僧之冠幻塵注佛經多種非但禪理透宗而於儒老兩家都能貫通其考證亦極詳密

生今之世而欲讀書致用非淹貫中西不可尤非有百二十歲之上壽耶（見左傳）疏不可蓋中學西學極深研幾非數十寒暑不辦家庭教育自六齡始入校求學卅年海外游學卅年已七十矣至是而知識富經歷多出而應世自能體察國情倣往咸宜然亦安得盡人有百二十歲之上壽耶且即以國粹言之舊學既宜窮密新知亦宜深沈觀晁氏儒言而可見矣宋晁說之晁氏儒言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古今交相爲質則取道不遠或爲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尚之邪　譚復堂師謂明人動夸不讀唐以後書其言似非實是康熙以來東南人士幾幾乎專讀唐以後書見復堂日記吾謂此當分別論之言文學者可不讀唐以後書言經世學者萬不可不讀唐以後書言經世學者萬不可不讀唐以後書以情事相近有切實用耳　今之贊學子也輒曰於書無所不讀可笑也四部之書浩如烟海況有各科學之新籍耶雖臻百二十歲之上壽且自墮地以至蓋棺餐寢皆廢無一息之間以讀之猶不能盡況猶有新籍之層出不窮耶果有能一目十行兩目二十行如昔人者庶有多乎哉齊

書河南王孝瑜傳讀書十行俱下消夏閑記摘鈔徐公（乾學）解組後常寓蘇州顧氏雅園人一見終身不忘凡投拜門生無一材可取者不收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兩目二十行頃刻終篇有不妥者折腦誌之翌日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　閉門謝客尚友古人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宋張耒書臥日占詩讀書隱几聊復爾謝客扃門豈不佳清李調元庚辰元旦試筆詩我有知交在書內開編無數古名賢王泰魁看書詩一日覺虛度其實每日看一卷今錄書目如左信筆所書未註次也印度哲學中國哲學史孔教新編佛學易解圓覺經講義淨土四經淨土津要四書集註孟子白文昌黎元生集飲冰室文集類編正續古文辭類纂十八家詩鈔元曲選宋版莊子資治通鑑本國地理中國輿地全圖索靖書出師頌顏魯公書裴將軍詩東坡書昆陽城賦晉唐摹帖趙文敏書赤壁賦蘇東坡書武昌西山詩天馬賦桃花源記說文解字部首西廂記原本英譯唐詩選英譯唐詩選續編漢英辭典漢英新辭典二十四史馬哥保羅游記都凡三十餘種其人崇信梁任公同年今爲彼國英大學教授而又終歲茹素研求佛學與英之莊士敦法之雷聶俄之鋼和泰德之衛禮賢皆爲歐人中所僅見者莊士敦聶四人今在吾國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八日參與釋迦文佛二千九百五十年紀念大會在京

師法源寺與慧輪禮師同演講大乘要義

積金以遺子孫散之猶反掌耳良曰美宅長資亦易富而孝身被惡名計亦左矣故莫若多藏書多刻書而子孫貧窶書可鬻等於田宅其利亦仍在子孫也　讀書者不藏書者不讀百年千載憂一借萬事足此清舒位題吳更生借書圖詩也然予所見之藏書家類多大雅宏達未必專爲賞鑒家視書若玩物也　汪穰卿頌閣踽客之先世富藏書蓋自魚亭員外憲始其有增益各撰書目雖迭經兵燹而穰卿弄藏常博士政中翰上舍之書畫肆爲文明事業近漸發展而集中於滬實萌芽於光緒丁亥以前也譚復堂師丁亥復堂日記嘗言之惟師之所云填閘更甚幻詐日多所異者鉛有於世道人心至有關係可嘆也日記云倚減度日江船展輪辰巳間泊上海不到春申江上十三年矣填閘更甚幻詐日多所異者鉛槧生涯書估竟爲大宗爲意料所不及　光緒戊子己丑間嘗聞刻書討字之費每一字約銀一釐有奇壬戌杭州二釐二上海廣文慶雲知其方刻書詢以工價則曰以一字計杭州二釐二上海亦在滬屬其假惜字之舉爲搜書之計寇知書之得直也遂抵載以來零亂殘運滬董理之甲子四月就載同里自是以後丈與其兄竹舟主政丈申節衣損食以增購之遂成大觀光緒己卯浙撫譚鍾麟建復文瀾閣大令爲之攷工明年工蔵舉所獲闕本還之於閣其毀失者以家藏本按四庫總目爲補錄之事聞於朝頒扁額主政得加四品秩戊子冬大令於其頭髮巷里第正修堂之西北隅築嘉惠堂五楹以堂之上爲八千卷樓堂之後室五楹額曰其書滿家上爲後八千卷樓後闢一室於西曰善本書室有樓曰小八千卷樓樓三楹中藏宋元刊本二百餘種擇明刊之精者舊鈔之佳者及著述稿本校讎秘冊都凡二千餘種附儲左右若文淵著錄之書則藏諸八千卷樓陳列次第悉依四庫總目綜三千五百餘部復以圖書集成全唐文附其後遵定制也凡四庫附存者得一千五百餘種藏樓之兩廂四庫未采者以甲乙丙丁標其目而藏於後八千卷樓綜計八千種有奇寒家與丁氏納交四世矣予嘗與修甫前輩及其弟道甫太守立本和甫中翰立中游而悉其詳因著之於此所惜者其家謀將爲司筦者不慎負公私務五億三十萬　所藏以歸江南圖書館然越日氏而宋槧之書納諸東藏嚴荷文庫猶覺此意於彼也　家資最

梁梧又案頭見蠹魚猶勝凡儒倍蓰皮日休讀書詩中句也見皮子文藪補之黯然吾家先世藏書雖不多而四部典籍要亦粗具粵寇擾浙蕩析殆盡先子捃摭置閣四十寒暑儘州八寄清光緒甲午九月八日先子卒於餘姚學舍翌年徙蕭山越冀歲予北行載書凡笈以俱旋奉母還里門又越四祺徙滬滬不恆厥居屢有失合以戊戌南旋甬江之盜劫癸巳杭城寄頓之被竊所存家資亦僅矣日旰書自給日不得暇人事復擾之亦安得伏案而見蠹魚耶

河南巷四

二釐八子大愕意戊子至壬戌三十三年矣此三十二年中之物價什伯倍蓰者何可勝數手民之值所增乃僅逾倍其不免於飢寒也幾希而鉛印石印所在充斥其生計且垂絕矣遺手民亦識字者拙劣字而貧宜吾人有道窮之歎也汪頌閣則言今之手民刻字甚拙劣亦退化矣　清黎庶昌在日本時曾刊古逸叢書凡二十六種皆搜采我國遺籍之在日本者仿原書精雕善本也十年以來我書之東渡者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且或越重洋而至歐美或謂與其東之於域中之高閣徒飽蠹魚毋寧以餧齊饑餒沾丐外人也痛哉斯言殆爲不說學者發耶而我國書籍之至日本實始於唐陸龜蒙圓載上人挾儒書歸日本國詩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澥聲從此遠編東去後却應荒外有諸生

先人遺集爲其子者力欲爲之傳播於世能盡養志之孝者今得二人焉曰江寧金仍珠次長還及丁珏珏字階平年少力薄尤難能可貴也仍珠之尊人名和字亞匏所著曰秋蕖吟館詩鈔仍珠一再刊之再刊之本爲歐宋體之精槧以端木埰貽之階平之尊人善之大令二字在德清許書第三葉　所著曰丁子臣漱芳閣詩鈔共廿六文竹孫名上三

輔之名以聚珍仿宋版印行書之有元世祖至元間江浙行省刻紙
階平保守弗失或出重金求之謝弗與也
白沙子全集明新會陳獻章著清乾隆辛卯其族裔以文字之篇
首有欽命巡撫廣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孫紹宗重校之篇
使司布政使臣歐陽永祿欽命提督廣東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翁方
綱全鑒定韓林院庶吉士族後學臣
上眉有撫藩學三大人鑒定凡字刻書爲風雅事此乃類公牘矣
吳興劉翰怡京卿承幹有志之士也遭逢時變無所施展取古今著
述之有益於世而不易獲者精刊之廣播之名曰嘉業堂叢書嘉業
堂者清德宗奉安崇陵時輸納鉅資以助種樹宣統帝賜以額曰欽
若嘉業蓋用華山碑語也癸丑
十種予即其所贈者讀之有三善焉
今舉其要則所刻諸經單疏本爲阮校所未見子史百家亦多罕覯
之籍於元明遺老所著及其譜狀蒐采尤夥自餘巾箱本影宋本之
別署名爲求恕齋者至戊午
目朱氏目晴書目外別有南城李振唐太守之鼒之義書舉要其總
衛與翰怡居同旦二有同好習聞其緒先輩無計亭跋琴山館芳椒堂

軼事手聚舊刻名鈔卷以數萬計擇罕見而可傳者付之梓庚申
民九年秋以所刊適園叢書全部見貽凡十二集七十二種擇本必善
選工必精原書跋語雖無關宏恉不輕削長閒流移授受之原委反
覆訂證之苦心皆爲表微綴之簡末甚盛事也此二叢書者卷帙宏
富錢塘汪氏之振綺堂叢書丁氏之往哲遺書歸安陸氏之十萬卷
樓叢書蕭山陳氏之湖海樓叢書皆不得專美於前矣　丁善之創
製聚珍倣宋字以印書今成矣其兄竹孫宣之嘗告予曰上古結
繩記事後世易以書契取其便也然殺青汗簡仍苦數帙重自蒙恬造
筆而有書繒蔡倫造紙而有書卷隋開皇中縣撰遷經籍校以始唐
五代因之至北宋大備時皆以歐體字寫上板故字體冊各不同
今所謂大小歐宋者是也元以降率用趙松雪體明隆萬間有專寫
方體字以鋟版者較之歐宋字最爲美觀以開梨洲黎瑤湄得中而
又充滿無跛跂肥纖之病久之歐體寖失僅存膚鄭之字樣清尚古
文之治武英殿刻書有聚珍板是爲活字印書實始於宋有泥字瓦字錫字銅字木字之別武英殿之聚珍板木
字也清季自歐洲輸入鉛製活字及機器印書之法香港教會嘗製

沙一卷所刻頗多訛誤期弘治間官委官校正之今麻沙之本已罕
流傳莫地居民亦鮮以鐫刻書籍為業矣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謂天
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所稱福建本即麻沙本也
藏書者不惜重價以求宋槧然未有真奇零若明之朱承爵也承
爵江陰人著有存餘堂詩話均薪劖談生平好蓄書嘗以愛妾易宋
刻漢書　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所疾然名之稱不稱有幸有不幸焉
其幸者亦不必名實之果相副也唐之李華吳筠之李中其在當
時皆非甚著有盛名者而詩集皆傳至今為世所寶則以其集為宋
槧也羣玉集中字有中龍西人有碧雲集
兩集皆南宋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親坊南陳經元宅書籍鋪印為清
吳縣黃丕烈所得藏百宋一廛賦轉流傳歸上元鄧邦述羣碧樓幸
西　華民　上海涵芬樓借之影印入四部叢刊流傳遂廣寓非以宋
槧日少而得賴之以傳耶　明鈔本之值近亦至高以其為名人所
曾校勘者耳然亦未可盡恃且有字甚訛舛如春秋桓公者蓋亦以
罕而見珍矣

春秋提要一卷為蒙詩鈔二卷為先君子所手錄端

頭小楷首尾縝密蓋詞治甲戌春闈報罷留都門時錄以自課也張
菊生同年跋之云予於先結甲午始留居京師環時恆至海王村書
肆訪求先世所刊諸書如王荊文公詩註詞林紀事帶經堂詩話等
有所得輒珍藏之戊戌政變還居海上仿事蒿目間得遠祖手校
手鈔之本然吾祖吾父未嘗有所留貽意年孤露自覺又貧蓋散佚
殆盡矣什可同年示余此書書凡二巨冊皆印香年伯昔年留京時
所手錄者余甚羨仲可之能善為保存且因是益用以自勵冀他日
或得吾祖吾父之手澤而保存之如什可也　爾雅二卷為珂七歲
時先君手鈔以課讀者姜佐禹跋云點畫端嚴無一筆苟音訓句讀
秋行天下孫莘老之書已出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誣聖經而廢之曰
此斷爛朝報也見周益之春秋經解跋又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
一篇是為我國報紙之始亦為世界報紙之始　京師報房發行之
京報所載為宮門抄諭旨及發鈔之臣工奏摺實無紀事之新聞也
好事者以京報二字名不雅訓稱之曰邸鈔訛之曰邸報本於邸舍也
漢諸侯王置邸京師唐藩鎮亦然邸中傳鈔詔令章奏等以報告之
故稱邸報全唐詩話韓翃家居一日有人門賀曰邸報制翃詰問人
中書進君名已除舊郎中知制誥矣郎亦曰門鈔以諭旨等皆
自內降鈔之也　我國自三十六年改革以後廢科舉興學校
代士大夫家並不專以是業誤子弟但望其致力於經史及詩古文

者以政教不修風俗日弊也蔣士銓乃頭窒人
清屋上烏宋華葉子指升詩皆有云不啻宣宇士龍
宋之永嘉人詩見浪語集明黃道周山居詩有云不談閱報已經年
省得社頭賣紙錢昌黃淳清集子書曰久談閱報亦以報紙所載令人不
不可廢報且警報亦以報紙所載令人不能終日警報之疾也以
是不閱報者一年有餘矣一日偶出至浙江旅滬學會
入閱報室小憩偶展而自言曰可歌於斯矣或詰其故予曰
歌於斯者報之言也一而非笑話之事無一而非悲
觀也　日報閱有專電各地所發電信報告要事者也大字燦列盈
篇累幅王信卿嘗曰我國報館能發電之巨資吾
嘗疑之尋知所稱專電者真實資料或且全出臆造大率由主筆者
量度近事而懸擬之億中者亦極有之
都會商埠決不爾也
滬多販夫賣報其一也通衢逆旅
者銀幣五六角多者銀幣一二圓又有專送商店民居者則午前送
達飯罷休息無所事事矣予閱報

時大之儒所送晨以至區處無閒儒資月銀幣六圓銀日而已閱大
足不出戶坐享其利一月之入有銀幣七十圓豈可大所售之報
月有四百餘份也閱大日言有一賣報者一月賣二千餘份弟兄四
五人皆賣以食日遠七八濱分設閱報人今二小康第不知能與美
之時爾遠矣否耳時爾九歲已以賣報爲生年十三十而富四出遊歷
會至我國近於倫敦結婚富豪賣報美人之以賣報致富者頗多一日可獲利
總統柯克斯童時亦賣報美人之稱寫而苦行計上者榮達庶生於
十金錢見庚申時報
近歲以來國文雜誌有仿西文之稱寫而苦行計上者榮達庶生於
今日閱便矣而報紙亦仿西文之稱寫而苦行計上者榮達庶生於
直看也韓宗伯菱溪昆山人大司寇英觀古
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梯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間復倚而橫閱
其下氣迷乃盡舉其碑盡大驚以爲絕才云云

自秦漢以來異族之入中原者若契丹若西夏若女真一旦若蒙古若滿洲莫不各有其文字也若元若契丹若西夏若女真一旦若蒙古若滿洲莫不各有其文字也我之文字自及於高麗日本安南同文之化若是與拉丁

月是也六書之二曰形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六書之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孳乳信是也西人亦知之而言之謂較之歐洲文字為適用于閒日本今有說文會之設且當吾之清季彼嘗為信仿倚字始亦依漢文而王於今漢文多於假名之書猶汗牛充棟當亦從比較而得覺語贅乎心論之吾國之字誠高深欲使教育普及以用於國語教科書之注音字與司有之字並行不悖未嘗不可惟不必以教育明絕特之理字同一沿誤嚴單之割髮代首寶制髮帶音也

年壽有時而盡榮祿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魏文之言也吾東髮就傳僅沿形舉之學五十無聞直與不識字者等雖頻歲儒書現田是賴亦舍己芸人耳虛生人世何為耶　淫霖為患閉戶兼旬乃得蒲讀而往往有不識之字始歎晁景迂之言當也林下清錄晁景迂曰吾疏年十日誤識十五字凡為文者宜略識字亭尚書也清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敘其事云帥秦十載省兵擇吏開屯訓農性不甚讀書每令人讀文書於側疏之斷疑如雷偶誤一字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為神

樊樊山師著述宏富下筆千言立成雅正而敏捷垂老日然不患才盡張優為之王若坊刻之粵語及舒小女開卷皆能上口且

文襄公之洞七十壽時有賀文襄之凡二千餘言文襄讀至不嘉其謀事之智而責其成事之遲不諒其生財之難而責其用財之易笑曰知我哉二百年來無比作矣　凍簃一之於梁任公同年也傾倒備至謂其閎覽博聞於書無所不通文才縱橫有過人之識無不盡之言二云二云吾於任公亦如是云　今之古文家稱人所嘖嘖稱道者姚永概馬其昶皆桐城人也若慈谿馮君木之長於古文表兄朱頖甫婦弟朱劍芝嘗語予而世竟鮮有知之者君木名幵一字階青嘗攝麗水學官其送章生歸麗水省親序淵懿疏達卓然名家置之案頭百讀不厭頖甫名丙炎官教授亦嘗棄歸麗水好學不倦方正猶介堅苦刻厲爲吾所嚴憚者也

新體文之爲主教育者所尚以言文可合一　教育易普及也水楚琴嘗言美國亦有所謂新文學者而學者皆以研究希臘拉丁文爲必要波士頓且有研究希臘拉丁文之專校見時報中華民國九年八月二日楚琴名梓甘肅省教育會副會長歐美教育考察團之一也　新體文即白話也使人易解甚善然若彼此皆通文言正不必以字句冗沓之

白話轉託日力劬如以筆札中之示悉或手示具悉四字衍之爲白話必曰爾發來的信我已收到一切都知道了則須十五字不亦辭費乎吾嘗曰新體文之最適局者爲告示爲廣告此二者固欲盡人皆知也不然則文言白話宜因人而施之矣　我國文字識艱深然亦有平順易解者何必悉以白話施之且提倡白話之人類皆游學歐美嘗習希臘拉丁文宇宙吾甚惜其嘗費日之使費晷刻也　吾婦何墨君幼未讀書纔於予始稍稍識字光緒壬辰兒子新六二齡受書於先大夫墨君旁聽遂字遂文能閱淺近書報於今之語體雜誌輒棄之如遺曰此類語皆閒之費時不足尋味又見有雜誌封面之有裸體畫者曰吾知其以害矣而設也亦未免藐閣矣此固吾婦一己之見而持是論者蓋不乏人且其人爲曾游學之女士也　新出書報自開卷至終妖悉以白話行之無一文言者豈矣然著簽之字乃有用篆隸者何歟又學校之語體講義悉用俚語其字乃有仿說文而寫之者尤奇

萬亮卿多子而皆才其大部讀章生名尤勤學國文書法亦皆斐然且少成若天性居然華胥生之遲二而若生而折最此真不移之上智也

亮卿名權武昌人曾主長沙商務印書分館筆政女入校可謂知所先務矣且亦不以新體文爲然也　從亮卿假閱嚴嵩鈐山堂集其鈐閼秋集詩有云萬事浮生空役役從山客借蒲團齋中讀書詩有云世事浮雲那足閱此生拼老臺魚叢口腊若是其後乃爲權奸甚矣言之不必爲心聲也

南部新書有胡釘鉸張打油二人皆能爲詩升庵外集唐人張打油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隆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故謂詩之俗者曰打油詩吾願今之作新體詩者當以此詩爲準此詩四句皆五言句法整齊且叶韻若謂句之長短韻之有無皆可不問則當名之曰白話不當名之曰詩詩者韻語不叶韻安得曰詩句法及韻之束縛自由誠爲柳鎖鎌銬欲脫此苦并新體詩而不作可也主張解放之大詩家威至威斯以爲可悲之境況與情感用整齊之句法而叶韻較散文之效力更爲久遠又云由整齊之句法所得之快樂蓋爲由不同而得有同之感覺之快樂享勒律二云詩之別於文者即在整齊之句法與叶韻又云整齊句法可增普通感情與注意之活潑及感受性西人之言旦若是可以與矣　古史有用俚語者後漢

書馮衍傳饑者毛食五代史黃筌傳雄賜緋賜紫毛魚袋毛無也俚饑集河朔謂無曰毛高齋漫錄俗謂無曰毛宋人詩詞更多俚語理學家之語錄尤甚而小說家言亦時或羼入周密齊東野語即有之今略舉一二一焉如皆自家占丁如將無言作關人如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是也又如楊萬里松陰小憩詩不但先生倦不蘇僕夫也自要人扶青松數了還重數只是從前八九株春來詩起四句云雪白蠶蔟非蠶蔟菁喫來自是甜底冰底作的字解食蒸餅詩有云老夫飢來不可那只要嚼舂吞一箇此與今之新體詩相較何如至若元人載麥元文韻答鄰友近況之一云三間瓦屋數弓園旋掌桑麻又一年村酒沽辰頻得醉山歌出口即成篇見劉源集又貢師泰絕句云湯金門外許成陰二日不來成緣陰我折一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謂其空靈超妙予謂此可爲新體詩之模範也　清黃公度三十丈遵憲酬曾重伯編修詩廢若一月官書力讓我遮籠新體詩蓋以用新名詞入詩爲新體詩非今之所謂新體詩也吾從公度一讀今之新體詩竟不克廢一月之力演能今之新體詩矣壬戌仲春民國十一年四月丁

宣之自杭來訪謂近歲新文學家之詩主寫實派長沙張冥飛因撰一寫實派之新體詩示之衆稱善其題爲出恭詩曰忽然間肚皮痛急急忙忙跑到茅坑裏褪下褲子蹲了下去哼哼哼哼撲通撲通撲通撲通撲通撲通……冰來是坑深糞落遲宣之名以帝修甫前輩少子能世其學

她玉篇古文姐字說文蜀謂母曰姐淮南謂之社亦作她或作姐今盛行語體以她假借爲他就女子言之也若於男子則仍用他字吾謂不若創一字加男於也之右作㚔以別男女爲善矣已創牠字乎牠亦作他解專指動物而言吾至是乃爲女子鳴不平矣動物爲牠女子爲她而他爲男子所專有是不以人類視女也男女平等之謂何而女子乃亦承認之無起而責難者大奇

自己未中華民國八年有新式標點符號之議北京大學代表胡敵育部區凡一審議會議提出而主持新文化者提倡之今潮盛然視原議有所改矣便利常人識善惟於國學較有根柢之人執筆者正不必以此標點虛耗日力耳符號凡十三曰句號在句之末民國之號會議會議書式凡句點之右今教書皆校書式凡句點則點於字之旁曰分號在句之中民國之分號會議書式凡分號則點於字之中曰冒號甲總結上文乙總起下文曰點號至複雜姑舉七種甲隔離若干連用之同類詞或同類兼詞乙凡外動詞之止詞太長或須重讀移句首時以點號隔之丙凡介詞所管之司詞移置句首時以點號隔之丁主詞太長或太複雜或須重讀以點號隔之使與謂詞不混戊隔離夾句之詞句己凡副詞或副詞之兼詞或副詞之分句應讀斷時以點號隔之庚用以隔離若干不甚長之平列分句曰問號表示疑問曰驚嘆號表示感嘆或願望曰引號甲表示引用語之起結乙表示提出之詞句曰破折號甲表示忽轉而他之意思乙表示夾句用法與夾句號同丙表示總結上文數小段略同冒號曰刪節號表示刪去或未完曰夾句號曰私名號凡人名地名朝代名學派名宗教名一切私名在直行文字中均加一直線於其左橫行文則加於下曰書名號凡書名或篇名加一曲線直行在左橫行在下曰句讀之開端低一格或二格有書點者大抵低二格有句讀則低一格有圈點者低二格有句讀則低一格有圈點者低二格有句讀則低一格有圈點者

才思誠作家矣然終於此而已安有深造自得之境又云作詩用利筆易用禿筆難參事嘗言治詩四十年其始第以紀游覽志聚散兄弟倡和友朋不過二三人皆寂寞無聞者二十餘歲出游四方稍識一時賢俊然贈答至廣今所存詩年歲具在可得而按也三十餘歲頗究哲理以爲人之有生稟氣所在質盡則聲光隨之又何神之不滅沒世之名非己所與知也而明愛焉若及身則猶有取耳又云詩與文所以紀事寫景說理言情也非爲之之久佐以讀書見事積理之多則恆不工工亦不工矣乃欲知此事此景此理此情者之利非紀之寫之說之言之者之利也然而不憚於爲之工且至者則人所不至者吾至之當其至之頃意得甚也其有與吾所至略相若而知且好之者意又得甚孔子所謂時習而說有朋而樂孟子所謂獨樂孰若與人與少孰若與衆者是也又云若夫雖久而不泯愈遠而彌彰固爲之工且至者所不斷而其身既逝則聲之而不聞受譽者固無得也兩先生之持論若是可知其所造矣參事有石遺室詩話采及予前室朱蓉笙詩其言云余詩話中竿錄閨閣之詩已逝者間及之杭州徐仲可珂其士室朱蓉笙有送春一律二云畢竟去

何許飄然春欲歸自驚顏色改忍見落花飛身世原同感心情覺漸非蝶魂誰喚醒猶是戀芳菲可入瀛洋詩話中仲可詩未見著有純飛館詞雋句殊多其後之詩話則云仲可句只記得非鶴我安訪有梅山不過無中閱日千般有閒裏尋詩一晌忙貧賤安得大自在神仙只有長相思皆好今輯近代詩鈔亦采及描詩殊有辱先生知人之明也蓉笙名承芳錢塘人書家研臣先生女光緒乙酉年十九嬪於予越二載爲丁亥四月初八日以瘵卒於先子錄挑學舍王葬農然偕餘韻亦述及蓉笙之詩如送春云自驚顏色改忍見落花飛曉泊和外子云風健添帆力人喧語鳥聲登樓云葉枯霜後紫花隕雨中黃懷古甫大弟云雲烟慘暝色風雨戰秋聲皆可誦也蓉笙殁繼之者爲何墨君墨君生次女新華字彩芬早慧亞於其姊姚甲寅中華民國四月初六日病殁於上海之中國公立醫院新華亦有黃志堅之僕余成姚澍之僕張際亮之僕余六士同榮未詳其能詩否耳山谷詩集有余成詩序云殁者余成忠告不一一載當事人年年未嘗見士兵過其長得而好德畏不善而慎罰能行而心安樂語其部伍整肅行步中原多

六十矣猶一日也寔其私持慶芷而遠名吾之實與其友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本强而厚於德如第五公或歲末能遠過也此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包世臣管情二義載有贈甘泉王廠芝紱詩序云紱本名福余爲改名並贈字仁成童爲同邑貢生姚雨田澍侍書通曆律陰陽權家言過於其士性堅質能任事機警有權略事主廿年見利思義識度所及卓越冗蓋感嘆激楚輒賦此章張際亮有送僕洪士同詩見張亨甫全集題云僕洪士同隨余一年謹慎無過於其歸以詩送之

陳瀚一所著新語林謂陳子言屏絕世務冥心孤往一意苦吟人稱爲今之賈閬仙李才江瀚一之言允也子言名詩盧江人又云夏劍丞克嗣家學工詩詞詩規孟郊詞則奄有清真夢窗之長云云予則謂劍丞之詩酷肖梅宛陵與齊名之諸貞壯異曲而同工也劍丞題子言尊瓠室詩有云晚詩皆學宋君獨遠唐音不作入時語惟餘忍古心亦允劍丞名敬觀新建人夫婦妙詞翰其繼妻爲湘陰左文襄公宗棠之女孫又宜宇鹿孫有綴芬閣詞且通曉人術再繼者爲錢

塘許之餘味云云亦通文史能繪事嘗爲予女新華作花卉一幀絕佳貞壯山陰人名宗元其詩爲宋派之魁傑文亦遒勁少壯客江右名公卿爭延致之禮爲上賓及迴帆浙水服官節署乃結廬聖湖之濱春秋佳日與劍丞相唱酬物外日月窮探極覽其樂可想

息影滬瀆食貧自樂久不作進取想矣何止汀自京師貽書見招謂宜及時自効勿苟安日夕予復書謝之時爲乙卯二月初旬也寒食夜忽夢與之看花於京師下斜街止汀未嘗一爲詩也乃於夢一作春明夢餘錄看花感落紅句與予同客人站袁項城軍幕比戶而居暇輒談藝甚歡然止汀未嘗一爲詩也乃於夢中唱酬大奇是年閏月二日[illegible]

新六婚於京邸晨起止汀往賀詢予在滬近狀謂曷不北來及夕客傳言莊汀暴卒殆腦充血也越旬日予閱報以語人或謂落紅一字爲詩讖莊汀汲縣人名棫初名蘭芬字芾之庚以舉人知縣起家曾作宰山左擢知府入民國爲崇文門監督卒年七十二著及詩話一卷雅志此事以紀清之季武進士幼安號宸文清齋詩話方喜得覓事敗大肆搜索幼安杭電謂得免兵及事敗大肆搜索幼安杭電謂得免兵及

中布衣潘樂閑上舍棨枯窮明經燿味青明經念棨六人以東蘇明經壽慈幷計之則六世矣而以詩傳世埒於董者爲四世能詩之番禺潘氏蘭史徵君有私印曰詩世家蓋合蘭史而言則四世能詩也其高伯祖教堂舍人有爲著南雪巢集散見湖海詩傳詩人徵略翁覃溪集容若都轉有度著義松堂集見藝談錄詩人徵略高祖瀹泉理問有原著常蔭堂集見邑志祖鴻軒明經妙著雙桐圖集見粵東文苑傳藝談錄柳堂師友錄學海堂集叔祖子駿茂才定桂著三十六村草堂集見柳堂師友錄學海堂二集父珏卿文學光燫著梧桐庭院集見邑志粵東詞鈔蘭史淵源家學善詩古文辭而詩稿盈尺筆健思速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冬閒已有二千餘篇之多其婦梁蘭字佩瓊南海人詩幽曲纖綿有飛素閣集副室姜鳳章字月子亦通文史能詩畫

癸丑中華民國二年夏五高雲鄉自餘姚寄所撰守璞居詩話見示有述寒家詩事者謹錄如下錢塘徐氏爲浙之望族蓋元末明初自蘭谿之樟林遷杭至於今十七世矣代有聞人縣延弗替以有清一代計之諸吟詠者有二十餘人之多凡八世棄六明經學龍詩見國朝杭郡詩

三輯際雲茂才天龍有數筆居詩集今見兩浙輶軒續錄補遺九世枚庵教授元鳳詩見兩浙輶軒續錄補遺九世才浩詩見國朝杭郡詩三輯證文敬青來尚書潮詩見皇清文穎本朝館閣詩鳳池集兩浙輶軒錄補遺國朝杭郡詩輯徐氏忠節錄十世諡文穆是齋相國本詩見皇清文穎本朝館閣詩應制和聲集宸垣識略皇朝詞林典故兩浙輶軒錄補遺九世濶亭閣學以煊詩見皇清文穎本朝館閣詩應制和聲集宸垣識略皇朝詞林典故兩浙輶軒錄補遺國朝杭郡詩續輯十一

國文字猶若此他可知矣　庚申[illegible]
舉日本與彼都人士有文善者曾爲久保天隨[illegible]
修[illegible]介與予通問并屬爲其秋碧吟廬詩鈔乙篇作序天隨曾見予
詩謬謂予之五古有唐人風味於予詞則謂功力甚深吾甚愧其言
天隨之詩雄悍俊邁廣肆跌蕩足以見其才之大而又深於漢學所
著於東洋通史外若學庸論孟若莊列荀韓皆有撰述吾國之鄙夷
國學者亦聞之否　朝鮮李完用之子念祖嘗游濟南有詩贈駐濟
南日官某詩云列國爭雄六七帝上下與亡五千年銅人捧日擎空
起要放光明照大千言爲心聲何無心肝乃爾耶
明天啓時張溥等十餘人結應社嗣更集合南北各省文社會於吳
郡繼東林講學取與復絕學之義名復社聲勢甚盛忌者頗多福王
時阮大鋮以報復私怨盡逮復社士習漸卑慧等爲明季黨禍之一
見吳偉業復社紀事而胡介社茨村詠史新樂府之復社行亦極言
社人之恣橫是則結社集會者之植黨營私固不自今始矣　武人
能詩已奇閨社徵詩者之踏遝皆甚大雅尤奇清杭世駿嶺南集題
云覽溪麥氏以昌華苑遺古題開社得詩千首順德吾守孜憲勳獨

冠一軍其潤筆爲東城全集而以銀盃綠紗燕掌紙筆副之
萬里橋頭吟社散桃杷花下更誰居呂潛成都雜感詩也註前朝婦
女皆有詩社潛字半隱有懷歸草堂集遠寧人明崇禎進士入清未
仕所謂前朝者明也婦女有詩社僅見　澧之詩社宣統辛亥後始
有之希社超社而外有淞濱吟社有鷗社子皆與焉癸丑[illegible]
已修禊徐園周夢坡劉翰怡士之是爲淞社第一集至癸亥[illegible]
年三月送楊芷姓觀察鍾羲王靜庵學部國維入南齋宣統辛亥後始
爲五十八集矣歲必數集送爲賓主社無恒址家園酒樓任所擇作
者可七十人惟聚散靡常有自遠來會者有今已物故者非必每集
皆有此數也[illegible]

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
曾吐曾發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瀾不見人
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滿酒
孫蘭韞字九畹清嘉道間錢塘人四川永寧道富陽高應元室著臥
雲閣詩草有久宦歸來依叔氏居見園亭花木感而成詠一詩有務
關鄉篆由水路回省一詩從夫宦游而曰久宦曰鄉篆於陳名端字小蘊
女子從政矣　汪頌閣語予曰吾曾祖姑母有才名於時蕭寨之役紀事詩
者雲伯大令之子婦也有自然好學齋詩集每吟詩極鍛鍊之致一
字未成輒靡腹必改定始已大令賦詩恆與之商榷小雲先生亦能
詩時有金童玉女之目　丁松生丈之夫人凌祉媛字芷沅善事父
母及于歸事舅姑如其親性幽閒寧靜解音律于歸一載遽卒丈爲
刊翠螺閣遺稾陸以活冷廬雜識謂其詩詞皆清遒夫人生於四月
八日製有玉牌鐫與佛同生四字而予前室朱蓉芳則以四月八日
卒　常熟言仲遠丈長敦源以政治文學名於時蕭寨之役紀事詩
有云不分宵嚴同戍卒玲髭容易有堅冰時仲遠方以直隸候補道
權大名鎮總兵也其婦宦與丁毓英字夔如有靜馥室詩草卽景云

唐劉賓客董氏武陵集紀兵興已還古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嬉戲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源注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誦之職寂寥無紀　癸亥十二集　暮春蔡子民同年在滬以二截句題予絕飛館壎詞寓其一云公車連署上書時雄辨驚筵我見之此後不聞談政治教人謂讀純飛詞原註戊戌之春譚伯羽宋芸子江建霞同客京師已丑同年不見君二十年矣其一云人自命便無用此論未公吾不憾五代若非詞世界一般相斫更堪增五代二句殆有感於近滅之戰爭而發耶記德昌曰士傳相斫書耳不足精意見毓略蓋左傳多言戰事五代亦然今適相類子民學術淹貫中西不以詩名而命意下筆遒不猶人所見者大矣其所言者深矣吾書至此有客至言奉直和議成而蜀兵陷寧猶未免却顧方相與太息客又言總統黎黃陂於五月就職三師集中者皆第二總統蓋前於此言徐東海也退位讓賢使不至有大相斫之事非若爭皇帝者之殺人而始得之且以是而益知共和政體之勝於專制也吾儕小民得苟安日夕亦云幸矣旁有一客起而儳言曰匹民程度卑下非開羣導以人位往往雍哭

譬矣宣統辛亥已還夔笙前輩旺　地滬上與疆村老人相唱酬彊村守律至嚴餐櫻詞除尋常二數調外亦悉根據宋元舊譜四聲相依一字不易矣　夔笙前輩與予論詞縱論及於近代詞家而評之曰莊中白穠摯王半塘堅蒼鄭叔問工鬱朱古微和雅予問之曰尊

宗嘯吾師權稅餘暇先大夫與之過從得侍文宴詔小子學詩乃稍稍爲之并習倚聲光緒甲申受代還杭亦得以所作就正而漢魚子一詞由嘯吾師寄賜載瓊華室詞中又譚復堂師復堂日記點定徐生仲玉行卷填詞媲約有度詩篇能爲直幹騷音采凡近不見體勢情韻則非所長也時爲光緒辛卯予年十九見於三師集中者皆曰仲玉翌年始改字仲可三師先後下世無所稟承悠忽至今鮮有成就且亦垂垂老矣娛貧師門思之悵然嘗五師名山籍漢軍署浙江乍浦同知有窺生鐵齋詩存類出二錢齋詞附詞北曲希賜堂遺文希賜堂雜著彙刊曰蕙吾遺集小南師名芝芸籍吳縣浙江通判有瓊華室詩瓊華室詞復堂師名獻安徽合山縣知縣其著述之已入

半厂叢書者有箋於之人集中曰詞自洪之文復堂三文復堂詩復堂詞復堂日記　任心白遵之二種二卷二冊民國十年排印本吉水高二適撰心白名任吉水人著有小萬柳堂詩詞集中之選者有鈔一卷詞刊入侯鯖詞中前有袖石方伯浴禮之嗣君潤源家學詩詞皆傳世之作侯鯖詞凡五家視生鐵齋瓊華室劍虹室而外為江寧鄧芬王太守嘉詒之空一切室詞湯滿吳晉壬太守唐林之樸山草堂詞光緒乙巳刻於杭州　王彥泓字次回號萬曆間金壇人所撰疑雲集則世鮮知之丙辰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予於滬肆得石印疑雲集碑中人謂為祕本新印其書衣有補拙齋藏板五字歸檢之又有泰與李定序序云疑雨已刻於梁溪侯氏疑雲則若存若亡予今春館江右易肯堂氏有家藏抄本係其先人以百金沽諸先生後裔照原者二五二五其詩之分目以年卷一卷二卷三卷四為詞一百有二闋標明不紀年偶誦數詞覺上口皆熟疑曾見之於小南師集師之瓊華室詩詞刊本以庋置大篋失之於杭州而詞之見侯鯖詞者則在行篋亟出而校之疑則雲詞之百有二闋中有二十二闋實為師作閒亦有改竄題中人名者蓋懼閱者之識為近人窺見其隱耳好賣射利攘師詞以附益之冀使卷

洪稚存當耳復檢其錄亦皆古今他人之詞真惡作劇哉師宦浙久以骨鯁稱鬱鬱不得志身後之名惟此文字乃猶為惡賈所攘將使後人疑師竊古人之所作以為己作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以是而益知坊肆書籍之非名流審定者之多不可信也疑雲集所錄師詞之在侯鯖詞中者凡二十二闋無題者十六浪淘沙唐多令踏火令清平樂買陂塘多麗河傳青玉案浣溪沙踏莎行十六字令江城梅花引金縷曲卜算子壽樓春虞美人有題者六高陽臺題為夜泊江干南浦題為新柳和元宵韻瓊華室詞則作新柳和遠竹潭甘州題為再賦新柳南樓令題為小樓閒倚柳絮撲衣春事將闌黯然賦此臺城路題為送春上陽春題為芍藥

明末南海陳子升嘗作傳奇數種經難散失僅存清曲數闋曰嶺猷百結懸鶉者丐無論手行乞若我家舊僕之衣雖敝而不破一食也以麤包或蕃薯為主要品德國有官賣特別肉肆每七日沽一二次蓋醫師取有病之家喜和以化藥方法消毒者

撰之字也

有以南北不是東西為上聯乞人續之者或曰可以二五依然一十

對之意義深長頗耐尋繹　慶祝冥壽之文字最難著筆涇縣朱念陶觀察錢之大父冥壽予撰聯祝之云曼倩之桃一千年花一千年

貧民爭賭之英人嘗以此詆德政府謂其賤視貧民降於英之罪人英於罪人亦決不食以舍毒之物也一住也貧民有居地窖殆類俄吾國之土室者貨值至廉然地面皆為寒門德泥且害中冬煖夏涼較滬俗之一樓一底居五六家者似尚勝矣所尚而歐美富人之汰侈日進無已故貧民精神上之苦痛實視吾國人為甚尤哉斯言吾因而思與壽孝天問答之言矣孝天嘗語予曰道德之墮落邦家之杌隉子謂由物質文明之日進無已而然也果有證泊明志堅苦刻勵者以吾國先哲之克己復禮榮天安命諸說實踐而力倡之則社會之安寧庶可保乎予曰以讓止爭不以爭止爭吾東方人之思想類如是孔子且然不僅老莊也極其弊苟安而已西方人以極端競爭為事物質之進化亦以此其蔽也殘殺相尋文明之極有墜落憔悴之歎伏於中焉曰今之所謂物質文明者吾國迂儒固嘗斥之曰奇技淫巧常人以眩於物質文明之故而不克自主不必貧賤而已淫不必貧賤而已移上行下效舉國若狂而晚近又多偏激者流過信天演物競之說欲求寧靜難矣孝天紹與人初名韓清今以字行其說篤為同聲所謹聞精醫人術嘗改

良算盤世所稱壽式算盤者是也其意以為舊式算盤之珠梁上二梁下五下之第五珠僅於記五時用之然記五可用上一珠則下之第五珠實贅每檔七珠可記至十五增繫數乘除欲以一檔記至十六以上有上珠缺乏之苦乃損上益下每檔仍為七珠可用記一至十九之各數而默記一珠頂珠當十之法皆可不用蓋上珠每枚均當五不慮不敷用也孝天多高足弟子子所識者壯就田駱紹先醫為專門學吾國之習醫者率以讀書為敲門磚讀書不成通而為此其有曾得舉人秀才者輒自命為儒醫而儒醫之稱實始於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有送儒醫何大方歸信州詩　俗之稱醫也北曰大夫太醫院長官階五品為大夫故稱太醫為大夫北人稱醫曰大夫本此見常談叢錄南曰郎中宋洪邁夷堅志有杜涇郎中一條是宋時已有是語而古之稱醫則曰君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完為席以全為狗北向而視之發十言耳詰旦果見以糞徵詩於簀一可哀也故不若皆平復如故　海逸以來爭尚新學近則發揚國粹之說日益甚醫學其一也謂利慾深於醫治倡寒喘疫厲效日甚慈精窳地與子習嘗語子曰中醫為我國數千年來一種精深治術之科學顧散漫無系

有結核必寒熱交作今不而愈可不慎歟
某醫院割之遂死此誤於西醫也上海近
暑溼初服藿香之類某方謂未效某日有以歙人某薦者進藥一
劑詰朝死矣死狀甚慘手足皆攣所謂亦曲直作而死也此誤於中
醫也
中醫之用藥也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病者積食未消則用麥
芽麥麵或雞脾皮往往而效蓋麥芽麥麵成分中有化痎素雞脾皮
成分中有胃液素也特中醫未必盡知耳化痎素爲白麥芽麥麵中
製出之黃白色粉其作用與唾液中所含之化痎素相等能消化澱
粉質之食物爲痎消化不良者時息胃痛籐起
壓重膨脹之感服之可療且無便秘之苦有加餐之效胃液素培一名幸
爲自牛豕等胃液膜中製出之白色粉和以白糖曰舍糖胃液素其
作用與胃液相等能消化蛋白質食物　時醫劑藥之重量依古方
者易誤古量與今量不同也宋江休復瑣碎筆錄藥方一大兩即今
之一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近代之以中醫致富數十萬金者滿天下家閭之人家閨女病痎高蘭武

進士河之馬培之費伯雄繆莉溪吳公作山陽潘丈夏應堂上海之張龍
朋也皆生活盛而診金巨之所訾耳有出診一次而得銀幣數十圓
者安得有宋之王復再出而活人耶藥室候潮門
錢塘爲人多技能而醫尤精邦於活人而已不志於利藥室候潮門
外治國醫作亭揭以與賢士大夫游而不知其所謂高人逸士今
未之絕也遠光中葉之費馬二家爲尤著鳥慈亂作江浙巨室皆避
地揚州揚未陷於寇也費伯雄往焉主於其家治疾而謬
得餘花翎二品頂戴道員氣平返于故業藥
時病尤效求醫者踵不憚千里而至日常數十人甚且及百其診所
爲小隱書三間緊鄰治病室內有天然几置紅頂花翎之禮冠於
上以候人日至此室與賓客談笑三有聯級
之二三方桌伯雄坐於左右診語徒則對坐兩旁
伯雄口授脈案藥名徒筆述之其治之速如
其缶廬潤格隨年而增庚申　年七十七自題一詩於灣登五
衰翁今年七十七七字草書作結構不律俗活狂古字之曰衰翁在大門
貴直潤格皆以銀計每兩作銀幣一圓四角於下堂高二十兩齋

皆善繪事述而珍和筆起寒悟宋僧紹曇畫苑起庭之妹及其妻吳氏亦能詩善專和其之過筆固亦以一枝之長名於世也

紹興之乾甜書爲子籍私印書官氏面見之書譜其出入於劉完白趙撝叔之間間亦作畫而尤精博物學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嘗助其從兄五泉編植物名稽及俗語以我之固有者爲主而益以日本漢名之適用者本幾而亞泉屬其纂動物學辭典則更進矣動物名稱以西洋學名爲主少大率於同類之固有名稱上加以譯官西文原義之識別語而成蓋就西洋之動物學名附以譯名而解釋之也就田名原孫今以字行

凡百學術悉耗腦力而習書則載易爲功乃竟有畢生之力從事臨池而不能工者紀文達公時字拙於書爾翁自起草屬人錄之是誠不可解也予百無所能書尤劣凡有題詠輒倩善書者爲之刀以筆主書與善公在書所代爲多主學名書初名媛二三五歲逆之在紀家書第之言北談通論常有別白此稿未脫君心亂欲使之人靜可書書建業古帖則尤善蓋手敕筆曰注帖用心專

惜紙營製曳又不能任意法寫耳老而好學若前者幾人耶

秀水沈子培方伯曾植營以王臣憲為子題結飛館填詞圖二十年至意欵此師書名梁溪內訒以春笑漢隸為本以晉魏隋唐楷法融會而貫通之少年習顏折號歲辰歐書之嚴若秀閒見乃專習率更間畫山水然不輕為人作而又以餘地學猶於特疎地理於遼金元三史外凡元人著作之有涉西北地理者皆博采而訂正之所著有元秘史注元聖武親征錄校注元史地名考塞北路程考和林金石錄西游錄注雙溪醉隱集箋及四庫提要進書表注且精青烏術故注撼龍經多所考據非止談堪輿而已也

垂髫之童能為擘窠大字者近數聞之而大成者卒鮮亦方仲永之流亞也宋王安石有傷仲永文其情事相類曰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讀讀書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丐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子閒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自還揚州復到舅家則泯焉不聞矣王子

時年六十有二　子培之書法為世所重其又詣者之不甚紹與馬一浮也蓋又有早書高凜詩書畫書以晁詁寫作俱佳自謙為朗述莊聲也詩云莊麗閎縟市紀從華一卷結習懸知消未了飛僊詞句近梅花又有浣溪沙詞題云子復會見句畫二王聖書湖山點淡愁宜晴宜雨更宜月我宜天真詩人閒管領彼此兩忘之境畫以證成友人品詠已成書不及能入葉又名鶯語客授北高朗岸及新加坡武義徐君子淵圖借見舊風流不堪零落在山行時吾子春六所謂復會見句畫題譽客亦能文書法北土士夫多以名鶯語譽人其後結習愈深乃無論於何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則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耶

葛紙為字者今言之然字書始於未言古宋代吳道人之能效名家書法也吳道人書楊慕巢謂之楊而書譜慕字最真李義山經年別遠公詩用青紙寫字作米元章字體遠真今之謂畫者可得多金而黃賓虹乃無論於何人惟作畫以證成友人品之高一如其畫也王子

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則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耶

兩圖沈雄深厚更兼其論畫之言可知其宗尚矣其言曰世俗以水墨淡雅為氣韻以筆毛乾澀為骨力遂入邪徑蓋學四王而徒襲其貌耳墨汪高下全在用筆以萬毫齊力為準筆筆清疏不可中鋒屈鐵之力出訣而密一一者謂層量數十次仍須筆筆清疏不可含混濃乾淡燥中處處是畫始非畫蛇添足用筆有力始非春蛇秋蚓然亦不可太過沈石田唐六如文徵仲皆吳人生於文弱之區觀其筆墨何等沈雄縱橫蓋氣無論天分高好如所謂修能論學養從臺小大堪出藉古英後救之者劉郎於趙甌北方浮誇之病石公詆樂甫其法而醫已

甚讓臺起而續之官謂筆下有金聲小註有宛不能盡花叢修竹溪灣之趣雖雅而不華雖厚而不沈有清一代專時石谷者十之八九凡園林小景之紅橋綠柳朱閣畫舫觀者謂心若有嚮崇禎之規矩森嚴筆墨謂觀者謂視為北派而訾之今畫之日就衰薄而為藝苑厭棄也宜矣明人從石田英基尚有骨力清人徒宗石谷雖得貌似去古益遠此真名論也寄禪人名曇宇擇存有寄金石藏古印至千數百方之多

識女畫者衣食於倡妓社會之畫時裝婦女為業者甚且標榜尤弋厚資流行日廣舉國若狂詩淫而已豈能若古妝仕女之可增美感耶振儒之二十大夫美之曰富美宜爾若惟恐青年之不墮落者其為社會之毒豈不尤甚乎

師之摹繪者標榜亦人不以為貴畫恥本亦然我國猶未有也今以標榜畫為美尚其前驅乎然有至奇者癸亥十二月五月二日上海晶報俳諧紀事欄載曰謝某校女生之標榜男子畫壯士某美術學校展覽會陳列標榜男子畫數幅維妙維肖雖極不雅觀之處亦畫得逼真末書名號小女學生某待字閨中何從得實地之觀察乃能相若此記者曰謝某校女生之標榜男子畫壯士某美術學校展覽會陳列標榜男子畫數幅曰詠某校女生之標榜男子畫壯士某美術學校展覽會陳列標榜男子畫數幅維妙維肖雖極不雅觀之處亦畫得逼真末書名號小女學生某待字閨中何從得實地之觀察乃能相若此記者曰謝

其大郎師陶淵源家學甫冠即精繪事癸亥（民國十二年）春爲子作西湖春曉圖傳染得宜工而入逸時年僅二十五也見者歎爲名父子率以唐之李思訓李昭道宋之米元章米友仁儗之李思訓畫著色山水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時人號爲大李將軍小李將軍米元章畫山水源出董元天真發露怪怪奇奇子友仁字元暉作山水煙雲變滅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均見湯屋畫鑒蹟客名洛年一字社耆爲穎閣之弟亦精篆刻師陶名德佩畢業於南洋大學（校名文字已不記憶）之機械專科以餘力習六法所造已若此不愧爲振鋒堂之後人矣

樓辛壺縹雲人名邨善畫山水雲霧開闔變不窮筆意蒼古逸氣象獨出刻印直追鑿史非深於秦漢根源者不辦

國人之以繪事受聘至外國者沈南蘋其一也而日本人之毛筆畫宗尚旨趣大異於吾清袁枚有贈沈南蘋詩序云吳與沈南蘋畫名藉甚雍正間日本國王持使臣來聘法其國三年校弟子若干老病辭歸國王賜施累萬同舟人受簒錄之累南蘋倾所有以償至家竟不名一錢

黃仲玉夫人世振爲蔡子民同年繆小姨都昌黃爾軒丈幼昌次女從宦浙江幼慧父鍾愛特甚視若男兒不令讀書時清光緒初葉女子非貧賤必裹足雖富貴不讓書丈之識偉矣丈喜繪眞圖公暇輒取所在地舊畫證以實地之測量云作之使仲玉繪其四月三喪色因以引起其習畫之興趣乃取畫譜拉雜仿爲之十餘歲能繪山水人物花鳥之大福矣丈人年總妻都昌黃爾軒丈幼昌次女從宦浙江幼慧父鍾愛特甚視若男兒不令讀書時清光緒初葉女子非貧賤必裹足雖富貴不讓書丈之識偉矣丈喜繪眞圖公暇輒取所在地舊畫證以實地之測量云作之使仲玉繪其四月三喪色因以引起其習畫之興趣乃取畫譜拉雜仿爲之十餘歲能繪山水人物花鳥之大福矣夫人世振爲蔡子民同年繆小姨

永以爲徵哲夫名守別字寒瓊善詩詞韻人也工畫此韻事今設骨董肆於香港收買破銅爛鐵杭壹端不得專美於前矣

歐洲有石畫謂之摩塞克襄大利之羅馬所製最精蓋以五色碎石鑲嵌成畫山水花卉人物皆有之色之深淺形之遠近與毛筆鉛筆所繪者無異其畫石大概爲橢圓形嵌於方形之文石中已去冬中華民國九年有兒子新六自歐洲歸得二方以爲予几案之清供

嘉定壺心安以鐵筆名於世周秦漢魏及文何浙鄧諸派皆優爲之而亦善繪事與心安同時而同旅滬者有無錫張天帚亦工篆刻善六法心安名大年天帚名慧又字守尊

壬戌舊曆正月二十七日晨報各有千秋樓登有記宋書藏主人二十八歲小景乃吳下王冠山大將所鑄之袁寒雲造像牙印也刻小景於私印者于未之見惟知清超揭叔之讀曾於石印之邊廓刻佛像後人仿之者甚多

宋文帝曰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法陸探微圍碁徐道度療疾也見南史陳碁經譜二人對漢魏時游戲之事碁譜之文帝丁虞皆有彈碁歌陳碁經譜二人對蓋如詰詘渠路錯綜矣隱士白初有一光明世言方術奇奇事壹雜方劑此雲笈之不舍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四句同一意義

兩畏見青天白日耳予謂此輩豈足爲經國廣俗多至倍蓰乃竟無人焉以利用之或曰得白人宰治之其不盡善乎予聞其言而大悲息影閉門宜若身心交泰矣然中而家累外而政事之事日報必日覽書必細讀自晨至夕遂無片刻之暇論衡所云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吾亦云然

帝擇圍碁品一卷又有碁勢碁法等皆附於兵書之後南北朝時以國民思想本隨時代而變遷因之以官進步緩於藝能之優劣第爲九品梁武帝使范汪等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人見唐史今所傳之譜以宋張擬之碁經十三篇及元晏天章之元元集爲最古即十九道之法予錢塘人也於此五者無一能之可愧也

李芳農師善相人術受之於魏某魏爲英煦齋協揆和之弟子一日英乘輿出道遇魏呼而語之曰子於明日至吾邸當有事相詔翼日魏往謁英曰吾善相人以仕於朝不能炫其術相天下士多矣亦未有能傳吾術者吾子可教也盍留此以吾術傳之英遂以爲徵遂以授之師師相術亦慶驗當王文勤公文韶督直時浙人有憂其將薨於任所者質之師師曰吾決其位逾制游林下以終天年文勤之薨果已予告回籍矣同年汪穰卿伯棠昆仲亦莫不然此件亦莫門生師嘗曰穰卿吾所契然名高而位不顯一生坎坷可決也伯棠必至侍郎璞卿果以侍郎告歸中書蔭落而死伯棠系於書末曰二星侍郎文芸閣負重名世皆謂其必讀鄉試師謂其官可至四品果終於翰林院侍講學士沈子培提學安徽有書與師以其官之終極者師曰他日可權二品官不能真除也子培果一署統藩未幾而清社屋矣

能經不能權非通人能爲不能識非正人

光緒庚子以後閒見日非滔滔皆是至於今每下愈況益不可問矣宋戴復古有感詩二云我生世事紀滔滔讀罷天下無公論翁中有古刀陸然成耿耿何以制滔滔不逐羣飛蒔瓢濕鳥異竟高詩見石屏集又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德夫嘗言世人畏見我輩正如鏡魅罔兩畏見青天白日耳予謂此輩豈足爲經國廣俗多至倍蓰乃竟無人焉以利用之或曰得白人宰治之其不盡善乎予聞其言而大悲息影閉門宜若身心交泰矣然中而家累外而政事之事日報必日覽書必細讀自晨至夕遂無片刻之暇論衡所云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吾亦云然

國民思想本隨時代而變遷因之以官進步緩於藝能非計矣枕上語學問在一箇新字新則不自畫于中道進退在一箇時字時則不自昧于知幾誠哉是言也然數千年之國粹亦有宜保守勿失者否則并我之自身而若失之其可乎

臣之於君民之於官僕之於主聽受訓諭時以一是字答之卑幼之於尊長亦然說事情言語皆以一是字反是則有語助辭曰是落平行者曰是的的音讀如得

男子中年以後之起居有需人伺候者自以置妾爲便然一夫多妻
在理宜禁無已當以看護婦代之而老男少女房闥肅穆良亦不便
易以男僕又不若女子之心細耐勞體會入微也此所以平日宜知
養生逮老而猶可自治耳潘蕙史嘗以香山歸隱齋室宜廬羅浮
待鶴山房詩集見貽披閱之有衛生歌頗簡要歌云屋宇東南向門
窗透日光紙衾能護熱寢室貴遮涼戶牖蒸水除腐質酸漿
益腦穀梅樣宣胃汁果實潤肝陽終節精神壯體操筋骨强晚飯宜
少進晨酒勿多嘗散步依昏曉遲行壽且康　滬市地狹人稠久居
必傷生自以徙居內地爲善內地所乏者良飲料然可蓄濾水器名
沙漏又所乏者夏之冰然可蓄冷匣實我國人皆知之無庸贅述
不至緩急之需上海南京路中德衛生公司售出
具銀幣十元五角小者四元二角等　此外所慮無中西之精良
醫藥也然人烟既稀傳染病自少空氣較潔而更知養生亦不必倚
賴醫士矣
人不能離空氣以生活吾儕室息殆矣清蹟元人詩曰魚游水人游

氣信哉　養生家習聞西人之言謂宜吸新空氣不必避風而宜披
襟當之此言是也中醫於人有疾輒以避風爲戒其說本於內經內
經曰風爲百病之長此言亦是也西人以爲人宜呼炭吸養吸養則
宜冷然而對風然亦長養生物如虎狼吾國人謂宜避風亦以風中
有塵沙塵沙中有微生物入人體易致疾皮膚受傷即受風必息破
以其膜其足黏有病菌集於食物之上則食物入人腹而疾作然以
是語人無信之者而竟之提集願所則皆知之但言竟足有糞沾於
食物若是則皆畏食糞而以減選爲急務矣爲中人以下說法宜從
淺近處着想此其一也亦權術之一也
歐美日本人之會食也食物皆人各一器即我國不然爲世詬病以口
津附着食物疾病易傳染也設我人九嬪笑之然彼之法亦不盡易
於傳染疾病耶
綠茶之濃汁飲之未嘗苦惟失眠者宜禁茶素有胃病者宜忌茶
素味微苦色如白湯呈細綫狀性極毒茶中含量甚少故不甚爲害
轉有與奮之作用單仁爲使茶有此性茶之成分茶素單仁皆能溶解
於溫水若以茶素入茶湯則多量之單仁即出茶至二分不能入口故
烹茶宜以磚氏五十度至六十度之水泠百日言冷水人不止須臾而已王立之嘗名曰言冷水人

單仁之舍量較多若以紅茶與綠茶較茶素之舍量略相類惟單仁較少則以紅茶發酵時有若干化爲赤色素也　茶之消食吾國人亦知之宋樓鑰次韻黃文叔正言送日鑄茶詩古人送日鑄茶具與舊性能刻漱神經多飲恆人既飽須啜茗蓋茶能消食也而茶具與舊性能刻漱神經多飲恆失眠古人亦知之本草苦茶能去睡使人不睡博物志飲真茶令人少眠睡藝文類聚搜君綠巴東乳有真茗茶煎飲令人不眠唐白居易詩題慈恩寺靜律師院五絕之一酒力破睡見茶功溫庭筠詩潤茶餘爽不成眠宋司馬光不寐詩長年睡益少氣耗非神清昨朝多啜茶況以思慮并中煩枕屢移展轉何時明又其夕宿獨樂園詩詰朝將歸詩無眠耿耿不禁茶張耒詩老去不禁茶力悍兩甌破盡五更眠又讀書老眼苦眠昏茗飲無端遣夢魂飽飲止詩睡魔亦厭夜深茶戴復古詩老怕無眠戒飲茶又午困政須茶料理楊萬里詩睡魔推不去知我怯新茶又連宵眠不着猶自愛新茶又夜永無眠非爲茶又睡鄉未苦怯茶槍宋王柵野客叢書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又肩臂坐睡茶力短又剩欲啜茶還罷去卻愁通夕不成眠陸游詩暮年常苦睡爲嗜好事新分安樂茶徐照詩煮茶消困石泉新胡曦詩飲茶詩破睡當封不夜侯元稹宗儀詩茗椀香清遣睡魔

自求衛生持安步當車之論自我而不務能與以生者非法爲盜賊即填於溝壑亦安忍耶惟我之養生因彼之誤生而失直可謂之從井救人耳新學家以爲黍菽車者同人道於牛馬則何不集資以開工廠使匹夫咸慶得所耶　職業之有貴賤養生者多矣而報館記者爲尤甚伏處斗室有若槃囚俾晝作夜不見日光此於身體之健康已有侵損而況伸紙奮筆凡所紀載無一而非慈天憫人之事間有足以快心者皆閒自域外而無與於己耶持筋堅忍刻苦自勵者求之於今三百中或有一焉蓋自海通以來凡所聞見大異於閉關時代我國留學海外諸少年有舊道德而又有新道德者良不乏人而飲食起居力求儉約至於物質文明日益增進自不能無所倣效且體育與德育智育並重固不得斥其飲食起居之取生歟也然自是而堅苦卓絕之人治絕迹矣

宋王柵野客叢書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虵食遮反如禽獸蟲蛇之虵是北方得無憂病語之無恙行異經語也晉獸與前說不同宋趙叔向肯綮錄他說文曰蟲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它言無恙也恙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言東方謂北方大荒中小蟲亦能屬今人所無他之語承誤也

吾國既以東方病夫國著稱十二年來蒸析法雖民不堪命瘡痍滿目憔悴呻吟是猶恙蟲之毒也而當謂之蜚蠊之爲雞蟲之爭日猶未已論者欲以兵力痛勦之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誠哉是言然奈奄奄一息之病夫尚能禁此重劇耶吾以自持祁侯漢武帝賜平津侯詔曰君其存精養神正念處虛詘嗜欲損思慮近醫藥厚自持此言有疾者宜與楊王孫書曰願存精神省思慮近醫藥厚自持此言有疾者宜少用腦力不宜專恃藥石也然吾輩當書又何書亦惟惠曰力之絀而已劍又爲東方病夫國之民耶

趙伯英有女兄嫁陸氏者病瘵瘵二十餘年卒欲飲食一切如常人惟寢而不與耳癸亥十二月　之春始聲人間世是猶受生無爲徒刑者之至死方休也有形之蟲而奪人之食年久始死者比爲蠆見無形者德國中予其一也蠆人也不若蠆物之猶可爲人所利用也

吾嘗謂西醫之學形而下中醫之學形而上以語素孝天孝天疑予言且曰形而下之學規矩也能與人者也形而上之學巧也不能與人者亦至多而華人固不服鱈油惟以麻油爲常食品也府法爾細與人常食品異

吾謂生理機官之組織西醫之實驗自較中醫爲精以言治病處方之取徑則西醫爲下乘中醫爲上乘凡簡單之病僅須取徑下乘者如局部之瘡痛西醫亦自勝於中醫若原因複雜非取徑上乘兼顧全體不可者或須久藥而始效者則不若服中藥之爲萬全西法采烈於中藥奏功易爲稱亦易耳田漫雲嘗語我謂紹興某婦孕七月尿道不通西醫以針刺膀胱尿乃洩明日易一處刺之尿亦洩又明日亦然其家人乃詢醫曰何日能自渡醫言必娩後矣家中人念俟娩後恐堪乃改就中醫邵蘭生紹興名醫診之邵云無他患胎壓膀胱之口尿道乃塞胎之下墜以氣虛不能上攝耳爲處方方有太子參五分服之即自溲吾乃爲評之曰尿道塞由於胎壓膀胱口西醫亦知之故謂娩後可自溲吾乃惟以衛言西醫形而上故能補氣提胎稱氣提胎運動生理之自然無所戕賊疾已藥可藏亦無偏勝之後患用針洩水治標耳日必針之不將傷其元氣乎又奉天某洋行大

班爲俄人某以疾入俄國醫院醫言越三五日必死且將傳染他人數日中可了乃公事俄人信之即清理行李行之會計華人某略知醫以行事訪之既相見俄人對之泣告以醫言某按其脈大愕語之曰以吾中醫之衛言疾甚微何遽云將死欲人曰豈爲我治之某曰君在院我烏得以藥飲君俄人曰我當告院醫院醫固言我病之無救矣等無救耳顧餌吾藥某乃爲處方死馬且竟不死仍服其藥又數日出院院醫乃大詫索某方瞻藥化驗之欲知治愈之原因也卒不可得但曰咄咄怪事而已此錢竹軒所嘗以見告者也吾亦爲評之曰中醫之治疾取徑於形而上其用藥也用其氣不用其質且君臣佐使先下後下文火武火緩服頓服均有甚深微妙之作用西醫之用藥用其質而已取徑固異於中醫欲化驗中藥之原質以研究中藥之作用隔靴搔癢宜其名其妙矣西醫治全體病之譬於中醫者以吾所知惟真霍亂一症真霍亂者吐瀉不止若漿眼泡皆下陷俗稱痧瘴痧而往往不治若以醫中水分一瀉無餘乳肉乾枯血亦凝而不流各機官乃皆停滯而脈上而氣閉矣西醫以鹽水灌入靜脈管使血稀薄而能流動血流動則各機官不息自起死回生矣鍾

達軒表弟曾兒禽田寰治愈一人其人就診時脈不絕如縷幾已不知人事命以針管刺入膊所抽管接於皮帶皮帶接於高處之筒筒灌鹽水藉以高壓下之壓力從針管以鹽水灌入脈管可一二小時所灌鹽水凡十六瓶盡之乎乾註灌已畢蘇脈數突會謂可不死令歸家調治達軒兒灌水之多謂禽巨人矣七尺耳焉能灌如許之水禽曰此尚非極量也若等丈夫可多至二十八瓶吾又焉計之曰息此者其體中實患水少必以形而下之實質灌輸之乃可同生若服中藥入腹者勺水耳藥即良法不能化如許之水且必分出小便而始效自口灌之豈充滿腸胃不能輸入全體仍無效此西醫之有勝於中醫者也

皮膚病為人所忽視然微菌入傷口易致疾此易所以言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吾於是而深憫終日勞動者之謀腥趾足矣

蘇沈良方載陽文忠公嘗得異下國醫不能食夫人三旬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效公曰吾輩讀附與市人不同不可服文忠之言允也勞心勞力之人雖無習漬固不回耳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甲集乃同治十二年之日記曼有疾勤疾大

勤疾幾動之紀載又有一則云今年己巳二十五矣賤更險阻日夕憂憤又頗虛用其心舊疾相繼月必數發二三云初不知其何疾後始知為遺精也

粵諺有二難壯陽治腎也醫治腎亦二難生育也或謂為海狗海驢海豹之腎陽亦腎也以讓讀酒飲之可使若壯陽治腎四五歲男孩之陰莖可愈且謂處子之陰莖有起死回生之特效　徽妻率以狎妓而得間接傳染吾子千百中一二而已然亦有風不宿娼而得之於妻妾王孺甚生者此惟放浪者為多浸之淫風甲於通國非詩禮之家也者吾久之妻妾同化有外遇然亦不能不交歡於夫以示無他其尤淫蕩者乃被惡名又得惡瘡不幸者且死矣　王家實多病自號十病翁人見金華詩錄吾國之為東方病夫國也久矣政體腥臭疾未除且從而加甚即以予之小己言之宣統辛亥前四一涉小之健丈夫也壬子中華民國元年日患瘧瘡瘧發居忍飢誦經拉門御埽藥濾茶竈日夕相依長貧諸性命多病識行藏踽踽揚伯讓秋日閒居詩也偶憶之謂為實獲我心伯謙名巍明海豐人有詩載明詩綜又憶明張來儀山中答高彥

手指近日務濯指令淨盡不爾必失明

予患不禁蓋受驚而括約筋受震弛緩失能力之故耳一夕三遺不得安寢戲成一詩云戒佛生天喜沙壯幾人遠臭幾流芳久居海上腎徹逐陸龜蒙詩注云一作徹欲向詩邊拚色香涓涓如泉來有穴摩挲客漏屋公山有醫處一穴承溜不可得遇旱置酒招之乃絕泉出若遇雨即止教一夢黃粱熟起舞鬧雞自激昂此疾始於甲寅三年四月之受驚日本醫治之月餘未效服中醫朱子卿江寧方劑午藥而夜寥可謂神效矣越六載為庚申十年民國元年之秋再驚而再病服中醫藥不效國人之用西法者治之亦不效德意志人治之又不效乃行中法之按摩西法之按脊又皆不效於是改用電氣治療之術仍鮮有濟癸亥十二年民國六月且一夕三遺矣西醫謂宜西醫求養生之術乞靈藥石無裨也而鉛槧自給焉有餘暇習諳聽之而已誦淵明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二句輒太息久之

秋陰如苺積疢瘳居忍飢誦經拉門御埽藥濾茶竈日夕相依長貧諸性命多病識行藏踽踽揚伯讓秋日閒居詩也偶憶之謂為實獲我心伯謙名巍明海豐人有詩載明詩綜又憶明張來儀山中答高彥

敬詩有云浮生問是福何必望爲官諒哉諒哉來儀名羽潯陽人有靜居集　明方孝孺訊瘧詩有云方子暫遷疾身疲面無膏忍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蓋見遜志齋集此誠民隱物與己飢己溺之言視杜之廣廈白之大裘有過之矣　歐陽文忠以舒州僧乃竟揭榻以逭周殘疾之巧鍾相接也少壯之巧不足恃也　白殺之術多矣縊也刃也車裂也非罹古刑書自投諸火也沈於水也飲鴆也食鱗理宜矜今充塞於途慘非哀聲擾我閭見不若蠶居斗室以聾瞽自擬之爲得也然歐矣亦有殘疾之巧行乞於市則大奇也沒窴之墓也必皆忍痛須臾而乃死且或有展轉哀號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更受如干日之痛苦者是誠不若以電自殺之爲適矣一鰕電流即失知覺亦安有幾微之痛苦耶　明有遺老欲殉國而又畏死時之苦欲以醇酒婦人自戕遂日夜宣淫以冀速死者然終不得死背彎若蝦不能植立羣呼之爲人蝦狀其形也見於何書志之矣　後漢書馬援傳大丈夫當死於邊場以馬革裹屍耳力戰而死之曾吉也而以羊車裹屍者實有之明王畿王文成公年譜綱爲兵部郎中推廣東參議死苗難其子彥達縗羊車裹屍歸葬是爲先生五世祖

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而庶死亦有稱薨者真化主尼如願律師墓誌序律師薨於長安真化寺之本院　人死作佛事每七日一爲之曰做七大抵以七七而止北史胡國珍傳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則俗以人死七日爲忌之風由來久矣而人之生也七日爲臘世罕有知之者田藝蘅春雨逸響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也以肉桂末十分乾薑末五分丁香末二分豆蔻末二分浸於百分稀酒精中越五日以堅榷力遠之加枸櫞酸五分入瓶密封皆我國固有之藥材也吾味丁幾昔言之矣　母歿之日忌支辰如子日死則丑遇子日必逢午草末五分橙皮末五分豆蔻末二分浸於百分燒酒中越五日以堅榷力遠之入瓶密封亦皆我國固有之藥材也

生也有涯誠不如死死之獨苦以久病爲最甚果得中風者瞬息之間即歸冥漠雖痛苦須臾耳忍頃刻之痛脫終身之苦其樂何如推贏瘠如吾不易得能出血與生之症耳　憂患之多亂世尤甚試不如自殺之苦等也然自殺之人爲愈也然自殺之亦可逆知吾嘗作詩中忽死之想無死時

弔喪後漢書謝夷吾傳光武詔曰卿可備禮弔喪送往之義也之實曰弔客實翻放棄兩方云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寥寥有能明晰者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曰氏禮約凡弔語弔生者哭語哭死者與死者

生者皆相識則民弔且哭識死者子孫一而不弔亡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　使仙人助哭曰陪哭近今人家有喪輒令婢及女傔任之以女子固善哭也此風古已有之惟　專責之女子耳儀禮士喪禮代哭不以官則使親疎更迭而哭又北魏高祖臨馮誕墓詔羣官皆哭見魏書又王秀之遘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勗瑾而有靈吾當笑之見南史本傳至宋則有使女子代哭之事宋王得臣塵史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英送終郎假倩短婦使服其服同哭諸途聲甚淒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古且有主人陪客哭者禮記檀弓曾子弔子夏喪亦哭王陽明年譜父卒久哭暫止有弔客至傳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則客退不哭是飾情行詐也竟不哭而助哭之俗海外亦有之耶餘紀元七十九年羅馬維蘇威火山震奈波里之邦淳城壓焉死者三千餘人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有穿井者得灰石得精製器皿玉多後七年爲奈波旦三王之墓爾期三世在位時發見去上覆之遺壘則營園道路室廬像設器物食品如生見書古今事類全書

諸市者有溪瓶焉墓中殉葬物也已未　九月深任公同年及蔣百里王古魯將游歐洲各購其一　百里以予以瓶諸新六子乃得見之任公且語予曾在倫敦於瓶邸以瓶貯美多香玉款識屢見之溪少則雇人代哭之遵古而迂莫甚於宋之陳烈繪像又次則府廨州縣之訓導若曾官知州知縣者亦不得與以其行政而兼司法同於刑部尚書耳點主者立而點之公庶虛設而已若點主之主必跪者同

自點之則必跽而執筆與漢大學士點皇帝之主同志注曾引先賢行狀則述死者生平行事之文曰行狀蓋本之三國志注行狀當始於魏晉間然體例未詳予以爲李固之德行一篇爲行狀之先河後漢書李固傳固死弟子趙承等共誄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是也唐制三品以上薨敕立文錄其行狀申尚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議謚法至近世有子孫欲述先人德業以爲徵求銘誄之用者亦稱行述

靈柩二字今人鮮用之於文字一曰有之晉王蘊之妹兄靈柩垂至元王暉題王明村老黃店壁詩曲山靈柩夜來遷挽歌之亲謂之引亦謂之綍以整飭行引布前導禮記所

謂執引執紼皆是物也凡有服親屬皆在引布之內孝子最後見吾學錄今惟孝子孝孫在引布之內矣　死者出殯有設筵道周而祭之者曰路祭實始於唐唐語林嘗記玄宗時路祭備述其盛而唐封演封氏聞見錄亦載之玄宗朝海內殷賑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幔有假花假果粉人麵糗（一本作酏）之屬宋唐子西嘗代人作路次祭文見眉山集起四句云殯之于室猶在目前喪既卽路遂復寂然辛酉九月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九日旌德汪子實之匱回江都子實久鬻社同人之執紼者予與葉楚傖胡樸安而已此外則有電政局之馮念詒會在工巡捐局之余穀民鄒仲輝管際安等絲計之不及二十人子實宦游十年且久於滬濱嘗爲電政監督電報局局長讓軍使署稅書而終於滬北工巡捐局差次又嘗入吟社入報界交游固甚廣也是日適有敬老頭之出殯其柩亦回揚州執紼者乃有四百餘人之多沈淵卿親見之嘗爲予言老頭無名某差弁之子敬其姓江淮間人紅幫小頭目也無妻孥寫公共租界韜朋路公餘里居人以其年垂七十輩呼之曰敬老頭老頭病半載餘資匱輒召徒黨至令醵資得銀幣四百餘圓蓋人各一圓也如是者三次而疾猶不

瘳語所親曰吾終不起爲我告諸君吾無頹再令醵資矣九月初六日遂吞日吸之阿芙蓉膏而斃附身之具及棺皆徒黨醵資以辦作佛事三日乃舉殯其儀仗有旗傘琬轎像亭香亭功布亞布及軍樂隊五班清音二班廣州音樂一班梹以獨龍槓昇之執紼者皆短後衣衣及冠帶俱白皆手持一香殿以馬車五車中人亦白衣徒黨之眷屬也道旁觀者咸嘖嘖稱羨惟嘗其無官職無妻妾子孫而已敬之鄰人語人曰敬老頭病中身後之需殆二千金皆出之於徒黨汪領事士鈞耳此癸亥（一九二三）七夕所聞者也其四兄文敬公士驤頃閣游軍工路之喪竽若此老頭二字紅幫諸君書幫曰安慶堂堂曰皆治喪之家以家長或兄若弟知禮能幹者一人主持喪事曰護喪見司馬光書儀謂護喪主使得盡哀盡禮也然今之孝子種種非禮之事皆恣爲之不謹食素衣錦而已訃文所署護喪人名聊示拊當耳非果主持喪事也或匪以疏族之較有聲望者當之藉以自炫

揚芟青親家士驤言兄七人今存者二兄采南領事士鈞耳此癸亥（一九二三）七夕所聞者也其四兄文敬公士驤五兄杏城左丞士琦先後在謝杏城之卒也在戊午（一九一八）秋蔚霞哭之慟輓聯多至十五幅展不忍卒讀其一云生當我後死在吾先近來家運迍邅五樹已剪花都委地誰值春初病愁秋老賸有古姿偃蹇十年松柏枉參天歎霞學道久矣滬治寧靜暇惟以賦詩作畫自遣芟青久官郵傳部宣統三年亥曾任湖南財政監理官精鑒別亦善繪事一而下筆矜慎不易得杏城籍江蘇而卒於淮以大父曾任淮督罷官後卽居山陽以至於今也

山陰樊少泉學部沅清於己未（一九一九）十二月十七日庚申（中華民國九年）正月四日連喪其母一婦母黃太夫人年一生母楊太安人年九者以江西首富孫辛酉（一九二一）歿於滬凡十八歲五世同堂富貴

人年八十有五而己未有窆七月九年爲民國十二年以二月有二十九日（當中曆閏二月二十二日）是諡厲俱閏此古有黃楊厄閏之語同人賻祭幛乞壽孝天題之孝天爲題四字曰遺愛厄閏咸擊節稱善蓋僅四字而兩母之年壽氏族及考終命之數歷舉無遺也

一歲之中而悼亡者二不恆見也明李尚寶後悼亡詩之序云丙戌春余爲細君作悼亡詩六首入秋乃又哭次室數亦如之命之云後悼亡詩尚質號子虛山西長治人嘉靖壬子舉人初任河南輝縣令補淇縣陞裕州守仍留治淇著有蕙然亭集　胡君復伉儷素篤夫人岳曼如通文史閨房靜好夫婦也而若師友焉癸丑七月（中華民國二年）曼如以瘵卒君復哭之慟寄檟時以己之泰西攝影法像片寘其中亦表示同穴之意耳君復初名際雲工詩古文辭治佛學今以字行逃虛石子喪其愛子昭明乃撰昭明憶語四千餘言并其戚黨交游慰唁之作彙刊之曰思玄集予讀之乃知昭明名昆璧字孟樸以己未（中華民國八年）仲冬病殁方十齡耳昭明生而豐頤碩顱顏體碩而聲宏及漸長益端好有禮晉顧榮之稱孫晏也曰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昭明亦如是爾嗜讀二國志演義輒自比關羽自國家迫於外侮而

愛國之聲騰布人口昭明聞之亦業旦中幼童組兒童救國團爲定團章且有不賭博不吸烟不用外貨之宣言訂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同於晉之李矩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惜哉石子名後超一名光金山人居張堰善詩古文辭兩社之耆宿也曰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作室傍墓以居曰盧墓有盧於師之墓者如孔子喪子貢盧於墓上六年然後去是也言盧於父母之墓上也而明有盧兄之墓者如後漢蔡邕母卒盧於墓側劉宋王秀之父卒盧於墓側是也而明有盧兄之墓者高其義而贈之詠之見眉公詩鈔題曰周公笑冬日葬兄盧墓高其義而贈之今天下患人滿吾國尤甚吾杭之西湖且患鬼滿矣蓋自宣統辛亥以還非杭人之埋骨湖濱者絕至發櫬日皆是吾知孤山處士月下看梅必將徘徊瞻顧有五方雜處良莠不齊之感矣而明代已然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近時宦遊于杭者或妾或女死者即葬林墓之先後有人題壁云太一宮前處士家于今喚作宮人斜想因孤墳人清絕故使桃花犯命耶　薛露園爲葛國公墓創於上海徐家匯西虹橋路拓地五十五畝爲穴二千有奇一棺占一穴或數穴有石墉（中華民國二年）是諡厲俱閏此古有黃楊厄閏之語同人賻祭幛乞壽孝天題之孝天爲題四字曰遺愛厄閏咸擊節稱善蓋僅四字而兩母之年壽氏族及考終命之數歷舉無遺也

一歲之中而悼亡者二不恆見也明李尚寶後悼亡詩之序云丙戌春余爲細君作悼亡詩六首入秋乃又哭次室數亦如之命之云後悼亡詩尚質號子虛山西長治人嘉靖壬子舉人初任河南輝縣令補淇縣陞裕州守仍留治淇著有蕙然亭集　胡君復伉儷素篤夫人岳曼如通文史閨房靜好夫婦也而若師友焉癸丑七月（中華民國二年）曼如以瘵卒君復哭之慟寄檟時以己之泰西攝影法像片寘其中亦表示同穴之意耳君復初名際雲工詩古文辭治佛學今以字行逃虛石子喪其愛子昭明乃撰昭明憶語四千餘言并其戚黨交游慰唁之作彙刊之曰思玄集予讀之乃知昭明名昆璧字孟樸以己未（中華民國八年）仲冬病殁方十齡耳昭明生而豐頤碩顱顏體碩而聲宏及漸長益端好有禮晉顧榮之稱孫晏也曰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昭明亦如是爾嗜讀二國志演義輒自比關羽自國家迫於外侮而

或數穴有石墉（中華民國二年）一棺不用舊式建築一穴之地價銀二十五兩建築石槨之費銀幣百圓有奇不足建時核算圓成以後故家世族之祔葬者尚無所謂庚申（中華民國九年）五月李拔可葬其次女昭質於圓誠足爲詩禮之家賵賻風氣者矣拔可有哀次女昭質詩其一云平生木石賜臨老戀兒女爾妙有遠行一力欲藉汝汝性得吾偏福衷非所許素身雖二云語好學莫能禁如何遽短折病久卒難愈徙癥事無及內熱空自煮芳馥模欲穿鼻息鼾猶數傷哉不出戶一出即死所廿年檻中珠掩此和淚土兩鈐會當晴鳳枝向誰語其二云妓病人豈知吾愁翻見疑相牽遊西山猶不謂汝危歸視討已迫織疵遂雜施以死將誰慰話我亦此醫香花昇一棺瞑目甘息機毫髮不受垢無煩盥以匜所恨顧未了何妨待吾衰恩愛若是妄悲憂窮自欺達理不可賒魂氣終安之果從我虹橋非路歧

棺哉身萬事都已寧獨兄耶雪涕久之孺復白念醜顏偷生奪人之食罪滔天矣德言功二者未立他日之死亦草土木卒耳若欲稍稍自贖則以火葬爲宜否則漂葬今以火葬漂葬於敘述於下言薄葬言速葬言解剖者附焉亦其易行而不駭俗言則薄葬爲佛法茶毗也茶毗梵語此云焚燒舊譯闍維訛也見翻譯名義集正字通梵言闍維訛茶毗僧死而焚之也或作闍毗亦作荼毗譯音字本無定荼荼古本一字尤易混訛訛成德宗水亭雜識火葬倡於釋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慘行路且不忍見況人死以清明日聚無主之柩堆若邱陵又剖童子之棺斂而未化者而置之高處蔽紙爲旗縛之於營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講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嚴焚尸之禁且載大元典章論世者未之攷爾珂荼火葬之事實有利無害既不使生產之地有疫癘致斃之尸付之於火可免傳染一舉而數善備焉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有伍廷芳倪莫二人遺命火葬之事世皆詫爲異聞其實自宋至清皆有之今之西洋各國及日本亦有之汪頌閎嘗言其尊人子養年丈曾本小頑僊廬玲草有景寧樂府其題曰華屋悲喜景寧亦

有火葬之俗也又言不獨景寧然杭州嘉興湖州之鄉人且盛行之同治朝侍讀學士錢寶廉嘗疏請諭禁湖州火葬湖州以產絲著富饒甲於兩浙而盛行火葬者農民以地宜桑不使死者占地以與生者爭利固未可厚非也又明謝肇淛五雜俎吳越之民多火葬陶潛飲酒詩註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遂子裸葬而清查慎行以爲不然迂矣其得樹樓葬鈔有云楊王孫裸葬其事近乎達而心則流乎忍以此爲治命而使其子遵行之與舉尸委壑何異　唐呂才東皋子後序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東皋子者王勣也有王無功集

入西洋曰本式之漢權璽曰盛之否則包屍一棺入土後不使見風雨生蟻物入土後物利尽人代深多載盛棺累實之林松上不使見風雨生蟻物入土後物利尽人代之歲名塗旁花碗觀實寒暄采擷作記之亦司知某地某墓在踏他人非事你起一碗地之原有之吳樹枝之墓上建碑亭一碗題墓若各立一碗他日亦不廢也又治喪出家一女無罪安陽之繁文飾禮之敗力日力精力以是營葬公衣衾一不可藏計之文字堂前長流血稽顙嘉惠之德

贈人者古有之宋文蔚暘閒評王一老志將死有衣六七襲悉封還素所遺之者王直方病革凡所蓄書畫悉分與平日相知二公可謂達矣夫衣物書畫在世已爲贅疣況死後復佔用耶余老矣且家素貧無他嗜好止有些小書畫衣服他時亦當分與親識之貧者俾全無掛慮身後即空矣平湖縣志李延昰末隱士也字辰山江南上海縣籍少負逸才善談論以經世自命後不得志隱於醫源注有疾踏教百三必生愈下讀四庫書籍來寓我邑佑聖宮內坐臥一樓蕭灑自得四方遊士至必置酒歡飲而去晚年黃冠草履自稱道者寫注玉門外築故監亭居玩平居玩好一概一笠一琴一硯忽一日分賙支朋而卒原注年七十壽右原注年

太后帝后之喪曰國喪外省官紳繢素哭臨非於行宮或萬壽宮即於儒學之明倫堂行三跪九叩禮而舉哀舉哀者哭也疎遠之臣安得有淚發聲者三而已仕途術世又然起衍原注一跡也宋人韋驤國哀詩見韋先生集起二句云天地有大故朝廷

福我而汪頌閎則云曾記某說部言廣州某寺供熊廷弼長生祿位文曰熊大老爺長生祿位是明已有之矣　生祭非必詛祝也成人之美耳元初王炎午數句云雒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見文山別集蓋以文山再被執而未就義作文以速其死也　生傳爲生存之人作傳也於古無徵清李塨恕谷後集有楊公生傳楊名勳漢軍人康熙四十八年官陝西富平縣知縣有惠政生傳之末有云雒正十年如上公至南關訪其舊居則居已入官而公遠在京邸不可得見矣歸葬舍流泣爲作生傳　生挽者挽他人也明莊景定山集有生挽史孟哲詩傷哉殤子真千歲嗟矣彭籛只頌時太始未生吾有我乾坤卻盡子無誰建隨嫂蟻烏鳶食謬許難蠅蟻伏知識得鄒家元會丁也誰呼酒爲天癡而自挽詩之流傳者絕少婦人所作尤不經見元閨秀鄭允端有之其題爲自擬輓歌辭辭云有生必有死晝夜理之常考終與命促奚用輓短長我生政年少抱病在膏肓經年著枕席性命僅毫芒一朝與世辭魂氣隨飄揚枯形同槁木委塊向空堂良人撫我哭嬌

兒啼我旁束以木皮棺裹以布祭嘗相送出遠郊歸葬南山岡玄堂幽幽壙白日無耿光親朋盡一哭設奠羅酒漿空餘墳上土紙錢冥白楊巫陽不可招雍門徒感傷千秋萬祀後消化同渺茫但恨在世時立善名弗彰名苟可垂後愈久愈芬芳自擬輓歌辭歌辭極慨慷而無輓歌者徒有此辭章允端字貞懿伯仁妻張士誠入平江家爲兵所殺悲慟而卒年三十

予係儒也食粟而飽欲死一生分利爲社會之蠹旅食於巒落落寡合誦唐王績自撰墓誌銘起數句不啻爲吾之所欲言也其言曰王績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人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人也　後漢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遺令立一圖石於墓前刻之曰漢有逃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見本傳圖石即墓碣是亦自撰墓銘也

東坡永叔山谷生日詩人恆祀之然不若義大利祀其詩人但丁與禮之隆重也但丁爲義大利之佛羅蘭人西曆一千九百二十年爲但丁卒後六百週紀念九月十四日佛羅蘭之聖克羅齊大教堂行開撒禮以祝之高等學校學生五百人咸集十五日皇家植物園且舉行園藝展覽會以襄祝典可謂盛矣

入世久人事束縛之非出世無以復我之自由一瞑不視孰能強制我之靈魂耶自由率行己意也見於我國文字者杜甫詩送客逢春可自由今之誤解自由者多矣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羅蘭夫人且言之矣況今日之吾國耶一七九三年法國革命黨之宣言可味也其言曰不侵他人之權利而爲己所欲爲者是謂自由天然者自由之根本也正義者自由之標準也法律者自由之保障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自由之界限也又陸克曰無法律則無自由加來爾曰不服從規則不能自由盧騷曰無德行則自由不能存康鮮古曰知識自由之鑰博爾克曰欲得自由不可不限制自由赫胥黎曰限制自由即保護自由畢達哥拉斯曰不能制己不能自由巴克曰自由猶樹也以壓制之血灌之而長馬可黎曰得自由之後非經過若干歲月則不知自由之道布拉克斯頓曰不見失自由之人不能知自由之意義斯賓塞曰愛自由者人人之天性也然往往過度而陷於放肆則擅權者乘虛而入　近作倚聲能事不負此體宜少不宜多作無謂之篇以

應歌應社誠至言也生未刻新製近品一調附書于後足下志力日進望儆樸汲深歸言有實有用夫乃人與文一區區之期待在此老夫溘薪無火餘熱止於是此光緒甲午譚復堂師寄珂手書中語自是而後師無書至餘熱止於是句豈亦讖耶珂不學牆面無芻無卓行尸走肉虛度春風今師之墓木久拱矣薪盡而火不傳體魄雖存靈魂早喪惟覺志力日退而已有負期待思之悵然　耶穌教有使徒信心會使徒信教會者會中人之禮拜不僅於日曜星期火曜星期金曜日星期五之夜亦然至日曜則午前午後及夜各一次每次二小時號而禱禱必哭哭者哀耶穌之慘死也哀其無辜而被釘於十字架哀之久哀之甚耶穌之聖靈臨其身而仆地歌哭不得自主矣或夜深驚覺大聲疾呼此之謂靈魂靈魂不僅與物質且爲物質之體質非其馬也　受洗亦聖靈降身之所致也然若此者亦百不一覩浮慕者多固不獨耶教徒然也會中人之飲食品土曜日星期六預諗之日曜日不得用一錢禮拜三次他事百不爲也至若斥月入十分之一納於會中則耶教徒皆若是

杭縣 徐 珂 仲可

左右蒙蔽內外隔閡爲之主者雖甚明達無由發展其本能在家則家事壞在國則國事壞而皆不可收拾矣

鮮卑族之拓跋入主中原是爲北魏禁胡語廢胡服改漢姓娶漢女而愛新覺羅氏於此四者適反之（詳行故事之清語漸不廢然百人中亦僅一二能之否則傳國之久寧僅二百六十八年耶）

三年高宗乾隆六十年仁宗嘉慶二十五年宣宗道光三十年文宗咸豐十一年穆宗同治十三年德宗光緒三十四年宣統帝遜位

開礦築路爲強國要政而明清之宗社乃以是亡明之流賊爲禍天下而思宗殉國明史有流賊傳詳記之清末欲收鐵路爲國有而蜀人抗之首先發難遂有武昌稱兵宣統帝遜位之事

今有稱遜清曰滿清者有所倣也祝枝山猥談文字中稱完顏氏爲大金承襲誤也蒙古自稱大元我朝作者何曾予之以大今應云胡

金爾

歷代年號有長至十六字者天授禮法延祚爲夏景宗年號天賜禮盛

國慶爲夏惠宗年號夏史稱西夏宋初趙元昊自立爲帝國號夏據今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省　清咸豐癸丑粵寇洪秀全據江寧即帝位號太平天國秀全奉基督教故以天國爲名與後魏之太平登國年號宋太宗之太平與國年號相類

尹直瑣綴錄天順間新制早朝班定各官將奏事皆豫咳一聲文武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且有痰咳者珥按今之說言話者演說者讀賀文祝文祭文者將發聲而先咳者十人而九殆恐氣管呼吸不順而預調節之歟謂如武人之臨陣而怯過矣

史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武宗嘗自易名爲壽命所司給御馬監太自帝制廢而慶祝之相呼萬歲者洋溢於國中迂夫子以爲僭矣然在古昔萬歲本通用語韓非子巫祝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後漢以降乃惟皇帝得稱之後漢書韓稜爲尚書令大將軍竇憲威震天下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後世稱皇帝壽曰萬壽節取詩萬壽無疆之義亦以皇帝始稱萬歲之故也元王惲有萬壽節出左掖門詩明袁煒有萬節賀表唐開元後始以帝誕日爲令節立專名如天長節慶長節是也然亦有不曰萬而曰千者唐玄宗八月十五日開元十七年是

日賜宴花萼樓下百僚表請以每年是日爲千秋節見唐音癸籤降至近今則祝人壽曰千秋而祝皇后之壽亦以千秋爲言

清帝論旨時有知道了三字殆沿明之舊也西山日記嘉靖中一督撫以首功捷報上手批曰這廝想已飽欲而去知道了

宋仁宗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而有己飢己溺之懷淑不愧爲仁矣以生長深宮之皇帝而能深知人民疾苦不猶愈於來自田間之總統耶施彥執北窗炙輠錄仁宗嘗與宮人博才出錢千既輸卻即提其半走宮人皆笑之曰官家太窮相既輸又惜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閭閻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因又曰官家且聽民間如許快活那似我宮冷冷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渠得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中流社會之人且不知下流社會之苦況總統耶況昔之皇帝耶）

唐玄宗末年立玄元皇帝廟以祀老子宋史徽宗自號教主道君皇帝明武宗亦似之不僅自稱威武大將軍也明皇甫錄皇明紀略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太慶法王命吏禮二部便寫勑鑄印此皇帝之

個人行爲非政教合一也　明武宗時小王子爲息慶犯宣府十二年八月辛未乃幸宣府命公谷大用守關毋出京朝宮九月壬辰如陽和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庚子輸帑銀一百萬兩於宣府十三年九月癸丑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肅清邊境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十四年二月己丑帝自加太師謂禮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均見明史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武宗嘗自易名爲壽命所司給御馬監太監天字一號牙牌與之正德戊寅二月巡邊還文武官具詞以迎其文曰恭惟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貴出類之奇才抱超羣之絕藝以聖賢之德專將相之權時因小酋跳梁送率大軍征討深思遠慮後殿前驅陣方布於疆場戡已落於陷穽上以安乎社稷下以慰乎臣民操御之精湯武與之同烈戰攻之妙孫吳爲之下風福及當年慶流後裔班師有待觀示無疆某等欲罄愚心同呈俚語詞曰曉來聽得平胡報工賈士農開口笑一騎倾倒虎狼巢萬騎踏平荆楚道旌旗奔邊妻孥凱歌同光九霄將軍福力重如山萬國千邦人倚靠

右諭寄玉樓春至若武宗諭知文武大臣之文告則改稱大將軍鈞帖而大臣亦如咨文之自稱本部堂移知若平行之文武官吏也王陽明集正德十五年四月十七日進剿征藩鈞帖節該二云卷查先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宋鈞帖節該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恃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社稷得罪祖宗茲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畧選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軍官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拱樤及將軍儀賓都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等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口大戰擒獲叛首等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奏外續據宸濠謀危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

消亡而成法亂國矣主持革命之人亦頗有自悔前此之未加量度者也　民主國之行政有總統制內閣制二大別總統制之流毒將外競強藩而元首莫保說視若君主而帝制自爲內閣制之流毒將外競強藩而元首莫保說者曰不若襲用瑞士中央行政委員會之爲愈也行政委員會分七部一政務二內務三司法及警政四陸軍五財政及關稅六國家經濟七郵政及鐵路各部首領即以參衆兩院中選出之行政委員七人輪任之兩院歲開聯合會一次選正副總統而總統恒主政務部以政務部兼藉外交耳其制誠善然瑞人程度至高一國大政皆直接取決於選民之自身選民有充分參政之能力吾國之選民能若是耶申報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一日　時論謂選舉總統宜用抽簽分省制以定國本此則可行之於吾國特非冀幸生財之議員所樂聞耳

專制之世君臣之分嚴雖母女亦不平等明宣宗遺錄后母丁夫人入宮拜畢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禮已畢也而逆款太子薨謝左右靜曰此天下主不可乃止

晚清稱孝貞后爲東太后孝欽后爲西太后同治崩德宗

不聊生安得有賢且才者出而澄清天下納民于衽物耶又言十二年來變故紛乘入夏尤劇二次革命之役皆是也元首出亡今又其時矣予能測其究竟耶予無以答之太息而別時癸亥重午前一夕也　十二年來生民之厄亦云極矣而猶靡知所屆也天不悔禍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傷心人乃至以外人速來干涉爲禍時節清明之日少晦冥之日多然較十二年來也或謂癸亥之黃梅時節清明之日多晦冥之日少辛亥革命者之始願所及之時局猶佳安得不沈悶欲死蓋舊曆四月二十八日入霉五月二十六日出霉凡二十七日大雨者四陰雨者七晴雨者四晴陰者五而猶有揚晴之七日耳

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自爲者晁漢書家天下之時代且如是皇帝之尊嚴猶不足以遏窺竊雄此以揖讓而官天下者之所以僅有唐虞也　欲帝制自爲爲之耳何必覬顏昏舌諛令左右勸進哉丁巳十月六日民國夏讀元史泰定帝紀所載即位詔而知蒙古人天性之真率異王莽之大誥矣詔曰朕考晉獻武王色辰皇帝之嫡孫裕宗皇帝之長子也聖慈眷愛封授晉王統領

灣七日之總統夫人而知之而猶有臺人公舉之邱逢甲亦總統也
事敗內渡居嶺表遂爲粵人其嶺雲海日樓詩鈔有斜陽圍聽說場
詞我亦曾騙十萬師二句即指此
十二年來總統六易皆漢人而握兵權據津要者亦無一非吾漢族
滿族不得與焉排滿之效見矣金奇中者光緒戊戌變政頗思自効
而於曉清排滿之論固斥爲邪說樸議者也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仲夏過
之於酒樓方閱報忽大罵滿人予曰今何時乃作此贅語奇中曰吾
家京師壬子（中華民國元年）迄今每易一總統京師恆有風鶴之警吾輒掣
眷他徙以是蕩產能勿恨滿人之推倒戊戌新政以有今日耶
帝王之以盜賊起家者不少擬晁河上亭長劉邦皇覺寺僧朱元璋
亦是也或曰今改總統必出自國會之選舉當能大變人望而不復
有草澤英雄乘竊高位者吾曰望之矣
古義竊人財物曰盜論語其猶有穿窬之盜也與集解穿壁窬牆
牆謂穿牆壁而入人家竊財物也左傳竊鼓旗爲盜國策客有能爲雞
鳴狗盜者史記叔孫通傳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陳寔傳有盜夜入
其室止於梁上莊子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高士傳盜

共竊其馬殺人曰賊書寇賊姦宄謂爲盜而殺人者今通稱強盜曰
盜竊盜曰賊與古義異矣　今之盜集徒衆挾武器以橫行於都市
凡行劫者汽車也輪船也巨室也商肆也所欲不在小其得財至少
以千計無形之帝王官吏也而竊鄉鄙之田舍翁多收幾麥斛乃
亦有被劫者行旅身懷銀幣不及十圓乃亦有遭殺人越貨之慘者
巨細不捐不必釋肥也民國之盜其殆識乎等之精義耶
軍用之槍礮可致遠又益以航空戰術以鞏固國防言以征勦內亂
之一二云蓋屋會無一把茅始蘇城外盡荒郊行人欲識鄉亭處問是
軍燒是賊燒自古且然何有於今　殺人越貨有形之盜也人猶得
而防之而漁奪侵牟殘民以逞者無形之盜所在皆是自非脫離人
世鮮有不遭其殃者也　且官且盜而爲有形之盜者不僅見於清
也隋明亦有之清康熙時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有富室屢失珍物案
久不破縣令嚴比捕役役大懼邀精幹者分途緝捕且言於富室使
邏察之一夕編三下役見有持鐙至者衣短黑衣罩藍色袍於外過
一井懸燈井中覆以袍役潛躡之至高墻下飛躍而上未幾負一小
匣出跡之自府廨後垣躍入役飛刀擊之不中衙一鼕中額役命諸
人環守之黎明不出役密白令請於晨點府廨胥徒名察有傷額者
吾令以此入告守守辭以疾令自言知譬請入內視疏守不得已見
於兵夾故不曰棒客而曰棒老二或即曰老二及就伍諸之曰老二

之則以烏紗帕裹額徹有血痕令訊之曰頃風令大鼓亟白上臺上臺發兵圍府廨搜之得真賊招失主認領厚撫奏聞奉旨會總督嚴訊始知其初爲積猾得巨金捐納知府選授漳守也後置之法漳守之事與隋之麥鐵杖明之吳某相類鐵杖始與人號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結聚爲盜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鼕鼕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入劫盜日還及時仍又執傘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恆在不之信也成陽公李徹稱其號武開皇中除車騎將軍見隋書本傳明楊士聰玉堂薈記丁丑漕修劉正宗失去銀帶衣物久之乃得於一典鋪捕役偵其所自乃中書吳某（原註忘其名）所當及於武英訪之又無姓名跡時且久則積年大盜也有妻妾數人延西席教子每日騎馬道上拜客夜即爲盜有繩作軟梯無夜不入人家曾盜黃訒存家銀數百兩又盜進士李白治衣箱中多物

先姚陸太淑人嘗言外祖楚書先生以鄉居多盜金帛珍物分置書籠中同治初盜恐書籠亦不保如吳國倫矣明吳國倫氏寶甈洞簫悼焚書詩序二十子宦游二十年購書近萬卷爲樓貯之甚珍每歸輒謝客坐臥其上喜然忘貧即星中少年亦鮮知予

貧也頃聞長客登樓遇採蓮舟無以當吳意乃遽下火拔書以去　光緒戊戌九月予自小站（天津東南七十里袁項城戒幕乞退故鄉）會試（庚子辛丑連舉兩次）小站（地瘠）亦貽（此地頗富）書（吳公書上書謂）罷（予）官（予實）遣（一笑置之）十月抵滬至通濟（通濟）山（地名）遣寧波（通濟錄）還（一笑）寧波以輪船甯波至王餘姚以烏山船同行者爲滬縣宋雲槎黎明船至王舟子忽曰船漏當以漸將退宜待薄暮之漲矣雲槎詰以寂坐無偪強予忽曰船漏已深德予寄金蘭譜至願結爲異姓兄弟翌歲己亥春丈貽書謂阿二就獲棄市矣是年夏予在鄉秋從蔡子熙宮保元春於廣州灣皆得雲槎書其後子絕迹宦途儻書養母雲槎遂無書矣先子嘗言以衰瘠仕途不一小時鼓棹去予乃入中流方平忽解纜詰以曷不待潮漲時開行耳四時舟行九時至鐵沙匯去城十里而近雲槎忽語予曰爾我皆書生盜至將若何予曰祖手而已嘗見筏語有光疑失火亟呼舟子無應者中艙之門閉一棄炬持刀者躍而進予思盜之至何與雲槎若相判耶亟避至頭艙號之雲槎方乞哀而進予思盜之至何與雲槎若相判耶亟避至頭艙號之雲槎方乞哀而睡至王者可十七八爭取箱篋什物置小艇（先子與雲槎同艇）不一小時鼓棹去予乃入中艙檢視則尚有二衣箱一衾枕（衾枕及書篋以然小不能容故舍之而中艙頭艙間之門毀矣聞舟子曰盜去舟不得行矣予大疑潛語雲槎曰盜之來必舟子所致盜且負艙去舟不得行矣予大疑潛

盜之擾人勒贖也在南曰掠人曰請財神在北曰架票曰綁票（綁票二字始見於此）曰撕票此風明已有之（萬曆仲夔耳新潮惠有大俠每窺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應其所欲始聽歸謂之勒贖初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被而行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旦許令開目則蕭然敝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王者狀披者令前伏謁曰廉鎮之甚厚將遣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被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清之宗室皆居京師不許出四十里外與宋之初制同（遼炎以來朝野異制記載皆衆許昌照豐間始弛禁）在奉天者少不若明之宗室為患於天下也魏禧於所撰朱中尉傳中備言之傳曰明季天下宗室錄百萬所在暴橫姦猾者輒結凶黨數十人各為羣白晝捉人子弟於市或剝取人衣或相牽訐詖破人產行人不敢過其門巷百姓羣相名曰臺神

猾者輒結凶黨數十人各為羣白晝捉人子弟於市或剝取人衣或相牽訐詖破人產行人不敢過其門巷百姓羣相名曰臺神

四方多盜而江西為甚帥臣重憂調發田州土軍來征其害偏及人人比之盜惟憎富室者相去又數倍矣見明季芬梓溪外集至於清則粵東以多盜聞於域中山左之曹州江左之徐州及遼瀋次之今

不僅是也蘇魯皖吉（已編宋湯彭諸盜記載言之已詳茲言三省一帶尤下）豫晉（豫人善劫晉時起）豫之邊境亦皆為盜藪而滇黔黃桂湘且然浙之甯紹亦有擄人勒贖者非若昔之僅以溫台多盜聞也　粵東多盜盜亦不自諱自言其所業曰落草落草二字見流賊傳自成巡徼最密逃者謂之落草落草之遊瀋之鬍匪清嘉道以前曰金匪見檔案其後曰馬賊曰紅鬍子曰鬍匪其所以蔓延不絕者以其地民風素悍地曠人稀土著至少山東游民隨時闌入如入無人之境可無所不為故當春夏青紗幃起之時恣睢橫行剽掠之風徧於全境至冬末滿載而歸又為安分良民而俟明春再舉矣疆吏亦於其時報告肅清此慣例也近則四時有之蓋交通便而器械精耳　滬之治容而慢藏不僅誨淫且誨盜矣　江北之多盜自明已然而江南人之卑視江北人亦自明已然讀黃淳耀泊舟行江北村落詩而見之詩云碉碉田中牛飛飛田上鵲老農分稻鍼仰視雲影落荷葉引桔槔麥路通略行鄰里更叫呼山歌應林薄客本江南人厭聞江北惡牛犢化刀劍難犬遭殺掠兹為偶盤礴幽意了可攜事策數隄柳蓑衣弄場舍行喁邱中琴靜想林下酌始知干戈地別有耕稼樂居

子中華民國元年至癸亥十二年民國無一年無戰即無一地無盜蔽滅蔽起者戰也時離時合者盜也以癸亥言之全蜀本部爲縣百四十五合川遭二十二縣幾皆戰盜之區域矣且有一尤奇者合江縣屬九層崖有大股之盜分五團團各二營貨船鹽船之出於其途也必納保險費然若有擅取客之貲財者殺無赦小老么強取行旅銀幣百圓其魁即戮之以示衆始所謂盜亦有道歟以上云云見申報中華民國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四川之土匪世界篇子於小老么被誅而數凡今所謂盜者其中有人在若輩始固良民也爲在上者所迫耳吾國之盜可皆作如是觀也

綁票之禍及於外人孫之張國信華人開其端也自稱建國自治軍第五路之孫美瑤從而效之且大舉矣癸亥三月二十日申報民國二年五月五日之夕二點三點北上之津浦車行至臨城沙溝兩站間有預伏道上之盜毀鐵軌車停盜千餘上車劫財物掠旅客各國人三十餘國人二百餘人大半英美人一百人大半美國人二十餘人日本人及德人悉驅之以去駐華各使乃詰責外交部令速援之使出而某國報紙且有共管我國鐵路之說於是交通部電請山東當道速議招撫贖外僑交通總長吳毓麟山東督軍田中玉皆自至臨城而徐州鎮守使陳調元江蘇交涉員溫世珍旅長吳長植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公府顧問美人安特生被擄之美人鮑惠爾澤紳李薩閣等亦先後至美瑤銅山人所部有郭奇才周天倫周虬龍諸葛燈十餘股凡六七千人操此業於蘇魯久矣然嘗爲前湖南督軍張敬堯之軍官奉直戰時且曾受奉軍旅長馮占元招撫也蓋奉直戰時會於魯省擾直軍之後其兄美珠尤効力後爲兗州鎮守使何鋒鈺中華民國所誅有謂美瑤代兄報仇者以此又有謂其窩抱糧營匪首一夫莫當張宗昌之綽號也可知此又有謂其窩抱糧營匪首一夫莫當張宗昌之綽號也可知此又有謂其窩抱糧營匪首一夫莫當張宗昌之綽號也可知此

凡幷送次所釋之二十餘人計之匯豐票無一被留矣華票隨而出者僅四當中人以爲官之所重視者匯豐票或將背約進剿乃悉留入山諸人以爲質吳長植與焉新舊華票之未釋者至此猶五十餘陳調元及安特生温世珍江紹沅孫福基諸人旋亦行矣遷延旬餘而孫美瑤郭其才編制第一團竣事函謀下山吳長植乘間游說始以新華票十五人俾事之以出而舊華票四十餘猶未釋中有被羈三年之久者臨案救濟代表管象坤趙志澄之言見中華民國十二年凡月二日紙京魯同鄉會紀事曰官紳對於舊票主張聽人自蹟力與爭辯始獲同救之結果惟索款甚鉅復諭以大義允備款五萬圓舊票全數交出熊省長允許發墊現據孫美瑤通電僅云嘗四千圓即將舊票全釋此其難信因招安後如吳子玉之祕書宋竹泉一子一女一妾贖出尚出四千圓臨沂趙某索贖十三萬五千圓已交八萬復交五萬五千圓方出諸恩振孫美瑤之妹亦出二千圓方出蓋彼視贖票爲有利即經手者亦不願團體包贖現聞舊票尚未盡釋

稱之宋莊季裕雞肋編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仕途捷徑無過賊上蔣奇謀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

著行在賣酒醋可證也卽以近今言之孫美瑤之受撫亦非創例也
壬戌十一月（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河南有收撫張國信張國威樊鍾秀之例山東有收撫孫百萬之例美瑤既受撫乃以旋長爲從南辭擊隊司令然以視古之起家草澤卒成帝業者猶未爲大幸也推因是而開風興起者大有人在登亥五月朔（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義大利教士梅洛杜至應城爲應山土匪雷老么（咸豐三癸丑歲首者癸丑歲曾爲粵人白蓮天下第一人）所劫附近男女五百餘亦被擄初有贖價銀幣百萬收撫編軍之要索鄂督不允遣旅長潘守燕督師往勦饒多匪出被擄者多人匪乃乞神甫安某以給械編伍可釋梅請於當道梅聞之貼書於安謂不願助惡若被戕華政府費一二萬金於隨州棗陽或德安建設一學校或醫院爲紀念可耳潘於是痛勦之總稗首劉揆長屢失利恨梅甚且憤其速兵進攻也必欲置之於死乃以捨擊梅彈自右脇入左脇出賃亦爲刀所傷潘之部亟奪梅出送平水福民醫院療之終不治刻有士去者人以爲德慶丈之慶也馳問遺索蒙羅拙詩輒賦所懷住奉一笑而專候刻可以歸於我矣詩云歲暮霜霰集寒士多悲心置酒臨高臺觴酌屢獻酬雖黍罄中廚肴核供庶羞所恨乏珍肥懽意不得周何辭上客讓徒我夜整舟平明但素壁篆刻不可求究索勢象罔高疇希盜丘我亦惝仲子猶未忘讎表朱子之友必端人也而乃若此宜今日上下皆征利而盜賊徧國中矣

南北恆言於人家之大小所以分別之者南曰牆門人家北曰宅門兒指富貴之巨室言也南曰經紀人家北曰小住家指寄寓言也　市民之於村民南曰鄉下人北曰莊家人且自城鎮往村者輒曰下鄉下之云者城鎮人自居於上也然富貴者豈竟無一鄉居者耶　俗以有光榮爲有而子或曰體面此語自昔有之舊唐書張嵩傳嵩出軍討太原楊復恭奉尼酒屬嵩嵩辭復恭曰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嵩一面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嵩笑曰賊平之後方見面子又俗稱人有特立之行不隨人轉移者曰有骨子與骨氣骨鯁略同鯁子又通作鯁吾書骨鯁不同於物荀子君有忠臣謂之骨鯁中大夫殺囊骨鯁可任注骨鯁論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今之人則專言面子而不言骨子以至隨俗浮沈廉恥道喪不可究詰矣噫

稱民國者十二年矣民之地位（猶言所處之地位商書自以地位逕室高矣而聞見亦因之以廣昔之市民偶與得有八九品職銜者相見輒鞠而驕其妻妾

曰吾今日見一官聞有擁數十萬資產之人輒以語親知曰人間世乃有此今則於督軍省長及富有貲產千萬者皆漠然視之不以爲異蓋官太濫而財皆橫也

光緒中葉予在都時所見窮京官之得與山西廣東之富人締交者輒引爲大幸誠其多金貲其通財也廣東富人性慷慨倏交游京官之沾丐恆較山西人爲多

清之官俸薄益以養廉猶惠不足自非具堅苦卓絕之操者不能責以潔己守法也然優欲崇後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者亦甚渺今者祿糈之厚較之有清什伯倍蓰於昔何歟昔之椎相疆吏從宦數十年致富數十萬而已至於今則以千萬聞者所在皆是

武人致富之衙不一端其在平日除兵勇空額（錫知每營五百人恆不足額甚者僅及半）上官遣員至營點名冒糧（每月之二十二日一兵冒遞則每營每月之遞至少十數人）乞丐充數之（每月之二十二日一兵冒遞則每營每月之遞至少十數人）金也服裝兵械（兵之服裝械械雖有定制然非歲必更易也）操練之費用也（操練之費用也需差之賄賂也）皆生財之道也及有事則拔營時有開支或戰勝則搏掠者可提取若是乎武人之致富之多衙不下於營私舞弊之文吏也然歷數十年亦僅數十萬耳此吾於光緒甲午冬從戎甬東（湘軍某營統帶候選）聞之於同幕者也

粵寇平湘軍將帥之致富者郭松林爲著號稱四百萬席寶田陳湜次之餘則百餘萬數十萬耳其後各省防軍亦有久充統領坐擁巨資者然至多亦數十萬此吾所聞之先子者也今則富逾千萬之人數見不鮮無有聞而搖舌者　夙聞同治中與將帥之富湘鄉二曾皆不及郭松林文正且遜於忠襄忠襄之長孫慕陶（錫知文正忠襄之遺產乃知文正忠襄身後各有一萬租待郎嘗爲予言文正忠襄之遺產乃知文正忠襄身後各有一萬租）一萬租者萬石租穀也湘之田畝收租穀二石是各有田五千畝耳至若居宅則文正所有值十萬金弱忠襄所有值十萬金強文正長子惠敏之富則遠過文正計其貲不僅百萬也　淮軍之將帥至富者亦數百萬而已有謂李文忠之財產可逾千萬者則久任疆圻又家有二燕樓於溧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紙書小詩繫燕尾曰談（錫知文忠人招飲與太原段某同席段聞客言近歲軍閥之多金二三千萬者比比皆是乃曰吾執業於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出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棚身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隔是生離來春燕應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今歲竟不至因目棚所居爲鳥

人致富之多術不下於營私舞弊之文吏也然歷數十年亦僅數十萬耳此吾於光緒甲午冬從戎甬東（湘軍某營統帶候選）聞之於同幕者也

莊詩垂棄何須使鬼兄沈周詩錢堪使鬼原非謬元曲選鄭庭玉後庭花曲有錢是人之膽語今之位尊多金悉雖暴戾而橫行於世有以哉或謂有膽乃能攫錢錢多而膽愈大也

粵人之好虛榮者多輒以所得之貴所享之壽表示於外門楣所懸文林第儒林第匾表其貴也（他省之表於門者必階至大夫以上鐫籠所書壽幾十有幾表其壽也人死即書壽幾十有幾於懸門之艤簷）

帝制廢階級除更何論門閥耶古昔且然漢書陳涉傳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諺衡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劉禹錫詩也各本皆作王謝而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引此詩則王謝之謝作榭且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推遷所載禹錫全詩則王謝之謝作榭且云王榭歸至其爲業一日登岸翁媼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榭歸至其家有二燕棲於溧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紙書小詩繫燕尾曰談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出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棚身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隔是生離來春燕應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今歲竟不至因目棚所居爲烏

衣巷珂按此神話也六朝王謝爲望族南史侯景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尋常百姓家對王謝堂前而言宜謝不宜榭可斷言也

古者立賢無方今則居清要者有寒微之人夫號稱共和宜爾爾而南朝寒微之人仕於朝不得任清要時遂有寒官之名南史紀清真自寒官至參軍主簿

橫河橋許氏爲吾杭望族其先有名學苑者幕於粵以平一大獄話千餘人爲時所重有七子皆登科榜服傳臚各有其一名位之最顯者爲尚書乃普巡撫乃釗而恪慎公庚身其孫也曾直樞密與恪慎同輩者有仲韜按察鈐身按察之嗣君爲綴丞部郎之印神采秀徹風度深敏且頴悟好學見之者皆曰括柏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王謝之佳子弟也及長則所與游者皆一時鬧人　錢塘汪氏亦吾杭望族自有清中葉以至於今仕宦未替伯棠同年鼎年均於光緒己丑伯棠與其從兄穰卿中翰康年從弟偉齋同年故尤稔其家世登賢書汪氏與予家爲世好予又與穰卿偉齋爲同年故尤稔其家世因穰卿而識其同懷弟頌閣廣文詒年踽客騎尉洛年遂悉其家世

汪氏在乾嘉間種衣冠文物之盛漁亭比部憲（進士官至刑部江蘇司員外郎）爲頌閣之本生高祖小米中翰遠孫爲頌閣之伯祖皆尤著者流風餘韻今猶有存清門名德識足當之矣頌閣書語予以其家六代之入文（文海披沙云李虞中以人生年月曰所直干支推人富稽生死百不失一初不深時地但宋而後乃併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阿駱）譜（譜書呂才傳敏祿命引漢武故事謂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是年月日時幷皆值初乙酉之歲庚寅月甲申日時幷皆值初己酉之歲庚寅月甲申日時生其年庚寅月日時幷皆值初己酉之歲庚寅月甲申日時生）合一觀間一代而相同其言曰高祖春圃府君（名誠乾隆甲寅恩科舉人太常寺博士生於壬辰乾隆三十七年）祖少洪府君（名鴻孫乾隆甲午科舉人刑部江西司主事生於壬寅乾隆十一年）父養園府君（名國學生生於丙寅嘉慶十七年）予生於丙辰道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予生於丙寅同治五年十月初九日長子德輝（字倘仲上海尚賢堂學業之秀士生於壬辰光緒十八年八月初三日）亦一奇也珂謂祖孫同庚連綿數代誠爲希有之偶合數亦以我國晚近之風尚男子有室大率在二十歲越二十載而子長又越二十載而孫長準此數理乃自有若此之偶合然與祖孫之血統關係無涉萱祖孫血統之關係指遺傳上之形性而言生理學家謂動物之孕後之墮胎爲和平矣笑之紐約今有限制生育會蓋歐戰以後限制生育之說甚盛實欲使一夫一婦得成立之一男一女也限制

才研精細略西學遠超某時爲記室喝爾曰文貴攻擊公擊走之事暨授知縣遷臺灣縣陞臺灣府知府卒於官生平事蹟具詳國史館列傳以異途奮迹有聞於世者亦有之十世孫生諱承恩由閩阿通判王安徽巡撫監）　彌今有子卓爾者計之卅世孫生諱兵部侍郎諱家駒以異途奮迹有聞於世者亦有之十世孫生諱鳳員有

生育會會長山格格（譯言沸泉）夫人在滬宣傳限制方法有五其一不易行其二三四五則皆防止陰陽兩性細胞之結合不使化而爲胎乃及心身惡劣之分子人口愈衆貧者愈墮落蓋衣食住及教育均患缺乏爲婦者以疼於工作於嬰兒亦無從爲相當之看護因而疾病死亡且饑饉疫癘亦非果能爲天然之淘汰也男女老幼皆遭饑饉疫癘之不幸無智愚賢不肖皆可死死者非必愚不肖乃留於人世矣至於戰爭精壯盡死而任教養之責者乃皆羸弱即以酸戰言之孰能謂其有利於英法德矣及參戰各國之政良人種乎欲改良人種非有智識意志不可斷不能僅藉自然力也以經濟言人口過多家計耳初無關於國然甲之子女多乙之子女亦多家皆若是遂有通國人滿之患故爲家計爲國計自皆以限制生育爲第一要義又嚴又陵觀察復譯天演論導言附案曰英國計學家馬爾達（馬爾塞斯）有言蕃類生生各用幾何級數（原註幾何級數者用幾相乘也譯談父生五子則每子亦使滅亡之數不遠過於所存則瞬息之間地球乃無隙地人類孳乳較遲然使衣食裁足則二十五年其數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當徧大陸也生子最稀莫逾於象往者達爾文嘗計其數行年五十其婦之齒滅於某者二元妻也所產可二十人育者男子子三女子子五最長者卅歲最幼者二齡其生殖力之強若是世之一夫一妻者夥矣盡人而若某則真瞬息之間地球可無隙地也吾乃竊自幸且爲社會幸否則前後娶又旁妻一竭俯畜之力奪他人之食者寧僅一男子子（吾于新婦耶長女既殤次女歸華早逝）此實蘭谿之鼻祖而樟林僅推孔靈公不知孔靈公之祖文真公（諱彪登宣乔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再前則文楚公（諱作南齊時居太末今之龍游也南齊以上不能接僅溯至漢王偃王衢州有偃王廟見

卽不能受孕惟塡皮套價至高（原註塡皮套者宮頸癌時塞陰道以防癌菌入宮之物也）乙交媾前以二三寸之海綿或棉花浸於水或醋塞子宮之口（原註入育制協會成立以宣傳節育之義）夫人提倡限制生育政府禁之八年以來入獄數次一九二一年生育制協會成立以宣傳節育主義渡太平洋而西至日本政府不願其往故未能出席於京大學之請曾一講演至滬則告人以在滬欲設一生育限制會支部限制生育主義之雜誌科學的臨牀講演會其在滬演說於家庭日新會之要語略如下家庭隨自然之勢日益張子女教育不足將更無知識若結婚十年育三四人自能施充分之教育父母亦得享人生之樂反之而所育者逾十人母隨且因之而弱方今文化日進種植畜牧尚知改良而自身之生育乃忽焉不察寧非至可恥笑者耶夫人有生育限制論亦節錄之其言曰人口過多乃時爲慘酷之自然力所滅卽饑饉疫癘也中俄印度尤任自然力之進行而人乃悉歸之於天命其他各國則以求地殖民亦大懼遂有戰爭今惟吾美足爲各國移民之地而吾美乃堅持閉關主義以是東西兩半球皆患人滿政良人種非果能爲天然之淘汰也男女老幼皆遭饑饉疫癘之不幸無智愚賢不肖皆可死死者非必愚不肖乃留於人世矣至於戰爭精壯盡死而任教養之責者乃皆羸弱即以酸戰言之孰能謂其有利於英法德矣及參戰各國之政良人種乎欲改良人種非有智識意志不可斷不能僅藉自然力也以經濟言人口過多家計耳初無關於國然甲之子女多乙之子女亦多家皆若是遂有通國人滿之患故爲家計爲國計自皆以限制生育爲第一要義又嚴又陵觀察復譯天演論導言附案曰英國計學家馬爾達（馬爾塞斯）有言蕃類生生各用幾何級數（原註幾何級數者用幾相乘也譯談父生五子則每子亦使滅亡之數不遠過於所存則瞬息之間地球乃無隙地人類孳乳較遲然使衣食裁足則二十五年其數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當徧大陸也生子最稀莫逾於象往者達爾文嘗計其數行年五十其婦之齒滅於某者二元妻也所產可二十人育者男子子三女子子五最長者卅歲最幼者二齡其生殖力之強若是世之一夫一妻者夥矣盡人而若某則真瞬息之間地球可無隙地也吾乃竊自幸且爲社會幸否則前後娶又旁妻一竭俯畜之力奪他人之食者寧僅一男子子（吾于新婦耶長女既殤次女歸華早逝）此實蘭谿之鼻祖而樟林僅推孔靈公不知孔靈公皆有傳孔靈公後有在宋元登進士爲通儒者亦如之而杭州花巖兄所輯誦芬詠烈後編自文徽公之考妻真靈公上溯樟林始祖孔靈公皆有像有贊曾以事實託史館提調惲薇孫學士編爲列傳俟全書卷有像有贊曾以事實託史館提調惲薇孫學士編爲列傳俟全書卷首則論旨天章誥命恩遇史傳志書家乘小傳各書題名此告成卷首則論旨天章誥命恩遇史傳志書家乘小傳各書題名此外則諸家紀述碑版後則各先人之詩文上溯唐代之子珍公（諱安貞閩元時家鄰鄱官中書侍郎閩王子）此實蘭谿之鼻祖而樟林僅推孔靈公不知孔靈公之祖文真公（諱彪登宣乔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再前則文楚公（諱作南齊時居太末今之龍游也南齊以上不能接僅溯至漢王偃王衢州有偃王廟見

昌黎碑文偃王爲伯益公後伯益公爲皐陶公子是以始祖當推皐陶公以上云云皆花農兄當日所以詔予者也　樟林族人有名寅宇虎侯者謂與予子新六同輩行曾治舉業俄棄之入伍旋習陸軍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　元圃長今爲浙江陸軍第一師參謀其官爲陸軍少校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季夏至滬與新六論持身之知其有大志矣虎侯性敏而言直自言愛西湖山水買地三畝每畝銀幣九百圓於葛嶺下又於蘭谿買田八十畝每畝銀幣七十枚圓冀他日藉此自給其嗣父愛松父愛琴皆誠樸之農皆知教子宜虎侯之得以成立也

朔張弼有蘇步坊詩題下自註在縣治東以宋東坡南還至田如鱉六經堂留題故名詩云東坡過此偶行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瘴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人之爲善爲惡可觀於此而自知所擇矣今無錫秦氏不自認爲檜之裔分宜嚴氏不自承爲嵩之後亦以見公道之自在人心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不平之事今爲甚全唐詩引佛經二語曰赤脚人趕鹿著靴人喫肉中外皆然此社會主義之所以行於今世也社會主義者指改革現代社會制度而言欲使社會各表現其平等也廣言之則歐洲近代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皆然目爲社會主義統言之則一面立言主義無政府主義一面主張設經濟上之虛無主義者利導適者利導遠者利導多數者利導平等所採方法不同其變動者則級級發展以漸進之意思也故名之曰漸進主義

世賢業驟富致富宜大資本家與勞動者所以級級發展以漸進之意思也故名之曰漸進主義

或謂宜以土地資本歸諸公有或謂宜以土地資本歸諸公有或謂不許私其財產而當由公平分配于各人其最極端者則廢公產生產品與公產之所有權則廢公產主義謂土地所有權歸公一切生產品與公產之所有權歸公產主義謂土地所有權歸公各人是爲一般社會主義又舉馬克斯以後爭執最烈之點也然不宜類覆現代社會制度但當漸易其分配之不均及其流弊而已

變易國家政策以改良產業爲國家社會主義

樓遲海上儷書自給衣食粗足絕不干人不暇爲子孫謀視子孫之賢而已誦白居易夏日閑放詩不啻若自吾口出也詩云時暑不出門亦無賓客至靜室深下簾小庭新掃地褰帷復岸幘閑傲得自恣朝景杭簟清乘涼一覺睡午飧何所有魚肉一兩味夏服亦無多蕉紗三五事資身既給足長物徒煩費若比算訾人吾今太富貴又放翁農家詩小康何敢望生計且支撐吾輩有不欲遺子黃金滿籯者當熟誦此詩　子孫分析祖父業產之券俗曰分書朱竹垞所有田蕩不及百畝而券言亦可少供饘粥可想見承平時之生計也竹垞老人析券如下竹垞老人雖曾通籍父子止知讀書不治生產因而家計蕭然但有薄田荒地八十四畝零今年已衰遽會同親族發付桂孫稻孫兩孫分管辦糧收息至于文恪公祭田原係公產下徐蕩

續置蕩七畝并荒地二分均存老人廒辦遣分給管墳人飯米孫等須要安貧守分同憶老人析著時田無半畝屋無寸椽今存產雖薄若能儉勤亦可少供饘粥勿以祖父無所遺致生怨尤倘老人餘年再有所置另行續析此炤康熙四十一年四月日竹垞老人書見析徐尚賢盛麗宸按年譜桂孫娶于徐稚孫娶于盛也見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　今人以家財爲家私漢已有此語續漢書靈帝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後寄小黃門常侍家私錢至數千萬　世之計人家財者輒曰某也百萬某也數十萬予夙疑之意謂非主持其家之會計者焉能如數家珍不浮不漏乎即以詢之富家翁浦公欽有天下耶欽爲富家翁耶見史記留侯世家注恐其自身亦猝不能答蓋財產豐積自有主者主人不暇問也局外之言論烏足憑耶出之於蓄產者之口或可信乎袁項城之富固號稱數千萬者也其二公子寒雲名克文嘗辨之見晶報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原文爲白話今譯文言其言曰宣統初先公養疴洹上頗書處分家產之遺囑遺囑今在予篋當時計之動產與不動產吾兄弟所獲人可得四十萬左右綜計之六百萬有奇皆在北洋大臣任時所蓄實辦織路郵傳招商等凡差應分之紅利先公殂檢遺產此盛匳匳贈萬金在寒家已

僅四百餘萬管理吾家財政之袁少明名寬乃用之於籌備洪憲大典也於是人僅各得十萬有奇今歲七妹于歸蔭午樓名昌之子吾大兄名克定字爕臺令吾嫂南來置匳物費萬金實變產所得以七妹爲無母之女攜養於先嫡母大兄厚待之乃有此盛匳匳贈萬金在寒家已窮奢極欲矣君試思之數千萬資財果何往耶

有財力足以供生產之用者曰資本家古之財主也周禮凡民同貨財者注財主出債與生利世說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舉游小志財主者潮人稱財東也北人稱掌櫃南人稱老板潮人則稱爲財主　明謝肇淛五雜俎富者多慳非慳不能富富者多愚非愚不能富富者多墜之言是也或謂不擇壁而較錙銖者猶賢於奢後淫佚之人吾謂不然貧者無所沾丐財壁矣富者多愚亦守成之賢者赤手創業雖或食時會之賜然非有心計不可愚者能有心計耶光宣至今不及廿年徒手經商積財累數百萬不三四載而赤貧者時有所聞比五六年謀生之難固結蓬什伯於昔一日得志即可暴富甚矣救貧難而致富易也

史記司馬相如引鄙諺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袁志傳引云千金之

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衛貨殖傳引諺二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又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漢書楊王孫傳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是以千金爲富也史記越世家陶朱公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是以巨萬爲至富也然巨萬者一萬耳則又覩於史記鄧通傳史記平準書漢書貢禹傳而知之也鄧通傳景帝立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平準書是歲費凡百餘巨萬貢禹傳一歲費數鉅萬曰數巨萬曰百餘巨萬可見巨萬之爲一萬也陶朱公累巨萬亦數萬耳而天下已稱其富以視今日擁資千餘萬之富賈有慚色矣蓋貧富階級我國本不甚懸絕此過激主義之所以不易傳播也近十年來責人之富有數千萬者屢有所聞而凍餒之人不絕於道於是過激派得稍稍乘間而入矣

汪頌嘗語予曰農工商足以致富有土地資本勞力耳十二年來乃有徒手致富者文武官也書畫家也醫家也伶也賤也多也其一身之外無長物亦以趙伯英巳中落爲點妻壻白居易詩兒得婦兒得婦爲妹婿杭之宅貨於人矣伯英物故賴以揸拄門戶者長甥達觀耳杜甫詩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達觀不癡也其弟曰新覩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除夕籌燈獨坐數世變之益劇念吾妹之多疾誦白居易除夜寄弟妹詩感時思弟

之者固不自滿足聞之者亦不甚省記非若晚清稟論之於月入百圓積貲數十萬金者即爲人而十二年來益以證清之數千圓爲軍官可數萬圓凡小康以上之人家能資雇鄉村之農家男女爲傭者主輒視之若奴姦富役本富也姦富者以詐欺致富也史記是故本富爲上末富爲下次之姦富最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本富爲上末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於姦富之家矣

清光緒乙未四月馬關和議成賠款二萬萬時有欲稅之民者先師李文誠公文田以疏民儻日之非計上疏力諫疏語有云中國千萬之富殆無其人有之則李鴻章而已百萬者每省僅三數人十萬者僅數百人此就瀕海言之耳潮汐不及之地上戶不過十萬中戶一二萬號巨富矣文誠之言是也閩粵人之在外洋者懋遷有無積至千萬者誠不乏人若非國際貿易則未聞有致富千萬者乃自辛亥革命以來武人之擁資數千萬商人之擁資數百萬者不一而足與官吏以爲富而可求惟鑄銅幣乃日以開鑄爲言矣

文誠所言大相逕庭矣武人大言戰國策之所謂位尊而多金也商人大富以視史記所言千金之家與王者同樂又十九年之中三致

妹不寤百憂生二句思之重思之瑰卿名琳 滬之租界廣於他埠富室亦較多固有者爲地主蓄地者爲商人而十二年來益以證清之遺老民國之偉人疆吏偏隅之地遂成富窟且又有巨富之胥徒焉法租界巡捕房包探領袖黃金榮是也財產之富至四十萬金辛酉中華民國十年曾以離婚案被人訟之於官又閘北有里正即地保嚴阿三富至三十萬滬之地產買賣里正必鈐私印於契也阿三之致富以此

湖南平江周氏擁資四百餘萬金至己未中華民國八年湘之紙幣價日落極低時每紙幣一圓值銅幣一圓 一周徙滬攙紙幣八大箱以倶既至滬則價等於零爲廢紙矣大哭數日蓋巨富而頓爲極貧也 汪鷗客言當光緒二十餘年未鑄銅幣時淮城搆屋僅錢三千文而已足裝修門窗等物曰裝修之費并計之亦至微即建樓所費亦不鉅自銅幣盛而價遂什百倍苾衣食亦然不啻住也小民苦矣而致富之嘗爲湖元局總辦者至於今猶赫然擁巨資焉且猶澄鑄未已也蓋與財政當局有關係之官吏以爲富而可求惟鑄銅幣乃日以開鑄爲言矣

歷數百年之久富者山西爲多吾浙之杭州亦有之雙陳巷高氏之素封自清康雍以迄於今未之或替也初爲山陰錢清之著戴清初

有曰梅梁者徙杭順治十二年購雙陳巷屋一所即今之會計室歲
漸拓之全巷皆爲所有累代好施以高善人家稱於杭梅溪有二子
伯陽秋崖竹澗皆好善嘗捨宅爲普濟堂秋崖且削髮入都以募貲
秋澗之第四子芝椒倡掩骼埋胔之事仲英方伯驌驦爲先君同年
其後裔也與其兄昭伯皆精曆算其弟白叔中翰雲驊則善奕且豪
於飲一時有高氏三鳳之譽而羣從多才識不愧烏衣子弟也
范氏有二偉人皆以教以養爲子孫圖萬世之業實亦新學說之所
謂爲社會服務也一曰仲淹宋之吳縣人置義莊一曰欽明之鄞縣
人建天一閣此非吾人所宜效法者耶
湖州之南潯多富室南潯在烏程縣東七十二里以濱溪所謂得名
元張士誠築城於此明初城廢鎮多絲商同光間之繁富甲於斯中
數富室者有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隻焦黃狗之喻其最富者逾
千萬史記貨殖傳云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
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可以喻南潯之富矣
今之詈人者輒曰窮骨頭有所本也揣言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而鮮知有富骨者論衡富家之翁貴累千金生有富骨

黃庭堅詩富貴何時潤髑髏守錢奴與抱官囚今之仕途中人貪戀
祿位死守弗去非儻爲施官囚直甘爲守錢奴耳位尊必多金志於
貴實志於富也洛陽伽藍記所言高陽王雍貴極人臣富兼山海足
以喻之矣疏廣傳言者衆之怨清暑筆談富者怨之府斯言也亦念
之否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一棺戴身萬事都已纍纍財帛能將以去
耶遺臭而已子孫得其財視爲儻來之物而已

杭縣 徐 珂 仲可

凡民主政體之國主權在民自總統以至文武大小官吏皆公僕也石家紹知此義矣家紹字瑤臣冀城人清道光進士官江西知縣捻倡亂鼓譟同知循吏也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儻者乎故自號曰民儻見梅曾亮石瑤臣傳書後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畔也孔子以尊王爲志乃從賊耶子之答子路也一曰如有用我吾爲東周二曰吾豈匏瓜焉能繫而不食以是而謂爲聖之時宜後世之佳人多從賊矣

英雄造時勢自動者也吾之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多矣即以粵人言之其著於咸同間爲十三省人所耳熟者姑勿論光緒戊戌主持維新之康有爲梁啓超也宣統辛亥締造民國之孫文唐紹儀也皆自動也時勢造英雄英雄乃應運而生被動也大抵攀龍附鳳之人耳昔有之賢於今之華龍附鳳者遠矣

忠於謀國以利民而不自私官之賢者也自私而無害於國爲中材其尤不肖者則害及其身而不自覺　或曰古今之仕宦者非以療貧即以求富於國於民皆無與也可以白居易王夫子詩句證之詩有云男兒上既未能清天下下又不至飢寒死吾竊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　澹泊明志之人百不一覯然亦非人人熱中仕宦出於自動也感友之勸告妻孥之慫恿大抵皆然被動者亦正不必鄙耳白居易詔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詩有云徒煩人勸諫只合自尋思又云野心惟怕鬧家口莫愁飢今自元首以及凡百有權力之官吏無不爲左右所擁戴不使脫離久之而其本身有如被桎梏欲罷不能之苦旁觀憫之謂其若妓之困於鴇也吾夙渴宦清儒書爲活衣食亦粗足而乃有以及時自効之說相聒者非爲我計彼欲得我提挈他日得倚於左右之列耳自爲謀也亦生衆食寡之所致也

住山者中有幾人傳梁文忠公鼎芬題汪鸞客畫之詩也鸞客以沒世名不稱爲恥篤愛此詩爲予誦之予語之曰星海文學卓然守護崇陵德宗之陵以老爲傳人矣若今之仕途中人宦成下野稍稍斥其所

文正公歸田稿詩註眉紳間以陪點爲伴郎蓋讌之也文正名遷錄

姚人官至大學士

一羣之長曰首領隋書黠安首領曰羅駒阻清江作亂而辛亥冬乃以之爲官稱隆裕后率宣統帝遜位後各部大臣副大臣卿貳之尚書侍郎皆改稱正首領副首領時袁項城以內閣總理大臣改稱全權

徐東海之爲總統久矣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報載清室授以太師太師二公之最尊者清臣得之者甚少賈誼曰師道之教訓一說師天子所師法也綜其生平實兼古今中外參匹外地也新舊滿漢文武之官而皆任之袁項城爲總統時嘗授以正卿正卿爲春秋時之官古也國務卿一職爲民國所有今也清設弼德院巡警部東海爲尚書新也歷任大學士以次之京職舊也亦中也東三省總督外也時奉天將軍已裁而旗員尚仍舊貫總督轄之亦滿也亦武也

官吏兼職之多當推唐之楊國忠今無之矣楊太真外傳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

凡事之分功而以人掌其一部分者曰某某股大率屬於科或課之下股膊之上節也自膀至膝曰股俗曰大腿予嘗戲謂一部分之在人身者股爲最多

最下者曰股則最上者宜曰某某頭而古實有之元典章稱一羣之長曰頭目元領軍官號頭目中統中謂軍人陣亡者家屬仰各頭目用心照管齊東野語思陵朝被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宮中號爲菊部頭菊部頭者菊部之頭也是則以最高級者曰某某頭執曰不可且古時又有頭人之稱也

今紀載京外文武職官差缺及其姓名籍貫者曰職員錄清謂之搢紳全書然惟專紀文職而武職則曰中樞要覽明亦有之曰搢紳便覽明秦徵蘭天啓宮詞註魏廣微以搢紳便覽一冊摘怨家姓名硃筆圈之考其起原殆始於宋洪邁容齋三筆紹熙四年客從中都來持所抄朝班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　日本有稱焉曰若干員者即若干正我國之古誼也說文員從貝口聲訓爲物數數物曰員亦猶數木之曰枚曰梃數竹之曰箇數牛數馬之曰頭曰疋數絲之曰紘曰總耳引而申之比人於物非必爲官之特稱可以晉書證之晉書慕容皝載記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錄猶言名籍員爲名之代名詞也自後世有官員職員大員議員之名稱而員乃

仕途倥傯知返者昔亦不多覩也

吾今亦號民國矣國爲民有謀國即以謀己官僚政客亦民也何徒

僚國用且爲國生貲而不悟國士寅士乎申報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時

論職業政府篇誠痛哭流涕而道之言也節錄如下民國格局以來破壞之罪

士肯休官明末遭義黎懷智相逢詩也見黔詩紀略以是而知退翔

來歷高等諸議等名目爲吾民無窮之耗者也名色繁多人官兄有職人官兄知是議員應享之權利十年置議員之術年送進退多人不設尚少若干人一旦失職下野由序遷或積而來或一旦被逼或已被逼而去然試問此數年一人幸蒙區區之人苟非長舉逃

病乎好行其德之今無其人乎　無政府主義之未熾吾人所引爲
大幸者也而無政府之狀況乃於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初旬見之無
總統無國務總理且并攝政之國務員亦僅數人申報（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二
十四日）時論之末路篇則早謂爲北京政府之末路人類不齊豈無一
二賢者吾終疑末路篇所言之過激也其言如下（區民當知彼北京
政府所在地矣北京政治之昏濁不已甚乎已受擁盡數萬之兵警而猶不
免奔走偷安之行爲毫不爲諱以昔方今以來武人議員官僚法紀之
掃地以盡方今若此倘結納之一也自國會成立以北京政局糾紛
不已即借貸之一端而論已歷數年無論何國政府未有如是之困
難者僅而不自者夥澄清天下其何日乎
議員營私納賄久爲世所詬病諱之者曰財散則民聚議員亦民也

總統運動議員議員承諾即可謂爲得民意也然猶有精白乃心拒
不受賄者凡人見申報（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所載（安徽北京通信）當此廉恥道喪同流合污之世而有此碩果雖聞者疑之吾終信
之且以不知其姓名爲憾矣（文襄云議長黨派不一或包辦選舉或賣放選票一次
五百元議員中拒不受者僅八人）選舉某人每票收洋六百元一票一次（每人
議員任期已滿不再當中交票一票一次）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所引泰晤士報論有議員墮落已達零點一語代議
士之制豈果不宜於吾國耶
清之旗員文武互任漢員之以武改文者亦有之黃廷桂楊遇春楊
岳斌皆以提督改總督劉錦棠劉銘傳皆以提督改巡撫世所知也
而總兵胡章改右布政則知之者鮮曹貞吉澹餘筆記順治戊子宣
府總兵官胡章以大同姜勳之變詣闕自涑身係書生不諳軍旅願
得文職自效遂改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其由前代武職投誠入
朝徑授文職者不在此例若漢員之以文改武者挑儀以知府改遊
兵朱衣客以道員改總兵以鹽運使改總兵以河所知則劉永
慶段祺瑞黃忠浩皆以道員署提督田文烈言敦源皆以道員署總

之武官外文武雖對品不能抗衡簡授實缺之提鎮大員猶須聽命
於督撫道府州縣且蔑視之無缺之提鎮（清代三提鎮最長提督統轄全省兵
之而不得謀升斗以官活此大辦理告身之所以繫謀一職也得爲防營統領管帶謁督撫行屬員
禮督撫之營務處總會辦大率爲正從四品之候補道府而提鎮乃
一二品見之亦手版脚韓叩頭垂手甚且有以提鎮充哨官戈什哈
差弁者見營務處輒侍立不坐若奴僕營務處得呵叱之棍責之以
犬馬草芥視之而武之於文望之若帝天敬之若鬼神階級懸絕有
若是此吾所見之於光緒朝者乃不五十年而望之若帝天敬之若
鬼神者爲文之於武矣軍興一至人馬辟易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各
省省長之受制於督軍也縣知事之受制於營長連長也俯其鼻息
奉命惟謹蓋不如是不足以保其祿位也甚且若神聖不可侵犯之
議員亦自志尊嚴不爲監督而惟以交歡軍閥爲事矣即垂拱端居
之總統亦然是亦物極必返之一證也亦以辛亥革命軍人假民黨
之虛聲傾覆清室而武力乃大盛十二年來軍閥之勢日長遂有今
日耳上海新聞報（中華民國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武人之種類篇詳言之節錄如下

文官有曰裏行者武官有曰橫行者清之京朝官有曰某衙門某官上行走者無定額蓋使之練習政事耳今亦有之唐宋之裏行也御史裏行使侍御史裏行使殿中裏行使監察裏行使以未爲正官無員數見唐書百官志盜跖曰殺不辜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見史記橫戶孟切謂不循正道而行也而乃以橫行爲武職之官名此橫字雖胡盲切究似不雅人見之恐誤讀戶孟切耳宋徐度却掃編故事文臣官至卿監官武臣官至橫行而動加至上柱國乃加封邑其後罷勳官而寄祿纔至奉直大夫橫行以上便加封邑則宜其衆也珂按將軍之名號曰橫海謂能橫行海上也漢武帝以韓說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曰橫野謂能橫行原野也後漢光武帝以王常爲橫野大將軍此橫字亦胡盲切

唐杜荀鶴有再經胡城縣詩云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此即一將功成萬骨枯之意也曾松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亦唐人說者曰文武若此宜民之無噍類矣而何以謬種流傳至於今而益滋蔓耶

光緒乙未袁項城督練新建陸軍於小站設隨營學堂四在畿隊營

咄吟註初將軍奉上論凡文武員弁及士民商賈中有奇材異能或一材一藝者均准詣軍前投効有功從重獎賞故自渡江以後營門外特設一木櫃願投効者許綑名其中三日後傳見有能諳知夷務者亦許密陳得失於是獻策者凡四百餘人投効者一百四十四人僕因得濫入幕中及將軍駐節嘉興麾下隨員恐人攻發其私慫恿人攻發其私以閙將軍收去木櫃不許密陳并投効之劾亦因以閣故事宋之士大夫一日罷官恆乞祠祿放翁拜勑口號詩註祠祿放翁拜新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宮觀以食其祿元豐中執政每並領京祠以示優崇其餘則視其官位處以外祠口號詩又有乞得奉祠還自愧猪將名雖到中朝句蓋致仕者輒乞祠祿以贍老放翁亦疏請而得之也至清則以書院山長爲退休之地是則祠與書院實士大夫之養濟院也養濟院始於唐通鑑正誤至德二載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如今之養濟院　顏師古人在左右遇事則顧而問之者也後漢書皆欲置于左右顏師古胡省胡諮議應政府之諮詢而議其是非利害者也南史張岱歷爲二府諮議今之顧問諮議自總統府國務

院以暨京外各署皆有之非僅位置胥胎國遠老退休官吏賦閒軍人
且在職者亦兼充之名副其實者千之一二月廩鉅資無算其人類
皆不事事略如世之所謂突乾脩者是有類祠祿不及書院書院尚
須閱課卷然已有諸其等於養濟院者故論者又以唐之集賢院學
士擬之然若用之得當責以事功亦豈無益於國家乎孔平仲續世
說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
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
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永
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陋哉　將軍一人管理府事將軍
大過拔爲軍事上最高顧詞機關特任乚　辯軍一人無可位置始設此官
無定額以陸海軍上將中將特任之實以其人無可位置始設此官
以處之不事事食重祿有似宋之健飯都指揮使也五代以來軍校
立功無可門署者第令與諸校同其飲膳名健飯都指揮使後推被
譴者居此此宋史兵志所載可與伴食宰相伴食中書並傳矣舊唐
書盧懷慎傳開元二年懷慎與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
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宋胡銓上高宗封事伴食

中書漫不可否事
疆吏之黜陟須請命於外人得其同意而後可清同治朝已有之李
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癸亥四月勞崇光穉授雲貴總督註云聞此
從英人之請又聞署黔撫韓超罷任以張亮基兼署黔撫而不見明
諭亦出英人意也
粵寇擾浙湘鄉蔣果敏公益澧平之亂定官布政浙人之頌其文治
武功者到於今弗衰先子以任賑撫局事數入謁一日手何蝯叟贈
詩示先子曰子貞詩大佳果敏蓋亦自負也詩二十有三歲
手綰藩條已十年武略精奇經百戰吏材精敏冠諸賢性情發越一
真足士庶歡騰萬氣聯試到城中與鄉里頌聲都爲蔣侯偏
溫欽甫嘗於清末爲西藏幫辦大臣歸而語子云達賴日派女子入
人入署給事不納可折錢達賴恥以藩屬自居視大臣若天使也欽
甫名宗堯廣東人通英國語言文字識一時之彥光緒辛丑在滬與
聞居聽鼓而已其強有力者得權縣知事道尹爲簡任職縣知事爲
薦任職縣知事受轄於道尹今乃以攝知事爲幸亦如有清文職之
舜文報始於光緒辛丑之冬十年
而報予參主之憲政者亦十年
清之道府秩皆四品而儀節殊異有堂屬之別凡因公謁見督撫會
集之地不同次舍蓋司道官廳之外有府同通官廳本省之實缺候
補知府甫過道班者初入司道官廳必於門外逶迤再三俟藩司再
三請乃敢入揖讓就座表其謙也
平湖朱竹石廉訪之榛以道員需次吳門督全省牙釐者數十年曾
權江蘇按察使者十次其第五次時人謂之曰忤逆不道蓋忤與五
同音逆與梤同音也屢差要差牙釐之外若水利若善後權梤豢時
亦兼之晚年補淮揚道以終竹石嘗而有吏才非廢人也有目者多
矣乃如廢物且無可利用之憶
清同治甲子左文襄委調全椒薛慰農丈時爾至浙使領杭郡乙丑
兼權糧儲時粵寇甫平勞來安集杭之人實利賴之先子方偕丁松
生丈任賑撫局事月必數見旋解官去其掛冠詩有云杭人頗德我
寒暑無怨咨我亦眷杭人憂樂與共之政成遽挂冠心苦難爲詞揩
神或見諒父老難周知爲我飾循聲六街張庭旗爲我壯行色載道
香花隨時沈愛盧謇藉此詩去思卻之則矯情受之等自敗申日遵

道發不賦留別詩又途中雜詩一權飄然自在行從今長揖傲公卿
奚童未解辭官樂只覺詩囊背上輕交蘆滿目泛輕航南浦驪歌各
斷腸原註行舟將發丁松生後杏邨吳仲英李芍洲沈業叔諸君邀至三汊河交蘆庵話別次日復接
聖之水到分湖倍嗚咽淚痕愁對沈東陽原註沈東陽舟至分湖蓋方雲泉瀛作別又藤
香館詞有齊天樂一闋即詠此事題云行舟將發同人極道西溪交
蘆庵之勝遂偕徐杏蓀廣文李芍洲觀部汪芍卿孝廉松生仲英仲
修蒙叔掉小舟往遊夜載月而歸詞云勝遊都道西湖好清溪別饒
曲致路曲如環舟輕似葉十里蘆花無際波光淨洗襯竹翠楓丹自
然明媚渺渺伊人溯洄宛在水中沚名流一觴一詠碧紗籠好句遊
興會寄原註庵爲昔賢遊憩之所舊事樊榭老人棄主學士詞章佛龕燈火都付頹垣荊杞
我來暮矣趁酒熱薄香一舟孤繫冷月昏黃盪玲情欲起先子字印
香一作杏蓀
道尹一官略如清之巡道守道額缺少而需次者多亦無可供之差
閒居聽鼓而已其強有力者得權縣知事道尹爲簡任職縣知事爲
薦任職縣知事受轄於道尹今乃以攝知事爲幸亦如有清文職之
同知署理知縣武職提鎮之借補副將也

有不忍人之心者嘗詔子孫以勿作牧令以刺史可滅門縣令可破家徒積造孽錢也予乃準是意以衍之則蓄田業雖所得之利亦造孽錢佃恆受苛待（程之董同莘記）盤賣爲惡稅（盤謂重收人田也）

痛之初知縣行取爲御史者頗多明乃有以知縣爲侍郎者誠極鼎足之高遷矣劉嵓有宗啓劉君由泰和知縣入爲工部侍郎詩

痛雍正己酉杭州王式堂太守度方爲諸生與金海住侍郎之兄同以保舉引見式堂發陝西以知縣用賞路費錢百兩海住之兄亦以知縣發湖廣而海住則謂爲以下等官試用也見海住詩集

凡久於仕途者居移氣養移體恆有趾高氣揚旁若無人之概俗所謂官氣官派者是也而從政多年絕無官派官氣者數十年來閱人多矣所見惟俞小甫師莊瑛而已今乃又得一人焉江伯訓也伯訓名畬經以閩之舉人作宰吾浙宣統辛亥後亟閩曾一權福建巡按未幾來滬與予同客涵芬樓樂數晨夕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猶書生本色也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初秋予遇之於途見其手挈長形一物短衣徒步心敬之偶以語越人杜山次山曰伯訓權知山陰時以事赴鄉輒掉划舟往划舟小如葉舟子坐舟尾以足推槳使進乘者可坐不出鄉習俗皆素嫻二句謂於地方利病以及因革損益諸大端皆習聞習見之事可本其風昔之經驗參以生平之學識自不難措置裕如且生長於斯休戚相關必爲桑梓造福古之鄉官如三老嗇夫無論已漢時郡縣曹掾皆用土著（漢書龔遂渤海太守使卿事郡縣皆辟除於所治處也）

間有用他郡人者必上請而後可故歷代吏治乃日益壞然其時猶南人選南北而後始創迴避本籍之例而吏治之美首推兩漢隋唐人選北宋則不越三十驛至明乃南北互選有清承之而弊益甚壬子癸丑（中華民國元年二年）自省長以知事皆以本省人任之論者以爲語言風俗夙所諳習而又有鄉黨之情以聯絡之名譽之心以鼓舞之雖在中材皆可勉盡厥職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黨派之援引情面之聽徇賄賂之公行賦斂之苛暴與他省人正復相等或且更甚可慨也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爲官如朱買臣卽爲會稽太守宋時蔡

君謨莆人而三仕於閩我國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士官與曲阜令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何故禁之承襲中葉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國初尚無此禁也南轅開府兼制閩廣然蒙詔以廣人余從祖杰以閩人皆嘗爲之蒙不知云何從祖嘗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隅恣家奴且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爲愈也又阿道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人爲之每行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於今此其一端也見頤齋漫錄五雜俎以是而知譚復堂師之言是也其復堂日記云閩馮敬亭中允桂芬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斷斷鑿鑿若可見諸施行而所言保舉裁官兩大端皆欲用鄉薑天下事有三代下必不可復古者如士大夫居鄉一涉用人行政鮮有不亂　今各省之駐有客軍者其地士紳必欲去之以爲快謂客軍於駐在地非父母之邦無情感無關係徒滋紛擾而已誠哉是言然何以本縣人之爲本縣知事者亦與外籍人之同一稱民而恣行非法耶

明之縣令間有以本縣人爲之者談遷棗林雜俎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豫頤呂文燧俱本縣人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時法令嚴峻繼先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其教職任本貫頗多不載　編修檢討爲文學侍從之臣其於牧令輒卑視之不屑爲也乃竟有自乞爲本縣令者清施閏章學餘詩集有送孫衣月檢討歸武進詩題註云時以詞臣建言自請爲武進縣令被謫清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武進孫鳳山檢討年二十入詞垣條奏巡方科場二事極剴切因自請爲本縣令詔歸治疾構園亭娛親

俗稱地方官爲父母官取詩民之父母意也宋王禹偁詩北地休誇父母官自是而部民之於知縣遂有父薦家呼父母原注民間呼令爲父母官又薦家之稱政體變更改知縣曰知事有以本縣人爲之者鄉憲無知亦循例稱之曰父臺山西某知事有父在堂一日里人以事具牘父亦列名其上之稱請嚇然父臺也或嘲之曰今之世父子倒置爲之父者必曰吾不意今日乃作兒子部民也蓋有所本清歸安張師誠嘗權閩浙總督有人賀其父其父曰吾不意今日乃作兒子部民有何賀　舊例士紳之於地方長官稱謂上輒冠以治字曰治晚治愚弟壬子癸丑間（中華民國元年二年）有自稱治弟於本縣人之任知事者援順治初華亭人李震爲華亭縣丞時華亭士紳書治弟於

名刺之例也　清潘明制定出省服官之例室戚而歸足以自贍故有出外做官同家享福之說民國肇始官皆士著有視事數月而驟富者不得以民脂民膏例之以脂膏皆出之於己直莞肉補瘡耳

與謝漁孫別久矣清風朗月輒思元度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夏五客有言其宦游大梁者良朋悠逸揖首延佇則藹藹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也同憶光緒中葉從宦於尊甫肖漁師煩檄而識之漁孫神閑意審有異於衆敏而好學聲應氣求遂相友善談藝看花月必數晤上下雲龍有若韓孟其後予從軍南翔倦書滬壖二十餘禩僅一再見暮雲落月心徘徊以躊躇耳師侘傺半生仕宦不進嘗充邵筱村中丞幕職以教習縣令需次廣右上游方將任以事遽捐館舍有志經世卒無設施并所著遺稿亦失之造物之忌才有若是耶師之詩予所嘗讀者稱豫游草楚游草兩集曾以楚游草錄副畀漁孫漁孫藏之家篋既歿漁孫自京師奔喪至桂覓遺稿未獲乃以楚游草副本付刊署曰庶園遺集然亦僅以見師之早歲文字而已其里人朱肯夫宮詹適然嘗謂庶園詩古文辭他日必成一家由其不徇俗獨媚古也楚游草後附綰廬初稿則漁孫宦兵曾

時所作之詩詞其摸魚子題徐舍人填詞圖有云書生不用平戎策擁鼻且工顰繡謂予在小站袁項城戎幕也漁孫名掄元歐美之繁盛區域有市政廳一曰市政府我國古亦有之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令掌市事若軍中爲市亦置令掌之漢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唐之各都督府及州縣皆置市令

清之學官皆在本省惟須迴避本府明不然有遠越萬里者亦如牧令之不能服官本省也然亦有在本府及州縣者湖州府志藝術傳莘野字叔耕歸安人洪武初由本縣儒學訓導遷棗莊知縣致仕後改麗水訓導卒官

巡檢卒官

清代知縣之攻教授雖非降用而以品級論知縣正七教授從七不啻左遷大率以其從政不足施教有餘耳明已有之錢唐田汝成送鄭知縣攻官教授詩有云捫心元不負解紱又何難世路行如險人情久自安然知縣攻教亦有出於自行呈請而以蒲綠保障才力不及爲言者

有三仕而仍七品者清之毛應蓼也李調元童山詩集有贈盧州廣文毛果齋詩注名應蓼由內閣中書登進士爲沅江令改盧州教授

縣令兼攝校官乾嘉至同光皆有之錢塘蔣偉章歷任江蘇劇邑其權金山令時嘗署訓導海寧陳其元曾以南匯令兼攝訓導若以教職兼攝知縣者則絕無僅有蓋清之教職皆以本省之異郡人爲之而縣令必籍隸他省康熙朝武強令官朝京闕之安溪人始爲莆田教諭嘗攝莆田令及鄰邑教職則實僅見蓋李文貞公光地以其貧爲言於大府而得之冀祿入稍裕也又姜定庵名希轍爲溫州教官攝瑞安縣事見王晫今世說

始爲校官而終於校官者於清得二人曰洪景瀾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春巖名景瀾字靜旃晚更名太復自號秋坪道人兩浙運使唯寅之子乾隆丁酉拔貢由順天府學訓導升浙江太平縣知縣到官數月以海盜案革職發軍臺贖罪捐復學官選遷安訓導以卒曰李隆萼湘潭黎吉雲黛方山莊詩集送李勑青歸湖南詩註勑青名隆萼寧鄉人乙酉拔貢廷試得寧遠教諭值鄰縣猺匪趨金隆滋事縣令某調赴軍需局勑青攝縣事總鄉勇固守賊不得入事平升國子監典籍乙未京兆被薦丙申會試下第後復請改教職歸珂謹按先子生平亦頗類是初以國子監典籍銜權常山訓導以粵寇陷城失守

削職既乃復攝平陽訓導安吉教諭左丈襄公宗棠薦閩浙與浙撫馬端愍公新貽會保知縣格於部議旋敘海運勞除餘姚教諭雖以內閣中書在任候選而終老餘姚亦以校官始以校官終也

清末各部置藝師一官以有實業製造諸專門學術者任之民國改爲技正貳以技士各部及外省官署均設之交通部更於技正之上設技監此亦將作之類也將作官名秦置掌營造宮室漢曰將作大匠魏晉因之東晉至宋齊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改爲大匠卿隋曰將作監唐宋同元有將作院掌成造金玉犀象諸器服飾及綵造刺繡之事與舊職異明廢然專門之學不爲古所重宋王栐燕翼貽謀錄之言曰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齒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雖見任京朝還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擬常參官此與書學畫學算學律學並列文武兩學者異矣徐樹丕識小錄之言亦可異也其言曰匠官徐杲以造三殿有巧思官至八座雖世廟寵異雜流要此輩聰明有過人者等計見效末世儒者終不若他道之有成也

里中耆宿之與同輩行而生平所嚴事者有朱碩甫表兄親愛者有丁修甫前輩修甫和易近人樂與子游性情謇幹吾兩人皆相若而

又皆好談諧往者同居京師天下承平修甫服官之暇時過予談藝間亦並車出嬉晡出而暮返一夕飲韓潭伶家酒闌互集成語爲聯互猜此之字於句中以爲樂修甫曰仲氏吹篪可人如玉予以蘭木修修紡錘甫甫答之修甫顧予笑曰蘭洞木修修王融樂府也節一字非成語當罰即手巨艑强予飲予長跽乞免乃相與大笑而別越數年予到閣中書值班直二直四直之副于直四直三修甫知之貽書相謔曰吾兩人皆拙於書不中書之中書君也子復之曰吾思習書未暇也姑徐徐云爾君書視予善丁檠丁檠亦有尤善者爲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南宋戴復古網南見真師詩末二句云天以一賢私一路其如四海九州何可移贈之宜與論之謂非古昔之藩鎮比也宋王禄燕翼貽謀錄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雖或因朝命除授而事無巨細皆取決于帥與朝廷幾於相忘宋徐度卻掃編唐之方鎮得專制一方甲兵錢穀生殺予奪皆屬焉權任之重自宰相之外他官蓋無與比明許浩兩湖麈談錄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書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討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檃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爲藩鎮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點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壻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凡鎮之土地民人不復爲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唐宋白唐制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都統副都統都護副都護都督副都督都虞候副都虞候都知兵馬使副知兵馬使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押衙副都押衙各領州縣外兵馬掌統軍旅之事凡兵馬之數皆以聞其後曰以強大藩鎮兼統數州置都將都督大者置都將都督副都督都虞候副都虞候都知兵馬使副知兵馬使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押衙副都押衙各領州縣外兵馬掌統軍旅之事凡兵馬之數皆以聞其後曰以強大藩鎮兼統數州置都將都督大者置都將都督副都督都虞候副都虞候都知兵馬使副知兵馬使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押衙副都押衙各領州縣外兵馬掌統軍旅之事凡兵馬之數皆以聞宋史職官志諸州置都監掌監軍戎之政令凡大藩鎮兼統數州置都監大者置都監副都監

去之日市民燃燭送者十店而九而焚草鞋者寥寥蓋德之者多怨之者少也此二十五年間盜賊絕踪無賴斂跡至於今猶稱道弗衰其在官時鎮有盜案無不破盜爲所擒者夥其巡夜也無衛兵恆步行隨身者一諸葛燈一長四尺之棒時或佩短刀以體長行甚速所過之地聞有聲亟躡之賊即逸偶有以贓案報者恆自捕不假手於兵在任十年幾終歲無一盜無一賊雖攘雞者亦不敢至喬而捕盜之名著江蘇有盜案且助緝以此鎮人甚德之其入市時茶坊酒肆之惡少遙見之輒避去光緒二十一年冬某日方出行見茶館有躡花鞋者在焉審爲沈景得鎮之無賴恣行不法屢犯案者也即召之前曰某年欲以刀砍水果肆傭者非汝乎休矣今且從我行至寓笞之復令兵以刀砍其鞋令持赴茶館釘於門閾曰使而今而後無敢有躡花鞋者汝之賜也性頗康雞受烟館月費而索賄之事絕無之在官二十餘年僅作生日一次（文武大吏歲以爲常）商民攀送（各省皆然）部兵婪索知之必懲不稍貸鎮有火閙警鈴衣草履以赴且自執水管立於水桶上其不畏勞又如此況官能勞心民事善矣不得譏其越俎也性又孝其父塑匠也擔行於市恆息於省城望仙橋大街之葉種德

堂門前父死以擔供於廳事初至喬時不識字久之亦能閱文牘後以捕盜功積官至都司衛守備

清之遣使歐美各國也自美利堅始使臣三其一爲蒲安臣美利堅人以客卿持使節者也而元世祖亦嘗遣維尼斯國人馬哥博羅出使占城獅子安南印度布而噶爾等國馬哥博羅久仕於元爲世祖所寵愛

掌佛教之官爲僧官唐文宗開成中始立左右街僧錄明置僧錄司又於各府置僧綱司各州置僧正司各縣置僧會司清因之道光中京城僧官兼善世等銜而又別設剏癆諸官職掌道教之官爲道官在京曰道錄司在外府屬曰道紀司州屬曰道正司縣屬曰道會司見清會典事例道光中京城道官兼正一等銜又龍虎山上清宮有提點等官職以上皆專管僧道遵宗教中之官也而僧之從政者宋有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議子官鴻臚少卿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事仁宗在傳法院譯經見宋釋文瑩湘山野錄道士之從政者蜀先主開建初賜道士杜光庭爲廣德先生戶部侍郎蔡國公光庭越州人博愛有文章在唐爲麟德殿供奉有經綸之才唐至欲相之亦見湘山野錄　明謝肇淛五雜俎云爲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法棪也先仕而後爲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劉韞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大興唐圓淨南唐姚鉉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爲道士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國朝陳鑑也先仕而後爲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鋭郭先舟宋李太尉也先爲僧又爲道而後仕者唐劉軻也先入仕擢禍爲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鄒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仕方葉靜能鄭普思尹悟宋林靈素元劉秉忠國朝則姚太師廣孝鄂大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

近歲以來屢有女子參政之運動湖南尤甚壬戌仲冬（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四日）湖南省憲既定省政府成立財政司有辦事員一教育司有省視學一實業司有科員一皆女子論者謂爲女子服官之權輿可與歐

美女子之從政者媲美矣然女子之爲事務官者吾國古已有之玉溪紀事黃崇嘏臨邛人周庠知邛州崇嘏上詩稱鄉貢進士年三十餘祖對詳敏復獻長歌庠益奇之召與諸生姪同遊善琴奕妙書畫翼日舊攝府司戶參軍眷吏畏服案牘一清庠美其風采欲以女妻之崇嘏袖封狀謝仍貢詩曰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驚駭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乞罷歸臨邛不知所終南史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驛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此人妖也眼謝肇淛五雜俎木蘭爲男裝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婁逞位至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謇之婦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

今女子願參政矣而未聞有願從軍者僅知有一二女盜而已女子從軍之最著者爲木蘭爲徵側徵貳爲二洗氏又有虞氏詹氏平陽公主王歐女楊大眼妻潘氏丁國祥韓氏女沈雲英焉木蘭古之孝女易男子裝代父征戍十二年始歸人無知其爲女子者古樂府有木蘭篇不著何代人程大昌演繁露據可汗大點兵句謂爲隋唐人

而何承天姓苑言木蘭任城人承天在隋唐前程說恐誤時鮮卑君長已有可汗之稱亦非起於隋唐獨異志載木蘭花姓商丘人與姓苑言任城人異則所稱花姓亦疑爲依託也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越女知名者自徵側徵貳始二女者嶺冷縣雒將之女也雒一作駱交阯有駱王駱侯其將曰雒將二女初起自稱嶺冷王據九真日南合浦三郡兵勢張甚伏波將軍馬援征之凡踰兩年乃滅古女子僭號爲王華戎皆所未有可異也其後吳赤烏間有軍安縣主姬嶺著金簪盤辰居象頭關戰此亦女賊之雄然不足道惟二洗氏及虞夫人寧國夫人可稱女中豪傑云洗氏一在尉佗時保障高涼有威德其知名又在側貳之先故論越女之賢者以洗氏爲首洗氏高州人身長七尺兼三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當暑遠行兩乳輒搭肩上泰末五嶺喪亂洗氏集兵保境蠻酋不敢侵軼及趙佗稱王洗氏乃舉軍將軍也期諸酋會於五指山祖國朝蜀韓氏女遣聘王珍之觀易男子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佗大歡悅與論時政及兵法智辯縱橫莫能折乃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都郡蔗之今南道多洗姓皆其枝流云又洗氏者亦高涼人其家世爲南越首領籍部落一萬餘戶洗氏幼而賢明曉兵略善撫諸蠻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爲子寶求娶馬侯景

反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自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賦至梅嶺下襲擊遷仕大破之遂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洗氏懷集百粵數州晏然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入朝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高安誘以爲亂僕遣使歸告洗氏發兵拒之紇遂散詔加洗氏爲石龍郡太夫人賜綵總鹵簿如刺史儀陳亡嶺南未有所附共奉洗氏爲主號曰聖母隋高祖以洗氏所獻蒙主扶南犀杖遣之並遣諫主遣洗氏書洗氏見犀杖慟哭遣孫暄帥兵迎隋總管韋洸王仲宣反圍洗於廣州洗氏攻破仲宣領數騎巡撫諸州蒼梧以西首領皆歸附焉高祖冊洗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降璽書慰勞皇后以盲餘及晏服一襲賜之仁壽初年八十卒夫人智勇兼備至老未嘗敗衂每戰輒錦纜寶憧敵望見以爲神諸蠻皆稱錦纜夫人祠在高州民奉祀惟謹有曰虞氏者英德之虞灣人唐末黃巢破西衡州虞夫爲寨將與賊戰而死虞紹擐甲冑率昆弟及鄉人迎戰賊敗去虞亦死焉虞其後猶兵爲亂每見虞朱衣

女子之爲皇室宮者甚多最先者爲女府女史女婁書女侍中女史見周禮一屬天官掌王后之禮職鄭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惠士奇孫詁讓謂女史之職視大史小史及內史外史當以良家嫁女知書者爲之鄭義恐未允一屬春官世婦每宮有女府二人女史二人注云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比爲府史之屬其天官女史爲內官者異世婦知書之婦女曰女史尊美之辭耳女尚書亦內官後漢書趙夫人及女尚書日夕亂太后急宜退絕疏遠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侍共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女侍中北史胡國珍女卽靈太后妹爲元乂妻拜女侍中南史陳後主以江總等爲狎客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遊宴則使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南史吳郡婦人薛蕙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頌被賞入宮明帝以爲宮中職僚及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薛公云明內延規制以內夫人六人輪日修起居至暮封付史館舊制有女秀才代書王命不職起居孫承澤典禮記洪武二十二年令六尚局局官或五載六載許其父母從宜

婚配年高者歸終天年願留者聽在宮闈及見受職者家給以祿外品同又云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宮官品職止五年上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宮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史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充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要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司

女之貪甚於男男子之節操泰半爲女所敗唐歐陽修母徐氏蔣士銓母鍾令嘉皆能識大體倘乎遠矣徐氏有寄子詩見國朝詩別裁集詩云家內平安賴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商中物好作清官答聖時庭柏山東新城人鍾令嘉自題歸舟安穩圖詩之一云館閣看兒十載陪慮他福薄易生災寒儒所得要知足隨我扁舟歸去來見國朝閨秀正始集又襲薪良詞之左遷而吾所持男子節操之然亦有以己意漫書都司守備以下之官而營謀保舉者　鈿支花鈿藍鈿之總稱　非賞戴卽捐納而不名一錢亦可得之蓋部吏得薄酬於冊內之鋪設　鋪近號之總稱　爲填入姓名若以事須呈驗部照時卽發之於因火因盜而遺失也　冒充獲官者是

今之仕途不論資格立賢無方破格求才起自乎民者數見不鮮共和政體固宜爾爾荀爽不得專美於前矣魏志荀彧傳註引續漢書荀爽不應徵命董卓秉政復徵之爽欲遁去卓以書恐之爽乃就車卓敬待之甚厚及卓誅後爽亦病卒又後漢書郭泰傳泰嘗遊汝南及陳梁間名士皆爭與交接歸乃閉門教授弟子數百人其後屢被徵辟皆不就泰卒後三年蔡邕爲陳留太守親至其墓刻石立碑又晉書郭文傳文字道偉河內軹人也洛陽傾覆文南渡江入會稽餘杭大辟山中居無室廬依木而止冬則資於獵夏則取給於漁或出餉以米麥或與以器用皆不受後王導遣使迎之文乃出見導導以其遠來甚加敬異文不堪其煩又入臨安西北山中導又遣人尋之文乃徙居深山中導又遣人尋之文乃徙居深山中導又遣人尋之文乃徙居深

取盈焉今尤奇矣所出之貲不必由己不必待他日之取盈未任事已有巨萬之饋贈蓋其左右前後之人將推之以爲傀儡也然不久而身敗名裂尤甚於昔昔之行賄貲周章今則交通大便巨萬之貲但須匯票一紙不必黃金美珠人參異寶也且若所謂千百金者一千者一方者黃金幾兩耆寒儉可惡受之者直如未見也目光如炬亦智識進步之一端矣談遷棗林雜俎崇禎末士大夫苞苴輒千百金苦于貲重專用黃金美珠人參異寶時部門嚴遏而徑竇愈廣癸未大計錄衣衛南鎮撫司僉書山陰朱壽宜爲鄉戚寄進累萬錄八千金世事可知矣明陳洪謨繼世紀聞道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千謁者云饋一千即一千之謂云一方即一萬之謂後嘉增至幾千幾方世道益類矣清陳宏緒寒夜錄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蓋前此以黃鍮代白錄取其易於挾持近又以美珠代精金其挾持尤易而人不覺也曾見鏡遷名刺書經稟幾冊者即黃金幾兩而詭託刻文朱仕臣蔣冕以資高談或開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契券爲詩文今直以金珠爲詩文又一變局矣

今官吏之致富數千萬者差可與昔時外國色識

小錄相嵩富敵國而奉旨所籍金銀數僅得金二萬二千銀二百二萬七千然其他珍奇亦稱是矣又云正德中籍沒劉瑾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二千六百兩姑置金弗論即以銀論之已當天下六十年惟正之供

有清京朝官所得之別敬冰敬炭敬大小皆有之雖非分所應得究與賄賂有間別敬者外官以事入京饋別所謂至在任時所贈者夏有冰敬若曰酷暑時以購冰也冬有炭敬若曰嚴寒時以購炭也得者皆大喜誠如淮南子所謂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也淮南子註冰得炭則解水復其性炭得冰則黑其炭故曰相愛而冰炭二敬亦與明之書帕相類識小錄往時書帕惟重兩衙門然至三四十金至矣外舅宮詹洮公爲諭德時外官書帕少者僅二四金余所親見此不過往來交誼之常亦何足紊紀今上嚴旨屢申而白者易以黃矣猶嫌其重更易以圓白而光瑩者近年來每於相見揖時口敘寒暄兩手授受且冰敬炭敬之應時而奠又可與苞苴之賄相侔明俞弁逸老堂詩話演藏一話哦載李太守與伯珍醫士書簡二云遠白金二十兩奉詩以備橘黃之義及觀

世說有執柅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古人用事不苟如此

行賄以求官求必得之而猶有一術焉則通聲氣也交游宦廣人盡知之矣宗族戚串亦多多益善凡同姓[illegible]皆與之聯宗上者爲伯叔次者爲兄弟即於此伯叔兄弟之戚串而亦與敘姻誼如是而宗族戚串可信海內其中豈無營之愛之而汲引之者依附末光不恚不扶蓋直上一此金奇中以平日之所見語于者也奇中又言聯宗敘姻而外尚有以認鄉誼爲結合之方者同省同府同縣而又有兩省之人可敘鄉誼若遇族人亦可以東三省直隸[illegible]人與東三省爲祖籍或寄籍也

字之人不知國情惟趨附以取富貴而如蔭昌門所識習鮮卑語譯琵琶以服事公卿者也

宋鄧綰以書頌王安石極其佞諛除集賢校理御人笑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此爲世所詬知者而南宋時有二語正相類齊東野語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置蜀頗乏廉聲優四人分有清京朝官所得之別敬冰敬炭敬大小皆有之雖非分所應得究與賄賂有間別敬者外官以事入京饋別所謂至在任時所贈者夏

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識諧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

士酒色財氣各詩張其好尚之業而餘者互譏詆之至袁優則曰吾

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識諧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

你說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琵琶以服事公卿者也

宋鄧綰以書頌王安石極其佞諛除集賢校理御人笑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此爲世所詬知者而南宋時有二語正相類齊東野語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置蜀頗乏廉聲優四人分

國體政見古今人皆平等官之多殆甚於晚清立賢無方乃有究澈之弊西人乃詫之曰官國謂不當以民國自稱實則古昔有然載籍所紀略如下後漢書劉玄傳其所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臕夫庖人長安爲之語曰寵下養中郎將羹臣尚書都尉屠兒天時選舉大澈天下有諺云補閉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搜捕待御史知勁其諺諷之罪笑曰但使鄉輩不濫何恤人言先知大慧舉人沈全交取而續之云訂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類心宣撫使聊曰聖旨差夫漆伯之傳草澤底

下悉成貴人又云劉彥之初以擔夫給後以功至南豫州刺史封建昌縣公明黃省曾吳風錄自紹後以功至南豫州刺史封建昌縣公明黃省曾吳風錄自張士誠時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稱呼椎油作麵傭夫爲博士銅工爲待詔家人奴僕爲郎中吏人爲相公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有業縫衣者以賄得樊冠帶顧霞山嘲曰近來仕路太濫塗强把裁縫作士夫歎趙一朝風盪破分明兩個翦刀箍清曹申吉滄餘筆記本朝以入關以來經營草昧一時雜流多乘時以取功名其由吏員白衣以至方面郡守者不可勝紀其最易者王登進至江西副使范奇才至江西左參議方策至兩淮運使登進乃長班奇才策市井賣菜傭也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光緒甲申閏五月初二日其後吳大澂舉直隸知州戴宗壽羅豐祿一皖之市儈一閩之洋廝吳廷芬舉中允崔國因其人庸鄙亦著衆口至太僕少卿馮爾昌者奴隸不如亦公然薦賢於是謗興魑魅舉出吾不忍言矣

以狹長之紅紙書官職姓名曰名條爲請託之用亦或篋書如書柬式又書柬式如牌照統兵大臣 清會典卷六十三兵部二十二年 議員之爲毛遂自薦者亦不乏人游民之衆

議員連署二三十人者大類議院之提案見申報內交財二部之宦海潮申報民國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我有以兩廣總督某之生計之艱皆可見矣

屬吏承上官之差遣必有委札札中備述職務及應支之薪水公費然必臨時爲之無預用空白者庚申三月九日 見其履歷所列送次保案之考語或十六字或三十二字與空白委札醫於人者疑必僞造騙者出銀幣五十圓始欲得之以爲子孫光寵歟此與宋之高軒相似宋王明清玉照新志高公軒者宣仁之族也政和末爲滄州饑昔者滿京僑于外臺及將白自惟孤冷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詫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 宋唐子西眉山集惠州謝復官表臣某言今月八日惠州送到告身一道伏蒙聖恩復臣承議郎臣已於當日祗受訖始以爲夢既而果然備伏拜恩活活如流涕始以爲夢既而果然二云云迹近詼諧殊不類表中語若在文潞公嚴密之世必以大不敬無人臣禮論罪矣然亦可見得告身時之受寵若驚也

樊札之式略如委任差事之委札然述辦事出力者之功而樊以虛銜或實職曰外樊視功牌爲較重頂普之外亦有出資而獲者

多又云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論謂之通行大率胥曹勸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於參謁有禁饋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訐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袁項城之初督練新建陸軍於小站 距天津約七十里 設也其官爲溫處道郘任者何支半俸 見其履歷所列送次保案之考語或十六字或三十二字與淳熙乙巳爲吏部郎中丞相王季海問以宰相之務何爲最急誠齋答曰蔫士錄之考語差相類楊誠齋於宋淳熙丙午以上之曰淳熙蔫士錄凡六十人首朱子餘亦多知名之士各著考語於姓名下考語之長者二十六字短者八字德行言語文學政事皆各有所長也

明臣有章服秩擬均優於本職者李登雲以工部左侍郎升二品服色食從一品俸見汝源蔡先生文集之登雲所撰序蔡名畿字天章明監察御史

王陽明重游開元寺嚴題壁詩首爲妻孥守僧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今有以政府久不發俸仕非爲貪而有時爲貧陽明一言道破矣

見告者予誦陸游俸券新同廢疏此句答之相與一笑其題爲半俸自戊辰二月置不復言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汚之譏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此宋王安石上神宗皇帝書中語也而自改革政體以來官之制祿乃甚厚然交賂遺營貨產以營販鬻乞丐之事尤甚於昔何耶試以王拯之言徵之始知惟古人能勵廉隅也宋王拯燕翼貽謀錄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薄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三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所幸物價甚廉粗給妻孥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詔赤畿知縣已令擇人俾給宜優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十五千米麥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戶以上朝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官十五斛京官十八千三斛五千戶以上朝官十二千五斛京官十五千三斛是時已爲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建庶官以釐庶務宜少豐於請給以勵於廉隅自今文武官月請折支並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意均覃四海寄矣

家語官有衛注衛治也官衛之名本此封氏見聞記官衛之名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閱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不齟故云銓希白南部新書亦云官銜者取其相銜不斷之義如馬之有銜也見隨園隨筆後有加銜指銜之別有無官得銜者官銜二字遂與古名同而義異若以上級官名加諸下級之官曰加銜京外文武各官皆有之京官之尚書銜侍郎銜卿銜外官之巡撫銜布政使銜按察使銜皆異數也同治光緒兩朝得之者頗不乏人亦有無實官而加銜者始舉其一先皆戊戌庚子任公同年以舉人賞加六品銜是也　巡撫爲文職之正二品提督爲武職之從一品平行之官也推習俗重文輕武武得文銜視爲異數以提督而加巡撫銜者張勤果公曜劉壯肅公銘傳與提督之加太子少保銜加侍郎銜者同爲特典然巡撫亦有加提督銜者因地而加非因人而加

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宋以後因之珂按清制之追榮三代亦須官至一品始逮其曾祖父母凡官九品以上子以其身之階七品以上逮其父母及妻二品以上逮其祖父曾祖父母祖父母及妻存者爲封殁者爲贈五品以上授以誥命六品以下授以敕命　宋徐度却掃編臣僚封贈母祖母祖父母祖父母及妻存者爲封殁者爲贈五品以上授以誥命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殁並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並除去太字建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尚書敦復領吏部援劉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假稱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宋高宗太后既升祔皆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清制親王郡王及親王世子郡王長子之正妻皆稱福晉其妾曰側福晉所得榮典亞於福晉是亦如宋王

爵之妾得受封也宋袁褧楓窗小牘二公大將封帝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階耳　百官之妾不得封賜得之者必以所生子而貴有得嫡孫貽封者爲清朱筠之庶祖祖母李氏歿請貽封庶祖母李摺略云臣有庶祖母李氏遠事臣祖父生子早殤後佐臣祖母馮撫臣父有恩及至母徐多病下世臣時年十五臣弟珪年十三並撫育於庶祖母李朝夕鞠養克有成立臣庶祖母李八十有六以乾隆二十五年物故臣等撫育私恩未有以報懇祈聖慈俯准以臣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貽封臣庶祖母李旋奉上諭准之

清封明後爲承恩侯得世襲在光緒朝者爲朱誠與宋之封周後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崇義公周後也仁宗嘉祐中擇使臣柴詠者封之

今之勳位凡六等大勳位勳一位勳二位勳三位勳四位勳五位蓋參酌前代之王公侯伯子男所謂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及日本之正一位從一位等而定之似唐之勳爵而非隋之勳官也勳爵者唐書高祖紀賜爲父後者襲勳爵亦緣勳官者歷代官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勳官始於魏晉而

無職事初但謂之散官後則別稱爲勳官唐勳官之制最崇者爲上柱國而柱國上護軍護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等次之宋元沿其制明分爲文勳武勳武勳則有柱國正治上卿資治尹贊治尹諸名清廢甲寅有得勳二位者其人嘗於清末納粟爲江蘇巡撫嘗幸檄勾當公事檄方下即驛車謁客懷檄以示人金奇中見其出檄自謂且謂且笑喜可知已乃不及十年而致身青雲得與古之諸侯比肩當非捧檄時夢想之所及或謂民國人皆平等不當有此階級然若崇德報功無貴無賤亦獎勵之一道法蘭西爲民主國久矣爵固猶存也俗儒專長及奴僕稱年未及冠之男子以國人富虛榮心惟官是好俗儒專長及奴僕稱年未及冠之男子以行列別之曰大官二官以該名之於古則傳奇所載稱官人蓋源於唐韓愈之王適墓誌也墓誌云一女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可知社會之熱中仕宦由來久矣又唐之人以官人稱妻之於古亦罕見稱官人蓋源於唐韓詩見區太史詩集潘宋琰安福堂詩官人戲之必以官人稱武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爲憲官人亦襲此稱武林舊事金四官人以演史人著書之姓綴官人撰頭

講學士四字其七月既望泛舟偃湾遂至鴻雪堂檃集詩亦附祝
德麟詩祝字旁注緣修二字附曹仁虎詩曹字旁注侍講二字類此
者頗多又雨村所作通惠河紀游詩註有余弟檢討鼎元六字更有
三弟檢討墨莊自楚回里以出峽草見示爲題詩和四弟編修鳧塘
見懷詩　晚清捐例大開人爭趨之意謂官之尊榮無上可以驕妻
妾傲戚友也有力者乃以捐納二品頂戴花翎候選道（人稱之爲大人）
進而益上則候補四五品京堂或三四品卿銜（人稱之曰京堂）報効巨金
得與督撫分庭抗禮矣而力絀或恃客者但斥微資以捐候選縣丞
或從九不爾則買一空白之奏札或功牌由己意填寫五品六品惟
所欲且可有藍翎此之謂軍功凡若此者皆有章服以表示之而猶
必倣效官派乃始相稱否則畫虎不成反類犬矣今以官派中敝體
之習用者略言之謁客爲通聲氣之第一步（客有之已差矣）（有遺貴戚或答謁皆
留片而還（拜謁交之始必親謁）（差矣）客以衣冠登堂主亦衣
冠出相見即俯身就地叩頭（虛叩不答）起身始揖（然就地叩頭不
有致爲主讓客坐主客行至炕（就地叩頭之揖）（誰謂廣客至炕坐）（主上若謂之
主先發言畢客以兩手舉茶碗就口不必果飲也（客之官職或輩行降
舉茶客從之主亦起身（則否）（客從之主之謂者則否）（客從之主之謂者則否）
呼送客客起身先行主從之（客之起）客在（客之官職或輩行降）
或處大門外者必在官（客在官）馬處暑檐並二堂或大堂客在（客在官）
而拱手主以兩手捧向額際送之必躬行主始還入內此之謂送躬
勢爲僭即就僕手中取茶以敬主此之謂送茶（客之官職或輩行降）（客垂）
手直立不送主人之茶（主人之茶）（坐主）坐定主請（坐定主請）
客脫帽曰升官時士客之僕各以馬進乃用馬者（僕各以馬）
者馬屬且非主之（僕又各以水旱烟進乃用水旱烟）
若早忘者則厥（僕又各以水旱烟）斜作相向勢（主客坐炕身略）
言畢（客之官職）（主若燕見之飲茶不俟）
往而主以便衣出者亦有之客之衣冠者謂他客之便（客之衣冠）

硫立候於側主取茶兩手奉之對客微作上拱勢置客前客亦作拱
勢爲僭即就僕手中取茶以敬主此之謂送茶（客之官職或輩行降）（客垂）
而拱手主以兩手捧向額際送之必躬行主始還入內此之謂送躬
行不必留坐進飯也又凡賀婚嫁祝壽弔喪者道往客室知賓者送茶賓不回送略坐即
內親往答謝此之謂謝步（客之官職或輩行降）（客之）又若通常之宴會主
人先日柬請（客之官職或輩行降）（客之）東有便章二字者可便衣否則具衣冠客入門主
起立肅客客一揖出柬於袖（客之）東也主以帖交己之僕主送茶客還送將入
一揖此之謂繳帖帖即柬（客之）（客）席主人定席時呼客名（客之官職或輩行降）（客）
客立而聽之（客之官職或輩行降）（客）（客之）（客）
（客之官職或輩行降）（客）（客之）（客）
（客之官職或輩行降）（客）（客之）（客）

若主之以事召僕也必曰來僕名不能記姓名但曰來與人談話及於己之僕曰我那个家人對他人而稱其僕曰尊管見人之僕而漫呼之不知其姓名也曰管家凡與人談話之及於祖父母而不必丈言爲家祖家祖母家父家母也但曰祖老太太爺祖老太太老老太太爺老太太於祖及父之妾曰祖老姨太太於伯叔曰伯太爺叔太爺於兄弟曰大老爺二老爺四老爺五老爺二爺一爺效僕之口脗也者惟稱謂之上加以我們二字若是則聞之者必謂其爲世家大族乃有此稱以上云云果能練習嫻熟誠可謂爲官派而不虛擲捐官之黃金於虛牝矣讀者曰官途中人之技能亦僅止是推其極取媚獻諛務爲容悅即可以扶搖直上而致君澤民飲佳咸宜矣　此等儀式繁縟可厭而自辛亥革命以還十二年來無人講求若已隨君主專制之政體而去者或曰人情莫不好便易而惡拘束繁縟儀式之淘汰亦純任自然耳且近今從政之人頗有一二年來自閩閩起自廈養此中廈字人有臣不眠宿自宜若是者本不足以語此久之則相習成風羣趨簡易矣　金奇中嘗語周石農曰語言之操正音者俗曰官話自浙江（除省河武林）及江蘇（蘇松常太四屬外其他之人閩正音者不辨何省概以官話目之且蘇松常太人之於鎮江人語亦疑爲官話謂之曰灣舌頭慕悅官派者於官話之心摹口倣不遺餘力然除今天明天後天我們你們他們（我們你們他們三語亦有所做蓋需次各官之居省城者以小長方形紅綠書出差二字黏於門外公館牌之等三數語外惟以滾蛮混帳王八蛮爲口頭禪而不甚知其爲詈人語也亦知官話之有蛮字者尚有潭蛮也（潭蛮破壞也）倒蛮（倒蛮破壞也）或加聽字於上（聽字於上）諸名詞乎石農曰彼固潭蛮也奚責焉居吾語女吾嘗挾一越產之友北行道有耕者與友問訊友聽目不知所對及抵都予偕友閱市聞兒童相語友大愕歸而語予曰北方之農亦嘗從仕乎京師兒童亦墮地而能官話（京話官話不同）乎吾國人之夢夢乃若是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我女孫大慶識千餘字矣子婦授以國語語教科書上口即成誦蓋生於京師文言一致之力也或見而奇之曰是兒六齡耳習國語何易此與越產之友所言相類矣　官派爲人所好賢者不免蓋居移氣養移體亦出於不知不覺也實荄之官派者可以議詔二字括之奴性是也官派愈完奴性愈重此賦性疎野者之所以不願爲官歟官之賤農工商也視之如土芥如犬馬若印度人之自居爲婆羅門也謂生於天神之肩臂農工生於天神之膝大腹會謂生於天神之口所生次剌納之出大脅陀舉謂生於天神之足所生以拍剌二爲最賤　而農工商之視官則儼若帝天農工與官相隔鴻溝絕意謂官爲天驕其五官四支必與吾農工有大異者商之於官時或接近而見其傲睨儕輩高據上游也則深羨之思效之一旦勳粟得官不僅宗族交游交口稱道曰今之某某官矣其父母兄弟姊妹亦優禮有加焉錢禮仲者父以商致富父卒禮仲繼其業躋冠忽入貲爲巡檢選閩之某邑三載以事假歸謁母母迎之於堂母再三命坐始就椅然惟挺胸虛坐猶屬吏之侍坐於上官也母殷勤慰勞諾諾而已其兄弟之妻竊窺於門隙相語曰某今官矣乃若是有禮而不類爲民上者耶於此足見專制國官吏之積威而凡商賈之家得一小官輒舉家若狂不啻雞犬之皆仙又可知人民之醉心仕宦但以得諸官派爲榮而不知其適自儕於奴也今以若是之國民而與言共和是誠語夏蟲以冰欲南轅而北矣　金奇中曰捐官者之以之謀生以之成富固也若紈袴之子闖闖中人出多金博頭銜亦冀於祭祀慶弔及謁客時以韋服自豪非必欲入仕也於身後之木主家譜得書爵秩示子孫耳東坡詩有愛惜微官辭底用

他年只好寫銘旌有以哉奇中好獨居畏見客客上官見僚屬欲毆之使去輒舉茶碗堂下傳呼送客之故事客賅其意者駐奇中乃於明日以出門二字揭檠於門亦有所做蓋需次各官之居省城者以小長方形紅綠書出差二字黏於門外公館牌之邊緣也（有按此紙書出差二字以杜冒差客）　奇中謁客小坐即與主人留之則曰諺有之客去主人安歟笑人謁客言畢輒去亦不欲重勞主人而爲彼此惜陰也

凡會作官之人於常人輒蔑視之而呼之曰民民主國之皆爲民無論已即以君主政體言之君之外亦皆民也　蘇子由葬居詩之五有東南皆民居屋貶如齠盡句時已罷官而猶自居爲官陸放翁亦然其排悶詩不須頻起凍人數已是清朝六世民此民字爲廣義之民民爲人之通稱也而又有一義爲鏡湖西南有山曰外山民某氏居之此民字爲狹義之民蓋別於在位者而言之詩宜民宜人人謂臣民謂衆庶也放翁雖嘗仕宦既家居亦民耳乃於居鏡湖外山之詩字括之奴性是也官派愈完奴性愈重此賦性疎野者之所以不願爲官歟官之賤農工商也視之如土芥如犬馬若印度人之自居爲婆羅門也謂生於天神之口所生次剌納之出大脅陀舉謂生於天神之臂所生次吠舍謂生於天神之足所生以拍剌二爲最賤　而農工商之視官則儼若帝天農工與官相隔鴻溝絕意謂官爲天驕其五官四支必與吾農工有大異者商之於官時或接近而見其傲睨儕輩高據上游也則深羨之思效之一旦勳粟得官不僅宗族交游交口稱道曰今之某某官矣其父母兄弟姊妹亦優禮有加焉錢禮仲者父以商致富父卒禮仲繼其業躋冠忽入貲爲巡檢選閩之某邑三載以事假歸謁母母迎之於堂母再三命坐始就椅然惟挺胸虛坐猶屬吏之侍坐於上官也母殷勤慰勞諾諾而已其兄弟之妻竊窺於門隙相語曰某今官矣乃若是有禮而不類爲民上者耶於此足見專制國官吏之積威而凡商賈之家得一小官輒舉家若狂不啻雞犬之皆仙又可知人民之醉心仕宦但以得諸官派爲榮而不知其適自儕於奴也今以若是之國民而與言共和是誠語夏蟲以冰欲南轅而北矣　金奇中曰捐官者之以之謀生以之成富固也若紈袴之子闖闖中人出多金博頭銜亦冀於祭祀慶弔及謁客時以韋服自豪非必欲入仕也於身後之木主家譜得書爵秩示子孫耳東坡詩有愛惜微官辭底用

山民家詩醉中題民家壁詩張未有九月十二日入南山憩一民舍
盲雨炙衣久之詩樓鑰有宿仙居民家詩趙師秀移居謝友人見過
詩貧得民居亦自清亦與放翁口脗相類

論告也自上告下曰論漢司馬相如使蜀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
便相如欲諫因由己建之不敢乃爲論長官告論巴蜀蜀以風見史記元陳孚
詩囊底空留論蜀文自是而後長官告論人民之文告輒以論蜀爲
喻示本作示垂示也以事告人曰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後世官吏
對於人民之宣示張之於人所易見之地者曰告示是則論也示也
皆官吏對於人民所用官文書之一也見之韻語毋乃太煞風景歟
陸游劍南詩藁有論鄰人詩示小厮詩論鄰人詩云鄰曲有米當共
舂何至一日不相容爲善何嘗分士農堯民皆當變時雍相攻本出
忿爽疑能不終訟固已奇詭端可窒君試思歲時鄰里相諧嬉世通
婚姻對門扉禍福飢飽常相依忿爭得直義愈非不如一醉懷朦朧
示小廝詩云倫閑打睡汝何尤罵詈搒笞我所羞但揩一鞭隨小蹇
不妨村路共閑遊晨興略整案頭書十日庭中始掃除未免下堂惟
一事臨池莫釣放生魚宋吳錫疇鼻集有僅論詩云小隱生涯無

別事護持簑笠傍鷗沙清泉頻注吟邊硯活火隨煎飯後茶趁早須
來豚鶴料便忙也去採梅花焚香掃地齊書帙客到鄰牆有酒賒錫
嘯字元範休寧人僅論二字較王褒之僅約二字爲俗戴復古南宋
人乃有僅約詩詩云汝往何鄉何姓名路途凡百愛惜惜衣裳脫着
勤收管飲食烹飪貴潔馨每遇歌時尋竹所須教宿處近旗亭吾家
僅約無多事辦取小心供使令又宋嚴粲字坦叔有示園丁詩云種
竹宜疎延夜月澆花須早趁晨陰溪邊釣石勤時掃恐有詩人來醉
吟見中興羣公吟稾戊集亦僅約詩之亞也又明楊繼盛有因前作
論鵝鵲詩云宇宙到頭俱夢幻人生何必歎雲泥疏狂見憤榮枯事
鵝鵲從今俱漫啼又云可厭老鵝常折翅依人喜鵲亦空啼長安公
子多飛彈且向雲山深樹棲皆見楊忠愍公集

清社屋而殉清者罕旗人亦僅見蓋新說輸入凡便於己者皆樂聞
之雖達官貴人亦知効忠一姓之爲狹義矣然遺老固所在皆有都
會尤多且又有所謂遺少焉齒皆不甚尊可與明清間之
稚紳並傳也全祖望句餘土音有稚紳行其題注云爲錢忠介公作
忠介方起兵時年三十八里中降紳惡之詆書降帥呼爲稚紳令以

兵除之降帥不用其言反與忠介合　戊午中華民國七年春金奇中語林
重夫曰遺老文字之紀年僅書干支間有書宣統十年者無書中華
民國四字者效陶淵明耳淵明以曾祖侃爲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
所著文章之題識年月義熙以前直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還惟云
甲子而已或曰遺老於文字僅書干支自有主權不得謂其不奉正
朔也然今之遺老輒廣置田宅有中華民國四字紀年（今俗剏以中華民國紀年）
其下之月日（月日之契約倘亦拒而不受）僅書干支或有糾葛將爲俗
吏所笑何且通用之國幣有鐫中華民國四字於上者亦
能棄之如遺否重夫曰子之言苛矣此以視在野遺老之充公府官
署之顧問諮議者爲何如斯亦具體而微之焉道乎方苞書王莽傳
後曰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
歐公無一道及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
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云云然五代史馮道傳云道視喪君亡國
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
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
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

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
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云云是亦頗多微辭也其視喪君亡國未
嘗屑意殆亦不私一姓深知民爲貴社稷次之爲尊之微意歟是直
可以孟子儗之矣

唐末五代人語（語見宋王欽臣王洙等五代史補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見全唐詩宣宗之鄧通有笑屬從汝好官須我爲之
之言也況今日耶蓋皆深有味乎曹彬之言亦宋史曹彬曰人生何
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識小錄王旦晚年官尊每賜祿見家人置于庭輒瞑目數曰生民膏
血焉用許多此即民膏民脂之義也今之議員猶吮民膏啖民脂況
官耶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有爾俾爾祿民膏民脂民階下民易虐上天
難欺等語宋太宗節此四語爲戒石銘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
何事請候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
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行耶曰不然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

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閒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矣伏惟安置云云尉之顏頊迂遠猥瑣復可笑而晚近以來欲求闢心民瘼如尉者恐徧國中無一人也又今人有夜深安置之微辭安置就寢也此語宋已有之不獨見於此也鶴林玉露陸象山家每晨興家長衆子弟聚湃於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

吾國官吏之爲外人所詬病也久矣於其强有力而橫恣不法者詆之爲盜賊且以吾國下此則曰似奄寺似奴婢似娼優似乞丐蓋謂其依賴性成貪冒無恥也是誠莫大之國恥矣

平嘯雨過涼風沁秋偶游江灣獨坐寺門外久之古桂幽篁與奇石相間物以類聚此其是歟乃知在野者之今多遺賢而不必在位也

湘軍日彊巡撫亦日發舒疆日益尊至庭見提鎮易置兩司兵餉皆自專此王闓運湘軍志湖南防守篇之言也亦稍稍有類於藩鎮矣其不至爲民之患者巡撫皆嘗讀書非純粹之武人耳

日報登載罵世之文饑氓皆是鑄鼎燃犀未爲酷也第恐口能言之者或且躬自蹈之耳反是則詬武人也詬伶人也巧僞形似務爲容悅若惟恐稍失其歡者詬武人者畏之也而武人方自信其有權威而果可服衆矣詬伶人者狎之也而伶人方自信其入民國而果可平等矣然武人伶人之賢者才者千萬中亦尚有一二也

官民階級之懸絕明代爲甚一縣令耳視民乃若犬馬倨甚矣廣州府志鄉賢傳略李子長偶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其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令怒笞之五竟無言而出

有子已通籍而父猶困童試者清康熙時有之不著撰人永憲錄雍正二年以少詹事彭維新爲直隸按察使維新字肇岡號石源湖南茶陵州人康熙丙戌進士授編修時父猶在童子場也

宵分人靜風撼小樓剪燭觀書自領荒寒幽杳之趣誦昔人只有一株梧葉不知多少秋聲二語爲之爽然而又覺富貴之于我真如秋風之過耳也

杭縣 徐珂 仲可

奄閽 作男子去勢宦官也主宮中閤門之役周禮注奄精氣閹藏者
說文宮中奄閤閉門者歷代宮廷及王公之邸皆有之而大清刑律
乃有禁官民之家閹割火者一條則民家亦用奄人矣蓋閩粵等處
豪戶之家多有乞覓他人之子閹割驅使名曰火者見律例增修統
纂集成奄人之功小閹割者雖無礙發育而骨骼身體皆有變化毛
髮稀少無鬚聲無喉結皆異常人
我國奄人自今以往當稱過去之陳迹矣癸亥中華民國六月初三
日避位之宣統帝頒諭且大逐之留百餘人而已 埃及土耳其與
小亞細亞古亦有之亦以預防男子出入宮廷之有淫亂事也專制
心理無中外一也
明熹宗乳保奉聖夫人客氏所私之人多奏魏忠賢外其著者有沈
潅清胡介祉茨邨詠史新樂府浣衣局題下注客氏每歸私第大學
士沈潅與有私人皆指爲婧相故客氏數歸歸未旬日忠賢必矯旨
召入

天閹男子無陽道不能嗣育者謂耕錄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
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謂之黃門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二云梵言
扇搦半擇迦唐言黃門珂按天閹又曰天宦靈樞波伯曰宦者去其
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
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波伯曰此天
之所以不足也 今方患人滿天閹若多而又推行山格夫人之節
可以主母嗇閹王奴婢嗇小鬼也
凡蓄奴者宜有以恤之如長阿含經之言蓋此亦人子也長阿含經
曰善生主於僮使當以五事愍念云何爲五一者隨能使役二者飲

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醫藥五者縱其休暇
凡蓄身者非被人掠賣即貧賤之家出於蓄不得已耳以職官而自
蓄可謂無恥已甚然吾於此而竊笑昔人之拙也清劉健定閒錄馮
某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某本籍浙江臨海縣
人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
署媒人胡國柱又云先公未至滇馮某等已先以才品告三桂故禮
待優異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先公嘗言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爲
人主士大夫好爲人奴胡國柱好爲人師健字汝嘉其父名崑字西
來順治十六年進士吳三桂叛時官雲南同知脅之降不屈削髮遁
居寶臺山
昔者歐美人之虐待黑奴至於已極美總統林肯起而禁之遂釀南
北美之戰世所知也而吾國待奴之酷亦有日夜不得休視之若犬
馬者果如王褒僮約所言僮亦當如黑奴之籲天矣漢王褒僮約曰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
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得爲他家男子酤酒
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

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井淩渠縛落鋤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乘馬載車騏坐大奴下牀振頭垂鉤刈芻結葦臘罐沃水酪佐酏糜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兔登山射鹿入水揃龜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逐鵄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飼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陂隄杜疆落葉披櫻種瓜作疇別茄披蔥焚槎發嘖壟集破封日中早蘘雞鳴起舂調治馬騾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盂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鮑鼈烹茶盡鋪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餧豬擬犬勿與鄰早爭鬨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惡敗櫻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桌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蹄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裁轅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轅盤焚薪炊爨太反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已歸當送乾薪二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蒋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尺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張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菜織席專事說欲伏當一作舊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乞詰窮咋索佗佗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此固難實行然役人者實皆有此心也

巨室之閽無不慢客其驕倨之狀視其主或過之予旅食淞陵不後車馬故於富貴之家輒不報謁畏閽也清苑閔章詩公卿雖吐哺候閽已顏赤羅寧默詩賤交貴莫到門門前列坐三五閽欲起不起半吐吞寫惡閽之狀如繪客若高車駟馬則望塵出迎矣湯鑒仙京

婢僕買者大率浙東之貧女閩有此者歲尤多曰不蓬宋代有之女八九歲錢十數緡可矣十年五年限滿其家人得備原價以贖清
裏鐵塘淳錄知勝雲者十吉吉無吉無吉無

久之傭於胡芸臺家未幾從至北及還則至張菊生同年家時爲丙辰（中華民國五年）年五十六矣而此三十年中積千金始攜資一歸構屋三間屋成延僧禮佛四日一日謝天地二日謝父母四日謝鄰人曰必設齋以飽戚族鄰里食米一石有奇鄰嫗有於其童養時胭血之者則贈以衣材更以綠縣所製之袍襖褲單裕衫褲與其夫且宣言於衆曰吾以汝一婢而出至有今日今之以衣贈汝者解寃也又告其夫之所歡曰東屋爲吾臥室吾他日乞休歸當相讓今姑以假汝其所生女亦爲童養婦於人至是以金釧及衣十餘襲給之謂以補奩贈也更出金爲女造一舟俾壻操之以爲生曰可不憂凍餒矣此行也費銀幣六百圓有奇而語人曰今尚餘四百圓及此後所獲當自爲送死之具吾婦何墨君深知其人屬記之予曰以德報怨且不吝可以愧當世之士大夫矣

日本稱處女之受傭於人者曰下女晝供役夜伴寢不以爲異非若京城之上炕老媽蘇滬之姘頭娘姨大姐猶有避忌也與宋時江淮閩楚間之嬸子實相類宋洪邁夷堅志江淮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俱行供炊爨薪水之役夜則共榻而寢如妾然謂之嬸子大抵皆末媚也上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於廬壽之地每歲或往來得居嬸曰翟八姐翟雖爲婦女身手雄健膂力過人其在途荷擔推車頼肩蹄足弗以爲勞壯男子所不若也

晚清內廷供奉之伶人皆有俸有米略如七八品之京曹官月給銀二兩鬚生譚鑫培汪桂芬青衣陳德霖山陝花日侯俊山則倍之演劇之日孝欽后有賜金以一日計人各二十兩常率也二日三十兩四日四十兩譚汪獨優日各三十兩米歲支五十四石無大小一也

戊午（中華民國七年）己未（八年）間時伶鞏儷日高包銀之巨有月獲銀幣萬餘圓者其中宦族子弟正自不乏甚且有退老官吏倚其總角之子登臺賣藝贍養全家者富而可求固不重生女重生男矣

宋制男子爲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見萍州可談女之賣淫者曰娼以之稱男子殆卽清之所謂像姑（像姑或作相公或作小官或作小官）歟像姑卽男風太玄經男女不代之事注男而女事事失之甚何不代之字肯乎今之男風卽男而女事也晏公類要有左風懷二類男爲左女爲右鄙俗省其懷字言之男風而外又曰男色漢書董賢傳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聊齋志異有男妾一則略

謂一紳在揚州買妾十四五姣好善諸藝重金購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捫私處則男子也今乃有所謂男妓者（民國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晶報載男妓一則謂近有男妓至滬倩酒侍寢惟命是聽且可飲博於其家其服裝與女之飾男者同而亦畫眉施朱說者曰此不必論之曰男妓當曰妓男以與妓女相對

晉之恆言曰男盜女娼可見男之皆不欲爲娼也然近頃以來禮教淩夷物質進步不必飢寒而爲盜爲娼者徧國中且有由盜而爲官由娼而爲官之正妻者矣

庶物異名疏陸佃云攜性最淫逢鳥則與之交今呼妓曰攜兒呼妓之母曰攜母太此唐之沐州人卽攜母也唐孫棨北里志有一嫗號沐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交通日便淫風日盛而女閭乃日益多於是納營業稅於官以自別於私娼俗謂之曰花捐古已有之明徐樹丕識小錄女閭七百齊桓公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外國亦有之北史龜茲國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官龜茲漢西域古國唐置龜茲都督府安西都護嘗治此卽今新疆庫車縣地國治延城在今庫車城南皆堂宇寬靜各有二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益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光緒中葉京伶之居有類是者滬大夫多涉足其間今亡矣

王若虛字從之金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其答鄭下辨禪師見戲代防禦高侯詩云酒肆淫房總道場倘然遊戲亦何妨阿師自墮泥犂趣更笑春風柳絮狂淫房二字有若畫夜宣淫之滬上花烟間矣

供奉內廷及公署之妓曰官妓設籍妓爲官婢亦曰官奴以古稱妓爲官婢也漢武帝時始設營妓以娛士卒爲官妓之濫觴唐宋尤盛行如唐之左右教坊女妓宋太宗以宮妓賜將校皆見正史至明尚有教坊司之設清初亦有之順治十六年始改用太監雍正七年改爲和聲署教坊遂廢　滬妓出應戲召與人籠燭之燈有正堂公務四字蓋表示其爲納稅之官妓非私娼也縣署所用燈例有正堂公務四字若曰夜行者必句當公事耳　官妓之外有家妓蓋古之巨室多蓄歌

妓也十六國春秋石虎皇后名襄桃音僕射鄭世達家妓也清初頗盛嘉道間尚有之彭兆蓀小謨觴館詞有題曰朔州沈別駕席上出家伎侑酒

我國患人滿久矣十二年來雖有水旱之徧災數省之兵禍而死者不敵生者之多生衆食寡無術以救之限制婚嫁廣度僧尼皆非人所樂聞山格夫人之節育主義又未盛行無已其推廣娼妓乎但使女閭徧地青年男子自無不趨之若鴆毒廣播可促其生又絕其嗣人滿之患不覺因之以減正不必斤斤於禁止賣淫爲尊重人道也比歲所聞歐洲大邦法蘭西外亦患人滿頒亟以殖民爲事又有提倡閨劃貧民之說者何如怒於貧民欲去其勢自不如推廣娼妓之因勢利導較易推行也且徵毒之甚者下體潰爛陰莖雖留亦有疾愈而不能生育者況爲娼妓者之不易生育固十人而八九耶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宋周月仙舟中自歎詩云自歎身爲妓遭淫不敢言羞歸路明月渡懷上載花船詩見名媛彙詩審是而知馬光祖之言爲偏激矣宋無名氏三朝野史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　男性之淫甚於女羞惡之心女較男爲多

也歐美之女亦尚有從一而終者吾國則自古迄今未之絕也而上流以上社會之男子不二色者則僅見

妓之自由爲他人所剝奪夫人而知之兵精神軀體皆失自由忒利耳官商之精神軀體亦與妓同以困於無謂之世故周旋也工差勝所失者軀體之自由耳精神軀體之兩得自由者我成以後之農而已　七日一休沐還我自由得張弛之道矣而休日之勞實較六日爲甚六日之勞有定時心志專壹晨往晡返作工也然作工之苦人憫之休日之勞則自朝至暮與惡客俗客相對言不由衷強爲問答直可自承爲妓矣爲妓之苦於斯極也巨室有子婦三妯娌也皆宦族女若而美之然妓雖疲精費神而猶可得金吾之休日則惟見金之出而不見其入是則視妓有愧色矣

寰伴餐惟命是聽招之者書一箋云有事一談請光臨即至矣三人皆有男子隨侍其夫給以月費銀幣千圓以蓄有靡托車且競炫衣飾更時購鑽石珠寶也支用繁遂不給乃出此下策客又曰此與昔者京師內城口袋底兒之旗女密賣淫者似同而實異都城西交民巷築紫瓣館（日本人設有密室衾枕咸具客之往者餐時召旗女給京錢三十千惟所欲爲矣其人皆世

家大族之中落者以宗室覺羅爲多彼以謀食而然所獲亦微固非此三姑娌之所可藉口自解也又光緒末葉滬之福州路有西式餐樓中設複室與筑紫樓館同少年男女趨之若鶩則類似南宋臨安之蕃酒店也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蕃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懽而於酒閣內暗藏臥榻也門首紅招子壁上不以晴雨必用落鬚蓋之以爲記認

光緒庚寅予在都作曲巷之游一日飯於石頭胡同之山海見鄰室有奄人在焉詫之番禺許星笏告予曰此閹婭止宿於是閹固有男性其曖昧所歡也輒抱而嘘之汗出乃已

未有汽船以前南人之入都者輒假道山左茌平一帶遂多流娼俗謂之曰小媳婦兒

光緒乙亥予自清江浦乘船北上正月十三日自臨清一帶入運城驛一婦人逆旅中設複室與筑紫樓館同少年男女趨之若鶩則類似南宋臨安之蕃酒店也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蕃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懽而於酒閣內暗藏臥榻也門首紅招子壁上不以晴雨必用落鬚蓋之以爲記認

光緒庚寅予在都作曲巷之游一日飯於石頭胡同之山海見鄰室有奄人在焉詫之番禺許星笏告予曰此閹婭止宿於是閹固有男性其曖昧所歡也輒抱而嘘之汗出乃已

未有汽船以前南人之入都者輒假道山左茌平一帶遂多流娼俗謂之曰小媳婦兒

女不召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些少錢贈之而去謂之劄客亦謂之打酒座

妓女之有手帕姊妹始於明末板橋雜記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縈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然此不足奇所奇者滬妓之於手帕姊妹亦以兄弟相稱有若唐妓女之結爲兄弟也唐崔令欽教坊記坊中諸女約爲香火兄弟多至十四五人少亦八九輩有兒郎狎之飄蓬以婦人稱呼兄呼弟客爲新婦弟呼兄客爲婆郎有任官者卑焉相逢妓輒褰簾呼阿嫂並新婦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狎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走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賓其婦也主者知而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揚州人有以養瘦馬爲業者蓋收養貧女使習歌舞并教以內媚之術居爲奇貨可居重金也明謝肇淛五雜俎維揚居天下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態而淫情溫柔氣多女亦其靈淑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操之屬以徵厚直謂之瘦馬二云二明之田宏遇女生而聰慧宏

妃亦瘦馬也孫承澤思陵典禮記皇貴妃爲田宏遇女生而聰慧宏遇爲揚州把總兒善書畫者教之欲爲士論側室以爲奇貨耳竟得選入籠冠後宮又云宏遇之妻乃娼也清揚士聽玉堂薈記田妃父宏遇陝西人久住在京曾爲千總宮其妻吳氏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云云予因憶唐白居易詩有感詩之一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亦正可爲養瘦馬者取譬矣

滬妓之代名詞曰花其侍者曰葉凡自命有真賞者輒謂葉之天然姿媚不假修飾識確論也然亦知葉之泰半自田間來乎若曹大率爲吳縣金圓（此二字疑誤）之農女其面目姣好固天生麗質也非必遷地而始良惟膚色轉白異於村居時耳當在田工作之時雖國色亦捽頭弗顧及風歟日虐面頸手臂脛足有似肉脯遇之者雖傭於女閭居移氣養移體膚不頓還其本來之白出墨池而登雪嶺人乃改容加禮歡喜讚歎此足以見世之絕無真賞有不知子都之佼而爲無鹽者也　滬多女閭入其門所聞皆吳語也實則各省之人皆有之其確爲蘇州人者百不得一大抵景翻翻一流人耳翻翻

明妓隸建昌樂籍能詩有妾非吳中人好學吳儂語句邑富家兒強委禽焉未數月憤鬱死今之冶遊者聞妓作吳語輒志得意滿非若劉惔之於王導有所不慊也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出人問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明馮定遠有贈妓詩注是杭人句云吳兒莫漫誇佳麗一個西施是越人宣統辛亥秋予在長沙飲於樊西巷某妝閣聞主爲杭人頗知書予爲語此二句又以錢塘蘇小是鄉親句告之吾杭人之名隸樂籍者頗不乏人而必效顰吳語託言吳籍蓋非若是不足以取悅於人耳定遠名班有鈍吟集

粵人稱妓曰老舉若甚俗者然舉止端麗爲舉舉唐韓愈詩舉舉江南子又唐有妓曰鄭舉舉殆以此而有老舉之稱歟或又稱之曰歌者則甚雅唐司空圖詩集有歌者十二首而古時又有歌人之稱唐李廓公子行歌人酒旦起殿聲歌人郭鄴詩石家金谷舊歌人廣州俗呼酒館曰高樓妓館曰花林見汪子養年丈曾本小頑仙廬詩羊城竹枝詞注其名皆雅馴

廣州妓舟至高而有樓亦曰樓船清張維屏正月上元題樓船詩云昔日樓船泫水濱上元時節盛游人注乾嘉間橫樓數十今僅存三

五子於光緒壬辰己亥兩游廣州皆飲宴於船清末大火遂蕩焉無存　江浙閒之妓舟俗曰蒲鞋頭船清于源一粟廬詩有鴛湖蒲鞋船歌吳淮可娛草堂詩鈔有無錫花蒲鞋船歌又有曰茭白船者江山船也林昌彝射鷹樓詩話江山船名茭白船戶凡九姓皆桐廬嚴州人不齒編氓老婦曰同年婊少婦曰同年妹同年者桐嚴之謔也相傳陳友諒敗將九人逃此其裔爲九姓船　吳門畫舫自昔著稱蘇學士集有九月五日夜出盤門泊於湖間偶成密會坐上書呈黃尉七古云紺油幙見黃金鉤貝璣磊落不流流澄澄媚影動波上的的遠勢橫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有疎葦吟窮秋予方珥機對此景時欲乘興長城遊青蛾蕩槳忽遠至雖有雅約猶嗟羞綵舟鮮期四窗闌檻酌辛滑嘉賓留歌餘清劉貫衆耳笑動妾采生香觴玉盤膾鱸光一色飣簇殽核隨所授河斜參倒氣逾洽我起飲子子必酬共知此會不易得遲迟得此難再成悲憂已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散空離愁所乘之舫疑即今之畫船青蛾蕩槳句言船娘也俗曰梢婆歌餘笑動二句言船妓也玉盤飣簇二句言船菜也宣統辛亥以後蘇州妓家自置之畫舫絕迹矣惜

哉

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江浙間有一官營業中人頗負時望以有外室恐爲婦所知乃預服藥餌交歡於婦冀掩其迹也疲於奔命遂暴卒唐宋之人亦有之宋俞炎月下偶談北夢瑣言載唐相夏侯孜得彭祖之術悅一娼娼不能奉承以致罣閭之泄致卒予外祖閻邱公爲大理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十竟爲此術所害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爲楯底脫蓋中年精力健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吸縮閉固是以一夕傾倒殆盡

冶游少年之以金盡不得歸而御腕車於滬以爲生者多矣清金和秋穗吟館詩鈔滬上雜詩之一云車去如飛大道邊小紅樓下數車錢挽車人亦多情者曾在此樓樓上眠

有論乞丐一則先得我心之言吾輩衣食完具彼獨凍餒纏而悵之則以其依賴性成不知謀生也越數年則又見而哀之謂社會不善求教養之道使彼無以自存咎不在彼也又越數年而深惡痛絕之惟祝天然之淘汰而已意謂若輩忘情性成雖強迫教育亦不任受而終身爲社會之蠹豈不可恨不若以水旱疾疫之事淘汰之毋使蓼者害良之爲愈也

腹地有丐巡行城鄉而沿門乞錢者俗曰木鐸老人其人大率年六七十戴無頂或木頂之紅纓大帽身披前後綴有皇恩欽賜四大字之黃布外褂一手拄杖秉鐸一手擎盤至人家即搖其鐸作聲曰謝動府上以錢米置其盤即去是鐸爲行乞之具非以施政教而警衆以印綬爲行乞之具假之其揆一也是則木鐸老人者丐之代名詞耳然在清初固類似官吏也談遷棗林雜俎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侔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後爲泛役與胥徒等　山左流民之丐食於江浙者老幼男女相與行道旁而乞錢望塵而拜僕僕不自休顙蹲辱在泥塗不爲丐何不幸歟明歸有光鄆州行寄友人有云丈夫奸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嗣跪起則自明已然今山左且多盜盜而可官矣

滬市夙無丐晚清至今租界之通衢時有之休沐日尤夥以西人是一歟　西人之行乞於在曰恆外出可多得錢耳殆亦收回利權之一轍滬華人者予嘗遇之其一曰貝明生父英人而法籍癸亥十二年中華民國

春夏之交西丐夥矣蓋皆來自海參崴之俄國白黨難民也且嘗有一羅馬女子至予家丐錢給銀幣二角歸躲稱丐之詐古今如一然不獨丐也一丐嘗號於吾門曰不食者三日有十錢可買粥得延殘喘矣給十錢而去闕炊頃予出巷遇之則哀乞如故此與齊東野語所載者同古今人何遠不相及耶齊東野語云子不見臨安丐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錢丈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臥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焉　江淮流民之在滬以拾荒爲業者甚多婦孺亦有之負一筐持一竹夾循行道周見棄物拾而置之筐襯之於收買舊貨之肆殆亦南宋丐者之故業歟廢物既以利用塲除清潔有裨衛生誠社會所當尸祝之人也元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壽山當揚總統[illegible]及林和靖墓者[illegible]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杖夾遏物即以夾投籮中

殘廢之丐非盡自致也大率採生折割者之所爲採生折割者採取生人之精魄及折割其肢體而以術合藥斂財者清律有採生折割人專條清王應奎柳南詩鈔著包船紀事詩備述之詩云有船鋭其

昔以箬包裹之名爲箬包船聚泊疑茅茨浮家無定所忽溯江湄居貨挾土產擅技兼卜醫中有無良者行乞同殘黎詎料豺狼心所志竊童兒神咒爽餌餌紿兒兒輒迷罹引至船中毒手恣所爲或爲曜其目或爲擺其肢或屈曲其體如鞭箠戚施形骸幾變盡父母居然疑清晨負之出索錢號九達夕仍負以入傾倒囊中資數倘有不充攢刺加鞭笞苟延此殘喘性命危如絲有時更肆惡視彼軀幹肥入之人鮮甕飽嗷苦餔糜哺兒腦與髓嚼兒肝與脾從此筋骨強便可耐刀錐更閱藏秘器賣以療飽嬴一七爲神膏索值恆不貲淫人祈長生食之甘如飴又聞溯海濱茫洋有神祠神曰抽筋姆此輩所皈依重午醫中秋廟門奉靈旗羣船競祭賽以兒爲牲儀祭罷飲福酒猥藉骼與髑年來送敗露官長胥周知勿問所從來立斃陳其屍誦足抵兒命此外無窮治不究其本根徒然翦旁枝官長法深刻何獨偏仁慈其毒仍滋蔓其故難尋窺誰爲采風者聽我歌此詩闔秀陳廣庭靜齋小稿跋癰行亦可證也詩云邑中有行乞挈兒隨所之人而一而不能備述五穀之名者尤多且古之五穀說各不同一稻黍稷麥菽見禮月令三黍稷麥菽見周禮鄭注今俗說仍之二麻黍豆見楚辭王逸注今以稻黍稷稷秫麥菽豆麻詳釋之稻爲東南最重要之農作物凡穀之實去殼者皆曰米今專屬之於稻植之於水田春下種夏分秧種甚多有粳稻糯稻二大別以成熟之先後分早稻晚稻兩類早稻立秋時熟晚稻立冬時熟閩粵等省熱地有一歲兩熟者稻之不黏者曰秈米黍禾屬之黏者以大暑時種之宜旱田葉細長而尖實有赤白黃黑數種今北人通呼爲黃米子稷高粱也江淮以北多種之呼曰秫秫苗有紅白二種紅者尤多故又曰紅粱實粗梗不若黍稻之美故亦謂之粗粱莖幹高大似蘆穗聚而上出古今著錄所述形態不同漢以後皆誤以粟爲稷唐以後又誤以黍爲稷稷在穀類中種最早古稱百穀之長故農官名稷穀神亦名稷秫稷之黏者可釀酒今北人呼高粱曰秫其稭謂之秫稭無黏不黏之分古人於他穀之黏者多謂之秫孫炎注爾雅謂黏粟爲秫崔豹古今注謂秫爲黏稻蘇頌圖經謂秫爲黏黍皆因時地不同而歧其名也麥爲西北重要之農作物葉細長有平行脈莖有節至夏開花結實小麥之實大都無芒子多粉以製麵條餅餌麵包醬油之屬大麥之實

種類至繁在世界之總數可四十餘萬其分類有人爲分類自然分類二法今以自然分類法言之大別之一類花二隱花顯花者有被子植物裸子植物之別被子植物中又分雙子葉植物單子葉植物隱花者有羊齒植物蘚苔植物菌藻植物原生植物之別　動物有知覺植物無之而植物知覺之妙有類於動物者以指觸含羞草葉蝺枝下垂又有曰捕蟲草者葉有毛毛有液蚊蠅之屬觸其毛輒卷而食之積久盡消若食物之入胃者或以小片牛肉投之其被食猶蚊蠅也人之無常識者知覺雖有而若無視舍羞草捕蟲草有慚色生物也而直可視之爲無生物矣

庭中雜植卉木地爲之滿偶誦放翁閑意詩安得小園寬半畝黃梅綠李一時栽不啻爲我言之然僑滬者得此亦已不易陋巷一廛庭僅數尺未能種樹於石上也閉戶以居欲觀天如坐井耳自非心地

有長芒子可爲飯製醬糖莖可編帽製扇莖爲豆之總名豆亦穀類
植物種類甚多黃豆赤豆綠豆等是也其葉以三小葉合成花爲蝶
形或紫或白其實皆結莢或長一二寸或長尺許黃豆又稱大豆赤
豆綠豆又稱小豆麻有多種大麻穀類植物亦曰火麻其花雌雄異
株收穫及功用各異雄曰枲麻亦曰牡麻雌曰苴麻亦曰子麻花色白
微青甚細碎牡麻五葵苴麻一葵牡麻於花落後即拔而漚之其皮
可織夏布俗謂之水麻苴麻至秋乃刈先收其子而後漚之俗謂之
秋麻亦可織爲布惟粗硬不潔白喪服用之其實謂之黃

菜爲常綠灌木高五六尺實三角形其葉可烹爲飲料陸羽茶經一
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蓋以采穫之早晚分之也然世
人但知其葉而不詳其花阮文達揅經室四集卷七有茗花詩題爲
茗花註云物茶最多杭州諸山所產皆名龍井茶高三四尺枝葉甚
繁秋末冬初葉老開花如梅五瓣淡綠色然珂聞諸人則謂茗花色
白　今人皆知綠色之茶葉采於清明前者曰明前采於穀雨前者
曰雨前而不知古尚有社前火前之名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
前其次火前寒食禁火之時所采曰火前其次雨前宋王觀國學林茶之佳品摘

收而乙種猶可采穫不至大無也
陝西之漢中河南之光州皆有稻米而順天今曰京兆之玉田直隸之天
津亦間有之不獨山西也清唐晏庚子西行記事晉省米價頗昂高
者爲吾祠米作碧色夏日隔宿不餿次爲汾水稻米亦不減南方
清彭兆蓀小謨觴館詩集有莜麥飯詩并序云莜麥形似小麥而弱
播之寒土則易熟莜讀如油寧武人和作餌以爲常膳考油麥不見
諸書莜乃田器郡志即以此字當之未詳所據珂按莜麥宜作蕎麥
蕎廣韻巨嬌切韻會渠嬌切並音喬本草蕎麥莖弱而翹然易長易
收磨麵如麥珂又按蕎麥爲一年生草江浙有之北方尤多莖赤高
一二尺葉爲三角形有長柄互生花小而白列爲圓錐花序實有三
稜老則黑唐白居易詩蕎麥鋪花白宋楊萬里有入建平界詩蕎麥
晚菰初後生又從丁家洲避風行小港出荻港大江詩蕎麥稍頭萬
玉塵又秋曉出郊詩雪白一川蕎麥花
包豐產南非洲其物爲球根乃枝及莖之變形故又名塊莖百年前
盛種於爪哇屬薯蕷科之植用食物葉稜如羽結實成球形清末爪
哇華僑葉兆輝嘗攜數十枝歸國試植於江寧之鄴業場生育繁茂

惜未能推廣也
甘藍爲蔬類植物產西北數省閩粵亦種之近且及於滬目之爲舶
來種非也葉闊厚作深綠色似芥花繁甚莖大北人以鹽漬其莖而
食之曰擘藍卽球莖甘藍也清嘉道時稱之曰蓮花白許乃穀瑞芍
軒詩鈔有蓮花白詩其題注云平涼菜名葉裹不舒儼然含苞千葉
蓮也詩云碧玉擡來風雪中水芙蓉菜產崆峒一層層剝蕉心綠千
片片輸蓮瓣紅菱對舍苞猶未放滑肥大芥可能同故鄉風味差相
似夢到江南雨後菘

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雨前皆稟熙五十年後事乾
人參多年生草也葉爲掌狀複葉花小色白其根透明爲補益藥品
長者八九寸有略似人形者產奉天吉林故又謂之遼參古方所稱
人參皆今之黨參產山西長子縣長子爲昔上黨郡遼參高於黨參
價值懸絕世所知也然蘇軾人參詩有云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
蓋遼東在宋爲契丹所有契丹爲宋之敵蘇詩云云亦杜塞漏卮抵
制外貨之意耳　參值之漲落不可思議查梅餘有謝揆功亭惠參
詩一云一兩黃參直五千一云十金易一兩皆康熙前事也其下則
隆十五年甌北以白金一兩六錢易參一錢二換次者二十五換及甌北之子偉病需用參白金三百兩易一兩尚
不得佳者見趙甌北詩集今值雖昂尚不需三百兩之鉅國人皆以
人參爲滋補之無上上品然西醫化驗知實無營養之質料僅蓄興
神經耳且吳漢槎初至寧古塔時曾以半斤之參煎汁餌之而瀉也
近今盛行盆景大率來自日本終歲之溫尼巨矣我國之元代寶有
自造者曰些子景元丁鶴年丁孝子詩集有此些子景原註爲平江語上人作詩云尺樹盆池曲檻前老禪清興擬枚泉氣吞渤海波盈掬勢壓崆峒

石一拳仿佛烟霞生隙地分明日月在壺天旁人莫訝胸襟隘毫髮從來立大千元周權有詩其題曰無言師錦予盆石形如玉立潔外而空中植以翠篠碧梔而居以白衣大士真蒲陀境界也此所言者與日本所植略同今吾國老圃乃不能爲之何古今人竟不相若耶權宇衡之括蒼人詩見此山先生集亦錄之下方其一云巉巉天外懸崖石磨雲蔦何歸盈尺嵌空碧洞自然開峭壁嶙峋爛銀色清供來從禪老家要與詩人同硯席大千便作如是觀斗室能藏高華碧其二云海東巍巍補陀石袖歸偃蹇繞徑尺白衣端坐翠竹中雲根猶帶滄潮色我參外物欲瞻依昨夜巖前雪如席丁然自照無去來石自點頭泉自碧元張雨貞居集案上稱松詩云松身不盈尺已有千尺勢高枝走復昂卑者偃將墜低回耳目玩屈折風雨氣那知閱世人壽與金石敝　昔時我國之盆景大抵出於蘇州姑蘇志虎邱人善於盆中植奇花異卉盤松古梅置之几案間清雅可愛謂之盆景春日賣百花更晨代變五色鮮濃照映市中其和本賣者舉其器折枝者女子於簾下投錢折之三四月賣時新率五日而更一品原註如王瓜茄諸色三日謝凋後時者價下二三倍五月五日賣花騰三伐鮮枇杷楊梅皆速出

可言卷九

賣冰七夕賣巧果皆按節而出喧於城中每漏下十餘刻猶有市大抵吳人好費樂便多無宿儲悉資於市也清秀永盛楓有盆花詩即盆景也狀物維肖託興至深詩云木性本條達山翁乃多事三春歲附枝屈作迴蟠勢蜿蜒蚊龍形扶疏巖壑意小夸試蟠紅清陰播蒼翠攜出白雲來朱門特珍異售之以兼金閑庭巧位置疊石珍磊砢鋪苔蔚鱗次嘉招來上客讌賞共嬉戲詎知根蘖薄未久修憔悴始信矯揉力托根非其地供人耳目玩終慙棟梁器芸生各因依長養視所寄賦質誠亦齊豈乏千霄志遭逢既錯誤培覆欲其類試看

壬寅松直幹無柔媚

壬子（中華民國元年）秋有自皖之黃山來者以小松見貽長可五寸強攜挈天矯視滬市所售之至自日本者尤勝小松之見於古人題詠紀載者有如下唐白居易詩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涸底色雲溼烟霏霏元周權有詩其題曰適得稗松一本絕奇因截坡詩一聯標之曰霜根□雲蒼皮護玉誦此語已足想見且賦詩寫其形似詩云人以盤礴簑伏臘（原註六月檀右皆可栽總名）月花無斷（原註四月薔薇）秋風山茶（小仙緣名春花開千瓣碧桃結桃蕊樹盆中蕊花繁皆結實）不是春秋亦佳日

別有天地非人間均見尊經室續集卷八其專言氣候者滇南風景詩有句云三春不歸雁（原注：燕雁秋社至春社北歸或云雁不見歸或云雁北歸或云雁向北必能歸未必然）六月未鳴蟬（原注：涼秋蟬少大暑後一二聲便面涼停扇深衣夏亦藏原注：冬暖）不用炭五六月無一日離爐（原注：見尊經室續集卷九

宣城辛亥暮春入城至邑廟觀蘭皆一莖一花幽香清遠確爲蘭蕙（歎花者也）貯以磁斗養以鵝石以甚囂塵上之滬而乃有此說苑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蘭不證矣襄陽孟浩然詩多借父蘭乎蘭乎不能爲王者香乃與衆草爲伍乎譚復堂師復堂日記之言可味也其言曰粲花室主人鄧氏嗜蘭列百餘盆益多異種素心連理遂爲常品詢其所得皆在湖上諸山中人材在耳曰之前苦無求賢者耳

花之專屬牡丹洛陽人也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云洛陽牡丹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葉之專屬桑吳人也陸游過野人家有感詩滿箔露飢今人家園林多種草做西式也而清嘉道間吾杭蔡木龕曾廣植之且頗似今之草地吳清鵬有詩詠之見笏庵詩題云木龍山人庭下有草數十種皆未知名者一葉大如掌色潔白可愛一有果如青螺最奇（卽今所云仙人掌之類也）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更詳誌之云蔡木龍

布衣規錢塘人也居于武林門內之斜橋河下身爲雜務司會計而往來皆文士家貧愛客若性命室無應門五尺之童惟一老嫗給事門懸竹柝一客至擊之則此嫗啓扃而出門內設題名簿凡訪者先書姓氏焉登其堂修潔無塵茗碗熏鑪位置貼妥酒談茶話客便是從性不愛花而愛草牆階盆盎悉植之芊綿婀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幾尋常種類一經是翁澆灌培植鮮婀遲異凡恆尤愛翠雲草臥榻之院寬可數弓貼地平鋪一碧無隙每當夕陽新雨望之如西洋翠罽蓋貯水之筒掃葉之帚土穢之紗囊無一時離手也

吾杭有一種香草俗稱嫣孩兒葉甚香婦女喜戴之亦有花碎小紫色五六月開與薄荷藿香同類實卽古之蘭草也阮文達詩言之釋經室四集卷七有蘭花詩云兩兩青枝對節生紫花香葉古風清詩人濕厚騷人怨一種芳華各自情其題註云詩騷諸古籍所稱之蘭皆澤蘭一名都梁香方莖對葉紫花碎小枝葉皆香俗稱爲嫣孩兒又有一詩題云古之蘭乃澤蘭非今之蘭也種之階下并繪之詩云蘭草古都梁香爲王者香秉蘭誤據清紛佩賦蘅湘既比同心德還徵入夢祥綠抽高節直紫躍細莖方小碧青抽類繁華白滿穰枝枝

旁對出葉葉正相當春雨千枝秀蕉風一尺長煎來宜沐浴槁後更芬芳君子芷同室古人椒共房漫將今俗卉莫號泛叢光蘭草一名蘭爲多年生草山野自生庭院亦栽之高二尺許葉平滑有光澤鋸齒甚細下部之葉三裂上部尖長花冠爲管狀色淡紫列爲頭狀花序香氣清遠古人刈而佩之謂之都梁香古所謂蘭指此也

粵人呼水果爲生果別於蜜餞之糖果及熟果也橙橘瓜蕉粵人喜熟啖之凡生食者即曰生果明末已然陳子升七夕戲贈小男詩有云稚子聽人談七夕舉頭真欲尾星行催壞案上排生果替姊箋頭錄乳名詩見中洲草堂遺集

嫁杏人皆知之而嫁筍嫁茄知之者鮮文昌雜錄李冠卿堂前杏花多而不實一媒媪笑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索處女裙繫樹辭視而去來春結子無數宋陳郁藏一話腴金城記黎常舉云欲令梅聘海棠植與通檀子臣櫻桃以芥嫁筍但恨時不同耳若牡丹茶蘼楊梅枇杷盡可以爲支明葉子奇草木子茄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嫁茄

神仙傳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數年仙

杏林清吳綺倣之而有種字林阮元廣陵詩事吳國次綺歸田時貧不自給增江辰六闔爲築室于南門名曰天地間亭粵東制府吳留邨又贈錢買粉妝巷趙氏廢圃移居焉有乞詩文者先種花樹一株不數月而成林名曰種字林內有室曰菰蘆廂爲詩人燕集之地顧廉書宣詩云行酒亦爲政多花不損廉

人皆知構李產嘉興秀水二邑今已絕實誰桐鄉城中有之而樹甚少欲啖者須預定已未中華民國八年有人就其地啖之大者圓如三寸徑之杯費銅幣三枚較小者可致遠手曾啖五十餘枚董詞五所餽也圓徑可寸半吮之皆漿甚甘惟餘筋核而已古今之記載題詠構李者不多見有如下嘉興府城西南地產佳李因名構李越絕書作就李見花史吳騫拜經樓詩話李之佳品莫過於構李生青熟赤其甘美多津真不減玉乳之梨朱彝尊橋李詩謂惟嘉興縣東淨相寺有之寺僧恆苦官吏之擾而伐其樹今此種流傳尚不絕予兒時嘗過尊聞查丈于橫漲橋在初白先生敬業堂側見一樹乃始得嘗歎爲獨絕未幾樹死近日邵灣諸山往往有之雖亦有瓜痕而味遠遜殆如踰淮之枳矣胡敬有水龍吟詠之題爲汪小米分貽張叔未所餉

棒槌

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人日董詢五以柏化石見貽謂是吾杭西湖岳忠武墓前之柏所化然吾聞西人言深埋地層中之動植物其有機物腐盡所留遺跡侵入礦物溶液爲沈澱而填充之者是謂石化凡生物既遇此作用則其化石全體受礦物之浸潤乃悉化石質而此柏暴著地面實未嘗受礦物之浸潤也烝化石當亦若是耳四川通志永川縣來蘇鎮相近處有烝化石石質成烝理高或二三尺許大可合抱俗呼雷燒石而瑞典人諾令等近於山西中部研究物質曾在深山發見地質三十三層所獲標本有扇形鳳尾草化石一方高四十英吋近地處直徑可十八英吋向上漸縮又得花之化石一方似李花或似蘋果花瓣萼無缺花之前後次序亦清晰可辨枝長十八英吋有花十二朵此與烝化石相類見申報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瑞典學者考察山西地質成績條

動物爲有機物之一與植物同爲生物有知覺運動營養生殖之機能下等者由單細胞構成與下等植物不能顯別高等者由種種細胞構成複雜特甚種類至繁在世界中之總數可三十餘萬種其分類之最普通者如下一脊椎動物爲類五曰鳥曰爬蟲曰兩棲曰魚二節足動物爲類四曰昆蟲曰蛛曰多足曰甲殼三軟體動物爲類三曰頭足曰腹足曰瓣鰓四蠕形動物爲類三曰環蟲曰圓蟲曰扁蟲五棘皮動物爲類二曰海膽曰海星曰沙噀曰海百合六腔腸動物爲類二曰珊瑚曰水母七海綿動物爲類三曰肉質蟲曰微水蟲曰胞子綿曰非石灰海綿凡原生動物爲類五曰鞭毛曰肉質蟲曰微水蟲曰胞子蟲此近今解釋動物之新說也　蟲也禽也獸也古誼有相通者動物之總名曰蟲禽爲羽蟲獸爲毛蟲龜爲甲蟲魚爲鱗蟲人爲保蟲見大戴禮宋鄭瑗井觀瑣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

草明陳絳辨物小志二足羽曰禽四足毛曰獸然獸亦言禽易卽鹿無虞以從禽也鹿亦禽也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猩猩亦禽也儀禮以禽作六贄卿羔羔亦禽也蔡邕月令問答十二辰之禽鼠牛虎兔馬羊猴雞狗豬龍蛇皆禽也華佗五禽之戲虎鹿熊猿鳥皆禽也禽亦言獸周禮梓人爲簴簴天下之大獸五羸屬羽屬鱗屬是鳥龍蛇皆獸也曲禮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四獸爲軍陳是朱鳥青龍龜蛇皆獸也明焦竑焦氏筆乘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爲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清胡承諾雙塵譚陳澔禮記集說註云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如鷄鵝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是也然虞書后夔二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而下節則云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以百獸包鳳凰幾見鳥之不可通曰獸哉清左暄三錄偶筆周禮天官獸人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是獸亦謂之禽也考工記梓人天下之大獸五有羽者是禽鳥獸亦謂之獸也　蟲禽鳥獸古誼既相通矣金奇中曰諸儒語錄謂人當敬人禽之辨今何如乎蟲禽鳥獸有知覺運動營養生殖之機能下等者由單細胞構成與下等植物不能顯別高等者由種種細胞構成複雜特甚種類至繁在世界中之總數可三十餘萬種其分類之最普通者如下一脊椎動物爲類五曰鳥曰爬蟲曰兩棲曰魚二節足動物爲類四曰昆蟲曰蛛曰多足曰甲殼三軟體動物爲類三曰環蟲曰圓蟲曰扁蟲五棘皮動物爲類二曰海膽曰海星曰沙噀曰海百合六腔腸動物爲類二曰珊瑚曰水母七海綿動物爲類三曰肉質蟲曰微水蟲曰胞子蟲此近今解釋動物之新說也　蟲也禽也獸也古誼有相通者動物之總名曰蟲禽爲羽蟲獸爲毛蟲龜爲甲蟲魚爲鱗蟲人爲保蟲見大戴禮宋鄭瑗井觀瑣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

本言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拔羣者爲雄也又三國志鄧艾傳艾謂蜀士大夫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陳琳答張紘曰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見三國志注伯與霸通漢書武帝紀贊如武帝之雄材大略後漢書趙典傳大丈夫當雄飛陳書徐陵傳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且凡論男子者皆以雄三國志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蓋人物志晉書斷雄圖於識表後漢書紇奸雄斷雄心挫於卑勢傅玄賦雄姿邈世杜甫詩高談雄辯驚四筵今譽女子曰英雌別於英雄也

羽族之屬陽性者爲雄詩傳飛曰雌雄走曰牡牡然獸之牝者亦或謂之雌古詩雌兔眼迷離牡者亦或謂之雄詩雄狐綏綏鳥之雄者亦或謂之牡詩雄鳴求其牡雌者亦或謂之牝書牝雞司晨而古人乃有以男女爲雌雄者墨子非樂雄不耕稼穡樹藝雌不紡績織維且凡論男子者皆以雄三國志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蓋人物志

事大年者女多於男動物亦然泰西動物學家恆言雄蟲之壽不若雌蟲之久長

爲成蟲之宿主者如條蟲旋毛蟲等蛔蟲一名蚘亦名蛕似蚓無環節色白兩端甚尖寄生於小兒之小腸患者腹痛吐瀉雌長可尺餘雄長七八寸蟯蟲似蛔蟲而甚小雌長一分許色白形圓末彎曲寄生於人腸啖物時誤噬其卵而生孵自肛門出令人肛門奇癢腫痛或潰爛且發腹痛頭痛惡心嘔吐等症十二指腸蟲雄長三分許雌長五分口緣有囊如鐘附著人之十二指腸黏膜而吸取血液能令人成貧血皮膚蒼白或嗜食煤灰土石等病條蟲寄生人腸中吸收人之養料使人衰弱其全體爲扁方片寸寸成節色白故又謂之寸白蟲每節各具生殖機官能自增殖於人之腸中互相連接可長至二十丈餘其節片隨糞泄出又移殖其幼蟲於動物體如牛豕魚諸肉皆能寄生人食之則此幼蟲又於腸內發育爲完全之條蟲以其首別之爲三種一無鉤條蟲生於牛肉中一有鉤條蟲生於豕肉中一裂頭條蟲生於魚肉中旋毛蟲人食豕肉而生寄生人體雌長一分許雄半之尾端鈍圓頭細小在人腸中孳生幼蟲無數破腸壁入筋肉人即患熱病甚劇此皆西人實驗而知之者而我國古籍亦言人體有蛔蟲變蟲且於諸蟲詳言之惟類伸話耳案元方病源云人腹有九蟲伏蟲長四分羣蟲之主蚘蟲長五六寸至一尺發則心腹作痛口喜吐涎貫心則死白蟲長一寸色白頭小生肯轉多令人精氣損弱腰脚疼長一尺亦能殺人肉蟲狀如爛杏令人煩悶時蟲狀如蠶令人咳嗽成癆殺人胃蟲狀如蝦蟆令人嘔逆弱蟲又名鼻蟲狀如瓜瓣令人多唾赤蟲狀如生肉動作腹鳴燒蟲至微形如菜蟲居脇腸中令人生瘧疽疥癬瘡瘡瘡癰蟲齲齒諸病諸蟲皆依腸胃間人臟腑氣實則不爲害虛則侵蝕變生諸疾又有尸蟲與人俱生爲人大害狀如犬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三寸許有頭尾凡服補藥必先去此蟲紫庭真人云九蟲之中六蟲傳變爲瘡瘍療而胃胱寸白三蟲不傳其蟲傳變或如嬰兒如鬼如蝦蟆如守宮如蜈蚣如蠭如蝘蜓如蛇如鼉如鼠如蝠如蝦如豬肝如血汁如亂髮如亂絲等狀凡蟲在腹上旬頭向上中旬向中下旬向下服藥須月初四五日五更時道經三尸蟲卽三尸鬼甲寅庚申日出遊昂以求過於供也謀生計拙竟無容納之地人不如雞矣貓之生子亦多於人歲或兩育育必數子人爭乞取之以可辟鼠也不若人之欲謀噉飯地窮年累月而不可得也人不如貓矣　食於人者必勞心勞力不然則尸位素餐而家畜之貓但能捕鼠卽爲盡職夫貓之

凡月而死他獸之病風溼者亦頗夥又云訓練野獸之最難者爲去其遺傳之劣根性人亦何獨不然暴徒受拘役之刑及釋而作惡如故人爲動物之最靈者且如此況久居山澤冥頑不靈之野獸乎曼琪蓓曼之言如此是可知人之遺傳劣根性或同於獸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

犬狗二字意義有別今則混而稱之曰狗禮曲禮效犬者左牽之疏狗犬通名析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故月令皆爲犬而周禮有犬人職無狗人職也燕禮亨狗或是小者爾雅釋畜未成豪狗註狗子未生毳毛者　明祝允明讀書筆記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辨於犬矣乃亦惟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是亦犬耳

雞之育卵視人之養子勤矣其勤者幾日日而育之而卵之值乃日昂以求過於供也謀生計拙竟無容納之地人不如雞矣貓之生子亦多於人歲或兩育育必數子人爭乞取之以可辟鼠也不若人之欲謀噉飯地窮年累月而不可得也人不如貓矣　食於人者必勞心勞力不然則尸位素餐而家畜之貓但能捕鼠卽爲盡職夫貓之

捕鼠食鼠也食鼠食慾也是誠可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殆以此歟　鄰貓生子之紀載人譏其瑣吾乃記吾家之貓之生子焉光緒壬寅自杭徙滬挈一貓以至越歲而斃乃又蓄一貓曰菟至宣統辛亥春留吾家八年矣育子五鄰人先後乞去此可見有用之物不患多也世患人滿而不患貓滿也四月菟病死

鼠輩乃橫行方苦無以制之忽一貓至甚剽豪之越宿遯此可見儻來者之終不能有也癸亥（中華民國仲春所豢貓曰阿麋亦育子五

女傭黃姬乃乞之以分貽其鄉人於是貓得乘汽車以至松江矣因思山谷有乞貓謝貓詩貓之貴自古爲然也其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敗貓死窺甕翻盤擾夜眠聞道猩奴將數子（一作買魚穿柳聘衡蟫其謝周文之送貓兒詩云養得狸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簞未厭魚餐薄四壁當令鼠穴空兩詩均元豐三年北京作蓋即乞貓於周也見山谷全書外集　貓有名分宜捐納職銜者之多也明內豎劉若愚明宮史貓兒房近侍三四人專飼御前有名分之貓凡聖心所鍾愛者亦加陞管事職銜牡者曰某小廝騶者曰某老爹牝者曰某丫頭候有名封則曰某管事或直曰貓管事

設阱以捕鼠一被捕而三數夕中鼈鼠之人恆見阱而不知返耶是直鼠牲畜之去勢者古爲多明顧元慶雲煙談物去其勢豕曰猪見易牛曰犗（今俗謂去勢之牡牛曰犗）見佛書馬曰騸見五代史雞曰閹俗語臘仙肘後經騙馬宦牛閹豬鐵雞善狗淨貓去牲畜之勢者以利用其肉或力乃取其牡者而宮之則性質柔而肉味美與牝無異矣

鐵雞之俗法蘭西亦有之法之葛欽根大學教授裴爾脫爾嘗取他雞孳尤移殖於巳斃之雞而驗其性徵之復否久之冠亦長距亦生長亦報曉且勇敢善鬬矣　閹豎去勢而世有瑞獨（豎者鐵忠賢童貫大之後魏忠賢書中人少無智爰博徒名爲李進忠後復姓魏名進忠私忠賢入宮詔事魏忠賢與皇長孫乳媼客氏私忠賢入又通之客氏寵擅一時忠賢忠賢亦通之客氏忠賢素善太監李永貞永貞忠賢同鄉也永貞死忠賢得長其事永貞死忠賢位益尊永貞死忠賢得長其事永貞死忠賢得長其事永貞死忠賢得長其事

隱老饑瘦龜不喫是皆以龜譬人也江上崔雲詩有云結蘀夜眠如凍龜則自譬矣宋王禹偁小畜集謫居感事詩有云悠悠曳尾龜是以龜自譬也宋程俱次韻江子我長句有云泥行正作龜藏穴是以龜自譬也朱子詩驥足寧同曳尾龜則譬人矣陸游比得朋舊書多索近詩戲作長句之詩有云寒龜但欲事蟄藏夜算詩有云鶴瘦龜飢與靜宜累日無酒亦不肉食戲作此詩有云小築蜻廬刻曲旁栖然蟬腹與龜腸衰病有感詩有云龜陽夜自呼新寒小醉睡起日已高戲作詩有云龜息靜無聲又有僧飯一飽慰龜腸句是皆以龜自譬也周鼎字德卿真定人有卽事二首見全金詩其一有云新得家書來報喜舊時龜子繞牀行以龜譬姪亦卽自譬也

波上五言詩其兄湜歎曰海子吾家龜龍也海子液小字樓鑰詩崔家兄弟列清要海子況復稱龜龍以龜譬姪亦卽自譬也

俗詈人曰龜以其妻之有外遇而喻以龜與蛇交也說文龜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屬以蛇爲雄頭人雜俎俗稱以妻子外淫者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縱牝者與蛇交也見清梁同書直語補證至明代則龜爲妓夫之定名非譬語矣王世貞弇州史料

大貴壽唐劉禹錫詩寒龜飲氣受泥塗

凡者或謂爲忘凡之訛凡者禮義廉恥忠信孝弟也王世貞弇州史料國諱曰某爲賢所諱生之訛若賊凡賊者何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魏書載令曰人惡寡而覺此短七修類稿則曰五代史云王建少時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凡爲代名詞然古有官曰龜人以主龜以王凡爲代名詞然古有官曰龜人以主龜人爲典雅也周禮春官之屬掌六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動物之壽莫若龜莊子龜形雖短而命甚長白孔六帖龜百歲一尾千歲十尾二百歲一總龜千歲曰五總龜西人亦言龜壽可五百年蜉蝣之命乃甚短爾雅疏蜉蝣朝生暮死西人亦言動物壽命之最短者莫若蜉蝣一出水面交尾產卵後卽死較之其他昆蟲壽命爲尤短蓋昆蟲之壽命長者有六七月短者亦有一二日也龜壽在百歲以外故喻人之遲鈍曰龜鼈連類而及之曰龜鶴亦曰蛇龜龜鮑照詩龜齡安可獲岱宗限已迫郭璞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鮑照賦觀龜鶴之千祀年能富而情少蘇軾詩欲將齒髮鬪蛇龜長壽之徵亦以龜譬之芝田錄袁天綱相李嶠曰晬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足以爲前知返省之助者曰龜鑑亦曰龜鏡宋史李及之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北史此數事者照燭典章場摧而言是爲龜鏡廬照鄰文思欲爲龜爲鏡立德立言宋不著撰人五國故事瑮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嘗處之以視事人有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龜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焉珂按此指南唐元宗李景而言蘇軾有陳季常見過詩云聞君開龜軒東檻俯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我知君不然朝飯仰瑯谷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獨諸葛喬吳郡人有來龜軒詩見元詩選詩云清江使者過桃溪左顧還驚水石迷綠髮披披逃夜綰元嘗納納帶春泥鶴歸華表清霄闕燕入空梁落日低珍重主人靈物主畢縛稱壽樂天倪黃庭堅有龜殼軒詩云紫蓋宮中二百椓道人獨藏一神龜不加灼剔但令裹碧納息星月明時有白雲來伴宿又有木龜亭留題袁宏道元年自故至蜀所作詩云南臺西路木龜坊乃是靈蛙髮鼈藏從此改名杉鈎故恐來吞月直須防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至正初江浙行省舉三徵清獻書院

山長阻兵居吳之封門轉徙吳淞江上築室松江之旁（青浦見縣詞綜）教授之暇以詩酒自娛洪武初年逾八十歸隱橫山自號龜巢老人所著詩文曰龜巢集（附詞綜詞綜卷二十載良有龜毛廬詩云偕游去朝市委懷在田園既語執戟疲益知荷篠賢夙晨飯牛出夕曛負耒還春作固云力秋斂未盈塵求贏豈其願拙業乃所安不見龜上毛成甡亦良難詩見九靈山房集）後漢書輿服志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後漢書西域傳論先服則賞纂金而賜龜綬注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龜紐印鼻作龜形以爲提繫者也漢官儀列侯印黃金龜紐文曰印丞相黃金龜紐文曰章太玄經龜編印以龜爲紐故亦稱龜囿學紀聞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武爲龜也唐書車服志天授二年改佩龜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李白文因解金龜換酒爲樂龜紫即金紫歐陽修謝賜龜紫啓龜紫之重唐制所難蓋武元衡牛僧孺爲宰相裴度爲中丞李宗閔爲學士方有是賜蘇軾有葛延之贈龜冠詩云南海神龜二千歲兆協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灼

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公冠峒嶲耳孫掇其劓君今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陸游詩有龜屋裁小冠句而有龜屋新裁二寸冠句自注予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

紹興今爲魚稻之鄉而宋時少魚莊季裕雞肋編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故諺稱彭二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　滬之鬻金魚者擔賣於市間以玻璃瓶蓄科斗數十詩有作益池養科斗數十詩

廣東崖州榆林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而性極寒蟹入其中即不能動久之成石相傳置几案上能明目亦稱石蟹見餉人穫續鰲譜花農兄督學粵東曾得之知予目患顆粒性結瘕炎以一寄予試之未效癸亥（民國十二年）夏秋之交瑞林重夫重夫之目患內障也磨汁數二日但覺溲熱而色黃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石蟹生海南形真是蟹云是海味所化又有石蝦亦其類本草集解泊江之濱有石狀類有以葉子戲曰鬬牌者宋已有之劉子翬詩鬬牌擊鼓多伎倆鬬花唐有之天寶時長安士女春時鬬花載酒奇花多者爲勝皆用

千金市名花植庭中以備鬬鬬　鬬草端午事也歲華紀麗端午結蘆蓄藥鬬百草纏五絲避兵楚歲時記五月五日有鬬百草之戲韋得象詩五日看花憐並蒂今朝鬬草得宜男　鬬茶江鄰幾雜志有云蘇才翁嘗與蔡君謨鬬茶蔡茶水用惠山泉蘇茶小劣改用水濺水煎遂能取勝　牛鬬物也而人能使之鬬蠢而靈矣人之能力可畏哉蠻爾小民聽命於當軸爲蠻觸之爭不惜以生命殉之亦猶牛耳清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婺俗鄉村盛鬬牛村民之稍温飽者皆畜之飼養必精必備專事鬬名曰操牛其用以耕者則大豕視之矣每八日一大集通國趨之若狂鬬處有神祠牛必先集此其鬬也鬬廣場立高轅於東西以彩帛裹牛角旂幟導入有老者視牛之大小肥瘠合對令鬬其一勢將敗壯夫十輩曳之釋勿令奔也勝者戚友咸賀置酒慶功其偶有奔北者屠之恥若撻市朝　鬬羊唐有之宋楊彥齡楊公筆錄世人以鬬雞爲雄然不如鬬羊之爲偉余嘗見牧羊自鬬者皆怒視頃刻卻立勇進以額相觸其聲如叩石凡百十數不已常疑其骨碎唐張說獻鬬羊表云卻鼓怒以作氣前鄭躅以奮擊疾如奔雲之交觸解如轉石之相叩真得其狀　鬬雞春秋時已有之

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秦歲時記寒食之節城市各鬬雞走狗爲戲鄴都故事魏明帝太和中禁鬬雞臺趙王石虎亦以芥羽漆砂鬬雞於此樂府雜曲歌辭有鬬雞篇明秦蘭徵天啓宮詞註當時宮人好爲鬬雞之戲不惜重資購健鬬者調習既嫻屆期登場施五彩幔於籠上背場開籠有能踔障飲啄自如多至三四百翉且鳴躍不世者其勝可預必也勝者以紅毬分纏頭旁入籠迎歸所獲珠翠羅綺不啻百金明張岱陶庵夢憶天啓壬戌閒好鬬雞設鬬雞社於龍山下倣王勃鬬雞檄檄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攜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余博余雞屢勝之仲叔忿懣金其距介其羽凡足以助其脰膊豁咮者無遺策又不勝人有言徐州武陽侯樊噲子孫鬬雞雄天下長頸烏喙能於高桌上啄粟仲叔心動密遣使訪之又不得益忿懣一日令閱臂史有言唐元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鬬雞而士其國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鬬鶉始於三國時三國志吳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鬬鶉檻頗施小巧陸遜正色曰君侯勤覽經典用此何爲慮即毀之吳志吳主傳注魏文帝遣使求孔雀翡翠鬬鶉長鳴雞南部新書陸龜蒙有鬬鶉鬬鵪之風實始於明

謝在杭五雜俎江北有鬬鵪鶉鼓甚小而剽出入懷袖鼓雞小然最勇健詩言鶉之奔奔言其健也張耒詩鬬鵪舊詞初罷草初黃朱有燉元宮詞遇著中秋時節近剪就花毬鬬鵪鶉　鬬蛩以蛩相鬬也由來久矣蛩即蟋蟀一曰促織貧暄雜錄鬬蛩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爲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賓付之一唫賈似道於半閒堂鬬蟋蟀見宋史帝京景物略七月始鬬促織壯夫士人亦爲之鬬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之又有師鬬盆箄罐無家不貯之五雜俎三吳有鬬促織之戲鬬之有場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回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廣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　賽馬者於廣場四周爲馳道設立起止之標點預賽者若干人皆乘馬並轡疾馳以先達所止地者爲勝滬之公共租界靜安寺路有賽馬場場圓廣可數里賽時七八騎或十餘騎賽者皆西人衣彩衣勒馬立於場之西北隅黑柱下鈴動馬發循木闌疾走先至黑柱處者勝如是者二日越翼日跳浜浜累土爲之長丈許高可二尺騎而躍過勝矣近歲以來寶山縣屬之江灣鎮亦有萬國體育會之賽馬場華人與

焉　賽船者滬之西僑歲於春秋二季至青陽港（或作昆山新瀉寧波之招寶山）駕船無篷無帆兩端尖若一葉一人把舵四人或八人蕩槳先至植標處者勝　賽花者春秋二季滬之西僑於南京路市政廳或黃浦灘路公園闢會場行之中西花草皆可與賽而城隍廟之豫園高昌廟路之半淞園歲有蘭花會則華人主之

動物亦有以種植之法而成之者羊也蠔也蛆也蚌中之珠也劉郁西使記巃種羊出西海以羊腸種土中聞雷而生腸系地及長驚以木聲腸斷便行　牡蠣爲軟體動物一名蠔右殼小而薄左殼大而凸其表磽礦不平腹緣爲波狀屈折色淡黃內面白而滑潤足漸退化失其用恆以左殼附著巖石連綴至一二丈俗稱蠔山肉味美富養料易消化謂之蠣黃廣州府志合蘭海有蠔田歲凡兩種其法燒石令紅投海中蠔輒生石上千萬相纍蔓延數十丈潮退往取漁姑蜑婦咸出謂之打蠔以木制如上字形數尺許其直數尺注竹筐女郎以一足蹈橫木一足蹈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動其勢甚輕捷殆古泥行乘橇之遺意既至鑿蠔得肉置諸筐遇潮長相率踏歌而歸有欲之者曰一歲蠔田兩種蠔蠔田片片在波濤蠔生每每因陽火相

累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珍珠蠔更多漁姑爭唱打魚歌紛紛龍穴洲邊去半壁雲囊在白波　蚶蚌屬殼厚硬略成三角形面有縱線突起如瓦楞故俗稱瓦楞子外淡褐色內白色肉色赤可食大者謂之魁蛤又一種縱線不甚高外黑褐色時有茸毛附著者俗稱毛蚶

蜆蚶於近海之田待其長大以收利曰蚶田臨海異物志蚶之大者徑四寸背上溝文似瓦屋之壘肉味極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之蚶田清一統志大蚶山在莆田縣東七十里大海上有蚶田百頃

蚌爲軟體動物殼兩片形長橢圓色紫黑大者長八九寸內體扁厚呼吸以鰓運動時有舌形之足出殼外質硬能攝土產淡水中內面平滑有真珠層能產真珠色白如銀發五色光又可用人工作球形卵形及人形之鉛模納入其外套膜與介殼間使歷久成珠質而得異形之珠若珠母則蚌屬殼爲四角形其頂偏於一方外粗作暗褐色亦微蒼黑其內真珠層最厚產珠甚美西人多飼之以種珠亦名真珠貝滬市所鬻即此俗曰寶素珠第不知與古之養珠法同否

宋慶元英文昌雜錄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兩年則成真珠矣　唐甫里先生集有送具詩一題曰種魚小魚本有魚秧魚苗之稱故云種非真種也

鑛物有廣狹二義廣義爲金石土砂鹽水等無機物質之總稱狹義謂構造巖石之成分如花崗巖中含有石英長石雲母之類

合鑛物石英長石雲母謂之單純鑛物　別爲金屬非金屬二種

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即成真珠矣識小錄以假珠光瑩者取大蚌清水浸之候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兩年則成真珠矣　唐甫里先生集有送具詩一題曰種魚小魚本有魚秧魚苗之稱故云種非真種也

鑛物之可燃燒者曰石炭俗謂之煤乃太古時代植物經地球之變動入土年久分解而成色黑之炭質堅如石有廣狹二義廣義括無煙煤黑煤褐炭泥炭而言狹義專屬黑煤石炭二字國人率疑爲日本之名詞實早見之於吾國古籍也宋史陳堯佐傳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稅宋朱翌猗覺寮雜記石炭自本朝阿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堯佐漕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徐州始發東坡作詩記其事水經酈道元注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按東漢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然以爨則前世已見於東南矣昔

木亦曰陰沈　久埋地中之木曰陰沈

年變爲石炭未變者爲陰沈木製器作棺堅韌耐久

石油爲流質鑛物掘地中之油井而汲之太古之海棲動物質所成也又有謂爲炭化物入地由水汽之作用積久化成者深入地中五百尺至數千尺以下率在砂粒之縫初由井中汲出者曰原油亦曰

石腦油色黃或褐微有綠閃光入蒸餾器蒸之加熱二十度至三百度而得者曰煙

用石油俗曰煤油一曰火油以防

者如下宋康與之昨夢錄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

錄以蓄猛火油不開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從焉不如是則火

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于高麗之東數千里曰初出之時因

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爲火惟真瑠璃器可貯之

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接水戰

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

烈焰騰發頃刻虜營浮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鼈遇之皆死

明何宇度益部談資油井在嘉州眉州青神井研洪雅犍爲諸縣居人皆用之然燃官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然之一筒可行數里價減常油之半光明無異　拾遺記所記之陰火有似石油以陰火入水不滅而益燃也其言云浮玉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曜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

凡生天壤間者皆謂之物植物動物礦物皆天然物也人功製成者則謂之曰人造物

俗稱凡百物品有曰物事者有曰東西者皆有所本古今註農家呼粟麥可食之物以爲物事明思陵謂詞臣曰今市肆交易止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輔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門求火無弗與者此不待交易故推言東西思陵善之按此特一

時捷給之對其義未見確鑿古者玉東西乃酒器名齊書瑞章王嶷傳上謂嶷曰百年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已謂物曰東西物產四方而約言東西正猶史紀四時而約言春秋焉耳見免匱冊又適旃璞言世稱錢物曰東西稱男子曰南北於好男子無錢使者輒咤曰好南北無東西云蓋有所本史記注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器物故名什物後漢書贈送什物無不充備錄家生動事有桌凳涼牀交椅几子之屬俗以市肆貨物之美者爲市貨反是曰行貨行貨之稱宋已有之王安石詩于今行貨正當時行貨與行作同通鑑唐紀突厥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胡三省注行戶剛翻市列爲行市列造金銀器販賣率殺他物以求贏俗謂之行作行貨與行窳亦略同唐書器不行窳不堅固曰行苦惡曰窳

物各有用而無用者曰廢物食肉而餘骨燃薪而餘灰衣服之敝朽所不堪蔽體者皆是也然骨可製器灰可取鹼布帛之敝朽者可造紙其他一切廢物莫不類是蓋加以人功無用者皆有用不終廢是加以人功耳晉潘佩造船木屑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元會積雪始晴廳事猶墜于是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後世以爲美談吳越春秋不能識雒畢爲廢物此之云

廢物者廢人也歲月侵尋五十有五分利而已飽食終日小慧且無子亦廢物矣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或以日本杜鵑花見貽列置廊下對花損歡以是日適陽曆五月九日爲答覆曰本要求二十一條之國恥紀念日也岑坐默省國緯未報寧獨子爲廢物耶坐久不適召整容匠（頭上梳時有三容匠專事梳髮）儀禮沐浴櫛髮（晚架上書而曰有古文乎有四書乎復指四部叢刊之篋而曰諸子百家具於斯乎予大愕詢里賢年歲則曰江都人年二十餘矣蓋雲尼司近研求人糞之用謂乾糞三十七頓可代煤氣二十八萬九千一百四十二立方英尺若乾糞分析之知其中含有灰分四一・九分脂肪質四・〇二分固體物一六六・四克實可用之以製造煤氣其製法與製造煤氣之法相等置乾糞於蒸溜器中加以熱力即有阿西台林有米脫

舛五官並用得天者優括柏豫章雖小有棟梁氣（括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也）不識能有良師以個別教授之法育之使之成材不爲廢物耶吾所望此兒者他日精研化學物理學有利用廢物之發明使地上下之物質無或稍廢則吾心慰矣吾之嘗孫公而非私非糞其遲翔仕途昌大吾門也爲社會計而效用於世爲尤分生利之人耳（吾友錢年君號小已（名保棟）字梁公（名保勳）兄弟來診則云尼漢適也欲定其名字以遊戲之取其大春早春之義也）

漢書臥就覆船下以馬通熏之馬通馬矢也今北方通道中恆有就地拾馬糞歸而代薪以馬所食皆草糞中時有草之不消化者故可爲燃料也法人雪尼司近研求人糞之用謂乾糞三十七頓可代煤氣二十八萬九千一百四十二立方英尺若乾糞分析之知其中含有灰分四一・九分脂肪質四・〇二分固體物一六六・四克實可用之以製造煤氣其製法與製造煤氣之法相等置乾糞於蒸溜器中加以熱力即有阿西台林有米脫

痕有以脫林一氫化炭氫等之氣體生成若引至燃戶用燃料之家也即可充燃料且同時有副產物如阿莫尼亞之類較煤之所得可多二四倍以上見申報（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卸任前八個）常識門糞便代煤之說明吾國以人糞爲植物肥料之主要品歐美人雖亦用之必加以製造然都會繁盛之地以糞多而棄之如遺使入地者不少雪尼斯有此發明誠可盡廢用利物之能事矣　賤視物品無所愛惜曰暴殄天物是誠過矣　廢物而不知利用終使之廢亦知漢書所云生之有時而用之有度則物力必屈耶西人嘗云吾多煤鑛可供全球二千年之用則二千年後煤亦罄竭物力必屈之證也物力有時屈而人乃孳生無窮辭如何

新舊之爭今益烈矣或曰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或曰器惟求舊人惟求新然實有真舊者亦實有真新者惟以吾國人治吾國事非溝通新舊輒扞格難行能知之者罕能行之者尤罕金奇中固嘗謂生今之世而泥古不化非所望於明鏡達用之君子也房庶云古用俎豆後世易以杯盂古用簟席後世更以榻椅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椅而復俎豆簟席

入西人家庭觀其陳列之品物賡之曰錯落有致跋之曰凌雜無序吾國人反是上下左右家具井井然作事之整齊有程序不如西人也（我國圖林之整齊出於井井有條西國圖林之整齊出於無序井井有條）

物質文明日益進步而羣治之淹滯百業之窳敗社會道德之墮落乃皆不可問歐歸爲迹交於國中果何世耶物質者對於物體而言在空間占有地位從吾人感官考察之而能知其存在者曰物質物質構成之體其占有空間之地位而有界限者曰物體例如二云金二云水乃就物質言之若鈞金杯水則物體矣　物質之文明足以增我娛樂百出其計以謀之則苦其究竟乃樂少而苦多蓋物質文明方鑽長增高而未有已窮年矻矻以求欲望之滿足其道無由而生活之艱困亦因之以甚且精神之自由喪盡矣　洪亮吉有形質篇見洪北江文集於人之嗜欲益開形質益廣知巧益出性情益漓四者慨乎言之時爲清乾嘉間而自光緒庚子以至於今則每下愈況使北江見之當不知若何感慨矣形質篇曰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新蒸之葉以爲餐刻魚之翅以作食蜂黃之醬來自南中熊白之羹調于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荼蘇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團備涼燠之用蔡草則香山浦城閩粵二種鬬水火之奇非飲湯飲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今則吉貝之瑛十倍于麻也紗縠之輕十倍于葛也至於裘則異氈百出種丈羊于田搜海馬于水不特古人所不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何以言形質益脆也古者疾醫所掌春時有瘧夏時有羊痓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痘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病此即吳普仲景不能定其方法伯俞不能知其症者也何以言知巧益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鐘表自鳴而不差桑黍手談則枯棊三百捷過于秋儲心計則白撰千萬算籌子桑僅逼斤者咸有倕之一指角技者罔非遲之凡投是也何以言性情益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觴以爲爲奉今則粉石屑爲鹽削木柿作米鳴由絮假謳五味而出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則其形質益脆性情益漓也豈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

性情益漓者非知巧益出所致乎

軍械印刷品鐘表我國所用皆至自歐矣自製者鮮而先河之導厥惟我國火器始於宋火藥爆竹之屬宋已盛行以之於戰事書籍至唐而有版本活版始於宋之中葉羅鐵盤實本於黃帝周公所造之指南車數千年來果尚實利而治科學焉有樸僅晦盲之今日耶日本松平康國嘗言之其世界近世史有云中世之末歐洲有三大發明火器印刷器羅鐵盤然此三者實創始于中國　我國之創火藥大抵在二千年前爆竹之屬漢有其制由來遠矣火藥之質炭與硝爲主我國土中多含硝質因以木炭生火炭屑偶與硝質化合訇然爆裂乃求其故遂成火藥後人又加硫黃以助燃燒爲力益猛始漸爲戰陣之用元代盛時兵力及地中海製造火藥之法始由我國傳至亞剌伯繪乃由亞剌伯傳入歐洲歐洲之有火藥實始於十三世紀距今六百餘年耳歐人日夕研求而槍礮亦始於我國宋代已有火槍礮之名尤古相傳范蠡制鍪石重十二斤爲機發之可二百步秦漢以後常用礮石爲攻城之具用火藥者始於宋虞允文之霹靂礮法以紙製礮實藥其中自空下投藥見

亦自發聲如雷煙霧瀰漫人馬辟易金人又製震天雷取鐵罐盛藥上穿小孔燃之礮舉火發聲聞數十百里半畝以內礮火所及鐵甲皆透　緞礮輕便易攜惜不能及遠清貝青喬咄咄吟註初寧波貢生林詰獻策謂用大礮不如用緞礮大礮工價既費運載尤難緞礮則輕而易舉又省工價臨用時裝藥審準之法亦視大礮較易緞礮者束緞如筒實以銅贍而牛筋生漆裹之者也將軍試之果靈便遠可及二里許遂發鉤銀一萬六千兩令詰監造之得八百門

旂旗二字今混用以禮記旂有十二旒及爾雅旌旂之旂均與旗通也詳攷之古者以帛上畫龍旂端著鈴者名旂亦作旌旌與旌同與旗音義並異古專稱帛上畫龍虎者爲旗如周禮熊虎爲旗是也然亦以爲旌旗之總稱如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是也今於方形三角形之布帛以一邊傳著於竿者皆曰旗若繪龍之旂如下詩龍旂十乘史記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唐書朱雀隊建朱旗龍旗十二宋張耒蒙恩除奉常有感詩有平生秉周禮投老奉龍旂句是我國固有龍旗非創於清惟晚清以之爲國旗耳於是偉人見之而憾清遺老見之而思清

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見韓非子蓋即酒家所用之招子也以布繚竿懸於門首曰酒帘容齋隨筆今都城與鄉縣酒務及凡賣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曰酒旗白居易詩酒旗搖水風曰酒望見麃韻曰酒飾陸游新晴馬上詩畫樓酒飾滴殘雨曰青旆陸游出省詩酒市雨餘青旆重

玻璃之大別爲鈣玻璃鉀玻璃鈉玻璃三種鉀玻璃以炭酸鉀石灰白砂等製之質堅難鎔宜作化學器是爲上等品鉛玻璃以鉛丹炭酸鈉石灰白砂等製之質堅難鎔宜作化學器鈉玻璃以炭酸鈉炭酸鈣及白砂等製之平板瓶管之屬率以此製色微綠爲常用品性脆硬不傳電熱之則熔如飴粘於鐵管吹泡入模爲器又製玻璃板者亦先吹成大圓筒後切開以製平板通常皆透明如水浸以弗化輕酸等腐蝕藥則不透明俗稱毛玻璃製時加顏料即有彩色此皆今之玻璃人工所造者也而玻璃二字我國載籍已有之齊東野語供客以玻璃瓶插花飲客以玉釭春酒是也亦有作頗黎或頗梨或玻瓈者始見顧野王玉篇惟視之爲玉或別一種與今之人造者異宋周密所記之玻璃瓶當亦爲玉質也元吳萊淵穎集裒約禪師

玻瓈瓶子歌有云玻瓈瓶子西國來顏色紺碧最難容杯是則人工所造者元已輸入吾國矣李屏山詩輕浮妾玻璃頑鈍奴琥珀前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注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消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梁四公子記扶南人來賣碧頗黎鏡廣一尺半內外瑩潔向明視之不見其質重四十斤

鑿壁分光之事昔有之今盛行電燈鄰有燃二百枝光者則鑿我壁分其光拜賜多矣元洪希文有六言詩記鑿壁分光事題云東西舍語予願鑿壁分光予思古人有無損子明之語遂從其請戲成六言詩云有目願見種色鑿壁幸分餘光陂量迂迂千頃吾鬮洞洞八荒然希文嘗有夜讀燒松明詩其上元詩又有夜作松明當點油句則所分之光亦僅矣夜讀燒松明詩云晝誦何如夜誦專幸然新禁弛松煙銅盤流液焚膏木竹簡勞形校舊編往訓難明前緒墜古人不死此心傳齋收薪蠟豪相尚深院呼盧未肯眠且希文又有夜讀無油詩則壁穿而東西舍有時無光矣詩云薪蠟豈豐崇囊螢何嗇脂之白熱燈也以竹絲或棉紗等所製炭質細絲封入真空之玻璃球中通以電流則炭絲發白光

讀墨客揮犀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下映燭視之見其腸胃筋脈圓轉上下歷歷可數洞徹如鑑衆駭觀莫測其由張命易以他燭遂不復見此燭豈有愛克司光乎愛克司光爲一種特別之光線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德人郎根發明其性於普通光綫所不透之物皆透過法用郎根光線管接發電器而發電即生此光凡筋肉皮革竹木綢布紙類等物通過無阻醫者常以之療病開吏常以之驗行李

夏日皮置飲食之處近世盛行冰箱以皮原料及烹飪已成之品雖伏暑不腐箱之四周爲木襯以鉛藏冰於屜其上置飲食品昉於西人其功用與我國古時之冰鑑同吳越春秋句踐休息食室於冰廚

越絕書有氷廚圖廬陵所也而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夏秋之交滬市有冷匣冷氣箱出賣皆可代氷箱之用　冷匣以石膏爲之形圓有蓋有當（當原作之玉皃無當字）藏已冷之食物於中可不銀敗來自美利堅（上海南京路中德商店出售）駱紹先爲言其用法如下置空氣流通之處勿倚牆溫度以五十八度至六十一度爲最宜勿常受日光宜清潔宜燥惟每越三日必浸於清潔之冷水中爲時三分鐘水勿過多且勿使水結冰浸時勿以水沖之勿與熱物或腥物相觸偶有腥氣宜浸水中五分時之久曝之於日中或烘之於竈門前若多受腥氣宜刷淨使乾隔一日用之匣之置食物而仍銀敗者其故有六一無充分之空氣流通二置物過多使空氣不能流通三太溫四乘溫拭蓋及當之孔孔遂爲塵垢所蔽五未浸冷水中六受腥氣　冷氣箱爲丹麥人所發明（上海德公司出售）其式略如氷箱不必藏冰於中而有冰之功用有門可啓閉較冷匣爲便

夏日禦蠅之物有曰捕蠅紙者西人所製以錫黏於紙蠅就食則足膠於錫不得脫死矣又有以碧紗廚度食物者古有之唐馮贄雲仙散錄金溪記曰盧記室多作臘腊夏則委人於十步內扇上塗錫以

撲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爲獵蠅記室

宜興瓦陶器其產地爲蜀山丁山環兩山而居者皆業陶逾邁可十餘里茗壺之拯婦女手控之無模型若蓋若嚢若耳則假手於男子山麓居民以是無凍餒宜人乃有金蜀銀丁之說

陸游示子聿詩我死汝應傳缽袋勉持憂直報明時缽袋之意義疑與衣缽相類蒿庵閒話六祖衣缽傳自達摩藏廣東傳法寺衣本西方諸佛傳法器缽則魏王所賜嘉靖中督學使者某焚碎之

鞋杯置杯於鞋足女子之爲中以行酒始於元末楊鐵崖鐵崖游杭妓之來自田間以楮墨起家今至津要者亦恐瞠目不知所對清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造紙之法取稚竹未枡者搖折其梢逾月斮之漬以石灰皮骨盡脫而筋獨存蓬蓬若麻此紙材也乃斷之爲二束之爲包而又漬之漬已納之釜中蒸令極熟然後浣之舉暴之凡暴必平地數頃如砥砌以卵石灑以綠礬恐其萊也故暴紙之地不可田暴已復漬漬已復蒸如是者三則黃者轉而白矣其漬也必以桐子若黃荊木灰非是則不白故二者之儀高於菽粟俟其極白乃赴水碓舂之訖日可二石則縮者蒔而粉矣猶懼其雜也盛以細布囊

墜之大鵲懸版於藥中而時上下之則灰汁盡去潔然如雪此紙材之成也其製鑿石爲槽視紙捂之大小而稍寬焉織竹爲簾簾又視槽之大小尺寸皆有度製極精惟山中唐氏爲之不授二姓槽簾既備乃取紙材投之漬水其間和之以膠及木槿汁取其黏也然後兩人舉簾對澆一左一右而紙以成即舉而覆之傍石上積百番并醉之以去其水然後舉而炙之牆炙之製壘石堅土令極光潤虛其中而內火焉舉紙者以次楷比於牆之背後者畢則前者乾乃去之而又炙凡澆與炙高下疾徐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終日不破不裂不偏枯謂之國工非是莫能成一紙水必取於七都之球谿非是則黏而易敗故遷其地弗良也至於選材之良楮辨色之純蹉鴻工集事惟老於斯者悉之不能以言盡也自折梢至炙畢凡更七十二手而始成一紙紙槽諺云片紙非容易揩手七十二 俗謂紙一葉曰一張陸游園中小飲詩記書過十張蓋凡物之可張弛者皆以張計之左傳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後漢書有彊弩數千張 角花箋出杭州乾隆朝疆臣曾貢上方高宗用作詩稿都門有鬻者云得之某邸見丁修甫前輩小楓籤吟稿以予所聞則爲沽邸所製也修甫家中

曾藏杭董浦厲樊榭詩稿均此箋所寫修甫又嘗得四海清平千秋萬歲之句花箋十餘種曾以見貽研臺或研子也有所本邵南人通稱研曰研瓦非若操正音者之稱研臺或研子也有所本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曰研瓦者唐人語也非謂以瓦爲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爲貴

帙書衣也小囊也古人之書皆爲卷子以囊盛之則曰帙羅振玉嘗見之謂以竹絲爲之有一枚以席草爲之蓋古人合數卷爲一帙帙之裏面以舊書糊之見羅所撰莫高窟石室秘錄

名刺即名片陸餘叢考古人通名本用削木書字漢時謂之謁漢末亦有以紙爲之者初入謁彥博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 開天遺事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每年新進士以紅箋作名紙遊謁其中而清之新進士授爲翰林院庶吉士拜者則用白帖必開坊始可用紅帖也雲橋詩話續集云新庶吉士拜前輩用白帖四通未留館者則一紅一白升中贊謂謂之開坊又須徧拜前輩而更用紅帖 宋袁文甕牖閒評名紙古只謂之名案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投晚還家

所齎名必盡　名刺之字以寸許之楷印於紅紙者爲多清翰林院庶吉士於散館前所用者字大方廣可三寸許光緒中葉滬妓之名刺曾效之殆亦路如明客氏之刺黛清孫源湘天真閣集客氏拜詩之序云王仲瞿從廠肆得客氏拜一帖字徑三寸予見沈歸愚集中稱劉公瞻嘗得一紙蓋遺穢亦人所珍弄也　京朝官之一二品者片字獨小不及寸雖筆畫漫漶而不更新示人以用此名戳之久也楷之外有用隸者若篆則絕無予乃於宣統初見其一曰趙詒琛大雲山房雜記老學庵筆記紹興初百官相見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今手本式是也曹武惠平江南還閤門進榜子云奉旨江南公幹還意古者書皆卷子五代時有葉子則榜子即今摺子也故可以白事後遂以書相見姓名而紀文達公評蘇詩於畢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詩上批竟是藥店榜子六字以詩中有開心暖胃門冬飲句也榜子之爲商肆招牌不知文達何據

信今書信信札之義本此亦可訓消息鳳信霜信是也俗又謂家書曰家信北史劉璠傳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宋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爲法此與清之官吏以馬封置函件於中而付驛卒馳遞相類也　信局以代人寄遞函件爲業譚復堂師復堂日記二十年前與蔡子鼎論我輩童幼時信局尚少軍興浦征鵬粵寇而後乃如林立此旅人日多不安於家也珂按自郵務局設公家稱信局曰民局雖其業漸衰而牌遠之地郵局未設輸運函物猶賴之郵局固猶相資爲用也又信局之外廣州有渡船及巡城馬往來城鄉爲人輸運寧波紹興則有往還浙滬之信客代遞函物且旅行未習之人亦可由彼伴送若兩陽差者則州縣之役夫月送晴雨冊報至會城函物亦可代送今無之矣　宣統辛亥以還官商所用信封之紅色惟四國長方之一線不若清時所用官封紅簽一條也或曰四國長方線中空無所有適以表示其外張中乾耳　信封之鈐私印者雖有三凶四吉五平安之說大率以鈐二印者爲多鈐於信封背後之上下兩封口處也若四印則在正面之左上右下予曾見有鈐私印十六者一爲中部二字模糊者四均石質篆文山東庶吉士於散館前所用者字大方廣可三寸許光緒中葉滬妓之名刺曾效之殆亦路如明客氏之刺黛清孫源湘天真閣集客氏拜詩之序云王仲瞿從廠肆得客氏拜一帖字徑三寸予見沈歸愚集中稱劉公瞻嘗得一紙蓋遺穢亦人所珍弄也　京朝官之一二品者片字獨小不及寸雖筆畫漫漶而不更新示人以用此名戳之久也楷之外有用隸者若篆則絕無予乃於宣統初見其一曰趙詒琛大雲山房雜記老學庵筆記紹興初百官相見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今手本式是也曹武惠平江南還閤門進榜子云奉旨江南公幹還意古者書皆卷子五代時有葉子則榜子即今摺子也故可以白事後遂以書相見姓名而紀文達公評蘇詩於畢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詩上批竟是藥店榜子六字以詩中有開心暖胃門冬飲句也遂相沿謂日用之款曰爲帳以帳字無會計之義乃別造賬字代之故俗作賬簿亦作帳籍唐書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田土賦役之政作帳籍唐書又擇日貢獻蠲免優復婚姻繼嗣之事以男女之黃小中丁老爲之帳籍而其語一事何也則知信者果爲使人矣　信與訊通古人謂使者曰元人則稱之曰日黃簿至正直記記謂之曰黃簿又曰帳目

珍異之物可供玩賞者以所尚多古物故曰古玩元吳萊詩橫山先生多古玩見淵穎集　今之骨董家好爲訶豚贋本而點者又擇日用所需至爲平常之物以爲之冀人不經意謂此極賤之物必不作僞亦猫食盆之類也清尤侗艮齋倦稿有戲咏猫食盆詞有序云竹窗學士貽予新詞有詠宋宮中汝窯猫食盆不覺失笑爾時物之至賤者今乃與鼎彝同價好古之癖類如斯矣戲次其韻用博絕倒觀古閩泉說長安薛匠父子僞刻錢幣往往翻沙成之珂按今之僞造金器皆翻沙所成日本人且仿爲之翻沙　作者欲將金類鑄成某形先以砂作成坯樣將金類鎔化灌入即成歐美各國之貨幣皆鑄其元首之貌及姓名於上吾國既改政體新鑄銀幣始有總統肖像前此之銅錢固僅有人主之年號惟史思明僭位時所鑄之錢并及其名爲創見耳壤墨客揮犀熙寧中嘗發地得一錢順天得一錢順天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座皆疑古無知何代物子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得一年號莫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吳六奇將軍所賜宣伊璜孝廉之鴻雲石紐玉押記識曾載之謂孝

摩尼亞炭酸阿摩尼亞硫酸硼砂等加水調和取布蘸之極能乾後即成而我國古昔亦有遇火不燃之布曰火浣布列子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訓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漢書則作火毳西南夷以爲貢品十洲記謂爲火鼠之毛所織庶物異名疏引元史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燃謂即石絨所織而野客叢書則言以木皮織之　夏日京師人家輒以冷布糊窗布綠色一格甚疎自內視外儼然有涼意清張維屏有詩詠之云此豈章身具羅紋體一新易明虛白室難障載紅塵霧眼看無礙冰荷味較親清涼滿牕牖中有熱腸人詩見松心詩集之燕臺四集

俗於戚友慶弔之事不贈金則饋物物有曰幛者亦謂之軸以綢緞紗布爲之間有用錦繡者宋已有之郭應祥笑笑詞西江月題云遯齋生日有以喜神之軸來爲壽者懸之照壁是也珂按軸之中央有大字左之上角爲受者之稱謂及表字右之下角爲瞻者之稱謂及姓名中央之字婚姻通用四字之吉語弔喪祝壽除用四字者外喪則一奠字壽則一壽字用繢畫品者非和合二仙即王母壽星無繢喜神者而遯齋生日之軸爲喜神豈不知墮地爲憂患之始耶

凳之小而輕便者俗謂之杌子通鑑長編丁謂罷相入對於承明殿賜坐左右欲設墊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又金撮角紅籐杌子見宋錢世昭錢氏私誌

俗有睡半世之諺即以養生家言之分一晝夜爲二十四小時八小時治事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睡眠則睡眠之時亦占人生光陰三分之一睡眠所占一榻而已其餘皆身外物亦何必不樂爲君子之廉而乃甘爲小人之貪耶明楊巍秋日閒居詩起二句云笑我起居處寥寥一竹牀又明高啓大全集秋風詩有云朝飡止一盂夕臥惟一牀諒哉二子之言也

西式之帳兩面開闔下之裙俗謂之帳沿式明包副使涵所用之帳似之明張岱陶庵夢憶張前後開闔下裹張則牀向外下外張則牀向內

警枕圓木爲之睡熟則欹易警寤也漢蔡邕有警枕銘錢武肅王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作枕見吳越備史司馬溫公以圓木爲警枕覺則起讀書見范太史集今粵人多用方枕以綠綺之蚤或藤或牛皮或加漆之木爲之以嶺南氣候炎熱也茹本於宋歐齊東野語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

張耒有謝黃師是惠碧甃枕詩見張右丞文集陳子升中洲草堂遺集有自先上人僊以詞林寺綠瓦作枕予亦效之之詩

藉電流之作用以鳴鈴爲遠處喚人之用者曰電鈴室有電燈者可設之郵差（郵局之送信人）送信至門不必呼喚但一按鈴卽有人往接此與宋陸游得子虞濠上書詩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元呂誠晩歸書事詩郵鈴稚子傳書句情事相彷惟彼時所謂郵鈴者當係傳書人耳

手持之鈴至門振之作聲以告主人陸游枕上詩南簷風琅已鏘然自注都下新作藥玉風響如古玉琅珩琅瑽瑽悉備殆鐵馬之遺制歟日本仿製之鐵馬則以玻璃之狹長片爲之檐前風至聲清越似風琅勝於鐵馬鐵馬之起原如下芸窗私志元帝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綠線懸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湯婆子者銅錫之扁瓶盛以熱水置衾中以煖足東坡致楊君素札云送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以布單衾裹之可以達旦不冷是也而山谷乃謂之曰脚婆其戲詠煖足餅二詩云小姬煖足臥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蠻裹一

納足天羽更領寫類面有錄燠續軒渠集元洪希文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云希文字汝質嘗官訓導卒時年八十有五以生年考之當生於前至元（疑是延祐至元）壬午卒於至正（疑是至元）丙午實與元代相終始珂按希文有煖足婆詩暖足婆今之湯婆子也詩云寒冬夜無寐握體還藏向風機自展又萬國扶桑外年年貢扇來賜倭扇詩有云萬夫伐竹扶桑涘夜搗冰苦成側理製爲鵲尾扇參差再拜獻入金門裏（清末還市盛行舊似日本式之短摺扇丁巳以還則至長至玉農旦宵較同光間之武夷臣者）

殷育然家世錐梵經文身戴弁舊儀形對馬絕景雨浮萍又著顧嗣立元詩人降輜軿扶桑薦絲結綵綬元洪希文續軒渠集書倭人折疊扇詩有云異域憎憐或不通云胡寒暑此心同卷舒默寫行藏意繪畫深知采色工明張羽靜居集倭扇詩有云賜從天苑秘來涉雲濤遠入握體還藏向風機自展又萬國扶桑外年年貢扇來賜倭扇詩有云萬夫伐竹扶桑涘夜搗冰苦成側理製爲鵲尾扇參差再拜獻入金門裏末還市盛行舊似日本式之短摺扇丁巳以還則至長至玉農旦宵較同光間之武夷臣者

秦西有蠟人融蠟爲之其用有二一以示模型一以供習解剖者之比擬而吾國亦有之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于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本義珂按今俗立夏稱人始原於此

吾杭西湖岳武穆墓前有鐵鑄秦檜跪像人皆見之而不知尚有素岳石也清吳騫尖陽叢筆武林鳳山門外里錄有二石如人形一奮拳擊擊一俯跪作乞哀狀村民相傳稱秦岳石見續南華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恆言也事物多矣能盡知之乎惟除專門學術外常識必不可少不爾則禽獸矣然常識亦有高等普通之別

德弘治之際李昭爲獻皆以擊長祝者名見私藏經俱宋張耒有謝錢

音樂之功用至多以小已言化劣品性表真情感而又振精神慰勞苦若對於社會則優美之風俗可養成民族之特性可表示也

夏月珊瑚月樵滬之伶也曾爲官是直把官場作戲場矣凡百職業可樂者莫若伶蓋人莫樂於作僞而伶之一生乃以作僞爲事且人權恐其不盡作僞之能事也誠樂矣哭必舍伶爲官耶伶之樂明王肯堂詳言之其鬱岡齋筆麈有云人生世間如俳優之在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夫人婢妾皆一時裝飾者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務搬演既畢解去裝飾則漫然不相關矣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境界順逆爲憂喜也

自光緒中葉以迄於今域中擾擾無寧歲而俗樂流布日甚一日志士引以爲憂袁忠節公昶早知之其漸西村人初集有詩題二云自同治末至今燕中俗樂咸尚嘵殺促數之音此羽聲也羽於五音爲物所謂其細已甚殆勿堪矣豈將淪於島索簫爲龍沙歷天下之生民失羣倫之正性乎少寇六安吳公昔嘗與予語甌語此良用深憂

優場劇場也放翁夜投山家詩夜行山步鼓鼕鼕小市優場炬火紅劇場今以舞臺爲名者駱數十年前曰茶園俗謂之戲園皆有大建築若就曠地闢廣場以設臺演劇者曰草臺戲臺地城鄉之無歧園者有之　社會之事物躬親之而目擊之皆視若等閒絕不爲意若於劇場之布景中遇之則必手舞足蹈而同聲讚歎是可見真假之無定也吾願世之人於凡百事地之景物人所忽視入畫便佳亦今之音樂有中樂西樂二大別細別之中樂有京滬粵之分京滬之樂器相同粵獨異若提琴若月琴若二絃若三絃皆京滬所無

出於脣舌不清不濁當爲羽音歌則清婉瀏亮紆徐有情成化中廵撫都御史朱英見廣人歌白沙詩輒欲效之曰吳越不能及也舊俗民家嫁女集羣婦共席唱歌以道別謂之歌堂今雖漸廢然村落尚或有之田野躑歌者往往引物連類委曲取譬如子夜竹枝其尾聲曰娘來裏曰娘來裏曰亦盪第曰娘十幾皆男女互相問答微動之詞也農莊女子遲至恐者相呼曰綰髻每耕穫時厭歌爲樂南海順德新會增城最盛諺俗之中又有三者有方言有俗字廣人讀曰阿姆亦曰姐呼兄嫂輒以亞字先之亦曰阿兒女排行亦先以亞

契圖以紀其事夢坡精研琴理有琴史補二卷琴史續八卷蓋以宋人朱長文琴史六卷猶有缺略故補之續之

朱承緜字國華明萬曆中開大社於金陵會海內名士百二十人授簡賦詩秦淮妓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詩寫其中在穀城以三十二琵琶祭西楚霸王墓此等風雅之豪舉今之廣

徵妓樂者有之否

今之詞且不能歌奚言乎詩而清初尚有之宋琬贈善三絃子坐客賦詩使能歌之真絕技也詩皆可歌固不獨黃河遠上白雲間之可唱也　耕者在隴謳歌相和以節勞耳亦韓詩外傳所謂夫者清喬松年蘿窗亭遺稿有巴陵道中鄉人打稻作歌從以簫管其聲淒切動心之詩題滬之夏夜有鬻技於閭巷者歌人也（子苾詩自注長沙亦盛行歌者）夏乃聞有算命之術士居人皆納涼戶外藉以行樂耳己未中華民國元年夏乃聞有算命之術士彈三絃而過者益數生計日艱卜晝不足從而卜夜也術士多瞽按以行者曰相相之酬資日得銀幣二角廢人而能謀生吾愧死矣

予好粵謳且嘗聞粵人之言歌矣其言曰吾粵人善歌好爲窈窕眇

曼之音海濱日落蛋船姑娘輒倚檣爲粵謳俗謂之曰歐水歌纏綿悱惻節拍天然鄉村秋穫星月在天農家謠錢召十數童子席地而唱木魚俗謂之曰大盆聯陸合唱聲情激越語俚情深得楚騷古樂府遺意嫁女前夕姊妹戀別哭以當歌隨口成文類古謠諺古曰坐堂詞俗曰送嫁曲而婦女哭喪送殯之歌亦相類至若猗嗣月夜男女隔嶺相唱和餘音靡靡猶存歌仙之遺風一字在口千迴百折哀厲而長俗謂之曰山歌惠潮客籍尤盛凡此皆足以見吾粵人音韻之妙根於天性也載籍所誌有如下廣東通志廣音頗近吳越大抵出於脣舌不清不濁當爲羽音歌則清婉瀏亮紆徐有情成化中廵撫都御史朱英見廣人歌白沙詩輒欲效之曰吳越不能及也舊俗民家嫁女集羣婦共席唱歌以道別謂之歌堂今雖漸廢然村落尚或有之田野躑歌者往往引物連類委曲取譬如子夜竹枝其尾聲曰娘來裏曰娘來裏曰亦盪第曰娘十幾皆男女互相問答微動之詞也農莊女子遲至恐者相呼曰綰髻每耕穫時厭歌爲樂南海順德新會增城最盛諺俗之中又有三者有方言有俗字廣人讀曰阿姆亦曰姐呼兄嫂輒以亞字先之亦曰阿兒女排行亦先以亞

此皆方音也而聘詩綜廣東新語南海志皆云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爲歡樂也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豔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自已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爲歌伯其歌之長調者名曰撲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善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節之事爲多竟日始畢一記可勸可戒其短調謳歌者不用絃索多引物連類如子夜竹枝天機所觸自然合韻兒童所唱以嬉者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詩餘音調雖細碎亦多妍麗之句南海佛山三山官舍最盛

趙飛燕女也身輕而能舞安祿山男也身重而能舞唐史楊太真外傳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

己未中華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麗韶光社女伶錦濤桂仙月出竹葉正姬雪中梅至滬從以樂人李重玉閔永燕林夏準奏技於上海大戲院盡歌舞之妙其歌爲處士歌襄陽歌將進酒歌春眠曲相思別

曲竹枝詞漁父詞白蘋詞黃雞詞吉羣樂其舞爲佳人翦牡丹舞壽宴長舞五羊仙舞春鶯舞催花舞山香舞檮槐舞劍舞僧舞舞鼓商婦恨隔江花樂器則胡琴洋琴揚琴琵琶長鼓坐鼓之屬予有詩詠之并詳紀其事見高麗雪如寶詩因思元鄭玉師山集元宵詩有天下承平近百年歌姬舞女出朝鮮乃知彼妓者子夙以歌舞著也又明高啓有朝鮮兒歌亦詠其歌舞見高太史大全集歌云朝鮮兒髮綠初齊齊雙眉勞筵夜出對歌舞本綿袂歌銅鐶垂輕身同旋細喉轉蕩月塔花醉中見夷語何須問譯人深情如訴離鄉怨曲終拳足拜客前烏帽并樹環珍然共許文莫識雲海兒今到此是何緣主人爲言曾遣使萬里好風三日至庭志荒宮戲蛇過雞鳴發館行人次四月王城麥熟稀兒行道路兩帝劍黃金鬻買頗裝得白飯分殘起船歸我憶東萊宅臣日沃女機房於禪堂教坊此曲亦應傳特奉宸遊樂朝夕中國年來亂未鋤頭令貢使入朝無儲皇尚說居靈武丞相方謀卜計都金水河邊幾柳枝依舊春風無恙否小臣撫事憶昇平尊前淚瀉多於酒今之朝鮮爲日本所滅久矣讀高詩者當如何感歎耶　高麗之歌多悲音有十二絃琴舞絃有高柱俗呼

馬子彈者以一端置於几一端置於膝壬戌正月八日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四日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柯開萬國歌舞大會於滬高麗女士玄仁權以彈十二絃琴與會奏山跳一曲右手句剔掌托如琵琶左手按柱外絃作猱吟音如彈箏其指法瞬息千變妙音環生忽如落葉舞風忽如冷泉濺水俄而疾若飛鳥俄而紆如行雲曲將終入煞尾則其聲清越而甚細枝亦神矣

壬戌四月中華民國十一年俄國莫斯科演劇團開世界跳舞會於滬與會者亞歐美非四洲男女二十餘人國籍凡十二則中英法德俄比西班牙希臘波蘭埃及也舞之次序如下俄國水手舞波蘭對舞藝術舞俄國古舞高加索舞那威舞自然舞美洲舞笛舞中國戲劇舞西班牙舞英吉利舞西比利亞舞埃及舞倦鵝舞希臘古舞比利時舞神舞印度戲劇舞法國戲劇舞

滬之曹家渡原野曠迥林木翳蒼夏之夕追暑之人駢西賈遂設肆於是以沽酒或開跳舞會娛游客癸亥七月十五夕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有友往觀焉歸而語予曰男女連臂而舞西人之跳舞恆若是今夕之舞亦泰西男女也乃抱持而舞目相矚鬢相接接吻也舞至旋

轉自如特成一環滬俗固結此之謂歟其明日友以昌報時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之臟舞記見示曰前夕舞後之所見有可詫者說滬所記可矣滬寓之言曰舞畢樂止可十分鐘樂動一少女啓門入作騎馬妝短褲齊膝玉雪照人持一鞭且跳且舞極技之能已而又一女出清歌一曲使人魂銷歌闋室中遽忽作彩色暗淡如在雲樓竹林中一女雅步出女不衣不褲不鞾雙乳及腰際綴五色玻璃水鑽如瓔珞下垂赤足而舞屋角射電光入光龍其全身膚白膩類新鮮牛酪肌肉豐腴具天然美雙趺肥葱色微紅金髮藍睛益助其豔舞態極縈複或俯或仰或跪或臥或蹴一足或就地跌撲不可言狀尤冶媚者莫若其腰臀間之種種局部動作使觀者心搖搖如懸旌時司樂者亦魂越樂聲微不可成節矣俄聞腰際璎珞相觸作琤琮妙響耳澀滬又有臟舞記補亦見昌報時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見焉予旬日後所見其可記而可歎者有如下酒家樓上電光通明窗悉啓舞女在樓上妝竟體無寸縷調脂塗粉蹀躞往來了不知羞廣衢之立觀者甚多樓上舞女或不知或知而不以爲怪也裸妝如故余倦而返車中友人謂我曰凡此舞女意乳有在故不惜極蕩佚鉤引之能事租界

日號禁娼內地亦端風化此荒郊夜舞苟不禁絕是爲海上中外青年多闢一墮落之窟也　瑪麗姆西女也憫舞女之受辱曾上書於字林報館（八月二十四日發）字林報載之予節記大意如下此舞女爲來滬之俄國白黨難民傭於酒家鬻酒一瓶提酒償銀幣一圓與之更給以百圓之月俸欲假之以擴酒之販路遂使若輩蒙恥深宵扶醉周旋於舞場而酒家容納此等舞女官中人竟爾許可實爲一大可恥之事夜深事畢雖以車送之寧家然若有妻男子誘而之他肆行非禮亦末如之何也飲酒使醉爲若輩之職務處此淫亂之環境中其清白之軀能否保全殆不可知總之吾人當體上帝之心勸令酒家即日休業而已珂茀跳舞爲歐美俗尚日本譯曰舞蹈大抵合男女二人以上爲之以音樂爲節奏而舉步皆有矩矱式甚多腻舞或其一也跳舞之風今行於我國在滬西女有登載廣告於日報願教授跳舞者頗聞有人從習之倘亦有腻舞之式不又多一導淫之具耶瑪麗姆之憫腻舞女子也憫其迫於飢寒耳我國之密賣淫者所在皆有亦迫於飢寒非盡以眩於物質文明而然正本清源非推行山

庚申（中華民國九年）春滬之天蟾舞臺倡演狸貓換太子戲他舞臺起而效之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中華民國三十周年一日一演者并天蟾計之凡四家丹桂第一臺大舞臺共舞臺也日夕兩演者以是而見國人之具劣根性不思自立而惟知效顰然能效顰者猶爲不自暴棄之人耳

道情樂歌詞類亦謂之黃冠隱見嘯餘譜蓋皆離世絕俗之語爲道士所歌今江浙鼓兒詞有寓勸戒之語者亦曰唱道情滬之舞臺有唱春亦仿道情爲之創之者爲馮春航所唱之予亟委女（馮調亦春者創）滬之共舞臺以男女伶合演初創時皆詫爲奇見以爲取法歐美也而實始於金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名連廂詞者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笙笛各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幷雜色人等入句欄扮演北人至今謂之連箱大抵以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名見西河詞話

清咸同間長沙士大夫蓄崑曲普慶班負盛名時楊恩壽觀察湘南選舞徵歌排日爲樂頗極一時之盛王王若漢詞則僅有五雲科班科班者娃娃班也光緒中葉科班之以雲爲名者若紅雲芝雲慶雲蓋雲柱雲皆有聲於時長沙之有春園自清華班始吳少雲所創仁和

窗叢錄劉三色藝冠時與吳江李玉洲太史交好張少儀觀察鳳孫方爲諸生時尊人印江令之頊謫戍軍臺少儀徒步入都爲父贖罪沿門託詩尚缺五百餘金偶於玉洲席上言及劉適在坐慨然曰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其儕曰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張筵於江南會館諸豪貴皆集劉纏頭而出一座傾囊擲金錢者如雨竟得五百餘金盡以予張而印江之難遂解

十餘年來女樂爲世所尚京師尤甚然猶未及歐人之崇拜巴黎若那蓓那夫人也癸亥（光緒二十三年）夫人卒年七十餘矣其舉殯也退邇之人踏花圍有自英渡海至者有自比越境入者靈車過若那蓓那戲院停一分時昔日更衣室之牖張黑紗一若我國路祭之設香案者沿途人家皆自窗擲花朵於靈車孤兒院女子追隨靈車左右以夫人嘗助巨金也又有人肆資爲立銀像於若那蓓那戲院前小日錄報記者且倡遷殯宮攻國葬之議略謂英有兩女伶葬西明寺之皇陵法於有功者行國葬禮楔其亦可加入婦人夫人著作有奈苦留哀情劇本及述男兒心意暨腸曲又有兩般身世之巨帙兩般者既爲歌場之名伶又爲燕居之名閨也見癸亥五

月初八日（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申報巴黎通信之春城葬花記

娥變有貓兒戲詩題注謂六七齡女子演劇者珂按今之貓兒戲皆以成年之女子爲之稚女甚鮮

自宣統辛亥以還商業日盛然生利者少分利者多以便交通資游息及審美爲藉口之具旅館游戲場舞臺遂相應而起日有增益務以導淫修敗閑檢爲事腹地且然滬尤甚今以滬之舞臺著稱者就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計之多至三十有奇可謂盛矣看資之昂遞遞騰漲日夕所耗之看資當以銀幣數十萬計舞臺費用亦不貲果移爲建設工廠之用其生利當何如耶舞臺之戲有舊戲新戲影戲三大別舊戲爲京戲廣州戲紹興戲揚州戲四種大舞臺亦舞臺亦舞臺新舞臺共舞臺笑舞臺天蟾舞臺春華舞臺丹桂第一臺新世界大世界小世界及先施公司之天韻樓皆演京戲廣舞臺演廣州戲（閩有潮州戲之白兒戲）越舞臺演紹劇紹興戲此二舞臺樂操土音座客常滿廣幫大半爲廣州人（潮州屬廣州人曰潮幫）二府紹幫之儒民各爭趨之以二舞臺看資與他舞臺較（普通看資也有名角時裝新劇）廣稍昂越稍廉亦可藉以覘廣紹人之財力與性情焉揚州戲僅一二所江淮之平民樂之雖亦有舞臺而仍舟居如齊之張融

也宋劉敞南北朝雜記宋張融（南史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思誉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世說新語補張思光始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謂其從兄思曼（南史張緒字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又有舟中架屋而居者明曠雄寧也與權牽小船於岸上住者適相反明劉崧詩集有一題曰曠雄寧於舟中架屋名臨清軒崧字子高太和人其詩曰劉槎翁先生詩選　以車爲家者亦見世說新語補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夏秋間閘有假汽車以治事（車止不行）者汪師陶在滬杭甬鐵路之閘口見習（練習也）車務無宿舍夕棲於車一也臨城劫車案出京外官吏先後至棗莊廬舍不能容乃居於駐棗之列車二也予子新六旦言歐美之江湖賣技之人以四輪馬車爲家者所在多有便於轉徙也車甚長又閘

臣四十里之汽車北行道安沛（言錯）以達河內（若紅河三省之首邑其後越南之歷史高皆建都曰東京即今之河內）自海防經安沛至河內（沃野千里歲可三獲森林夾道擁花爭妍河內北曰雲南卽今之雲南）有鐵路通焉（商埠越南境內者長七百七十里在越南境內者長九十里在越境內者長五十里有奇）

黃帝與蚩尤戰軍士失道帝作指南車以示四方後人乃襲其意造指南鐵廓圓中有孔立一小柱鐵橫置其上能四面旋轉鉄止時一端向南一端向北自此器傳入歐洲航海之術乃益盛今日遠涉重洋無失道之患者指南鐵之力也

西人之送別也於旅人之舟車將行時高舉其手中之巾而揚之蓋以巾表情耳國人今亦有效之者明祝允明有擬齊梁內人送別贈拭巾賦見祝枝山全集巾之於離別重矣哉

馬頭爲水岸泊舟之處今曰碼頭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以便兵馬入船也清蕭抡樊頭爲渡河之勢注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舟於此貢船蓄船亦集焉

郘亭詩集婁江馬頭行題注元海運泊舟於此貢船蓄船亦集焉謂之六國馬頭

水路轉運貨物所需之費俗稱水腳其語始於宋宋史食貨志罷鼓鑄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腳之屬又趙開傳奏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腳錢十分之三

汽船俗稱火輪船以蒸氣爲原動力用推進螺旋機以行於水面者江河及海久已駛行今且闢航路於海外矣

救生圈汽船備之猝遇險繫於腰則入水不沉可待拯泰西人所創以橡皮（橡樹膠也）製之形如環質甚輕故不至下沉清初揚州人之水帶子即此類也阮元廣陵詩事康熙乙丑間高寶水決人每以水帶子自隨朱竹垞有水帶子爲喬孝廉崇烈賦之歌云刮磨者匠鞣者工雙縫青綾水流踏淚如御風過涉推智創物變乃通置之兩腋下絡頸雙垂兩股非絡頸也余嘗製此分給不愁滅頂凶披水帶上有二繩乃繫兩股

水師將士竹垞不知用法故有誤也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虎邱泛舟以朱翠眩目勝耳至若西子湖鑑湖則以上三者春秋佳日時時有之又加以山水清華洞壑奇妙若廣州之海珠蒸氣以成動力之機杼也水化汽以後汽之體積大於水之體積一千六百倍密閉器中不使洩則汽爲所壓漲力甚大能破壞容器汽機之發動即利用此力機以鉅鐵爲之有鍋鑪鍋盛水爐燃煤發

絕句云一身充兩役誰道吳娘癡強兒背上臥搖櫓並搖兒

山陰道上有以足踏槳推之使船進行者曰划船今住來於浙東西及大江以南之舟子亦越人也捷如駿非健男子不辦而諸暨錨船進行之法略相類大於划船者幾兩倍有三艙無窗其行舟也一人立而搖櫓一人坐而踏槳皆男子往來錢塘江此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初秋諸暨陳蘂又所言子因言清乾嘉間踏槳之事有以女子任之者屠倬是程堂集之題浣江村店壁詩可證也詩二云句無城頭雨初歇浣江不見浣紗人片石城南紫苔活深林畫啼山鷓鴣划船拍岸呼賣魚十八女兒坐船尾腦踏雙槳如飛孟三三兩雨出橋去都向鵝夷廟邊住浣江在諸暨城外與錢塘江通

汽車俗稱火車又稱火輪車以汽機爲原動力曳引客車貨車行駛於鐵路之上裝設汽機之車曰機關車俗稱車頭汽車二字實專指機關車言之常人率以爲車頭及列車之總稱汽車者用熱力發生水蒸氣以成動力之機杼也水化汽以後汽之體積大於水之體積一千六百倍密閉器中不使洩則汽爲所壓漲力甚大能破壞容器汽機之發動即利用此力機以鉅鐵爲之有鍋鑪鍋盛水爐燃煤發

生蒸氣以管引入汽櫃汽筒形圖中有轉輪能在筒中進退移動有柄與飛輪相連出筒外汽櫃附於汽筒之旁前後有二孔與汽筒通中一孔放汽出外或引汽入凝水櫃汽櫃中有活器狀如覆盂掩其孔活器有柄出汽櫃外亦能進退器前進則露出前孔掩後孔中孔使前孔在器中與中孔相通器後退則露出前孔掩後孔中孔使後孔在器中與中孔相通鍋中之汽先入汽櫃由後孔入汽筒推轉輪前進轉輪前之空氣由前孔入活器自中孔放出是時轉輪之柄前進推動飛輪機中附件皆隨之以轉動活器之柄遂推活器後退掩後孔中孔露出前孔汽由前孔入汽筒推轉輪退後轉輪後之汽由後孔入活器自中孔放出如是前後進退使轉輪之柄轉動飛輪循環不絕一切工業及汽車汽船之屬皆以汽機發動此機之創始十八世紀前未盛著有瓦特者出而改良始適於用　附乘汽車之客購二等客位票而人滿非補足二等客位資不能變更就頭等不補資三等客遇三等人滿非補足二等客位資不能變更即此可悟」一等三等之相去若霄壤也且初入二等客位時必持三等票及應補若干之資於手中見查票者至不待其查即告之若查票者至不待其查即告之若吾國之大都會皆有之國人不知惜陰而亦樂乘之後游觀示衆舉

也所差強人意者殺人於車下能調節人滿之患第恐玉石不分死其下爲賢且才者其奈之何滬之摩托車橫行於市就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言之有六千餘輛之多來往如織行人辟易爲所傷亡者視宣統辛亥以來戰爭傷亡之數或過之然傷亡者類皆五官具備之人若肇若駭輿夫衛衛之乞丐盲瞎之衛士（算命之術士無技可行之相者亦曰之）皆無所聞豈五官不全者於避禍之策獨能專心致志而善自爲謀耶此雖未足以語利他知自利矣　文明日進危險亦日甚不必親戰陣之事躬勞苦之役也居於室自大風壞屋之致死者外飛機下墜而受壓電氣傷觸而猝倒又有刺客流彈之誤中舉可憂也然如上所述尚非恆有尤可憂者出行衢市摩托車之殺人無日無之耳同年王步雲司馬妻兄朱碩甫教授昔以摩托車之絕塵而馳殺人於道偶至滬不敢久留步雲聞人言摩托車輒如談虎之色變碩甫果受車裂之刑而死亦甚善策恐得殘疾之累欲生不得欲死不能耳予則以入市譬入伍果安步而歸者猶之生入玉門關也　裝甲摩托車辛酉（中華民國十年）奉天督軍張作霖在滬亭茂汽車公司所定製者車之四周悉裝鋼甲玻璃窗外亦有甲可以機括上升車後亦有門御者

所坐之側裝有機關槍車色黃門各有張字壬戌（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奉直之戰張御之以臨陣車值美金三萬七千圓以墨銀倍之計七萬四千圓爲世界摩托車之最昂者移爲宮室之建築費一華屋矣以之載一小工廠亦奚不可

滬以至太倉壬戌（中華民國一年）三月達瀏河計七十二里一小時而達此爲南方汽車之最先發軔者鄉人之覩於車下者時有之若輩無常識其致死也不知趨避也夫訾人者倍蓰且大抵爲生利之農非游民也

人者倍蓰且大抵爲生利之農非游民也

京朝官之出行也前有引後有從皆簇騎或僅有從於後者若以一僕挾剌橫坐車外與御者並列俗曰跨轅兒則苟簡者之所爲矣

雙鬟小女坐車箱宋張耒上元都下詩也旗女之跨轅者似之

交通不便之天險猶可言也乃有出乎人爲者路政不修階之厲耳

光緒中葉予在都翻車者五次陷於淖也讀清王衍梅綠雪堂遺集陷泥行可慨也第不知爲何縣之事耳詩云一盤黑潦浮淫雨石子桑桑那可數里中惡少橫索錢伎倆如鼠心如虎搥壕豈爲限戎兵亂草周遮作伏弩我車颺颺西北來雷聲隆隆鐵一鼓突然驅入陷

穽中半是流沙半斥鹵人如絳縣舂在泥路比重門閣以土咸陽直欲葬秦阮大塞早已蜘蘇武跕地爲蒿壁伏波渡江白馬呼崔府僕夫憤學申包胥九頓秦庭乞援楚覆巢正中豎奴謀袖手公然列隊伍竝非校尉解摸金亦有阿閻數錢女半文咄咄逼英雄白眼傳神在阿堵千呼萬喚略一響杼木持作倚天杵考叔逶迤始挾轅尾生聊縮猶抱柱幾同蠶擊幾肩摩邪許聲中閎鄉詹縣官騎馬穿田過狀若不聞目未覩朝廷蠲賑活居氓詔勅勗梁便商賈此間職守是誰何特縱游民擾行旅譬若人身洗濯勤那容蝨臲卼中處一蚼甲細編排豈有萑苻敢蜂聚縣官七品職雖卑花封百里專城主關門只自學瘡聾爲飛弗擢蛇入戶濛濛若聾本沙蟲黑土搏成真肢股舍沙射影逞狂瀾地維反要媧皇補徹穹黑暗有泥犂果報安知不及汝長歌聊自遣竊愁若遇韓軒儻能取

人力車俗稱東洋（東洋者對西洋而言後皆倣此日本爲東洋泛言之非專指日本人所創）車亦或以一人後推之　宋羅璧羅氏識遺曰本爲東洋車日本人所創兩輪一坐一車亦有篷可容張一人前曳之而行故又稱腕車亦稱手車一曰二把手車亦曰小車南北皆有之北尤多中央一輪兩旁載客或貨物車輪有全在車臺下者有半在車臺上者皆有木桿二斜向後方手推之即今之所謂羊角車古之所謂羊頭車也甌里子筆談自鎮江以北有獨輪小車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謂之羊頭車張文潛樂府羊頭車子毛布囊亦即流馬之遺制古稱江州車者也三國志丞相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木牛流馬事物紀原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是民間謂之江州車子按後漢郡國志巴郡有江州縣是時劉備全有巴蜀之地疑亮之創

始作於江州故後人因以爲名也陳師道後山集叢談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蓋木牛流馬也聊編蜀相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馬以運餉蓋巴蜀道阻便於登涉故耳宋呂希哲呂氏雜記王荊公好乘江州車坐其一廂其相對一廂不可虛苟無賓朋則使村僕坐焉共載而行其直率如此宋梅堯臣詩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暗呀陸游村市詩獨轅車小避行人珂按此車兩廂相對虛其一則輕重不均必有以實之而始穩又以車僅一輪轉動時輒有聲暗呀暖嘗乘之以游寶山之江灣馬路之平如砥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自坐一廂更呼途人與之共載亦至樂也予又嘗與金奇中乘之自楊樹浦路赴江灣道遇摩托車二十餘輛絕塵而馳駛出常軌有十餘馬車遂巡不敢前若甚窘者奇中笑謂予曰觀此可知今世文武大吏之勢力矣蓋以摩托車譬都督馬車譬巡按使也予曰都督巡按使豈無賢才亦猶百車之必有一二良御者也

駕窩子者非車非輿長途載運人貨之具也前後各一駾絡以如繩之網貨物平鋪之上置被囊人坐於囊上遇崎嶇偶不慎墮

矣自山西之運城至河南之鄭州行二日可至此外有駃騠方而長可臥舁以二騾行時有觱滥之苦人舁者八人酬銀幣二十二圓蓋行若干程四人一替班故須八人辛酉（中華民國十年）春朱劍芝婦弟自運城來滬親歷之爲予言如此

徐文長客白門有穀日大雪口號一首云晴天好騁穩如坐鵝眼黃邊只十箇今朝百箇不教騎早起懷人午將過則江寧多驢遒五百年矣光緒末人言江寧有三多驢與候補道占其二焉且有以避驢致巨富而入貲爲候選道納交於兩江總督某者是誠執鞭之士富而可求矣

肩輿竹輿見唐書輿服志也簡輿見史記張耳傳也籃輿見晉書陶潛傳也大詩人舁之承以肩故曰肩輿晉書謝萬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又王獻之書經額畔疆圍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唐杜甫詩集蘇大侍御滄浄者也肩輿江浦忽訪老夫李紳詩自緣多病喜肩輿白居易東歸詩翻翻平肩輿中有醉老夫途中作詩早起上肩舁一杯平日酔晚憩下肩舁一覺殘春睡早夏游平原迴詩肩輿頗平穩潤路甚清涼陝府王大夫相迎偶躋詩籃舉肩齊甚穩平獨游玉泉寺詩雲樹

玉泉寺肩舁半日程宋汪浮溪謝表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蘇軾詩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陸游詩笑睡付肩輿元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賈即似謹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趜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丁巳春京師人狙擊者恆以挾武器之嫌疑逮捕以宣統三年（辛亥）冬已有一名大聖真道同一會又名萬國宗教大同會一名大聖真道同一會又名萬國宗教大同會一名大聖真道同一會又名萬國宗教大同會

長沙之轎制亦普通椎舁行時輒有聲格格然行愈疾響愈甚蓋於機捩中實以油也俗謂之曰響轎紓稊少年之招搖過市者輒喜乘之今讀黃文節公詩集其三月辛丑同徐靖國到憑溪詩有句云意行到憑溪竹輿鳴擔肩冉溪昔居人埋沒不知年偶託文字工遂以憑溪傳柳侯不可見古木蔭濺濺輿而能鳴必爲響轎且憑溪在今湖南零陵縣西南本名冉溪亦名染溪柳宗元有憑溪序可知湖南之本有響轎也又宋王志道閩風吟稿有歲朝轎中伊軋聲類櫓舟因感舊遊詩云歲朝伊軋上籃輿酷似當年在帝都柔櫓數聲楊柳外小舟迴曉過西湖楊萬里詩山轎聲聲柔艣緊伊軋軋軋轎行時之聲也姜特立亦宋人其梅山詞之蝶戀花有云明日尊前無覓處咿軋籃輿只向雙溪路

肩輿之外有屐輿決疑要錄屐輿以手挽之別于肩輿南史張寶積乘屐輿

凡交通之僅有陸路者長途疲頓積日累月必恃睡轎可如偃息在牀之適也今山居之富人置睡轎者多然古已有之南史陳新安王伯固在南徐日出游獵或乘眠輿至于草間

近年藤轎盛行唐已有之白居易歸履道宅詩驛吏引藤輦陸游致仕後歲事有望詩已棄胡牀無長物是則胡牀之爲仕宦者所用久矣至宣統辛亥而始廢胡牀俗名馬扎子清之外省文武非大僚以朝賀祭祀行香而出轎有人挾之以從以便憩息清異錄胡牀施轉關以交足穿繩繐以容坐轉靳須臾重不數斤相傳明皇行幸頗多從臣扈蹕欲息無以寄身遂創意如此當道遙座演繁露今之交牀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改交牀唐穆宗時又名繩牀世說庾亮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夕宋陸游游東郭趙氏園詩清晨呼馬出馭吏請所之歸城浩如海我亦無所期有花即入門莫問主人誰下馬據胡牀微脫忘詞談又晚步江上詩平沙穩處據胡牀

植物動物之體皆不易傳熱故衣材取於是而能護吾體固有之熱動物護熱之力較植物爲強葛棉皆植物絲皮呢絨皆動物之毛傳熱之物爲之則外氣寒於吾體時能護吾體之熱不傳之於外外氣熱於吾體時能阻外氣之熱不傳之於內是以吾體熱度常得其平於衣物亦然溫茶之具裹以棉絮護其在內之熱也藏冰之箱圍以木屑阻其在外之熱也棉絮木屑之不易傳熱非獨其體質之力亦以其間多含空氣空氣亦不易傳熱之體也曝衾於日而益暖亦多含空氣之效　衣非能生熱也護吾體固有之熱不使外散耳若以衣裹金石金石不熱以其體本無熱也棉絲毛羽之性不善傳熱製爲衣可禦寒金屬不然以鐵條之一端入烈火俄而全體皆熱手不可執若裹以布帛則不之覺可知金屬善傳熱布帛不善傳熱也吾體本有之熱久而不減者賴食物以維持之故飽食之後四體溫和久困飢渴雖重裘猶寒也　春秋之衣材呢棉夏凡百絲織品之質皆光澤以爲表衣觀美耳衣之色黑最暗藍次之紫綠赤黃以漸而明至白而觀止色愈暗則吸熱愈易白色有反射光熱之力故冬服宜暗色女之服宜粉紅色夏服宜白色色若暗既易吸熱而壓濁之氣傳染之病毒亦易吸入故無論冬夏裏衣皆以白爲宜歐美人衣尚白以易見塵污便粹耀也夏衣尤尚之則日光反射可減體中之熱

我國以白爲凶服自南宋始白衫唐宋之便服亦稱涼衫乾道宋孝宗年號中王曮言士大夫皆服涼衫以交際居官臨民純素可憎有似凶服遂禁服白衫自是白衫祇用爲凶服見宋史輿服志舊唐書唐臨

傳臨書欲弔喪令家僮歸家取白衫是唐時白衫已兼凶服之用特自乾道以後不爲便服耳然明代亦尚有衣白布袍者惟不以之爲吉服溫陵舊事隆萬時士皆着白布袍李文節公娶親內白布袍而與友借色衣其上親去郡數十里辭至五六里許偶出轎風掛其前裾裂徑尺從人走遠村巧針線綴之公徐步而行時已暮還迓親者數輩問曰曾見有娶親輿從否有識公者曰卽李丈也而獨行何公語之故迎親者曰日已近暝不妨同行以候尊從之至及門而始不至也其丈人喜極自出迎之公竟以白布袍登堂有頃方易衣成禮及公解元會元鼎甲拜相與夫人至老相莊夫人尚後公殺也且唐以前之衣固不諱白史記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南史周弘讓傳以白衣飲太常卿光祿大夫至於白袍則軍隊士人皆服之國史補陳慶之攻魏麾下悉置白袍所向披靡謠曰千軍萬馬避白袍袍國史補或有客譏宋濟曰爲朱袍紫袍紛紛濟曰爲紛紛濟又白疊布名以絲織成亦作白氎本野蠶耳又白氎清一統志洽密出白氎本野蠶結網絲如細縠取織爲布因以市易廣志氎氈白氎織毛薄也白氎巾白氎裹白氎袍等唐卽有之見杜甫白居易諸家詩又白紵夏布以事謁客戴金頂掛數珠固我國之靴帽袍褂也殆以博士學位視之細而潔白者宋書樂志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樂府解題曰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爲樂其譽白紵曰質如青雲色如銀製以爲袍綠作巾袍以光鬆巾拂塵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白紵歌白裕白夾衣也裴啓語林顧和爲揚州從事曰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裕憑兩人踏丞相李商隱詩白裕經年別西來及早寒又白氎羽衣也古衛士所服唐書說衛白氎白接䍦帽也晉書山簡傳簡出遊嬉每醉高陽池時兒童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唐且以白紗帽爲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用清嘉道間江左亦尚白胡式鈺實存近年江左男子所佩巾囊及婦履等物皆好白婦女之首飾裙袖尤甚并見省垣妓女有綃素其裙襦而略施綠緣者

清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南薰殿舊藏古帝王聖賢圖像附以內務府廣儲司茶庫收貯歷代功臣各像凡冊卷軸一百二十有二爲像大小五百八十有二乾隆戊辰詔重裝池模以香楮發以文綾帝后像暨貴妃朱裏功臣像朱表青裏每歲夏月抖晒嘉慶乙亥命纂入石渠仁和胡以莊一手參攷成南薰殿圖像攷一卷元代服制自中葉以後朝祭參用唐宋制度而舊俗要未嘗廢圖中紱笏皆用白色　有清入主中原男子皆易服作滿裝世以爲國人之胡服自此始然實始於趙武靈王史記六國表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自是而漢魏晉宋齊陳後魏隋唐皆雜用之非至清而始胡服也沈括夢溪筆談且云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劍帨帙算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蹀躞而獨存其環環所以衡蹀躞如馬之鞦根即今之帶銙也窄袖長靿靴清亦然帶衣二云云亦有類清之忠孝帶也

清佚名楚語秘集十二日奉新旨官民俱依滿洲服飾不許用漢制衣冠由是攜按鎮道卽換紗帽箭衣跟隨皂快猶皆常服

自到杭州衣冠束縛無曳履之時頃因出防翻得散衣自適感而有作清徐榮懷古田舍詩節鈔中之題也靴帽袍褂日不離身者以督撫爲甚蓋日必見客鮮有服便衣者且帽與袍褂凌晨薄暮或可免除若靴則非寢不解省會首縣之令君日夕奔走伺應上官亦非深夜不得曳履也

李佳白笑之博士居華數十年矣光緒戊戌在京師主尚賢堂月報上稿必裹加皮套褲於上履不皮亦必如襪之裝絮冠不脫也　國人至寒程爲敬笑人所竊笑有野蠻之譏然古人亦嘗譏之世說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有袒裼裸裎而行於鬧市者衣冠中人也或謂其玩世不恭故目中無人吾則謂其直不知有我蓋至是而人我已兩忘矣或且不知自身之爲人而自甘等於禽獸也

民國成男女服飾之效西裝者數見不鮮而男之戴西式冠持西式杖女之冠西式帽躡西式履者亦時有之不中不西非驢非馬媚外也　常年足跡不出域中所住還者無一爲外人而四時服飾悉效西裝不發言不知其爲國人者吾知其心理矣一以欺愚人也二自詡文明也三可省工料以儉值王爵之西裝與價值匪寡悵西裝猶數事也

滬俗後恥惡衣小康以上無論已販夫走卒亦必以華服相尚夏以拷香雲紗爲單衫褲冬以湖縐爲棉襖褲者輒於市中遇之而中流社會之外強中乾者夏之官紗長衫冬之羊裘亦往往而有至其裏衣率以舊服改製或且百結如懸鶉蓋販夫走卒衣皆短後非崇飾其褲無可自炫且褲材值廉易致也而中流社會推於長衣求美觀塗飾人之耳目而已

楊杏城親家嘗語予曰吾少時家貧兄弟凡人不能人具絮袍也每出門則更迭衣之隆冬嚴寒而衾薄輒以就褫之馬褂襲兩肘今雖重衾猶然蓋已成習慣矣杏城之曾大父嘗爲江淮間某營參將大父名殿邦嘗官漕督子孫繁衍無慮數十人所賴能者杏城歷歷中外數十年（清宣統民國間）身後財產不及二十萬以壽翠爲溫見治通記也見之者皆曰此滬之流行式吾於是有深慨焉

其嗣子懿君監督毓賢博學多文且能讓產得之於濁世罕矣

歐美之爲偵探者有幻形化裝法以免爲人覺後漢之夏馥能之馥以聲名爲中官所憚捕爲黨魁乃變形入林慮山中爲冶家傭弟靜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見後漢書

夏馥傳　明高啓有薔薇露監水詩疑即歐洲化妝品之香水也蠻估海舶齎銀器玉乘開盥餘香滿手恰似折花來見高太史集

南朝金粉北地臙脂南北婦女之妝飾各異由來久矣明袁宏道長安有狹斜行詩云面上堆粉鬢堆油二十五絃彈箜篌猩紅衫子葡萄紬笑問南裝如此不見袁中郎全集

晚近以來婦女妝飾北皆取法於南我聞在昔則反是宋孔平仲氏雜說汴京閨閣妝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鬟方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把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巧額鬢擇金鳳小冢至爲翦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鞾弓履窮極金翠一襲一領費至千錢今聞□中闈飾復爾如疫金蓮方瑩五趾九逕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黃紹公詩十分打扮是杭州（以上飾金打扮宋已然何體體字于翔宋之鬢也祖胸之衫也露腕之袖也及膝之裙也見脛之韈也高跟之履也殆惟恐色身之不能示人數謂之服妖誰曰不宜殆適如法人所謂婦女之妝飾也後則四方好尚皆宗蘇州今爲上海若歐洲婦女之效巴黎也　婦女服飾海通以前開風氣者蘇州也明燈燼宮遺錄周后籍蘇州田貴妃居揚州皆習江南服飾謂之蘇樣胡式鉦實存婦女服飾華靡莫過吳中邊鑲既闊加以鬼子欄杆近又有較闊者芙蓉邊牡丹邊等名目尤闊至二寸許者謂之旗邊（今俗行花邊一）

（衣所繡之值昂者關鎖密十倍圖紐來自西方價少）鑲金織綵爭新鬥麗不計工費也惟妝深衣圖有義襴之制是即今之衣邊鑲綵則所謂鬼子欄杆者鬼其產襴其式也附於鑲綵之上似猶近義襴之意然已病其蛇足況後於是乎暴殄何如順治朝華亭宋徵璧竹枝詞可證也其言曰吳中女子真無積蓄朝朝換妝束去年袖帶今年窄今年典盡不須贖見抱真堂集誦此可知蘇州婦女之講求服飾自昔已然中下社會以力趨時尚限於財力輒有典故衣易新衣之風亦非自晚近始晚近以來此風滬爲尤甚滬女之服飾爲海內所慕悅而則效自光緒初葉以迄於今矣予幼時知越中某巨室以儉德聞男子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章叟皆然偶衣文綺必出而慶弔也而女子在家乃無不靚妝刻飾窮極後麗始有若宋景公四時之衣春夏以珠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溫見治通記也見之者皆曰此滬之流行式吾於是有深慨焉

一男子不能以儉率其家人女權之張非今日始二女子自炫以取悅於男子甘以玩物自居男子唯命是從亦實以玩物視之三男子欲以儉市美名而又假女子之盛妝以炫己滬以女妝著稱滬通巨室編戶爭效之惟恐不似其始皆倡之於女閭爲富貴之家所取法久之遂成風俗良家方以不類娼妓爲恥與明之弘治正德時適相反談遷棗林雜俎引安陽張氏風範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娼妓自劉長史更仰心髻效之漸漸因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尤勝於妓不能辨焉風俗之衰也　滬之婦女自非以行乞爲生者無不盛妝華服招搖過市不知者幾疑爲出自巨室詢其所居則窮巷席門蓬戶甕牖炊具食具臥具及糞溺之具雜陳一室室可二椽（滬屋之所謂一樓一底即一椽者正戶一附戶各王五六一樓）廢衣飾之箱笥不必多四時之衣恆出入質庫耳此以見婦女之自居玩物亦以見專尚衣飾者之爲人不爲己又以見其所居之劣於牛闌豕牢不知衛生實由劣根性之得自遺傳也　滬女妝飾近有倣效泰西者亂髮之髻也袒胸之衫也露腕之袖也及膝之裙也見脛之韈也高跟之履也殆惟恐色身之不能示人數謂之服妖誰曰不宜殆適如法人所

云病狂拙劣之時妝飾申報（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七日）所載巴黎之女性觀有云其四爲由病狂拙劣之新派畫法演成一種病狂拙劣之時樣妝（原註病狂拙劣等字根據法國最要之巴黎回憶錄及最近之金融歷書）且亦猶元代婦女之喜仿高麗也蔣超伯榕堂續錄元俗婦女妝飾喜仿高麗張昱宮詞宮花新尚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楊雄槓詩繡靴蹋蹋句驢樣羅帕垂彎女直妝己未（中華民國八年）內務部通咨各省取締之咨云案查違警罰法第四十九條內載凡有奇裝異服妨礙風化應處五日以下之拘留或五元以下之罰金等因原以衣服裁制最宜合度不得炫異矜奇近查各省習尚日趨奢靡尤以婦女爲最甚一切所穿衣服故爲短小袒臂露脛恬不爲怪招搖過市時髦爭誇長此以往非至相率效尤不知羞恥爲何事不止本部現爲杜漸防微維持風化起見拔特切實取締嗣後各省婦女倘再沾染惡習故意縮小服裝以致袒臂露脛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嚴辦毋任寬貸以維風化

旗女之妝飾異於漢族舉止大方不作靦靦小兒女態清陳文述有詩誚之見碧城仙館詩鈔題曰內家妝詩云畫柳彎環碧吹蘭細膩香屬承珊腰款袍比繡裙長側帽窺明鏡披裘倚隱囊若非真國色之人零落可憐圍皆託名提莊也真正提莊實爲質庫之尾閭質庫受與之衣期滿不贖屢售之於提莊提莊受之屢售之於衣肆以包

不稱內家妝　屈大均翁山詩外有聞筑和徐太史詩二首可知清初旗女之裝束也詩云一片湖山是塞沙招魂只用一聲笳魂兮解向陰陽食不必清明奠乳茶（原注：成杭嘉湖前十次拈茶擊盞聲南北湖千盞白墳笳聲催去哭邊雲滿洲兵婦衣如雪一半紅妝學漢軍　廣州漢軍婦女之服裝有異於滿蒙者其髻如漢人亦纏足惟不裙而長衣　清代婦女之服裝上衣下裳襲襲明之舊俗所以有男投女不投之諺也曳長裙者必旗籍近畿及奉天吉林之素足貧女有效之者南人則絕無而庚申（中華民國九年）秋乃盛行於滬蓋妓女見唱大鼓書之北女曳長裙以爲美觀遂起而效之大家貴族厭以革仿妓女爲職志又亟起而效之則旦及於貧女而以布爲之矣披西式之大衣者有計包屢購者　林耀昌丈光祖嘗設提莊於杭城之焦棋杆好施與歲於嚴寒大雪之夕巡行里巷使人負舊絮襖從之以贈卒歲無褐之人然不欲人知一若誤遺於地者俟其自拾如是者二十餘年中竹枝詞有云燕支鎖染杏腮醺少婦新妝辦黑雲窄窄紅襦單著好喚郎休買白羅裙自宣統辛亥以至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都會商埠之男裝遷民而外一若已隨帝制而皆去者乃皆移於婦女之背都會商埠皆然滬尤多上裝而下裙有繫裙者則又似歐美之女郎

之外有衣輿住（居住）此三者同爲人生必需之要素近世經濟學者分人之欲望爲三級一曰自然欲望二曰奢侈欲望三曰虛榮欲望衣食住之僅資自活者屬於自然欲望若必以美備爲期則視其人之地位或屬適宜欲望或屬奢侈欲望若奢侈欲望達於極點則必求所以致之者而貪夫論閑蕩檢之甚乃被惡名謂爲禽獸之不若金奇中嘗謂儒書文帝詔羣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珂嘗見今之綺紈兒衣上衣下裳無有是處謂其祖父之事實非多收十斛麥之田舍翁即起家草莽之貴人也

江浙衣肆皆稱提莊所售之衣有販自質庫者求衣之人零落可憐圍皆託名提莊也真正提莊實爲質庫之尾閭質庫受與之衣期滿不贖屢售之於提莊提莊受之屢售之於衣肆以包

計一包若干襲不零售或有輿提莊至說之戚友則可購一二乃例外非原則此蘇州質庫中人所告我者而杭州提莊中人所言則如下其言曰提莊氪購質庫之衣召各衣肆中人至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以次列坐莊中人啓包出第一衣曰某衣銀幣一百二十圓甲曰值昂非所願於是乙丙丁戊己庚辛起而審視之合意即購不依次也次出第二衣乙曰值昂非所願於是丙丁戊己庚辛起而審視次也次出第三衣丙購之丁戊己庚辛不遇問之合意即購不依次也又次出第四衣丁亦若甲乙之不願購也戊己庚辛可輩趨而審視又次出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衣亦必依次審視購之如上述然亦之其出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衣亦必依次審視購之如上述然亦有計包屢購者　林耀昌丈光祖嘗設提莊於杭城之焦棋杆好施與歲於嚴寒大雪之夕巡行里巷使人負舊絮襖從之以贈卒歲無褐之人然不欲人知一若誤遺於地者俟其自拾如是者二十餘年中竹枝詞有云燕支鎖染杏腮醺少婦新妝辦黑雲窄窄紅襦單著好喚郎休買白羅裙自宣統辛亥以至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都會商埠之男裝遷民而外一若已隨帝制而皆去者乃皆移於婦女之背都會商埠皆然滬尤多上裝而下裙有繫裙者則又似歐美之女郎

倫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見韓子通解倫且彊執有甚於今天下哉

禽獸之身生而有羽毛毳革可禦寒而人獨不然於是食

時有中毒而斃者地面崩陷死尤多其勞且危如是予何人安坐痛
書衣雖惡而不垢且昔亦曾叨章服之榮也愧負此衣矣
是非美惡之無定觀於衣之變遷而知之識小錄自漢魏六朝至唐
宮中衣皆尚窄非惟便于趨承亦以示儉爲天下先也觀馮緄墓石
闕刻美人僅可見矣曹不興畫美人僅眉身畫家曹衣出水吳帶當風
唐人垂帶多飄揚而衣仍古制韓偓詩長長漢殿眉窄窄楚宮衣李
賀詩秃衫小袖調鵾鵜李賀詩越羅小袖新香薄可證也嘉靖中四
方婦人與男子無異直垂至膝下去地僅五寸袖闊至四尺絲時有
譏詩云碧羅舞袖雙垂地籠卻纏頭無處尋亦近服妖也天啓崇禎
間亦然至于今卒來被髮窄袖之妖非偶然也宋呂本中師友雜誌
崇寧初衣服皆尚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於時故當時章疏
有言褒衣博帶尚存元祐之風矮帽幅巾猶襲姦臣之體蓋東坡喜
戴矮帽當時謂之東坡帽黃魯直喜戴幅巾故言猶襲姦臣之體也
珂按自同治末至今五十年耳初以寬衣大袖爲美曰有衛生之裨
益也見窄衣短袖者非之繼以短衣窄袖爲美曰有尚武之精神也
見寬衣大袖者非之今則又以寬衣大袖爲是短衣窄袖爲非自拔

於俗獨行其是者幾人耶己未中華民國八年除夕讀袁枚袁年雜詠詩不
覺一笑詩云長短衣裳闊狹冠卅年變換太無端幸虧守定當初式
古樣重當時樣看又閱明俞弁山樵暇語而知明代亦然其言云僧
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謂之時樣謝文肅公有詩云廣眉大袖半成風
古樣今時盡不同只合輕肥任人去莫教還問舊章逢又云闊狹高
低逐旋移本來尺度盡參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樣何能更入時文
肅公此詩蓋有爲而作民俗偷薄重可憂也

服者論語齋必有明衣布

皮衣曰裘以獸皮毛深溫厚保護體溫不外傳也故皆以皮爲裏間
有反著者使皮外向俗曰翻毛者是也外柱馬社皆有之必珍貴之
皮處其磨擦致損且可炫耀於人耳（原夫羆女亦有之）翻毛之裘北人有以碎
皮綴衣中若絮襖者頗輕暖不知者誤以爲裘鮮品亦可曰
裘唐張籍嵐峪歌詩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棉裘蘇軾詩江
東賈客木棉裘唐庚詩地爐猶擁木棉裘陸游詩秋衣一布裘　常
用衣冠之以皮製者盛於元張翥詩明發先宜買貂裘寒秃衿空袖放身寬遮頭更著狐皮帽好箇
儂家老契丹見蛻庵集壬子癸丑（中華民國元年二年間遺老之貧者賤鬻其
衣販夫素族皆服之紫貂青狐猞猁種羊千尖倭刀之裘觸目皆是
民國之平等乃於衣實現之　莊子以裘褐爲衣說苑見友裘褐之
士則爲之禮裘褐謂衣服儉素也珂按此就北方言之貧人皆
有無表之皮襖一襲例如會館長班（結袋也）至初冬輒受皮襖錢之賞
是也南人之裘非中流社會終其身不可得
國人之御裘有定時初寒所御爲小毛（毛之短者）大毛（毛之長者）必嚴寒時

御之視氣候而定歟笑之婦女不然有風襲人被體者圍頸者悉皮矣小毛大毛不問也灰鼠貂狐羔雜遝交集舊曆八九月之滬市屢見之而國人之出於其途者則單夾棉而已粵人且猶著黃綢

歟笑男子之皮大衣隆冬嚴寒始衣之　凡披裘者我國以男子爲多歟笑以婦女爲多而日本男女之披裘者皆罕

貧士嚴冬出門恆以無皮馬褂近手及下擺近膝之處以示人其上無皮殆取法於錢香樹尚書陳鞏敷尚書於十八歲出門依婦翁俞檀溪編修於京師命助編摩事冬無裘晨興作楷手龜裂徹行背人入窮市以青銅錢三百僅得皮袖手自縫於絮袍覺煖暖明日抄書如故以上云云尚書詩集之題也　生長熱帶之人不衣棉無論已宋仁宗亦不御皮棉豈得於天者獨厚耶宋陳師道後山叢談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自丁巳戊午中華民國六年以來滬之女服羣趨窄小爲急裝且以皮之壅腫也代以大年十年

緜帽暖與裘埒貧女尤嗜之以緜值遠遜於裘耳緜之輕暖實勝於裘古有言之者世說新語補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長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長寒無復勝緜者乃以三十斤緜與萬

又朱百年南史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士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緜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醉酒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縣定奇溫因流涕悲慟

清制官品以帽上頂之色質爲別謂之頂戴正一品珊瑚二品起花珊瑚上鐫二二品藍寶石俗稱藍頂四品青金石俗稱青頂五品水晶俗稱亮頂六品硨磲俗稱白頂七品八品九品未入流均金然入覲之初固無頂戴也粵小記番禺郭某家有平南王像面貌猙獰兩顴高聳環目短鬚黃帶藍袍緯帽不戴頂原注未詳何款識未授職之進士舉人五貢暨生亦金頂生員以銀然皆僭用金　丙辰中華民國五年秋有自山左來者言縣知事之出門也有乘四人輿而張蓋者輿後仍置帽盒俾人民知其爲官今日偶不冠耳此與清初地方官仍用明之冠服同意非此民必侮之而不服從也民之愚若此果可爲共和國之民耶

曰知錄引豫章漫鈔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笛閨閣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法云爾珂按此即時俗流行之小帽俗稱瓜皮帽源於清初瓜拉冠之名也消夏閑記摘鈔六瓣有頂圓帽名曰瓜拉冠　瓜皮帽無緣不能蔽日然亦有之沈鳳舉餐瑛傳雜婁明雙睛不能沒千年黃裳閻化此直百鎰閱之西域產其名

頭珥以珠玉爲耳飾也後漢書輿服志簪珥耳璫垂珠詩采采卷耳
疏卷耳草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釋名穿耳施
珠曰璫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三國志註諸葛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
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輟耕錄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御
耳環以爲古無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穿耳則爲
自古已有文證

今之婦女有以毛織品絨織品棉織品圍其項垂至胸者亦有覆及背之少半者曰圍巾如是而風不入頸亦有之巨室婦女則以貂鼠猞猁猻狐羊之皮爲之效歐美人也謂之曰圍巾者大率采巾之二義以飾會之巾者區幅也圍者圍繞也如下述巾幘之屬漢書郭泰傳遇雨巾一角墊後漢書輿服志皂衣幅巾北史武宮平巾幘褶晉書亮諸葛亮遺敎司馬巾幗婦人之飾以辱之羊祜傳當角巾東路歸故里謝萬傳著白綸巾宋書陶潛傳取頭上葛巾漉酒畢巾幂也所以覆物者儀禮幂用錫若綌注冪覆尊巾也國語謂其巾幂遜雅辨藪也所以蔽膝前也齊人謂之曰巾田家婦女出自田野以覆其頭珂按今江蘇曰家婦女亦然方言屝謂之祕巾注婦人領巾也

杖老人所執以扶行者喪禮用杖禮父喪首杖竹也母喪削杖桐也又齊衰期服有用杖不用杖之別夫爲妻婦子爲庶母皆服杖期惟父母在之夫爲妻不杖與尋常期服同有喪而杖亦以哀極體疲耳今乃有華裝而效西裝之持杖者非有喪也且非跛也非屈杖鄉杖國之年也殆以今之時局危而宜持顛而宜扶引爲己責謂非異人任歟然六十之叟持杖者尠諱老也恐爲世所棄耳

指環起於商物原紂作寶斡指環漢舊儀宮人御幸賜銀指環三餘賚肇世俗以金銀爲環置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夢妾進御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今稱指環曰戒指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今本此又有稱之爲約指者劉筠詩滅燭難辨玉約指不勝銀而歐美婚嫁於成禮時以鐲有男女名之金戒指互換於禮堂新郎新娘各約於指我國今亦效之在結婚儀式中謂之交換飾物亦有於文定時互易之者古書載之亦外國之禮俗也晉書大宛娶婦先以同心指環爲聘　后妃羣妾進御後世不授環惟書月日而已彤史明女官名屬尚衣局掌后妃羣妾御於上所書其月日見蔣之翹天啓宮

詞注續通考金代有彤史

釧說文臂環也繁欽定情詩綰臂雙金環又結臂金跳脫王粲閨居賦願爲環以約腕是釧之所在皆近手而不近足也兩粵及江淮間之婦女恆有繫之於脛者法蘭西亦有之始於一九一九年中華民國八年宴會跳舞之處往往而有惟僅一事繫於右脛以最佳之珠寶鑽石鑲嵌而成爲一跳舞之女伶所倡久之風靡通國矣又字彙釧古謂之挑腕金條旋轉數匝浮貫臂間古男女同用今惟女飾用之降及晚清男子亦有綰釧者以漢玉或藤條以金絲製者爲多云以祛風疾浮薄少年則用金非以後豪富即以便典鬻　今婦女之窮極奢侈後者恆嵌金剛石俗稱鑽石之粉屑曰金剛鑽本華注其沙可鏤玉裹鼓謂之鑽於金釧以約之臂僅可巨萬金剛石者由純炭質而成爲八面或十二面體之結晶產印度巴西及南非洲之特蘭司佛爾等處硬度在萬物中爲最高最上者無色透明折光力至強故熠耀有光琢磨之可製爲飾綠黃茶褐諸色次之黑而不透明者爲下

冬日婦女出行以臂籠禦寒兩手交於中可及臂之少半初以絲織品或絨爲之亦有表裏俱皮者今用小狐小獺之全尸不知者意謂

其兩手捧一小獸也此爲歐風東漸之所致或謂臂籠之名可以臂縛代之予曰否古武裝縛於兩臂以禦兵刃者曰臂縛亦曰臂手背落亦曰背心短衣無袖僅蔽胸背故名即古之兩當也男子加於袍或衫之外女子加於襖或衫之外而亦有以之爲襯衣者歐美日本皆有之在裏者多　貧民袒裼不完江寧之食力者以稻草爲背心等於丐先緒辛丑予在江寧見之以爲男子何亦簪花也歐美人插花於襟日本人效之作晨昏禮服不知我國古昔男亦戴花見之詩詞者甚多宋楊萬里德壽宮慶壽口號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貴賤皆插花男子之簪花者不亦多乎蘇軾吉祥寺賞牡丹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是少男之簪花矣今吾國人之西裝者亦然印度之古俗也佛說阿彌陀經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食時還到本國飯食訖一切大衆經行是少男之簪花不必羞即可知人人之可簪今人以吾國婦女效歐美之袒胸露臂莫向秋池照綠水參差羞殺詩曰高鬟女笑相逢慢東羅裙半露胸也似今之西女

女裙甚短以昔者桂林之裙較之及半耳乾嘉間桂林婦女之裙長四尺夾裨以行見南康謝啓昆樹經堂詩續集銅鼓亭草註

清社方覆號稱民軍者所在皆是郡邑少年莫不入伍冀取富貴浙之民軍大率爲溫台處之人既王莊杭羣就衣店購衣而不識質料曉寸唐武后時童謠紅綠複裙長十里五里聞香歐美亦然今之滬曉然曰速取有花之綢來及出則袜首健兒皆著淡紅色湖綢之褲招搖過市矣某衣肆主人曰宣統辛亥吾店營業僅售三萬金有奇明年壬子則六萬强吾儕小人所享共和之福竟若是

況蒙笙前輩長寒雖庚伏毡暑葛材必以木棉布爲之若爲紡羅葛或夏布者偶加身必致疾固自謂非紈袴一流也丁修甫前輩亦畏寒夏夜雖甚熱不臥席然亦有解衣槃薄之時

女之不裨匪獨日本也我國亦有之清姚瑩康輶紀行張司馬言昔在松潘番女短衣及膝不裨下綴長裙路取便溲弱其太夫人謂女不知羞作裨三百件令著之欲變其俗未半歲死者百數乃罷余謂三代以前皆未有裨故古人未有衣裳先惟有芾後製衣裳猶加芾示不忘初也今之番婦乃古遺制耳不足爲異松潘則稍殊矣往在蜀瑪藏番婦夏日皆赤身以番布一幅蔽前體而已余行令女當著裨今人心目中輒以裙爲婦女之下裳非也男子所衣亦有曰裙者朝

三月後稱者數百人及後再至喜宴詞之云已無不稱者

樞臣夜必召對輒以裹棉之物縛於膝脛一雙詩見鈞山堂集泥之馬亦然革爲之古明嚴嵩有賜絨錦護膝晚久膝受寒也不獨清爲然亦有也錄冬錄男子跪用護膝冬寒亦用護膝

欲健步者以布裹兩脛行膝也詩邪幅在下箋邪幅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釋名偪謂行縢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裹脚者實裹腿耳以布束腿使緊則行走便捷然非弓足婦女之雙行纏行纏婦人用帛偪束其足也樂府有雙行纏詩見名義考

清同光間吾杭人家之遇有老翁生日者族戚饋遺饌籩籩皆裝棉其上密紉之殆即宋之百衲兜羅籩戴黃庭堅謝曉純送衲籩熙寧四年詩劃草曾升馬祖堂暖窗接膝話還鄉贈行百衲兜羅籩處處相隨入道場見山谷全書外集

男子之履通常色皆黑年逾七十或以紅若曰返老還童可與兒童同色一云老人服色紅可健步也有父母之喪者白紅可畫竹記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曰用間色者婦女兒童耳戊午己未以還成人亦躡間色之吾將以爲籩及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籩材當萃於子矣其後則用氈至明猶然後以皮爲之始皇二年始用蒲名靸鞋籩耕錄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曰靸鞋

籩與襪韈通足衣也左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宋以前皆以白絹爲之蘇軾文與可畫竹記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曰吾將以爲籩及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籩材當萃於子矣其後則用氈至明猶然後以皮爲之始皇二年始用蒲名靸鞋籩耕錄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曰靸鞋

崇表之人恆不韈男女皆然自非縉紳之族大抵赤足而屐試場之士子且若是　廣州市民不論男女不論晴雨皆躡屐亦如日本之男女也明新會陳獻章龍谿寄馬元真詩市巷兒郎木屐輕南海陳子升春屐詩天晴亦著屐休笑嶺南人然古人之屐常日躡之不必雨也阮孚傳性好屐自歎曰未知人生當着幾量屐晉書謝安傳安對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屐齒之折

絇之女鳥無跟者絲織品其上繡花夏時著之曰拖鞋亦有以革爲之者粵女所躡此皆有類古之靸韈也中華古今注靸蓋古之履也梁天監年中武帝解脫靸韈以絲爲之名靸鞋韈爲三代皆以皮爲之始皇二年始用蒲名靸鞋韈耕錄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曰靸鞋

韈與襪韈通足衣也左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宋以前皆以白絹爲之蘇軾文與可畫竹記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曰吾將以爲籩及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籩材當萃於子矣其後則用氈至明猶然後以皮爲之始皇二年始用蒲名靸鞋韈耕錄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曰靸鞋

易之以布羣以爲輕笑矣明范濂雲間據目抄松江舊無暑襪店暑月間穿氈襪者甚衆萬曆以來用尤墩布爲單暑襪極輕笑遠方爭來購之故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餘家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爲生從店中給籌取值亦便民新務嘉靖時民間皆用鎮江氈襪近年皆用絨襪襪皆尚白而貧不能辦者則用旱羊絨襪價甚省且與絨襪亂真亦前所稱薄華麗之意珂按清咸同間有以白綾爲之者通常皆以布洎中外通商洋布輸入乃皆改用洋布取其輕便也光宣之交棉織者盛行更較洋布爲輕便今且有絨線織者矣

鵝頭襪女子歧頭之襪也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著鵝頭襪而歧頭頗類日本之襪

不著履以足親地曰跣跣者足恆胝胝爲近骨之皮久受壓迫而生之硬塊也色黃或茶褐書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貧賤人恆跣必以跣爲苦矣而乃有以跣爲禮者以跣爲樂者明謝肇淛五雜組古人以跣爲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劍履上殿諧師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履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末猶然矣宋張端義貴耳集仁宗在禁中未嘗尚鞋惟坐殿方尚鞋

韈下殿即去之　光緒壬辰季夏予省花農兄於廣東學使公廨未幾廣州舉行院試南海番禺分日試之各約五六千人既就坐履韈皆脫是有類閩之莆田也清楊鍾羲雪橋詩話上海曹氏本宋武惠王後成化間始遷上海茹菴大令泰會康熙戊午舉人宰興化之莆田童子試者二千人半著短葛衣不冠韈而至謂曰爾儕所以試爲欲厠衣冠即盛暑本縣亦衣冠以臨妝今顧以不衣冠試試亦何爲衆大懲服再試皆冠韈

婦女之勞力者若耕若漁若牧若陶若刺船若負販若雜役大抵爲素足非隆冬嚴寒皆跣且以便於作事輒露脛甚有束褲於膝之上者蓋以沾體塗足時或涉水之故迫於不得已耳今滬市之婦女東短裙僅掩膝著鏤空之長襪使暴其肌雖隆冬嚴寒亦然若惟恐人之不見者其意可知不得以其效顰歐美而恕之　吳長洲元和吳

縣女以色著面目佼好乃多隆準準隆則益顯其缺點爲舉低慕歐化者尤持是說崑山距吳數十里婦女亦面目佼好其效顰歐美而恕之者鮮國人於凡百之事習焉不察此其一也粵女有豔裝盛服而跣足者蓋以沾體塗足時或涉水之故迫於不得已耳今滬市之婦女東短裙僅掩膝著鏤空之長襪使暴其肌雖隆冬嚴寒亦然若惟恐人之不見者其意可知不得以其效顰歐美而恕之　吳縣也昔之吳

縣女以色著面目佼好乃多隆準準隆則益顯其缺點爲舉低慕歐化者尤持是說崑山距吳數十里婦女亦面目佼好乃多隆準準隆則益顯其美然知

飲與食皆曰食曰喫混飲於食古有之不能謂今人之語譌也楊漢書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柳宗元序飲吾病痟不能食酒續通考獅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冷齋夜話許中復大夫超官人云我十許歲時見劉跛子來覓酒喫杜甫送李校書詩對酒不能喫陸龜蒙詩寒蔬貴卻還沽喫可有金貂換得來楊曄膳夫經茶古不聞食之盧仝新茶詩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劉迎淮安行里閭風俗樂過從學得南人煮茶喫南部新書白樂天之哥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癸辛雜識喫了西湖水此皆宜曰飲而乃曰食曰喫者也今人人又以喫字筆畫繁改寫作吃博雅者斥其誤蓋謂其借用口吃之吃也然口吃之吃爲基乙切而吃又有作敢乙切讀者與喫同賈誼新書越王之窮至於吃山草則不得謂以吃代喫爲誤矣　枕流漱石樵水漁山皆人所習知者而又有喫衣著飯一語東坡志林譽官張君傳服維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

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通喫衣著飯耶終以稻草難爲而暗大潙陀經佛說四十八願二十三願願我剎土中人欲食時七寶缽中百味飲食化現在前食已器即自然化去第四願願我剎土中人所欲衣服隨念即至不假裁縫染浣濯今之時生計日益細所以終朝營營而不恤爲小人者求食也果若此亦何必不爲君子耶無量經云此諸菩薩所需之食實無食者但見色聞香以意爲食身心柔輭無所味著事已化去時至復現與大彌陀經佛說同意　庶而不富生計之絀日益甚非第男之謀食者多求婚之女尤多然孰柯甚難以男子無業者多踪此時艱求有贍家之力者百不得一然自是而果減婚嫁爲天然之節制生育則食粟之人少若以私生子滿街爲慮可廢育嬰之舉生寡食衆飯囊減於今日不亦可乎

自泰西新學說輸入飲食衛生之事國人亦頗了解惜未能參玫飲膳正要調和五味耳飲膳太醫官名元置掌飲膳始自世祖朝於本草內選無毒無相反可久食補益之品與飲食相宜調和五味及以釘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帶骨鮑螺之類梅堯臣詩吳味期君強飲開每日所造珍品御膳所職何人所用何物標注於曆以驗後效見飲膳正要飲膳正要者和斯輝撰三卷斯輝於延祐間充此職其書注

海鮮有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詩備言之粵閩之食略相等惟閩人不食蛇耳詩云鱉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蠔相粘爲山百十各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蛤即是蝦蟇同實須異名章舉馬夾柱關異葛敏脩二學子和予食筍詩次韻答之詩北饌魅魚宜味南烹調以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數驚我來饌魅魚自宜味南烹調以菜自北初落南幾爲兒所賣　唐元和十四年韓文公請潮州始食

一作鱖裏酸韭以椒與橙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辭惟蛇舊所識實悼口眼蹉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忻靈珠報幸無嫌怨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蘇人以精治食品稱於世久矣大招吳酸蒿蔞不沾薄只註吳人工調鼈酸臇蒿蔞爲其味甘美也陸游詩年來傳得甜蓴法更爲吳酸作解嘲左思吳都賦矜其晏居則珠服玉饌南史崔祖思傳沈文季曰蓴膾吳食非祖思所解陶穀清異錄吳門蕭璉仕至太常博士家習庖饌慕虞悰謝諷之爲人作卷子生止用肥羜包卷成雲樣然美觀而已別作散釘麥穗生滋味殊冠張岱夢憶蘇州方物著名前代如山查糕山查釘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帶骨鮑螺之類梅堯臣詩吳味期君強飲開又吳船雖有吳饌偏至於今日蘇之繁雄　白居易詩茂苑太繁雄　涸不逮昔謀生之道且日益艱困而城市中人猶美食之是求婦女亦然每餐非

肉食不飽酒樓茶室亦時有其蹤跡此蘇女之食不厭精也廣州之肴饌亦有名於時俗有喫在廣州死在柳州（柳州多蟲之溪村）之諺廣州多海錯善烹飪闤闠細民必肉食食必數饌與人且以燒豬爲常食佐以酒有燒肉下燒刀之說富貴者無論已光緒壬辰予客廣州嘗至衛邊街天祿齋喫魚翅味大佳翅成片而軟惟一碗需白金十兩雖京師亦不若是之昂後可想又嘗見貧女女矣一日二餐無純用蔬食者雖物價騰踴而米必精鑿肴必豚魚此廣女之食不厭精也蘇廣城市之女皆食不厭精矣然所以致之之道則大異蘇女坐食者多率仰給於夫（鄉女不然）若不然而夫或因之以得美食者則必別有以身發財之道夫甘心坐視且因以爲利也廣州婦女則皆終日勤動勞其四肢而得之與鄉女無異　蘇州產美人閭於通國欲饌之精亦世所共知是皆蘇人之得以驕人者也其於紹興之食色宜言之若有微辭矣而滬有校書曰倚情閣者紹產也美而黷湯頤瑣姜佐焉皆會見之贊不絕口楊寒潭之母嗜五香鴿每食必購之尋芙蓉謂其味佳絕可下酒齋設於滬之福州路醵野味紹興庖人製之湯姜楊皆蘇人而醉心於紹大奇　粵人講求飲饌富貴者無論已即自食其力之細民亦皆食不厭精隨不厭細且知養生越宿之食輒棄之王雨耕者宴人子也受聘於贛州某家課其子日享草具惡之拂袖去贛人周少春與之諳知其家故貧語之曰不憶牛衣對泣時乎雨耕曰吾以求食而出今若是仍不能飽何戀爲且吾粵人固皆不恥惡衣而恥惡食也事文類聚齊有一女兩家求之其家東食西宿暗人之惟利是圖也真是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願東家食而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鄙西家貧而美也又有商飲北廛之說唐白居易贈鄰里往還詩唯恐往還相厭賤南家飲酒北家眠凡久於仕途之人遇有詢其家道（宋徐孝克詩家道壁立謂饒也無家產也）者輒曰沒飯喫菰作俑於明末之李綺歟綺字爲啓口之聲見華復蠡兩廣紀略

任六年見人惟有無飯喫三字爲啓口之聲見華復蠡兩廣紀略

穀之去皮者爲米以米供食曰粒食禮有不粒食者矣周禮疏黍稷稻粱麥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今謂稻之實爲米北人稱之黍稷梁秫之實爲小米凡僅曰米者皆言稻之實也故今亦襲通俗之稱曰米飯曰麥飯食糠覈耳韓愈文飯于肥甘慕彼糠糜史記同也屢空糟糠不厭注

以茗飲即可下咽不若食米者之久至倘亦須鹽薑也　食麥者較食米者爲健麥之滋養料多於米也析其成分則全麥（未去麩皮者）有小粉七一・四蛋白質一三・三脂肪二・二灰一・八白麪有小粉七五・一蛋白質一一・四脂肪一・〇灰・五水六六・五蛋白質一六・五脂肪七・三灰一・八光米（未去糠粃之米）有小粉七四・〇蛋白質八・二脂肪一・〇灰二・八精白米有小粉七八・〇蛋白質七・五脂肪・四灰・七以此言之則宜貴麥而賤米然古今人之知重麥者甚少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倉卒無糞亭豆粥滍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蓋光武初起兵乏食異奉此以進惠難中食之爲難得也明卓忠毅公敬客王士詩同餐麥飯無難色氣概知非淺丈夫蓋以不供米飯而滋歉也談錄兵士每日食米只與二升半亦須與他些麪食蓋以米不足而以麪食補之可知其所重爲米也且凡以麥粉製成之食品皆曰麪食明程敏政篁墩集有傳家麪食行曰麪食者別於主要之飯耳　南人食米貴精鑿必求上白不知米之糠粃未盡者爲有益衛生而皆斥之古亦然史記亦食糠覈耳韓愈文飯于肥甘慕彼糠糜史記同也屢空糟糠不厭注

糟糠貧者之所食後漢書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謂貧賤時與共食糟糠也從容錄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曰爲糟市凡此皆可以見米之以精鑿爲貴也史記將用爲大人麤糲之資自謙故曰麤糲者米不精猶俗言糙米也　北人之飯以麥而河南之光州陝西之漢中府皆食稻光州與鄂連境漢中與蜀接壤此亦如江蘇之徐州人獨食麥異於他郡邑也小妻李希謂其鄉麥食之外間食雜糧且嘗屑蕎麥爲粉以作麪條又嘗述楊張氏之言氏爲次女孫大庚之孀母京北順義縣撕各莊人謂常餐者有四種一麥麪爲粉捍之成條二白高粱機之別名去其殼作飯三小米粟之俗稱與白高粱之作飯同四梨子玉蜀黍之俗稱麪屑之成粉以爲餅間亦炊香稻米爲飯較滬食之米爲香蓋順義亦有稻田也吾於是而知恒人之多域於成見也握用人之權有於眼中之人而不知其才交臂失之者自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然不見輿薪亦猶恒人之不知光州漢中順義之有稻徐州之有麥也　杭人病起戒食切麪北人謂之餺飥條也輒代以粉乾粉乾以米粉爲之成條如切麪古曰米糗見宋樓鑰攻媿集謂亦作糒見宋陳造江湖長翁詩杭俗類之其旅

館三適詩題下自注予以病愈不食麪此所嗜也以米代之且宜燒豬　燒豬爲粵人常食品而吳衡之云饗大賓必用之珍羞爲果子貍龍蔓之屬山瑞產廣西慶遠府宜山縣謂之四大柱在鮑魚參翅翅魚肚之上山瑞海狗魚長尺許狀若狗謂之四大柱在之其烹治法文火清燉加茯苓山藥杞子桂圓食之能療陽虛縣於陰虛縣於陰虛者險之死通常之日三餐者晨午晚也廣州人恆二餐一上午十時一下午五時及夕而食曰消夜大抵在十時之後例外也又諸聲之藏綠陽店口等村素封之家夜半必飯非以吸鴉片烟而然雖亦如通常之三餐惟以午餐爲早餐以晚餐爲午餐則所謂晚餐者自必移於夜半矣　消夜之俗江西之九江四川之重慶皆有之且佐餐必以辣椒南寧一日三餐而深夜有具消夜者梧州一日二餐午食粥者亦有之戍都一日三餐晨餐在午前九時視爲極重飯而不粥例有烹調之肴饌四五品與午餐同午後二時進午餐呼之曰少午飯凡宴客率於此時夜凡九時進宵宴所食爲米或麥肴饌亦無定無異江浙人之早點晏晚也論語何晏食謂晚食時也淮南子曰至于曲阿是謂至于曾泉是謂晏食而廣州人遂以晏訓飯稱飯館爲晏館稱酒飯曰酒晏所謂之飯以大碗盛之曰大晏以小碗盛之曰小晏

唐楊曄膳夫經蘿蔔貧宴之家與鹽飯偕行號爲二白是則錢穆父之畜八寶飯之味至甜以糯米和豬油白糖而成大率雜以豆沙蜜棗蓮子青梅瓜仁其數適爲八予食之恆致腹疾腹常若雷鳴因悟此品甘矣而不受和今何時乎亦若八王之亂也西晉時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互相殺害攻爭無已史家謂之八王之亂是也蝦仁火腿登炒飯爲南北常食特殊者廣州有牛肉飯冬菇鴨飯燒鵝飯諸種殆沿粵油飯之舊而變通之歟陸游老學庵筆記北戶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雞鵝豬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蘇軾仇池筆記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鮮脯鱠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諺曰撮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薑羹詩人陸道士出一聯云投醪谷薑羹鍋內撮窖盤遊飯盤中

飯後散步古之養生家嘗言之禮負手曳杖消搖遙作于門逍遙于門瑯嬛記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也故以散步爲消搖

曩客燕趙乘驢車奔馳終日暮投逆旅所進之飯米麥皆有之不易下咽每以爲苦誦放翁詩有月黑叩市門燈青坐牀箄菜瘦等草棘黍然均一飽未覺異玉食六句覺放翁之隨遇而安但求一飽也光緒庚寅春陸慕曾二三舅輿點語珂謂飯有砂石不可食宜以雞蛋二三枚代飯則清潔而養生然不可太多多則不易消化

蘇湖二郡之人皆食冬春米冬春米者以白米舂之使其色轉黃故又曰黃米食之易消化而滋養之料較之精鑿且已減少況粗糲乎然蘇人僅午餐食之晨晡皆食粥湖人食黃米日二至夜深尚圖醉飽十二時前後酒食之肆無虛座　南人食稻北人食麥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窶人之常食品南爲薯蕷北爲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稷者則僅見江蘇固窶魚飯稻之鄉也吾嘗至太倉之橫涇矣編戶齊民恆以元麥和米作飯不專食稻也　北人以麥爲常食佐以雜糧菽爲豆之總名豆亦

雜糧之一也曰不辨菽稻春秋無麥則必書是可知麥之爲北人常食也今北人呼稻米飯曰大米飯非明證耶三年之喪啜菽飲水而不食稻衣錦是亦可知北人之於米飯視爲偶食之珍品飯稻羹魚南人之習慣耳　南人之以食麪爲勝於米飯者謂惟北方之麥粉所製者乃可食與經韻樓集之言相類其言曰江以北麥以畫花陽物也故食之雖健江以南麥夜作花陰物也故多食傷人　咽音宴吞也孟子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而唐張宣明爲郭元振判官時事也

有使至三姓咽麪詩奇矣此宣明爲郭元振判官時事也

不辨菽麥狀人之愚也自必不暇擇食咯口待哺而已然嘗見今之低能兒矣弱冠之歲一切不知而於飲食之精粗美惡皆能辨之是可知食色之性無智愚一也

黍爲北人所稱之黃米子可作飯宋釋贊休詩柴門寂寂黍飯馨又可作酒齊民要術黍米酎法以正月作七月熟淨治麴擣末如造酴酒法陸游詩黍酷新壓野雞肥

金奇中訪友友或留飯恆不飽歸必使勝食氣加餐必多食肉多食肉飯而卻之則拂其意我喜食肉必使勝食氣加餐必多食肉

之司會計者某豪於飲暨盤常空一日會食者皆離席某猶據案大嚼羣僕檢他席之殘餘置其前曰此猶足一飽也　中人之家每飯有餘饌輒留以自啖午之餘及晡啖之晡之餘翌午啖之一蔬使佐飯而已不得享其餘不速之客至奪主人之食矣主人不必果愠也客去而闔內無詬誶之聲者幾希

有至自吾杭者謂居杭三載與杭人多結納雖有春秋佳日尊酒往還之雅而常日過從鮮有留飯者予杭人也聞其言媿之宋已然清查慎行得樹樓雜鈔放翁詩家貧省小飧自注云近以糜粟不繼遂罷食粥　滬上豐人就食之地非盡飯肆也粥肆之粥以白米煮之不雜入他物與人家之粥同粥肆之生計亦豐人是賴入飯肆者或自攜熟食以往然至少亦必向購素菜一碟粥肆亦然然可僅啜粥數器而不向購冷素食冷食有葷者爲皮蛋醃蛋海蜇不登粥若何不能辟穀則度荒法不可不知矣明張大復海花草堂

集筆談每日佰喫陳米粥六甌渴則煮菜豆湯飲之煮豆法俟一二沸後取器之淨者濾去其殼存實煎化少許蜜和之除煩解渴極與神氣相宜

客至餉以茶烟有加禮則留食點心以酒佐之然不數見客就坐先進烟（或曰舊茶烟也今俗捲喫者）次進茶而已古乃有以茶瓜並進者明聶大年小景詩云客來隨意具茶瓜大年字壽卿其詩曰東軒集選

崔承慶云諸將皆嗜利者以一餅啗之去矣見韻府武人嗜利自古爲然一餅十餅乃可了之今何如耶　南人以米爲飯予代之以麥以滋養料較米爲富耳常餐者餅所食不多有以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見嘲者予以齊明帝宋晏殊事告之齊書明帝儉約大官進餅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歸田錄晏元獻清瘦如削每折半餅以筯捲之抽筯就內捻頭一整食之此亦異于人也

滬人呼燒餅曰蟹殼黃狀其形也宋戴表元詩誰家盛設蟹黃餅則亦有所本　中秋之夜食今爲月餅古且有月華糕也元氏掖庭記中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啗月華糕月餅始於宋武林舊事蒸作從食月餅春餅又荷葉餅芙蓉餅金花餅蘇軾詩小餅如嚥月明有曰

桂餅者蛮即月餅顧清次韻桂餅詩寶鈿和露壓金英爲趁秋光一日成月殿有人留素影花林無物稱佳名今蘇州餅師所製其餡曰雞蘇南腿巨豬油洗沙曰砂仁葱油曰椒鹽薄荷曰五仁黑麻廣州餅師所製之餡以鮮豬肉爲主要品所傳益者爲五仁爲甜五仁爲鹹五仁爲五仁金腿爲五仁冰皮爲冬菰五仁爲香蕉五仁爲柳蓉五仁爲蛮黃蓮蓉爲蛮黃豆蓉爲豆沙冰皮爲豆沙冰皮爲燒鴨爲又燒爲毛豉爲蓮蓉（不用豬肉者謂之素）王若潮州餅師所製之餡則以豬油冬瓜爲主而雜以他品然太甜　事物紀原諸葛亮南征將渡瀘水土俗殺人頭祭神亮令以羊豕代取麪畫人頭祭之饅頭名始此而初學記作蠻頭夢粱錄作饅餛七修類稿謂本名蠻頭音轉訛爲饅頭也饅頭屑麥粉爲之發酵蒸熟隆起成圓形不以他物爲餡者則曰包子宋陸游有食野味包子詩野味指餡而言北人斤斤於饅頭包子之別不稍混大江以北即如是而浙江及江蘇之蘇州常州太倉松江則不論餡之有無輒曰饅頭包子之名稱宋時本混而爲一燕翼貽謀錄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即饅頭是也南翔饅頭水

餃著於吳中南翔爲嘉定屬鎮清宋琬安雅堂稿詩註嘉定餃餌稱吳中最可知其由來久矣　湯圓以米粉爲之中有餡甜鹹均有京師人呼爲元宵以元宵則必享此也宋周必大平園續稿元宵煮圓子前輩似未曾賦此坐間成四韻後人因元宵煮圓子遂呼圓子爲元宵蓋宋代已有此稱矣　予不學無術卞急而多疑好直言自知之不自諱也有一影事焉幾忘之矣附識於此亦不自諱志吾過也費袞梁谿漫志武林市肆吟第五十七首之起二句云高喬巷口說湯圓聞有吳儂解墜歡註云高喬巷口湯圓店有女殊色也己丑科榜發某新孝廉眷之日必往喫湯圓畀以銀佛十尊女含羞受銀然竟不得一間孝廉遂成心疾云云披閱一過舊夢重提狂奴垂老鳥容自諱蓋目成心許在秋試未揭曉之前託以終身未及於亂其母索身價三百金請於先子允矣世父卮之識寢予遂發狂藥三月而瘳女猶驀轉寄書相問訊也註云日必往喫云云銀幣十圓則傳聞之失實也姜佐禹言嘗聞之人予發狂時居孤山數日家中人百計訪之始得亦謊言耳　清丁敬有詠湖州鄉裏糕詩序云湖州農家臘月所成糕餌香輭耐久遺勝杭城挼青抹白及五界廟歸錦橋水百果

等製人以出自邨落忽之昔人有言聲譽不起友朋之責人道固然物亦宜爾予既知之矣能默于言乎聊書數韻邀二三故人和之張其幽仄云云凡出自邨落而爲人所忽者寧一糕而已耶　雲南茶食及糖有異於江浙者爲破蘇包子東坡酥白鶴酥燕窩酥蛮皮糖肉桂糖皆有異味　粵人在滬所設之茶室位於北四川路之武昌路口者曰小壺天兼營酒肴而點心尤精除茶食外熱者以米麥之粉爲之米粉所爲者曰飽食曰餃麥粉所爲者曰燒燒賣飽之餡有鴨肉叉燒（以豬肉燒之）生肉（即肉之不經火者）魚翅之餡皆生肉凡肉類之餡皆

肉初伏始有心肺采粉常德釋椒樊薑冬菜葉有鋸毛左文裏自蔚雅攜至湘人呼之曰泡菜以水鹽鹹泡白菜或左公菜之類以鹽鹹反豆泡菜夏日韭菜花紅菜薹芋頭大出苦瓜夏日有之韭菜花紅菜薹芋頭大出苦瓜一曰蓇蓉磨芋豆腐豆腐此皆宣荻辛亥客長沙時所聞而知之者

調料者五味調和之物材也入以醋則酸入以糖則甘入以薑或椒或芥則辛入以鹽或醬油則鹹今乃有入以味之素或味之粗或味精而增益其鮮美者　酸苦甘辛鹹曰五味甘之原料爲植物古以麥今本爲麥同美日亦有之今以蕪歐美以蘿蔔製成糖霜爲烹飪之調料亦可於進食品時蕪之原料爲水以海水灌注鹽田曝乾或煎煮而成曰海鹽鹽於有滷源之地鑿井或於天然鹹水之井汲水煎成曰井鹽雖有由天然低窪之沙地曰沙鹽光之熱自結鹽花者儒沙鹽爲烹飪之調料亦可於進食品時蕪之原料爲植物之自身有不待蕪然糖而自身本味之鹹者則絕無本味之爲酸苦辛者皆有之酸性者略如下

一酸筍　淨撓絲綠酸筍大如臂長尺許出綠如絲蘸食亦可三日取出漂去酸味可食亦有久漬不去酸味者　二酸模　多年生草地所在有之高二三尺葉爲心臟形端尖有長柄互生莖赤色微紅高二尺許中空葉互生葉形如槍尖七月開花花後結實熟則粟粒大包殼之果實三稜形黑色光澤亦名生雲實酸安諦處處有之野生者莖葉皆高三四尺葉無異惟春夏之交採食之味酸而帶苦性寒亦野生之蔬菜也　五酸角　果名生雲南及越南枝幹如荔枝葉亦如荔枝而小果實累累如綠豆大熟則黃色味酸可食亦可作醬　六酸漿　落葉亞灌木也高二三尺莖有稜角葉互生卵形端尖有長柄夏秋之交開白花花後結實包於宿萼內初青後紅味甘酸可食　七酸棗　落葉喬木也高二三丈葉爲心臟形邊有細鋸齒春夏之交開黃綠色小花果實熟則紫黑色味甜酸可食　八酸橙　常綠灌木也高丈許葉有翼葉柄亦有翼狀花白色有香氣果實長圓形頂端有乳頭狀突起皮粗厚而有香氣味酸苦不堪食　九酸柑　常綠灌木也高丈許葉有翼狀花白色有香氣果實扁圓形頂端有乳頭狀突起皮粗厚而有香氣味酸苦不堪食　十酸橘　常綠灌木也高丈許葉有翼狀花白色有香氣果實扁圓形頂端有乳頭狀突起皮薄而有香氣味酸甜可食　十一酸柚　常綠喬木也高二三丈葉爲卵形端尖有長柄互生花白色有香氣果實大圓形頂端有乳頭狀突起皮厚而有香氣味酸甜可食　十二酸檸檬　常綠灌木也高丈許葉有翼狀花白色有香氣果實長圓形兩端有乳頭狀突起皮薄而有香氣味酸甜可食

二甘蔗　多年生草也產於熱帶地區吾國閩粵交趾產之全株有節葉互生大葉十餘片長四五寸莖高丈許初夏開白花花穗甚長莖可分三種一種產杭州者莖細長節間長六七寸甘美莖可製糖二種產川陝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四五寸甘美莖可製糖三種產閩粵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三四寸甘美莖可製糖　三甘蕉　多年生草本也產於熱帶地區吾國閩粵交趾產之全株有節葉互生大葉十餘片長四五寸莖高丈許初夏開白花花穗甚長莖可分三種一種產杭州者莖細長節間長六七寸甘美莖可製糖二種產川陝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四五寸甘美莖可製糖三種產閩粵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三四寸甘美莖可製糖　四甘草　多年生草也產於川陝等省葉爲羽狀複葉對生莖直立高二三尺葉爲卵形端尖有長柄互生初夏開黃色花穗甚長莖可分三種一種產杭州者莖細長節間長六七寸甘美莖可製糖二種產川陝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四五寸甘美莖可製糖三種產閩粵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三四寸甘美莖可製糖　五甘菊　花有黃白二種單瓣者原產杭州者莖細長節間長六七寸甘美莖可製糖二種產川陝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四五寸甘美莖可製糖三種產閩粵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三四寸甘美莖可製糖　六甘蔗　多年生草本也產於熱帶地區吾國閩粵交趾產之全株有節葉互生大葉十餘片長四五寸莖高丈許初夏開白花花穗甚長莖可分三種一種產杭州者莖細長節間長六七寸甘美莖可製糖二種產川陝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四五寸甘美莖可製糖三種產閩粵等省者莖粗長節間長三四寸甘美莖可製糖　七甜瓜　果實植物也莖短長以卷鬚攀附他物而上葉掌狀淺裂夏日開黃花雌雄同株實扁圓形橫徑約長三四寸有青黃白等色味甜美有香氣　古讀葵韮菜薤五辛性者略如下一辛芥蔬

而雞卵及他肉類亦皆有養身素若以雞卵及他肉類與牛乳較則牛乳尤佳牛乳自養身素外又有蛋白質及益身之礦物質

市有南貨肆所售皆食品爲烹飪所必需南之江北亦有之食品也產北方者亦有之由來久矣元戴良至東膠詩縣市僅詩南貨聚州城猶許北軍樓見九靈山房集以商貨與北軍並列大類今之江浙各縣

罐詰者罐頭食物也凡以動物所製之食品綵之於罐口鐵罐中用蒸氣熱抽去其中空氣銲鐵其口可經久不壞此歐人所發明者也而紹興人之釀酒貯於甕可數十年不壞亦若得有此中二昧者釀成濾清置錫器中隔水蒸之使殺菌蒸透即傾酒入壜壜瓶塞封寄野人家以箸封壜口壜口塗以泥越數日泥乾復以泥塗其隙而加高以泥封口則空氣仍流通而菌不能入

廚師（陽谷漫錄廚師告物料齊）之饌適口者罕其所取材亦皆習用之物五味不爲過宜以家常飯騶之即此可悟官好做家常飯好喫家常飯騶之亦厭之委棄溝中者多矣暴殄天物而鄰或糟糠不飽固人世間極不平之事也差幸臧獲中有來自田間者藜藿之腸得處腊而潤不可謂非均貧富之見端耳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秋予家來一女傭沈媪松江人言其鄉娶婦之家饗客二日晝以六肴豚蹄也肉圓也炒肉絲也燉豬爪也煎鯽魚也炒菜筍也晚餐則加二爲炒雞炒蛋皮村人常年蔬食偶得此尤健啖豚蹄而外不足可請益蓋視豚蹄爲特品耳或遜謝豚蹄不敢嘗請易塊肉塊肉者臠切成塊之豕肉也以上八肴皆市民所斥爲粗品而或有唾棄之者鄉民終歲乃僅一二遇之每一念及輒輟箸三歎　丁巳中華民國六年春暫還杭州金謹齋館食且自言其庖人之烹飪能使賓疑之肴常旨之饌一以貫之非若他家庖人歧而爲二也予曰尊庖大佳覺何紹基嘗偏官庖官酒味從今更覺菜根香句爲不盡然矣又嘗居安慶逆旅三日晝晡進餐皆佳設而味至劣不堪下咽則廚子爲下馹也日市鱻飪始得一飽其物材爲雞鶩魚蝦菰筍之屬烹治不良遂成惡食因以數後生可畏至四十五十而無聞者皆主持教育者之摧折美材如惡庖也　肴饌之精吾國爲全世界之冠歐美人盛稱之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夏日本宮內省遣人至滬考察烹飪是就飲食而言固不得謂吾爲半開化國矣然以予所聞於金奇中者較之實不能無疑專制足以困官之一也　吳中葑溪千古釐稱今則西湖之葑著於

中人之家婦主中饋或代以女僮爲導節財力人力計自一二講求
衛生者外大抵午餐治饌留半充晚餐若以講求飲食自命而其家
夙以豪侈稱者則山膚水萊自必極小四海之富矣乃竟不然晝夜
所陳了不相異晝以某某進夜亦以某某進庖人十數食前方丈亦
何貴乎姑不論其物之自晨至暗易餿敗而必腐腸也且晚之距午
六小時烹調久矣味必大遜是直不知味之粗人耳尚足言講求飲
食耶飲食而不知味非半開化國之人而何證之曰粗人尤矣事丈
類聚陶穀得黨侍姬冬日取雪水煎茶謂姬曰黨家識此風味否姬
曰彼粗人但能銷金帳底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今之粗人惟知
於大庭廣衆肆筵設席以結合要人有所陳乞安得若黨家之淺斟
低唱耶

葷虛氳切音熏臭菜也見說文讀葷如昏者誤俗以肉食爲葷蔬食
爲素又以肉食爲葷腥葷腥實當作葷辛唐姚合莊居即事詩因featuring
岳寺葷辛斷葷辛蔬菜之氣味劇烈者佛家戒食之翻譯名義集葷
而非辛阿魏是也辛而非葷薑芥是也葷復是辛五辛是也然五
辛之說佛家所載亦不一楚辭經五辛一蔥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

楞伽經五辛一大蒜二茖蔥三慈蔥四蘭蔥五興渠楞嚴經是諸衆
生三摩地當斷世間五種辛菜是五種辛熟食發婬生啖增恚而我
國古籍亦載之風土記元日一楚人上五辛盤本草以蔥蒜韭薤荄
辛嫩之菜爲五辛菜取迎新之意也亦有作五葷者爾雅翼西方以
大蒜小蒜興渠慈蒜茖蔥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
今人輒以屬之肉食而以葷辛爲葷腥矣　葷之非盡指肉食也又
有證焉齊東野語齋不茹葷必變食條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
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
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成玄英註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
也鍇曰通謂芸薹椿韭蒜蔥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
曰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軺者志不在於食葷註云葷菜蔥韭之屬
宋袁文甕牖閒評世言葷腥葷非素食也而字乃從草則又非腥羶
比矣蘇東坡作剖桃核得硫黃之說云自是斷薰血乃復用此薰字
不知何故　茄葷亦作茄羣明邢昉端午日元長邀同高白昌明與
九飲當盆園看新竹詩看朋茄一羣原註高白有戒止食一羣　七
發甘腥肥膩命曰腐腸之藥養生家自以澹泊爲主鄭子尹正月十
六歲書所以有今朝黎苋腹纔得脫葷氈句也子尹名珍遵義人清
衛生者外大抵午餐治饌留半充晚餐若以講求飲食自命而其家
夙以豪侈稱者則山膚水萊自必極小四海之富矣乃竟不然晝夜
所陳了不相異晝以某某進夜亦以某某進庖人十數食前方丈亦
何貴乎姑不論其物之自晨至暗易餿敗而必腐腸也且晚之距午
六小時烹調久矣味必大遜是直不知味之粗人耳尚足言講求飲
食耶飲食而不知味非半開化國之人而何證之曰粗人尤矣事丈
類聚陶穀得黨侍姬冬日取雪水煎茶謂姬曰黨家識此風味否姬
曰彼粗人但能銷金帳底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今之粗人惟知
於大庭廣衆肆筵設席以結合要人有所陳乞安得若黨家之淺斟
低唱耶

葷虛氳切音熏臭菜也見說文讀葷如昏者誤俗以肉食爲葷蔬食
爲素又以肉食爲葷腥葷腥實當作葷辛唐姚合莊居即事詩因featuring
岳寺葷辛斷葷辛蔬菜之氣味劇烈者佛家戒食之翻譯名義集葷
而非辛阿魏是也辛而非葷薑芥是也葷復是辛五辛是也然五
辛之說佛家所載亦不一楚辭經五辛一蔥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
大蒜小蒜興渠慈蒜茖蔥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
今人輒以屬之肉食而以葷辛爲葷腥矣　葷之非盡指肉食也又
有證焉齊東野語齋不茹葷必變食條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
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
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成玄英註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
也鍇曰通謂芸薹椿韭蒜蔥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
曰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軺者志不在於食葷註云葷菜蔥韭之屬
宋袁文甕牖閒評世言葷腥葷非素食也而字乃從草則又非腥羶
比矣蘇東坡作剖桃核得硫黃之說云自是斷薰血乃復用此薰字
不知何故　茄葷亦作茄羣明邢昉端午日元長邀同高白昌明與
九飲當盆園看新竹詩看朋茄一羣原註高白有戒止食一羣　七
發甘腥肥膩命曰腐腸之藥養生家自以澹泊爲主鄭子尹正月十

六歲書所以有今朝黎苋腹纔得脫葷氈句也子尹名珍遵義人清
荔波教諭有葉經葉詩鈔後集　常人日恆蔬食尤貧者南人以漬
鹽之菜佐米飯北人以蘸鹽之葱佐麥飯無兼味且不待烹治也肉
食則歲偶有之食豕肉曰大葷食魚類曰小葷俗遂有當葷之稱當
者值也寒儉家僅供草具肉食有期謂之當葷見清陳作霖金陵物
產圖士志光緒初葉予在杭見成衣肆主之餉其傭也日惟白飯及
一蔬初二十六兩日得食肉曰五子肉蓋人得肉五塊即當葷也雅
乾間即若是吳敬梓儒林外史常日小菜飯初二十六噢牙祭肉予
又聞之姜佐禹矣初二十六當葷噢肉蘇諺也小工場之食其夥伴
倒以初二十六給大葷初八廿三給小葷大葷者豕肉也小葷者魚
也無葷則準價給錢今猶仍之

曉近士大夫盛倡蔬食創之者爲伍廷芳屏除肥甘絕不一御蔡子
民同年月有定期非常年茹素與白居易同蔣超伯榕堂續錄香山
老去齋期甚多春日閑居云今日非十齋庖童雖大率一年之內茹
葵炮嫩筍可以備朝餐止於適吾口何必飲腥羶素不少雲仙別錄樂天方夙嗜劉禹錫正病酒乃餽菊苗齏蘆菔

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以醒酒又其證也　宋陸游蔬飯詩筍生入初
饌薺老尚登羹蔬飯者素食之飯也　清瞿鴻禨恩遇紀略子性不
食肉一日爲上(德宗)所知每遇賞飯於諸臣中必蒙賚設素席別爲一
席羅列蔬肴　唐王績一作勣有食後一首所詳列者皆蔬食也見無
功集詩云田家無所有晚食遂爲常菜翦三秋綠殘炊百日黃胡麻
山蛩樣楚豆野糜方始暴松皮臘新添杜若漿葛花消酒毒黃蕷發
羹香鼓腹聊乘興寧知逢世昌是可知古之士大夫亦有樂蔬食者
當亦以植物非若動物之有毒適於養生也吾所聞於方叔遠者則
異是叔遠謂嘗赴素席得竟日之飽蓋不易消化也人之食性固有
不同者耶叔遠蓄編纂大字典之志頗思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則有
若講求飲食衛生者之謂宜蔬食肉食之混合不排斥蔬食也其言
曰字典辭典者當以結帳爲主義舉數千年一切事物訓詁爲之歸
納爲之斷制勿偏舉一家勿游移兩可俾檢者如習算題得其答數
無煩更爲覆核此編字典者之責也即不得已而思其次亦當爲開
帳主義事事求備求寶使檢者如訊案然案卷證左皆已羅列不他
求而可下判斷故編字典與編教科書及雜誌異教科書當以應用

爲範圍若字典不能以其不應用而偏廢之雜誌當依時世爲轉移稍舊則不適用字典無新舊可言當就已有之事物疏證之解決全部不當以己意選材其言若是予深惜其言之而未行之也故附著於此叔遠與臧博綸皆武進人同纂辭源及中國人名大辭典皆淵源家學之好古博雅君子叔遠名毅爲彥聞大令履錢之曾孫博綸名駿咸豐辛酉拜經明經庸和貴布衣禮堂之族裔　蔬食之僅一品而已肉食　茹以乳固常泌乳子民持齋八年癸酉之歲遇之價奇昂者古有之今則無宋洪皓松漠紀聞續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芽爲菜以麪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無生薑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纔切數絲實饌中以爲異品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昔之茹素者戒五葷戒肉食今則有飲牛乳食雞卵者楊仁山居士文會飲牛卵蔡孑民同年食雞乳而不殞命卵必待哺而始成形於放生戒殺之旨不抵牾賦予謂卵非盡可孵化也孵化成雞終不能免其一死及未孵而食之俾逃他日万碓之慘轉得放生戒殺之精義矣或曰主張雞卵供食者節雞子民持齋八年癸酉之歲遇之已肉食茹以乳固常泌而不殞命卵必待哺而始成形於放生戒殺之旨不抵牾賦予謂卵非盡可孵化也孵化成雞終不能免其一死及未孵而食之俾逃他日万碓之慘轉得放生戒殺之精義矣或曰主張雞卵供食者節雞之育也可以推行山格夫人之節育主義例之予曰烏乎可盡世間之雞卵而食之無可孵雞種絕雞卵多滋養料今爲肉食者所嗜方患雞卵之供不應求也節育者節人之育也人之育宜節雞之育宜拓雞卵多則人種強而梟雄出不患天下不亂矣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字見字彙補尚奚待節育主義之推行耶牛乳可食古亦云然宋謝采伯密齋筆記或曰齋之用乳是僧家欲啖以肥蔬陽余曰佛西方聖人其俗氈裘爲衣乳酪爲漿乳非禁食故惠詧釋迦文佛記云有一牧牛女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王言太子在樹下汝下一作往供養之違以洗王足又記京師一老醫人云市中成桶擔賣牛乳以泡飲食之則膚革充潤東南人已駭聞佛氏食乳不足多怪云云且又有持齋而食石首魚者清華宇霽亭滿洲人有食石首魚詩見清顧宗泰月滿樓詩集詩有云金鱗無血齋堪食注石首魚亦謂菩薩魚有齋食而啖者　予之茹素非僅衛生也非僅戒殺也以天地間生物有限動物亦較植物爲少不得肉食者多乃終歲饜飫於吾心安乎徒以久習肉食不能持長齋予每週之第三日皆蔬食二耳清汪

膻肪賢有二或取動物之油皆可發生體溫自此而外又有鱗養石灰所以組成骨質菜類肉類皆含有之次爲鹽血液胃液中皆含有鹽質焉　旅食於滬久年飢而硯田乃無恙歲予雖侏儒不至飢欲死矣備書餘暇隙几靜思自愧此生於世無補幼時負父母父母嘗飲食我教誨我也及長負族戚友族戚友嘗期望我也乃至於今而無所建樹沾沾焉戀此一館奪人之食則又重負社會矣且我之生也累人人之生計爲我所奪也而又累物植物動物之供我口腹而戕其生者多矣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是亦言肉食之不可過多今歐美人爲肉食民族故多食肉類凡置飲食禽獸魚鼈必先菜羹注云先菜後肉食之次也　素食能養生勝於肉食或以味不如肉爲言則凡非持齋之居士可以難汁火腿汁煮之味既美而又能養生　今之養生家謂中年以後宜多蔬食少肉食以肉食不易消化耳此與古人所言之七十可以食肉異矣然亦可見古人七十以前之多蔬食也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是亦言肉食之不可過多今歐美人爲肉食民族故多食肉類而少食穀類與孔子之言相反然彼土衛生家審言曰食之物穀類宜占全部之泰半蔬次之果及肉類又次之則固與孔子之言相發明也　俗以豆腐青菜湯爲青龍白虎湯清雍乾間已有此語趙甌北儒餐詩云士雖煤爐老瓦盆莫因鼎食羨豪門儒餐自有窮者風白虎青龍一口吞　秋末晚菘以鹽漬之曰醃菜我有旨蓄亦以禦冬卽此也道州之醃菜曰酸藏何紹基每食必需見東洲草堂詩鈔無園種菜詩註此識可謂嗜好與俗殊酸藏矣

自壬子（中華民國元年）至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年來蜀饌盛行京師上海皆有蜀人開設之館子矣不嗜之有蟲草蒸鴨者視爲珍品蓋以冬蟲夏草蒸之也（冬蟲夏草見本書卷十五寸蟲條下注）蜀人貴芹芽雜鴿肉爲之闔州梓潼縣人多射白鸛以食見清王士禛帶經堂集漁洋續詩　清宋犖鯖魚聯句詩註蜀人呼爲瘟魚不敢食滬之四川酒樓乃無不以鯖魚爲應時珍品豈古今之蜀人不同嗜耶王若嘉魚則詡之酒樓蜀庖無一知之嘉魚一名鮛頭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脂多而味美廣西蒼梧縣四川雅安縣有之詩南有嘉魚寰宇記嘉魚細鱗如縛蜀人謂之拙魚蜀都山中處處有之每歲二三月隨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夔州亦有之春社前出秋社後歸味頗減食鹽泉故也明統志開縣石門山有石穴名盤頭洞洞有水水出嘉魚方賓陽覽梁山南十

筍干貝蘿蔔九鉤魚麪筋奶油白菜口袋豆腐者俗曰蓴邊素味清

里柏枝山丙穴產嘉魚其美同于蜀漢名勝志梁山本漢朐腮縣地後魏廢帝分朐腮置魚泉縣今縣又分自魚泉者魚泉以丙穴嘉魚爲名酈江源記云丙穴有嘉魚其味甚美穴水出柏枝山距今縣東南十五里方輿勝覽明通縣井峽中其穴凡十中產嘉魚春社之前魚出穴秋社即歸其出也止于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映照星象相感而生長身細鱗肉白如玉　杜少陵蜀人也自奉甚儉非若今之詩人食必甘旨也乾饌子杜甫在蜀以十金買黃兒米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捕新柿油中皆蜀人奉養之粗者又當釀熟時即與兒餉行而乞曰如或相憐惠我一絲兩絲蘇轍欒城第三集己丑除日詩註蜀人以鍚釜和麪象梅枝柳葉又以肉雜物爲羹名之曰釀絲　植物之昔入蜀饌者如下蜀人舊食決明花見欒城集決明爲多年生蔓草莖高二三尺有羽狀複葉秋開蝶形花色淡黃列爲穗狀花序實成莢略似豇豆長五六寸子子綠形如馬蹄故亦稱馬蹄決明一種花深黃莢長寸許子扁色褐嫩莖葉及莢皆可食者謂之茳芒決明蜀人昔食之或即此種東坡送筍芍藥與公擇詩久客厭鹵餌悵然思南烹自註蜀人謂東北人鹵子又我家地廚膳竟肉芼蕪菁蕪菁

俗名大頭菜根亦可食芼以菜雜肉爲羹也東坡於羹菜盛稱之其元修菜詩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菜故人菜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其蜀人昔食之或即此種東坡送筍芍藥與公擇詩久客厭鹵餌悵然思南烹自註蜀人謂東北人鹵子又我家地廚膳竟肉芼蕪菁蕪菁元修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珂苨菜菜一名元修菜俗名苦子農人種以糞田其葉可食薛田詩云旋砍檀樹炊香稻剩種豌菜沃野田是也葉似槐而小其子如小豆本草一名薇一名野豌豆一名大菜菜集解蜀人謂之菜菜葉生莖葉氣味皆似豌豆其藿作蔬入羹皆宜詩云采薇采薇薇亦柔止禮記云芼豕以薇皆此物也詩疏以爲迷蕨鄭氏通志以爲金櫻芽皆謬矣項氏云菜菜有大小二種大者即薇乃野豌豆之不實者小者即蘇東坡所謂元修菜也此說得之又陸放翁詩序云蜀蔬有兩菜卽豌豆之不實者小菜生稻田中一名翹搖一名野蠶豆東坡在外而思元修菜其春菜詩云蔓菁宿根已生葉韭芽戴土拳如蕨爛蒸香薷白魚肥辟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暖撥芳辛苦陳甘薤不負渠餘纔堆盤纖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鐵甲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

更茁久抛菘薤猶細事苦筍江豚那忍說明年投劾徑須歸莫待齒搖并髮脫又有饛筍東坡詩序云饛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苦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剝取過此苦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于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略與筍同窒煲酢漫可致千里外宋林洪山家清供坡詩云贈君三百木魚尾中有鵝黃子魚子春時剝棧魚蒸熟與筍同窒煲醋漫可致千里蜀人供佛多用之

陸放翁久於蜀好蜀味屢見之劍南詩集其飯罷新作云南市沽濁醪甚薄然亦名羹不數魚蟹最知名羹不數魚蟹輪囷犀浦芋磊落新都菜癸亥十二年　匯花朝與客飲於滬之大雅樓饌有神仙雞有椎菜炒肉絲玆即蒸雞新都菜歛冬夜與溥菴主說川食戲作云唐安薏米白如玉漢嘉柈腊美勝肉大巢初生擘正浴小巢鵝老麥未熟龍鬚作羹香出釜木魚滄葅子盈腹未論索麪與饑飯最愛紅糟并銀粥東來坐閱七寒暑未嘗舉箸忘吾蜀何時一飽與子同更煎土茗浮甘菊稍蜀曰吾蜀其篤嗜蜀味可見蔬食戲書云新津韭黃天下無色如鵝黃三尺餘東門堯肉更奇絕肥美

不減胡羊酥貴珍詎敢雜常饌桂炊薏米圓比珠還吳此味那復有日飯脫粟梵枯魚晚春感事云釀成西蜀鵝雛酒煮就東坡玉糝羹自註鵝黃廣漢酒名其於峨嵋下食更深嗜之食野菜云可憐一飽與子同更煎土茗浮甘菊稍蜀曰吾蜀其篤嗜蜀味可見蔬食戲書云新津韭黃天下無色如鵝黃三尺餘東門堯肉更奇絕肥美蜀云堆盤丙穴魚腴美下箸峨眉柈脯珍若其專言植物者村居初夏云筍美偏宜蜀鼓香統分稻晚歸云羹芋學峨嵋註是日作芋羹又有食薺糝甚美蓋蜀人所謂東坡羹之詩題又有巢菜詩序云蜀蔬有兩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田中東坡所賦元修菜是也吳中絕多名漂搖茸　一名野蠶豆但人不知取食耳蜀人謂薏苡之實爲薏米唐安所出尤奇有詩詠之云初遊唐安飯薏米炊成不減雕胡美大如芡實白如玉滑欲流匙香滿屋腹腴項鬻不入盤況復殘酣誇甘酸東歸思之未易得每以問人人不識嗚呼奇材從古棄草菅君試求之籬落間蜀肴有炒撒饞菜者清而腴宣城辛亥革命後遺老之客滬者喜食之或譬之以薇蕨以語子子因憶放翁題龍鬚菜帖詩有坐令龍鬚菜猶愧首陽薇二句惟不知龍鬚菜與槐櫬菜之相較孰優孰劣耳蜀之大巢菜疑即薇也其詩又有如何夢

故山曉枕春蔬香二句固知其爲蜀蔬耳東坡元祐中與其里人史彥明主簿書云新春龍鬚菜爲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其言點心者有病中忽有眉山士人史君見過欣然接之口占絕句自註眉州以羅裹餅餡至二十四子號通義餡又業詩自注蜀中雜薤肉作菜饌頭佳甚又初夏詩註蜀人名櫻爲來筒懷青城舊游詩松肪搏麥具晨餐

蜀人以植物爲食品之見於他書者如下述唐志成都貢蔗糖貢梅煎宴宇記蒟醬出成都即今之大葉撥葱舍草木狀蒟醬華茇本草蒟醬生巴蜀三都賦注蒟醬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及鹽藏而食之菜花乾亦蜀中食品韓駒宇子蒼蜀人有贈老寄菜花乾詩見陵陽詩鈔詩云道人禪餘自翦菜小摘黃花日中曬峨嵋櫛櫟歸久不來麵糝薑絲共刑在封題寄我紙作囊中有巴蜀齊廚香起炊曉甑凡月白配此春盤一掬黃自註援歌木耳凡月白招名也范成大詩題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

福州之脊多異名不易索解蠏就閩侯江學輝質之學輝謝之於其庵墟以語我有如下曰丸瓜菓丸讀如汪灼之也凡曰瓜者即以淮灼之石首魚菓者菓即蠏也之以豆豉油麻油白糖酒拌生蚶加薑葱少許曰炊轉飯俗呼青蟹福州亦有之以轉肉和米煮之爲飯有湯曰隔河以轉肉雞鬆子屢食之碎其肉而炒相混曰白露雞以蝦肉肥豬肉雞肉雞蛋和眞粉爲之爲長方塊曰假露雞以布包豆腐皮煮之切片丸以油加香菰入汁煮之曰卜菔丸黃魚加滷於上曰瓜餅黃魚切碎加麥粉煮之曰生白瓜尖以烹熟之黃魚及油丸白菜再煮之曰甘蛋蛋讀如淡者參以苦辛之味曰甘蛋實蛋共炒之曰蚶生亦曰蚶散

夏食大肉冬食魚生南寧人常餐也其晨食非牛肉粥即雞蛋粥
江寧爲明之陪都清之省會夙以奢稱然實儉可於飲食徵之其俗
晨進湯飯以臧蔔蘿蔔乾佐之加油灼檜者已忝口腹之欲非若揚
州鎮江之晨必茶館也午餐之臭豆腐乾晚餐非大肉包餃即魚肉湯
好閒者乃日以茶坊酒肆爲託足之地晨餐非大肉包餃即魚肉湯
麪午晚則以香肚風腸燒鴨湯蹄肚湯視爲常夜膳畢即消遙於浴
堂日費殊鉅明日之興質不顧也
常熟之饌佳異於金閶金閶人亦盛稱之以冷熱之葷素五品雜置
一大盤華者爲冷熱葷者爲熱（漢書食貨志注）曰攢攢聚之意（漢書食貨志）盆此外之著稱者
爲烤鴨櫻桃肉蘋果豆腐松子雞糟鴨舌掌炒肴腦羅漢菜皆有特
味又有曰教化子雞者雞不去毛塗以泥就火烤之熟則泥毛皆脫
肉至嫩味殊雋俗呼丐曰教化子丐之烹飪器不具爲衛脯故曰教
化子雞丐能知味可以儆天下之有口者矣丐以不填溝壑爲幸乃
能極口腹之欲宜達官貴人之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時編
如梁書賀琛傳之所言矣
十年以來滬之蜀閩酒樓相踵而起固有之京津粵甬揚鎮諸館爲

之減色徵肴更無論矣而辛酉壬戌（中華民國十年十一年）之交徽州酒樓乃
徧布於城廂租界座客常滿利市三倍蓋別有一流人物爲有事喆
合之地非盡恃小商細民之肆筵設席以饗賓也與老虎竈略相似
老虎竈賣沸水兼賣茶品茶者大率假其地以議事吾於是而知閩
閩之擾攘有由來矣　等於徽館而範圍不及其大貿易不及其盛
者有魯豫之酒樓大率在公共租界
聖餐基督教徒所行之教禮也意謂麪包爲耶穌之肉所化葡萄酒
爲耶穌之血所化故謂麪包曰聖包葡萄酒曰聖血瓶中之水曰聖
水聖水二字古有之唐書時亳州浮圖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互
相敷訹往者日數十百人元史孝友傳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
負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痊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今之西餐不然肴膳雜進秦半肉食偶有間以
蔬食者穀類甚少非若我國之以米或麥爲主以饌爲輔也　俗稱
西餐曰大餐謂本於淮南子之饋而大餐媚外之言也西餐宴客之肴饌不及吾國之多品而清潔有裨養生則
疾病數日又明權衡庚申外史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
爲鴛鴦筵席　有笑利堅人至華我國人宴之甫就坐例有肴四碟
以人各一事無口津之互傳耳　通常賓筵爲七品一湯謂有於湯前進一器

俗所謂冷華者已腐敗以待時美人已飢甚擾案大嚼及熱炒進不能下箸矣蓋不知冷華之爲先馬尚有多品在後也乃語人曰吾入境不問俗無此口福又誰尤　胖克匿克歐美人出游攜食物以俱聚食郊野之謂也日本亦然櫻花盛時輒於花下藉草坐酌以賞之我國古昔亦有此風東京夢華錄清明日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園圃之間杯盤酬勸抵暮而歸杜甫詩竹裏行廚洗玉盤行廚爲出行所攜食物之廚白居易遊李生詩行攜小榼出遠花輒獨傾　麪包歐人之常食品也有白黑二種滋養料視米飯爲富且就火烤之較之麪飯尤易消化我國人多嗜之而明代亦已有麪包之稱見許黃門集附刊之墓則墓誌銘言墓則墓誌銘包予以其可免脚氣病也亦食之然每餐僅半枚佐以大麥粉和蒸麥皮所煮之粥有資養生非爲悪食長此不匱於願斯足因思月食五斗米不盡有何宦情古人之言豈欺我哉麥皮麪包者以小麥屑皮和麥粉加酵母使發酵置於爐熱之待其膨脹則整如海綿較常食之麪包尤富滋養料　清杭世駿續南集黃孝廉同遠僅阿寶送鬼子糕詩有井華漱罷細濾漿溼溼哥巴伊瓶原注西洋國地名之稱見許黃門集附刊之墓則墓誌銘言墓則墓誌銘包予以其可免脚氣病也亦食之然每餐僅半枚佐以大麥粉和蒸麥皮所煮之粥有資養生非爲悪食長此不匱於願斯足因思月食五斗米不盡有何宦情古人之言豈欺我哉麥皮麪包者以小麥屑皮和麥粉加酵母使發酵置於爐熱之待其膨脹則整如海綿較常食之麪包尤富滋養料　清杭世駿續南集黃孝廉同遠僅阿寶送鬼子糕詩有井華漱罷細濾漿溼溼哥巴伊瓶原注西洋國地名斯碧盤雙臂探句淘澄滕三韻似言食麪包爲米粉所製撓煮二韻似言飲咖啡汁時之加糖刀撬二韻似言進食之麪包尤富滋養料　清杭世駿續南集黃孝廉同遠僅阿寶送鬼子糕詩有井華漱罷細濾漿溼溼哥巴伊瓶原注西洋國地名饌用刀叉玻璃杯有碧色酒　元耶律楚材和許昌張彥升見寄詩註西人葡萄釀皆貯以玻璃瓶又歲作詩注一種白葡萄酒色如金波是言葡萄酒爲泰西所產也而吾國當漢魏及唐已有來自西域之葡萄酒魏文帝詔朝臣曰蒲萄釀以爲酒邁之流涎咽唾況親飲之及唐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始傳入中國見唐書元代亦釀之見明葉子奇草木子云每歲於冀寧等路造葡萄酒八月壬午大行山中辨其真僞真者不冰傾之則流注僞者雜水即冰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而此不冰蓋葡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人透腸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珂按今吾國亦能自釀之以張裕公司出品爲最佳不去皮者爲赤葡萄酒能除腸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黃爲白葡萄酒能助腸之運動若甜葡萄酒則產西班牙糖粉至多釀爲酒無

名釋不脫糖霜屑用金七挽發兒茶皮慢火熬霍霍拔切大食刀攪斯碧盤雙臂探句淘澄滕三韻似言食麪包爲米粉所製撓煮二韻似言飲咖啡汁時之加糖刀撬二韻似言進食之麪包尤富滋養料　清杭世駿續南集黃孝廉同遠僅阿寶送鬼子糕詩有井華漱罷細濾漿溼溼哥巴伊瓶原注西洋國地名饌用刀叉玻璃杯有碧色酒　元耶律楚材和許昌張彥升見寄詩註西人葡萄釀皆貯以玻璃瓶又歲作詩注一種白葡萄酒色如金波是言葡萄酒爲泰西所產也而吾國當漢魏及唐已有來自西域之葡萄酒魏文帝詔朝臣曰蒲萄釀以爲酒邁之流涎咽唾況親飲之及唐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始傳入中國見唐書元代亦釀之見明葉子奇草木子云每歲於冀寧等路造葡萄酒八月壬午大行山中辨其真僞真者不冰傾之則流注僞者雜水即冰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而此不冰蓋葡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人透腸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珂按今吾國亦能自釀之以張裕公司出品爲最佳不去皮者爲赤葡萄酒能除腸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黃爲白葡萄酒能助腸之運動若甜葡萄酒則產西班牙糖粉至多釀爲酒無

孤應獨酌兼添入實莘諸詩見樊榭山房續集　檸檬常綠灌木也皆宜母子產於印度等熱帶地葉裏花皆類橘實橢圓兩端尖色黃味酸香甚烈果皮製油可入藥以作飲料曰檸檬水能解渴朱古微侍郎祖謀彊邨詞有采桑子洪心孺席上賦檸檬湯云水精眠夢人消渴不勝金壺漏依舊旗起春雷出素瓶一匙還乞蠻薑點石乳花騰兩腋涼生風味清於醴酒冰檸檬雖爲外國產元時當已移植粵中元吳萊渭顏集有嶺南宜濛子解渴水歌似即今之檸檬水也歌云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夏熱宜檬子百花醞作甘露漿南國烹成赤龍髓棕櫚亭高內撒餐梧桐井壓滄江乾相覷金壺掌未溼藍橋玉臼搗空寒小甕封出香霞錦古鼎貢餘聲撼寢酒客心情辟酒兵茶僧手發陵茶品陸羽瞞口啜那得梅蔌陸氏陵時消誰賜懷液尊胡酥有氣味疑凝澤堪無塵埃向來暑殿許湯物沉木紫蘇聞第一

禁之則若輩之生計絕

汁之濃厚者曰滷滷鍋者燬牛羊豕雞鴨野鳥雞卵豆腐乾筍等和以薑葱茴香桂枝酒醬油諸調料之鍋也所燬者成熟留其汁他日投入所燬之物仍加調料久之而沈浸釀郁醇醲有味一鍋而留汁至數十年則所燬之食物必更佳鬻滷味之肆所以招致顧主者特此鍋予嘗疑其中有徽菌不宜食然日日燬之菌不能存無害也

白額虓哮振山谷老慈見之驚且伏　一朝強弱兩不存此肉都歸野人腹腹中惟恐相啖吞急呼笑酒爲解紛酒酣一醉更讌古千歲英雄熟與虎期方孝孺食羊虎肉詩也見遯志齋集食虎肉之見於古籍者殊鮮正學有口福哉今之虎多矣皆狄得羊而食之正不知誰爲野人虎羊皆爲人所獲亦猶鼢蚌相爭漁人得利耳明黃淳耀有

虞山嘯虎肉詩見陶庵集虎雖猛寢其皮而食其肉者人也虎亦飽一時耳鹽鐵論當世貴鄙非患儒之難廉患在位者之虎飽

晉人嘗牛心炙今乃貴牛尾或臠切爲炙或久熬作湯國庖西庖皆能治之味至醲郁

昔人請求滋養參茸而外觀以人乳牛乳馬乳代之然餌人乳者多

餌牛乳者少餌馬乳者尤少自泰西學說輸入而牛乳乃盛行然趙甌北於人乳牛乳二者皆餌之冬日飲牛乳一升以代朝食又血氣日衰竹初勸食人乳二云二云其詩題也古亦有食人乳者宋劉燁隋唐嘉話侯君集既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明尤鎧清賢紀江南巨公徒知婦乳獸乳能補氣血可致長壽不知燕寢駝乳更善調人五臟遠勝人乳獸髓南人服之尤效二吳名公知其效者特三五家耳錫山倪雲林既艾咀之久而容色轉少每秋杪冬初北賈以巨罌載之渡江而南雲林隆禮豐款不愛金帛以易之春風漸暖乳將腐敗熬諸補劑和而爲丸故雲林得此而潛利陰益逾六望七厭亂化去傳聞成仙駝乳之力也原註出山東王逼雍方論以此觀之牛酪不下鹽豉必能益人　以牛酪和山查煎可口都門名產也予在都時恆食之李蒓客侍御惠銘乃厭其膻案有此品輒遠避其越縵堂日記云得敦丈書饋蜜乳山茶糕一合蒙古語曰水烏他也圓如象棋子紅碧相間鏤花刻字製作甚精者庖人衆多佳饌紛錯而火腿一品歲不一見豈亦如不食馬肝之以性不近酪作書覆謝附使還之珂按酪之載於古籍者如笑林云未爲不知味耶豈初入輪迴今始生而爲人耶

華之市售者乃不及杭州所鬻者佳腿之本質良有白毛江北之火腿無之吳人至京爲設食者有酪酥末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

以豕飲米汁金華人亦如此煮飯去其汁　故其肉膩而不硬吾鄉何墨君閉之於其世父牧雲大令維仁者大令嘗宰金華故知之金華尚有野豬腿一肘可重十餘斤又有狗腿甚小一曰戍腿予於滬市見之小者重斤餘值墨銀二圓大者須四圓風閘醃腿時必置一狗於缸中初以爲譎言至是乃信之　雲腿較金腿爲肥大出雲南宣威貴州有腿曰草腿則於豚肉一方之上綴以稻草如腿形實無爪以

醬油豆醬漬之而成

雒莫之春上冢還里友人留飯啖筍撒家鄉肉而甘之因憶順詩綜所載楊雒新春城游宴詩儻吟數過爽然有所失矣詩云蜡蜂石首東亦有之長三尺餘全身有鱗質之鱗甲青球夜始出前肢薄長後肢扁平多肉有強力好食蟻與食蟻獸同形亦相類惟口吻較短尾易毛爲甲耳清揚貼汾書食之有詩見琴隱圖詩集題云羅浮山中舍人以鯪鯉原注俗名穿山甲來獻受而烹之論語割雞焉用牛刀喻大材小用也又有牛鼎烹雞之喻後漢書蔡邕傳遭讒於何進曰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燋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　雛雞之肉肥而嫩斫之杭紹尚之其由來遠矣宋戴復古詩區別鄰家鷄羣分

河豚卷十二

書見魏儀品也　楓涇丁踦著於時滬杭鐵路既通輒尤嘖嘖人口小販於車過時輒攜以餉客也製醬踦者不一姓丁氏爲佳故曰丁踦然在昔時則以俞踦著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楓涇俞氏醬豚踦最佳俗稱俞醬汪箕溪世樟與汪潤民兩宿桐溪聯句有爛醬蚌著三女號覆爲室號覆名瑞蓉德優於才劍侯宰桐廬遘疾卒號覆侍翁姑居滬風有死可數也乙卯中華民國四年劍侯宰桐廬遘疾卒號覆侍翁姑居滬風有疾至是日夕悲慟哭其夫病日亟翌歲丙辰六月十月姑翁且相繼卒時已徙家於津號覆長女宗韞及其弟妹隨侍焉講學身後蕭條宗韞之義父周靜山楓涇其家之送遷二喪也名贈金五百又代償津邸新逋二千金有奇聞者賢之以講學廣交游而仗義疏財者惟靜山不以講學之死而恕然也靜山貴陽諸生家兼貧講學督黔學時之門生其側室嚴氏以失乳夫人時慰藉之光緒丙午宗韞二齡方失乳夫人知嚴賢命以義女育宗韞爲乳之如古之食母乳母之子有食母大夫講學任滿挈眷入都嚴僦住未幾冏黔再北上靜山與之偕遁沐劍侯之四兄冠侯方令西平廬十金抵都寓講學棉花八條胡同邸中宣珹己酉講學爲擒

揚於滓之當道得入天津北五區警察署任事積資遷擢至北五區區長以迄於今十餘年來靜山以地產致富不忘富之所自來於講學家屬今猶有以周濟之歲時存問不絕嚴以大婦卒正位中閨以第二子聘宗韜之第七妹爲婦兩家爲婿婭矣報人之德無少欠缺曰報稱漢書無以報稱是也今靜山夫婦之所以報答朱氏者乃逾量以視微時受恩一日得志反眼若不相識者賢不肖之相去爲奚若耶今何時乃猶有靜山夫婦其人耶予聞而賢之故附著於此宗韜賢淑如其母有二弟七妹

今之常饌有芥辣雞者世皆以爲仿西法所製而明已有之張卿有芥辣雞口占詩見張東海集

御史亦人耳乃限制其食品奇矣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食品以鵝爲重故祖制御史不許食鵝今則視爲常味日進數頭矣唐制御史不許食肉

燕窩金絲燕所營之巢也燕大者如鳥喙魚觜吐涎沫於海山洞穴間以備冬月退毛時之食土人皮衣皮帽秉炬探之燕驚擾人年老力弱者或墜崖而死一說海濱石上有海粉積結如苔燕啄食之吐出爲窩羣羣壁間島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鏟取之國人以爲貴重

食品色潔白者爲上曰官燕羽毛交雜黑色有血痕者爲下曰毛燕清成哲親王詒晉齋集有詩詠之題爲和東墅先生燕窩

黃河鯉魚肥美晉人所珍順康間之晉人乃有戒食魚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有云汴中無魚今日至固鎮蟹餐得此余方以爲喜座有晉人乃至屢食云吾土有客水鄉者所親必相戒勿食魚恐傷骨鯁也　淮人進饌必有白魚十日五餐不厭也白魚爲淮人所嗜之品自昔已然東坡發洪澤中絕遇大風復還詩有云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　晉書慕容熙載記苻氏當季夏思凍魚膾若在今日可以凝結器造之凝結器亦曰冷卻器爲熱學用器之一所以使氣體化成液體者而凝結成冰也置之冰箱亦易凍　碎切魚肉炒之曰魚鬆色微黃太倉倪氏出品著於江左鬆宜作淞淸吳淸鵬詩有云君家魚淞美第一一盤遺我去冬日纖鬆看作聚雪堆撥刺知從躍冰出其題曰袁坦齋余姪女夫也家善製魚淞去冬承遺一盤今復思請之　王衍梅書謂帶魚鰳魚故鄉風味每飯輒飽又謂蝤蛑乳甜醬筍亦故園佳味也見綠雪堂遺集予於此四者亦嘗食之惟蝤蛑乳之臭不可嚮邇山陰會稽人嗜之其嗜好誠與俗殊酸鹹殆如入

飢之陸冕儕同年懋勳曾謂予曰梅盦亦嗜清遺老不得殺賊而得殺蟹亦快心事予曰今蟹王蟹謂蟹至八月所蟹總之所以朝其巢多矣杜牧詠蟹詩海龍王處也橫行又宋徐度卻掃編有武臣官至橫行一語橫行官名是武臣果若蟹矣安得有嗜蟹若梅盦者一一以寒蒲束縛之而斬刈無遺耶詢五領之予又曰西人言飽食之蟹可歷半月而始死人不然飲而不食僅能延五六日之生命果如蟹得保氣節矣　嗜蟹者十人而九右手持螯左手持杯右手持螯新酒蒭天大抵若是予家中人尤好之謂爲佐物於水族稱巨擘予惡其腥味且不能尖圖登盤不顧也兒子新六亦然且予嘗聞中醫之言矣謂其鹹寒有小毒又謂和醋食之可消食然食之過多足以致疾曰蟹積則與西人所持蟹難消化之說若合符節也　笑話統哈定中蟹毒致疾而殂是蟹固有毒也

今盛行蒭花糞然非若宋之置薑桂於中也司馬光晚食菊羹詩云蒭畦灌新雨綠秀何其煩平時苦目痺滋味性所便采擷授廚人烹飪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世說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鹽豉即豆豉古以調和食品即若醬油

宋陸游食齏橼甚美詩蓴羹下豉知難敵今若於蓴羹中加豆豉則濁而難食矣凡事之不可泥古飲食一端即見之唐趙璘因話錄千里蓴羹末下鹽豉世多以淡煮蓴羹末用鹽與豉相調和非也蓋末字誤書爲未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物耳其地屬江干今何世乎何在可有樂觀孰無蓴鱸之思乎蓴羹鱸膾張翰之言也晉書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是蓴鱸爲二味也宋林洪謂翰之所思蓴鱸乃爲一味洪所著山家清供云錦帶又名文官花條生如錦葉始生柔脆可羹杜甫故有香聞錦帶羹之句或謂蓴之縈紆如帶況蓴與菰同生水濱昔張翰論風必思蓴鱸以下氣按本草蓴鱸同羹可以下氣抑鬱隨事嘔逆故有此思耳非蓴鱸而何杜甫臥病江閣恐同此意也謂錦爲花或未必然然僕居山時固有羹此花者其味亦不惡筍脯爲紹興特產俗曰筍尖販夫鬻之於江浙間遠者至燕趙以甘滑者爲貴明徐渭有詩詠之題曰客餉我筍脯一小筐釋而甘滑擬謝詩曰晨觴急十斛筍脯美遨參玉版禪師顏黃冠遺士薯山存仍取北豪鯽製以爲脯読曰此南豪也北人售之其價什倍北豪　糖炒栗南北皆有以砂糖和沙炒之滬尤多標名曰良鄉來自順天之良鄉也宋已有之第不知爲何地所產耳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李和

受虎春代并更禽簿畔夫將婦隨農插綠針　湘中之玉蘭片亦筍脯也狀如玉蘭花之片故名盛行於北方蓋北方少筍得者珍之輒入饌宋人唐庚眉山詩有題云長沙竹筍閩於天下大者可十餘斤甚甘而不冰脾是可知玉蘭片之以大爲貴也久矣　汽車汽船未盛以前京師肴饌罕有以竹筍登盤者惟以蘆筍代之宋亦然張耒齊安春諧有云蓴蒿芽長蘆筍大問君底事愛南烹蘆筍形似竹筍而小爲石刁柏之嫩莖味微甘

楊萬里清明果飲詩有云南谿春酒碧於江北地鵝梨白似霜雪藕新新削冰水蒸霜只好點青梅月下果飲詩有云酒邊無物伴長瓶一顆新摶一段冰蓋以果佐酒不設饌也今若是者尠

陸績三國吳郡人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橘三枚墮以遺母此人所習知也而袖果饋母則見西山日記知之者尠記云松陵公爲塾師祭酒主人獻茶必袖其甌中果設宴每遇肥腯輒啖而藏之叩之故曰家有老母知者先饋母然後進公不爾公不下咽也　閩肥桃之名始自光緒丁未有戚聿自山左歸謂抵肥城時方窮冬未得一啖先批嚙桃而尤嚙桃諸即桃茸也俗曰桃醬聞其言則曰不諗較餘暇學舍後圃之桃爲奚若若較滬市之水蜜桃更奚若耳珂傳書所入故微末且遠遠未能致之以奉母歲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張荷生同年使蒼頭以肥桃二顆相餉顆可重五六兩色青而微白略如石竇之青田凍大喜與家人分嘗其一肉質尚堅漿液未充蓋半熟而探摘者也然已甘如蜜矣農間肥桃有香皮厚漿濃果肉黃白核旁之肉微紅白露時大熟就食樹下穴其皮吮之肉可立盡勝於水蜜桃等於播李傳元桃賦之既甘且脆入口消流凡字當可儕之其一藏之笥將俟其全熟且珍之甚不欲一見即罄之越翼日發笥潰其半惜哉殆天以爲珂今忍食半棄有愧曾子烹豬故靳其口福耶思之法然重九後一日林霾夫以一桃見餉云得之陳南者視之昨來自濟南者視之肥桃也已大熟聞天氣漸涼求之於濟南市上亦匪易因以畀吾子新六嘗之　是非美惡本無定也流俗貴耳絕無真賞味且可不知也明黃淳耀陶庵集贈裘兒詩序北裘味佳北人顧嗜南裘有點者取北裘製以爲脯読曰此南裘也北人售之其價什倍北裘　糖炒栗南北皆有以砂糖和沙炒之滬尤多標名曰良鄉來自順天之良鄉也宋已有之第不知爲何地所產耳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李和

獨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宋林洪山家清供夜爐書能每欲煨栗必慮其燒爇之患一日馬北蘅達辰曰只用一栗蕭油一栗蕭水置鐵銚內以四十七栗密覆其上用炭火燃之候雷聲爲度偶一日同飲試之果然且勝於砂炒者雖不及數亦可矣　俗以瓜子及炒豆爲消閒食品南北皆然殆始於宋東坡文集與王元直尺牘想君對坐莊門爽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

或擇其子訪金奇中奇中方共客午餐肴核有白遠至而滬不易得者所餘僅矣奇中以食其子客曰壺不食其父奇中曰父之讓食於子常情也今以餉其子父之德我遜於自食耳客額之再

江北人在滬之以拾荒爲生者老幼男女皆有之拾荒者於坊巷糞壞中搜取菜物也見有餿敗之食物即入之於口津津有餘味可慨甚矣然亦未聞江北人羣居之地麥癟叢生積尸如山蓋驅幹強壯其白血輪足以抗微生物也

常人於進食之量不曰食量而曰飯量稚討飯若干碗一若肴饌爲不足齒數者予嘗與客會餐見有食肴盡器而進飯猶如常時者豈果別有腸胃耶抑謹守尼山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之戒耶

相傳清賜蒙古王公筵宴與宴者輒懷杯斝以出典器者不問以示懷柔遠人之道懷杯斝者豈亦效魏之祖瑛耶北史祖瑛字孝徵起家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聞見錄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巵羅寶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爲深恥孝徵怡然不屑世說新語補祖孝徵放誕不羈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是則孝徵之於席次盜物屢見不一見矣又聞清代大內筵宴漢員恆不得飽而疑之閱鄭梁玉瞪後集詩乃信其詩題云辛未元日侍宴太和門臣以面薄力懦不能與旗員角奪端坐半日枵腹而還

宣統辛亥以還政體改革風俗亦因以移易奢侈日甚不知所屆即以酒樓言之腹地僻縣亦所在皆有都會無論已凡通聲氣侈交游者無不日事徵逐知養生者亦不得自異惟以困於酒食爲苦此誠酒食地獄也東坡倅杭州不勝杯杓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見可談且食前方丈饗餮者亦以後靡爲戒清某御史以一席費一金爲風俗之後明呂坤尤慨乎言之毋欺錄言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可味也宋陳師道後山集叢

不能盡之暴殄天物於國民經濟有大損雖二三知己偶爾過從亦必後靡相尚求如蘇軾司馬光呂維祺霍渭崖張壽民湛甘泉陳秋舫者不可得矣東坡志林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客盛饌則二之可損不可增有及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酬獻今人燕賓方丈崇尺至愛真情豈特酒食飯過三餐誰有餘腹不食呂坤去僞齋文集凡席銘帝王八簋公侯四飯冤首魚葉君子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宋曾慥高齋漫錄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宋張功甫南湖集附錄賞心樂事之序有云爲具真率毋致勞費及暴殄沈湎則天之所以與我有爲無負無憾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見於詩予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今余所居常過我者許幹譽此外即鄉之三朱城中親舊與過客之道境上特肯遠來者至累月無一二然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歲以語客曰古者待賓客之禮有宴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明太傅呂維祺明德先生文集豫需會約之第三條云一每月逢七日小集寓齋不用包酒不用樂劇一上席以午未爲期毋過晏夜即告散毋流連夜分一桌四果四菜十五鋪盒一道小團有無隨便明霍渭崖家訓膳食門有曰凡客至肉三碟菜二碟酒五斤或七斤渭崖名韜謚文敏南海人世宗朝仕至南京禮部尚書清劉獻廷廣陽雜記予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著瓦杯寥寥五簋庭中黃菊粲然二白觴飲啄于其側叔度清風蕭然可樂查慎行得樹樓雜鈔湛甘泉還樸約告鄉里諸賢請共還樸俗待客止三果兩菜三湯兩割發止五品肉菜一品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陳秋舫屬題秋齋錢別圖詩起二句云多時五簋會客止五人來原註君設五簋會客惟五人皆不得與珂案一倣之五簋之及余常在坐黃修存與子穀弟或偶一至它人坐皆不得與珂案一倣之五簋之以後靡爲戒清某御史以一席費一金爲風俗之後明呂坤尤慨乎言之毋欺錄言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可味也宋陳師道後山集叢談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耶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爲後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呂坤去僞齋文集凡席銘帝王八簋公侯四飯冤首魚葉君子酬獻今人燕賓方丈崇尺至愛真情豈特酒食飯過三餐誰有餘腹餘過五腥誰能食肉言及饑寒余不忍聞一凡之費可括十人儉爲養福施爲積德暴殄天物子孫之孽

酒食徵逐賓客喧擾爲吾人最不能耐之事宋楊萬里詩人間俗殺是公筵諒哉旦恣口腹有妨養生家言也而徵逐酒食者或以酬應而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爲後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者幾人耶不爲酒食所困養生耗晷刻有妨酬應而然光緒丁酉重九何芷汀告予曰自來津門小住旬日晝夜轟飲而病昨夕又有招飲者爲誦宋喪萬頃詩病餘猶覺應酬艱句以謝之予曰招飲輒至懼開罪於人也然飲食無度災及其身口腹之酬應與皮肉之酬應將毋同勤有堂隨錄之言允矣元陳櫟勤有堂隨錄宏齋每歸休寧其族人爭相留款公曰喫無錢之酒食害有益之光陰遂亟去予又語芷汀曰凡不得已而必赴之宴會赴約勿後時免

主客之久待惜陰者皆知之吾以爲尤宜措意者得請東時即自審能往與否作書告之若告以不往士人可召他客有本不欲往臨時而託故辭之者徒令主人虛左以待席終掃興甚無取也其有得東多日必臨時而命僕馳書或傳語謂始願必來而微疾忽攖或遽客猝至乃至不果者隱以示其地位之尊尤可恨也至若西餐則肴以人計臨時辭謝尚無發耳且又有不可不知者宋孔平仲言之矣平生會食詩學宮不置酒相聚惟一飯公家事何多客至日已晚乘飢騁大嚼笑惡寧復揀僕夫無所餘顧我色不滿詩見清江集學宮二句則爲不嗜飲者所樂聞僕夫二句則爲不嗜飲者所樂聞僕夫二句則爲不嗜飲者所樂聞僕夫

齋食品爲十二碟六小碗有扣雞有全鴨有肉圓有豚蹄有魚此數品率取材於豆腐皮及山蔌無不酷肖所飾之雞鴨則以金針菜爲骨此外有點心齋費銀幣八圓酬庵主香金四圓

江浙之好游宴而言肴饌者輒曰船菜燈船中人之所烹飪者也江寧蘇州無錫嘉興皆有之不獨廣州梧州也及夕船內外皆張燈夏尤盛舟子眷屬恆雜傭保中蕩槳把舵二八女郎且優爲之皆素足船主有蓄妓以侑客者春秋佳日肆筵設席且飲且行絲竹清音山水真趣皆得之矣　蘇州高等之妓曰長三有岸幫船幫之別船幫者在宣統時倉橋浜之陳介福陳媛媛小陳家均自置畫舫自備酒筵推爲船菜之巨擘客設席於船船或行或泊悉任便夏日結彩於上八九月去之曰出廠亦有呼之爲熱水船者遊者無虛日今僅有閶門外同春坊第一家之筱雙珠自備大號燈船聘各幫庖人治船菜殊佳酒席費銀幣十二圓客欲置酒必預定至期午前九十時登舟作留園虎邱或寒山寺之遊（三時長可至平山）主妓（鮮曰客相識之妓近時妓家點不蓄船既登舟即以主妓自居）偕女僮入艙侍客客有自摯外局（非本船之妓曰外局）者可同往客登舟後飛箋召之亦可舟廣可容二三十人惟置酒之客例必博曰頭（左右可行者曰雙開門反是曰單開門）曰單開門舟有玻璃窗琉璃燈舟子有女眷搖櫓治肴之事亦相間爲之庚申夏四月（中華民國九年）予曾賃一雙開門曰吳艭者與鷁社同人游虎邱晨九時許登舟見有茶二壺糖梅乾甘蔗桃杷西瓜子四碟陳於几十時解纜十一時半至虎邱游畢返舟又有曰火腿拉糕者以麪粉之成條者雜火腿屑於中至佳午餞於中途進之甜鹹之點心即在是時餐畢登山歸途進夜餞則腹笥便便不能下箸矣又蘇城河中有常日椗泊之小快船曰雙開門（中艙至船頭左右可行者曰雙開門反是曰單開門）曰單開門舟有玻璃窗琉璃燈舟子有女眷搖櫓治肴之事亦相間爲之庚申夏四月（中華民國九年）予曾賃一雙開門曰吳艭者與鷁社同人游虎邱晨九時許登舟見有茶二壺糖梅乾甘蔗桃杷西瓜子四碟陳於几十時解纜十一時半至虎邱游畢返舟又有曰火腿拉糕者以麪粉之成條者雜火腿屑於中途進之甜鹹之點心即在是時餐畢登山歸途進夜餞則腹笥便便不能下箸矣又蘇城河中有常日椗泊之小快船曰雙開門（中艙至船頭左右可行者曰雙開門反是曰單開門）曰單開門舟有玻璃窗琉璃燈舟子有女眷搖櫓治肴之事亦相間爲之庚申夏四月（中華民國九年）予曾賃一雙開門曰吳艭者與鷁社同人游虎邱晨九時許登舟見有茶二壺糖梅乾甘蔗桃杷西瓜子四碟陳於几十時解纜十一時半至虎邱游畢返舟又有曰火腿拉糕者以麪粉之成條者雜火腿屑於中途進之甜鹹之點心即在是時餐畢登山歸途進夜餞則腹笥便便不能下箸矣又蘇城河中有常日椗泊之小快船曰雙開門（中艙至船頭左右可行者曰雙開門反是曰單開門）曰單開門舟有玻璃窗琉璃燈舟子有女眷搖櫓治肴之事亦相間爲之庚申夏四月（中華民國九年）予曾賃一雙開門曰吳艭者與鷁社同人游虎邱晨九時許登舟見有茶二壺糖梅乾甘蔗桃杷西瓜子四碟陳於几十時解纜十一時半至虎邱游畢返舟

牌局主妓所得囊錢廚雀每局十二圓客在船得兩飽午爲便席稱之多寡以多爲豪撲克每局二三十圓客在船得兩飽午爲便席稱之曰點心亦曰中頓肴爲八碟六小碗中有魚翅點心以米麥之粉甜鹹之餡爲之肴舉登點心至五光十色精腆可口計其數則客各甜一鹹一外別有公共之九品炒麪一大盤或走油肉荷葉餅四米粉四麥粉所製之甜鹹各半者也入夜設正席曰夜頓則飲於泊舟原處之方基地名或在主妓妝閣其食品爲十六碟三湯三炒點心五大菜中有魚翅全鴨兩餐菜單均主人預定時自擇亦有僅潠六菜一湯二者）入席後客各出銀幣二圓置於席曰檯面爲主妓所得俗謂之（得酒錢十圓否則僅得酒席費十二圓統計主人自出無利益可沾宴客之主人亦有時藝鄉客將銀幣撒地妓之男傭高叫曰謝謝某大少爺今則總翻而已）主妓須付客之犒飯錢每幡六百文客或步行主人亦必以輿飯票致客以犒其僕或旅館之待役牌局則每場發輿飯票四分每分銀幣二角已未（中華民國八年）十月予偕春音詞社同人至蘇游天平山觀紅葉乘夏闕林舟以往雖燈船非妓家所有盛於玻璃盤之香蕉柚橘梨四果可隨意喫之酒筵分午夜兩次午筵物品有梨柑橘荸薺杏仁糖蓮子糖落花生糖金橘八碟中央四冷葷爲排南火腿之切厚片者）白雞醬鴨羊膏四熱葷爲炒肉丁炒腌肝炒蟹粉蚶蠏大碗爲清湯魚翅五香鵪鶉燴蝦圓鴨舌湯炒腰花江瑤柱湯火方（整塊火腿清燉曰湯火方）清蒸鯽魚八寶鴨八寶飯夜筵物品九碟爲排南剝殼蝦鴨舌腌肝皮蛋海蜇皮樹椹石榴瓜子大碗爲紅燒魚翅蝦仁湯泡肚五香野鴨蜜炙火腿炒魚片亦尚有適口者較之無錫自有愉色甜鹹點心則遠勝之味之甜者茨實蓮子外曰福壽桃曰秋葉曰瓜稜皆饅頭以形似故名又有曰夜來香者味之鹹者炒麪燒賣外曰嚼嘴湯圓（以火腿江瑤柱爲餡）曰木魚餃以形似也又有曰火腿拉糕者以麪粉之成條者雜火腿屑於中至佳午筵於中途進之甜鹹之點心即在是時餐畢登山歸途進夜筵則腹笥便便不能下箸矣又蘇城河中有常日椗泊之小快船曰雙開門（中艙至船頭左右可行者曰雙開門反是曰單開門）曰單開門舟有玻璃窗琉璃燈舟子有女眷搖櫓治肴之事亦相間爲之庚申夏四月（中華民國九年）予曾賃一雙開門曰吳艭者與鷁社同人游虎邱晨九時許登舟見有茶二壺糖梅乾甘蔗桃杷西瓜子四碟陳於几十時解纜十一時半至虎邱游畢返舟

則點心席（若是之舟不能設盛筵僅得點心席謂之曰點菜亦可）已具俗所稱八盆六炒四粉（有湯之點心名一器）者是也米四麪麥粉二檯（檯心檯桌之俗稱以置於桌之中央故曰檯心）二水點（有湯之點心名一器）者是也下酒者八盆爲甘蔗桃杷二菜合一盤）西瓜子火腿拌豬腰漬蝦去殼尾蟹野鳥海蜇皮拌黃瓜盆之徑七寸弱俄而六炒至三則魚唇五香鵪炒蝦仁海粉燴磨菇炒肉絲皆以碗盛之碗之徑亦七寸弱主客凡八人予食量固隘客亦以味劣遂巡下箸酒闌點心至四粉爲扁豆糕火腿拉糕汆油餃（豬油蒸粉餃亦豬油）四麪爲解蟹粉燒賣玫瑰秋葉餃蝦餃糖餅兩檯心繼之則紅燜豬肉佐之以荷葉捲也蝦仁炒麪也未幾而二水點至一爲芙蓉蛋一爲查玫湯（山查玫瑰合而成）至是而點心席告終輟箸起評泊之則衆口一辭謂肴饌固遠遜無錫較夏闕林舟所製猶遜之點心亦然猶憶己未質闕林舟之費用都凡銀幣二十二圓得嘗午夜二席此則銀幣十一圓犒賞二圓僅得半飽之點心席且舟可打頭八人危坐珠以爲苦實皆爲蘇舟點心之虛名所賺也歸而告姜佐禹謂廉甚大訝詰之姜曰船娘承應巾茗（紋手巾烹茗也）不名一錢雖終日枵腹亦尚有秀色之可餐也蘇州燈船之得名明已然通州顧養謙蘇州歌云蘆蘆城外木蘭舟朝泛橫塘暮虎邱三萬

六千容易過人生只合住蘇州蘇州燈船之盛於此可見雖宣統辛亥以還一敗塗地然享有盛名逾五百年亦云久矣且當光宣之交蘇州船菜猶不惡也義寧陳伯嚴吏部三立和酬小魯見寄詩曾及之詩云詞流四五輩賞識頗解頤瓜艇七里塘隔坐老畫師緩曰聲毛髮枯風扇連騎小婦諳吳烹菜餌獻盤匙菰粉荷葉糜荀蒲衣薄者快啖顏巧笑風味埒鵝夷　無錫有畫舫俗稱游山船妓家蓄之雖不皆有水閣橈曰船幫有水閣者客於午前九十時登舟妓躡醵而往亦可先至水閣小憩僧之登舟累世業此以烹飪著俗稱世家者有王謝蔣楊四姓王巧仙舟曰仙槎王屑（舟小艄老二家）舟曰藕舫謝家舟曰蓮舫蔣家舟曰桂揖蘭橈無水閣者以船爲家小周之舟曰筱舫馮家之舟曰潔舫而陳寶香嚴順龍兩家之舟無名稱客之設宴必於舟例以一筵分午夜享之其物品大率四水果二乾果四冷葷二熱葷六或七之正菜及四陪飯菜（以佐飯）不知者以爲必二筵實析一爲二俗謂之曰一拆兩魚翅鴨每餐進其一午或夜任便進正菜時必有與肴同進之點心一味或清燉之糖蓮子魚翅最著名饌以蟹黃者尤佳大率貯於圓罌可一尺直罌可四寸

之資缸多而且肯鴨有二一爲切塊攙成全形之燒鴨一爲清蒸有湯之全鴨鴨或僅一則伴以爛蒸極香之花豬肉葷素各品色香味三者具備若血葷燒黃雀冰糖煮大栗（桂花時之新栗）及薑葱糖鹽酒之醉蟹皆甚佳即陪飯菜之薺菜豆腐拌蘿蔔絲增麵巾亦足開胃佐餐是以無錫船菜之精膾炙人口非特爲廣州梧州杭州嘉興江寧諸畫舫所不及即以蘇州餞之亦小巫見大巫也午宴後夜宴前之點心客可自擇共器而食分器而食悉任便總計費用船資菜價及點心酒飯果餌各項一拆兩者銀幣二十圓特廉之時二十四圓船役女傭（娘姨大姐是也）之犒賞十圓或八圓若僅食一餐不敘一拆兩者（大率爲外來之客屬娘姨者）并點心筵前筵後食之均任便　計之船資肴饌點心酒飯果餌之資二十二圓犒賞六圓舊曆四五月爲蘭市最盛時曰蘭汛九十月爲米市盛時曰米汛游客紛集供不應求非預訂畫舫不可各貴亦較平時爲昂一拆兩者四十圓犒賞十圓若因客多而午夜同時設二筵亦皆一拆兩者六十圓犒賞十圓僅一夜筵二十八圓犒賞六圓今雖米汛大衰而繭汛加盛滬之豪商恆傳電預訂船菜以出自泡肚血葷燒黃雀雙鯽魚點心爲腐乳肉及實心饅頭陪飯菜四薺菜豆腐白菜燴蝦仁燴麪市拌薺菜餐時泊惠山浜飯果腹登山覽

游山船皆在北門外城腳游山船浜長安橋下一帶其家亦相近入門即廳事皆平屋光緒末建水閣高者二層倚河而建船繫後門側內外皆鑲玻璃燈出游而在薄暮舟中煤油燈皆燃及歸泊則舟中電燈接線於水閣照耀如白晝矣客之乘畫舫者率游惠山既解維必促坐而博是時進點心游山畢在舟午餐同桌之便可游黃婆墩亦可於去時先游以午餐後可泊舟塗松橋附近之橋下步行至梅園　博訖則添酒迴燈又開宴拇戲徹呼乃達夜午其在夏日則泊於小尖（與虹相對夜深酒闌可攜一二妓同乘小艇俗名水馬車雇資小銀幣數角）容與中流以納涼客若宴於船妓之家而欲一嘗船菜者宜依船例給資蓋由船庖就船烹飪而陳之於水閣耳若所進爲酒樓之饌自有酒樓例值費較廉又如二三知己偕往小坐亦可在其妝閣一飫便餐亦沽之於酒樓依例值給之惟獨男女傭以銀幣一二圓客之招妓侑酒也無論其爲本船者爲他船（湖惠山者不止一船必招之使來）者人各銀幣一圓午夜兩筵均侍坐彈唱有（清紋可招之使來）者人各銀幣一圓午夜兩筵均侍坐彈唱有水閣無船之女閣皆在北城腳庚申（中華民國九年）冬有五家謝月明也小妹妹也邵阿和也琴舫也小紅也其庖不能治具客留飯沽之於酒樓午夜各一餐然非兼碰和不可碰和者博也妓家抽頭二十或十五取一（取一籌）

之抽頭（康按此志林所謂賭錢不論方也唐劉禹錫嘉話錄謂家什而取一謂之乞頭見牧豬閑話）至少銀幣十二圓雖計之一切支給凡三十圓而犒賞亦在其中又有所謂三里橋下小船者船有妓以泊於三里橋故名妓不歌船不開宴然可令船役入市購酒肴而飲於船全日船價大率銀幣四圓若蘭汛兩市之盛時亦有貴至十餘圓者游山船外有小艭船焉亦可乘之以出游無妓俗呼小駁船凡十餘艘均泊於大洋橋吉祥橋北塘等處無庖餉客以點心而已客可擇共器而食分器而食悉任便總計費用船資菜價及點心酒飯果餌各項一拆兩者銀幣五圓惟焉阿春楊阿妹兩舟點心之外可備酒筵於午時食之其筵爲十二碟四小碗五大碗陪飯菜五碗惟無魚翅幷船資計之凡十圓犒賞二圓惜舟膛僅容五六客客亦可招妓侑酒從游一日局資一圓己未八月二十六日應周夢坡之招游無錫飲於北城腳十五號王寓之畫舫午前十時登舟午後一時許設席肴饌如下水果四碟梨榴香蕉乾果一瓜子青豆合一器冷葷四火腿肥肝細切之白雞薑屑蔥糖鹽拌之去頭酵蝦熱葷二炒腰片炒雞片肴七湯鴿蛋炒蝦仁清蒸鵪豆苗湯泡肚血葷燒黃雀雙鯽魚點心爲腐乳肉及實心饅頭陪飯菜四薺菜豆腐白菜燴蝦仁燴麪市拌薺菜餐時泊惠山浜飯果腹登山覽

諸名勝妓悉從在二泉亭茗坐妓剝熱菱以餉五時回船進點心則油灼春捲一盤燒賣二盤又各薺菜小圓子一碗時方解維言旋七時抵王寓後門俄而舟中電燈悉燃七時開夜宴肴饌如下水果四乾果一冷葷四熱葷二均與午餐同肴四紅燒魚翅清燉火方清燉雞（中有豚蹄）蓮羹陪飯菜四炒金花菜拌蘿蔔絲薺菜豆腐麪筋午夜兩餐賓一筵即一拆兩也水果乾果熱葷冷葷各具肴饌則午夜各得其半翅鴨爲大菜在午在夜從客之便點心亦筵中所應有提出另食耳是日船價菜價銀幣四十圓犒賞十圓更有零費二十七日夢坡欲作龜頭渚萬頃堂梅園之游於是武進趙浣孫杭縣吳恕之丹陽張厚裁爲主人餞北門外游山船浜蔣桂仙家晝舫以汽油船曳之行午前十時登舟方解維即進點心人各蝦仁索麪一器一時許至萬頃堂前泊焉進午餐肴饌如下水果四梨榴香蕉橘乾果四青豆瓜子糖油炒核桃剝衣落花生冷葷四爲胰肝火腿醉蝦白雞熱葷二志其品矣肴七爲軟炸雞薺菜蝦仁清燉磨菇油泡肚蝦腰蟹黃魚翅（大）甚點心爲紅燜肉寶心饅頭紅燒鯽魚陪飯菜二亦志其品食畢騎萬頃堂茗話旋乘小舟以汽油船曳至龜頭渚渚在太湖

濱游畢仍乘小舟至近梅園泊船之處上陸步行至梅園園就山而築薄暮還遊山船浜登桂仙之水閣小坐回船食點心爲大餛飩旋開晚宴肴饌如下水果四豆瓜子落花生糖冷葷四熱葷二與午餐同肴七灼鴿蛋清燉磨菇鍋燒鴨生雪裏紅蒸鴨血葷燴蝦腰清燉火方蓮羹陪飯菜四拌蘿蔔絲燬麪筋薺菜豆腐炒金花菜醬小菜二以下點此亦以一席分爲兩餐惟點心有兩次耳是日主人所出之資與昨同惟加汽油船費十八圓亦尚有零費予所招飲酒之妓二十六日本船一王玉香他船二徐菊仙（己未花界之大總統）蔣桂仙二十七日本船一蔣桂仙他船二徐菊仙王玉香林黛玉局費人各銀幣一圓午夜兩宴均侍坐唱一曲二十七日同人所招十餘妓均午前十時隨客登舟夜十時同北門外之游山船浜始散歸在船十二小時僅局資銀幣一圓可謂至廉亦以是日游惠山者僅蔣桂仙一舟耳閘當藕汎及夏日游舫醫集惠山浜不能久坐輒自甲船至乙船乙船至丙船丙船至丁船來往無定惟必數來且午夜兩餐亦必待坐唱曲也錫肴味甜今偏於鹹而船菜則五味調和魚翅尤佳（每碗銀幣四圓）船菜以蔣舫爲巨擘尤著者魚翅及清燉磨菇王謝王巧仙次之二十

八日張雪莊招飲於王巧仙家予以事赴蘇辭之船菜之價昂於五年以前五年以前船菜兩項十六圓繙蘭汎及夏日以一船之和酒兩二十四圓三十六圓四十六圓）菜計之極在百圓以上吾輩爲清游（在船不博之譏）舟中人所得僅此五十圓及局資　己未閏七夕周夢坡招作嘉興煙雨樓之游爲南湖秋稧晨十時自滬至禾即登楊三觀之舟三觀無錫人與其妻治具其備棹舟進十一時至杉青闌涇仙祠就落帆亭品茗俄解維游南湖日亭午就烟雨樓下泊焉坐定開宴其肴饌凡小碗爲蝦仁蟹粉蹄筋磨菇五香鵓蝦圓白木耳蓮子六大碗爲蟹黃魚翅凡寶鴨魚肚冷拌鱖豬火腿燴粉蒸肉蓋禾中畫舫特殊之饌也味尚佳以視梁谿畫舫則相去遠甚冷葷盤中有蟹以去殼之腿肉植於四周中實以黃凰所未見餐畢登樓啜茗旦食鮮菱噢賣者皆女郎剝以餉客嫩於雞頭也嘉興之燈船亦無錫產歲以春至以秋歸亦有常年在禾者船有雙夾衖單夾衖之別最大者猶小於梁谿與金閶相埒都凡二十餘艘泊北門外荷花隄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七日雨期價昂於平時大者銀幣十六圓或十四圓次者十二圓或十圓常日各減二圓均合船資筵費計之惟犒金在外正菜無客可任意選肴或悉爲蔬食均可惟無定價若僅用小點心之麪或開晚宴肴饌如下水果四豆瓜子落花生糖冷葷四熱葷二與午餐同肴七灼鴿蛋清燉磨菇鍋燒鴨生雪裏紅蒸鴨血葷燴蝦腰清燉火方蓮羹陪飯菜四拌蘿蔔絲燬麪筋薺菜豆腐炒金花菜醬小菜二以下點此亦以一席分爲兩餐惟點心有兩次耳是日主人所出之資與昨同惟加汽油船費十八圓亦尚有零費予所招飲酒之妓二十六日本船一王玉香他船二徐菊仙（己未花界之大總統）蔣桂仙二十七日本船一蔣桂仙他船二徐菊仙王玉香林黛玉局費人各銀幣一圓午夜兩宴均侍坐唱一曲二十七日同人所招十餘妓均午前十時隨客登舟夜十時同北門外之游山船浜始散歸在船十二小時僅局資銀幣一圓可謂至廉亦以是日游惠山者僅蔣桂仙一舟耳閘當藕汎及夏日游舫醫集惠山浜不能久坐輒自甲船至乙船乙船至丙船丙船至丁船來往無定惟必數來且午夜兩餐亦必待坐唱曲也錫肴味甜今偏於鹹而船菜則五味調和魚翅尤佳（每碗銀幣四圓）船菜以蔣舫爲巨擘尤著者魚翅及清燉磨菇王謝王巧仙次之二十

八日張雪莊招飲於王巧仙家予以事赴蘇辭之船菜之價昂於五年以前五年以前船菜兩項十六圓繙蘭汎及夏日以一船之和酒兩二十四圓三十六圓四十六圓）菜計之極在百圓以上吾輩爲清游（在船不博之譏）舟中人所得僅此五十圓及局資　己未閏七夕周夢坡招作嘉興煙雨樓之游爲南湖秋稧晨十時自滬至禾即登楊三觀之舟三觀無錫人與其妻治具其備棹舟進十一時至杉青闌涇仙祠就落帆亭品茗俄解維游南湖日亭午就烟雨樓下泊焉坐定開宴其肴饌凡小碗爲蝦仁蟹粉蹄筋磨菇五香鵓蝦圓白木耳蓮子六大碗爲蟹黃魚翅凡寶鴨魚肚冷拌鱖豬火腿燴粉蒸肉蓋禾中畫舫特殊之饌也味尚佳以視梁谿畫舫則相去遠甚冷葷盤中有蟹以去殼之腿肉植於四周中實以黃凰所未見餐畢登樓啜茗旦食鮮菱噢賣者皆女郎剝以餉客嫩於雞頭也嘉興之燈船亦無錫產歲以春至以秋歸亦有常年在禾者船有雙夾衖單夾衖之別最大者猶小於梁谿與金閶相埒都凡二十餘艘泊北門外荷花隄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七日雨期價昂於平時大者銀幣十六圓或十四圓次者十二圓或十圓常日各減二圓均合船資筵費計之惟犒金在外正菜無客可任意選肴或悉爲蔬食均可惟無定價若僅用小點心之麪或開晚宴肴饌如下水果四豆瓜子落花生糖冷葷四熱葷二與午餐同肴七灼鴿蛋清燉磨菇鍋燒鴨生雪裏紅蒸鴨血葷燴蝦腰清燉火方蓮羹陪飯菜四拌蘿蔔絲燬麪筋薺菜豆腐炒金花菜醬小菜二以下點此亦以一席分爲兩餐惟點心有兩次耳是日主人所出之資與昨同惟加汽油船費十八圓亦尚有零費予所招飲酒之妓二十六日本船一王玉香他船二徐菊仙（己未花界之大總統）蔣桂仙二十七日本船一蔣桂仙他船二徐菊仙王玉香林黛玉局費人各銀幣一圓午夜兩宴均侍坐唱一曲二十七日同人所招十餘妓均午前十時隨客登舟夜十時同北門外之游山船浜始散歸在船十二小時僅局資銀幣一圓可謂至廉亦以是日游惠山者僅蔣桂仙一舟耳閘當藕汎及夏日游舫醫集惠山浜不能久坐輒自甲船至乙船乙船至丙船丙船至丁船來往無定惟必數來且午夜兩餐亦必待坐唱曲也錫肴味甜今偏於鹹而船菜則五味調和魚翅尤佳（每碗銀幣四圓）船菜以蔣舫爲巨擘尤著者魚翅及清燉磨菇王謝王巧仙次之二十

己未（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九日偕無錫王尊農副貢蘊章訪番禺潘蘭史徵君飛聲於其滬上克明路廣廬後至者順德蔡哲夫嘉興湯鄰石談藝甚樂又縱觀書畫及劉平國治道記碑拓碑在新疆溫宿府拜城縣去玉門關千餘里刻於漢永壽年陶勤肅公模拓甘時幕僚施均父覓得之今石已殘毀拓本不可多得蘭史珍之日晡留飲先之以鬱金香鬱金香嘉定南翔鎮所產而僞之以蘭陵美酒者予不善飲酷其名路啜之饌皆廣州味爲炒蝦仁炒魚片滷雞京冬菜燉

鴨名稱與江浙同烹法大異又有名稱不同之數品曰炒扶持以刀豆炒鴨之肫肝也曰蛋角以雞蛋之黃白調勻模之成片屑豕肉魚肉爲餡也曰蠔油點雞切雞肉爲片以蠔油蘸之蠔即蠣黃其油差類醬油鹹而微腥嗜之者則覺其馨又有廣西豆醬亦可蘸食厚於醬油而味淡也曰羅漢齋以香菇竹筍線粉白菜雜炒之曰鮑魚肉藕湯以鮮藕雜於鮑魚豕肉中曰魚丸菜湯屑魚肉爲圓中有小塊予與共食目擊之予又嘗與楊杏城親家會餐而見其坐次必有一徑可五寸之盤以儲食物之骨及渣滓嘗復嘗吐復吐儲滿則易盤終宴可三四易含英咀華吐棄糟粕於養生之道得矣杏城好學佐幕府爲朝官退食輒手一編不事交游徵逐所時時省覽者世說新語故其學於黃老爲近嘗曰世說新語一書紀述言行宏博簡要有類於史篤永玄妙有類於子其文爾雅足爲詞章之助其旨趣淡遠寧靜不言性理而儒佛莊老之微言精蘊時有發明尤足以藥躁妄鼂風尚則又益於人心世道之書也諒哉斯言戊午（中華民國七年）九月杏城歸道山至癸亥（中華民國六年）矣人心世道益不可問所謂酒囊飯甕者猶爲賢也若鍾王帖（宇宙風乙刊載鍾繇薦季直表帖）今世說無識偏二門杏之紀載可累數百葉不盡讒險紕謬二門尤不能觀（今世說無識偏二門）

城不死必雠予言丁巳（中華民國六年）春杏城居津門重刊世說新語爲吳興凌初成以所得馮開之秘藏劉須溪劉應登兩家批本付雕者與袁髹所刻放翁本同爲原書而以王氏所劄補者附於後完書也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清獻（鄭超平）時頻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賓客設核皆精宋張耒明道雜志錢穆父常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精要而不繁珂謂錢之精要不繁趙之頻蔬食止一肉皆可法也

高雲鄉嘗云宴客宜用圓桌肴皆盛以大盤宜精不宜繁置桌之中央客之前各有節二雙匙二事小碟小碗各一以雙筯一匙入大盤取肴或湯納於小碟或小碗如是可不至有口涎之交換此較之人各有一器者爲簡予嘗一仿之客憚其煩皆不從

兩般秋雨盦隨筆湖南麻陽縣菜館凡紅白事咸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盞之數也（今制一盞一碟一匙一箸一盤一碗一盂一匙一箸一盤一碗一盂一匙一箸一盤一碗一盂

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擧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隔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珂按白席見老學庵筆記其言云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支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啖荔支請衆客同啖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卻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爲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吾杭雖省會俗頗儉清光緒中葉猶然林重夫曰節儉之家有喜慶事款客之酒肴曰喜湯兒其費以套計一套之費銀幣五圓午夜兩套爲一套謂之曰湯喻其淡泊也又有所謂孩兒席者以餉客所與俱之男女兒童肴不腆椎各有果一碟羣兒圍坐皆欣欣然手舞而足蹈稱兒席之特設者不使兒童虛占筵席之一座也

真如江蘇寶山之一鎮耳得聞於時者爲滬寧鐵路西行之首站也視南翔之富庶十不及一而密邇滬市遂有滬風族子志沂言鎮人陳步鰲承祖父之業設飯肆於鎮庚申仲冬爲其子納婦名實瑞字肇宏高小學校畢業生年十六慈婦年二十農家女此席千金有奇筵席費尚未計入宴五圖與攜去亦佳事也胡蝶會者王衍梅折花餽簡賦序中述之序曰余家牡丹一本祖物也重開疊萼花時異蜂以萬數奇觀也余兒時此花已高出檐際今又尺半強矣三月五日爲余覽揆之辰同學少年載一鵝爽一都籃會飲花下號曰胡蝶會取譜聲也爵至無算主人折花贈客盡數而散如是彌旬及花之半乃止亦韻事矣因舉長帽翁折花餽簡故事賦以酬賓見緣雪堂遺集·癸亥仲春二年民國有友招飲食前方丈獻饌者更迭不已默數之綜計肴饌點心多至六十五種感其意惜其奢因思先子之言矣先子嘗以粵寇蕩平風俗汰侈而以宴會之盛饌紛列慨然於一籃會一桌會胡蝶會之不能再見詔小子曰咸豐十年權常山訓導時知順治康熙間彼都人士宴客惟五簋簋者尋常資器也其後擴而大之可容數升又其後簋益大且多至十數不若是則詘笑隨之今何如耶

歐美盛行茶會今國人亦有倣效者而我國古籍已載之元耶律楚材建牙河中府今折入俄國斜米斯干省時有西域從王君玉乞茶詩註是日作茶會值雪又明高啓有幼文約余與止仲同宿士明鶴鳴山房爲試茶之會詩見高太史集

茶爲人人所飲而嗜酒者亦飲茶醉至甚必以茶解醒高雲卿不然窮日夜沈湎於酒其暫也三五日不啜茶其常也予嘗勸之戒酒乃語予云孔子好飲惟酒無量不及亂非其證乎且人所宜引以爲戒者酒色財氣四端而孔子所云君子有三戒爲色財氣不及酒戒之中曰正惟嫁娶多而世乃益亂

在圖氣也戒之在色色也戒之在得財也三者皆戒而不言酒可見
孔子之好飲也　明崇禎二年錢謙益作飲酒詩其一云世多愛官者不復知酒旨亦有愛酒者不暇討官笑愛酒令人狂愛官令人鄙腸爛飲不休漏盡宦不止嚮酒與貪官皆可令人死我本愛官人侍郎不爲庳我亦愛酒人致酒每盈几今年命大縡官罷酒亦恥長慵謝都門斯可以去矣見初學集其無恥若此　龔子良飲酒食肉忽學佛茹素不及半載以腦出血卒時爲辛酉（中華民國十年）年僅五十有六予失一同志矣子良名璞吳縣人以英文客授豫章及歸卜居崑山言而有信爲人謀而忠君子人也嘗來滬與予飲於旗亭時方隆冬引酒御肉而語予曰吾寠人也以酒爲衣今若挾纊而溫矣陶陶焉蕩蕩焉其樂真不可得而量也吾之居崑營糟邱也將老於崑矣有子三長君元龍字偉雲少成若天性善繼志予輓子良聯云此何世耶君子道消乃今會不及下壽君長往矣息壤言在安復能從爲老農蓋予與子良嘗有結鄰課耕之約也崑之鷹公前於子良而予與子驥齒德尊長於予者二十餘年以論交者江陰潘子驥薇屏喬梓子驥名鍾瑞全唐詩話鄭谷坳年司空圖見呼之輒應謝以丈丈名玉潤以南丈丈而爾之曰爾吟得丈丈詩否見

海神安司璁檢告歸蓋墾牧於崑因爲予買田於人者　馬鞍山下春秋佳日予往崑輒與之飲於黃鱸話耕稼予乃益知農家之樂期以十年結鄰庚申（中華民國九年）三月逝矣丈丈不善飲而善飯垂八十猶健步與行阡陌間予喘息相從也嘗語予曰君杭人乃欲卜居於崑題君墳詞圖者姚莊父云詞人生擅湖山勝羅敷盒云湖山勝處綠陳也可以苑成大元日烏鵲難擬嘗老酒詩證之亦言其爲宿釀耳何臧亦一念之否予微笑而已薇屏名繼藩臧樸如其翁曾讓產於麻弟客鄭州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以河南出土之陶製女二馬二及均窯（宋時均州窯在今河南禹縣）一碟見贈女長裙束胸類今之歐羅巴女馬高身長脛類今之亞拉伯馬碟之地作碎綠色殆即均窯之所謂鶉哥綠耶有小缸點二曰玫瑰斑古色可愛皆几案清供惟自慚形穢耳莊父名華貴筑人數盒名惇曼順德人曾官財政部秘書爲襲公郎中惇曼之弟皆今之著作家　二（中華民國十二年）中伏曝書畫見其爲先子所繪山水屏幅因憶光緒己卯冏十一（中華民國）歲侍先子里居（杭城仁和坊）聖觀巷）叔月必數至時胡頌清師賢芬授冏讀叔與師入酒家輒爛醉嘗語師曰吾胸中無塊壘不必以酒澆之也清初屈大均有贈單翁詩題註云翁浙東人以順德之陳村水好

酒之狂也叔善書下筆雄偉崢嶸蔚絕不得僅以著色山水譽之所繪花鳥活潑生卉神氣迥出傳色尤造其妙　予不能飲遇宴會輒如宋之王審琦手持空杯相勸而已葉夢得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飲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輒連飲大杯無苦自是每侍宴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此言宋太祖之強審琦飲酒帝王之專制可見也言審琦侍宴而能飲還第而如初世俗之迷信可見也楊萬里詩生前身後名兼飲二事何曾有重輕予不飲已無生前之樂五十無聞尚敢冀身後之名耶予子新六乃亦不勝杯杓是可餐蘇氏父子矣東坡志林東坡云吾少時苦頭痛飲欲學而未至見斜川集三蕉葉其子叔黨亦不能飲嘗云僕不能飲欲學而未至見斜川集詩註、紹興酒之著於世久矣以其味不甜耳陸游龜堂獨酌詩一酌蘭溪十餘樽清醇馥烈得蘭溪酒必承殆不可言陸山陰人也於紹興酒必饗而甘之乃盛稱蘭溪酒必承

梁代之舊酒味甜放不喜之嘗時稱蘭溪不繆以酒字猶今之稱酒曰紹興也曉讀書齋雜錄今世盛行紹興酒或以爲不知起於何時玫梁元帝金樓子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則紹興酒梁時已有名顏氏家訓困學篇亦引之珂按今稱越釀越釀曰紹興酒或即曰紹興而紹興人自稱則曰老酒蓋酒以年久爲貴曰老酒者言其酒之陳也可以苑成大元日烏鵲難擬嘗老酒詩證之亦言其爲宿釀耳然會稽縣志舊曆紹興府志所載則老酒又爲一種通行之酒名非言其陳也縣志云越酒行天下其品頗多而名老酒者特行名豆酒者佳其法以綠豆爲麴邑壞多秫少菽以此府志云府城釀者甚多而豆酒特佳京師盛行近省城亦多用之豆酒者以綠豆爲麴也近又有薏苡酒地黃酒鯽魚酒造法大約同豆酒而間出新意味俱佳其名老酒者味稍次而特多癸亥（中華民國二年）秋詢越人則云今之越釀皆老酒也豆酒薏苡酒地黃酒鯽魚酒絕迹久矣言紹興酒之佳者謂越中東浦之水宜釀放佳單氏所釀亦甚佳而其先代有徙居順德以釀致富者是可知紹興酒者釀術之佳耳非必取水於東浦也清初屈大均有贈單翁詩題註云翁浙東人以順德之陳村水好

可作豆酒攜家來釀致富詩云爲家只愛在陳村溪水瀠洄綠繞門絕似鑑湖西一曲釀成花露醉無言子姪相將作酒家高頭豆酒勝流霞釀師遠自山陰至此水爭言似若耶此水天生作酒泉翁來更在浙人先人間致富無如酒釀法殷勤向我傳陳村果木多龍眼一花頭飽露華翁欲酒香還有法春時兼與荔支花陳村只在海雲西山水何曾讓會稽太白只今逢紀叟開來一任老春迷四皓當年似爾無朱顏白髮擁羅數風流定得浮丘術九十還能育鳳雛已得長生賴酒杯素書時爲少年開老人豈必鷹揚去令子行當虎步來又有以事偶憩單家口占奉答詩題註云單家善釀詩云五宿黃公酒壚旁氤氳麴糵不勝香主人相勸憐衰疾薑桂舍滋未忍嘗毀瘠哀予六十人醇醪信美不沾唇來因兒女非無故慈孝多慚此一身詩見翁山詩外清全祖望拜祠江上偶然作之十二云陳村水比鏡湖清豆酒新淘一百瓶只恐南方灰力健願郎飲少爲尊生亦言單翁所釀之酒也　悅親樓集清海寧祝德麟止堂著其論酒詩注云紹興酒蓋初蒸時元氣滴成者色似燒春味極和美　水旱之歲地方官出示禁屠自古爲然且有禁酒者南齊永明中以旱故都下二

縣朱方姑熟權斷酒見南史又有以崇尚佛教而禁釣者唐會要武德二年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　謙言著述之劣輒曰徒供覆瓿之用予謂非也實自負耳漢揚雄著太玄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見漢書是言玄之陳義甚高不能見賞於俗目耳果自謙當曰覆醬吾書左思傳陸機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以爲不能加覆醬瓿外又有覆瓿布之故實孔臺嗜酒王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不見肉糟漚更堪久耶答曰不見肉糟漚耶見唐人煮茶多用薑鹽味安得佳此或竟陵翁未品題之先也酒始於夏儀狄夏人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國策云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路史以儀狄爲帝女誤若言茶之起原則後於酒唐楊曄膳夫經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煮是爲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有茶至德大曆遂多建中以後盛矣宋無名氏南窗紀談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迦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

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故其家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爲湯飲客宋唐子西眉山集客至設貧家無酒食待客獨有茶湯爾山郡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常有顧惟有水自入夏江水渾而井泥不可飲客至相對清談珂按夔關詩今則具湯者僅見　世傳金山寺主僧待客之茶有上中下三等客至呼茶曰茶者尋常之茶也曰好茶者特烹之茶也曰烹我的茶者主僧自飲之上等茶也此與南宋之自在茶相較未知何若放翁南堂雜興詩竹院隨僧自在茶句註超興初僧喚客茶各隨意多少謂之自在茶今遂成俗　長沙風俗客至必烹茶相餉僅以壺中本有之茶餉客爲不敬然椀中茶葉至少以客之啜茶者必并葉食之也放翁即事詩省事嚼茶芽是則長沙人亦有所本矣　客到烹茶甜似蜜滿杯瓜果佐茶亦如湖州之佐茶涵東陽雜詩也見金華詩錄蓋以蜜餞瓜果浸香錫清康熙初沈以薰青豆鎮江之佐茶以餚（餚以豬豚爲之漬以鹽使其味略減色白如水晶片物之）揚州之佐茶以豆腐乾絲長沙之佐茶以鹽薑菜蔥也　各省所產之綠茶鮮有作深碧色者吳之碧蘿春歷之石井亦然惟吾杭之龍井色深碧

可以古之綠昌明擬之宋袁文甕牖閒評白樂天茶詩云渴嘗一盞綠昌明昌明乃地名在綿州人便謂昌明茶綠非也此正與黃金碾畔綠塵飛之句相似蓋是時未知所以造茶制作不精故茶之色猶綠而好事者錄其茶之妙亦未以白色爲貴其詩故如此明謝肇淛五雜俎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黑盞以建安所造者爲上此說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濃淡珂按杭茶之大別以色分之曰紅曰綠析言之則紅者九龍井九曲也龍井紅壽也壽眉也紅袍也紅梅也建旗也紅茶蘊也君眉也綠者十明前也旗槍也蓮心也雨前也本山茶潮州所尚品茶之事也其烹治法本諸陸羽茶經器甚精細白泥也龍雀也龍雀也白毛也元毛也桂蕊也茶之葉他處皆蜷曲而圓惟杭之龍井扁且直且古之飲茶皆擣末爲團爲餅亦如今歐人所食之茶磚後世乃瀹泡之實始於杭杭俗用細茗置甌以沸湯點之名爲撮泡茶禪寄筆談之言也吾杭率以雨水烹茶虎跑泉水不易致也江寧人亦然清陳作霖金陵物產風土志雨水較江水潔較泉水輕必判分晝夜讓過梅天炭火焠之疊換缸甕留待三年芳甘清洌車研詩所謂爲憶金陵好家家雨水茶是也　胡憲生涇縣人有

曰四色種曰林萬泉曰天井巖正水仙種曰武夷天心巖佛手種曰武夷名色種曰鐵觀音曰雪梨曰玉花種曰大江名種又有成塊者胡樸安則言工夫茶之最上者曰鐵羅漢綠茶也鐵觀音以下皆紅茶鐵羅漢之通行各省者乙卯（中華民國四年）市價每斤銀幣八圓其最昂者每兩十圓以斤計之則一百六十圓矣樸安曾飲每兩五圓之鐵羅漢即工夫茶之一也閩粵人皆嗜之潮嘉風月記言工夫茶爲潮州所尚亦在潮言潮耳　江浙間所在皆產茶而質粗葉老者多珂侍先子於綠姚南鄉之茶也光緒乙未奉母徙蕭山俞瑞明以最上者寄餉猶不及龍井之雀舌然其味至厚而耐咀今念之更念吾老蓉（綠姚人稱老幫趙）綠慶也綠慶綠姚南鄉箬舉人其家故種茶與瑞明之鄉接儻吾家從至蕭山以老病乞退吾家初賃居周家河頭旋賈屋於陳家街時珂客小站袁項城幕綠慶守門戶供薪水惟謹任勞且任怨也兒子新六方就塾其出入綠慶護持之吾家居蕭山凡六年有事於杭惟綠慶往時或風雨渡江至勞苦此六年中居杭之兄妹（兄名瑾字慎徒詡後世父妹名璈字琨之同懷也）於隔江相望之蕭山僅兩至（兄兩至皆長至一至暑去妹亦兩至一至暑去）吾母乃時時念之戊戌冬珂自小站歸道庇東遘盜猖獗還蕭山母以綠慶效忠吾家語珂珂德之己亥賣書辦裝再入都再入粵其冬又狠狽還蕭山菽水之資匱母不欲珂稱貸於兄婿也乃踏踖家貧宅還杭州綠慶從焉其明年綠慶歸又明年爲壬寅之正月奉母率妻孥來上海母恆謂媳之臧獲無一良安得復有若綠慶者耶宣統己酉十月吾母卒十一月珂歸而營葬遇舊僕亦綠姚南鄉人使訪綠慶將招之來滬周恤之覆書曰不知殆死矣吾今思之綠慶識樸勤謹忠於事寧人也而待子若兄弟姊妹綠慶之頭廣而長且豐下而侏儒其在吾家飢欲死曾無一日之安居負綠慶矣吾今重思之以綠姚質粗葉老味厚之茶喻綠慶其庶幾乎抑吾又思之定海諸生李巽占家赤貧謹於事母母授徒數里外每食必歸食已復至主人怪之詰以故久之乃曰家貧母食番薯何忍獨飯此學使訪得實表之給以金始卻不肯受語以歸養母乃感泣再拜持去此清焦循番薯吟序也見雕菰集歸山後家園蕭颯甘旨缺供太夫人見憐每食減啗乙卯十月爲二子瓚璈析箸愴然凡筵永志餘痛此清謝道承詩題也見國朝詩別裁集每一讀之潸然欲涕蓋自先子棄養徙蕭山北行入小站袁項城戊幕月獲三十六金相從者僕一人事之酬應饘粥之供給皆取辦於是而以半寄家時母辭六旬雖未至如李巽占母之食薯而甘旨闕供與謝道承差相埒其後徙滬差幸晨昏相守菽水未匱微省清瘠已甚既乞假而退遂不復作出山之想然實未能補過於萬一也吾妹之婿曰趙伯英其未徙蘇時與其母同居杭州輒經月不一見母自謂事冗也妹之長子曰達觀乃孝事父母先意承志恪謹無違吾見之輒念吾父母念彼父母而且愧且喜亦信教育之能成人美也達觀固嘗舉業於掌校耳　文人之嗜茶故實者必及盧仝謂其嗜茶也其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暢言之有曰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此外之言茶者惟二憶金鵝山沈山人詩一片新茶破臭香請君速來助我喜示添丁詩宿春速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而詩中之言飲酒者乃十餘以是而知仝之嗜酒實過於嗜茶也列舉如下自詠詩躭樂酒爲鄉解悶詩恆有樽中物從他萬事休憶酒寄劉侍郎詩愛酒如偷蜜村醉詩村醉黃昏歸健倒三四五有所思詩當時我醉笑人家歡聒日詩秋風落葉客路詩天下薄夫苦貧酒玉川先生也貧酒又何時出得禁酒國滿甕釀酒曝背眠感古詩假如屈原醒其奈一國醉賈生三達居羊殺牛皆自在走筆追王昌丘詩不如對此景舍笑傾金罍苦雪寄退之詩但恨口中無酒氣劉伶見我相揶揄寄贈含曦上人詩不如向陽臺撥醅泛渾蟻來本無然酒成是法水除夜詩酒色已逐春　以茶充常日之飲肘始於唐而設肆鬻於宋朝有之唐封演封氏聞見錄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轉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又唐大中時東都進一僧年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對曰臣少出家不知藥惟嗜茶耳因賜名茶五十一餘命居保壽寺名飲茶所曰茶埭見唐書曰泡搜之見於歌詠者多矣茗肆乃僅見清歸安董蠡舟家山雜詠詩四首長洲顧禄清桐下聞歌之時寒宵無事與戴金舫李西廬俞米壺作茗肆曰留鴈館續圖賦詩以詩其事是也光緒中葉杭城豐樂橋之嵩嵐閣

茗肆亦爲文人學士集合之所然卜晝而非卜夜日亭午散鱠夾楊春浦丈振鐸亦曰必至者之一也所可異者鄂爲產茶之區沙市市中茗肆絕少以居民厭不嗜茶也宣統時烟禁漸嚴吸烟者始改而飲茶茶葉以近縣之渠荼爲尚不重紅茶茗肆之多推江浙游手好閒者衆耳滬尤多福州路之青蓆閣名甚著遠近游客至滬必品茶以其間妓女羣集也此風南宋時錢塘已有之吳自牧夢粱錄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喜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幹僉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枯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幹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　市售茶葉或雜以柳芽雖老於茗飲者不辨古且有專以柳芽冒湯者謝肇淛五雜組北方採芽初茁者乘之入湯二云其味勝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又云閩中佛手柑橄欖爲湯飲之清香色味亦棋檇之亞又云以蒸豆豉炒投湯湯中餘之其色正綠香味亦不減新茗宿村中覓茗不得者可以此代

歐美日本之飲料以引自遠處之深水充之其法先掘地務深廣以致死古人亦知烟之有毒惟不知其爲何質耳清施閏章矩齋雜記烟害條云一支酷嗜烟曰凡百餘吸已得奇疾頭大如斗牙齦潰膿

升許穢聞列屋死而復甦原按烟始來自異域今所在成熟爲土產其毒似亦全減山陰張荀仲淑自言犯血下禁烟而止後偶犯則血劇南鄉孟氏家蓄蜜旁有種烟草者蜂採其花皆立死蜜爲之壞以是知烟之爲毒不可向邇養生家謂蠶津得長生故活字從千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爲活計可乎清查慎行得樹樓雜鈔明末遺事瑣談八卷不詳作者姓名中一條云熹廟時童謠云天下兵起徧地皆烟珂按明末清初旱烟已盛行蹙起者爲水烟王士禛香祖筆記用骨炭且我國古人亦知水之有毒者有五種一方羅二法瓶三君遲四酌水羅五衣角羅見翻譯名義集君遲即軍持梵語也華言瓶用以貯隨身汲水者陸游詩取水一軍持又語之曰天落水宋人亦飲之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煑茶煑藥皆美而有益見東坡志林曰偃雲林及賤人亦皆如杭之飲天落水也明尤侗清賢紀偶雲林先生三絕合白紫方乾高標性好飲水每逢時雨大集盡羅鍾等瓶京於演場中收采數百罌謂之天漿至於市肆聞石門鍾南溪上舍洪有詠水烟壺十八韻至草烟則前此三冬每逢雪降召邑宰士紳千擔注池積雪而貢之榮鄉之人雪擁塡塗集一日之間人獲數百錢匿中有茂樹樹高百尺巨環人臂其下井深而甃精樹既瘁密而又當高處空之下注壞不受曰光積雪其吟詠爲多伏讀宣宗養正書屋命製詩并序二云新語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春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朱讀史外無所事能則命僕吹烟管吸之再三斟覺心稍清閑旦曰性然昔人語酒有令德我今

稱烟曰如意噶喇則樂矣不污於流俗哉爰抒中懷戲成八韻刻木
初成管端首尾分巨端紫竹露鼻製度蘭芬吐納香偏馥升沈意頗
殷疑時疑海薄蘿處出山雲空釀液龍黃委垂囊管佩紛雲寒祛每驗
烟瘴遊曾閒故物思遠水錄情境林定氛肥甘雖戒口遺與喜隨君此
磨厓時作也吳仲雲尚書語念及林定氛且以污於流俗爲懼聖人之
情見乎辭也

雅片爲罌類植物葉取長實未熟時以刀劃其實之汁及乾製成塊爲褐色味
苦性毒有異臭中含嗎啡等質自英屬印度傳入國人多嗜之本草
綱目阿芙蓉名罌粟殼片即雅片清宣宗時以英人販運鴉片流毒全國
道光十八年命林文忠公則徐爲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務即
禁鴉片也并絕英人互市明年林公鴉片二萬餘箱英人攻粵擾及沿
海進攻江寧二十二年遣琦善與英人和償兵費許沿海五口通商
劃香港與之然王行梅綠雪堂遺集雅片詩有云明季呂宋國進烟
於中夏爰有金絲醲復此雅片者是當我國明末已有鴉片非始於
清也江寧李主簿赴試美有環游海國圖仁和高
鼕拙吾詩稿題圖詩記英京瑞人院門設林文忠公夫婦像君見謂

不當豪處於此詩責英人英人無以答君卒不入其院英人殆以雅
片之役而恨文忠使英守門以辱之歟清樂鈞青芝山館詩集嶺南
樂府鴉片烟題注或曰婦藥或曰非也食久且斷人道食至數月遂
不可藥每有定候名曰上引必枯槁不壽矣珥按行房之前少吸之
必耐久以烟有興奮性也謂若婚藥誠然然有癮者輒無效癮深而
游房之興且減於常人貌豐腴而年耄耋者則百不得一蓋非富貴
之人多餌滋養品者不能也王行梅鴉片五古佳句如對眠牢閉扉
溫語密姬姬未死已如歸雖生亦暫貴窮可萬事忘弗容一刻卻厭
聽師友箴甘受妻孥罵我躯且不恤人事可永謝濃雲眉下垂槁葉
舌上蹉蹄如碧蹄猫立作隱背馬乾鴉向西風黃泉鬼見怕皆可誦
也宋咸熙耐冷續譚載海南應笠翁詠烏烟一聯云黃金灰裏盡白
日夢中過　性所喜食者曰嗜好韓愈詩嗜好與俗殊酸鹹引伸之
凡性之所喜皆曰嗜好蘇載詩嗜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
清代公牘之所謂嗜好者專就吸鴉片而言然吸鴉片者英法人亦
有爲子所目擊則鴉片之嗜好非吾國人所得專且又有苦根之嗜
好苦根藥草也其毒性與嗎啡類嗜之成癮亦可如吸鴉片者之傾
家蕩產也　滬之人力車夫率有烟之癖一就醫診驗之第非大士小士
而爲我國自產鴉片所熬之膏耳一置土皮口中不咀嚼含水吞之
士皮吉大士小士之皮切爲片也一烟灰熬烟所餘之渣滓含水吞
之一籠頭亦大士小士之壳熬濃汁色如墨有惡臭飲以祛訐值最
廉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　秋有所謂自來水者出銅圓八枚可就飲中多毒
質非嗎啡必海羅因或司的年中法社會之號稱戒烟者則注射嗎
啡針吞丸或粉以代之　鴉片之禁晚清至今二十年矣外國之輸
入內地之私種未已也庚申辛酉[illegible]間新上癮者旦所在皆
有不僅有烟霞癖疾者之猶仍其舊貼必待世界末日而始盡歟清
王行梅綠雪堂遺集之雅片行有云老論按抵真當殺誠慨乎言之
也其全篇云鮑魚之臭不可嘗蛇之毒不可當此聲何爲自作孽
黑人膀肝青兩睛澹巴孤出呂宋國賊惡止煩緬殷節雅片流傳誰
作俑其力殺人過盜賊薦膏一毬銅盤燒純紅血竹滑洞黨鼢撥釵
頭顱金粟微煙納鼻升蜂腰三沐三熏肩上聳一數一醒搜百孔朝
生暮死寄蜉蝣兩雄鳳春飛蛾禁乍除乍弛昏晝送只只亦類嚴裝
癮有時館穀忽斷絕蝦蟇卷舌寒蟬噤王孫金貴曰蕭索壯士髀肉

空剝落可憐天生好身手松喬之材隕秋籜朝廷關梁倒有譏大憲
搜牢至密微青天白日爲鬼蜮敗絮黃柑無是非水葬根株宜痛拔
荼蠱公行十七八蠹蠹頑鼈自送生苦論按抵真當殺夕照昏雅漲
滿天非關傳燭半輕煙五豁毒霧悲新息回首蒼茫只墜鳶旦庚辛
間閭之私種烟者大盛因以爲利者官也[illegible]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二日申報[illegible]烟者雅片也所植爲驚粟而明代閩農

室穿清渠比來米價真大貴里中惡少攫肉烏太倉掬米一掬珠隨
鬨爭嘶如花豬種煙利厚栽者衆有田不種將何如詩見李調元所
輯蠻雅　古之禁煙不火食今之禁煙亦不火食也古且有禁菸者
亦不火食金史七品官鑒許飲菸若言禁煙亦久矣腹地之老於烟
者皆避地於滬予之鄰遷居而居者五家皆以是至予欲誦宋張耒
枕前亦覺春曉否試問東鄰晚起人以穀類
沽酒之家雖不必人盡能飲猶有偶近杯杓者販土及售鴉片之吸
烟者則僅十之一不能謂其有自覺之明也設穿害人罪大惡極矣
古人以鴛粟供食料見於戴籍者有如下謝幼槃名遠無逸弟也
有煎鴛粟湯詩二首見謝幼槃文集詩云萬粒勻圓剖罌子作湯和
蜜味尤宜中年強飲治成淫麻松黃浮椀色蒸栗初
味餘甘如苦茶粉栗疑湯兩奇絕甚甘純白猶醍醐蘇軾詩道人勸
飲雖蘇亦童子能煎是云栗湯詩詩四言陸夫
以之賜藩屬清張義潮士那稿釋西洋義大利亞諸部多產薯蕷草國
人碾而製之曰布露輝盧曰士那又曰士那亞教化王伯納第多貢方
獻方物始名鼻烟會兵雅正三年義大利亞教化王貢方物有玻璃鼻烟壺素鼻烟壺瑪瑙鼻烟
壺及鼻烟五年西洋博爾噶爾國王若望遣使麥德樂貢方物鼻烟
乾隆十七年國王若瑟復貢方物有赤金鼻烟盒螺鈿
鼻烟盒瑪瑙鼻烟盒綠石鼻烟盒及鼻烟徐廷旭越南輯略乾隆四
十九年賜越南正副使鼻烟五十四年特賜國
烟二瓶第四次有鼻烟壺正使四次第二次有
鼻烟壺一副使四次有鼻烟一瓶五十五年於
次有鼻烟二瓶第七次有鼻烟壺一陪臣六次
月於圓明園賜國王十四次第四次有鼻烟
有鼻烟壺五十六年特賜國王四次第二次有
有瓷煙壺一陪臣五次第三次有瓷烟壺一
烟壺嘉慶元年舉行千叟宴特賜各國正使
年加賜國王瓷烟壺各四　鼻烟以飛烟爲上鴨頭綠次之舊傳有
明目去疾之功嗜之者以宮妓爲多富人乃
之亦成癖瓶烟之值昂者數百金
人之飲食以維持生命也但求適當可矣恣飲恣食非養生所宜於

國民經濟亦大有損廢止朝食之說不僅衛生人盡行之亦撙節國
民經濟之一端況君子食無求飽古有明訓乎年來市閒飯盌漸小
蓋窯戶工料增貴賄爲收減也此清趙翼甌北詩鈔之題今生齒日
增地產有限飯盌之小於今尤宜籌國民經濟者當不河漢予言東
坡志林顏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此亦撙節國民經濟
之說也欲於國民經濟加之意宜以范文正爲法必如是而食之無
愧也邵博邵氏閒見後錄范文正公巨吾還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
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斟酌節
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寢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愚人不知養
生輒以努力加餐爲善頗善禱之辭意謂必强飯而始可康健始可
長壽久之遂成飯囊能否消化不計也亦知古人今人之固
有少食者耶宋張耒續明道雜志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數飯一盞
許濃鼠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康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且
少食無大飽王晳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
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喜談論情神不衰王爲余言食取穀氣不
飢卽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治化尤傷和也劉貢父嘲盥食物尤薄僅

飽卽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盥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實
而已漢禰衡云荀彧強可與言餘皆酒甕飯囊見金樓子今世士大
夫但不讀書卽稱武夫兒乃飯甕酒甕也見顏氏家訓子閱人多矣
酒可數十盞飯可三五抶者所在皆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以有
用之物儲之於甕盛之於囊而已予厭不飲酒而昔亦善飯粥粥無
能非甕亦囊矣以是而知李振唐不飲少食立功立言之可貴已振
唐久宦嶺南光緒庚子辛丑間崖州多港之黎人販振唐方充瓊軍
營務處奉檄督四營往勦蕃而駐崖州檄必命中饋黎無算嘗策馬行七
百餘里經五指山下瘴至重餉金雖綑霜以餟之事平敘勳事文忠
公鴈章有書生殺賊洵堪嘉賞之獎振唐嘗讀書嘗刻書能文章有
宜秋館詩是真能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者也如上三五予皆聞之
於人者癸亥甲寅民國三年夏遇之於潘蘭史之舖泖閣見其被服儒衣
風彩閑潤不類五十九歲人蘭史歡飲淺嘗輒止猶不勝三蕉進飯
僅一甌云常年苦是偏啖點心少許而已因語予以一生少疾病三
十年來體溫常平均額無甚高之熱度夜睡三四小時而寤少壯至
今矣歲於五月至九月以藤椅代牀戶牖洞啓加一衣於身時或臥

趙丞相雄上殿奏事上從容問曰聞卿善啖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
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忠惠所進玉海容三升者賜之凡七賜皆盡
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桶外公一食肥豬肉輒十餘觔風
藥黑神丸常人服不過彈許公常以五兩爲大劑夾以胡餅頓食之
笑後詢南日欲求其偶而不得有以兵馬鈐押薦者召對飲各盡酒
二斗豬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已醉飽靡腹而其人尚醒因更
進酒斗許辭別其人腹間忽砉然有聲蓋恆時束革帶限之漲而斷
也又云何曾日食萬錢子劭日二萬錢任慥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
錢高陽王元雅一食數萬錢杜悆公綜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
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廣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
物盤器至三千事又云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蔡京每殺鵝
子輒千餘承佑每謂人今日當有小四海矣謂南蛮北蛮北紅羊東蝦
夷西粟皆備也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
之鯖又南唐尉遲偓中朝故事云郇公杜琮人臣福壽少有其倫日
常五飧以爲常或一日之費皆至萬錢夜間亦是一食暮年有醫工
諮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臟腑壅滯以致疾琮笑曰吾六十年來如此
矣有何患哉

禽獸知飲食而已他非所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人非禽獸而何
直不得自脩於國民予其一也每一思之輒戰慄恐懼謂果入輪迴
願墮入畜生道矣

口之於味竟有不同嗜者歐美與吾異域無論已即在域中特品頗
多亦有常人所不能下箸者蔣超伯麗譙筆錄南食多酸北食多酸
四舉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惟苦不可食珂按
今江右嶺南之人皆喜食苦瓜詩譜謂荼苦其甘如薺可借以爲江
右嶺南人詠之且苦筍苦荼苦芙皆可食苦筍本草云四川敘州宜
賓長寧所出苦筍彼人重之宋黃山谷有苦筍賦齊東野語泄傳綰
翁喜苦筍嘗從城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鐘龍稱寃莫採
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便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嗜
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藏可脫披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嘗
實一類閩有龍鳳者飛水田中與竈蟲分毫無別又有土筍者全類
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
之可括囊放翁又從而樊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
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
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堪於舉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爲客
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燥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
此中珍品也名蚱子醃蚱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蠻方有

一談及來黔黔人冬擷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
不食惟懷遠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
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
詩云疏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筍十分甜君看盡頰留餘味端爲森
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荼苦者何謂哉苦荼
爾雅槚苦荼注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
荼荼經落春采謂之苦荼荼即今之茶也苦芙草名本草集解凡物
稱曰芙此物嫩時可食故名爾雅鉤芙即此苦芙也芙大如蒜指中
空莖頭有薑似薤初生可食說文言江南人食之云一年不生瘡癤是則五味中之苦固亦有可食
之理爾雅又言江南人食之下氣今浙東人清
明節采其苗食之云一年不生瘡癤是則五味中之苦固亦有可食
者在也　廣州之肴惡以藥材釀入予所嘗食者生地魚肉也烏魚也
蒸魚也紅棗蒸魚也沙參麥冬天王竹肉片湯也此外爲龍蛋爲鼠胎
爲蛇膽鮮者未食皆一嘗之　蛇之登俎雨粵皆然粵有鬻粵味之酒樓
爲牛爲蛇以牛而言有所謂左公燒賸者臨賸也齊民要術有臨炙
法俗亦謂牛肉之美嫩者曰臨有所謂龍鳳會者則以龍會蛇以鳳
申州錄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
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鄰閭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
人所設之酒樓售蛇膳酒有肴曰龍鳳鬬即以蛇雞之肉煮之非粵
人皆望望然去之香山一帶多畜蛇爲羹臛子嘗與廣右人共飯亦見
其鱗切蛇肉以爲羹也徹之於古有如下述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廣
西人食巨蟒每見之即誦紅娘子三字蟒輒不動且行且誦以藤蔓
縈其首於木刺殺之

光緒乙亥臘月後一日先子計偕北上與丁修甫前輩偕舟車並進
二月朔抵都門嘗正月十九日宿濟寧時有山左士子同逆旅爲言
蝗與蚌蛭齊魯之鄉人皆灼以油而食之珂思此非鄉人之偏嗜異
味亦以肉食之獸不得已而思其次耳拘又思之載籍所記之類此
者亦若是唐馮贄雲仙散錄張洞桂林記曰桂林人食蝦蟇仍重乾
菌爲糝赴食者至以餘俎包歸遺兒女雖污衫不恥明謝肇淛五雜
俎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豬蛇皆爲珍膳水雞蝦蟆其
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中與竈蟲分毫無別又有土筍者全類
蚯蚓攜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蝦及蝗余行部
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燥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
此中珍品也名蚱子醃蚱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蠻方有

食毛蟲蜜蜂者又何足怪又云京師多蠍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
陰陽穀等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有取以爲
膳者

自食同類者獸也人相食有獸性矣今之強吞弱衆凌寡者食人之
脂使成枯腊而死猶未若古昔食人之肉俾少受五濁惡世諸苦爲
快也元陶宗儀輟耕錄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
爲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
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湯燒殺却以竹刷帚去苦皮或乘夾箋中
入巨鍋活煮或刲作事件而醃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
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爲食之而使人想之
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爲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者無異
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
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
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逐以告縣令令詰之具得其情
申州錄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
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鄰閭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

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盜或有覺不寤者虐氏雜說唐張茂昭爲節鎮頗獎人肉及除統帥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咀而且脆爭堪啖五代史云莒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或思結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羹臠及內官家最尚之賢卿忠賢性貪饕好狗肉涂文輔等每自烹來于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劫掠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廋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美羹小兒呼爲和骨燄又通目爲兩腳羊趙與旹實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最以罪賜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明謝肇淛五雜組隋麻叔謀朱粲嘗蒸小兒以爲膳五代葛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或思結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羹臠及內官家最尚之賢卿忠賢性貪饕好狗肉涂文輔等每自烹來于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劫掠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廋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美羹小兒呼爲和骨燄又通目爲兩腳羊趙與旹實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最以罪賜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明謝肇淛五雜組隋麻叔謀朱粲嘗蒸小兒以爲膳五代葛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爲食戮震獨孤莊皆有此嗜至宋邕智高

之母阿儂者性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衣胞洗淨細切五味調和烹之以享親友　田州女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謂之征倭至蘇州索有司擔蛇爲軍中食敗倭於王江涇時人語云花瓦家能殺倭酷嗜而啖之有如蛇見聊詩綜此以見吾國之有尚武女子兩廣人之皆嗜食蛇也

個人食性之特殊猶有可進而徵之古昔者謝肇淛五雜俎文王嗜昌歜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芰末明帝嗜蜜浸鰒饋崔鉉嗜新菰頭魏徵嗜醋芹辛紹康嗜羊肝顧翺母喜食雛胡飯已爲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猪痂鮮于叔明之嗜蚯蚓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瓜甲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後之嗜蚯蚓殆不可以人理論者清盛世泰近事異錄陸其祥好飲醋四五斤據醯藏作菜煎湯飲日日不離口也陳人亮喜聞人腦臭田豎生喜啖娼妓穢處張州同喜飲牛溲馮柯招喜飲小兒尿錢爾與喜飲月經水張學究喜食遺精何思橋喜食身垢張藍客喜食羊肝菜若思喜弄人陽物金亦庵喜食女人頭垢錢秀才喜觀濊穢器元不著撰人饌史宋南康公劉邕食

杭縣 徐 珂 仲可 撰

計貨幣之語有曰一草一方一撮一竿者蓋一萬之隱語曰一撮曰一竿見於文字之篇作万千作撮者古已有之劉貢父詩話今言萬爲万千爲撮非訛也蓋隱語耳北宋時已有爲此言者繼世紀聞云劉瑾用事賂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饋一千即一千之謂一方即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方

鑄銀貨作圓形始自近代漢武帝時嘗鑄金三品而未通行中外互市清道光二十二年白芙堂抄本張渠閩雜記福州廣開口岸是爲外人在我國租地通商之始 以前皆用生銀 今俗有所生銀之稱元者計出上海亦生銀者謂元寶者高祖諱錢以天禧元寶爲文宋太宗行世此錢之祖元寶名之所由始也 使碎爲塊爲片輕重不等其後吉用墨西哥銀圓俗稱洋錢或番餅面刻鷹紋故稱鷹洋又訛作英洋又直呼作洋又不作圓而作元 清季乃自鑄重庫平七錢二分含純銀十之九以一面鑿龍俗呼龍洋 銀幣無孔吾國之始鑄者曰乾隆寶藏通行於西藏青海最後者爲宣統寶藏其間尚有道光之

上海一兩銀貨咸豐之福建七錢三分銀貨上海之一兩及五錢銀貨同治之上海銀貨光緒之吉林一兩及五錢三錢銀貨也近今流通滬市者爲大清銀幣光緒元寶宣統元寶三種上有庫平七錢二分六字其一面鑿龍此外以有袁項城小影者爲多而墨西哥銀幣乃被挾斥罕見矣在昔嘉慶朝墨西哥銀幣輸入未久依十進之法行使非今比也包世臣己卯歲朝松江郎事詩註吳市用洋錢以塊計每塊分十角角分十分蓋熟米一石市價一塊凡角也見其所撰管情三義而語操正音之人於銀幣不曰洋錢若干塊而曰錢若干塊今猶然豈本於昔耶宋自遜題雪堂贈新郎詞有可移用者詞云喚起東坡老問雪堂殘雪與廢斜陽衰草一月有錢三十塊何苦抽身不早自遜宋南昌人宇壺山詞見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辛酉壬戌之盜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錢低假市肆作姦尤可恨也 自銅圓充斥而制錢悉燬物價益高人人皆苦銅圓之濫惡亦賤視制錢不以之爲易中之具遺數文於地俯拾即是也輒委而棄之若曰此小錢也么麼耳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與雨粟同爲迷信之談山樵暇語載之軍職官識天之驕子哉雨錢與雨粟同爲迷信之談錢也粟也必爲大風所捲升而復落適集於軍職官之屋上耳 沈德符野獲編嘉靖十年量授楊成章珉各領其半

銅圓爲吾國自鑄之輔幣形圓無孔清光緒朝廣東始鑄之次及於各省有當制錢一文及當二十當五當十者行用最廣以銀幣一圓兌之價多者可二百枚銅圓既澀市肆行使有當七當八者與明崇禎時之破錢略相似嚴啓隆崇禎中烏程學生其顛輇子澹軒集之破錢行有云握錢入酒肆四錢乃當一閙子何爲然人事非夙昔舊錢如糞土新錢重主璧客持新錢來形澀不殊錫輪廓無復周脆劣不容拭顧惟陽九終物力告衰息小人競刀錐君子感星曆　晚清至今銅幣充斥中央地方悉鑄之殆有百種之多皆無孔丙辰中央政府所鑄者有孔陽面上有中華民國五年六字中爲孔孔之四周各有一嘉禾于所見外匡輪之一圓圈孔者一西曆一九一六年法幣一分一枚銅圓重三錢直英金一鎊每三百萬值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比利時鑄錢當五生丁一枚銅圓重五錢十生丁皆當十也一九一三年有雙龍洋鑄錄一仙者銀質而方到角無孔一九一二年英屬新加坡鑄又有五分者鎳質而方到角無孔一九一二年英屬錫蘭鑄一圓孔者一西曆一九一六年法幣一分一枚銅圓重三錢直英金一鎊每三百萬值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比利時鑄錢當五生丁一枚銅圓重五錢十生丁皆當十也一九一三年有雙龍洋鑄錄一仙者銀質而方到角無孔一九一二年英屬新加坡鑄又有五分者鎳質而方到角無孔一九一二年英屬錫蘭鑄上無遺接下無法守上下交征利而已官鑄之銅圓日澀官之漁利也益以攘利之中外奸商所私鑄者而吾儕苦食力者尤苦

代貨幣流通社會之信用證券曰紙幣俗稱鈔票其制起於南宋之

可言卷十四

鈔引　宋頃楮幣之一種代現金流通市面者見宋史食貨志一引謂之鈔引一百貫五百貫一千貫等謂之小鈔貫數多者謂之大鈔一百貫者見宋史一百二十六等

交子　宋慶曆中發行交子法蓋鈔引一種交子以鐵錢太重行用不便交子以楮出不久改更名會子

錄至元印造通行寶鈔分一十一料貳貫壹貫五伯文叁伯文貳伯文壹伯文五拾文叁拾文貳拾文壹拾文五文若金之小鈔則自一百文至七百文亦無五十文以下者　今有稱錢票爲飛錢票者有所本蓋言此地之錢得執券至彼地取之也通考自唐以來始置爲飛券鈔引之屬唐書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癸亥八月中華民國十年九月下旬上旬京師金融擾亂銅圓票價低落又有銀行故倒滙兌之搆兌且適爲選舉總統謠諑繁興之時票價落物價漲小民生計大受剝奪其情形略如下步軍統領兼憲籌警察總監薛之珩呈國務文云查財政部平市官錢局澄發紙幣抵抒巨款以致牽動市面金融券價日益跌落業經會同京師總商會設法維持數日以來因此錢市收泡款項無着該局監督迭匿經理爵職違日賣泡無款撥付商人在官錢局門首麕集數百人職竊恐激生事故竭力向號暫借分給方散雖經政府派員清理而無款收泡仍不足見信於商民目下該局一錢不名若停止收泡則市面必立出情形不停則無點金之術一月以來奔走維持至此已智盡能索京都市民公會呈衙

戍司令文云自平市官錢局銅元票失信以來民生痛苦不可勝言昨日盛傳官廳無意維持銅元票遂由八扣一降而至六扣五扣四扣不等自食其力之人終日奔走所入欲求一飽不可得查銅元票之跌落非平市官錢局本金缺乏實財政當局提用該局基金有以致之今言維持但籌六十萬元即可立復原狀當局非不知之特欲趁此時令有關係之銀行錢號收買錢票節後售出可得三倍厚利又於就職前以六六折六七折購回金融公債千餘萬藉付息一事將債價提高以現在金融公債市價計之一轉移間可得數十萬贏利小民困死於銅元票之下積怨所鍾非地方治安之兆伏乞迅即商之財政當局立提中交兩行現存九月份金融公債息金六十萬悉數復銅元票價以救節關之急以維小民生計以保京師治安云云王若銀行之被擠兌者爲中國交通農商邊業鹽業勸業中南等銀行之鈔票不穩以圖擾亂治安者也

可言卷十四　六

南七行均一一照兌中秋前三日乃始靖其原因誠如步軍統領警察總監佈告所云前有奸人妄造謠言始曰軍隊不穩繼云預備暗殺乃奸謀夾售又復購買無賴屢次拋擲鐵管內置火藥號稱炸彈以爲恫嚇現又用電話散布流言謂中南等銀行鈔票不穩以圖擾亂也

貨幣與紙幣交易或甲種貨幣交易皆謂之兌換圓法素飄之地紙幣兌貨幣每圓須貼水若干錢（貼水者言以公估局核定成色低於標準銀之數目貼水若干也）銀者則估定成色百分之幾若干（估銀局核定成色低於標準銀之數目貼水若干也）不能以一易一也甲種兌乙種如以銀幣易銅圓不以十進而兌小銀幣十一角又銅圓八枚或銅圓一百七十五枚此就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秋滬之廈門路烟兌店兌價言之然同一廈門路同一烟兌店相距不及五百步而兌價可差至銅圓一枚或且過之蓋人出納以銅圓爲本位者能堪此脫削耶烟兌店滬有之零賣紙烟（雪茄烟亦有之）兼兌換爲業奪小錢莊之利者也屢爲盜所劫得之於蓋人失之於暴客矣　以銀幣易制錢或銅圓可得若干俗曰洋價各地不同且日異月新而一日之早晚亦異光緒初蘇州洋價每圓兌制錢八九百文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季夏兌銅圓一百八十枚若倍之矣然一銅圓可有老於滬者謂光緒十八年銀準制錢十文之價非各地皆然也　有銀幣一圓易制錢八百餘文白米一擔重百八十勛值銀幣三圓有奇故千匹千兩其直不過千錢譬今則七八千譬矣珂莪此言宋乾道六年虞忠肅爲大禮使銀辭郊祀大禮所賜銀帛皆長類外殽爲石灰質至堅古以爲貨幣書具乃貝玉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見漢書食貨志元時雲南以海貝代錢曰貝子元史定雲南稅賦以金爲則以貝子折納每金一錢直貝子二十索本草李時珍言雲南用貝明尚然謝肇淛五雜組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金一兩當得貝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宋元用鈔尤極不便雨浥鼠齧即成爲有壞中棄底皆致磨滅人惟日日作守鈔奴耳今雷馬鈔（流行之久且廣者經千萬人手其上微生蛟蟲之一也）染疾病　西人有以舊鈔票疊作車輪者亦發明尿利（尿利者言以尿浸之則硝質溶解而紙質存也）不清王慶雲石渠紀餘歷代寶貨與錢幷行者有幣有鈔金朝少始以鈔爲通行之幣國初用不足嘗一造鈔（原註時歲造十二萬貫）不久停罷自後與錢兼權而並用者惟銀而已銀之直以兩計者金時折錢二貫明代自五六百文至千文遠夫末季一兩直錢五六千而錢法大壞消夏閑記摘鈔前明京師錢價紋銀一兩六百其實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至崇禎十六年竟兌至二千矣時私錢過多奉旨處以嚴刑令廠衛多人督察而不知錢價更賤也凡兌錢鋪對面現付必如欽限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四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掩人耳目清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談往補遺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買錢六百其貴錢在零幾與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二十六年癸未竟賣至二千矣夏秋間二千幾百矣宣閒由來云私錢攙入過多清俟名梵語祕彙戶部奉豫王令旨新鑄順治錢以七文當銀一分七百文當銀一兩用（江浙人家凡買錢七百文作一兩以制錢七文作一文實制錢一百四十文另實制錢二十四文名曰短陌短陌者言二十四文無銀之數目也今盛行於江浙一帶）以制錢七十枚當制錢七百文而仍名曰一兩（江浙人家凡買錢七百文作一兩以制錢七文作一文實制錢一百四十文另實制錢二十四文名曰短陌短陌者言二十四文無銀之數目也今盛行於江浙一帶）京師市肆交易恆以京平松江銀兌換京錢京錢者號稱當十實僅當二之錢也光緒庚寅爲珂客都之始時銀一兩兌京錢一千三百有奇京錢一弔當制錢一百文是銀一兩兌制錢一千三百餘文也載籍所記每銀一兩之兌錢至少者爲四百文至多者爲七八千文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忠憲曰舊來銀一兩爲錢四百緡一匹爲錢七八百故千匹千兩其直不過千緡譬今則七八千譬矣珂莪此言宋乾道六年虞忠肅爲大禮使銀辭郊祀大禮所賜銀帛也

自髮捻亂平民得休養生息者四五十年已有生衆食寡之苦物價日昂生計日絀而益以銅圓之濫鑄稻米之出洋食力小民日得幾何不足一飽或曰是不啻在上者之搜之於溝壑也　百物之貴始於清庚子拳亂以後自是而繼長增高閱二十年有數倍之者辛酉（中華民國十年）夏秋之交滬之物價騰踊穀類益貴（銀幣易銅幣百五十餘枚舊制銀一千五百數十文）於是日得傭值數百錢之數米爲炊者啼飢號寒日夕怨咨而以銅圓之濫鑄稻米之出洋歸獄於官吏矣　物價日貴由於銅圓之充斥而銀幣兌換銅圓之價時漲時落物價隨兌價而漲不隨兌價而落物價既漲永不復落官小民之怨商賈也鑄造銅圓爲官營業之一主其事者利其有可賒削乃濫鑄不已非盡內國外國奸商之私鑄也　物價之高低視錢價之高低以爲衡錢價日低物價自因之而日高值六七錢之物今值十錢無足異也而貪吝之徒於持銀易銅時以錢價之低而喜初不計物價之高也貪也於出錢市物時以物價之高而怒初不計錢價之低也吝也

物價以銅幣充斥而日增購物者苦之而販夫販婦亦苦蓋市井細民之日入皆計錢雖工價漸增究不能與錢價之增同其速率贏縮不定有數日間以銀幣所兌亦不嘗耶

可言卷十四

買力乃銳減物價雖增銷路自隘此販夫販婦之所以咨嗟太息也且人惟知物價之昂不計錢價之低也吝也物價以銅幣充斥而日增購物者苦之而販夫販婦亦苦蓋市井婦之進貨時計銀幣出貨時計銅幣所失亦不嘗耶

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夏五汪鷺客自滬上來語予以長子師陶娶婦有期新屋將落成矣因以匠值諮之則曰五六年前木工圬者日百錢今需四百六十文以旁郡縣之工值賁乃及於滬耳然其他傭值之以月計者尚不昂男傭千文女傭八百或六百文處女減百文四百文若歲晚務閒村女之入城爲短工者無月給以錯臘賀新之皆有入息也又以居家食物之價見告則曰銀幣一圓亦若滬之可易銅圓一百十七八枚豕肉每斤四十四枚蝦每斤八枚雞卵每個二枚青菜如之（壬戌所制錢六枚要之凡鮮新食物之可致遠者價已較滬爲廉其爲量重而運費即不能他往者比較滬價直不可以道里計矣又言滬城之寘蔑至多有浙江安徽及大江以南之三大別寘至如歸者以城中厥無穿窬之賊入城者盜耳然亦僅見　癸亥八月謝利恆過談及於生計乃曰距今廿八年前爲光緒乙未吾武進之孟河錢價物價較之今日真霄壤矣米每石上等粳二千八百文上等秈二千二三百文柴每百斤稻稾一百六十斤豆萁八十文至一百二十文青菜每斤大五文小三文豆油每斤恆五十餘文多至八十豕肉每斤八十文鯽魚可五寸長者一尾二十文此物價也至若工價以日計者木工圬工各百文各給烟酒錢五文以月計者二爺（仕宦家司務庖丁之稱）各千文大娘子（女廚之稱）城七百文鄉五百文大小娘（女灌園之稱）城五百文鄉三百文以年計者田夫（農家之僮）十二千文請以銀幣一圓之兌制錢可得若干則曰八百餘文多至九百有奇　莊百俞與利恆同縣而城居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言其城中比歲之物價突飛而進屋租每間以銀幣計繁盛之區三圓偏僻之處二圓他物之以錢計者姑舉一二柴每擔七八百文豬肉每斤五百文魚蝦每兩三四十文至若米以滬價閎之僅少十分之一五突飛云者以光緒宣統間物價較之今日相去天壤宜其嘗言讀書時代恃膏火以贍家有如亥枚詞之所述也亥枚詞者百俞悼其婦費定守枚之詩也詩有云助我成家多苦境累君抱病積勞身亦元穠詩貧賤夫妻百事哀之意也百俞謂守枚志高行篤而剛正和婉從塾師讀不一年能讀舊小說暇輒手一卷辛酉（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長子新士以急性腹膜炎剖治不效殂於京師協和醫院再發癸亥四月竟不起守枚之疾醫初不審爲病肺疾遂新士肄業清華學校高等科校醫某人賴福斯診腹痛亦謂爲人所恆有而別一某醫曰萬大夫者則言其胃疾逾歲矣胃有兩竅口食物自此口流竅中腹即痛腹膜炎亦胃病所致其母子之死蓋皆誤於醫之不早察知也庸醫殺庸人使不杜費人世間價值日昂之食物至可喜而殺賢者才者則可惡孰甚新士爲校之高才生前逾冠而卒宜守枚之悼夢經歲以殫其生也百俞與張叔良皆教育專家今同主上海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事叔良名世鑒江浦人　銀價之貴物價之賤吾觀許黃門集附刊之墓則而知之較之今日有天壤之別矣黃門名相卿字台仲明嘉靖朝官兵科給事中墓則爲黃門之子閻造所輯墓則所列祖墓祭品如左豬首一枚（原註十斤值銀一錢二分）羊一腔（原註十三斤值銀一錢五分）鵝一隻（原註八斤值銀一錢二分）雞三隻（原註一斤值銀一錢）魚一尾（原註一錢二分）時果五色（原註值銀一錢）白米二斗（原註值銀一錢二分）米粉二盂（原註米二升值銀五分）香燭楮錢（原註值銀五分）后土祭品如

左豬首一枚（價銀三兩五錢）　肉一方（重三斤價銀五分）　雞一隻（價銀三分）　以上約用一兩

香燭楮錢（銀三分）　粉團二壺（價銀三分）　以上約用一兩

八錢之數各墓祭品如左豬首一枚（重三斤價銀一錢二分）　雞二隻（重一斤價銀一錢二分）

肉一方（重三斤價銀一錢二分）　魚一尾（重一斤價銀六分）　麪包六

十箇（原注價銀三分）　細粉一盤（原注價銀三分）　時果五色（原注價銀五分）　白米二斗（原注價錢）

二錢二分）　高酒二埕（原注價銀一錢二分）　香燭楮錢（原注價銀五分）　錢價賤物價貴爲民

之害自古有然宋周密癸辛雜識眞西山貧一時重望時楮輕物貴

民生頗艱于是爲諺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眞直院及入朝數陳之際

首以尊崇道學爲義愚民無知乃以爲不切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

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一鍋麪言糊塗也）

申報所載北京社會生活之悲觀篇乃癸亥七月十七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署名靜觀者所撰共和之民

八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八年）　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見漢書漢書漢也非今也今宜曰首惡之藪（藪下北京十年以來社會飛漲以衣食爲最）　春秋繁露春秋繁

之藪（藪聚也）　者惡乎（惡乎猶言於何也）　乎（乎猶言於也）　悲觀篇（悲觀猶言愛國）　社會（社會猶言民衆）　所以（所以猶言原因）　衣食（衣食猶言生計）

言（言猶言說）　北京十年以來社會生計之變遷（變遷猶言變動）　以衣食爲最（衣食爲最猶言最重要）　春秋繁露春秋繁

露（漢董仲舒撰）　春秋（魯史記）　繁（繁露）　衣食（衣食猶言生計）　爲（爲猶言於）　最（最猶言重要）　重要（重要猶言重大）　重大（重大猶言嚴重）

嚴重（嚴重猶言險惡）　險惡（險惡猶言危險）　危險（危險猶言可怕）　可怕（可怕猶言驚人）　驚人（驚人猶言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猶言

意外）　意外（意外猶言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猶言驚人）　驚人（驚人猶言嚴重）　嚴重（嚴重猶言險惡）　險惡（險惡猶言危險）

危險（危險猶言可怕）　可怕（可怕猶言驚人）　驚人（驚人猶言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猶言意外）　意外（意外猶言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猶言驚人）　驚人（驚人猶言嚴重）　嚴重（嚴重猶言險惡）　險惡（險惡猶言危險）　危險（危險猶言可怕）

可怕（可怕猶言驚人）　驚人（驚人猶言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猶言意外）　意外（意外猶言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猶言

驚人）　驚人（驚人猶言嚴重）　嚴重（嚴重猶言險惡）　險惡（險惡猶言危險）　危險（危險猶言可怕）　可怕（可怕猶言驚人）

驚人（驚人猶言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猶言意外）　意外（意外猶言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猶言驚人）　驚人（驚人

與焉時在庚子拳亂之後百物漸貴謀生已艱而來滬者日衆非復中葉之滬矣介石閱話及之太息者再于曰十年以後滬之戶口當視今加甚富貴者避難貧賤者求食吾輩可拭目俟之方十年而爲宣統辛亥革命事起以迄於今海宇俶擾迄無寧日滬之寓公客作乃日多予言驗矣惜不得起介石於九原而證之　滬之饌材南市北市價不同等於米菰以癸亥（中華民國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陽曆三月十日申報所載昨日之菜市各價（標價曰菜價實價曰菜價）比較之曰元曰角曰分大銀幣也曰文者以銅圓折合制錢（洋錢曰制錢沿襲舊稱非真制錢也）也每圓豬肉三斤半青魚三斤鴨每隻八角雞蛋每枚三十文（蛋也）三十五文蛙二十文雞毛菜六十文均南北同南幾北貴者每斤蝦六百四十文四角雄雞二角九分三角五分羊肉三角三角二分牛肉鴿子二角半三角新草頭一百二十文二百文毛豆七十文一百八十文蛤蜊一百四十文一百八十文南瓜五十文八十文白菜一百七十文一百二十文梅蚶三十文四十文鯽四十文青蟹二十五文五十文六十文鮮三十五文四十文小黃魚二十五文三十文鮮毛豆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蠶豆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筍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菱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藕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蓮子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白果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核桃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荸薺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甘蔗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柿子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橘子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梨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蘋果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葡萄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石榴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香蕉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枇杷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荔枝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龍眼一百文一百二十文鮮

文三十文白魚十六文二十五文鴨蛋每隻三十五文四十文南貨北賤者每斤葵白一百六十文一百八十文芋一百五十文一百四十文青菜蓊菜八十文一百文冬瓜四十文三十文每兩菠菜十六文十文綜上觀之南賤北貴者較南北同價者南貴北賤者爲多故滬居不易北市之居尤不易又以豬肉青菜二項北市之價較二十年前之光緒壬寅豬肉每斤制錢一百三四十文青菜每斤制錢二十文則今日生活程度之高可知說者曰共和國民之地位亦隨生活程度而與之俱高矣

滬上生計之艱物價之昂今亦甚矣然吾知其繼長增高而猶未已也且生計之艱物價之昂寧獨滬耶鐵道旁近之內地且然物價之昂略等於滬（上成比例游崑山如崑山每斗二十文菜每斤二十文菰每斤三十文菜每斤十文蓋交通便利運滬可得善價而內地有物產之苦至若生計之艱則尤甚於滬以傭值雖視昔稍高猶遠不及滬惟受物價日高之累而已所差慰者吾胼手胝足之同胞如牧豕如鈐魚如種蔬如植稻勞力所獲微豐於昔然其他物價之苦亦同受之　有至自海寧者謂民貧物貴辛酉（中華民國十一年）歲闕尤甚城民之尤窶者不過年俗謂臘杪祀神曰過年不過年者以牲醴之貴無出罷祀神之禮也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所聞又不同春夏間物價最昂者爲豆腐出銅幣二枚購之所得視十年以前值三制錢而已其他之以銅幣計者柴每擔百一二十枚每斤竽七枚白菜五枚每兩鯽三枚蝦三枚又制錢二文以銀幣計者上白之米每擔十圓八角豕肉每斤三角二分毛契農久領貴陽商務印書分館事癸亥（中華民國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陽曆三月十日申報所載）貴陽居家日用之物價契農爲一一言之煤亦宜斤比較之曰元曰角曰己未（中華民國八年）銀三錢七八分癸亥春銀幣一圓八角至二圓米每石二百二十斤外舂之斗大小不一己未三圓七八角至四圓辛酉（中華民國十年冬三十二圓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歲大豐十七八圓癸亥春上米十六圓左右中米十三四圓油以豬油代各種植物油每斤己未三角有奇癸亥五角八分至六角鹽川鹽每斤己未一角有奇癸亥貴時五角有奇幾時三角五分醬油味至淡食時必加鹽每斤己亥一角二分癸亥春四角次等者己未八分癸亥春二角冰糖每斤五角貴時八角白糖每斤四角貴時七角大白菜每棵至一斤宜黃銅幣五枚小白菜每紮重約四斤宜四枚蘿蔔每枚重可四兩二枚豕肉每斤己未一角八分至二角癸亥四角幾時二角六分雞每斤己亥二角癸亥春四角鴨蛋每隻三十五文四十文南貨三角雞蛋鹹鴨蛋皮蛋均每枚銅幣四枚鹹米每斤二十二圓二角煤油每斤己未（十二天鐘閣叢刊　集之三）三角貴至一圓幾至一圓二角煤每箱貴時三十二圓幾時二十圓或十八圓火柴每盒六枚老牌每包十盒四角小包丹鳳牌皮絲烟每包宜二角貴時五六角至八角壬戌夏貴至一圓紙烟大敵臺牌每罐一圓三角貴時一圓五角至一圓八角大喜牌減一角大前門牌大長城牌均每罐一圓一角貴時一圓三四角幾時一圓或九角至若儻資姑以滬人日行路一站己未五角壬戌冬一圓二角或一圓癸亥春一圓四角或一圓二角予曰物價皆較滬爲貴煤油火柴紙烟可謂奇昂紙烟爲消費品貴若是亦不可以已乎

順治三年物價之視爲貴者今視爲賤矣清侯名禁語祕稟鹽價貴至每斤二百文七月終減爲百餘文濁酒價增至每百斤一兩六錢麥價每石踰二兩鴨卵至四十文一枚殊可駭異

貨幣爲一切物價之標準幣價變動物價之低昂即爲所左右於社會經濟至有關係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初秋滬市幣價之落可謂甚矣銀幣一圓易小銀幣十一角及銅圓十枚或易銅圓一百八十枚而物

價遂因以騰貴一切生活費爲之增加無論年計月計日計之所得有定額者收入如故支出倍增數米而炊計薪而爨者其困苦較之光宣間倍矣越以安慶識錢一圓易銅圓一百九十枚而燒餅豆腐乾昔以制錢制錢十文今以銅圓一百八十枚而燒餅豆腐乾昔以制錢十文今以銅圓一百枚而燒餅豆腐乾昔以制錢十文今以銅圓一百枚而燒餅豆腐乾昔以制錢十文今以銅圓一百

萬亮卿武昌人光緒己丑庚寅間家居辛丑壬寅在長沙主商務印書分館事今旅食於滬嘗與予言時局之變擾生計之艱細而咨嗟太息於癸亥甲子間滬市物價之奇昂滬人日進未已也因備述昔時之武昌長沙物價焉武昌市物之交易以制錢計米每擔一千七八百文至二千文蔬菜一文半至二文羊肉二十餘文豕肉二四十文雞鴨七八十文魚蝦各十七八文此己丑庚寅間武昌物價也越十載而爲辛丑壬寅則長沙物價較武昌爲昂長沙市物之交易亦以錢計上白米每擔二千四百文以下之重量計斤羊肉六十文豕肉七十文菜七八文至十餘文雞鴨七八十文今之武昌長沙固亦非昔比矣然較之滬猶不可同年而語亭館且云吾鄂人所謂武漢者武昌漢口也二十年前武漢物價相等比年漢口物價較武昌可二成武昌之於漢口星租之昂今與滬略相似漢口街市分上中下三段自新街至橋口外較廉下段自新街至歆生路較昂又二先哲戈成秋台漢口赴開封沿途物價至廉貨幣以制錢計重量以斤計者約十六文薯一文半云當時之就傭書肆學徒者月僅二千錢有母妻子女者撙節用之仰事俯畜足自給或且有餘予欲以明清之物價相較久矣今在滬言滬乃以上海縣續志所載錄如下其言曰姚氏記事編載歷年物價甚悉茲摘其極賤之率如左米崇禎十四年石銀五兩合制錢五千文康熙三十四年石小錢七百文兌銀不滿六錢棉花康熙十年斤銀五分康熙六年斤銀一分二釐豆崇禎十四年石銀二兩六錢康熙六年二十六年石銀五錢五分麥崇禎十四年石銀二兩六錢康熙三十一年圓麥石錢四百文小麥石錢三百文貴賤之較如此他如康熙二十五年臘底鮮肉斤錢二十二文棗斤錢十二文胡桃白諸斤各錢十五文桂圓每斤銀五分三十年臘底柴每擔銀一錢三十四年黃紗布每匹錢一百二三十文合銀錢許此又極賤之率也今幣制更新物價騰踊囊時所謂極貴者今日視爲極平往往冀幸遇之而不可得說者謂生活程度之進其信然歟光緒戊戌正月起至四月杪吳淞出口之米一千一百八十餘石滋出口禁則出江陰又禁則走平湖乍浦大抵運往日本致江浙米價騰貴五月初白米石值洋銀五圓六月中值七圓六角梅家衖市米店二斗以外者不售婁縣境內泗涇米行稍者以五石爲限並不准運往鄰邑於是有無糧夜間搶奪聚鐵民數千向華婁青積米大戶搶米自十三日起至二十七號止人心驚慌七月初白米每石又漲二角稻柴百斤值錢四百文洋銀每圓兌錢九百文

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國策所載罕譬之辭耳今見之事實矣買盈亩之薪於滬即就最小之羊角亭所載而言至少非錢五六千不可明代何如明俞安期自浦城登舟下建溪雜紀十言之一云幾處東薪滿地十錢買得盈車若誠長安燃桂羨他老作山家詩見謬閻全集　滬之米市南北不同以癸亥八月二十七日申報所載二十六日米行大市（原書之記錄之南市較北市爲廉然亦昂非數米而炊者所堪也下列銀幣之價皆以石計南市粳米之最貴者無錫陳破十一圓六角最賤者早白哥十圓一角籼米之最貴者新釐籼九圓七角最賤者新包籼七圓四角北市粳米之最貴者陳白元十二圓七角最賤者新粳十圓六角籼米之最貴者杜尖十圓一角五分新尖九圓粳本作秔稻之不黏者俗曰晚米籼稻之不黏而早熟者俗曰早米不黏者別於有黏性可釀酒之糯米而言蘇州無錫硃石（原書嘉興之米價則較滬之南北市爲廉斗斛亦與滬異滬之一石爲一百六十斤今亦以是日之價記之蘇州粳米之最貴者高白冬十一圓四角新糙粳十圓六角籼米之最貴者高白籼九圓七角新白籼八圓七角無錫粳米之最貴者機白元十一圓最賤者高糙粳七圓七角籼米之最貴者機太子籼八圓五角最賤者糙客籼六圓五角硃石粳米之最貴者常幫陳白元十二圓又五分最賤者平湖高籃黃七圓七角二分籼米之最貴者黎里高尖八圓七角五分最賤者三河高白籼七圓七角嘉興白米即粳米之貴者十圓二角賤者十圓新糙尖即籼米之貴者十圓四角　今以滬之癸亥八月米價與庚申庚寅間較庚申廉矣陳白元十一圓六角準銀幣一圓兌錢一千三百十文之價須十五千一百九十六文折銀則八兩有奇膚地雖較廉然亦須十千文始得石米黃壽垣久於滬則言庚申亦有米奇昂之時曾以十五圓購一石幸爲時不久也因語以歐戰前每石之值僅五圓

左右而已未 中華民國八年臘月下旬爲七圓二角庚申四月初旬爲八圓五角六月初旬由十圓至十一圓六角壽垣名孔光嘉應人公度年十丈猶子也予乃因而憶是年粗中之米僅三四圓以頻歲戰爭米運不通亟欲易金也南昌盛產米六十七圓即可易一石　骨董無定價視人之好惡以爲準民以食爲天米尤要不能任意定價價之高下以米之精粗定之滬之米價乃因人而異且同在一市而甲肆乙肆丙肆丁肆所鬻同等之米皆不同庚申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予歷詢北河南路四肆以同等之米價皆參差丙肆與甲肆石價相差至銀幣一圓有奇其任意高下不盡一若此作僞耳信義云乎哉米業且然況他業乎米之踴貴今甚矣鬻最高之價屬最低之米幾無一而不然庶之詈官以不恤民隱也五十步笑百步耳

近代工界之同盟罷工以物價騰貴而致今且及於吾國其主因爲米貴耳古以斗米千錢爲生計窮蹙至極之形容詞以癸亥 中華民國十二年仲秋滬市粗糲之斗價計之奚止千錢因以古昔米價之貴者記之其中有與今米之貴價相似或過之者亦有以貴價賤價相比較者宋王栟野客叢書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飢

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同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時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米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爲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二十萬唐澧郢失守魯炅所守郡中米三五十千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皆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于五錢貴而至于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宋孔平仲珩璜新論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千獻帝時穀一石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則唐虞皇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特米斗三十緡宣和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清俟名林坐語祕彙宋靖康間斗米之數十千飢民相食人肉等於犬豕曰之爲臆羊是歲斗米至千二四百文較舊年變亂時價反倍

袁士元書林外豪米貴詩去年遊惡荒農天今年捕寇無客船江頭白米纔一斗索我三百青銅錢明江陰孫作字大雅滄螺集兩中詩江南斗米三百錢炮飢閉門人盡哭清俟名林坐語祕彙崇禎十四年白米每石三兩零順治三年秋冬米亦三兩零人何以生楊士凝武進人康熙丁酉歲人江蘇詩徵載其饑民謠有云江南今年星在留青錢二百米一斗顧公燮消夏閑記摘鈔康熙年間米價不過七八錢一石至末年撫軍吳公存禮抵任米價驟長亦不過一兩一石僉云撫軍糶米出洋所致公設誓曰果有此事棺木不得還鄉又云乾隆初年米價每石錢一千二百錢串七四十三年亢旱米價至二十文一升有愚民顧堯年者住仰家橋似癡非癡於四月二十四日忽自綁縛耳挂木牌書爲國爲民非爲己字樣號於撫轅求平米價隨行者不下萬數中丞安公寧大怒發長邑令鄰公時慶訊究拿數十輿情不服拆毀公堂擡出顧堯年鄰守姜公順蚊聞聲赴援訖隨上撫轅稟知此事豈知衆人毘陵其後托薄擲瓦擠毀轅門迨官兵四出拿二十四人衆乃逃散撫還怒於姜守率衆鳴鑼擁印參革姜公素得民心衆更不平共焚顧堯年鄰氏小奴三人重責

爲從之裘子阿大疎云永遠枷號俱薄責省釋越三月撫軍以他事去任後仍爲蘇州織造繼爲藩司而卒於蘇乾隆二十年秋蟲爲災粒米無收次年瘟疫時行道殣相望至八月始安米價至三十五文一升是夏夜卽閉戶鮮有乘涼者親友數日不相見卽問安否相見之下、惟談鬼神事時安公在蘇笑曰較余任內二十文一升之米已多十五文矣何民情之寧謐若此也清道光戊戌江南米價一石錢一千七八百文五十年來所未有也二語見陳文述頤道堂詩集記道光戊戌江南徵漕事詩注清彭兆蓀小謨觴館詩續集米貴詩石米五十貲啼飢值歲豐清吳清鱗豐年行百年眼見無此日稻米一金糴一石時爲道光十六年林重夫云光緒戊戌杭城米每石錢三千六百文羣言明歲必大盜古昔米價之最廉者以予所知爲梁天監四年米斛三十錢斛五斗也是一錢可易一升六合六不盡斛又卽古之一斗以今之三升準之則升米亦僅二錢若以語人必疑爲讕語矣今以唐宋元明清之米價較今爲廉者記如下宋趙與旹賓退錄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

直二錢者人竿稗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爲次矣宋黃庭堅詩貞觀有房杜斗米錢三文庚天台人有月屋漫稾清俞正燮癸巳存稿齊東野語載陸景思賀賈相生辰甘州詞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洛斗米三錢乃漢永平唐貞觀時事不及漢宣時石米五錢若梁侯景亂時斗米八萬錢其世界可知矣元楊維楨舟過黃店詩老翁詩樂歲斗米直三錢春祈秋報一年期土穀神靈知未知昨日街頭穹米價二錢一斗定何時元旬景福傷田家詩也見鐵牛翁遺稾景福字介夫寧安人國朝事蹟剔刻辰撰紀明太祖事有云太祖曰歷代銅錢相兼行使市俗以銅錢一十二文易米一升一百二十文易米一斗一千二百文易米一石凡估賤俱以錢數定罪後鑄大中當十錢行使不久不用王圻續通考明洪武二十八年每銀一兩折米四石每石或與之或不與之或以錢計各異米價古今皆不同此大概也

穀賤誠傷農穀貴亦何益於農近歲米價至予嘗有賀郭之田於崑山故知之旦恆見崑山村農之入城買米也蓋新穀登場以貸貸爲種稻之母金急急出售以償債不及俟價高雖躬耕之農亦大率賙高價之米以食倡言米亦貨物自宜互市二語米之出洋乾隆時已然若洋米進口則始於道光朝皆非自今始清吳蔚光有出洋米詩見素修堂詩集詩云出洋米出洋米衆人趨利如流水大爲之坊民猶踰何況水多坊亦無出洋一日十餘石一月出洋已數百內地石

約二千錢出洋石至六七千海口卸從何處出徐六涇口稱第一福山白茆詩浦復有之牙行囤戶販商游食地保汛兵津吏營弁各各肥其私或日買三升或日換四斗僧覲尼庵窖藏數旋燈紅照沙上田肩挑背馱齊入船小船飛渡大船接大船得米小得錢連朝價昂過一倍市口悉推隣縣買不是太倉即上海太倉出洋有劉河比閘上海出更多官責牙行與囤戶囤戶牙行狡如鼠不糴不糴未浹旬小鄉鎮多絕粒人飢民盡怒官禁米禁纔張旋又弛旋又弛可若何年來海久不揚波米船萬斛席面過官禁不如私禁好其奈奸徒易滋擾出洋米竊盜糧爲利起不禁將何所底止禁自家人心上茹蔚光號竹橋昭文人乾隆進士官禮部主事今之販米出洋有文武大吏出資使商代運者不得僅以弛禁咎當道矣丁脩甫前輩米貴謠云去年米如土今年米如珠如珠尚有價價高米則無會聞湖廣連歲熟民食咸欣天下足春閨三月米市空清和四月市停斛問米去何方浮海指東洋餘三更餘九彼國政備荒弛禁不理咎當道善價而沽由奸商小民方識食爲寶倉廩之儲海不早官示平價價反高望眼欲穿心如搗忽見大艘銜尾來歡聲動市成春雷試上吳山

望城北巍夫負戴高山堆早秔已報收南畝青黃定接秋成後可憐才器本斗筲依舊交情通杵臼明知一朝海禁寬共怨商人不怨官作詩上告勸農使恐有霜臺白簡彈阮文達公元督粵時以歲饑招致洋米蓋即安南暹羅之米也有詩載揅經室續集卷六題爲西洋米船初到詩云西洋夷船來氈毳毨毨可衣服其餘多奇巧價貴甚珠玉持貨示貧民其貨非所欲田少粵民多價貴在稻穀西洋米頗賤原註儻有內地平價之半　曷不運遼艘夷曰船稅多不贏利反緣免稅乞帝恩原註余奏免米船稅及米船回船不空載貨之稅蒙允有旨俟如米船回空載貨之稅蒙允有旨俟如米船回空載貨之稅蒙允有旨俟如米船回

風雲雷雨其亦準此以計值乎先施公司之資本泰半爲粵人所投清風明月之價十五圓謂爲粵人所定可也粵人倡革命共和成設總統於是國爲民有非一人可私得總統而民受其惠自必以巨大之代價得之一任需選舉費數百萬耳較之清風明月之於人無實濟者所值多矣因出示申報一所登攝影之京師□□銀行五千圓正面支票而又語予曰申報標題鄧瑞彭發表賄選證據九字蓋以贈議員人各五千鄧不受十日訴之於京師地方檢察廳賄選之事至是而普及至是而昭著鄧又通電各省區軍民長官各省議會各團體各報館敘述顛末電有云政變之應如何處置□□之宜爲總統與否皆當別論若夫選舉行賄國有常刑不爲舉發何所逃罪

初以事屬密約匪宜表襮盜賊如右　壬戌夏秋實盜兵之起學者不可不知

官價有二解一公家所定之物價宋史鈔法罷而綱運與官價高而私價賤二官署購物于市皆官價與市價不同續通攷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值計之什不得二三公家所定之價恆不足商人須出私財以補之徽之於蘇州織戶可知矣清代名墜語祕棄清朝織造一事爲吾蘇富家之害甚大前明雖有織造然上供無幾機戶皆隸籍于局未嘗概及平民近設南北二局北局以滿洲大人主之南局以工部侍郎督之恣擊鄉紳及富室充當機戶上戶派機八隻以次而降下戶派一隻大抵給發官價僅及其半機戶賠稽其半剋期定限僱機匠織成異品金綵龍鳳蟒段解往燕京以供宮中諸族屬服用凡任機一隻每年約費百二十金而進局諸費及節序供饋在外真無窮之壑也　官中及皇室之工價物價較之民間什百倍蓰

而民之所得仍爲官價於下則陝削於上則浮旨耳明謝肇淛五雜俎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漁旨竣之外得實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宮錢置辦者皆京師大賈積猾內結近侍外通胥曹預支白鏹以營身肥家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阿殿及期限時迫剋捐十之三以陷內使而以十之一供應貴緣爲奸苟圖塞責而已明嬉宮遺錄一日上論買元宵來卽粉圓也所司隨進一椀上問其價曰一貫錢上笑曰朕在藩時每以三十文買一椀今乃一貫耶仍諭准給一貫所司凜凜者累日清朱彝尊詩話崇禎初大官廚開應支物價簿帝詰內侍謂太浮且曰炙鵝醃鱔肉鮓在某肆市之錢半百耳內侍驚愕明末談允謙樹蘐草堂集聞內臣述往事詩西華鵝炙前門鮓一箸濃消半百錢觀此足以見明末物價之平而今人之浮開物價有師承也

清代文官之俸給有銀有米類宋景德朝之俸給也宋王拱辰掞藻謀錄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十五千米麥共七斛珂按清之文官

入銀二十三圓猶有十圓可餘己未（中華民國七年）秋予仁傭於市肆晨出晡返兩婦亦任工作一繅絲一縫衣亦不坐食也月入不多猶足自立以是而知有清鹿洞書院諸生及修福建續志者之所入在承平時固足自給矣清康熙朝九江鹿洞書院正講副講歲支學俸各五十金學生日得錢三文穀二升可謂菲矣查慎行廬山紀游讀書洞中者僅二十人大抵洞田所入不足贍廩給每日人給錢三文穀二升貧士難於裹糧故來學者少按康熙十三年清理洞田總額共三千八百五十餘畝歲收洞租銀九百三十餘兩支給各有款項今惟正講二人歲支學俸共百金其餘均歸郡縣官吏中飽先賢遺澤寖以耗散有司不得辭其責也　乾隆甲申脩福建續志在事人員束脩之薄爲近人所駭聞曹竾柱請續修福建省志詳文云所有正總裁每歲擬送脩儀三百兩副總裁每歲二百兩纂脩每歲一百兩編校生二十名每名每月送薪水銀一兩　寒士之生涯記室而外惟教讀耳所得視今日中學教員之薪薄矣吾杭爲浙之省會同光間家塾延師教授經書束脩月惟銀錠四圓益以新正開塾之贄敬（第二年無三節之節敬）有減無增（見龔自珍己亥雜詩）不足六十圓事畜之資卽已取辦有聘金

有月費有川資者乃僅見同治甲戌珂六齡誦書經先子延孫儒伯年丈照泰授讀兄慎伯年十五亦受業焉束脩月十圓人皆謂先子能尊師重道也光緒初葉楊雪漁師文瑩就浙撫楊昌濬教讀之聘時已通籍月獲三十圓凡擁皋比者視其絳帳若在天上矣林重夫嘗言光緒辛丑入泮時陶師子濚設塾於家從之游月攷制藝九篇歲送脩膳銀幣四十圓與師共飯肴可五六肉食蔬食皆有之至於今以充膳資猶不足相距僅二十二年耳光緒戊子珂年二十遙從查子春師光華習帖括遂從者弟子在家就師所出題作文呈政雖無口講指畫之煩亦必爲之斧削歲奉束脩二十四圓戔戔可愧又高郵孫瘦蝯廣肇乘先緒之季鄉老苦百物之日貴追述乾嘉時之生活狀況以爲比例略曰乾隆之季邑中寒畯特館穀以資生計者每歲所入不過四五千文其日用所需米每升約三四文柴一文油鹽菜三四文合計之日十文而足每月所費殆不滿三百錢其所羨餘爲生活以外之消費極力撙節歲尚可儲數百錢也時方光緒季年物價之增已不啻三數十倍今又將二十年矣

昔之傭值至微清初傭工日得銀一分一分徐謙號白舫嘉慶

朝人其悟雪樓詩集有突無煙詩可知其時工值之日僅數十錢也詩云突無煙臼無穀野雀啄盡充空腹碩鼠呼羣走隣屋紅米一石青蚨七千傭工三日不滿百錢富已不開倉米店閉街坊無錢猶可無米殺我屈指新穀期尚遠忍饑車水輪不轉　光緒初葉浙江衢州之木工水工工資日僅錢四十文較之清初嘉應之木工水工猶爲多也溫仲和光緒嘉應州志東寧蕭姓舊族也蓄出其國初建宗祠舊籍木工水工每日工力錢十二文小工每日工力錢九文視今日少十二倍有奇仲和案松口大塘脅梁姓祖屋地基康熙初契買價錢九十三千文以今日松口地價言之卽百倍亦不可得也　吳嘉紀陋軒詩七歌有云紕績一日得十錢嘉紀宇野人泰州人其詩集於康熙十八年梓行是一月所得僅三百錢歲計之三千六百文而已　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秋林重夫徙居滬之寶源路明德里里之門者（遇之旦卷悉貢守門人俗謂看弄堂）陸阿順土著也與重夫閒話輒太息於生計之艱語重夫曰吾年五十八矣日獲傭資較吾父所獲爲豐乃僅不餓死猶憶吾十八歲時爲光緒甲申父傭於木行爲之肩木日得錢

二百父母妹及吾凡四人皆恃以果腹且時或肉食妹及笄矣飯量之宏與吾相若亦未有斷炊時也今之米價肉價何如耶

歐美日本人及在滬外人之日用諸費如下述可借鑑也宣統庚戌季冬張菊生同年見訪談歐美事蓋方自海外歸也其言曰歐人頗尚道德以宗教思想深至耳美則不然人人惟知自利而已美之立國惟恃法律而不復稍有道德美之生活程度又高於歐一日早餐僅食雞卵二枚蘋果一枚麪包二片咖啡一甌所值已合我國銀幣三圓有奇可謂奇昂乘電車僅六小時月計之需銀六十圓途中時遇乞丐歐洲之義大利人尤多　吾國十年以來戰爭之事無歲無之生計之艱物價之昂以視有清末造幾已十倍此佳兵之所以不祥也歐戰後之德意志更可知矣並錄中華民國十一年七月三十日王光祈所述之德國最近生活篇於左以爲殷鑒其言曰吾人對於生活艱難常有諺曰一年不如一年若以之論今日德國生活直可改爲一日不如一日如日常生活用品今日不買明日便漲明日不買後日又漲無論何物日日在漲價之中因此之故德國人民從此不顧存錢而顧存物所有存款皆一掃而空儲蓄觀念已不存於

今日德人之腦中然此猶就少壯能作工日有進款者而言年老恃存款者日趨於凍餓之慘境而已吾友魏時珍之舊居停主人爲老年夫婦其子以歐戰陣亡在戰前本有存款八萬馬克息可二百馬克約合墨銀百兩亦小康之家今則每月二百馬克僅購豬肉磅半又德國某女僕母遺產七萬五千馬克在戰前可買屋可置用具今則一臥房家具已不全某女已及笄將與某工程師結婚以費不足須延期余之怕林居停爲老年夫婦戰前亦小康有僕役今一貧如洗（註）此數屋一所得三十萬馬克對時兌五年之後若尚不死又不能不轉而役於吾輩矣每作工時輒流淚曰戰爭戰爭蓋不勝其悲怨矣今且言德國衣食住三種之漲價如下一衣歐戰前男衣一套值七十馬克今須一萬馬克去夏值一千馬克今夏爲六千馬克去年余買皮靴僅二百馬克今值一千馬克又以戰後衣料及牛皮價增漲之程度比較如下一九一四年夏季一〇〇一九二〇年正月三四〇七一九二一年正月七一六八二月七七二二三月八四九二四月一〇五八五月一一三七九六月一一八九一七月一三九三八依右表觀之衣較

戰前增一百四十倍較去年正月增四倍二食衣雖常用品戰前民富人有衣數套此時衣雖貴尚可強用舊物不必急購食則不然一日無此便將絕命貧富老少一也故現在最感漲價之苦豬肉一磅戰前值一馬克今年正月值二十馬克本月值一百馬克歐人爲肉食民族不可一日無肉最近柏林統計本月肉品銷場大減茲再將糧食漲價程度比較如下一九一四年夏季一〇〇一九二〇年正月一九一九二二年正月三四〇二一三〇〇一九二二年五月六六四八四〇二一三〇〇一九二二年六月六九六七七月八三二三依上表觀之則食較戰前增八十四倍較去年正月增四倍三住德國各種生活品皆較戰前漲價百倍左右惟房租未大漲由於德政府爲左黨執政主張一部分產業社會化房產其一也房東對房客不能任意加租即略增亦按法律規定之限度就現在與戰前較所增一二倍而已（註）此指人民而言若不自行遷徙房東無驅逐之權則更近於世世承繼矣此對於房客固甚便然爲房東設想不啻財產充公故現在有屋者紛紛售賣矣房租雖未大漲屋價則已大增蓋新築一屋材料工資皆大漲房租因亦隨之大漲造屋之價較戰前漲至百倍今物價既皆漲至百倍而工人工資官吏薪水之增加程度又決不能與之相應如戰前成衣匠月可得二百馬克者今得一萬馬克其增加程度僅五十倍又如官吏戰前歲可得五千馬克者今得十萬馬克其增加程度僅二十倍以之供應百倍增漲之物價安得而不窮也　生計之艱至於已極我國留德學生每人每七日僅食片肉麪包奶油仍粗黑不堪入口歐洲各國亦甚困矣以富稱亦百物昂貴工商可揆之於官課其擅價居奇官爲理處之訴牒紛沓審判官如在山陰道上而吾國物價甲肆乙肆固已不同即同一物乃亦有忽高忽下之價詰之則曰早晚時價不同　庚申（中華民國九年）二月十七日丹徒懷獻侯中翰桂琛自日本東京貽書謂日本生活程度日高各地同盟罷工求增工資之事日有所聞物價之昂過於紐約白米石價日幣六十四五圓合吾國銀幣三十圓弱雞大者四圓三四角雞卵大者二角五分小者錢七十文以五角購豕肉僅有上海值一角五分者之多鯉魚一尾八九角至一圓物價騰貴若此其故有三內務省特定殖民條例奬其人民力求上進二也其中一也物價增長謀生不易始足以激厲人民力求上進二也其中有改革政府及社會之某派激烈作用三也　予旅食於滬久矣物價之昂歲有增益就辛酉（中華民國十年）生活之程度而言較光緒壬寅癸卯間幾兩倍甚至有三四倍之者予之歲入以儲書及他項綜計之約二千金兒子新六歲助六百圓所居非租界不蓄車不冶游不博無娛樂舟車之費內子且就養京師極力撙節月出將二百圓收支尚能適合二百圓之用途屋租（台幣房租指房租之實定額）如依食品平均計之也儲費也零用酬應（酬應指宴會平均計）也購物平均計也謀生之難至今日可謂甚矣如予之儉支出之鉅猶若此所入視予爲少者將如何今日以在滬西人之出入較之大可味也中華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時報譯登上海西人之生活

一則錄如下其言曰昨有二西人投函字林報述每月之進項用度一工部局人員服役三十餘年薪水自銀八十兩加至四百三十五兩中華民國十年貼一家三口每月之用度如左房租及水七十兩牛乳十二兩洗衣十五兩菜果四十五兩煤二十五兩煤二十兩雜司七十二年十二兩雪屯燈十五兩苦力十一兩牛羊肉十五兩食物六十兩藥五兩補修更換廿五兩共三百三十兩尚餘一百零五兩作衣服娛樂之用又有一人已娶妻有一孩一老母一妹尚有一同居者居租界外無水無房捐每月薪資數百圓其用途如左房金四十一圓廚房煤炭十三圓一女僕六圓洗衣七圓一男僕十圓早餐與下午茶二十一圓麪包等十三圓冬季用煤十六圓牛乳五圓火油六圓三角糖三圓熱水洗浴五圓中飯夜飯六十圓小孩食用十二圓共二百十八圓三角此外尚有裁縫雪茄煙人力車費半月一次之影戲等用不在內

光緒中葉江浙間慶弔之贈遺以制錢爲通行品至少者一百四十文蓋準古之紋銀一錢也（按一錢七百文）禮儒登記則曰某某儀青一百四十文儀者禮也青者青銅錢也吾杭爲浙之省會且然其不送制

錢而送小銀餅者至小之重量一錢有奇較一百四十文所多亦僅矣　自光緒庚子以迄於今數十年耳奢儉之風日進靡已雖中人之家力崇節儉亦爲環境所迫凡日用之耗於酬應者恆十之四五於己若卻山之重於人鮮毫末之補其究竟則自累累人而已歲入不足者必舉債矣林重夫曰月入月出之不足相抵者十人而九非盡由濫用也慶弔之酬應亦如富貴之逼人而來都會商埠以銀幣一圓爲單位非如昔之送錢四百文或銀幣四角也蓋隨物價而增進矣凡口之家月入四五十圓者何以堪此不得不出於舉債債之舉必於夙所相識之有交誼者乎日既以有交誼而向之舉債則彼有慶弔能無贈遺耶杭俗謂之曰送人情宜也人情二字有所本粗甫詩牂牁作人情亦可曰人事韓愈文并令臣領受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今謂送人禮物曰人事本此　朱子嘗曰（見李文公集）（見韓昌黎集）全書一身支此百艱又不敢有違義禮則成材而賢矣林重夫嘗語予以一事其子之成材而賢不違義禮以忝所生蓋凡屬父母莫不望其言曰周允齋李玉申皆程仲弢之表姪周富而李貧程貧且老辛酉（中華民國十年）花朝八十初度其所親爲其稱觴冀有所獲以助薪米資

寸謂之鵝眼錢減此者謂綖環錢貫之以繩又以纏入水不沈

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　清明游吳淞於冷攤得一小鈸閱之有可借鑑者一則錄如下生活程度今日高矣然不急之物可刪惡衣自甘閉戶補讀而已如是而月入雖減於去年食宿之資仍吾兒負荷之誼（云爲兒防老積錢謀飢而預備也）（養母者猶有所限養父者則絕無儘有）當亦不至竭蹶過甚矣而族戚友喪葬婚嫁乞貸之書踵至其中有不能以通常之餽貼了之者若曹昔富今貧重視不佞謂必可援手不佞之貧雖猶昔而夙好疎財且以德報怨爲職志平日猶有贈與至是自不得不各如所期量力以周之若曹雖猶不免怨望吾亦盡吾心耳期以繼父母之志耳若曹不知吾之家無餘資自當以濟人亦聽之耳吾之儒津久矣以薾字所入揩拄門戶猶未見正冠纓絕捉襟肘見之非者當於奉己豐以待人耳吾之所親皆深悉之至若物價騰貴之痛苦猶未甚覺者亦家人之儉約有以裨也昔嘗聞之吾友吳時仁曰父母之喪葬子女之婚嫁宜量力行事若自爲體面計求助於人則所謂體面者先已失之即不然假貸以辦亦重增他日之累計亦左矣剏今之物價方與日俱進不知所屆耶

今之酒筵值五六百金以上者明末何如陳獻章別蒼梧帥
閒呈謝大參段都閫詩有二五二人相逢豈易得一金便作華筵主滬
之普通筵宴一席非十金不辦猶就壬戌（中華民國十一年）春言之也　筵
席之資十餘年來以漸而長至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尤駭聽聞姑以姜佐
禹所言蘇州酒樓喫全之價徵之筵也其食品
爲九大盆兩湯兩炒五大菜一點心九大盆者中有高裝之四冷葷
兩蜜餞一乾果一水果一瓜子亦有改爲四冷葷四熱葷一瓜子者
兩湯有湯之肴也兩炒炒蝦仁炒腰花也五大菜一魚吉爛汚二半
鴨三火腿火腿之斷爪者四黃腳雞五腥氣胜氣皆曰腥氣一點心人各一
一品饅頭也當孝欽后六十萬壽時出銀幣一圓四角可喫矣其後
加二角續又加四角光緒末三圓宣統末民國初爲三圓二角爲三
圓六角丙辰丁巳（中華民國五年六年）間爲四圓爲四圓二角今則非五元六
角或五元二角不辦以一圓四角之值較之今一筵昔可四筵也予
乃告以乾嘉時宴客之儉述金壺七墨之言曰乾嘉米一升僅二文
魚肉稱是中人之家晏客僅費百錢
空庭積陰點點如幕枯坐冥慮心賴寂然于是舉曩者辛苦所造之

文字拉雜摧燒之無何得一冊古井之水忽焉如沸恍置此身於三
十年前三十年前所疾首蹙額不得已而託諸詠歌者自今以思其
景象且不可復得此光緒丁未（中華民國）鴻自敘萃堂詩錄之言所
謂三十年前者光緒初耳至甲子（中華民國十三年）距丁未十七年矣民生
滋益蹙物價滋益長乃令吾回憶丁未若猶爲承平世矣
予非可人而作可言以表宇仲可且自明其爲僅可有異於昔人
之可談也積數十年之閒見及讀書所得隨筆紀錄無復詮次稿
皮二篋客歲家居多暇發其一理
蓋之揆比年後路以類從大
凡時令地理宅墓工商宗教名
俗書籍詩詞文字人倫事變天
變祭祀帝王盛典門閥世宦寺觀
藥方車服飲食器皿雜俎之屬而
有古說者有辨證者有議論而
者要以溝通中外融合新舊爲指
之言上流中流皆爲多則以下流社會之事
中流且忽之高據上流者不及見
號之或將有取於是夫甲子（中華民國）上元後三日杭縣徐珂仲
可識於上海寓廬之天蘇閣時年五十有六

形芬室筆記

序

同縣徐子仲可既爲其次女新華梓遺文又出其彤芬室筆記以示予予受而覽之乃言曰比歲以來女學漸興橫舍林立生徒之操筆能文斐然成章者亦往往而有求如新華之甫屆成年具有卓識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如筆記所載者則千百中殆無一二蓋其校課餘暇輒縱覽說部內典而久居海上衝要之地聞見所習必研精覃思務獲其眞相而後已且又深得於趨庭之教也吾家與徐氏交三世矣以新華大父　印香舍人爲鉅德長者

得其遺傳性之後裔無論男女自必能以濟美稱於世也予至滬數過仲可寓廬而知新華之勤學砥行嘗以蓄道德能文章期其大成今何不幸而短命以死也雖然筆記所載或有非中年士夫所及知者豈早華者恆不實即此一卷果爲夭折之徵兆耶中華民國三年十月杭縣丁立中和甫序

彤芬室筆記

杭縣徐新華彤芬

英國卡司透之訓子也嘗曰學問宜求其深言動宜求其當有學問而無言動是曰書奴弗能處世也有言動而無學問是曰俗子與草木同腐也吾輩固不幸而現女子身然猶幸而際此女學萌芽時代得與男子處於同等求學之地位吾輩今日其亦可求進取矣

偕同學赴蘇州作園體旅行至虎邱留園游覽日暮不及歸雇兩舟余與同學侍母住一舟而以不及入城爲悵恨也

金剛經云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于爾時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嗔恨此與吾儒犯而不校之義正同

大毋忉化忽忽三載延淨土庵僧作佛事於家蓋俗例三周年之紀念也家大人頗信內典而厭惡僧侶斥其坐食分利余謂工藝不興游民日衆託業沙門聊以自贍分利者亦正多矣且叔季之世人心日漓道德法律皆不足以

救世猶幸有宗教以維繫人心於萬一耳迷信果能盡除小人亦何所憚而不爲耶

淨土二字之解釋與天堂異淨土有四在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外不若天堂之尙在三界中也凡聖同居之淨土一也方便有餘之淨土二也實報莊嚴之淨土三也常寂光之淨土四也

任事宜有責任心不可有虛榮心名言也然當爲中人以上言之今之稍知自愛不敢恣意進行者大率爲虛榮心所囿耳否則亦何所忌憚耶主持清議者正宜以名舉獎勵策勉世人三代以下固惟恐不好名耳

邊地不靖惡氛頻來英人有聯法之說殆將協商以謀我也藏滇相鄰英人聯法卽謀藏耳列強林立皆將起而謀我願執政者勿蹈虛名力求治理其庶幾乎

烟禁厲行又禁纏足而天足漸多戒煙者百不一覩無他國人性情習慣皆在放任一方面臥而吸煙放任也不纏足亦放任也故一有效而一無效

余性喜動吾師謂係多血質誠然行年十八一無所成回顧儕輩皆能卓然有以自見中夜自省疚然於心今而後

當力制嗜欲庶以慰父母之期望師友之勸勉乎

蘇東坡石鐘山記有曰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余以爲石鐘之以鐘名者以其與風水相吞吐而聲若鐘也與風水相吞吐不必夜間欲察其爲石鐘與否亦不必夜間而東坡曰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然則非夜間終不得知矣豈文人求工文辭不必其切於事實歟

陸清獻公三漁堂日記載汪鈍翁類稿中語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運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俯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死

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俯之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當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是以知其難也讀此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爲急一語矣

男女同等之說世人提唱已久然歐美物品商標輒繪神話時代之婦女此雖審美觀念之表示實亦不免視爲世

界之玩品吾輩亦當知所自勉矣
娼妓設阱陷人誠可痛恨然其中實有身不自主被人掠賣或且獨身以養親者其亦女學不興無以自立之所致乎
今日宣統三年辛亥清室隆裕皇太后致政之期詔下國人大說以爲可免兵禍也吾謂自今以後政府革新自必有以慰民望者中央地方之政府當以舊學卓有根柢粗具新學知識之人組織成之五族人材皆可任用矧漢滿蒙回藏族異而種同乎雖時至今日政治革命決難稍緩而血統混合已久五代以來且然予所知者元人薩都剌廉希憲揭傒斯之後裔頗多聞人拘墟一孔之見果何爲者且歐美各邦亦非盡以一種族組成國家斤斤於此適以自隘再不自強黃種將爲白種所併兄弟鬩牆授人以隙徒自戕耳爲今日計宜合五族爲一力圖自強以禦外患惟現政府腐敗已甚自不能不舍舊圖新耳
除夕侍母至南京路閒步丐者三五成羣遮道行乞審視之青年爲多蓋皆游手好閒不能自振者教育發達其有瘳乎雖然生齒日繁生計日絀外貨充斥國貨消滅遂至失業者多漏巵不塞國益瘠民益貧矣長此以往工藝不興日用物品莫不仰給於外雖率國人而爲丐歸爲家大人言之家大人曰吾對於乞丐之觀念嘗四易矣初則哀之則以其依賴性成不知謀生也越數年則又見而哀之謂社會不講求教養之道使彼無以自存咎不在彼而恨之則以其依賴性成不知謀生也越數年而深惡痛嫉之惟祝天然之淘汰而已意謂若輩怠惰性成雖強迫教育亦不任受而終身爲社會之蠹豈不可恨不若以水旱疾疫之事淘汰之毋使莠者害良之爲愈也余思家大人之言雖或過激亦實有所見而云然耳浮生若夢轉瞬百年富貴利祿未可以之延壽僕僕求之不亦愚乎智者於此頗欲砥行立名自效於世其識見誠高人一等余謂此亦猶百步五十步之間耳自其大者觀之固無以異也萬物自無而之有自有而復返於無即自一己言之雖名傳萬世而地下長眠果能自聞其榮譽否雖然吾輩由屆成年究不當作厭世之想即不求名亦當力學砥行以慰父母也

從武進李靜之師習字。不及半載。而師回里。乃於校課餘暇。習張猛龍黑女碑。自修而已。恐終身不能有進步也。

生物學家發見一種蠅取草。不能謂爲動物。亦不能謂爲植物。今。世。士。夫。之。心。頑。固。而。口。文。明。者。何。異。於。此。

梁任公之言曰。今日之國民。非頑固之老輩。卽一知半解之新進。余謂不然。頑而曰固。必有事理充塞胸中。可爲依據者在。今之。號。稱。頑。固。者。亦。惟。空。疏。無。具。僅。見。其。頑。空。而。已。至於一知半解之新進。無論中西書籍。必能多所涉獵。於此一掬焉。於彼一撮焉。能有完全之學者。直如鳳毛麟角。百不一覩也。

上巳插蓯菜花。清明插楊柳枝。端午插菖蒲。此雖社會之迷信。無足稱道。然貧民之擔賣爲生者。卽此數日間。於其生計。亦小有補助。不必故爲屏棄。以絕其生計也。余之對於星相卜筮僧尼道巫。莫不具此觀念。蓋教養之道。未至一旦懸爲厲禁。則強者流爲盜賊。弱者轉於溝壑矣。

不自由毋寧死之語。人所習知之而習言之者。然。不。能。自。立。必。將。受。制。於。人。而。不。能。還。我。自。由。此。固。當。亟。求。所。以。自。立。之。道。矣。

人生苦境。與生俱來。死而後已。古人云。勞我以死。此言良不誣也。

作事當有定力。宗旨既立。外界之激刺。不足憂也。自今而後。益將堅定心志。致力於學。以爲他日自立之地。

張潮翔師爲予講左傳桓王伐鄭事。以高士奇謂胡文定嘉許蔡衞陳之從王伐鄭。爲非確論之言。未必盡然。蓋賢者立說。務切時勢。胡乃宋代賢者。因當時金人入寇。徽欽蒙塵。初亦嘗詔徵勤王之師。然坐視二主北去。迄無應者。其嘉許蔡衞陳之從王者。乃深疾當世之不勤王室者也。

滬市通行電車。戊申至今。蓋五十年矣。此爲縮短里程寶貴光陰而設。繁盛之都會。誠不可少。租界日闢。戶口日增。歐人創之。宜哉。然吾國人之能知寶貴光陰者。百不一覩。乘客之衆。亦惟利其貨價低廉耳。同學某君嘖嘖稱手不釋卷。然出行輒乘腕車。若不知電車之可節口力者。余嘗請其故。某君笑曰。余不得已而僑居租界。日用所需。舶來品多矣。奚有於電車。然吾伏案終日。乘此腕車。徜徉片時。於光陰亦不爲耗。況租界電車。率爲外人資本。非衣食住各物之倘有國產也。且吾之乘坐腕車。亦倘有深意存於其

間。吾固不知社會主義者。然當此時代。工藝不興。游民日多。無所托足。盡人而乘電車。則車夫失業。皆將流爲盜賊。吾乘腕車。亦均貧富之一端耳。乘電車者。亦未必皆有職業。皆好求學於惜陰二字。又何喻焉。

人生與憂患俱來。墮地卽哭。亦憂患之朕兆也。迨夫一瞑不視。則憂思亦隨之而去矣。地下長眠。實亦樂境。長生久視之術。又何求哉。今日出行。見舉殯者儀仗甚盛。行道之人。皆謂得未曾有。嘖嘖贊美。予謂死則已耳。一切都非所知。毀譽且可弗問。遑論其他。火葬一事。實最文明。蓋既可以杜傳染之病根。又不使死者與生者爭地。惜不能行之於今耳。

年假屆矣。同學紛紛別去。歲闌風雨。相對泫然。吾兄振飛嘗謂人生有聚必有散。既須散矣。毋寧不聚之爲愈也。旨哉言乎。

晨九時與同學閎市購物。僕僕道途。歸已薄暮。彌覺光陰之易逝也。回首兒時。一彈指頃。以既往推將來。則自幼而壯而老而死。亦須臾耳。可不悲哉。然吾非悲人壽之不永。懼學業之無成耳。青年學子。皆當作如是觀也。

生齒繁。生計絀。日甚一日矣。人多事少。固也。雖然。欲辦一事。每求一技能相當。勝任愉快之人。而不可得。則又事多人少也。

詬世者嘗以官場用人徇情爲病。然吾嘗見今之爲官者。闕缺闕差。賄而必得者。雖以官爲市。猶不失交易之道。等而下之。則惟懸差缺以爲餌。財既入囊。卽不過問。是直詐取人財耳。故當今之世。欲求一徇私用人者。而亦罕矣。

偶見鄰童有盜竊繭者二人。甲母默然無言。乙母怒而鞭之。擲繭於外。嘗其不應盜取人物。家庭教育。可不重歟。王

教始于閨門。家人利在女貞。信然。

同學某君來訪。久別重逢。喜可知已。然苟無昔日之別。焉有今日之聚。有今日之聚。焉知無他日之復別。聚散無常。悲樂迭代。故亦不必悲。亦不足樂。此非故爲達觀之言。人生萬事。皆宜作如是觀耳。

近頃以來。教育日昌。然如校舍之修。言西式建築。手工之競尙絨線織品。卽此二端。漏巵已自不少。吾謂校舍但求空氣光線。兩無所乏而已足。手工之原料。亦可改用國貨

憤獨所以寡過也·勤奮所以進業也·謙抑所以和物而益智也·大禹惜寸陰·孔子謂三人行必有一師·曾子曰三省其身·先聖遺言·吾當服膺勿失矣·

今世青年·易蹈三弊一·喜自炫其能·崇己抑人·不能虛心接物·二·偷惰性成·自甘暴棄·以致萬事不立·百業不進·三·意氣用事·每有所謀·輒以細故解體·余所見甚多·自當引以爲戒·

讀史至伍員之亡吳報楚·未嘗不掩卷長歎而知忠孝之不能兩全也·方奢尙之被殺于楚王也·伍員急父兄之讎·

亡楚奔吳·稱兵伐罪·此乃人子之情·爲父復仇·固宜若是耳·然獨不念先人邱墓之所寄·祖國社稷之所存·一旦昧然興兵·危及楚國·忠臣事君·固若是乎·其後以進諫不聽·終至沈江而死·奸人禍國·死當其罪·然吳王忍矣·

學子讀書·囫圇吞棗·久之亦不得益·必當如東坡之八面受敵法·每一書讀如干徧·每徧各定旨趣·如讀史第一徧·於涉地理者誌之·第二徧·於涉職官者誌之·此即八面受敵法也·

日來假新建夏映盦丈詩·桂林況夔笙丈詞·錄副備覽·於夏先生之詩·時有悟入·況先生詞·則每錄一闋·反覆微吟·終不了徹·

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婢劉東安以患脚氣病卒·墮地十四年·不及成人而已·溘先朝露·傷已·余家所蓄之婢·不僅此豸·大毋及父母從不虐待·果能久在余家·得以成立·是·直·爲·貧·民·教·養·其·子·女·耳·然·非·普·通·人·所·可·藉·口·也·

貪吝二字·爲常人所最易染之病·或謂我國男子多貪·女子多吝·卬其故·則曰男子置身社交之中·一切貨利·耳目多所接觸·歆羨既久·乃百出其方法·巧偷豪奪·以務求償

其大欲·斯貪矣·女子足不出戶·無可生利·或席父兄之餘蔭·或擁丈夫之資財·（我國無夫婦共產之制）既已據而有之·自必更爲傳貽子孫之計·於是錙銖必較·塵芥必留·一草一木·若將以之終身者·巾幗天性·偏於保守·自無往而不吝矣·斯言也·固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吾謂男子誠多貪·女子誠多吝·然貪者未有不吝·吝者未有不貪·二者相因·勢所必至·無論男女·皆出於一·蓋自無而有·其勢順·常處之泰然·自有而無·其勢逆·則如有所失·亦人情也·

從伯父花農先生命書楹聯·貽書家大人·既賦七律二章

見賜並賸以當日直南齋時慈聖所賜玉荳蔻匣茉莉花碟二事丁和甫太姻丈亦以命書楹聯賦七古見賜並侑以鍾馗申先生所鐫石章汪頌閣丈趙伯英姑丈各以命書屏聯皆有所賜小子何知塗雅初習乃承諸老矜寵過甚拂拭有加書此誌感並自勉也

花農伯父有詩見賜謹錄於此藉以自策題云新華姪女工肄窶書昨以楹聯見寄筆意渾健沈邃六朝而瓣香北海視之喜甚既以當日直南齋時慈聖所賜玉荳蔻匣茉莉花碟二事寄之並賦二律以示獎勵詩云豈似簪花弱不支居然健筆擅臨池鋒鋩露處仍含蓄魏晉書中得友師眞到宴如神氣靜氛寧如有神勝於妙絕色絲詞若從寫韻樓頭看應讓珊瑚筆一枝

岳峯前述祖徽交深北海翰同揮

吾友延陵徐孺子早登賢書冠多士纂修經史及圖書歎才高偉謝氏生花筆健勝江家揮毫寫貴洛陽紙家學遠浦徜徉徵不起有女生小貌妍華彩雲化鳳瑞徵詩詠絮承能繼軌緒口曾傳伏勝經錦心還讀班昭史今者過訪讀書堂飽德曾叨北海觴側聞女士研新學教育宏開桃李場母教亦趨還亦步不慚進士尤神悟詩筆更如徐淑清多才多藝人爭慕當今女學嫩芽萌問字佳人弟子行我願教思廣傳播坤德昭垂日月明

瀛有女子新劇團出現此于女學前途頗生阻力今日女學雖漸發達然父兄之頑固者尚居大半今見女子爲優伶之事或將虛女子一入學校必將爲優伶之又。慎。奈。之。何。喜。效。時。習。而。不。知。自。檢。也。噫。

自歐化東漸醫學輸入有篤信之者有力斥之者西醫診斷華人熱病輒置冰塊子病人之身以至十九不治傷寒及瘧亦非所長惟外科各症奏效者多蓋於生理學研究有素也

華醫治病亦有特長然市上懸壺之徒實貽國手其處方芒說文繫傳言之詳由篆變隸隸變正銀鈎鐵畫體端莊

丁和甫太姻丈亦賦七古寄家大人詩云篆分大小辨毫端

尚欲題齋額余又命書小隸花盦四字齋額紅袖誰云腕力微

既已紊亂·字跡又復潦草·而肆夥處理藥品·每不能銖兩悉稱·甚且失檢漏藥·或有爲本肆所無而以他藥代之者·病人不死于醫·亦當死於藥劑師之手矣·惟粵東藥肆·尙無此弊·蓋每藥一包·必標藥名·藥肆固負責任也·

況夔笙丈謂研究小學·當觀小學考以爲入門之基·坊間有石印本·記此待購·

夔笙丈又言·北魏時代·方由隸而變楷·故少行書·馬鳴造像·其庶幾乎·

以革命禁煙之二原因·而滬上僑民·日益加多·一以避兵

禍·一以逃禁網也·不寧惟是·又有謂租界衛生優於內地者·此言殊不盡然·就馬路言之·雨後掃泥·晴時灑水·時有警察巡視·亦云潔矣·而里巷之中·室宇鱗櫛·凡上下兩樓俗稱一幢者·輒有三四家合賃而居·多者乃至五六戶·炭氣充塞·空氣混濁·器具淩雜·無穢不治·他姑勿論·但觀溺桶一物·戶各有一·則一幢之中·至少亦五六具·遑言其他·矧有時疫傳染·火患蔓延之可畏耶·講求衛生·非擇居於靜安寺路之左右不可·然又豈棉力者所可託足耶·以是而歎·有知識而無金錢者之不足以處今之世也·

滬上園林頗多·第其甲乙·一愚園·二徐園·三味蒓園·四西園·亭榭水木之布置·非失之過密·卽失之過疎·余謂我國舊式之園·儘有邱壑·殊少空氣·西式者·則一覽無餘·不耐思索·若靶子路之張虹園·則富於金銀氣·尤非風雅士所樂置喙者矣·

蓮池大師戒殺之說·固涉迷信·然若終年血食·以食肉多而脂肪亦多·筋肉弛懈·最易致病·素食養生之言·不可不信也·

道德知識·不可缺一·有道德而無知識·渾渾噩噩·與上古之原人·初無以異·反是·則猖狂恣肆·適便己私之用耳·乃近頃以來·歐美文明·漸有輸入·新知識固已稍稍萌芽矣·而舊傳道德·日益墮落·於自由平等之說·解釋多誤·豈惟無新道德之補救已耶·

我國開化最早·爲古代五大文明國之一·徒以不求進化·故步自封·爲列強所藐視·乃古代之書畫典籍·一切器物·猶載出洋者·日有所聞·若輩惟利是圖·不知保存古物·以供學者之參考·再數十年·固有之聲名文物·恐將蕩爲無存·豈若輩別有會心·將以我國古代文明·昭示外人耶·

偶習作詩古意云春風散容華秋風斂顏色茫茫天地間何處問消息園卉未開感成云一任東風着力吹日長春意故遲遲遲開不共羣芳鬪看取陰成綠樹時秋柳云纖腰臨風舞姿態何窈窕祇因秋風緊摧殘顏色老

三月十一日午後散課閒六三園櫻花頗盛因與同學十餘人往觀之至則方逾五時非閉門之候也而閽者吾國人見余等人多拒不納且出惡言巡士謂例雖六時閉門每日下午五時以後輒不納吾國人余怒甚幾欲破扉而入爲同學所阻乃止自思我國雖弱然是地非租界猶是

一片乾淨土也日人築園於是乃於彼我歧視若此吾人苟不自強世界雖大或竟無立足之地言念及此心痛欲沸歸途暮景亦無意流覽矣

各國之言教育者有三途使國民備具人格者曰國民教育使國民生計饒裕者曰實業教育使國勢日隆教育日盛者曰人才教育或謂我國數昔惟求人才教育以其獎勵人輒以出類拔萃爲言其實不然出類拔萃者千百中不得一人直可謂之全無教育而已

日龍曰座曰石曰麻爲五種曰歐則別一派也呼父曰阿爸呼母曰阿米婦女皆不梳髻結髮爲辮而繞於首及歲而嫁步行至夫家踰窗入過三日乃始成禮然無歲不改適謂之跳嫁男子例不留鬚其未婚者雖年至五六十亦無女子之多倚賴性也

歐洲哲學大家近於鬼科學神祕學妖怪學等皆有撰述湘繡盛稱於時皆出自婦女之手男子所繡則不足觀

同學楊幼貞自湖南歸爲語苗事如下其著姓有六曰吳

且有創製新法照相鏡攝取鬼影者長沙芙蓉鏡照相館曾爲柳某拍照其已死之妾亦現影於其身側卽在茶几之旁形容宛肖聞此妾以怨望而死殆冤魂未散之故歟

十年以前芙蓉鏡尙重攝以出售湘人類皆知之

秦漢以後之治術純係雜霸殆以上古之時物阜民希衣食有餘而廉恥自足後世生齒日繁地力有限人患不給爭奪以起而巧詐隨之民德既喪非仁義所能驟化故必以刑法威之權詐勝之非盡由在上者之不好仁義要亦時勢使然耳且雜霸者卽今之所謂法治也誠能以仁義爲本法律爲用國利民福胥在是矣

彤芳室筆記

時勢不同事理斯異昨日之是至今日而非今日之是至明日而又非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蓋亦因時制宜之微意耳

清之隆裕皇太后崩既爲文以哀之辛亥革命事起隆裕頒詔還政不至兵連禍結舍一姓之尊榮助共和之成立世謂我國后妃臨朝必至亂國漢呂唐武前事可證自有隆裕可一洒女子亂國之恥矣

僑滬十載閒見日非偶從母氏出行則見租界幾無隙壤平地樓臺日有增益草萊盡闢林木就芟昆蟲禽鳥皆將率屬而遁以讓人類推求其故則以腹地盜賊蜂起富貴者至此避難貧賤者至此謀生求花外人祝爲樂土耳

國貨日微游手日衆衣食不給而以劫掠爲生不得已也久之必有人人欲爲盜賊之一日又久之則貧無宿糧室如懸磬者將盡人而是又恐無一爲盜賊之人蓋至是而無可劫掠恐惟束手以待斃耳

自天保里徙全福里綠陰夾道空氣鮮新不圖於塵市中得之曾從家大人徙倚林下家大人笑而語予曰明歲在此當可置席小憩讀書秋樹根也余家在滬至此十易其居蓬飄萍泛遷徙無常回顧西湖惟有先人邱壟耳語至此泫然余亦淚下蓋先大母陸太君之合葬於先大父卽香公靈隱龍門山也已四載矣是年冬扶柩歸里余亦從父母以往居靈隱田家十日因思余生於徐姚甫三月而先大父棄世女兄姚亦以病夭其明年之四月從大母及父母遷居蕭山又越六年遷杭州其間嘗侍母至丹陽省外大母於里居至望江省舅氏於縣廨又越二年而侍大母及父母遷居上海雖曾一住里門西湖之游并今日而

僅三次耳·

上海通商·爲最初五口之一·近今以來·學校林立·物質文明·日有進步·奢侈之風·亦且日甚·然以十年前之城中土著·與租界僑民較·閨裝之華樸·迥不相侔·今則服御侈汰·已趨一致·且自民國成立·在城婦女·亦皆日事閒游·熙來攘往·無異於租界婦女·殆亦講求自由之所致歟·

形芬室筆記終

†

松陰快談

自序

余之僑居京城也軒外有古松一株天骄耆軒如游龍舞鳳余撫而愛之及日之沒山月之飛空則涼影參差中庭如流時有稚子高吟曰水上清風非有著松間明月本無塵余臥而聽之不覺躍然而起拍手和之已而歎曰此境界一味寂寞人共享之矣居久之閒足音跫然則有二三客携酒而來余寫設席松陰與之啜茗酌酒陶然以樂古人云又得浮生半日閒我輩之閒豈特半日而已哉於是余爲之商推古今評品文詩其餘及山水花木書畫筆墨之末衝口而發無所擇也一談一笑未嘗不抵掌稱快也乃謂客曰子亦曾聽稚子之吟詩乎水風不著松月無塵是得我談之意且彼偶然高吟以自快焉我聽而悅之不知客亦能悅吾之談否然悅之亦可不說亦可我快吾談爾必問人之悅與不悅哉客啞然而笑且去又來固無妨於我之閒也積日累月談益多端因自錄之稍積爲卷名曰松陰快談亦非以快人也以自快耳夫月之夕松之陰乃繙我書而快誦之

松陰快談

日本伊豫長野確孟確著

好同惡異之弊不可勝言也在國家則忠直退而佞諛進在講學則損友親而益友疏人之意見豈一家所能辨哉要之虛心與我同哉天下事豈一人一家所能辨哉要之虛心平氣惟求其善庶幾其可王安石好同惡異偏見執拗遂亂天下東坡曰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善哉言也梅柳桃李牡丹芍藥其花不同而皆可愛天地生物已不同而況人乎

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歷代大禍多起于言語文字之激可不畏而慎哉明道先生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王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也余謂當時非諸公爭攻安石不遺餘力先生獨反之已嗚呼是所以爲先生也

近歲米價至賤亦至冷之景象蓋有田疇者米賤高則得利十倍是徒益其富耳鰥寡孤獨無恆產者出錢買米一錢高下利害切其身窘使富家少其利不使窮民失其所元何景福傷田家詩曰春新秋報一年期土穀神靈知未知昨日街頭穹米價三錢一斗定何時讀之不覺泣下也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然不如漢宣帝之時穀石五錢也天明年中奧羽饑僅餓者盈道羽州鶴岡有鈴木宇右衛門者初爲某藩小吏致仕自耕爲人仁厚見餓

者之衆愀然憫之于是悉出其所有救之其妻亦賣衣服鉶釵助之振濟田宅器物斥賣皆盡一日門外有小女飢凍號哭宇女年十歲母謂之曰春天漸暖汝襲纊衣盍脫其一以贈之女乃擇其美者以授門外女父母欣然感涕開者莫不歎美嗚呼鈴子一村小民耳而其賢如此世之大家富豪自矜者豈能爲鈴子乎道德自任者豈能爲鈴子乎

瑞桂堂暇錄曰簡池劉光祖號後溪朱文公高弟平生好施不願家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煖閣

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出閤士人進見
夫人挈沐具偶遺金釵一公適起入內夫人從窗隙
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
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容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
彼方收拾未穩公以貧得之可少濟不欲遽恐之公
與夫人俱賢如此余謂今偽者動輒引非其義一介
不取一介不與然當其與之也明白張膽強辯曲說
曰義不當與焉面當其取之也唯見其厭欣之色而
未嘗聞其論義矣清王丹麓令世說曰有人語杜于
皇某一介不與卻未一介不取可謂一邊伊尹余讀
之不覺捧腹絕倒

本邦儒先如藤惺窩林羅山木順菴室鳩巢諸公者
皆忠厚質直千載傳之無愧博洽之學也
羅山鳳岡二先生其學該博和漢古今之書靡所不
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近世以博識自負者
知彼不知此知古不知今堂足望其萬一哉
伊藤東涯亦宏覽之士也觀其所著制度通名物六
帖之類仰漢之書籍涉獵殆盡後之儒者略讀西土

古今之書而自詫其博識殆爲東涯所笑
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數皆儒者分內事
本邦古今之制度事變尤當詳講而明辨焉否則不
足以爲儒矣然非有許大精神才力豈足辦此
晁氏客語曰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潛道極言之
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至于性命嘗
讓顧寧人亭林集曰命與仁夫子所罕言也性與天
道子貢所未得聞也今之君子則不然乘貨洛門人
之學者數十百人譬之艸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五 世德堂藏板
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是必其道高
于夫子而其門弟子賢子子貢跳東魯而直接二帝
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而段議論足以醒覺大夢
明主必能用人暗君好自用不能任人荀子曰人主
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以自能爲能者也大有天下
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古
人云宋仁宗百事不能惟能爲君夫人主騷擾不能
靜淨無爲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三代以來惟漢文帝
未仁宗靜淨無爲近于恭己南面者宜乎千載之下

仰慕其德至今不衰也

人主之德在知人而知人堯舜難之況其他乎至愚之君必悅媚己者故人主能悅其不媚己者亦可以爲英明矣如唐太宗是也

文士握觚不足用而尤誤人者假道學也人主欲成國家之務者必須求奇才勿徒爲其名所誤

近世儒先惟新井白石熊澤蕃山實有奇才可與唐宋名公比肩而無愧色焉

京師嘗有竝河天民者初從仁齋學後自作一家之

說其學詭異爲人有膽略頗似陳龍川要非凡庸倘有英君駕御之則必有可觀焉如熊澤氏其學其人皆詭異然英主用之其功業偉然至今賴之

周成王任周公而翠叔不悅蜀先主任孔明而關羽張飛不悅秦符堅用王猛而姚萇世仇滕席寶不悅唐太宗用魏徵而封倫不悅故曰非希世之君則不能用希世之臣君子爲政摹小怨歷世皆然不足怪也養隼而攫鷙皇畜貍而搏鷂古人所以三歎

唐選舉志曰凡擇人之法有四其第一曰體貌豐偉

余謂擇人以道德爲第一其次取才藝未聞以容貌取人也果如唐制則晏子之長不盈五尺如我邦山本勘助皆擯棄而弗用豈可乎開元天寶遺事云明皇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陶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據此語則武曌取人亦以容貌爲先與

不妄許可四字非君子之言今人好譏者當引以爲口實楊升庵歎好發人陰私以傳聞曖昧之事或愛

擠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衊于人近日我邦儒林之習亦如升庵言余因謂寧失之過譽勿失之過毀

人有婣嫉之心猶著躬之痼蓋欲不嫉不可得也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可謂小人矣如婣相害古今之通弊而近日儒林更甚夫人各有命而嫉之欲使之不通不知無損于彼而有害于已也

古之眞君子眞豪傑必磊磊落落心迹明白無所僞飾冷齋夜話云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眞陶淵明恥爲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遊

城郭偶有詵于華軒濮高理脫大事鑄印錯印甚于
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由是觀
之矯飾不近人情者未必眞君子也視王介甫可以
見焉

皇明世說云劉青田始見太祖詠竹箸曰漢家四百
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問太祖大悅青田佐太祖取
天下奇策神算往往出人意表蓋似子房而殆過之
者又善文章余讀其所著郁離子後又讀殆來寫本
青田集其文簡潔雄奇蓋明文之傑然者

王丹麓今世說曰義與大饑當事集紳士議賑紳士
曰賑饑是極難事毋輕議也徐竹逸曰天下難事我
輩不爲誰爲之者條陳數則活數萬人快哉竹逸男
子固當任天下難事否則小兒女子耳

胡五峯知言三卷張南軒序之其書多名言如寡欲
之君始可言王道無欲之臣弟可言王佐簡而盡焉
可以論定千古之君臣矣

祕書二十一種中有晉乘檮杌蓋好事者據孟子而
僞作也漢時求逸書高價購之姦人競僞作古書以
射貨利孔壁古文竹書紀年之類蓋不少矣列子載
亢倉子乃有亢倉子之書家語載子華子乃有子華
子之書賈誼稱鵩冠子乃有鵩冠子之書劉炫作僞
書百餘種見北史儒林傳

墨子亦僞書胡元瑞九流緒論據今之墨子以證儒
墨之異吸吸累數百言韓文公讀墨曰孔子必用墨
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是文公辯墨
子之爲僞書也元瑞不察以文公爲未嘗讀墨子引
墨書中之訕孔子者以駁之豈不謬哉物徂徠亦以
宋儒爲未嘗讀墨子皆未察其爲書之過也

兵家之言莫如孫武其他鈐束之策不出理味淺短
而文辭亦不美惟孫子文辭簡切理致精妙誠兵家
之祖有魏武注解其眞僞未可知然比他注頗覺簡
明說郛中有黃石素書一卷恐是僞造然亦確言甚
多

懲毖錄二卷朝鮮柳成龍所著記文祿三韓之役頗
詳余讀武備志曰朝鮮柳承龍李德馨皆敭其國王
李昭終亂國政余固疑承龍即成龍字相似因以譌

耳然觀懲蔡錄柳與李皆頗有功于其國而武備志
云云意必有謂今未可考
致身錄十八條明史仲彬著仲彬從建文帝出亡所
錄顯末甚詳當時從亡者二十二人艱難危嶮終始
不變余讀之不覺流涕出亡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
也
朱子著名臣言行錄當時諸家文集語錄漫記隨筆
野乘稗史莫不採取語類云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
日夜讀之朱子亦自云大略有書要讀有事要做又
好古堂書畫記其他唐宋明人漫記隨筆之類嘗得
曰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又曰孔子天地間甚事
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奈許多不得余謂朱子
亦有許大精神毋論其博學善文著述贍富而又善
書善畫若其精神不堪喫多少辛苦何能至此
或勸陸象山以書書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方
伯談勸朱子勿著書曰在世間喫飯後全不做得些
子事無道理是亦可以見二先生之異趣矣
明胡應麟字元瑞號少室山人年未四十而沒余讀
胡氏筆叢四十卷其學該博明備蓋少其比王元美

作元瑞傳見弇州續稾載其著書之目殆三百卷弇
州曰元瑞生僅三十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
就又何如邪余謂元瑞亦奇男子矣但恨文辭不駿
潔耳
余遭有疾未嘗廢書然不敢讀經史恐不能精細用
心也大概東坡志林西湖志米海岳書史畫史陳眉
公書畫史巖棲幽事曆朮水考槃餘事清言徐文長
元鈔類摘袁中郎瓶史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姚首源
好古堂書畫記其他唐宋明人漫記隨筆之類嘗得
朱子文集曰這理窟的書尤不宜讀也余竊爲之一大
噱而手猶不釋卷尋病愈因謂讀書吾性所適故無
害而反有益
邑友服顯字維彰讀書敏捷嘗與余同讀十七史至
晉書未半維彰得篤疾益刻苦太過之所致也後余
每閱晉書未嘗不慘然思維彰也維彰從余學文未
成而卒可惜
享保年間有奴某者主家破不忍去竭力養主孤遂

得旌賞物徂徠作傳文見于徂徠集一日讀宋王闢
澠水燕談錄載趙延嗣趙哲之僕也趙哲死塞下家
極貧三女皆幼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
三女已長趙哲之友宋白楊徽之爲擇良士嫁之三
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屬
天下義僕之事彼此相似而爲之傳者同號徂徠可
謂奇矣然石之與物其人迺別也
客問余曰似而非者莫如儉與吝其別如何余曰吾
嘗讀明陳錄善誘文曰處己以儉謂之德待人以儉

謂之鄙又晁氏客語曰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
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謂誠儉也讀此二條儉
吝之別了然明白
張南軒先生告宋孝宗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
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後世
人主宜三復焉
太宰德夫紫芝園漫筆曰周濂溪作愛蓮說以蓮比
君子是宋儒道學氣習余謂屈原作離騷以香草比
君子周子之文原于此果如德夫言則屈子亦有道
學氣習耶可發一粲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左傳云譬
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
草比君子矣然于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源溪周子
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
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
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德夫之論陋
矣
佐藤直方曰蘇東坡博覽強記能文善書然自我輩
視之東坡俗儒耳學者欲博覽又善文章終身不能

爲眞儒也余謂然則周公之多才多藝孔子之博學
無所成名周濂溪程明道之禮樂刑政天文地理兵
法水利算數靡所不究朱文公之博覽强記能文善
書天下事靡所不知是皆不能爲眞儒邪謂博學善
文未必知道則可矣謂博學善文不能爲眞儒我欺
誰欺天哉三宅尚齋屢譏佐藤氏之固陋可謂知言
矣
伊氏之門貴博覽其徒有成者可以供王矦顧問之
用物氏之門貴文章其徒有才者可以供王矦書記

之用君子宜勿以其學之詭異而棄其所長也

聖人爲政自有妙用非後人可議擬也此下用心莫如公平忠恕焉如世之腐儒猜忌苛刻毫髮不與己合者皆擊而排之則其所與者必讒諂面諛之人焉能服天下豪傑哉豪傑不服而國治者未之有也

謝肇淛文海披沙曰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四萬斤韓嫣以金爲彈菫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輒用黃金二萬斤今之大內豈易辦此所以然者世閒糜費漸減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西土亦至明黃金耗減益墮修羅道且沙門平日得寵賜十倍臣等以酬恩論之殉亦宜在沙門

韓非子曰越王句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是歲有自到死以其頭槀者是句踐能振起士氣也我邦武將御其麾下亦多類此士氣不振而國久存者未之有也故治世之良主常賞敢言節行以振士氣亂世之名將必賞勇悍奮銳以振士氣爲君將者不之知而欲士爲用不可得也

賀州板倉公尹京十八年治績甚大老病辭職幕守

召見問曰誰可代卿者荅曰臣兒重宗可于是命尹京公明廉正天下稱能晉祁奚舉其子祁午唐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晉謝安舉其兄子謝元皆不負其所舉不以私意累之賀州之舉何以異此哉

防州板倉公尹京一日出行雖嬰兒皆避匿屏息竢馳往視之晝夜身不解衣帶飲食湯藥皆自調之兒其過有一兒可十歲獨不避且從而罵之公聞之命問其父姓名里居還謂府吏曰民某嘗訟乎吏檢之乃嘗訟而弗克者于是再召而按之果冤乃賜金謝之嗚呼公判無私官吏之所難知過能改聖人之所

貴今防州一舉而兩美具焉豈不賢哉

芭蕉庵桃青師事富春山人嘗爲半時庵澹澹作庵記芭在攝時也作庵記其文道嘗爲桃青講南華今日三歲童子莫不知有桃青澹澹而富春山人或不知爲何人山人姓田名某字省吾號桐江從物徂徠學仕于某侯直諫弗聽請致仕亦弗允于是私去奔奧其友滕東璧太宰德夫數人相共謀曰衛心造兵追之恐不可脫盍相與出死力拒之乃各裹甲護送山人數十里追兵不來乃告別還省吾已去遊輿更號富春山人後遊攝之池田授徒自給爲澹澹作庵記莊在攝時也余常慕東璧德夫之高義非庸儒所及

岡井孝先與物徂徠友善且有背莩之親孝先嘗浴箱根溫泉臨行託徂徠以妻子既而小兒患瘡徂徠馳往視之晝夜身不解衣帶飲食湯藥皆自調之兒危篤馳人告孝先孝先深服其高義與人語及之輒嗟歎久之余謂以徂徠之豪悍而所爲如此亦可見其卓越尋常矣夫伊物之學可謂詭異矣然余聞伊氏之徒往往溫恭退讓物氏之徒大抵豪爽明快皆重義不顧利害服善愛才唯恐不及要之非凡庸也今人執不排伊物而笑之然視其人品則有薰蕕之別

讀歷史諸子鈔本不如讀一部史子也讀諸家選本不如讀一家全集也欲學文章最忌博雜惟要精看數部須使書味盈胷中其書大抵左國史漢孟荀莊騷加以韓柳歐蘇之全集反覆精讀然後下筆必有可觀然不可無良師友琢磨迪否則不免獨學固陋矣文已成然後博讀書則用力少勞而收功卻多

文章必須一氣呵成譬猶人之一身四支百骸各異其用而氣之流貫于全體者未嘗中絕乃能生活運動若徒有頭目手足無一氣流通則是木偶耳文有抑揚開闔操縱起伏回抱接初種種之法而一氣呵成乃稱作手如徒拾句綴字鉢積寸累慘澹經營有無數斷續之痕豈成言語哉

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太宰德夫文論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則不成文矣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家森然法度歷歷可考近世古文辭家作非不工也惟其字與句有法而章與篇皆失法故氣脈不貫善哉太宰氏之言本邦先輩論文能及此者我未之聞也蓋用力于文辭者莫如徂徠之徒而其所作猶多失篇法況他人乎失字法句法是小疵耳失篇法安在其爲文哉

作文縛法則筆端窘束氣脈不貫矣馳馬自放則敘次錯置前後支離故必使法與我一不與之期而合斯謂之善文

元吳萊曰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是論文之尤善者

文法甚嚴且明而本無定法一篇之中有起結照應波瀾轉折起伏頓挫抑揚等之法可一一指示而非有幾句必轉折幾段必照應之定局也譬猶軍法左右前後坐作進退皆有法度而戰鬬之際變化不測出奇無窮也善作文者窮盡論如意已盡忽又一

轉更出人意表而照右應左結前起後未嘗出範圍之外兵以克敵爲主出奇不克惡在其爲奇哉文以達意爲主出奇不達又惡在其爲奇哉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爲奴是千古不易之定論也造語雖巧而氣脈不貫主意不明是奴婢強而主輔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爲奴婢役使斯可謂善文矣喋喋于言意晦氣弱將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

文之强弱在氣而不在辭世有以艱澀爲强以平易爲弱者東坡之文平易暢明于艱之文艱澀隱晦然

孰强孰弱孰優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魏文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是千古之確論也

有經語有史語有小說家語有語錄隨筆之語論記序書尺牘之類文體已異語氣自別不可混用

有套語有歇後語用之詩尺牘小文辭猶可至作大議論大文章則必不可用世之隨俗不能辨文體粗心讀書見西土人或用俗語或用套語或用歇後語不辨古今不問文體以爲文章皆如此遂妄用之日魯論春秋之篇存者何嘗不工楊雄氏避其達而故誠蓋辭無所不修而意則主于達今易繫謂之文不辭不能發一聚夫辭不修則意不可達意不達則不可以爲辭王弇州藝苑巵言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近日文人有分達意修辭爲二者又謂艱澀之文爲修辭平易之文爲達意可發一粲

意醇厚氣調員美莫如歐陽公焉縱橫排奡才鋒俊偉奇奇怪怪不與法期而與之合莫如蘇文忠焉

陳後山談叢云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余謂兩箇工夫不可闕一蓋無師友琢磨則規矩準繩不止于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近日文人有分達意修辭爲二者又謂艱澀之文爲修辭平易之文爲達意可發一粲夫辭不修則意不可達意不達則不可以爲辭王弇州藝苑巵言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修而意則主于達今易繫謂之文章皆如此遂妄用之日魯論春秋之篇存者何嘗不工楊雄氏避其達而故意醇厚氣調員美莫如歐陽公焉縱橫排奡才鋒俊偉奇奇怪怪不與法期而與之合莫如蘇文忠焉

陳後山談叢云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余謂兩箇工夫不可闕一蓋無師友琢磨則規矩準繩不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近日文人有分達意修辭爲二者又謂艱澀之文爲修辭平易之文爲達意可發一粲夫辭不修則意不可達意不達則不可以爲辭王弇州藝苑巵言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修而意則主于達今易繫謂之文章皆如此遂妄用之日魯論春秋之篇存者何嘗不工楊雄氏避其達而故意醇厚氣調員美莫如歐陽公焉縱橫排奡才鋒俊偉奇奇怪怪不與法期而與之合莫如蘇文忠焉

陳後山談叢云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余謂兩箇工夫不可闕一蓋無師友琢磨則規矩準繩不

可得而知也故必學焉夫運用之妙存于一心在我自得不可恃他人也故必悟焉

韓學孟歐學韓終不見其蹊徑張無垢所謂欛柄入手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隱宜說法使殊塗同歸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韓歐蘇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結搆爾不可求同于字句之末矣荀子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由是言之豈惟文而已哉

觀文辭者顧其運用如何耳古今雅俗皆自此而判也猶良匠製器眾材一經其手精巧可喜如夫拙者雖有美材適足以傷之耳故其妙用不在其材而在其手不在其手而在其心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運用之妙存于一心豈惟道家與兵家之謂哉

客問曰六經左國史漢皆古文也篇章之間固非無法然豈一一合後人所說哉作古文者不必拘法余曰否子欲知議論文法且試讀孟子莊子欲知敘事之法且試讀左傳史記反覆以索其結搆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今人執不讀孟莊左史但粗心讀過不知其法之所在耳大韓柳歐蘇八家之文已爲千載之宗師學文者不得不依其法猶作詩者不得不依沈約之韻也李笠翁曰未有沈休文詩韻以前大同小異或可叶入詩中既有此書即三百篇之風人亦當俯就範圍李白詩仙杜甫詩聖其才豈出沈約下未聞以才思縱橫而躍出韻外談有一詩于此言言中的字字驚人而以東冬江陽盐叶互施吾知司選者必加擯黜合譜合韻方可言才否則八斗難克升合五車不敵片紙雖多雖富亦奚以爲余初學文者先學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猶學詩者先學平仄排比句法韻腳也余幼好文不知篇法信手漫寫覩于他人之所作亦猶是也因謂文章如是易爲耳後反覆讀孟荀莊騷及唐宋明諸家之文稍知篇法所在愈久愈明始知篇法嚴然不可胡亂下筆也

作時文有定法所謂一冒一腰六腹一尾之類是也其法亦自古文出然不與古文同譬猶古詩之與近體也古詩無定法而恰有法然非如近體之平仄一定配此切對句必五七字韻必限一韻嚴然不可移易也古文無定法只是言語之次第承接得宜者是

耳或譬喻或波瀾首尾結搆各相喚應而氣脈流貫
句句欲活乃是好文章若承接無法則支離決裂豈
成文辭哉

世儒論詩文輒以世代爲高下是耳食之言耳詩文
之佳惡在人而不在世在詩文而不在人惟具明眼
而能公判者可與論詩文

柳子厚論韓文曰退之所敬司馬遷揚雄遷于退之
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
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

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悉雖肆意揚升菴曰歐
陽公蘇東坡之文皆前無古人矣老泉之文若求其
侶在孟荀之閒史漢之上方正學詩曰前宋文章配
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
是濁流如三子者可謂具正法眼矣

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馬之說其略曰子長之文猶文
人高士爲水墨山水略有筆墨而妙處在筆墨之外
左氏猶畫匠之著色山水固守規矩而不敢胡亂下
一筆然求其神采秀發氣韻流動不可多得也左氏
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變化至史記則縱橫變
幻使人把捉不得所謂神明于法者
左氏之不及司馬猶列子之不及莊子也朱子曰孟
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便有迂僻處莊子全寫列子
又變得奇峻胡元瑞筆叢曰大抵列之文法莊之文
奇列猶邱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而易入莊崖岸峻
而難攀兩段議論皆所謂眼透紙背者
修史者知記歷代事實及文物制度而不知模寫其
人之氣象好尙文章言語之各殊則不足以爲史矣
故修史之難在不失其時世之本色使千載之下讀
者如身在其時親見其事也司馬子長作史記自黃
帝迄漢武上下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而三代
之時自是三代春秋戰國之時自是春秋戰國下至
秦漢之際又自是別樣時人氣象好尙各自不同使
讀者想見其時風人品是所以爲良史也今倘有人
編修我國史亦宜效之然此等妙筆從何處得來
古書無謂我爲身者蓋漢末俗語始有之也三國志
張飛曰身是張翼德是可以見其時世之語氣矣五

代史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之類亦可想見其人之氣象矣陳歐之所以爲良史也

觀文辭者先須察其結搆大勢如何此果佳雖有小累未足爲病柳子厚云古今號文章爲難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瘢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善哉子厚之論文也令人以其井蛙之見妄評品文章偶見小疵譁言攻之并其全體之美棄擲生于文也斯謂之妙境然能解此者鮮矣

言語妙處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故古今人論文談詩不顧矧其指以爲疵者未必然邪且其所自作果無一疵可指邪排人舊已薄俗誠可歎朱子嘗與門人同觀東坡之文門人指摘其瑕朱子曰渠文大勢佳雖有小瑕不妨其佳可謂公判矣

凡觀人詩文者虛心平氣反覆數過而後須思我作據家所腸意見絕不相同詞詘人往往好牽强傅會之果能勝之否果能及之否然後論其斷章別句遂使精意妙義索然喟蠅

造語雅馴一氣流貫縱橫馳騁不失法度乃稱作手佳否庶幾不謬今人率以愛憎之口妄加褒評于人文否則矮人觀場從人啼笑耳

本土人好艱澀之文者笑平易之文喜平易之文者縱橫馳騁無規矩法度則是風顛漢之絮語矣

柳子厚評韓文曰世之模擬竄取靑熘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是子厚譏世之辭勝而氣弱者也

敘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穆天子傳矣漢武飛燕內外傳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讀

邦人論文者大抵知字法與句法而已未嘗知有篇法也論文及篇法者獨太宰德夫而已然擇而不精語而不詳故其所作亦多失于此豈不惜哉

或曰所謂抑揚頓挫非文法也西土及第場屋朗誦

試卷之音節耳余笑曰音節固有抑揚頓挫而文法亦有之今試讀孟韓諸家之文其抑揚頓挫之法可一一指示是何關音節哉如子之言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藝苑名言曰唐人拘體律詩有二種其一單句拘第幾字則偶句亦拘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是所謂音節之抑揚也清儲欣評韓文公荅呂醫山人書曰抑極忽揚抑處盡揚處倍有聲光氣燄得司馬子長之神是所謂文法之抑揚也

鹽鐵論經世實用之書儒者固不可不讀而其文辭亦漢文之傑然者

陸宣公奏議其經世之略與賈太傅伯仲可謂眞才實學而其文辭典質溫雅雖不免駢儷之體然亦唐文之傑出者

柳子厚狀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與馬遷相上下而其作南霽雲廟碑皆駢儷之語蓋柳文佳者絕佳而不免駁雜固不如韓文之篇篇皆高古絕妙也

李翺字習之韓門之高足也樂善好士見人有一善

求賓如久曠思通如見天麗而不得親其爲人可知也當時韓文公亦愛士然習之以爲未足貽書切切刺譏習之文逼似昌黎其拜禹言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讀之亦可以想見其賢矣

唐孫樵作文高潔如刻武陵碑陰簡明雅健頓挫入妙其與友論文書及與王霖秀才書自述淵源謂得作文之眞訣蓋非虛妄也著孫氏西齋錄論歸年史

法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罪功酌愛讒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惡懲廢命也之類又條益朱子綱目之權輿也孫樵自鈔其文三十卷編成十卷又自序之在唐中和四年歐陽公五代史伶官傳尤妙與馬遷相上下范蔚宗陳壽皆不及也

王荊公作文繁簡皆妙如上仁宗萬言書最繁而最美者如讀柳宗元傳讀孟嘗君傳至簡而至美者亦詳辯之王羲之書家之龍虫也楊升菴丹鉛總錄云王右軍書帖多恨字皆玉環錦類不可效尤然則韓文公之學孟子蘇長公之學莊子毫無模擬剽竊文如退之書如羲之皆未免疵病天地之大人猶有

憾日月之明有蝕冥足傷其大且明哉

之痕居然有閉門造車開門合轍之妙

明焦竑焦氏筆乘云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搆范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也向讀荊公短文數首眞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伍子胥廟銘觀其筆力曲折莫脫胎換骨手也余謂此妙其禮以養人爲本論曰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外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又王者不治夷狄論曰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又清風閣記曰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

未免焉如湯之有懲德武之有善伯夷之隘柳下

古今來天地間事物之盡善盡美者少矣雖聖人猶

永嘗夢見弱侯之言確哉

謂閻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之類甚多坡翁之文自
莊子國策轉化來雄辯痛快奇奇怪怪無復滯礙
如意方正學徐文長亦恢恢乎疾馳矣簡潔雅馴莫
王弇州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余謂是
乃子瞻之所以妙于文也子瞻豈盜竊古語者哉凡
爲文多援古典多用古語皆未至者也借喪馬誇富
者可愧之甚柳子厚與楊誨之書曰足下所爲書言
從前論明文者未嘗及王陽明嘗聞木順菴先生甚
文章極正辭與雅但用莊子[illegible]語文字太多反累正
好韓文後又喜陽明平居不釋手偃武以來詩貴盛
氣果能遒是則大善矣視子厚之言乃知元美之憒
唐先生爲嵩矣夫先生學德純厚不以詩文顯然可
憒也
謂慧眼如炬矣

大家詩文別有一種雄豪之氣自不與小家面目同
也世有詩文精巧足以名家而終不可列大家品目
者是其才力有限非一時勉强可能及也
元許衡劉因以道學名皆博學能文其他有文名者
元好問趙孟頫吳澄姚燧馬祖常范德機楊仲宏虞
集揭傒斯張雨楊廉夫姚樞黃溍柳貫吳萊危素十
數人或文或詩要可比宋之小家數至明文運又旺
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駕宋人獨王陽明可
與宋大家比肩而立

余在昌平學舍閱寫本東萊博議比之舶來印本及
本邦翻刻諸本其文繁長[illegible]數亦多印本蓋後人厭
其繁蕪而刪之者意王弇州之徒爲之與讀博議亦

知東萊學殖之富才力之雄林下偶譚云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績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一日書賈擔陳龍川文集來示余讀之議論恢奇如其爲人至如武庚祿父殷之孝子管叔蔡叔殷之忠臣之論怪奇驚人然亦原于坡翁武王論龍川名亮字同甫朱文公之友也往復論學見文集其學雖詭要亦一世豪傑也方正學謂使孝宗用龍川足以恢復中原可謂公論龍川沒朱子題其墓曰龍川陳先生之墓亦可見其始終友誼相全矣陸象山余讀其語錄未見其文集也東萊屢稱其文象山少朱子殆二十歲而朱子敬重之象山嘗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之章朱子執經下座聽之鵝湖之會象山作詩語侵朱子而朱子次韻之詩益溫厚和敬盛德之氣藹然可掬焉近世倡爲怪僻妄自尊大毫髮不與己合者輒與絕交而託名道學可知矣

歐公可以見人品薰蕕之別矣余讀茅氏文集不得一佳作蓋不足爲文長之奴宜乎其不堪猜忌也古人曰毀生于嫉嫉生于不勝信哉言也

徐文長善書所著元鈔類摘纂古今書法頗精博又能畫嘗自次第其所能曰書一詩二文三畫四以余觀之其詩非無奇句妙語然近詭僻不如文之恢奇精妙也袁中郎評文長詩爲有明一人恐僻其所好耳

明李于鱗王元美剽竊古語以爲古文不知文之古

今在結搆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結搆合古法雖用俗
語不害爲古且古文之美者莫如孟子莊子左氏公
穀國語國策史記果剽竊詩書邪其引詩書必曰詩
云云書云云至自撰之語未嘗攘詩書一語是韓文
公之所以去陳言也物茂卿云退之去陳言而古則
荒矣吁陳言腐語可以爲古哉不思之甚如于鱗比
玉集序讀之似謎語誠俳優之語
何李李王之詩文譬猶劇場中正末淨丑戲子之語
言模擬文飾太過强笑强哭毫無神氣故乍讀之可
惜不讀書而歐文之妙與日月爭光是善文不必博
學也宋劉原父明楊升菴其學該博古今少比而文
章並皆不絕佳是博學不必善文也若我先輩鳩巢
之學不如東涯之博東涯之文不如鳩巢之佳則文
章豈以才識爲先與
袁中郎作山水遊記甚輕妙讀之使人想見其景勝
飄然在其地矣至于談論非其所長
今人之文能入細而不能爲大秦漢古文大抵粗枝
大葉氣骨雄壯豪蕩不羈所以爲高今人之文唯于
枝葉上粉澤是所以不及也

偃武以來諸儒輩出然風氣未開讀書率生吞活剝未能詳解文理享保年間物徂徠出才氣超卓始悟西土之文理自以爲獨得之祕于是蔑視先儒傲睨海內造爲新說名曰古學高言虛喝以風靡一世諸儒不心服者欲與抗辯而才力不足徒憤悱而已

今日未易得也浮薄之徒攻排詆訶不遺餘力甚者竄改其文以求勝焉然視其所作不足爲二子之奴豈能駕而上之哉

茂卿篤信李王終身不疑然其才實出李王之上茂卿之文氣骨矯矯筆力俊利李王迂僻不快利西土人斥李王之詩文爲僞體太宰德夫縣次公皆茂卿之徒也譏李王之文爲俳體皆確論不誣也噫李王

沒命作詩文而取笑于天下後世悲夫

徂徠之才豪蕩不羈子遷之才輕妙俊利但恨過信李王誤用其才

偃武以來物服之外能文者甚如室鳩巢藤東野焉善詩者莫如新井白石梁蛻巖焉東野名煥圖宇東

託赤城舶載來赤城笑曰聊相戲耳先是林珍何倩顧長卿共來長崎時有大高坂芝山者貢以文章皆日子之文韓柳不能過焉是其為侮弄也明矣大抵巢黠者蔑視我以為不學無知因侮弄以供笑資邦人不察扣以詩文奉其言以為金科玉條豈不謬哉夫唐宋元明名家論文猶未免有差謬明桑悅祝允明皆肆口橫議歷詆韓歐聞者但嗤其妄而已況殆商豈可信哉柳州荅杜溫夫書曰足下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與邪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足下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西土書生猶且陋劣如此況商賈哉

明人務求勝宋人然其學術大率曾不能髣髴宋人大抵宋人能自為一家不肖前人明人好剽竊古人是其膽識已遜然不同也西土人長于考據指摘前人之謬誤宜引博證往往中其肯綮然短于著作其不及明人猶明之于宋也

余久疑沈約平上去入四聲不與宮商角徵羽五音合一日讀宋元章誌史曰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以赴後學幾于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字書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為吳中鍾字為別以冢為奚文欲雅健而豔曲此用工夫在章法

以上爲貴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能正余于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于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倘去平上去入之號哉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後疑誤判清大初漏露神奸鬼祕無所逃形若云大宋五音正韻余讀之多年之疑渙然氷釋然古人定制後人明知其非而勢不可改者亦不少豈特音韻而已哉但今人據四聲以分紛紛爭音韻之是非豈不太陋乎

唐詩有唐詩之妙宋詩有宋詩之妙而唐宋諸家各有悟入自得處如韓柳歐蘇王曾之文歐虞顏柳蔡米蘇黃之書莫不皆然學之者亦各學其所好可其所好者便其性情之所近也譬諸飲食各有所嗜以我炙而笑人胾不已駭乎

余于詩無所偏好唐宋元明諸家之詩或雄渾或飄逸或巧緻或清麗凡足以悅吾心者無所不愛于時人之詩亦然不問其風調之異同佳者取之但生硬拙俗諷詠無韻致者雖曰名人所作我則不取譬猶肉炙魚膾無所不嗜獨糟糠則非所嗜也

詩貴新奇非詭怪隱僻之謂也眼前景物平常情事

而人未經道者我能道破之又務使詞理瞭然不須思繹乃稱作手若舍現在常近而必求之千里之外採之古塚祕笈之中造語詭怪不解爲何等語博則博矣其去詩也遠矣

白香山詩云匹如身後有何事應向人間無所求匹如人多不解其義東涯以爲單匹之意其義始明蓋香山無子故云箇單匹之身于世無所求然又視人生匹似風中花之句則當爲如似之義匹如匹似應無異義豈隨其所用而義變耶

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絶好余謂二字皆蘇門高足而朱子評之甚公非如後人滿口皆出私意也

文潛之文甚淳厚坡公云汪洋淡泊甚似子由文潛學坡公氣力弱自然似子由

作詩者第一性情第二學問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須子細玩味此四字所謂性情不出此矣而讀書益博則運用益妙故曰第二學問也或作詩不能巧乃自詒曰我所作儒者之詩也不必求巧于風花雪月之閒是强詞以掩拙耳夫三百篇之風人多賢人君子而其詞皆原于性情風韻流動之使讀者一唱三歎未聞別有生硬不韻之詩名爲儒者之作也

讀書該博學問純正而其詩不能工無乃謂流動之趣者性情不足也纔讀數卷書作詩卽有可觀故曰

古之名人如蘇老泉曾子固不必作詩其平存纔一二見而已豈非其所長邪有才識之人詩拙如此後人所當法焉

全篇氣脈流貫而句中有一兩字未瑩是所謂有形病也改換一兩字則爲佳作矣字句有可觀而全首氣脈不貫其病混然不可指摘是所謂無形病也不改作則終不成言語矣

范石湖之詩少瑕類陸放翁之詩多瑕類然至其氣力變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

放翁之詩有豪放氣南宋詩人無出其右者近日詩流學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氣者我未之聞也

西土詩人如吳梅村錢牧齋朱竹垞施愚山王阮亭李漁裒校則才學斯下矣

宋荔裳皆無愧爲名家至于李漁著作非其所長也考其論著間有可觀要之今人著作故議論未可以詞人論而詞藻妙麗非詩常詩家所及

先君子篤好儒學交友皆當時豪傑名士片山北海中井竹山尾藤二洲江村君錫葛子琴合蘆王篠安道木孔恭諸老或以道德或以詩文郵筒往來如織嘗會諸名士于浪華蟹島大勝樓分韻賦詩金玉盈座盞亦一時盛事也

先君子好詩有遺稾三卷今謹錄數首秋江曰或遊

由壑或郊坰復向江干杖藜停柿實垂垂秋水岸鴎
翩拍拍夕陽汀樹閒深住漁人舍橋畔斜橫賈客舲
安借晉時虎頭手口中風景入丹青送矢野敬士遊
浪華日海門遙惹夕陽流堪羨騷人千里遊白鳥雙
雙飛送客青山點點山迎舟雲將片雨滿殘暑樹帶
微風報早秋想得蘇葭洲上月勝情深倚讀書樓漫
興曰宦身卻與隱倫同客少幽居酒亦空籬菊衰時
多冷露庭柯疏處足淒風浮生萬事夢何妄苦思十
年詩未工似助主人之歎息通宵唧唧月前蟲題某
氣作詩清麗先君命確受句讀于先生時確年六七
歲先生憐確幼勿讀書教誨愛撫靡所不至確當時
雖不能悉解其言然知其爲君子人也先生姓宇田
川諱龍字子雲南海其號又稱養軒家世業醫沒無
嗣鄉人至今傳誦其詩

余與邑友服維彰同遊不忍地時方晚夏余得一絕
句曰尖蒲獵獵雜圓荷紅綠蜻蜓各自過吹面涼颸
無定度一番少少一番多維彰亦有詩惜不記得距
今十七年恍如昨日不勝今昔之感

王阮亭袁子才論詩各有得夫近日詩流喜子才者
摯家載酒曾尋江上月寄書令問府中花異途官守
情無隔駕海賈帆望不遐藉藉名聲新教授雄藩富

陽阮亭學阮亭者排予才所謂以宮笑角以白詆青不亦固乎然阮亭之才學非予才之所企及也則我不得不左祖阮亭也

客問余曰子學詩唐邪宋邪曰我不必唐不必宋又不必不唐宋可見不必二字是我宗旨也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可謂知言矣竊視世之詩流不問詩之巧拙黨同伐異忿爭如狂是壁峽見使然不亦已駭乎有人極口罵白石南郭以爲僞詩余請觀其詩立意陳腐但多用生字以掩其拙余因謂曰魏了翁句云一雙不借挂木杪半破夫須衡曉行窻

白石南郭誠作僞詩吾子之詩譬眞玉也二子之詩譬僞玉也眞玉之價迥在僞玉之下

藝苑卮言曰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卻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十四而天此詩載盛唐詩話詩爲蘇神童作余因疑子才未讀藝苑卮言也宋曹希蘊新月詩曰禁鼓纔聞第一敲忽看新月挂林梢誰家寶鏡新磨匣纖小參差掩不交謝翼山稱吟曰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蟾多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不曾歸皆載隨園詩話一以爲蘇神童一以爲無名氏蓋失考

古人有點鐵成金之說鐵豈可成金哉蓋自有妙解譬猶造器有鐵之雅觀反勝金者倘使拙者用金則變爲鐵矣有一少年作詩謁聽詩貴新奇之說一日聞不借之爲草鞋夫須之爲笠乃大喜他日以不借夫須爲對作句以示余余曰洵切對也但恨句不佳魏了翁句云一雙不借挂木杪半破夫須衡曉行寫

得旅況甚佳古人胷中多畜字以竣宜用之時則終身不之用也恐其金變爲鐵也今人偶得未見字不問其當否牽强用之以詩文之新奇在意而不在字也李菴過廢園云誰家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塵偏是關心鄰舍犬隔牆猶吠折花人林章送人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波江十里九停橈不如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高士某中秋對月云隔籬呼酒來烹芋又恐鄰家索酒錢不若與妻商確定閉門推出月還天是等詩何

曾有生字來而意新語妙使人屑閒目頭故善爲新奇者但求之方寸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千古萬古日月常新者惟我心乎

朱子曰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令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由是言之不惟作者難得卽求解者亦不易得也

宋嚴羽滄浪詩話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明都穆南濠詩話曰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李東陽麓堂詩話曰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于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才短學貧纔局于近體短章而不能縱橫馳騁展拓運之妙鍊積寸累無段落過接之法以敏捷淹博自喜者是不知萬斛之砂不如一零之金也此尤可愧思不能入細粗心妄作連篇累牘嵌事徵典毫無自開張是鞾綫之材不足成百尺之錦也又一種有搆余作八十韻百韻詩前後數十首其段落過接之際未慊子心者多已付之炎火雞肋之情亦存數首人各有長亦不能無短或能文而不能詩能詩而不能文以杜韓之雄才而作小詩未必皆巧王孟之流才思精妙長篇大作非其所長也以一人之身兼衆美而有之者惟宋蘇子瞻一人而已然人苟有一長足以自託何必兼有哉

服南郭墨水絕句膾炙人口余嘗遊墨水得一絕句曰紛紛輕薄侮先師筆下何曾有一奇兩岸秋風墨水晚至今人誦郭翁詩

學明七子而極拙極劣妄竊詩名者龍草廬之類也學宋詩而不解宋詩多用生字以掩其淺者僧六如言格故余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

之徒也非眞才實學本性求情者未可與言詩也
石川翁丈山初名重之後改凹號凹凸窩又號頑仙
子參州人也仕神君爲近侍浪華之役先登犯法由
是忤旨奪祿後仕淺野氏又去遊京師不復仕薙髮
自號丈山居士幼少好學師事惺窩先生與羅山杏
菴二先生友善爲人豪邁能文隱居自適超然物外
有林逋魏野之風天皇聞其高風詔召之固辭弗出
翁沒後天子覩其琴書墨蹟歎久之世以爲榮今錄其
佳句一二日問花惹游客修竹鎖殘僧高樹秋容早
寶秣中京師有賣茶翁者幼少薙髮師事獨湛禪師

密林霜氣遲露冷蛩聲細天曉螢影長至其道雷霆
小蟬噪日月兩螢流可以見翁之眞隱
必豪傑有治亂之才足以蜕遂于世時人不能用乃
發憤棄去不復反顧必非拘拘子子者託名隱遁也
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即神仙信哉斯言也翁
之故居在京城外東數里墳墓亦在焉余作詩弔之
非儒非釋又非道一箇風顛暗禿翁天正中有津田
宗及者少有隱操善茶儀豐太閤慶召見之宗及弗
喜乃薦弟子千利休初利休賣藥爲生及見太閤寵
遇日隆竟爲茶儀之祖諸公皆慕其名爭聘召之士
其三曰文章人品價雖論我忘于君無閒言縱酌
醪澆墓下休將醜句駭詩魂其四曰爭說新奇能作
詩篇篇可厭竹枝辭唯今誰似吾翁句清過梅花些
子兒其五曰唐宋明詩各敘情今人相詆太癡生九
原誰又喚君起談笑一揮休忿爭其六曰城外寒村
一徑閑吟笻踏的弔君來不須別捧香花去宜市幽
居唯種梅其七曰當日琴書幸無恙至今清氣逼人
寒君王來覽頻嗟歎何羨陶居帝畫看
寶秣中京師有賣茶翁者幼少薙髮師事獨湛禪師

遂于佛理深惡近世釋氏毫無解悟妄自尊大于是
一朝脫袈裟賣茶爲業乃姓高名遊外設席于花前
水次陳列茶具瀟洒可喜騷人墨客慕其風者爭投
錢喫茶嘗自爲贊曰髭鬚照雪疏髮鬅鬆瘦杖扶老
鶴氅破容具籃荷去獨步洛東賣茶生計足養衰躬
非儒非釋又非道一箇風顛暗禿翁天正中有津田
宗及者少有隱操善茶儀豐太閤慶召見之宗及弗
喜乃薦弟子千利休初利休賣藥爲生及見太閤寵
遇日隆竟爲茶儀之祖諸公皆慕其名爭聘召之士

庶聞其風者以識面爲幸門如市堂如肆競持茶具請其鑒裁以定眞假方今五尺童子莫不知千利休者然視之宗及遊外則人品迥別也今世喜茶術者獨宗利休而不及二子何哉遊外之爲人類唐陸羽國史補曰竟陵僧有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鄆縣陶者多爲甕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者不利輒潑法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元眞子張志和爲友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黃金罍亦不羨人間萬戶侯不羨千載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見全唐詩話者與此少異

吹毛求疵舉一廢十論人者所當愼也評品文詩亦然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善善之心長惡惡之心短今人見人一非而棄其百善可加不好善矣

袁中郎曰休取古人來比我同牀各夢不相于此句甚有見解蓋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故似古人亦可不相似亦可我但學其法耳我得其法而作吾詩作吾文猶同牀各夢也奚必倣優孟之像孫叔敖哉

古詩工于用韻者莫如杜韓杜詩長篇或用一韻短篇卻屢換韻千變萬化可以見其出入縱橫之才矣

六一居士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余獨愛其工于用韻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曰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强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務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强而然哉坐客皆笑余謂歐公善論韓詩者聖俞之言雖出于一時之戲亦可以悟古詩用韻之法矣

余于律詩首學放翁後進而學少陵又退學坡翁嘗

有閒適一律曰清新未作一字家風人道詩詞似放翁
晳遠文章論道德誰拖富貴付蒼通棋逢强敵無奇
勝藥待長醫有異功悟得前賢各成我精神全在不
問中

書貴沈著痛快如古人評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又曰快劒斫陣强弩射札皆狀其沈著痛快也

米海岳之書雄拔奇快而學之者有怒張放縱之病
蘇文忠之書勁健豐妍而學之者有癡肥散漫之病
趙子昂之書婉媚綽約而學之者失重濁卑俗董元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三 世楷堂藏板
宰之書古淡清麗而學之者失枯瘦輕佻故非善學
者皆未免有弊也

宋朱長文字伯原遊程子之門所著墨池編二十卷
蒐羅歷代書論筆法甚精博

世閒所有朱文公之書皆忽張癡肥形如斷木余閒
停雲館法帖中有朱子尺牘曰嘉儀易拜聞德門慶
聚恭惟均和多祉云云書體俊美動健因知鄉所觀
都是贋蹟鄭子經衍極古學篇云或曰朱元晦諸賢
其簡筆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于外也可謂知言
矣

書家好用淡墨蓋濃墨難用以其易滯筆耳郝元敬
鐵網珊瑚曰古人眞字隸篆皆用濃墨至行草之運
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傳明深得古人
筆法其他不然也由是視之則人多好用淡墨今用
淡墨者反譏用濃墨者不亦左乎

草書有連緜遊絲之體非妙手不能作惠崇余疑其
俗後閱姜堯章續書譜曰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
兩字屬連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緜遊絲此雖出于
昭代叢書 癸集 松陰快談 卷第三十九 三四 世楷堂藏板
唐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

書畫不論巧拙惟無俗氣乃可觀焉去俗莫如多讀
書本邦近世學書畫而能讀書者蓋少宜乎其不堪
市俗之氣也

李青蓮之書見于星鳳樓法帖筆法頗似懷素狂草
飄逸洵稱其詩與人也

懷素草書歌是懷素所自作蓋借太白之名耳如王
逸少張伯英古來幾人浪得名之句太白雖狂生豈
爲此語哉陸放翁入蜀記云姑熟十詠及歸來矣乎

笑矣予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曰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余閱墨帖古人多好作此如淳化帖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書字形大小殊不均至評皇象孔琳之皆小字忽楷忽草變化百端最覺其妙

歐陽公集古錄評曹王嗣書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模習遂以名家亦烏有定法耶後世言書者非義獻父子則皆不為法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其正法哉又跋蘇之帖曰所謂法帖者乃晉魏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遨筆餘興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故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于高文大冕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學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是眞可笑也卓哉歐公之言也古人愛書盡蓋以想見其人故不必論其巧拙但盡有匠氣而書無士氣者斯不足觀耳

奧州多賀城碑紀四方行程里數也余觀其揭本楷法遒勁洵奇觀也碑立于天平寶字六年距今千有餘年不毀不剝豈所謂神物呵護以至今者邪

讀州豐田郡中姬村有一寺曰地藏院有釋空海書急就章一卷余與二三友同往訪院主請觀之運筆之妙蓋神品也卷尾署年月日及釋空海書又數筆抹之字形略可辨本文用墨甚濃字勢雄健如游龍驚蛇年月以下數十字墨淡字有俗韻無生氣比之本文不啻霄壤本文為唐人書無容疑者謂空海平

年臨摹者矣年月以下後人僞作不能髣髴本文固塗抹之使觀者難辨耳三四十年前院主苦其草書難讀使僧南谷楷字旁注所謂佛頭上糞罪過者使人惋惜

物徂徠善書尤巧草行但世間多贋余得多觀其眞蹟運筆之妙品格之高無以來三宅石菴宮筠圖趙陶齋近日書家之巨擘也石菴名正名學顏魯公米海岳兼善晉書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對曰蔡襄勁字沈遼排

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問曰卿如何對曰臣書劇字余觀石苍之書亦是劇字可知其善學海岳也

筠圃名奇字子常從學伊東涯書法宗松雪甚有風韻又善畫竹皆爲世貴重陶齋名養學後山松雪後宗蘇米其書圓轉比二子更佳

東坡曰畫之難易在工拙不在所畫工拙之中又有格焉畫雖工而格卑不害爲庸品余謂書畫之可貴在于品高矣品不高則愈巧而愈鄙但人品不高則書畫之品不高是不可力强而得也

近日公侯大夫富貴之家競蓄書畫古器以相誇示大概其人不學無識已無賞鑒之才而又往往爲姦商狙儈所欺宜乎其多襲燕石也甚者李斯狗架相如犢鼻之類耳徒供一粲

近日世人收書畫者不解清賞之雅致惟論價之高低或客不宜示人其鄙俗已如此其所收亦可從而知也

西土人來長崎者伊孚九方西園沈南蘋數人皆有善畫之名孚九專寫山水西園兼能山水花卉南蘋好著色花卉鳥獸筆法精工但水墨不設色獨南蘋好著色花卉鳥獸筆法精工細入毛縷但恨帶匠氣有市俗之氣清干安節學畫

淺說曰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張山來虞初新志曰明畫史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爲人彩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余獨嫌其略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爲佳耳南蘋之畫蓋仇英之流也

本邦近日裝書畫用紙生硬多損古書畫米元章書史曰唐背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緜乃不損古紙裝書之家宜效之

印章之制昉于周初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注璽節

如今之印章印材有金玉銀銅象牙犀角寶石瑪瑙水晶石印磁印之類三代多用玉秦漢用金銀銅象牙犀角也寶石瑪瑙水晶石磁之類昉于六朝唐宋之際古不以爲印也

古印皆白文六朝始作朱文非古制也唐宋制度多尚纖巧大失古法詳見朱奠印典引梅菴雜志曰古印皆白文非古制也唐宋制度多尚纖巧大失古法詳見朱奠印典引梅菴雜志曰古印皆白文六朝始作朱

但小筆佳而大者未能佳凡作滌春風室隨筆載製筆之法云製筆之法柔者居前毫者居後彈者爲刃爲輔參之以縛束之以管固以漆浹澤以海藻煮而試直中繩旬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在數言簡約未知誰所作可題爲筆經余按舶造紙者柔倫見東觀記始造筆者虞舜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

市中貿手簡紙商五六寸闊只餘糊而連接之爲卷橫展書之長短隨之以相往來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都人爭買之中下之戶最先食之以賤賣已可喜不論風俗之別脾胃之殊人人得善

東都人嗜松魚其出在春末夏初始由一尾直萬錢

都人爭買之中下之戶最先食之以賤賣已可喜不論風俗之別脾胃之殊人人得善

東都人嗜松魚其出在春末夏初始由一尾直萬錢

典衣惟恐不得也至四五月之際出益多一尾纔百錢耳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曰浙人食河豚其方出時

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購漁人未易致也是彼此相似者河豚有海往往殺人松魚亦有微毒其不鮮者能中傷人鮮者亦不宜多食

刀刃之利莫如我邦歐陽公日本刀歌極其稱揚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曰倭國刀背闊不及二分架于手指上不復欹倒不知用何鋒法中國未得其傳凡健

今人靡不喫煙賓客即坐寒暗未了袖間出煙具嘗聚頭扇然不及我製之精潔輕妙西土古惟有鬥扇我邦所製尤爲補妙西土古惟有鬥扇我邦所製尤爲補妙西土古惟有鬥扇我邦所製尤爲補

礪石成功也余謂刀之利鈍全在鍾鍛之巧拙我邦造刀之利蓋得力于水性者多西土雖得其傳亦不能快利也

小人之情狀變化百端不可測識然尤有大害可畏者莫如姻嫉故大學舉休休有容之君子與婾嫉之小人以示國家治亂之所係焉

本邦俗慎正五九月或請亟親迓至婿家皆避之不知所據後讀唐書正五九爲三長月見本紀又讀宋戴埴鼠璞曰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藏板

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州唐人于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乃始知其所由來矣

有一富翁性至貪汚凡損人利己者無所不爲嘗曰世間有儒者故有仁義所謂仁義者皆是損己利人之道且儒者多讀書以驕人使人失利于是惡儒如仇客謂翁曰翁惡儒者非以其道與翁之所爲背馳耶翁曰然客曰吁翁未察也夫損己利人者古之儒也今之儒者正與翁之所爲一般也翁乃欣然曰洵如客言則儒是我黨之人吾亦將學儒安惡之邪客笑而去

元周密視聽鈔曰吳諺云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余按文化乙亥正月元日丁亥十三日己亥廿五日辛亥是歲諸州大水信如吳諺可謂一奇矣

不可一日鬬者莫甚于水火而可畏者又莫甚于水火人家倉廩宜悉用磚砌之又宜鑿土爲窟以藏貨財宋馬永卿懶眞子曰唐永徽二年元裝于慈恩寺造甎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災也余故謂瓦磚造庫可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藏板

以免災而又無卑溼生黴之患矣

張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是洵隱者佳境惟恐浮家泛宅不易辦耳陸放翁入蜀記曰大江三四十家妻子雞犬曰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大者于桅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案此乃太客之卦山耳

勢州擲筆山相傳昔畫工決眼元信還此覩山形奇絕不可得而模乃擲筆而去余屢經過對山熟視乎

平無奇不解所謂也恐是好事者妄說欺世俗至使
良工蒙冤耳茶店壁間題詩甚多皆稱其奇絶矮人
觀場可笑余題一絶曰良工擲卻筆尖兒是爲溪山
無一奇誤謂丹青描不得幾人駐馬立多時

浪華城南數里有茶肆稱難波屋者店後有偃松高
不過丈而旁幹四出廣二十丈天矯如龍其頂平坦
可羣坐觀者靡不稱奇讚州上田村小巷有松亦似
之其地僻遠無人過而賞之均一松也其遇不遇如
此

豫州有木葉石剖之自然有紋或楓葉或柏葉宛如
刻畫然石質粗硬不可彫琢以爲器物按水經注石
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
若雲母發一重有魚形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
之作魚膏腥可謂至奇矣

海鮪魚之至大者也然猶有大焉吾余聞之東人蝦
夷之海有魚名曰翁魚人無覩其全身者首尾浮海
如二大島湧出春南秋北鼓鰭之勢海水爲之沸立
聲如震雷能吞海鮪猶鮪啖鯽也漁人見海水變色
海鮪逃走輒知翁魚將來也爭收漁具逃歸夫莊周
說鯤鵬固寓言耳今海魚其大至此可取以徵其說

東都花市甚盛淺草寺每月十八日虎門每月十日
麹坊菅廟每月廿五日春則梅柳桃李海棠牡丹芍
藥夏則荷花石榴燕子秋則蘭菊木芙蓉冬則水仙
山茶奇松怪竹爭新競奇種種無不有也各盆植之
列置林上宛如錦繡又有不時之花若海棠桃李已
以正月開花然皆出于人力其法陶盎植花木藏之
土窖中周以草秸而密壅之最早開者四周以火逼
之也又有以白梅爲砧根而紅梅一枝接之或以紅
梅爲砧根而白梅一枝接之每盆一株紅白爭開者
謂之源平梅蓋本邦武將源氏旗色尚白平氏旗色
尚赤因以名焉耳京師浪華亦有花市然不如東都
之盛余嘗詠虎門花市絶句曰雨歇城頭放曉光於
菟門外賣花忙紛紛浪蝶追人去知那壯丹分外香
其二曰不待一番花信風幾多桃杏爲誰紅恁般隨
意弄春手不是明皇羯鼓同其三曰微青盆色玉爭
光植得紅紅白白香爲是人情都厭舊笑他花木也

新粧其四日門外橋邊約五里大家爭喚老花師豪奴乘醉不論價一掷千錢取一枝其五日怪攫奇葩各自誇傳言這裏最繁華誰知野外春如錦只算城中盆植花

余尊信程朱如神明在我先輩獨折服于順菴鳩巢二先生鳩巢才德世皆知之順菴先生則世唯目以溫厚長者而已不知先生德量之大當時無雙也若夫鳩巢白石視淵南海芳洲數人皆古所謂奇才豪傑而各擅所長名聲震曜于天下矣獨先生默然如無所能者而前數子皆師事先生猶七十子之于孔子無思不服先生教人各因其材而篤焉猶孔門之諸子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各成其材也是豈同世之腐儒膠柱鼓瑟縣一定之權衡以待人哉先生愛才好士稱舉薦達有唐宋名賢之風度余之所以深服其德量也

東方學會印善鄰國寶記

善隣國寶記序

日本與震旦相通蓋始於垂仁天皇之代乎其通書信則推古朝聖德太子自製隋國答書焉予錄兩國使者及禪教名師與來年月乃至近時往返之書號曰善隣國寶記或問此記之首略述神代事何也曰此方學徒誦震旦書者知其國山川人物讀天竺書者亦然吾國雖有六國史等書而讀者鮮矣故知本國事者幾希矣捨近取遠無乃左乎今錄兩國相通之事先當令人知吾國之爲神國之由故述十一二耳此皆神皇正統記中所載也其記過半今改作漢字矣又問既是神國然錄學佛者往來何也曰未知神國之所以爲佛國乎凡此國諸神皆垂迹也其本則三世諸如來十地大薩埵也北野神曰此國普賢龍樹流傳密教之地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借名明神游住諸處覆護衆生誠哉斯言法華曰諸佛救世者住於大神通爲悅衆生故現無量神力傳聞熊野權現之神就六萬餘言中特舉此偈告解脫上人其意不待言而可知也況八幡神請佛光禪師來此國日吉神勸智證大師入大唐皆爲佛法流通也神能如此歸佛兆佛國而何耶慈覺大師云雖神明應跡國而大日應現故號日本亦有旨哉吾國第三十代欽明天皇御宇佛教始來既而聖德太子始講法華勝鬘二經雨華放光聳動四衆昔在天竺爲勝鬘夫人親聞金口說後生震旦爲南岳思大密承達磨之誨來化吾國託胎之初自稱救世菩薩實欽明神孫用明聖子而輔推古政居儲君位寢中不令而化塞外不征而從或時乘烏駒翔虛空而淩士峰之雪或時駕青龍橫大洋而入衡岳之雲皆出於思議之表所謂救世而現神力者乎遊片岡逢達磨見其飢臥推衣衣之磨乃逝矣容棺留衣太子特服其衣聖意深矣虎關縞以爲表傳衣未爲評焉然則三十二字和歌亦可以擬傳法偈也哉叩佛法東漸祖師西來太子皆爲之地乎夫天竺則外道六師交起提婆之逆琉璃之難在佛世尚然況佛後乎震旦則佛氏幾齒于三教之一而互相推奪三武廢教又未免其數也吾國則王承神神承佛三即一而此外無他太子生神國爲王子四十九年所修之行無一不佛事焉遍來聖武帝清和帝字多帝同是吾國明天子而讓位出家蓋異國之所希者乎

大日本者神國也天祖創基日神傳統爲在神代曰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盖自天地開闢初有此名矣天祖勅伊弉諾伊弉冉二神曰有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地汝往脩之又天照大神勅皇孫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曰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此名所自來久矣又曰大八洲國二神相謀生八島先生淡路洲是謂淡道穗之挾別次生伊與二名之洲一身有四面一面一面愛比賣是伊與也二曰飯依比賣是讚岐也三曰大宜都比賣是阿波也四曰速依別是土佐也次生筑紫洲又一身有四面一面一面自比別是筑紫也後曰筑前筑後二曰豐日別是豐國也後曰豐前豐後三曰豐日別是肥國也後曰肥前肥後四曰豐久士比泥別是日向也後曰日向大隅薩摩次生壹岐洲曰天比登都柱次生對馬洲曰天之狹手依比賣次生隱岐洲曰天之忍許昌別次生佐渡洲曰建日別次生大日本豐秋津洲曰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總謂之大八洲也此外生多島後生海山之神草木之祖同是神則其神作洲作山乎又生洲山而得神現乎神代之事難測也二神又曰既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如何不生君子天下者哉先生日神此尊光麗照徹國內二神喜送上于天授畫政是時天地相去不遠以天御柱上之是名大日孁尊（書字與孁字通孁日女神故自如此）又曰天照太神次生月神其光次日上授夜政次生蛭子至三歲脚不起載之天磐櫲船任風放棄次生素戔烏尊勇猛不忍而不叶父母心此三柱男神故曰一女三男也總所有神皆二神所生也又曰邪靡上是大八洲中國之名也當于第八生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神是名大日本豐秋津洲今分爲四十八箇國也已爲中州況神武天皇東征遂居此爲皇都故合餘七洲亦曰邪靡土也大日靈所御之國亦由是曰邪靡土圖震旦出於周地而爲王則天下曰周出於漢地而爲王則天下曰漢之例也邪靡土又曰山人往來以山間爲路面人跡多故也又曰山止蓋居住曰止此時皆居山故也或曰大日本或曰大倭此國始傳漢字書國名時字則大日本而訓則邪靡土也大日靈所御之國亦由是曰

大日本乎又近日出處故云爾乎懿德孝靈孝元等諡有大日本之三字垂仁天皇御女曰大日本姬又天神號速日尊乘天磐船翔大虛曰虛空見日本國又神武御名曰神日本磐余彦又孝安號日本足開化號稚日本景行天皇御子小碓皇子名日本武尊此皆不加大也或有大字或無大字彼此皆訓邪靡土然若取大日靈之義讀大字當如常訓乎漢書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然則前漢代既通吾國乎一書曰秦代既通又後漢書曰大倭王居邪靡堆蓋此國使人到彼土稱大倭故如此書乎如彼方大漢大唐之大則稱美之語也大倭非此例或曰倭或曰大倭皆同訓邪靡土如日本大日本同訓爾

右神皇正統記所載大槩如斯予按前書曰倭烏禾切女王國名在東海中前漢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唐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千里其俗多女少男小島五十餘皆自國而臣附之予謂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云凡以此爲日本乎然爲百餘國可疑也又曰度海千里復有國云若以此爲日本則上所謂樂浪海中百餘國倭人指何國耶前書以倭爲女王國名蓋天照太神爲地神首而爲此國主故謂之女王國名乎然則凡此國人民皆爲其種其奴耳但度海千里之語似樂浪海中倭與倭種國有異未決疑耳又寶誌野馬臺讖解之者曰寶誌定中有化女來謁前後千八人也蓋日本諸神化來也遂作野馬臺讖云云此亦以倭爲日本之謂也如正統記所謂大倭訓夜麻土云云後來大和二字亦訓夜麻土蓋倭和同韻同音故云爾乎

垂仁天皇八十八年

後漢書曰光武中元二年倭國遣使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右垂仁天皇者人皇十一代之主也先是與震旦通者不見于兩國書也然神皇正統記曰人皇第七代孝靈天皇四十五年己卯秦始皇卽位既而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五帝三皇書始皇送之其後三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孔子全經存於日本爾此事見于異朝書云云異

朝書不記其名無由尋究故不以孝靈爲兩國相通之始也

景行天皇四十四年

後漢書曰安帝元初元年倭國獻生口百六十人

神功皇后三十八年

魏志曰明帝景初二年倭女王遣難斗米等獻生口班布魏王假金印紫綬以錦罽等荅所獻

同四十年

魏志曰齊王芳正始元年魏遣建中校尉梯爲等奉詔書印綬詣國賜金帛錦罽等倭因上表荅謝詔書

同四十四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上獻生口倭錦等

同五十二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獻生口白眞珠

應神天皇二十八年

九月高麗貢調使來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棄之神皇正統記曰自百濟召博士傳經史太子以下習之此國用經史及文字此爲始

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

南史曰首安帝時倭王遣使朝貢

允恭天皇十年

南史曰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倭王遣使朝貢

同十四年

南史曰宋文帝元嘉二年使司馬曹達奉獻方物

欽明天皇十三年

十月百濟國王使大夫西部姬氏貢釋迦佛銅像及經論幡蓋釋書曰百濟國聖明王上表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也是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辦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所須依情是法亦復然所願依意所乏缺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順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斯百濟王臣怒利斯致書傳帝國流通寶宇又佛之所記我法東流聖識不徒天皇知之帝大悅詔使者曰朕從昔以來未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決待諮羣臣云云初仲哀皇帝八年神託皇后神功懼不用疑而不發九年春二月帝俄爾崩於是乎皇后神言帝崩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羅王見我旌旗器杖之壯嚴曰傳聞海東有神國名曰日本是其神兵乎不可敵也乃素服面縛自持圖籍來于海壖曰願每歲貢金銀綵帛八十船不敢虧也此時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降於我密伺軍勢知其不克又自急馳納款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自玆三韓皆貢于我當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也石新羅百濟高麗謂之三韓也神皇正統記曰新羅百濟高勾麗此三國謂之三韓實則可限新羅乎統辰韓馬韓弁韓而爲一之新羅也然自古加百濟高麗謂之三韓也今釋書所記蓋三國曰三韓之義也未知何國乃何韓爾正統次三國曰新羅百濟高麗又次三韓曰辰韓馬韓弁韓謂當如次相配乎元史高麗傳曰幷古新羅百濟高勾麗三國是則三國三韓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國釋曇惠道深同來

敏達天皇六年

十月遣百濟使大別王自百濟皈百濟王附貢經論及禪師等六人

同八年

新羅貢釋迦像今在興福寺東金堂云云

同十二年

百濟日羅來初日羅名于國帝遣紀押勝召羅押勝自百濟皈奏曰百濟王愛羅於是復使吉備羽島召羅于王王擢以羅從羽島來

崇峻天皇元年

三月百濟國釋惠慈來使恩率首信貢佛舍利及沙門惠聰

推古天皇

吳國釋智藏入此土居法隆寺白鳳元年爲僧正

同三年

五月高麗釋惠慈來冬百濟沙門惠聰來

同十年

十月百濟沙門觀勒來高麗沙門僧隆安聰同來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婁惠道深二比丘同來

日本書記二十二卷推古十五年秋七月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爲通事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卽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飾船三十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以中臣宮地連摩呂大河內直糠手船史王平爲掌客爰妹子臣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大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忘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輕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不良乃赦之不坐也秋八月辛丑朔癸

卯唐客入京云云特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唐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狀朕欽承寶命臨作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世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幷送物如例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噛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事畢而退焉云云丙辰饗唐客等於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饗客等於難波大郡辛己百濟客裴世清等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爲大使吉志雄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至久憶解季秋薄冷尊候何如想清愈此卽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平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是時遣於唐國生東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白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濟等幷八人也

聖德太子傳曰群臣議曰妹子懈怠失禮國書不可覓然修好善隣妹子之功也加以隋國使共來思復如何天皇大悅免罪又曰隋帝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天皇問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皇字彼有其禮云云天皇召太子以下而議荅書之辭太子握筆書之曰東天皇敬問西皇帝云云帝覽之不悅通鑑綱目集覽曰隋煬帝大業四年戊辰三月倭國人貢倭王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卿灾書無禮者勿奏右隋煬帝既覽日本書爲無禮不悅却遣鄭清等寄書來可疑也按却後四十代爲羽院朝宋國附商客孫俊明鄭清等寄來之書曰朔爾東夷之長實推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雖修方貢歸順明時隔潤瀰年久缺來王之義遣逢遐阻宜敦事大之誠云云相諸家舊例各奏所記就中元永元年四月廿五日中原朝臣師遠同氏廣忠清原眞人信俊中原朝臣師安同氏廣忠清原眞人信俊

氏廣宗五人同引日本書記內推古記又引經籍後傳記曰以小治田朝今橿攝古天皇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曆日是時國家書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買求書籍兼聘隋天子其書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之號爲倭王其書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因高來覲國風悅猶怪其意氣高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來覲國風悅猶怪其意氣高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其書曰皇帝問倭王聖惠太子甚惡其黜天子之號爲倭王而不賞其使仍報書曰東天皇白西皇帝云云又推古記太子傳所記妹子入隋乃推古十五年丁卯也然書籍後傳記曰十二年甲子又倭皇作倭王孰是當以推古傳太子爲是歟又東天皇問西皇帝之語山太子傳親之實聖德太子所作之書也然代言故推古記內不記所撰之人蓋史之常也然則日出處日沒處之語亦或太子所作乎向所謂猶怪意氣高遠之語以釋煬帝不悅而有使者之疑

同十七年

九月小野臣妹子等至自大唐唯通事福利不來

同十八年

三月高麗釋曇微法定同來

同三十一年

七月釋惠濟共沙門惠光從新羅大使奈未智洗爾來歸

同三十三年

正月釋惠灌自高麗來

舒明天皇三年

唐錄曰太宗貞觀五年倭國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路遠無令歲貢又遣州使者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同四年

八月釋僧旻從唐使高表仁共沙門靈雲來歸

同十一年

九月釋惠隱惠雲至自唐

孝德天皇白雉四年

五月釋道昭奉勅從遣唐使小山長丹副使小乙上掃守連泛海纔倡同志者道嚴等十三人到長安謁三藏玄奘卽高

宗永徽四年也

同年釋定惠隨遣唐使浮海乃到長安

同五年

唐錄曰高宗永徽五年倭國使獻虎珀馬腦高宗慰撫之仍云王國與新羅高麗百濟接近若有危急宜遣使救之

齊明天皇四年

七月智通智達二師奉勅乘新羅船入唐受相宗於玄奘三藏

天智天皇元年

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云云乞救于我

同三年

海外國記曰天智天皇三年四月大唐客來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國郭務悰等三十人百濟佐平禰軍等百餘人到對馬島遣大山中采女通信倡俱智辨等來喚客於別館於是智辨問曰有表書幷獻以物否使人荅曰有將軍牒書一函幷獻物乃授牒書一函於智辨等而奉上但獻物檢看而不

將也九月大山中津守連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倩智辨等稱筑紫大宰帥賢是勅旨告客等今見客等來狀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濟鎭將私使亦復所齎文牒送上執事私辭是以使人得入國書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辭奏上耳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書一函函上著鎭西筑紫大將軍牒在百濟國大唐行軍總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務悰等至披覽來牒尋省意趣旣非天子使又無天子書唯是總管使乃爲執事牒牒是私意唯須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云云（此亦卿安置忠節後卿遣於筑玉人所聞知也）

同十年

十一月唐郭務悰來釋道旻從之

天武天皇七年

釋定惠伴百濟使而至

唐錄曰則天長安三年日本國遣其大臣朝臣眞人來貢方物因言其國近日所出故號曰日本國

同十四年

沙門觀常雲觀二比邱從國使皈

持統皇帝元年

沙門智隆至自新羅

同三年

四月新羅王吊先皇喪獻彌陀觀音勢至三銅像及珍物于是召新羅使貢其綾而違禮也乃以獻物還之新羅使大懼求法聰智等從新羅使而皈新羅使乞救於聰智二比邱奏

恕六月詔太宰府賜布帛于二比邱而勞新羅使君子曰有威有恩有禮乎因此留新羅獻物

同七年

三月辨通神叡二比邱赴新羅

文武皇帝四年

二月道慈赴唐

大寶三年

釋智鳳入唐

慶雲元年

秋七月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眞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
來問曰何處使人荅曰日本國使唐人謂使曰承聞海東有
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云云事畢而去
同四年
五月沙門義法義基聰集慈定淨達至自新羅
元正皇帝二年
養老之間釋善無畏來此土養老元年當唐開元二年也十
一月沙門道慈至自唐
唐錄曰玄宗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盡市文籍
泛海而還
養老二年
十月沙門行善至自高麗三藏善無畏來遊
聖武天皇五年
釋榮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廣成入唐留學
天平八年
七月南天竺婆羅門種菩提來釋佛哲林邑國人伴菩提同
來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
佛祖統紀曰日本國孝明天皇天平勝寶四年遣使入中國
求內外教典
同五年
正月十二日鑑眞乘副使伴古舶着太宰府四月入京
唐錄曰玄宗天寶十二年日本又遣使朝貢
同六年
正月遣唐使大伴宿禰古麻呂自唐國至奏曰大唐天寶十
二載正月癸卯百官諸蕃朝貢天子於蓬萊宮含元殿受朝
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
國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而今
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實見知古麻
呂不肯色卽引新羅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
第一大食國上三善朝臣信貞元永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所
勘

光仁天皇
寶龜之初釋永忠人唐延曆之季隋使皈
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一年
釋最澄賜入唐求法詔
同二十三年
五月釋空海從遣唐使金紫光祿大夫藤賀能八月著衢州
界乃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十二月到長安
七月釋最澄從遣唐使菅清公着明州界
唐錄曰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成學問僧空海
同二十四年
五月最澄乘大使藤賀能船着長州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八月空海皈
嵯峨天皇
唐國釋義空共慧蕚法師泛海着太宰府初蕚跨海覓法皇
太后橘氏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蕚聘有道尊蕚到杭州
靈池院參國師且通太后之幣國師感納之蕚曰我國信根
純熟教法甚盛然最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法
爲吾土宗門之根柢不亦宜乎國師令空中上首義空充其
請空便共蕚泛海着太宰府蕚先馳奏勅迎空館于京師東
寺之西院皇帝賚賜甚渥太后創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蕚
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勅事刻琬琰題曰日本
國首傳禪宗記附船寄來
仁明天皇
承和初釋眞濟奉勅入唐
承和五年
釋惠運入唐
六月二十二日釋圓仁從大使尚書右丞藤原常嗣第一船
七月二日着唐國揚州海陵縣則文宗開成三年也仁出帝
京歷鄭密二州到登州抑新羅使張詠宅初漂着登州時詠
以嘗來日本受國恩待仁甚厚至此又能慰勞其年春唐商
船從越州赴日本風濤漂逸返登州界至秋又發適聞仁皈

國艘舟而待九月者太宰府今歲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十
四年丁卯也仁在楊州時節度使李德裕慰遠遊施絹十餘
疋仁不受德裕固請仁察誠受之卽分開元寺衆僧仁又受
一分仁辭長安中散大夫楊敬之國子祭主李元佐及衆官
皆曰我國教法隨和尙東矣斯方志道者後當入日本國元
佐送護四十里

嘉祥三年

釋圓珍夢山王明神告曰入唐求法勿爲留滯珍夢中曰此
來入唐請益閑梨仁公精研顯密已畢本山我何汲汲於航
海乎神曰世人雖髮髮者多矣子昔日何汲汲於雖髮乎
上台州鄭仁憙船畢永延元年也其優塡模像見今在嵯峨
清涼院楊文公談苑曰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來朝獻其國日
本年代紀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爲眞連國五品官也奝
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
經教並於中國得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四世文武傑
而人少率長壽多百餘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八主曠
史皆世官予在史局閱所獻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奝

寺僧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群僚百餘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氏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祕府略日本記衣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于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皈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爇釋夜漸郡銀難免修榮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皈向寂照東遊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

送之后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志也圓覺固目不暫舍云南海商人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何以過之后題寬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后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后相見無期生爲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后題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皇朝類苑曰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日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眞宗大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鎭之賜額曰神光

后三條院延久四年

三月釋成尋乘宋商孫忠船着蘇州界神宗熙寧五年也六年天下大旱神宗聞尋有密學勅於瑯津亭修祈雨密法尋謂本邦宿德遊此方名尤顯者十數人未有奉詔旨也今我攘宋地之災診又爲本國之光華便修法華法至第三日夜電雷閃鳴大雨徹旦神宗遣中使賀慰宣曰乞延修七日霑沾舉土尋依勅寐雨三日神宗幸壇所燒香翌日皈傳法院勅送茶果達嘅若干后十餘日賜號善惠大師此歲有本朝便船尋奏取新譯經三百餘卷寄來釋書

鳥羽院元永元年

宋國附商船客孫俊明鄭清等書曰剏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襲修方貢皈順明時隔濶溟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旦宂敦事大之誠云云此書叶舊例否命諸家勘之四月廿七日從四位上行式部大

輔管原在良勘隋唐以來獻本朝書例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於倭國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悰等來聘書曰大唐帝敬問日本國天皇云云天武天皇元年郭務悰等來安置大津館客上書函題曰大唐皇帝敬問倭王書又大唐皇帝敬致書於日本國王承曆二年宋人孫吉所獻之牒曰賜日本國太宰府令藤原經平元豐三年宋人孫忠所獻牒曰大宋國明州牒日本國六條院仁安三年

四月釋榮西乘商人舶入宋國着明州界乃孝宗乾道四年也

高倉院永安元年

釋覺阿共弟金慶踰溟達于杭都乃孝宗乾道七年也遂參靈隱佛海遠禪師阿皈朝后安元之始附舶使通信于海

順德院

正續院佛牙舍利略記曰日本國相州鎌倉都督右府將軍

源實朝一夕夢到大宋國入一寺嚴麗因見長老陞座說法衆僧圍繞道俗滿庭實朝向傍僧問彼寺名僧曰京師能仁寺次問長老誰僧曰當寺開山南山宣律師又問宣律師入滅年久何今現在曰汝未知耶聖者難測生死無隔應現隨處律師今現再誕日本國鎌倉雪下供僧良眞僧者是誰僧曰侍者今現再誕日本國實朝大將是也又問長老左右侍都也實朝夢中問答數刻而覺心中生奇異想便以使者召良眞僧都葛山願成爲首大友賢後守小貳孫大郎小山七郎左衛門宇都宮新兵衛菊池四郎村上次郎三浦修理亮海野小

大郎勝間田兵庫頭南條次郎等齋金銀貨財載材木器用遂達大宋國京師能仁寺相通夢中事金銀施僧衆材木修殿宇衆僧不勝抃躍之至衆議欲報荅使者等語寺主曰我國貨財不乏況復將軍不欲也深願佛牙舍利借與一年持還本國令將軍致嚮禮結勝緣將軍歡喜何物過此寺主曰帝主有勅封之難出外國使者等懇切請之曰潛持深藏不使人知之將軍信士也一禮之後速返謝之衆僧相議以授使者數僧爲舍利伴使者來朝道經京城皇帝有旨留之安內道場保護供養過半年餘使者等空歸關東實朝大怒將發兵上京滕九郎盛長年及八十扶杖入府流淚以仍請奉使上京達訴實朝許之從者二千餘騎遂到京師不入旅邸直詣禁中奏實朝之訴帝猶不聽盛長庭上高聲叫曰若訴不達上殿自殺帝不悅以勅封出舍利盛長賜舍利不還旅館即日赴關東實賜勅封朝議以爲然盛長捧舍利以獻實朝受之載小輿朝徒步到小田原之館盛長捧舍利不得其要領而還黑的遂不復往按元史此段在

和卿到鎌倉是宋人造東大寺大佛者也和卿曰東大寺再造供養之日故右大將軍賴朝卿求與我之相面然賴朝卿斷人命多矣罪惡深重故不相見也當將軍實朝卿名和卿相面和再誕人也今爲拜顏來謁同十五日實朝卿以爲青王山長卿三拜涕泣曰尊官者爲朝宋育王山長老于時吾列于其門弟云云此事建曆元年六月三日夜高僧一人入實朝之夢告之實朝不敢告入已六年今與和卿言相符故深信之右實朝前身爲能仁寺宣律師云云又和卿以爲青王山長老蓋一事而有兩說乎然實朝爲賢聖再誕則不可疑者乎

四條院嘉禎元年

釋圓爾（東福開山）泛海十寅夕而着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爾泛海風浪蕩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着高麗國耽沒羅阿祕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船二船已沒爾所乘船忽有一女人怪之爾問曰宋船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敗徑山火後佛鑑作疏索援爾白圓明丞相通巨財珍貨

后嵯峨院寬元四年

宋國釋道隆（建長開山）淳祐六年乘商舶着太宰府

後深草院寶治二年戊申

建長之初釋覺心泛舶入宋建長六年着博多後文應上皇詔居城東勝林寺

後深草院

無文瞭翠岩火後過日本國化修造疏云萬里俘海于東幸有化人之國一舸泛潮而往便成古德之居佛法不隔絲毫境界何分彼此鈎竿直拂珊瑚樹不同汗漫之遊赤手抉取驪龍珠要了莊嚴之事好風吹去即日皈來在無文印十一龜山院文永二年乙丑

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世祖至元元年

宋元通鑑曰元使黑的奉書如日本示以不臣之禮道由高麗高麗直言其道險不可往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其要領而還黑的遂不復往按元史此段在至元四年

同三年丙寅咸淳二年至元三年
按元史二百八列傳九十三日本傳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罷兵還其疆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猶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同八年辛未咸淳七年至元八年
日本遣使如元報聘元史曰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
同九年壬申元世祖至元九年
元遣忻都會高麗洪茶邱伐日本舟凡九百艘士卒二萬五千人
記上 十七
元史此段在至元十一年又二萬作一萬
同十一年甲戌
元忻都伐日本入其疆還
日本古記曰十月十七日九州早馬(走馬告急者亦曰早馬)來于六波羅曰去三日蒙古賊數萬艘到對馬國官軍與之戰同廿八日筑紫飛脚(急事使者曰飛脚)來曰壹岐國爲蒙古人所奪取云云十一月六日飛脚來曰去月廿日以後官軍與蒙古戰與鹿嶋之磯奪取賊船一艘云云同七日依蒙古事奉幣於十六社同十三日奉幣於三社
后宇多院建治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
元滅宋混一天下
日本古記曰正月十八日蒙古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鎭西送之皆不入洛中自山崎經岡屋醍醐赴關東七月廿一日蒙古人又送關東路次如前度
同三年丁丑至元十四年
元史曰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
弘安二年己卯至元十六年
釋書佛光傳曰己卯之年吾建長廉席謝元帥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元(四卷開山佛光祖元)兀遐招云云
同三年庚辰至元十七年
元史曰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邱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
同四年辛巳至元十八年
釋書曰正月平師來謁佛光佛光采筆書呈師曰莫煩惱師曰春夏間博多擾騷而一風纔起萬艦掃蕩顚公不爲虛也果海虜百萬寇鎭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沒神皇正統記曰辛巳年蒙古軍侵我國到筑紫大戰神明顯威現形防之大風俄起數十萬艘賊船漂蕩破滅雖末世而神明威德不可思議元史曰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左丞相范文虎及忻都洪茶邱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云云
敗卒于閭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壹嶋移五龍山
記上 十八
八月一日風破舟云云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云云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同六年
元史曰二十年命阿荅海爲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即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宋元通鑑曰至元二十年癸未正月以阿荅海爲征東行省丞相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又命閻里帖木兒以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同往征之三月帝如上都夏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都崔或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姑宜止之云云不聽
同七年甲申至元二十一年
元史曰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
同九年至元二十三年丙戌詔罷征日本兵帝以日本孤遠島

夷重困民力故罷

右元史及宋元通鑑等所記也蓋元朝始要與日本修好之意見于書然日本與之疎濶故及蒙古軍來侵乎神國威靈不日而胡軍敗矣彼以敗績爲國之辱不記其實惟書曰詔罷征日本兵蓋史之常耳蒙古之來彼方至元十八年辛巳如此方所記弘安四年辛巳也然宋元通鑑所記在至元二十年癸未非但二十年欲復征日本而不果歟元史所謂欲復征之語可爲證矣又記蒙古賊船者諸說不同宋元通鑑曰舟九百艘日本古記曰數萬艘佛光傳曰萬艘神皇正統記曰數十萬艘蓋各記所聞故如此有異乎

南海觀音寶陀禪寺住持如智海印接待庵記曰癸未八月欽奉聖旨同提舉王君治奉使和國宿留海上八箇月過水洋遭颶風云云半月後忽飄至寺山之外幸不葬魚腹大士力也甲申四月又奉聖旨同參政王積翁再使倭國五月十三日住高麗合浦二十五日七月十四日舟次倭山對馬島云云危哉此時也非大士孰能生之云云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六月日宣差日本國奉使前住寶陀五樂翁愚溪如智記又記宣諭日本國詔文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日本國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覲朕亦命使相報已有定言想置於汝心而不忘也頃因信使執而不返我是以有舟師進問之役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彼輒不交一語而固拒王師據彼已嘗抗敵於理不宜遣使茲有補陀禪寺長老如智等陳奏若復興師致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賚奉聖旨宣諭則必多救生靈也彼當自省懇心歸附准奉今遣長老如智提舉王君治奉詔往彼夫和好之外無餘善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果能審此歸順卽同去使來朝所以諭乎彼者故詔示想宣知悉

元成宗大德三年

後伏見院　正安元年己亥

釋書一山傳曰初辛巳之夏元國樓船徂我西鄙神靈勠力風波破蕩元主泰心不止奇謀百計以我卿崇浮屠諭當藩臣當遏不得已駕舶著太宰府正安元年也又釋子雲宋之台州人文永之間觀光上邦住數祀而皈是年與當一山同舟重來

同三年　元大德五年

元史曰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光明院

曆應年中新建天龍寺由是有入元之船必彼方後至元五六年之間也自弘安四年至此五十八九年也此間不可有兩國通信之使惟海舶往來互不相拒今天龍船亦然乎定不可有我國及將軍之書惟天龍化緣之義爾按彼方翠岩火后璨無文撰日本化緣疏又徑山火後無準作疏索授於東福開山由是圓明丞明通巨材珍貨大方已如此況此方乎不知此時船幾艘耶天龍寺以僧至本領一艘此事見于天龍開山寄一山之狀中

後光嚴院貞治六年丁未

古記曰二月十四高麗使萬戶左右衛保勝中郎將金龍檢校左右衛保中郎將於重文到者攝津國福原兵庫嶋通書其略曰海賊數萬多出自貴國地來侵本省合浦等燒官廨擾百姓甚至殺害于今十有餘歲海舶不通邊民不得寧處云同廿七日重中請大夫前典義令相公金一來朝四月十八日於天龍寺雲居菴延接高麗使爲之有伶人舞樂六月廿六日將軍以高麗回書授使者

應安六年癸丑大明洪武六年

凡官寄天台座主書曰大明皇帝神聖威武驅群胡而出境復前宋之故土中原殷平邊境亦靖時則游神內典思欲振之故於今春正月望日詔天下三宗頓德一千餘員建普度會于京之將山寺帝自齋戒一月禁天下屠殺率文武百官詣壇設拜又勅制樂章命樂師奏以獻佛衆見廟光燭天夜雨五色之物狀若珠璣時帝大悅天界白庵禪師以吾者宿面數召對經論稱旨迺奏復瓦官爲天台教寺衆卽推某主之蓋前兩年皇帝凡三命使于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千時以祖來入朝稱賀帝召天寧禪寺住持祖闡瓦官教寺住

持某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見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來非朕本意以其關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國更主建號大明改元洪武卿以詔來故悉阻於關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國之民數寇我疆土王宜禁之商賈不通王宜通之與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又命曰朕聞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不足以取信彼有禪教僧欲訪道中國悉使之來無禁惟汝二人往哉無忽卽賜之三衣與十八爭物之切於用者又恐至彼言語不通選關東禪僧之在中國者得東山長老椿庭壽公中竺藏主權中巽公以其參方有行命貳以行某謂通國使命佛所戒也使無補于佛之教而欲犯佛之戒某雖死弗爲也今皇帝旣以我爲可信而遣之則是我持不妄戒也勸人禁寇不盜戒也脩兩國之好使商賈交通民安其生兵不加境不殺戒也持佛之戒而爲帝者使則是爲佛之使也故奉命之日以此而不辭云云五月廿日命舟四明五月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

右大明天寧寺住持仲猷諱祖闡瓦官教寺長老無逸諱克勤奉使來久寓筑紫因瓦官寄日本天台座主書中所述如此先是三度遣使齎詔書來然關西不通之故命瓦官天寧兩長老直告來意耳太祖聳聞於日本可觀也

後小松院明德三年壬申荅朝鮮書此以下二書緣海所載

日本國相國承天禪寺住持沙門某端肅奉復高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閣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鎚來將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將軍府諭以海寇未息兩國生覺此事誠如來言海隅民敗壞教化實我君臣之所恥也今將申命鎖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俘虜必嘗備兩國之鄰好永結二天之歡心實所願也然而我國將臣自古無疆外通問之事以是不克直荅來教仍命釋氏某代書致敬非慢禮也今遣臣僧壽允細陳情實乞僉察焉不宣

明德三年壬申十二月廿七日

應永五年諭朝鮮書

告諭大內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衙國命逾海來聘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嘉尙焉今將歸國反命附往不腆土物少答盛意焉以爲好也比者九州違命之小醜旣伏其罪次當遣偏師殲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勉之大藏經版此方頃年刊之孔艱而未克全備彼方現刊者摹刻極精爲之不能無希永今大允我所求蓋法寶東漸有時也甚感甚感銅鐘巨者藥物良者附舶寄來否法器停幽冥苦而人濟仁壽域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件件大夫能傳此意愼勿失墜

應永八年八月日

日本准三后某上書

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於上邦某幸

秉國鈞海內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百本屛風三雙鎧一領筒丸一領劍十腰刀一柄硯筥一合同文臺一筒搜尋海島漂寄者幾許人還之焉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大明書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覆載之間土地之廣不可以數計古聖人疆而理之於出貢賦力役知禮義達於君臣父子大倫者號曰中國而中國之外有能慕義而來主者未嘗不予而進之非有他也所以率天下同歸于善道也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百計苟非厎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茲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歸逋流人貢寶刀駿馬甲冑紙硯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稱詩書國常在朕心第軍國事殷未暇存問今王能慕禮義且欲爲國敵愾非篤於君臣之道疇克臻茲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示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嗚呼天無常心惟敬是懷君無常好惟忠是綏朕都江東

於海外國惟王爲最近王其悉朕心盡乃心思恭思順以篤大倫毋容通逃毋縱姦宄俾天下以日本爲忠義之邦則可名于永世矣王其敬之以貽子孫之福故茲詔諭宜體眷懷

建文四年二月初六日

同九年

日本國王臣源表臣聞太陽外天無幽不燭時雨霑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嚮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弊亂甚於建武整頓乾坤易於返掌欽中興之洪業富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瀛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覩清光伏獻方物生馬貳拾匹硫磺壹萬斤馬腦大小參拾塊計貳百斤金屛風三副槍壹千柄大刀壹百把鎧壹領硯一面幷腰扇壹百把爲此謹具表聞臣源

日本國王臣源

右應永八年以來兩國通信建文永樂兩朝來書數通見于左方然日本書表今幾得二通此表其一也表末不記年號蓋天倫一菴歸國日日本又令密堅中隨之行恐此時表乎又不知此表何人製之訴笑雲曰天龍寺永育書記堅中弟子曾謂人曰我師三通使命於大明其表皆我師所作也予謂此說必然堅中壯年遊大明能通方言歸朝後屢通使命如其應永年中隨天倫一菴行則謝建文來使之意也然及至彼國永樂帝新卽位天倫一菴爲前帝使幾入國耳不得反命於是堅中號賀新主之使仍通此表也彼國以吾國將相爲王蓋推尊之義不必厭之今表中自稱王則此用彼國之封也無乃不可乎又用臣字非也不得已則日本國之下如常當書官位其下氏與諱之間書朝臣二字可乎蓋此方公卿恒例則臣字屬於吾皇而已可以避臣於外國之嫌也又近時遣大明表末書彼國年號或非乎吾國年號多載于唐書玉海等書彼方博物君子當知此國自中古別有年號然則義當用此國年號不然總不書年號惟書甲子乎此兩國上古無年號時之例也凡兩國通好之義非林下可得而

議者若國王通信則書當出於朝廷代言之乎近者大將軍爲利國故締通書信大抵以僧爲使其書亦出於僧中爾大外記清三位業忠近代博學之士也與予從遊者三十餘年矣以向所謂年號及朝臣二事告之三位以爲是且記於此諭異日預此事者云

同十年

大明書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天地之中華夷一體帝王之道遠邇同仁昔者眞德誕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周宝方興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不能外於範圍咸得蒙其福澤也咨爾日本國王源道義朕登大寶卽來朝貢歸嚮之速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眷茲海甸密邇東郊素稱文物慕尚詩書朕今命爾惟謙勤可以進學惟戒懼可以治心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可以撫衆惟信可以睦鄰惟忠順可以以事上惟德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於戲朕守帝王之道仰承天地之仁堅事大之心亦有無窮之福永惟念哉毋替朕命

永樂元年十一月一十七日

同十一年

大明書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源道義使臣回言王脩憲樂善忠良恭謹朕深爾嘉又能遵奉朝命禁止壹岐對馬諸島之人不爲海濱之害用心勤至尤爲可嘉自今王更宜戒戢其民使皆就農樂業王亦有無窮之令名故勅

永樂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同十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惟天生萬物覆育無不周君統萬方仁恩無不被古之帝王體天之德順物之情以爲治而天下之民咸得其所者舉由是道朕荷上天眷命皇考聖靈福延朕躬君主天下凡海內海外皆朕赤子咸欲其安常不能加施之以德不能以懷動之以威不能使畏王乃眞夜以遂其生卽位之初遣詔諭王明示朕意王克欽承效順誠達朕心報使之來懇款誠至朕念王稟資淳慤賦性聰明惠行超乎國人之上信義著乎遠邇之間非惟朕心所悅實乃天心所鑑庸賜印章申之以誥命重之以褒錫比歲及今屢遣朝貢誠意益至敬謹愈加實能恭順上天下福爾士眞可謂賢達矣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嘗夢見朕皇考蓋以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屆王心寢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爲禎夢朕皇考爾夢於王也皇考監臨卽天之監臨也豈惟王一身之慶將見王之子孫國人皆有無窮之慶且以王之感格于朕皇考之心與上天之心者言之若對馬壹岐等遠島海寇出沒劫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卽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楫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海東之國從古賢達未有如王者朕心喜慰深用褒嘉自今海上居民無劫掠之虞者王之功也如此豈不可以上合天心與朕皇考之心乎王之令名自茲永著光昭青史傳於不磨豈惟王一身有無窮之譽雖王之子孫世濟其美亦永有無窮之福永惟念哉毋替朕命使諭朕茲意加以寵錫王其益懋厥德以副朕懷故諭

永樂四年正月十六日

同十四年

大明書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誕撫萬方愛養黎庶一視同仁無間彼此咸欲其無寇攘灾疹之虞無飢寒疾疢之苦老者得養幼者得息鰥寡鳥獸魚鱉飛走蠕動政行喙息之類咸欲其生遂此上天之道仁政之大也故四方萬國之來庭者諄諄誨諭欲其上順天心保鄙生靈惟王資性温淳敦厚周愼惠和屑敏恭儉慈仁聰明特達而賢聲素彰律己愛民而善道益著奉藩守職欽承罔違昔者海寇攘竊肆虐邊陲彼此爲梗民罹其殃朕命王殄滅之以除蟊賊王卽發兵掩捕破其舟艦戮其黨與擒其首賊遣人繫送來京而渠魁遠竄海島偷息鯨波魚蝦出沒莫適其鄉舟楫猝不能及鋒鏑猝不能加施之以德不能以懷動之以威不能使畏王乃晝夜謀思至忘寢食四出追襲百計以擒之茲焉遣使上表獻俘于庭詞意懇惻哀情溢見朕覽讀再三甚深慰悅嘉歎不已

王之忠誠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允合天心式慰朕望自今海隅晏清居安無警得以安其所樂鷄豚狗彘舉得其宜者皆王之功也咨茲偉績寤寐不忘臨風懷顧良切于中夫治天下國家者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灾捍患使天下國家大安萬民熙皞功莫大焉則天心悅鑒使享有無窮之福子子孫孫不替益盛此爲善之報理固然也王之脩身體道樂善不倦昭令德於東鳥播芳譽於中國垂光青史與天地悠久誠所謂賢人君子有志丈夫哉日本自有國以來如王之賢達者蓋未之有也自古賢者無不好善而好善者無不蒙福若王之好善則必享有福祿永永無窮矣茲遣人以勅諭王申以寵賚用致朕嘉奬之意王懋膺隆替眷體朕至懷故

諭

同十五年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祇膺大命統御萬方體天地之仁衍生民之福若有賢哲材智敦敬天事大之忠重保土恤民之

心則恩寵之隆昭于無極斯帝王旌勸之大公也故日本國王源道義慈惠恭和聰明特達持身有禮處事有義好善惡惡始終一志敬天事上表裏一誠負弘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洽於國人賢惠昭乎遠邇自朕御極傾心歸向貢獻頻修職貢之禮有隆無替恭承朝命斯須不稽竭力殫心唯恐弗及用是殄寇盜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雞犬得甯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俊若日星堅若金石上逼於天地幽徹於鬼神自日本有國以來其士賢明未有如王者盛矣正當永享於安榮何意奄然而遽沒訃音之至實切悼傷耿賢德之難忘悵中心其曷已雖然有生者必有死陰陽晝夜皆理之常也王今歿於天年而賢惠之著騰於東藩揚於朝廷勒之青史垂之後世殆與天地相爲無窮王又何憾焉茲特遣人賜祭九原有靈庶克享之

同年　勝定院殿

勅日本國世子源義持近國王源道義薨逝訃音來聞朕深慟悼茲特遣使賜賻想世子父子至親益難爲懷并賜勅慰問世子其節哀順變勉力喪事以副國人之望故勅

絹五百匹　麻布五百匹

永樂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同十六年　遣朝鮮書　嚴中撰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朝鮮國議政府左右政丞兩相公閣下今年三月貴朝專使至所賜之物如數收之既進達禮意之厚可勝言也茲者本邦不天去歲五月初六先君卽世新主嗣哀百務暫廢故修報頗緩今將命者濡滯加之久旱種不土公府窘窶資館殫米洽僕當是時叩執楓府之事何啻泚顏而已哉雖然嗣君仁儉海內無事兩邦通好不可與前時異先是西鄙島夷無賴之徒泛海爲賊以有擾貴國之邊者今已申命州牧固制之若有犯者罪當族誅勿爲虛焉抑亦其方之民流落吾土而不能歸被虜略而爲奴婢者自今以後必能撿視而護送之不肯食言也宏有一件僕頃創

搏小刹佛宇僧房略備而法寶闕焉伏聞貴朝一大藏教鏤板流布倘憐陋邦之乏少賜以七千軸全備之藏則其恩其惠何日而忘之特遣周護書記德林藏主專達此意庶恕貪求之罪以附利濟之心亦柔遠之一端也如吾土所產或有所欲亦所不辭也遠冒威嚴請容焉季夏極熱爲國保重不宣

永樂七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

朝鮮國議政府左右丞相公閣下

稱光院應永二十六年

大明書

使臣呂淵去歲奉國命齎勅書就帶倭人來日本國公幹令人通報國王命古幢長老到海濱未曾審詳來意長老旋車後一向信息不聞以此齎捧勅書回京師續有本國日向州人駕船一隻裝硫黃馬疋進貢因無國王文書不領今復蒙遣齎捧勅書就帶進貢番人一十六名同先來八名重來今有忠信之言將爲賢大夫告恐重譯非詳故筆諸書付賢大

夫王左右幸詳說之萬一

永樂拾柒年柒月拾參日

余千戶郭千戶　通事周聲

同年　譯大明使者

征夷大將軍某告元容西堂今有大明國使臣來說兩國往來之利然而有大不可者本國開闢以來百皆蹤諸神神所不許雖云細事而不敢自施行也頃年我先君惑於左右不詳肥官口辯之慫慂通外國船信之問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尋亦殂落其易簀之際以册書誓諸神永絕外國之通問孰辱先君告命而犯諸神憲章哉去歲既命古幢長老往諭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諭之未達也又貴以海島小民數侵邊鄙是實我所不知也今倘云止之則前亦知而令之也豈有人主而教民爲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雖然逋逃亡命或竄身於毳絕之海島時時出害邊民者恐有之當命沿海之吏制焉西堂宜以此件歎歎說之

應永二十六年七月廿日

同前

同君曰夫與鄰國通好商賈往來安邊利民非所欲乎然而余之所以不肯接明朝使臣者其亦有說先君之得病也卜云諸神爲祟故以奔走請禱當是時也靈神託人謂曰我國自古不向外邦稱臣比者變前聖王之爲受歷受印而不却之是乃所以招病也於是先君大懼誓乎明神今後無受外國使命因垂誡子孫固守毋墜其後倘使堅中與明朝行人偕來余欲不接之以其未以如上事諭使臣亦爲吊先君來故違旨而迎之及乎使臣之歸令堅中爲諭此意不知未詳迺乎去歲使船重來亦使等特長老重傳此趣使臣歸到本國胡不以此意達爾主耶余之所以不接使臣兼不遣一介者非敢恃嶮阻不服也順明神之意奉先君之命以行事耳昔元兵再來舟師百萬皆無功而溺千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實神兵陰助以防禦也遠聞是事必爲怪誕古來吾國之神靈驗赫可不恐乎事詳國史今聞將以使者不通爲辭用兵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我城我不要深我池除路

而迎之而已至夫寇掠邊圄則逋逃之徒竄於海島之間者之所爲也欲討電滅歟逝師還則烏合蟻聚而不受吾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必帶兵而來哉來書亦云使臣至中國或拘留或殺戮聽爾所爲是何謂哉吾不欲拘殺使臣只要彼不來此不往各保封疆莊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若此之時至則不亦休已西堂以此意諭明朝行人速回舟楫幸甚

應永二十九年

遣朝鮮書

此以下五通嚴中撰

日本國源義持拜覆朝鮮國王殿下海路迢迢久不嗣音維時梅雨弄晴槐風颯爽共惟神衛森嚴尊候納倍萬之福先是湛釋氏藏經皆得如願無勝銘佩之至今復有不盡之求重請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於現當也苟與其善頒以七千卷全備之典則雖以利管見付未足爲比也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惟希函格閱休式符貞禱不宣

應永二十九年五月日

同三十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再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專使回所需藏經與回禮使同到喜慰可言哉矧又祇領珍貺感愧無量茲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虜人於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齎知之副使齡藏主別有所陳此事雖似得隴望蜀要修隣好寧可祕惜歟貴國藏經板非一正要請一藏板安之此方使信心輩任意印施若能運平等之慈忘自他之別領法寶以博其利則豈非深福源增壽岳之一端耶苟得如所請永以爲好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麾頓爲幸敢冀茂迎川玉之祥卽膺天錫之祉

應永三十年七月日

同三十一年

荅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拜覆朝鮮國王殿下頃聞知客與回禮使偕至奉荅書幷別幅件件嘉貺不勝銘感然雅意所需者卽大藏之板也其餘珍貨積如山岳又何用哉故初唯留法寶餘皆不欲留之於是使臣嘆以違禮絕信爲辭不欲齎去所以不能回納而領之自今以後行李往來不要以土宜爲禮唯脩隣好而已互省國費不亦可乎次將發專使中兌西堂再諭委曲若能使大藏板流傳我國何賜若此哉秋暑未艾伏冀爲國自珍

應永三十一年八月初吉

同三十二年

朝鮮國王李裪奉復日本國殿下使至惠書獲審動止康裕仍承嘉貺欣感殊深所需大藏經板只是一本且予祖宗所傳不可從命前書已盡惟照察之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時候向熱冀順序多福不宣

洪熙元年五月日　朝鮮國王李裪

日本國道詮拜覆朝鮮國王殿下海路天遙久阻音耗想神物拱衛慶源川增茲者明效舊恩輒有稟讀吾州伊豆州泰

同五年

大明諭日本使

皇帝勅諭日本國使道淵爾究通佛氏之旨曉達君臣之義在彼境內超於群倫比者以其國王之命遠涉海波來脩朝貢達其王敬天之懇敷其王事大之心言詞有章進止有禮從容恭謹朕甚嘉之今特授僧錄司右覺義之職俾歸本國住持天龍寺爾其益精善道開宗風益堅至誠用副嘉獎欽哉故諭

宣德八年六月初六日

同年

大明書

普光院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朕祇奉天命嗣祖宗大位以主兆姓臨御以來夙夜孜孜惟天惟祖宗之心體而行之紹撫天下一視同仁是以海內海外凡日月所照臨之處慕義歸化悉順悉臣今者王遣使道淵奉表來朝幷獻方物敬天事

大具悉至誠甚嘉之惟王日本素秉禮義我國家肇造區宇恭脩職貢未嘗或怠逮爾王父道義事我皇祖太宗文皇帝國史永永光華爾父既沒使命不通蓋亦有年王今嗣主國事獨能持忠孝之志修繼述之功所謂卓然聰明特達者也雖古賢王何以過哉夫有厚德者天必錫之以厚福王繼今務惠徑勤弗懈將福祿之增豈可量哉茲遣內使雷春副使內使裴寬王甫原鴻臚寺少卿潘錫行人高遷齎勅往諭幷賜王綵幣等物以示嘉悅之意王其勉之敬之用副朕懷故諭

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同六年

遣唐表　惟肖製之

大明宣德九年甲寅

寶隣修好所愧乘章惟先溟量包荒何唯雜佩以報爭覩使者光采則知宮儀中興阡陌竦瞻山川增重中謝共惟皇帝陛下奉天紹運濟世安民眷惟僻居於遐方孰不興起於盛際事大誠仍舊貫權宜要在更張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勿替斯言克昌厥後

同八年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我國家統有天下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列聖相繼無間遠近一視同仁爾日本爲國東藩世脩職貢益永益虔我皇考宣宗皇帝臨御之日恩眷尤厚今遣使中誓等奉表來朝幷獻方物禮意勤至朕嗣承祖宗大寶則與四海群生同樂雍熙矧王篤於事大良可嘉尙使者還特賜王及王妃白金綵幣以荅王意王其欽崇天道仁恤有民永保蕃邦以副朕望故諭

正統元年二月初四日

同十一年

朝鮮國王李裿奉書日本國殿下孟秋猶熱想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隣於貴國世惇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男侍衛司大護軍尹仁

市卿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

正統肆年柒月拾貳日　朝鮮國王李裿

同十二年

荅朝鮮書

日本國源義教奉復朝鮮國王殿下二使惠然傳書遠至千里悉悉實如唔對況異產多色荷恩惟重隣邦世脩隣好思仰之情無日無之然國步多艱不通安訊者有年矣方今四邊無事汔可小康爰煩慶賀欣感倍恒非薄方物見于別錄聊表謝悃耳伏希采納仲春尙寒若時保嗇

龍集庚申春二月十九日　日本國源義教

彩畫扇壹佰把

金銅裝飾大刀者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捌拾事

大紅漆淺方盒大小計貳拾事

紅漆黑漆雜色木桶貳箇

整

普廣院殿

寶德三年

遣大明表

日本國王臣源義成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君出於中國本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識驗於當朝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通鴻雁之遠信伏以大明皇帝陛下化孚有截澤洽無垠南柱海北氷天西月窟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天戈所麾無不賓順矣臣源義成欽承先志紹知陋邦守在遐方專存外衛屬國多虞有稽職貢見恕爲幸焉耳方今以允澎長老爲專使以僧芳眞爲綱司奉問皇家之安否兼貢方物之不腆類蒙嘉貺仰荷鴻庥謹奉表以聞臣源義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景泰二年歲次辛未秋八月日日本國王臣源義成

享德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義成源惟王聰明賢達敬天事大以福
一國之人良用嘅嘉朕恭承天命嗣登大寶主華宰夷王又
差正副使允澎等齎捧表文幷以方物來貢□見王之勤誠
茲因使回特令齎持諭王幷賜及妃銀兩綵幣王其體朕至
懷故諭
景泰五年正月初九日

右寶德三年辛未遣使於大明時報書也此時無別幅所賜
方物皆記于斯書末今分置于下卷諸別幅中

康正二年丙子
慈照院殿

日本國義政端肅拜覆朝鮮國王殿下聖度如天堯海欽浪
實無任欣荷之至今特差遣使者永嵩西堂全密西堂惠光
藏主等聊修隣好少寓慶悰伏幸徹高明之聽比年以來使
者相繼音耗靡絕深慰瞻仰之私仍告吾方有寺曰建仁蓋
國初禪刹以爲祈福之靈場也所遣嵩密二西堂隸名此寺
也久是以有起廢之志茲行得便式告大王切望特賜矜憐

記中 十三

便獲大王仁化覃遠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收錄惟幸春煖
標季伏希若時保重萬福

同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源義政奉
命而需大藏幷諸色貨皆綢繆以歸無虛歲焉固上國之賜
也不勝感幸今差遣
萬寬恕爰我國行人先是於大明國事頗不恢然而聖恩寬
宥特屈刑章故及歸國日以加囚禁來歲必騁專於大明之
庭揚對天之闕休仰無前之偉績進貢方物以謝前時之罪
幸不遐棄焉伏聞上國之於大明疆域連接聘問交繁請爲
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隣者莫如焉幸甚幸甚所封

進者具于別幅謹書

寬正元年庚辰

朝鮮國王李瑈奉復日本國殿下使至得書兼承厚貺爲慰
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王乃屢遣信使踐修舊好非

慎重交隣不能爾也朝貢上國事已爲王奏達不腆敝產謹
付回价聊布謝悰領納爲幸餘冀順序保嗇

天順三年貳月初一日　朝鮮國王李瑈

同二年

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瑈奉書日本國殿下貴國與敝邦雖阻滄溟世
講隣好自寒人卽位亟遣信使益致殷勤禮宜報聘肆於年
前冬拾月遣命知中樞院事宋處儉大護軍李宗實齎大藏
經一部法華經二部金剛經二部金剛經拾柒家解二部圓
覺經二部楞嚴經二部心經二部地藏經二部起信論二部
永嘉集二部證道歌二件趙學士書證道歌二部高峰禪要
二部反譯名義二部成道記二部幷土宜小鍾二事雲板二
隻銅鈸伍部磬子伍事石燈盞五事鞍子一面諸綠具黑細
麻布二拾匹白細苧布二拾匹白細錦緞二拾匹藍斜皮一
拾張人參一伯觔豹皮心虎皮邊獐皮裏座子一事豹皮一
拾張虎皮一拾張雜彩華席一拾張滿華席一拾張滿華方

記中 十四

席一拾張松子肆伯觔淸蜜伍斗表忱偕貴使秀彌前去不
幸海上遇颶風使舡未知漂往何處副使舡則沈沒唯貴使
舡得脫對馬島遣其舡主與三郎報云書契與禮物俱去玆
用心惻惻達事由儻漂舡獲到貴境惟望矜恤護還或其遺
屍漂寄涯岸亦令收瘞且於琉球國地面遍行訪尋萬一偶
泊存活刷還爲幸餘冀爲國珍嗇

天順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朝鮮國王李瑈

寬正六年乙酉

遣大明書　瑞溪和尙製

黃河北流一淸以生上聖白日西照再中以發皇明既安億
兆之心孰敢二三其德惟大明皇帝陛下統接千載威加四
方重熙累洽誕膺昌期合慶同歡覃及弊邑逖沙茫海角雖不
隸版圖中思尺天顏猶如在輦轂下玆特專使淸啟長老謹
捧方物親趨闕庭伏望覽容曲賜省察謹表以聞

右寬正五年甲申二月十六日蔭涼軒眞藥西堂來傳大明
信書之公命且曰永享年中兩回遣使大明皆惟肖和尙製

表今其例也予曰老來拋筆硯久矣矧惟肖例非擬倫乎彼此非予所堪雖然公命既降不得已爾同年六月蔭涼使者集箴首座來曰大明正使近日當赴筑紫請賜表章以淨書便付之去近商舶自高麗回者曰大明正統王復卽位蓋此王獵遊深入胡國爲之所留久不得還故其兄卽位景泰王是也爾後購還正統王重卽位改元天順云云故表中有白次子太幼是以正統王同在北京今景泰王崩其太子早世日再中之語日再中見于漢郊祀志又李白詩曰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言玄宗肅宗再入都爾凡遜位之君再登寶祚則除唐中宗叡宗大元文宗之外不見于史焉文選運命論曰黃河清而聖人生注云黃河千年一清予以言大明創業際于聖人千年之運按元史順帝至正十五年乙未大明高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同二十一年庚子十一月黃河清三日同二十七年元亡則河清豈非大明之應耶所謂河一清日再中遠頌高祖德近記今王實而已然此外少寓微意凡河出於西而歸于北似有朝宗之心日出於東而

臨于彼豈非光被之義耶李白詩曰黃河走東溟又曰黃河落天走東海彼方指此方爲東海予取於此也又此國旣號日本又曰日域曰日東則以日屬于我國未爲誣乎永享六年惟肖所製表曰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此述海上泝游之境然兩國上下不可定之意在于言外乎凡古人言外寓意者多矣東坡遙知叔孫子遠致魯諸生之句含不致二人之意山谷我詩似曹鄒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呑五湖三江之句楚雖大不列于十五國風中之意以上二詩之意共見于后人評又陸雲入洛王武子食前有羊酪問陸雲曰吳中何以敵此荅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後來陸放翁曰蓴羹最宜豉所謂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則非羊酪可敵蓋盛言蓴羹之美爾予謂魏吳蜀鼎峙之時各有相爭之心今王武子陸士龍問荅亦尙有昔時之意也未下鹽豉之語此亦含下鹽豉則非羊酪可敵之意也由是觀之則惟肖上下之語有以哉予黃河白日之語亦效顰耳既而又聞景泰王崩後正統王子卽位改元天順非正統王卽位也然則日再中之語無乃相違乎但言正統王歸國亦可乎今王其子也述父王事耳矧李白兩日再中兼言玄宗再入都之謂也予先是撰善隣國寶記略載兩國往來書然此表未在記中蓋表辭若有如隋帝不悅者則使者亦不能達命此表同無用也何似焚草哉然正使天與既歸朝惟阻兵未得入京故追係之於製表之年也

文正元年丙戌

遣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兩邦千里雖阻溟渤使者往來猶如咫尺苟有所須必賜愈容感幸之情不可勝言本邦南京有敎寺名曰藥師比年墮壞風震雨淩殆泣龍衆象於是一衆相與謀曰產薄力微無由重興非求助於大邦豈有他術哉遂請以書爲介故遣正使融圓副使宗禮等往諭其意儻得殿下之力百廢一新則豈非成東方一佛界耶所謂淨琉璃亦善隣之寶也士宜信物具千別幅仲春漸暄惟冀若時保愛

文明二年

遣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比年弊邑多難事于軍旅百邑未復舊貫故無遑修隣好匪慢也茲承殿下蚤奉天休新踐寶祚不翅恩加封內矧亦驩及遐方是以遣釋徒光以藏主特遣馳賀之忱兼謝問闊之罪仍告舊印失之庫火故用新刻莫訝請今後以此爲信不腆土宜具于別幅采納惟幸仲秋稍涼以時保嗇

龍集庚寅八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義政

文明四年壬辰

遣朝鮮國書　橫川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庚寅歲弊邑特遣專使蓋賀新祚也今年八月使還報書殿懃嘉況多之無任感荷之至茲承前年屬弊邑艱虞號細川伊勢兩氏之使者發書請救然而弊邑實不知之是奸賊矯令所爲也必加囚禁以

謝其罪今後通信幸有新印以此爲驗可也又承物色所求
珍禽上國無之更煩搜索何賜過爲抑弊邑有山曰高野高
野有院曰西光安無量壽佛像相傳毘首羯磨所造也主院
事者告曰比年堂宇欹傾上漏下濕未奈之何苟無上國之
助安得復舊哉故今差釋氏正球首座往諭情實其使百
廢之地變成十萬億樂土在斯一舉豈非殿下化及遐陬也
耶不腆土宜具于別幅切希采納不宣

龍集壬辰冬十月三日　日本國源義政印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日本國源義政印謹封

高麗書無可漏子直封其書耳此書一十六行

別幅

裝金屏風貳張
綵畫扇貳佰把
長刀壹拾把
大紅漆木車磲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淺方盒大小計貳拾事

蒔繪硯匣一箇
鏡臺壹箇
酒壺壹隻
銚子提子壹具
整

文明六年甲午

遣朝鮮書　橫川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比年兩國往來不絕交
修隣好莫勝感幸之至抑壬辰載所遣使者尙留滯上國日
夜望其歸安否如何萬萬不審仍告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
貢大明國且又求新勘合之符信然弊邑適屬軍旅之事報
書幷求勘合皆爲盜賊所奪不一到於此況其餘乎但得使
歸國耳今又以事通信大明賴有景泰年中勘合以此爲驗
或不喻事者置我嫌疑之地耶竊承上國之於大明也封域
連接騁問頻煩請紹介于我以此事見告則上國之賜孰加
焉故以土宜性春爲專使往達其意伏冀察我懇求垂仁采
納季秋霜冷若時保愛

龍集甲午年九月

文明七年乙未

遣大明表　橫川製之

日本國王源義政慈照院殿也上表大明皇帝陛下日照天臨大明
式朝萬國海涵春育元化爰及四方華夏蠻貊歸仁草本蠢
魚遂性共惟大明皇帝陛下神文聖武容智慈仁皇家一統
車書攸同弊邑多嶼跋角未息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洛
邑天地之中心馳北闕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
謹捧方物統承寵光冀推丹衷曲賜素察謹表以聞臣源義
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成化拾壹年乙未秋捌月廿八日日本國王源義政印

上表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王臣源義政印謹表

別幅 自副幅兩字到香一字同幅背之

馬肆疋
散金鞘柄大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黑漆鞘柄大刀壹佰把
槍壹佰把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幷匣
扇壹佰把

計　奏訖

成化五年伏奉

制書特頒今塤勘合幷底簿等物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
感戴然而弊邑搶攘所謂給賜等件件皆爲盜賊所剽奪只
得使者生還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塤舊勘合請以此
爲照驗也今後濫行今塤勘合者必賊徒也罪當誅死抑銅
錢經亂散失公庫索然上瘠民貧何以賑施永樂年間多有

此賜記之又書籍焚于兵久蓋一秦也弊邑所須二物爲急
謹錄奏上伏望俞容
　　計開列于左方
佛祖統記全部
三寶感應錄全部
教乘法數全部
法苑珠林全部
賓退錄全部
兎園策全部
遯齋閒覽全部
類說全部
百川學海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石湖集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都
右咨禮部　日本國王印

成化拾壹年捌月廿八日
　　咨
予按國史聖德太子攝推古政始通信於隋朝太子見隋書曰此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稱倭皇皇字有禮遂製報書有東皇帝敬白西皇帝之語又有謹白不具之語蓋太子不欲臣服又不欲絕好其意可觀也厥後桓武天皇朝屢有遣唐使如弘法傳教皆隨國使入大唐此時恐無天子書而惟使者以通事諭來意乎至于鳥羽院代大宋國附商客孫俊明鄭清等通書因命諸儒議之終無報書矣然則平氏重盛施黃金於育王源氏實朝求佛牙於能仁平氏時宗請建長住持於明州牧亦皆非兩國王相通也由是觀之推古以來東皇西皇抗行之義予今惟同焉元朝今蒙古軍來侵西鄙戰不利而退矣大明太祖老皇帝屢遣使者齎詔書來告開國建大明號而太宰府不聞于朝使者不得入京師而歸矣老皇帝知吾國王臣皆信佛法密命天寧禪寺住持祖闡仲猷瓦官教寺住持勤無逸來諭通好當知唐宋時吾國未聽

命也應永初筑紫商客肥富自大明歸陳兩國通信之利於是大將軍源朝臣義滿便以肥富爲使者始通信書獻方物故大明建文帝遣禪教長老天倫一菴來將軍又密遣堅中隨天倫一菴行船未達大明而建文帝內難叔父燕王卽位改元永樂堅中能通使命而歸從此連年兩國使者往來不絕今所謂勘合者卽符信也此永樂以後之事爾九州海濱以賊爲業者五船十船號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瀕海郡縣是以不持日本書及勘合者則堅防不入此惟彼方防賊此方禁賊之計也自古兩國商舶來者往往相望於海上故爲佛氏者大則行化唱道之師小則遊方求法之士各遂其志元朝絕信之際尙爾況其餘乎有勘合以來使船之外決無往來可恨哉

文明二年龍集庚寅臘月二十三日臥雲八十翁瑞溪周鳳書于善隣國寶記後

別幅

皇帝頒賜日本國王

白金貳百兩

粧花緞綿四匹

四季宝相花藍一匹

細花綠一匹

細花紅貳匹

紵絲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乙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乙匹

織金胸背白獐綠乙匹

晴花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綠四匹

晴細花綠一匹

晴細花青一匹

素青三匹

素紅二匹

素綠三匹

羅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綠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藍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

素紅五匹

素藍三匹

素青三匹

素柳綠一匹

素柳青一匹

素砂綠一匹

素茶褐一匹

紗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織金胸背白獐青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綠一匹

晴花骨朶雲紅一匹

晴花骨朶雲青一匹

晴花骨朶雲藍一匹

晴花骨朶雲綠二匹

晴花骨朶雲柳青一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綠一匹

素綠一匹

素紅一匹

素青一匹

彩絹二十匹

綠七匹

紅七匹

藍六匹

王妃

白金壹百兩

裝花緞錦二匹

細花紅一匹

四季寶相花藍一匹

紵絲十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青一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紅一匹

晴細花青一匹

晴細花綠一匹

素青一匹
素紅二匹
素綠一匹
羅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紅一匹
素藍二匹
素紅二匹
素青一匹
素柳一匹
紗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喝花骨朵雲藍一匹
喝花骨朵雲青一匹
素紅二匹
彩絹十匹
紅三匹
綠四匹
藍三匹
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皇帝特賜日本國王幷王妃
硃紅漆彩裝戧金轎一乘
大紅心青邊織金花紵絲坐褥一个
脚踏褥一个
硃紅漆戧金椅一對
大紅織金紵絲褥二个
脚踏褥二个
硃紅漆戧金交床二把
大紅心青邊織金紵絲坐褥二个
大紅羅銷金梧桐葉傘二把
渾織金紵絲十匹
大紅骨朵連雲一匹
大紅鸂鶒連雲一匹
大紅靈芝骨朵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朵雲一匹
深青靈芝骨朵雲一匹
柏枝綠香草寶相一匹
黑綠靈芝骨朵雲一匹
渾織金羅拾匹
大紅骨朵連雲一匹
大紅八寶骨朵雲一匹
深青鸂鶒連雲一匹
深青香草寶相一匹
柏枝綠香草寶相一匹
黑綠靈芝骨朵雲一匹
土色骨朵連雲一匹
深青靈芝骨朵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朵雲一匹
大紅骨朵連雲一匹
大紅鸂鶒連雲一匹
大紅靈芝骨朵雲一匹
翠藍鸂鶒連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朵雲一匹
藍青靈芝骨朵雲一匹
藍青八寶飄脚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朵雲一匹
柏枝綠香草寶相一匹
渾織金紗拾匹
大紅鸂鶒連雲一匹
大紅八寶雲一匹
黑綠八寶雲一匹
黑綠鸂鶒連雲一匹
黑綠香草寶相一匹
深青鸂鶒連雲一匹
明綠鸂鶒連雲一匹
綵絹參百匹
大紅參拾匹深桃紅參拾伍匹淺桃紅參拾伍匹青壹百匹
木紫壹百匹
銀盂等器貳拾件

銀盂貳面銀酒壺貳箇銀茶瓶貳箇銀漱口盂貳箇銀酒盂
貳箇銀茶匙拾貳把銀匙貳把
各色絲綵緞圈金各樣花鏡袋拾箇
大紅花壹箇黑線茶花壹箇黑絲四季花貳箇硃紅漆戧金
寶相花摺疊面盆架貳座鍍金事件全古銅點金斑花瓶貳
對古銅點金斑香爐貳箇象牙彫荔枝烏木捍撥合子貳箇
香兒壹百箇硃紅漆戧金椀貳拾箇棗全黑漆戧金椀貳拾
箇棗全魚燈籠肆對雲頭桃竿全龍香墨貳拾笏
書廣信紙伍百張
兎毫筆峯百枝
各樣箋紙壹百
深銀紅色拾張
柳黃色拾張
粉紅色拾張
山色各拾張
蜜褐色拾張

鷹背褐色拾張
藕絲褐色拾張
葱白色拾張
白粉色拾張
牋拾張
蛇皮伍拾張
猿皮壹百張
虎皮伍拾張
熊皮參拾張
豹皮參拾張
苔香拾箱每箱伍拾片共伍百斤
鸚哥貳拾箇
宣德捌年陸月拾壹日
日本國今填本字壹號勘合壹道爲恩事宣德捌年陸月初
拾日准禮部日字壹號勘合齊文該欽差內官雷春等齎捧
詔命幷給賜等物勘合底簿欽遵逐壹照數收領外今差正
使恩表幷進貢方物開坐須到齊者
今開壹謝
恩表文壹通　齎織永樂年號本字勘合伍拾柒通同日字勘
合壹百通底簿壹扇
壹貢獻方物
馬貳拾匹　撒金鞘大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金屏風參副　鎗壹百柄
黑漆鞘柄大刀壹百把　長刀壹百柄
硯壹面幷匣扇壹百把
鎧壹領
壹差去正使壹員
右咨禮部
齊
宣德玖年捌月貳拾參日
齊
皇帝頒賜日木國王

銀貳百兩
裝花絨綿
細花紅壹匹
毯紋花青貳匹
毯紋花紅壹匹
紵絲
織金胸背麒麟青壹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壹匹
織金胸背白鷴青壹箇
織金胸背白鷴綠壹匹
織金胸背白鷴紅壹箇
晴花青壹箇
晴花綠壹箇
素青參箇
青綠陸箇
素紅參箇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壹箇
織金胸背麒麟青壹箇
織金胸背麒麟綠一箇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箇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箇
晴花紅叁匹
晴花青三匹
晴花綠三匹
晴花藍三匹
素紅壹匹
素青壹匹
素綠壹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貳匹

記下

織金胸背麒麟綠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素綠三匹
素藍三匹
素紅肆匹
素青肆匹
彩絹紅柒匹
綠陞匹
藍柒匹
王妃
銀壹佰兩
裝花絨綿
如意葵花綠一匹
毬紋寶相花青一匹
紵絲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白澤紅一匹
素青二匹
素綠肆匹
素紅二匹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壹匹
晴花藍壹匹
晴花青壹匹
素青一匹
素紅一匹
素綠一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
素青貳匹

記下

素紅壹匹
素綠貳匹
素藍壹匹
正統元年貳月初肆日
日本國今塡本字清號勘合壹道爲朝貢事今將本船裝載
方物幷人員姓名開坐于後須到咨者
今開
壹表文壹道
壹貢獻方物
馬貳拾匹撒金鞘柄大刀貳把硫黃壹萬斤馬腦貳拾塊貼
金屛風叁副黑漆鞘柄大刀壹佰把槍壹佰柄鎧壹領硯壹
面幷匣扇壹佰把
壹專使壹員
綱司 居座 從僧 土官 通事 從人 船頭壹名
水夫
右咨禮部

景泰貳年捌月日
齊
皇帝給賜日本國王
銀貳佰兩
絨綿龜勝團花大紅壹匹
寶相花大紅壹匹
毬紋花深壹匹
細花柳黃壹匹
紵絲
晴花骨朵雲青壹匹
晴花骨朵雲黑綠貳匹
晴花骨朵雲柳青貳箇
晴花骨朵雲八寶柳青貳匹
晴花骨朵雲八寶青貳箇
晴細花柏枝柳青貳匹
晴細花柳青貳匹
晴細花淺桃紅壹箇
素丹礬紅貳箇
晴細花柏枝綠貳匹
晴細花深桃紅壹箇
素深青貳箇
青黑綠壹箇
綵絹
藍柒箇
紅柒箇
綠拾箇
紗
晴花骨朵雲藍肆箇
晴花骨朵雲深青貳箇
晴花骨朵雲深桃紅壹箇
晴花骨朵雲明綠貳箇
晴花骨朵雲八寶黑綠壹箇
晴花骨朵雲黑綠壹箇

晴細花深青壹箇
晴細花柏枝綠壹箇
素深青參箇
素黑綠參箇
羅
大紅貳箇
黑綠肆箇
深青肆箇
柳青參箇
鴛哥綠壹箇
紗綠肆箇
深桃紅貳箇
王妃
銀壹伯兩
絨綿龜勝團花深青壹匹
牡丹花丹礬紅壹箇
紵絲
晴花骨朵雲柳青壹箇
晴花骨朵雲青壹匹
晴花骨朵雲青貳箇
晴細花柳青貳匹
晴細花丹礬紅參箇
晴細花藍貳箇
素官綠貳箇
素丹礬紅貳箇
綵絹
綠參箇
藍壹箇
紅參箇
紗
晴花骨朵雲藍青貳箇
晴花骨朵雲深青壹箇
晴花骨朵雲八寶黑綠壹箇
晴花細柳青壹箇

晴花細明綠壹箇
素深青壹箇
素黑綠壹箇
羅
大紅貳箇
柳青貳箇
黑綠貳箇
柏枝壹箇
深青壹箇
奏訖
古銅大香爐貳箇共重壹仟貳佰肆拾斤
古銅小香爐壹箇重柒拾伍斤
黃銅方香爐壹箇重貳拾壹斤
黃銅花瓶壹對共重肆拾柒斤
黃銅罌壹口重壹拾伍斤
饒鈸貳雙共重叁拾叁斤
記下
黃銅花龜鶴壹對重參拾壹斤
景泰五年正月初玖日
壹百號勘合底簿壹扇付本國差來專使允澎等齎回外擬合移咨照依勘合底簿內欽定事理欽遵收掌書填比對今貢硫黃亦不得過參萬斤及差來人員務要擇其端謹識達大體執守禮法者前來仍將宣德年間頒去未塡勘合幷底簿順便差人齎繳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日本國
景泰伍年貳月十八日對同都吏李泰
咨
宣德日字號勘合底簿一扇本字號勘合八十四道齎繳還納
書籍銅錢仰之上國其來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達以滿所欲
謹目見于左方永樂年間多給銅錢近無此舉故公庫索然何以利民欽待周急
敎乘法數全部
三寶感應錄全部
賓退錄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兎園策全部
史韻全部
歌詩押韻全部
誠齋集全部
張浮集書墢集全部
逃齋閒覽全部
石湖集全部
類說全部
揮麈錄全部附後錄十一局第三錄三局餘錄一局
百川學海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部
右咨禮部
天順捌年捌月十三日
遣大明表
記下
日本國王臣源義政言
皇天后土齊歸中花之風廿露慶雲爭獻瑞麥之頌不承祖宗功業以致社稷治安欽惟陛下乃聖乃神惟文惟武光煇堯舜二典度越漢唐中興顧其弊邑雖荷國恩憂在蕃墻有稽朝貢布大明於天下遐邇同仁望長安於日邊始終一節茲特專使周瑋長老伏捧方物躬趨闕庭仰望聖慈山察衷素謹表以聞　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日　日本國王臣源義政
別幅
馬肆疋
撒金鞘柄大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碼碯大小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黑漆鞘柄大刀壹佰把
槍壹佰柄

長刀壹伯柄
鐵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伯把

計　奏訖

成化十四年制書并給賜等物一一拜納無甚感荷之至抑弊邑久承焚蕩之餘銅錢掃地而盡官庫空虛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聖恩廣大願得壹拾萬貫以滿其所求則賜莫大焉謹錄奏上僉容惟望

右齊禮部

成化拾玖年癸卯　三月日　日本國臣源義政

遣朝鮮書

日本國准三宮道慶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兩國通好何代無之而海路夐阻不克以時聘問匪慢也抑大藏經吾國未得鋟板以行苟有所欲必求之上國貿賜不少感荷感荷仍告吾國越后州安國寺迺北方植福之地也以無藏殿爲缺典

矣掌寺務者慨然有求藏起殿之志可嘉故今遣專使堅中首座等往諭其意倘得頒七千藏以如願則所謂毘盧法寶從藏海流出細載而歸善隣之寶莫大於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伏希采納仲秋漸涼若時保重萬福

龍集丙午八月四日　日本國准三宮道慶

善隣國寶記梓成或人摽來徵予跋焉予瑞溪禪師自製之跋我豈添蛇足哉時有侍童數閱云不繫某事於某年某月何哉予云是細事不是記矣此編只記隣好來往之槩而已若要事實之詳則歷代有國史童曰然則雖無此書可歟荅云若夫國史篇帙浩瀚而讀者欠伸不易周覽不若此書之簡且要矣粗載數千歲之事而不過數十紙豈不便檢閱哉童又指云五帝三皇之書火于秦氏之亂偶因徐福之觀光上國而孔子全經獨存于日本亦往往雜記於唐宋元明之書是本朝盛事而非細事宜大書特書以傳之不朽今此書謂未審厥所據則何哉荅云嗚呼黃口之童何其點哉□魚語汝曾閱禪師行狀云凡無書不讀讀且無不鈔纂之各刻楮集無慮二百卷塡大藏七千卷之要以作七卷則厥後所鈔之書豈可勝數哉禪師之在日而歐集未流海東歟抑又藏之公庫以不抱民間而已否則豈漏禪師之書綱哉凡今學者薄於責己以厚責人我恐後生晚學之者效侍童褻故記聖經存於本朝之證以應或人之需云爾

湘雲攬德

南海祇園先生傳

先生諱喻字伯玉一名貢字服昌初名正卿一字祇又一字汝珉号南海蓬萊鐵冠道人非蹤散人題其所居曰湘雲其丙方一亭名覩雷其系出于源姓中世以祇園爲氏紀伊人仕于紀庚家本業醫先生天資雋逸文藻不凡兼工書畫幼隨父在江都年十四初謁順庵木下翁時元錄七巳八月廿二日也順庵論以學在精勤先生退以勤名齋且作記以爲紳一日先生與白石南山霞沼篁洲諸子同會兩芳洲之寓居共賦迎馬有歸心詩先生即席賦七言律體一篇一座皆愕然白石大奇之曰此詩雄渾悲壯足以十後來可任斯文也明年會欲某宅或曰鳶飛魚躍活潑潑令坐客爲對先生時在席末應聲曰光風霽月常惺惺衆驚其穎敏皆自以爲不及年十七會春分日自試其藝午時至子初賦得五言律詩一百篇大爲時所稱或以爲疑焉是歲秋分置酒宴會午漏初下進清諸客各命諸題對坐談笑信筆既賦六十餘篇天昏燭至撤客而笑曰今日諸君所命聞有與前作篇題同者鄙心竊恐語意相似故苦澁至此詩腸且枯矣亟呼酒沃之夜未半竟成百篇才思若沸俊語疊出通計前後所作凡二百篇無一句雷同者衆皆驚賞順庵亦驚異以爲神於是先生之名聞于天下人稱爲今之賈生矣一日鬼澤書院啁庵書之名會撰韻得用字賦掃衣詩誰家少婦驚秋夢玉杵夜寒擣練用夜夜風城月色高朝朝燕山雪花重芳洲在坐賞數曰用字韻險今用得妙但恐本於杜詩彈箏用之句似有痕跡此詩既成衆評以爲四句中說煩纔一句其餘三句不與掃衣相關可惜也先生謂其所不願言擣衣即是得題意者先生一生說詩主影寫創於此詩云偶然有詩曰千里依劍去十年抱玉歸若逢知己問山東一布衣詩成後不知何所言而自以爲慷慨之氣可以頡頏盛唐後八年坐事黜遷山東像友葛山生置酒餞別酒酣請詩留別先生臨紙偶憶此詩遂書以別主人與其太早先生曰舊作耳主人撫掌曰是殆爲今日設矣相傾以爲詩讖先生在山東之日東都相傳南海物故室塗浪聞之赴白石白石驚歎數日後知其妄傳大喜馳書謂東坡在黃亦有此事范蜀公聞而驚云云

其哭白石詩。尺書寧報我歸泉。道路之言誰誤傳。犬馬
豈思仍保養。龍蛇不料已占年。人間苦樂未能謝。地下
文章今幾篇。他日青城山下過。有君早已騎羊仙。蓋言
之也。正德辛卯。召還。會見朝鮮聘使于江都。增秩復儒
職。先生與松浦禎卿同隘。禎卿有詩才。裒稱木門二妙。
後來先生聲價益重。與白石晚若相伯仲。遂呼曰三大
家。享保丙申。賀白石六十詩云。白石先生天上仙。身騎
麒麟下九天。三十六帝留不得。大風吹衣颯翩翩。夕愁
扶桑倚東壁。夜煉白石餐紫烟。徙徙止出天上語。人間
聽者耳茫然。視池傾瀉天河水。織女雲錦鋪作紙。紙上

須臾萬言成。華嶽突兀海濤起。鬼愁神頻造化拙。戲奪
霞胎鑿雲髓。清如秋娥泣湘竹。奇如韓信破鉅鹿。我昔
驂彼雙白螭。攀登仰望紫雲霓。夜扣帝閽閽無人。公一
相見手扶持。文章於公誠餘事。願爲蓂生肉瘡痩。金門
朝鳴珠勒馬。封事夜奏治安策。韓之使者執玉帛。血面
爭禮頑如石。公歷西階摳衣升。軒軒如霞舉屋額。腰帶
紫陽太守印。服如紫電摽如戟。按劍叱叱威杜寇。使者
騰咻喪其魄。擊劍歌成血吹篌。客謂公曰。韓使朝鮮之日。
長於擊劍之技者。今可得卓一觀。公曰。觀之不可遽辭。
吾令爲客。說其派客。隋上作壯劍歌一篇以示。篇中有
血吹篌。機鋒觸處皆辟易。禮成樂奏實主歡。王家寶典與
落宇。機鋒觸處皆辟易。禮成樂奏實主歡。王家寶典與
日赤。日赤曲生似兒孫。魯連飛遂皆僕役。千古功業與

文章。何人如公兩相將。但恐心事爲國苦。秋來鏡裏幾
莖猶。万戶之封天空各。爲霜久曠望。一別東南參
商隔。楚山四見青楓黃。關河有雁音信少。江海無路夢
魂長。何時綰袍一相報。桑下之約不可忘。此篇莞于東
都。白石書答曰。今年生日開宴。兩伯陽室師禮諸公咸
集。贈篇成堆。木菊潭序右典實。士元成五十韻。出於衆
作。師禮至覽此篇。拊掌歎賞曰。南海此篇。非特今日之
盛卷。至文章於公誠餘事。願爲蓂生肉瘡爽。朋友切磋
之意。藹然可掬。恐太白未可至也。予於今日。肉之一字。
何如擔得云云。當是時。物茂卿之徒出。而海內宗明詩。
摸擬剽竊。靡然成風。先生晚年心深厭之。嘗戲作文名
曰詩盜判。其畧云。有客遊冥府。拿一人至。青衿烏帽。似
一秀才。王問何囚。丞對曰。某縣學生某。平生好剽竊他
人詩句。修文郎十商等發其事。送臺法究。王怒曰。窮措
大。眞鈍賊。何處典錢。能抵烹汝。乃操觚作判云。全章負

去。夜半有力。斷句剽竊。月搜一鶚。潛踰曹劉之垣。據鑿李杜之壘。驢上吟客。即是梁上若子。社中騷人。不異月中仙娥。綠楊送成綠林。紅桃變作紅巾。其言雖涉諧謔。其詩頗有父之風云。

論曰。先生之初作。詞采富麗。婉然如芙蓉出水。晚年漸刷鉛華。而神氣融和。比之初作。若出二手。夫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自其幼時以勤書紳。精學甘雨亭叢書　伴五

之功。與年俱進。所謂賈生之名不虛也。觀其所贈白石則先生之志可知矣。而賈生之才。獨著見於詩。不亦惜乎。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湘雲瑣語序

五代有馬殷爲府幕。其人魯戇。有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己甫爲新奇道之。故事之陳腐者。謂之殷。見劉貢父詩話。予讀書遂事之奇者。有味者。可法者。恐一時遺忘。遂錄以貽之。如有人覩者。必咲予爲馬殷。因名曰瑣語。

南海　元瑜識

甘雨亭叢書　湘雲瑣語序

湘雲瑣語卷之上

紀伊　祉園瑜伯玉著

男尚濂師棻輯

吳融浙東題上有寄詩。襄王席上一神仙。眼色相當語不得。見了又休眞似夢。坐來雖近遠於天。隴會有意猶能說。江月無心也自圓。更被東風助惆悵。落花時節蝶翩翩。是惜詩也。亦所謂無類之屬。然不見脂粉鉛華之氣。不施珠玉悵惋之字。三四以虛字說意。五六假借述情。比之西崑高已一等。結語不說出正意。而正意却分明。讀之足以一洗肥笨臃腫之習。惟恐其流亦專于凄清幽獨。終陷白沙柳浪鍾譚之窩窟耳。因論觀古詩猶醫處方。詩格卑者。須觀舉李詩。語俗者。須讀李白孟浩然。病於寒瘦者。須觀王維昌齡。病於飣餖者。須觀高適張謂。矛鋒呉詩姑以療崑體之獷祭耳。傷於呉詩者。亦應以崑體療之。病去藥除。何常之有。若隨已嗜好。顓門捌慨。欲使宇宙必歸于自家麼。亦小人之磁耳。

宋劉蒙泉成大俱有菊譜。其序數百言論菊之奇。邑功味。娓娓不已。北最可咲者。醫國惠民。與先邑香而後態度。至以邑子小人立論。與夫議禮樂刑政者。無以異也。甚矣騷人賞花。元是娛耳目之一事而已。若以君子小人論之。則不如無玩焉。矣宋人之迂。大抵如此。且北文救衍冗長。非序小小花譜之體。宋人之文。所以爲陋也。

凡朝廷有朝廷之禮。政事有政事之體。軍旅有軍旅之氣。遊宴有遊宴之興。婦女有婦女之事。規戒有規戒之言。萬事莫不然。賞花再觀食魚。亦是高人之雅事。而非規戒教誨之時。若古人於器械事物。寓其警戒者。平常之謹耳。今至歌舞遊宴之筵。一人說禮談德。四座必失歡。俗人花卉之詩。好爲君子小人之論。亦此類耳。可憎甚矣。

大醇小疵。此語可以恕人而不可以自容也。君子至其大醇亦大矣。小疵豈可時而無也。是未足以爲病也。我未至大醇。遽以小疵爲不可拘而容之。則醇未成。而疵遂不愈。學者宜擇之。

續明道雜志載陳州王江有道之士。人問房中之方。强

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按此語千古房中妙術。非特房中之妙術。亦是處世之名言也。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簡李方叔。臧楊雄優於劉向。論二篇以寄。方叔適出。章子厚二子來覘。几上簡。喜而增去。既而試場果出此題。二章摸倣坡作。以爲方叔也。乃置之魁。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二章兄弟也。方叔終不成名。趙滑曰。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眞盛德事。然亦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耳。

坡荔支聖命河豚。俗所謂偈子耳。

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惠崇第幾絃。果如其所言。唐人用其事。詠筆云。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可謂能以死爲活。至劉後邨清平樂詠妓詞云。貪與蕭郎眉語。不如斜錯伊州。用唐人詩意。轉用更活。所謂奪胎換骨。用故事如此。始免窠臼。

明安盤字公石。論詩曰。論詩如品花木。牡丹芍藥。下逮苦楝刺桐。皆有天然一種風韻。令之學杜者。紙牡丹芍藥耳。此論詩至言。

吳寬詠牽牛花結句曰。便須作花卷。誰與迂叟謀。自註云。司馬溫公獨樂園有花卷。公曰。以牽牛瓜豆爲之。

按温公第中扁額。皆自書。其書以指不以筆。其法屈第二指。染墨以書。又公嘗穿土室。又作花菴。觀斯數事。可謂好奇之甚者。益知公之篤實酌撲。而作斯奇洞。又栽牽牛。綢繆其墻。依温公之意也。俗稱牽牛。曰朝顏。鼓子花曰午顏。皎飄花曰夕顏。先生嘗欲作三顏詩。以繼其志云。

程敏政跋陸廉伯庶子所藏墨梅詩曰。宋人寫梅上染地。染出踈花得花意。寒枝點綴縱復橫。宛在江邨立烟際。元人寫梅鋟作圖。千玉萬玉相聯拳。天機淺深各有態。三昧定屬何人傳云云。按墨梅有二種。一用墨圈。墨暈花光道人創製。墨圈揚補之創之。今所謂染地染出花者。亦是一種。諱所謂淡墨籠墨暈。一用墨圈。墨暈花者。亦是一種。諱所謂淡墨籠之。今所謂染地染出花者。花花自婚者是也。予雖未見古人之跡。試爲之。墨暈箍花。染出花形。嬋娟之態。亦勝於花光。嫣妍之情。已超於逃禪。惟骨力少減耳。因名之曰染地法。以併墨暈圈。爲墨梅三法。

詩文忌沿襲古人。已言之矣。試舉一二。如落花詩崔惠童今日殘花昨日開之句。及李嘉祐可惜落花君莫掃之一篇。山新奇感慨。千古絕唱。至後世。如于濆落花詩。

花吟。予所抄。明詩載。董紀短歌行。山鳥日日喚提壺。勸君酒盡須更沽。千金五花不足惜。莫計囊中錢有無。人生百歲幾時好。大是愁多歡樂少。朝見開花暮落花。昨日朱顏今日老。爲君起舞爲君歌。當年不樂奈老何。此之類甚多。流麗淡遠。非不可誦。惟其沿襲剽竊。使人一讀即厭棄。不如不作也。予謂學詩與學書同。其始不沿襲古人。則何處得規矩。其規矩既得。體製格律已習熟矣。則信手拈來。頭頭皆圓。自成一家。別弄機杼。不識而然者也。故世之踏襲者。未脫還踐者也。夫超詣者有其弊哉。若書初學。使莫踏襲者。亦非也。許邦才寄元美詩云。鴻雁驚秋海上遲。片雲孤月薊門關。無端昨夜西窓夢。不道千山與萬山。此犯李參詩。剽竊右甚。又書畫禪哉。成都僧智永。嘗作瀟湘夜雨圖。邵西山題之云。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窓剪燭數歸期。偶因高士揮毫處。卻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既咏詩。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寄北篇。西山

翼然亟改曰。曾擬扁舟湘水夜。雨窓聽雨數歸期。歸來倘對高人話。卻憶當年夜雨時。二篇一律。依然義山之優孟。不知西山何許換數字也。凡事學古人。學其神者。上也。學氣象。學趣興。其次也。學格律體裁。亦其次也。學字句者。非學也。剽竊耳。鄒才詩。倂字句與主意而取之。甚鄙矣。西山詩。原學義山體裁者。而夜雨歸期之字。不能變之。竟入鈍賊。學者欲取古人之文字。宜變其體製。欲取其體製者。宜換其文字。不然不能免雷同之弊也。

王懌秋夕有懷七言律。五六一聯云。燈近暗窓星有焰。扇歸秋篋月無光。我邦七百季以前。縉紳詩句。皆此格調。鄙俗甚矣。明人以格律相高。亦偶作之何也。

昔日予與諸子。遊長樂亭。賦一絕云。綠樹陰濃小院涼。不須避暑覓移床。烟柯日月須臾事。何若林間午景長。後閱列朝詩。張以寧烟柯山詩。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古人旣有與予同見解者。張又詠木牀云。朝暮看開落。一哄小窓中。別種蟠桃了。千年一度紅。可謂有見識矣。

龍雪錄。論唐宋詩。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鄒魯齒齒。雖則詰屈聱牙。而其間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右遼陽海神傳記。徹視所接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右遼陽海神傳記。徹俗。商者一嚴還家。宗黨云云。此句不數字能盡。故記。徐偃王問群臣於謀。群臣皆曰。王其過仁。故民皆懦。何不峻刑而嚴法也。民庶有立也。王曰。我聞君子不懼刑群臣曰。王過儉而嗇。故民今不進而戰。王何不發府庫。散金錢。廣賞也。民庶其進乎。王曰。君子不貪賞賜。是以君子待人也。以君子待人。似乎仁焉。民不爲戰而國亡矣。未如以小人待人之能得民心也。刑賞以小人待人者也。然刑賞而民可用。故能得民心也。

君子之道。仁義耳矣。君子固能守仁義。朝聞夕死。何憾焉。故君子不語養生矣。今夸養生。小人惜死護身之所由而起也。此論一起。黃老妖農之言。導引金丹之方。皆可廢也。此論固可謂正論也。然人者活物也。

一生乎天地之際。長乎陰陽之化。日作夕休。飲水食火。一日無食則斃。故無身體則可矣。苟有身體。便不能無養焉。故朝聞夕死。心志之論也。養生修方者。身體之論也。心志之與身體。雖本一而不可判。至其養則不能無與術也。孟子養氣之論。養彼而長之。固可證奇論矣。今觀艸木之生。其枝幹果實之肥瘦。與性味功能之厚薄。未必不係其養也。余嘗從友人得一李樹。移植之屋西大樹修竹之下。歷三四歲。枝葉根幹。比移時之大。不增分寸矣。遂棄之不顧。及今二十有八年。枝葉根幹。依舊不增寸矣。又未著一花也。庚申之夏。與客食李。因投其核屋東閑地。明年芽矣。予悅而封植。加之以肥壤。灌之以膏腴。及根株大如人手。高丈餘。花蕾爛熳。堆乎雪矣。同一李也。一及三紀尚憔悴。一不盈五歲。英華照人。果實性味。亦自殊矣。因而記之。附于養生之說云。癸亥夏記。

予年十六七。遊學木先生之門。時諸彥濟濟矣。石梁越仲通名達。臧做月旦云。木門諸子。登堂入室。藹然可觀。詩白石丈芳洲瑜之能書。佐之劇談。蓼洲善戲謔。而不爲虐。南山好飲酒而不至醉。森子閒戶常晝眠。石丁丈搜動參禪。遠也不患衣之敝。患德之敝耳。又他日鼎會。各刻燭賦詩。筆墨淋漓。錦繡照座。南山唱云。白石題詩白雪罷。白石即和曰。南山奏曲南風疲。當時風流雅趣。藹然可掬矣。今屈指已五十年矣。醉態吟容。宛在目矣。而竜諸君。無一人在。獨芳洲雨先生松柏之姿。今猶蔚然。僕輩尚依餘喘。固所謂賊矣耳。

詩文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綿密則神爲迫拘。踈則大眞爛熳。

猶周法訓曰。一產二子。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愚謂此野人鄙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今俚俗以後生爲兄。宜以此說改之。

明張淮儞儻多才。一日過富人家。賞牡丹。主人以中峰百梅韻。請淮賦牡丹。淮應聲卽成五十首。引杯一醉。日未昃。百首皆成。仍繼以田文一首。可謂古今奇才矣。然是亦有法。非甚難事。人苟有大才。且善記者。先期一歲半歲。貯藏文料數百斛於胸臆中。其佳對好

字。大樂備成句體。而后臨場觀題。七縱八橫。宅心詞源。頃刻滿紙。傍觀者咄咄咨嗟。以爲天授。盡天地間事物雖多。分記題目。觀題長之。莫不可應者。況若壯丹一題。他日廣搆而遠應。豈爲難乎。若其才思鈍遲。名山記曰。安慶府四風洞。在太湖縣北。兩石壁立。穴口溜五尺。入亦漸狹。風從上出。艸木不生。每六七月間。環縣數里無蚊。此間無蚊處。在在而在。江都赤坂傳馬巷。我紀水門惟巷。皆少蚊。想大抵通西風處。往往然耳。

酉陽雜俎曰。荊州有石。長九尺餘。遇旱便齊手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我紀葛城嶺。有雨森祠。祠之後有古井。石蓋之。遇旱。山下民舉其石則雨云。

東坡志林云。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應。亦莫測其故。昔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容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

封山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守。遣使薦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祿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旛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昔爲奏檢具言狀。詔升明應公。吾後爲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或曰。爲祿。人世之所榮也。神亦何爲。人之高尚脫洒者。尚艸芥爵祿而不顧。神既聰明正直。而喜怒於聲色之間者。何也。予謂觀坡所記。所謂山神卽龍爾。龍有慾。所謂喜怒榮辱也。占之逸民。皆能許與齊者。可謂高於神龍一等矣。

憲爲時。天雨金。又雨稻。周成王時。歲陽雨金。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至地悉爲龜兒。漢世。翁仲儒家人。家貧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呂后三年。秦中雨粟。漢宣帝時。江淮饑。天雨穀三日。秦魏地秦亡穀二十頃。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周時咸陽雨錢。終日而絕。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蚕麩。殺而食之。其味甚美。後此帝末年。鄰

中雨五邑石。吳楨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云云。魏世河間雨棗。按凡古今所傳。此類太多。不可枚舉。其事甚奇異。似其可辨可知者。君子論之可也。若夫可疑不可測者。不可必辨也。夫天下之事。虛妄居半。人以妄傳之。我以妄應之。與其不可測。謂之神。若可測。豈神云哉。若欲強而辨之。一場觀劇無異。則可也。人以安傳之。我以實應之。至愚甚矣。東坡好人之譚惟人以其妄辭之。輒曰。子姑言之。吾姑以安聽。沈攸之嘗云。登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諭謂登知窮達有命。恨六十年苦讀書。客皆點頭矣。

李瀕湖曰。藨葡生則升氣。熟則降氣。予始不信之。謂一菜根何有升降之異。客曰。余前日生食藨葡。辛辣甚快。遂盡三根。過一時乃眩暈起。若坐舟車。然未知何所以。後一月復食之。眩暈如前日。因悟藨葡之毒。乃食姜一塊。乃解。因知瀕湖之說有據矣。古人之言。不特者可知已。

管幹曰。善言易者。不言易也。何晏聞而嘆曰。要言不煩也。予因而轉之曰。善忘利者。不在利也。在利者。未能忘利也。

又云。軒轅崩葬著於水紀。而世有閩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

忘利者也。予嘗在衆坐見一客衆談古人云濁富清貧。固知清貧可貴。濁富可賤也。客唉而曰。吾則不然。寧與清而貧。不如雖濁富也。後知其客洁介樂貧者也。蓋其情飽與貧富用忘。向之言。且就人情而戲言。以資譚咲耳。若使之未能忘情於貧富。欲必與衆同。如斯則何味之有。嗚呼客也。出於圈中。而遊圈中者也。故曰。善忘利者。不在利也。友人有則之而難者。曰。若一客之言。有味固然。吾恐俗者。不得其趣。以謂其人實左袒濁富。豈不亦可耻乎。予曰。子固未能忘名。若一客者。併利與名忘之矣。

予語客曰。聞舟子晴雨之占。曰。東風與西風爭。其爭之間。猶未雨也。西風勝則晴。東風勝則雨。其雨中猶有西風時時來雜而爭。終得勝之則晴矣。客則之。乃有省焉。曰。人情初邪念與正念相爭。正念多輸。而邪念獲勝。於是惡事成矣。其作惡中。正念復時時來雜。若得克之。則善行行焉。猶雨止而後晴矣。雖然邪念必能輸正念多不得勝。是以終陷其惡。猶久雨難晴也。故猛省之士。方其初也。非用力而克得。則奈其已酣

何。是亦慎獨克己中之一法也。

予嘗學泗。其人教而曰。學泗先須學沒。能得沒。則不畏沒。故善泗。又嘗學卸。其人教而曰。學御者。先須學其墜。能知墜則不畏墜。故善御。予從其教。二事思皆過半矣。因思古人言。謂誅成其事。先須應其客。予謂學道亦然。

武林吳伯霖有御病十法。內云。造物勞我以生。過疾稍間。反生慶幸。又云。宿業現前。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予嘗多病。又多業。因每以此法消遣。沈湎霍然。煩腸永

蓋以天地之間。有同則有異。有異則有同。異同者萬物之常情。始不足以爲怪也。世人不通其理。見異而驚惑。見同而疑怪。何其愚也。今茲舉物之異者同者數條。以破世人之疑惑云爾。萬木皆花而實則同。惟欸日果無花而實。木芙蓉千瓣者。及木犀有花而無實。異也。凡松柏皆凌冬有葉。惟落葉松。霜後葉落。出駿州信州。人物會合。而後孕則同。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註言其人直思感

而氣遍。無配合而生子。異也。是人中無花果也。

天下古今人之姓名。各有所別也。然漢有二杜度及二王商二王霸。唐宋有二張齊賢二李綱。姓名同者數人。我落北天下之大。百分一耳。而同姓名者。亦誠數人。如天下。不知其幾同名之人。

人好奇是一病。蓋奇者正之反。恒之變。聖人之道。尚正守恒。故曰中庸。又曰。無恒不可以爲巫醫。是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不可以譏者也。今試論之。盜逐之捕之。正也。常也。若夫爲之遺錢造橋。眞奇行也。而有機變之士。弄其奇則我奇爲彼揶揄。奇不可以爲訓如此也。然正也。恒也。行之無趣。苟奇則有趣。無趣人不好。有趣人所好。非常出俗之人。尤能好趣。若俗人則不知有趣。故惟沈溺名利。不知奇趣有味。故雖好奇者一病。非奇則人自無味。爲士者。其奇亦不可闕者也。

我同僚木鳳梧先生江州人。居常雖三冬不近火。昔在宋慶曆中。有張九哥者。雖凍雪亦單衣。有伎術。善知人壽。先生亦恐折人之僊歟。

客曰。久旱久雨。天時偶然爾。雅雖神佛。莫如之何。今旱而雩。粟而祈。其得雨得晴。亦時及之耳。以是叩請神佛。神佛亦炤哉。然聖人亦嘗使民祈之。又嘗自祈。蓋神道冥冥。不可計知。姑爲之。以爲社稷民人。盡其心焉。是惟說其所見耳。

莊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乎。蓋魚之與人。其形旣異。其情亦不同。人奚能知魚之心乎。是惟說其所見耳。今見養魚者。必隨其性。各盡其養焉。無不至也。我原非魚。其誰從而知其所性也。莊子之言。不可謂至矣。

詩之變乎時舊矣。三代爾漢之詩。出乎性情。關於時事。其極至于動感。及乎六朝。詩變作才華之器。甚成遊宴嬉淫之具。隋陳遂以之亡其國矣。暨于唐。以詩取士。詩竟爲釣名求榮之資。至此詩道似盛。而其實詩半於滅裂宋元道學之起。以詩爲餘事。而江湖間。緇素相競。以工巧相高。詩漸入于戲玩。至明。胡士大夫。大尚風流。天下以詩名。樹黨結社。貪多誇鉅。布衣隱逸。以是高于一世。傲乎王侯。嗚呼詩道遂與琴棊書畫。併成戲具矣。是固雖世代之勢。與時運移易者。不

得不然。不亦可悲乎。今古說詩者。高談三百。必徵動感。或以閔時傷世。或關乎世教。嗚呼。老生常談。固亦甚矣。其一生作詩。都只爲戲耳。若夫格律嚴密。聲音和諧。何貴之於詩道。[redacted]人。非所以責僕之戲言也。其戲其戲言也。如常談庸語。不可玩也。惟夫體製之新奇者。語意之可談賞。徃徃沿襲以呈奇。或自撰異以樂志。昔以之爲好奇立異者。非予之志云。

舊歲重午後書

舊年有一舍大破壞。主者屢請繕葺。[redacted]不暇修。[redacted]工雖衆。歷年不能用。舍終[redacted]廢矣。或曰。冥府地獄。萬古不廢。亦不聞有鏡匠。以磨淨玻璃。有夫役以修築三途河堤。而鏡亦不壞。堤亦不壞。崩。豈亦閻羅治道。別有經濟之術乎。時名井翁在坐曰。閻羅登有他術乎。若夫冥府人至其上者。各以其罪。自造其場。其罪可焚煮者。金鏤自具。而罪人徃而投之。其罪可陷溺者。血沼自穿。罪人自徃而入之。其金科玉條。與閻羅冥官等。惟坐而治耳。吾未至冥府。而以現世推之。其理當然。吾嘗浴熊峰温泉。其欲浴温湯者。就河流穿其沙石。欲坐而浴。欲卧而浴。各隨其欲而穿之。大小廣狹。皆從之。所欲温者。即就其所湧而浴。欲凉者。遍河水而半之。皆從吾所欲耳。吾以是即知冥府亦然。予聞之有感。此言暗與佛說合云。

人事有形有象。實也。夢者無形而有象。虛也。然夢出於想。無想則無夢。徃者之所相交。所視聽。晝日之所見聞。所相交。所尚想。想而夢。想極而轉。又極而入神。初自妄而入。後自入於神。於是有奇夢。有應夢。有瑞夢。皆一想相轉。出入自然。俗人不悟。以爲有神物告之。有靈鬼報之。惑矣。今山水衆物有形。眞也。而者無形。假也。然而也。亦出於想也。想極而通眞。眞極而入奇。所謂奪造化入神妙者。皆想之極也。然夢也多奇夢。再也少奇畫者。有形與無形之異耳。

阮嗣宗詠懷云。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按達哉言也。高矣。立志。固可謂達者也已。

吾友雨芳洲橘窓茶話。元亨利貞解。及三平二滿說。甚奇。[redacted]但其所謂學而至于摠名城內。纔當齊國人百分之一。不則自齊國人視之。與夫不識二丁者相

等閒。芳洲篤實君子。然予於斯語也。憮然矣。

京師客池無名云。觸雷而病者。若潍藥以水即死。灌以酒皆活。往年京師一日雷震斃十處。人多瞷之而病。試之皆然。

曹子建詩一首十餘句。丹曰。飛蓋。丹轂。輕車三乘車轂字。又好鳥啼高枝。既是夜宴。用晝景。蘭亭燃用絲竹管絃。王維大明宮多用衣冠之字。太宗曰。菊散一叢金。漢武秋雁曰歸。唐卓莊魚唯閒詩。今朝夜過焦唯閒。姊信是河在馬前。曰朝曰夜。又寄江南逐客曰。記得竹齋風雨夜。對床孤枕話江南。曰對曰孤。可見古人詩不拘區區文字之末。畫亦然。吳道子畫仲由載

未斂。閻令公畫昭君著惲帽。王維雪中芭蕉。天趣已到。不拘形迹。然併是名人。興到筆隨。未必指以爲病。若夫後世未學。鹵莽滅裂。便信筆不知忌。是亦東施之效顰。不可不戒也。

湘雲贅語卷之上終

湘雲瑣語卷之下

紀伊　祇園瑜伯王著
男尚濂師接輯

說苑。梁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若弓。而以竹爲絃。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無譬則不可也。古今文人辨士能諭人者。善譬也。古文篇篇奇。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大楚鄙利。倡優拊。夫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拊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嘗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近世俗人。成諱其繁華之都。倡優之巧妙。聞秦王之言。固可恥焉耳。夫倡優無實依佻之事。苟精乎斯。則知寡乎其誠實正直之心。秦王可謂能智也。若劍利則戰國之用。君子之論。不在乎此矣。愼之於身。無曰云云。言人當愼其身耳。不可謂其事如此。我心如此。而自訴爭人也。四字甚奇。

柏常騫爲齊景公益壽。曰。得壽。騫出祭。途遇晏子。晏子問何所之。騫對曰。今且大祭爲君益壽。晏子曰。吾聞之。性命雙修之言。聖人延壽養生之法。不過此一語。今徒祭可以益壽乎。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昔吾見維星絕。摳星墜。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曰。然。晏子曰。然則無益也。古今術士言徵兆。皆常騫之術也。預知其將動之事。先於人之不知而指之。名爲徵兆。愚人視之。大驚以爲神。千古術士之愚弄世人。不仁甚矣。

子不見諸侯。亦此義也。

危事也。詒翅詩無通故。春秋無通義哉。諸經皆然。孟

不非者。救非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識者以借公無

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

大夫者。謂將師用兵也。以君命出。聞喪徐行弗反

則專之。可也。謂救危除患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

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春秋大夫無擅

莫非譬諭。知之則文章之工。思過半矣。

聖人作爲鞾鈚椄揭墳箎。此六者。德音之音。音之音。文字奇矣。

美女長短合度。自顧至足底。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髀至足三尺二寸。足八寸。右出雜事秘辛。漢大將軍忠侯王商女嬪骨度。按凡論人物。長短肥瘦。在阿堵中。不可必拘寸尺。而初無法。無法則心自恣。亦未得必合度。此尺寸尤能合度者。必先以是爲則。而后肥瘦長短。量宜增減。如此則庶乎無刻舩之譏。免言要語。大都如此。

宋呂居仁集序。劉後邨曰。紫薇公作夏均文集序云。學文。從意所適。足以養情矣。

若此拘拘。豈適情之法也哉。不如坐臥行立。書畫詩心手俱懶。則坐臥行立。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法帖。手閑心懶。則治廷事。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

老餘雜記。晉崔豹謁郡將陳某。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傷于眉也。盍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恒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按老餘之語甚好。而未如謂某非杼之爲流。未知去逺近。如此則語平而無激氣矣。士大夫居世。語言無味。面目可醜。良陋矣。然而欲務語言之有味。亦有害矣。蓋平正溫厚。閒侃各當者。上也。吾輩只須要無矯激之氣。斯可也。

杜撰之責矣。又按此度若用漢尺。卽本邦鋘尺九寸二分半有奇。如是太長。用周尺則太短。不知用何尺。

明湯胤勣字公讓。有守宮詩曰。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冷腸堪斷。蜥蜴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彩。茜花光映玉簪寒。何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仔細看。此詩咏守宮血。惟第四句實語。其餘皆用虛景客語。不著一箇實事。亦稱影寫乎。

吾行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云。心閑手懶。則觀字書皆云。秦漢官制。正曰掾。副曰屬。未言其義。按此字從木爲屋椽。從手爲官正。蓋象者大豕。行則俯首。一

望全體皆見。凡屋廡雖棟梁或隱而不見。惟椽仰而一一望。皆可以見。故椽從彖。百官之正。其職事可以統領。亦從彖。是故也。其義猶易有彖之象也。

宜城周少隱竹坡詩話云。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船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烟。此詩可謂妙絕一世。但夢中安能見郢樹烟。烟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荊門郢樹烟。如此却是穩當。瑜謂。凡人在夢中聞見。與覺時無以異。雖微細眇茫之物。視之猶眞。竹坡謂。夢中安能見樹烟。是何謂也。素問云。臟盛夢見烟火。如昌齡夢中梨雲。亦何限之有。況復柳詩。非直指烟霧泛指荊門郢下竹樹烟靄之光景耳。此亦詩家之常套。其類不可勝數。若竹坡之說詩。是亦癡人說夢也。

且換以邊字。甚覺無味。

范國雜記云。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市人。往來交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沉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晉。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過其門。令人送名貼者。過黠僕應門。則皆卻而不受。不知是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聞天順間。尚未如此之濫也。按此風非惟古昔。今日倍盛。若不然則人貴其不敬。曰雖一面之識。若不拜年。則歲久遂成行路。拜年之禮。雖如此濫。亦是近乎義。不知三代之盛何如也。嗚呼時世之變。可以觀也。

同云。今之所謂左。蓋卽古人之所謂右。如易繫辭傳。書其後。曰左第幾章。說文注親字云。左從辛木。志錢幣者云。五銖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文乃與相反。予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爲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爲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此。然古人言宮室位置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大社與白虎。在西。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未能決然無惑也。按左右之說有二。曰有自視者言之。有

就物形而言之者。如神佛塑像人物畫圖山川向背等。元有其左右者。吾直就其形而言之可也。塑像畫圖。其右則視者之左也。譬如佛像右手持瓶者。自我視之爲左手。若謂之爲左手持瓶。豈理也哉。如讀書則書體無左右。自視者。立其左右耳。如錢幣文字。須從其形之左右。說文錢志。第就視者而稱之耳。故稱不從視者左右。從物之左右。謂之傳形。以別與其常

稱異。

胡康侯安國訓子孚曰。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汝等成之。對人言廉。其意更何求。可恥愈甚。出嗜退巷語存。按今日士大夫會談。自言其貧者。人人皆是。市井田野。倍甚。然若市井田野。素不知禮義爲恥。良然。士大夫則此可大恥矣。若近歲。則自言貧。猶爲清介。亦惑矣。

語存云。趙如愚父彥瑫生辰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而向之。北牖處士崇仁李自華恨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撫幕。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王義士天爵夏縣人。每生身之辰。寢苦一月。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倍當哀痛。安忍置酒作樂以爲樂。朱子曰。須以忌日禮處之。雖念卷云。人子始生。父母劬勞。莫大焉。反之絲毫無有。方悲傷負罪之不暇。而納賓客之禮樂與其言。豈非意哀爲樂乎。且古養老禮。尊其行也。故養以七老者之言。又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今反借他人浮言。侈大之。強爲拜跪。以重其勞。與古禮庶謬若是。予謂賀壽之宴。古無行之者。宋元以來漸爲盛。明人甚重之。引而至於今日。寖盛矣。嗚呼增年乃減年。非所以賀。所以吊之也。然若子孚賀其尊長。猶可也。自賀。可大咲已。縱令子孚賀之。亦是一喜一懼。何必張大宴設大樂。求人壽文。以可祝其年壽之減乎哉。予甫知命。門人欲請人以詩文。自石井公聞而贈以詩。予驚而止之。門人請問其故。予曰。予歲減矣。可請吊文。而壽文何爲。後六十。將令家人舉哀。將請寺僧佛事。既而恐其過矯而止。以爲壽也。亦兒戲而已。何關於我。夫徒漆一勞費耳。按古人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謂盡讀書。不如不讀。又

曰。不盡讀書。同於不讀。或疑而問。曰。盡讀者不得其髓。不得其髓。同乎不讀。予觀書肆所賣之群書。其初卷二三卷。率編斷裂。手澤淋漓。殊之墨之。似熟讀者。自四五卷已往。其新如手未觸者。如是登識。得書中之要乎。況能可得知其作者微意乎。是亦同於不讀。

王弇州云。山樓是樂事。稍一營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鑑是雅事。稍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豁達事。一爲俗子所撓。則是苦海。予謂凡人間事莫不皆然。紅粉翠黛是清事。一稍執着。則仇讐。迷則畜生道。明珠寶是珍翫事。一稍執着。則仇讐。故佳境退步。即是高人興味。

東坡與王定國云。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于拙目。諺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按譬造舟。雖材良工巧。其沈則泯棄不密也。譬猶鑿池。雖四邊牢固。其漏則蟻穴耳。故小疵留意。固謹愼之士也。然若豪傑之士。未必然也。故豪傑多困於俗人。

米元章沒於淮陽軍。先一日盡焚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靜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陳繼儒南宮志林序曰。吾視其胸中。眞落落無一物者。聖門所謂古之狂歟。予以爲繼儒此評恐非也。夫狂者心廣體胖。與萬物不忤。與造化同流。悠悠優優。其志不可拽者。若米公。謂之滑稽則可。謂之狂則不可。其於忘世則可。其於忘身。則吾未之信也。

予嘗有一句。曰。婆婆世界好婆娑。未有的對。今讀姚親傳。乃得好對。曰。祿福女兒終福祿。因知書不可不多讀云。

凡人身自品藻言語。以至詩文書畫。各自帶一種氣象。有俗氣。有鄙氣。有霸氣。有胡氣。有俠氣。有伶氣。有僧氣。有道氣。有烟霞氣。有頭巾氣。有憂悲喜怒憤懣窩貴賤種種之氣。莫不具足。其氣自寓乎形狀之內。時發見形狀之外。而其人不能自知。只自傍觀髣髴自現。不可揜藏。我亦欲求而見。則其氣忽然隱乎形迹之內。不可復以得見。吾先得其氣。以品其人。先生吉凶。貴賤榮辱。人品高下。心事靜躁。一一了然。可指以言。古善相者。其術止乎此。天庭五嶽龍鳳龜蛇之

說。皆按圖索驥者耳。然予於相法無所用之。惟文章書畫。常以此法觀之。大有益。比之較文字筆墨之末者。其捷非特逕庭矣。

白石新井公之詩。篇篇有霸氣。有俠氣。南南山詩。有胎粉氣。

畫竹竿法。有自下起筆。次第向上書去者。曰竹之生。原從下發。故筆亦依其勢。此說實隨造化之理。然竹竿左撇一竿。須從下畫去。但去夫直竿及右撇者。若從下畫之。固覺無勢。不如從上一節節畫下。更得勞力。昔姬之法。既如此。譬之人物。其行立上首下足。造物之常理也。然其生產。則首向下。足在上。今我筆端造化生出。幾竿龍孫。豈先從足始倒產哉。

世有閣亭序圖。其製甚俗。且板刻無趣。余將暇日新製一圖而未果。姑記其槩。以備後日。舊圖卷首。畫一大水亭。規模宏麗。一人倚案垂筆。蓋右軍也。三童子侍其左右。按右軍嘗厭市中居於山陰。想北堂宇。必是粗率縱令丹雘第宅。舊壯麗。既非文雅之畫景。況復可以污東床坦腹之雅量哉。今換以一草亭清素者

嶇嶼澁。大篇鉅作之類。實平平小詩。一時寄興之作耳。坐客何必皮白紙盛甘取辱於三絕乎。想常時天和地勝。主客歡娛。玩景遣情。豈必督責酒令詩興哉。

但其一觴一咏。信客所欲爲耳。興已熟。歡呼交起。酒客談士。各自恣其所好。終不成一詩。士人戲謔罰觥。亦一皆雅事耳。若夫圖畫。則嗚呼苦楚。有何暢和幽情乎。有何娛視聽乎。今所改換作。四十有二人。或三五逍遙緩步。凭肩勢乎。以弄花看竹。或六七歡呼譁談。揮麈搖扇。展足抱膝。機鋒森森。咲語之狀。或臨水

引鴨或兒樹觀望或藉芳艸而坐臨清流而釣有勸酒者有因而辭者有倦觀者有酩酊扶起者有飲畢而放盞於有詩成而書者有朗詠遺興詩興酒態不一而足若此則庶乎不辱千古之雅會耳舊圖長流一帶悉見首尾雖中間有四五竿竹卷尾二大柳低于橋上未見高致舊圖橋有欄亦俗今以流水禁紆曲折有時遶竹間有時流樹裡半露半隱岸有高低或作平灘而鄰淪漪或作平流或作急流而鄰石而止者有過急流而其鷗亦有逐流而下者有鷗石而止者有過急流而没者有前後相逐而相觸迴旋不能流舒其竹樹或密或疎或小或大橋亦用平板不施欄楯水流還入柳樹間不見其所止舊圖卷首盡疊泉以入溪流有致十一人詩兩篇成十五人詩一篇成十六人詩不成各飲酒三觥

郡功曹魏涉此像可畫望嶽狀

王彬之此像可畫釣魚狀

行參軍王豐之此像可畫濯足狀

會者姓名及詩別記

孫思邈傳舊疑歲神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如日出之昔向東皆逆非謂飛騰地中也按宋仁宗東家之東此言以有理據思邈如日出之說則仁宗之言既處安證矣

黃魯直曰放逐黔中既無所用心頗喜奕棋紹聖八年四月丁未偶聞韋昭博奕論讀之喟然以爲眞無益于事誠陶公所謂牧豬奴戲耳因自誓不復奕棋自今以來不信斯言有如黔江瑜少時亦喜奕棋有鄰舍小兒暨水者鄰叟急告余謀救時適與客對奕不果往救某數聞鄰兒既死余自此日立誓終身不復奕棋予過而後改魯直未見過而先改賢愚之間非眞西山曰古今詩人吟風弄古多矣斷烟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而于世道無補也唯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嫣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按西山斯言所謂所以論文而非所以論詩也詩唯出人情未必一一求

補於世道。若懷古詩。後人讀之。起富貴材力。不足以恃之感。以自警。即是所以爲補也。何必事於評論人物。考前古史而后爲詩哉。宋人不知詩。亦此之類也。

郭康以東陽舊業買琴。按棋譜。題曰勝聖。舉換靠可對。

靈異小錄云。張龍圖幹見州牒押字多圈。下批一諫有人云。押字有如蒸餅樣。張曰。爲官恰似剪糊團。本邦士大夫押字。大抵圓形。下必批一畫。此風非獨今日。自唐宋既然。俗好肥築飣餖。皆此類也。

無此榮華無此愁。不知何人作。出靈異小錄。三四說得妙理。無斧鑿痕。

湘山錄云。布胡荽種時。口誦褻則滋茂。故士大夫以穢談。爲撒胡荽。本邦有常山木。俗名臭樹。其葉甚有惡臭。人家摘之。陰乾以爲蔬而食。乾則無臭。其摘採時。口誦陰門臭則不臭。與中華常山一類別種。胡荽聞褻臭止。蘇木也。

娄滋茂。滛州也。常山聞娄臭止。蘇木也。

宋陳襄文昌雜錄云。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是莊子所謂子非魚。何知魚之樂者。可爲一笑。

王荊公詩。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按宋詩有三氣病。曰俗。曰腐氣。頭巾氣也。有二嗜癖。曰多飲食詩。多理路句。此一聯壯也。覇氣太盛。蓋金元兵甲之氣。

既翁下放都尉。

文則云。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按凡有二體。曰記載。曰告語。記載之文。惟記其辭與事。不見對頭。故寡助辭。告語之文。既有對頭。乃有意思。故不得無助辭。論語禮記孟子。告語之文也。書經易。記載之文也。史記用告語之體。漢書倣記載之體。觀其助字之多寡。可以識其體也。一槩謂之文必有助辭者。未盡其義矣。

小麥青青大麥黃。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此詩七言絕句祖也。學絕句者。當師此詩。及丁令威詩。則古調鬱然。不落唐人新調。偶於田藝衡小酒令中見之。因錄云。

讀續明道雜志。載齊州窓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

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爲網。按今我紀有此蟲。

若江東則無之。知黃州與我紀風氣亦相同。天地間。莫不有相同者。

宋羅照閒見錄。鳳鳴朝陽。唐人誤用。談帅北堂。謂婁也。

今皆毋事。嚶嚶兩鳥鳴。今以出谷求友。爲黃鶯事。非也。諭謂古今謬事。安談何限。自婦娥奔月。羿射九日。

牛女屈指。日烏月兔。雨師風伯。地獄天堂。十洲三島。

凡半天下之事。皆居虛誕而道鄉之徒。文墨之士。沿襲慣聞見。以成實事。鼓弄愚人。竊利可惡之甚

也。雖名人高士知其虛妄者。亦自習用不悛。何弗之思也。嗚呼。究之人世之事。何必皆實。自我口鼻耳目。至聲色榮利。悉莫非虛妄。以虛妄之人。弄虛妄之事。亦何咎也。

龍舒王先生詩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挑李紅白各隨岩。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是宋人糟粕。然足以喻俗。故錄。

漢書曰。枚皐爲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爲文遲。按後世又有陳無已。秦少游作詩遲速。雖性有緩急。大抵在學時之習耳。

戒港設葦云。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即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親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按是說太好。但下所謂無改於父之道者。乃是觀人之法耳。

演繁露載。建安後。專封拜。以賞軍功。今之盧封。蓋始于此。本邦非某地之刺史。任某州刺史。非某之職守。任同。碧落觀。龍湖中。刺史李諶爲毋太妃追薦。又江南野

錄載。南唐宮人。舍所賜心經一卷。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各勝。追善字之俗。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龜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云云。此間每年三月三日。潮必盡。士女出海濱採貝甲。觀霏雪錄所言。中華亦然。可見潮汐不失信。

黃私記載。洛中花極多。他必曰某花。至牡丹。直曰花。按俗言中華牡丹直曰花。因是言也。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錯雜沈湮。令人搜摹不得。

至于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邨詞。如呂蒙正詠晉劉知遠之類。雖窮邊嫜海。莫不讀誦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天下多凡眼俗耳。惟近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亦勢也。故我輩捉筆。得與千家蘇劉傳奇爭上下。便足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喻謂當今之世。文如退之。詩如子美。孰能誦之。一覽寢匜耳。必也樂天之奴僕。而后足以貴紙價也。然若長卿應麟言。亦不免患人之不知耳。知與不知。吾何計較。吾輩當勤求其辭達而已矣。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出宋邵筆記。此閒人謂富士川曰富士河。謂鴨河曰鴨川。相混無別。河本四瀆之一。此閒無之。江亦然。近江佳江之類。不可以稱。然據筆記。雖華人。雖古書。皆相混無別舊矣。俗習之久。今不可改。其大害義者。不得不辨。

周王朴。平聲友。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爲樸。非也。按醫家謂羊朴。呼音樸。樹爲胎。俗音爲是。

續幽明錄。載盧充幽婚事。曰。己識父手跡。俗以書爲手跡。恐本于此。

元武伯英燭剪詩。吐殘瘦玉關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

明李時勉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梭。深院響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二詩精巧。不可優劣。不知伯英後句如何。李詩。人皆喜前聯。予唯愛後聯。蓋前聯巧則巧矣。但近于俗。不如後聯之雅耳。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治之爲研。縝膩康密。入墨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世所傳用。厚若磚而燥者。皆僞物也。按事玄要言云。銅雀瓦以胡桃陶成。此方不知如何。觀寫筋所記。則胡桃之說。恐非。

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或紅或白。目曰後庭。出碧雞漫志。昔日閻石梁賦雞冠花。首句曰。玉樹後庭暗後天。恭靖先生稱其博雅。而余未知其出處。今讀碧雞漫志。始見其用處。益服石梁之博。

西軒客談云。昔人謂心有所主。則不能動。如北宮黝孟施舍皆有所主。故能不動。閻初人有築城西承天寺浮圖。絕頂所藏金銀佛像。欲盜取者。乃於昏夜開窖之後。挪繩其紱。攀援而上。金頂堅牢不可入。每戕鼓罷。築聲而起。乃急鉋鑿以混其聲。如是凡三日夕。既得。已復繩而下。自他人視。不勝股栗。而彼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也。此與列子所論商丘開之意同。此論大有理。心苟無主。則泥塑人也耳。然有及爲所主者所動者。主富貴者。方其流離之時。唯恐失其富貴。主功名者。方其顛沛之日。惟恐切名不能成。竟爲之動其心焉者。世不鮮矣。是其所主反爲心害。若夫浮圖盜者。雖不得其全像。原非有失也。故不恐懼。君子之主其心。豈徒主之而已哉。

高力士傳。李輔國叱曰。老翁大解事。且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攏御馬。直至西內。按攏當作攏。廣韻乘馬也。又牽也。傳文言。卽牽御馬也。字書有籠攏之攏。窓也。非與馬關。又按我東鎰。訓攏爲僕御。牽字之意也。

矣哉。按此言安談也。退之嘗持無鬼論。柳子信佛。與退之爭論。退之嶄強不降。柳爲作此言。戲退之耳。若諺所謂以上二句足以戒世耳。下句言鬼。姑假以成對。柳子東信下句。愚也。余少時與一二家人。談鬼怪百條以達旦。而狐鼠亦未始至也。亦可以知諺之妄耳。

劉宋臨川王義慶在鎭。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聞吾邦播州姬路有一柱堂。名傘堂云。傳是昔在飛彈國工人所造。想其製象於傘形。

杜陽雜編載。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鵝鶴之狀。飲啄動靜。與眞無異。嘗作飛龍以奏上。觀而怖畏。更於懷中出一合子。中有蠅虎三百焉。分爲五隊。令舞涼州曲。終志和臂。虎子循臂而上。如捕雀。不踰年。竟不知所在。按和舊有韓姓者。恐是百濟自出。志和未知爲誰。也言飛騶工人。或是其人乎。

景中丞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絕不至矣。按明史景清方靖難之日。守節不屈。烹而色不變。鉗顎而不北面。忠誠挾日。壯膽如斗。宜乎妖聞其名。猶能畏之。誠之不可掩。如斯夫。

韓滉載云。花宜香。故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按義山雜纂。以對花焚香。爲殺風景。良然。而韓以之爲有風味。人之好尚。何其異哉。

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令俗謂薄命。曰耳薄。良有據焉。麻衣相法亦云。子路有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瑜謂忠臣志士。皆從三言中出。然又有不然者。貪利者不畏勤苦。躁於生理者。不愁貧窮。求名及至。匹夫匹婦之諒。亦不顧死亡。故聖人惡夫似而非者矣。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封以上。非時有獻。奏

陳皆用劄子中書。

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皆用劄子。歸田錄。本藩士九鬼氏家。有明朝勅上杉景勝都督一紙。署云劄子。想是亦中書樞密院斷行者乎。

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岩插幽事。予謂妓翻經。自是殺風景。良然。而雅事不可嘗也。若書生即戎。吾未知果不迂濶否。

隆機要覽云。東弓南矛。西劍北戟。按東弓恐指我國弓。

珊瑚鈎詩話。昔日李衛公以所寶方竹杖。貽甘露寺僧。後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曰。已規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云。其僧頑俗且聵。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塔好壁。可惜寫了。遂圬墁之。蓋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元祿辛未。瑜年十六。在江都。與白石井公石梁越子一藍田田子等數輩。遊東叡山。時暮春。開花燦漫。惟幕滿山。皆紱如湧。予口號一律。過一幕中。借紙筆書之。

白石公吟而愛之。遂插之花枝上。俄頃有一兒徒來。見躍而奪之。破碎以藩滿中。衆皆怒欲扑。悬子曰。此地官寺原禁題名。兒徒即巡監者也。衆遂止。此事與甘露寺題壁相同。予當時頗怊悵。及今思之。蓋夫兒徒。豈非實論我輩乎。吾輩苦思竭情。吟得幾首。遣出幾篇。自矜以爲字字琳琅。句句烟花。空白一夜之夢。撚斷數莖之鬚。退而覩之。畢竟醉語寢言。與瓦礫相遠者無幾。投諸溝瀆。良宜矣。當時使吾悔于此。則一生心身得養。豈唯大還丹而已哉。

湘雲贅語卷之下　終

書湘雲贅語後

予從事叢書七年于此矣。搜索逸書於四方。得數百卷。每恨無異本以備警校也。嘗聞茅山新見子好文學。聚與藉然以其職在親密。未嘗相通也。頃者山就外班。每朔望相見于朝。一見如舊。時叢書初集刻適成。贈以一部。答謝懇切。且見示南畝叢書百餘卷。其書多南畝所親寫。而奇珍不尠。如湘雲瓚語。心喪集語。芳洲口授等書。與予所舊藏。彼是校合。頗正魯魚之誤。嗚呼予學識卑陋。妄事鉛槧。豈能免大方之誚。今也以茅山之惠。多得成善本焉。信可喜也。於是收瓚語于第二集。題一言於其後。以揚茅山與予同好。且顯南畝之能勤。亦予擯著之意也。後集編入之書。往往署杏花園者。皆得之於其書中云。南畝者誰。太田覃字子邦也。弘化乙巳嘉平月。板倉勝明識。

北海口授

芳洲雨森先生傳

先生諱東。又誠清。字伯陽。平安人。或云。伊勢人。雨森氏。號芳洲。又稱尚絅堂。其先出于橘姓。甫十二三歲。人或勸學醫。時伊勢人高森某者。以醫名一日謂人曰。學書者紙貴。學醫者人貴。此語信然。先生在傍聽之。心竊謂折衷適可。人其可貴乎。自是斷然不復學醫。既而見順菴木下氏受業。先生風神秀徹。博學多通。順菴稱爲後進領袖。會對馬侯求書記於順菴門下。順菴以先生應之。先生常揭尹侍講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之語。以示書生。或曰。此意人人知之。先生曰然。人人知之。而人人未嘗眞知之耳。正德辛卯。朝鮮來聘。時新井君美寵遇甚厚。專司其事。多革舊例。先生乃與書君美。論國王事例。其略曰。向聞這回信使之來也。接應事例。有異前時。而其說皆出於執事之主張。思慮旣周。處置適宜。正交隣之禮。省無名之費。使沿路臣民無所忠苦。苟微執事。孰能及之。眞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者也。尊丞內議。有稱王之舉。而其說亦出於執事之主張。僕一聞之。且驚且痛。竊怪以執事之學問見識。素明春秋之義。而乖刺顚倒。一何至于此哉。區區揣性。不忍緘默。成事不說之戒。雖出於聖訓。改過勿吝之義。將望於執事。宜採察焉。竊惟國家源平旧軌以來。王綱日弛。不絶如綫。徒擁虛器。爲域內之共主。而世掌兵權者。名雖大臣。實乃國主。日之　聖統。巍巍然據億兆臣民之上。冠裳倒置。莫此爲甚。唯有臣子恭順一節。可以當鎭羊之告朔者。不敢公然自稱王號於朝鮮耳。夫稱我爲君。而我不辭。我卽君也。呼我爲臣。而我不怒。我卽臣也。歷代將家。不敢自王。而朝鮮稱以殿下之書。欣然輸納。未嘗爲之一辭。是以王自居也。則與夫自王者。固自無間。然此猶有可恕者存焉。今乃廢歷代特起之定例。創一切無謂之新規。上則失恭順之義。下則悖祖上之法。吾以爲凡爲臣子者。固當從容規諫。繼以犯爭。務使其君不陷于僭上欺下之地。然後乃可謂不負聖賢之書矣。若有一言半句。涉於慫慂。必欲爲魏家之耑或。則不但自誤。且以誤君。吾知執事之必不爲此也久矣。似聞有諸侯王例之說。此甚無謂。何則或稱曰本國武臧王。或稱曰本國關東

王。是可無問而知其爲我國諸侯王也。若專以國號加于王字之上。則爲國內無上之尊稱。豈非照然墜設。或如此而可以爲我國諸侯王。則彼其朝鮮國王者。亦將以爲其國諸侯王。烏乎可也。夫前日之稱日本國王。彼國恭承未嘗爲之少減焉。今日之稱日本國王。彼國恭敬亦何爲之少加焉。不知有何所求。而欲使其戴大臣之冠。冒國王之名。與夫將家諸公。同蒙千古不磨之譏乎。是非耶。大君之稱。固似不穩。稱王之舉。亦爲失宜。後世有以今日之罪羅山者。罪執事。則吾恐執事將何以自

諉焉。請加一忠。慷慨之極。累發狂言。切自振慄。唯待鬼門一諾耳。白賊書尾曰。東作此書。實切憂慮。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倘加以謗訕時政之罪。則家門之禍。可勝言哉。第一片慷慨忠義之心。勃勃不能自制。且仕紀綱。正名分。唯爲君子之學者能之。若自畏威偷安。箝口於履霜堅冰之際。則平日所讀者。果何書耶。縱踏不測。實所甘心云云。書奏遂不納。物徂徠倡復古學。先生相見甚悅之。徂徠亦稱其爲學。先生乃使其子顯允就學矣。既而先生歎曰。茂卿一代豪傑。然其教人也。尚詞華。而不原德行。不可久託少年輩也。遂使舜焉。先生勤學老滋篤。其教子弟。懇懇不倦。常謂諸生曰。犬馬之齒。方八旬。更無他能。唯教人不倦耳。年八十一。始志於國歌。誦古今集凡一千過。又自詠一萬首。人服其精力。以八十八沒。著有橘窓文集。橘窓茶話。橘窓漫錄。多述禮草等書。皆行于世。子孫相繼爲學職云。

論曰。徂伯玉之於諸友。尤所敬畏。莫如伯陽氏。或疑。以伯玉之才。何待先生之如此也。蓋先生自兒童時。斷然不學醫。其爲人已可想見。而於論國王事例書。立言命意的確不可易。凜然如秋霜烈日。乃知伯玉之敬畏者。在學識而不在才也。順卷稱爲後進領袖。不亦宜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芳洲先生口授

對馬　雨森東伯陽　口授　門人　繹俗琳仝錄

三韓人。我國呼爲伽羅。卽韓字之譯也。故神代卷。韓字譯爲伽羅。韓今爲朝鮮國。

西土人。我稱之爲諸越。毛呂已之。昔者我人所往來。常在諸越。猶如今漳福人來商於長崎。漳福卽古諸越地也。

諸越卽百越也。

酬酌時宜。凡辭讓者。酬酌而從其宜。故我國人謂辭讓。或爲酬酌。或爲時宜。蓋語轉也。如在亦語轉也。

義之曰。令人短氣。

見於文選。

嚴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白樂天作詩。必令隣嫗吟之。定其善否。見于冷齋夜話。

曹洞宗以滲漏心爲第二念。莊子所謂心有眼也。

眼花者。目眩也。僞蘇註不可據也。

待詔於公車門。未有正官者也。

無用謂之閒。閒散之官。閑人。八萬閒言語。等閒字亦同。

丈夫氣短。兒女情長。法華有短氣字。注云。勞瘵病也。王

文紀實。詩憑虛。

不瑕有害。何不有害。俾爰齊矣云云。爰俾。盍諸序之。古文眞寶序之。以此四字。誤讀盍盍。何不諸序之。以爲倒置。可笑。

子。我文王之爲子。稼說。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從

可知矣。可從而知矣。從而可知矣。有中一戰可克。可之一。

一戰而克。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中原還逐鹿。還字有仍舊之

意。如平話還在那裡者也。

杜詩云。侵陵雪色還蒼蘚。邵寶解注云。還字妙。還是還

凡伴饌者謂之菜。非獨菜蔬。俗語然也。酒肴亦謂之菜。

報曉雞。菜雞。俗也。宇利八登利。雪花菜。幾良須。

大敗一上。與場同。茶一小。卽鍾也。

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水卽我俗所謂湯也。今人沐浴者

曰好水。好水亦言熱湯也。古所謂水澆飯者。亦湯所

澆者也。

珍重。自愛也。唐山人別時必言珍重。卽自愛自珍之意。

故曰珍重而別。非和語之珍重也。

霞。日傍形氣。朝霞。雨。晚霞。晴。保庶利。嵐。山氣。又以嵐爲風。

他之意。還字見于楞嚴經。可考。

或問京師有一人焉。好歷詆何如。曰。不亦善乎。斯人也以詆人之心自詆。可以爲君子矣。歷詆。出列傳。

或曰。某專讀書何如。曰。讀書而爲君子者有矣。讀書而爲小人者有矣。在乎善讀書而已矣。

曰。巷人有拾片仓於塗者。遽歸而漪爾於父兄。享神鬼以賽之。請鄉鄰以揚之。人之瞽者呆呆然。又從而歆之。惟陶朱見之矍焉。倚頓聞之嗥焉。以其所志者小也。今之讀書者。好立意見。違人以爲奇者。不幾於巷

德信聘時。朝發京師。未時抵大津。韓人問曰。此去皇京幾里。余答曰。三十里。咸言太遠。非直三十里也。由是觀之。則我國十里。不及我國一里也。

郭巨天賜金一釜。釜乃量名。後人誤爲鍋釜之釜。曾觀劉松年所畫郭巨圖。唯有金焰而已。

三平二滿。人以爲醜女之稱者久矣。最爲可笑。平滿者。

趕除中二名。言三二者。苟完之意也。

詩有趕除體。見於藝文類聚。

曰。讀書之法。讀五張一遍。不如讀一張五遍。讀一張五遍。不如讀二三行三遍。不如讀半張十遍。讀半張十遍。不如讀一句四十遍。此法也。

十遍。讀二三行二十遍。不如讀一句四十遍。此法也。

謂之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朝起則先思書義於社席之上。且思且起。夜寢則又思書義於社席之上。且思且睡。此法也。謂之不須刻忘。如此而學不成者。未之有也。

或問文可以爲乎。曰。非我所能。曰。可廢乎。曰。何可廢

韓人所著海東諸國記云。日本一里。當其國十里也。正

知其意何如也。

也。學之誠得其道。雖不及漢人。亦可以爲域內雄耳。

曰。何以知非我人所能耶。曰。我國之於漢也。言語差而風俗殊。天也。人雖聰敏。能違天乎。故我國自有文字以來。已二千年矣。操觚之士。何止千萬。能入於漢人之域者。未之見也。今焉雖有才學之人。寧能獨步於二千年之上乎。曰。然則以我人爲師乎。曰。惡乎可。取法於上。斯得其中。取法於中。安得不下。曰。取法於上。如之何而可。曰。秦漢以下書不讀。所以爲域中之雄也。

大慧答機樞密一書。卽莊子註脚。所謂心不妄取過去法。卽莫知其所始也。亦不貪著未來事。卽莫要其所終也。不於現在有所住。卽惑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了達三世空寂。卽寂靜恬淡。寂漠無爲也。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者。亦與莊子所說孔顏問答一段。相合無二。而大慧所謂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忿字定省。少時使過了。惟一忿字。莊子未嘗說出。其他論述順逆境界。却勝於大慧二氏之學。可謂不謀而相同者也。惟聖人則寧吉而已矣。

朱子曰。晉宋人未足語老莊實處。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大被髮左衽者。北胡之俗也。當仲尼之時。天下雖大亂。未必至於中國變爲北胡。衣冠化爲獯裘。明矣。然中國衰則北胡盛。理勢之必然者。聖人固有以知之。聖人視千載如一日。其爲後世慮。有如燃眉之急。宜乎其以左衽爲言也。歐後歷漢經晉。至北魏。有中國之半。至元至清。用夷變夏之赤成矣。蓋扞實觸而務文勝。知巧深而詐僞興。中國之所以爲北胡。其蜂由于之也。中國之人。不知自鐵。徒欲以區區之議論文字。與繁文僞飾。爲維持國家之資。可悲也夫。

論語曰。臨危授命。言不有其身也。見易傳。可知。人或解爲老爺父之難。然則授字不通。況李業以此言。證其先爺李業素未曾仕者乎。長字不可施於君父。故爲不通。

難爲兄。難爲弟。仁不可爲衆。觀於海者難爲水。難乎其爲衆。難乎其爲兄。難乎其爲水。同一文意。

大學序。有權謀術數。一切以赴功名語。權謀如孫吳兵法。是也。術數字。見于漢張湯傳。註云。術數者智數也。一切者。猶言一時權宜也。

漢儒有攻經以爲權說。宋諸君子辨之明矣。

唐陸贄謚宣公。有奏議八卷。傳世。憲宗時人也。說權與宋儒相合。

我國人文字。能得紀事叙情足矣。若漢人駢四儷六。抑揚馳騁。文采繁縟。音韻鏗鏘者。雖窮一世之力。有所不能。正所謂造物者之於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也。今世以聰明自負者。操觚塗鴉。剽竊摹擬。器得過於平人。便自標置。譬如大漢角觝。得勝於童

或問何謂文。曰。大如天地。明如日月。風如行雲如變奎煥璧耀。小者亦如組如繡。爲草爲卉。然後謂之文章。

曰。君子之所爲有四焉。曰道德。曰事業。曰言語。曰文章。

道德事業。出乎理者也。天下之所同也。皆可學也。言

語文章。各有風氣之異。不可以相學也。

或問文。曰。文之美者。一篇之內。名言疊出者爲上。上下馳騁。精采爛然者次之。而敷暢平易。令人易讀者。又次之。若夫簡澁險詭。摹凝古文。實無滋味之可旨者。

庸俗無用之文耳。人之於言語亦然。文章者言語之精華者也。所謂滋味者何。道義是也。第精采敷暢。由乎才。滋味者非學問深博。胸於中。而溢乎外者。不能也。

鍾伯敬譚元春作古詩歸唐詩歸。其論詩奇悟。其所自作詩詞。與其所論相類。當時目之曰鍾譚體。

莊子云。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曰。由是觀之。何曾不爲。又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畀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蠢而不可不陳者法也云云。又云。上無爲。而下有爲。古今不易之道也。可以洞見此矣。但聖人則爲之於仁義。而此老乃爲之於虛無耳。

曰。看明人尺牘。如讀歌後語。誠韓歐蘇黃集中。所未曾有者。要如新翻曲調。只快一時耳。然用事切當。措語精爽。令人不覺躍然。

諭定家和歌。阿須阿利止。於毛不己己呂乃。也末散久良。與流八阿良之乃。不加奴毛乃加八。

曰。言事貴乎及時也。事父母者。孝於親之未老。事君上者。誠於國之未亂。萬事莫不皆然爾。

曰。景與心合。情由衷出。然後形於歌詠。自不能忘。古之文人才子。莫不皆然。彼出於搜索榛搪者。與我原不相同。遁輒遺忘。吾輩是也。

曰。夫人情言而不已則咨嗟。咨嗟不已則詠歌。詠歌不已則踏。管絃以節之。玄黃以文之。皆所以大其聲。而壯其容。出於自然。而人情之所樂。何國而無有。斯之謂樂。故中原有中原之樂。蠻胡有蠻胡之樂。聖人察於人情。本於天理。化之以雅樂。以教於天下之民。然後有竺乾之樂。紅毛安南有紅毛安南之樂。

陰陽調而天地位。群生育而神人和。英也。韶也。護也。夏也。勻也。象也。其所以融會心神於不知不覺之中。而誘之。入乎至和。其妙有不可言者也。

曰。觀乎雅頌。則聖人作樂之法可知。觀乎戲場俚歌之蕩逸人心。日趨浮澆。則樂之移風易俗者可知。

又曰。非聖人不能制樂。後世亦有勉强而作之者。有其名而無其實。其於化人也遠矣。

又曰。異方之樂。欲以移易此俗。猶推舟於陸也歟。

曰。戲場俚歌。出于肺腑。故感人也深。然鼈咄妄謠。足以敗俗。可却而不可用也。後世之樂。出于矯强。雖近乎正。然不足以感人而化俗矣。

余三十一歲。舟泊勝本浦。夜坐得一聯。曰。山近雲生户。林踈月滿樓。五十歲左右。寄江若水詩有一聯。曰。斷鴻明月裏。山曉孤驚長天滕閣秋。七十五歲。寫眞自贊曰。論文敢向大家覓。鍊句全從小說來。情憧一世。僅得此三聯。潛在東藩。作詩出示荻茂卿。輒蹙眉而曰。聖人之道。以爲難知而難行者。不識道者也。以爲易知而易行者。不信道者也。

嘆曰。醜醜。可謂知己也。

朝鮮人某。有丹青之擧。見養朴畫鷹曰。畫則妙矣。奈非鷹何。人求其畫鷹。示於養朴。朴曰。是眞鷹也。畫則拙矣。

字有不可知者。何不合爲閫。閫管舍之。（非子閫與盡同）是也。又有閫不字。（非子之乎合爲諸舍諸沽諸。是也。又有諸乎字。左傳。處大計也。漢書賈誼傳注。又有無慮字。此等字。我人皆不可曉。漢人則不俗語應恰。不正統。以爲不應不途亦是此類。）

石原則庵者。長崎人也。客居東藩。有詩名。詣素堂。有一聯云。晩潮通小嶼。夜雨露高秋。霞沼擊節嘆賞曰。今世只有此一聯。每論詩。必擧以示人。翼日君所言明月高涼夜。此一句可與石原相敵。霞沼不可起。無以此句相聞。可恨已。

余在朝鮮。與韓客數人。會飲於艸榮項。（吳引儀金泰敬李明叟在焉。一舘生袖南南山瑮翠園十律。來示韓客。衆共圍觀之。讀到鴈歸梅發一聯。齊聲曰。日本亦有此一聯耶。明叟便起在東廂上。往來數遍。朗吟不已。引儀曰。明叟來。卿知此詩意乎。明叟曰。音調高。所以朗吟也。引儀笑曰。還卿嫡實錄詁。此非卿所能知也。泰敬曰。此一聯妙則妙矣。惟暗字似乎婦人語。引儀曰。卿欲以何字代之。泰敬曰。却字如何。引儀曰。若用却字非詩也。泰敬閉目半晌曰。我誤矣。

一日金泰敬謂余曰。貫州平之勉昔年在此。有江風送人語。隔岸有歸舟句。今無慈否。時之勉先已久矣。劍

朝鮮人。

南南山十五六放時。有高堂落日懸句。唐人傳贊不容口。正德年間於李東郭答曰。此平平耳。天和信使時。彼國成翠虛有一一句。曰。百年天地此中秋。南山每贊之。東郭見之以爲拙。人之嗜好不同。有如此者。

如天下人。或用之字。或否。皆便語勢。別無意義。莊子驪姬爲驪之姬。屬人爲屬之人。類可知矣。如君子之與小人亦同。

曰。夫教人之術有三焉。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三代而下。斯道大衰。而所以爲教者。書先之。言次之。而身教則無有矣。此其所以世無君子。民無良俗。而禍亂相尋者也。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斯之謂也。後世所謂學者。大約不過於記誦詞章耳。師教之。躬子學之。又從而詩謌張皇之。浸末之言耳。無用之辨耳。不急之察耳。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迺言是聽。維迺言是爭。斯之謂也。其間或有高談性命以爲學者。非不是也。然古之談性命者。先求之於行與事。而後及之。今也外乎行與事。而凌節躐等之是趨。何可得乎。詩曰。詩之所以感人心者。天道人事。物態世變。一切可喜可愕。可憂可樂者。莫不於是乎在也。和歌亦莫不然。惟專止於男女相戀之情。其他徧及萬物者。十居其一。此可恨爾。

曰。專於字者窄。專於句者局。專於章者泛。非窄非局非泛。周徧而無所遺。融洽而無所窒。然後大方之家可望矣。然有一本焉者。道是也。作詩作文讀書。莫不皆或言松雪忠也之有智。雨森子笑之曰。此愚之尤者也。子以爲智。子亦無乃愚乎。或忿然作色曰。以成敗論智愚。烏乎可。曰。安天下者。謂之知。擾天下者。謂之愚。成敗非所論也。

曰。自得之妙。試與人言。垂巧者必曰。我知之。我知之。非

不知也。然非眞知也。其眞知者必點頭。不則點焉而已矣。

己矣。

本艸柿條下。時珍曰。生柿置器中。自紅者。謂之烘柿。日乾者。謂之白柿。火乾者。謂之烏柿。水浸藏者。謂之酢柿。白柿條下曰。白柿。柿霜。修治。時珍曰。白柿卽乾柿生霜者。其法用大柿。去皮捻扁。日晒夜露。至乾內瓮中。待生霜乃取出。今人謂之柿餅。亦曰之柿花。其霜謂之柿霜。酢柿條下。瑞曰。水藏者性冷。鹽藏者有毒。時珍曰。酢藏柿也。水收鹽浸之外。又有以熟柿用灰汁澡三四度。令汁盡。著器中。經十餘日卽可食。治病非宜。酢音

打頭逆風。打非打擊之打。當作從字看。猶言俗語這人改心日頭打西出。亦是從之意。

古今人性癖。有相似者。晉陶淵明好彈無絃琴。僕自少打無對棊。惟恨無人知其趣耳。

童子問曰。道在近不在遠。乃快筆欠照耳。恐非仁齋正意。道乃彌淪天地之物。豈有在近在遠別乎。

教者爲中人而設。科擧之文亦然。故名家文集。不載時文。時文有八股法。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爲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心越師有云。日本草木之花。比唐不太異同。但香氣甚薄。梅花最然。蓋所謂暗香者。誰家玉笛暗飛聲之暗而不見其花但聞其香之淺耳。

斂者還也。宋史有斂還詞頭之語。

詩中有捋飲捋酴語。與杜詩縱飲久拚之拚義同。亦作拌。俗話亦有捋著出些寨力語。同是一意。

日本人寫字無頭。最終則有頭。此義之法也。

曰。鱗頭者紫宸殿。已未卽韓文註可考。唐詩選註云。欄杆上刻鱗頭爲飾。別是一說。

曰天放。蓋亦不通之甚也。上古之時。野採而食。聖人因而教之。以稗稷之方。緝卉而衣。聖人因而教之。以蠶麻之利。衆群則爭。於是乎君長立焉。自父子之倫。長幼之序。以至於宮室橋梁。舘舟履鞋。祭祀婚娶。曰仁。曰義。曰禮。曰樂。莫不因其性之所有。而爲之節文。豈可得已而不已者哉。今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則是使民野採而食。緝卉而衣。然後可也。安得而無事耶。夫斯理也。衆孩猶能知之。況聖子乎。嘗自言曰。旭旦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悠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蓋始於憤世疾邪。而終於放言自戲。苟不獲其心。而遽尔其過。非善讀莊子者也。

春盤用柏柿大橘者。取百事大吉之義。見于荊楚歲時記。我國代柏以松。又不用大橘。殊失其義。

用蒐謂粉茶。以水點之。故曰點茶。水者熟水也。

禪家有茶一中話。中鍾音同。故用中字。

曰。俗話不思議。原出於不可思議四字。是好話也。但除一可字。故不成語也。蓋人之所爲。人可以思議。而與類不與焉。天之所爲。人能與乎。夫子五十知天命者。其德與天合也。然聖人亦有所不能盡知者。故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書經古釋。以爲蔡沈書傳固好。惟恨少所闕疑耳。音釋松永昌易家藏本。今其言載于昌昌易所撰書經頂註中云。

癸亥仲夏十日書示曰。錢帛不欲。官職不願。不附勢。不養高。所嗜者豆腐。所安者綿褥。所好者碁。所待者死。靈臺內。祇有此幾件事而已。時年七十六歲。

曰。余曾讀一書云。查字。刁字。史文中所用。元無正訓。或云查是楂字意。刁是雕字意云云。近觀康熙字典云。查考。察也。然則凡查駁查問查究等字。當以考察爲訓矣。

經史子集之外。如野客叢書等類。謂之小說。

雖是下不得極字。却也算得個樂鄉了。但與師父們對話時。話或斷了。就要囲去。故話得專要不斷。這太費力了。

唐山銀品有五等。一程至五程。六程以下。不算銀。程或作成程猶分也。

所生二字。有指父母而言者。不悃所生。是也。有指子而言者。不與所生。是也。漢書高帝紀。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亦帝子。所殺二字。一樣文法。

曰。佛子所謂草木國土。悉皆成佛者。言萬物各得其所也。皆有一畫者。畫作人身。如彌陀形。或戴艸菅。或樹葉。以爲艸木成佛。彼徒之黠者。將錯就錯。不敢辨明。而世之愚者。信以爲實。終身不寤。事之可笑。有如此者。

一日謂璘主曰。終日所爲。臨寢一思。誠是有益。師知之乎。

關節俾璠。身爲軍吏。宦官曰貂璫。貂璫者耳飾也。關節者。用賂貨緣之義。宋史有關節不行。閻羅包拯老語。

文官爲南衙。宦官爲北衙。南北相爭。有如水火。自古而然也。

或曰。尋小子字。平人不可用。此說未必不可。但小子字。平人用之。亦爲無礙。如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云。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是也。平常在下人。自稱小的或小人。猶太賤小子略與小可相等。然李白所用。是對從叔之稱也。

方孝孺黃仲義仲類字序云。蘇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恕之道。是固有一人二字者。故重字仲義曰仲顏云耳。

聖賢千言萬語。不過是循天理。而遏人欲。大藏經一部。止得箇去煩惱。而入菩提。外乎此者。舉皆封皮帶紐耳。

曰。以死爲樂。以老爲佚者。皆自寬之詞也。天地之理。以生生爲吉。則死不如生。老不如少。乃理之常。而人之情也。但終之不得不終。猶生之不得不生。彼愚惑之人。唯欲恒其生盡其終。故設寬慰之言以論之。莊子曰。雖南面王樂。不是過也。佛子曰。極樂世界是也。然皆非其實也。故達生之人。旣無貪戀之心。又無厭惡之情。如人之赴簣席。旣微則散。如病者之灼艾。火着身而不言痛。泊焉淡焉。無容心於其間而已耳。然則以長生久視爲樂耶。杜牧之曰。浮生工夫食與眠。一

休又添撒尿二字。千歲萬歲只此而已。長生久視。亦不幾于多事耶。

曰。以先生爲言者。不忘先生者也。然則先生意忘之而後可乎。曰。何當忘焉。亦何得而可忘也。先生不忘。而有啓乎啓足之心者。聖賢之學也。先生不忘。而無貪戀之情者。釋老之教也。

以一字而言之則理。二字則健順。五字則仁義禮智信。以一字而言之則氣。二字則陰陽。五字則水火木金土。天地間唯有理氣耳。而不相雜。不相離。

曰。聖人之教下學而上達。道釋以爲既已上達。下學則不屑而自成矣。

或問開鑛善乎。曰。六府之有金。猶身體之有骨節也。猶屋宇之有柱樑也。身体無骨節則不立。屋宇無柱樑則不成。今夫水也。火也。土也。木也。穀也。生育長養。與天地無窮。唯金則有時而竭。金之所以竭者何也。人害之也。金既竭焉。則雖有五府。不能爲之用。國家無愛啬之政。爲萬世生民慮者。可不寒心乎。

曰。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妄相。所以欲人之去煩惱也。儒者以天地萬物爲實理。所以欲人之修彝倫也。

曰。欲造九層之臺者。先畫方尺之地。以爲圖像。所以觀大於小也。欲窮萬物之歸者。必游心於宇宙之外。所以總觀小於一大也。

科擧第一場。四書三篇。四經合七篇。第二場。一論一表。五判語。第三場。五道策。隔夜宿號房。明日領題交卷。

家人猶言庶人。無爵位之稱也。漢書朝生曰。黃老家人所學。是也。

秀才曰措大。言措置大事也。

曰。佛于未嘗不說善惡。然其立教也。以明暗爲言。聖人未嘗說明暗。然其立教也。以善惡爲言。

曰。涼菜。朝鮮人以葛粉水。爲葛粉菜。涼菜亦此類也。

芳洲云。本如來藏。是箇不生不滅之理。是爲如如。又爲涅盤。佛與衆生。同具其理。四大假合。六根具足。如如之理。流注於心而出。不爲意識所染者。爲菩提心。圓明清淨。眞也。正也。然不離六根而行。如如之理。流注於心而出。爲意識所汚者。爲煩惱心。塵勞獄一吠予曰。吾讀佛書。頭緒太多。頗覺瑣碎。根源一明。則

雖有千萬頭緒。皆如破竹。可迎刃而解矣。不則亡枕舟子。范爭亂波之中耳。

曰。法寶壇經。一言可以蔽之。曰心是地。性是王。

曰。楞伽一部。惟說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而已。五法。名想。妄想。如如。三自性。妄想緣起成自性。亦八識。阿賴耶識。藏識。二無我。人無我。法無我。根塵和合而生。

六祖曰。心是地。性是王。

余視佛經。如巨姦老猾。辨理於交訟之庭。伶口俐舌。左右吾。竟使上司不可得而捉摸。因致讀者茫然自失。蓋由于中無主而不入也。

曰。唐時有文選爛秀才半語。少陵亦曰。熟精文選理。當時皆好在此。可見矣。

曰。唐朝取人有四。曰身。曰言。曰書。曰判。

曰。杜詩有千瘡髑髏血模糊。手提挪逻崔大夫句。可以止痛。

曰。佛經所說。亦是理。然兩個字。名目不同。動作別事者。可恨。

一日與二師讀漢書。至王非傳。時方着金剛經。因言曰。使王非知假幻妄三字。安有傳首殿門之禍哉。二師曰。王非言言說詩書。事事倣黃周。不識仁義二字。雖誦大藏經一部。焉得而知假幻妄之義乎。曰唯然。儒而不知仁義。墨而不知假幻妄。天下古今。滔滔皆是。

吾曹須要各自警戒。無使後人復笑後人可也。

曰。佛于分九劫。立三十三大。說八萬四千塵勞。何等煩碎。然毋論儒釋。天下古今之人。所以沾沾自喜者。止於見聞覺知而已。故平時則可。臨事則差。佛子絮絮叨叨。橫說竪說。不顧煩碎之譏。有不得已焉爾。

曰。有一等僧伽。畧自修飾。受人信向。務以建立廊廡。耀門宗爲念。一旦遇着逶厓。必一推勿之。曰無功德。

如孔光谷永之徒。亦儒門之一僧伽也。

居士一日跏坐。學生問。如何是受持上大士曰。有一等僧伽。畧自修飾。受人信向。務以建立廊廡。耀門宗爲念。一旦遇着逶厓。必一推勿之。曰無功德。

有一字。近因不得已。特立三箇名目。若能透徹。阿僧我祇劫已來。無數無邊無量諸佛諸師。所言所說。盡是註脚。不直一文錢。此乃秘授密訣。三十年後。說與伶聽。固問。士豎烟管云。三箇名目。只如是。只如是。

東與二師。偕讀漢書。有若逼迫。非性急也。一則衰邁之年。一旦溘焉。未及卒業是恐。二則紀傳若干卷。旬月乃訖。欲使二師甚覺非難。倘晝夜併讀。十五日可了。

茲後讀至百遍。亦容易事爾。勉旃。相別踰久。特記此。

用代徵贖云。寬保癸亥十一月十五賞。七十六歲翁

芳洲雨森東書。

凡官銜職銜者。取前後相銜之義。牛頭馬匹。銀兩舩隻。

日本公文陞官曰加計留。人不知其爲拇印之義。

詩者得之於口之所難言。畫者得之於目之所難盡。皆

能描畫摸寫於丹青詞語之間。令人實想默思而悠

然自得。甚之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能

自已。其爲快心暢意何如哉。詩之與畫。古人并爲一

途。故曰。詩者有聲之畫。畫者無聲之詩。志有向背。技

有精粗。未必人人皆兼者不爲也。非不能也。

物有固然。事有必至。皆不得不然之語。有春必有夏。有秋必有

冬。物有固然也。春去夏來。夏去秋來。事有必至

也。少壯老死。一呼吸亦然。

池尾壽安本肥前勿田代人也。僑居長崎。以醫爲業。家

蓄相公筆跡一篋。寇其來由。的有實據。非性急也。一則衰邁之

之物。其人既已死矣。聞之其嗣繼家未至貧匱。但不

知他日流落于何處。眞爲可惜。儻有慕賢之人。

購以重價。賤於宰府或北野。用爲鎭廟之寶。嘗相在

天之靈。必有所歡喜於冥冥之間矣。甲子二月九日。

芳洲七十七歲書。余見壽安。在四十七年前。閣棺今

已五六年矣。當時相見之時。未有嘗公字紙。故余則

無之見耳。見贊治言之歷歷。故記。

高野山金剛三昧院有兼好筆跡。加賀侯求以三百石

換之。不許云。余曾見其頁子。此話親得之於院主某。

定利尊氏嘗夢南無分身諸佛六字。求諸一時名人。各

以一字爲歌頭。書箋以與之。終連接以爲頁子。其旁

自書寶積經。直義亦自書一經。此則余忘其經名。兼

好字紙。亦頁中之一箋也。

宇綱茶者。宇治所綱之茶也。一運曰一綱。如花石綱。宋徽宗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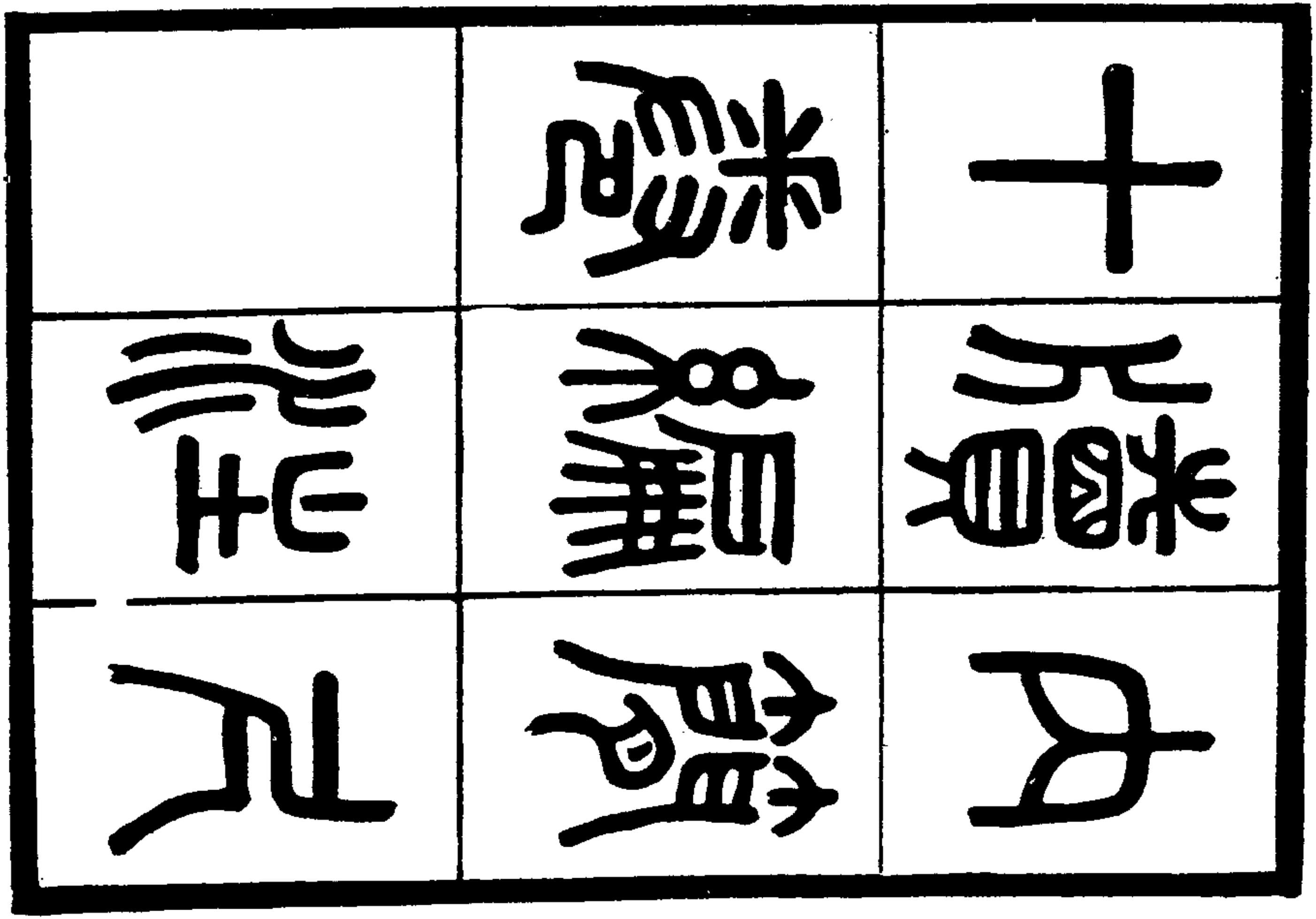
辰綱。見小說。是也。花石綱者。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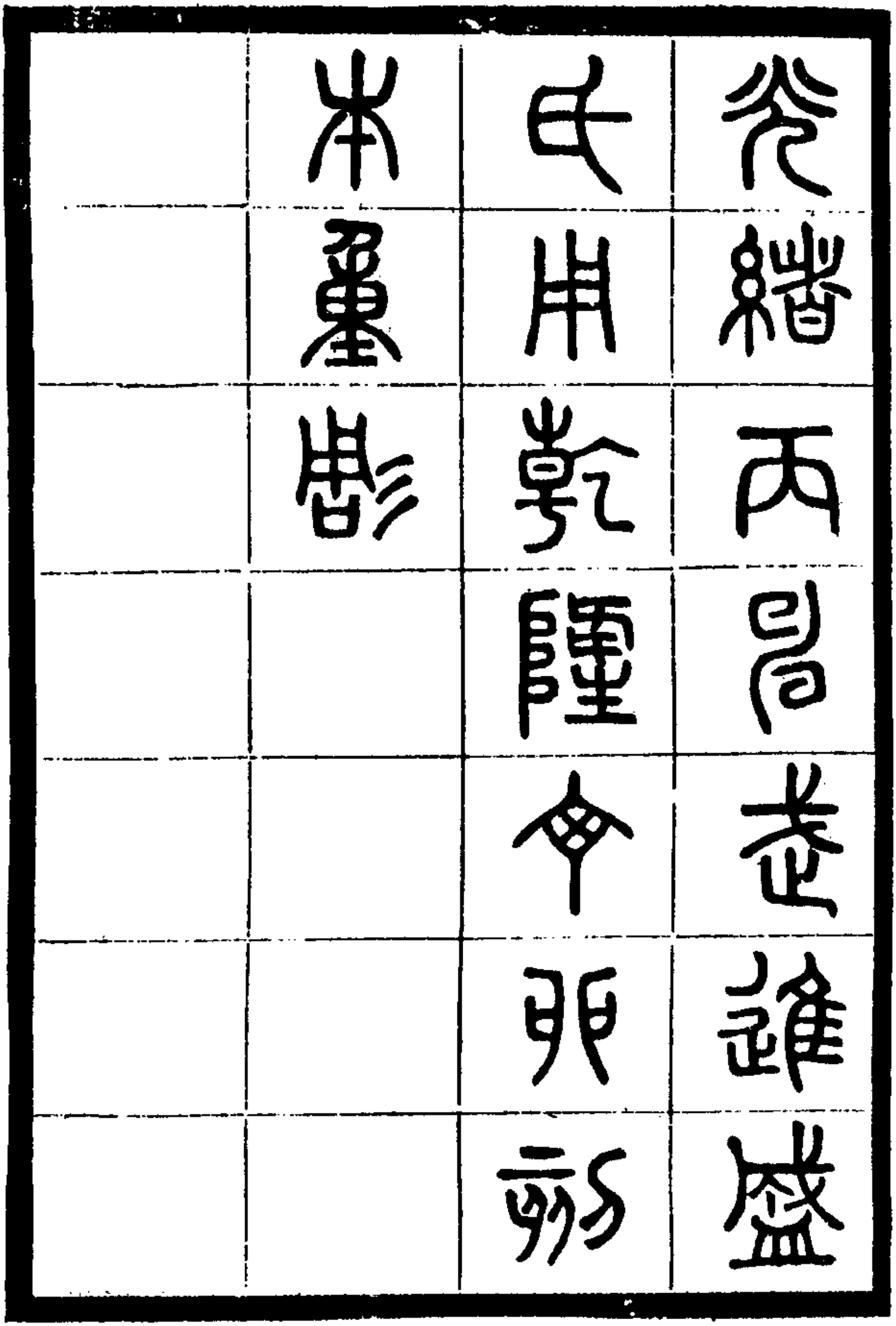
或以我國所謂鶯爲報春鳥。報春鳥見于潛確類書。審

其形狀。似乎與鶯不同。唯言春歸者。畧相似耳。

相國寺僧琳二師。遊於先生門下。其所耳提面命者。錄爲一卷。名曰雨先生口授。延享甲子仲夏日。

芳洲先生口授終





內閣尺牘欄注十卷

宋孫覿撰其門人李祖堯編併爲之注覿所撰鴻慶集自三十七卷至五十卷皆書帖（據浙江巡撫採進本尚書大全集七十卷四庫未收此所指自三十七卷至五十卷也）然參校此本時有不同如此本六卷內有與孟仲帖二十二首集本皆不載集本四十二卷所載與信安郡王孟仲帖一首復與此不符又此本載與葉左丞少蘊帖一首四十五卷所載與葉少蘊資政帖三首四十六卷所載與葉左丞帖一首亦復各別蓋祖堯據手稿編之故時有出入至其注中多取覿自著詩文以資考證如第三卷與周表卿侍郎第五帖注引覿集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表集本乃無此篇第七卷與常守徐計議第五帖注引覿集常州資聖禪院與造記云清署大師普瑨既至始改號資聖集本三十一卷載此文乃脫清署大師四字之遺落人閒者無不寶之以爲矜式蓋其於書也無所不覽故其爲聲畫也眞穿史傳義精理明有非後世所謂臨番□幅者比也其門人李公弼堯得公之遺帖猥富嘗類而箋之且欲刊之書肆以便覽者其用心亦勤且公矣昔五臣注文選東坡譏其淺陋至論李善則有詳備可喜之說夫以一已之所學而究他人之所得能極其詳備抑非所謂可喜者乎苟知東坡之所以喜則是書之出當令紙價貴矣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戡建侯行甫謹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有是心斯有是言有是言斯有是書呂相之記秦昌仲連之下聊城張子房之遺項羽皆是書也世變愈下而書之爲體亦不一或一幅二幅至五七幅如今之所謂內簡尺牘者是也夫苟心不能聲之於言而言不能盡之於書亦何取於鱗番□幅之爲體也哉富春故侯孫公鳳獨造是三昧凡其片紙隻字之遺落人閒者無不寶之以爲矜式蓋其於書也無所不覽故其爲聲畫也眞穿史傳義精理明有非後世所謂臨番□幅者比也其門人李公弼堯得公之遺帖猥富嘗類而箋之且欲刊之書肆以便覽者其用心亦勤且公矣昔五臣注文選東坡譏其淺陋至論李善則有詳備可喜之說夫以一已之所學而究他人之所得能極其詳備抑非所謂可喜者乎苟知東坡之所以喜則是書之出當令紙價貴矣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戡建侯行甫謹

宋尚書晉陵孫覿仲益生值國故更事徽欽高孝四朝爲文章容與詳贍淹貫眾體於時廬陵南豐眉山諸老相繼徂謝仲益趾其後號作家所著鴻慶集行世久異時有議重錄者格於物論而止仲益高官大年國史無傳略散見南遷帝紀中而世復佚其遺文君子徵時運迹事變考論其所致然未嘗不爲之徬徨沈吟搤腕太息獨其緒餘有尺牘十卷明中葉再三刻成化辛丑仲益十一世孫蜀撫七刻雲間嘉靖丁巳建陽守顧名儒刻自爲敘萬曆庚辰淮陽學政湯水李時成刻姚江葉逢春序於今僅存版亦湮矣梅里蔡氏子弟風尚好古屬者初篁理故帙憫斯順之傳不廣又病夫淺人者說言門人夾注淆漏乃與諸大阮體乾登復用謀手釐而版行之於是用謀起爲約尅日從事而吳門張蔭嘉以社會來集與勞焉刊正裒補捷鈔接校首尾纔五十日注本定諸子辱與予習每稿冊成趣以眎予予憚其敦促勤而樂其周審驩歎其脫手何敏迺予惟考古之用博矣必有所託以行是譜者倘畢牘技諸子矣擇而主是西漢之季子雲子駿著作傾當

時尚論者盱衡與傚於其人其文參進退焉君子立言行世本末重輕有辯之者諸子矣擇而主是曰無他也適親焉適傳焉且傳亦非一端而已傳之而有與爲幸或有以爲懼幸與懼殊趣而勸懲出仲益尺牘之傳幸耶懼耶庸詎知行世之非以持世耶予曰譜得之矣乾隆十有二年丁卯春二月月吉山倉浦起龍敘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目錄
○卷之一
與信安郡王孟少傅二十二首
與汪左丞三首
與葉左丞
與張右丞二首
與胡樞密三十五首
○卷之二
與胡樞密二十五首
與楊樞密五首
與路樞密四首
與何樞密三首
與莫內翰八首
○卷之三
與宮使李尚書十三首
與張尚書五首
與胡尚書六首
與致政楊尚書二首
與張侍郎八首
與周侍郎九首
○卷之四
與宋侍郎二首
與張侍郎十首
與向侍郎二首
與五九兄提舉六首
與石提舉
與鎮守劉侍郎二首
與平江守王侍郎十二首

○卷之五
與平江王守二首
與湖守趙中大三首
與常州吳守三首
與常守莊右司六首
與常守陳檢討三首
與常守秦直閣二首
與常守王司諫十一首
○卷之六
與常守錢舍人三首
與常守虞龍圖七首
與常守直閣湯舍人三首
與台守曾郎中十首
與吉守王舍人六首
與衡守汪少卿五首
與秀守方學士三首
○卷之七
與蘇守季文三首
與常守强朝議五首
與常守徐討議七首
與揚州榮守二首
與無爲趙守四首
與鄭大資二十首
○卷之八
與范大卿
與朱直閣四首
與胡寺丞
與張郎中
與莫刪定十首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
與常州趙倅二首
與孫節推五首
○卷之九
與李推官
與常州張司理
與八十姪司戶
與祝宰得之二首
與朱宰守道三首
與章宰三首
與楊宰五首
與臨安王宰十一首
與張朝奉
與王朝議
與蘇朝議二首
與錢朝議三首
與吳江曾丞二首
與李主簿
與汪簿二首
與平江吳江林尉
與張提幹二首
與新恩孫學士二首
與李主管七首
○卷之十
與朱提宮二首
與巡檢李修武十三首
與李巡檢

與張省幹
與張宣幹三首
與胡制幹二首
與何排岸二首
與劉機宜
與孫宣教三首
與莊宣教二首
與胡承務三首
與沈承務十首
與鄒承務五首
與趙解元
與撫州白雲如老二首
與建康清涼交老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陽湖吳文郁江寧馬長倫太湖李象求全校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焯敦復蔡龍孫初望增訂

與信安郡王孟少傅　名忠厚字仁仲　二十二首

伏聞制除出殿京口長城隱然與大江爲襟帶而劉玄德孫仲謀之遺跡猶在也緩帶之餘持一麾以酌江月無愧於古人矣

京口建康實錄孫權於吳大帝嘉禾元年自吳徙都之京口長城吳大帝赤烏十四年城之京口即今鎮江府城也

南史禮遵傳遵字履貞東莞莒人也父靈秀宋太常卿遵幼而聰敏有識量年十歲時父友羊玄保見而奇之謂曰卿後當爲國器位至三公吾不及見矣遵答曰願明公壽如松柏位至三公遵何敢望玄保曰此兒必以德稱位不稱才

孫劉遺跡　東坡甘露寺詩自注云寺上與孫仲謀劉玄德會處寺有石卿手植孫劉會處四字

東坡甘露寺詩云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一孤白鳥去悠哉江心似有佛鼻處天下稱絕

禁帶　王子安滕王閣序三江帶五湖

禁帶山河之固

長城　潤州圖經潤州城號曰長城

南史禮遵傳遵清儉寡慾家門雖貴而布衣蔬食常以俸祿賑給親族及見京口甚重及見京口長城

孫劉遺跡云云　東坡甘露寺詩自注寺有石卿手植孫仲謀劉玄德會處

東坡甘露寺詩云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一孤白鳥去悠哉江心似有佛鼻處天下稱絕

禁帶山河之固　王子安滕王閣序三江帶五湖

長城　潤州圖經潤州城號曰長城

南史禮遵傳遵清儉寡慾家門雖貴而布衣蔬食常以俸祿賑給親族及見京口甚重及見

書亦不數至前甚愧卽日祈寒恭惟鈞候萬福某已迫衰殘冰雪之辰正宜杜門塞向以度窮臘終欲一詣屏著如約不敢復避嫚慢之嘲也

齒髮變化 昌黎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蘇軾乞常州居士表積憂薰心齒髮之先變筋力爲耐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以筋力爲禮謂曲禮老者不尸素書詳下卷與楊樞密書中有尸素書詳下卷與楊樞密書中有尸素書詳下卷與楊樞密書中有

痛痛抱朴子生病於玉肌抱薪救火煮豆燃萁也附
火附火者一人老黃訓東坡老黃牛負重行遠食芻飲水伏櫪思奔千里之志
下箸晉書何曾傳性奢豪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凝塵晉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凝塵滿甖
席湛如也張協詩塵勃珠滿甖孤山月下認新聲晉中興書山陰孤山有隱士高逸之風
訓明皇雜錄開元中房琯宰相嘗邪步行十數里至夏口林邊一廢佛寺地令侍者振數尺得一瓶于中皆貴物琯在此乎遂恍然方記其爲僧時手
琯傳字次律東坡詩及口藏中藏書僧也
自聞問便當馳慰顧以老生常談之言未必能開釋左右而脩途觸熱又非衰謝所能堪計公必以此推照其非慢也此帳舊本在比奉報音伏審永州司馬柳宗元傳
蒙寵示秦國夫人行狀令志其墓某罪廢以來銘姻舊十數家而已夫人身封大國本朝巨室家世如此而樞相郡王與之治喪當

屬一時顯者大書深刻以表見於無窮適屬於不腆之辭此公愛
念之過未之思也
秦國夫人鄧處集載本志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鹽鐵判官贈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門下侍郎兼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贈太尉謚文正公諱旦之孫故左正議大夫尚書左僕射贈特進行尚書左僕射贈特進謚文肅公諱曙之女年十九歸于我
巨室家世本志王氏出自姬周貴如此而夫人以婉順之德處于富貴大書深刻史五代史六
再徙楚國更五封某國隆寧初改封秦國兩漢始終於是爲盛
又爲平江人點監元豐間改公於平江之長洲縣今屬蘇州
俱載國史述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譽聲籍甚省硕實
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侯謝公之夫人封越國夫人進加國夫人進封秦國夫人薨贈兩朝冊書褒美有加
天下敬相太半華原王鄴公之夫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於時
侍從奉使典州郡者望率常數十人
忠厚之澤公積德累仁施及後人
九歲適孟氏實邠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夫人
王諱彥脩之婿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魏國公
少傅公積德累仁施及後人
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嬪人進加國夫人薨贈兩朝冊書褒美有加
夫人以婉順之德處于富貴大書深刻史五代史六
再徙楚國更五封某國隆寧初改封秦國兩漢始終於是爲盛
命而得今封云巨室家世本志王氏出自姬周貴如此而夫人以婉順之德處于富貴大書深刻史五代史六
再徙楚國更五封某國隆寧初改封秦國兩漢始終於是爲盛
臣傳論于當塗繁城觀覽穴壁見其姓名以詩擢於世
功德面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詩擢於世
大書深刻史五代史六
不腆之辭比奉報音伏審即日大暑鈞候萬福秦國夫人冀
悼念之情固未易排遣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若悲戀不置
則喪繫作孽風影之流大不相遠矣敢冀尊生自廣
七供北史魏胡太后父國珍卒諡自始覺至七七皆設千僧齋百日設萬僧齋徐氏續通鑑通鑑本出釋氏不
傳則始此又李翎去佛書以
知何王時用鄒治喪之節其見於史傳
祝楊垂撰其一篇云七七齋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伸
送葬經禪足復形生人
追福歸以爲楊氏喪儀其他皆
有所出獨此傳禮故論云之
比奉報音伏審即日大暑鈞候萬福秦國夫人冀
悼念之情固未易排遣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若悲戀不置
則喪繫作孽風影之流大不相遠矣敢冀尊生自廣
七供北史魏胡太后父國珍卒諡自始覺至七七皆設千僧齋百日設萬僧齋徐氏續通鑑通鑑本出釋氏不
傳則始此又李翎去佛書以
知何王時用鄒治喪之節其見於史傳
祝楊垂撰其一篇云七七齋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伸
送葬經禪足復形生人
追福歸以爲楊氏喪儀其他皆
有所出獨此傳禮故論云之

綺超生有欲界六天名四天王天忉利天須彌摩天兜率陀
天衆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又有絕欲界十八天名色界天
鳳翔影(閻)主聽其言若將可遇求之盡如係風捕影然不可得
予贈與程正輔帖亡者悅仰之閒知在何方世
界而我方悲戀不已豈非係風捕影之流哉(閻)尊生(莊)莊子裏篇
尊生者雖富貴不以利累形
身雖貧賤不以養傷
也

(閻)投老(王)右軍十七帖(閻)實望投(閻)閔左(傳)閔閔馬如
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閻)閔閔農夫之望歲 不諧(詞)更
始時童謠不諧在赤眉
詩杼軸歡不諧施用
吾詩自是命不諧

兵(王)左丞(伯彥)三首

鉅德元勛社稷所恃手洗虞淵之日力扶杞國之天中興之烈(舊本)
作上所親見而眾媚不容十年去國屬者大廷作命進位師保臨
投旄鉞坐鎮一方天下嘅然日僕公歸非區區之私也不宜

虞淵(閻)楚辭因衆光於虞淵是謂黃昏唐書狄仁傑傳貶彭澤令
虞淵注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薄於
唐書狄仁傑傳貶彭澤令日薄於

桐劫制天下而振神器仁傑蒙恥忍以機大謀引張東之等
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之
九咸池晞扶桑之以乘(杞)天(王)列子天瑞篇杞國有人憂天崩地墜身亡
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祖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
充塞四虛亡處亡氣奈何憂崩墜乎地積塊耳亡處亡塊奈何憂
其壞其人舍然大喜(閻)中興(宋)高宗本紀贊曰中興之主死於叛臣王倫之手
而配享周傳九世屬王死於叛臣王倫之手而配享周傳九世屬王死於叛臣王倫之手
世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禍元帝正
位於建鄴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宋傳九世
徽欽陷於金高宗纘圖於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為中興至於亢
復舊物則晉元與宋高有餘責焉汪伯彥傳去國七年上所著
中興日曆五卷(閻)作命(書)說命王言惟作命(閻)授(戰)摯虞新論漢魏故事遣將
公歸(閻)見詩幽風九罭(傳)九罭罟魚也大夫士咸相率
爲詩以慰公南行之思顧必以來字者所以觀公成政而
來歸疾也

去(論)違門下佞仰十年而愚暗自用仕不知止遂觸嚴譴除籍爲民
投荒萬里首領幾不保焉比反故廬老妻(公弼張氏)幼女(名小陬公集有
祭文)過疾已亡但見兩家寸心摧折迫咎無所竊觀漢唐魏晉之閒
士大夫無明哲保身之智不量彼己以犯世故之鋒而相隨入於
刀鋸鼎鑊之內者何可勝數如某猶得假餘息於荃茅一把之下

復何恨但有愧於左右而已

嚴譴(詞)少陵送鄭虔貶台州詩萬里
嚴譴傷心厭遲日百年垂死中興時(閻)除籍投荒
貸死除名象州羈管瀕虔詩鈔小序紹興
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之歸隱太湖二十
到官教丞戒之戒(閻)相(漢書王
之相隨入獄矣(閻)假息(少陵喜閻官軍已
傳鍾鼓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問洞山良价
意山曰陽春地後有一把茅荃頭忽有人問陽春地如何曰道膺
舞過

蒙垢自屏不交賓客不談世事一紙之書不至於舊交新貴之門
五年矣側聆少傅嘅(閻)嘅宣城便欲飾固陋之辭占敘萬一既成復
毀至於再三重惟恩舊不敢自取疏絕之罪輒復薦區區於下執
事也

(閻)嘅(宣)城(宋史汪伯彥傳紹興初奉祠知
已徙饒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
同類難宜與奉復秦檜張浚共贊
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
被上(詞)宗皇帝書語

與葉左丞(名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先生)

承以蒙頭面壁爲日用固所望於公也某客江左始讀其書顧雖
昏憒不識其趣而一切世間蜂窠蟻垤之隘已可笑也
蒙頭(永嘉禪師證道歌禪被蒙
頭兩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閻)面壁(傳燈錄菩提達磨高
止嵩山少林寺面壁
而坐終日默然人
莫之測謂之壁觀)蜂窠蟻垤(楊億之華山賦見若蟻垤聚凡層
聚逸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女
矣山谷詩蟻房各自開戶牖蜂穴或夢封侯王
與張右丞(字達明)二首

某塊處閒寂事大之禮廢缺爲愧卽日共惟鈞候萬福故歲鄉縣
經時不雨田翁鑿井深數丈而不得水今夏雨彌月大浸稽天霖
霪猶未已杜子美云嘷能補天漏議者已屬公鍊石之手也

(閻)塊處(曹植求通親親表每
四節之會塊然獨處)(閻)田翁(柳河東詩田翁笑
逍遙遊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補天漏(杜少陵寄岑
參詩出門復入門公集有
令人腹沈吟坐秋軒飲食錯昏晝寸步幽江頭難爲一相東
就吁嗟呼蒼生豫稽不可救安得詩雲師
淮南覽冥訓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
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
狡蟲死顓民生
背方州抱圓天

臨川山水佳絕別墅又領其要高情超然獨擅一壑每讀九章想見其處而以不得從杖屨一快洞心駭目之觀以爲恨也索詩輒奉課作謝

上呈幸一讀置之

臨川水以爲郡雲谷銅陵諸峰環列爲屏障別墅在焉九域志撫州臨川郡有雲谷銅陵諸峰環列爲屏障別墅在焉

幼度圖基睹別墅唐書裴度傳度於午橋創別墅又於集賢里又於午橋創別墅領要少陵淡墨傳寫頗失其真今以原本呈幸一讀置之

然老子無世說品藻門明帝問謝鯤曰君自謂何如庾亮鯤曰亮在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

從杖屨東坡與半山帖庶可領超

駭目初見子虛賦又東坡與程懷立帖子明傳神別一詩東坡與文潛公詩此何瑣瑣

奉課孟少本老與黃門帖

本願得二輔使往來者駭目詭異之觀又與程懷立帖子明傳神別一詩東坡與文潛公詩此何瑣瑣

原呈石丞張公別墅圖詩九章

其一

依然右丞吟摩詰畫堂松檜繪蘚崖外獨厲風中緣林尊的花鳥一群藉草眠其二

渭竹樹交一潭甚寒青已無一蛇平我心亦如此其三

蝦蟇石天公豫蛙坐穩陽不動化更欲歌吾儕不挂功與名

其一

潭巖書堂松檜繪蘚崖今摩詰尚友千年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眞賴川煎藥爐香霧翠微冷冷石泉琴記藏

其二

泊湖淳蔣蓴鱸正秋水彩鱗細雨過浮萍

其三

鷗盟在金閨遙見招不若婦妻弱子歸我之死有子存馬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孫繩繩繞堂前與孟少博帖

其四

多寶院穿雲訪幽佳倚杖蒼崖根冥冥篁竹中時聞出山泉

其五

古寺松爲門雙幢倡營一飽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誦未覺釣石梅

其六

温世事風雨過眼花秋聲入枕夢飄然得遠遊寄此五石尊其五梅

其七

仙潭潭雲幕垂樹杪秋聲入枕夢飄然得遠遊寄此五石尊其五梅

其八

切雲冠尚想陵波襪殷勤小梅花獨照黃昏月生綃澄香霧翠

其九

神卷煙雪忽然東風惡一夜人物擅一方相君踐台斗爭雄兩難

東西鬱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相君踐台斗爭雄兩難

卷

即倚蘭臺筆高議凌雲閣星月光陳遠抗如接尊名縱前芳獨有眞

即倚蘭臺筆高議凌雲閣星月光陳遠抗如接尊名縱前芳獨有眞

石魁然此江郊面帶蒼猶疑

老蟠扈商吐月中流我來蓴鱸正秋水彩鱗細雨過浮萍

崖石屏泫瀉泉書堂何代有詠物

下夢仙舟地勝眞賴川煎藥爐香霧翠微冷冷石泉琴記藏

詩九章

原

呈石丞張公別墅圖詩九章

其一

潭巖書堂松檜繪蘚崖今摩詰尚友千年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眞賴川煎藥爐香霧翠微冷冷石泉琴記藏

依然右丞吟摩詰畫堂松檜繪蘚崖今摩詰尚友千年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眞賴川煎藥爐香霧翠微冷冷石泉琴記藏

壑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邱一

壑自謂過之

從杖屨東坡與半山帖庶可領超

駭目初見子虛賦又東坡與程懷立帖子明傳神別一詩東坡與文潛公詩此何瑣瑣

奉課孟少本老與黃門帖

本願得二輔使往來者駭心絕目詭異之觀又與程懷立帖子明傳神別一詩東坡與文潛公詩此何瑣瑣

石魁然此江郊面帶蒼猶疑

老蟠扈商吐月中流我來蓴鱸正秋水彩鱗細雨過浮萍

崖石屏泫瀉泉書堂何代有詠物

下夢仙舟地勝眞賴川煎藥爐香霧翠微冷冷石泉琴記藏

詩九章

原

呈石丞張公別墅圖詩九章

其一

潭巖書堂松檜繪蘚崖今摩詰尚友千年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眞賴川煎藥爐香霧翠微冷冷石泉琴記藏

依然右丞吟摩詰畫堂松檜繪蘚崖今摩詰尚友千年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眞賴川煎藥爐香霧翠微冷冷石泉琴記藏

壑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邱一

壑自謂過之

從杖屨東坡與半山帖庶可領超

駭目初見子虛賦又東坡與程懷立帖子明傳神別一詩東坡與文潛公詩此何瑣瑣

奉課孟少本老與黃門帖

本願得二輔使往來者駭心絕目詭異之觀又與程懷立帖子明傳神別一詩東坡與文潛公詩此何瑣瑣

與胡楓窗名松年字茂老二

自長至族黨姻舊俱集比小閒已復歲盡又從數十田客疏舍旁一故溝欲速之意至與之同臥起也跂望門牆晨夕西鄰忽蒙墮教讀之槀然若負冰雪具審卽日春寒釣候萬福某去違已見火

令及是嘗有侍見之日矣

跂望門牆宋史松年本傳以疾提舉祠宮卜

居吳門東坡簡朱

康叔貞服食甚精

墮教東坡簡朱

士皆服之

負冰雪唐書李密傳密持

喜房翁家長孝先牛歲耕不堪之忠令不得作寒食若犯有

火令日皆祀火食云爲介子推且其方冬至後一百有五

冀州之南河陽之

堆阜出

堆阜凡費廩粟百斛僅若蟻

垤耳雖有愚公移山之意而齒髮缺壞筋力索

然其如魁父之邱

愚公移山列子湯問魯太形王屋二山本在

冀州之南河陽之

北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懲

入之日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形王屋

何

子子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

連日侍樂飲已復爾本作然謂當熟寢數夕而親舊遺書十數輩

闔門待報者猶在也至是亦已矣卽日暑濕蒸惟鈞候萬福隆暑

方自茲始未卜踵見之日敢冀眠食厚自持以須告廷

某塊處閉寂以書自娛亡與晤語者每獲侍坐一

諫則紙上語直古人之糟粕耳第以禮遇厚重爲公賀不敢造

以爲恨也公子後堂必已塗墅稍從事於門庭想益潭潭然也九

仞之崇所欠一簣耳某舍下出新竹數十竿亦解籜矣不過短籬

尋丈之閒已作橫川萬竹之想也

古人糟粕莊子天道篇成公謂書於堂上輪扁斫輪於堂下斫

人之言也固當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讓者古人之稱已夫以臣之事君之所讓者古人之稱已夫以臣之於君而不及人不能以諂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以諂臣之於其君而不及人不能以諂臣之於其君而不及人不能以諂臣之於其君而不及人

中已出筍百餘竿梅杏有著子者繞樹三帀如護其雛特未可折贈也聊發公一笑

朱櫻左太沖三都賦朱櫻春熟素奈夏成景龍文館記唐太宗與侍臣於樹上接櫻桃而食至晚人賜朱櫻兩籠侍臣於樹上接櫻桃而食至晚人賜朱櫻兩籠柳柳州詩有無日能銷退之詩名櫻桃花詩鄭谷有櫻桃繁蕊重如雪之句

繞樹三帀漢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帀何枝可依

雙竹者來相與護雛歸

張莘欲求薦狀爲成資改官之計其勢雖迫切如某豈敢嘆嘆嘆嘆涸轍忽得者云韓侯或當作侯已爲補叔詣兄所失一狀殊內翰字叔詣而成資在六月道盡塗窮更無他畫度樞密所薦五士必不盡用於今歲儻蒙改薦於垂成豈惟莘蒙惠某亦預被賜也尚冀眷存之舊不以屢瀆鄙過

成資白樂天詩兩猿三考遂成資

嘆嘆嘆嘆漢書張釋之傳豈效此樞密院事條注見上人

密院年本傳大金遍同僉書樞密院事條注見上人

嘆嘆嘆嘆漢書張釋之傳豈效此樞密院事條注見上人

即日恭惟鈞候萬福辭去便屬長夏今跧伏田舍如被薰灼兩腕疲於扇箑不復近筆硯矣竿牘之問缺然彌時莫抒下情第極愧悚

薰灼詩憂心如薰孔疏曼在于心如薰灼于已

扇箑說文扇出漢南以東謂之扇自關而西謂之扇箑竹牘小木片

恐

跧伏江總虞支詞書陸君誄不盡累陟石展轉反側也

跧伏還展跧伏不竟舒伸自理說文跧卑也

扇箑以東謂之扇自關而西謂之箑竹牘小木片

戒寒外傳周語風見而陳戒寒風戒寒言讀陳當作慎慎也

因鼎家語子路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藻梲因鼎而坐列鼎而食

向見公郡痛已失所在比涉大暑偃仰自如想益勝健秋序戒寒公防秋當在因鼎之閒也

防秋詞唐書陸贄傳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帖借

卷一

制州等有與廉手書守相丁寧款密莫不感荷

感荷說文荷負也

失依仰宋史朱壽昌傳棄官尋母至同州聞其母在長安即往同州得劉公一報書賢於十部從事

失依仰孝傳棄官尋母至同州聞其母在長安即往同州得劉公一報書賢於十部從事

謹參頃歲郎署

謹參頃歲郎署松年詩名聲相乘除魯靈光

謹參頃歲郎署松年詩名聲相乘除魯靈光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魯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光而增焉

魯靈光殿賦序魯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光而增焉

之所立也

遺溪中猶空無所有

遺溪中猶空無所有

豐光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

豐光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

向來伏拜戟下重勤省顧館之新室連日治酒食接慇勤道誼故又過於異遇悚荷莫知所言卽日履茲徂暑共惟鈞候萬福炎威暴發如坐甑中橫山奇勝一壑翛然計公一適在北窗之下也

戟下注見上

橫山吳郡圖經續記在吳縣西南十里道經云橫山四面皆橫峯以此得名也又石湖山風物徂暑也

橫山吳郡圖經續記在吳縣西南十里道經云橫山四面皆橫峯以此得名也又石湖山風物徂暑也

之中有陸雲墓顧是山與此邪之西南隔湖控越實吳時要地

隔岡皇中書還鄉於橫山東亦以是山爲屏蔽也山高廣

隔岡皇中書還鄉於橫山東亦以是山爲屏蔽也山高廣

嘆以備物志一適北齊書邢卲傳是一適又見後

嘆以備物志一適北齊書邢卲傳是一適又見後

賈華登峰之頌皆在焉

賈華登峰之頌皆在焉

北窗淵明夏月北窗下臥風涼原皆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北窗淵明夏月北窗下臥風涼原皆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日先建舟紀太湖遂以擔輿入黃川少習循湖入長興路以去行役恩恩不獲寓一柢履布區區至今尚懷愧也

戴星呂氏春秋盧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出入而單父亦治單隱夜治義興記吳王夫差引太湖水溉田二萬頃名曰通水又名胥溪今土人訛爲義興

戴星呂氏春秋盧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出入而單父亦治單隱夜治義興記吳王夫差引太湖水溉田二萬頃名曰通水又名胥溪今土人訛爲義興

星此中二字疑衍

貿貿明禮禮器貿貿焉而來而往事

貿貿明禮禮器貿貿焉而來而往事

湖洑在宜興南今土人訛洑爲步西邑志又謂洑爲害有圖經

湖洑在宜興南今土人訛洑爲步西邑志又謂洑爲害有圖經

據輿圖洑山行湖行皆建長興爲湖洑山之會餘詳地名古今不同多矣

據輿圖洑山行湖行皆建長興爲湖洑山之會餘詳地名古今不同多矣

冬月必須裘頭夏月則加葛帽

冬月必須裘頭夏月則加葛帽

自領報問便屬昏會雖悾悾悃迫中無時不在門下伏奉誨存稽首拜貺愧不可言具審履玆歲端鈞候萬福連雪竟此歲及是開霽橫山春色已在先生杖屨之中矣

履端左傳履端於始

履端左傳履端於始

先生杖屨年譜遵化縣陶外春秋時有云先生杖屨中而

先生杖屨年譜遵化縣陶外春秋時有云先生杖屨中而

秦少游作會稽東湖記

秦少游作會稽東湖記

詩文發源東坡作嘉陵春陽詩有云

詩文發源東坡作嘉陵春陽詩有云

上春在堂亘中余以爲依倣太甚

上春在堂亘中余以爲依倣太甚

胡騎嘯兵境上使驛已三反所望折衝口舌之閒少貸一方肝腦之禍也比得劉鎮江陳景淵名允衡書皆可喜之言庶幾安堵遂卒歲如某所策也某只俟徹警趨伏門下

收卽張翰答李令伯書慶秉之人每自收卽

收卽張翰答李令伯書慶秉之人每自收卽

雖翩翩之厚有加平秦

雖翩翩之厚有加平秦

十部從事晉書劉洪傳洪部督

胡騎杜子美詩胡騎一何四面萬里胡騎長驅五六年使擧蔡襄回曹相公啟永抑馳驛衝之鄧時須使驛之書折衝戰國齊策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會將千里司馬折衝廊上者也月月相如戶內拔幟於壘組之間折衝廊廟之上者也

薄寒宋玉九辯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別去纔宿昔已悵然賦三秋之句即日薄寒未惟鈞候萬福某十日侍坐區區懷戀未敢言旋屬親某比次山中冰雪皓然破屋支風幾不能夕伏蒙招喚生薪豆粥翁張酒體中不平遂復辭去歸舍甫定邊警遽聞晨夕疑懼久不已足以解飢寒而酒肉如山極一時之盛區區戚著未易具陳也

三秋詩采葛彼采葛矣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一破屋晉蔡謨答桓溫書破屋數間而已矣生薪東坡在黃州大寒賦薪貴米賤薪貴米賤薪傳王郎伐薪燒之灶間炊氣蒸鬱不得上遂滿屋煙火從竈門出坐客皆熏眯目淚下不可開豆粥後漢書馬援傳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至饒陽蕪蒌亭時天寒烈風雨雪悉令將士人持一豆粥飲之以次飲食今俗宴會皆設豆粥頌道人親煮豆粥頌道人親煮豆粥大眾齊念煑者老夫試嘗一口已覺酒肉如山杜少陵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詩酒肉如山又一時物錢起哀薛據歌竹枝詞豪竹傳楚人謂多篁為豪

美梨分餉富矣哉比侍杖屨繁舊本作繁花猶在目俯仰之間遂供飣舊本作餖坐家釀海錯併已祗拜記存之厚品物繁夥衰老之光也

飣坐玉海唐少府監供御膳用九盤脂果列席前日看席飣坐古通崔寧傳人目為飣坐梨吉座所珍也家釀大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海錯貢禹物性品物貢文殊異錯雜也傳楚人謂多為夥

涉秋便為趨侍面丈之計而水涸不可舟比得雨又屬女子從其夫造官少留與之別及此秋殘竟未遂款門之意區區贍悵尚何言

面丈曲禮席間面丈注面謂近長者也容也客丈足以指畫也款門呂氏春秋款門而謁注款叩也

大旱之後村農方以得雨為喜數日來秋稼皆爛死水中某生長田閒今老矣未嘗有也議者謂久旱之禾得雨正如飢人得食一飽過度遂至僵仆來歲饑疫恐不免也似聞慶賜將行盜賊亦稍出矣所憂殊未艾耳

秋稼爛少陵秋雨歎首章云雨中百草秋爛死注秋雨不晴生耳秦穆黑農夫田舍無消息東坡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詩飢人忽夢飽定何傷飽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眞飢定何傷

陽復於陰川池凝沍雪之交舊本作沍字句恐有巨人長德善類所特所冀面致領言以抒下情而衰瘵不堪趨走第頓顙南向而已

巨人長德師人長德以天子以為宰相抒下情序或以抒下情班固兩都賦宣上德而盡忠孝

某自湖狀由徑入善權祖送處便道過潼渚省族兄罷一夕飣覓超北門就舟日已曛矣詰旦莫成叔別令回詣朋溪以還久客歸心如飛不果重詣必蒙貸餐

湖狀註見前善權本名善卷洞在宜興縣山東南舊圖經云卷洞有石柱高丈餘號玉柱唐禦筆題其壁朋溪董令升自號所居之溪曰朋溪金函崇寶藏玉柱開鑑機朋溪董令升自號所居之溪曰朋溪湖與溪湖與溪湖

勤官人昌黎新修滕王閣記以太原王公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令修於庭戶穀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聽命於幕下無一事可以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出若謂人[illegible]分東坡贈潘古詩師人[illegible]推舟[illegible]溯清潁人[illegible]推舟[illegible]溯清潁人[illegible]推舟[illegible]溯清潁

與胡樞密 名見前卷

自承尊幼徙寓大府日欲面致頌言遂不復遣問卽日溽暑蒸惟鈐中有强聒之嫌借合嘗往必在城東橫林道上比及竣事回詣東橋行李當有兩日之淹欲少竢秋晚拜伏門下

老龍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閒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究其一藝迄龍讀曰嫉

草草昌黎論史書附鯀殛不同巧造語言千今世稱樞密馬氏通攷樞密唐代宗置宋興中書對持乎朝爲二府容齋隨筆唐世事以內侍爲之參用士大夫遞同執政每遇大忌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由常州瀉城循運河而東四十里爲橫林鎭

中宮月令爲中宮宋史后妃傳高宗憲節皇后康賜夫人從三宮北遷及卽位遙尊爲皇后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得歸閏帳朝行釋服之祭十二年八月梓宮至年寄居宮李劉四六標準有我寄居宮諸啟如云載吾窀之斐然事是邪之賢者圖已重清廟九九之數謂當應秦之農謂再朞謝武階兩兩之特乃甘松菊之主人舊作圖林之勝事蓋謂領祠謝政閒住齊蹄等宮也

廢錮劉相公敞一坐李行李十左傳僖二年行僖

郊而樞密館於鄉校赴早集矣繼領誨答始悟傳者之妄誕謾成俗數十里之外便不可信可以一歎也卽日秋高恭惟鈞候萬福某風雨中野次八日蔚屋之下衣衾沾溼體中盜不佳矣調謖稍復小舟馳造

五馬潘子眞詩話天子六駙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二千石駟馬兩已其有加秩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兩已世說九卿則二千石乃駟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漢制臣出使爲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

鄉校左傳鄭人遊于鄉校

野次晉馬榮緒公宜露營野次詩征以論誕慢老衆管仲論其書

野次大皇言風餐誕謾不足信也

秋摻江垂

野屋易豐卦六二九四豐其蔀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酷暑彌時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日矣一雨脩然粗有生意方欲遣狀已拜誨函之辱病眼豁然如侍珠玉之側欣荷之私尙須登門以謝萬一

翛然莊子大宗師翛然而往白香山松聲詩竟夕遂不寐翛翛俱翛然亦作蕭

珠玉之側世說裴令目王夷甫山巨源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問又枉手誨開閤數反欣玩亡窮具審履茲涼秋鈞候萬福梓宮過郡樞密望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徐當詣橫林屬者製中宮之服當作嘗本往從之以所被旨惟所過

屬還從不卽伏拜門下占敘感悰尙恃省愴察知愚鈍許司馬蒼帽進也

【作匱】六一居士詩有似匱作鵬縮身藏自適【蒼帽進】晉書謝安傳桓溫請安安卽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竟溫使取幘溫見髮之曰令司馬蒼帽便其見重如此

某辱顧之厚當是賀慶一人之數初議艤舟大聖堂假一榻之地而大浸如此魚龍入室必不見容少須當具裝矣

【賀慶】湘南子大慶成兩蓋從相賀【一榻】唐書裴垍傳裴事舍人初請省視事施一榻堂上墨角兩生牛鬬詩秋威壯一榻臥大浸見卷一與張右丞帖魚龍入室東坡秋陽賦潛行城郭魚龍入室【少須】左傳子不少須眾懼書

卽日秋暑恭惟釣候萬福某比屢誨答審閒體胖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白鷗令築今復何如公儆痾已去體矣如煙霞癒疾未易以砭藥除也一笑

【白鷗築】當是胡權密煙霞癒疾之名【煙霞癒疾】唐書隱逸傳高宗幸嵩山視王其門遊盧鴻岫拜儀止謁棲巖謂曰先生此住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砭藥】左傳晉二十三年美疾不如惡石砭以瀉代之

秋氣益高橫山之下鈴光接天以目力之盡爲界而以拘係不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謀梁尚書約同載詣門下比得書云當在展墓後尚恐遷延卽扁舟獨往矣

【秋氣高】少陵詩千崖秋氣高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目盡爲界】揚子雲校獵賦東壁圖志費詩傳目盡東坡聚遠樓詩直將眼力窮界句【拘係】易隨卦拘係之【同載】晉書王濛傳濛與劉惔善時人謂之二王一龍同載

某念當造門不復遣狀使臨貶教具審春動鈞候萬福蒙論以足慨運有情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愛以不肖致勸即何足下所與老以慮之

【某念當造門】莊子總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不復遣狀】晉書謝混傳混與從弟靈運書靈運不停駕報莫敘感藏之意也【慨運有情】頃之候溫其氣漸和【體中日勝】山谷詩體中日勝自一方【自愛】漢書李陵傳勉強自愛疾家尙未舒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惰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一方

今始公杜門養恬存神守氣萬頃之量不可澄撓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耶

【今始公杜門】莊子德充符今子閉我以才智【養恬】莊子總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存神】莊子知北遊汝齋戒疏瀹而心【守氣】莊子德充符今子以我【萬頃之量】後漢黃憲傳憲奉高車不停軌鄭不顧之候溫其氣漸和【拘拘耶】莊子大宗師子輿子犁子梨子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犁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拘拘也【甲辰丙寅】唐命書甲辰歲直乙酉丙戌酉已丁亥庚午庚辰辛未歲直壬申癸酉丙子此言有脩歲位之說也

書又沐題品衰老感歎而已

韓公示兒詩隔門問誰來兼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
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期窮稽劉禹錫謂唐虞酒食麗無爲基築
洪氏辨證謂李絳崔群之徒也 新堂又示兒詩中
豐試詩此邦東南
會多士歎題品 題品東東坡

即日履茲新春林惟鈞候萬福某中冬冀一望後塵俯仰忽見歲
換連慢廢禮遂無以藉口第頓首南向而已

望塵晉書潘岳與石崇詔事 歲換白香山詩別君只如
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 昨芳歲換六七蘇長
公立春日詩不謂新 連慢晉書齊獻王攸傳先王製世明
桑揆聊與越人談 勿法雖朴作教以正連慢

前日遣舟還麾下併致媿謝之意度已冒聞即日雨寒釣候復何
如椒密久於異縣屬此時序未能免俗想亦紛然區區竿牘之私
又勤省覽尚冀督悉

麾下史記蒙書作麾未能免俗詞世說任誕門阮仲容居道南
注集讀曰麾 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
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某以暑中苦瘡病而耑癥不可耐爬搔次骨久乃作痛意緒無慘
肉應二 五

坐此不時具問恐愧何言某築室正紛然本爲營生歸宿之地而
慮之無素費出十倍遂不償此勞也

耑癥禮內則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爾雅釋言詩姊也郭注
苛者多疾娇後多作病王引之述聞引禮
癢容爲心 爬搔昌黎集孟刑部聯句搔作爬今字書爬作
廣重患 搔無爬音文選把搔作爬已把

蒲庖切則知唐宇今不出者 次骨史記酷吏傳內深
多祿反詩南宮晴日照爬搔 次骨至也 槩室
詩小旻如彼築室于道謀牟山詩會
猶築室反明鈞相與此庵吟山湖
猶無所歸宿蘇軾詩四
國不早定歸宿終安在

分貺龍焙絕品謹已拜辱今年茶餉未至以公所賜爲第一義也
未敢烹試詰朝薦先而後飲其餘矣

龍焙詩東坡西江月詞龍焙今年絕品谷簾自第一義益州保
古珍泉雪芽雙井散神仙苗裔來從北苑 第一義密寺無
住薝蔔杜鴻漸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
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公曰蒙師開示不可思議拔齒
置酒地窗戶浮青紅高陵杜勞見采菊籬下遠城陶經已窄百丈横
絕垂天虹日麗鶯谷曉沙暗驚泥歐悠然命巾車往往載客從
太白峯天巧朱絲奏三峽溪山入寂寥高歸禮無
莫長卿傳保九疑郡石嶺中興浯臺兩穹崇西州歸簡傳東
非熊勒石頌中興浯臺兩穹崇西州歸簡傳東
丁令威學道於
遼故宮

不赫芥於胷中乎路公弼尹應天犯大暑奔命而去某以爲不如
據南柯之枕猶有一餉之樂也

斗水莊子少陵引水詩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
涸生理鮒斗水何直百憂實蒼用莊子斗升之水活也 丹
吞雲夢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平青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
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蔕楔注蔕芥刺鯁也
應天宋地理志河南郡緜德軍節度本唐宋州睢陽郡景德
三年升爲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爲南京 奔命左傳
於奔命 南柯劉異聞錄淳于棼夢入大槐安國尚金枝公主王謂
命 生日吾南柯政事不理屈卿爲守累日達鄰及寤于
槐樹下尋穴有大穴洞然明朗一大墟乃 一餉向韓退之詩雖
王也又一穴直上南枝即所領南柯郡也 得一餉樂有
如聚飛蚊蘇子瞻詩題詩送酒君勿謂免使退
之嘲一餉馮慶本集亦有夢短一餉樂之句

橫山稍有郡人攜客造觀者前日狐狸之宅一經點化遂爲冠世
絕境三絕句上呈當公一笑吾詩無傑句萬景騁莫隨正謂此也

狐狸宅左傳襄十四年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點化圖老談化賀蘭歸眞
日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 吾詩二句此謂長公寄謝秦太虛黃樓賦詩
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 其篇首云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
賦詞其中間二句云云

附三絕句

波開指點見青紅雲香峽嵋倚半空幻出生綃三百幅遊人滇
在畫圖中一簞雲十歲蓬牛寬鏡葉風枝繞舍寒莫遣先生歸
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二潘雨著度四十攜年來又
見子猶枝龍鍾白首門前客待看成陰合抱時三

附橫山堂詩

古縣山水圍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嶺合連舍百家通我
堅雲生蓋胸故服入徑外坐驚雨脚風裝裝十二疊半坐簫
蒨重修屑新意就一株翠增空麻對慙平生似爲
置酒地窗戶浮青紅高陵杜勞見采菊籬下遠城陶已窄百丈横
絕垂天虹日麗鶯谷曉沙暗驚泥歐悠然命巾車往往載客從
太白峯天巧朱絲奏三峽溪山入寂寥高歸禮無
莫長卿傳保九疑郡石嶺中興浯臺兩穹崇西州歸簡傳東
非熊勒石頌中興浯臺兩穹崇西州歸簡傳東
丁令威學道於
遼故宮

別紙論陶淵明陳元龍出處大致非世論所及也某薤食者也而肝膈實繫肉食者休戚故嘗撫按而起有泰無人之歎一從接待閒議論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陶淵明【訓】晉書隱逸傳潛少俊高尚博學善屬文嘗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吾常得酒醉必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訓】宋書隱逸傳潛性嗜酒親舊必知每往輒具酒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既其真率如此自爾以後絕跡公門凡十三年潛以元嘉四年十一月卒時年六十三【訓】南史隱逸傳潛嘗著無弦琴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陳元龍【訓】魏志呂布傳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表坐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過下邳見元龍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客臥下牀開君有國士之名天下大望今天下大亂欲依託君君無救世意何緣不相與語元龍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元龍曰不然譬如劉備公孫瓚呂布之徒皆當世俊傑但上下牀之間耳無可與語者許汜曰今欲與君俱去誰當相納元龍曰君不如我我上君於百尺樓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耳劉表性豺狼不可親公孫瓚實燥發不可久託呂布有勇而無計主數背恩不可與託今天下大亂當與英雄共圖王霸之業而但論床榻間事乎許汜慚色【訓】三國志陳登傳登字元龍少有國士之志博覽多所通達為廣陵太守徐州牧劉備在小沛登與並威名先是登父為下邳相時邳民許汜與劉表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過下邳見元龍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客臥下牀開君有國士之名天下大望今天下大亂欲依託君君無救世意何緣不相與語元龍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元龍曰不然譬如劉備公孫瓚呂布之徒皆當世俊傑但上下牀之間耳劉表性豺狼不可親公孫瓚實燥發不可久託呂布有勇而無計主數背恩不可與託今天下大亂當與英雄共圖王霸之業而但論床榻間事乎許汜慚色

封豕養【訓】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田梧丘晏子侍公公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其有陳氏乎晏子曰若君之後其為衛社稷司主民人雖有封豕養不可謂泱泱公曰若子之言其有慶乎對曰臣聞之社稷固民之主也有民而後有社稷有社稷而後有國有國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福是以為民立君為社稷也

其風可薙食肉食【訓】說苑貴德篇魏文侯謂羣臣曰寡人聞之君子不食其肉不衣其服今子為我臣而食肉衣帛不為我計公家之利何也羣臣皆慚而退明日朝皆衣弊衣而見文侯文侯曰寡人聞之君子不食其肉者不衣其帛

蒙賜已厚比唐盎裕一再過具言公已登政路而訪問死生存錄衰老又過於前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卽日履茲涼秋蒸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築室三閒門以兩版面壁趺坐以觀六十年之非樞密在廊廟餘光所照卑栖俯啄無復仰而四顧之懼日竚廷告亟賜宰(當有脫字)福天下慰此區區今世士大夫以數造門爲恭否則以數致書爲勤某伐樹削迹不齒於縉紳固不容輒登一時貴人之門而寒溫之問不出於東阡西陌豈敢飾固陋之辭譊譊強聒以觸犯嚴之辱然區區糸心門下如抱飢渴與夫晨夕躬埽除進竿牘如世俗所謂文具者固有閒矣高明所照必諒此心

陳人莊子寓言人而無以先人道也謂陳人無人閒見陸機兄弟住三閒舊宅詩五架三閒新草堂石階桂柱竹編牆(見卷一)其閒面壁(注見卷一)與葉左丞(跌坐法苑珠林致敬篇跏趺不垂足)六十年非莊子之言卒語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東坡答王幼安宜德啟求田問舍爲非俗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餘光(訂史記甘茂傳蘇代爲齊侯于秦說

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糟貧人女曰我無以賈卑(任士林曰賈音古)妳而子之嫂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攜子明)林轉音賦曉樹早栖曉鵲藏(倪孟璠注見卷一)東野詩月仙有高啼鳴鳳無早栖(柳子厚詩五架三閒新草堂石階桂柱竹編牆)夫臥深居而動出戈(柳子厚詩見陸機兄弟住三閒舊宅西頭白樂天)罹物之爲己害也仁(柳子厚詩見陸機兄弟住三閒舊宅西頭白樂天)樹削跡亦莊子天運孔子西遊于衛顏回以告曰夫鴟鴞之未陳也盛以筬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今夫子亦取先王已陳之芻狗取弟子而陳於衛齊於商周是非其夢耶(見卷一)遊居廢興其下被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見卷一)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見卷一)寒溫晉書王獻之傳獻之背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江東阡西陌應劭風俗通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古詩青青陌上桑)東阡西陌應劭風俗通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古詩青青陌上桑)陸機也赤泥甚有靈驗人者有功於天地者也元氣大果蓏也元氣大果蓏也其鵬馬者受羈亦大矣又云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過乎功者自功罰者自罰欲望其賞必大矣望其哀且仁者食大夥乎而恣欲望其哀且仁者食大夥乎而恣欲望其賞必大矣望其哀且仁者食大夥乎而恣欲望其賞必大矣望其哀且仁者食大夥乎而恣欲望其賞必大矣

猶見蒼蘚（唐書盧鈞傳鈞東都留守遷遊
士跡一滅影（滅影桂庭神交松友
林墅異心榮遷臥護留鄉門庭蕭然宋
使至語準日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庭無事
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即日秋高乍涼恭惟鈞候萬福北轅遂彌月矣徒御（舊誤作衙）所次皆異時遊宦經行之地濁河千里忽已揚塵（唐書李抱玉傳抱玉鎮鳳翔吐蕃數萬騎來寇抱玉大陳不發濁河）徒御（詩車攻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濁河（閒戰圖策秀有清濁河以為固抱朴子阿膠榮衛更日甲導安國日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日然物莫不一寸不能止）燕河之濁揚塵（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赴往中為二十列逆萊水乃淺於往昔會時晦半世也）摩挲銅狄（後漢方平字公理少有清節隱于太山之陽人莫知也年七十餘矣太守張君異之乃往候門有積雪方平不出君立門外雪深一尺不敢動方平出謂曰子賢者也何為久立門外君曰門外有積雪方平曰吾不見子子不去雪不止君乃還）銅狄（後漢方術傳高恢字伯通善為銅人以銅為之人長七尺五寸恢以方寸之木內其喉中以起居動靜隨其所為而銅人不失其節）復為摩挲銅狄（後漢方術傳高恢字伯通善為銅人以銅為之人長七尺五寸恢以方寸之木內其喉中以起居動靜隨其所為而銅人不失其節）

一老翁共席掌銅人相請曰適見綉衣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此面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水經注渭水逕霸城南初元年從長安金狄重不可數烟霧鬱蒼

陪京（漢文仁閔居賦陪京泝伊面雒後靖帥蒼之陽京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帥蓋書為宋州留守也路公（宋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帥蓋書為宋州留守）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難兵亂之餘未容臥護而一方進黎喜見漢官威儀當有出涕者所冀尊生養福以卒功名

陪京（漢文仁閔居賦陪京泝伊面雒後靖帥蒼之陽京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帥蓋書為宋州留守也路公（宋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帥蓋書為宋州留守）使萬里（昌黎送殷員外序今人遊歙百里地）

殘年（老杜遣王倚歌殘年飽喫只願無事常相見）死灰復然（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梁孝王時為梁將與公孫詭羊勝等有寵於梁王安國引之與俱進安國日飲醇酒二十餘石公孫詭羊勝日夜侍王所以太后聞帝以為賢王）因來（柳州賀王參元書因石田甲亡安國日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殘老（杜遣王倚歌殘年飽喫只願無事常相見）死灰復然（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梁孝王時為梁將與公孫詭羊勝等有寵於梁王安國引之與俱進安國日飲醇酒二十餘石公孫詭羊勝日夜侍王所以太后聞帝以為賢王）因來（柳州賀王參元書因石田甲亡安國日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向公（老杜遣王倚歌殘年飽喫只願無事常相見）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今復有此命屬此（史記孝文帝紀太尉以一節使北單于單于初親匈奴和親約束）

匪冬（匪風下泉思周道也）乘單車（文選李陵答蘇武書足下以單車之使遊萬乘之虜）犯祁寒絕大漠折衝（晉書羅憲傳憲去病傳上日驃騎將軍去病所擭單于之外文選鄒陽上書吳王曰夫以單于之勢而制人主之命）

某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某（一節史記孝文帝紀太尉以一節使北單于單于初親匈奴和親約束）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漢書李廣傳廣以衛尉將軍出雁門廣有部曲為匈奴所得單于素聞廣賢令人得廣廣時傷病臥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

陪京（漢文仁閔居賦陪京泝伊面雒後靖帥蒼之陽京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帥蓋書為宋州留守也路公（宋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帥蓋書為宋州留守）

寒（晉君牙冬命寒小）絕大漠（漢書霍去病傳上日驃騎將軍去病所擭單于之外文選鄒陽上書吳王曰夫以單于之勢而制人主之命）折衝（晉書羅憲傳憲去病傳上日驃騎將軍去病所擭單于之外文選鄒陽上書吳王曰夫以單于之勢而制人主之命）

寒（晉君牙冬命寒小）絕大漠（漢書霍去病傳上日驃騎將軍去病所擭單于之外文選鄒陽上書吳王曰夫以單于之勢而制人主之命）折衝（晉書羅憲傳憲去病傳上日驃騎將軍去病所擭單于之外文選鄒陽上書吳王曰夫以單于之勢而制人主之命）

九錫（文選袁子正論曰漢末董卓秉政天下大亂袁紹以大義召卓卓至而受九錫文）

有野鳥數千攫宿其上一日之雅（注見卷四典一涯）

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一日之雅（注見卷四典一涯）

里名在天一涯（古詩相去萬餘

投老（老杜投老危邦不可留）殘年（老杜遣王倚歌殘年飽喫只願無事常相見）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遂年七十矣況未可必也願以死灰不復然無復他望尚冀因來口口訪問生死亦足以為衰老之榮

投老（老杜投老危邦不可留）殘年（老杜遣王倚歌殘年飽喫只願無事常相見）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遂年七十矣況未可必也願以死灰不復然（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梁孝王時為梁將與公孫詭羊勝等有寵於梁王安國引之與俱進安國日飲醇酒二十餘石公孫詭羊勝日夜侍王所以太后聞帝以為賢王）無復他望（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梁孝王時為梁將與公孫詭羊勝等有寵於梁王安國引之與俱進安國日飲醇酒二十餘石公孫詭羊勝日夜侍王所以太后聞帝以為賢王）尚冀因來口口訪問生死亦

董德又德父見後帖傳送問遠方欲馳謝謙仲又出手教具審春和台候萬福某老來厥事屬舍弟被疾時時代庖益復多事以故竿牘不獲時至燕几及是遣報亦復匆匆不宜

厥事史記張儀傳陳軫見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公孫衍張儀也同蘇軾詩君看厥同事人無事乃更悲代庖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燕几者憑几也

匆匆書作忽忽本卷與胡撫宮比聞盡閘一本作後此

舍旁一本作前地手種花竹一本作木遂移春入壺中矣又閒過崑山少留從德象虎邱之遊不克陪燕俎一歡之適甚恨謙仲遠臨留三日而別村市蕭然無以洽具至今爲負也嘗言令女合巹謂已獲巇謙仲云尚捍堵也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殆謂此耶一笑

壺中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爲市掾見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羅衍其中

崑山注見卷一與

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羅衍其中

下有虎邱圖經虎邱山在吳縣吳越春秋闔閭葬其中金精之異故名虎邱秦王珣山銘云虎邱先名海涌治具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今日賜酒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竦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嘗敢食合巹禮記昏禮夫入門共牢而食合巹而酳

所以合巹同巹而飲猶言合卺也卺音謹

猶卹公羊傳哀十四年狩獲麟君子曷爲爲獲麟之後天下無書記獲麟孔子脩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捨遠記孔子生之夜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岱宗二句詳見二句老杜望嶽詩也孔安國尚書傳岱宗泰山爲四嶽所宗故曰岱宗山以大山有丈人觀亦有丈人不了也

遺腹謂永訣父母之後也孔叢子人生又哭父爲孤太水不知出何泉句知滿有未字之女嘲其微丈人

去夏膺病纔纔一時比聞橫山訃之一日而陳氏妹之夫亦逝去久病方閒藥石未去口皆不能赴採長至後方省陳氏孤孀由徑入橫山少留陽羨歸路入郭歲欲盡乃遣連領兩書仍拜厚賵皆不克報春初念欲由崑山移舟上謁或相從於慧聚佛舍凡三具舟皆不果行及此初暑念之惕然僕已得疏斥之罪即日伏惟台候萬福董郎攜婦看翁媼云內翰遣介行且至矣亟革一紙屬德父以娛不宣

墟墓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注繳音皦近叫呼謂煩也又繞繞猶擾擾也有賜之鄭箋謂營衛周事若賜也漢書注特古教字昆山宋地理志縣平江府王半此名自注世傳陸氏家生玉也慧聚佛舍吳郡圖經慧聚寺在崑山七里馬鞍山孤峰西北三里馬鞍山一名玉峰山二虎爲侍歐致神上人特秀昔高僧慧稱業武帝令建寺孟東野崑山慧聚僧房詩昨日到上方片雲挂石牀錫杖尋苔青蒼松柏香半山慧聚寺空谷鳳凰鄉僧房連竹靜婦子採蓮忙上球詩谷風几上球民有喪匍匐救之鄭箋謂營衛周事也漢書注特古教字昆山宋地理志縣平江府王半有賜也崑山有玉人生崑山山亦得名自注世傳陸氏家生玉也慧聚佛舍吳郡圖經慧聚寺在崑山此名自注世傳陸氏家生玉也

翁媼陳達聞高司李詩杯盤狼藉翁媼鳴鳴訂酒香

舟還次鄉縣下田已厥雨抵舍二十餘日水及半扉雞犬上屋而雨腳猶未斷如西徐最高印古俄字殆欲懸釜而炊矣西樓之勝爽塏不受暑時寒衣一登可以下覩蜂蟻之隘而東堂雄深亦不惡有登堂者當疑公狀貌魁梧也

水及半扉于晴放鵝亭記點竄十年彭城大水雖半扉窶人上屋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窶人上屋雞犬登其半扉窶人上屋其家雞犬登其上屋

雨腳未斷杜工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牀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韓魏公遺三圖之兵乘晉陽城建戰三月不能拔因舒平面圖之決晉水圍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爽塏而東堂雄深亦不惡

懸釜而炊戰國趙策智伯陰結韓魏反其約晉陽城中懸釜而炊竊伯陰結韓魏反其約晉陽城中懸釜而炊

蜂蟻之隘注見卷一與

蜂蟻猶衆衣蜂子屏詩蜂蟻之隘注見卷一與

不受暑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海右此時無不受暑交遊亭子涼注見卷一與

苦熱中夜起舞蟻之隘注見卷一與

鬼拓梧史記酷吏傳郅都臨晉人也以孝廉爲郎敢直言面折大臣長陵有盜發覺其先家在陽陵徵按驗中貴人有寵於景帝都不爲用中貴人還言上上使人誅都都既死後人稱其廉余以爲其人計慰

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羅衍其中

崑山注見卷一與

墟注見卷一與

不受暑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海右此時無不受暑交遊亭子涼注見卷一與

修竹不受暑交遊亭子涼注見卷一與

苦熱中夜起舞蟻之隘注見卷一與

鬼拓梧史記酷吏傳郅都臨晉人也以孝廉爲郎敢直言面折大臣長陵有盜發覺其先家在陽陵徵按驗中貴人有寵於景帝都不爲用中貴人還言上上使人誅都都既死後人稱其廉余以爲其人計慰

衰衣蜂子屏詩蜂蟻之隘注見卷一與

今嘉興府學堂廡門矣柳開述城之始立洛門省入豐官府復真門入以象天之有即門也初沿吳王闔閭述城之始立洛門其西曰閶門者象天之有也是時經營以求霸諸侯故城池太平宴宇記山川形勢閶闔備焉有平石可容千人坐因名之于法得名諸葛武侯南征駐軍於此諸葛瑾傳瑾子融為丹陽太守孫權薨融與諸葛恪等並受遺詔輔政恪誅融亦見害事字有異舍人制誥云卿文武兼資忠義亮著朕甚嘉之今以卿為太子少傅仍賜金紫之服欽哉往踐厥位可謂榮矣

退稍當有可予就筆專誥一介看侯又貶詵函省頓之厚喜慰當如何

制草得覩一時侯王將相出處之故至於區區歎慕之意已見於序引所陳不復云云更望少留於此他日持送此帖前

館置 吾顏其厚 唐書劉禹錫傳文宗時禹錫為主客郎中集賢殿學士禹錫不喜浮屠氏而與僧往來多有詩文集中有贈浮屠詩

不遠 送僧方干東游詩曰吳王舊苑行人到越客扁舟信宿回禹錫送僧詩曰越客扁舟信宿回吳王舊苑幾人來

參軍 李紳為淮南節度使辟掌書記

吾顏其厚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輸林莫公內外制序

十有二年春徽宗嗣位之元年夏六月公以兵部員外郎召為起居舍人秋七月公以中書舍人兼侍讀冬十有二月公以禮部侍郎兼侍讀是日赤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延徽宗望見公顧謂輔臣曰此李某耶人物秀整亦可喜歟可謂佳兒矣公退過趙丞相第丞相曰適自禁中來上語及公公以文學者所不逮自謝道自名如王介甫之屬皆過公人輒稱之以為孔子曰能傳之而不能作吾無所述焉耳公於斤斤書舍人制中一日過公自內外制之作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口能言之而不能處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言之而手不能處之以為恥公以文章名天下且大用矣宰相子也年未三十而更大七郡所至有聲其為政本下於其為莊下史且召還為國子祭酒門下侍郎又拜尚書左丞公以大學士詔會垣明一時巨公以文章學士為吳之余一日過公曰內外制之作樂以不作為苦公曰不然世固有心能知之口能言之而手不能處之以為恥公於斤斤書舍人制中一日過公自內外制之作而已矣世固有

與宮使李尚書 名邴字德升

公醉郡甚善龔遂治渤海奏言無令丞相御史拘臣以文法宣帝許之今日從臣守彫郡必度外有所爲而待以歲月可冀尺寸之功也若一人守之數十人伺之一掊手舉足便煞煞 諧作煞

龔遂 漢書循吏傳龔遂字少卿宣帝即位徵渤海左右輩歲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前遂日渤海濱海多盜賊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被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猶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彫郡 文復命陳湯傳下至歲盡煞羣接說文煞戕加也

宜少豈無獨郡肅以 自效稽古揆時通作彫 煞煞 煞書陳湯傳古注風愁聲接說文煞戕加也

向來驛使致問道便趨宜興鎮江矣比歸次城中與之遇攜與俱還疲曳之餘信筆作謝至今負簡慢之愧復被誨存具審春序寒

爽未調台候萬福吾儕皆老矣日望公把一麾南來邂逅一見而不能得但時想見風神於落月照屋梁時也

驛使 荊州記陸凱自江南以梅花一枝寄長安與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所有聊贈一枝花

疲曳 後漢書馬援傳援上書言前年雖被曳羣書王逸傳逸與廣冰箋曰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一麾 詩話云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之句不知其說也延年謂一麾之麾如字非旌麾之麾乃出守謂山濤爲冀州刺史部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旗遂平詩屢薦不入宮一旗遂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況始平故城杜牧之登樂遊原上望昭陵遂爲故事 照屋梁 梁社少陵夢李白詩落月照屋梁猶疑顏色

曾宏父 名慥時守台州寄近詩可見實客之盛然德爵之尊則莫有出公右者又示長短句二軸栩俎風流追繼前修想寓公不復賦式微矣某嘗請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爲樂何必據虎背而坐而使道傍人指以爲仙者而謂之樂乎聊發千里一笑

式微 詩式微小序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宏父詩 載見卷六與台守曾郎中帖

長短句 宋史周邦彥傳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

前修 注北史盧辯傳兄景裕謂辯曰昔侍中崔浩小鼠今汝注大戴盧集前修矣

萬公 郎

特牲饋食不臣萬公式微 詩式微小序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休 詩人以爲仙 唐書祝元膺傳休人大理寺少卿洞州若水縣於郡最左右日疏公其行若登仙吾儕不得爲耶從

意適 東坡日日出東門詩意適忽忘返路窮乃回首

千里一笑 景仁書陽

千里信筆以發一笑

某初欲倚公爲東道主從後騎一覽赤城之勝願以世議迫隘連牆不相聞謁尚恐不免千里命駕喊世驚愚必不見赦坐此阻闊十五年相望一涯但有企竦奉手謝具審春暄台候勝常目眚小閉否鍾乳丹砂固貴人所餌公蒸居如齋無聲伎之奉以陽攻益病耳非徒無益也

東道主 左傳僖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

赤城 洞天福地記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回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天御座上應台星故名天台在台州天台縣會稽記赤城山色皆赤狀似晨霞森絳天台赤城霞起以建標

連牆請謁 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

千里命駕 世說簡傲門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喊世莊子妙物篇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而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喊愚 莊子達生篇物固以

高帝紀秦地文穎注關西及漢中皆兒乳謂老婦爲媼王康注燕吉烏老反
古曰兒乳不能自食漢書陳信傳信至城下約有一漂母哀之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寸進物宗元詩寸進薄何增

奉誨存大慰瞻仰卽日歲晏寒令漫嚴共惟台候萬福某老境衰殘夏秋感疾在牀革閒雖不至臥病而塊然危坐一榻之上奄奄彌時殆不知有身世也一女弟新寡諸孤呱呱不能赴埽冬至後方往視之遂由徑入荊溪莫橫山公居橫山舟回諸城府親舊攜留涉旬而後返方歲窮塞向之時扶憊衝寒甲死問疾殊不獲已耳北涉方能具報草草不宣

歲晏楚辭屈原離騷旣勉余以靈修美人兮憺吾以盛飾又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今日斗酒會明日隔山岳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憂君言不得意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寡改楚辭寡兮改未到潘岳悼亡詩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在襁褓提攜未識事朝夕臨我懷我懷誰與傾念之斷人腸

跌坐晉書王羲之傳羲之雅好服食性愛山水與東土人士盡一時之遊嘗與親賓宴集蘭亭羲之乘酒酣以鼠鬚筆書之用紙殊佳因自寫其所作序遂兼用二紙草書之勝於常制後修禊者每以爲法羲之歎曰吾昔寫蘭亭序用心不過如此後每書乘興或倍之不復如意

存神守氣莊子刻意篇純粹以靜精神專守而養神合於天德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眞論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冬如春令禮月令孟冬行春令則凍水積雪草木萎黃天多陰氣不時則傷穀

省書喜閒眠宿大佳某已遂首邱而公亦安於閒寂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

閒寂南史顧歡傳歡門前路斷閒寂

耿耿服虔通俗文憂白樂天長恨歌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配殘月昌黎東方半明賦殘月太白詩殘月曉霜白須臾朔月暉暉太白隱隱三五路東流任陣中視論相看半作霜星淚可憐太白與殘月

大雅醞藉大宇尊賢貴老自有家風高公諱無泥中之歎相之猶未造官殆是閩盜未靖之故禍唐大府僅家其中度無可處者舉之詩語益奇乃翁一部鼓吹也

泥中詩式微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鼓吹珪南史孔珪傳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同之白飲爲隱蒼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簫子晏會鳴笳吹篪之間擊牲鳴鼓以此珠歸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晉孫綽紀重張衡左思賦海云三絕兩京五都賦之

使諸枉薄餉具審履茲冬序台候勝常某閭公苦赤目固不如別紙之詳大抵肝受熱則目病故醫療專用寒藥久之則害於脾不能食雖少壯者亦難之今年幾七十寒暑豈可輒近以熱攻熱必作障翳如書所云也近見一醫療王剛中刮瘼妙手日伊藥喜慰此區區晨夕念望之心此本書後

刮瘼退溪集經婦目盲人爲治目疾適諸長醫皆以金鎗刮其翳空刮濃鎗象未全瘥注見卷一與

妙手吳融詩柔輿念短知妙手也須分藥教津濟

藥喜柳宗元詩藥喜去風疾

分違十七年心衰貌改可以想見而區區念德炯如皦日也卽日眷候復何如閭公苦赤目相之示書亦云方藥率用菊花葛辛之屬此等公未嘗作宜入口唯有瞑目趺坐存神守氣可不藥而愈也冬温如春令村氓無遽廬賈裘褐一空而扃冰積雪過於窮臘饑疫相仍更有可慮者所冀愼疾以益珍福

衰改楚辭衰光陰荏苒兮不可淹大車揭揭兮思多憂心悄悄兮愠於羣小王仲言書信有如皦日又至怨篆符未到潘岳悼亡詩荏苒冬春謝寒暑流易之子在襁褓提攜未識事朝夕臨我懷我懷誰與傾念之斷人腸

赤目宋史王存書傳帝嘗問存以治道存言人主當以二毛爲戒帝曰卿年未二毛何遽言此存曰臣非自謂陛下春秋鼎盛而羣臣之中乃有髮種種者臣願陛下以其上仍其舊待以寬法謹察其後乃特法謹察其後

雪楚辭招魂層冰峨峨雪千里

以存神守氣說詩

菊花葛辛本草菊苗味苦寒主風人

又知天台水潦之厄徙避猪未復也鄉州上田已槁死下田亦敗於秋潦宜與山閒與杭湖相接連處往往漂沒比省妻母之喪至餘杭道中猶有浮查在高樹如柳儀曹所云也天台並海亦復爾耶

睹 婺州接連仲益家宜興之西徐郎長興至長興百里兩近由長興至杭又倍之溪山連屬在二三百里間黃日鄉州至江波詩江而初晴恩已餘杭陽也浮查在樹連步日西獨上愚溪渡頭木落柟徑成蒼蒼浮查在高柟屬猿啼查在睹 柳儀曹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聰警精敏第恩補藍田尉擢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邵州刺史十年徙柳州刺史柳人以堯舜之道教其子弟比之鄒魯觀察使下其治狀徵拜禮部員外郎唐書百官志武德三年改儀曹為禮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祠祭禮樂學校貢舉之事以式頒之凡國有大事則告於廟而奉行之凡學生之名籍試舉之法皆掌焉柳儀曹詩書教坻猱海錯豐鮪方移家拯溺之初又為公此費拜貺殆不皇也筆三十枚幷小箋三百護駝上徼賚可當一笑耳女子初苦痰飲初不料至此方少瘳厥竟不能出一言而去設有宿誠不過託其夫與子耳李郎尚待遠次必占去就於酒醴之閒敢忘設也蒙問遽遂私布之

睹 痰飲仲景金匱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其人素盛今瘦水在腸間澼澼有聲謂之痰飲其人素瘦今肥水在肌中謂之懸飲飲後水流在脇下謂之溢飲飲後水流在四肢謂之支飲睹 宿誠儀禮不宿戒注再睹 遲次王勃秋日宴洛陽序菊酒

飲睹 厥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太子暴厥注猶逆也厥行外及心脅也呂氏春秋厥陰之厥內經曰血與氣相失故為虛為煩為厥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睹 宿誠儀禮不宿戒注再睹 遲次王勃秋日宴洛陽序菊酒醴忘設後書楚元王傳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酒醴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鉏我於市生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人妄作之因茲飲湯皇帝陛下即位必致小人妄作之因茲飲湯皇帝陛下即位必致小人妄作之因茲飲湯皇帝陛下即位必致

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凡十日挾與挾同國高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挾日

向傳進端殿陵樞省豈唯區區喜可爲天下賀也久之乃聞尚書京兆侍從久矣僉論所屬固自應爾況如白首故人尤有望於梯袍之舊然沖天之羽必在三年不飛之後也

端殿 操親情帖稱端明殿已進階端明殿學士

爲我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學士

所稱爲我致私忽於盡取也

京兆 陳書地理志京兆郡屬揚州後改爲郡

京兆在俗以五方人物急於京師故置以待四方之士充掌尹正輔貳之事掾京兆御史尹之不常置以上充

通鑑 也南宋以

京兆不知領縣何時改爲府

梯袍 史記范雎傳雎既相秦封應侯須賈於秦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賜之

綈厚繒也

衣閣 步之間見之

閣貨須臾之間

賈意 之間見之

意猶頃也

坐食 日范叔一寒如此哉

坐食猶言坐而食之

吾相 張君也須賈大驚謝罪

吾相猶言我相也

天亡 史記高祖本紀項羽謂王陵曰天亡我

左氏 昭十三年傳齊侯謂子尾曰天亡王室

三年 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左氏 昭十三年傳子產曰天亡陳久矣

又不 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其鳥

親情 張文昌詩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觴于上高堂

桐廬 縣志木冀富春縣之桐鄉三國吳析富陽置

平與 縣宋地理志建德府本嚴州太平興國三年桐廬自杭州來隸

官次 左傳襄二十三年敎其官次

朝夕皆居官次記員誤

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而拘於官簿不得輒去有望於門下故不復避干僭之罪也

親情 張文昌詩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觴于上高堂

桐廬 縣志木冀富春縣之桐鄉三國吳析富陽置平興國三年桐廬自杭州來隸

官次 左傳襄二十三年敎其官次朝夕皆居官次記員誤

與胡尚書

名交 參次字已蔑

方見周悖義云公行有北門之召已聞詔追殊慰僉屬暑濕共惟台候萬福某方伺馬首之東遣書橫林道中被誨勤懇益見記存之厚樞省虛位伫聞超拜別行展慶不宣

北門 詩北門刺士莫知己也唐書元萬頃傳武后詔帝召諸儒論長生術帝以問萬頃萬頃時在北門學士按帖意作北扉對帝大悅

參處時 謂北門學士按帖意作北扉對帝大悅參處時謂參預機務之地

令日 舊唐書崔融傳融與宋之問杜審言崔湜李嶠蘇味道李適文章齊名時號崔李蘇杜融嘗病之問等來候融融令左右扶出與之言久而不去融謂曰君等皆當世文士何爲久留我死耳之問等皆再拜而去融既死之問等皆不往弔

令日猶今日

鳴而 左傳襄二十年荀偃令曰鳴而舍者斬之

鳴而舍猶言鳴而止也

塞井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騎有駿馬名騅常乘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騎有駿馬名騅常乘之

冤魂 唐書元萬頃傳武后詔帝召諸儒論長生術帝以問萬頃萬頃時在北門學士按帖意作北扉對帝大悅

北扉 唐書元萬頃傳武后詔帝召諸儒論長生術帝以問萬頃萬頃時在北門學士按帖意作北扉對帝大悅

有也 余馬首微東乃偏

馬首 是瞻 晉語欒黶曰吾儕小人皆偪公族大夫以逞其志不可謂有勇必皆同力無有二志以事其君政其在此行也聽命而已唯馬首是瞻

東首 是瞻 晉語欒黶曰吾儕小人皆偪公族大夫以逞其志不可謂有勇必皆同力無有二志以事其君政其在此行也聽命而已唯馬首是瞻

欒黶 司馬子良子長轅任少卿晉用流俗人之言

動息 總若望候不相

某用新舊雖細雜木築一室敞前當入居之聞公大木數千章方自儀眞來而召節已行矣昔白公丹寇敗之明日忠州刺史除書

至殆此類也

千章 漢書貨殖傳木千章竹竿萬箇

老杜 遊何將軍山林詩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

宋初升爲建安軍太中祥符閒升軍爲

丹竈 眞州治揚子縣政和中號都曰儀眞

欵刀 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蛇女

知縉會圖塗除不可移藥竈今日歇部書

一廷 謝傳薛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六

珪璋 林閒媚寄內詩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輪銅

玉堂 視草金華進讀極儒者之榮樞庭黃閣自此超進且伫非常之閒也

玉堂 視草 金安遠事太宗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素縑二幅

時上 謂宰相曰觀日爲翰林中美事也今在玉堂兩字人多不解此出李尋傳玉堂廻名而待詔者有直署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久污玉堂之署至

英廟 嗣位乃命徹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二字復勝院

門沈存中筆談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金華 進讀 匡漢敏

傳瑋伯少受詩於師丹時上方勵學郎竇中設金華殿中詔

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黃閣 漢舊儀丞相聽事曰

黃閣 杜少陵詩

扈聖登黃閣

別去屢見除書造外不即賀喜新政蒐拔淹滯如已茂老成持重擢居要津可爲朝廷慶也即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某蒙恩收召已解郡紱更旬可至國門即遂叩謁

賀喜 周禮秋官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已茂 常州晉陵人建炎南渡公與

持重 後漢

錢塘報聞亟解去更聞委書勞苦嘗草草具答矣比還山中親客相過將迎彌月及是方小定不有脫詞音非敢懈也即日恭惟台候萬福閒會稽回祿居第不至驚擾否北扉代直行且即眞遂登政路庸慰延望

錢塘 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出遊浙江錢塘臨浙江後塘釋志唐改唐爲塘

親客 隋田賜錄魯肅公居洽堂巷有酒肆在其側公易服飲其中眞宗召問何故租入酒家潮曰臣家貧無器置酒有鄰里親客自遠來造之欲臣假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眞宗笑曰有物里親客自遠來造之欲臣假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眞宗笑曰

將迎 謝康樂詩大用恐爲御史所彈染日此以爲忠實可大用

負心二十載於今幸將迎

會稽 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紹興府志秦山陰縣陡陳橋寓會稽縣回

家(元)左傳昭十八年(明)火於玄冥回祿注玄冥水神回祿火神(清)柳僖曾賀王參元失火書京師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皆不敢道足下之善今幸爲天火之所標蓋其實出矣是就融回祿之相吾子也(明)北扉(清)夢溪筆談學士院北扉在谷堂之南便於應召蘇內翰到頴謝執政啟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元)陳旅傳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智布使客告以將加陳旅傳子正象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留之也

比閭榮躡八座意謂記室豈少一紙之書故不果進賀秋暑不審台候何如少意德發(孫)翰請字德發學博而行高久安閒散去年全眞觀之舊本脫之字今從名宿字全眞比叔詣又觀之近字叔詣德發云與公布衣之舊特未也故不能無望豈非一鳴驚人必在三年之後耶今因與致政楊尚書(中)參二首

八座(劉)劉昫後漢書百官志六曹尚書丹官志六曹尚書井令僕二人爲八座舊唐書職官志比於文昌二丞方於郎轄杜工部詩遷轄五州防禦使起居(明)記室(續)續事始漢百官制諸王三公及大將軍幕府皆有記室掌章表書記文檄八座太夫人

閒散(吕)呂祭進學解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一鳴驚人(見)前與張尚書帖沖天注

與張待郎(名)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六首

異時冤見一斑因景(當)作圖知公不在餘子之後分別俯仰二十年恍如隔世而貴名暴白又如青天白日在十目之上也鄭日冬序晏温台侯何如某潛深伏奧姓名不復至公卿之門如聞存記流落每玷議論之餘遂遣一紙而不能以累幅爲禮也

一斑(同)晉書王獻之傳嘗觀門生柳謐曰南風不競門生日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餘子(晉)晉圖孔融及弘農楊脩嘗稱曰大兒孔(隔)隔世東坡答謝舉秀才書小兒楊德祖其足數也(世)世事洞明皆學問中來坡答謝舉秀才書自念方將遠去潛深伏奧與時世不相聞

青天白日(晉)晉袁宏羽扇賦序桓宣武北征次於洛汭平生親舊咸懷憂懼而公神色自若揮羽扇障塵徐而行之(曼)曼温(宋)宋史記封禪書迎黃至甘泉黃帶又幸武功作曼延壽歌其情明(曼)曼温山嶷嶷有黃雲蓋焉又幸武功作曼延壽歌至中山曼温有黃雲蓋焉(漢)漢書郊祀志始得鼎宛若黃帝得鼎迎黃至中山曼温有黃雲蓋焉注三輔決錄曰出清商爲曼曼而温乃有黃雲蓋焉(潛)潛深伏奧昌黎答侯繼書自念方將遠去潛深伏奧與時世不相聞

自公冠殊科旋蹈禁路而某已除籍爲民遂不相聞屬者就閒雖大參羣望而進道益德盡閔天下人物於無道莫之中他日進服大祭如梓人之用羣材豈復饒佯於一試願以餘年向盡恐不及見功名之盛也

(冠)冠殊科(宋)宋史九成本傳紹興二年兼進士高選以言者罷新等(成)成對策言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

新書(謂)謂切韻類例教戒(晉)晉病召戒教戒於牀下語至夕夜戒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戒即頓謝曰具號(元)元好問大興縣學記所言大要教戒謂大要

別去彌月時奉誨飭喜聞殘暑台候勝常序引納上衰老廢學技止此耳大意言類篇集韻數巨公更兩朝而能成公因之作類例啟悟後學又以公平生大節附見一二致夙昔向慕之意

技止此(柳)柳河東三戒黔無驢虎見之以爲神他日驢一鳴虎火(元)元好問遺山集論詩絕句稍近益卿揚倚天之聲無異能者蓋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卿揚倚天之聲無異能者蓋習其聲又近出前喜試之日技止此耳因號(虎)虎怒號之虎因大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深伏奧(昌)昌黎答侯繼書自念方將遠去潛深伏奧與時世不相聞

自公冠殊科旋蹈禁路而某已除籍爲民遂不相聞屬者就閒雖大參羣望而進道益德盡閔天下人物於無道莫之中他日進服大祭如梓人之用羣材豈復饒佯於一試願以餘年向盡恐不及見功名之盛也

(冠)冠殊科(宋)宋史九成本傳紹興二年兼進士高選以言者罷新等(成)成對策言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

防森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尚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以子孫之貴而不思其所以子孫之道乎

爲天子孫雖以定晨興以省昏猶恐不足況海內人民乎

昔太后除婁氏之黨而漢書實之爲太后之德

首遷禁路泰淮海詩友冠參旅宮猶除舊布新

傳後病告滿二十日御史言當除籍十日閉閤人昌翠上宰相書亦人耳本將軍之子京師從勝時

日御史言當除籍十日閉閤人昌翠上宰相書亦人耳本將軍之子京師從勝時

學役鎮東軍僉判提刑發宗臣意而指曰

成曰主上恒刑公不避聖意而指曰

學者日衆出其門人梓人款其門

者多爲閩人未京兆尹將傳官署

人左持引石執杖而中虞焉量

曰侯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逞之者鄙者敬人

藏大職職而款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

者能用而智者課役其智者役人

矣

每得參政兄書稱參政名字全真名未嘗不歎服高致也賢者或仕或已自

緊公道通塞固不在我也江表氣候不齊所其爲斯文尊生

舊本作主自厚以佇亭復

參政別號也歷官參知政事抗疏引去

表胤志文帝紀以荊湖江表八郡

哀江南誤吳歟楚嶠荊蠻草木之遇

南北阻絕曠邈莫喻此心伏奉誨函具審春寒台候萬福慶名之

南北阻絕委曲九咸曰未有社己而能直人檜甚之幕賓立朝須後浙

先是徑山宗杲書理九咸時住其間精令司諫唐

大方諸其與宗杲諸檜朝政請后

名之下巨後漢書黃瓊傳李固請

名之下其實難副唐會要曰

夫名高則貴望歸貪祿則智昏不副

里揖揆而上者九焉

九萬莊子逍遙遊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

其人物然而歎猶合曰此若里之社乃哨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悲容猶遊曰此若先人之

向上一路向州盤山實積禪師示眾向上一

乘門冠屬屋季桑門京師

下風藏皇傳十五年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之言

空傳總錄汾州無業禪師聞馬祖

與周侍郎

其人物然而歎猶合曰此若里之社乃哨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悲容猶遊曰此若先人之

向上一路向州盤山實積禪師示眾向上一

乘門冠屬屋季桑門京師

下風藏皇傳十五年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之言

空傳總錄汾州無業禪師聞馬祖

與周侍郎

思故友 此心炯炯少陵個从行徒步翻愁宮
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緻中大祠宮職 此心分過御史延尉正監分曹之文及顏師古曹掾分出之注 心分字爲如字讀屬下句則上文方處顯句飢不成語而以 此心也分字爲如字讀屬下句則上 日 此心也未全
異時廷唱公與沈元用相先後耳沈已登侍從而公佐小邑於宜
黃孜孜奉職濟然無幾徼舊本無徼字見於顏面及從公議稍申入踐
禁塗進小宗伯行且大用而雅量渾渾不見小異大不榮小不辱
來不拒去不追眞一世之標表也
見顏面韓文顏作言獨無衆役序 進小宗伯滄慶本集右朝奉大夫致仕謁外 君廷後舉志廷後生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羔篤上權尋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臺省進禮部侍郎侍安傳安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沒制數文關與五雅量晉書謝安傳人並攜大州爲方伯
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乎舟人承言即還眾咸服其雅量
渾渾書澤潘尚書謝鯤傳渾渾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淘之不濁不可以一事名也
大不榮四句老泉上歐陽內翰第五書東坡趙清獻
相蜂啼鷺稱趙公眞人世大地縣神遊天台山賦注齊同此也
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
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衡之所以自信於心者兩執事舉知之
標表公神道碑
原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覩時以尚書員外郎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通傳一

出自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門寺官伯持棓執干衛之士皆指目歡豔以爲寵明年太學選建師儒表率卿以高第入爲博士行且向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內盜賊後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君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宜黃縣治垣屋儲器用以通後之人蓋勤不懼宏敞深情不見慳吝弥未可以世俗趨舍量其心也未全
比上狀旋領報音具審卽日殘暑台候萬福公方處顯分領劇曹四方之使持書闕門者踵相屬矣風義之篤不忘雅故占詞累紙輸寫腑臟祇如在宜黃時何其大耐官職如此也反復厚貺但極歎仰不宣
顯分劇曹訂處顯分領劇曹各三字爲句言處貴顯之分領繁劇之曹蓋指領鉉時非謂典郡時也舊注引漢書食貨志分曹掾注引漢書食貨志分出之注 心分過御史延尉正監分曹之文及顏師古曹掾分出之注 日 此心分字爲如字讀屬下句則上文方處顯句飢不成語而以 此心也分字爲如字讀屬下句則上 日 此心也未全
劇曹爲書輩之曹掾 闕門崔伯易感山賦闕門然隨更甚宜亞正之 闕門然隨門說然相錢 風義李商隱哭劉蕡詩平生風義兼師友 雅故漢書燕王澤傳不敢同君哭寢門 大耐官職宋史向敏中傳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李宗諤官制徐鉉敏中慮其喜卿往覲之既至門闔寂然宗諤徐謂敏中但唯唯既退使人

而公鼎貴不敢特平素觸冒及是拜賜滋 舊本作茲 見存省之厚他
日亦不復自聞外也 此帖舊本在上二帖之前
蜀箋 蜀箋諸蜀箋重一下拜 注見卷一與恩恩點污半山夫都王帖之力健荷五百番下拜信安郡王帖 恩恩點污大韻 酬王微之贈池紙詩恩恩點點污亦何忍 嘉陽東坡錢塘詩貧者愧不能出春蠶未公注微贈微 微贈 閻東坡出春蠶未公注微贈微紗之操擊也玉 鼎貴 閻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復矩 鼎貴石顯異日顯亦貴上信用之 捐之復矩舊本誤 見存省之厚他作茲
是交一臂而失之也大暑共惟台候萬福某歸田十五年安於所
習杜門面壁以盡餘齒第未有字有脫見之日祇益惘惘不宣
蜀箋 南轅左傳宣十二年 嚴名 唐信爲松池特收 嚴召 交一臂莊子田子方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歸田杜門 東坡答廖明略帖妾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

傳車獨行萬里辭親而去想見倚閭之望神明擁衛按節來還朝
登禁門持橐入侍暮歸田舍綵服而趨儒者之榮有過此者乎尚
冀厚自持以副參樞之拜

再車 左傳僖三十三年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秦師襲鄭乃矯以韋車十二乘往勞秦師且告曰寡君聞吾子將辱於敝邑不敢安居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牽竭其資財以奉從者以淹久吾子之淹留猶秦之有殽也吾子其入矣杜注遽傳車也史記滑稽傳傳舍傳車十乘使於四方諸侯傳舍傳車將至河南得

獨行萬里 宋史孫覿傳覿字仲益開州人父固之母謝氏夢神人授書曰汝子當以文鳴覿生而穎悟日誦千言既長博極群書紹興初上書闕下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講以論和議忤秦檜出知泉州又改婺州兼淮西安撫使檜死召還檜子塤嗾言者論覿交通宰執遂罷提舉臨安洞霄宮久之起知宣州又改建寧府卒年七十贈通奉大夫有鴻慶居士集五十卷今行於世

倚閭 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閭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按節盡

以樂觀 按節未舒餘音猶殷節也持槃注槃樂也逝臣負槃從鼓鼙而處或有注按節猶殷節也持槃注槃樂也逝臣負槃從鼓鼙而處或有

比上問審已關聽春序寒燠不常台候復何如傳聞興貢舉亦儒學之至榮但南渡已還人物凋謝文詞散殘非公在場屋時比也然一經題評便爲世準當復少變乎瞻見未期爲斯文自重

興貢舉 紹興元年三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二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二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二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二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三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三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三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四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四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四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五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五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五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五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六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六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六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七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七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七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八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八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八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八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九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九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百九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二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二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二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三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三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三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四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四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四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四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五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五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五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六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六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六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七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七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七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七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八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八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八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九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九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二百九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九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九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九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三百九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二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二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二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二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三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三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三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四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四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四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五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五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五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五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六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六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六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七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七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七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八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八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八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八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九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九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四百九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二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二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二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三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三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三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四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四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四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四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五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五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五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六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六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六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七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七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七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七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八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八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八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九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九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五百九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九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九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九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六百九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九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九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九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七百九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九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九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九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八百九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九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九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九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九百九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九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九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九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九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九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九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九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一百九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九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九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九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二百九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二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二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二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三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三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三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三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四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四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五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五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五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六十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六十三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六十六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六十九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七十二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七十五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八十一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八十四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一次紹興一千三百八十七年正月詔禮部貢舉依紹興三年指揮權住

與宋侍郎字德謙 二首

向來頃當是傾蓋二字舊本誤脫蕭寺伏蒙臨門墮刺情誼之重存賁先及而馬首遂東不克追路必照其非慢也分違十年榮悴殊致不敢以姓名納於左右即日大暑伏惟台候萬福某心衰貌改非復故吾接奉何時但極瞻仰

傾蓋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蕭寺李肇國史補梁武帝造寺分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寺故謂寺舍皆呼爲蕭寺云墮刺郡氏閩見前錄大名王荀龍字仲默勤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敬辱性章當墜刺室無絮句代故吾匪莊子田子方雖忘子通名故吾猶吾有不忘者存

高才雅望榮踐禁途輿論欣愜豈特故人之情尊公抱經濟之學坎壞於時遂先朝露天定勝人固知有在也

榮踐陳子昂梓州司馬楊君碑銘蓬萊之府是天下之英場行今或素定體抱結客少年或得之輿論坎壞鮑照蕪城賦飛騰百憂朝露漢書蘇武傳人生如朝露

與張侍郎字養正 十首

某投畀荒僻謂當進一紙之書而身外無窮初不計喧寂徒有區區朝夕念望之勤聲聞缺然遂成通慢不敏之咎即日薄寒恭惟台候萬福某衰老作病緜延兩時今則有閒矣猶未堪作勞歲晚當卜一見不宣

一紙書晉劉弘都督荊州咸日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詳見卷一與胡侯密帖十部從事注身外陸機豪士賦扶非常之勛豈識夫功在身外任出身才表者哉沈佺期詩酒中堪累日身外即浮雲缺然史公報任安書闕然久不報幸勿爲罪缺然史記申包胥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通慢李令伯陳情表詔臣洎臣祖母劉愍之日二貴侍養可謂哀榮按亡慢矣之下乃注者之詞非慰帖文也

大資公薨謝奄終七供太山梁木之壞士大夫相痛弔失仰非獨公兄弟之情也大資屬纊時所謂坐脫立化者雖大善知識不能過也及夢中拊緒孫歸見公辭訣而去精爽不昧正如仙佛所之

七供注見卷一與孟少博帖又北齊書孫靈暉傳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經綽詠慶每七日百日恆爲諸僧設齋又見溫公書儀太山梁木禮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貢聞之曰太山其頹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坐脫立化藝長庚雲會堂記葛僊公以立致近年而言百歲之內有升舉有尸解有生脫有亡者居多南部新書志閑和尚早參臨濟晚住灌溪乾寧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善知識圓覺經末世衆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養善友事善知識復善知識欲令其親近應聲隨順境情如虛空自南都來陳三日兩別詩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

醫者言公宿恙已去體但調護飲進所嗜則復其故矣況逝者已在仙山佛國中區區刻舟亦何補於

通聞寐亦不敢求通俟公痛定別卜一晃

仙山佛國(同)始記秦始皇紀有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物洞東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譯稱遮那東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以爲其人壽眾無有三惡人雜眾寶以爲莊嚴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念力具足願生彼國東坡和陶詩僧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 刻舟(注見卷五)與痛定之人思當痛之際不知何能自處

某頓首上啟哀慊習爛老人遭患難不計書問之數疏也卽日溽寒不審台候勝否伏惟萬福比過吳中姻舊未去殆不如客路之脩脫去戴屋倍道馳還而鄙事滿前擾遣猶未然也恩恩且通一問不宣

苛酷(漢書成帝紀流民欲入函谷關者勿苛留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投轄脫去(漢書鄭崇傳崇門下趨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崇其方飲酒史大窮候遮車陳狀崇聞之留與飲酒車轄投井中史因得去後王莽時崇子尚乃令從奴以牛車載棺隨喪會葬)計書問之數疏也(漢書遊俠傳陳遵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事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酒史大窮候遮車陳狀遵乃令從奴以牛車載棺隨喪會葬)卽日溽(王逸少帖卽日溽暑)遭(深惟當報遭之耳)恩恩(晉書王虞之傳無故恩恩先自貶黜恩恩猶悒悒也俗作忽忽)

某再拜伏承宿恙除體力尊安寢飯宜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令人啟殞必深感動所冀抑情勿遏戚戚幸甚

寢飯(退之贈元協律詩晉書)令人(宋政和間諸縣令悉稱君於是有縣宇)公獨視之如敵屣足爲吾道之餘音也氣復和

某再拜伏承宿恙除體力尊安寢飯宜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令人啟殞必深感動所冀抑情勿遏戚戚幸甚

且飭諸郎護送他日襄奉祔葬一慟而別固未晚也

敢途(禮檀弓葬塗龍輔而行疏載輴車也輴狀如牀以木爲之形如今舁牀也塗之設云載輴載轅也輴載木以行也)

露奉(左傳襄三十一年不敢暴露)露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成也說文奉承也以手)

而承事於其尊者之義襄奉云者蓋本諸鄙句以爲言也

某皇恐本欲一訪親席第已次城闕必有遣請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具舟詣家舍賜送矣悚汗悚汗

城闕(詩子衿挑兮達兮在城闕兮)遣請(漢書張湯傳湯造請)

與向侍郎(名子諲字伯恭二首)

屢聞顯擢深以賢者得路爲喜而老嫗不果遭狀爲慨卽日海暑共惟台候萬福蒲林華木無恙否當用衛公故事日報平安耳一笑不宣

賢者得路(後漢書衛颯史傳王渙任郡縣所歷皆有惠政百里豈大賢之路)

鄭林銘序

附鄭林銘(宋史本傳退閒安平)

兩浙轉運使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向子諲(宋史子諲字伯恭)冶一室植蕙百畹(離騷)其中自號蒲林居士建炎末峴(山名)之南讀離騷(離騷經)之間(離騷經)末峴之上(山海經)結廬(陶詩)以居(詩)蒲林之上(山海經)築室(詩)屋(詩)三秀千畝(高誘淮南子注)蒲九畹(離騷)晚采芝(楚辭)三秀(楚辭)千畝(高誘淮南子注)蒲林之間(離騷)以遊(莊子)以息(莊子)以居(詩)以處(詩)以樂(詩)以憂(詩)以號(詩)以呼(詩)以歌(詩)以哭(詩)以笑(不載本集)

宋史本傳(徽宗政和間)歷(歷陽)郡(郡守)路(路轉運使)轉(轉運使)運(運使)卽(卽墨)領(領)版(版曹)曹(除戶部侍郎領版曹)領(領)版(版曹)卽(卽墨)拜(拜也)謝(謝天下)卽(卽墨)拜(拜也)兵(兵官)兼(兼)家(家書)書(家書)萬(萬金)金(萬金)工(工)社(社)爲(爲)一(一帙)帙(一帙)本(本)與(與)下(下)段(段)合(合併)併(合併)爲(爲)一(一段)段(一段)分(分爲)爲(分爲)一(一帙)帙(一帙)本(本)與(與)下(下)段(段)合(合併)併(合併)爲(爲)一(一段)段(一段)伏(伏蒙)蒙(伏蒙)遣(遣介)介(遣介)賜(賜詩)詩(賜詩)帖(帖)賜(賜)也(此)此(賜也)帖(賜也)上(上)段(段)分(分爲)爲(分爲)一(一帙)帙(一帙)本(本)與(與)下(下)段(段)合(合併)併(合併)爲(爲)一(一段)段(一段)喜聆餘寒台候萬福閤公辭祿何其果也貴爲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上方之劒(此處上下不相屬宋是否有脫字)公獨視之如敵屣足爲吾道之餘音也氣復和光也新詩偉麗三復歎仰不謂窮老復聞韶濩之音(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答當一笑(詩本集不載)

歐陽澈亦上書言事褚善遽以語激怒高宗乃與澈同斬於市按史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尚氣大言憂國嘗出於天性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 新詩偉麗 訂東坡谷毛澤民黃魯直新詩尤偉麗夫子討論指見韶濩餘音 訂東坡谷毛澤民黃魯直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

與五九兄提舉 六首

新粟崖蜜亟拜重餉病餘遂有食新之喜幸甚百粲甚美方悟唐人所謂飣座者其中未必然也單德成蜀箋未嘗見之既無左太沖之文安得輒增十倍之價併蒙馳貺感戢感戢

崖蜜 訂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別有土蜜木蜜岭南夜話崖蜜見鬼谷子謂櫻桃也按今鬼谷子無此說然略記陸士衡有賜侯召蔡 飣座 唐書崔遠傳有文而不食新矣 左傳成十年晉侯召桑田巫言不食新矣 左太沖 訂晉書左思傳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寫之及賦成張華閱之嗟賞左思乃詣華華曰子文筆新麗然未重本名誰為傳之思曰昔揚雄著太玄而寂寥於時今思賦須經高賢定之以信其書耳華然其言為之序於是陸機兄弟自以為絕岸不復加筆及思賦出機見之廢筆而歎曰吾當遠絕此境不圖復見斯作遂賦三都賦序思乃更造門求為交友一見定交遂博采經傳以為其賦精加剪飾凡歷十稔賦乃成 蜀箋 王劉中成都古今記府城之南有浣花江支流溉灌二百餘家 蜀人日飣座梨棗薤韭之屬雜以蔬菜為之 薛濤 以紙為業 薛濤傳成十年致書於元微之曰僕近與薛濤通詩微之酬詩有曰薛濤雖老在猶能賦新詩不減舊風流又贈薛濤詩曰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中憶君思君不見下渝州 渝州 唐書地理志渝州南平郡土貢賓鐵 賓鐵 本草拾遺賓鐵出渝州賓水中 賓水 水經注賓水出巴郡宕渠縣東北流注宕渠下流入於渠水 渠水 水經注渠水出巴郡宕渠縣北流注於巴水 巴水 水經注巴水出巴郡宕渠縣東北流注於渠水 宕渠 漢書地理志巴郡宕渠縣 巴郡 漢書地理志巴郡屬縣十四 宕渠縣 漢書地理志巴郡屬縣十四

閒亡女葬送涉慶本集祭女二十有一
祖禰相望我際其衰季冬之日
吉日庚午沒其嶺氣以封以植之月
吾兄多男子頭角嶷然皆足以寄
盛福某少兄一歲年來多故喪祭醫藥種種關心殆無虛月勞生
可厭比因醮謝作一青詞末後數句如貴賤貧富壽夭之數固有
定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戾出於非常尚冀加護區區本
志可見於此

多男子 莊子天地篇堯觀乎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
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
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頭角 李昌谷唐兒歌頭角嶷嶷眉翠杜郎生得奇男子昌黎柳
子厚墓志銘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遠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
人能取進士第輝然見稱門戶晉書樂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年八歲玄謂
頭角嶄然異諸賓客後漢書朱穆傳穆子臺卿年十一詣穆門戶
方日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門戶**勞生** 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勞生
原附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庇羣生蟻蟻微上干洪造伏念某郡興宰
亥豬出宇臨安府冥行妄發罪逾南遷仇怨滿前奇禍莫測投
荒萬里未知秋籍老幼百口相隨上而猿猱無歸僑寓馬迹一
村舍寇煙上薄陽烏久噪欲禁天誅其裏夜中鶯巢應時救護
得免婚姻弟婦相猶子強息兒壻老免乳之夕保育亦艱亡恙
齋心啟訴前後七筵敢用昭告老臣行年口口笑於惡曜連茲
骫奉靈科處誦祝文熏爇菲薌凡哀懇乎足以下三十萬尊子勝兵先勝
面夠韓信可勝大事當一面奉法循理猛康答舞養生論事
度外救帥言度外諸將制限度之外得自便宜展布也舊注引
茂老年字伯胡松樞密坐上聞伯高少卿逝去驚呼失聲友
又承伯作仲叔字高亦遇疾不救手足至情變故荐至何痛如
之某杜門待盡無由一詣少紓朋友之哀所冀抑情自廣勿戚戚
於既往幸甚
驚呼 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失聲 禮檀弓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至手足
兄弟左右手譬之將手扶友吾
朋友之哀 禮檀弓朋友之
與平江守王侍郎名淇字騭道 十二首

齊宇文周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下臨大江三面臨水
北固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刹斗入江狀如北固以作固字
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為此觀以理而言
便宜 漢書蕭何傳守便宜不行又張釋之傳言便宜
制度策須實為號謂穆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勝兵 孟子注見卷一
六朝 南北史震宇記梁州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下臨大江三面臨水
北固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刹斗入江狀如北固以作固字
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為此觀以理而言
便宜 漢書蕭何傳守便宜不行又張釋之傳言便宜
制度策須實為號謂穆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勝兵 孟子注見卷一
南北之限 南史震宇記梁州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下臨大江三面臨水
北固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刹斗入江狀如北固以作固字
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為此觀以理而言
便宜 漢書蕭何傳守便宜不行又張釋之傳言便宜
制度策須實為號謂穆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勝兵 孟子注見卷一
與鎮守劉侍郎 李商隱有序二首
仲脩舊字謂大府欲寓一紙坐對殲月想悤悤就別遂復不果伏蒙
損誨具審台候勝常京口重鎮自吳大帝築壘號鐵甕六朝南北
之限尤荷北固為重今日兵火凋殘之後正當尊寵守牧付之便
宜不從中制數年閒勝兵可使足當一面若但令奉法循理不及
度外季高求去之果固其所也
京口重鎮 通鑑漢紀獻帝興平元年吳孫權自吳徙
治京口置京口都督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領兵萬餘人
鐵甕 南史震宇記梁州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下臨大江三面臨水
北固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刹斗入江狀如北固以作固字
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為此觀以理而言
便宜 漢書蕭何傳守便宜不行又張釋之傳言便宜
制度策須實為號謂穆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勝兵 孟子注見卷一
六朝 南北史震宇記梁州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下臨大江三面臨水
北固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刹斗入江狀如北固以作固字
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為此觀以理而言
便宜 漢書蕭何傳守便宜不行又張釋之傳言便宜
制度策須實為號謂穆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勝兵 孟子注見卷一
南北之限 南史震宇記梁州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下臨大江三面臨水
北固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刹斗入江狀如北固以作固字
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為此觀以理而言
便宜 漢書蕭何傳守便宜不行又張釋之傳言便宜
制度策須實為號謂穆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勝兵 孟子注見卷一
與平江守王侍郎 名淇字騭道 十二首

某投老復還農圃謂不復見公矣越國冢舍一望車馬之塵實慰區區冬序早寒恭惟台候萬福藩翰小駐輿議缺然日佇詔追別行展慶

越國冢舍（湾慶本集素國夫人墓志云太宰華原王鄰公之夫人封越國又云葬夫人於帝州無錫縣富安鄉詩峴村越國夫人之丈）缺然（莊子逍遙遊堯讓天下於許由曰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外臺（謝靈運述昔書漢官儀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爲之謂之外臺）輦轂（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輕如軒毛傳輕輕然也鄭箋戎車既安如輕如軒言從前視之如軒然後漸遠也後漢馬援傳居耐不能合人輒按轡徐行作勢見攻工記輈人後不能合人輒按轡徐行作勢見攻工記）維何（史記索隱崔浩云何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主名（史記陳項傳師古注周之爲誰公傳記召問所爲治病死狼狽（周博物典彙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捆生鼠者幾何人主名爲誰狼狽不立狽狼不行李密抵掌（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陳措表臣之進退實爲狽狽）

臺軒輕（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輕如軒之安從後視之如軒然後漸遠也後漢馬援傳居耐不能合人輒按轡徐行作勢見攻工記）維何（史記索隱崔浩云何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主名（史記公傳記召問所爲治病死狼狽（周博物典彙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捆生鼠者幾何人主名爲誰狼狽不立狽狼不行李密抵掌（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陳措表臣之進退實爲狽狽）

某歸宿田里惟公存照如一也辭去彌年望燕寢於一水之間而區區竿牘小禮又不足以抒下情第有馳心念德之意忽忘教音發函拜覩愧汗洗然具審初暑台候萬福某卜以秋涼一詣府舍第恐公已著鞭矣（此下九帖皆同）

燕寢（韋蘇州請兵衛森（詩）一水間（詩）洗然（正韻洗想貌）

禮切與灑同灑然變色易容貌（晉書劉聲臣無不灑然（唯傳是日觀范曄之見者注灑然敬服貌）

著鞭（晉書劉琨傳）

少負志氣有縱橫才與祖逖（逖爲友逖被用與祖生先我著鞭）

異時丞相府奉周旋風流醞藉但知公爲公子也南渡之後數聞進擢奉使典州入持從橐遂以功名聞於天下如吳門公視之如雞肋耳何足以汙牛刀也

丞相（後漢史王堪傳照寫三年張參加政事九年遷尚書僕射十一年代趙熹爲丞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哲宗進珍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今據前帖越國冢舍原注知丞相蓋是岐公也）

雞肋（漢書薛廣德傳爲人溫雅有容儀子孫亦以儒學顯名廣德以丞相封關內侯食邑琅琊歸老故鄉琅琊太守迎之道太守車騎負弩先驅入界縣以榮之廣德自以爲過矣於是杜門不出與族人故舊相娛樂數歲天子以其壽考徵復入朝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傳子孫其後也）

牛刀（見卷四十一與周安寧三）

持橐（見卷四十一與周安寧三）

稱須非區區之私也

姑蘇館（吳地記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夫差復高而飾之號姑蘇臺二十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與西施及宮人泛舟五湖去臺二十五里）

吳圖經（漢高祖得天下分會稽爲吳郡與吳王濞以蘇常潤爲三吳指掌圖以蘇常潤爲三吳）

西樓齊雲（吳越春秋闔閭造姑蘇臺三年乃成周旋七里崇飾土木廣八寸高十仞名曰九重臺臨望五湖傍作天池青龍白虎分置其間又作天梯以望雲氣）

舊觀（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傳聞姑蘇館宏麗雄深爲三吳之冠如西樓齊雲之屬又復告成矣吳門兵火更二十年閱十數守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萬口稱須非區區之私也

姑蘇館（吳地記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夫差復高而飾之號姑蘇臺二十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與西施及宮人泛舟五湖去臺二十五里）

吳圖經（漢高祖得天下分會稽爲吳郡與吳王濞以蘇常潤爲三吳指掌圖以蘇常潤爲三吳）

西樓齊雲（吳越春秋闔閭造姑蘇臺三年乃成周旋七里崇飾土木廣八寸高十仞名曰九重臺臨望五湖傍作天池青龍白虎分置其間又作天梯以望雲氣）

舊觀（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二三親客自吳門還適見大宮室落成又得與遊人縱觀其上奇觀壯觀恍然如遊華胥化人之國於夢寐之間也中秋對月使君領客必在姑蘇臺西樓之上想見一時冠蓋之盛千載同風當與龍山峴首共爲不朽矣

落成（注見卷縱觀（漢書高帝紀高祖離豐縣徙碭縣縱觀皇帝（禮檀弓曾子曰晏子其善於禮乎（晉帝篇）晉帝嘗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奇聞壯觀（梁城上韓太尉書求天下奇聞壯觀以資天地之廣大）華胥（列子黃帝篇黃帝晝日晏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東不知斯齊幾千萬里蓋不可以舟車足力而至其國無師長好惡順其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己故無愛憎不知逆順故無利害都無所犯而已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斬刺無傷痛痾癢無疾苦乘空如履虛寢於空如床縱體所往無不如意華胥氏之國蓋自然也而開居大庭之館心服形盡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舉而言之蓋謂此也）

西台州之北其國乘空如履實寇虛若雲霧不測其深聽山谷不聞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幾若化人(訓)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騁而上者中天逾止矣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臺以珠玉耳目所觀鼻口所納皆若清都紫微帝之所居王前而觀之其宮榱桷若縈塊蘇焉王居(訓)三年不思其國也蓋(訓)襄陽耆舊傳襄陽耆舊傳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漢宣帝時有刺史二千石數十家冠蓋擁映荊州刺史歎其盛羨之有詩峴首晨風送江陵夜火遲(訓)晉書羊祜傳祜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能已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等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遂令閭巷婦人小子亦知有羊公(訓)晉書羊祜傳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又杜預傳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後有人其以我與此山俱傳

不望棨戟載弭寒暑雖在僻陋而公起居狀固自聞之高情大度不以書問數疏相求於末度薦勤教寵存省陳人可謂欣榮飽日履茲涼秋台候萬福某夏秋被病已止復復字當作纏綿一恐當作二時比方小閒而眠食猶未復扶憊上狀

棨戟 劉熙書契傳甘露二年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棨戟十古注有衣之戟也後漢書輿服志公以下至二千石騶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騶長二人皆帶劒持棨戟爲前列 末度 莊子明於本末度 陳人 注見卷二與楊福 密帖 被病 集韻被加也 纏綿 劉熙釋名纏綿相隨不離一反廣雅纏繞也 累 說文纍綴也 手瑞 漢書李瑞書脩更反顏師古注瑞信也 淵猷 爾雅猷謀也 恐不 南史陸澄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 昏曉 晉書孟尚書 又與滕達道帖 眠食 南史陸澄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昏曉愛閑故爲飢火所燒 書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與平江王守　字申道　二首

比詣大府一望儀刑喜過始願馮軾之龍大亭烹鮮之饗皆非某當得者念欲告行恐勤出餞遂約再周莫內翰朋以按兵日分路而旋會公移告不辭而去又抵疏慢之咎窮秋薄寒伏惟台候萬福某去家時稻未秀今已登場麥未種今已覆塊更復病暑則柳生肘吳一笑

馮軾　前式書式商容之閭政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以式路敬名左傳僖二十八年君子以亭人亭以養賢移告漢書高祖常告歸亭上帝而大亭以養聖賢移告漢律吏之即李斐注告休謁之名孟康注告休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謁告者病若注所引若言謁告然官事公移本詞之移告罷遣歸家治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後復徵召事公移本詞之移告罷遣歸家治病後復徵召事公移本詞之移告罷遣歸家治病後復徵召事公移本詞之移告罷遣

如登高臨賦 墨客 餘刃 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登高而賦者有同而刀刃者無厚以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名下無虛 宣和畫譜晉王廙立本嘗卧聞客至急呼巾幘自照鏡曰名下固無虛士 接堵 皆接堵如故應劭注言不遷動也 耳又往日猶是近代 之序傳稱賀蘭覓初見李大亮大驚便改容曰名下固無虛士 相屬於道 漢書食貨志使者相屬於道 謠頌 後漢書郭伋傳伋之見寇靖神也北史李德林傳德林七日謝家已二年南人嘆之及云前乃日名下固無虛士 德政碑 唐書姚崇傳崇為紀德於碑 揚塵 注見卷二 延頸 論巴蜀檄常璩華陽國志譙周傳周著古史考 目力 注見卷三 東坡 東坡芙蓉城詩序曰王子高與他人同遊芙蓉城子高以青衣報命而不見遂作詩 蒲萄 東坡葡萄賦高昌人送下酒白蘋洲 王介甫送王介甫赴湖州詩遥想郡人迎下馬白蘋洲在書溪之東南去州一里上有曾公頭吳越春秋曰越王使曾公頭與勇士三人伏劍而死 芳亭 內有梁太守物悼詩曰汀州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因以名洲 蒲萄 東坡葡萄賦高昌人送下酒白蘋洲 王介甫送王介甫赴湖州詩遥想郡人迎下馬白蘋洲在書溪之東南去州一里上有曾公頭吳越春秋曰越王使曾公頭與勇士三人伏劍而死 芳亭 內有梁太守物悼詩曰汀州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因以名洲 蒲萄 東坡葡萄賦高昌人送下酒白蘋洲 王介甫送王介甫赴湖州詩遥想郡人迎下馬白蘋洲在書溪之東南去州一里上有曾公頭吳越春秋曰越王使曾公頭與勇士三人伏劍而死 芳亭 內有梁太守物悼詩曰汀州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因以名洲

城元豐三年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謂其主者石與丁又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芙蓉仙人舊遊處後塵 後塵 注見卷二 舞鶴賦 舞鶴賦蓬萊有雙鶴交頸而舞 翔鸞賦 翔鸞賦青樹玉梁彌望鬱乎青蔥 目力為界 注見卷三 與朝州牛出貨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牛賦詩尾句云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

與常州吳守 字介之三首

某投界天涯跋踵門將主有執鞭之慕而衰暮日就灰槁謂不復償此願矣屬聞弭節鄭州遂分餘庇於棠陰之下不圖晚遇過願之始可謝欣榮即日溽暑恭惟台候萬福某雖未即趨拜而二天所臨聲光先悅如接矣

天涯 白香山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幸 韓文與于襄陽書幸甚幸甚 所恨 晉書王濛傳濛謂南郭子慕曰卿可使如此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東坡書李廣傳獨所恨不得封侯耳 日就灰槁 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棠陰 注見卷二 弭節 注見卷二 二天 漢章帝傳章字瑋文順帝時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也明日冀州刺史被捕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

王廟實州刺史徐達夫所營此故事也

季子 史記吳太伯世家注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毘陵縣 暢 注見卷二 蓋陽鄉 至今吳民皆祀之按郡學廟未詳所始 詩清廟序 箋毛詩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牛鼎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謂葛武侯黃陵碑廟被廢去使人數息自襄陽至吳 吳氏 史記吳太伯世家注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毘陵縣 暢 注見卷二 蓋陽鄉 至今吳民皆祀之按郡學廟未詳所始 詩清廟序 箋毛詩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牛鼎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謂葛武侯黃陵碑廟被廢去使人數息自襄陽至吳 吳氏 史記吳太伯世家注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毘陵縣 暢 注見卷二 蓋陽鄉 至今吳民皆祀之按郡學廟未詳所始 詩清廟序 箋毛詩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牛鼎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謂葛武侯黃陵碑廟被廢去使人數息自襄陽至吳

吳氏 雍立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之裔封之於吳 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公因以命氏 祠 張說議諡請刺史詩殷武陟此商邦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 故事 漢書蘇武傳匈奴以故事開見前錄范魯公質寒 廟貌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大父也 為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徐氏敖後為刺史敖字達夫前碑所謂合戶部侍郎其大父也 故事 注見卷二 事 漢書蘇武傳匈奴以故事開見前錄范魯公質寒 廟貌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春行視農王於龍邱有事於廟乃命因故為新眾工集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記於廟乃相 故事 注見卷二 事 漢書蘇武傳匈奴以故事開見前錄范魯公質寒 廟貌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與諸鄰京師歸而鑽之於石 廟貌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進士和凝為主文凝少第十三登第謂德士風居第十三者欲若傳老夫衣鉢耳至先後為相有盛詩者 廟貌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起廢 注見卷二 自序 孔子修舊起廢 廟貌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成 東坡落成詩有僊王遺廟開元初徐州故會稽太末池氏多貴顯 王廟 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文

登廣衣鉢亦相傳

與常守莊右司 六首

靈榜同升更四十年公領鄉州始獲奉周旋而存省流落最厚方此欣賴遽復解去祇惘然自失也即日大暑台候何如相望只阻

一水而不果趨拜尚得以尺書敬問寒溫

墨榜（賢猥公談錄李新侍郎將赴舉人命筆吏勒綴書榜未及填禮部貢院字吏得挾禮部令史王昶亦善書召令終其事倩昶酬以匹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事露程大昌雍錄今世淡墨書進士榜首曰其姊白後遂成故事）流落（貧無祿句會取給恢守唐世遣則去之流落不偶摭舊聞凡十六年開皇雜錄李白杜甫董結然稱自文名俱流落半生涯）望見一大艦南來

子鴟慶集劉溪行記登舟入沙子淺日盧循大（如帶（劉後書功臣表使黃河如帶應劭注帶衣帶也）南史陳後主紀隋文帝曰我馬百姓父母豈可）艦漂沒（大艦晉書五行志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日）一衣帶（水爭道（劉又過南岳入湘庭湖詩洪波忽爭道）水橫（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之（漢書項籍傳籍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合作卦辭龜圖先不相識）項羽本紀之予（劉史記河渠書引河渡汾）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通作艤）

湖泛（九域志常州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湖張淏行記登舟入）陽大（艦晉書五行志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也）如帶（劉後書功臣表使黃河如帶應劭注帶衣帶也）南史陳後主紀隋文帝曰我馬百姓父母豈可）隔一衣帶（水爭道（劉又過南岳入湘庭湖詩洪波忽爭道）橫（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之（漢書項籍傳籍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合作卦辭龜圖先不相識）項羽本紀之予（劉史記河渠書引河渡汾）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通作艤）

不可追路矣第蒙德已厚殊非意料所及者迨今惋悵

湖泛（九域志常州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湖張淏行記登舟入）陽大（艦晉書五行志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

而河流如帶不敢爭道暫檥舊檥河壖須其過既至迺使君所乘舟也

野次既不可通謁便欲靜索紙札具一書比及絨題度已過沙子

湖泛（九域志常州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湖張淏行記登舟入）陽大（艦晉書五行志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

比自湖泛展墓歸舟過沙子五百里（地非甚遠望見一大艦南來）

（字有誤）

聞徹猥蒙高義收錄陳人雄文寵貴拜眠莫喻欣榮

田夫野老（歐公內制集序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鋤禾隴畝以知榮寵馬遷以王月之間輒之民以王月之間輒之民以王月之間輒之民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其慮長二千石乎宣帝紀中二千石師古注霸舊已二千石以寵異之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舉成數言也 盛德 典刑 昭德彰民了齋集志陳…

石矣今署爲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舉成數言也 盛德 典刑 昭德彰民了齋集志陳…

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

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也 盛德 典刑 昭德彰民了齋集志陳…

之敬曰中二千石司諫曾移書責留布及言禁京及弟卞之姦惡除名編錄了翁汪應辰了齋集序以爲出

爲右司諫曾移書責留布及言禁京及弟卞之姦惡除名編錄了翁汪應辰了齋集序以爲出

合浦靖康中踰嶺謫大夫自號了翁汪應辰了齋集序以爲出

死力攻戰雖姦無老成人向有典刑 新拜 注見本卷與

詩大雅雖無老成人一人而已 新拜 注見本卷與

原附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祖定天下相惠王治齊七十…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祖定天下相惠王治齊七十…

城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爲相又以…

治齊者治天下盡一之職至於今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爲相又以…

一所聞征伐四方定請候爲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向…

一所聞征伐四方定請候爲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向…

參之方參起獄中小吏仗一切反

參之方參起獄中小吏仗一切反

變法定令以鎮磨斷錄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輔然因齊…

變法定令以鎮磨斷錄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輔然因齊…

人順寧之心繩譙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

人順寧之心繩譙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

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无作爲齊以大治善治軍如物…

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无作爲齊以大治善治軍如物…

諷也曩龍伐蛟豬馬穿牛要使不敢相觸之類

諷也曩龍伐蛟豬馬穿牛要使不敢相觸之類

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牽者輒一鞭一羣者耳若牽者輒一鞭一羣

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牽者輒一鞭一羣者耳若牽者輒一鞭一羣

過半矣參爲將相一鞭一羣者耳若牽者輒一鞭一羣者耳若牽者輒一鞭一羣

過半矣參爲將相一鞭一羣者耳若牽者輒一鞭一羣者耳若牽者輒一鞭一羣

不膠於所藏故大儒之效煩然爲多也今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時

不膠於所藏故大儒之效煩然爲多也今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時

民務稽衣食滋植參之功爲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

民務稽衣食滋植參之功爲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

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而況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物

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而況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物

按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

按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

簡精嫂濩之中可以逆聲三辰調氣變之間可以析衡萬里…

簡精嫂濩之中可以逆聲三辰調氣變之間可以析衡萬里…

而性之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故始爲獨言異行以駭天下…

而性之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故始爲獨言異行以駭天下…

鬱髮駭衆來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徵於民之視其上恭然如雷霆鬼神之莫測也來其大治必至於大…

鬱髮駭衆來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徵於民之視其上恭然如雷霆鬼神之莫測也來其大治必至於大…

亂常古罷弊也蓋建之衡演奚之要爲東南舟車走集之地…

亂常古罷弊也蓋建之衡演奚之要爲東南舟車走集之地…

素號樂土自建炎破兵之後狄尸流血者十五年鵝者聚心之…

素號樂土自建炎破兵之後狄尸流血者十五年鵝者聚心之…

鵝屈已消兵南北解仇江皋微警及是劍夷哨吟疲瘵之餘始…

鵝屈已消兵南北解仇江皋微警及是劍夷哨吟疲瘵之餘始…

一惕然而檢討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墉闉而爲堂名…

一惕然而檢討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墉闉而爲堂名…

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者所以宜布上…

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者所以宜布上…

愛之仁惠禁暴弭兵與民息肩之意益公爲吏守家法遇吏民有…

愛之仁惠禁暴弭兵與民息肩之意益公爲吏守家法遇吏民有…

利未嘗輒答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歎今猶未盡知也去…

利未嘗輒答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歎今猶未盡知也去…

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閭閻得…

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閭閻得…

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爲太守而問以屏盜之…

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爲太守而問以屏盜之…

方遂曰欲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今…

方遂曰欲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今…

治盜賊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杜後惠文殫治之乎今公以…

治盜賊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杜後惠文殫治之乎今公以…

寬厚清淨爲一州之表民不見吏吹大生蔗眞得古循吏之遺…

寬厚清淨爲一州之表民不見吏吹大生蔗眞得古循吏之遺…

乃書而刻之堂中以詒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爲民…

乃書而刻之堂中以詒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爲民…

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

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

某輒薦區區 起句突甚節文 亦執事之所欲聞也早勢如此雖沙子

某輒薦區區 起句突甚節文 亦執事之所欲聞也早勢如此雖沙子

大浸如一帶耳比還村舍見瀕河之民以錢酒賂巡河吏卒乞斗

大浸如一帶耳比還村舍見瀕河之民以錢酒賂巡河吏卒乞斗

碩之水夜半車聲如雷勢不可禁而不得錢者毀車具遭鞭撻又

碩之水夜半車聲如雷勢不可禁而不得錢者毀車具遭鞭撻又

可憫者父老言武進有陽湖陽期當作湖下同而晉陵有太湖若引而注

可憫者父老言武進有陽湖陽期當作湖下同而晉陵有太湖若引而注

與常守泰直閣 字楚材 二首

與常守泰直閣 字楚材 二首

薛堰戚墅 薛堰在郡城北戚墅在郡城東南並沿漕渠鎮名 無錫 漢書地理志會稽無錫有惠山春申君嘗以牛莽日有錫宋地理志屬常州毘陵郡 洛社 在無錫沿漕渠鎮名 走集 左傳昭二十三年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 鑿井 詩史記河渠書莊熊羆言陽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飯十石於是作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得泉井井下相比比漢書京帝紀郡國比比地動 沽水 少陵引水詩月峽瞿塘雲安通行水 安沽水 僕恙魚心力省 財處 漢書龍傳傳師古注財與裁同

使臨枉教具審殘暑白候勝常伏承已解印組 詣後漢書黨錮傳論昔魏齊遭死處占他日宦成名立擁節重臨某雖老矣當驅兒童以竹馬迎也

解印組 詣知章上表乞還鄉御製送詩并序云太子賓客賀知章上表乞還鄉老之 宦成名立 注見卷二與擁節 詣東觀漢記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同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先期一日伋爲遶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卽日初暑共惟台候萬福自聞開藩興州人同有二天之喜而不敢恃宿昔輒以幅巾參衣冠之集方俟請閒已聞移牧之命區區欲攄使君之須不及也不宜

開藩二天 注見本卷與宿昔 訂漢業府總常州吳守帖道不可思宿 訂後漢書送民傳法眞爲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 訂後漢書送民傳注謂不著冠但幅巾耳 幅巾詩鮑永傳注謂不著冠但幅巾他日容 訂漢書文帝紀太尉勃曰願請閒 訂師古注閒音胡莧反 移牧劉孝標辭司空安成王碑允矣 攄使君須建康實錄晉桓伊字叔夏時上嗜酒司馬道子專政昏亂謝安女壻王國寶詔施於道子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國寶譖諛稍行於主相之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時召伊欲寘安侍坐帝命伊吹笛卽爲一弄乃敕并請以爭歌伊自足以謝合歌管請以爭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帝命召之敕既吹笛伊便襍爭而歌怨詩曰天屬雖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鄭玄曰拘猶留也忠信事不驗乃有見疑忌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成二叔反流言辭懇惻卻可機安泣下沾巾乃越席而對王就之時其歡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慙色 訂後漢書文帝紀太尉劉寬薨 訂後漢書文帝紀有所降不從輒正議以此見敬 訂後漢書寬傳注謂東坡云漏刻詩不拘持漢節牘喜體裁須

又不得容一迹於其閒暑候漸近尚冀調護自厚

雲集 訂徐陵爲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凡諸部曲並使相攜接恭承前後雲集 截鐙 訂周元天實荊州受代日吏民泣攀馬首截鐙圍轡以爲遠愛東坡詩崇教坊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詩吏民莫坂攀歌管莫慶阻餘糧等兒戲襍體 訂後漢書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大尹更始遣使復來徵而長安擾亂融曰禁史不宜輕離臣 訂後漢書融傳融謂猛曰禁史君威名遠著今以王命召之恐不時至猛不從融曰禁史君威名遠著今以王命召之恐不時至猛不從融曰禁史君威名遠著今以王命召之恐不時至猛不從融

已治倉庾行見肩足所任四而而至矣

倉庾 漢書文帝紀發倉廩以賑貧民應劭注水潤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記六井疇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潮右井竭民至以轡飲牛馬給以飲牛馬給沐浴北至長羽驗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肩足所任 東坡錢塘六井碑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潮右井竭民至以轡飲牛馬給以飲牛馬給沐浴北至長羽驗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

逾月不具記雨後乍涼台候何如時事反覆懸知如此方州人洶洶不爲之驚大暑度非長驅之時故不敢拜問秋防有所聞望誥也暑雨沛然不惟一洗炎海而秋稼如茨一飽已可占矣

逾月 禮檀弓又多乎哉 逾月則其善矣 荊州刺史每語弟子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場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瑣圄與引卓舉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洶洶漢書項籍傳天下匈匈師古注匈匈擾亂之意也揚雄羽獵賦洶洶旭旭長驅訂戰國策樂毅報燕王兵銳卒長驅至齊秋防 訂杜甫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韓愈順宗實錄代宗諒以本州兵防秋西京 如茨 詩甫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離離箋茨屋蓋也孔疏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 盡子硎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言

陰藏農圃未嘗一拜鈴下而公達觀一視問遺之勤不閒荒遠婁拜重餉愧感之深

達觀 蔡邕達觀論四無際因之名達觀一視韓文公原人論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悉遠

暄冷未定恭惟台候萬福自公領州兩見春序所以存錄故交慰藉流落皆非所敢望於左右者獨以多懼多畏未獲一拜鈴下日俟召歸具小舟郊見少敘區區感藏之意

存錄 後漢書李燮傳燮大臣冤死者子孫垂存慰藉 慰藉 司後漢書胤侯傳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珠禮言稱相忘寄聲相慰藉

比枉重問已嘗報謝即日台候復何如寒食佳節大雷雨暴發紅紫紛然一場而盡殊可惜也寒暄未調所冀尊生自厚

寒食 先賢傳并州以介子推焚死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舉烟俗通冬至後百四日五日六日有疾風暴雨寒食 荊楚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清明風雨交加節物驚人正是梨花寒食天 紅紫 司馬彪續漢志注曰紅紫雜色也

亏兵傳檄適以體中小不佳頭目眩然舉體汗下意是久雨中寒溼之故盛禮臨賦輒口占授兒輩占謝他日別當具記

口占 漢書游俠傳陳遵爲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皆有意師古注占謂隨口占其辭以授吏也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六

與常守錢舍人 三首

自公繇西省進領北扉貴名暴白雖在駑陋固已懷堅高之慕屬者踰州適在桑梓區區欣賴過所望焉卽日歲晏迓寒伏惟台候萬福謹上狀不宣

西省（同晉書徐邈傳邈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焉氏通考宋改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門北廂程大昌演繁露高宗朝（同晉書省）北扉（唐制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曰翰林學士）時召以草制備宋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

某昨夔已空非復故我猶有見賢之願在盛德雅望宿昔所慕而開府之初簪紳垒集不敢以野服進盍在衆人之後也

開府（晉書秦秀歐王泳傳子綏從回來開府同日武帝于吳璟宜須後東坡有劉寺教詩走馬西來各開府卷二與朝）垒集（見卷二與朝）

使君下車適此歲換百蠻皆奮退耕一廛今老矣猶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也幸甚

百蠻（同晉之月令孟春之月羣牡出王幸山林高冠大帶滿門下賓如百蠻乘舟雪堂記）奮（威勳歐伸春之月羣蟄振奮威勳歐陽修集有奮字）阜（蕃也）

益（同後漢書輿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絳帷黑轓右騑）班（後漢書崔駰傳乘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傅奮乃張班春令一麾（禹貢一大閒麾注百畝曰麾）

與常守龔龍圖

二天之下使君起居狀固自副聞而不數敬問頓鈍廢禮不爲亡負也伏奉手誨具審卽日春和台候勝常側聆召見膝席對休鋒車趣還可拱而俟矣

二天（後漢蘇章事注見卷五與常州吳守帖）

票（同漢書朱博傳耳剽日入師古注剽勃也猶言行驟也）

二天之下使君起居狀固自副聞而不數敬問頓鈍廢禮不爲亡負也伏奉手誨具審卽日春和台候勝常側聆召見膝席對休鋒車趣還可拱而俟矣

二天（後漢蘇章事注見卷五與常州吳守帖）

票（同漢書朱博傳耳剽日入師古注剽勃也猶言行驟也）

內集

百蠻（同前）奮（同前）

益（同後漢書輿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繒絳帷黑轓右騑）班（後漢書崔駰傳乘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傅奮乃張班春令一麾（禹貢一大閒麾注百畝曰麾）

與常守龔龍圖

拜下風莊子在宥篇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汝殆其往矣吾子亦已合於天矣請告子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云云○杜詩詳註卷二十三李尚書草寓一書審已省察奉函教喜聆卽日春和台候勝常公把一麾爲千里師帥而發興玉雪之上醉著宮袍望三山銀闕於雲濤煙靄之間世固有揚州鶴也

杜牧之詩賦子行千里明公去一麾（麾又洋見卷三與李尚書帖法）師帥之寄民之師帥所發興少陵鄭縣亭子詩戶牖悉高閑發興又東樓詩勝絕驚人老情忘發興奇○唐書文藝傳司馬承禎睿宗時召至京師賜紫衣金寶甚寵嘗與賀知章崔宗之等爲酒中八仙人會乘舟若汎虛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李白詩遙望海雲生仙人在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當有玉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蓋主云○揚州鶴（訂）萬貫騎鶴上揚州秋浦言懷繼之以詩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竹令人瘦無肉令人俗人俗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俗○唐書李白文

寒溫之問未嘗一至顯貴之門及是方得占敘萬一

憤憤詩魏志管輅傳注輅子春與殷武平書曰憤憤者也世說王道東年略不省事後自視簡中與爲憤憤者也世說王道東年略不省事後人當思此憤憤

分違十六七年俛仰如昨比聆旌騎已次里門卽日秋高恭惟台侯勝福某除籍爲民不當以姓名聞於下執事屬有一日之雅敢布區區不宣

（晉）下執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寧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昌黎新修滕王閣記私喜幸自詡以爲當得躬詣大府（晉）一日之雅子樂於以體長育成就人材受約束於下執事（晉）一日之雅王介甫上宋相公書仁人君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終身不肖之體願在私心宜何以報

使君開藩一時縉紳士大夫寓公寄客遠者迎於境上近者亦至鈴下所當作字以至桑梓之恭獨某廢鋤之餘不敢以野服見高明所照必無譴過幸甚

（晉）開藩王勃公送麗參判詩一相開藩嘗負弩三年通籍更從單題作送父書客中作

與台守會邵中名悅字宏父書錄題作送父

南北相望聲問缺然德升遣介李尚書德昇草草寓一書審函教喜聆卽日春和台候勝常公把一麾爲千里師帥而發興玉雪之上醉著宮袍望三山銀闕於雲濤煙靄之間世固有揚州鶴也

（晉）一麾杜牧之詩賦子行千里明公去一麾（麾又洋見卷三與李尚書帖法）（晉）師帥蕭子顯今之郡守（晉）發興少陵鄭縣亭子詩戶牖悉高閑發興又東樓詩勝絕驚人老情忘發興奇○唐書文藝傳司馬承禎睿宗時召至京師賜紫衣金寶甚寵嘗與賀知章崔宗之等爲酒中八仙人會乘舟若汎虛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李白詩遙望海雲生仙人在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當有玉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蓋主云○揚州鶴（訂）萬貫騎鶴上揚州秋浦言懷繼之以詩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竹令人瘦無肉令人俗人俗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俗○唐書李白文藝傳（晉）醉著宮袍（訂）唐書文藝傳李白文（晉）玉霄居玉霄峰在天台山（晉）續仙傳司馬承禎（晉）三山銀闕（訂）封禪書（晉）師帥對今之郡守（晉）疾惡發興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疾惡發興情忘身老（晉）雜絕驚人老情忘發興奇（晉）玉霄居玉霄峰在天台山（晉）續仙傳司馬承禎（晉）三山銀闕（訂）封禪書（晉）師帥對今之郡守（晉）疾惡發興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疾惡發興情忘身老（晉）雜絕驚人老情忘發興奇（晉）玉霄居玉霄峰東望蓬萊常有眞靈降焉○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金陵王氣鬱葱佳麗之所（晉）醉著宮袍（訂）唐書文藝傳李白文（晉）玉霄居玉霄峰東望蓬萊常有眞靈降焉○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金陵王氣鬱葱佳麗之所

向寓狀後邱璋父云有司倉之命久之聞臨州去矣德升書來喜聞動止卽日歲晏雪寒伏惟台侯勝常昔時嚴瀨乃子陵隱處而日佇寵嘉別膺新命已下九帖皆與舊編不同

嚴瀨（訂）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水經注浙江東逕富春山南嚴陵瀨東有一石上平可坐數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臺也（晉）鄭虔謫官（訂）唐書文藝傳鄭虔鄭州滎陽人玄宗愛其才與廣文館以處之博士（晉）謫官（訂）唐書文藝傳鄭虔鄭州滎陽人玄宗愛其才與廣文館以處之博士（晉）世殊事異王逸少蘭亭序故列敍時世殊事異（晉）人鮮共所述雖有興懷其致一也（晉）嚴陸（訂）嚴州集序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江東分會稽爲吳郡吳興爲吳越之城始定大始四年生客寒無氈（晉）嚴陸（訂）嚴州集序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江東分會稽爲吳郡吳興爲吳越之城始定大始四年生客寒無氈

天台亦鄭虔謫官之地世殊事異嚴睦爲東漢嚴光之後（訂）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水經注浙江東逕富春山南嚴陵瀨東有一石上平可坐數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臺也（晉）鄭虔謫官（訂）唐書文藝傳鄭虔鄭州滎陽人玄宗愛其才與廣文館以處之博士（晉）世殊事異王逸少蘭亭序故列敍時世殊事異（晉）人鮮共所述雖有興懷其致一也（晉）嚴陸（訂）嚴州集序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江東分會稽爲吳郡吳興爲吳越之城始定大始四年生客寒無氈（晉）嚴陸（訂）嚴州集序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江東分會稽爲吳郡吳興爲吳越之城始定大始四年生客寒無氈

台爲內郡朝廷專用一時之望吾宏父又以文章翰墨首被甄擢

（晉）下執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寧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昌黎新修滕王閣記私喜幸自詡以爲當得躬詣大府（晉）一日之雅子樂於以體長育成就人材受約束於下執事（晉）一日之雅王介甫上宋相公書仁人君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終身不肖之體願在私心宜何以報

向來董太夫人會葬得所遺作通（晉）書客中占謝不盡勤懇近日有客過言吳守罷去宏父已臨州矣第陋寡聞久不上記但有愧

棵即日春暄體力何如比見棲霞樓上梁文字有烏鵲南飛大江東去之語天設此奇對待公拈出也近棄願一觀讀至雖霓當爲公擊節

【上記】文心雕龍記篇述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已非公之事則陽子與陳員外書凡公之事下兩上者則曰狀曰啟記之事則曰書【棲霞樓】荊州記宋李顒守黃州時建棲霞樓宋臨川康王義慶建震【烏鵲南飛】(訂)三國魏武帶兵南征不利吳志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於赤壁二志皆作烏林蓋公亦不著也【大江東去】(訂)東坡詩赤壁在黃州城外西北臨江有斷岸壁立千尺疑即此先生自書東坡以別之【送杜介】杜介先自南京遷公爾社介詩序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介之異以詩送之【送惠師】惠師錢塘人道一時多少豪傑遇公輒笑開襟交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此佳覽(訂)南史王敬則傳沈約嘗謂王曰僕常讀平原君傳未嘗不廢書而嘆恨趙勝之不識士也及觀公與敬則書乃知公之知惠師也【送杜介】(訂)東坡詩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惠師】惠師錢塘人道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送惠師】(訂)東坡詩惠師錢塘人道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送杜介】杜介先自南京遷公爾社介詩序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介之異以詩送之【送惠師】

顧子應雪堂一首坐想誅茅日山川在目靈重來尋舊宅幾至沒新亭何意投天譴猶傳是嚴星花磚知歲物只合老沈冥重九飲樓霞聯韓詞一闋九日尊罍要攜諸客樓髓去淵頭屋而記得潘郎何榮補紅萸何意留儂住愁如許暮煙一襪正在蹉時路

天台仙佛所廬嘗欲乘輕車一詣館於德升十日而後別今宏父不如其已也李舉之字李主管之筆力雄贍可長如公築詩壇當使之致師也

天台（訓十道山川攷天台山在台州天台之南門也）仙佛廬（訓名山略記天台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十里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赤城山在縣北六里南門也）

入天台山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遂留半年刻雖是屬劉晨所聖所歸葛伯雞共食而去已而視釜中有棗數十枚大如雞卵

與吉守王舍人

某謫居九年矣未嘗戚戚於此而奇窮所向累人不復以姓名徹於鈴下故人存錄屈賜書問喜愧不可言具審春和台候萬福某屏迹田野相望二千里之遠接奉何時臨紙悵然不宣

謫九年劉禹錫集謝九年賦古相思之謫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信其時云唐書本傳王叔文貶禹錫貶朗州九年等奇窮累人東坡與濠州陳章朝請書舉廢窮奇動輒數篇累人故往還杜絕又與陳原祕校書衰病一年更十日不雨則已矣奇窮所向累人又與建道帖某去歲所買田已旱損如此可笑可笑

高文見寵奬予過情雖非所當得於門下而精深華妙又過前作緬想邇日探道著書與年俱老可歎可賀也某衰老廢學輒作數語占謝回殷見文集非所以報珍投也

精深華妙前輩文定東坡和陶詩引平生無所嗜好以閑史爲樂國以文章爲教吹至是亦忻慕之比探道著書司馬子長崔駰不足多也傳弱冠觀光上京薦宋玉王褒賈誼枚乘之徒以爲不及見非所以報珍投也東坡和陶詩引平生無所嗜好以閑史爲樂國以文章爲教吹至是亦忻慕之比探道著書司馬子長崔駰不足多也傳弱冠觀光上京薦宋玉王褒賈誼枚乘之徒以爲不及見非所以報珍投也

精深華妙前輩文定

德州今斤斤訂史記魯世家贊陳涸之閉關謝知也徐廣曰一作讓江西斷廣讓音禪漢書劉向傳朝臣爭訟之親漢書孫子武子有樊姜徵子疾命賜曰必葬我于桑林之野吾將見汪氏之役預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原附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志

同郡徐鼒余被讒斥從事閒適別業稅具存省耐累書掌無役出有旨所過州縣卒攝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日親某官書有無焉殿最於是五人者在道陰代負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舰其旁行丈臨川按書而返陽呼余方撫重諸葛藍爲曰懷內潛下石之虞公亦以件宰相出守已又開誅而讒頗憊之夜夢而荷於放臣逐客哀窮悼屈矜大少矜護衆悉尚蒙賜於數百里外處公卿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大夫被召過都或留館不敢過也既去又繪言謂公致豐餘公日諫官御史當爲儒臣子歲俸厚職隆陸塗起公眾兵境降秩上寄其隆秋毫不犯盜平而陳謹公遊在相省物公玩寇降秩酬受天下所聽而子敖以我爲二等嚴臨未幾御史中丞辛炯道三衢得公冤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散大夫遷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衢治狀者除直龍圖閣知湖州六年召歸大府爲少卿擢知臨安府遷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入年

知其爲少卿之子也傾益歡然

即日大暑恭惟台候萬福兩地相望有三江七堰之阻接奉無期

某蒙德如邱山而未嘗一拜下風此心炯炯如觀河之見猶在也

臨書太息不宣

增觀河之見楊慎經佛告波斯匿王我今示汝不滅性汝三度見恒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汪言至於今六十三亦無有異佛言汝今髮白面皺必今滅於意年觀河之見有童髮不王言不也

與秀守方學士 務德 三首

某歸舍未幾連雨彌月下田皆成巨浸已而復旱省書知封內亦閟雨奈何歲事正可憂而邊聲益急念之凜然淮南近起夫二萬增築山陽城壘安得猛士守之如歌風者所云也萬有毒殺人而見錄於方書善醫者使之治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今疾病未去體疑其有毒舉而棄之則深痼不可爲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烏足賴不敢爲他人道也

增歲事可憂唐李翰嘉興屯田攻績記全吳在揚州之城最大嘉興在全吳之腰最腴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縣五代錢氏奏置秀州治焉以前通屬吳郡真增邊聲文選李陵答蘇武書胡笳互動牧馬邊聲四起增山陽爲分府建置沿革志晉分淮北爲徐州又分廣陵郡隋避楚王諱改爲山陽郡置淮安軍歌風漢書高帝還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合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慨然傷懷泣數行下**墓毒治疾**(何)爾雅釋草茨蒺藜注即蒺藜也江東呼爲蒺藜時珍云一種葉似酸漿而小蔓布地結細刺子如羊角老則裂出三稜子實有毒殺人莊子所謂其實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甘草**(同本草)甘一名蜜甘一名美草一名蜀甘草一名蜀草一名蜀甜草一名甜草一名甘苷草一名甘甜草一名甘甘草一名甘根草一名甘梗草一名甘國老味甘平無毒一名甘草一名甜草一名蜀甜草一名甜草一名甘苷草一名甘甜草一名甘甘草一名甘根草一名甘梗草一名甘國老味甘平無毒一名甘

與蘇守季文三首

東坡先生道德文章師表百世雖山頹木壞不可復見而遺言餘論所以開導後學者猶在也某自少讀公之文固已心服而口不能言及得從公於潁昌又得從公於海上公每以文字教某某亦自謂頗得其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宮室家自知之矣然公不以語人人亦不知也公既沒某亦流落不偶每念公之謦欬音容如在目前而公之文章日傳於世學者如飢渴之於飲食而公之子孫又不能盡公之學以故公之文章雖行於世而公之道德終晦而不明某竊悲之嘗欲會粹公之文章次第其出處之大節與其議論之所發明者以為一書庶幾使後之學者有以考焉而衰病侵尋志氣日耗恐遂不能成就此書以負公之託今年夏秋之間稍閒暇因得盡取公之文而讀之然後知公之文章實出於天而學者不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大抵公之文如長江大河浩浩乎其來滔滔乎其去其文如萬斛之舟行於其中而不知其為舟也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而適與人會其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其人既沒而其文猶在世之學者讀其文而不見其人猶可以想見其為人況其子孫又能世守其家法而不墜其文章之傳固宜有在也某雖不肖竊嘗有志於斯文而未能也今之所為蓋將以為公之子孫與夫學者之一助云爾

跋東坡先生帖

某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洞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癡而起行如還故鄉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和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竊不自揆亦庶幾於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力於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

答季文書

某頓首季文足下別後已耳某有沙田數頃屬晉陵今夏納大麥二十九石而賒引忽科糴二百三十石驟

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奏議制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或云即劉元忠所可以一見乎比臨川刻荊公詩文王荊公集於臨川屢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江左諸人紀次豫章欲與一時文宗方駕並馳而文多於詩三倍皆可惜也杜子美韓退之李太白白樂天之文為庸俗所亂先生嘗太息於此如制誥奏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願季文速出與天下共之不惟一新學者耳目庶幾不為庸俗所亂亦先生之志也

三集手編子由自題

奏議制誥

元忠所集

豫章

與季文書

附

蒙賜書一篇初謂先生遺文之未測者揭篋乃西壁潮上之文也拜賜欣感雖未能疾讀異時窺見一斑矣

廣艷交論道文麗藻方鴛盲王英時俊邁連橫計

郭少陵詩緝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天東坡答劉河都曹書李太白韓退之白

樂天詩文諸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

敎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

得獨玩於簡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與天下共劉現卷盧謎詩

爬搔次骨

半山和王樂道烘蝨詩咀嚼俊

聖俞論貧賤貧富之樂聖俞持示文忠

公文忠公答云讀蘇某書不覺汗下

與常守強朝議五首

某尚未瞻拜遽陳猥懇追切之扣通作叩殊不獲已耳某有沙田數頃晉陵今夏納大麥二十九石而賒引忽科糴二百三十石驟

問其故幹人云十數豪戶計屬縣胥欲改屯田爲稅田與之分受於是六沙人戶鬨然訴於縣庭以爲科糴大麥十年矣六沙係屯田故不頂今忽承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承受甚處指揮如此知縣無以答第云此是通判意待新知府來與汝免卻比閭乃不然縮恐又呈稟誤左右之聽所以須至跳告大率縣道徵斂設有緩急一時之須邑人固當樂輸而不敢後今爲縣三年矣無故作俑爲六沙無窮之害且以某一戶止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科糴二百三十石乃至八倍如何義當則所用鞭扑可勝計哉若蒙朝議爲六沙人戶膏血折其萌芽無令暴吏產禍於一方則公之甘棠也

屯田 科糴 宋史食貨志和糴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一說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名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多寡諉給錢物秋成於緣邊入粟塞下召商人入錢京師或江淮給以茶鹽香礬民便之蓋入粟塞下則路遠而費廣入錢京師則路近而費省故商人樂趨之其後又變爲見錢糴買或直以錢物糴穀或以金帛糴粟或以末鹽糴芻或以芻糴粟或以末鹽糴粟或以茶糴鹽或以鹽糴茶或以茶鹽糴香藥或以香藥糴茶鹽或以茶鹽糴末鹽或以末鹽糴茶鹽或以茶鹽糴末鹽或以末鹽糴茶鹽或以茶鹽糴末鹽或以末鹽

字擇之應天府虞城縣人徙居大名尹進觀文殿學士特升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二府得除自處仁始處仁可相拜太宰史稱處仁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北去五月——再見建炎紀靖康

建炎初之一再見是在揚守時非

道義流聞服膺已久公方踐高華而某以廢錮待盡於邱園遯舍異路無從一詣望絕塵而瞪若莫喻此心小雨遂涼恭維台候萬福審已開藩吏民胥慶獨有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餘台候萬福勝常七夕所巧於天孫剖瓜插竹兒女紛然以某視之殆求福於木居士之類耶不宣

建炎紀靖康

見宿薄便知遇拔處仁在揚守時非

坐馳莊子人間世

遯舍異路漢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侯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

過都迎餞良苦第當脩轄送將無庸祝之使生四角也一笑不宣

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

脩轄(訂)左傳襄三十一年申叔展諫無社日有麥麰乎曰無有曰上梁矣閭州叛晉侯使魏絳盟諸侯絳辭以脩睦客之車轄

脩轄(訂)左傳宣十三年申叔展諫無社日有麥麰乎曰無有曰上梁矣閭州叛晉侯使魏絳盟諸侯絳辭以脩睦客之車轄

生四角(訂)陸魯望古意詩君心莫淚薄妾意逐正接

連日苦河魚之厄既止復作尚未脫然久不遣記辱詢問有愧具審秋暑台候勝常七夕所巧於天孫剖瓜插竹兒女紛然以某視之殆求福於木居士之類耶不宣

河魚

某蒙垢自屏名迹湮淪故輩問不接於隸人之聽屬者寓書率意冒陳方極憨懇冀賜報貶敕教尚一日之雅詞發卓然之俊感歎沙頭薄田饘粥于是三敷通客席卷而去人牛俱亡曲蒙眷恤申飭吏卒盡執以歸一方爲之竦動自今一飽皆出大惠匪空言豈勝占敘萬分

蒙垢吳楚春秋伍胥爲人少好于文長習於武蒙垢不能勝楚人左(訂)傳襄三十一年楚人伐吳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

如
二漢紀（前漢紀）高祖終於孝平王葬之誅（十卷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
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繁詔悅節要撰通比其事）
事列繫年月爲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
該時稱嘉史又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彦伯以東京史籍不備
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璠記差詳因參據
記傳以損益之比（温公通鑑）諸家號爲精密（卷目錄晉志
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迹（自隨至元）豐七年又略舉事目（奏御上
開書籍在外藏以備檢閱（別爲目錄）參考同異（各一編）別爲考異（十二卷）
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九年）爲書三百六十
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
神宗賜名資治通鑑

冬序已過半司寒者猶未用事而陽已復矣偶記今夏暑雨彌月三伏褰然已而復張可以鑠金石用此占之必不但已便當塞向

以竢也傳聞山林園寢卜地於會稽百神朝禹葬遂復見於今日公奉詔臨按若進一言用霸陵故事則不必鍥南山之石以爲固也

三伏（陰陽書候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故諺之三伏）
十日代出流金鑠石（楚詞招魂）
卜地會稽（宋高宗紀紹興十二年權攢徽宗皇后於會稽之永固陵三十
二年高宗十六年攢於會稽之寶山既葬攢太上皇帝於永思陵攢
孝宗十四年攢於會稽之寶山既葬攢光宗於永崇陵山川遺韻霸陵故事（漢書文帝紀
孝文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以毋改制）葬霸陵故事（訂漢書文帝紀
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衣
豐道日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鼓瑟而歌意甚悲上自倚瑟而
慎夫人爲鼓瑟（前日噬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
有隙也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又楚元王
傳劉向上疏諫延陵制度奢泰亦引此事）

自聞大學士之命（謂加資也）即具書字已漫而子虛所戇介竟不至又爲左右所先雖恃寬貸不計此末度念之跋踏如芒剌之在背即日履兹歲端恭惟鈞候萬福徒御暫愒高隱（疑是大貧苦員薪以自敦食必如其子無立錐之地參孫叔敖於是莊主謝優孟乃名孫叔敖子封之寢邱）

揮經界官當代者更畀兩月之俸與新任同結絕迺許去書來言吳興經界數月傳書如山一旦毀棄不用鼎新爲之決非兩月所能辨而替罷之官無治所無使令無俸祿不任事實同拘囚竊意元台長至必通餉問欲乞一言鷹逵員薪之子或蒙哀憐遂得脫去不知如何濱老已甘心州縣不敢他冀屬不獲已干冒如得一堂除諸司幹官過所望矣否則乞一書抵版曹脫去錮留之患更望詳酌渠公自小官至大用皆大丞所拔而濱老又以拙切之有望於門下必辱赦其狂也

二雛（性少陵徐卿二子歌大夫生兄有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休）
拘囚（五斗米折腰自拘四）鷹逵員薪子（史記滑稽傳楚相
其子曰我死次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優孟曰若無逵有所之卻爲若
叔教衣冠拊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以爲相優孟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
置酒優孟前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
慎無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王得以備個人敦食必如孫叔敖
日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
楚王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主謝優孟乃名孫叔敖子封之寢邱）

鼎新（易雜卦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濱老 濱廣本集載與劉尚書帖云近挂冰少面子名嶼老初與程昌禹聘親丞相第三女子婿李士美丞相第之而業思自便還補以餌四月中已舉狀佳公 幹官 朱史職官志凡大都督制置宣諭總領經略武臣準備將領準備差使皆無定員

時序如流歲星更始初欲具一書馳慰顧以寒溫之常談何補於左右及是拜賜琉慢廢禮不能自文也

如流 孔北海論盛孝章書曰月不居時若如流

某不侍坐歲一周矣企種門糒實勞鑒察即日秋暑氣候不齊恭惟鈞候萬福某衰病日侵百念灰槁尚能乘牛車造東閤一覩天下奇士晨夕以冀

乘車造閤 注見卷二與楊德逢帖

某爲晨十年今復爲圃比從舍旁闢地數十畝疏一溝累土爲培壅種瓜東陵漢冀不肖仕遂客於蕭侯而先物之幾獨見於置衛之寵某他日尚得以蒼顏白髮

白髮綴東閤之下陳也

培壅 前左傳襄二十四年于太叔曰譆子無乘人之閒以謀人者也今子爲之閒山之小高者日培壅王半山送僧無惑歸鄱陽詩晚扶山之元度詩清江抱土爲培壅

玩物變 學徵篇玩物喪志

召平幾 漢書蕭何傳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何數使使賀豨信上已誅豨信使召平矯制發兵擊破之何乃上書詐爲豨

寸陰前晉書陶侃傳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當惜分陰　聖瘍周禮天官瘍醫注創癰也又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左傳襄十九年荀偃瘅疽生瘍於頭孔疏頭創也　面癰後漢書郭后紀温衣美飯乘堅職良而面癰術學不講征鄙論六藝以飾姦禁詩書不識臧否西　書郵晉書虞浩傳浩父汰字洪喬爲孫恩所害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自沈浮者自浮殿洪喬不爲致書郵之水中曰洗者百餘面行汰石頭皆投

蒙示冕文元法藏碎金亦未見之書也文元宦成名立宗向佛乘又以莊老儒書會而爲一尤喜向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一卷之中三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閉也某讀之終篇稍識歸宿之處別具真扣

冕文元　謂中爲翰林學士卒謚文元　景　法藏碎金　自序子爰自弱齠達玆暮齒德坊之譽居別墓謝客之譏而慕道端經必求微旨豈挂冠之後棲息乎岌嶪之間不釋卷筆不停綴文學意鮮拘片言斷決自然法貴而理美非小智之自矜故名之曰法藏碎金錄內有意涉重出積習之故前輩亦爾不復刪修若其東於教門也則外妨內也　佛乘　謂傳燈錄譯有楞嚴經一小乘一大乘頓悟自心無漏智此心即佛曰最上乘　向子平　謂後漢書逸民傳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讀易至損益卦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娶嫁既畢教勑家事勿相關當如表死

子盧言如夫人得疾不可救療執事以嘗謗衣簿之故殊不釋然計今悼念當少衰否若猶未也不若推一念於佛僧升濟幽冥以資前路若區區刻舟記遺非徒亡益也僧易皇恐

如夫人　左傳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夫人大人侍二人人執香設衣服文飾器物擬於夫人也　襪衣　韓非外儲說左上山谷詩覺範初城風露秋行壘無妾攲衣露又柿葉紙頗紅類秋蕪謾道子十濟幽冥東坡與程正輔帖萬般追悼於亡者沈水護衣露柿葉紙也子十濟幽冥了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冥此不可不信也刻舟　超中大船　見卷五與

與范大卿一作直閣字無厚

舟次吳門見別乘問安否云師厚昨晚出山中矣方拊髀悵然不已就臥奴輩不以告遂不獲拜亟起同壽朋諸行次而舟楫已東至今以爲負也卽日伏惟台候萬福某久闕念欲一望光塵終當具小舟泊盤嶽乘搶與趙謁追參杖屨入天平方丈求一日之款而去

別乘東坡詩雷州別乘應節使君也

康風李牧爲人通猶將豈不得康顏李牧爲將豈要有奴謀引公卿論語理夜分杜子美詩醒酒微風入簟枕詩有時忽憶匡牀至夜分分付牀前傳上同

分奴輩晉書石崇傳崇有奴名吾家財物悉以分之

盤嶽嚴姑蘇志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又名硯石山乃吳王射鹿之所碧雲白石世界中山有西施洞

光塵梁書蕭子雲傳子雲善草隸時人以比王羲之筆多於方丈字歸實自號多於方丈

夜分後漢光武紀奪旦風雨夜分通旦

與朱直閣

天平吳郡圖經天平山在吳縣西南天平寺在吳縣西南天平山下寺建於寶曆二年白樂天爲蘇州刺史之時范文正公之先葬山傳鐘鼓帷帳不修而具空身心河岳盡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聽藥石攻之轉劇日夜客疾本無根日雲寺蘇子美天平山詩吳人皆謂知各自得也又

微恙自無老疾答子由問黃菜長山傳鐘鼓帷帳不修而具空身心河岳盡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聽藥石攻之轉劇日夜

邊處小定念欲嗣音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具審春和壽體萬福燕超春事可以想見然拄杖穿花攜壺藉草誰與共此樂也

邊處唐書張允伸傳允伸性勤儉處下所安飯未嘗有邊餘

嗣音詩子矜纓我不往子矜纓我不絕嗣音

寄上叔父夷仲詩閩寒寒雪欲嗣音燕雁拂天河鯉沈

拄杖穿花少陵集中丞殿公兩句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先無況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鳥鳴攜壺藉草詞自序云歸塵

元年十月與俟晉叔禪師泝流遊大覺寺野飲松下談松黃湯作此圖壁空飛落埔塵寰袍不見請僧人攜壺藉草亦天真

燕超堂記

附

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節三朝面稱過於太上皇召見賜帶賜硯遷中散大夫尊顯元龜一時歡慕以爲榮年七十上書納祿榮堂圖成燕賓客置酒落之名曰燕超乃賦詩

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節三朝面稱過於太上皇召見賜帶賜硯遷中散大夫尊顯元龜一時歡慕以爲榮年七十上書納祿榮堂圖成燕賓客置酒落之名曰燕超乃賦詩

潯陽江上築室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杖履逍遙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服彩

潯陽江上築室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杖履逍遙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服彩

此調此情豈易割捨頃兄深照痛遣惟有速作佛事升淨土明
老弟前年悼亡亦只汲汲於此亦不必盡之佛慳拯貧諸尤佳
但發爲亡者意則倘
仰之間便覺幽顯也

使臨枉教具審秋高台候萬福審聞抗章得謝何去之果世亂多
故畏途如漆一蹈危機便同机上肉獨執事乞身於强健之時避
世於兵亂之後高風雅望追配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賢喜
爲歎也

秋高 少陵詩秋高馬肥健樊川詩抗章得謝鴻慶本集載公墓
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志云宣和六年公以玉出崑岡
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
興五年七月寺本官致仕 陳陽公在蔡州屢抗章乞
畏途 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
仕 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 女漆寶志公時
須髯商量卻咐 晉書諸葛長傳孰日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
轉使心頭黑如漆 今日思爲井徒布衣豈
可得也東坡題韓子華石漆莊 机上肉 吳質
詩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 之注晉眞狀刀噉日馬
坐貿殺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棍上肉吳質
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 即吳質
詩序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潁上其詩曰及身强
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共攜忽忘八年閒蠖未遠也然未嘗一
日少忘焉乞身當及强健時耳衰老詰數 危機 詩何人有預
前言之未踐也東坡醉白堂記乞身于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

年 避亂高風 建炎之亂積六十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個個交遊
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夫疾步急呼之警而
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達倚然當最其列至是
潛深伏與紲手 追配古人 東坡苔訢世俗而逸翫古人矣豈慣荒唐
無實橫得聲名
者所得眩乎

與胡寺丞

自領報恩諸幼更病館醫彌月嗣音缺然奉告喜聆溽暑欣佳陶
器二種極慰所望既輟囊金又 下狀
與張郎中

闕十口字胸爲廟堂宣力而不能爲左右出一言復何道然文仲回向
佛祖已造三昧一切世間相作觀 空中之電可復顧耶

回向 楞嚴經十回向無爲心向程氣路名教讚一切衆生
離衆生相回向不壞回向等一切佛回向至一切處回向
向無盡功德藏回向隨順平等善根回向隨順等觀一切衆生
回向眞如相回向無待解脫回向法界無量回向虛空界
回向有十回向少陵詩文公上方三昧此云正受水月齋錄一義回向心地初三昧
詩題門第一義化聖賢門南嶽慧思禪師講法華經滿千偏坐
及經二七日尋有降起四支緩豫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

原附 寄題莫謙仲西樓詩

層樓倚半空百尺臥元龍 龍臥臺一榻上卿據明敏達見微知蓄方
雨夜鎮屏帷風吾公安在哉雲中指青紅俯視大千界一器蛤
滿中巢蚊寺有餘閑鳩遂相攻湛湛天一碧萬里鴈青鋼不落牛背上悠然送飛鴻

越國逝去汎小舟過崑山致一奠門牆在望一葦而航可至也顧
以觸熱造門襪之嘲不可解也遂解而西第有悵惘

越國 鴻慶本集載秦國夫人王氏墓志云故相太宰華原王公之夫人封越國又與鄭太夫人故
越國太夫人惟越國太夫人故相太宰華原王公之女太宰華原王之配今資政殿
左相岐公之夫人封越國又與鄭太夫人故相太宰華原王公之女太宰華原王之配今資政殿
大學士之母子孫皆簪笏滿門內外姻族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南北解仇
時感微疾而終怪天下之哀榮方冊所載殆無論擬一葦河廣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傳杭渡也孔疏一葦謂一葦也一朝解角雄物哀
東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楫然非一根葦也一朝解角雄物哀
帝時丁謂董賢用事諸附謂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
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解而西 史紀項羽本紀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

松江對月固已技癢但老人無疾恙當馳小舟一追踪與子成三

老來往亦夙流杜子美詩云爾

松江吳郡圖經松江出太湖入於海善夏云松江自視東北遶
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庾仲初揚都賦云太湖東

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兩三松江一名笠澤云 按機家訓東南人海爲東江與松江兩三松江屬勁風俗遷云太史公記高瀟靡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詰問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伐機不能無出言案伐瘦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技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爾少陵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詩貧窮無遺恨曾嘯何拔癢與子二句少陵寄贊上人詩龍泓頭紫荊具茶茗匯路通林鄭與子成二老來往永風流

去冬余郎持書來乃公秋初所遺既逾時矣長至後奠橫山過荊谿少駐歸路入郭又領問餽而不獲拜使者之辱度歲日具崑山之舟謂當馳一介上狀又不果行度已在謫訶之域久矣郎日初暑共惟體力勝常厚意久不報如負背芒今以書屬德父致謝又未知幾日登几案也

橫山一二與胡德輿帖 少駐王介甫和平甫望九華山詩當指老五吾身少駐譯云暫留也 謫訶之域漢書賈誼傳在大謫之域班馬字類何謫日訶厚意不報後漢書馬援傳使中黃門賜其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以厚意久不報異類首鼠亭長豈背芒注見卷五與常序沱河參領厚意久不報異類首鼠亭長豈背芒注見卷五與甫謝

比得資殿書言高郎逝去想極悲惱謙仲以孝友爲一時標表送往事居固無餘恨而破餌弊帚尚復置戚戚於胷中耶所冀厚自持以慰存歿之望

悲惱法華經生諫老死憂悲苦惱東坡謚詞悲惱煎熬 標表魏志管寧傳論西山標表卓爾 送往事居左傳僖九年送往事居 移遷事云親公志銘忠孝大節敬偉德爲一世標表 送往事居生者 東坡黃州上文潞公書有自京師來輒示所作一通行草頗然使侯張顛書敎一通 破餌弊帚

刑則二乙則二點至千百萬亦如之

崑山致祭餉書言謙仲屬疾方愈便欲遣問忽見徂暑衰慵抵此只自責也連雨遂涼伏想尊體萬福某暑退欲詣吳門乘青龍潮趁高隱又復不果先馳一介上狀不宣

圖乘青龍潮 松江府志青龍江在府城北七十里上接松江下通青龍鎮鎮於此故名按卷三有與宮使李尚書帥明以地名言也地近海故有潮劉長卿送顧棠詩牛是乘潮便全非行路難

春夏之交鄉縣嘗膺旱矣既得雨旋謂晴旹本誤作時抵秋復旱已而大澍連數夕下田遂厭雨矣所望開霽旬日藝麥穫稻庶兩獲也吾曹欲安於田里須田夫野婦共此一飽乃可真枕閭雲閒亦得歲想見拄笏西樓之上也

圖澍 青注說文時雨也又與注同水流射也又圖下田 張文昌江村行南塘水漲下田種稻不作畦圖開霽 荊公寄德逢詩一雨開霽王微之傳桓沖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不答直高臥齋中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西牖西檣居之樓也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字大雅

向來營從歸次鄉縣旹本誤作係雨辱顧存晤語連日喜過所望一別歲餘意謂馬首已南矣專介遣書審聞按田四明復還永嘉衙涉之餘寢飯宜適某行年七十多病早衰不自意抵此燈下猶能讀書筋力亦只如故恐尚見吾姪昂霄一鳴也溫台道中山水佳絕區區愧佩如何可言

圖天枝 宋宗學謝表肆我皇考與賢序以遹天枝古注言圖城事舉然後天明故曰遹明圖遹明 漢書高帝紀遹明園寢注遹未也園陵未成反漢書諸言遹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遹字作矞亦徐音文二反漢書揚子法言篇靈風凌雨然後知眾幹蒙揚子法言吾子篇靈風凌雨然後知眾幹蒙夏屋之爲幹幪也注幹幪蓋覆也

蒙輮遣齋艗攜見婦六七輩以俱道途所次風雨之夕皆獲奠枕區區愧佩如何可言

圖奠枕 揚子法言寡見篇四海皇皇莫枕於京注莫定也猶言安枕也

與孫節推五首

乖離契闊垂二十年始獲一見寒溫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劇談漢書揚雄傳口圖抃掌 史記滑稽傳優孟爲秦相公孫敖之喪歸抃掌談笑語畢因謂孟曰子欲爲相如此耶孟曰然秦以栗按田而稅永嘉志本人不見其聲聖昌但温台山水永嘉志樂清縣雁蕩山在縣東北二十有八而雁山之奇獨秀諸峰攢簇自皇朝始發幽祕置觀而乘輿未嘗至一十有八而雁山之奇獨秀諸峰攢簇自皇朝始發幽祕置觀而乘輿未嘗至一十有八而雁山之奇獨秀諸峰攢簇自皇朝始發幽祕置觀而乘輿未嘗至

談抃掌之樂念之惘然高秋寢興勝否某久不踢城市既至則老罷不任造請少留則有輮釜之憂故常勿勿不償所望念欲從公接慇懃之歡固未可以喻度也

劇談漢書揚雄傳口圖抃掌 史記滑稽傳優孟爲秦相公孫敖之喪歸抃掌談笑語畢因謂孟曰子欲爲相如此耶孟曰然秦以栗按田而稅永嘉志本人不見其聲聖昌但温台山水永嘉志樂清縣雁蕩山在縣東北二十有八而雁山之奇獨秀諸峰攢簇自皇朝始發幽祕置觀而乘輿未嘗至一十有八而雁山之奇獨秀諸峰攢簇自皇朝始發幽祕置觀而乘輿未嘗至

與舊郎中接慇懃漢書司馬遷傳未嘗衛圖揄度 漢書揚雄傳上老之使靜史大夫丙吉問譯可將者充國對曰七十老臣於今爲上度之不如充國願賜骸骨歸葬故鄉金城臨羌縣以全老臣之節上嘉其意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屯田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至六七十皆著於經終身之慕固不在號
天抬一本抬地之間所冀抑哀從禮幸甚

考終書洪範九五福五日考終命孔安國大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博學非獨今世
之流訂東坡與范元長帖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古人孰肯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所
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

薑卯訂詩甫田總角卯兮毛傳卯幼稱也東魏和子由號亦詩憶昔與子皆童卯
創鉅痛深禮三年問創鉅者其創鉅痛甚者其愈遲喪制訂禮曲禮五十居喪不毀七十唯衰麻致
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拾箚辈也

姻一見兵革愉度臣願驍至金城圍上方略光戎小衣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爲老臣勿以爲憂師古注陳讀作進

某向來上冢過郡小留欲事造請屬舍弟具湯餅暫還方議迴舟
徧詣姻族一望光塵已具裝而李氏女子得疾不可治秋中黃林
卜地又欲省妻母之喪未敢與州郡相聞而閣者馳告儻留兩夕
客至相屬不克造門歸見爵里三復悵然又重以不報之責爲負
區區愧謝尚冀面陳

湯餅湘素記曰煮餅其來舊矣按後漢梁冀傳云進鴆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梁吳均續齊諧記曰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最又荊楚歲時記云大月伏日並作湯餅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后不念阿忠脫新棠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瑯琊僻錄乃謂今人呼燕麪爲湯餅誤矣余謂凡以麪爲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面食者呼燒餅水煮面爲湯餅蒸面食者謂之籠餅宜矣

黃林卜地本集載黃林先基記曾祖父諱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裔又云自五世父以上墓之次卜此新宮祖諱相望我祭其從祖諱至祝祖諸母亡弟鵬孫女二孀人丈夫子孫如林東漢章公餘字子孫月令孟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徇于路曰雷將發聲有不及掩耳而走者生聾瘖痘瘂侏儒僂眊跛躄斷指枯蝡百蟲入蟄四鄰尹之告師古注謂宮人爲閹者謂爵里注貢客百蠻入閉門者

人一奏剽悉者其爨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剽也

傳閩有閩門之變恩義至重追慟奈何然伉儷偕老子孫滿前如
林在世諦中無一不如意者存歿皆可以無恨所冀有以自廣勿
戚戚於既往

閩門之變訂東坡答李琮書閩公有閩門之風欲作書奉慰伉儷偕老疏大人言是相觀之匹耦俱至於老子孫如林東漢月令孟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徇于路曰雷將發聲有不及掩耳而走者生聾瘖痘瘂侏儒僂眊跛躄斷指枯蝡百蟲入蟄四鄰尹之告師古注謂宮人爲閹者謂

伉儷訂左傳成十一年己丑公有疾不能庶其伉儷杜注伉敵也正義曰伉儷是相敵之匹耦俱至於老大師塔銘于孫月令孟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徇于路曰雷將發聲有不及掩耳而走者生聾瘖痘瘂侏儒僂眊跛躄斷指枯蝡百蟲入蟄四鄰尹之告師古注謂宮人爲閹者謂

世諦一是俗諦二諦者一是眞諦名世諦眞諦俗諦以褒貶立目

伏承太夫人偶屬微恙奄棄蓐壽祿共惟至孝節推昆仲不虞大變
遽失母慈肝肺摧折慟絕忘生孝思奈何某屬有行役不即馳赴
朝夕詣喪次奉慰不宣

太夫人漢書如淳注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太夫人考終大耄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世之君子稱孤於童丱中者往往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故創鉅痛深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與李推官

洶洶遂竟此歲信吾生之無聊也公方坐穩處而以懷土不能附託巨芘爲恨爾示書喜聆春秋動止勝常渝東帥止有兩狀皆爲當路者劫取而去自顧緜力不能折春霽之股況欲捩烏犍之鼻知公讀此可以捧腹一笑也

坐穩處 東坡集曾司勳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敎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漢書龔勝傳越人俗以力爲生死不畏法以財相救有所託寄雖千金無愛也顏師古注曰寄謂寄物與人使爲保藏也

巨芘 東坡與曾司勳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敎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漢書龔勝傳越人俗以力爲生死不畏法以財相救有所託寄雖千金無愛也顏師古注曰寄謂寄物與人使爲保藏也

折春霽之股 閻百詩潛邱劄記卷五與莊仲尼簡公儀伯以力聘禮以聘之覩也力謂材力師古注曰言其柔弱如絕也

烏犍之鼻 鴻慶居士集本集與王壽基帖云示別紙必遭掀鼻之厄也太平廣記孫盛與王珣書曰君不見決鼻牛人當穿鞚東坡乃語孫曰莫作踵口馬我當捧腹史記曰馬其鼻者鞚司馬貞索隱曰鞚謂絡頭也

捧腹 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與宋玄大笑捧腹

與常州張司理 字子馬

別去經宿佳否公過舊所臨想復少留劉郎歎未衰而桃花顏色已不如故也一笑 自注是時莊守二隊長之後

舊所臨 東坡集文之出小貲詩學語雖鶯在柳陰障行呼出翠博路方知異日心差著春衫游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梅不得終劉郎 訂本事詩劉禹錫左遷朗州十年始徵還作贈看花諸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有言其怨憤者引此詩爲證復出爲連州刺史再召還自序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後貶朗州居十年召至京師人言有道士手植仙桃盛如覆蓋遂有前篇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訪舊游桃花淨盡菜花開徧因再題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隊長 兵法見於史記孫吳列傳孫子以王旦曰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

與八十姪司戶

承以中暍伏枕比及剽聞已遂藥喜不復遣問示書欣審體力益勝西徐得雨數寸聞洛社已北西徐公所居也與洛社皆在常州不破塊州檄諸縣出郊勸農農不待勸盡走羣望而禱諸

中暍 訂說文傷暑也 伏枕 詩渥陂寤寐伏枕泣涕 秋興賦伏枕山陵 潘岳悼亡詩

悲破塊 訂鹽鐵論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必以夜繼伸筋舒雨畢劉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杜注晉所望記山川皆走往祈禱

走羣望 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

與祝宰得之 名來仁二首

馳心故人之側千里相望無以自見兩舉惠問何啻跫然之音得之據案之初去一大猾老吏憚驚便盡 作一本合擁黃紬放衙也

跫然之音 莊子徐無鬼曰越人甚遠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據案 注見卷八與世諦注見卷八與衛生經 訂莊子庚桑楚南榮趎曰願聞衛生

黃紬放衙 訂倦游錄文潞公初登第以大理評事知祈石司帖任撫州多摘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道放衙閤東坡相孫同年卜山龍洞詩晴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晚衙王注世傳太祖戒敕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老病相乘比苦瘡痍凝坐兀然如被囚縶餐嗜食大半不敢下筋及是方開而書債盈几次第酬之故於報問尚有欲陳於左右者不能盡更竢一信也

凝坐 東坡集姪安節遠來夜挾纊坐成痴鈍故痴坐詩覆人獸坐成痴鈍 訂左傳宣十二年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老餐 訂吳曾能改齋漫錄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頂髮頂髮不如老鬱此言老人雖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東坡老鬱賦益本諸此

與朱宰守道 三首

比苦瘡痍侵尋雨時親舊交致方藥以百數無一驗者延熒兩手遂致閣筆念公疾有閉矣尚欲問安否而莫克薦區區伏蒙遣騎傳教以愧以喜具審早寒尊履益勝某宿恙雖未盡除已去十九矣方近筆研啟報不復縷陳不宣

閣筆 魏志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有閒矣 東坡集詩題僕所至未嘗出游過長益間很陴

雲閒並海地污下而足疾利高燥守道當治一室以板藉地避遠蒸溼當自勿藥矣大率年過五十在世諦中所當衛生經益壽命者留意毋忽

雲閒 注見卷八與世諦 訂莊子庚桑楚南榮趎曰願聞衛生 莫聞定帖

之經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某病餘食禁已放行而領蝤蛑螃蟹醋之貺拜嘉欣荷舟遞輒以酒酢十斟將區區酒調停未盡善不敢多致氣候稍寒別遣

圖食禁趙彥衛雲麓漫鈔舉楔食物法有禁令凡元正冬至寒食三節京尹出榜放三日蝤蛑注見卷六與扶搖決起莊子逍遙遊鵬之徒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

與楊宰元光　五首

謂公徒事去矣不果能問被薄喜聞前疆已反故里歲晏餘寒伏惟侍奉均勝元光壯年當立功名之地而投閒自棄氣爲宰天下者惜也

投閒　唐書楊慎矜傳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某老矣投一廛以託餘命坐席未暖而邊告至復治舟楫舟中五十口如瓠繫不能去珠衰公傅然也忽聞飭使報謝南北講解少紓卒歲之憂矣

瓠繫　晉書桓溫傳吳人知溫無意其智計以瓠繫狀示之按帖文本作匏繫用意蓋易林匏瓜之德宜繫不食

某與元光不惟婚姻之好而聲氣之求豈應自外疏投老多病隔坐乘日寒溫不接裘笨年所煩慢之罪尚復何道被諍動懇具審屢蒭歲元侍奉多慶某謂公臨黃嚴久矣曾守宏父名惇字詩文能傳父祖之學如吾元光必已據客右坐省書猶待二年之次尚冀語徵

少貸州縣之勞也

婚姻之好　鴻慶本集載右從政郎合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云婿常州晉陵人也祖曙太中大夫父概朝散大夫宜人係氏又云大夫公之壯子也垂老矣二壯子地理志合州臨海縣黃巖縣一統志雖以山爲名來因之

黃巖　蒲積中古今圖書集覽載民卑切百爾詩文集頌采入其即按馬端臨文獻通考諸序用多書地理志合州臨海縣黃巖

客右　後漢書梁統傳峰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豈可以羈旅自嫉州縣之職徘徊勢人之勞耳

某自北轅始見元光詩文秀出一時餘子莫及也衰老待盡塊坐一隅而寓舍在浙江之東窮寐懷想於今十年而莫見其面比辱示問究觀一紙之閒不過數十語而文義錯綜如李營邱山水短屏圖扇之上沛然有長江萬里之勢可喜可歎也

元光詩文　鴻慶本集墓表云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目輒誦數百言日已通念爲文辭領妙發頃刻數百言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前孔融亦稱曰小兒楊德祖孔文舉小兒敢爾東坡詩氣吞餘子不足數也東坡詩先卜慶宗子集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東坡詩氣吞餘子不足數也東坡詩先卜慶宗子集

餘子　後漢書禰衡傳衡善鼓摻漁陽摻聲節悲壯四座爲之改容坐者皆歎孔融謂衡曰大兒正平生大節以俟賓客今賓客略盡唯餘老夫耳

營邱山水　鄧椿畫繼營邱郭熙畫見聞志李成字咸熙營邱人善畫寒林平遠山水爲一時冠冕

與臨安王宰　名傳宇慶長　十一首

示書伏審寒令浸嚴體中益勝比寓封境政聲籍甚已極驚歎別紙屬令記新學之成固願以所聞揭之金石而文辭骫骳不稱爲慙更辱褒予之過愧汗而已不宣

政聲籍甚　注見卷四與金石　創史記秦始皇紀朝政體注見卷三與周侍郎帖

金石　於金石以爲法言吾子篤或曰吾子侍郎帖

不稱之爲　論語君子事親事君之爲論事親事君之經

原附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於黨庠遂序皆有學於鄉老鄉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於學而三代之治出於公卿大夫士皆學而賢能之書攷言考心術皆出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宿道藝之事一皆由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鞍馬之習是尚而詩書禮樂之教不及於閭巷匹夫匹婦之愚不肖者知所恥而不敢犯其或有一不善如見惡聲焉則已不容於其閒矣故其俗美而治古之人所以至於老死不相往來而無爭奪之患也秦漢以來學校廢而人才日下風俗日壞其間雖有豪傑之士不能以自振而況於天下之大乎

夫得一人焉以爲一人焉以爲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節也三代之王族定天下必行乎妻子孝悌者雖不行乎天下必明乎事親之道也鄉大夫興賢能而卓然自立於世者雖不明乎事親之道也鄉大夫興賢能而卓然自立於世者雖不行乎妻子孝悌者人不以爲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節也三代之王族定天下必行乎妻子孝悌者雖不行乎天下必明乎事親之道也鄉大夫興賢能而卓然自立於世者雖不行乎妻子孝悌者人不以爲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節也

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爲一人焉以爲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節也

天下而遠近化其德爭於不善有司而赴於其門太宗以一王族定天下而遠近化其德爭於不善有司而赴於其門太宗以一王族定天下而遠近化其德爭於不善有司而赴於其門太宗以一王族定

四海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自三代之學校廢而士之行修於鄉閭者十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知所以自修於學校者十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自三代之學校廢而士之行修於鄉閭者十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知所以自修於學校者十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自三代之學校廢而士之行修於鄉閭者十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知所以自修於學校者十人之中可悲也已

著於令甲舍選改貢再更方隅之鄉校庶幾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右相其宮牆崇飾講堂齋舍之制凡若干楹經始於淳祐丁未之秋訖於戊申之夏

南陔自三舍選改貢再更方隅之鄉校庶幾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右相其宮牆崇飾講堂齋舍之制凡若干楹經始於淳祐丁未之秋訖於戊申之夏

四海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自三代之學校廢而士之行修於鄉閭者十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知所以自修於學校者十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自三代之學校廢而士之行修於鄉閭者十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知所以自修於學校者十人之中可悲也已

著於令甲舍選改貢再更方隅之鄉校庶幾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右相其宮牆崇飾講堂齋舍之制凡若干楹經始於淳祐丁未之秋訖於戊申之夏

南陔自三舍選改貢再更方隅之鄉校庶幾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右相其宮牆崇飾講堂齋舍之制凡若干楹經始於淳祐丁未之秋訖於戊申之夏

師之建講藝之堂棟宇門廡庖福庫庾皆具凡爲記者十之人猶冠盛服肅揖趨進乎其閒而不敢譁

師之建講藝之堂棟宇門廡庖福庫庾皆具凡爲記者十之人猶冠盛服肅揖趨進乎其閒而不敢譁

師之建講藝之堂棟宇門廡庖福庫庾皆具凡爲記者十之人猶冠盛服肅揖趨進乎其閒而不敢譁

師之建講藝之堂棟宇門廡庖福庫庾皆具凡爲記者十之人猶冠盛服肅揖趨進乎其閒而不敢譁

與之濱悵古人不見寂寞之濱悵古人不見寂寞之濱悵古人不見寂寞之濱悵古人不見

比自荊溪上冢還得所遺書屬使人已返訪便未獲又傾手教具審動止萬福某山林投老日從漁樵於寂寞之濱惟公高誼時枉尺書訪問存沒嘗恨古人不可復見不圖晚遇得慶長於姻戚之中幸甚過望不可言去秋妻母會葬邑人談公不去口新令尹忽揭一榜民戶不得還私債初亦欣然已乃扣緩急所向婦人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甕桑之具流通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債試觀此一事如公安得不去思乎聞封內雨暘調適麰麥豐登茲固善政所感也

寂寞之濱目駭谷崔立之書揭於寂寞之濱悵古人不見寂寞之濱悵古人不見寂寞之濱悵古人不見寂寞之濱悵古人不見

歎曰不悵我不見我不見古人不見我古人不見我不見古人不見我不見古人不見

死見奉祀何氏傳所居無赫赫名士後常見思

某頓首新宜興宰陳德振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旨給還獨有屬無錫者猶未盡得一劄馳扣望特達之賜追幹人佃客等盡數給還幸甚此物自降指揮後不屬官又未歸陳氏而爲小人乾沒殊可惜也想辱矜誉

某頓首比領誨答已復月餘卽日連雨尊履復何如伏惟動止萬福某復有吳門之役拘縻未果儻遂此行過境又得款見

過境由宜興達吳門必經無錫故曰過境也

宜興九域志常州晉陵縣望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二十六鄉有湖漈張渚二鎮無錫舊志見卷五帖

乾沒訂漢書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注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注隨居物以得利爲乾沒也三國魏志傳褚葛傳諸葛恪豈敢傾待之得利爲乾沒失利爲沒又不可了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裴松之注服虔注是也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又不可了

十綾重簡不當勾免屬此北歸親舊委屬凡致餽謝皆不受止拜由拳之貶亦足以當領重意也諸生亦致厚遺皆不敢啟封捲亦望致此區區

由拳聚落名在臨安舊治之西數十里村暖往往業紙以自給志云出拳紙其質勻細而色厚爲江浙冠目曰出拳紙也圖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由拳應劭注古之檇李也按明一統志由拳山名其紙堅滑謂之由拳紙

諸生訂漢書敘傳通傳通上曰臣弟子生與臣弟子起朔傳

某頓首上啟側聆移疾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但極媿仰初暑其惟動止萬福某自春盡痰欬暴作鼻嚏出涕不已夜臥則熟寢至明旦興則涕唾如初及是方小閒猶未盡除上狀草草

移疾 漢書公孫弘傳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注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 圖經 痰欬 痰胸膈病液集韻欬音嗽說文逆氣也類篇今俗謂嗽曰欬 圖經 鼻嚏 南史陸慧曉傳慧曉以疾去職高祖敕慧曉曰卿陵高爽有來不遂乃爲展謎以愉廉日利鼻不知嚏蹶面不知喚醫治作步數特此得勝人

某再拜昨聞權守移婺女本集載賀權守啟一首 渠稱道慶長不去口想惜其去也某嘗爲邦基於合肥曾守報云書來稍晚已爲人所先遂詒書樓潰和守求之又云何不少忍須臾其意欲自爲也恐欲

一知 婺女 九域志婺州東陽郡保寧軍節度治金華縣古東陽郡也隋曰婺州以其地當婺女之分野以名之 合肥 九域志淮南西路廬州廬江郡保信軍節度治合肥縣 詒書 詒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 和州 領歷陽烏江二縣隋大業初改應陽郡唐復爲和州 忍須臾 詒晉郗超爲中書侍郎曰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能爲性命忍須臾耶 謝安與王文度其詣超曰不

某頓首上啟比聞進秩不獲贊喜春序寒燠未調共惟動止萬福某繫舟開利趨南徐省參政兄之喪門牆在望不果造謁第極瞻悵

贊喜 注見卷三 **開利** 鴻慶本集載開利寺記常州無錫縣之開利里也少西二十里有大佛剎曰開利寺寺之興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成德所爲記 **寒燠未調** 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太宰魯公之孫魯公位將相登特從者亦不殺至萬錄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舉孟子孫吾所祖禹錄人後世其興乎孟子孫有封子等秦殺至萬錄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舉孟子孫吾所祖禹錄人後世其興乎孟子孫有封子孫有封

望綿府王氏之
孺弟未艾也

與蘇朝議字仁伸 二首

楓橋遺狀度已省覽薄寒體力何如過郡幸遇故人一笑之適轉
首已墮渺茫臨書惋悵

楓橋 淺慶本集普明禪院記楓橋寺地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澧江湖歲歉不已千騎東方千餘號夫堵居上頭人張繪張誠實郡其處作詩記游吟誦至今楓橋寺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至乾祐中改賜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歲月唐貞元間刺史李善夷始有題名於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詩也長洲苑外草離離都尉游城煙蕪雨過楓橋此張繼詩也今不忘暮墮渺茫昌黎集盧郎中寄示鑒谷子詩歌以和之錄來幸若往之訓墮渺茫

使君臨州不專用大馮故事而文雅緣飾自成一家又得別乘之賢如今岑范可以閉閣坐嘯也一書致謝去人生疏望指似亦恐說書抵崑邱木瀆爲附送也細故煩涸皇恐

大馮 漢書馮奉世傳馮立居職公廉治行諦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美歌之曰大馮君少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智惠吏民政如舊衛德康叔猶二君緣飾漢書公孫弘傳吏事緣飾以儒術古注譬之於衣加純緣者

閉閣 東坡送昏元輸知沼州詩閉閣坐勿使道眼渾 坐嘯 注見卷六與古靈生疏注見卷六與古帖

鉥老宿有語生疏處常令指似東坡大黃僧直見曙古風新熟熟處故令生疏

邱卽平江府崑山縣也借用崑崙山字許見審入與莫明定帖

木瀆 王守溪蘇志木瀆在西南三十里

與錢朝議字文仲 三首

衰老久安嬾放不復飾固陋之詞於舊交新貴之門矣公必識此意也履茲徂暑共惟台候萬福大暑如燔病夫喘汗而已遺狀草草不宣

固陋 上林賦鄙人固陋不知忌諱邱遲思賢賦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遲惠 如燔 詩云漢其如燔如焚集韻焚古作燔

學省追從俛仰一世故人擁千騎過家而某以廢錮待盡田里趨舍異路不敢相聞投老營巢方獲一枝之託交親賀喜遂枉重問慰藉累紙足以追配張公之善頌矣

學省 沈休文有學省愧飢詩李善注學省國學也 俛仰一世 之相與俛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東坡與吳德仁書五帖與狙擊皇甫服虔注狙伺候也狙擊秦始皇事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

壽朋董令升以中秋其集於松江接奉俊游慰此佳句 少陵贈韋左丞丈詩每於百僚上願誦佳句 風采 漢書霍光傳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

與李主簿字信可

比苦瘡瘥涉兩時而後復面牆隅坐書研紙匱秉置不省久不相聞忽枉手教喜聆卽日動止萬福圖南之翮非枳棘所能留更竚一飛爲洞心駭目之觀也重九後晉陵晉輩言公與唐丞試諸生窮其所不知衆狙皆怒奮起羣噪狙擊敗面方疑駭閒而小姪自安吉歸見公改轅固無恙日來毀譽皆類此可以發一笑也

書研 東坡顯味研銘治秉置孟東野下第詩棄置勿復陳情如刃劒 圖南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枳棘 齊見本卷與章宰帖 胥 周禮地官胥師二十四則一人胥役者 窮所 注見本卷與章子厚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多士有復古之心親較論著以存其所不能兼論著以觀其志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竟其以盡其心觀其才而非以日之間爲皇極徵偶得偶失之數君子以爲近古衆狙擊泰始 敗面 注見卷五與狙

昌黎征聊勝句劉膚安吉九域志安吉湖之外邑名距州一百
洪瘦瘦殿面碑劉劉七十一里十六鄉一鎮在州西南也
與汪傳名大雅字伯喜二首

服膺之久比獲瞻近而以尊公嘗顧存於流離竄逐之中一見欣
對如舊識也別去彌月暑雨眠食勝否星誤想已高脫衰老塊坐
一涯無緜踵門日伻新寵展慶

尊公伯言父名思溍字汝直見卷六與汪少卿帖如舊識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
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唐李嶠與崔少府
書鯉君西入遊赭生爲臭味疑陵北游歎國儁爲舊識
誤漢書景帝紀部曰乃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註脅
吏民王莽傳臣莽當受註上誤朝之罪按註與星同

紹興初抵罪投荒交親解散相視如塗人行至三衢尊公未嘗識
面而哀窮悼屈見遇如骨肉館置郊寺聚餱糧具書乘留寓彌旬
酒醴肴果藥物之餉無虛日坑穽中正懷下石之懼而天幸乃如
此北歸之初少卿二字恐誤當作伯言下同方卽榮路固不敢相聞後七八
年吳信叟爲郎妻黨中最見厚者每通書但命門人代書一二紙
見答以此占之罪垢猶爲親戚之累故不復強聒少卿聰明必諒
此意一書乞置家問中更冀一言道此曲折已上二帖當與卷六與汪少卿帖互
看

投荒唐書藝文志房千里投荒雜錄一卷柳河東別舍弟宗一詩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相
視塗人老泉蘇氏族譜引曾不屢憂不弔則塗人其初兄弟也哀窮悼屈注見
卷二與楊秘閣帖坑穽下石昌黎集柳子厚墓志銘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
謟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
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讎如毛嫚比反眼若不相識
嘗相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天幸東坡與滕達道帖某猥拙
與狀得在廈下蓋天幸也相

墨榜注見卷五與汪司帖發策揚子法言學行篇須以發策決科注發策猶言對策也漢之明經必爲難
量其大小署焉甲乙之科卻而置之不使彰顯有弦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

看花自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
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氣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隨
境卻傷刀劒以至下淚既登第則志意
充溢一日之閒花皆看盡何其鄙耶

與李主管舉之七首

發策揚子法言學行篇須以發策決科注發策猶言對策也漢之明經必爲難
量其大小署焉甲乙之科卻而置之不使彰顯有弦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

生日左傳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杜注物
猶類也謂同日生閟宮中神皇曰保之命之文武受之
閟門云某月某日是知辭生日不得輒有辭送啻吏讓曰宰君
明言生長日意令我輩知也至日各持繒帛一無所抱後告之曰後月某日是辭君生
不嗈者東坡爲子出生日詩但願白髮日相見年年作生日更莫將來無得意
看花自青糚記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情如刀劒傷又曰棄置復棄置淚
日醉讌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
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氣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隨
境卻傷刀劒以至下淚既登第則志意充溢一日之閒花皆看盡何其鄙耶

與李主管舉之七首

使還具報審已浼聞復枉誨帖喜承侍奉佳健某比年姻舊弔問
無虛月方解裝而獲所賜教釋擔就几案作謝不復謹好不宣

侍奉佳健按卷三與宮使李尚書德升帖其中屢及舉之舉升子也佳健蓋指其父德升言

蒙錄賜諸公唱酬之什而使君亦以玉霄和篇見遺幸甚天台自孫興公一賦之後寂寥無聞詩人已來獨有杜子美蘇東坡數章妙絕今古而子美崎嶇兵亂轍迹半天下獨未嘗至其處而東坡亦迹夢中語耳建炎南渡遂爲名城域是寓公爲客騷人勝士登高遠望援筆臨賦殆盡一山之勝而吾舉之超然獨出於其間遂與此山俱爲不朽也

玉霄 玉霄峰在天台山注詳孫興公賦中帖 杜子美 少陵集有懷台州鄭司戶詩天台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已具浮家泛到今有遺根不忘老病不識路壯遊詩東下姑蘇臺已見荒臺麋鹿遊注詳孫興公賦中帖 蘇東坡 詩亦見卷六與曾仲錫 建炎 欽宗靖康二年四月徽欽二帝北狩高宗即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 登高遠望 後漢書梁統傳子姪生長京師不業本士自負其才學有登高臨遠海詩

向聞欲省婦翁於南徐過鄉州枉十里之駕想欣然爲著鞭也今遂移牧吳門相望二百里一見之喜又墮渺茫中矣萬一鄙翁具一舟飭數卒挽而西朝發而夕至也

南徐 徐相舊注東晉亦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也按南徐疑與西州徐聚之名耳然有杜篤十里之候而吳門相望亦與二百里之數適相符合恐非京口之南徐著鞭江見卷四與平仲帖 朝發夕至 鮑文公詩朝發於湘之州大海在其南夕至於番禺之南王也

尚未識面而槧藏詩文已累數萬言矣東坡云新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拊卷三復想見超然拔俗風塵之外也奉教累紙喜聞即日侍奉勝常傳聞來春過婦家於南徐儻得枉駕之論詩說劒一尊共盡無復江東暮雲渭北春樹之歎實慰區區不宣

東坡詩句 文說和貝父寄詩云拔俗風塵外超然山水間注詳東坡與梁左藏會微傳閩論詩說劒帖 拔俗風塵外 晉書庾亮傳亮兄弟不幸橫船此風塵之外遇之者本其父爲言 論詩說劒 東坡集西齋夜雨贈自章撰論詩說劒俱第一江東渭北 東坡詩少陵春日憶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以蛟螭雜蜼虡爲可惜嘗與客對七絃稱相臺志序之工客云乃某異時藏錄李邦直雜文數篇愛如金玉晚讀洪水集百卷而用一醫應手豁然但此公多怒非養痾之宜尊公深沈之度又有萬金產如公者足慰目前砭劑之後便當脫然去體也

琢肝腎 昌黎贈崔立之詩勸君斬斷不用雕琢怨肝腎 攢髯 盧仝茅屋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書子左右圖書數篇須語也孔叢子一字工一日於馬上得句云烏帽紲中攢髯 攢髯客歌 楊太使工於相人之術見於用州舉也能究遷策通往古及今事乃縱以爲相臺志若夫不得意當登高望遠海詩

功名欲以傳之於無窮以爲善惡之鑒也而君有學世千家有才見於用州舉也能究遷策通往古及今事乃縱以爲相臺志若夫不得意當登高望遠海詩 水經地記正史別錄古大夫之傳釋氏遺流與野人之語靡不採摭著於其篇亦備矣其纂述者君之責也 平仲之於無窮以爲善惡之鑒也而君有學世千家有才見於用州舉也能究遷策通往古及今事乃縱以爲相臺志若夫不得意當登高望遠海詩 平仲考者船之學官陳忠之志成像其教有枉駕之問其地牛廬閭去城十二卷而以書抵長安守李某曰請爲序以冠其首某之祖考葬安陽而志有異論迷不肯遂報而不克亟就會貞定君又馳使者取序以歸承君所命焉

辱示新篇適有行役舟中啟讀數過駭歎不已昔人琢肝腎撚髯嚴求一字之工而不免寒儉有僧能公詩語豐融贈麗皆談笑而成者固當命屋可爲詩奴矣每誦佳句必與識者共之未嘗獨享也念欲奉課數句致歎仰之意舟遽來介索去又不果老謬之罪奉告具審即日侍奉萬福尊公目嘗雖作障翳王剛中公也嘗密玉

東坡詩句 文說和貝父寄詩云拔俗風塵外超然山水間注詳東坡與梁左藏會微傳閩論詩說劒帖 拔俗風塵外 晉書庾亮傳亮兄弟不幸橫船此風塵之外遇之者本其父爲言 論詩說劒 東坡集西齋夜雨贈自章撰論詩說劒俱第一江東渭北 東坡詩少陵春日憶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德州德州二字誤當作彰德 風土記耳謂中有兒童觀蜀山之語爲之失笑噴飯

淇水集 陳氏書錄淇水集八十卷門下侍郎大名李邴漢老撰崔立之許事詩才豪氣蛟蜊雜螻蚓 失笑 昌黎贈崔立之詩往往蛟蜊雜螻蚓 失笑噴飯 東坡集贈篔谷詩云漢川修竹記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貫蝗大守渭濱千畝在胸竹成與可逢斤斧何暇教陳能料得清貧憶太守中興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原附淇水集相臺志序

左朝奉大夫李君憲守相之二年政績民和暇登偉臺以望四境曰美哉茲土也盍自商王河亶甲薦之已具浮家泛到今有遺根不忘老病不識路壯遊詩東下姑蘇臺已見荒臺麋鹿遊注詳孫興公賦中帖 曰美哉茲土也 魏元魏高齊皆嘗以望爲國都有羨里之城蓋文王之所厄窮演易而興周者也有忠臣義士西門豹墓在其山有趙世臣上西門豹墓在其山有李廣墓之民孫登之徒之所廬而居也昔費氏故宅通老所望而悲也有翁仲之墟公既尊禮之碑神宗皇帝製銘以著其功與德邦人之所瞻慕敬愛之也況此墟之在相以終以尚書令葬於此況其人君子乎或曾舉如屯雲之可舟以濟或以爲城邑之捍榮言之明見行阿阜清可渠以田蜀之山清泪洪淦由山趨平地絕仙駕終南友太華而兒童觀問或嵯立郊駭激其瑰怪突兀可以儕終南友太華而兒童觀問其地牛廬閭去城十二卷而以書抵長安守李某曰請爲序以冠其首某之祖考葬安陽而志有異論迷不肯遂報而不克亟就會貞定君又馳使者取序以歸承君所命焉

功名欲以傳之於無窮以爲善惡之鑒也而君有學世千家有才見於用州舉也能究遷策通往古及今事乃縱以爲相臺志若夫不得意當登高望遠海詩 水經地記正史別錄古大夫之傳釋氏遺流與野人之語靡不採摭著於其篇亦備矣其纂述者君之責也 平仲之於無窮以爲善惡之鑒也而君有學世千家有才見於用州舉也能究遷策通往古及今事乃縱以爲相臺志若夫不得意當登高望遠海詩

可追也

【註】如所聞唐書文藝傳崔信明管於其文鄭世翼謂曰歸公有風格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之不能已歎曰後漢書王充傳充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晉書阮籍傳博覽群籍尤好老莊善為青白眼張華見之曰此人不可使俗士見之宋書張敷傳敷子邵記室參軍邵之兄弟皆以才學知名時人謂邵為三張邵弟機傳字見素第進士歷祕書郎著作佐郎機弟稚字季則太尉掾稚弟敷字令宣太尉主簿敷弟勰字子和少以才學稱歷尚書郎著作佐郎勰弟勰字子和少以才學稱歷尚書郎著作佐郎勰弟勰字子和少以才學稱歷尚書郎著作佐郎勰

與朱提宮字守中 二首

桑榆晚晚百疾交攻生意索然遠墜誨音加惠衰老何貺如之具審即日燕居多慶鄉州水潦之後彌望蕭然如聞華亭獨得歲但欲賦適彼樂郊之詩也不宜

桑榆（訓）淮南子曰西極之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漢書谷永傳尚在青馬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注桑榆謂晚暮其將入兮謝靈（訓）世說曰晚暮也（訓）晚晚（訓）毛詩曰日日暮晚其將入兮謝靈（訓）晚晚西溝（訓）樂府景曜東隅晚晚西溝（訓）生意（訓）恒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弄復往日大司馬府黲閣有一株槐甚扶疏因月朔與眾在牆觀槐長入數日槐樹婆娑動人意似其婆生棲亭（訓）唐始制為縣石首時復生意盡矣又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書（訓）亭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西華亭仍為屬邑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一鄉古連有陸士衡宅并適彼樂郊詩（訓）淮南子曰西極之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漢書谷永傳尚在青馬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注桑榆謂晚暮其將入兮謝靈（訓）世說曰晚暮也（訓）晚晚（訓）毛詩曰日日暮晚其將入兮謝靈（訓）晚晚西溝（訓）樂府景曜東隅晚晚西溝（訓）生意（訓）恒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弄復往日大司馬府黲閣有一株槐甚扶疏因月朔與眾在牆觀槐長入數日槐樹婆娑動人意似其婆生棲亭（訓）唐始制為縣石首時復生意盡矣又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書（訓）亭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西華亭仍為屬邑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一鄉古連有陸士衡宅并適彼樂郊詩

向來燕超置酒遑風竹雨終日翛然屬公多事之時不遂繫柳之興以為恨尚欲尋盟而哀憊不給於筋力可為太息

燕超（訓）朱陶賓槃堂日燕超仲益卷入與朱直閣帖置酒（訓）史記高祖本紀大朝置酒未央前殿又遍請

置酒漸聞（訓）周少陵詩浦衣置酒臨前除（訓）古詩曰置酒高堂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訓）東坡詩遑風盡頓竹雨（訓）彭蠡東坡乘舟避賈收水圖（訓）東坡詩孤蹤外竹溪溪竹雨帶殊危（訓）柳（訓）東坡詩曳杖青苔岸繫船柏根（訓）尋盟（訓）左傳昭元年會於虢尋宋之盟也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曰盟可尋也（訓）筋力（訓）劉禹錫詩與猪逢酒在筋力上樓知步遲

與巡檢李修武

某啟經月不通好霜冷比佳否某屬李元卿買羊魚為歲時問餽之用欲從公假一舟載至西徐也方自賈山歸遣狀草草不及以

累紙上扣不宜

歲時問餽（訓）東坡集陳公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之風俗如是為三荷公終賜而以婁濆為作也秉燭作謝不盡感悰不宜

某啟昨日不敢折簡辱書得聆興居為慰二匠蒙以舟載之以來

湖白（訓）魚也吳郡圖經續記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於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遷著水邊十餘日即生小魚其取魚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者晚集湖邊淺水中有菰蔣處著子綴著草上是時魚人以網罟取魚悉擐至二更則產竟散歸深水乃刈取菰蔣草有魚子者曝乾為把遲速不一寸魚即成白魚（訓）杜詩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又白江魚入

假物蓋古人通以色白狀魚也

某比遣所假諸兵還麾下嘗具問計已聞於左右也卽日伏惟動止萬福相望一水之隔未果造謁齋艦詣郡枉道一臨爲幸也不宣

齋艦音檻板屋舟也檻彩繪又尤延之詩宮深不見孤山寺風急難秉擣碧齋梁溪集本注檻碧齋是湖船名蓋當時游艦多以齋名也

某皇恐比致薄酒遂達空函愧不可言又附來介持上伏望恕留

薄酒坡公薄薄酒樂府補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裩褐麥飯豆羹雖薄猶可飽丈夫生世且莫惡衣惡食吾年已五十始有此一生飽煖之願耳空函晉書陵雲傳洛陽少與柳温齊名而每心疾温温後温將以洁爲尚書令遣書告之洁欣然許焉温空函而已洁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怍温意由是遂絕

某啟比遊荆谿少酌遂不相聞秋高體力佳否蒙假船匠等極濟所須第久妨使令感怍不可言也某略至賈山書王壽基左司左司名嗣而諸卒索去遣狀不盡區區不宣

某皇恐向許假舟望如約已備數篋書籍紙札候公津遣也得兩舟則滿所望矣

津遣宋史理宗紀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以其疑津遣赴闕按此事在仲益後津遣所始依更考

門內萬福酒五尊謾持送幸檢留

與李巡檢

少習荆谿領所遊海帖喜承尊履勝常西村杏花之約扁舟獨往當屬閒人而鄙事萃留竟不果世事無不然可爲太息不宣

扁舟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按外傳越語作輕舟實韻集韻扁並音篇於五切

一笑亦可喚明朝駕我軒楊羽觴白汗行矣且勿驟未探安石緩神龙射雨斗絢若金碧爛出門阿阿解錦章赴雷煩

大暑不復近筆硯而河流斷絕門無行跡亦不聆起居狀有客過言季野得疾不輕喜聞無恙而不即遣問爲愧新涼體力當益勝吾儕老境駸駸粉白黛綠乃疾病之根一刀兩段不可復疑也倩易皇恐

駸駸詩四牡騤騤駸駸毛傳駸駸衆貌東坡勝縣時同年西園詩盛宴日駸駸粉白黛綠閻容齋四筆韓退之

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猶粉白黛綠西子顰而增妍倚市門而生姿之處也莊子載穆王築中天之臺臺成而謝賓之處也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大王之國東有夏黑之金西有巫山黔中之限南有洞庭蒼梧之險北有陘塞之固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以大王之賢加以大國之衆舉兵而伐秦則秦必亡矣大王誠聽臣願奉西海以事大王韓魏齊楚出銳師以隨其後秦必大困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慮而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楚王大說乃許張儀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秦惠王欲伐齊而齊楚從親秦王患之乃令張儀之楚厚幣委質以事楚王曰儀請爲大王閉關絕齊使北面而事大王秦王之所憎莫若張儀而儀又反事楚王楚王必誅儀則秦齊之交合矣秦王乃使張儀之楚楚王已殺屈平而疏張子遂相楚張子乃使人謂楚王曰始儀與王約六里今儀之至楚也不聞王之賜六里而聞絕齊交此儀之所以報王也楚王大怒興師而伐秦秦齊合而攻楚楚大敗於丹淅之上矣公詩幾

疏頓久不上記暑雨不審體力何如張道人以相遊士大夫之閒藝甚工而身益困欲望贐口爲一飽之圖也恩恩遣狀不及其他

疏頓創痛校疲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嵇公性復疎嬾筋駑肉緩而慮患口昌黎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詩幾

與胡制幹字季和二首

辱誨存喜承新涼體中欣豫端明行狀投老多病文思衰落方以不稱爲懼忽拜厚餽愧謝不知所言金鑿落已茂行狀作已棚置酒新第嘗出臨勸犀圍亦所佩服者故物依依重以感塞某某歸田十年銘親舊十數家凡致金幣皆不受端明雅遊之故輒欲因文

字薦區區若復賁賂則負愧幽明矣二合嘗啟封一覩其識慮回納幸勿再三徒費筆札

端明行狀鴻慶本集載端明薨開園係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一品一年正月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幃再入館林丁未以疾不起享年六十五公常州晉陵縣人郡其十一世孫自文藝學士紹興間通明論說有法認令簡歐天下論之胡氏修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爲盛事及是世將又屬公人賢書金鑿落羅隱詩敬開公悉衰矣爲書之榮云金鑿落飲器也夜犀圍用過東坡詩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李益將赴邊召史記樂布傳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庾信爲平生一顧遣介問所須少陵草堂篇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與劉機宜元輿

向來客居江外蒙一顧之重別去又辱貽書存勞滋見久要窮併騎從入里門衰老久安閒放無從一詣辱書喜愧之深具審即日勝健尊公守彭門東人厭亂喜見二天第觸熱以適千里無疾而驅以適温涼之宜也

彭門本屬中畿名水經注李冰見氐道難有形如開謂之天彭門又左太沖蜀都賦曰彭門之阻實爲天險李善注峨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門謂之天彭門又杜子美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詩彭門劍閣外彭州即今成都府之彭縣以上所言皆在蜀也今帖言東人與此不合及唐坡翁守徐州時尺牘與文與可云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伯和云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乃知帖語蓋用此耳但自來稱徐州者皆曰彭城縣於此也從無彭門之號歐公未知何本厭亂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爲山東人思歸眾益厭亂温清謝冬温而夏清省晨

與孫宜教字周器三首

春首遊閂而都騎出矣從大阮語移時尚懷欣對不足之意而以不見公爲大恨也舟還欲寓一紙病嬾復不果履茲涼秋體中勝否某去學校四十年追數几案之舊獨有公家父子而屏窶一隅又不數見可爲太息不宜

荐枉手帖伏審信宿勝常又勤遣騎曲折已冒閽矣決不敢以十

大阮（訂）晉書阮咸傳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隣竹林之遊紫芝阮平生余所愛小阮相逢亦頗益大阮謂知止也又李嘉福送之（訂）王牧謂使君叔詩使君欣對不足（訂）淵明遊斜川詩序欣

伏承令弟國華屬疾不救手足虧壞何痛如之某入夏苦瘡瘍（訂）左傳定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患瘡瘍將死屬其子曰必毋忘越

癢不能耐涉秋方小閒猶未盡去體治療之方百藥盡試以硫黃爲主敝衣破履擁鼻而坐不敢對一客舍弟自婦家歸聞仲遠有閨中之戚方知國華下世久矣窮陋寡聞不及致奠餽以爲負也

百藥盡試（訂）禮月令仲夏之月聚蓄百藥不可試也硫黃殺瘡蟲易无妄之藥不可試也硫黃殺瘡蟲日華子曰治惡瘡疥癬敝衣破履（訂）漢少孫補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衣敝履拇決履踵

擁鼻（訂）晉阮瞻好老莊口不論有無時謂無君論瞻曰將無同疾其齊滑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摩鼻以效之

心肺湯火（訂）東坡與王定國書流離瑣尾陷於賊手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茫刺投室（訂）禮記儒行篇閨門之內

國華頃者數相見於清白堂相闊殆三紀之餘矣度其年與某相上下而不能記也某頃罹亡兄之喪一聞諸幼呱呱則心肺開如有湯火國華諸郎皆已授室自足以慰目前也

與莊宣教（訂）字子平二首

里門少留連日晤對亦足以慰區區又勤置醴此意厚矣獨念主人翁喜事重客一費千金又出侍姬持觴臨勸衆珠妙曲開所未聞至今感說也卽日暑雨體中勝否衰老憚暑且復杜門未有尋盟之日臨書悵惘

（訂）史記范雎傳須賈問范雎曰秦相張君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

自西階婦降自作階拔之室也

詈醴（訂）見卷三與宮使李尚書帖

衆珠妙曲（訂）晉書謝安傳安於上山養妓每攜以遊號曰東山妓

一費千金（訂）晉書謝安傳安於上山營墅擅節林竹甚盛每攜賓客往遊集衆賓於前施絳羅帳安與孫興公王羲之輩瀹茗賦詩

東坡老饕照忽衆珠之妙（訂）東坡志林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折止如棄木倨中矩句中鉤

傳后羿善射南越王貢至射佗迺大說賈賜佗邛竹杖蜀郡所出節高節節相似

與沈丞務（名宙）二首

被誨累紙伏審燕處超然秋陽過於三伏可款修竹千竿獨不受暑偃仰自適也不宜

燕處超然（訂）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三伏（訂）陰陽書候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歷忌釋立秋以金代火也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故曰伏日（訂）梁簡文帝謝賚扇啟歡霑青蠅應三伏之修景擧飛黃雀送六月之涼風

與莊宣教（訂）字子平二首

里門少留連日晤對亦足以慰區區又勤置醴此意厚矣獨念主人翁喜事重客一費千金又出侍姬持觴臨勸衆珠妙曲開所未聞至今感說也卽日暑雨體中勝否衰老憚暑且復杜門未有尋盟之日臨書悵惘

祥練齋祭甫畢卽具裝展南與墓重以旱暵盥舟於絕潢斷港之中疲曳彌月方竟此一役厚意久不報簡慢之罪尚冀閣略

祥練（禮檀弓練而慨然）旱暵（東坡將如終南太平宮翁堂詩中閒羅旱暵欲學噢雨姚（訂）李尚書帖厚意久不報（訂）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報孫寶書曰延壽幸得備郡職治行無效厚意久不報

絕潢斷港（昌黎送王秀才序道於楊墨老莊佛之盛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疲曳（注見卷三與李尚書帖）

與沈丞務（字德茂）十首

被誨累紙伏審燕處超然秋陽過於三伏可款修竹千竿獨不受暑偃仰自適也不宜

燕處超然（句本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三伏（陰陽書候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歷忌釋立秋以金代火也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故曰伏日（訂）梁簡文帝謝賚扇啟歡霑青蠅應三伏之修景擧飛黃雀送六月之涼風

之南風款竹千竿昌黎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惟君與我閑懷抱勸去陵谷徂平迫年少得遂未衰慙時清諫疏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謹家多不受暑少陵陪李北海宴愚下亭詩修竹不受暑空潮波

酒二檛當是觚字觚持滿或作揣非南軒巨竹千挺其涼可籍但惡札不耳別有委屬不外

巨竹千挺韓文公藍田縣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貶官再轉而爲丞茲邑丞廳故有老槐四行南鄰鄠竹千挺籬立若相持水滿除鳴蛙新立痛壕溝對樹二松日暖共陰大抵顏柳挑則爲後世醜怪惡札之謂周益公題跋以上惡札皆予筆也

老境日益頹億方俟暑退遣一問已枉誨音愧荷之極具審秋暑佳勝比得二蕃書大浸之餘繼之旱暵如西徐舍傍兩岸車聲水欲乾矣惡歲如此奈何新粟分遺粥糜所須存錄所遽拜賦銘藏大浸注見卷一與惡歲史記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正月旦決八風東南民有疾疫歲惡辜坡和劉演父豐黃樓見寄詩數奇令仲秋之月養衰老人所訊觀此益信

舊聞久不通而兩巷人來每聆興居亦足以慰山中連雪龜潭之日念具裝入山一望聲光竟以事違但劇瞻向雪餘伏想休勝兩寒又過於山中今一鞭春更旬日風日清好老人可以具舟接晤不晚矣

龜潭本集載潘行記余嘗上饒北鄉龜潭地於潮汕之北

卷四十 詩學

辰龜潭詩二首

龜潭詩二首

繞舍皆綺孫竇簫望竹君移牀栖鶴月出歌山嶺雲殷動一飄水悄此并彩光滿潤庭空微琴筑故人幽人耳皓白有真色淡泊世味誰能爨龍蛙喚汝爲鼓吹

增附二首

攜攜攀緣斷驅除磊塊平庭松敏老健潭水作孤清待月迴明看琴雲起處行相隨木上坐從倚到參橫翻沙浮溪行好屋消野望新數峰山戴雪一曲陽厭春魚逐波閒伴鷗藏葉底身柳邊春信動眉目已津津

山積珍饋極副所須此物惟出於山中每嘲於市不遠左右所退者又補之崖蜜益見存省周旋之美一本謝作矣頃時某人致此餽亦佳年來已罷絕猶有德茂加故尤極欣荷也

山積謝本草著撫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藷圖經曰生襄鄧山山谷今到處有之雷公炮炙方勿用平田生三三稜者山中爲上皮赤四面有發生者妙惡游下一字犯唐朝廟諱舊名薯蕷

某歲市薪炭於湖湫而牛山一瓢不得力遂至冒溼重罄罔意所得薪炭極佳又復千扣但有愧椅今遣一舟趨前伺候願令臨書莫喻感悰

牛山一瓢謝靈運集有牛山道中詩又有牛山北卷連按館家謂所居庵小者其名又有請僧丁義住牛山詩老一詩殆德度見忱日圖瓢顧令日唐書王翰傳爲鴛部郎家貧嗜飲日使願冷自覘王侯貧賤依日使願冷自覘王侯

寶眷萬福令嗣昆仲不別書某輒有新醞二十尊持送冀檢領

令嗣昆仲按諸帖本是琰德茂書既云令嗣當是琰德茂昆仲德度見忱詩卷一詩殆德度見忱詩卷一與惡歲注見卷一

日念具裝入山一望聲光竟以事違但劇瞻向雪餘伏想休勝兩

偕遣山輒寓一紙問安否不宣

烏薪雖蒙頤旨不敢遽遣舟促迫僧又云欲辦矣乃敢以聞望賜飭遣當有此名俟放頤旨淺陋書

烏薪按二字不甚著於古書豈宋世始有此名俟放頤旨淺陋書

烏薪花石湖詩譜與風人賦直身物籠衛雪送烏薪

貝謝傳顧指揮意如帝注但

動顧指揮則所欲皆如意

迫促少陵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

石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始肯落眞蹟

門內萬福某人不別問某輒有紫微泉兩斗持獻冀檢領

紫微泉謝守灩上明年釀泉於醉翁亭之東南隅一日會賓屬客而汲者什出水且盡後期遽酌它泉以進而公已知其非釀泉也夢得是泉乃作亭以臨泉上名之曰紫微泉故只以紫微泉始盛聞於天下按此下原注益其文云今帖中所稱酒名豈深泉宜稱期以泉爲酒未知何據滁去荊溪甚遠或仲益偶得此遠至之泉故只以紫微泉始盛聞於天下按此下原注益其文云今帖中所稱酒名豈深泉宜稱期以泉爲酒未知何據滁去荊溪甚遠或仲益偶

與鄉承務

陶字志新 五首

某自立秋欲馳一介援援至歲盡竟不果今春席倖仲席畤字倖仲附

沙詩鋼人勿未可知

送公所遺發函乃次魏之計也次魏名宗字志新子肖書三復舉室慟呼天之喪予一至此也次魏高才秀出一時謂當起家繼先公侍御之後何奄至大故親老子幼賓恨而沒荼惟至情所鍾悲慟奈何伴仲貶官還里中遣書勞其歸猶未見告旬日後致餉以別紙悼次魏之亡始與志新報問偕至重念公老矣不當以亡益之事耗傷血氣爲諸郎之憂也不宜

驚呼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驚呼熱中腸驚呼熱中腸鬼驚呼熱中腸出韓昌黎贈張籍詩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語出論語君次魏者姊婿余游自太程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集志文皆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除不諸文辭古雅深厚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狹遊其間以棄一日益先君子之澤也比余業愚北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憑然遠予語高才秀出鴻慶本集銘次魏志新文也只顯清或嫗山一來某便以元得公據并合要文字盡付所得歲租文足以濟目前所需也田直自不必次買親擔囊字齋歲租斷自丁卯年歸左右且欲此一種斷手慰此隃隃十二年溷志新不爲不久矣萬一田直未盡如數他日固可待也

負郭二頃詞史記蘇秦傳秦日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漢書陳平傳家貧負郭窮巷篳門古注二頃也出阿與清和志完隄塹中江表民同時仕言職其言專以治期比閭情鍾見注二頃與其程正輔帖稱數追悼與亡者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

二僕捧奉報音伏審暑退燕居萬福羣盜出沒官軍不能奈儻令大家富室盡徙城郭亦清野之遺意庶幾少弭矣公門內百口萬一竊發於夜半倉卒之中悔將何及孰如城居莫枕高臥以俟泰平區區至祝幸無忽

清野何承天宋書武帝紀論堅壁清野以俟其來盧中繕兵川秉其要津南諸路兼令堅壁清野傳建議陝西山東淮南諸路兼令堅壁清野以俟其來盧中繕兵川秉其要津

欲作記徒有區區此心耳示誨喜聆大暑燕居欣豫承悅就秋賦高文當屬具眼而識眞者少勿示之未始出吾宗遂使之鬱而走也不宣若撫州疏山白雲如老丁如奉告喜承戒體清安某門內多故養老筋力殆盡於喪祭醫藥之閒初欲馳告而道眼所照如東風射馬耳故不復云云也不宣

與撫州疏山白雲如老丁如

茅塵因以爲流故遂也

道眼訂戒所了非世間文士詩話嘲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深得平實道眼所照如東風射馬耳故不復云云也不宣

年來六十化道東風射馬耳不二門曩已入不二門東風射馬耳東坡書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東坡落詩先生晁說之考牧圖後煙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不長作多牛翁和何長官詩說向市朝公子何殊東風云云漢書汲黯傳上曰吾欲云云師古注上曰吾欲云云言猶言如此也史略其辭耳

城記久不馳道遂无緘口向來清老館置方丈凡八日使令四五輩連夕驚魘不能著寢唯某大夢達曉方寤疏拙寡與伐樹削迹迎俗鵲巢大夢達曉方寤疏拙寡與伐樹削迹迎俗鵲巢於不容於世而山靈卻無勒逐俗駕不能著寢唯某大夢達曉方寤疏拙寡與伐樹削迹迎俗鵲巢於不容於世而山靈卻無勒逐俗駕之意念欲以文字言語刻畫山中結此勝因而公屬令記所營大藏豈非榮願今夏遣僕入宜黃當持送鬼神在旁不食言

之意念欲以文字言語刻畫山中結此勝因而公屬令記所營大藏豈非榮願今夏遣僕入宜黃當持送鬼神在旁不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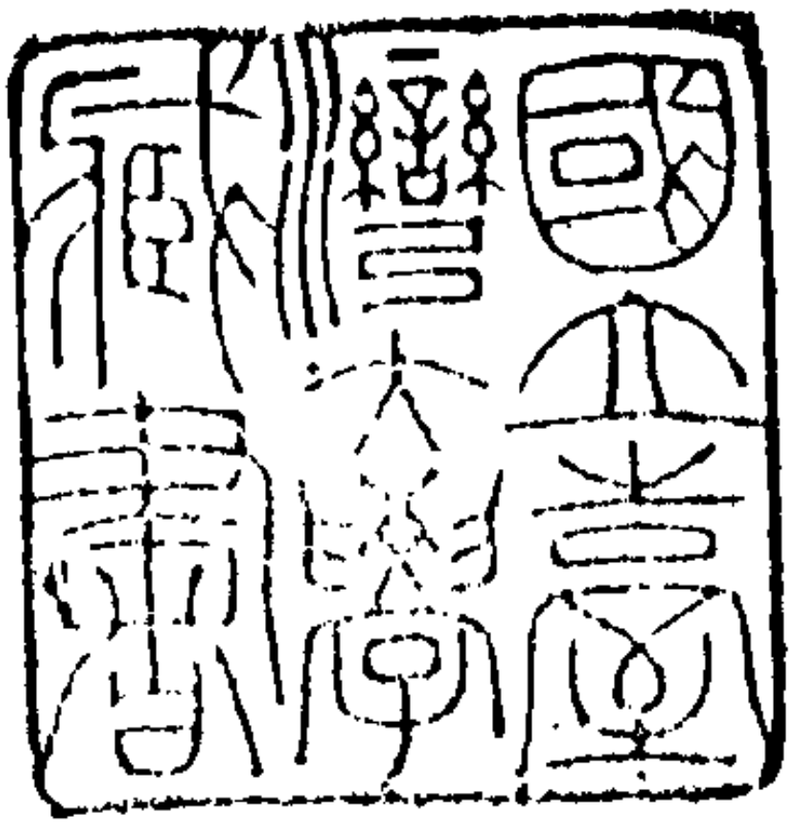
藉口（訂左傳晉人曰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之遠也）

梅堯臣詩夜深忽憶夏金銀寶借汝閒看七十年借不記所見何書及作者名氏悄然李義山綿谿詩此情可待悄然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宋孫仲益內傳尺牘卷十

右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覿撰案仲益生平文字其子介宗所編者爲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後人又編爲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此尺牘十卷四百十八篇門人李祖堯編次而自謂之注鴻慶集未載尺牘大全集載尺牘八百三十四篇與此同者僅有廿六篇同時掇拾各有短長正宜互存以成全璧不特文筆清雋爲宋中葉大家而當時朋舊亦藉可考見梗概矣此書有宋刻本分十卷標題曰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方牌子云蔡氏家塾校正銜名首行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覿仲益撰次行門人李祖堯編注無序目有元天曆庚午刻本分十六卷宋慶元三祀梅山蔡建侯行甫序有成化辛丑仲益十一世孫蜀撫仁刻本標題云孫尚書內簡尺牘錢溥序有嘉靖丁巳建陽守顧名德刻本自爲跋有萬曆庚辰淮陽學政李時成刻本姚江葉逢春序三刻皆十卷

國朝乾隆丁卯無錫蔡龍孫蔡焯病舊注簡漏廣搜羣籍爲之增訂補其闕漏頗有功於是書今刊附鴻慶集之後仲益之文字幾幾全備矣宋慶元三祀梅山蔡建侯序今本所無從元刻本鈔出以冠其首光緒丁酉二月舉分日武進盛宣懷跋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同里後學孫福清校刊

上吳曙翁老師　　丙辰十一月

中間之大臣之相天子而表百僚也必有不言而信者以通天下之精神又必有一辭而退者以樹士夫之風節方今域內多故青齊之間肯肉相食太倉如洗邊無兵糧日嘗地震示譴未極霾風烈焰宮庭震驚乾坤何等時也而皇上無勵精之期百司尠應職之處卽人迺政問亦無虛日然共爭於形見勢迫而不推究於本原見是二冊益足珍矣同治丁卯十月遘上收拜經樓所藏舊鈔本廿一日發舟草草過囷記郎亭明窓共

泄泄悠悠如處無事中居恒仰屋竊嘆敢謂人心之不靈莫茲時甚也初春會榜無元豈不共亮老師之無他而身當其事降孽自天變既駭爲詭聞情自難於晏處怵然驚怛然失慮然不能以一朝居此定理也頹日復一日乞身不勇試錄呈矣升祔禮成矣言官謫矣萬壽覩矣同事去矣而履變之憮倘不勝其存體之思老師病而叙伏枕憂國之懷祈去而附懇時政以了出山之

願夫人臣歸屬擔簦而來暇至大官位宰輔遍看心未嘗有所轉移國是未嘗有所主張時務未嘗有所擘畫而且必不得已而將去忠君愛國拳拳無已此自老師至情然語默有時今非其會也老師自謂於今日之人情世局何如哉異斯世之所爲似有所不能同斯世之所爲更有所不忍吾俯與斯世爲同而世必疑我爲異且目哂吾以本異而不能不同抑又有所不堪蓋老師之意本謂去志已決允行一二亦稍慰其生平而人之未信未必不謂尚預指揮而去志之未決詩云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老師今日之謂矣爲老師今日計惟有一意乞去更無二語凡首揆題揭一不敢附名要使皇上知我之必去首揆知我之必去於舉朝知我之必去舉朝知我之必去於以徼旨甚幸卽不可必得而事經燠寒疏幾更僕行以禮出以孫已足明大臣去國之禮矣申爲老師所舉士實不勝愛助之私蓄此區區已非一朝積至今日而微窺老師之用心畢竟過於忠厚失於明決雖老師在今日處不得不去之勢又若處不得卽去之勢然未去之日皆苟且之日未去之心皆隍阢之心一去而生氣一去而人心若撥而誰留之所損者多作而生氣一去而人心若撥而誰留之所損者多誠不如主之所裨蓍大故不自揣量昧死進其耿耿伏惟宥其狂瞽而比於芻蕘則介石之吉尙在桑榆中一寸血誠無任勤懇激切之至

與署篆陰公祖　已未

敝邑舊有迎神之舉每致人命盜賊訐告上司以故節蒙禁止停閙多年去歲吳父母禁責尤嚴民荷安堵遐且復興此議鳴鑼通衢兹皆棍徒出頭斂分以其餘充私囊耳隣近盜賊公行子女玉帛肆行焚刼萬一不爲獄其害不但勞民傷財而已也伏乞卽賜榜禁仍有鳴鑼斂分者痛加責治以默銷無窮之變地方幸甚

與姚孟長　庚申三月

禁止小民無知治容漫藏誨淫誨盜猝有不戒驚及庫禁其害不但勞民傷財而已也伏乞卽賜榜禁仍有鳴鑼斂分者痛加責治以默銷無窮之變地方幸甚

與姚孟長　庚申三月

兩日無事心存目想覺孝友仁卿節廉自將數言猶爲廬事配義未是意思所在每念先人遭家不造日午而炊冬半而絮歲以爲常嘗在茲際提矜露肘眉宇營營時賢亦所不免先人實夷猶自適無少窘迫汲遽之色其性然也其自大父繼大母而下伯叔兄弟以逮戚黨

灾老兒童婦女一二僧之春風至已所應有而能幫以護與已所垂盡而能制以予盖黔婁之康展禽之惠庶幾乘之擬私謚爲康惠先生行實所載誠不敢多譔一言者爲議爲誄以章厥懿今藉鴻筆爲狀狀首即顏爲康惠先生可乎

答熊建安年兄　辛酉

弟與兄幸同籍幸出一先生之門又觀政棘寺朝夕之與俱三百五十人中最密比者宜莫如我兩人嗣此年法必不可改盖非田之盛已難再覩而此法實近古限里坐此不得與年兄一把臂也則三百五十人中數年而一晤尋其朝夕與俱而一別不可復晤者亦宜莫如我兩

兄綿墨緩而出弟僕僕牛馬走即年兄飛鳧奏最時而弟方衙霜閤雪入裂扉墮指之鄉間關而南者又數千里坐此不得與年兄一把臂也則三百五十人中數年而仍充一里富者處其日削貧者不處其立盡乎必欲令貧者立盡而我徼其急收其田以自贍猶曰令甲家充一里而止彼縣之額里既不可減勢必攝立錐之地者猶編繇役於官督辦不前賣妻鬻子而連阡廣陌者擁厚貲權子母袖手翔視不與同患是歐中人之產盡併兼于豪右而單丁下戶非逃亡必不能以免里也獨學問大作用愈玄之曰大而不知已變而爲何物也然此猶就好一邊言那一邊更不可言也榮俸已深屈指隆聖亦無山兄右者然我兩人可勿爲此等言我兩人各常自照管其不變者何在而已矣朝夕老師宇下幸甚甚尊教所以惜郵者在年兄亦滄海之一粟也健羨健羨

與吳旭如父母　辛酉三月

編審利病遠且數世近亦十年以弟專恩切謂均甲一法必不可改盖非田之盛已難再覩而此法實近古限

民名田之意如云一人充數里之非法則夫數人而攢一里者之亦非法也皆所以通其法之窮而不令偏累者也若富民止充一里而田且漸增則貧民田且漸減而仍充一里富者處其日削貧者不處其立盡乎必欲令貧者立盡而我徼其急收其田以自贍猶曰令甲家充一里而止彼縣之額里既不可減勢必攝立錐之地者猶編繇役於官督辦不前賣妻鬻子而連阡廣陌者擁厚貲權子母袖手翔視不與同患是歐中人之產盡併兼于豪右而單丁下戶非逃亡必不能以免里也獨而我之不變者變矣要做官者强而文之曰此適是大

十年共事樂附親知里甲催徵艱于寫遠則人地倾宜聽民自擇而稍從中量盈縮斷決之茲謝父母之德意至今猶在人口矣夫民之所以苦于充里者以役未均也若就槩縣之役而均調劑之使皆有利而無害則充里適以趨利人情趨利如水就下且無虞於詭寄花分者之不可以爬梳而理矣即如北運一役最稱繁重然二十年前弟目擊其營幹包攬以行向聆台教謂嘉秀猶有營求此役者則數十里之內數十年之間苦樂所異利病所因詳審洞燭加意興釐在台臺一指手間耳

縣總區總里書里算業蒙台臺悉其奸累庶人在官做古僱役不以累民所安全者實多弟為此言胥隸所怨富室所怨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不勝拳拳伏惟垂擇

答王通撫麟郊　辛酉五月

去歲使楚與所調秦蜀順靖之兵如織郵傳驛騷民鮮安堵所過淫掠楚楚兵為甚被禍之地荆門為慘咸耳目所親覩小疏所以拳拳於調募之不如團練也廣益登萊津門近議為進勦之師事需調募若近郊之地止為內護外捍計似圖練土著為得策設畿甸之遐僞窘兵所患皆禍不在蕭墻之內耶遂人因善內應亦西兵毒之有激之而致然若以保甲為什伍省行糧之費無脫伍之虞以父子兄弟之兵自護其閭井墳墓計似無便此者且近則易集後亦易散也三河逃兵又見告矣所得教練統領之將幾人甲之無甚高論喋喋殊自恧也

與方孩未　辛酉六月

年兄行矣弟為玉碎不為瓦全即仗庇保首領以歸亦無雙字大長安矣天下事尚可為陰陽消長之際有當防之於微者有其過未甚不可輕動者若弟則舉人祖崇欲露之惡而一為撥動激遂甚天此弟所不自安者耳要害及弟而止差可自慰天下事先時不得後時不得須着着精密二三同心相聚勿以游戚送日也人能常自省察譬言至毀言至勿動此便是得力處天下事拚得纔做得年兄局面已非無益而無害而到公卿者要求一是而已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眼前些小可見功名處儘讓做大擔子沒人挑纔一肩衙去耳

答張心巖　辛酉六月

慕門下慷慨請纓之義代爲請急而荷肖切責踧踖自疑旋即奉詔大渙內帑之藏始知聖主未嘗一日而忘東顧之憂也河東不復廣甯彈丸地必未易守口不滅即幸復河東而數千里無人烟又時慮爲戎馬所蹂躪何能募民徙實其地且戰且耕且守乎目前兵將不能應手不乘其未甚收拾之時急爲驅勦後此又稍難爲力也欲固土著之人心惟嚴戢容兵無淫其妻女擄其財物以傷其心奸細分布實繁有徒降將之家分頭百出不必逆奴之種與李永芳之瓜葛爲然矣卑之無甚高論又以眡高明之聽殊自愧也

答涂大司馬　辛酉七月

台臺之在雲中卜棄二酋俛首而受我戎索儒者之功教不可謂不臣于世矣而旋中讒以去東事急又拊髀而思台臺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從古而然台臺被髮纓冠四出紲猛士而北直擣黃龍之氣已足吞口而尺組繫之矣宥密之地如水未波亦楊歧墨絲此時正亟而置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故聊具一疏欲以存起法云耳而張誠翁老掌科適至宛轉周匝備極情理且云詰封後王年兄亦便請告故遂焚其草昨造謁答前日枉駕亦欲併道此意而尊駕以夕月之祀出懷音未伸接

答鄒南翁　辛酉八月初六

大教更感先生之不棄其愚也然茲意有未見亮於左右者不敢不自明也大教云人隨地未便以一人一事了一世作一官未便以一言便了已事至哉言也至云被言者未便以一人言便損生平則不但有說而處于此不肖生平慕王希老者已久踪跡所至議論所接遇罰人與官於蜀者必詢其起居詢其精神詢其壽考福澤之占以庶幾一日之山爲爲德爲民地昨歲不幸而值大喪幸而見起廢之詔無日不下慘怛中爲之加額區區無誰言也大都以有考選一事不便謁人若人有所質之人如何也大教又云聞今尚未化是眞學道者固執爲我乎夫言而爭自已之勝負是固執爲我也言而爭國家之法紀恐學道者不可以不執也毫釐千里尙容長跪請教王希老初請遣成立功而再遁之兩請又遁之正法是等無我此眞學道者耶大教云世界北長道理甚大讀此流涕誠有味乎斯言至云此公種穢驄而心始罷之矣則以不肖生平之景仰者過當蔑實君子疏中義難受辱不肖讀之心痛其留不肖謹苦極纔驄夫欲爲不受辱之人須爲不可辱之事須立致自心之高下易位原無與于王希老事也倏而三箚之疏奉旨從寬倉卒具疏爲法紀耳卽先生亦不約而不可辱之品請寬楊李口語支吾以山陵留旋以侍郎推者非不肖所心折不肖自反並不敢一念不從國家同豈其欲損王希老之生平耶疏末數語爲法紀之心深切以明若人之言不足取重耳大教云前一疏可已起見實看得官爵甚輕寔看得餓死本分若言出而觔

相顧者必一一問某公如何某公如何而王希老已不厭正人之口矣疑而未敢信已濫工垣而希老賜顧則謙光可掬絕無興刑始疑壁立千仞者非所望於王希泉也已而駸駸有聞所瞻之人所爲之事所開之口種種穢驄而心始罷之矣則以不肖生平之景仰者過當蔑實君子疏中義難受辱不肖讀之心痛其留不肖謹苦極纔驄夫欲爲不受辱之人須爲不可辱之事須立致自心之高下易位原無與于王希老事也倏而三箚之疏奉旨從寬倉卒具疏爲法紀耳卽先生亦不約而不可辱之品請寬楊李口語支吾以山陵留旋以侍郎推者非不肖所心折不肖自反並不敢一念不從國家同豈其欲損王希老之生平耶疏末數語爲法紀之心深切以明若人之言不足取重耳大教云前一疏可已起見實看得官爵甚輕寔看得餓死本分若言出而觔

說以欺君苟留而偃蹇以圖陞欲令不肖心折不肖實
不能恐亦無煩乎先生之心請于先生不必深爲照管
者也王希老或欲長占司農之席故更以迫先生使先
生以大義責不肖而不肖猶有愧服則曰夫夫也已見棄于
鄒南翁使先生以大義責不肖而不肖倘容順風而請
教則曰夫夫也又得罪於鄒南翁將不肖眞成傾害忠
良之人耳願先生三思之無墮其計中也間以小人之
心度聖人者久已相慶曰鄒南老已急欲自白其非覬
廊廟之一邊矣願先生三思之無墮其計中也先生每
不肖謂扯先生與王希泉同去足以得之先生此皆以
其計中則不肖所口口也

又

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而先生渾渾噩噩彼自以爲墮
賤體小憊未得報謁迴環至教語語肝膈感刻何已第
所教某人云以科而論科前輩爲壞衙門之體夫人臣
卒卒不得吐辱大教之及遂罄其愚草草不莊甚非所
以事先生有不然者願終教之不肖坦腹而受世之彈
射豈愛頂門之痛而不受先生之一鍼痛矣卽留亦原
君者也某人云與韋某一般則大有辯韋之參張也敝
不必苦也大教云老掌科它日人以此相加安乎不安
五丁抽一之議欲大司馬釋中樞而董其事心跡以此
見疑若不肖則專爲紀法耳王老掌科疏畢竟是錯而
乎則今日之加不肖者已多矣不待他日也倘不肖作

紀法至今未伸此議未應便歇也起廢諸君子席不暖而去劉公本孺言出而遭齮齕今已不幸矣近洪莊老以議祧一事而言者紛紛而起明是張羅網以待昔日之冥鴻也先生積望人所共欽此處乞爲一留神若王老掌科一事不獨紀法存亡所係亦似陰陽消長之關不肖煩先生之苦心苦口者多矣神機妙用似應在彼而不在此也洗心請教如何如何

辛酉

與馮念羅

近以大憨漏網片疏爭之而觸其護身之符勢大且眾藏密齋書牘卷一　望雲仙館

是又在年兄苦心矣目前所急者兵食綿絮牛車甲仗且歸耳不久涸塵也

與方孩未

如螳臂之當車行見其蔑有濟也聞台駕且南下不及一將伊蒲之供耿耿奈何歸有相問者謂不肖亦不日

辛酉十月初七

克敵須精兵精則弱可使強寡可壓眾而兵所以精在將將所以精兵在法法所以精兵在心精者何合將卒之論食論器千辛萬苦中時時着此念開此眼爲祝

又

河北賊朝中黨勢頗相似部署未定應援未湊而卒而十伯千萬人無二心也多一兵多生一兵之心必敗不如其寡然可以毛將軍者起而應之甯渠至此即毛將軍猛思與敵同爲鎮江之一擊徒生敵心旁觀者且以爲罪噫設更有如其寡多一官多生一官之心必敗不如其寡然可以盡而舟師睥睨于海中功則分之罪則委之南衛而北而酉無一起而應者當事者又必不主持其間雖極其驅其心之異而不得不同者在勢今有其勢矣能以法

叫號無益毛將軍所以瑣尾異國也要其心甯遂忘口者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頗以騎射佚游聞素眤權瑞者乞靈於權瑞以擊其所愛爲自己轉身站脚之地實深瞻之以陰圖爲所欲爲此其愈出愈奇而不可方物者也臺省交章而悍焉入開乞骸至十而病可見朝不以病辭而硬求部覆王奄不得其死而復以倏狗皆目前異事洪桂老復作古人天亦若與賢者相仇矣冷眼熱腸細揆時事消息正未好也弟須各見其能爲吏戶兵工之事撐持此二百年之金甌以俟天心之自復而此今不敢復苟且矣長負知已獨抱生平矣

答高景逸先生

交結鄭氏引用匪人是此老八年家當也不知不覺日與亂臣賊子痛癢相關而自陷於無君之辟彼不自以爲無君人之視之亦不至於無君則人心死而春秋之教不明也大議發端本澄源之義坐以首惡復層層披剝洞肝擢髓受者心服聞者心聳有功于先皇有功於今上有功於春秋有功於天下萬世之人心一旨復六

言官熙朝美事奉常之推陞以爲晚世所仰藉北亟于南爲國爲家捻屬天理水到渠成爾時自有權衡也議稿奉歸中間氏字可酌易一字否

又答高老師

重奸人用新人二義極快新人須視通內者之魄舊人不盡拾遺可矣新人不盡升可矣老師且徐徐其行草盛苗稀淵月所以帶月而荷鋤也

上王司空太蒙　壬戌二月廿八

聞有議單需而諉曰工垣不發銀者不肖茫然不解不肖事即臺下事不敢不以相聞也大都領銀者皆憑四司詳覈臺下許可而後下之庫庫藏如洗不肖不過就先後之中酌其緩急而次第之要無不發者惟前日運土四千金緣去年承乏城工時南三門已曾奏繳九百九十九兩九錢七分彼時臺下奏繳數亦相同且東西北各監督宜尚有多寡不齊之數謬謂當此倥傯之時當事事着急即當事事計一下落不先稽估數于今日無以定廉敏于異時且事俱在眼人有好修亦似非難覈者耳乃聞未覈而旋已發矣其一則李揚買鐵一事

緣不肯曾讀大疏云此地買鐵每觔一分六厘山西鐵每斤不過三四厘今據李揚領買西鐵四十萬觔該價銀一萬二千八百兩是每觔三分二厘矣與原題不合知非臺下意也且訪之晉中云荒鐵一觔只值一厘熟鐵之價以產銕之遠近爲差有三厘者有四厘者但其運價稍費開每騾一頭只可馱二百觔每馱腳價該銀一兩五錢則合鐵價與馱價當每觔費一分一厘五毫即商役承辦惟利是視當量加贏羨以作其終事之資矛應視其本價倍之又倍以至於此方今需鐵正多冒其一則張鎖買布一事亦緣不肖嘗讀大疏云近見山西隨覈器械件件精好聞其鐵價煤價與人工俱省且破于始濫觴何底故移文虞衡覈價而後發非不發也賢守令持法奉公無舖商冒破急應借力容臣部于厥中所分帑金三萬兩內分其半以給山西打造今據張鎖欲領銀六千兩預備甲面以待舖商李揚領支往山西支彼中解部餉銀一萬八千兩打造甲葉甲釘聽用是何造銃則唯恐舖商之冒破至分帑金于山西不在此六尺三尺之高不高也且夯築之務亦難于下手任歲儆鄉以倭警增城遇雨輒圮詢其故謂下鬆上

歷故善朋今若先築土而後甃磚則舊城震若先甃磚而後實土則土不實蓋重城已爲都城之累而增城又爲重城之累也人和地利古有定論得其人以守之將爲重城之累也人和地利古有定論得其人以守之仍貫亦可不得其人高亦無益且有此增築之費何不先於邊關議修築耶當重城初築之時椒山先生嘗有詩云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外誰人築五城又云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庸醫費盡錙中藥待得良醫藥有無不肯愧不能爲良醫恐儲藥以待良醫耳

答房海客

時事難言酒有心人問之數千里之外即言之不勝痛心安得不忍痛微言其一二也經臣原未爲得人迨其與撫臣左也而廟堂之上又明示以撫不受經之節制安得而不敗敗矣迨虜馬未至撫臣即狼狽而走撫臣走經臣與狼狽而俱走走斯下矣顧佐關者多方其口舌而兩人亦遂寘不知醜如淫婦之相訐大司馬間敗翩然蟒玉而東又若置身事外而功罪人所功罪咸不當罪以告密起大獄得罪于天理山海一墻之隔耳舉朝泄泄不事事也朝紳中寡廉鮮恥者備極妍營其間千不可知不可問之地惡人之發其醜也托之別故如摘黃臺之瓜首揆再出本欲兩收而兩負也中有意外之感此中不無春秋之責遂謂彼易與而此中太苦人幾幾欲舍此而去又懼其身之不固藉其全錢脉絡之關通而不敢以自異便其私除其疾交相譖交相爲也獨此中尚有相對而難爲顏面者此一線未絕耳大宗伯已至南冢宰轉司空六卿之長以及掌憲皆一時民譽卿寺中有人然獨使至尊憂社稷也如何如何諸狺狺而吠者其聰明智巧原足以籠絡一世之人利可攫攫矣名可攘攘矣難可避則又避矣宮府嫗寺長幼尊卑智愚賢不肖無不在其聰明智巧中即弟無不在罟擭陷阱中日擬抽身癡心未死且閣嗣起而豗豗爭鳴者何如弟有以自處即弟不自處世當有以處弟也

又

不肖於當時豈足比數而台臺獨收之世人欲殺之中越數千里之隔猶置之胸次而不我遐棄也每一念至

不敢自廢顧與世何神矣江淮表裡襟帶舊京椎理自雄習爲剽掠卽盜徒而有其在今日恐不徒以醳政重台臺也舊疏理以賄敗聞于醳法實有得其竅緊者如何如何弟鬱鬱處此孑影無朋台臺何以教之

與霍縗用

壬戌三月二十

弟此與有萬不得已者非猶夫人之去而已也病情徽露移關中亦足傷矣例當微罰官之結不得已而告牢兄弟氣血消耗神思恍惚四百四病幾無不有而鬱火衝炎頭額作楚不可以冠尤爲切患弟病實甚何力足

賜結以便代題目下當卽開缺令補新咨賢於病人强顏在此而毫無益於軍國也切切

與黃闇齋

壬戌三月廿一

以徼媚而且陷良友于坎耶爲此激切再懇伏冀鑒允弟在此有絲毫可以自効不敢言歸閱曹不敢言歸無病不敢言歸期年於此能已見於天下矣又以病軀占缺而不爲新咨地非弟之生平也所以不敢覓差不敢給假而必欲以病請出缺以去此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也同垣幸已亮其區區矣候年兄印結便與代題望速

賜爲感

上張冢宰

壬戌三月廿八

頃惠掌科之歸自有至情韓掌科之未轉翁臺自有深意而議者不察合之函陞王老掌科一事遂微有以此窺翁臺意旨所嚮者夫人亦顧其賢不肖與資俸之成例何如耳其人不賢以同鄉故而留之其人賢以同鄉故而函遷之資俸未及以同鄉故而函去之資俸已及以同鄉故遲之俱私意也且近有起舊之議不謂非高識不謂非苦心而垣中定規陞轉論俸再出諸公有資在京堂之前而俸在散員之後者異日陞轉將以淹抑已久破資俸而超擢而垣規從此壞乎抑遵成規而按俸待遷需之晚進之後乎且吏兵二垣目前多事當急循俸現補非宿望可以遙待新席可以久據也林下高賢不妨竟以常僕起也此中事理翁臺必自有主張自有運用愚昧未悉其所以特此請教伏惟裁答幸甚

答張掖院侗如

壬戌四月

浙東西十一郡所以受病不同病証無弗同者邊海數

耶以漁爲生而海盜編其丼而稅之不聽者殺而投之海中有司不敢問至亡等矣良民遂不敢漁無以爲生其猶有漁焉者槩之則不可禁吾民不敢貪而不敢違民有鰥焉則域內所同慮不獨吾浙也然吾浙有賢豸繡按之命爲命百姓之事爲事而不敢負而不敢欺不可測有以知吾浙之長吏無不以百姓之命爲命百姓之事爲事即不肖亦托而處也

答王經畧岵雲　壬戌四月十三

三復台諭以眞愚自居從古任天下之至難成天下之大業者皆天下之至愚也前車之覆惟撫臣不自以爲愚而經臣又以其不愚自愚苟其以懼爲虞愚之心用虞懼爲聞愚之心用閒懼封疆爲愚者所敗不敢不破其愚亦不敢弄其愚而反以自弄敗不至此神而明之惟以安社稷爲悅其愚不可及矣大疏明邊關將吏軍民商賈夷虜情形如睹得情得策有以知金城方略也社稷臣不以身家口舌分慮其自九廟而下實式靈之

答湖廣撫院薛正亭　壬戌四月十三

不肖中嘗有崑藩之役取道南襄荊沙以達於慶時永病大都若此然不肖能言其病證耳用藥俯餌君臣佐使之妙自在藥王其百姓之命寄於長吏長吏以百姓之命爲命百姓之事爲事而不敢負而不敢欺不可測有以知吾浙之長吏無不以百姓之命爲命百姓之事爲事即不肖亦托而處也

保止兵赴遼途中相値如織且晩卽次頗悉其淫掠之狀過府州縣城稍知馴戢荆門數驛慘不忍言村舖猶是也且數調矣何益遼山遼水之萬一黔罰見告無以動之尙恐生心況藉之口而予以機耶地遠遼濶民鮮蓋藏所過如是又其俗剽捍而寡實夫以剽捍寡實之俗而鮮蓋藏猶云善以爲寶乎黔蜀多警土司錯處其地長江巨浸易以藪盜柯陳諸姓介與瑞而白雄楚非無事之國也益以加派之數逾其常則帝子分藩土木騷費捐纂搥抑旣亟且難眞台臺之一時矣楚安則天下之民舉安功不獨在方以內也于以釋一人南顧之憂而四隅磐石奠之矣建威銷萌此時此時

與周參洲

壬戌五月十六

微聞年兄有所舉動如未發萬萬已之此身在天地間要看是何時節又看吾所處在吾所得爲之地抑吾所不得爲之地又須審已之能爲與不能爲者何在又須審外王之事之大小稱物以應者當何如而後不爲血氣所動古來事體非必是全沒道理者纔謂之血氣意見用事也時平主聖共享泰階急流勇退爲難主少國疑封疆多事忍死不去爲難閒曹冷局難于展布鬱鬱滯此徒受揶揄則去爲是進賢去佞事權在于一不可磯落人圈套則去爲非吾能進賢吾能去佞當面蹉過歸而仰屋則去有後悔吾欲進賢方懼爲小人所排吾不能進賢方懼爲君子所外正展轉兩難而借題脫手則去爲卻擔且細看此事何啻蚊蚋過耳而遂盛氣麾之亦爲失平吾人須爲天下士耳國家起見君父起見乃天下士一不受世之淵垢惡聲至必反之其去鄉黨自好者恐不能以寸也生平期待年兄者不小故以此言進吾輩在天地間不患身之不潔患此身無濟于天下事也如何如何

答陸乾岳

壬戌五月廿二

辨官論材弟職諮訪賢者之所賢賢者之賢者之所不肖不肖之弟之所能也進之退之自有主者必欲以吾所賢者令之進吾所不肖者令之退非弟之所能也必進必退亦何以異于市權邀重者之爲矣顧弟賢與賢者之而言不效是弟不賢而反令賢者之所賢與賢者之所不肖併不效也茲弟所深自愧恨俛焉拳拳以圖不

棄于大賢者也

答李懋明津撫　壬戌五月廿四

用賢者灼見其精神才品而內外大小輕重布之夫然後情智筋力惟喜鼓舞爲國家教而國家得賢者之用賢者之用於國家無聲無色用遍逾大人情艷開府爲居上頭不知于台臺猶割雞矣卽今名德莞要世道倚命而微率其木石鹿豕之妙以與聰明機智者游每有江河之決驅不及舌矣擇中審時分肌擘脈何煩正以秉節鑒以觀竅者一左右之如何如何

詵　壬戌五月廿六

蜀中黔中滇中之變未熄永順復蠢蠢動矣往台鷺遊返亦柯陳之數是虞今徒幸其旦夕未有變計耶抑實有以制其死命可無厝火之憂也設定額以須佔舶本不可以爲常庶幾寬取之或以及額而今再倍之又兵船絡繹于道曹鄒閎白蓮倡亂設兩月弗靖必且梗漕又何以幾夫逐什一者之徒集如鶩也

答山東按院王石門　壬戌六月初一

東以東六郡無足土一民不受鉅興之虐遼人淮人無思毫神補土著者更苦其偪虐爲難也送住事居拮捒征繕安得不喪其樂生之心自非察吏安民綏爹巡行其閒早已眷眷多事矣曹鄒鄒滕紛紛見告事起倉卒勢如拉朽防漕護運此爲急着招撫解散當有微機如純用兵力相角不無玉石俱焚且胥徒閒治古有明訓愚民受惑更屬可憫萬一勝負之數與盜共之則所傷更多知門下神算咄嗟定變之下多所生全也

上張翼明少司馬　壬戌六月初三

東人何罪駢首而死於盜也盜實蚩愚賣刀賣劍亦卽賣牛賣犢耳言兵告捷以千百計無論首從未分不虞崑岡之火玉石同燼乎正貪不下咽有客見過與道其事渠謂當散遣土人之心計勇黠者投入其黨縛其魁以出而事就平矣不煩許多手勞脚攘也客嘗有練將之說儘足謏聽其人誠不下其可用何如要其言似可採敬以聞之台臺知正千此事勞神不獃劾時也

答河南按院邱太邱

東事之敗舉國恫心日選將練兵覈餉除器爲固圉計酋朝不及夕是懼而三事大夫不引以爲辜駕其說以

脩怨無休之氣不可嚮邇賈生而在其痛哭當有甚焉
者蜀黔與楚接壤中州則唇齒宅朝宗繹絡所謂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也曹郢之盜不旦夕就我撫散魚驚鳥
潰必矚中州天以盤根錯節試利器乎往顏應雷不動
聲色而弭伊庶人之變加不專美于前矣

答李四可　壬戌六月十一

方內肴肴多事矣班行中固不乏人而有其心者或才
謭之不逮有其才者或年力之少衰聽履之耳日切一
日計門下賞孝端之訃以行三朝鼎革幾許危疑冲主

當陽東西交棘門下何能超然于此即兩尊人在念而
令弟舞斑斕爲稚子懽即門下叱馭而前不嫌絕裾矣

答李荊陽　壬戌六月十一

鹿鹿緇塵闕焉把臂亦謂榮捷在邇聚首正長不圖以
尊人榮懷長往不返也東事未見有得當之人亦未見
有必勝之策方內多事揭竿之盜國有患不在奴即吾
鄉鄰滕在心腹在咽喉不急撲滅撫定淮徐而南眞大
而北昌齊以西潰爛不可收拾即徵九廟之靈旦夕底
定四方以甯所傷滋多矣上谷陵京扈兵譁食詘屢屢呼庚微聞素囊時西而與套虜搆奴中

暢事機者引爲左右手而不以辟召添官即此不已占

答董見龍　壬戌六月十一

以屯練兼安插不過以招募安家行糧之費爲賑卹流
移之用而即兼古寓兵于農之意故費省利溥從中所
消弭者亦多乃主者先恪一兵農兼攝之官在先生亦
何以異於擁皐比五羊時而兵柄未握安插是求即徧
野鵠鴻成阡成陌只是以開荒了得安插二字恐守菉
未必盡居要害而力田之暇何以令之肆力講武稱雄
邊也然此爲常人言非常之人自有妙用拭目俟之矣
帑不可以數徵就額逋事例輸助以爲用就郡邑中曉

妙用乎

答宣撫院王任吾　壬戌六月十八

關東急着似在欵虜無論欵不可恃即受欵者亦零虜
耳滇黔道梗雖采入佛圖我陵我阿而奢氣猶熾也曹
鄆鄒滕在心腹在咽喉不急撲滅撫定淮徐而南眞大
而北昌齊以西潰爛不可收拾即徵九廟之靈旦夕底
定四方以甯所傷滋多矣上谷陵京扈兵譁食詘屢屢呼庚微聞素囊時西而與套虜搆奴中

亦復開使窺邊其言皆不實可耳幸台臺鎖鑰北門內
以寶邊外以控虜指揮定之聖天子所以釋後顧之憂
而舉朝仗以無恐也天佑壽母强飯無疆我圍孔棘萬
勿以太夫人分念是禱

答劉衡翁老師　壬戌六月十八

泰山喬嶽與虞寸而雨天下天下被大美而不言所利
大矣哉老師所以處江陵之盛時與所以居鄉者介節
千古無兩矣至在禮言禮往復于冠婚之典而陰被蠆
螫以去再出而丁慈甯之急乘機導窾潛收不激不縱

之功于人所不知之地尤人臣所難今兩朝鼎革無隱
不宣而崇功不盡知於人人不言祿祿亦不及不及終
亦不言老師之所以爲大也過某則有深愧矣往歲登
老師之堂值靜攝不能起居榻前至今歎歎門榭蕭蕭
不蔽風雨若披古傳而趨而過庭稱禮稱詩森森玉立
則古人所難兼也某孤蹤涉世言出招尤梅長公見過
寺相倚賓緣爲奸雖微密之地難以意窺而法其家之
紀綱則情僭而事灼矣明春計典消長關頭而吏垣之
長未有着落臺中主計欲以望之閫中之間氣恐不可
每大疏至卽無不舉弟之所欲言與其所不能言者而
一一暢之弟之所以不禁其心傾而微亦竊以自幸也
久不敢以書通緣寇伺者密不敢以叢忌之人貽累賢
者非敢自外也風節淩遲廉恥道喪霸心邪說奧結黨
連雄據高位而不欲以進退聽之言路實當事者陰留
此輩爲射的甚其機以自表異又借言官之口以市恩
于小人顧無論窮兒借醜者不可與事君卽憒憒者亦
何能爲故目前求一稍能省事稍能處事者又不得不
曰是公狄斯極矣志士所以仰屋而竊嘆也妖人不旦

暮戢定定有流賊之禍中原塗炭矣東事決裂至於今
日匪係無兵匪係無食專爲親上死長之義不明根本
旣撥所以緩則苟且泄忽無所事事急則經撫道將士
卒胥而爲逃而僉夫小人尙疾首于根本之議蕭墻之
賊不討何以襄淮南之謀志士所以仰天而椎心也深
宮大內無一屬毛離裏之親權尊情郅獨有三宮而婦
寺相倚賓緣爲奸雖微密之地難以意窺而法其家之
紀綱則情僭而事灼矣明春計典消長關頭而吏垣之
長未有着落臺中主計欲以望之閫中之間氣恐不可

答王遴文　壬戌七月初二

千餘里之外有少分符合也老師亦許之否

得之數也新咨正人難以指屈獨各以其意發攄於指目之邪人而毆邪人而使之合要之尊教所指二凶南中亦不可無公疏參之二凶去而內外之勾連絕事猶可爲也計九月而後一種邪人必翻天覆地以圖亂明春之計與者無所不至惟年兄與同志圖之

答江西按院汪石蓮　壬戌七月初三

觀東土之焦頭爛額于妖人而未有濟也台臺之所造于西江者何如矣天下事定計于鮮應變于卒蒭于其萌不于其著舉若台臺之所以造西江也山以東安得有伏尸流血之慘耶斬木揭竿皆吾赤子每披捷報嘗涕痛心況平業已梗漕而可引以自幸歟捧讀台諭何以尙厪於餘風之未殄也此風流演若草遇春徧地而是芟夷蘊崇必不可幾何則誅之不可勝誅也若曹舉事百有餘敗然潰爲流賊所傷實多瘡民通賦悍宗生心何以綏戢安全俾無偶語者卽瓜期在邇知不以遺後人也

答潘潤寰　壬戌七月廿四

卽弟自諗以其椎鄙草野之習而追隨步趨正如以廢

鹿而與於冠裳之會所以不嗤笑而却走者幾希矣荷台臺不我鄙夷自使署之周旋以迄今如一日也群謠衆詠中往來過從亦尙有不與俗而同波者焉弟謂此衷獨可自信耳而不盡見疑於長者弟逾有以自信也畿南重地多事以來累首被之剿妖賊從中而起患在腹心亦在咽喉接壤之地如草遇春隨在而是非必如流賊四散潰出而後及于患也繡斧雷行知所以前于方芽修其久隆貽畿輔於安瀾焦頭爛額之時得曲突徙薪之妙所全非謗譽矣

答淮揚巡按吳北陽　壬戌八月初八

徐泗淮邳故所稱椎埋屠狗習爲宄姦之藪而鹽窟更子之盜資募兵之舉本欲借若輩爲利而陰弭其害而若輩鮮衣怒舟厚酒肥肉以自養不就募者獨其行乞無家不能自聊者耳則固未始收其利而所爲害者隱隱隆隆自若也況襟帶南北陵京要區四百萬漕艘仰此衣帶水以養京邊而白蓮之賊忽起于曹鄆鄒滕之間在心腹亦在咽喉矣且若輩如草及春隨地而是晉雍燕薊實頻有徒徐淮而南更亟矣誅之不勝誅

所幸繡衣使者稱一時名碩計必有潛消其不軌而立
奠於安瀾者卽朝宁間以資望重台臺旦夕內召倚如
左右手然鉅公作用自異常等萬世之功不出且夕間
也

答吳生

志當其窮時易猝學當其窮時易績變當其窮時易盡
毋以孜孜功名分其時日也拳拳

答周衡臺　壬戌八月廿一

不肖忍死千鋒萬鏑中以需老掌科惠老掌科之來俱

又拂衣去矣而不肖仍鬱鬱滯此面目可愧世界正如
暴風盲雨皎月踈星剎那變換喜愕難定既屬難定卽
星月皎皎且虞倚伏況霾雨其常耶二十年來閒心薰
氛屈指三西遁且有舊篋正人之籍者上煬黑白不分
之大老下燊脚跟未定之新容捲大江而西以奉邪狐
于壇坫之上以鬬其捷以爲一身之三台八座計而靡
不墮其雲霧中握刖而後遘此新局百苦千愁莫可告
語畢竟以戶垣置輔老掌科而榼老掌科使不得聚邀
此正天意並留碩果以永茲一綫之脈未敢謂當事者

答李懋明　壬戌八月廿一

往辱瑤函收之臭味不肖亦不揣愚鄙輒布腹心烽火
中原道途爲梗豈猶未入台覽耶人情之急河北誠得
于急中朝人情之用台臺也遂不于中朝而于河北誠得人急河北者亦誠得策矣顧何必公忠之品盡
舉而置之河北耶于不得不用之中陰行其破遞其行

伎指實不盡出于彼中而在此中之陰行其伎以媚彼中之人于是公忠之品思盡置之河北而我始得以攄其藁何至于是在覆載之下者固不知天地之高厚豈心慘目于數億萬之駢首鋒鏑玉石俱焚者而後戴台臺之賜之大也酋望隆崇不能久借蓼蕭卧轍民實有心然星辰之履在帝左右盛德大業寖及海寓豈遺吾淛耶

與鹿乾嶽

諸葛武侯之出師也鞠躬盡瘁而付成敗利鈍于不敢知裴晉公之討蔡也曰賊滅則歸閑有期賊在則朝天無日適經臣舉動未中窾會言官微引掣肘之嫌未執其咎而閣樞毅然請易願以身往雖武侯晉公何以加焉顧中急置樞外急置撫而還朝期于歲終是又舉二公所不敢期者而有其期也犁庭掃穴事未可知閣臣又必非漫然者山海去陪京不千里而近不堪再跌矣全在付託得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有幾斟酌去取之後至河賈豈豈矣台匾眷眷且形見勢燭不可撲滅而旋戡之而渠魁卒受首而不漏自非然者其不釀而爲變也亦幾希矣二東地在咽喉民皆赤子伏尸流血盈野盈城未有底止使早如台臺之治海寇縛其魁散其黨何至于是在覆載之下者固不知天地之高厚豈心慘目于數億萬之駢首鋒鏑玉石俱焚者而後戴台臺之賜之大也酋望隆崇不能久借蓼蕭卧轍民實有心然星辰之履在帝左右盛德大業寖及海寓豈遺吾淛耶

與撫院蘇石水

壬戌八月廿一

方內多故種種皆做鄉所有而父老子弟之在今日第竭髓以輸正供與其加派與勤織人而尙無虞于兵燹又必非漫然者山海去陪京不千里而近不堪再跌矣全在付託得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有幾斟酌去取總不至潰敗不可收拾爲封疆憂則台臺賜也蓋屢調仁兄得與其謀伏惟爲社稷愼重未得其人還朝之期稍緩時日弟猿朋鶴侶久已見疑需次得差便徼靈國手飯疏以沒齒矣

答劉州根儲霍人曰　壬戌八月廿二

清時多故弟鬱鬱處此無絲毫裨補聖明而日食大官俸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甚愧河干之義太倉無粟以紓于邊厘年兄庚癸之警爲軍國憂重以故人珠桂之慮清俸遠分不益深弟素餐之恥平用是對使拜璧謨分負戈之戮比于醪投若年兄推食之誼弟銘刻何敢忘也不一

答黃復初　壬戌八月廿二

平康之世用賢者常用之近多故之秋用賢者常用之遠蜀黔之變一動而不可收拾惟向之置人者每在賢不賢之間也然則今日之遠用台臺者非爲不知台臺矣

答按院張侗如　壬戌八月廿五

聖主當陽而朝議紛紜四郊多壘鬱鬱居此旅進旅退既不能片言居要以定國是亦復無寸長半筴可效封疆者仰屋而嘆含愧欲死所幸天畀兩浙以安全之樂者之慘也似葉之身候逢搖落決計拂衣以與鄉之交老婦子共沐浴於膏澤也

答王心一　壬戌八月廿一

台臺冒迅霆以發禍本慮密雲以供銷骨當某日而破牌陰精誠之極金石爲開勞在廟社昭于千古不在處若輩之重不重菁輩亦不以處之重不重能再猶甘議也如何如何

答姚孟長　壬戌八月廿五

仁兄在卽不敢以世人欲殺之身盡仁兄之情爲仁兄累要于世道關捩處所必就仁兄而與謀仁兄無不底謀者弟今不碌碌爾則倀倀爾當其仰屋時抱膝時雖欲不一念及仁兄得耶吾儕論人論事箇箇椿椿須從廟社起念所謂點點滴滴雨落在學士眼裡也如布局而爭勝負局成不無邪正其間實不能以寸何則謂其非第一義也況欲以瑕瑜不掩之人置之地一有蹉跌萬事同盡殆哉岌乎可勝恨哉世旣忌弟弟復無所避息而稍同氣類者又好以弟意郢書燕說其間弟志之所以益孤而無可告語也孤必不能通雖竭膏血以上供猶不至如蜀黔燕齊之間爲塗爲讐

天下之志孤必不能成天下之務歸計決矣歸計已決故不急爲歸計不急處正是決處也晤蓼洲兄爲致區區

與尹舜臍　壬戌八月廿七

積日抱痾不時奉教孰孰可知東南織造垣中關事聞年兄實圖利之甚幸甚幸本垣諸役利開弊廣飽而將潰整頓釐革斯亦年兄之一時也厥庸禁預支矣而更之曰截給與預支何以異吾愼于截給矣而前人所給而未完者不爲追比亦無大益于厥庸每一思及欷

可言然野人之芹何當于大烹

代少年謝狎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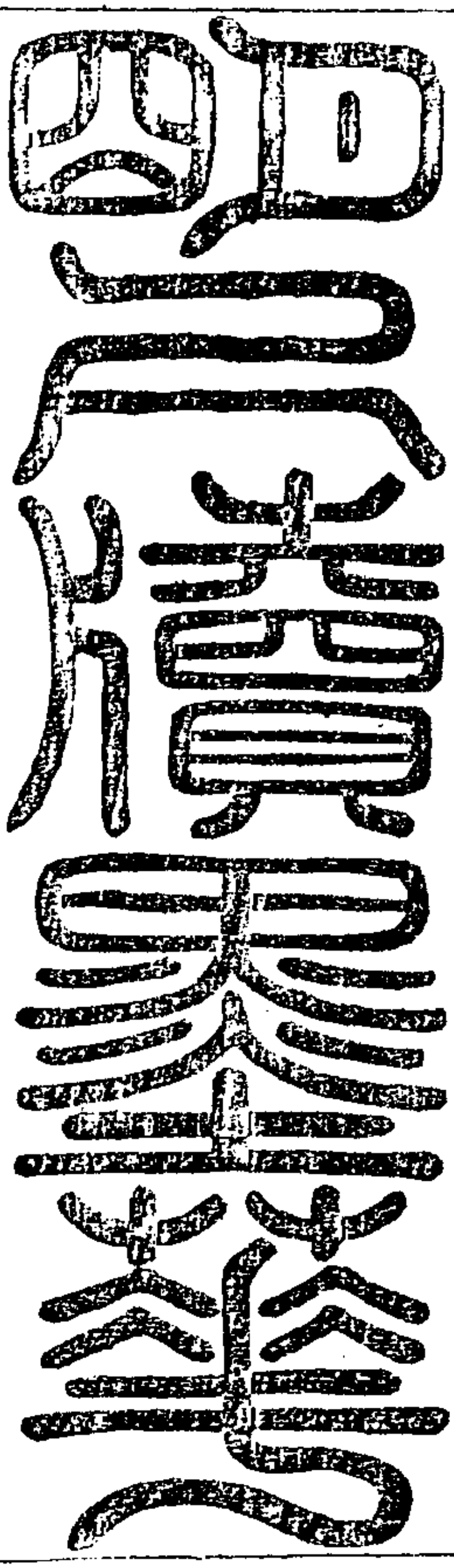
公安袁中道小修著

萬曆丁酉冬。公安袁小修客金陵。新安一少年。游太學。狎一妓。情好甚篤。遂將置則爲海岳外史。倩令之收藏。司其管鑰。設爲德不終。將焉置化爲鸂鶒。恐什之組龍。盛成灰燼。則先代所遺。皆爲烏有。此其未能頓遺者四也。自吾兄傾識娶之。其人久失怙。兄主家政甚嚴正。遺書切責之。必欲遣去。否則不復相見。且理之官。少年憂懼。不能措辭裁答。因謂小修曰。事已如此。可奈何。但我兄亦知讀書。頗愛才。若得數千言一書以感動之。吾事濟矣。才思蹇澁。求先生爲我捉刀。使此人不去。雖當效瑣草之報。小修爲作一書。淋漓數千言。才氣可喜。達之于兄。月餘晤少年。欣然曰。我兄有手致云。與弟別未數年。雖下便已如此。既有讀書之志。卽揣新婚歸。余不以一眚蓄不生也。卽束裝偕臨。因置酒爲小修壽。令姬捧觴爲歌一曲。友人笑謂小修曰。相如作長門賦得千金。今子得聞此人歌一曲。勝相如千金多矣。明晨送之江干。揮淚而別。其書曰。

信來。得奉嚴教。感激慙悉。不可勝言。自先人沒後。得吾兄提攜。以有今日。某雖不才。沾雨露之潤。獲教誨之益。亦既有年。雖有童心。粗知名數。若夫逐野水之鷺。忘沼上之鴻雁。賦花間之曲。背籍後之筠。卽死不爲也。但一時迷昧。忽忽如夢。今事定情垂。有不能頓遺者。緣斯人十七。自離陽昌酒墟。卽永居竹橋旅舍。不意入室之柳。業蔭成結子之桃花。懷孕已經四朔。念烏衣之派不蕃。胥箱之望尙奢。兄與弱弟。皆雛嗣息。設得一兒。蒸嘗有託。如莫愁之盧阿侯。胡婢之生遙集。亦爲幸事。且近日雒掾間。有以紅粉妖姬。育青雲上客者。兄所目擊。天下事不可知。淤泥出蓮花。糞土產芝菌。此其未能頓遺者一也。斯人雖在烟花。志堅松柏。勉離舊巢。彼阿母本重惜錢樹。恨切肌骨。大罵分袂。恩斷義絕。設令再入故樓。顏面何容。磨折何堪。恐登車之日。卽畢命之時。昔嚴武與妓俱亡。追者攜手。殺之滅迹。脅巢不止。我雖不殺。由我而死。恐倩女相逐。出有芳魂。小玉不仁。能爲厲鬼。此其未能頓遺者二也。斯人自入門。改去鉛蟬。卸下墮馬。舞衣歌扇。付之塵土。縞衣葉巾。晨起操作。言不出戶。若不惜身。宛似良人。克相婦道。且夜勤刀尺。相作湯火。相勉吾以致絺綌。此其未能頓遺者三也。邸中所厭雖乏長物。尙有博山舊爐。雀尾遺墀。砂象斑爛之器。牙玉輝映之章。書則爲小李將軍。書則爲海岳外史。皆令之收藏。司其管鑰。設爲德不終。將焉置化爲鸂鶒。恐什之組龍。盛成灰燼。則先代所遺。皆爲烏有。此其未能頓遺者四也。自吾兄傾識娶之。其人久失怙。兄主家政甚嚴

人云不邇聲色。今不幸邇之矣。邇之而能不溺。非聖賢不能。契通德有言。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流。流則通。而淫生焉。自古英雄。不能不豪情于帷幙。蘇武于嚼雪吞氈之時。而猶有胡姬之娶。羅紹氏不云乎。一切有情。皆因情慾而正性命。即參禪上士。亦屢習氣難除。尚借安般數息之禪。白晝流光之觀。然後暫能屬遣。假使兄當盛年。有多情女子。苦相流連。以死自誓。不出兄門。兄遽能以慧劍斬之乎。弟不能如柳下惠坐懷頭陀一宿。而致墮落有情之痴。此其罪七也。有此七罪。弟何以見我兄哉。惟兄見其七罪。察其不能頓遣之情。而解三面之網。令弟得遂私願。同歸舊居。絕意鉛華。精心竹素。發二酉之藏。竟三餘之秘。見子雪之腸。反思王之胃。三年之後。不弋取大物焉。一家光寵者。願兄掇絕之。以爲蕩子之戒。皇天厚土。實聞斯語。匆匆言辭無叙。幸惟原宥。

道光二十七年增輯



三

長物齋藏板

心聲文以行遠於是乎益信矣惜前此奔走四方所見名賢墨蹟已成過眼煙雲不及策人此帙自今以後海內名流家藏墨寶幸爲錄藁郵致以成全書於知人論世之學不無小補非僅爲翩翩書記作應酬藪本也適與近輯古誌石華同時付梓因題其帙曰墨華云道光己丑長夏虎癡黃本驥識

是編道光九年刻於長沙今以續本增入付蔣君維揚重刋行世丁未初夏本驥又記

明尺牘墨華　敘

有數家其文既傳無事搜輯偶於收藏家借閱明人墨蹟數十種尺牘居其大半書法之妙固已各擅所長其修詞用意亦復斐然可觀所見既夥勢難遍鐫貞石以廣其傳因手錄副本隨見隨編不復分別時代取便增刻倘使其人之吃吃爲此者豈徒貴其点頭之工哉特欲藉其文詞以察其品誼耳余嘗謂好名假者其人必不廉好清能者其人必不公好安逸者其人必不勤好外飾者其人必不儉以此論尺牘最爲切要今裒輯是編晴照展玩不啻集百十古人一堂共語其醇疵邪正自不能盡匿即其人之聲音笑貌亦可想像得之而言爲

粵鄉貢本縣仰良編
湘陰蔣　瑗維揚校

卷一

聶大年七首　姜立綱一首
祝允明六首　文徵明六首
王守仁一首　王寵三首
陸師道一首　王穀祥二首
彭年三首　周天球一首
陳道復一首　錢穀四首

張鳳翼一首　文彭三首
文嘉一首　皇甫汸一首
孔天允一首　王錫爵一首
周亮采一首　陳鎏一首
豐坊四首　黎民表一首
王世貞一首　王世懋一首
王士騏一首　屠隆二首
那伽一首　王穉登一首
袁宏道一首　王綮一首

卷二

陳繼儒九首　莫是龍六首
宋珏二首　文震孟一首
侯恪九首　龔賢一首
吳子遠一首　顧苓六首
陳梁一首　丁雲鵬二首
周鳳翔一首　金俊明十二首
王鐸一首　劉纓一首
陳元素二首　薛益一首

周叔宗二首　蔡道憲一首
闕姓名鎮名芳名一闕姓名十首
釋來復一首

萬大年　字壽卿號東軒錦川人仁和詞導

[illegible]當錢以求教也昔年小疾不出价至承厚惠銘感銘感天晴稍期晉會老倦疲於應酬但思退而已非知己者曷喻此意耶大年拜手孟晉待魁舊契月日

來帖備悉雅厚之意文詞踰量自知不爲世所重而吾友乃見愛如此無亦爲盛德累耶武衷舊作一首兼此奉呈或可覆醬瓿乎社寒見欺老病思睡价還治復草草餘俟面既不悉大年拜彥輝舊契筆佳但恐直木

先伐耳大年又白

承惠火腿之日兼一東甚詳但其日倘與一客飲盡醉醒而求其東不知還何書冊中故於足下委誨之意有所未喻俟數日來商書於掌曾云欲作扇詩兼之應事多失應酬老景見侵亦理之常無足怏者足下詩筆時居高位則施大政事爲文章則有大輿作詩之事何足爲高明輕重哉草草書訖下在不悉大年拜手彥輝久契

三月望日

仲敬書室欲以海昏[illegible]未審可否並希敗名[illegible]敢

淅然下雨之義如可用回示幸幸外小紙一幅已書頭詩凡區區往復俱帖出一時草草者多乞不必收付恐人見笑亦累朋友小楷不能多書幸恕老懶餘俟重會以悉下懷大年白彥輝賢友小幅是南京筆所書佳哉佳哉

作書甫畢伻來隨以付之火速迎醫治情疾坐此正悶耳筆已告乏中書君無乃自此絕交乎餘俟面言不悉大年白彥輝賢友十六日

承手帖幷致清惠銘感曷勝區區入春忙多閒少兼之熱毒內攻浸淫之瘡發於肩背之間旦夕出血老態如此何足爲知已道耶廷儀喪女已知又爲家事所累不肖亦所與聞然蹤跡不踈時得敘彼此之懷草草奉復餘俟面盡不悉舉知大年拜復彥輝賢契友

前所付紙兒書拙作數首奉納其醜好恐自撰之餘不能悉也熱中揮汗草草大年拜彥輝賢友

姜立綱字廷儀號安人太常寺少卿

日外承遵人賚酒醴見及不敢不受但增慙愧乃翌日泊具奉邀過舍以暮所懷不期耽事遽出城西矣至今耿耿悵快於中何可言也以後漸至溽熱濤遂致疎曠殊失懇款之情久要之誼似兒弟置[illegible]兼進矣痛念

尊甫先生屈指在迺可審作齋否不若且探於體為宜
追想疇昔如在夢寐中日遠一日其懷當更眼中更無
知已矣嗄咽不可言茲因使至耳此前謝罷已收領待
再奉柬小兒乳嗽兼其女病第三女患猪懊抱甚惡姆
俟雨涼新霽拉兄懇之乞照之以心不具友末姜立綱
再拜春官大人閣大哥先生昆玉前

祝允明 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應天府通判

有一俗事相瀆賤疾不及面白令家僮造稟千萬加意
幸幸初九日允明頓首榮夫契長先生執事

小妹之疾請吳公視之固佳但前服王柏山藥頗已獲
效幸更請渠一看仍服其藥當收全功也欲親詣一問
暑甚長行耳切祝切祝甘五日允明頓首在野妹丈執
事

昨觀飛卿家書雖則崇板缺壞者多其價反高頗似過
去只說刖人買講定十兩之內方可若再多不用他的
轉來就到我家一會千萬千萬卽日允明拜懷沼老弟
足下

漢文選昨已與此人說過價錢彼嫌書板不好今日稱
了銀子去允明拜文契家足下

奉來白銀五錢煩稱好酡魚賜下前日觀音連紙雖卽
寫未曾落款并印圖書明日奉上允明頓首子魚賢甥
足下

承過愛醉中寫污卷子刖伺易之恐□諸高士見訕也
明日有一小事欲面議望枉顧幸幸十六日允明拜子
魚賢甥足下

文徵明 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華亭人翰林院待詔

吳定去曾附復數字就告□察之信計徹省覽續得邸
報見孔昭之名大是駭異何其得禍之奇邪但一報作
顧瓚一報又明開馬湖同知未可的據茲因周承德家
人歸便敢輒附聞改調之信亦到茲用朱筆旁註乞詳

之石田近爲府公請入城當有數日留滯昨相見再四
託璧致意幷告四月廿四日壻璧頓首上外舅大人先
生侍次

昨承令郎見顧弟老朽奉楞伽耳不獲與歌吹胸中所
言之事期再悉人還奉覆九月望徵明頓首拜棨山先
生至契

毛中舍來得手書且領寫生妙筆珍感承欲北來不知
當在何時此間交游諸公望之如渴千萬早爲命駕也
弟圖歸不遂今復爲吏事黏帶歸期未卜行李若來何
能爲北道主也此有陳石亭侍講者好事而多情

必能爲君決不至相負也毛君還便草草奉復餘面悉

徵明頓首石泉先生足下

徵明舟次貴境聞尊體違和即擬候問適聞南旺開埧恐旦晚復閉乘月夜遂行千里相期自謂必得參展事緒差池乃復如此會合之難良可嘆也所委拙筆至前途奉寄不敢終負因使人還先此附復未間惟加意將攝不備侍生文徵明頓首再拜郡伯大人研莊先生執事二月十八日

徵明區區淺薄數辱記存惠貺駢蕃歲無虛使拜嘉之餘秖深慙感即日清和伏審起居安勝宦況清吉爲慰

區區今年七十有三潦倒日益兼以病冗相併情悰不佳百事廢忘所委天溪圖坐用遲慢旦晚稍閒即爲斡當不敢終負也使還具此奉覆小扇拙筆就往將意草草不悉徵明頓首再拜

使至辱書兼領絺葛之貺遠意珍重拜賜之餘不勝慙感即審履茲春寒鈞候萬福爲慰徵明比來衰疾日甚待盡林間無足道者使還草草奉覆未間惟若時自愛不次徵明頓首奉覆天谿錦衣先生執事石刻一冊伴空緘二月廿六日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南兵部向書左副都御史封新建伯謚文成

客人來者每詢守文弟多言龍弱之甚近得大人書亦以爲言殊切憂念血氣未定凡百須加謹慎弟自聰明特達諒亦不俟吾言向日所論工夫不知弟謂近來意思如何得無亦少荒落否大抵人非至聖其心不能無所係着不於正必於邪不於道德功業必於聲色貨利故必須先端所趨向此吾向時立志之說也趣向既端又須日有朋友砥礪切磋乃能薰陶漸染以底於成弟輩本自美質但恐獨學無友未免縱情肆志而不自覺李延平云中年無朋友幾乎放倒了延平且然況後學乎吾平生氣質極下幸未至於大壞極敗自謂得於朋友挾持之力爲多古人蓬麻之喻不誣也凡朋友必須自我求之自我下之乃能有益若悻悻自高自大勝己必不屑就而日與汙下同歸矣此雖子張之賢而曾子所以猶有堂堂之歎也石川叔公吾宗白眉雖所論或不能無過高然其志向清脫正可以矯流俗汙下之弊今又日夕相與最可因石川以求直諒多聞之友相與講習討論惟日孜孜於此而不暇及於其他正所謂置之莊嶽之間雖求其楚不可得矣守儉弟頗好仙學雖未盡正然比之聲色貨財之習相去遠矣但不宜惑於方術流入邪遝果能清心寡欲其於聖賢之學猶爲近

老邱恐守汝弟氣質迫敏未必耐心於此閉中試可一讀亦可以養身邱疾猶勝病而服藥也倘便蹙下草草弟纔須體語言勿以爲孟浪之談斯可矣長兄守仁書

致守儉守文弟守章亦可讀與知之

王龍守晨吉號雅宜山人長洲諸生

上海陸景淸自北回徐奉土物三事乞叱留之龍頓首頓首衙山草丈

雨中辱雅貺盈門何可當何可當謹拜使登受僕病尙未全脫日事藥餌亦欲圖一入文場耳然豈敢便有他覬邪承愛念感感侍弟王龍頓首湯湖尊丈先生門下

明尺牘墨華　卷一　八

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尙寶少卿

儀制陳先生會下顧病中失迓今展轉不能出門苔拜方面隆準可喜可喜

玉體恭喜勿藥冗冗未敢奉候邸承厚賜眞几杖之錫也殊增愧赧顧尊惠又不敢辭渥顏登受如何如何使還附布尙容詣謝不盡耳制生陸師道頓首頓首震澤

天晴游客甚衆過莊者無不歎羨龍賴此以自適情悰頗佳朱蘚中間壁木予公春間偶與道復同去一遊近不意就爲相厚到夏間特來過訪山中復扁舟來顧偶抵暮戚暱之三指而後返越溪之勝復得此公甚妙可笑也書與虛白齋主人當一捧腹耳孔周兩日專笑此

年丈若先生大人

王穀祥字祿之號酉室長洲人吏部員外郎

適銜命而往登堂設一拜備陳執事求婚懇篤之誠且人品之高聲華之盛此語若不得言而亦不可少者閣下之稱婚嫁之宜及區區承愛之重深致必諧之費又閱之稱婚嫁之宜及區區承愛之重深致必諧之費又謂盡節啓行在迴旋倏忽況以少行聘禮如此云云古

石但以晚輩爲遜卽有分付何勞親家降重敬當大議
奉報大意如此諒在必諧區區遂面託茶峰禺領嘉音
區區當先覆耳適緣以舟往故不得躬造以復解衣推
汗草此具聞茶峰自能道緘悉致佳報也卽晚且欲雇
行歸日賀喜面盡戊申五月十一日王穀祥頓首再拜
澗峰大中丞老先生大人尊親家門下

祿之負直聲以忤朝貴貶官其爲人作媒氏乃加此
周詳可見君子之介者未嘗不和也

彭年字孔嘉號隆池長洲人

盧宅入城悵恨者竟日不意聯駕下訪夜歸見華翰豈

任懊惱既失款迎又款不遇誠所謂進退兩失也承召
極欲過覓謝罪因旅中俱有上城之行爲家兄所留未
能如願望文鴈歸便過我一茶幸甚幸甚拱候拱候朔
日彭年頓首拜

雁峯先生元左尊兄二位文從靈墟澗
山諸兄倘能命步相送幸不惜一顧

昨承孽感感今日感盧招飲吾兄必赴僕因走倦不能
造宅矣倘路過徑見肯江乞道連次願謁之忱幷問卷
子文章何日僕付剞後卽謁感盧園也餘面盡不一一

十九日彭年頓首拜

雁窗先生道契兄侍史

別後舸於卽遂就枕幸城上無警得熟寐至旦承垂
兄先生執事

茲聞戒途有日者去小物珊申鄙情以荅存之忱恒之
是幸餘俟謁道自愛且晚專望陞擢佳報也不悉不悉
侍生　頓首拜　即擢慎餘老契丈先生大人行幕
令兄想來彼人不宵來舟馮氏倉又已租人矣不好又
占他的可令人將前米寄頓他人倉內且遲其倉何如
即日敬拜手文近賢壻奢
口遊不能口容少盡鄙私此心甚爲缺然料公能諒我
必不見罪也昨同隆池昆玉造拜又不相值快甚快甚
尊委領下納三幅求大筆幸酌意鳳翼頓首磬室先生

張鳳翼字伯起號靈墟長洲舉人

丈丈

文彭字壽承號三橋徵明長子南京國子博士

一扇寫上圖亦明後日奉上也因兩日病目病齒今早
加以頭痛明日又有不可邽之舉柰何柰何廿七八邽
望過我一談萬萬彭頓首華麓尊兄卽狀元

尊卷已令小僮送上個公他往竟爾持歸茲已復送上
矣幸見教爲荷大字寫去詩一時做不及勿怪勿怪
詩妙甚其春游曲大頰楊炯燕京篇似寶王區區兩日
病體益不能支持且目眥作苦殊無好懷若點選已過
幸移玉敝館一談何如一別相會未可期耳切懇切懇

彭頓首輸山尊兄先生

諸委草草完上乞獻逢川樓公兩日因病目病齒不能
出門頓爲我道意可也送陸喬詩寫去區區亦有一卷
送之道作青山臥記矣侯吳中諸公賦後却求書公作
也口口侯公貼選之後一頓清完當不負宿諾也餘懺
相見乃盡彭頓首輸山尊兄先生三月廿二日

文嘉字休承號文水徵明次子相州學正

自足下奉令先公諱來而不佞亦且病不敢出僅與明
卿丈一周旋耳然亦不得已也昨承孟彪兄攜尊榼屍
過甚悵悵於足下不能握手悵然而別僕之西行在旦
暮倘欲致一奠之意與足下一別也心經奉返外小刻
一冊併明卿所貽扇頭詩轉贈足下拙作幸教之嘉頓
首功甫先生大孝慕下

皇甫汸字子循號百泉長洲人雲南按察司僉事

眷生皇甫汸頓首拜蒙恩及馬齒惠以瑤章寵逾百朋
情深三祝調既古雅旨更渾融心服心感容去謝也汸
頓首大司冢少湖尊丈先生記室　左餘

孔天允字汝錫號文谷汾州進士

侍生孔天允頓首拜門道駕來甚慰卽多冗不及來拜
請明早枉顧一欲奉晤先此再拜虛擬先生閣下廿三日

具

王錫爵字元馭號荊石太倉人建極殿大學士謚文肅

年誼至王錫爵頓首拜客有談城中新構之盛者老兄親親之情眞無所不至矣跋慕靜中閭牛喘爲之一笑執政亦已笑之有遂寢不覆之意縱覆亦不著緊縱著緊弟亦定能閒擔煩惱詩云心苟無瑕何惜人言今日之謂也承遠至極感草此附謝木像刻成附上廿七日小弟錫爵再頓首

周亮采

屢書奉瀆非不憚煩惟斯文相乞之情莫可固辭耳刊翁應文威大人丁外艱南還道經貴按欲一晉謁晉謁之際冀加左視再屈枉顧於舟次則行旅之光萬倍矣舍是復何所求匪生所知執事亦弗能從也至告至告契下小弟周亮采拜上東樓尊兄大人執事

應氏爲西江望族此爲代致同鄉嚴公子書也舟次一顧行客增光機宇可燃情形炎炎如繪

陳鑒字子兼號雨泉吳縣人四川提學副使

謬奠易事也敢不慥命所苦者粗心多事不能作奠文耳公與衡翁極厚出日即成章望即舉筆賜下數句所借墨文類聚十七史詳節等書明江堅約今過期未蒙掇下皆海內之不用心耳屢事矣祭或辦或折亦惟其餘皆小弟承任不勞費心費事矣

下

我固渴想太清樓帖眠食不安常恐足下說說如毛會修湖所許玉海元文類蘇文忠公集乞先付去手價則毛思翁子息也今特令吾價回取足下的實分曉若果有此帖即煩足下或令親親同吾價送此帖來看吾自公道酬之不可虛言欺罔致人心怨也毛會詛編告官價回自有明白決道生力疾拜手小川契家

所借墨文類聚十七史詳節等書明江堅約一二日內今過期未蒙掇下皆海內之不用心耳屢借待暇口口

一時之閒明江面爲我方言半月內即可還矣即同來價實來切弟他事仍不在意仵望仵望廿三日道生力疾再拜鈞湖先生晁齋足下

戊戌年區區在陸石溪庭見林良月下雁卽親手臨一幅送與石溪自留稿子見在舟中因足下撥付與毛一之白銀貳兩口明日開船不來吾固料猾吏有誑誙之心矣及其等候日久乃借其族兄之畫浼李文亭臨過付樓口口染表舊色以塞我且我平日眼力察見秋毫況此畫乎臨乃有芙蓉數朵用淡臙脂染拂而蓋之以墨此非文亭所能臨也今付假畫還此猾吏追取原銀付我其銀原是十成細絲足下親見不可朋奸誑誙以啓訟端也千萬思之令表兄餘姚陳先生此時蘇松賊平想已回宅所許法帖留意訪明先寄一本王獻之字看過說開價錢此間卽付銀去爲妙足下不可信聽偷弟新婦醉瞎老牛所哄率去賣與范東明日後穢罵莫怪莫怪豈道生力疾再拜小川何先生契家六月十五日

黎民表　字惟敬從化人布政司參議

眷生黎民表頓首拜前日承手書及佳篇書扇足感記存之雖仍見示者非生所能與兄與宅上連姻哉此可以理遣者也偶汪樂泌李西二子不遠數千里來訪可謂不忘平生之言矣今亦欲候晴趨貴門一造清室頻從者拏一小舟來運如不能則差一人口口亦可小仵不知津所且無堪用者想必慨然周旋不至缺望耳鄙意又欲旬朔間偕同志於汾之社一集以成趙太史之意不知能枉駕否專運專運草草附復希照存不具

右狀上大詞伯樵湖先生文几令姪子睎先生同此生民表頓首拜廿九日

王世貞　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南京刑部右侍郎

向託足下作離赍圖畫今致卷者幸不孤所望也世貞頓首

王世懋　字敬美號麟洲世貞弟南京太常寺少卿

僕本病劣迂簡之夫意欲乞骸杜門以秩文自娛不幸生於雜擾之鄉賓客飲食卽病不獲少休足下不可之業過待每一念及面赤汗下使者裁過爲留一日枕上勉成一律晨起書扇未畢而上客復自遠至卽以入行授使者竟不可得遂就客前疾書意恐恐虞他客之須至也閒足下有意相過不知此桎梏之身得爲東道主人否餘情尚俟面盡幸諒之諒之侍生王世懋頓首拜孟孺孝廉先生大雅足下廿七日具

王士昌　字子吉別部郎中

披覽尊與古色爛然能令王生退舍矣制舉義序佳甚
然恨不見以當之足下似入今文解僕直士直士直耳
然博士家言不如不解也要之不妨於具隻眼者足下
其試之盍野人吳與何時得通問遺葉已補完稍羈使
者兩日幸晃騶弟頓首長孺徐先生太史

屠隆　字長卿一字緯眞號赤水鄞縣人禮部儀制
司主事

客久思歸匆匆去禹都不能與先生盤桓至今悵然當
路素稔眞集甚急無以應之柰何今遣小力買綾印刷
二十部幸屬記室賜集刻不敢重煩工力也劉誠意延

異人孫蓬鶴日事外丹聞有驗乎云且拉先生同事可
相聞否僕喜閒丙煉不解外丹以故不及應劉公命得
無以當面蹉過矣我邦長公子已拜敝省何日可得趨
庭持節至貊頃亦快事有書抵長安幸道相念玉陛令
郎不及致一笑并此寄聲月白布一端伴絨友弟屠隆
頓首謝溥呂祠部先生詞丈

道民屠隆　字長卿別號一衲別署鴻苞居士有傳
道民屠隆頓首記完符呂舍人祠丈足下公餘二部
來知足下持節還里甚善弟擬走弔趙司寇以六月初
抵大越念與足下會不遠不敢遣信不謂澤署出門蹉
跎又復逾七夕矣欲以雙星渡河之夜訪足下柰河梁

先人給諫府之甚急四月初旬戒行更不可遲矣千萬
即爲我盡之尙容重謝云云未見報何耶編諧書完尙
欲裱冊今即書之已爲遲矣萬惟留意石父姪孫即元
石公叔祖具（姪孫石父叔祖石公二石相稱云誰適從一笑冲）
王秦（字濟之號守溪吳縣人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恪）
奉請明日過小園一坐必約宗儒同來幸無若亦樂園之獨後也至祝至祝鑒頓首貞愚宗兄先生

謹其昌字思白號元宰別號香光居士華亭人禮部尚書謚文敏

明代書家以吳中爲盛長洲有文華亭有董爲吳中領袖故一時能書者又以二縣爲盛自沈祝以及王雅宜陸子傳陳白陽王祿之彭孔嘉周公瑕錢叔寶文之亞也自晉公以及莫氏父子董之亞也夫書特一藝耳有以倡之輒羣起而和身心性命之學有大於書者可無人焉以爲之倡哉　華亭書法無奇險之筆其尺牘亦復平正通暢婉曲多情史稱其性情和易即此

可以想見其人如唐之白香山宋之歐陽子皆文人之有福者宜其膺顯仕而享遐齡也　虞

又稱其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故所存墨蹟較諸家最夥

十月初其昌因友人吳生奏記候台居知至今尚未徹覽也老師之請南天下高之然明年大開史局此屯大物眇然誰爲秉如椽之筆計軒車來非久矣同門諸子荷老師玉成今在外者相次內補如楊如祝如李皆有聲績負持衡之望踵中牟在中州以強項名彼中士夫殊榮所借老師茜牙防之今春當事君子亦以才品爲意獨少年敷奏偵知銓人意因而泄之以自爲舌端之權衡門前輩同儕免於橫議者十不能二而泰宇受傷甚此其故難言之雖當事君子不事事謬而人心風俗亦稍壞矣泰宇一經貶抑公論便伸今士大夫亦皆洞然原自無可議也惟是補官之遲速無從酌其便諸同館未敢持論或少緩不妨耳俟老師入都時命之留都六館士風聲氣習相沿成驕蕩所望老師飭新監規而約束之但老師望重式臨使人意消神服不言而喻敢以在寬之說進嗣容布先此謝不宣門生名正具　左沖

病中見王太宰知台憂敬念不置深感雲天高義謝謝小庭者以修實錄在東鄂老鷹中而鎖老翅差滿之疏昨張總憲已發章奏待御公李用老翁稿因不佞昌歸思甚急欲懇台臺一催用老速構稿送堂實非常之感激也容躬叩謝不一名正肅　左沖

撫臺前意已從郡縣申文結局矣不意鐃按臺又不然想有聞於撫臺是以復爲作速上疏之說此徐公祖昨所云也南爲反覆開說謂杭州延燒十里不聞上疏今上疏必委曲求其始末無論哀齋地方亦爲多事據徐公祖云旦晚得渡江一候消轄而此事必經會問方可

作疏恐須半月之淹則新直指亦在吳門矣一幷往見以悉所懷何如衷齋幸致意圖書卽用去賜所不必幸
謝之弟名正鼐　左沖

不佞昌以春首得請南還向因春冰未泮又待部覆加恩之旨至今濡滯瞻望轅門亦有日矣孟浪出山冀聽台臺履聲竟不相及惟是勳名之盛雖山中採聽自足慰意也史館中書王名鐘龐者高邑趙公之甥文雅氣誼不愧宅相謬以門牆自附絕異俗交知台臺必開之茲有親弟鍾美世襲千兵當流寇殘擾之餘正武夫見長之候敢懇屋烏之推令補一缺以備夾袋之用感不

獨鍾龐也不一二月廿四日名正鼐　左沖

冀辱台教深荷注存謝謝馬雲實係愚魯之民此中絕無染指蒙老父母許寄時覓宥令電斷在卽矣乞推烏愛恕其無辜豁其贓罪不惟雲感二天之戴卽不佞亦佩明德無量再瀆悚切名具正幅　左沖

敬啓金山衛候伍經歷梁日章會任上海管糧縣丞而得陛府經令春府委開河一塵不染不佞曾薦揚於大公祖再三矣今聞上海微比溝糧例有委官分任今開徵之際何未有屬惟老公祖裁酌若果可委爲之詳請必見允行也實爲衆益卽開濬事酬其清苦故耳名具

正幅

弟昌以月晦抵家頗費酬應令始有暇及治而曹氏諸故舊皆大出恨聲謂但知其私之役誠如尊諭所謂似易實難者動衆任怨否皆在老親家洞察而行止焉道遠不能詳其本末因有陸春郊者備知委細可一訊而決幸尊裁之勿受欺紿也不一
弟名正鼐　左沖

小兒何時至尊署小啓曾微覽否乘以竿牘進四夏伯榮乃夏有之之令闢數爲弟圖扶植面昨誠奉叩極承老親家拳拳故人之情乃其人雅乞御體多據作

史似可省得大中丞申復然感知深矣羅漢畫欲上弟
其昌頓首

今春不意如此多難香姪一逝遂使兩伯絕嗣所損不
小可痛可痛熊使君於崐山相見委細談及象璋之薦
目下殊未可動非不盡力縣公無薦後取之人且有所
隔幸致四房聽命其家韶則決可望矣即日歸悉不一
葬香姪事已知深感用情叔其昌頓復

一出一入恐相去不遠總之有君無相耳大璫聚兵寧
國謀露大獄將起凡各處建祠賣成中丞臺者慮其中
或有袁紹徐敬業輩故以試之有無與否所謂探竿影
動也此屬如終無佇足片地吾兄以爲何如萬壑畫得
所歸爲喜幸謝遜之老親家餘畫從容畱玩不必亟發
弟亦終歲不過再三懸挂耳弟其昌頓首 左沖

呈教恐亦遂當擊柷今之淮撫與昔人者異覓吾兄著
述三蕉什襲尊若古先生此人非俗物也又朔在傳廣
陵劉氏者與兄異而試已驗刻寀又有桓清遠者今在
弟處別得又朔之衡於南鈐司務何君所昨一日而見

觀影亦可異也諸圖布不一弟其昌頓首 左老兄前
沖

往朱陽與彭又湖相會渠甚念兄且聞吾兄亦有過
存之意望之不置今將入南都矣大都以鍊丹爲至私
弟不復叩之近二郎病手足拘痛海上醫人頗不能解
今亦漸差矣承念感感即日入郡暇當專走東邀劇談
信宿秦中將軍書即爲發遣詩來有以應也不一望日

弟其昌頓首 左沖

弟昨已歸矣欲過兄山中因二郎病甚家中無人主持
須弟與醫人商確方藥不可少停爲念蠹公寓書以碑
文爲急聞之劉翁云兄業已見許要得但晚命筆又以
刻石望之弟故也幸留神諸不具悉弟其昌頓首

頃至公署聞徐老師已不行揭薦則舉刺可知矣於海
防司馬無所敦迫小饑何未歸必與使者同歸耳文翁
祠堂成意必謀金石於時貴近取勢而遺取名乃盡凡
屬之巖居世交遊之可謂具識謝然辰玉太倉王在眼
也弟且感且慨雖所見太豐不得辭所避者小要以成
其孝思爲大耳諦思史公之不奉俞乃至上嫌其姓非
有他故而數黃門董風波忽生遂有搪手筆狀元若寫
數字與座主何事而連坐如此終爲強辭奪正何足服

少宰之心也□中分爲二恐此舉激出事來灑元黃之
血毫平糴一事所謂求其大治必至大亂十六年故俞
公至以勸借一紙失官而周懷魯至今尸祝全梁搶天
下自有違道干譽之事必不可做者兄以爲何如弟初
三日卽至郡至郡卽造訪以悉尙有多許欲傾倒也不
一弟其昌頓首　左沖

京口小憩深承延款感藏不忘別後卽抵嘉興取得黃
子久眞跡廿幅以結十二年不了之局翁丈一見必爲
掀髯發笑也翁丈所見者乃假名以欺人之物乃知鑒
賞具眼矣何時得暇一泛雪中之棹過我荊扉挂歷代

奇畫相與品題何減山陰道上乎曹氏雲林畫亦一訪
之殊不能平估而數如沈冊亦杳然無確音也柰何柰
何寄一歸附此布謝諸容嗣候不一弟名正具　左沖

久不相聞渴欲一晤因船將解維至江干送直指公歸
途奉訪得觀仁丈新收珍圖名畫耳舟中攜有石田臨
大癡富春圖若丈肯以軟輿至驛前舟次甚佳也不一
名正具　左沖

九月間會致一槭於丈時值丈游廣林至今不取答也
比來道力何驗不佞覆得大癡一軸奇絕又石田冊亦
將入手丈何時可渴臾周瀛觀乎雲林冊承許今已在

行笥一速見教爲望子月晦名正具　左沖

門下元賞雅致日前無兩不佞昌喜得同心不啻米海
岳之得交於薛紹彭趙大年間也聞門下好元人畫此
近世所罕惟嘉禾沈司馬公所藏子久二十幅冊海內
奇觀不佞購之十六年不成今司馬公已千古矣不審
門下有與圖之乎不佞於三月初旬爲兒子婚對過此
便是同身若門下指得朱提端望過徹里同往嘉禾一
爲門下開冊非不佞亦無能辨其眞贋也比有何得幸
示之名正具　左沖

舊家手澤不能世守因而攫之無足怪也乃沈氏未
嘗求售已既無貲必欲慫恿仙人攫之何爲也

兩有小啓奉訊無便羽得報章新春能乘興過小齋縱
觀宋元名畫否茲託寄一從門下借八金惠孫生容奉
償也倘前揭畫冊亦得示悉廿六日名正具　左沖

此來□章□之況遂不得大快觀書觀畫快快別去矣
趙行之今畫史秀絕之筆欲臨寫古畫非清秘閣多留
旬月不可聞丈已許居停倣再布之感感行之願丈齒
舌之餘游揚其盛俾勇其昌頓首羽修兄丈老先生
趙丈留在文館否得見以所藏珍圖名筆倩其蘸藉便
可突過驢前也前有書致游侍御者知有何報章

弟見撫臺公云有檄取高將軍矣而越石父之事亦爲述之不必豪士爲文法吏所持耳不一廿一日名正具
左沖

入春多風雨令人游興頗盡不知仁丈何時過蘇幸一問西百花巷敝止在也舍親家王尚寶煙客精於書畫雅慕仁丈收藏鑒賞曾兩次奉訪皆爲閽者以出游辭今將北上必憩京口信宿敢爲介紹而通之但一相見即悔見晚也舍親家長齋奉佛不作貴家舉止正是當今韻人所攜一二亦仁丈所心醉者不一二月十九日名正肅　左沖

夏間待丈至敝館杳然無息耗念之念之近得子昂大家公之結局勝於平平推奉常多矣周存庵竟自入部陵王已於十一月半後得敘敘後便可一轉詹府不復爲南圖春水生時遠作歸計此時亦非好世界及此時雲林冊如已得乞付來手名正具　左沖

秋暑殊厲至今未趣入洛之裝倘欲渡江東還一檢圖籍倘有餘暇則草堂圖不可不臨粉本也何寄一兄頃與周旋其久非獨道術亦多氣義不肯妄傳淨薄子兄勿失之容面悉名正具　左沖

文正欲一觀客坐紛箏且留凡上評納也扇書明日辭朝不能及矣

慎言爲要宦家子弟皆當紳書此語

因撫公至松各船皆無暇十五日我聞汝母入城汝新兒可於十七日剃頭此甲子日甚好也十二日父字和兒

藥銀與薄助皆批與阿滿支令以票來可付滿也惟淮人不到以爲怪耳頤元之有碎物可交易須付帳來因便帶嘉與與項六之子換畫程繼白已見者不必與觀也初二日父字和兒

清明日上竹崗墓汝可代往洋山二郎王蘇郎附之矣阿九可喚來上海計較屋銀事口珠非李叔向所致者亦不必也二月廿九父字和兒

進德歸必在冬至後矣諸書皆已投亦及咸繩二兄在乎此間亦覺安適家中人口平靜阿巽已於二月初三讀詩經口角甚清爽琅然伊吾有韻尚未著緊此兒自不凡也杜立陰爲南中帶臨今亦要歸省城凡兩官一甘一熊明年奉表無一人我雖欲辭之不可得若三月內無改官之命則三月望便登車從水路北行七月之熱亦可免於觸暑跋涉也聞史學臺尚未有考意然彼人行事不測且加意溫習以待之奴輩肯服江鳳老指揮否二月初決要來也請陳叔先言附范長白爲便今恐長白一時未發須商四備船邀江老與陳叔一同來

及春移向前不可待立夏也三月廿四父字和兒朱家宇廿九必有

友朋往來亦要慎之正月十九前決不可差人爲我生日總待二月此間家人往來殊是非鬧中官評甚奇也一應已批會銀之類俱在阿四處不必更囑依而行之可矣趙鈐岡送我廣西珠基罐二箇壞兩國汝兄弟各分其一吳郎山口有頓發處自是可教書惟阿朝無長進之機柰何柰何筆俱不能作書相見潘友各爲道意十一月十四日父字　明年來只得三箇人馬牌照山阿四之外再加一人不得多也阿四家人陳夏與諸

氏定親事原非受財禮既有二金處開亦免生事可遂已之

遠別在即弟又以遠隔未及於城中盤桓數日乃承損貺相存兼以肝鬲感切感切諸公題皆奉往畫四冊稍暇卽爲之專使奉上必於翁兄行前無誤也弟有西郭之房欲易不諱之物已託武岡相懇別無求輕價之意只欲翁兄高誼令相當耳幸翁始終議之弟其昌頓首

左沖

恭聞仙鷁且次金昌門弟昌失於偵探初從婁水遄歸未及候於道中爲罪爲罪小兒和繫舟毗陵虎邱幾兩

旬亦竟相失敬爺牙頭奉逆統候恭賀以悉所懷不敢煩瀆也不一十六日弟名正肅 左沖

弟昌於五月有弋人之繳蓋出於吳茲勉之黨而長安諸公皆持公論折之弟上疏求歸政府不許得一差求題又不許乃仍以原官兼讀學領候實錄事殊受弋人之累不者且以常卿兼國子祭酒矣知老親家必爲弟扼擘也四方兵火不知何地是安身保家之處然歸計已定相見有期矣和兒叩至社湖又蒙厚惠愚父子衰老親家悼月之愛何能效報而使書之存重以分俸感與愧幷何言可謝孫惟老出關嘗稿諸夷目其還卽

之知緘似文能悉之也不一十二月六日弟其昌頓首

左沖

弟昌自去秋出都門至今無一書遺諸知已卽春時叨轉宮端亦未曾遣牘謝政府呂公原數相催今因領誥軸專遣小僕二人往所懇老親家馬牌送至濟寧卽自顧馬前去驛禁甚嚴不敢全丈神用也弟與秦中南言象同起常少今南已擢常卿兼祭酒弟猶忝四品也倘皇上元子大慶推恩廷臣則四品不及於矣聞之公原福清元老具題有日但此公每得旁親尤易爲遠憶辛壬之間今首垣程黃門數數謀弟出處況於今者

膠風之呼必非所靳幸老親家飛東及之弟亦有書候也少詹推侍郎初無定期昨秋九月推少詹者今春皆轉侍郎而弟實最深後來無可越者猶副郎之轉正尋常事耳小壻與中符相涉者已爲解紛仰體老親家雅意無所偏執中符亦心服矣空城爲愧幸慈原之七夕

弟名正肅　左沖

昨拜厚貺感悰又以山東張卓老有令弟得異人之傳辭藝若種皆須明者接制而張越不能來南將託其高足于生名緯者至寒舍雖有成約然未知發軔何時倘過高邦則弟昌有一牘以上求撥

大惠施於不報而弟昌受施幾爲鈴鍵方切悚仄何又爲椒盤之貺捐奉分甘如此謝謝弟昌抄書已有緒此月將歸偵知京口築壩不可行舟已擬取道雲陽矣金山長不知何日進星今之所纂乃神謌也十八年留中之疏正欲征南都藩發邸報當與諸公周旋而瞬老曾於小兒祖源有下交之誼即弟亦在神交況推老親家之愛弟以依歸爲幸矣疏仍奉納幷爲弟致謝弟名正肅

新正萬衆改觀恭惟老親家嘉祉駢集爲慰自入留都出於不意故篋中一無長物久乏報瓊雖老親家肆其無以奉覆大計之後有一番轉動老親家必以上最內召也容賀不一十三日弟名正肅　左沖

焦之會遂不可冀都下來者惟御史大夫亦絕無所聞數日前弟已遣書奉候老親家愧無一芹之獻尚以闕布而小築乃自廬江方至淮陰計此時尚未達台覽也多警故也深知歸來方嚴而山東一路又非貴衙門所乃老親家手書先之矣中所述者正戴吏部臨別寄聲之語今尊教適及之額此舉實以見望非有纖芥他意也而三疑何爲來哉弟非有昀無心者又相知鑑中逾年嘗以月旦採之於老親家會無異同將推挹愛重語也獨凝衆知爲常格不開學憲何地想明春別有轉移

實錄議論意見頗有同者謹臣子於國是惟至公至平

而二三知已如蘇如張如汪如呂猶在事皆可惟意所擇耳弟春初至金陵或得相約一會計之承諸貺拜嘉增愧外一柬爲談歐陽黃門疏相合之意餘在前柬中拙畫且留稍暇潤色久已閣筆矣大作必更奇絶也不一十月廿八日弟名正肅　左沖

行時不敢造別以入洛之遲速未定盡家中尚有免身之事只在九月欲待此而發也太夫人行狀置夏有之篋中是弟所急正欲途中無事操筆爲之不意此君奄遘而裝頭莫可檢矣幸別錄一本付小僕承茂處有便輒寄不了此弟決不敢遠行也有張侗老兩鏡箋弟已爲望昨神超傳章黃門且至金閶弟無以爲情徐領謝謝容再作佳圖郎寄也弟其昌頓首

王生會以詩畫扇見投果才女至今畏暑未能跡之以十七日有嘉禾之行不審仙舟何處可值更約一晤用慚惶頓所示乃弟辰年至大田往返所作當時畫道未成信手塗抹爲章公覲豪奪已半歸倪子山不爲膺本何以有當於老親家也畫冊不止願元之所分容卽檢置舟中候奉覽不一弟其昌頓首　左沖

王遜之舍親家此月入都託弟催老親家畫冊一幅乃欲裝池致候六眞司農者幸早見付寄去弟病痰嗽腰痛不能出門有失奉候若鹽臺相會幸道此意畫冊一與愧幷敬拜雅貺倘專謝不一弟其昌頓首　左沖

雨中未及掉小刀奉候二客聚首未叩其秘恐弟不能一落欵承惠硃砂此時將用佳絶者頃間開緘光彩煥發乃是上品仰見老親家世外之愛容以秘傳爲報也不行也畫入小幅奉兄翁舟中賞玩不敢當潤筆仍附璧

一弟其昌頓首　左沖

洪君已爲作詩及書區矣茲再奉尊命扇箋留几上容即書納鄉父母已面謝矣承厚意感切感切弟其昌頓首

小冊不足當大方之鑒乃又重損酒資感愧感愧題跋即爲補校奉請教可謂木災實翁兄不爲護短弟且怨望耳呂祠對聯詰朝書納弟其昌頓首

使者以翰教及珍藥至弟已具復想得達矣茲啓薛仲台兄吾郡高雅之士素受交於翁兄者今將入都秋試而遠遊楚中望翁兄九里之澗元水丈已爲致意又以

弟申之翼翁兄推屋烏面念桑梓勿使爲窮途之慟此兄秋闈得雋皆翁之賜當謀國士之報於異日也諸容晤布不一四月四日弟名正具一　左沖

青浦童生有取過頭卖易者否舍親欲得之又不知直薦太尊可續否幸示之弟其昌頓首

經月之出乍歸有客許新閘今日在二兒寓中迎老親家一傾倒之并有眉公同之無他客弟其昌頓首　左沖

綾俱寫完附上請教倭傾到當易廳屍之技以爲金石之光耳明發至武林相候於正午競渡時迎見陳鏡滄

今固使者尙在未決先以弟田不關願者幷房數間求
舊銀貳百已減原值十兩矣幸老親家行前見付若欲
銀亦候從容措還仰見道義骨肉之愛青次悉之弟其
昌頓首雲老老親翁老先生　左沖
其昌之歸也以送家姪遂初還朝方溫公之局何以
揣及台臺恐巨子欲樹威借此以絕良公之援耳無何
而聞毀疏尋奉旨特留則聖主之明洞燭羣欺出尋
常萬萬也喜躍私衷倍萬恒等倣鄉侍御自家姪外又
有沈人伯亦已嚴程俱飫聞風義心儀有日者行當持
論以破耽耽矣惟是光膺王眷不可以勇退之意孤一

人倚重之心願台臺慷慨任事大展經綸收名定價以
愧讒者蓋不佞昌在朝嘗受傅黃門溫待御之善菲今
背人奸臣籍中正以同患得伸敢爲台臺陳之若此歸
時不及躬別幷惟慈照臨啓神馳暮春八日昌名正肅
左沖
日以襪穢爲嫌俟秋清鼓棹過從雖尺一亦久疎惟懷
企時切也閶門官驛有房一所房之左右皆昌倩公宣
丈所傍今欲售之惟翁丈一瞰其紀綱別有經帳奉覽
長夏有造房之役卻此爲亟不一名正肅　左沖
其昌自西湖奉覲改今二十九年矣中間惟蘿下過從
都門聽別親聆德音與觀寶錄爲一時勝事江山脩阻
聞問未由茲台臺開幕濟上元圭旣錫九品提衡而不
佞昌籍高賢推轂再塵仕路幸執鞭之有緣雖夢想之
不到者也昨歲書拙律二篇託張水部奉候計不浮沈
矣春水方生風煙甚迥掛帆西邁晤對有期尙冀出疆
走謁敬馳等牘以先惟崇炤爲幸諸容躬布不任至臣
名具冗幅謝左沖
其昌昨暮已至興新都書畫船俱尙有時芝園託取南
都一二種直送前途而東坡黃州寒食詩果爲楚弓矣
恨其價百六十貴亦太重也此只立詩豈如元章全賦乎

白衣冠不敢闖鈴閣明當於江口奉謁并有啓者瓜州
從內河至儀眞風濤無阻不過累日勝於涉江卽小艇
亦可相隨幸命掌楫者不佞昌今晚舟泊江干矣舟中
讀楊侍御疏殊快人意有君無臣有言官而無政府今
之票旨不復內出何以摸稜如此良可歎也故大司馬
馮公之子金吾來求誌文歸途以兵部傳符求掛號惟
賜裁示諸侯躬悉賤名正肅　左沖
邊烽稍晏游子思鄉不佞昌已屆潤州思望龍門盈盈
一水所恕一官船送至儀里或於京口瓜州盤門盛津梁之導
不淺也長安諸公見所新著俱推爲當家謹即報之良耶

抑不佞昌征途匆遽二十日許未見邸報耶幸示之彭城困於妖賊從宿州得信不審日來何狀想翁臺正拮据備預時也不一賤名正具　左沖

日者屢餐華譖倍感隆情尚未及馳一介爲謝而手教業先貴矣歸途知有枭從事之求已許爲效力信宿不至以爲不果適貴州劉使君來索一緘亟應去只相去半日程似不可復柰何柰何始願不終深以愧悚幸惟原亮名具正幅　左沖

金閶解后當治觴延款而以行亟不及從容惟是翁丈所託不敢不自效也姜丈惠方幷祈致謝弟名正肅

左沖

自玉趾臨況後瘍疾日眚相續作苦遂幾茨硯一度閱所爲臨帖數行者輒恨未堪酬知又爾與盡久羈報命欲以勝日補過非敢掉置無事甲申也專此布悰不一名具正幅　左沖

李丈所求乃翁狀書綾卷奉納幸致之外書扇四柄幷綾卷一幷歸記室清河閻丈所託至濟上以書寄之聽覓便送朱總河大司徒爲剡薦也不一初四日桃源舟中名正具　左沖

陳祠郎倚示師相德意感元老納溝之恩但得奉實錄求書之意程爲大雅房表當作帛之華

時可上不佞兩奉明旨閣中可查臨時幸向中堂一提
醒實爲泰山之託諒翁丈於親知鄉舊無所不厚不佞
尤邀兩世交誼必不借順風之呼耳不一三月廿七名
正肅　左沖

歲暮紙窗竹屋東坡得少佳趣今奉去紙百幅兼以東
坡醉翁亭記承惠謝謝其昌頓首清臣老弟

詣朝屈老弟同纔老一敘千祈早降爲感其昌頓首清
臣老弟

長安拜殊賜未及走謝又辱玉趾遠臨錦章錯落獎許
過情秋暑病餘龐糜作供罪愧罪愧此月敬當謀之檄

周旋定其志機見意失缺妄人鑒

十六日父字源兄

謹啓開封府學教授不佞昌年家舊契自大行時朝夕
猶滯府授摧折甚矣恭惟台臺直詞不世雄略如神歎
歷勳猷海內無兩正人掌柄臺綱澄清有日矣不佞昌
今持論以爲立朝每與三主相重輕三主者坐主薦主
與論主也而論主關係尤切無論古事即近時關下論
主得有大中口不負於劾薦哉下
同世神交一日快覩大都門所僅有謝謝大紙先書請
教程長公有都事一缺足訓悟待三年即在十三日開
報矣先期望爲文貴同年此月便可啓事小兒祖常惟
望南國子與等可時不佞昌南歸故爲程長公亦自爲
地貴同年奉有恭命守孝禮部共事至今念舊幷致感
始其應也大子祖和洛羽南歸閩山東道提舒路大梁

朝來見大司空請告得允知翁臺自此當有新命喜得
過從可數不佞昌今所修纂朗熹廟甲子一歲事當時
玉璽入都滿朝動色稱賀獨敝同年程肖莪於疏中發
寶賢之議而所謂寶者正爾時斥逐之諸君子也此兄
孤介無黨惟望翁臺甚厚翁臺轉部之日幸舉以自代
撫台正位太京兆亦是常格耳南中又失一王尚寶命
有一不爲少百不爲多者以翁丈肝膽見傾弟敢以情
新者中州少參高才拙宦得翁臺游揚令不久外藩尤
告惟留神知已之感磐淇竹不足喜也綠非依然在南
善所示趙子昂山水容態都似然設色用筆尚少神明
都可異可異許守見推知翁丈持論諸公固不煩報
雖跋作眞物不可盡信也專馳納碾光紙冊收到從容
章弟名正肅

書上不悉具眼者數行以臨池學書耶江縣紙爲寫錄
今不必矣拜謝弟昌頓首　左沖
仲温書後有細楷乃俞允文筆未見註明衡翁畫皆吳
子僞作擊壤圖大是惡趣無論畫法紙素亦絕不倫素
冊當書麥餅四首是敝莊籍杜門請見無期耳其昌頓
首頓首文畫宋書且留明朝跋之擊壤先納
今年大計有翁丈在事善類蒙福同鄉仕者尤賴金湯
語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弟所以感慨於亥歲往事懽
然於談虎也舊冬會寄入行能不浮沈否比來計事倥
傯遽翁丈未得從容與上憲談對弟林居儘可優游畏

文太濃也清曖領到如命即爲揮灑并榜書同上第愧惡札無能仰稱台意耳此復弟名正具左沖

恭承分甘推食佐以上藥名果深感高情愧無以報尊刺不敢當幸命書史更之敬附上弟名正具左沖

弟昌自自門歸三閱月矣頃有茗上之行疑以還日從橋李取道一候吾兄而聞有考試之事遂不敢進棹殊念殊念時局一變至此朱山丈北相晤否僉中丞之剿鷹大有力量雖與御史大夫相左而時論重之不似貴鄉司空鎮入西北黨中廉恥盡喪而反爲所擯者無復男子氣義也官至八座年近八十貴財百萬又以宮保

明尺牘墨華　卷二　七

與去水將時故即此例以服天下兄之評之以爲當名朱養老之歸可謂全璧此公雖不專事大有執持非揆稜兩端者人不盡知之也弟近以營菟委於吳山尚無就緒間茂原令姪有一地近青芝塢者果可用求兄介紹而購之尚無地師可從也不腆芹私希恕輸襄五月四日弟名正具左沖

歐陽公云嘗覽晉魏筆墨遺跡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初非用意爲文而遒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徐而觀之其意態無窮盡不必高文大冊也書先達不假筆於人

陳繼儒仲醇號眉公華亭人

史稱眉公短翰小詞皆極風致觀此數札可見一斑　眉公尺牘好爲儁語眉公筆墨佳處在此

向游名園安望高賢入山或得屑松斫笋以效一飡之敬不意貴臨竟失虛左頃歸吳門不覺頓足歎此良晤之相阻也遠承佳貺種種明德所委扇楮如命呈拙弟秋閒至京口倘欲裹元圃中品花題石博一叵羅傾倒夙昔也先此祇謝客冗不莊幸賜垂炤賤名肅正

自屏空山久不通問名賢乃承遠念重以佳藥名餉非道義骨月不能至此感切感切適鼓盆變後百冗蝟集兼以膝病風濕轉動出入辱投扇漫書一律博笑賀郡侯清眞寧靜地方之福青浦士民至今誦思之貴部得人矣得人矣恒方上人還先此布謝不宣弟名肅正

詩扇一柄附緘

往者得僧元宰兄入清秘閣臨觀圖書鼎彝不負京口游矣三山自蘇米後不聞有清辭懷慕古人乃親得之門下恨從訓先生共能一擬塵尾耳兒頭擲蘇公帖千金教下弟儒頓首

不稱名號而曰撫軍子則非知名士可知以山人而往弔至無暇稱何自取勞擾若此

愚父子連擾數日又蒙種種惠愛謝不能盡別來春夏臨光景又遵矣承示宗師消息感慰可知江邪玉兄

想當作補遺詩之一或憲現作小敘一通准酌而用之溪巢篇當續達附魯二哥送上也珍品見貽感極感極小兒偶同孔孫往蘇未得修答龍井茶不及來容託人徑買耳專駕何日至嘉懸望不一駿名正具　沖

昨游京口入名園見名士傾倒極矣茲接凝公知門下泉石增麗日與金昆玉友尚羊嘯歌其中池塘春草不復向夢境求矣佳餉種種足感記存所委園聯一一書上以博噴飯今秋冬間欲送鹽臺或能再續清緣當題詩竹間不忍空手出也一笑一笑賤名肅正

題詩竹間必固送鹽臺之便污我此君矣

別後不得數行甚以為念阮公交情非淺專以相託度有看顧不意有龐之差旋有銓曹之擢皆吾兄薦福碑也可數可數近來遊客禮來索集敝囷掖火未會具稿而差人不能終月從容只得辭之俟敝稿成託揚方壺寄去并為吾兄題扇墨日地也吾兄苦差苦守安得分俸寒賤大是佳事適歲偏多連勉同蹄棗拜登俟藥歸稍假何如手答草別奠前日處不妨見教圖之先此謝意名荊正十二月廿三日

力藝事甚善甚善對客不能一一幸照之是龍弟頓首

十五年不見如隔古人往往見則敬明尚在天也黃米餅

明陽契兄先生大雅吾下

承諭二君者已領雅抱第苦筆墨有詣尊兄耳來屬僕
收下矣海上還奉歸也昨書不及面爲罪是龍弟頓首
太嶽仲丈大雅
昨自語谿抵舍耳迫節多冗不及奉晤言爲悵想足下
比來意緒自佳也病目久遂不相聞失於問訊開歲圖
時時面談以續舊雨何如文卿有信至幸一報是龍弟
頓首

宋珏 字比玉莆田人

布簾用二印璧上前承諸爲之一笑燕婉之求得此哦
施何時取花奴羯鼓一洗之數日會公堂幾不欲生東
下

風既祭郊得不相聞耶不一珏頓首
藥款撥忙再書所諭塗中狒逼足下尋山游意何不趁
此際同行乎研瓦謝謝不盡連日出飲墨山齋牢閉且
足下過我何不遣去諸容面布珏頓首武湖兄不得面
復見開乞致聲又頓

文震孟 字文起號湛持彭孫貽靈大學士謚文肅

自得四月四日信後音問查然前會霖口以四月廿二
出京過此相語謂必有尊柬索之無有即口信亦不得
殊不得其解豈有所於閣下耶僕惟請告一事縈
懷食息寢安所以然者足疾曳縷縷度不能扶曳前進而

山谷老人以一書奉祝老老之儀不足當滄海一粟亦借爲聯寫具文耳幕中不敢以字頭老年伯裁答乞老親家收爲尊上文家嚴致有薄具爲老年伯壽者亦望轉貢統惟笑茹幷宥其不成字之罪弟臨啓不勝耿切祈禱之至弟洛丸頓首　沖

十日前縱譚快論水雲風松是一世界十日後孤陋寡聞悶坐懶吟又是一世界忽接雲翰當食而喜時讀時躍既快長松之落落復齒鮮鯽之魚魚則披便面誦佳韻大雅高調無一字肯入時流爲之擊破唾壺矣親家其吾世一人哉弟每恨四海間朋友絶少求其若我者

長洲之魏孟長文文起沙市之金元甫南海之陳秋濤此郊無問焉董而宰先生以前輩不敢近陳眉公先生以疏躓不能近若其至親至近形遁神密者無如仁兄而復以只尺爲隔遂慨然有移家之思何時製一小圃於繡衣鵬旁得從煙月湖艇雲濤雪巘中日與仁兄論詩談心一夕千古鄒弟才拙不能即和佳章春初當專候有以赤報也幷此言謝不一弟洛頓首

錢梅二枝入一小瓶頁看弟近始得一株花著甚少故不能多致耳東閣官梅何意否高奶奶故意當與寄年兄詩幷命郎倘耳所許敝友彭幼鄰德州是通情人也弟依舊一孫兒已爲人作祖矣

敬渠昨來甚急及所攜渠卷子有便當令長安兒送政
送決以夏前出都□□五嶽四愁歌第北簷漁笛一曲
對陽是矣孟長仁兄以爲何如弟恪頓首具　沖
清中變猶獨坐北風中忽聞即門磬呼童子披讀倚案
面聽之則吾靜長兄書問也書中謬愛弟不政當惟民
心漸滴時有輕生犯上之樂最不可化此三語者切中
時宵弟當安議當國當以培護元氣爲主而所謂培護
者又非苟且因仍容頭過尾之謂但去其害民者而已
以時事衷之如加派如募兵如調兵如推當鋪如議蘆
盡去之即徵老伯母索亦不能留也敬如命以三枝奉
獻新竹弟故無地栽之此復弟恪頓首
明尺牘墨華卷三　十

將行之客其亂如此接手教易詩反覆
乃弟則時時刻刻胸臆中常有一君宣兄也爾額弟實
與孫父母言之幸不辱命此番北上千難萬難猿鶴之
性乍入林山其樂無量忽然從新加以檻鎖苦可勝當
耶兄念我幸早入長安有吾及陳君豫姚孟長不寂寞
也謁部之舉極可驚怪兄欲何爲豈忘前期耶途中乃
爲別詩遲遲奉寄統希心照不宣弟名正具　左沖
盧事如簇粗心如遠蓋乃無一好懷勝句可爲吾君宣
道者夜來稍用前韻我詩韻成一律奉答方在躊躇未
就而尊翰遠貢重貝佳貺拾我感愧不可言既足下於

南何其疎放而弟何其疎也詩餘非其所習故不知生風味然但覺清飄褭人律體高諒渾成大雅之音此道金鍼眞知海內無人能和惟不肖弟稍見及此惜力量不足以副之耳花下之酌定於十三不足發興不假遠行子魚兄已期定同爲武陵驛東之游矣弟惡居城市而喜入林山遲我之處則須去劇數里當不可令馬父毋知此中相晤殊不便也一扇奉玉數日後或可便和新詩攜就郢削耶草復幷謝主臣弟恪頓首具

龔賢又名豈賢字半千號柴道人崑山人

久荷注存感勒無地巖穴下士當遲臺步年丙寅上冊

詩雲其自幸當何如哉伏讀來書情詞懇至闡發幽光觀鄙人前此皆虛生也絹屏完就借手馳上然不堪觀覽先生得無曰此浪得名耳希一笑擲之昨晤令親安玉老云先生朝夕臨池以賢所見書法崑所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直使百年來名董華亭王孟津輩不得專美於前矣羨羨又聞清秘欲藏近代諸名家墨蹟不識果否有一二友人所藏急錄副嘗聞賢所極賞者以貧不能守舍欲求售今先刻倘先生珍之賢代爲戚扼煙緣不覺滿紙可厭統希見道翁鼓掌一擲矣不識次箕其價不敢有負知己前詩敘首錄二卷若政可去南之願摹得宋人一幀未獲令兄曾爲我高致否又聞之南之願摹得宋人一幀未獲揚於行篋今得值刷印等上以慰相思鄙懷知道翁

玉願也統此先佈無任冒昧悚惶之至同學弟龔賢頓首

單附覽慎餘

一宗劉麟與西溪先生手札一部計二十六帖筆筆皆閻帖也麟號南口清人明初工部尚書西溪先生不知姓名是劉進士同年而爲道士者又一部是集諸名家書法計二十八葉前五幅宋箋鄭之元王鐸陳盟黃道周張士範王浚董其昌陳繼儒陸應陽李紹基徐期生葛一龍周亮工龔賢時名手裱者蘇州內閣張益都憲惕翁父子字正統年間人金陵焦竑朱之蕃顧起元三人題跋朱書家盧贊所藏朱揚閣帖十本一套不係諸王府刻者

一宗顧夢游書酒七人傳名手裱者計六葉

一宗是弟欲製集錦屏字皆五十餘年內名人或行或楷或草計三四千片

吳宇遠字期遠毋徒人

睽違芝宇倏忽六年懷想之私邇於飢渴頃欲趨候福祉俱因俗冗羈絆未克如願殊爲悵怏客歲游武林獲聞德政遠播南都運來朝廷訪求賢才正殷舍我翁其誰哉行將內召超越爲臺自膺不次之擢也深爲老道翁慶幸去夏避暑湖上偶得舊楮納涼之暇放眼青山又值清風徐來時命炎歊池之興勃然飛動拈筆點染煙巒不覺滿紙可厭統希見道翁鼓掌一擲矣不識次箕令兄曾爲我高致否又聞之南之願摹得宋人一幀未獲揚於行篋今得值刷印等上以慰相思鄙懷知道翁

安或不妥教諭耳臨楮依依不勝翹切經老道翁七掌
科弟意再拜

陳梁宇云美吳縣人

頓爲負祖極費清神謝謝二石先完奉上幸簡到弟芩
頓首文詹道兄

前云有凍石求售者大約如售與葉九來兄二塊之類
今固李元仗兄需一二方大小只如售與九來兄者足
矣能一留意乎元恭四叔已歸知否文詹詞兄千古弟
芩頓

陳梁宇則梁海鹽人

今早固入城之便三至尊寓不值尚在司前街張文燃
處泉觴盡醉圖卷三 三一
一晤然亦不能久待也不
倉卒處若爲餞寫或可到彼一晤然亦不能久待也不
一緘弟芩頓首文詹道兄

陳梁宇則梁海鹽人

聞老叔高病心念之甚幸萬念俱遣自當神王耳不一
一大消造物也向虛北路平靜亦升言未靜翁兄亦未見亦
亦此通致亟汪相與朝夕極感雅愛弟以筆墨效勞自
何如遠昌兄不得走使嫂夫人爲罪小弟梁頓首宗
翁仁兄翁大人

丁鵬宇南羽作亭人

日承嘉篇黃雀紫筍鮮潔盛意足下遠致之誼誠
巾弁首載盛德謝忱刻敬讀陳劉駕極道書法精妙
價一錢奉還倘漢印一一奉璧明日將理歸裝
今欲書者字近乎俗必爲署大作手耳原書附尊覽集
尚容面謝不一弟道兄兄弟芩頓首

此刻不啻渴中望梅弟屢爲請恐成貪夫耳弟明日入
郡幸不吝見擲自爲將去乃荷之至聖卿先生親家名
流通家侍教生丁雲鵬頓首拜
日有事走郡中未獲足下出入官庭誰足下諒之耳嘉
刻已令舍親致入幷書細道其詳或有回音以無便使
還故也一二日必得其詳別呈不一不一不意足下歸
速缺情特甚入城尚有期否欲求一晤俟面盡不悉聖
卿親家詞伯名流通家眷侍教弟丁雲鵬頓首
周鳳翔字儀伯山陰人南京國子監司業謚文忠

人日勝集不啻過墅沉醉遂忘作詩之興適接高篇詞
新調逸真傑作也非鄙人所知惟有仰羨而已使還敬
謝明日如不雨請過一會望望鳳翔頓首少室尊兄先
生大人文几下
金俊明初名袞字九章繼改此名字孝章吳縣諸
生
所乞忘菴壯丹延佇久之尚未出手想忘之耶晤時幸
一促若得便寄點染使病夫得此暫開顏眞莫大之
惠也統望留神是荷餘明力疾頓首乃老道翁大人
連辰陰雨痰嗽轉劇未獲走候爲悵歲除無以展意偶
有糕茗一種變蛋十枚聊用將敬幸哂存統容新歲晤
悉弟俊明頓首乃老道翁大人
蒲酒一尊角黍蔬菜二事奉供度節之需但不復相對
一談爲歉耳容晤旣弟俊明頓首乃老道翁古交
秋士宅賞梅一律呈教古風佳篇已題二絕幷奉覽弟
空手相索仍望用意相與倘過我復有二事相

艱於步我翁自衲送之何如弟俊明頓首乃老道翁至契

連日未晤爲想令郎尊恙想已霍然甚念甚念前承惠千日紅花其中無子種之不出若尊處有出者乞分贈宗株爲感南城顧仁孚兄精於種植栽花最多有暇可同往看亦可轉乞所無者彼此相通亦佳事也特此未盡弟俊明頓首乃老道兄大人

天氣漸爽請問道駕何日到虎邱欲煩迴步過蓮川有一帖付渠裱一面是二王帖餘雜刻卽裱在反面部蓋已有不必另尋但須費渠梗襯及托裏紙耳銀六星亦至郡前間我丈欲用其筆特令造見幸取而試之何如諸宜面悉敬弟俊明頓首乃老道翁

王鐸字覺斯號十樵洛陽人

敬道人侯問老親家近日徵飾規築若何明年春二三月當遣人召弟或當有所陳請自摘一疏稟否恃在心契老親家爲弟謀當不啻老親家自謀者知已必有教我矣燈下未楷知鑑宥也併候闔署清福不盡社眷弟王鐸頓首手封　沖

劉纓字與清新淦人四川巡撫

寓都下侍生劉纓頓首拜啓都憲老先生大人下執事伏自曩歲拜違寒暑凡屢易德儀未奉日夕徒切慕仰其如雲山煙水爲之隔何哉恭喜執事深仁厚澤之及民者既深而豐功偉績之徹上者已久是以三載之間

陸遷凡後此兄見公論有在而朝廷報功之典不負也
爲生者聞之安得不欣欣雀躍以爲朝廷得人賀爲鄉
邦出色慶耶使來辱賜教墨展誦之餘神思恍惚儼若
親覩光範於晉拜之頃又蒙惠及佳貺益增感愧人旋
匆匆不能盡所欲言敬修尺牘布意外奉粗帕二方聊
以侑緘未罄伏希加愛以需殊寵不具九月二日生穉
再拜

陳元素

致孟長書附上榮行果定何日何不確示弟欲索孟長
家報會已寄文馳柬附觀不肖弟元素稽顙日方先生

詞宗

昨諸君亦以雨阻不果至雨如此卽仁兄念我何以進
觴再煩使命甚感激感激然弟不能爲主人而數費諸
君子酒歸面甲不十重乎先此附謝餘容面悉不肖弟
元素稽顙□□詞兄大人

薛益

益拜手謹啓平陽孺翁岳伯先生益聞孫虔禮云臨池
之學凡有三變初先牛正既須險絕終還平正又云初
謂未及既則過之終乃會通始獲圓年之功而收三昧
之果故右軍之書末年多妙右軍而後工用不俾神達

明尺牘墨華 卷三

弟之不作壽章亦已久矣足下豈遂忘之及今七言近
體復請絕於筆蓋多病向衰之夫祇堪隨意點翰或遇
晉唐人墨妙猶然披處一臨摹耳恨足下不以此屬我
而以俑薛應酬命也諸用返上知我者必不罪我也叔
宗復上仲庶二兄大人

附長卿輔子祝其尊大人并一緘煩使者致之閒足下陳
義甚豐不可無弟大素者雜處其中也一笑偶集敏仲
河下未得過足下前云顏卷日下令其送上何如昨二
冊子沈恒川欲得一視乞發下倘足下尚未賜覽再厭
不難也十七日叔宗弟頓首使者至彼乞密問其家中

平襄主人的於何日最安首述千萬
[illegible]江門晉江人[illegible]南提官諡忠烈
[illegible]
書書多言虛等言必不能平讀杖書至每度書來曉大
都似云無計鉅尊艫咄然失笑竟落相卷風語鴈卿諸
兄至道憲當為之言今後亦但寄詩不寄書可省嘈雜
臨箋復不自止關賊破荊襄震陵寢都守松柏樵牧蹂
矣取荊門東陵而斷我蜀道入嘗德撫虛亦割地而與
其黨逆屬邑之傾陷者無算也獻賊取長沙漢陽渡江
踞鄂遂取嘉魚咸寧蒲圻等地將逼岳陽而南矣星沙
去賊各東西四百里賊以是為親藩食稅之郡共眈眈

也鄂之初陷北撫軍揚帆而南徑入瀟湘鄖撫軍尚有
寺岳陽之志及諸人皆勸北撫軍往岳協守治撫軍遂
到扈而行北撫軍故從之近萬騎卒擁之江干以小
民為雖豚供其宰制騎卒則留毒長沙二撫軍長往不
顧矣南撫軍受命五閱月方自江右入境徘徊潭澤間
五日不能為百里之程諸眾初猶內畏謂撫軍至必有
處此今何未見丰采而觀其遲緩不速聲無所憚賊始
驅馬上高山矣所以望節鉞者非為賊也賊尚能於殺
戮之後假行仁義哉之為毒十倍之故無節鉞而兵愈
得志民望賊來凡未經兵之地民雖被賊尚有牛羊倉

某亦且不敢懈待社兄作別候雨未得意還時又得相
聚也趙社兄實社兄張社兄煩爲道意歸首佳音拭目
俟之八月初一日姪鎮書　左沖

殿承來僅得再晤不敢數招知此生匪甚苦也嗣後
僕遵遺痛禁之事不能出矣大都日覯兄能言之至塞
翁一事可歎可笑始知數奇之人無處不苦耳老兄近
況何似轉目青雲知老兄必有以應之弟素懶性復有
此轗軻無復此望矣復有教我者乎手卷託瑤翁書未
完嗣當寄上曹君來訪臨老寓祁家恐出入未便盛館
可居否餘知老兄高情不俟言耳曹君比弟稍富風情
神往弟名正具

適見愚徒姓宋者知台駕在上河恐勞足居不敢造拜
茲啓前崇委候周父母以不在京師帶至閩中後託一
太學林姓者附去竟爾浮沉回札杳然屢修柬促之仍
以原封俾帶來緻欲成均之便迷遷延至今殊爲
可恨者物即夢附還不的確不若面繳之爲的耳幸
所有令郎高才暫屈寒舍捉魔但三載倏忽北轅事如蝸
舍僅俱者亦有可留數擔明後發船
來裝就薄松樹來也陳酒新酒亦乞批斤兩來至冬好
還白糯老婢丸藥望留意早晚來領餘容面謝不一一
廿七日口頓首玉池先生尊契丈執事

圖盤名

何過荒僻多慢承示臘糟若尚有可留數擔明後發船
愛田瑤圃中應無片弄兄翁乃使弟續貂眾彩愧非粲
匹奈何更承妙畫縣尺之內欲引人入羽陵
耿拜辱映覩益深不安謹登四種以供明德恐臨江呼
弟漢鎮之信無所寄到至蒙仁兄垂念救救多方提攜
此種高誼真覩富寄爲海勿怨北轅事如蝸集不獲再
過懷園與仁兄圖一觀耳此行片遞之暑回首能無耿
酒時令人不得不思成耳安書容覓筆請政諸不

與悉弟名正與　冲

外有好磁石求一塊段御醫於令尊處曾許小兒服肛
藥方說關在足下處未知曾有否有則付與小兒來
又別親家尊顏一年矣風光如此催人閱親家精神倍
健飲食倍加步履倍疾福至壽至誠地仙一班中老壽
星縱百歲何足限也相去二百里遙望東山青松蔚蔚
諭索口口口口因自家到省而穆之又以風鶴之故
暫還東官故未得即奉敘也弟幸近病已愈仲冬少健
即得握手知兄別來已久亦稍念儕倍矣拙筆扇一把
呈教有友自南都回乞得佳茗謹奉半觔奉品恨不能
多又聞令姑丈在佛山弟所寓相去五里竟未得一晤

甚悵悵率上癡禪社長兄弟口頓首冲

頃見足下為小兒題頭作小楷妙甚妙甚程方漢扇求
妙筆通面告近作里談企切企切口口頓首
　　容來復　字見也號湘巷住黃氏洪武初除左覺義

口口復手柬拜記彥直翰學几格向在溪上重承厚餞
別後不勝企仰適來緬惟文侯清勝為慰區區客寄淮
商無足公道今因便行特此代復未卜會晤更冀以道
自重來復手柬拜記

朱蓉生侍御以文章氣節鳴海內平日學有本原尤爲士林所推重曩歲主講粵東廣雅書院一時英彥之士多出其門下其時康有爲所著新學僞經考刊成俗學鄙夫奉爲枕祕侍御數以書相詰難又條辨于無邪室答問一書此數篇亦其一時作也今年夏間康逆竊弄威福湘中當道靡然從風庠序之子狂吠尤甚吾師葉吏部手出是編命梓人重刊又著書數萬言痛斥之比于楊墨不數月而有宮闈之變噫異已嘗聞吾師言康逆爲利祿鄙夫志將求食不幸常熟引之得進致釀滔天奇禍爲虺勿摧當軸殆不得辭其咎矣夫今古文之學爭訟千餘年僞經之說成于宋人究不免賢智之過康逆竊之廣布徒眾既挾其

術以盡惑後進復肆其毒以欺侮君父設非九廟有靈其潰裂詎可設想耶然則讀侍御此書又不能不服其遠見宏識也己戊戊中冬長沙楊炳章識

答書一

頃辱手教累數千言見愛之意深矣其中有足啟發鄙心者亦多有不敢附和者未暇一一詳復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論而欲揚之使高鑒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慮其同于佛老僕則竊以是爲足下危也宋儒之言雖未必一無可疑但疑之者不當更求高出乎其上佛老之所以異于吾道者爲其高也高者可心知其意而不可筆之于書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幷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僕竊以爲過矣讓示大著皆錄存敬佩無已君之熱血僕所深知不待讀其書而始見之然古來惟極熱者一變乃爲極

冷此陰陽消長之機貞下起元之理純實者甘于淡泊遂成石隱高明者率其胸臆遂爲異端此中轉捩祇在幾希故持論不可過高擇術不可不愼也君伏闕上書僕蓋心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孔子之贊艮卦孟子之論蚔龍其義可深長思耳莊生之書足下所見至確而其言汪洋恣肆究足誤人凡事不可打通後壁老莊釋氏皆打通後壁之書也愚者既不解智者則易溺其心志勢不至敗彝五常不止豈老莊釋氏初意之所及哉然吾夫子則固計及之矣以故有不語有罕言有不可得而聞凡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且遠今君所云云毋亦有當罕言者乎讀書窮理足以自娛樂行憂違貞不絕俗願勿以有用之身

而逐于無涯之知也西人之說至謬其國必不能久存僕與諸生言論亦間及之暇當錄呈就正承索觀拙著僕學無所得性嫻又不肯著書娩無以應足下之命耳

曩奉教言屬有他事未遑即復甚歉甚歉足下深識獨斷扶植孔氏之遺經撾發嘉新之僞制以是自任成一家言僕方鑽仰之不盡奚敢復有異同顧私心不無過計者竊以爲僞周官左傳可也僞毛詩不可也僞左傳之羼亂者可也僞其書不可也辭悖繁多非倉卒所能究約舉一二以當寸莛之扣可乎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謂秦法藏書者罪止城旦又史記河間魯共王傳無壁經之說夫謂秦未焚書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紀所載甚明其黥爲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爲限限甚迫矣偶語詩書罪且棄市則設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是而疑秦法之寬也當史公時儒術始興其言濶略河間傳不言獻書魯共傳不言壞壁正與楚元傳不言受詩浮邱伯一例若史記言古文者皆爲劉歆所竄則此二傳乃作僞之本歆當彌縫之不暇豈肯留此罅隙以待後人之攻足下謂歆僞周官僞左傳僞毛詩爾雅互相證明幷點竄史記以就已說則歆之于古文爲計固甚密矣何于此獨疏之甚乎史公自敘年十歲則誦古文儒林傳有古文尚書其他涉古文者尚夥足下悉以爲歆之竄亂夫同一書也合己說者則取之不合者則僞之此宋元儒者間其端而近時漢學家爲尤甚雖未嘗無精深之言要非僕之所敢言也班史謂遷書載莞典禹貢洪範微于金縢諸篇

多古文說今按之誠然足下將以此亦歆所竄亂乎歆果竄此曷不幷竄河間魯共二傳以泯其迹乎古文尚書之可疑以出自東晉其辭綴弱與今文不類經閻惠諸家考之而愈明左傳之可疑以論斷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竄所爲故漢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漢儒斷斷爭辨者但謂左氏不傳經非謂其書之僞也處者爲劉及上天降災四十七字孔疏明言其義則爲歆所竄亂本傳固有穀梁始立學時亦多紛紜之論然穀梁傳經左氏不傳經穀梁有師法左氏無師法穀梁靡所竄亂左氏多所附益加以移書責讓怙寵逞私諸儒之憤爭固其所也而可以是斷爲僞乎左氏不傳春秋此漢儒至當之言劉申受作考證據以分別眞僞僕猶病其多專輒之詞深文周內竊所不取六經大旨皎若日星師說異同雖今文亦有可疑邱蓋不言固聖門闕疑之旨必鍛鍊之以伸己意安用此司空城旦書乎毛詩晚出與三家互有得失三家之說班史謂如不得已魯爲最近而

安能使朝野靡然從風霧誦習其私書耶春秋序疏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修春秋邱明作傳共爲表裏劉申受斥爲非嚴彭祖之言夫左氏不傳春秋之義耳曷嘗不傳春秋之事乎其義則爲歆所竄亂本傳固有轉相發明之語爲可證也

論然穀梁傳經左氏不傳經穀梁有師法左氏無師法穀梁靡所竄亂左氏多所附益加以移書責讓怙寵逞私諸儒之憤爭固其所也而可以是斷爲僞乎左氏不傳春秋此漢儒至當之言劉申受作考證據以分別眞僞僕猶病其多專輒之詞深文周內竊所不取六經大旨皎若日星師說異同雖今文亦有可疑邱蓋不言固聖門闕疑之旨必鍛鍊之以伸己意安用此司空城旦書乎毛詩晚出與三家互有得失三家之說班史謂如不得已魯爲最近而

魯詩久佚近儒綴輯百無一存鄭書燕說蓋猶不免就其存者愼擇焉以訂毛之失則可矣欲廢毛而遠述三家無是理也足下謂今文與今文古文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大著未獲卒業不知其說云何以僕言之則毛詩不盡同于古文也十五國風之次與季札觀樂不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與周官南北郊分祀不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且與今文孝經同文王受命作周則與今古文尚書皆同其傳雖引白公勝之事其出于左氏與否不可知孟堅作張蒼傳甚詳而幷無一言與左氏相涉書之晚出自不待辨他禮制同于戴記者尤多故康成以禮箋詩雖或迂曲要非盡古文之學也行露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與地官媒氏文同天保傳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春官大宗伯文同白華傳王乘車履石與夏官隸僕文同朔傳諸侯六閒與夏官校人文同夏官有挈壺氏東方未明傳亦有之此官司圜有圜土正月傳亦有之此類似爲古文同條共貫之證然安知非劉歆竄亂周官時剿竊毛

傳如梅氏古文尚書之比耶皇皇者華傳訪問于善爲咨妨互見猶穆姜論元亨利貞與孔子文言同可謂周易亦僞作耶猶移太常不及毛詩彼固自有分別可知毛詩不當與三家並斥也　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采有今文與古文各異者亦間有今文與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況許鄭之辨不盡傳子今者乎聖人微言大義莫備于易與春秋二傳尤微言所萃穀梁自范注行漢儒家法不可得見矣可見者猶有公羊解詁一書後人不明託王之義凡所爲非常可怪之論悉歸咎于邵公邵公不任咎也然六經各有大義亦各有微言故十四博士各有家法通三統者春秋之旨非所論于詩書易禮論語孝經也孔子作春秋變周文從殷質爲百王大法素王改制言各有當七十子口耳相傳不敢著于竹帛聖賢之慎蓋如此詩書禮樂先王遺典使皆以一家私說羼子其中則孔子亦一劉歆耳豈獨失爲下不倍之義抑亦違敏求好古之心必若所言聖人但作一經足矣曷爲而有六歟王制一篇漢儒後得爲殷爲周本無定論康成于其說之難通者乃歸之子殷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窮鑿在所不免論語二十篇可附會者惟夏時殷輅文王既沒數言然既遁三統則韶樂鄭聲何爲而類及之春秋改制猶託王于魯不敢徑居素王之名素王者弟子尊之之詞非夫子自稱也匡人之圍儼以素王自居聖人果若是之僭乎堯曰篇歷敘帝王相承之統緒而次以子張問從政固有微指但此爲門人所次第孔子之告子張曷嘗有一言及于改制近儒爲公羊學者前則莊方耕後則陳卓人方耕間有未純大體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說公羊乃眞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論至于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劉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辭日出流弊甚大公羊與論語初不相涉而作論語述何以疏通之戴子高復推衍之其說精深劇可尋繹然謂論語當如是解也然乎否乎足下曩言西漢儒者乃公羊之學宋儒者乃四子書之學僕常心折是言足下既知四子書與公羊各有大義矣竊爲必欲合之漢宋諸儒大端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者亦多必若漢學家界畫鴻溝是狹僻迷謬之見也然苟于諸儒所畢力講明者無端而羼雜焉以晦之誖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也漢學家治訓詁而忘義理常患其太淺近儒知訓詁不足盡義理矣而或任智以鑿經則又患其太深夫淺者之所失支離破碎而已其失易見通儒不爲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銳持論甚高而兼濟之以博學勢將鼓一世聰穎之士顚倒于新奇可喜之論而惑經之風于是乎熾戰國諸子孰不欲明道術哉好高之患中之也夫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今學古學行之幾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傳若古文尚書疑之者代不乏人然其書卒莫能廢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經大法藉是存什一于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禮失求諸野古文

不猶愈于野乎彼其竄亂之迹獻固自言之後人辨斥千萬言不若彼無心流露之一二語爲足定其讞也僕嘗旰衡近代學術而竊有治經不如治史之謬論方當多事之秋吾黨所當講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于兩造不備之讞辭哉公羊多有切于人事者宜講明之通三統之義尤非後世所能行辨之極精亦仍無益漢時近古猶有欲行其說者故諸儒不憚詳求今治公羊不明是義則全經多所窒閡不足爲專家之學若遍通于六經殊無謂也凡學以濟時爲要六經皆切當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後世學術紛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藝以正之明大義尤亟于辨僞之所爲僞于漢儒者亦以此宋儒者通其大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于今況此質文遞嬗孔子所不能徵者乎穿鑿附會之辭吾知其不能免也曾是說經而可穿鑿附會乎　若夫新

周故宋黜周王魯惟聖人能言之聖人且不敢明言之漢儒言之亦未聞疏通六經以言之僕誠固陋且姝姝于一先生之說以期寡吾過焉不揣狂戇無任主臣幸辱教之敬承起居詞不宣意

貴門人復洪給事書一通讀訖敬繳秦政焚書千載唾罵賢師弟獨力爲昭雪何幸得此知己耶雖然足下不鄙僕之庸愚虛懷下逮僕敢不以正對自頃道術衰息邪說朋興聖學既微異教遂乘間而入氣機之感召固有由來憂世者亟當明理義以正人心豈可倡爲奇衺啟後生以毀經之漸樂經先亡已無如何幸而存者僅有此數自僞古文之說行其毒中於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經不可盡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專立今文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爲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秦政即未焚書

能焚書者豈獨秦政此勢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視聖教者爲之吾輩讀聖賢書何忍甘爲戎首東坡謂其父殺人其子行劫不可加之意也近世言尚書者坐枚賾以僞造古文之罪既知其不足以與此乃進而坐諸王肅肅遂足以與此哉既又知其不足與此乃進而坐諸皇甫謐治經所以明理莫須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書即使爰書確鑿亦不過爭今古文之眞僞已耳曾何益于義理近儒謂古文雖僞而作僞者皆有來歷其書仍不可廢然則枉費筆墨何爲乎此事本兩言可決而諸老先生嘵嘵不已僕方怪許子之不憚煩乃足下知僞尚書之說數見不鮮無以鼓動一世遂推而遍及于六經嘻其甚已足下謂今

文之與今文古文之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因疑古文爲劉歆所僞造夫古文東漢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說豈有不同條共貫之理若今文固不盡同西漢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說之有歧互也立魯詩復立齊韓立歐陽尙書復立大小夏侯一師之所傳且如此況今古文之學豈能盡同今文家言傳者無多自東漢時師法已亂其僅存者乃始覺其同條共貫耳豈西漢諸儒之說果如斯而已乎（如魯詩說闕雎與齊韓異此須今猶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條共貫也乃就所見以概所不見未免輕于立說矣）西漢之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讀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益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古文特欲明

漢人專家之學非以古文爲不可從必漸滅之而後快也古文果不可從馬鄭曷爲從之馬鄭而愚者則可苟非甚愚豈其一無所知甘受人愚而不悟劉歆之才識視馬融等耳足下何視歆過重至使與尼山爭席視馬鄭過輕乃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村夫子之不若乎且足下不用史記而忽引之爲證忽斥之爲僞意爲進退初無確據是則足下之史記非古來相傳之史記矣凡古今學術偏廢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聰明之士安肯湛溺乎其中愈聰明則愈湛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愼微夫學術在乎適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厭平澹導之者復不以平澹而以新奇

學術一差殺人如草古來治日少而亂日多率由于此世亟需才才者有幾幸而得之乃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以儲斯世之用而徒導以浮夸竊恐詆訐古人之不已進而疑經經疑經之不已進而疑聖至于疑聖則其效可覩矣勢有相因事有必至明隆萬間之已事可爲寒心夫今之學者義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時務之不知聰穎者以放言高論爲事謂宋明無讀書之人卑陋者以趨時速化爲工謂富强有立致之術人心日僞士習日囂是則可憂耳不此之憂而憂今古文之不辨吾未聞東漢興古文以來世遂有亂而無治也夫學以匡時爲急士以立志爲先四郊多壘而不思臥薪嘗膽以雪國恥者卿大夫之辱也殺人如草菅人才轉移風氣者足下之高明其遂無意于是乎極知言

之僭越然過承知愛不敢不貢其愚若其言之有關考訂者前書已略陳之無煩贅及信而好古多聞闕疑僕雖不敏亦嘗受孔子戒矣敬以持贈何如

答書四

曩貢一牋謬自託于他山攻錯之義規諷深切旣發而輒悔惴惴焉惟見絕于大君子之門是懼乃復書沖挹不以爲鑒納而奬借之且慙且感世俗喜諛惡直其不以規爲瑱者幾希矣何幸昔賢雖度猶得並吾世而親見之耶雖然足下好善之忱則篤矣而其所建以爲名者僕雖固陋誠期期知其不可來書謂僕不察足下之意疑類子乾嘉學者之所爲僕烏敢以是輕量足下哉使足下僅猥瑣文單義日事諓聞則僕當宛舌固聲之不遑豈敢復以逆耳之言進其謬託于他山攻錯之義者正以足下自處甚高凡所論譔皆爲一世人心風俗計僕故不敢不罄其愚冀足下剏去高論置之康莊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鑿空武斷使古人銜寃地下而吾仍不得六經之用也道也者如飲衢尊然無智愚賢不肖人人各如其量挹之而不窮世之人以其平澹無奇也往往喜爲新論以求駕乎其上遂爲賢智之過而不之悟足下自視其愚乎毋亦有當損過以就中者乎周官左傳言不中理者昔人未嘗不疑之而辨之可也因是而遂遍及六經于其理之灼然不疑者亦以爲劉歆所竄造歆何人斯顧能爲此足下徒以一疑似之周官而殃及無辜之羣籍是何異武帝之沈命法文皇之瓜蔓抄也謂非賢智之過乎漢時續史記者甚多後人不察往往混爲史遷之作竹汀嘔北

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因是而遂割裂其全書强欲坐劉歆以竄亂之罪歆如竄亂自當彌縫完好求免後人之攻何以彼此紛歧前後牴牾漏百出奚取于斯足下爲此無徵不信之言傅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六經何是奚翅宋人之三字獄周室之羅織經也謂非賢知之過乎從古無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則小修之大敝則大改之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政之敝壞乃行法者之失也今託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無論改制出于緯書未可盡信即聖人果有是言亦欲質文遞嬗復三代聖王之舊制耳而豈用夷變夏之謂哉當今之

時豈猶患新法之不盡行而重煩吾輩喋喋爲之先導足下其無意于斯道也誠有意于斯道則凡聖經賢傳之幸而僅存者一字一言當護持珍惜之不暇而反教猱升木入室操戈竊恐大集流傳適爲毀棄六經張本耳足下兀兀窮年何屑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始則因噎廢食終且詆糠及米其殆未之思乎原足下之所以爲此者無他焉益聞見雜博爲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諸莊其兼愛無等也取諸墨其權實互用也取諸釋而又炫于外夷一日之富强謂有合吾中國管商之術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于聖人之言燦著六經者悉見爲平澹無奇而必揚之使高鑿之使深惡近儒之言訓詁破碎害道也則蕩滌而掃除之以訓詁之學歸之劉歆使人無以自堅其說而凡古書之與吾說相戾者一皆詆爲僞僞造夫然後可以爲吾欲爲雖聖人不得不俛首而聽吾驅策噫足下之思意則勤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亦已甚矣古人著一書必有一書之精神面目治經者當以經治經不當以己之意見治經六經各有指歸無端比而同之是削趾以適屨屨未必合而趾已受傷矣劉申受宋于庭之徒援公羊以釋四子書恣其胸臆穿鑿無理僕嘗謂近儒若西河東原記醜而博言僞而辨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聖人復起恐皆不免于雨觀之誅乃以足下之精識而亦爲所惑溺豈不異哉聖門教人詩書執禮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春秋皆言

性道之書游夏且不能贊一辭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論變易詩書禮樂將使後人何所取信學者何所持循如足下言尚書當讀者僅有二十八篇餘自周易儀禮公穀論孟而外皆當廢棄五經去其四而論語猶在疑信之間學者幾無可讀之書勢不得不問途于百家諸子百家諸子之言其果優于古文哉來書言時各有宜學各有主而必以求仁爲歸大哉言乎微足下僕不聞此言也然求仁之說將主孔孟而以立達爲仁乎抑主墨氏而以兼愛爲仁乎且今之時何時乎疾之可以猛攻者必其少年堅實偶感疝癥者也若羸疾而攻以猛劑不自速其斃者幾希今之疾其實乎羸乎而謂蔓苓爲不足用乎烏喙鈞牖非常用

之物以之攻毒毒盡而身亦隨之況欲以之養生乎足下以歷代糺政歸獄古文其言尤近於誣當西漢時古文未興何以有孝武之窮兵元成之失道此非事實僕以爲不足辨也六經四子之書日用所共由如水火菽粟之不可闕無論今文古文皆以大中至正爲歸古今只此義理何所庸其新奇聞日新其德矣未聞日新其義理也乾嘉諸儒以義理爲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復義理之常而徒備言義理之變彼戎翟者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無夫婦是乃義理之變也將以吾聖經賢傳爲平瀾不足法而必以其變者爲新奇乎有義理而後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義理所由寓也義理殊斯風俗殊風俗殊斯制度

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則改矣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百工制器事藝也非理也人心日僞機巧日出風氣既開有莫之爲而爲者夫何憂其藝之不精今以藝之未極其精而欲變吾制度以徇之且變吾義理以徇之何異救腫而羣其足拯溺而入于淵是亦不可以已乎法之敝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于功利則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立一法適增一弊故治國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法制之明備抑其次也況法制本自明備初無俟借資于異俗詎可以末流之失歸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說導之哉世之揣影聽聲愚而可憫者既不足以語此二賢智之士矯枉過正又以爲聖聖相傳之詩書禮樂果不足以應變也而姑從事于其新奇可喜者以爲富强之道在是彼族之所以富强其在是乎其不在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謂本原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中土所能行且爲天下後世所斷斷不可行者乎以足下之精識而亦惑溺子是則斯道其冀望也足下服膺孟荀荀于之言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慝觀往古治亂之原未有不由乎此者也足下不語經而語權不貴當理而貴苟察是則近世爲公羊家言者誤之也僕不肖屢辱知已之言其敢默而息哉貴門人日記十二

冊窮日之力讀之高明沈潛各極其勝足下因材善誘所標舉者尤多詣微之言河汾江漢成就殆未可量而惜乎其以僞經改制之說羼之也懷不能已再布區區惟足下裁擇焉

曩劇談徹夜深幸固陋之見有契高明而論性則終以不合此古來聚訟之事非獨今爲然也竊意夫子之言性明著于繫辭論語與詩書中庸樂記所言若合符節自告子荀子之論出乃始與老莊釋氏相混其說甚長曾于答諸生問目中及之他日當錄以就正今君論性以荀董爲歸僕姑舉二家之失而折衷于聖人可乎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者兼理與氣之名也舍陰陽無以見道舍氣無以見理而理則實宰乎氣人得是理以生愚者可以與知能智者可以贊化育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斯理之隨氣以賦者亦因之爲差等苟無是理以宰是氣則

人物之生渾然一致而人之性眞同于犬牛之性矣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此五常之全理五常本于陰陽陰陽本于太極物物一太極故禽獸亦間有具五常之一體者特見偏不見全蜂蟻之君臣雎鳩之夫婦豈可與人相提而並論蓋太極者道之未形也道旣形則善之名以立性之類以分惟人也得天地之中氣故有物必有則有氣必有理繼之者善純以理言成之者性則兼理與氣言理氣合而成質故恒言曰氣質理在氣中言氣不必復言理也理無形象無方體因氣以著要不得謂有氣而無理

豈牽性謂道之事耶充于中庸文義尙未盡明其言烏足依據召誥曰節性祖伊曰虞性卷阿曰彌性惟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故性當節惟氣有理以爲之宰故性可節虞性彌性云者合乎當然之則以充乎本然之量卽窮理盡性至命之謂也夫性何以節恃有禮而已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本于太一散于萬殊皆所以範其血氣心知以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初非有所矯揉造作義以爲質禮以文之是故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惑若人性本惡則當毀冠裂冕棄禮易樂喻焉而莫能從也威焉而莫能遏也吾未聞梟獍在前犬羊在後而儒生可持一卷之書以格之聖王可持五禮之制以化之也此無他其性與人殊也惟人則不然有物必

有則有氣質必有義理有父子必有慈愛有君臣必有等威放諸東海而準放諸西海而準猩猩之悍族貉猺獠之野人其俗與人異其君臣父子未嘗不與人同焉者性也其異焉者習也其失本心而至于幾希禽獸者習也非性也故四端貴乎擴充夜氣在乎存養孟子七篇多言審端致力之事曷嘗任性而廢學哉聚辭之窮理蓋性論語之性近習遠與孟子之言性善一也惟性善故相近惟性善故可學若人性本惡則不待習而已遠縱欲學而不能又何相近之有後儒不達孟子之意並不達古書之義例動以越椒商臣相詰難夫春秋二百四十年如越椒商臣者有幾聖賢但道其常豈可以二人之偶異而昧億兆

人之大同犬馬戀主禽鳥報德傳記所載間亦有之然論性者終不以一二物之偶類乎人遂謂犬之性猶人之性獨于越椒商臣疑之抑何不充其類也天下未必無梟獍而吾目之所接日見六畜而未一見梟獍則亦何必舉所不見以爲說而轉昧乎同然之理哉是以先王之制禮也有順而致焉有逆而治焉其順而致也以人性之本善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理固具于生初知皆擴而充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其逆而制也以理寓乎氣性發爲情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其發之也亦異苟失其養則旦晝牿亡人欲肆而天理滅人欲肆而天理滅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禮無以防之也聖人不授權于氣質而必以善歸諸性故質有善有惡惟性也有善而無惡彼荀卿者蓋以情爲性昧乎性之本原而又好爲立異不自知其言之過當者也信如所言是聖王制禮但爲苦人之異而並非順乎性之自然無惑乎老莊釋氏之徒皆欲逃出乎禮法之外昌言棄禮而不之恤矣且荀卿以學爲起性化僞夫三代後士多以詩書爲文飾之具其能變化氣質者千不獲一焉何以天理民彝之正不絕于終古毋亦人心之所同然皆得于賦畀之初而不容自昧者乎謂學以擴充四端則可謂學以起性化僞烏乎可荀子尊學而紬性沿流而昧源悍然斥之曰性惡矣雖力學何所

用之吾聞甘受和白受采未聞苦而可以受和紬而可以受采也天既命吾以惡吾寧順天而行恣睢暴戾以快吾一日之欲已耳是尊學適以廢學荀子其何說之辭藉曰有激而云然也惡有大儒垂訓而可以立言矯激者乎而況其爲論性之大乎董子長于言陰陽五行而短于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中固有米而無稂莠乎知性如菽如卵亦知菽在莢中苟無菽何有莢乎卵之不能爲菽莢之不能爲雞理也惟性之不能爲惡亦理也謂性與善各有主名不容以性爲善然則性與惡亦各有主名獨可以性爲惡乎有物必有則猶之有莢必有菽有卵必有雞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之善

猶水之就下聖賢所斤斤致辨者爲嘗混性與善而爲一
如欲深察明號則水自就下不可卽以水爲下容得謂水
之不就下乎性自皆善不可卽以性爲善容得謂性之非
本善乎譬諸繭自出絲卵自出雛不可卽以繭爲絲以卵
爲雛容得謂繭非始于絲卵非始於雛乎有雛種而後成
卵有絲種而後成繭有繼善而後成性是董子之言反若
與孔孟相發明而又何疑焉且董子明陰陽五行旣知身
有情性猶天之有陰陽矣盍亦思陰助陽以生物陽之德
固主生而不主殺乎謂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爲
心而後可也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爲性者安有不善
董子但知善出于性而不知性實出于善已顯與繫辭相

悖乃漫援善人有恆以爲喻其說益復支離善人者成德
之稱豈性善之謂乎近人好攻宋儒見有與宋儒異趣者
無論理之是非必稱述之以爲快夫宋儒豈必一無可攻
要非矜心躁氣者所能譁以求勝今舍詩書之微言繫辭
之明訓徒取諸子駁雜無當之說以與聖賢相枝柱而適
流爲異端之歸何取乎爾荀子之書大醇小疵三十二篇
中惟解蔽篇爲最精然自聖人知心術之患以下多雜道
家宗旨其醇者已爲周子太極圖說所取近人尊荀而詆
周知二五而不知十名爲尊荀實未知所以尊也足下高
識豈不知之特牽于董子之言祖公羊遂祖繁露而因祖
及荀子耳僕于董荀之學皆有篤嗜而其悖于聖言者未

取一例附和董子有言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
人請以聖人手著之繫辭一正董荀可乎

坿刻洪給諫答梁友人論學書

奉手書愧極悔極弟素無學識只知墨守紙上陳言而實無明智超識能發二千年之覆者如五經至漢出有先後各有本師史記漢書載之甚詳當時所謂古文今文者皆指字畫言之古文科斗今文隸書同一經也至今日刊本皆俗行偕書無所謂古學今學也弟亦未嘗分某經爲孔子之傳某經非孔子之傳也亦未嘗言今文不及古文也貴師所考者僞經而以田楊京焦之易髽齊魯韓三家之詩注牽連言之弟方不解其故同此一經敢謂今文不及古文弟肯作此夢囈語乎但以數家傳注其間存一二實有不愜人意者疑晉唐人所不取此亦事之常大著駁賈服鄭者多矣此其證也然要與經之僞不僞無涉貴師闢僞經以僞林傳爲據且謂儒林傳不言古文出言制度則輳輯而不明考訓故則窃鑒而無底于孔子改制之大義磨滅功令廣厲學官之辭又云孔氏古文逸書十餘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弟知據書爲說而已足下既據儒林傳又別生枝節以駁儒林傳弟至今百思不解敢再辨而爲之詞哉至弟謂貴師以史遷疑其僞而黜之者特怪傳中明有此語何以云史公不言有古文尚書弟作此疑非一概斥之以僞弟之宜不知者一西漢如田楊申公歐陽夏侯之屬其書已亡其僅存者毛詩孔傳已亡者何從比勘未亡者誣之以僞弟之宜不知者二左傳公穀均周人書昔人言邱明親炙孔子得經意最多然三傳互有得失今皆並行貴師弟有公穀而黜左傳且謂其中有所竄改

奈之何哉足下又謂周秦諸子及西漢人說經記事之書傳于今者說義歸一從無異論自古文出言制度則輳輯而不明考訓故則窃鑒而無底于孔子改制之大義磨滅殆盡其善者或將原書竄改（如左傳或由他書採掇（如禮周之屬）斥弟以不知弟案易書詩周秦別無傳注孔子序卦說卦雜卦書序子夏詩序雖周之聖人賢人明見各籍貴師一概斥之以僞弟之宜不知者一西漢如田楊申公歐陽夏侯之屬其書已亡其僅存者毛詩孔傳已亡者何從比勘未亡者誣之以僞弟之宜不知者二左傳公穀均周人書昔人言邱明親炙孔子得經意最多然三傳互有得失今皆並行貴師弟有公穀而黜左傳且謂其中有所竄改

不知得何古本校之弟之宜不知者三遞禮有諸侯卿大夫禮等目其書已佚無可考以目所未覩之書貴師斥之爲僞弟平心自問何敢妄言弟所宜不知者四周禮一書後人言禮者不能出其範圍自來采用乃不以爲後襲前反以爲前襲後此近儒攻古經新例正南史所謂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箕王莽之漢者顚倒本末貴師弟信而遵之弟所宜不知者五漢博士之固陋貴師亦言之矣劉歆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二語足下謂當問其說爲何如說師爲何如師獨不思劉歆此言所爭者請立古文尚書爲虞夏商周史臣所修亦經孔子所刪所序左傳爲邱明所著豈虞夏商周之史臣孔子邱明之聖賢反

不及諸師所說耶若以爲劉歆所僞則歆固堂堂移書責人博士等何難明目張膽直聲其僞造之罪而但含怒切齒言其非毀先帝所立耶且足下謂歆引詔書增書缺簡脫四字私改語書其罪尤大是其僞大彰明較著之事足下從千古後胸中絕無恩怨尚一覽知而摘之何以夏侯勝師丹現官於朝博士數十百人耳目于下既已懷恨怨怒何不發其增改詔書之罪甘受其責而復爲之包羞耶哀帝曰歆欲廣道術可以爲非毀哉此當時人君臨朝核實斷語哀帝非親驗其書非僞不能爲此言也藝文志所據者七略書目耳其每類案語當是班固所爲其云劉向

僞貴師弟何爲誣劉歆以僞哉足下於葛吳之僞託且爲辨之獨于劉歆之著書葛吳不言其僞足下必誣以僞何稱韋賢魏相丙吉韋元成匡衡不能不謂之竄入特其竄入之有後事者今得指而明之其渾渾淪淪無可稽考者又何可勝數信如尊言則史記爲竄亂不可辨之書矣何以貴師必專據此書但于其中有合己意者則曰鐵案不可動搖有不合己意者則以爲劉歆所竄入如十二諸侯年表之論左傳儒林傳之敘古文尚書弟取史記再三繹

之不知貴師斷爲劉歆竄入者實有何據且史通所謂相次撰續迄于哀平猶名史記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譙奮劉恂暨劉向與歆幷諸先生共計十六人之多何獨歸獄于劉歆一人也史記既竄亂渾淪不可考漢書最詳明可互證矣乃亦設一疑陣以誣之在漢只有史漢二書謂所載半皆僞事則天下既無可據之經又無可據之史人肯信乎在貴師明智超識何嘗不知史漢有來歷不同杜撰特歆于魏默深詩書古微之冒稱絕學欲于二千年後特標一幟而無如二千年以上事實見于史策者昭昭因見近儒解經不通則必藉口劉歆竄入因附會王莽傳西京雜記史通諸書以

入其罪然後經典可以肆其抨擊弟恐此書一出必滋口實（貴師書來亦言有聞而大笑者）又恐道遠語有誤會欲足下從中婉商非欲與貴師弟爭勝也今誦手書似係以鄙說爲不然弟不得不揭破根柢以釋大疑夫欲辨史漢之竄造既疑劉歆自當問之劉歆而欲辨劉歆之實竄造與否則當考之劉歆竄造之出處劉歆之罪不明斯經典之僞不定此必言之如青天白日共見共聞實實鐵板註腳足以服古人之心而杜今人之口者非可以莫須有之詞想當然之語肆意周內證成其罪也至如史漢之岐互禮制之異同訓詁之得失彼此各執一說頭緒太繁權置勿論但將王莽傳西京雜記史通三書（此僞經爲劉歆竄造貴師所據之案）平心剖析此種緊要關鍵勘明餘自迎刃而解矣茲將三書錄後先以鄙意解釋之字句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須就本文訓詁事實上推究不准別生枝節遁入他辭以致滋蔓此經學家實事求是之道極知拙識闇陋知二五而不知一十此事蓄疑已久欲藉此以祛宿惑庶幾聞一知十者其詔我乎足下以弱冠之年具此才學求之長安人海中殊不多覯此弟所樂與往復者讀大著經說數篇援据該博論斷亦有精識弟已僭加評注以誌服佩唯其中時有牽入劉歆處以絕不相涉之事必爲波及轉致自累其文此近儒謬例之可哂者（皇清經解中甚多）足下愼毋以無據之言害所有據也請全行刪去至如駁劉歆禮議數條就事論事糾

其謬可矣誣其僞不可也弟亦有補祫解一篇容日呈正拙集無現存印本俟天暖飭工刷出奉贈餘容稍暇踵談攜以就正也

漢書王莽傳

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嫗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新公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

案顚倒二字訓詁不作造竄解于是非則曰顚倒謂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也若造竄則當論有無不必計是非也公孫祿于平化侯則加以飾虛僞于劉歆唯加以顚

倒五經飾僞與顚倒字義顯有區別歆苟造竄五經則公孫祿當加以飾虛僞矣且于顚倒五經下申之曰歿師法令學士疑惑正指歆所請立之古文尚書左傳周禮毛詩等經而言平帝時此數經皆立歆歿乃廢劉歆移博士書責其專已守殘因陋就寡信口說面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博士怨恨不肯置對所謂毀師法而令學士疑惑也歆卒挾王莽勢而立之公孫祿謂其立非所立顚倒是非也蓋是時經術利祿之路開方各以所業求售卽夏侯勝幸以己說立學謂學者習之取金紫如拾芥今見劉歆別樹一幟又非博士所素習是以大怒然亦但訐其變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而已不言其爲僞也夫以

彼此搆怨互訐之時尙不言其僞則所請立之經實知其非歆所僞造竄明矣至劉歆附會經典以媚王莽則誠有之如非毋功顯君死意不在哀劉歆與博士議其服言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引禮司服職云庶子爲後爲其毋緦又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絰曰庶子曰諸侯此與攝皇帝何與使其爲莽造短喪之典何難造一攝皇帝不當爲私親服制而乃造此絕無關涉之文哉以絕無關涉之文附會以成其說此班固所指顚倒之實證也且班固于王莽傳中所列莽以六藝文奏言者亦可爲劉歆顚倒五經旁證如莽欲專斷則引論語莽欲居攝則引康誥莽作策命則仿金縢莽告郊廟則仿大誥莽假符命則據易繫莽興土功則依洛誥莽著書成則比孝經莽設官職則襲大雅周官蕃城翰之名莽女配帝則考論五經定娶禮十二女之文莽復奏典則改九州爲十二州其餘不勝枚舉班詳載之庶遺未嘗稍爲之諱未嘗稍疑其僞且皆今文多古文少事蹟可驗如此不知劉歆造竄經典之說從何而來蓋誤以莽歆附會經典爲劉歆造竄經典耳不知附會經典者因所有也造竄經典者增所無也一字微差毫釐千里邨說流行百餘年矣以訛傳訛有累經典不小且莽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可見是時各經已爲天下公習尤爲不僞確證乃

近儒轉以此曲證其僞殊所不解噫後人因誤讀王莽傳劉歆顚倒五經一言而以僞造竄加之劉歆不悟班固明列其顚倒實據而仍不言其造竄者古人論事之平允有如是乎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一也

西京雜記隋志不著撰人姓名唐志稱葛洪撰晁氏謂葛洪自序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經癸爲十卷以其書校班史殆全取劉書所餘二萬言乃抄撮之析二篇以神漢書之闕猶存甲乙哀次江左人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陳氏則謂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

直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嘗作史傳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殆有可疑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

案劉知幾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其後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哀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于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據此則班固之所因者其父彪之書也彪與雄歆同時于雄歆等撰續之

史記證以躬所見聞且謂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則凡涉雄歆褒美者尚必爲之區別豈于劉歆一人所造竄者彪竟不知而攙入其中哉固之漢書因于彪不因于歆或由彪采向歆等撰續之史記而訛耳然即如黃省曾所言謂固作全取劉書彼亦云仲尼約之寶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且稱固書之該練由其所資者贍未聞其所資者僞也謂歆撰漢書尚在有無之間而謂班撰漢書乃因劉歆僞蹟哉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二也

史通正史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八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普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

案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云史記十篇之外尚有褚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鉤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鉤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于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襲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

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少孫所增入也然史記亦有後人竄入處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之節儉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一諷百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採其語可論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並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國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右趙氏翼所列諸少孫補文至詳且悉謂相如贊爲後人以班固引雄言移入史記亦確惟疑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

贊及之不知此乃古人文法隨波帶出者既不相涉後人亦何故竄入要之古書誤竄一二條或偶不及檢亦恆有之要不能多也今據史通所述自褚先生而外撰續者向歆以至劉恂有十五人之多使皆在百三十篇中則史記眾人共成之書而非馬遷專書矣余繹史通文義其曰相次撰續猶名史記者必于百三十篇外另有撰續之篇不過猶沿史記之名耳如藝文志既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又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亦其證也

書皆亡究不知其所撰續者實作何語安得以有劉歆在內遂以莫須有之事誣加一人哉總而言之史記一書諸先生所補顯有識別後人誤入不過相如贊一條向歆以下十五人所撰續雖不可考要自另爲一書其不得以此藉口造古事以伸已說明矣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三也

葢自宋胡宏輩始有劉歆僞造周禮一言王應麟後復以左傳其處者爲劉氏語爲劉歆竄入不根之言竄起于此所竄入推原其故實由誤會王莽傳顚倒五經之旨然所遺者不過周禮左傳一二條而已詆是學者解經不考情

實雷同相從其所歸獄非劉歆則王肅竟以臆說爲故事此毛西河所謂欲攻人作僞而先僞造一人以實之者余每誦言至此未嘗不廢書三歎嘗批友人經牘云劉歆最苦王肅最宛恨古人不能言耳乃又有萬斯同者著周禮辨僞劉逢祿者著左傳考證竟以此二書全出劉歆之手此兩人素負重名言僞而辨學者皇惑其說曾未一窮詰其根抵所由遂至博學如康君亦爲所簧鼓而不覺且爲之推衍以徧及各經直以聖賢古經大書特書之曰新室僞學莽歆何人膺此美寵彼方假借其說此卽奉以卽眞莽歆則已矣其如聖賢經典何哉夫以聖賢煌煌垂世大典懸諸日月著在天壤歷千百年無異詞乃忽借曖昧不

明之人以想當然三字斷定竟以聖賢經世垂教之書謂出自亂臣賊子之手侮聖毀經貽患不小非所以信今示後也但康君此書文采雅贍援据宏博所列各經僞證實皆不僞確證特有劉歆以蝕其間遂至蒼黃易位耳今劉歆之事跡既明則一切古今異同之辨可不煩言而自解請將贈定駁詆之言全行刪但取紙上原文按脈切理言之改名曰古今經學源流考亦可爲來學窮經之一助較之侮聖毀經豈不相去懸絕哉此鄙人肝鬲之要敢私布于執事何如何如

-

擬王之臣與其友絕交書

鳥鳴嚶嚶翻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維予與汝德音莫違痛言不寐願言則懷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知我如此永矢弗過昔我往兮八月其穫女子善懷泣涕如雨童子佩觿童子佩韘邦人諸友莫肯朝夕晞晞懷顧我是用憂祝爾友君子我卽爾謀摻執子之手兮摻執子之祛兮同我婦子言就爾居與子成說實獲我心以謹楚兮悠悠南行適彼樂郊樂於楚室以遊以遨不日不月室家之憂君子所依飲之食之安且燠兮江漢湯湯道阻且長言念君子曷云能忘北風其喈雨雪載塗我征聿至日月其除曀曀其陰如飛遂冬日烈烈無衣無褐何食不飽載飢載渴爾不我畜亦已太甚室人交徧讁我謂爾不信豈曰無衣狐裘蒙戎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日用欽食無不爾或承有踐家室豈不我矜人之無良胡寧忍予嬉我婦子編我衣絮靜言思之其毒太苦嬉爾朋友不可與處無我有尤維予之故始者不如今逝將去汝維彼忍心胡不自替信誓旦旦曾莫知其玷已焉哉自詒伊戚謂之何哉自今伊始莫往莫來

鶴

齡公

錄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天都 張潮 山來校

鶴齡錄

昭陽李清映碧著

歲辛酉以同郡稱予同籍者九獨與喬侍御聖任為耐久朋即改玉後或面覩或傳書歲歲不絕也今歲戊申矣適逢戢泪之辰然不敢以長篇縟句彿公不言壽素心且以杖朝遐齡不杖朝而杖野故予之祝公也亦變其體爰簡正史稱編及生平所耳聞目擊壽踰百齡者彙為一帙顏曰鶴齡錄蓋為知已祝難老也雖然予自分亦老矣未知它年猶附驥者再覩厠九老圖中一人否時有從旁祝予者曰若不見昔圖今錄內有君家百二十六之李元爽尚綿綿未艾乎予曰請移以祝公武又曰未也其以公為名與姓符之王子喬

前漢丞相張蒼老食乳以女子為乳母年百餘歲

魏明帝時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渡遼將軍范明友家一人至年三百五十歲

南梁蕭映為北徐州刺史徵還見鎮離人顧思遠年百十二歲七娶有子十二小者年已六十映簡其頭有肉角長寸年至百二十歲

晉道中山師沒魏攻樓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食穀唯飲曾孫婦乳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百十六歲當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

高麗王高璉百有餘歲

後魏羅結年百有七歲太武帝命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至百一十詔聽歸老

第棄城名羅侯城壽至百二十歲

吐谷渾王慕容三歲

太宗次河陽女子呂氏年百歲

唐高祖幸潁州魏徵宅時徵母在位百年

子翟氏張氏並年百歲皆幸其宅存問

太宗次平棘幸張道鴻家時年百四十六歲

孫思邈歷隋唐至高宗永淳初年百餘歲

河南縣大女張年百三歲高宗親幸其第

白居易居洛為九老會內李元爽年百二十六歲

宋太宗時鄆陵人許瓊年九十九長子年八十一次子年七十九幼子年七十五帝命迎瓊赴闕三子扶持皆鬚眉皓然帝頫問良久瓊

詞氣不衰言唐來以來事歷歷可聽識者皆卜其壽
未艾也　郭琮越州僧。性孝琮母百餘母百五歲。
進聖宗時。朔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三歲　道宗時
三河縣人孫寶及其妻皆百歲。　金世宗大遼水名
見百二十歲老人。能道國初。俱見正史
前漢貢公年百八十歲文帝問何以至此對曰臣父
母教臣鼓琴漁引無所服餌。　晉桓溫伐蜀名見諸
葛亮小史年百七十歲。　唐太宗時僧玄奘求經西
域至磔迦國大菴羅林林中有七百歲婆羅門如三
十許二侍者各百餘歲。玄奘東對有大原人千伯
龍乃階時生至是已百二十八歲自北來請國帝勞
之伯龍曰臣神堯皇帝之臣得至今日復事郎君帝
悅。　憲宗時宮人沈氏有父居滻水年百一十母年
九十五歲。　五代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
歲形僅三四尺目中白精皆碧。　宋太宗時李守忠
奉使瓊州道逢楊遐舉年八十一守忠詰其家見其
父連叔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並存語次
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首下視曰此九代祖也不知其
年。　宣德郎劉永鈔夕元年百有四歲勅授承事郎。
有客爾百年故老乃吾六世遺民之句。　鄧伯溫過
洛陽遇賣藥党翁曾于後唐清泰中為兵經事周世
宗有放停公帖可驗時年百八十餘矣。　淳熙中如
皐人李嵩年八十方往揚州觀瓊花自是無歲不至
壽至百九歲。　明崑山周壽詮生宋嘉定間歷元至
國初洪武五年計百有十歲。名見賜食殿上。　海州
人王士能生元至正甲辰歷明成化癸卯計百二十
歲矣。先遇一雪山異人示以攝形鍊氣之要白髮拔

額肌膚如童　國子司業豐寅初於靖難後棄官躬
耕年百有五妻滕氏亦百餘歲　程番太守林春淳
生成化庚子至萬曆己卯年百歲有司為建人瑞坊
扁曰六朝大老百歲偉人年至百有四尚存　成化
中翠牧所千戶朱政有曾祖信百八歲祖某百二歲
皆以正千戶致仕。　弘治中麻城人梅吉為惠州太
守夫婦皆百歲　蘇州鎮海衛毛翁年八十餘訓蒙
自給有星士為推命云交百歲外當貴矣翁笑其誕
至九十七孫澄舉孝廉至百有四歲澄狀元及第未

幾封修摸。至百十二歲尚存　正德時。侍御毛伯溫按楚。見某村風氣完萃。疑有異人。乃迂道往覩。聞一老人壽高。即迎刺拜謁。及門。老叟親迎。伯溫下車扶之。詢叟庚甲。云生於元末。至今癸酉。計百八十歲。嘉靖時。海豐太宰楊巍。年八十有六。矍鑠如常。其母太夫人。年百有一歲。時有女歸寧。年已七十。猶稱少女。

麻城劉學珪。年百二十歲。清晨吸日光於目中。時覺胸有紅日一規。言日為陽宗。常存之。則長生。

京年百七十八歲。朝朝服玉泉琢菌。名曰煉精。崇禎時。尋司理明州。聞慈谿劉忠憲副伯淵。年百一歲。往見之。伯淵語尋曰。老夫辛酉登鄉榜。辛未登會榜。俱與公同。可寫一治年弟帖否。予笑而從之。自稱年晚弟云。

杭州蔡太宜人。善運氣。予以崇禎癸未年。道杭州。猶傳其容顏飲食步履。如少壯時也。時已一百十三歲。以上俱神史俱自漢迄明止

續鶴齡錄附

予之續鶴齡錄。壽喬公聖任也。計得百齡若干人。或曰如斯而已乎。予曰未也。幾見覓間有窮時。時子年七十二矣。遙撫弟自笑曰。是吾貪也。欲以人多騁百齡。庶搜博稽。而謬誤已之百齡。或如之。則亦貪人者不知足。吾其息貪矣。遂輟不復綴。壽之劍閣氏。雖然。等有三。男孝女貞。其壽也芬華。故為上焉者。餘稍稍有以自見。次之。餘碌碌無述。又次之。此皆所云上壽中壽下壽而非昔人所云上中下也。是謂續鶴齡錄。

鶴齡錄

南越王尉佗。繇秦歷漢。計年百餘歲。

王高宮。年百十九歲。（後漢）張奐。養志不仕。年一百五歲。　鮑出有孝行。其母年百歲。　冷壽光。屈頸鮐背。年百五十六歲。色理如三四十時。（魏）焦先。逢漢室衰。遂絕口不言。其年至百有餘歲。（晉）南海太守鮑靚。年百餘歲。　瑯邪王廙。作亂吳中。以頹憊妻孔氏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氏為司馬。後年百餘歲。（南宋）蠻王田儋。在山中。年百餘歲。　南梁庾易。年晉陵有惠政。及卒。有田舍一老嫗。又氏百餘歲。

扶其曾孫出郭感戀不自勝　海中浮鵲山去餘姚岸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　後魏始祖拓拔力微年一百四歲　西魏王德母年百歲後德而存　唐道士王遠知棄法善皆得異術遠知年百二十六歲法善封越國公年一百七歲　宋都指揮張暉妻年百五歲家貧詣闕自陳　眞宗詔賜束帛　金廢主亮立子光英爲太子盡召從太祖破寧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加宣武將軍中有忽里罕解其衣進光英曰臣今年百歲矣願太子壽考與小臣等　芮國公夾谷吾里補元涼國公札八兒年一百十八歲　明天順中名京師人百十歲茹大中八見便二歲殷賜宴順天府尹冠帶襲衣　南兵部尚書張邦奇母年百歲後邦奇而存　以上正史　晉單道開居羅浮山年百餘歲　唐張果軒轅集前漢班壹年百餘歲　後漢王真年百歲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　華佐曉養性之術年百歲猶有壯容

得道俱年數百歲　華陰人　南唐張陳二將從吳會事長生術年並百餘歲　宋巢谷年百十七歲瞳子皆光炯然　傅寶之祖母蕭氏年百有八歲　那事父仲至孝仲齒落更生年一百四歲　元王德元通知易說年一百三歲　龍虞寒行服氣導引嘗舉觴壽母忽見北窗外梅花一枝盛開士大夫稱之曰孝感所致年一百有八歲猶童顏鶴髮　滕克恭爲翰林學士人明一主河南鄉試遂絕意仕宦年百餘歲　明海寧賈萬戶銘年百有六歲六歲劉基贈以福壽圖　商丘陳百萬生長嘉隆間年一百九歲　德清人蔡四病困若有人以鹿角膠告四服之終身年百有八歲　隆萬時新安同里潘母鄭母年皆百歲　又新安閔門熊母生於隆慶亦百歲　泰州韓氏自九十外不甚進穀惟日啜醴少許並肉膾數丸年百歲　諸暨吳氏適蔡溫以十六祇飾守節八十五年年一百一歲　鄧川縣孫氏適楊堯以二十五祇飾壽百有三歲　蒙自縣張氏適趙署帥飾表閭壽百二歲　淮安人王鉉孝七十人

失明暑夜納涼仰見星斗兩目遂明年一百三歲

良鄉孔無假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名見與飲食四上俱自漢
延明止

予草錄已訖有傳李公化熙母宋氏現存年亦踰百公與予同司李兩浙爲真逆袁閘之日歎且喜喜母猶後公而存又有高郵處士尤佐鰲居七十三年書不再娶年一百二歲

以

介

編

-

今海內皆知虞山有毛子晉先生云毛氏居昆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虛吾皆有隱德而虛吾雅力嗇事尤精於周髀佐縣令楊忠烈隄水平賑功在鄉里者也子晉生而篤謹好書籍父母以一子又危得之愛之甚而子晉手不釋卷鐙中夜嘗不令二人知蚤歲爲諸生有聲邑庠已而入大學屢試南闈不得志遁棄其進士業一意爲古人之學讀書治生之外無他事事矣江南藏書之富自玉峰蒹竹堂婁東萬卷樓後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絳雲不戒於火而踳然獨存者惟毛氏汲古閣登其閣者如入龍宮鮫肆既怖急又踴躍焉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訖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庫書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所遺紙理縝滑墨光騰刻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

未見子晉日坐閣下手繙諸部讎其譌謬次第行世至滇南宮長萬里遣幣以購毛氏書一時載籍之盛近古未有也蓋自其垂髫時即好鋟書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於虛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產日召梓工弄刀筆不急是務家殖將落毋乃戈鐇人解之曰即不幸以鋟書廢家猶賢於擁蒲六博也廼出橐中金助成之書成而雕鏤精工字絕魯亥四方之士購者雲集於是向之非且笑者轉而歎羨之矣其所鋟諸書一據宋本或戲謂子晉曰人但多讀書耳何必宋本爲子晉輒舉唐詩種松皆老作龍鱗爲證曰讀宋本然後知今本老龍鱗之爲誤也子晉固有鉅才家畜奴婢二千指同爨而炊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頃有奇區別樹藝農師以爲不逮竹頭木屑規畫處置自具分刊即米鹽瑣碎時或有貽一詩投一劄者輒舉筆屬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旦望則率諸子拜家廟以次謁見師長月以爲常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嫻禮義彬彬如也生平無疾言遽色凝然不動人不能窺其喜慍及其應接賓朋等殺井井顧中庵嘗笑謂之曰君胸中殆有一子又危得之愛之甚而子晉手不釋卷鐙燈中夜嘗不令二人知蚤歲爲諸生有聲邑庠已而入大學屢試南闈不得志遁棄其進士業一意爲古人之學讀書治生之外無他事事矣江南藏書之富自玉峰蒹竹堂婁東萬卷樓後社河汾谷音諸詩刻而廣之未幾遂有申酉南北之事每自歎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憑依其間即子亦不知其何謂也變革以後杜門卻掃著書自娛無矯矯之跡而有淵明樂天之風與耆儒故老黃冠縞衲十數輩爲佳日社又爲倘齒社烹葵翦韭朝夕唱和以爲樂間或臨眺山水當其得意處則留連竟日遇古碑文碣志急呼童子摩搨數紙然後去嘗雨後與子採烏目諸泉窮日之力子飢且疲矣同顧子晉方行步如飛登輒險絕樂而忘返其興會如此居鄉黨好行其德篤於親戚故舊其師若友如施萬賴王德操輩或棄館終其身或葬而撫其

子建黃涇諸橋一十八里無賽涉之苦歲大飢則賑穀代粥周鄉里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嘗贈之詩曰行野田夫皆謝賑入門僮僕盡鈔書人謂之實錄云所著有和古人詩和今人詩和友詩野外詩若干卷題跋若干卷虞鄉雜記若干卷隱湖小識若干卷所輯有方輿勝覽若干卷明詩紀事若干卷圖秀隱秀弘秀閨秀等集海虞古文苑今文苑若干卷子與子晉交閱數年矣久而敬之如一日也明年丁酉改歲之五日爲其六十初度之辰其子褒表展猶子天同象謙雲章暨其倩陳鍔張溯顏馮長武輩請予一言介壽予因作一小傳以乞言於綴文之家亦書子之所及知者而已子晉初名鳳苞字子九後更名晉字子晉潛在其別號也

余誦古人詩至魏武帝短歌行及韓退之南溪詩未嘗不徬徨
追歎也夫以魏武之雄姿經營八極一不得志子江東則有老
驥暮年之感而其詩曰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
恩退之之文章亦一世之雄也及歸老城南莊則賦詩曰不惟
兒童輩亦有杖白頭饁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願爲同社人雞
豚燕春秋此二公者其才力志氣橫騖側出可以無所不之及
其才騁而旋志放而返則退而思息機摧撞謀田園鄉社之樂
勞歌而役夢千載而下猶有餘情也余少有四方之志老而無
成海內知交剛謝遒盡及門之士晨星相望亦有棄我如遺跡
者惟毛子子晉契闊相存不以老耄舍我而子晉年已六十矣
憶子晉摳衣升堂年方英妙今已鬠然爲鄉老余西垂之歲塊
然獨處其與子晉過從視古之度阡陌而燕雞豚者則有間矣
於其生辰爲壽諷詠曹韓之詩其亦不能無慨然也已子晉有

三才子撰書幣過余謀所以壽其親者余觀介壽之辭備矣頌
其文則游夏頌其行則會史頌其藏書則酉陽羽陵頌其撰述
則珠林玉海余雖善頌何以加此而余之所聞於內典者五天
聲明之論六歲至十五歲童子習學閻誦比於神州上經孔父
三絕婆羅門四圍陀論此方之五車四部未足闕其緒餘也彼
其淺淺者而猶若是而況其深深者乎日吾友蕭伯玉范質公
議藏大藏方冊子晉誓願荷擔續佛慧命皮紙骨筆不遑恤也
余晚探教海思以螢光爛火照四舍而鏡三宗子晉獨踴躍印
讚以爲希有然則子晉之志願固在乎威音已後月光已前世
所謂名人魁士登汲古之閣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者舘子
晉觀之不啻河中之一葉宜其脩然視下欲然而
不自有也余嘗觀魏武遺令與陸士衡之憤懣獻弔者矣又觀
張緒叙退之養病詩所謂又出二女子合彈琵琶箏者矣英雄

歲在丁酉正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爲虞山毛子菁先生懸
弧之辰華山鏡寸子將爲文以爲壽有客排闥而入繞座一匝
拄九節杖而立於前曰世間之人從無始以來癡惑牢固我執
現行貪長生而希遐算內存一壽者想外示一壽者相所謂知
見每欲留於世間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以爲固矣者是也子學
佛者先當離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烏用趨時之好類俗之
愚不以無我之旨示悟於人而以我相壽者相以熒惑當世不
惟生於其心抑且形之於筆捨智就愚棄理隨情殆爲子不取
也鏡寸子憮然有間熙夷微笑而言曰余之所以壽者與爾所
言者異曷異乎曰余取根境相對內因外緣適生一念竪窮橫
遍以爲壽也研求此念不從境生由內根故不從根生藉外境
故不從根境內外共生於一念中無二心故亦非不從根境而
生非無因故四性審觀內外推揀求念生處不可得了人法空

契二無我是則萬物之紛紜天地之覆載日月之循環四時之
往復父母生成子孫繁衍無不從此一念生無不還歸此一念
求之於過去過去無始索之於未來未來無終責之於現在現
在無住已未分之於以爲萬物於以爲天地於以爲日月於以
爲四時於以爲父母所生之身於以爲身所生子孫眷屬緣生
無性無性緣生爲性相不二理事無礙之探旨也故莫壽於一
念莫壽於約四性求一念不可得又莫壽於一念不可得處竪
窮橫遍故肇公云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以
成已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戢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總六
合以鏡心一去來以成體古今通始終同窮本極末莫之與二
浩然大均其惟一念之爲壽乎由是言之冥靈不足慕大椿不
足取彭祖不足匹倘無海外三島蓬瀛之可往又有何服餌吸
粹之圓成藥道金石之堅固乎所以善財童子止發一念菩提

心參見毘目仙人時毘目仙人執善財手即時善財自見其身
往十方十佛剎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剎微塵數諸佛所見彼
佛剎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亦聞諸佛隨諸衆生心之
所樂而演說法又自見身於諸佛所經一日夜或七日夜半月
一月一年十年百年千年或經億年或阿庾多億年或那由他
億年或經半劫或經一劫百劫千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佛剎
微塵數劫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即自見身還在本處
如王質遇仙之綦纔看斧柯爛已經三載倘謂食頃又如周穆
王隨於幻人雖經多年實惟瞬息一夕之夢翱翔千百年皆一
念之玄旨也子晉先生向刻華山三高僧詩先高松師始唱華
巖於庚辰之春先生設供衡甸執弟子禮暨南來師繼演於中
峰先生施供如前會無厭倦歷今三世結方外誼今予習演大
鈔第五會已竟擇丁酉孟陬元旦續演第六會正當十地一品

爲大海一滴滴滴皆海如鳥飛空跡跡皆空爲甚深甚深之旨
與先生六秩誕辰適際其會敢以華嚴一念圓融之旨以爲壽
則無時非壽無處非壽矣況先生家積奇書不啻周之柱下史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又鐫刻之士無虛日刷印之工不停
手先生文辭學術已倍蓰於古今之人亦已涉其流探其源采
剝以爲文章咀嚼以爲吟詠以聞名當世矣一念之旨或已聞
之熟矣故爲文以爲壽子以我爲多言乎客聞之合爪稱善

華山鏡寸子照渠和南拜祝

洪範之稱五福莫先於壽而老氏以修道爲養實自致之而已矣古之人文章節義揖拄世趨植基膺眷原本於作善而歸美於降祥若此其隆也豈非致之有繇哉吾虞毛子子晉博學好古君子也家隱湖取昌黎汲古得修綆之句搆所爲汲古閣者以貯天下之奇書蘭臺石室之藏兔園羽陵之簡金相玉軸照曜棟宇非名人勝流徘徊而不得上云子晉名晉字凡甲乙丹黃閱四十年如一日以云汲古柳子厚之言曰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蓋憂憂乎難之子不知當世文人學士懷鉛握槧口吟手披其所謂汲古者何如也子晉顧有取乎爾用自娛抑用自勉庶幾昌黎氏之微旨乎而子竊有徵焉者赤文綠字其碧甃也瑜瑕管城其韜韞也記事纂言鉤玄提要其挈瓶罍而測原泉也綿亘度世之津梁維輓前人之寶筏經經史緯毛氏之書滿天下其斯以爲子晉也已以予觀秦漢之間鼓咸陽之烈燄啟祕府之藏書詩書之道有幸有不幸焉然而非可概論也邪說詖行迺世道憂患之始非從而芟薙之纏綿轇轕榛蕪廢甚故夫始皇之作天也非人也後王繼起延致師儒淄川濟南之士其所誦習者必先聖之粹言其所闡繹者必先王之至道非聖誣民之書其爲衰息也已多矣子晉承須溪點定温陵劄竟陵訾謷之後不斤斤辭而闢之爲之導揚經史疏決百家將使粹言至道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其爲功顧不偉與丁酉春孟子晉甲子一週陸子勑先刻朱陳之誼將執楹承飲以往而屬子爲其序予維羅長筵考鐘鼓陔頌於前而松柏歌於後斯誠人世之極娛吉祥之善事也雖然此世所爲壽子所以壽子晉者梨棗集明誠之金石奏襄陽笠澤之賡詞擅仲武般璠之妙選斯文不振千世百世其澤蓋有存焉者況孝弟力田家風茂著數歲以來甲子編年衣冠餘古慕

遺民忠義之緣悵皋羽西臺之記文章節義未嘗不輝今而照後豈止家隆隆祉綿綿修酌旨祝延之文而已哉勑先曰善哉斯言請授簡以爲子晉壽他日合嗣音出雲舉風翔子晉且優游難老燕喜高堂予將從汲古之閣把酒譚讌詠所謂閉戶著書多歲月者以申百歲之祝子晉更爲一笑也

虞山趙士春譔

天積氣也地積形也天之下地之上盈其間者皆物之有形有氣者也是故得形氣之厚者大壽得形氣之尤厚者大壽而又大至天地止矣今夫禹之鼎文之琴荊山之玉豐城之劍形之至美氣之至聚者也然其所謂形者一物之形所謂氣者一物之氣也是故其形氣及千年已耳數百年已耳同乎天地之量超乎萬物之表者其人乎雖然人自含氣抱形以來歷數今昔蓋至衆矣何冊書所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止數聖人焉蓋此數聖人者皆能以理全乎形氣之質而又以理之可見者著爲仁義禮智之德設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以立人極以教萬世故其人與天地終始其以言而載之於書者亦與天地終始秦皇帝煨燼之而彌著濂溪紫陽諸儒紹述之而益尊也是以天下後世奉其書爲修身正心之要聖帝明王宗其言爲詢事考言之本誠萬世不易之準矣海虞毛子晉豪傑之士也嘗有明之季天下循誦習傳家以入股資取世榮若夫究先王之道明聖人之學以出身加民者不少概見乾坤玄黃之戰識者知其必於是矣子晉憂之曰天道之盛衰繇於人事之得失知其所以失必求其所以得使天下得所事事而不失其有形有氣之身焉是莫大乎以聖賢之道家諭而戶說之矣繇是舉唐虞迄於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凡聖經賢傳與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詩文傳記可以正風俗而厲人心者窮年考校悉力梓行是以三十年來天下之讀汲古閣書者南朔萬里而且購求及海外之官長昔人有言曰聖人爲天口賢者爲聖譯子晉之功等於譯聖顧不大哉其用心之微所以全乎有形有氣之類者多矣雖然予又有進也經史之外無學術十

三經爲聖人傳心之要紫陽綱目爲治世之大法周子太極張子西銘啟蒙皇極經世諸書皆先儒理學淵源也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莫大於此今何時乎子晉與確菴爲之治其圖象集以註疏參互攷訂制爲定本使學者得所宗焉翼聖教正末學不亦深切矣乎余有志而艱於力故特爲子晉致一祝也若夫子晉先生之潛德懿行可傳於後者則有確菴之傳在時太歲丁酉秋七月朔又三日書

壽冊題辭

虞山毛子晉老盟翁杯湖選客緣嶺仙流閱海田之變更醉醒任意敦詩書之宿好帝虎惟嚴未嘗頻守庚申不覺重週甲子歲當作噩月在孟陬椒花留頌三多萸葉俄添五出黃綿襖子正堪晞髮以候天梳絳縣老人何曾簡曆而知壽算嚴前拂水聲兼五粒喬松井畔神丹光映七星香檜玄鬢那沾片雪何煩卻老先生麗辭擬賦兩都間取憑虛公子固吾儕之祭酒亦法社之耆英爰有指月影公貽贈同人翰墨詩中畫本非色可求畫裏詩材有聲能繪置身於籃輿篷艇之際白傅與如滿杖履相參舊想在風旛煙樹之間支公偕玄度林泉互賞披圖賭詠掩卷尋思聊述贈懷以當唔對丁酉花朝笠湖蜂腰老叟周永言題於穗雲書屋

贈詩另錄

介題

潛在先生駟聲藝林者四十餘載人知其爲風雅總持不知其宏才碩德尤度越時流也丁酉獻歲爲先生初度海內同人致詞祝釐者不下千餘章余亦集松陵諸君子詩文若畫以爲先生壽或曰祝詞悉諛語耳烏足爲先生重余曰不然古人愛慕其才德未有不託之歌詠以誌其景仰之私者則先生千秋之品得篇章而益信矣又曷可少哉因敬題於同人詩冊之後照影并跋

鶴林釋牧雲名通門　通家子張宗芝傳英
　　王劉僧琳錄

丁酉春王五日隱湖潛在居士六十大慶也公隱於湖而湖彰以德士林稱之余託山林獲辱交契無以爲公歡因作長歌壽公增金以黃公其一粲而投之平歌曰

何年西伯當懸弧聖人利見曆數符泰伯遁走斷其髮天開山水來句吳有仲偕行介如石瀕海一山稱隱逸至德千載在人口周家天下隆無敵至今景仰山稱虞山頭塚遺骨未枯絃歌下接言子里衣冠匪復荊蠻徒要之人文有所開水山靈秀宜多材仲之來吳土亦廣終焉託此何爲哉虞之距蘇方百里一體春秋修祭祀延陵又復世其家輕國何如兩兄弟至矣哉姑蘇直北高虞山山臨粉堞若髻髮深林窪壑鬱靈氣千秋杖履

堪追攀山之東南有兩湖蒹葭魚鳥無時無山雲下曳湖面白湖煙上拂山容都東湖之湄君子居其家富有充棟書小橋依約鴛曲岸平田沃衍環幽廬齋中有閣名汲古南面百城無與伍鼓鐘於宮聲遠去汲古之名擅寰宇異書一出人爭買多士捧觀心眼駭校讐半是王孟流筆墨淋漓其瀟灑歲時酬唱多新篇織簾一集婁東傳交情彌敦身後見閣中君子何其賢古今上下搜書史午夜藜燈惟照此興亡浩歎廿一朝英雄事業同流水成佛初因記聚沙靈山片語優曇花阿難結集一大藏流通末後屬君家佞佛諸君有夙種愛君青山毳袍擁爐久馭支公鶴駿遊飽參盧老風幡動花木禪房古澗濱幅巾來往不辭頻空亭聖湖徵諸詠喜余原是同鄉人憶君湖上遠世紛比鄰雞犬聲相聞紅桃碧柳映溪口武陵當不在探雲時昔虞翁就虞隱曾樂湖山衣帶近采薇誰作首陽歌建鉞終疑孟非慎槐

題倉石圖

潛在居士積卷富於萬石拈此以壽

石果目栗果腹倉石胡然不倉粟君不見心同鐵勁貪賦梅功垺金堅勝書竹又不見歲寒之交號石盟廟決之謀稱石畫厥德散見在六籍考美難求一而足南宮故以丈人尊不惜泥中拜祝笏且史載蜀有巨室牛馬息蕃量以谷推此可以量吾才曹居八斗謝居斛壯志不甘思滿石家有藏書但多讀嘗愛漢有萬石君獨善爲謀貽子孫我將持此爲公壽滿引松間遞一

尊

婁東費省公名參

隱湖行三十四韻

隱湖之水清且遠層波蕩漾如連錢千頃稻花香撲岸水中藻荇相依偎

三峰釋豁堂名正昌

和南山瑞靄遥相接中有至人結幽棲規模後學稱師資校讐
往往至棲鳥千秋大業恢於斯時當獻歲朔有五叟杖斜川日
亭午甲子欣週撒降辰斑衣彩映霓裳舞猗歟先生壽且康縹
緗萬軸聯奎章綆修汲古邁今昔表章奕葉功房皇猗歟先生
樂未艾寶月堂前草如帶著書閉戸擬康成後先述作斯文在
緬懷昔日上高堂翁髮未皓子顏蒼晷公苦留踰信宿情深投
轄無相忘嗣茲煙水東西隔公喜童顏子髮白詩比徐凝荷屨
存慚愧蜣螂溷隋璧須臾已過十年期百歲徜徉總似茲任彼
滄桑更世變諒哉松柏噣能移松柏擬翁翁更久鹿門泉石陶
家柳謝庭寶樹共蕨雞爆爆商芝覆大斗君不聞大小毛公歲
幾何彷彿希夷八百多他年湖水深千尺載鶴移尊百徧過

松陵朱長孺名鶴齡

隱湖先生歌

介

隱湖先生誰與儔圖史錯落紛相酬石屋瑕函失奇祕羽陵藍
簡窮冥搜荷囊聲帶何須羨身擁萬軸雄南面枕簟時能其逸
民菊露松風恣遊衍積書巖中日月長天仙沆瀣供廚膳金莖
露甘如飴玉饌槃蹠無期我欲與君斟酌之長看瑞樹添新枝

婁東王石隱名肯

寶月堂開雲母屏賦成白雪酒初醒煙中曉岫當窗紫樹杪寒
濤入座青鳥跡重編秦小篆鵝羣新搨晉黃庭藏書汲古知名
久天祿今看有歲星

婁東華天御名龍

隱湖春水漫池塘布韈青鞋野外裝楊柳參差彭澤徑桃花深
淺武陵莊百年飲興行多醉四海詩名老更狂玉軸牙籤三萬
卷會看文彩動星光

滇南文介石名雋寓

介

靈椿幹老寶家莊庭桂森森列幾行充棟圖書存宋蹟滿盛錦
繡燦奚囊煙霞靜擁星橋近歲月閒留古閣長更喜椒觴新獻
後者英又集舊冠裳

虞山孫子長名永祚

少與兄同學相看並六旬竹溪唐逸叟栗里晉遺民舊雨追初
夢高風愧後塵無多耕釣侶期共隱湖濱

鷗盟當日社回首未全疏雨試登山展花移藏酒車郵筒徵刻
韻秘笈借鈔書共喜安耕鑿春秋已久如

湖上蹔然閣人間識古香擁書南面樂支枕北窗涼囊頴功名
薄箋詩日月長所欣庭下客豐羽欲高翔

榆柳村成巷桑麻宅繞川胸貧能指麾舉堵不言錢兒足三冬
史人來萬里船一生惟食字脉望已通仙

婁東盛聖傳名敬

介

圖書乍展列雲屏迭奏笙竽醉卻醒長厚一門頭未白才名四
海眼常青閣中訂詁珍雞譯膝下傳經重鯉庭欲捧霞觴何以
獻高空邁指老人星

吳門金孝章名俊明

才堪王佐隱林丘四十年來著德修汲古閣同天祿祕昆湖居
似輞川幽人龍文虎名誰敵義府經神世共求最羨傳詩今更
盛階庭芳樹總琅球

茂苑湯梓莊名溍

大海盪迴波空濛結幽翠虞峰一點青岩巒靈蓍靈氣人文仰昔
賢流風淑其地汲古得高人讀書徹清閟姚姒既上關稗諧亦
不棄石渠未足奇二酉於斯萃千古斯文宗一時典章帝所以
問奇人弄悅窮山邈春風轉洪鈞六秩欣初度願爲格外言相
與求瑶慕萬物本塵空寒暑歲流逝壽題歲之積歲題日之記

日廼曆之宗曆廼載之位惟載本於奇惟奇耦廼玉大衍參兩兼萬千五百二無始亦無終生生理如是以此壽先生超識絕情誚老眇本嬰孩迎文亦嬉戲先生具曠懷清味言中意庶幾絃歌人千秋笑相視

婁江凌爲裘名裳

題畫梅

歲寒人寫歲寒花持贈湖南意更退玉樹根蟠巖筍老虬枝影落石倉斜金函祕祇如千軸鉛槧增詩第幾家最羨廣平心善賦定隨竹紀共無涯

吳門陳孝寬名遵

題畫梅竹

羅浮仙人丹粉顏渭川君子青瑣玕才人點染入毫素緋桃綠李空漫漫壽君獻頌頌勿朽孰若寫此爲君壽看梅結子竹生

雲璈岡陵不崩松不凋誠哉仙人王子喬

海虞馮定遠名班

吳中自昔多名流百年已來風流未沫每讀其遺編未嘗不慨然若與同時而遊也余年十六識隱湖兄於魏氏之華溪於時沈雨若有文詠喜交遊似前輩人嘗嘖嘖口毛東美不置東美子晉未冠時字也至於今日三十載如一屈申臂世塗陵谷讀書種子存吾二人爲不食之碩果皓首相見往事顯顯然猶在心目隱湖汲古之閣藏書數十萬卷富甲海內四方高人名士歸隱湖如水之於海入其門童僕知書如鄭康成子弟頭角嶄嶄如荀朗陵子憶結髮時從長者見錢功甫隱君於南宮坊值其曬書有大軸如金剛杵爲元人酬和之作倪雲林柯丹丘顧仲瑛皆眞蹟娓娓言唐沈文祝往事以爲今無是人使功甫見隱湖豈復有此言耶今年春隱湖甲子一週往還多善頌之文予繼之一章

滄桑世事漫悠悠尊酒相看兩白頭好事也知同古昔名人幾個與風流繙書夜永宜無倦種秫年豐合倍收待得春天光景好湖頭應許泊漁舟

東川李如石名寶

毛氏稱隱德世居昆湖濱子晉有奇癖博物交古人藏書號萬卷上下雜具陳東南文墨士往往傳其眞當其索取時百計多苦辛要知天地內凡物皆有神何況此典籍朝夕得相親我欲登茲閣豁眼滌微塵忽忽遇漁父爲問桃花津松間明月下白石何鄰鄰爲尋萬卷裏脈望已駁駁君能服食此遐齡期大椿

虞山幽處隱湖濵徵士衡門五柳垂萬軸縹緗開鄴架千秋風

吳門文端文名柟

採長作山中歲寒友

玉峰歸玄恭名莊

虞山之南七星橋湖田肥美風土饒中有隱君厥姓毛擁書萬卷長逍遙生在盛時萬歷朝於今甲子初週遭閔歷世事浮雲飄桑田暫見生波濤當今天下何洎洎皆是人世交終然拒絕淮南招醉鄉學士卧東皐五柳先生室蕭條杜甫草堂蔭白茆張蔚滿宅皆蓬蒿汲古之閣倚雲高方之前哲今爲豪玉軸裝束牙籤標架如李侯倉如曹寢食其中忘晨宵心誠樂之不爲勞四方名士爭招邀紵衣縞帶札與僑遊庭前玉樹爭干霄中郎阿大不得驕斑衣五色秃兩髦高堂齊獻百歲醪安期巨棗曼倩桃何以侑之白雲謠三江野人久掛瓢飽經離亂情鬱陶時時巴城渡輕舸共君唱和雅與騷茲聞懸弧在春朝破奚長何代

雅爲毛詩賢星占聚來明遠春酒觴同問字奇勳在圖書應食
報蘭臺他日薦庭芝

婁江黃攝六名翼

遊世誰言物外遊昆湖一曲卽滄洲白沙翠竹杜陵宅錦軸牙
籤倪鎭樓桃洞耕桑志近代玉山觴詠集名流新正恰值懸弧
日車馬江干起白鷗

狎主湖山四十年名場已老鬢猶玄山僧待施充香積村戶分
齋繼寮饘三藏蠶餘文再鏤六經燔後本重鐫如君福慧雙輪
轉食報應知在後賢

西川莊宜稱名祖誠

青鳥銜書近玉臺雲旂冉冉碧車來天孫已就迴文錦棗女遙
隔竹葉杯昱彩夜高松際月弄晴春放嶺邊梅幽人寄傲南窗
下正欲題詩笑靨開

古吳黃方宜名璨

題耿菴畫梅

先生毛蕤之後裔歷漢迄今二千禩宗支繁衍瀰天地貴賤顯
晦非一類先生神情靜者侶結茆栖遲琴川汭琴川風物百靈
綴山明水秀人文萃先生蕴奇躭古異墨兵玄符綿代嗣縱衡
百氏炫心志周秦漢豪偕秦隸先生辨之瞭如指魯魚亥豕晰
陰翳點畫勾針芒蠹瞎髮毛纖芥紛螺髻赤文科斗漆蝌蚪一
經鑪錘按縝緻賢聖沈酣譜幽邃緝照意旨傳緣字石蟫從橫
連蚿刺繡菩馭蝕倒位次先生校讐了深義鍾呂鼎銘蛟螭臂
竹韋編筒量櫪比蝸宮蠹腹紋錦織藤花箕粉乳精衛灰飛煙
滅胡爲繼先生似續衍眞諦藜燈拄火豁勘味先生之業千秋
帝百王億聖永無晦日月輝光同紙背水晶照澈熒熒隸今年
先生甲初會稱觴進椒來海內摛華掞豔抉藻繪洋洋灑灑盈

書中夜膏燈璧相對左擁紈毳右積倉岸然獨有凌霄態令聞
在洋望在雍迴翔永久翻身退肆意漸摹學古人覃精擬屈歐
韓輩子登汲古魂搖搖如入古人脾與肺鮫宮蜃府闕琳琅玉
殿珠樓開璀璨四壁光芒萬丈長繙讐徹曉都忘寐矩珪墨氣
香過膊黃麻紙色柔逾黛收藏直欲甲江南菉竹萬卷胡足配
豈徒墳索相輝煌三藏五教皆編類旁及道士九流言藝苑農
師無不逮諸方問字踵肩摩酬酢如儲有夾袋吟壇辭社踞雄
長雁帛魚筒連朔晦樵童牧豎手鈔謄赤脚長鬚如梗概康成
婢僕盡知書以況君家疇敢賽遂可一身刑一鄉千古斯文黨
湖滙拾其緒餘猶可師營之鷟冀出大鼠篤爲覩念舊惠餘算錫
予存亡蒙顯賚義路禮門風肅穆俗美化行先戶內室中琴瑟
友鸞皇庭下芝蘭別蕭艾玉樹春來枝幹垂棟梁指日奚須待
吾聞蠹蝕仙人經形銷羽化無留礙何況善爲換骨丹聖賢皮

髓親沾漑朝就夕究六十年如飲醍醐餐沆瀣幸託葭莩誼最深愁向大官輸一塊更參壁觀婆羅門胸頭元字無從貸誦君安有南山篇貽君安有蒼犀珮惟願文光赫赫沖斗牛凡胎跳入神仙隊

婁東王周臣 名挺

吾聞玄陽洞左右攢雲巒瑤草滿谿礀雜花何其繁下有列仙蹟是名毛公壇神泉噴玉液大藥還金丹至今避秦人訪異搜巉屼先生實似之築室青松端讀古富瓊笈窺秘羅稗官小酉與石倉朝夕恣盤桓庭前有三鳳粲粲輝羽翰酬棲必孤桐啄石須琅玕瞬息翔千仞凌彼蒼昊寒願操花源槳一破南溯瀾寶瑟聲泠泠升堂爲君彈斟酌紫霞觴秉燭娛清歡

荔城余淡心 名懷

題墨梅

吳濤如練曳古月朱鳳威垂乘列缺尺綃十賚函清光誰寫寒條憂冰雪不瘐道人金孝章詩文字畫稱三絕汲古先生住海虞百城南面仙人居金匱石室鎖清閟五雲高護丹山書津逮千年得修綆七錄二酉殊空虛秦灰魯壁亙隱現玉籤犀軸何王殿拔劍斫柱湘東愁人間耶閻何由見石渠天祿少秘笈書倉書庫隘時變雕版始自馮瀛王至今宋版千金藏魯魚烏焉時或有金石碑版非荒唐先生搜奇括天海稗編竺冊無遺忘余生也晚苦嗜古猶勝頑仙棄塵土海內藏書屬幾人琴川有閻淩天府讀書射獵本英雄要以神奇化臭腐道人畫梅不是梅先生汲古萬萬古羅浮月照孤山雲四海余生作歌補

古吳范聖孚 名泰

題墨梅

姬孔坐往古淳風漸蕪廢君子有好懷彌縫欲其粹經史鏤精工校讎無一類牖食惟昔賢披尋及後代煙銷咸陽宮吾寶緘然在天祿數萬卷太乙藜光對名山固可藏其人自能待高節峙千秋諮悤流天地金子淡衲士氣韻實多類墨梅熳爛開蒸菌瓊芝萃寫出遺隱翁珍重適十賚孤山與緱山茲意聊作配

口口崔口口 名華

題耿菴墨梅

居士寫梅只寫意不異平日作楷字銀鉤爲花鐵畫枝一揮十樹皆出類他家寫梅粉膠碧寫就新花花已殘居士並用墨爲之墨色淺淡花神完墨香花香香不已遠韻過於月在水欲往遇之受者誰鱗鱗穢屋隱湖起隱湖先生六十春春春自謂誣花人攜將此卷坐花下不分是畫還是眞一年自有一年花百歲常留百歲身此卷花從參嶺出椰枝接得千年新

香山薛原既 名放

題畫梅

聞道羅浮夢始敷隱湖席展費公壺文章冰雪攜情性骨相橫霞入畫圖綢有素堪描臼舞莊多墨好點濃顴只疑樹下應添鶴爲報孤山已放雛

吳門沈匡崖 名明瑜

題墨梅

小酉仙家勝酉陽湖山罨畫鬱蒼蒼漢庭長者能宏覽元季詞人不酒狂次道春明添儁直伯長韓柳鴛書倉瓊枝九賚堪持贈老骨嶔崎傲雪霜

圖次第九幅皆云

會稽張約庵 名學會

百尺樓開萬卷餘平生高尚竟何如陶弘景願主書吏馬少游便下澤車梅曲新年知競唱芝田春雨欲教鋤少微星映昆湖畔耳順遊傳內史書

鹿城李鶚青 名國棡

何必桃源路可通居然大隱在湖東七星橋外尊耆舊萬卷樓中卧醉翁愛友導山今古事藏書覓句宋唐風春秋更有家庭樂遊祝深林第一嵩

松陵吳閩璋 名鏞

天上明榆星歷歷光輝獨照隱君家雲開錦席飛來鳥月上笙歌誦白華北海酒尼尊容坐南湖樹色繫仙楂滿圃瓜瓞今時熟願接風流駐鹿車

吳門陳鶴九 名濟恩

昆湖春水接蓬萊隱見樓臺曙色開樹德百年承世澤藏書五夜曜文台金尊對月寧辭醉鶴馭迎寒欲傍梅歌舞清宵銀燭爛煙霞極目起徘徊

婁江錢中野 名遠

問字人歸罷送迎旋吹藜火照寒更書中歲月理頭換畫裏溪山放棹行北海芳尊花共笑南樓佳興與月初明只今堂上春風滿玉樹亭亭介一觥

虞山孫本芝 名朝讓

霞觴否發照梅條簇管風吹淑氣調賞莢階生方五葉椒盤花頌度三朝文分大小全經著架插東西四庫饒鴻井丹光通地脈鹿門隱志寄山腰滌煩露擷金莖潔沛澤春同黍谷凋孝德每懷毛義檄惠聲常溢李冰橋南湖漾綠魚磯穩北嶺排青卧石逕閒過松巖尋舊壑曾孿薛版認前朝頁朋數許觥心灩絕調偏憐桐尾焦逸興干雲黃鵠下雅歌激水赤鱗跳里賢高會憑星聚國士雄譚捲霧消淡宕激芳探海錄湖洞搜遐到詩瓢黑甜省識華胥樂白墮淋漓磊魂澆會列耆英推白傅門成書市擬公超芒鞋半惜香泥濕花暈全教蛾炬燒卷得五千縑與

色三山咫尺如相望

茂苑楊日補 名補

憶昨齊齡五十七同賡白傅雄詩筆轉眼今躋耳順年並喜白頭安且吉以余蒲柳望秋衰彌茂經霜豈松匹以君才力誠過人椅桐自合登琴瑟懷奇未售世風塵高卧丘樊退藏密胸撐玉川五十卷架插鄴侯三萬帙校讐日下仲舒帷坐榻嘗穿幼安滕目窮世有更旁搜金石川巖訪遺逸洞穴盤支擬繼莽壁壚藏函希再出古墨香開元宋編傑閣連雲標甲乙削蒲汗竹日紛紜繡梓操觚滿幽室天下皆傳汲古書石倉未許方充實購求萬里走南北問奇參秘來相率隱湖舟楫次如鱗草堂資客無虛日揮霍千秋鐵如意錯落百篇銀不律盤餐舉網足嘉魚杯物繞廬多種秫階前玉樹美臨風王氏青箱盛傳述與君託契三十春舊交落落如星晨榮豪得意浮雲盡眼底如君復

幾人東風隔歲催梅柳湖上春波綠於酒觥籌羅列介眉壽卷
軸縱橫祝如九願君痛飲放懷抱莫負皇天遇君厚君不見九
十行歌拾穗叟

虞山馮于王 名珥

隱湖長日繞晴煙尚齒人還似洛川種就千條松楚楚養成萬
里鶴翩翩雄文肯附青雲士高詠寧輸白雪篇百歲著書應未
盡看君頭上髮方玄

鹿城馬殿聞 名鳴鑾

琴川毛公好讀書手握斑管著子虛千箱錦帙開生面百屋瑯
函少蠹魚少年未得脫韁去養就丹山數鳳雛春酒如澠嘗快
意碧幢綠鬢朱顏耆賓客滿堂問奇字清歌迭奏陽阿舞借問
此翁前生處吹笙騎鶴縱山塢

茂苑俞遠生 名天來

仁壽篇 并序

天來自辛巳登隱湖蘭譜迄今交潛翁如一日其間升沈變幻
朝更夕易來得相與論交無一不在手不釋卷中因思古今讀
書有慧則生緣有福則生遇有先生之遇可以畢收天下之奇
書有先生之性之情之緣獨厚先生以天授之慧靜氣閒心即
於應事接物倥傯紛紜之際左鉛朱而右楮墨察其神情淵如
寂如初不以寒暑鼇獨間令習舉業者沈篤如是何患不脫穎
去今彊圉作噩陬月五日爲六十誕辰先生德力學力道力福
力質與歲力俱增宣師於六十曰耳順良以作謀之聰即作聖
之睿今先生刻與聖賢仙佛相對最次與騷人墨士沈湎朝夕
衛武之老而好學金錫圭璧詩歌詠之不衰先生於衛武果何
間焉茲於舉觴之辰加額道岸之登命曰仁壽匪徇匪諛來用
藉手以侑三爵

慶靈臺自集祥擁書輕百雉得句軼三唐井滿陳公轍家饒竇
氏方齒雖花甲始日與泰華長階下芝蘭茂雲中鳳鶴翔佇看
秋桂折門閭有餘光

宛陵劉心山 名芳蕃

極目蒼葭水一方客星長照隱湖傍風追渾垂傳家政天作高
深見墨莊入座莫非天下士款扉時有法中王稱觴刻燭吟先
就明發端期寄草堂

點點椒花照眼紅競誇春酒泛春風千秋意氣傾天下四海星
文聚井東養士豈徒趙食客說詩寧減漢毛公曆頭癸甲巡雖
遍爲道喪年日甫中

吳門姚文初 名宗輿

海色蒼涼日氣浮高人傑閣俯洪流書叢妙擬青牛谷文苑聲
振白雪樓種橘呼奴爲隱計立莊多墨善貽謀遙看北斗同枸

處春酒踏堂正獻酬
海虞陸勿先名貽典
韶光先落到湖村滿引春醅劇笑言向子中年堪放跡于公當
日已高門漢庭孝弟家風在魯國衣冠古範存潛翁每當大哉
是詩書託梨棗乾坤猶識道常尊
眼底憑看九點青寰中獨擬映文星書倉免冊饒雙酉詩格翻
叢仗五丁春雨淵明忙種秫秋燈長孺喜傳經伊予願託華封
頌玉札金函拜大齡
入門藤綠覆春苔不種修篁不樹梅童僕分曹無廢業賓朋聯
席總驚才名高爭望隱湖至齒長還乘佳日來舉佳日尚爲謝
忘年舊相許攤書傑閣敢追陪
新雲舊雨孰思維大雅從茲耿不疑勝日研朱題秘冊荒江攜
紙剔橫碑疏狂我媿三年刺豪上君寧百尺枝已羨海籌添未
介

艾蓬川清更有人知嚴夫人年登五十并以爲祝

仙井雷元方名奭

綺皓前身又降嵩赤松攜手夕陽中人原太古憑春換心自深
山有月通夢入龍宮分秘曆文開禹笈剖蒼峒詩筒藉有楓溝
寄絕愛仙才老更雄

海虞蔣南陔名棻

綺歲雄名賦子虛集賢院本校讐初覽窮海內曾聞勝讀盡人
間罕見書金馬有星仍字隱玉璜難夢未忘漁南湖扱古推淹
博大小亭蓑總不如
家近湖山守太玄縹緗雲閣富丹鉛酉藏鐵破三千乘鄴架蒙
塵六十年玉樹綴花方謝砌金莖灑露祝堯天慚余謬厠同庚
侶著述補疏止習禪

又題貞松圖歌

虞山王蘭陔名澧

東湖高隱勝巖棲抹月批風傍舊隄衛案點書煩使鶴宋窗談
道靜閒雞學成履滿公超市句就花探杜老溪詩版航籌齊海

屋千秋風雅繼然藜
玉峰葛瑞五名雲芝
舍操雙槳到門檐斗酒論文映畫簷萬卷圖書同李泌數株楊
柳學陶潛詩筒月下來千里棊局花前競一奩莫道時危容易
老看君白雪未盈髯
琴川王子立名登輔

昆湖秀色擁南沙汲古牙籤滿十車萬里購書嘗遣幣一經遺
業是生涯爲尋嘉句搜奇跡愛接良朋掃落花從此逍遥蹲鴟
鬼葛洪何必問丹砂
鹿城張鴻乙名立庸

鑑湖春色在門前道骨居塵自別天座右百城書萬卷山頭雙
鳥鶴千年仙人子晉乘白鶴駐嶺氏嶺白歌詩招隱心俱素帶月行鋤地已偏
度陌留連煙水畔相邀社酒勸坡仙

登臨百感望中添據室焚香手自拈栗里舊傳徵士晉柳莊猶
寄逸民潛秋風禾黍懷桐釣春草池塘映鄴籤一句參同今誦
了耳根圓義在楞嚴
長洲吳幼洪名適

露下新花湛碧天昆湖春水溢平田晴光五夜臨金竿月影春
初照玉顏海外椿枝秋八百苑中桃實歲三千綵衣雜奏宮商
曲鳳舞鸞歌障錦筵
婁江陳温如名朝典

水北山南接一煙畫橈楊柳占鷗天石橋醉踏驢人月湖閘閒
搜故國編觀海登臨歌爛石買山徙倚問桑田春風五日徵和
扇歲歲先生著逸年
鹿城葉九來名奕苞

閣外澄湖似鏡湖徵君娛老著潛夫茫茫甲子過纔遍碌碌庚

申守得無滿架好删前代事殘碁宰譜世間圖巡簷乍報梅花
信春酒橋邊爲客沽
琴川邵松如名世茂

旗鼓中原天半義東湖風月任摩挲書蒐百代疑文少業著名
山問字多世史編年方欲就春王履甲正初過欣將大斗輸華
親好取君家毛傳哦
松陵顧茂倫名有孝

春日梅花日漸長杯傳琥珀泛椒觴開軒每候銜書鶴閉閣時
聞辟靈香風雅世傳能獨步仙壇鄰近是同鄉緣知隱事無相
忤不美禽生五岳裝
長洲馬退山名宏道

虞山映帶昆湖碧湖南雲護神仙宅閣中汲古老潛翁丹隕鶴
髮煙霞格式金式玉纘弓裘太古鴻濛親手闢胸蟠二酉足千

秋圭組雖榮志莫易坦衷古貌飲人和白雪朱顏禦矛戟安期
醉墨灑桃花畫龍飛去倩緜壁一經點染向春風毒霧霏微化
玄波廣施六行及鄉邦遺安靡有不歡夕膝前剩有三珠樹手
指星辰俱可摘天不愛寶授其胸吐氣成虹貫蒼璧行見龍孫
欲滿庭佇看猛試搏風翮西河文獻千百年雲漢昭回光奕奕
琅函劍劘開生面充棟連牀自研覈登遊不倩天台筇翹翔欲
舞緱山鳥漁莊多貯松花糧蘚林間種蟠桃核青鸞雙舞銜丹
筒交梨火棗來姑射廿年交契客西齋道義盟心在金石早春
梅綻玉照堂珠履駿臻醉瑤席大猷三進祝剛陵德壽綿綿頌
無斁
琴川蘇芑貽名祖藹

崴崴春風蜀國圖年年秋水鄂君船書抽虎僕縹緗富名徹雞
林譽望傳種子作松應架墾養雛成鶴欲沖天東湖浪駿魚龍

變佇看風雷起後賢

嘉禾吳佩遠名祖錫

七星橋傍老人星自是徵君可勒銘石室焚香修正史竹林對
月著丹經開觴容坐閒雲閣招隱人登放鶴亭天寶不堪迴首
問猶留漢臘仰儀型

玉峰丘近夫名鎧仁

獻歲春迴瑞藹中隱湖煙樹曉朧朧泉深自學陶弘景星聚因
交陳仲弓照夜老人青作杖求經胡洛碧爲瞳從教鶴髮薰風
裏把酒翻書醉未窮

我亦迂疏得古漁衡門會讀國門書每於同輩交麟鳳未向尊
前接孔遨萬卷高樓窮汲冢十年清夢在華胥紫芝若到昆岡
採搖筆爲君賦九如

秀峰釋岫雲名行璋

憶昔逢君年正青飲醇醪德久難醒筆尖解翰傳通國眼底芝
蘭蔚滿庭對客不談無字話示人先指兩言屏深山更願從吾
入千樹松花百歲苓
福稔千門慶自長壽源從此算無疆簪紳甲子春方始訣守庚
申夜未央檀蔭禪叢功遠大才華詞苑譽飛揚祝君解脫同金
粟寶滿天花飯更香

鹿城葉帽初名方恆

江干處士伏菰蘆南極星看東壁俱書擁百城唐四庫文譚六
藝漢諸儒止知課業傳佳子不媿躬耕學野夫今日滿堂爭頌
壽見君雄健爲掀鬚

虞山瞿曇谷名玄錫

湖上春歸愛日遲此中高隱已龐眉浮梁每夜看星聚汲古終
年坐晷移雅慕謝陶同逸調直教枚馬避雄詞蓬山桂籍非難

達海霧消沈定有期

世德名貞積累重可知川嶽自靈鍾不因魯壁同秦燄爭得毛
詩出漢宮窗外午雞添道侶牀頭卯酒餉書農十年大地昆明
刼萬卷歸如百雉封

文章道義見交親海內相知半故人客棹雪舟探鴛社倡攜吟
鉢坐鶯春連牀雨話頻裁韭卷幕秋懷共攬蓴莫訝霜華欺短
髮西園勝事豈窮塵

早置閒身與薛蘿一庭蘭玉總嵯峨薛家南阮名齊鳳郗氏東
牀字換鵝積學鄉評尊外史馳封國老勝巍科蒲輪束帛徵求
急肯放輕舸泛芰荷

悵昔雞壇聚水萍相將干鏌夜沖星風雲契末頭俱白文酒烽
餘事已冥覆戶紫藤欣賀燕翻階紅藥駐遲齡煙波自此西樓
上杯茗匡牀輯釣經

婁東王端士名撰

江左詩文屬老成南湖廿載見高情遠山在望開三徑綺閣當
空擁百城問字客嘗攜酒至課耕人自覓詩行七星橋畔春波
綠應有桃源漁父迎

婁東錢子純名曙

吾道歷千古惟賴斯文傳斯文何所寄乾坤留簡編古來賢達
士開卷日窮研今鮮自好者撫卷空茫然趨時事帖括墳索何
由專所以吾道晦滄桑同變遷太學失奇秘草野無遺篇隱湖
有隱君深居東海偏高擁書萬卷躬耕硯北田架插琉璃軸籤
分琬琰鐫明霞梨錦繡武庫森戈鋌金管削魚豕藜火明几筵
洗墨兼烹茗談空更覈玄杭中不自祕復欲共敷宣雕鏤盡神
妙玉潔而珠圓辭林爭紙貴奇書走八埏咸慕汲古名積書齊
山巔桃花秦地水楊柳晉時煙佳日攜尊酒同上米家船春風

湖水濶秋雨山客鮮醉後衝詩壘揮灑金花牋兼葭露滋滋甘
爲避世賢我來自婁江握手意纏綿遂分西齋席日夕荷陶甄
賓奇每忘倦析疑腹便便久庇檐宇下渾忘寒暑天葛裘已六
易不殊傾蓋年自經陵谷換風雅誰流連公獨敦素尚文獻賴
耆共丹鉛水竹居翱翔藝圃嘯歌餘手鈔孫蔚七千卷胸貯張
華三十車東觀西清推著作南村北陌狎樵漁莊椿謝樹相輝
映好景同君醉百壺

婁江虞九名士韶

舊說斜川五日遊隱湖佳集更風流尊開竹葉千年酒書擁梅
花萬卷樓數里雲山來舞鶴滿溪煙水響鳴鳩兒曹幸作龍門
客海屋爭看進一籌

虞山叢刻

松陵俞無殊名南史

海上三山雲氣連新春花柳日爭妍閣中滿貯芸香帙門外長
停雪夜船竹外嘯歌人似晉桃源風土物俱仙君家詩傳千秋
事豈肯風流讓鄭玄

婁江吳爵崗名克孝

言坊行表邁人倫汲古藏書中祕珍筆有神工同造化家無餘
囷爲施仁嵐光帆影供几席牧叟漁郎互主賓更喜汗青垂繼
世一堂讐校見閒眞

長洲顧人月名恒

題古南山圖

蒼崖拂水畜賢英吐納煙霞自不羣漁佃文章議力老歸吟風
月行名清門無俗客三千滿家有奇書百萬城坐對南山懷我
道梅花香裏壽先生

榮顧以來藏書家憑湖先生擅其華牙籤玉軸萬餘卷龍宮鮫
肆矜高奢汲古之閣甃灭起宋元祕帙列霞綺皐比坐擁深百
城悅目娛心粲然喜漢灰秦火兩宮書鄰架曹倉事盡虛中原
文獻繫如縷百家雜畜紛成珠獨有先生稱汲古上泝商彝歷
周鼓尋源摘流析所疑手校蝌蟲辨魚魯隱湖善本出名山驛
使郵筒互往還聲價踹如雒陽紙風流文采動人寰煙水星橋
三十載秋月春花長不改騷壇酒社盡名賢壁府光芒照東海
卓哉先生奕世儒積學味道良自腴通家覩我不遐棄樂趣函
丈陪座隅孟陬五日春酒熟尊前上壽開醽醁黃河清淺眼中
分新籌爲我添海屋

莽水陸彥修名世鑒

二酉鍾岳靈忝差謬奇嶺崇律矗霄漢合沓表殊境雲霞非一

狀奧窈絕區秉有閣巢其間奎壁煥東井襲括窮無窮無始汲古振
長經靈威握神符昕夕相依附鐵軸散清綺日月與新故主人
心好道佩服美無度桃李榮門前芝蘭蔭中路千秋抒玄思五
葉駐縹素我亦六十人讀書恥章句願依金樓子歌詠送遐暮
尊前須升恒秉翰摛月露眷言訂儕倨脉望殊可慕

吳趨陸起頊名世廉

耳劚自昔欽毛義未炙芝顏勞夢寐汎濫編摩姓氏香小巫氣
高言邁等夷聲藍早貴都門紙聞君好書兼好客雞黍殷勤傾
琥珀風雨西窗約共聽深林把臂時相晤桑弧懸日值王正燁
燁天邊見歲星斑綵介介紛作舞鳳雛丹穴羽儀成君今釣璜
溪水曲遠拂珊瑚收陸續綠野欣看長壘居閒來萬卷書堪讀

伊余浪跡久風塵歸卧滄江力自畊安得移家稱洽比桃花源裏訪秦人

雲間陳孝則名衛

虞山有高隱花甲已初周名士欣來往奇書善校讐少微長夜映璧落綺筵酬莫說干戈擾村居卽十洲

婁東龔無競名栖

汲古藏書動九閒人文眉壽兩稱尊吟成欲贈南山句客到還開北海尊入座嵐光峰有跡過湖帆影鏡無痕庭前玉樹皆名士佇看扶搖起化鯤

虞山嚴仲木名陵秋

汲古閣亭亭獨峙昆湖濱千古典謨不朽廼寘壽況廼閣中千古不朽之主人主人今六十事業燦千春讀書數行下落筆千言陳搜羅秘笈炳日星貫串子史程先民少攻舉子業一字拱

璧珍同人咸謂入股取科第一獲無復更問津主人偏曰闡發聖賢此眞不朽事鏤選列代風氣俾一新窮研四十年憂天焉鬼神縱橫旣不售先正俱蒙塵嗟乎蘇門嘯西臺哭於是躬耕畎畝甘隱淪日掃一室此靜坐焚香開卷眼界凌蒼旻丹黃腐毫歲成塚殘編斷簡堆如囷本朝紀事歷代史薈述一手千夕晨老經釋典分羽翼鮫宮海藏爲比鄰絳雲灰燼後斯閒寶其倫鐵網珊瑚枝光怪百尺申今乃招安期邀曼倩降王母余從狂叫借彼仙厨一斗漉子巾南山杯北海尊與君一歌酒千巡

吳門沈石天名顥

亂桃花裏綠虹橋玉節珠符又散朝王母有情初擣藥靈臺無事只吹簫瑤華輪穆滿藏貯龍宮秘香蕊幢見華嚴懸海藏標擬向君家書富貴校讐先署董嬌嬈

海虞瞿有仲名有仲

虞山山氣東南走一片晶光觸牛斗山神叱咤禁不能乘風流入東湖口一翁宅住東湖頭湖勝處立高樓樓中縞紛何所有鴻章祕笈雲霞浮從來隱者有所託此翁胸臆足眞樂陶情不愛菊離林調神何必梅林鶴日登汲古探奇書金鍼玉軸排高居亟開今古眞面目魯魚亥豕刊無餘此亦寄情聊爾爾豈意逃名名益起一時意氣望如龍四海賓朋歸似水別築幽館嘉賓雜草聞花作茂林興至偶然成白詠氣豪不惜輕千金仲也忝爲通家子相親何啻孔與李時時握手爲仲言與君交遊三世矣君祖立壇拂水時余時負笈初從師若翁嬉戲如兒狀若叔長甫與案齊倏忽流光轉瞬睽風流往事不堪述君翁甲子已一週余少君翁四十日君與吾子年正強會見汝輩能成立俯首聞此涕欲垂上下古今何以追嘗與翁子私相勉無負前人重自期翁家伯子溫似玉季子養靜望如木叔君英偉不可覊一談一藝驚時俗歎息當年孫仲謀對此令人樂自足今春重造隱湖堂正値高賢舉壽觴香風飄颺紫帷卷白鶴迴還碧落長堂中綵袖斑斕舞我翁呼兒爲兒語我擁百城坐湖頭汝儲半部需明主

吳門徐元歎名波

暖德初臨釋凍瓶春風拂拭鬢重青當筵玉蕊開正月列刹香燈護一星觴客沾唇徵好句游仙隨步佩眞形勤行福善人難老應許雙丸得暫停

玉峰葉白泉名圻華

種柳挹高風吹簫姓氏同全家湖一曲招友雪孤篷哦詠疑神助鐫讐奪化工百城猶未貴跋子秀江東

傑閣同淸秘湖洞幄所經青藜分太乙綠字護神丁小悉雲流楊深居鶴守扃自然高隱地松菊有佳銘

雲間朱堯巷名萬藩

兩地阻魚雁蒹葭重所思一湖時放棹萬卷不停披月隱長庚
彩燈明太乙藜葦編看幾絕桃實未垂垂
入城東風暖春從澤國生文壇推夙將蓮社結新盟流水搗琴
聽青山載酒行誰能當此日物外得深情
迢遞吳江路經年隔羽音定知新歲酒多向碧桃陰霜白初黏
鬢芸香久在襟葭莩慚誼切鸛鳥自情深
虞峰碧雲際傑閣並崢嶸麗句傾三峽奇書擁百城窗開孤嶺
秀月上一湖明自是仙源裏偏聞猴嶺笙

婁東陸桴亭名世儀

高閣藏書擁百城主人匡坐校讐精名傳海外雞林識學重都
門虎觀驚卷幔湖光浮几案憑闌山色在檐楹滄桑世界何須
問猴嶺吹笙月正明

婁虞山叢刻

井研胡菊潭名世安

耳順籌添海屋謬玄奏總自赤城標金龍祝鴿從元履玉笋傳
鳩屬午橋簣莢再逢紅豆滿屠蘇方醉白雲謠一身兩代千秋
事端向蟠溪問柳條

宣城梅杓司名磊

村墅餘古意男女供耕織朝夕但相親施惠不遺力毛子非好
事亦欲行其德人生有樂志何必苦鈞弋失意任驅馳不如躬
稼穡有酒堪自酔有書堪自得倘友古聖賢聖賢在胸臆嘉賓
良宴會日夕照顏色

吳門施又王名謹先

我聞古來奇特士窮則著書達則仕廓然俯仰適所懷區區名
利非足恃千秋以來作者誰傳信傳疑意所期擁書萬卷窺秘
奧古人一席人相師昆湖之濱隱毛子意氣干霄那可比終朝

談論高古人令人如坐春風裏四海交遊盡豪傑彈箏擊缶聲
鳴咽夜倒金尊醉更歌春月春花相間接此時毛子秉燭遊此
夕賓朋意未休攜手欲上汲古閣抒毫作賦情悠悠忽見雲旂
下茆屋光彩翻天驚樹木飄飄子晉獨吹笙鸞鶴相隨聲隱伏
重來進酒尼湖濱雜坐歡樂難具陳手披金簡欲起舞志氣慷
慨相依因四顧尊前髮已白子孫羅列如圭璧好擁藏書樂永
年喬松千尺凌雲碧

婁東江位初名韓震

萬樹梅花發春首移來盡是梅花酒稱觴豪俊如雲屯先生須
飲一百斗先生學行今一人余方總角聞其名文采風流照江
左鬚眉秀偉如天人憶隨磋菴陳夫子得謁先生從此始夢魂
常繞斗山傍震婁百里空煙水師門才德推錢瞿十年聚此情
何如慚余行于天涯外未到星橋辨魯魚近愛儒濱好風俗暫

婁虞山叢刻

移書劍登喬木北行七里七星橋時時且許談衷曲先生聲望
天下知頌禱豈待多其詞論交後日應難料好記今朝六十時
如予小子偏落魄日夕神遊汲古閣藏書鏤版不多言鉅公投
贈皆名作

興福釋鶴如名契悳

遊方無內外齒德固迺先自非高世資立行嘗能全與君握素
手謳謠憶華年未法當凌夷藉君務周旋歲分高廩粟月寄新
詩篇高文故無敵洪願難具宣寶宮半輪奐秘笈齊搜鐫所以
四海內奔走傾車輦去夏來山中盤桓古潭邊摩挲常建句俯
仰心悽然危亭頓傾復水木相娟娟好善足化理矧保金石堅
只今杖鄉日神采何翩翩慕道老靡篤述作過前賢驅車列郡
邑所至開雲煙賦詩公卿座顧盼累百牋風義激流俗嚶鳴合
朱絃昆湖春光蚤梅柳嬌初筵非堂集簪履晝燭通宵然如聞

赤松子鴈鶩來青田君見但嫣笑拍碎洪厓肩我佛壽無量賜
君一青蓮捐示恆河水千載流如前庭前三珠樹邊腹況便便
我申世外視脫屣陳言筌一詩解塵鞅再請皈金仙

婁江王懌民名拯

南湖占勝七星墟浦漵人煙護隱居綠字編成譜萬卷青燈老
卻歲三餘蓬窗頻下迎徐榻柳下時停訪戴車欲挈瓊漿爲介
壽寒梅將綻過君廬

玉峰葉子吉名方藹

深居玄覽向湖湄不問人間路險夷韋述著書多手校唐求詩
句得飄知星留處士看鴻羽業擅名山足燕貽鼎鼎百年容易
過溯洞竹簡是遐期

古潤卞晉公名日翀

彩羽踔飈下閶岑過庭繞膝總南金花明春發湖邊早鳥悅聲
從天外深學漢文章宜秘閣和陶詩句稱高吟自著潛夫老研

北蒼松同此百年心

霜羣雲侶共橫經嘯傲湖山放服青好客芳尊開北海養雛修
翮起南溟授詩雅擅毛公學問字爭傳楊子亭太乙黎光懸照
處千春長得應庚星

荆溪釋谷音名慧超

遵渚鴻雁字一水蒹葭霜憶隨遠公錫得覲宗雷光坐我春風
中年來心不忘宿雨村草茁平湖浮夕陽幸遇岳降辰歌願壽
而康德星耀南極几杖來百祥鶴鳴聲聞野雪霽梅花香

茂苑程杓石名楨

四海烽煙際周旋仗老成藏書窺石室學道借干城藝苑承嘉
旨文星列上衡志從天外放樂向隱中生山水餘音遠朋儕雅
事盈長年惟育德暇日愛躬耕策杖看花影停杯聽鳥聲感時

求實用立行卻浮名業貴詩書美家傳桑柘情子孫咸秩秩倫
僕亦徑徑野鶴階前舞喬松檐下鳴青燈迎白髮玉露綻金莖
舉世開新曆編年又紀正未須題甲子候嶺且吹笙

湘東釋夢無名大惺

疇昔相過問字時隱湖秋月漫聯詩欣欣調合香山遺落落人
從白社期地傍七星懸古閣雲回五色映昆池靈巖道者來相
問笑折梅花頌紫芝

鹿城張邇求名立平

昆湖張漾蕩晴光中有幽人在一方身謝喧塵開菊徑家傳隱
德種槐堂循環甲子蘧年化嘯詠風泉點與狂觴酒相攜偕野
老溪莊猶自話羲皇

園蕉裏足護苔紋靜草玄言似子雲細茂縱觀金石譜詞壇應
斂鶴鵝軍汪洋墨沼春光滿熠燿黎枝曙色分欲訪神州何處
是閒鷗萬點入溪羣

鹿城張令則名愚

百里懷人在隱湖梅花高閣倘圍鑪諸郎盡著斑衣舞鄰叟爭
持綠酒趨捧檄不知輕鼎食授詩應已徧生徒仙公壇下多芳
草擬鍊丹砂奏玉壺

吳門史辰伯名兆斗

虞山開秀色哲士出昆陽業以名家著書於秘帳藏層梯標鄴
架積石奪曹倉五車非汗漫四部並輝煌校讐從竹素繙閱濯
襲香芸編朝采秀黎杖夜生光有句皆敷藻無篇不漱芳聲華
馳翰苑意氣冠詞場慷慨行高義耆英集水鄉君曾舉邑侯舟
遥席上公亦下堂渥注龍種躍丹穴鳳雛翔壽社開南域賓筵
把眾望稱觴來皓叟挾瑟奏琳琅帝心懸夢卜門閥擬培昂卜
壽應無算瞻顏迴未央百年江漢滿相傍理煙裝

婁東郁儀臣 名法

鄰架藏書今復誰君家高閣儘偏宜捲簾山色歸圖畫入座溯
山映酒卮問字客來千里爲題屏人贈百篇詩海虞此日耆英
會白鶴青猿與紫芝

虞山嚴孚文 名炳

曉來青鳥集蓬門衛寄希夷絕妙文篇中備述昆湖隱祥風和
氣繞絪縕吮毫欲脫中山穎振衣欲躡緱山雲恍挹芝香八窗
啟瓊樓十二九霄裏瑤草霏霏不可名珠樹一一饒微理索丘
充棟典連楹此閟人間莫與京玉版堪羞鄴侯架賦牋誰數鄭
康成康成鄴侯都卻步俗眼那得知其故君身前是玉皇輔聖
向塵寰掌文庫屈陶發軔籍無數萬里購書通尺素毛板流行
若輪轂毛公作爲誰式轂贏資周急先覺獨寒待火飢待粟一
路溪橋綵虹績積德於陰天錫福養雛阿閣成鸞鵠多子皆能

讀父書離階振響達天衢傳經心事笑劉向獻策天人比董舒
舒向酬報自古有試看燕山竇家叟河東三瑞五桂齊君平預
卜爲君壽爲君壽酌春酒同庚互祝相先後梅花一枝君占首

吳門徐子能 名增

數君甲子六十年滄海曾經變作田寶月坐中忘世代蠹魚樓
上聚神仙蚤梅勸進長春酒新柳欣逢不老天人日明朝應有
憶草堂重簡杜陵篇
子晉仙人卽是渠身邊白鶴自如如千年一食青精飯三島雙
傳紫玉書風動墨池雲滉漾月明珠樹雪扶疏九皐子和聲聞
遠國史盈倉粟有餘

茂苑方南明 名夏

隱湖聲譽滿人寰日日丹鉛未得閒徼外諸侯遙願慕帳中秘
冊敢偏慳百城何假金銀印二酉徒聞大小山汲古佇看高閣

在茂先無事問瑯環
湖上東風轉歲華清尊綠酒媚椒花早鶯百囀亭三面初柳千
絲水一涯骨換黃金誰不羨蹄翻碧玉自堪誇誇書倉墨沼人問
少記取江南第一家

虞山蘇聖修 名繼

七星橋畔水煙墟種菊栽松作隱居春蟻浮來留上客壁魚走
去飽攀書丹成不用尋句漏津遽何勞問石渠自昔傳經稱大
小閒詩今日見庭趨
介壽雖君最占先泥塗我亦偶齊年階除蓂莢初當五洞口桃
花已及千傳坐又開佳日祉稱觴好是早春天江南詞客從容
進綵勝金枝照玳筵

虞山蘇聖修 名繼

滿堂賓客賀生辰甲子初週歲序新花作小紅迎淑氣酒開重
碧醉芳辰詩書奕世高充棟文字傳家老斲輪正合年年作家

慶眼前便是十分春
東風習習滿鄉閭梅柳參差得氣初僮去隔溪挑野菜人來汲
水煮河魚井中投轄陳蓬牖架上懸籤李祕書自笑登龍胡太
晚半生踪跡混樵漁

雪寶釋石琪 名通雲

曾看九隴鵲巢松把手緣深靜夜鐘一室藏書行萬里百年長
策在千峯湖閒宿客無凡鳥牀下多才有伏龍甲子不須重布
算相逢彈指契吾宗

芑山張爾公 名自烈

和南陔貞松歌

貞松百丈凌雘屭砢柯栗栗龍鱗垂偃蓋下蟠上栖鶴中懸日
月交蔽虧誰封大夫等浮漚秦王卻顧泰山頭留侯舊蹤邈難
卽五陵萬壑歌相遊華陰女曹顏似瑤飽醬玄脂忘甲乙尋枝

西鄉何時東摩頂千年層霤露夢來腹上笑丁公處士風流今
昔同唐鄭萬居隱巖薛松處士七松移松偏種隱湖畔長對南山瑞靄中

婁江周孝邁名雲驥

天下幾家富書史墨莊徒藏石倉秘昭揭先賢日月光豈若汲
古功遠致曠哉此閟臨隱湖風吹湖水龍鱗鋪楊柳絲長維釣
艇杏花春雨映蒲月明鷗驚飛復止嵐嶺煙霏入有無閟中
主人德不孤晴窗譬校遺操觚家庭禮法如萬石廉隅清懿恩
中孚搜隱抉奇有神助風馳六合眞氣俱先賢寥落剩遺槀多
君甄別存瓊琚我家家世世海虞列朝簪履森通儒參政諸公
盡偉器風流文采震三吳願將藏稿屬壽翁千秋鑒賞定非誣

吳門倪燦如名俊

偕隱從來羨鹿門古人風節至今存千春月旦留書卷一代文
章對酒尊城外草堂深柳路橋邊水閟浣花村森森蘭桂隨時
茂

發問字車停可細論

虞山馮補之名舆

一徑圖池接茂林花源人物號書淫詩乘間氣雄河岳閟遺
編賞古今刦換滄桑同過隙尊逢花月獨長吟八千椿壽南華
旨兩鬢星霜不易侵

早春消息動鶯花戶外紛紛長者車千里春觴傾綠蟻一庭玉
樹舞朝霞異書充棟雲林閟廣宅臨浦公理家笑語賓朋休頹
藹芸窗舒嘯遠山斜

載酒爭馳問字車知名無不願相於斑狸博辨千年物藜火光
分夾注書多爲前人留著述不教新學誤蠹魚玉山當日風流
在未比昆湖起盛譽

秦時聚落晉時人詠月吟風六十春三徑寂寥通有道一村煙
火賴施仁陶潛姓氏當門柳郭泰風流墊角巾慚媿通家似孔
畔南極行添海屋籌

飛潛信是濟時才角立如君竟暴腮老去勝遊還五岳憂來引
領望三台振飢數罄倉中粟貽穀遷滋庭下槐丹穴只今饒異
羽雲端會見舞琮璁

虞山嚴慈明名鵬

嗣宗寓於酒淵明寓於菊邈然千百年高軌誰能續卓哉大毛
公隱居昆湖曲生平無俗好軟情惟簡牘藏書盡古今羅列百
間屋坐卧一閤中忘疲勤校讀賓朋縱談笑晷費更勞燭詞源
四座傾觥籌空斗斛時或恣遨遊盡日窮嚴谷登眺問奚囊宮
商匪絲竹紙墨儼分曹康成文婢僕家庭雍肅閒萬石齊芳蹤
寒遺挾纊資飢布豐年穀遐遥望神山雲霞安可蹤與余舊情
契歡懷追昔風詩成韻葉分醉指蘆花宿時異潤形骸交神勝
膝促得締蔦與蘿素心此更睦君方花甲遇余媿知非目濟美
多後賢願集中央扁固篤渭陽情兼葭欣倚玉搏擊候秋空整

翩振翻翩從訂百年期其泛尊中綠醉醉復醉醉華封永相祝
白椎釋聞照名寂覺

海內何人不解名勤心翰墨事縱橫奇文常會多新傑旨酒交
歡有舊盟湖濠日光聯錦座峰含月影照雕甍紫霞繞編門前
柳鳩杖攜看樂壽星

虞山陸庭龔名貽燕

潛在築室湖南汲古閣藏書之富甲於宇內高僧名士
歸之如百川之赴溟渤也唱和篇章鏤版傳誦歲有數
十家君往年爲尚齒社潛在泛舟過吾願志堂篝燈夜
坐羽儀言論眞古人也元末有顧仲瑛倪雲林今惟潛
在似之新春甲子一週往還皆有賀章珮上二篇不足
當一粲也

隱湖不改舊煙霞陵谷紛紛漫自嗟萬卷百城眞可羨一杯千
載足相誇村餘花鳥避秦地門擁溪山處士家化國舒長多暇
日閒筵還許話桑麻

星橋名古是誰居只恐相如亦不如豪里兒郎眞聚德康成婢
僕盡知書芙葉出水憐新句松菊盈庭好結廬椿壽於今方六
十一尊遥祝意相於

婁東唐在茲名在

古閣藏書擁百城半窗風雨一寒檠每矜氣岸輕錢勇時到歡
場覓酒兵黑髮不隨滄海變青山還映綵衣明無疆更待松喬
祝試聽昆湖月夜笙

南沙許逸仙名士鸞

賢豪濡濯美丰姿甲子初週鬢未絲席上蟠桃來玉洞尊中金
醴出瑤池風飄絳帳香雲滿春到昆湖化日遲佇看紫泥封早
下一庭蘭玉正芳時

半塘釋雪鄉名照慶

荷葆終歲役農夫耕讀猶然興不孤百里無飢忘帝力一方有
教藉君模村煙寫出雲林畫雁字排空草聖圖課子著書眞自
樂詞風一代振三吳

海虞馮子建名延章

東湖何地獨鍾英海內奇書鄴架盈歷甲已週矜矍鑠許重連
城名芬奚止尊中夏社積胡難伉老彭萬里雲聲題贈
集佇看高隱登稱觴

姑蘇王與公名宸

瀛海際東南日月出其中神人排雲下獨立昆湖東矯然圖南
翮九萬宜乘風寂寞想石室積書塞房櫳搜剔及津逮劄剞靡
不工斐彼魚豕訛發此羣疑緊精心補天地詎藝專城功孔鮪
但藏壁王充漫折衷或成一家言或委百堵宮何如我毛子教

琢與世公才志縱未展圭璧多會同車盈林宗剌目送嵇生鴻著書垂垂老玉宇流青虹徐孺榻爭下孔融尊不空吐詞惟經濟詩罷思莫窮鶴聲飛九天淑氣何濛濛迺知文章境盤礴君子胸高門懸弧矢甲子欣初逢春風動新柳湖上金重重君其開笑口花間好攜笻雖遲五岳遊顏色如芙蓉梁總匪不貴誰堪比高蹤庭有聞禮雛野有薦蓑農

琴川陳南浦 名帆

汲古閣主人歌

世人窮高託玄賞海外神遊軼蓬閬世人喜新將炫俗晝影求眞同刻鵠世道如此成江河蕩心移志勞如何文采風流滿人世欲往從之豈迢遞昆湖之陽隱者居主人帶經還倚鋤早馳文譽動京國近甘肥遯投林於層軒複壁著皮几環擁遂閣寬前除羅列四庫百代書名山蒐討如敢漁荔支簇鳳蟠錦蜷裝

池法古鐵瓊琚盛以花楠文石之匱緗熏以都梁甲煎之名香文杏藻井謹蓋藏藏裝魚鏑銀鎖下陳髹几白石牀琳琅細屬橫開張商彝周鼎秦漢章吳鈞蜀桐星斗芒倉籀蝌蚪歷海桑斯邈鼠屢摧風霜削闕願陸毫素蒼杜李韓柳金玉相撫拊反覆諧宮商周覽次第何輝煌主人燕息此靜坐西疇事竟饒清課抉剔紫蠹搜酉藏點勘魯魚過丙夜和叶羊似此潛眞在農圃距知聲望流寰宇玄纁實筐升中堂朱履停驂過華塢主人倒屣如不及揖讓雍容妙談吐一時體裁南北宗廿載情深今舊雨淹旬嘯歌湖上頭評花賭墅交觥籌柳眠柳起雙啼鳥湖雨湖晴一釣舟有時摳衣登此閣徘徊几案俱錯愕汗牛充棟不足論儻從華藏探鉤索轉如種種殊勝輸見此令人消刼塵欲去不去重惜別恐懼歎羨同遨遊嗟嗟主人居此勝光風霽日當全盛卅載以後氛塵侵膽覺霜華點朝鏡此閣此藏欣獨

播濮黔越裳國吁嗟舉世勞紛爭兩眸矇瞽如晦盲撐腸拄腹懷妬癖主人目此爲青蠅海內猶傳有此閣閣中之人久棲託歌竟從容語主人庶幾永保齊康樂

婁江貢宿滌 名溱

盧江捧檄魯詩牋奕葉清通著史編長得孫枝居海岸蔚成人秀峙吳天從來經濟懷文藻誰識江郎辦計然口應手酬終日暇鹿園西室一心全世間牙儈徒資唾我輩書癡那值錢羈漢鴻雲亦易耳枕流漱石將終焉購文不厭傾金橐愛客時親刺酒船課耨三秋雜共起論詩五夜雁先眠道風固跨東南外家法尤超顏柳前每笑金樓書漫著堪欣柏檟子能傳趨庭盡是清華選繞膝都無褚展緣識字豈知蟲蝕木調心直是火消煙讀君秘笈已生羨交爾神駒更欲憐山送黛痕供隨詠湖開鏡色照神仙春能解意情偏麗梅在佳辰態倍妍卻媿樗材叨絳

幄剛來輒已醉青田

古吳殷嘉生名麗

汲古閣歌 并序

毛氏汲古閣書校讎宋刻梓行徧宇內子習隱居名久矣往嘗訂今小焉君定遠介訪昆湖欲盡觀善本不果歲丁酉偶從申比部所見婁東陳子言夏爲隱居乞言小傳子夙有書淫慕君學海爰作是歌

汲古閣汲古閣萬卷圖書恣揮灑百城南面主者誰毛君子晉司其鑰毛君年華六十春閉門卻掃昆湖濱童顏鬢綠無所好惟有玉軸牙籤三十乘一生長與古人親古人風流去已杳結繩遷沒方冊少壁經石鼓久失眞漆書竹簡難稽攷祖龍怒燒千聖血漢儒冀舛蒲空截兵燹寥寥晉復唐秘閣徵求四庫藏鼠須側理小楷利師弟鈔寫傳書香自刊梨棗廣明後印板模

糊生紕繆宋朝天子右文章勅下艮工賜雕鐫皇明制科時藝興不求識字名專經陰陶亥豕孫作魯金銀蹲鴟甄紇丁梓人蒨蘆賈人便讀之捧腹飯噴案君忽承訛謀後生點畫偏傍細僻勘徧購唐鈔宋刻元翻國初內府宣德本上下三楹閣充牣等身汗牛書遣船不惜黃金費輸運經史沈酣暨百家詩文雜集相聲牙兼譯金經貝多葉旁泰瓊函差展帙乍披閱插架何衡從目眩丹鉛五色迷疑遊館肆投龍宮龍宮海藏虬螭守徑寸驪珠探卻有五都六幹賈胡身不換君家窺二酉子亦王充瓚市流顧君久視仍丹丘盡收海內名山業三都 我窮冥搜冥搜萬卷氣磅礴此書不朽君壽若君不見昔人富美鄰侯家今日予歌汲古閣汲古閣集遍編毛子晉千年傳

琴川陳子壽名祺芳

和桃花源詩

詰豈但名高梓里間
虞山拂水接湖幽乘興頻登明月樓玉斧更添金掌露青藜還
傍赤松遊避喧自昔親黃面洗耳從今枕碧流多少耆英隨杖
屨畫船何處遇浮丘
松陵何方衡名淯
擁書何必事封侯風雅終推第一流作賦獨能驚四海采芝元
合問三丘閒攜鳩杖堪陶泳醉取霞觴任拍浮自是老人星再
見佇看紫氣滿瀛洲
琴川顧定六名經
平湖荷淨放船時懷刺深慚介壽遲松性可容高其倚雲心定
許鵷相知殺青插架書充棟重碧留賓酒滿巵更喜三珠庭下
樹即看九萬至天池
笠澤釋竺蘭名行荃

海上歲星重見明華堂粲粲近虞城隱湖碧樹開瓊蕊畫閣春
風奏玉笙倉石何如兼梵筴分貧猶自及農耕扶藜日日吟花
嶼引約仙人舉兒觥
虞山陳鴻文名煌圖
星日負符河維形朱顏綠髮兩睥睨青東吳地僻留人瑞南極芒
寒護福星少室雙鸞荼舉案錦雛三鳳擅遺經華陽大有登眞
約寶籙鐫年斗指丁
耕讀流風奕葉垂湖山人物永宣時釣璜逸坐鷗盟遠棋橘仙
來鶴夢遲無意禪玄三嘯侶有心廊廟百年詩堆牀架屋如金
玉列笏排簪勝所期
聲華落落滿乾坤碎璧文傳吐谷渾錢布授知齊孝武錐囊見
重趙平原枌榆社擁微賢詔書畫船歸處士村即看流霞天姥
酒雲中相送到桃源

宛似方壺在水中壽堂文讌轉光風此時江左龍門客胥慶開
元鶴髮翁天禄酒旗星海碧地蟠燈樹日輪紅與君國老稱觴
曰愧我無聞姓氏通
吳江釋聲谷名雖聞
至哉不可名無迺天下士聲教在四方香風起芳芷傾籯賜異
書終歲攻豕惠施靡不周法門益加被彩筆奪天霞掩映昆
湖水虞山望轉高何因敢仰止羣鶴正翱翔絲竹逞新奏諸天
雨瓊花仙械乘空受此時爭獻芝應見王母手龍章與鳳詞難
以寫靈秀余獨指河沙遜喜頌君壽
松陵葉慶繩名紹顒
乾坤乞得草堂身閉戶焚香愜隱淪麟脯寧爭列鼎食松姿偏
傲落花春交疏深稱嵇康懶酒白何妨東老貧擬種玉芝三十
本耆齡撰席集羣眞

松陵陳孝將名紹祖
南湖春水接蓬瀛中有眞人剖玉耕汲古未誇三十乘吹笙已
度八千庚圖亭選勝堪偕隱簪履趨賢不藉名壇老共贈新歲
月霞觴初奏舊雙成
古吳蔣君玉名嵓遜
遙望虞岑鍾歲星然藜甲子著書成牙籤玉軸雲章煥鳥跡龍
圖秘笈盈花月品題山宰相煙霞笑傲海蓬瀛卷舒自得誰堪
比弘景稚川相狎盟
笠澤周安仁名永言
節届開基樂引年任教指使幻壺天結鄰聚墨耽今古不落傾
槃品聖賢投緡無須剛短鬢移花還喜帶朝煙溪山能盡青蓑
興通谷愚泉類隱緣
松陵趙砥之名滄

自昔長生氏多見於遊史崆峒卧廣成函關度李耳匿迹守玄
玄藏神達元始隱湖煙水深雲霞擁高士靜穆祇崖岸五十契
秘旨吹藜挹星光芸閣儷宛委三珠散奇曜精發遐祉獻歲
當壓弧靈辰進巨兕瑤圖獻瓊華香風集仙子野火效一言南
山久仰止

古吳申屠菴 名繪撰

自收卅乘筒遺編童叟知君似茂先身避市朝甘蠹隱道宜山
水伴鷗眠乍週甲子人間壽蚤富詩篇海內傳羨有青藜杖鄉
曲不須天子賜延年

松陵葉素旃 名儀

灌園纖履足平生鶴古梅芬隱境清土室築成惟鑿牖鹿巾帶
去愛吹笙息交新著養生論讀易彌深游岳情翻笑羊裘卧物
色帝牀偃卧片時榮

松陵包朗威 名振

湖上梅花放曉晴倚闌遥矚有餘清從來玉谷鶯能舞此日瑤
階月漸明童子解書鈔秘笈閨人學佛換歌聲蓬萊咫尺眞堪
羨擬欲相過聽鳳笙

松陵俞無斁 名南藩

春風初暖日初長仙史流霞爲遠將寒雪漸融垂釣處早梅開
向讀書堂風流有意傳詩苑傲骨何甘薦帝鄉最愛林丘塵不
染白雲深鎖紫芝香

吳郡彭令貽 名行先

文昭仰崇胄秀世道何榮風義敦吾素包羅迥俗情樓虛棲笈
萬架時次籤丁獲古倖清閟聯交擬阿瑛鑲精走四裔書著表
石松摇五夜風瑤壇從此結沖舉就毛公

松陵周長康 名廷蕙

丘圖養素樂天眞玉曆重翻甲子新白社招尋千里士青山遺
逸五朝人林間築圃生芝草巖下藏書付石麟更喜稱觴當合

節鶯花谷口正逢春
笠澤周安節名安
嵐光擁翠跨春城徵士幽居傍渚清庭襍琪花迷甲子座開金
牟照長庚茂先博物羅千卷韋相傳家重一經令節豈徒稱嶽
降固應星斗助高名
玉峰呼德下名谷
題畫
蒼松倚絕壑積翠落層陰風橙葉誰掃雲泉響自吟茯苓千歲
結鸞鶴幾時臨惟有餐霞客來橫石上琴
松陵沈無功名亮
高館疏林繞薜蘿放懷吾道自江湖登樓一嘯風雲失結客千
金意氣多鳳紀初臨南極迴海籌添望碧雲過緱山不少丹霞
色坐對仙鄉每浩歌

松陵沈茂弘名世濟
美君鳩杖樂招尋山水時留梁父吟風雅自能高藝苑文章終
合冠儒林亦知望重香山侶不用人聞正始音醉卧煙霞多勝
事何須更慕閬風吟
松陵顧庶其名萬祺
聞道桃源昔避秦隱湖重見古遺民琴川乘鯉無前匹猴嶺吹
笙有後身曹氏書倉推秘笈石家金谷自長春稱觴共進千秋
祝笑指山花樹樹新
玉峰吳函白名玄冲
題畫
曠然竟無極箕踞對羣峰溪溜落深塢巖陰連古松境疑秦地
隔人似葛天逢待學長生道白雲穿幾重
松陵釋指月名照影

汲古之閣在何處虞山之左昆湖洩東接滄溟朝日紅西連劍
門暮雲紫君不見亭臺層疊籠碧紗廻樓縹緲生煙霞閣中人
物皆太古縹緗紛遝三十車古人有書皆讀盡還向湖邊作高
隱豈道今人非古人古人尚與今人近先生獨垂千尺綆汲盡
不測之深淵孰知遊心無極外翻然訐跡躬崖巔深淵瓊崖靜
無始年年但見春風起春風吹上十二樓玉檻珠簾望中遠文
章炳耀流榮光笙簧迭奏心翱翔閣上祕書遍星漢階前玉樹
棲鳳凰高卧松雲達明發拂花弄琴向瀛渤仙人控鶴來隱湖
逍遙其弄湖中月湖中有田劚玉耕種芝亦復栽蘭英襟懷落
落非常度仙人遐與陳幽盟著書茲閣不知久日與仙人酌醇
酒粲粲華燈錦琰張玉盤皎皎羅春韭我歌汲古意漫陳閣中
吟詠皆輕新興來索筆爲君壽長嘯今人是古人

松陵王玄思名載寧
天不生女媧雲漢滅光鈆倉頡未畫字結繩爲洪荒茫茫乾坤
大斯文實紀綱聖人御中天大雅漸恢張借問祖者誰帝力頌
陶唐炳炳三代間聲詩奏廟堂中間雖淪喪孔子存其芳自遭
秦政火篇章悉淪亡惜哉馬上翁挾書除未遑徒詠大風歌風
雅終搶桑是時羣儒起齊魯韓雁行毛公最後出源遠接卜商
燦然列宇宙雜說卷舌藏箋傳繼之興惟公爲梯航祖宗三百
年六經互輝煌焚書復兆夢爰羅兵燹殃典籍厄煨燼風雅道
不揚口授字或訛孰者魯恭王文運天再啟夫子雨粟祥抱道
虞山麓談論幻老莊詩篇尤俊健始信祖德長一灑千萬言誰
不歎渾茫胸中富羣書誦出聲琅琅更兼校索苦石經重中郎
古人開生面後進感津梁半生稽古力功業壽無疆夫子今六
十彩筆老更强藏書過萬卷啟閣架縹緗石渠與天祿於今見

汪洋詞壇立老將辟易少年場謙退接時輩論文氣激昂慨非
馬鄭徒爲君蓍述彰不才忝作頌聊俏百歲觴梅花萬樹白年
年照鬢霜

松陵顧樵水名懃

題畫冊

寂寂衡門草不除一間茆屋半間書手栽松樹高千尺野鶴常
來伴隱居

笠澤徐松之名樾

六十年來德已退才名豈獨似張華煙雲日對賢人酒丘壑春
開處士家纔有睽風迎柏子更看新月照梅花隱湖南面書城
在從此絃歌水一涯

南沙范仲聲名裔文

華堂瑞氣擁韶韻鶴舞湖田自玉京天祿盈尊傾北斗地靈開
氏桃源今已屬君家

天山納堆山名米　原名蔣宋字諧孟毘陵人

予於子晉道丈未有杯茶杖扃之舊而辱念尊消陽叔
子盟兄往好不文拙句輒錄精梨但述叔子遺言以文
虎人龍相品目汗流注踵詎徒浹背頃者我年五十七
之句宛宛在膺而倏已各六十矣山中與重其謀稱祝
惟有倡韻爲同人先適見有佳什詠講壇盛事輒拈其
相恒河沙數妙蓮華

介

金剛窟裏策三車珂雪分毫到八叉手訂豕魚儲員葉屬迎龍
象進瓜茶三千界攝炊方熟六十齡過影未斜彈指爲君徵實
以啟文殊之顧下善財之拜也

介

鉄慶元正毛公世澤三吳重賓氏聲名萬里程佇看蒲輪雲外
至好拋棋局慰蒼生

松林王在心名仍簡

僻林歲月碩人寬紫霧湘煙壓滿闌三晉風流移我慕羣書卓
犖藉君看傻枝香覆浮丘袂彩筆招來玉女驚自是閒庭堪賦
處漫攜雛鳳寫瑯玕

鹿城葉白泉名國華

題畫

一片鴻濛骨削成爲岡巒草木不妄茁蒼然數松蟠靈境無冬
春高人愜盤桓白雲冒芒屨洞壑旌文瀾林空抱膝坐四顧曠
漫漫九點齊州小五嶽胸中寬將此松石意相期保歲寒

松陵沈建芳名永譽

尚湖昔說仙人第此日高賢隱水涯錦樹青山多放鶴玉杯春
酒看飛花圖多蓀竹開三徑坐擁藏書過五車何處避秦留姓
氏桃源今已屬君家

天山納堆山名米　原名蔣宋字諧孟毘陵人

予於子晉道丈未有杯茶杖扃之舊而辱念尊消陽叔
子盟兄往好不文拙句輒錄精梨但述叔子遺言以文
虎人龍相品目汗流注踵詎徒浹背頃者我年五十七
之句宛宛在膺而倏已各六十矣山中與重其謀稱祝
惟有倡韻爲同人先適見有佳什詠講壇盛事輒拈其
相恒河沙數妙蓮華
中華嚴三韻就正大雅俾南泰煙水中有吾兩人在聊
以啟文殊之顧下善財之拜也
金剛窟裏策三車珂雪分毫到八叉手訂豕魚儲員葉屬迎龍
象進瓜茶三千界攝炊方熟六十齡過影未斜彈指爲君徵實
相恒河沙數妙蓮華

介

縹緗百億舊莊嚴普現分身句義兼歲月人推壽者相風流自
署髮僧銜梨雲小塢猶存帖西湖庭有毛公壇酒薦新供未下鹽君去
鼈企南泰容執手萬峰樓閣正垂簾

松陵潘聖木名檉章

遥羨尚湖風物好幽人高卧白雲端長歌自茹商山草大老居
然渭水竿汲古懸藜期共照成書編竹定同刊包山西去探名
勝聞說君家自有壇

長洲吳廣成名長吉　文讓

縹緗曾讀十牛車倚馬雄才勝八叉幾夕迴思同作賦數年不
獲共烹茶垂綸放艇晴雲渡策杖尋僧晚徑斜溪綠林香來法
實長生早已會南華

居幽日靜誦楞嚴儒釋誰云未可兼檻外有花飛視浪閒中無
蠹食書鍛延賓常滿程家酒肥橐非關猗氏鹽及此稱觴多勝

倡喃喃燕子共穿簾
茂苑徐禎起名展

清風謖謖振林聿商德雙蹟岱華高脅効處裹看脫穎傷心捧
檄子千旄芳辰花雨開三徑幽谷良朋泛一觴憲老於今誰盛
典可令鳩杖拜香醪

毛氏箋經第幾篇朱顏玉貌類神仙半圭禪榻依初地一枕松
風夢葛天第宅傳來處仲隱丘山猶聽子游絃公須授我還丹
藥消盡齊肓與道全
梁溪華仲通名時亨次韻

耳熟移書三十車雲煙賦就手隨又毛蓑應共謀詩傳陸羽皆
當著毀茶其藝龍鱗身漸老爲詳亥豕日初斜虞山亦是仙山
屬虞山有鳥目山何必登臨問太華
琴川顧遹集名翔

撫松篇

孤松夭矯如獰龍千年不改青青容颯然絕壑來清風江濤夜
合秋聲雄其下有人類逋翁卓哉風骨殊崢嶸有時嘯歌雪月
中睥睨百篇與千鍾有時靜對如頑峰千秋心事悠然通寒盡
不知歲月終而況人事之枯榮門外百卉至纖穠總如浮雲過
太空風欺雪虐如窮冬惟與此松長相從
琴川陸簡在名撝

爲重衣冠隱薛蘿玉壺春酒共樵漁盱衡天地完人幾指點山
河故迹虛藏史井中深意得著書松下古心如幽貞何必推和
靖萬樹梅花對草廬
吳門高濟游名簡

上壽時叅百二庚長星造物敢誰爭尊前風雅乾坤大海內交
游事業成道氣養培叅月窟元精澡雪長金英此中妙喜期仙
壽聊當吳門一攬袪
福建林那子名古度

太平相聚艾年時廿載重逢已及耆歲月長將千古計才名久在四方知近無捧檄娛親意惟有傳經課子思推水琴川程不遠華封三祝愧遲遲

舊京顧與治名夢麟

子晉以戊戌生而是年正月始舉週甲之觴蓋亥正未春月仍丑建日者作去臘推也丁酉九月卯關再訪偶訊賤子生日告以庚之建寅實則亥臘於是大笑曰向謂長子二歲頗知爲同年耳既歸寄我以詩依韻奉荅再疊爲謝

秋尋遥認舊墟煙馬齒重詢各茫然但道懸弧中隔歲安知看曆兩齊年降余冀葉全開後觴爾梅花大放先霜鬢不堪頻對鏡仙翁猶是緑蚤顯

山下湖光湖上煙亂來高卧更翛然三空時飽二百口萬卷中

介 虞山戴刻

酣四十年矯首青松宜歲晚介眉珠樹愛春先扁舟不繫風波逆五侯坐擁山川尊江月光半酒屐遥名名愈盛四海同蘭芝徙倚葛天域景融而春煦流水入絃指壁外聞吾伊將與君羨者三鳥齊鳴岐

又

擬殤同甲復盟鷗併慶西偏愧後遊此屋書香身轉遠環區文譽茜兼優掃將花徑鎖正謝忍俾煙波逆五侯坐擁山尊江月白求心惟有厥孫謀

易陽張集公名懋辰

虞山毛公子晉肥遯隱湖抗懷古處藏書極富砥行甚高令器翩翩世其家學識淵衝泌勝事今年卅酉子晉六十初度凡屬聲氣俱有壽言子更投契者焉能默默發揮一章以附於諸名篇之後聊代一觴云爾

吳山易水跡何殊誼結金蘭爲氣孚別館鶯聲催客駐小窗花

茂苑顧我新名鴻緒

擁鼻牀書生涯半寄三冬業滿課時勤一畝蔬政拙每慚高士
賦吾將歸隱樂樵漁

墨莊花墅靜同禪乞得閒身自在緣笑我塵蹤鴻印雪欽君逸
興鶴聞天手詮細帙誇南面隊繞麒麟擁地仙幽徑常開人問
字蚨賓日日酒如泉

澄江周仲榮名紫起

碧水重湖灩日光霞綃綺曳映微花開簾喜接眞人氣獻歲行
看壽者觴六十小年重紀曆百千歡會此初場側身東望虞峰
外續續浮嵐暖翠長

侑詞應不少瓊瑰叩缶何音也自媒交練卅年貞雨覆淡持千
變砥波頹芟除邊幅留寧靜受用詩書妙竅裁一語贈兄春海
漲七星橋畔是蓬萊

繆城陳義扶名祇

介

烏目婉娗孕秀初徵君宅畔繞芙蕖閣開湖上來天地人坐巢
中校魯魚博物解分秦漢碣求賢常下郡州車中原一綫斯文
在只賴毛家定本書

鹿城諸且了名澍

門背青樹宅面湖風流儒雅近時無問津會記桃源俗開社應
成竹逸圖舂氣滿庭三玉樹秋光十里一冰壺抱慚不得登堂
視卻拜西山眞典謨潛在見閻大學游義

蘭陵莊玉驄名同生

題南山圖

水漲小橋西雲宿橫山麓聞有讀書聲琅琅出茆屋

繆城張鶴民名通

舊隱聲名動少微文章絕代定瞻依著書已驗龍鱗老對客猶
看鶴髮稀白社詩成邀夜月黃華酒滿泛晴暉瓊筵此日偏多

介

勝入饌芝銜鹿正歸

雲間袁介人名黼

昔日同過處士家知君詩思繞天涯傾心每借騶交色投分因
停問字車玉局乍開星是客金尊常滿酒如霞隱棚厤望應無
數不待山中煮石華

華亭唐九諮名廷謨

柏銘五日歲云新薤紀星廻幾度春著逃虞卿能卻老輸裴秤
嵩豈憂貧石渠架上書千卷妙舞臺前月一輪遙念孝先多道
侶時時觴詠醉芳辰

婁東王煙客名時敏

毛公聲譽重南金萬卷如林擁古今種學遂成元凱癖耽書無
似孝標淫梅逢雪後攜笻折菊到秋來冒雨尋十里湖山好風
景知君乘興即登臨

介

雲間何次張名安世

仙華碧豢虞山里虞山峭立湖汜昆湖如帶繞山流五色湖
光扶日起我欲從游路豈遙蹉跎獨鼓昆湖檝昆湖主人居何
麗有如羣玉之山琅函璇軸等嵩高森然武庫擁晨夕中郎萬
卷應難敵鄭玄有婢盡通經問字亭前何綿緯往年共推金馬
客豈意滄桑轉眼易從此行吟湖水東振衣獨立青芙蓉者誰
那知白石爛揮毫欲掃天山空手植武陵花口誦陶潛何交結
盡賢豪貧金揚足語匣底龍舍北斗光庭前鵲噪三珠樹山中
春動響流泉松濤萬壑鳴高巔君歌郢雪採梅出煙雲繚繞龍
猶蜷龍猶蜷吹紫鸞滿酌流霞披鶴氅還騎白鹿探三山

雲間王君謨名丕顯

遐慕昆湖上春風梅柳吹綵衣歡進酒名士共題詩陪古書常
校歸流釣自垂神仙倘來往應爲贈玄芝

海鷗何曰石名池
問道仙鄉異俗鄉紫芝瑤草滿林香君家海屋添籌處青島銜
來進壽觴趙崡
雲間王名世名孫
丹鳳揚威猱灼灼在雲霄美人何遲曠空山吹紫簫世人慕榮
貴貞松洵不凋梁父何險艱永懷攄瑤瑟足昆湖演清風鼓
玄鴻蹈蹁躚問藥麻散髮被絳綃五芝爵以色把贈王子喬寸心
終不移千載共逍遥
茂苑楊曰補名補
萬卷樓開面向湖捲簾春水綠平鋪已憐魚鳥親細帙更接雲
峰入畫圖世業自饒莊是墅傳家無貴木爲奴知君好古不知
老莫問麻姑東海桑
華亭陳孝則名儀

昔喜天涯同人社今逢一酒一登堂文壇欲滿三千客時事頻
更六十霜皓髮人疑卯星住牙籤書似石渠藏綵衣五色銀燈
映絲竹兼聞樂未央
雲間唐南公名永堯
懸嚴積卷似蓬萊此地不遭秦刼灰列國輶軒供採覽石倉鐵
軸絕塵埃六朝幸有坍昭裔兩漢聽推那子才問道君家多脈
望重逢甲子尚如孩
雲間王啓右名光佑
進酒梅花下開筵映少微山留虞仲藥堂有老萊衣彩華春風
動牙籤夜月輝閣祠多戰伐毛遂只漁磯
□□周□□名延訓
椒花頌罷始添籌五日當君六十秋白髮尊前高士傳青山門
外羽人丘仙留脉望書千屋啓泛屠蘇酒一甌滿目滄桑應不

文內外篇著述書注擬借帝江湖身散號髓天讀箋鄰架闊聲
茂芝有靈根醴有泉
浣花淺上憶當年載酒論文坐月娟覓句驚人誰肯後對牀握
筆每爭先峰青湖影倉懷瑟玉泣江天幾共船投老行藏隨代
隔臨江三覩海鈐懸
滿川修竹滿地蓮塔影湖光斗極連一派書來揮白拂千層綠
卷繞紅泉玉爐香細騰鶯嫩銀燭光高黃字鮮何事行吟時捫
腹瓜疇欣見跡緜緜
金幢釋印持名潭陽
擁書萬卷百城尊海內芳聲久自存稽古諸侯車入巷尋文大
士錫臨門滿堂燒燭絃歌徹夜傳杯鼎食溫在在爲恩人其
仰敦倫好禮許誰論
入仙人佛心相許爲讀爲耕身並司百里當畬農遞樽繞廊笙

墨僕能持平湖壺舫春風駛晴日書樓花氣馳遊見五雲溪上
滿故交齊進九如詩

王峰吳函白名玄朗

天喜斯文緒不孤慈遺一老在昆湖背臨書卷讀應盥綠滿田
圃夢未蕪煙劵惠非漂客舍吹笙名並列仙都簡飛恰又逢佳
日爭詩香山獨繪圖

智林釋石林名道盛

田疇一望繞南湖萬頃年收倉廩租大施定應周梵刹羨餘還
肖他諸孤從容對客談儒術造次逢僧較佛圖生產任之忘損
益南榮白醉選歐蘇

彭老爲師壽亦齊獨留稼筆頌應宜眞官迴繞持盤贈豪客歡
呼勸酒巵不老朱顏蕪玉液漸看綠髮間銀絲搜奇剔秘名留
後入大家應旦暮知

丘圖攢簇住南湖庭處開筵祝頌多堂上綠縈圖華岳春前梅
發繞雲窩耆英高會非無友仙術長生豈有他雪頂西來應問
壽遠持眞果獻菴羅

東南瑞氣繞湖寮遠近持觴祝頌該我獨古稀方外貌客多文
學國中才生成寶樹三珠茂摘得仙桃幾箇來莫問滄桑遷變
事軒渠起舞醉顏孩

君當列宿應三台初度欣逢花甲回同柴上每翻金石錄海中應
問閬風臺層樓積帙香雲滿道岸尊罎盡開開看取庭前排玉
樹公卿容易屬高才

玉峰呼德平名谷

閭閻懸垂修綆餘玉錢三萬鄰侯居家傳本富惟耕織身爲前
賢辯豕魚高隱易愁罌內粟小才每窘腹中書林泉經濟推淵
海獨占春風花滿廬

荷水劉公調名鼎

間道開筵慶六十庭花香細酒盈巵高樓積有書千卷豹袖
無緡半絲作客雖然乏物貢近山聊許採芝貽明朝又上南湖
去脫笠臨風且賦詩

虞山釋柏巖名選晚

隱君逸興樂堯天千頃湖光拱目前架廣好書時快賞堂多佳
客日開筵能爲檀度功無限德引仁鄉壽永延耳順省聞玄妙
理與僧茗椀靜談禪

吳門吳應四 名滁

高卧昆湖水一方聲名天下識毛萇棹移北海尊前月花落東山展席香肆陣詞源心似錦牙籤玉軸墨爲莊舊依舊宇多青眼今日猶思寒暑忘

吳門王倩祐 名鎭

庚辰之歲先君子挈滬過虞山造載德堂下望先生而拜曰余耆年得子無以自立翁今之巨卿也願以妻子相累既荷雲天之誼不負一言之託二十年來衣之食之教之誨之如一日也今年春滬大馬齒已二十有六載先生甲子亦一週矣稱觴之日遠近畢至親朋咸集濶愧顓愚不能誦禱謹述鄙懷漫成長句

廿載滄桑幾變更喬松風骨似冥靈一編往事消長日四海賢人聚德星文季縣聆扶臂語仲同不復下車迎依稀憶得當年事隨拜堂前侑九齡

通家子王右槐予謚 英禧之錄

婁江吳梅村 名偉業

侑湖高隱處校漆爲定遺經正伏勝加餐揚雄驅飯七略縱橫爭傳殺青奇字更五千餘偈叩南能夜雨蒲團佛火春風僊閣書聲

卧荒江投老遺民兵後海田耕喜柳塢堂成月泉詩就賞酒行吟高談九州風雅問開元以後屬何人百歲頷毛斑白千年翰墨丹青 右調木蘭花慢

婁江陳子謙 名遊 和前韻

斯文千古業廿一史十三經奈焉化爲烏亥移成豕謁舛縱橫忽生侑湖遺老喜搜奇釣古有餘能大禹祠前山色夔威洞裏波聲

秉家風規矩先民讀罷卽躬耕或放鶴倦遊過聽鷺容至高坐阴吟不知何年眞宰把桃源天地屬伊人刦火千春灰黑齊州九點煙青 右調木蘭花慢

虞山許遜仙 名士勳

筆底花生五色匣中龍吼三秋文章江左奪名流浩氣上沖牛斗

鄰架縹緗盈滿庾樓風月優游下筆

延壽錄

闢不信果報說

果報之說淫人妻女妻女人淫使天道如是報之人極信矣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或報於科名子息愚者疑焉且有淫人而仍得科名子息者智者亦疑焉抑知科名有遲早尊卑如命應早達因犯淫而略遲諛之者猶曰早也彼卽疑無報矣命應尊顯因犯淫而稍降奉之者猶曰尊也彼又疑無報矣至於子息有遲早有賢愚亦同此例人特不察耳若本無科名之人大則報在貧窮安危一一可以類推嘗見世之信術家言及僧尼法事者必曰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獨至淫報而必不信其有何耶總是迷惑於色耳

勸禁淫書淫畫淫戲文

天律惟淫最嚴人禍惟淫最烈世之犯淫者雖其自造惡業然無顯導之者淫機不觸淫心亦無由而熾自有導淫之具則淫機觸目而生欲人之不熾其淫心不可得矣故淫爲萬惡首導淫之人尤淫惡中之首也導淫之類不一大要有三一曰淫書以私期密約爲風流以鑽穴踰牆爲佳話甚至狀第閒不可言傳之事皆擬其聲容傳其情狀披而閱者有不神搖意蕩者乎一曰淫畫爲狂且爲照栩栩如生爲妖豔傳神盈盈欲活並在衽席間不堪目睹之形亦皆有象畢呈無微不露展而玩者有不目醉心迷者乎之二者猶託之空言幻想也至於淫戲以眞面目傳男歡女愛之情以實形骸作

厭之念同一戲也觀忠孝節義之事則豎眉爲之動容婦孺因之涕泣亦可見人心之靈有感則動斯三者又感人最捷之場俱成孽海卽爲謀生計胡爲必舍彼而就此也閻之陰律有云造淫書淫畫者在地獄中受苦一千五百劫俟其所造之書板畫軸盡滅並因其書畫犯淫之人罪孽滿後彼方得解脫演淫戲者亦然夫冥漠之事雖不可知以聖人作俑無後之言觀之其理斷有不誣者噫爲謀生之故致令天下之人因我而造孽於無盡而我身亦自受孽報於無窮稍有人心者當亦惕然思返矣吾茲爲習業者勸凡作書者上之

爲格言善論發人警惕卽不然齊諧異志無不可新人聽聞也萬萬不可刻淫書也作畫者上之爲神像聖容敬人破畏卽不然名花異景無不可供人玩賞也萬萬不可繪淫畫也作戲者上之爲忠孝節義動人觀感卽不然新聞軼事無不可娛人耳目也萬萬不可演淫戲也推之三者之中凡涉女色在在禁絕庶使人淫機不觸淫心自無由而熾卽世間未必從此無淫人但我不爲淫之倡卽不爲惡之首改過遷善斯轉禍爲福矣尤願有地方之責者出示嚴禁明白曉諭遇淫書淫畫則搜求板軸劈燬之淫戲則於演劇之場派役查禁自禁之後猶有藏賣淫書淫畫及僻遠之鄉私演淫戲者一經訪出立予重懲庶幾力挽頹風維持世道一反掌間造

福無盡矣卽或事權不屬亦望苦口危言廣爲勸戒若輩俱有天良必有因之改悔者亦可於萬分中補救一二苟實係冥頑不可開導別無他策惟有不購淫書不買淫畫不點淫戲人人如此使彼射利之術窮彼將自止是亦不禁而禁之微權也造福獲福同志者共勉之

士爲四民之首無論窮達俱有維持風化之責近世淫風流行蔑禮義喪廉恥此人心風俗一大關鍵也口舌微權力爲挽救較之他項施濟皆事半功倍閱者幸勿以爲迂而置之

戒色從幼孩起說

子弟五六歲以上勿令看男女畫紙勿令耍泥塑美女勿與談娶妻作伐事勿令看戲聽歌十歲內外卽教以遠避嫌疑既聘室勿道新人顏色美惡勿令輕入婦家十五六時勿看淫詞豔曲（春畫等物自宜痛禁）養其廉恥如女子一般則守身自加人一等世人教子弟以倜儻老辣爲能五六歲時便已指塑畫美女曰此我妻也父母輒喜而笑之比稍長則卽與言婚娶事見婦家人而羞避者反呵之爲不揚逢人戲語而怒者反斥之爲不識取笑此皆失於防範之處迨聰明誤用自命風流卒至流爲淫蕩或閨房無度漸至成疾禁之不可悔無及矣吾謂教幼年子弟如教處女一般須知羞恥然後察其年可授室而婚娶以時庶無後患

閙逢場作戲說

人有大言青樓妓館我常出入而終不染吾未知其言之信否卽曰信然此語亦誤人不淺夫旣已近之染者什九不染者什一苟能不染儘可不近與其近而不染以爲能不若并

不近之之爲愈也大抵入聲色場皆挾不染之說以往而卒受旣染之禍而歸坐懷不亂君子且不敢學也矧敢學今之所謂近而不染者哉人庶幾作近則必染之想以杜禍端勿信近而不染之說以致失足

關愛憐才妓說

愛憐才妓者謂吾不貪其色而憐其才但旣曰憐之宜思救之旣不可救而忍淫之乎況憐才之人已必有才彼之才旣以爲妓而敗我之才又以狎妓而敗是一舉而敗兩才也自古才人爲憐才妓而失其身名者不可勝數風流自賞後患無窮何所取而必欲之哉顚天下憐才者知才可憐而妓不可狎固不可假狎妓爲憐才亦不可因憐才而狎妓

遠嫌

姚庭若曰孟子曰夫婦有別而況於男女之際乎所以一部禮書只是別嫌明微四字盡之嫌微之際不別不明其害有二一則損名一則敗德促樽令坐墮珥遺簪在我僅戒開之端故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偶踦而旁人則可以爲藉指之譏整冠

又曰男女雜坐目眙語狎始不過謂聊逞風流耳而其後必不能僅止於目之眙語之狎矣蓋欲猶火然畜水以防之置灰以覆之猶恐其燄也若置之乾薪油炭之上又有大風以鼓之不燎原不止矣故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傅青野曰少年婦女切莫舉言或彼此原屬無心而問答之下不肖者反覺有意況乎觀不雅體統何存倘爲人所疑而蒙菲組織卽不至性命干連而我之聲名亦玷矣此時遑能與人爭辯否是以君子貴遠嫌也

又曰人家少壯弟姪輒入姑姊嬸嫂臥室或於無人處私通言語卽爲父兄者亦以尊卑名分恬不知怪殊不知瀆倫敗檢皆由於此至於中表姊妹以及疏遠眷屬尤宜避嫌遠色編云道遇婦女不避而必記以過者此春秋誅意法也花間陌上原無必避之理但存一必不肯避之心故惡之也

肅閨

荊氏輯要曰閨門之內少了個禮字便是天翻地覆百禍千孽俱從此起

願體集云今有人纔入閨門頓忘檢制或遇姑姊妹在前而單衣赤膊無所顧忌又夫婦閒諧謔不避兒女皆非處家之道

許氏家則曰婦女日守閨門躬習織紡至老勿踰內門如有恣性越禮遊山上冢賽神燒香衒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泣諫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

姚庭若曰吾願爲家長者但誨婦人行善勿得妄許神願倘萬不得已有子者子代無子者夫代自己齋戒於家心香一炷有感必通何必入廟燒香始爲致敬既蒙露面之羞反蹈褻神之罪乎

傅青野曰男子讀書明理尚多失德況女人乎故當以身作

則隨時隨地諭以禮法不得狎昵無度養成惡劣之性及淫蕩之心語云教婦初來愼之
庸庸錄云男女之所以隔絕也惟爭一見禮云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卽聲音尙不容通況顏面乎於此見古人防微杜漸之意今之婦女竟不避人反笑避人爲不大方人有寺遊山冶容豔服直欲與娼優爭勝是何居心試思娼優輩以色悅人者也故妖冶之容惟恐不窮盡其態不足以興人淫蕩之思此輩原不足責何致良家婦女之服飾亦日駸日下哉爲丈夫者明知而縱之其故何歟
又曰僕供使令內外須別男僕非有大故不入中門女僕非有大故不出中門早暮宜防非大庭不得偶語此齊家要道

也
又曰三姑六婆面生可疑者必有蹺蹊卽素所熟識者亦宜拒絕蓋此輩專作不良牽頭傳遞言語巧爲引誘婦女無知最易墜其術中閨房中無形醜事意外禍端往往由此若夫哄騙財物又其小者也
庸庸錄云人家房屋雖小亦要分別內外每見有等人家賓客到來婦女聲音雜聞於外成何體統甚有婦女買物應門不以男子爲主者更屬不雅爲家長者亟宜整飭

筆業

袁了凡曰人雖不肖未有敢肆爲淫縱者自邪書一出將才子佳人四字抹殺世間廉恥而男女大閑不可問矣每見深閨女子素行無瑕暫一披卷情不自制頓忘中毒之羞亦有少年子弟情竇方開一見此書邪心頓熾日思夜夢或手淫不制或目挑苟從喪身失命皆由於此卽夫婦正色妾媵固有亦不免巧於淫合極盡淫污直至滅年折福削祿喪身嗟乎教猱升木誰之過歟夫淫爲萬惡首今則撰此淫書壞男子心思敗天下風俗是自居首惡并陷他人於首惡也此種罪惡與十惡五逆定加百倍死無人身永沈地獄固其宜耳惟在端人正士耳目所及卽爲焚棄更望普勸同志親朋展轉相勗燔之惟恐不盡務使天下少看一人少看一日眞正人心移風俗之一助也
姚旅若曰陽世嘔出心血只博得地獄沈淪數點血淚哀哉作者受苦於地獄求此書焚棄而不可得乃生者猶竭力搆思惟恐不工惟恐不尖惟恐不眩惑於世罔知悔懼豈不惑哉
傅青野曰淫穢等書一經才子品題則聲價十倍流毒愈深更難磨滅卽作者決無知己之感亦且痛恨於九泉也故讀歎之罪實與作者同科
閑邪論云士子富於才華筆耕謀利若能纂一部古今忠孝節義事實慷慨淋漓有聲有色使兒者心生則效愛慕悅從亦足價重雞林未始非利藪也何苦無中生有造此綺語豔曲以成人之惡不有人患必有天殃戒之戒之
閑邪論云世間惡事未有過於畫春宮者將使天下識字不

識字之人一概心醉神迷豈非惡極吾見擅此技之人鮮不斬然無後者蓋以其遺幅流傳不知惑多少子弟壞多少閨門卽絕嗣不足以償其罪也至其妻其女其媳鮮不淫亂者由其朝夕見聞無非淫狀卽有貞烈之性亦化而爲邪也且其人亦必早天而不壽蓋其執筆摹擬刻刻淫心搖蕩眞精浮散夢遺滑精脫陽等症相繼而作也嗚呼慘矣夫百工技藝何事不可爲而乃爲此山水花鳥何物不可畫而乃畫此處心積慮將使天下無人不好淫胥入於禽獸之域而後已吾恐技愈精而孽愈重孽愈重而報愈酷矣

顏光衷曰刻淫書誘溺子殺人不見血聖人代作俾此淫穢邪書併畀炎火其有再造翻刻者處以極刑比於五逆庶乎

風俗醇而士習可正也

戒色戛言

科名必覽曰窮慾最上丹頭在清淨念慮慾火焚燒精神易竭遂至窒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而廢爲無用且漸成勞瘵之患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時展轉一淫念遂足喪其生而有餘也

過淫說曰諸惡孽中惟淫爲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瞋恨心忌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業由茲起此森羅鐵榜必以淫爲萬惡首也然庸夫俗子罔知顧忌至文人學士誦習聖賢亦自號風流侈談情種嬌豔

者得子孫淫佚報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報於妻妾卽報於女媳醜聲籍籍污人聽聞至若婢女僕婦尤易行姦不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脣以叛主或父子不和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薦寢甚者以骨肉胞胎淪爲賤媵後人不知誤行褻狎名爲主婢之分陰有兄妹之戚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隨喜之行蹤誘空門之豔質敢污佛地致壞清修此與尋常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種狂癡漁獵男色往往外借朋友之名陰圖夫婦之好彼旣見鄙於衆人我亦見絕於正士創天地未有之奇淫蹈神人共憤之穢行且惟慕少年頓忘齒誼淫其幼者何異於吾子吾孫淫其稍長者何異於吾弟吾姪

父事兄事之謂何而淪污若此少知禮義者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下之狎優童睨俊僕心因慾亂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其閒蓋有不可知者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娼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鉤餌一入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況遇屍癆之婦瘡毒之妓性命莫保身體臭爛生子皆卒嗟何及哉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伏爲惕然自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若何要其得力則又在平日父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使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自能觸境猛省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於己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享富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途積德累仁者事半功倍人又何苦以俄頃歡娛

使聽者大發深省於以迴蛾眉伐性之狂瀾施錦帳回頭之頁藥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

戒觀淫書

目不接媟嫚之語則邪心無自而生家長嚴禁淫書入門近遵而行之見蘇揚有收毀淫書會願功尤大

戒談謔語

口不道淫褻之言則邪緣無自而入家長嚴禁子弟嬉謔褻名節者尤宜戒

戒視色

動目即動心之始簾前道左苟縱觀不禁未免暗裏移情宜慎於顧盼如流盼美色私窺婦女之類皆宜切戒

戒近色

避嫌乃避禍之方共室同舟即操守素嚴正恐一時失足宜預有防閑如輕入人家內室及居近歌樓妓館行路遇船妓店妓之類皆宜切戒

戒接言

通名道姓或視爲無妨而形迹不拘究非遠嫌之道途遇偶自特自無此患

戒授受

遞物傳杯或輕爲小節而侮慢漸起恐受牽引之傷授受不親防微杜漸不可不知

戒身染

懸崖勒馬尚不失爲完人所患臨時寡斷幾乎身染者勿爲色所迷

戒故犯

孽海回頭猶不失爲善士最虞迷路忘歸已經犯過者勿見色而戀

久客宜戒

情所偶動稍不隄防不但名利有妨甚且身家莫保居家節慾自然立脚能牢

密室宜戒

人所不知畧忘顧忌不特事機必敗要知天理難容獨坐正心始能閉門不納

酒後宜戒

飲毋過度則世界皆屬清涼酒後昏亂或誤入迷途或被人牽引不可不戒

淫朋宜戒

友必擇交則匪人不能引誘平時有知人之識臨事有遠避之方能勸人改過者厥功尤大此十二戒者首二戒是防於未然以杜其淫褻之漸子弟知識初開時卽宜戒之次卽戒視者乃目接之始孔聖教顏子爲仁首言非禮勿視洪範五事君子有九思皆以視爲尤蓋禍機之入皆在於目所謂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也次戒近者閑其身卽閑其心也次戒接言授受者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於近之時寓遠之意既以防我之近色亦以防色之近我也以上六戒戒其心身染一戒戒其事或奔女自獻其身或淫朋設計陷害儻有情之已動幾不自持人禽立判僅在尺寸之閒邪正區分祇爭呼吸之頃但能猛力把持不至身染譬如毒蛇嚙指斷腕不死

藥矢穿身刮骨則生失其肌膚猶不傷性命古人秉燭達旦騎牆不下及曹瞞不可等事將染不染遂成完人大可取法但戒色至此關頭最易失足有妄訣焉曰忍之很忍之而已作白骨想作老病想作現報想作尸瘞蠱毒想作餐刀殞命想王法殺人償命獨至淫人雖刃殺勿償作神明赫怒想作日月照臨想作壽命福澤功名子嗣因此損折想上言現報卽所謂淫人妻女人淫也此則指冥紀諸報而言看破一切則嗜慾之心淡顧忌一切則邪縱之膽消不淫本分內事未敢希冀美報然到此際能全人名節其功自加一等報必及之戒色者於斬除邪念之時稍存一希冀美報之想亦所以堅從善之心也更在平日有過慾之功所謂戒色從閨房起也則臨事有挽回之力明以燭幾健以致決缺一不可天下雖有淫人其初犯之時必有廉恥畏懼之意此處畧一鬆手耳吁可危也然亦而不可救其犯後非不悔而悔後旋卽犯者蓋未犯之前其權猶在我已犯之後則權已半在人迷魂藥陷人坑萬種羈縻百般圈套使人不能自脫甚至匿人引餌亡身敗家聲名遺臭亦祇爲初犯時畧一鬆手萬丈深潭一腳便踏到底有無心誤犯深切悔悟乘此斬釘截鐵痛改前非猶未爲晚其改之之道如病之服藥要有堅心猛力加倍攻治之法目不邪視口不戲言甚至誓諸神明以徵其信誓神之事卽所以矢志盟心也不得視爲愚夫愚婦之見比尋常戒色更須嚴密方可瘉除舊病故卽次以戒故犯至於久客密室犯之尤易酒後昏亂淫朋引誘犯而不知皆宜預防故又次之以上各戒覺悟

賢智警惕中人言簡意賅易於熟覽有志者更合戒色神
訓格言而敬閟之則此書或亦附迷津篤筏之末云

房室

戒色從閨房起人能視閨房爲倫常異地一切治家立命之
道胥在其中則眞樂斯得而褻念自消雖日相親密必有所
以清其煩穢昏迷之氣勿使沈溺委靡於燕私之地則偶然
外出久客他鄉都成習慣不主爲外誘所動亦良法也否則
居家縱慾出外耽花其禍甚烈

姚庭若曰夫婦正色也然亦貴有節若云正色非淫則家釀
不可酣乎且人終身疾病恒自初婚時起年少興高力旺恣
情無度不知保守多成癆怯甚者早死累妻孀苦百年姻眷
終身配偶何苦從一月內種一生禍根古人遇子孫將婚必
諄諄以此戒之

畜德錄云世人無不急於生子亦知生子之道精氣交媾溶
液成胎故少慾之人恒多子且易育氣固而精凝也多慾之
人恒艱子且易殀氣泄而精薄也今人夜夜淫縱精氣妄泄
邪火愈熾眞陽愈枯安能成胎卽僥倖生子亦不能育或殤
於痘或殤於驚痘者熱毒驚者熱風毒者父母之眞精不足
風者父母之眞氣不固也況人之精神統貫三焦榮華百脈
慾火一動合聚流通都從命門出來極是可怕一經狂妄不
節骨髓內枯漸至身體羸弱飲食減少內熱咳嗽吐血夢遺
虛勞等症迭見老親驚憂而無措良醫救治而難痊一以爲
先天不足一以爲補養失宜一以爲風寒所感而不知皆自
作之孽其事隱微而戕賊其性命者深矣卽幸而不死而骸
痛腰疼終身抱病頭眩目暈未老先衰雖留此軀不能承先
啟後不孝之罪莫大乎是矣甚矣分內之色亦不可不節也

明徹軒種福說

子近有童年種福之說客進而問曰福可種乎子應之曰可
容請竟其說子乃曰人之有福猶穀之有苗也其初至微其
繼漸茂及其成實則甚美而且甚多此天之生理本然也設
當其至微既無以培養之又從而剝削之則微者益微將滅
亡之不暇尙何望其茂尙何望其實之美且多哉是傷天害
理莫此爲甚也以此理告諸童子當無不曉獨至於身雖多
方曲喻猶患未曉非無知也誠難曉也今欲於難曉之中使
之易曉則非明白曉暢直指無隱不可

〔評〕首段以苗爲喻從孟子山木章得來爲童子作一當頭
棒喝

〔廣〕人當童年又譬則樹木之萌芽花蕚之含苞也長養之
漸致敷榮摧折之立見枯槁福之消長實決於此最宜猛
省

夫人之生也在母腹中彌歷十月而始誕得先天元氣二十
四銖斯時赤子混沌純靜無知屬坤卦自一歲至三歲長元
氣六十銖一陽生乎復當此福田肇造猶穀種之生氣尙微
也至五歲又長元氣六十銖二陽生乎臨則微者著矣至八

歲又長元氣六十銖三陽生乎泰則著者長矣至十歲又長元氣六十銖四陽生乎大壯則長者暢矣至十三歲又長元氣六十銖五陽生乎夬則暢者茂矣至十六歲又長元氣六十銖六陽純是爲乾則茂者秀而實可待矣當斯時也得天地三百六十銖之正氣原父母二十四銖之祖氣共得三百八十四銖以應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爲天地間一完人其獲福烏可量哉

〔評〕慾敗元氣之不易得說本河圖卦氣確鑿有徵凡血氣未定者可不時時珍重寶惜乎

〔廣〕先天無形曰元氣後天有形曰元精亦曰元陽其實一也難得而易失者惟此陽精既失而難復者亦惟此陽精

非特童子當刻刻保養即成童以後亦無一日不當保養

乃自人心不古情竇早開未及成童之候早同受室之年且其害有百倍於受室者而幼穉無知聰明者少父母不能禁師傅不能防已可危矣更兼狎邪惡友誘彼童蒙使之鑿其性眞違其生理令無知童子薄弱者頓遭橫夭之凶茁壯者亦成勞瘵之症本未獲展而自戕其命本未犯法而自促其生六尺之軀殺於方寸毫生之祿削於一時興念及此未嘗不痛哭流涕也

〔評〕此段乃緊要處將少年腰味喪生之事說得顯露已犯者閱之必當汗透重裘

〔廣〕醫書云男子精未滿而非法以逼其精則五臟有不滿之處他日有難狀之疾又云凡人慾念纏綿元陽盜洩君火動於上相火應於下雖非房室之勞而氣血既虧百病叢集其在腎則爲夢遺淋濁而水液渗以乾枯其炎上入肝則逼血妄行而爲吐爲衄或爲筋骨疼痛又上入脾則爲發熱面黃食悉化痰涎再上至肺則皮毛無以滋潤而面目枯瘦喘嗽聲啞遂致虛損不可救藥五勞之中莫此爲甚苟知自愛者愼勿蹈之至既娶而縱慾其爲害更不待言

而昏迷罔覺者且自謂年之方長力之過人間格言垂戒而以爲迂見狂生引誘而以爲樂傷身之事竟成習慣卽知父母隱憂莫解而有所不顧書曰人心惟危此人心也洵可畏哉

〔評〕此段尤切中少年人通病

〔廣〕世之習慣此事者大抵自恃其強與昏不畏死者耳豈知人身難得性命虛浮一旦無常悔之已晚況過剛者易折外強者中乾一時雖不覺其損而猝然病發常較怯弱者更甚自殺其身死猶不悟豈不深可痛哉

吾生也魯鄙舞勺之年本不知情慾何狀而成童誘之遂致常攖疾病幾於不救至今雖生猶死未壯先衰臨事恆多怯懦聞言半屬遺忘富貴福澤實減於斯斯固自作之孽然亦

導我者與有孽也回憶當年至今恨恨然已悔之晚矣

評現身說法一片婆心聰明子弟不幸已染惡習者閱此即當立時改悔若既不知改而復引導他人與手刃其人無異如能勸止一友功德無量矣

廣世有愛其子弟者於童子十二三歲時即當留心察其動靜不令其與油滑子弟同隊嚴禁不許看淫書淫戲以及婢媪褻談童僕穢罵新娶鬧房等事俱須呵禁家中女眷雖屬至戚子弟自十一歲以後即當教以明嫌古人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女子十歲不出閨閫欲端家範者不可不致慎也爲塾師者嚴禁其徒在館不許聚談穢褻出外不許至佛會戲場東西窺看或有成童與小子同館者尤當加意防閑至若爲店主者能禁其少年夥友不上酒樓不入妓館守身如玉惟恐毀傷則彼之事業既有可成而我之資財亦因之不耗其獲益豈淺鮮哉

因思己之無及而轉念他人雖未必如予之愚然亦未免同病也爰爲之深究生人之理驗諸卦氣參以河圖夫乃知幼能保養者卦氣既周福澤斯備若不知自愛則卦氣不全福亦隨削故爲童子者當知大壯夬乾之會正吾人十一歲至十六歲之時斯時一次洩漏即減將來一分之福斯時刻刻保養即種將來無量之福斯言若妄吾當永落地獄吁吾人受福幾何而竟以有限之元氣逞無窮之人欲旦旦伐之其不至滅亡者幾希矣則甚矣福之有待於種也而無如世之不自愛者不善種而有等於揠苗也

評總結一段說得透徹

廣此書雖爲十六歲以前者戒然要知十六以後如樹之枝葉雖備尚屬稚嫩一經剝削根株憔悴萌孽難生原與十六以前無以異也況犯此者暗室獨居情且妄動猝遇邪緣淫心頓熾不覺走入禽獸一路即無邪緣而寒暑因虛而侵其營衛鬼魅乘隙而吸我精髓殺身亡家易於反手凡我後生急宜痛懲

於是客聞而恍然曰斯言也不獨爲一人二人種其福已合百千萬億之人同登福地矣敢不受教

評以客起以客結

廣未娶種不孀喪之福已娶種不貪縱之福尤種不淫污婦女迷戀娼妓之福是人一生必得大福後世猶享餘福報德須知

昊天罔極德難酬父母惟其疾最憂不敢毀傷方是孝聰明子弟試深求

評有形之毀傷傷其後天無形之毀傷傷其先天此父母所朝夕隱憂而不能明告其子者也爲人子者可不自愛乎

養兒待老本親心兒若先衰痛最深白首高堂誰奉侍可憐雙淚落涔涔

評到此地位悔之何極

諺云養兒待老父母之心皆然也乃竟有父母夭老而子先
老父母未衰而子先衰者今人動曰天禀使然予亦非不謂
然也然亦知出於天禀者少出於人事者多乎若出於人事
而然是父母有子反不如無子之爲得也況乎已爲父母之
身亦卽爲祖宗之身世有衰親獨子關繫重大而不知保養
剝削以喪其生遂致覆宗絕祀先人無血食其罪之大上通
於天矣卽非獨子而以父母多方愛護之精神竟毀傷之不
少惜尙可以爲子乎知孝親者急宜猛省

厲父母之愛子也孩提保抱筋力俱疲及長而有室心稍
慰矣乃世之爲子者知有其妻遂不知有父母甚至貪戀
牀笫違逆親心試思身從何來生於妻乎生於父母乎又
思三年乳哺十歲就傅時待養於妻乎待養於父母乎況
一妻旣死一妻復娶天下原不少爲我妻者若風木旣悲
永無見期欲復聞父母之訓誨安可得乎彼聽婦言乖孝
道者何不思之甚也更有少孤之人其母輕年守節受盡
萬般辛苦始得撫養成人而爲子者惟知溺愛其妻不思
報答親恩以致白髮空閨心常怨恨此實有較之尋常不
孝百倍者矣至父母初終令人有於未成服之前先爲其
子完娶者或於父母將沒未沒時使之成夫婦之禮世俗
習慣不以爲怪其實不孝之罪莫有大於此者推其所以
爲此之故不過欲死者有媳以著代或因生者無內主耳
然媳之有無於死者何所損益家無內主亦可以委曲籌

嫌明微不致自蹈於大僇也昔晉人有使婢丸藥得罪者
是不特生子爲不孝卽歡然聚處於閨闥中亦不孝矣況
自來喪中所生多屬兇惡敗類或以覆家或以絕祀結堵
亭集中會詳引之然則居喪者可不警懼乎

衍慶須知

由來寡慾慶多男鵝羽繩繩著美談文穆無輝緣底事眼前
快意詎堪貪

評觀此知童年斷喪者與故殺子女同罪導人斷喪者與
盡殺其一家同罪

哀哉赤子本無慾乃父緣何早棄捐爲念孤兒悲失怙少年
情慾莫流連

〔評〕爲天下以幼子付人者一齊下淚

人之娶妻將爲似續計也而童年受傷者往往不能生子或雖生而不能育然則絕嗣之慘不得歸咎於天命矣即使能育而稟氣極薄一生怯弱爲無用人欲望子又生孫諒不能也是育猶不育也且子嗣既屬難保而自己又爲虛弱之身一旦不測誰爲撫此孤者興言及此眞堪哀愍而孰知孤兒之慘皆乃父少時所自取也知愛子者急宜猛省

〔廣〕從來算慾多男多慾無子世有妻妾滿房不能受孕者職是故也若受孕之後不知節慾多致傷胎小產或胎厚難產或胎火多發爲瘡瘍以及急驚臍風痘瘡毒重是皆自殺其子女也又有人平生無大過而後嗣淫蕩男則傾家女則播醜人皆歸之天數不知其人自己閨閫中暗爲恣縱氣類感召之所致古人重胎教自有深意豈待顯然淫行而始報哉然則淫人妻女者其胎禍之酷更不待言矣

偕老須知

慾竇心清病弗纏白頭偕老福緣延何須早作多情想翻使鴛鴦夢不圓

〔評〕以無實之歡娛易百年之好合稍有識者斷不爲也

狂童自少命輕浮潛使嬌妻詠柏舟偶見婦居猶惋惜忍令吾婦亦同流

〔評〕繡衾春風空房夜雨事如反掌情何以堪

誰無夫婦如友如賓而童年受傷者每至將受室時遽然夭折即或幸免而血氣早衰毫無生趣年未及壯腰駝背曲已如老翁欲冀齊眉斷不能也昔人於矜孤恤寡句註云自己未娶妻之身尤當保重彼青年嫠婦寂寞空房皆其夫少年時種下禍根也知保妻者急宜猛省

〔廣〕人能自立即一貧如洗何憂無妻所憂者有妻而不能保其妻耳縱肆淫慾不知節制一旦身亡其妻改嫁是謂鬻妻即不改嫁而使之終身受苦是謂毒妻淫人妻女而致閨中現報是謂陷妻迷戀烟花而使空房寂守是謂幽妻溺於牀第而廢事失業是謂殃妻嫌其貌陋而終朝尋

事反目是謂戕妻喜其貌美而惟言是聽以致失禮於父母舅姑是謂愛妻而反殺妻閨門之內毫無禮儀惟有淫褻戲狎是謂以娼妓待其妻總而言之皆爲禍妻後必不能保其終身爲我妻至於新婚之初尤易縱慾而爲害亦更甚往往有壯實之夫娶妻數月頓成勞瘵後雖自悔亦斷不能償老況今日少年薄弱者多何可不節其慾乎若兒女長大而猶娶艾妻幼妾以致室內參商是欲尋樂而反得苦有識者所不爲也況變生意外更有不忍言不勝

言者有齊家之責者其審思之

奮迹須知

富貴由來本不難精神兩字莫輕看在天得半人居半慾念

消時福自寬

〔評〕前哲云愛惜精神留他日擔當宇宙斯眞立身第一名言吾願普天下有志之士切莫輕視此身

貧病相連事有因恆於早歲喪其神世間多少寒酸輩都是童年有漏身

〔評〕黃卷三更淒然淚下

諺云富貴出在精神試觀世間創業之人其精神必定過人若童年受傷者外雖强而中已乾讀書卽能發達而壽年不永徒勞黃卷青燈眞殆卽致豐饒而凶短相侵枉有明珠白鏹況精神旣少富貴何來雖一息尚存而終身窮苦彼世之平生勤謹而衣食不周者人或歸咎於時運不濟實則少年

時斲喪元陽有以自取之也知勵志者急宜猛省

〔鷹〕每見學堂生徒年皆二十內外而神思昏倦終歲苦苦作文毫無進境細察其由或犯是病或傷房室蓋作文全賴思力心火也腎水也腎勞則水火不交心氣全耗平日於書理已屬瞶瞶臨文欲睡精神渙散如是而欲宗工見賞飛黃騰達何可得乎其有傷生之事無所不爲而天姿絕高試輒獲雋遂謂狂妄無害日甚一日不知此等妙才數世積累而始生厥經斲喪功名暗削縱賴先代厚德倖獲科第而盛年殂謝爲榮不久榜上銜名斷不能嚇榮無常奪其牌票聰慧兒急宜自愛至近時商賈少年更易走入邪僻一路蓋讀書者有人管束學賈則管束難周讀書者錢財多不在手學賈則易於挪用故始而講究衣服繼而評論女色漸至三朋四友入酒樓上茶館日行日慣膽亦漸大於是花煙嫖賭無所不爲矣及至錢財虧欠蹤迹敗露店主責其賠償父母加以鞭撻因而短見自盡者有之因而流落乞丐者有之卽或失業家居尙可度日而內則家人詬駡外則鄉黨評論父兄叔伯朋友親戚無不賤惡到此地位眞是難見人面斯時卽至愚至蠢之人無不自悔矣乃竟有不知悔者是其身雖存其心已死矣然淸夜之閒良心必有發見何不思妓女之親近我惡友之趨奉我無非誘我之財耳且不特耗我之財而又敗我之聲名奪我之事業損我之精神幾致殺我之性命誰使我受

訶罵而彼不聞誰使我遭撻楚而彼不顧誰使我困飢寒而彼不赦誰使我生惡瘡致痼疾而彼不憐天下至很至毒之人有過於此者乎念及此必忿然怒翻然改矣然旣事後悔尤不如先事弗犯是所望於聰明子弟及早看破弗爲情慾所動庶事業有成發迹可待

立命須知

天下無如壽考難引年豈在鍊金丹眼前鶴髮童顏叟多是當年璧獨完

〔評〕男女一也處子以完璧爲貞未受室之男子願可毀裂乎

得福還須享福多不能久享奈卿何孽由自作君知否聊叙

評富貴子弟類多夭折非徒奉養折福亦由幼年作孽不能享福耳

洪範五福一曰壽三曰康寧五曰考終命康寧終命皆壽證也是福有五而壽考者已得乎福之三況乎有壽則父母不必憂其疾是能孝也有壽則子嗣不必慮其孤是能慈也有壽則妻妾不必患其寡是能智也有壽則太和可以保合性命可以各正是能仁也凡此皆是童年醇謹來也若童年受傷之人欲享此福千百中不能獲一而世之瞶瞶者猶曰人之壽夭有命存焉洵如是也不聞孟子之言乎曰桎梏死者非正命斲喪元氣是自桎梏其身體也又不聞太甲之辭乎

曰自作孽不可活斲喪元氣是誠孽由自作也然則世之夭亡者皆少年時所自取也知淑身者急宜猛省

廣彭凝祉先生窒慾說曰太上云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並非實迹也又云淫慾過度並非外遇也司命且隨其輕重奪其紀算淫之不可犯如是至覺世經所載不行善事則以淫人妻女爲第一語其罪又在盜賊殺人之上讀之令人毛髮悚然汗流浹背直是絲毫苟且不得又曰淫念不除既有損於德亦有傷於命伊川先生曰吾以忘身徇慾爲深恥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貪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昔李覺來謁蒲傳正年已百歲有同嬰兒問其攝養之術曰某術王簡易但絕慾早耳包宏齋年八十八精神老健語賈似道曰子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秘方賈欣然叩之包徐曰慮喫了五十年獨睡丸耳道書云人生慾念不興則精神散於三焦榮華百脈及慾念熾燃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瀉而出可懼哉由此觀之淫慾之事卽念慮且不可偶起而況非法以戕其先天多合以竭其精髓有不性命隨之者乎至行房戒期實屬保身要訣故附載之凡酷暑嚴寒日月食大風大霧迅雷暴雨白日燈月下醉飽勞力病後父母忌辰夫婦生日甲子庚申丙丁四立二至及前後三日二分二社四離四絕楊公忌日朔望弦晦日每月廿八正月初三十四十六二月初二三三月初九四月初四初八五月十三逢五六七爲九毒日十月初

十十一月廿五十二月初七二十後十日俱宜禁戒犯者夫婦不壽子女多災知自愛者宜豫查憲書鈔貼時覽毋貽後悔

座右四箴

勿看淫書神自定　勿聽淫說氣自清
勿談淫事心自正　勿起淫念精自生

評勿看悅福勿聽耳福勿談口福勿念心福百體自然基福

窗下四戒

勿與人淫書使人神昏　勿教人淫說使人氣耗
勿述人淫事使人心邪　勿動人淫念使人精奪

評神濤福濤氣旺福旺心定福定精固福固一生無不獲福

看戒色書說

戒色二字何自昉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自來賢人君子深知戒色之難爰奉神道設教揭神訓格言以警之恐人之不信也復引眞淫果報以勸懲之其心亦良苦矣乃人猶不信置而不看不看之故大約有三一是怙惡不悛視犯淫爲無關陰隲之事而不看者一是會經犯淫恐見之生愧而不看者一是自命風流以戒色爲迂苦而不看者是皆未知作戒色書之意與看戒色書之益也更有託爲士者謂不淫乃分內事何足爲奇而曰天加之賞

戒色亦尋常事何足爲難而必多著爲書吾謂此人苟能踐其所言而非出於誇詐卽不看此書亦不犯書之所戒矣倘大言欺世則自誤而更以誤人其害豈淺鮮哉夫看戒色書乎敢勸世人崇信此書流傳尙恐不免於犯況其不欲看者乎敢勸世人崇信此書流傳化導庶已犯者作回生之良藥未犯者當防寇之堅城卽自信不犯者亦當留此爲迷途之寶筏愼勿詆毀批駁以沮人之欲看者

施戒色書說

不信戒色一切善書而以爲不必施者無論矣或謂施此等書人未必看反褻字紙不如以其錢施衣食貧人受惠矣此言亦近是但分人以財教人以善兩者不可偏廢施之而看

郘亭詩鈔

卷二

戊辰中秋

同懷弟其潤敬書

滄海遺民蘭芷吟
身精神矍鑠肝膽
輪囷道融孔老性
辨孟荀淵源東塾
醅乎其醅
豫泉夫子六人照像
時年七十二
歲次庚午二月
門人祁正敬題

邵村壽言二集敘

聞之禮七十杖於國今之所謂國者何若乎風塵浿洞授擾不休中外驛騷蝸鼪鼎沸詩云我聞四方促促靡騁離騷云戶服艾以盈要兮謂申椒其不芳是此時矣雖然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天理民彝萬古不絕風雨如晦之日正我輩砥節礪行之時恐脩名之不立苟余情其信芳海內遺老其采薇於空山洗耳於清流者踵相接也而帷天席地靈府不搖固以享遐齡登高壽者亦莊往而有覺非歲寒之松柏也哉吾友　張豫泉同年自國變而後隱於滬濱憤世絕俗閉戶著書詠史注經旁及老莊成書百數十卷今歲四月七旬壽辰介嗣伯豫仲豫等於鄉園稱觴慶祝歌舞娛賓而君乃吳淞蘇水抱影空廬游心於浩然玩世於玄默安閑強健未敢言壽余謂吾輩身丁陽九斂華隱曜效子陵之垂釣同仲蔚之閉門憔悴行吟常自比於艾菱辭標之境者以國言之也若夫效棄衣之舞開介壽之筵開玉盌陳一門稱慶各親友效奚斯之頌寓詩人戒穀俾臧之義以介眉壽傳爲

家慶則以家言之也元遺山壽趙元德七十詩以松身鶴骨玉潤冰清比之知有不能已於言者矣嘗謂吾粵有明遺老翁山獨漉二先生詩集不乏壽人之詩則知人之壽翁山獨漉者必不能卻也君同邑明遺民張穆尹體震何如拭謝重華諸人均年登耄耋九龍眞逸著勝朝東粵遺民錄將翁山澹諸公詩收入傳中此亦壽遺民之前例也君六旬時子弟已編輯諸友所贈詩文爲邵村壽言今七旬諸友祝壽詩文合七百六十餘篇君之門人輯爲二集將付手民余受而讀之鑿鑿並奏笙簧同音喜其無諛詞無溢美棄而存之是亦張南山先生花甲閒談之意也余懶於爲詩因爲此序以貽之歲在戊辰仲秋之月年愚弟李家駒柳溪氏序

七十生朝書懷六首 戊辰四月

蒼顏又屆古稀年玄學旁參柱下篇 前論成老子約一書印行次人以爲頗有心得
嘗憂患懶呼天巢由歸隱山難買糈衛蜮滄海欲填松菊放園荒已久瓜時去訪邵平田

谷音汐社覓無人蘭蕙襟期靜荔身屈子賦成心悱惻放翁吟倦膽輪囷洞庭落葉餘哀怨 前論成落葉詩四首高式微之感和深師鄭固舟作也閱和詩甚多已輯刊行申浦看花惜暮春一十六年羈泊客桃源何處可逃秦

天上浮雲白卷舒白衣蒼狗望空虛沈沈風雨人間世泛泛烟波物外居 甲寅自學海還九種風遙遊行詩云天地一留鼠父卷編波仍泛釣徒家医閭書作題聯寫吟芷居隨筆象數窮探心作矩麟經深識禮爲輿

罔頭歲月匆匆過聊補蹉跎老著書 近年著有陳村學易象狀持平左傳讀說等書注經慚愧鄭康成詎有黃巾識姓名最辰地雷鳴屋角更看彈雨入簾旌千戈滿眼天如醉江國愁心浪未平貧賤梁鴻還不易課兒且勸讀書聲 丁卯二月上海寓廬偶之

邵村書詩二集 生朝詩

向平志願慰何時記得香江返棹遲 癸卯丁卯八月下旬攜七兒到九龍成短髮少陵蒲菊淚一周秋 甲辰高堂夫家鵑朋乘醉托庇激余環竹香港山前後三年揚子江聲流腕底皖公山色短髮遲吹帽何爲之一笑嘯心長吉滿囊詩 余寓疫仙館詩鈔已刻十卷今歲六旬釐正改訂重編插架鼎沸神州歲月遒雀喧鳩聚總塵囂鄭鄉豈有黃巾識漢學俄窮赤幟標帝子降看津海月羈人愁湧浙江潮祇餘翡翠吳淞水願效巢由酌一瓢 酉居上海十六年矣

列聖憂勤德教宣乾嘉徒想太平年遭悲荊棘生戎馬曾見圍城墮紙鳶偏插菜伏櫪無如白髮何壯懷誰復枕琱戈琴書北牖愁中伴烟水西湖刼後歌莫荔支餐蓴菜季鷹鱸 辛亥九月初旬自皖到申讓王竟圖輸神器墜地金甌不復全

招山鬼訴月泉祉聚酒人多不妨醉約屠沽肇來住桃源一剎那

幾人有夢入槐安無復威儀睹漢官古籍校殘蠹火歇新詩吟罷劍光寒何如東野持螯蟹經注南華悟鼠肝更向猶龍參妙旨方知談道古來難

邵村書詩二集 自述詩

獨抱遺經谷號愚何須墨守只程朱欲枯井水留心史未毀乾坤住腐儒吳市倘多奇士隱平原敢謂黨人無亭林眞懼亡天下欲挽頹風以禮扶

茫茫九域靡騫氛弗畏瓜分畏豆分堪嘆鳳凰今不至可憐鳥獸欲同羣立身自

貴期千載名士何曾值一文蓍罷墨營向天望五陵尚有鴈芒雲

金龍月冷露盤秋休向窮途說舊遊滄海事多歸幻境華胥夢破覺清流遠山修

鬱亭千古（池山有明朝詩）夥涉沈沈豁一邱誦到古稀時句好依然髮愼樂忘憂

丁卯除夕

流光荐荐歲匆匆兒子金牀舊夢空（今年是先年）萬恨難銷殘酔後一年又過亂離中

（今年亂作殺多萬州受鵑尤烈）茫茫世事嗟邱貉草草遊蹤記雪鴻（竹遊香師）知有潛龍潛未得（明年是龍）

年燈花照我也能紅

明朝年是古來稀且把屠蘇泛滿巵放國荊榛雙鬢雪浮家烟水一蓑詩祭同島

佛陳殺鄰吟老坡仙指肚皮伴有寒梅瑣竹徑自應此叟號支離

戊辰元旦

今年應是太平時獻歲良辰北斗移白首猶談塵世事丹心祇有故人知寄將愁

去天仍在買得春來酒不辭始信桃源隨處有光風轉惹日遲遲

邵村靜言二集　自述詩

試拈詩筆已如神（用東坡句）正是梅花郤老農（國民月令元日服梅插瓶謂老）劉井亭荒前世夢（三十年舊）

一世余游作水蓋今五十九年食能明知年通鑑三十七年夾賴林院有劉井銅爭十

吳淞水畔半江春平生蕭瑟難成賦

七十飄零務覩身豈爲延齡持柏葉（武帝一詩刪持柏葉事）陶然思作葛天民

偉道人賦於上海吟芷居

張豫泉夫子七十壽辰徵詩文啓

蓋聞伏勝傳經商巖九秩桓榮講學禮備五更緬香山之韻事諸老圖成溯洛社之風流耆英會紀其時朝野歡娛士民康樂引年者錫以凡杖人端昇平養老者乞以謚言熙時異數嬰乎軒孚美矣茂矣若夫首陽薇厥存正氣於逸民粟里蘚松仰高懷於徵士茹芝商山甘稱遁老種瓜東郭同識故侯禾油麥秀寫看生海之桑根石柯鋼猶挺參天之柏斯識晚節自葆寒歲後凋者乎戊辰四月爲我豫泉夫子大人七十壽辰鶴髮婆娑馬鞍鏤錄誦杜老古稀之句春酒怡情吟放翁詩牘之章秋霜在鬢舉凡薦紳故舊負笈生徒許史姻婭金張族黨集午橋之里鄭趣申浦之歸裝珠江舞綵被棻服以春長珊海稱觴敞錦堂而讀永先生則以天莞地老同去國之蘭成鋪糟啜醨法離憂之正則塊壘澆胸難資魯酒風雲帶愼樂借楚歌自成生朝詩懷六首自述十二首望荊棘以興思恍逢典午隱莖蒿而託詠聊寄谷音靈光之殿巋然西臺之慨深矣然而闡崽之質以幽而愈馨

郡邑詩文二集　徵詩文啓

檉桂之委以老而益勁滄海橫流而砥柱屹立疾風飄發而勁草彌彰可無眉壽之辭以佈手仇之爵乎惟先生庭訓夙承櫝書世守沾東塾之化兩學海淵廻冠南皮之觀風粵臺名菁始而木天翔步繼而花縣分封旋以調臣游暨學使黎城四載甘棠留茭舍之碑皖水千尋薛莪起在阿之頌其中墨綬歸田主扶風之講席黃冠證道飲羅浮之香醪進圖爲蒼生兩霖退亦耽名山風月造夫國變攬心海濱寄迹瀏覽四部撰著頻年故其於經也義晝刪大同之旨玄理潛通箕疇闡禮教之精識言不錄鄙喉助之危言直抉經心爲褒貶作昌黎之諍友敢議古箴爲浮夸成郡村學易二十卷程子易傳摘鈔一卷洪範微一卷春秋持平十卷春秋數旨二卷左傳禮說十卷其於史也讀班范之書淋漓下酒續張王之論品藻懣胸或感懷五季攄樂天憤世之諸或寄目千秋抒鐵厓憂時之悶成兩漢史論二卷五代詠史詩鈔六卷郡村詠史詩鈔十八卷至於諸子傳大眞人窺靜篤之奧義冲虛至德采生化之寓言漆園舊册深資向秀以開微郭象遺箋復待支成而峭解成老子約六卷讀老小言讀老子隨筆各十卷讀列子隨筆二卷莊子旨歸十卷郭子翼莊偶釋一卷又若專集楚庭耆舊孟嶺吟草陳郡搜於前蔡鄭采遺於後功存桑梓壽待棗梨而先生以鳳臺振玉尚多韞玉之英蓬海搜珠恐有遺珠之憾得韓陵殘碑貴逾拱璧覩古光片羽珍若兼金成東莞詩錄六十五卷至其手著文章體分駢散凌顏柳謝極沈浸醲郁之觀祖韓祧蘇恣馳騁縱橫之樂少陵忠憤每多愛國之吟義山溫醇間有言情之作月旦則阮亭絕句尚論古人風雅則仲偉吟評重編詩品城松柏山房駢體文鈔二卷寓園文鈔二卷夢痕仙館詩集十卷續集六卷讀五代人詩題詞一卷吟花居詩話四卷士流共仰時論咸宗太冲作賦洛陽之傾騶增子雲擬經玄亭之酒頻載方諸前哲顧常人之淵深求諸近賢俞曲園之博洽羣推作者何多讓鮮且夫書鈔十篋騎士倦於繙旅經注七篇郎卿倦於寶餅自來文士多厄窮途獨我先生蘊菜秋風尚餘鶴俸桑榆晚景弗困鶉懸平泉花木足供德裕之優游陽羨田園雅遂東坡之隱遯文能達命詩不窮人其難及者一也薛家三鳳河東之士蘊稱荀氏八龍南陽之人爭表衣冠所萃甲第斯彰先生一門搢笏光聚德星七葉珥貂歡承愛日元季競爽孔懷庭常棣之華達適聯鑣繞膝合嘉禾之頴含飴娛老點頤多才其難及者二也古有聲施播於寰宇而恩澤靳於鄉閭者忘親澤疏忽近恫瘝雖有萬間之廣廈莫庇三黨之寒門先生詩詳孝友善述家風禮講睦婣詞然仁者侍女要之疾不惜焚鑽周北阮之貧常殷拯手加以劉克莊之祠田輸誠報本蘇明允之族譜倡義捐修世德篤於作求人言徵其無閒其難及者三也憶自龍遊吳苑螢散陌堤讓玉輸器已諸夏之無君新華築宮更名數之掃地當陵谷變遷之後皆風塵頒洞之年衆殺多士敢笑癡頑江湖散人尚多遺逸或地潛身土室鷰屋興嗟或則遯迹山林鳥窮自賦不無佗儺亦苦棲皇惟先生閒同孤鶴迹託猶龍即浮海以何妨話居夷而非陋桃花源好覓秋水於吳淞松柏由幽密夢痕於粵海抱寸心之明月等萬事於浮雲震雷毳毳而不聞狂瀾滔滔而何損所以龍鱗樹老著

誓之歲月偏長鷗侶機忘泛宅之波濤常穩其難及者四也屬以綠蓼初秀碧桃堪餐數甲子以編年陟良宴而覽揆種四百二十峯之仙草環向老人挺一萬六千歲之大椿特標奇幹遠海龍頭欲教高樓而避地魯宮騶背競歷受祉以開筵

段華等春風桃李李身託乎公門曉露蘭孫知心懷乎故國展師道南豐之敬慕伯夷北海之清美意因以延年流光緣於積厚所照燕許名家蘇黃巨手撰米元章之序樂頌張詵賦文彥博之篇共貽程晌庶幾延紀百齡耕作飲泉之佳話壽人一曲長留樂府之新聲

葉衍華　袁體經

甘啓元　王中立

門下士　尹嘉瑞　郝正同啓

賈佛順　鄭冕

崔斯哲　張錫光

豫泉仁兄同年大人七帙榮壽序

浙江錢塘　吳士鑑　撰書

天之最不輕易與人者一曰名一曰壽金玉錦繡之寓印綬軒冕之貴妻妾孫子之列侍世俗所震驚而欽羨者庸碌肉食之輩或能安坐而得之惟此不朽之盛業與不磨之精力洋洋乎傳百世以爲經渾渾乎歷百歲而久視富者不能强求貴者不能力致骨肉戚黨朋友之親愛者不能與爲扶助然後知天之所以厚賢哲者非偶然也吾友　豫泉張同年總角劬學爲陳蘭甫經師高足弟子張南皮督粵時於觀風拔冠多士獨以鴻博見稱故其文章蜚聲海內已閱數十年自世變滄桑鴻濛匿迹以閉門著書爲事今春秋已七十矣其平日經史百家靡不涉覽每有撰述必博採諸家之說折衷爲以定其指歸深慨夫近代風俗之日壞恐彝倫攸斁總敎式微所著洪範微左傳禮說亟亟然於人紀天秩挽澆漓而使之

厚又先後著詠史穹府自漢晉迄唐得一千五百餘首五代史中得千餘首凡可與可觀可泣可歌者莫不長言詠歎以爲當世諷孟子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者君之著述宗旨蓋有合焉然君篤信孔孟學說而於老氏之學亦鑽研而獨有心得謂老子之爲道致清淨遠名利務慈儉崇退讓不炫聰察不役智能無爲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當今之世欲因病求藥莫如宗老子以爲治其老子約一書固已闕柱下之精蘊而無乎不該矣至所撰邵村學易謂歸藏以坤爲首與老氏義合其中凡剛柔相濟之卦爻證以老氏學說者不一而足蓋深信老子之道即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道胥法乎自然者也夫老學之爲世詬病久矣韓昌黎之言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所見者小也君之言曰絕棄帝者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孝慈如淳古之時絕棄王者聖智以反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百倍於王之時其詮釋老氏絕仁棄義之旨即以見帝升王降與昌黎相較不啻所見高下迥然懸殊而以大道爲歸與夫儒家之說亦何嘗有剌謬哉君生平出處自通籍後以劾臣出膺民社中更讒跌退居林泉嗣復出提學院中旋丁陽九有才而未竟其用人多爲之惋惜吾以爲天之用意固別有在也使其竭畢世精神靡瘁國事小之心慮乎地方利病大之力任乎天下安危雖日夕南面百城必不暇讀即或公餘之暇從事咿唔亦未必能盡古今祕笈發其精奧古人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者良可歎已君當黎城解任免五斗折腰之苦遂得專心故籍沈浸含咀於其間近年以來又不聞理亂獨日與古人尚友天所賦異之聰明才力既不用於行政施敎乃專用於讀書故其所成就者能若是之大且多也聞其

令先祖靜軒先生懸壺濟世年近八旬　令先翁介恩先生晚年常居羅浮素善修養君亦嘗究心醫學黃冠入道於引導服食之術必有傳授能養生者曰能延年或疑其所以獲壽者操券於是吾獨謂不然天既予以博洽之才能天必假以悠久之歲月觀夫有明遺老如黃梨洲顧亭林諸賢生於三綱絕紐之交並肩扶植之責任降年克永然後能著作等身天不忍斯道之剝而不復自不肯令斯人之弱而不壽也孟夏之月爲君覽揆嘉辰凡世俗所震驚而欽羨者君本兼有之然此非天所以示寵者無煩侈述惟大德所潛孚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以此推之斯天之所以眷君與夫君之所以承天者可不言而喻矣想綵衣戲舞之際萊臺作歌以侑康爵君儻笑卑一觴而以不佞爲善禱乎

豫泉張先生七帙壽序

南海　羅文莊　撰書

吾粵僻在服嶺以南地瀕海士之尚德篤學其記問博洽著述閎奧足與中原文獻相頡頏者自唐以來略可屈伸指數自近世學與道離士二其行四海皆靡粵又甚焉若其學問文章翹然矯異於衆方聞博洽著作等身斯眞曙後之孤星人倫之冠冕天錫難老如嶽之崇非倖致也去歲季冬文莊歸自建康閭鄉人稱述耆舊輒及　豫泉先生心竊嚮往之欲一覩杖履而未有開也比值先生七十生辰其門下著籍弟子徵言爲壽而其令嗣故法曹僚友也然則表先生之閒修以徵其延齡之由以卜將來無量之祚文莊固不能無辭蓋先生則可謂保道以全

其篤古而忘其老者矣其著述之勤也於經則尊易春秋於史則兩漢五代於子則老莊列禦遞開微抉要掃精語詳勒爲成書卷帙已富又裒集其鄉人之詩以爲東莞詩錄而其自撰詩文亦積至二十餘卷其學博而精贍若此皆孔翰有言吾爲無用之學以自廣其心而優游於亂世知我者惟友寮非吾友吾何憾焉今先生之所學方將以佐型邦國匡扶世運非無用也而當此舉世泯棼之日則且自甘於無用以全吾天而須我友持是以思是先生之閉戶著書與年俱永亦正老子所謂修道養壽而其開揚絕學所以遠津後生小子不惟上與乾嘉諸老爭烈即謂爲今之顧亭人王而農其亦可矣此又文莊私喜吾道未墜當世尚有明德達人如先生者以永斯文之傳而爲吾粵光而遂晚壘灌莽自忘其酵之卑陋也若夫內壓清階外睨顯仕鳴琴以化鯫邑班節以端士風出其緒餘廚爲事功斯固世人所引以爲先生榮而不知其受福宜年之徵乃不在彼而在此今者先生老矣風雨空山人間何世而芳菲悽惻猶時時形諸詠歌試讀其述懷諸篇率多棄擲萬之思先生之志可知矣然伏生秦博士也迄孝文時倘能口授倘書孫思邈生開皇末年至唐永淳中猶且強起著書老而不倦然則先生之壽考維祺康強逢吉殆天將返斯世於隆平而特留此碩德耆年以啓之由是而耄盡而期頤眉壽無疆神明永固則世人之所以壽先生者豈惟是登堂輸誠敬進一觴而已哉

豫泉夫子大人七秩壽序

萬象如轉蓬然唯握道樞者算超夷列千齡若朝菌也唯修神蓋者泰昏松喬是以元一皐人啣天晉而授世神僊宗伯護景命而鍾鑒吐四十萬言二經通其門戶師一十三聖五德易其耕耘宜夫搴簡斌璘傳來太華金繩瑞琢騫霞浮提蓋不必轡驂雲龍旛升御石闕已元郎示相長留大夏之春琳札垂名特駐延康之紀者矣我　師豫泉夫子瓊胎誕世金竹應仙絳霄騭尹喜之祥碧落錫沈羲之號張陵有子登仰係師許掾全家偏澆道氣世主朱明之洞曾朝白玉之京溯夫

台山人黃佛頤 繕稿 謄清 校字

通籍丹臺盡交玄圃亟輿入宋早登進士之科靜謐仕唐更像翰林之直葛洪之官句漏爲助丹砂王喬之令葉縣時飛玉鳥既而蓬萊乘鶴析木迴槎持節琴高之山下車皖伯之國絕覯行部化物不愧儒林貞卿得名挺節郎淪宦海機滋蠹之去國歎戎禹之生郊迷乃薙枇世紛囂塵人爭道開去趨知鄴中之必亡子貢辭洪歎新都之移篡而夫子自比遠矣且夫清養峯元蘄艦隨時之義發皇至賾必貴遺世之材雖非妄詆儒星自懸道月然而大傀致公孫之謁雲華殷文命之求上則道合三才淑包羲以氣母深潛六極總顓頊於元宮次則作宰相於山中密陳剛鯀降佩公於河上親授素籙鉅不執古御今增榮益譽無如五山潮嶽八表膺靈蘊漢之規方深禹弦之命旋梗豐都見月感登僊館庶姑覲海陡驚陵陸夫子玉振下拜尚敎留侯銅狄廢銘頓借子訓閔三車之載載歌魏四錄之修勤進爽狄於門嬪墨名儒行屏天官之符篆老帶莊襟于是凝褒元模扶成教義班孟堅墨訥竟紙以成文王充著書蘊沿牘而置筆鉤深致遠奧閒懷經比事屬辭旨參麟筆恥同宣聖通傳義於周官道路詰王叔彝倫於箕範其於甲部也雖伯陽之修炙象景純之精訓故不足倘焉至若兩京紀載校班范之史裁五季澆訛正薛歐之筆削漢書作聖唐鑒稱公咸歸洪潦之品評重入西涯之樂府其於乙部也雖抱朴之外篇淮南之汎論亦不足儷焉他若猶龍二帙化蝶七篇得嚴遵之指歸詁小莫破悟向秀之詮釋旨高易明合體於心氣神之鄉樓眞於希夷徵之域其於丙部也雖杜道堅之纘義褚伯秀之纂微未之或過焉至遁玅詩桑梓之里揚風抔雅結廬松柏之山體散儷而象工江河不廢調古近而皆妙之修爻象景純之精訓故不足倘焉至若兩京紀載校班范之史裁五季澆訛正薛歐之筆削漢書作聖唐鑒稱公咸歸洪潦之品評重入西涯之樂府其於乙部也雖抱朴之外篇淮南之汎論亦不足儷焉他若猶龍二帙化蝶七篇得嚴遵之指歸詁小莫破悟向秀之詮釋旨高易明合體於心氣神之鄉樓眞於希夷徵之域其於丙部也雖杜道堅之纘義褚伯秀之纂微未之或過焉至遁玅詩桑梓之里揚風抔雅結廬松柏之山體散儷而象工江河不廢調古近而皆妙日月常新其於丁部也雖兼陽貞白之集瓊海玉蟾之文未之或先焉斯則援雲霽之道藏莫歧圜通衍長春之教宗畤方博大示人幣秘豈華藏崛之心神唯忠孝信仁爲本足令耿編博士探討靡涯元羽蓋郎鑽仰無極者也夫子住海上之蓬萊瞬逾一紀憶雲中之丹竈指數匪年抱德煬和古稀已屆深根固柢久視何難從天上之赤松契人間之白石度孫不二面侍史法范長生之治經

於以氣挹三光義鍼萬物拯衡流之人懋深守靜之天機美意延年壺偶然已屬
以菁醲書年中呂紀月璽頌神明之壽喜瞻慈勁之師佛願等學道有年觀心乏
術許負度權愧隔兩塵黃瓊在家政俾三景謹本心誠之悅稍啟智化之聲唯冀
永侍鶺庭共依仁宇五百年名世足增老人星弧極之輝八千歲爲春迭與武夷
君幔亭之宴云爾

豫泉仁兄同年大人七十華壽序

同邑 徐夔颺 光緒

流行而不滯者江河之壽也精曜而常昭者日星之壽也至誠而無息者生人之
壽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有百年不朽之棄土君子遠大自
期豈徒侈語壽考維祺誕膺多福遂足極人生之榮幸已哉必也騫達其襟懷卓
立其骨幹凡客感朋從之紛擾舉不能戕其性而伐其身而後浩然之氣充塞乎
兩間斯與天地同其壽矣我邑 豫泉先生所以能壽身壽世永享大名者其知
道乎先生少年英銳才華卓越有不可一世之概通藉後入詞林出宰山右使當

時一帆風順宦海無波險阻艱難未嘗親歷民之情僞未必盡知雖績著黎城一
方頌德而品望尚未照耀人寰也及其守正不阿反觸上峯之怠直道事人柳下
見黜經一番挫折即增一番見識而諳練遂深矣自是而後閉門種菜歌詠自娛
同學長同事相交既久故相知愈深今當七十弧辰綵舞萊衣一門孝友謹綴蕪
詞爲千秋祝衆嘱諸君子歌詩侑觴乃爲頌曰先生之德惟天所授先生之才無
有終焉歸隱之志然世情奸險不可究詰落井下石伊豈無人既而晉之大吏移
節吾粵先生憂讒畏譏知桑梓亦難久居也匿跡京津韜光養晦澤畔行吟亦有
年所其後朝士大夫皆知其賢前後晉撫奏請起用乃改官皖省出爲監司兼署
提學先生由是整飭學風揚清激濁始得稍行其志蓋任數月賢聲載道已遍傳
於大江南北之間使先生竟仕於晉不值舉匪之亂不過上官之喜怒則官可不
去及其去官而四里不逢晉大吏之蒞粵又無讒人搆陷於其間則亦高臥寫園
爲古今所共尊仰推爲開山之祖歷千百年而馨香不絕者前有六祖後有白沙
而已其次則張曲江崔清獻湛甘泉海忠介邱瓊山袁督師之倫亦能以文章功
烈風表來禩傳播于四海至今稱道不少衰　有清二百餘年中國學術思想變
遷之大才士之多羣漢唐宋明而上斷至咸同吾粵亦無人焉駸駸於其間朱九

同邑 葉衍華 拱宅 門人

江陳東塾兩先生最爲晚出稍稍以義理經濟考據詞章倡導後進開一代之風氣東塾掌學海堂垂五十年門人數千人眞能承其學比於龍象亦不可得而數焉

矣哉才難也吾　師豫泉張先生繩起於光宣之間與番禺梁文忠同受業于東塾文忠以詩鳴先生以文鳴顧文忠以遭遇之隆交游之廣聲遠爲天下重先生雖以翰林出宰黎城一襏學使簽而爲時未久又悼于世變淵迹海上與屠沽市儈相追逐故其所爲駢儷文導源漢魏上規六朝頡頏於洪亮吉孔廣森孫星衍董祐誠諸大家而世無有知者先師康南海先生嘗向衍華言吾交豫泉數十年而不知其駢儷文造詣之深至於此也其於先生可謂傾倒之至矣人往往舍近而求遠家有美玉不知寶貴而冥想崑岡觀于先生不信然歟十餘年來海駢文家零落殆盡南海先生又不幸齎志以終惟先生巋然獨存白髮皤皤爲士林珍重斯豈惟比于魯國靈光亦近代之泰山北斗也豈先生入此歲來年已七十矣其於學殿所不窺著書二百卷猶不自暇逸今又成明代千遍民詩詠初篇十

同邑門人　崔斯哲　卓傳

卷二篇十卷得五古五百八十餘篇未知較李西涯詠史樂府爲何如然西涯樂府成於七十吾邑陳清瀾爲之注先生詩詠亦成於七十同門鄒武垣爲之注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衍華駑冠從先生游瞬息三十年衣食於四方案牘勞形曾不得追隨杖履盡讀先生之所作自慚淺薄未測高深又懼枝枝節節累千萬言而不能盡也是以舉其世所不知人所不見卓然不朽足爲吾粵增光者以告于衆爲先生壽先生亦以爲知言否乎若夫晚節之勁蒼後之嗣之昌凡讀先生詩能道之固無俟衍華喋喋也

張夫子豫泉先生七十榮壽序

夫入蒲林者以晶瑩爲奇珍閱天庇者以蹊逕爲上駟非不光垂照乘伎儀鸞雲也然而薰香齊明煎銷致患木秀石出摧濡爲災故龍勝名高老父有天年之惜稔廉才薦眞人以烈性爲憂此瓌玉河金所以綿媚輝于山澤太冀玄酒所以昭眸璽于神明也則有砥行立名稽仁潔義種瓜東郭原是故侯採芝商山廟爲遣

庸才願祝祥雲之永護

題爵字韻

世之稱壽者曰彭鏞曰喬松此有量之壽也世之頌壽者曰山阜曰岡陵此有形之壽也惟超乎量與形之外則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其壽直與天地同吾族　豫泉先生生稟神英幼懷瑰異夙承庭訓孝友著爲家風世守程書睦婣周乎里黨少年通籍翔步木天出宰黎城甘棠頌其遺愛司文皖省棫樸歌其作人其道德文章政治勳業固已無間人言傳諸輿師矣洎乎陵谷變遷海濱隱遯澹泊寄忠愛於遠臣枯樹小園榮夢魂於故國居夷非陋時託興於詩歌與古爲徒乃潛心於撰述其於經也春秋易象各撷精微其於史也班馬范陳深窺堂奧三絕開卷編之業一字褒衰鉞之嚴著論則藻挹張王詠古則識超顏左若夫讀老莊而有得特揭約言集莞詩之大成重編新錄其羽翼羣言倘遺後學者至宏且偉蓋先生之德行事功既若彼而著書立言又若此所謂三不朽者殆兼而有之使

先生非遭遇時變將入掌絲綸出膺節鉞其位望距可限量然名山石室之業或未必若斯盛也今歲戊辰四月之吉爲先生七秩懸弧令辰諸嗣伯豫仲豫諸弟昆爲之燒絲稱觴至榮慶也　程誼同諸牒仰若斗山不可無一言以爲祝因驟得于獻芝貢士所寿金石壽字韻以獻俾先生有形之壽與金石同更爲之進一解曰先生生朝後浴佛節十五日佛無量壽者也顯先生無量之壽與佛同而等身之著作亦與爲無窮豈僅誇一時榮一鄉而已哉

邵平天與種瓜年伏勝人尊古佚篇最喜扶疏槐夏屋好料釀醪麥秋天休官羨
陶山能買愛子蘇君壑未填同是挂冠神武客豈辭下濕默無田
流水聲中換世人世人識字官身院城太學椎如土潞縣窮猶殺滿囷十日悭
烟千日酒一家琴鶴爲家春此生於國曾何補那有文章著劇秦
錦標玉軸任安舒滔卷長城願不虛夢繞天山新草閑身藏人海舊巢居田園雖
愛陶元亮邱壑還師謝幼輿易疇乔秋存學說等閑歲月等身書
紅羊黑劫兆先成御出堂堂豈有名黯黯事當迷意馬搖搖亂後戰心旌火如不
戢猶及憂到難圖念轉平歐浦常知粵氣惡殺人如草不聞聲

宦海浮沈數十年長留歲月著鴻篇麟經早定千秋案象數旁參一貫天舊事夢
槃珠懶記新詞樂府筆能填郤村壺漏隨時綿綿世詩脾勝義田
假年學易悶天人修到梅花不老身殺度滄桑增閱歷一圖松柏倍輪囷航稱韵
兒蓀常事學紹猶龍八百春風雨雞鳴思君子傳經有伏已無秦

守拙歸耕歷有年忽逢申浦朵雲篇輪菴早薄王摩詰逸社爭傳白樂天學隱陶
山慚未得橫流滄海恨難填仗公著述扶名教杖國歸來賦硯田
委質猶能及定哀老懷憂國賢毛催輸君詩律平生恨示我周行遠道來松抱香
山藤作節蕾成繁露玉爲杯布衣交誼今尤篤接武青騅尚有材

雖得嗤才綺歲時落花點綴識邱遲座鳴同宴尊中酒騎尾聯吟馬上詩
經術滋培餘帶草桐曹歌詠到房芝歷耽老矣浮雲改行遇悠悠恨黍離
委質猶能及定哀老懷憂國賢毛催輸君詩律平生恨示我周行遠道來松抱香
山藤作節蕾成繁露玉爲杯布衣交誼今尤篤接武青騅尚有材

汾陽福澤伏生年斗酒懽愉太白篇吟侶交情千里月浪遊身世五湖天棠開南
國香猶遠薇采西山恨未填高隱君家潛德茂賦成平子早歸田
白髮翛翛洛社人春風猶記杏邊身勳湮漠寂惟搔禿感舊殷拳愼指囷名士嘯
歌三徑地夢婺招恨一場春茫茫世事從何說鶉首天胡竟賜秦
海鶴迴翔勁翮舒過江名滿信非虛吉祥門第三槐宅隱逸田園五柳居物外游
心餘簊笠花前乘興問鹽與繁華閱偏人間世投老歸來倘著書

新詩暖唾便吟成諮考綿延況令名杜下舊除周宅史日邊親倚漢廷旌畫閣寫
就身常健棋局看殘氣未平喬木祇今堪老節故人感嘅定同聲

腰白樂天宦海遺風帆早卸河橋欲渡鵲爭墳而今杖國逍遙日十畝閑閑負郭田

甲子能知是絳人吳淞十載寄吟身椿生定卜八千歲禾取何須三百囷對酒觴飛申浦月題詩囊括洞庭春世間那有神仙者休淺桃源足避秦

寃裳曾詠志常舒賦罷長門又子虛意苡明珠謠衆喙狡童彼黍離居神龍起蛰辰當運驥馬行空德以輿猷鏃是翁五經笥閉門讀破古人書

少陵廣廈爲開成杜庫曹倉不記名瀛海鮫龍貧窟宅郎村蜑竹辟干旌梅花清福林和靖鸚鵡奇才稱正平更有人兮思望帝春岡悽絕杜鵑聲

北馬南船未了時虞淵曰入影遲遲令威化鶴有仙骨杜老悲秋無俗詩得水魚龍歸巨壑在山麋鹿駭瓊芝五陵鬱鬱佳哉氣黃再投竿出亂離

頻年鼓角動悲哀我亦繁霜兩鬢催翠蓋搖搖雲裏見龍鱗隱隱日邊來昔時荃蕙今茅草四月莺花一酒杯徧和義熙貂尾續爲君扶醉上高臺

郡村詩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四

洶洶又值戊辰年忍誦江南賦一篇逐世賢懷宜避地憫人深意復悲天中興倘覺時堪待左計爭教海未填何必厥薇始應採妳粥耕猶有逸民田

每爲蒼生惜此人黍離空愴老吟身性耽修業勤開卷情切周貧慨指囷閉道麻鞋曾拜闕危時藜杖怕尋春魯連自抱心如鐵肯逐汚流竟帝秦

閉戶窮經似仲舒旁參黃老悟玄虛百年桑海如醯夢一角蓬山合隱居欲挽狂瀾思砥柱好扶大雅作樞輿等身著述三千卷自壽還傳壽世書

豎徒詞賦擬闈成晚節猶能保令名故國愁看垂淚燭風難爲動心旌但將甲子侵元亮自溯庚寅感屈平吟到逃禮詩句好從知正氣即希聲

椿甚聲名動一時況吟佳什倍欽遲因緣翰墨初無約知己稽叙舊有詩

計以題沈肖雲相公叙知己圖命題　賞我俚歌猶擊節　相作業公投贈二顧公延壽頁餐芝寄言濟濟登堂

客且莫相從說亂離

九鼎沈淪又一時可憐周室既凌遲縱橫涕淚長沙策感慨蒼茫務觀詩曾向小山植叢桂每懷四皓采靈芝變風變雅今何世澤畔行吟佩陸離

長安棋局不勝哀澄海而南一櫂催巢父避人昂首去女媧致疾煉鑛來潛貳抱樸吟詩杖美意延年祝壽杯花木優遊閒歲月側身遙莫望西臺

功深面壁幾經年悟徹猶龍柱史篇激濁自明心裏月龍榮無與性中天綺園應合商山隱精衛奚勞渤澥填道味濃時忘世味宦遊已計早歸田

一官匏繫等閒人歸隱甲江自在身留得月泉吟社稿不論鹽鐵富家困竹筧溪館蒔幽勝松柏山房駐古春奚必桃花源裏去安居即此可逃秦

水窮吳淞望眼舒蜃樓海市幻空虛離離禾黍歌宗國落落茅茨築隱居北歸臥甲歲月多時老著書

酣綠斗酒南薰箋注題尻輿種松今已成鱗甲歲月多時老著書

甲子今推絳老人六身二首儼如身八千椿許長相友三百禾胡不取圖九代張家惟有忍十年申浦樂同春桃源詎比桃邱葛問道遙黎好避秦

眼底無花向遠舒心隨觸處悟丹虛荒存三徑松猶茂吟賞偏沉芷與居禮賜老人扶國杖易占君子得民與增多歲月優游裏地久天長著道書

學自小成造大成有名可道渾無名震雷奮地安驚七紫氣當關識善旌進德老年期衛武修行前定策君平天將不沒文茲在壽考烝爲遹駿聲

易參爲義大隨時需不速來豫豈遲開散江湖何處棹留存天地此間詩酒田釀麻姑米酒嶺新餳綺季芝二老盍興歸海上莫令芳草賦長離

風始周南化樂哀寄情託興藉詩催研經易世邱園養參政當年老榜來桃會三倫臣朔食梅剛正熟使君杯遙飛一羨南山賀新詠誰工似玉臺

詩爲歲月酒爲年休道儒林百兩篇見說邵公淹學海何須屈子擬援天鴻儀夙謝遠于漸虎視方憂壑未填愛讀山經剛孟夏杏紅綠過白沙田

劍水茜山有逸人平章風月等閒身放懷高臥超環堵俠膽無倫慨指困玉局蓮輝三十載漆園椿壽八千春靜衡兩漢如椽筆應陋長沙論過秦

章雙手辣味耽經史滿胸塊壘從皖水歸來後鶴俸羸餘二頃田

久作江湖愴故人宦途軒冕不羈身變落滄海雛巢幕義憮罡寒慣指困皋羽西

安車繁縛綺筵舒證道心齋印集廬錦綵漫張紅燭市玉壺猶是白雲居松筠

倩儂兒女喜多時庾嶺歸來也未遲桂苑重遊將啓宴蘭陔四代又徵詩東籬把盡餐金菊南國親嘗發玉芝（自注：阮公兩園載時生有玉芝）　綢繆奧論文何日約聯牀話雨影迷離風雅能傳樂與哀何愁白髮老人催梅開東閣題調罷槐蔭南柯入夢來半局殘棋看一着盈樽有酒醉千杯高風景仰臨申浦近水先登得月臺

德星門聚太邱年感舊賡成賦一篇參透蒙莊懷似月久罔尼父命知天平泉花木春長在滬水桑榆晚足堪尤喜故園歸隱處未荒菊徑與瓜田

花縣依然一老人木天曾寄半開身侍餐不計徐鄧火贈友何妨魯指困入室芝蘭香可薈及門桃李化皆春屈如君子夷非陋奚必仙源始避秦

縹渺烟波釣亦舒或緣好道訪清虛三方抱水幽人宅四面環山長者居過曲鄰時邀手杖履巖巖處釋肩輿閒將致仕年回溯半會耆英半著書

黃巾戒擾鄉康成有道何人不識名漸漬震來猶耳鼓搖搖雅罕動心旌亂離得璞荊山玉論豈無根藥石芝箸作等身傳業永在中元吉正貴離

王袞休錯認王哀擊鼓猶疑揭鼓催幾歷滄桑觀自在卻從塵世悟如來聞風素仰龍黃續對月遙傳太白杯上祝五星東井聚長留萬載照蟠桑

句投長吉婚嫁無期丁向平會見東山安石出干戈化作管絃聲

星躔南極此其時休廬荷龍嫁娶遲慧眼蔡媛堪拂亂重鬢鄭婢亦能詩文如有詞曹一出致初成白日堂堂負盛名自昔儻流靜骨相縱橫時局蕩心旌終年厭線命生色蘸日彈棋玉不平曲奏覓裳新樂府九天鶯鶴是同聲

不愁撚斷苦吟時搦管儂嫌得句遲南海衣冠曾問字西湖花月最宜詩歸來陶徑餐黃菊尋覓商山種紫芝五老相攜終日望神山風引仰還離

莫言詞客例能哀如此頭顱歲月催（與公別雖隔一紀然交誼如故余亦近花甲矣）　為序排行金榜重多衣端自玉堂來龍漱踪跡雙芒展鴻印因緣酒一杯（乙丑公起試禮闈抵都公之游適先君捐館公聞訃遄返）

（公寒窗苦讀其小住予舊閱遄返燈光隔山龍漱猶名公賦有遄返燈光龍漱曲卓越況宦都隔三十餘年青松已遒失舊）　士女依依識顏鬢如雲飛蓋集三臺

同邑　黎泗賢　拜布

謝易焚香假以年梅花消息問章篇事留樂府賢奸案夢入華胥變幻天棋着中原看健鍇石啣大海恨難填名山著作書千卷堯吐心花福種田

覓裳高會翩歌人同是振鷺班後身臥雪久盟松下石詠禾何取野中困荷思南
國香吟夏花笑東坡夢醒春養氣留侯歸辟穀當年翻笑擊強秦
鼓勁挺松氣欲舒老來師竹更心虛才高那怕遭天忌夷陋何妨避地居爲宅號
標陶令栁行歌名記楚狂興多情最是南飛鶴明月滄江伴讀書
南强北勝望功成師出紛紛豈有名列國遂多遊客履一田矣補善人旌橫流滄
海慈難洗破碎山河恨未平安得小人皆學道絃歌重繞武城羣
胸懷悲壯爲憂時天墜眞嫌石補遲萬象包涵周旦易一江蘭芷屈原詩鐵橋烟
滿龍耕草瑤圃春深鵠啄芝田首蔦仙丹煉處羅浮風雨合還離
所地王郎歌莫哀故園花放鼓聲催擘紅啖荔思鄉久包綠餐荷洗盞來世事茫
茫歸幻境壽星燦燦映吟杯寓園松柏標高節引我詩情上鳳臺

周甲懸弧又十年壽人曲譜愼連篇山中芝采同商皓門外楊垂擬葛天妙義南
華秋水注新詞柳岸曉風墳著書歲月堪娛老買就西湖二頃田

魯殿靈光得幾人名山事業屬君身放翁詩句工憂國子敬風流愛指囷駿譽盃
馳燕市北羊裘老閱富離春擬經肯讓玄亭美著論應知鄙劇秦
對策金門董仲舒天人消息見盈虛棧槍海宇無甯歲風雨雞浮有故居不信嚴
兒能殺暴豈無周景爲題輿宿途得失尋常事肯作當空啞啞書
太息和戎錯鑄成讓王輸器竟無名銅駝北望埋荊棘鐵騎南馳變旆旌身世祇
應悲傳變廢興且莫問君平龍蛇起陸知何極十六年仍戰伐聲
河清欲俟竟何時莫把金尊對月遲朋輩稱觴齊祝嘏門生製錦遍徵詩山房傑
歲貞松柏館臨風挺玉芝莫戀蘇堤歸未得王孫春草正離離
所地高歌君莫哀銀箏衒酒不停催北牖芒碭黃雲起東望函關紫氣來玉笛奏
餘飛鶴曲荔支香介背鮎杯招邀更作邀頭會先領南山賦有才

笑倣秦

貓蕊優游室卷舒避塵何用更逃虛柯亭劉非思遠事支硎蓬蓽稱隱居九日詩
懷娛菊蘂（公有初度少陵戲增高事）六朝山色擁藍輿浮家泛宅煙波外且續天隨笠
澤書

江關留得庾蘭成哀賦江南更有名彈雨飛時揩健筆戰蜚多處樹吟庭歌殘玉
山窮可臥返魂寃海恨難填人心亦有滄桑劫自保廬巖護寶田（公自述有云感餘勿剝庵松水圍效黑由酌一圍）
帶孤忠在（朱竹垞有玉柳生歌公作用朱韻續作一篇）潮打金陵王氣平此日蘇門長嘯罷餘音散作
風雷聲

白頭幾見太平時娛老林泉愛日遲政績早修備吏傳風流長賦謫仙詩賈生有
席虛陳策綺里深山合采芝更向漆園尋蝶夢不妨形德兩支離
莊莊墨坂漫增哀海上蓂添鬱欲催洗耳好同巢父隱（公自述有云感餘勿剝庵松水圍效巢由酌一圍）
看山平揖皖公來黃梅雨裏吹腰笛紅麴香中泛羽杯悟得猶龍眞旨趣放懷何
處不春臺

鄉村詩鈔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十四

不負浮家十六年簑蒭鴻著百千篇立言豈為沽名地適志聊全晚節天泓潰烟
波供嘯傲市廛車馬任駢闐故園還廬荒松菊好賦歸來栗里田
稚子休驚老道人黃冠原是宰官身燕迎故主忙拋鶴剩餘糧積滿囷甲第風
塵衣戲綵山房松柏酒藏春我公此日樂何極詎羨座上意皆舒對酒清謌唱步廬桃李漫沾時雨澤笙簧響徹壽星居鴻文麗
藻推班固風德任歌紀接輿詩婢也應忙未了十年一度不勝簪
兒女團緣夙已成荒符錯玉合齊名二南庭訓童先習百歲堂顏古有旌倘幸老
翁猶翼練還期寰宇共昇平劫灰不到高人宅何竟飛來擲地聲

香飄秋桂麗梅時向願全償幸不遲（去年公八月娶婦生十二月娶婦已值向平之期）花甲一週仍故我
豚兒雙立未通詩問津曾謁陶潛柳（甲寅赴京道經南昌知郡宴赴江西時經上海歡次趙陽）避地羅浮綺里芝
問首宦遊鴻爪跡漫整殘碣華離離（湖北武昌縣名江西省會又臨川縣名）
浮生如寄不須哀白髮如絲任歲催夢熟黃粱空歎息味甘紅荔快歸來蘇舜欽

草宗關尹論性傳薪契子與師著老子學社力成齊矣 淡煞百城閒坐擁閉門候老自編
書
三都研鍊賦初成藏向名山不爲名入座談經能奪席望門通德合題旌眼前變
幻隨紛擾心裏休閑足太平記得烽煙常侍側絃歌忘卻鼓聲聲 丁卯二月滇中戰事起正常侍杖履歸仍請纓不報
春轉江南又一時鶯飛草長感邱遲懶言走馬看花事曾詠良蜨落葉詩白髮翩
歌宜玉茗 參觀仙鶴瑞集有感劇飼一十二首 黃冠證道采瑤芝名峯四百經壽遍風雨羅浮夢
合離
物論當齊樂與哀離鄉我亦鬢毛催登堂舊悔窮經懶浮海今仍問字來麟鳳爭
傳光滿室羔羊好看酒千杯春風久蔣魏桃李歡向南山頌有臺

同邑門人 李定榮 耕蓀

著頤何修杖國年成書參證養生篇黃冠晚節安旋里皓首窮經自樂天遊跡有
緣留筆記官裘未滿待詩填謀支豈藉傳聘耳兼課兒孫耕硯田
詩書門第有傳人著作何妨備等身老去登存神髮鑠浩然善養血輪困摧觴洞
溯三千里奉杖追隨十六春莫道首陽天地陋免勞暮楚與朝秦
從心所欲便安舒況抱謙衷若谷盧遯地奚良溷市隱避人何陋雜夷居秋風正
爽思蓴菜憂日方長備板輿松菊尚堪娛晚景無如坐擁百城書
羅浮肥遯願難成我愧身叅吏隱名恨未登堂聆舞綵記曾歌浦送行旌嘔心夙
夜慚長吉歸志何時了向平他日問閒庭訓異克傳詩禮振家聲
洞庭橘柚正黃時移植家山獻已遲週甲瓊林期預宴會申金谷勉成詩臘揚尚
父還垂釣磬捧麻姑進采芝天故假年深讀易心無遠矩執述離
幾經世變尚餘哀播首頻篇老景催松柏始知寒耐歲桑麻樂話故人來新詩屢
和艱成韻夙愧能消滿引杯發志好承簪詠興蓋知斑舞上樓臺

同邑愛婿 袁體經 純文

伏勝傳經享大年津梁後學賴陳篇買山占得酥醪月浮海長依歇浦天到老詩
歌律逸細問奇車騎巷常填倘餘一事眞堪羨孝弟家風更力田
明德由來有達人綢繆名教繫公身心榮故國悲駝棘目極中原磬鹿困閉戶陳
成荃改臘歸田陶令事耕春篁溪自足容高躓何必桃源始避秦
曼衍魚龍自卷舒箋莊註老識盈虛沈沈風雨羅浮夢淼淼烟波水竹居懷袖喜
無陶穀詔出遊閒有謝公與名山留得春秋住補薄生平未竟書
研經鉅愧鄭康成博物張華更擅名皖水量才持玉尺黎陽擁字駐文旌辰移極
北福誰轉潮打江南浪未平海上戰雲看已慣心安不慢鼓聲聲
幾人想望太平時俟得河清未厭遲槐觸柯亭劉井夢悲歌饑馬散關詩何須橋
餓餐薇蕨且學長生餌朮芝形德兩忘神自若不妨此叟號支離
簫瑟關成漫賦哀小園臨訊日頻催筵開北海稱觥待笛奏南飛度曲來松柏青
連蘇子閣荔支紅泛邵村杯綠衣舞並覓裳舞滿引笙簧出鳳臺

同邑 李寶華 叔倩

閱歷滄桑有歲年感時自壽迭成篇魯戈信可回斜日媧石還誰補漏天盧望巖
霖雲蓋憾惡聞野戰鼓聲填閉拋世事安耕讀家有藏書郭有田
父執于今有幾人煙波長說釣徒身淵明寄傲松三徑子敬襟懷粟一囷掬水弄
低申浦月臨風如見粵江春高蹤可許追先輩我亦生平不帶秦
鬱鬱亭高志弗舒中興王業望徒廬千齡鶴算松間住一舸鷗夷海上居笑指蓮
花談儉德記留桃樹醞潘輿保身全節姑逃世豈慕神仙讀道書
學問勤猷兩業成人材自古出科名雲山三晉供吟筆奎璧雙星耀使旌遙薊震
鶡陵谷變吳淞剪取水波平歸來一賦千秋重漫憶官衙鼙鼓聲
滄海橫流禍烈時陸沈何地穩樓運江關蕭瑟闋成賦家國憂懷杜甫詩松柏有
山皆勁草羅浮無路覓靈芝幾回芒碭看雲氣默驗天心卜亂離
進酒堂前歌莫哀祝籃聲裏管絃催詩吟洛社耆英健譜集梁園賓客來閱世久

同邑愛婿 袁體經 純文

懸心裏鏡達人常醉眼前杯行看著述添新咏編採琳瑯滿玉臺

一官歸去享遐年著作名山滿篇鄴亂世未平聊避地斯人不出孰問天木清櫻
同邑 葉佩千 號超

任滄浪濯酒醉胸無塊壘填龍馬精神逢杖國閒將世事話桑田

賞識南皮第一人曲江風度證前身鸚留古硯供吟案鶴有餘糧作贈囷息影林
泉消永日成蹊桃李慶長春 曾經博覽通今古疑是藏書未火秦

旨抉春秋即仲舒金門射策譽非虛京津已洗風塵迹淞滬仍留木石居壽世文
章付梨棗傳經道德奉權輿侯輕萬戶思巢父栗里歸來一榻書

德劭才優仰老成元龍高臥淡功名七旬海屋添籌算四載琴堂增樹蔭旌談道更
參周鼎寵隱居聊效漢君平滿門簪笏仲眉祝齊詠岡陵雅頌聲

吟老英雄髮白時申江寄跡久棲遲參歡喜倘香山酒詠古稀年杜甫詩邵里故
居愛修竹雞浮舊夢唉靈芝舊澈三盥瑞章讀光映南天色陸離

同邑 祁杜勳 菉卷

耆倘欣逢杖國年稱觴成頌白華篇倘看桑海塵中朔樂住桃源洞裏天世界一
枰棋局變烽煙八極鼓鼙填等閒學易章編守經說奚慚漢二田 先生著有鄂村郵易一書

墨譜博覽顧富人儒雅風流隱遯身故國蘭荃時寄託名山松柏倘盤囷龍潛遯
海甘遷地馬走長安閱幾春弗效子雲工著述靦然劇美向新秦 洪憲時代仿以黃金求勳進文

天運陰陽迭慘舒五千道德究玄虛 先生著老子約六卷
居自具貶褒褒筆墨 先生著春秋持平北十卷 誰會仁義賤輪輿少陵忠愛神爲助讀破人間
萬卷書

開府文章老更成毫隨末俗競功名洪鐘力振皇皇鑒龍賁心辭子子雁國變後作
等身著作仰高年傳誦何曾止百篇潔同蘭芷生于澤春比岡陵受自天玉樹歌
開愁曷起瓊樓峯甚句雖填壽星今又輝南極那管滄桑到海田

同邑 鄧步雲 月樵

忠孝能全是偉人卄年前現宰官身業吟勿翦應留樹穀未相貽且指囷七秩誕
生逢四月三多齊祝慶千春故園松柏枝枝茂漫作桃源說避秦
廔緣勘破態何舒無慮無憂信不虛且效許由成隱逝暫同潘岳賦閒居窮通非
管卿扶杖出入何嫌問執輿目擊猪瘐增感慨無期伏閾再陳謀
寓園桃李藉栽成難怪乖來是大名差幸笏形無案牘翁搔惑有旗旌麾貳倘
苦干戈擾瀛海何時波浪平堪竟山林勝城市奪人誰似得先聲
正值簷添海屋時稱觥介壽莫遲遲隱居東海無塵染詠古西涯有好詩寫未求
工聊作草養還得善豈圖芝滿堂蘭桂齡桃進休向天涯賦別離
紛紛請願事堪哀無補時艱任老催平子昔甘蓴隱逸陶潛今又賦歸來士民歌
頌書千卷戚友趨陪酒一杯忝我不才思上祝末光希附僧登臺

鄧潛夫

大椿甲子八千年斗酒能吟詩百篇醉後王郎狂斫地才高白傅欲問天仙姿老

柏顏彌健樂府新箋圀好填伊呂遐齡懷壯志蒼生霖雨見龍田
中原底定問何人遁世逍遙野外身遍地荊榛悲蜀魄懷材梁木惜輪囷觀書到
老眼如月立說化頑心似春莫道天涯淪落久桃源暫避虎狼秦
救國奇才志未舒浮雲祇是望空虛千畦禾稼甘耕野一笠烟波認釣居濟世經
綸探易象與人規矩重輪輿等身著作名終顯申海遨遊伴劍書

李　楨　衡石　同邑

學易何須俟假年可無大過笠鞍篇夢回宦海移陵谷影息桃源有洞天郤看棋
柈時局變青隨流俗慈溪塡商鞅新法今猶古阡陌徒開壞井田
老子猶龍契道人柯亭劉非托前身居官味淡追陶節周急情殷發魯困黃酒興
高申浦月杏林夢冷玉堂春秋來雁字排空遠規火關心解避秦
行藏用舍自安舒得失忘懷信不虛爭地世逢三國亂避人時廻九夷居總嘖福
備符洪範鳳德歌狂免接輿猶記扶風開講席氣華縹腹有詩書
英雄身退話功成氣節如公豈好名一片冰心融卷軸兩眶冷眼窺干旌摛鈔奚
止遵程子志願還期慰向平頷點多才娛暮景八龍佳譽振家聲
松柏幽居首夏時和風淡淡日遲遲釣徒剛返懷歸棹眞逸猶存送別詩瑯海正
欣依玉樹羅浮尙待采靈芝旁通妙理參玄學一卷南華手不離
憶昔城吹薑角哀軍書火急正頻催豺狼當道曾耽靦鬼蜮含沙枉射來萊綠歎
承遊國杖荷花香入介眉杯幾多好句岡陵祝詩社還開接鳳臺

茫茫空想太平年閉戶窮蒐未了緣故國河山殊往日中原烽火尙遑天堪嗟邱
絡時何補嘅惜哀鴻望待塡環願神州無限感歸耕幸有種瓜田
浸笑江湖一散人本天曾現宰官身皖城桃李沾遺澤黎國倉箱頌滿囷詩夢痕
留山館月道心淸鈇玉醪春半生著述千秋業詎有文章作劇秦
野服黃冠意態舒春婆舊夢已成虛蕊鑪上市思鄉味松鶴當門識隱居整飭綱
常標聖說扶持名數此權輿吁嗟滄海橫流日道判人倫有著書
暮年蕭瑟似閑成小隱何須避姓名桑海變遷驚緊雪鄉關離亂觸心旌鴻泥留
印遊蹤遍鷗侶忘機駭浪平誦到古稀詩句好擬將絃管譜新聲
耆年碩望冠當時拜識荊州愧我遲作手夙推燕國筆感懷閒擬鐵厓詩象賢有
子同蓬幕鶴算如翁類紫芝一瓣心香瞻泰斗瑯洲歌浦恨相離
根觸城頭杜宇哀羈愁國恨兩相催離騷原感思君作憂思多從識字來莫息風

同邑　詹延翰　伯良

波空擊楫欲澆塊壘且浮杯知公素具扶輪手游世詩留紀風雅

同邑 李燦堉 少卿

華春欣逢杖國年講堂祝嘏定連篇眉齊案長莊日身住桃源別有天蓴鱠秋風歸計早杏花春雨好調填鳳毛濟美尤堪羨何待歸謀二頃田

老向江湖作散人少時曾現宰官身讓王何竟逢輪囷卻族偏能比指囷松柏山高標晚節酥醪釀熟祝長春黍離麥秀應增感肯效楊雄作劇秦

葛絶相偕志自舒況精易理識盈虛行吟澤畔離騷作寄迹江湖范蠡居琪筆昔曾遊翰苑徵車行見坐安輿如椽大筆同燕國垂暮依然日蕃曛

小住湖隄喜宦成玉堂金馬早題名黎城齊南曾流澤皖水觀風喜擁旌譽滂門多稱盛事萊衣階舞恍昇平定知壽介華堂上一片歡欣頌祝聲

朝杉脫卻已多時晞髮修真未覺遲感舊文章開府賦憂時歌咏杜陵詩長生恍食安期棗不老疑餐四皓芝喜是南天開壽域佾觴稱重爲賦萊臺

同邑 郘子荷

滄桑過眼不須哀楹板金樽日夕催桃李滿門留美蔭菊松三徑待歸來吟同楚客添詩稿爵麻姑介壽杯待到投綸同尚父觴稱重爲賦萊臺

多識由來享大年裏經餘事到詩篇居夷鯈拓三弓地學道犂翔七渦天過眼烟雲嘘欲活滿胸塊壘慎平填委心飽看滄桑刼一任滄溟海變田

瀛洲仙籍舊謂人七十年來現在身故國黍禾餘淚淚空山松柏久盤囷委殆不慶江鱸膾旅邸頻經石砫春膓有清河一腔血拒書勸進抵椎秦

鵬程萬里志高舒記侍金華賦子虛天下安危知有責心關憂樂肯閒居承歡郤喜是純嫩孰殺何曾論點與文網猶盤天洞鑒恩綸又拜九重書

天教盤錯玉於成修德終須獲令名嶺表儒宗多士鐸皖江文教使臣旌如斯宦況何嫌淡唯有詩心未肯平愿祝籯龍終起鼓萬家霖雨翩春聲

最是傷心汝步時蓬廬中浦客來遲降神又覓庚寅授寫怨擬編甲子詩別有延

幘首山巖幾多娛老謝庭芝蕨生爲請南飛曲莫向樽前賦別離

鄉心底事繞猿哀桂樹叢生肯意催赴酒舊盟招猜節金花色相證如來醉扶祝延年杖香撥蛆浮白暖杯更爲騷壇振餘謝新詩遲徧鳳凰翥

梓里觀型屬老成問看甲第早標名地饒五嶽應鍾瑞戶列三星合表旌好向南山齊展拜更從東海祝昇平公眞古瓣人間福家紹箕裘振有聲

同邑小門生 王懷高

懸弧又屆古稀年德功歸養氣富錦瑟聲喧松柏館霞觴人醉荔荷天仙來西母蟠桃會曲譜南飛樂府填借問幾生修得到汾陽孫子武侯田

大地無垠望眼舒黃庭經誦悟空虛繁華早覺烟花夢著逃長依水竹居歌浦紅船掛藏酒羅浮綺袂亦停輿肯輸謝傅當年事一假風流在晉書

自嗟書劍學無成偏向戎行列姓名百粵風雲馳羽檄兩陽雨雪送旗旌紅羊赤焰灰初冷白馬青絲亂未平國事那堪搔首問絃歌魯叟聲聲

世途險巇不勝哀歸夢蟬聲日日催家在桃花源裏住人從蓬島月中來騷壇琢玉敲詩句仙掌擎珠入酒杯我欲蹔堂看戲綵一帆風送釣鰲臺

同邑 鄧曉生 吳叔英

謫仙謫世幾何年樂府編成不計篇棠舍憩餘花滿縣杏林宴後木參天學而不仕心能泰老益菊經恨漫填金甲未銷何事隱漢家充國正屯田

福量如公有幾人十年又是杖朝身種成循吏桃千樹貽得佳兒穀百囷舊馬似吾挑大敵猶龍此老本長春何時始免憂時慮入到瀟湘好避秦

一片心懷鬱莫舒澄清有志總成虛欲從濁世求清土可笑官場似客居隻手料難擎砥柱雙眸曾不見薪與浮沈漫自持危局恨未十年多讀書

莫嗟蕭瑟庾關成江北江南識姓名太守花驄來古驛兒童竹馬待前旌錦堂此日殷觴集海何時濁浪平郤恨腰間雙寶劍化龍無處得雷聲

同邑 鄧曉生 吳叔英

江湖遊晦幾經年日手包羞易一篇家有墓賢能愛日心存大道且談天貴將歲月蹉跎補惟把胸懷義理填來復忽占消息好潛龍今又見于田

木是喬英會七人倫閱學作散仙身清才喜見花生筆厚祿胡貪殺稽困挑李我承前代蔭芝蘭公毓滿門春文章事業傳千古可笑時流只劇秦

自壽詩成意轉舒澄清有志願非虛扶來鳩杖宜觀圃詠就覓裘敢索居入晉兒童迎竹馬出郭是使簇花輿如何筆下翻惆悵正變當嚴太史書

瓜分豆剖劫終成游說僕秦首寇名薄海人咸思一灑潢池盜合擁雙旌門看金馬槐仍茂路恨銅駝棘欲平試向天津橋上論幾時消得杜鵑聲

復旦光華覺有時臨崖勒馬且遲遲浮家泛宅桃青伴縱酒狂歌杜老詩才本天華堂綠竹簡豪哀刻燭詩成底用催春永園開桃李盛酒酣筆挾雨風來兜我

同邑 鄧曉生 吳叔英

攬南山舰雅集人傾北海杯堪羨此翁仍嬰孺欲風何不乂登臺

余懷撫事亦何哀不畏租催畏漏催守夜每嫌鼉吠急吟秋時步蟋蟀來老猶履
實親泉石閒愛敵棋付酒杯白雪陽春欣和雅月明近水望樓臺

花甲稱觴又十年記會祝嘏上時篇耆英會紀桃逢日畫錦堂開麥秀天繞宝磬
綴毓共舉盈門車馬道爲壎侯封褒德辭銅印漢代衣冠遇卓田（清卓槐圃小埠葬年七十餘對）

（廣雅侯田逸卻新銅印開端德辭）

拋郤朝衣作散人閒雲野鶴證前身故園地拓緣三畝負郭農耕種萬囷范置義
田同仗義馮吟春圃共長春（宋滿平年八十七吟有雨道春圃種植詩聯句）最令心折當年事亟預文莽

（門人錢光繡號）

著劇秦（陽符拒客求洪家鼎總文）

至道能操縵仲舒墓推圖老望非盧等身傳作名山仰高目時親遇演居學易寬
於天假歲注經輟以理爲輿大才自古難爲用宇宙長留壽世書

綺歲能文冠老成木天翔步早知名黎民化被詞臣澤皖士歡迎學使旌出守錫

郘村譯言二集 卷二 詩和作次韻 二十六

符資保障量才玉尺仰持平芃芃棫樸菁我處河內江東頌政聲

燕北鴻南會幾時香江教席轉樓運半生未獲閒中筆（自號元年丁歸祝京召光緒末相許書其必能京官也）河汾挑樹留嘉
陸粵嶺梅花愛舊居步武虞卿勤著述元宗文烈壯岡與鐵崔去後幾人物超例

（年秋酬職翰林檢討去多遊火宇香江任官立憲文女即校教習）數韻聊成夢裏詩江浦每假春在杖藺山還淡

（詩經 薄樸 篇名）

遺民定特標

日餐芝桃源樂土容分蔭得侍經筵忍別離
江南休作子山哀韻事還數擊鉢催碧泛瑤池挑實獻紅詩珠海荔枝來珊瑚瑞
應延年鳥（色綠頸項有條紋俗傳主出有信）瑪瑙香浮卻老杯八秩尊添仍健碩登堂重祝賦棠鼕

（詩經 蓼蕭 篇名）

市廛開隱假君平吳澄稽放鳧舃舫懶鷁風雲叱咤霆
探巍仲景（孫思邈 唐時）

得親丰采記當時彈指光陰感慕遲顧影自憐蓬鬢雪望風遙寄草堂詩差同婧
節裁叢菊還效東園采瑞芝幾日羅浮知夢熟梅花開遍子陵磯
江南曾賦子山哀盧霍鄉關詩思催聽到鵑聲悲事去話殘龍劫掃愁來賁梅雨
潤長春節丹荔香浮介壽杯我喜汾陽開設錦褥衣遂隊頌萊臺

（詩經 南有嘉魚 篇名）

（詩經 潤玉 情象）

顯假逍遙養述年斯文載道富鴻篇羅浮長隱逃名地湘浦離憂欲問天厄運窒
言兵可弭機心戢使宰平頃何如重賦歸來仕料理東皐種雅田
用舍行藏卷復舒周流至道悟空虛天生前棘雕寰宇人向蓬壺九圃居蓍手成

宰官原是謫仙人磨泚頻經不壞身風月清談雖懶老觚稜偏夢夢綸囷荷怀留
客酒長夏閒玉盌階祝永春帆學支亭美新香笑他著論劇嬴秦
靜觀世變應何舒尚惜韶光一擲虛饒有味時千古事最傷心處九夷居委懷陶
令常攜酒安步顏公可當與猶記丁年讀清秘勝探岫壁穴中書
故鄉無恙重康成清畏人知況釣名珊海寫潯悵石發旗舉亂聚撲旌遺公遊
跡心常遠平子工愁恨未平太息巢由棲隱後至今戎馬起邊聲
江關羈旅別經時漫慨春婆夢覺遲一曲鐵厓舟裏笛百篇昊郡袖中詩常擎葛
灌千年藥崗冷葬宮四皓芝（洪適間建新鄉宮亦有所謂商山四皓者唯有老人星耿耿永留佳話耀
南離
江南漫賦子山哀九老香山折簡催菜綠兩班階下舞筍香杯味粵中來翹搖東
海珊瑚杖影入南山鸚鵡杯七十耆英開詩社好揚風雅鳳凰臺
族弟培鬱

寓公閒健過年年一度稱觴詩百篇劍啄不煩吟芷地清和好是養花天瀛洲舊
夢臨風訴水調新詞倚月頃已隱還期早歸去不教荒却放園田
天留遺佚作閒人浮海翩然一個身十丈軟紅情落落千尋空翠節團團尊前歌
浦堪消夏帳底羅浮賺買春丹竈自饒長壽訣神仙何處枉求秦
乾坤何慘慘何舒孰把浮雲返太虛昕夕丹鉛高士案烟波養笠釣人居東身有
道防臨矩問世無心謝接輿羞向人前說封禪平生不讀茂陵書
生平庸瑣似蘭成藏得江南作賦名野哭愁添鵑裏笛客心搖逐馬前旌千年黑
刼灰猶熱一局枯棋着未平郤喜課兒鴉旅夜半間霞吹半霽聲
料得申江稱兒時膀堂有願我來遲延齡喜發鵲兒酒勵志還吟驥子詩十里健
游緣看竹七旬善飯勝餐芝何當醉說中原劍聚筑高歌和漸離
我感中年樂與哀南飛一曲笛類催斑鳩繡多和衣戲激刺淞鱸入饌來仙羽橫
拖綠玉杖雛鬟新製碧筒杯蘐人樂府千秋集珍並當年綠綺臺
儒林郤吏也詞人退隱吳淞邑在身宦海長留花滿縣浮家不事粟盈囷蓬萊仙
副岡陵留花面同羞粉墨填並祝與民跡壽域蘐茂原草作芝田
被推逍老桃李皖山滅舊春且把黃冠易烏帽羞隨暮楚更朝秦
季世難期化日舒乾嘉景運已全盛簪纓奕代三槐宅介節高風五柳居經術微
言資撰述禮扶名教仗權輿紫陽證論龍門筆善惡都歸太史書

（綠陰環擁一個銅爐可圍數人寒夜圍爐所存想像如此）

又扶閩杖喜編年甘著名山日百篇薇蕨首陽欣有地雀荇粵嶠慘無天梨眉顰
傲今元亮西疇風流昔德與不謂康成歸老後猶將餘力及詩書
慨從辛亥變初成章已辭榮更避名故里不爲衣錦返新朝豈受角弓旌山中貞
逸陶弘景江上遺臣楚屈平生得一朝科第色無慚文烈舊家聲

（吾邑宗人自前明文烈公家玉峰先生始即以循吏起家烈士純臣後先輝映洵足與季科名生色）

育德潛光又幾時玉鳩容豫度舒遲千秋大節終存史一代傳人更有詩經世文

赤松招隱纔文成恥暮羊頭負雒名冷宦記曾圖笠屐禮賢無復賦平旌河山日暮秋空老歐亞風狂浪怎平大陸沉沉此何世神號鬼嘯野狐聲

山林鎮鼎並因時預識臨崖勒馬遲鱠菜秋風消宦味霜花春汕選懷詩門雖甲第承嘉蔭露泌庭階蚬瑞芝雪憶羅浮和月臥梅花村夜夢迷離

塵埃經多不暇哀清和佳節喜相催盡生旅枕前番夢阿母仙桃兩度來珠海漪帆背雀舫玉堂春酒紫螺杯未荒松菊花三徑詩社重開結鳳臺

槐庭 衍鎬

白髮音顏享大年岡陵獻頌古詩篇蘭芬桂馥情娛老柏健松堅命定天風月隨緣智識在江山無恙把詞壇東陵瓜好非難泊負郭還欣倘有田

室谷幽蘭被美人高年著作等其身傷時念切深憂國懷族嘗聞屢指困駒隙沿光七十過鵪鴒椿樹八千春回思昔日栽花地竹種甘棠向晉秦

壯志平生鬱未舒匡時偉略願終虛炎涼世態嗟常變歲月周流歎不居匡鼎解經翩識緯亭林注史熟方輿誰云少把光陰擲老大徒傷不讀書

閒吟蕭瑟處閣成愛國殷憂莫可名爭地頻年動戈戟求賢誰論賦干旌豈眞遣物亂無厭自是斯人心未平時局蝸蠃如鼎沸金戈鐵馬怕聞聲

同邑 星台

木天翔步少年時布化蓼城出守遲廣廈萬間千佛選清風雨榻一襄訂養生愛采首陽蕨樂道時餐蔣徑芝歐浦珊洲同祝嘏何須行路歎仳離

謝傅中年說樂哀光陰休慨白頭催乾坤三絕詩誇健人海一官歸去來彭澤未荒黃菊徑申江快倒碧筒杯當年皖水掄才日桃李春風樹滿蓉

星輝南極自年年浣誦琳琅有鉅篇浪迹江湖思避地感懷家國欲呼天與來酒助豪情遣事去腔窓熱血填爭道階前滿階玉勝於桂寶與荊田

桃李春風應作人如來金粟証前身最才皖水親持尺周急鄉鄰笑指困當嶽降生逢四月林泉願養樂千春喜生正望爲霖雨未許芳蹤久避秦

警緩拋却志何舒鳴到驚人豈是虛悟得丹砂修道訣不妨桴海教夷居登極時或思王粲避世何須學接輿申浦逍遙無別事醉吟而外著新書

絕妙文章著手成向奇海內也知名瑯洲領學殷搜集 公稱曾宋時搜羅邑中人物玉牒清券賴表旌 公稱修撰謂有補於政績邑中酒德治績獨留黎邑偏愁心雖降浙瀕平日碑時在河汾

道父母今傳孔邇聲

臨御南飛曲奏時兒號稱彼酌遲遲詰經明義千秋業著論鋤奸五代詩共仰淵源乘釣竹何嫌商嶺服靈芝老人采下江陵祝斗柄星躔正向離

曉啾待哺孤民哀我也跼跎歲月催德幸是潛光自發壽原可永福同來茂如松柏符三祝宴啓蓂桃獻一杯深羨盈牀警與笏綠衣齊上舞高臺

侯官 伯楨 子幹

光陰似水恨流年所欲從心託簡篇定有文章堪壽世不論廷幾懶呼天客居朋

舊筵紛集故里衣冠悲欲填寄隱申江娛暮景何須陽羨賦歸田

緇落杵懷仰達人一毫偶現宰官身栽花當水心仍壯移節皖江膽更園葉下洞庭悲故國絮吟申浦惜餘春丹砂鍊就顏長駐尋得桃源可避秦

逍遙自在卷還舒留得丹心照太虛車馬每停揚子宅烟波常徙志和居吳天遠望頻催首楚水狂歌繼接輿學富不須將壽補胸中蓄有五車書

遭時感遇似蘭成論史長留柱下名身處江湖聊避世心縈洋海惜戀旌采蘋鄉味思張翰飄懷擬屈平里是美仁承世德市聲時雜讀書聲

江潭種柳憶年時搖落今朝感暮遲刼後山川難入畫愁來風月不宜詩秋香老圃留黃菊春雨仙田長紫芝一望淞江一翹首夢中雲樹總迷離

梅目江南浩刼哀驚人白髮歲華催拚教酩酊驅愁去多事春明繞夢來越歲補吟新試筆殘冬遍祝遒卿杯竹林把臂何時入料理歸舟上釣臺

己巳冬日補 吟時客都門 何如 佑文

心境能通矩欲年參同更契悟眞篇婆娑世外憐塵世毋利天中勝木天鎔排復

歸娶汞食陰離逆盜坎陽填長生有術春恆在丹轉泥丸本下田

學參道釋樂無哀帶解奚煩學士僧多卻彌陀希太傅慧覩自在證如來藏經妙悟無文字著述常勞積玉杯而壁石痕成瀞相老人巢下有丹臺

同邑　羅崇義　穆棠

玉堂仙詠古稀年雲錦爭裁介壽篇一舸家浮申浦月千尋理網皖江天著論席已名山古問字車常委巷填眞逸九龍堪與語瓜疇何日訪中田

明德家風有達人文章道義屬君身談經慣折充宗角濟困常移子敬囷四載酬棠思蔭陽十年樹木化敷春桃源即是人間世樂土安居足避秦

同邑　劉謨關

彭澤懸車杖國年南陔許賦采蘭篇天涯詩賦張文獻溢浦歌聞白樂天名著蓬山同景仰耳容聲鼓任淵填雨綵久切蒼生望底事歸懷負郭田

江南魂任屈原哀老健渾忘白髮催廿載故園陶菊夢兩番嘉會憂桃來聲蛩燃

族弟　簡光　紹田

被傳金鑑禮閑齡經贊玉杯安得惡潮消宦海賴沐風月賦燕臺

族弟　壽增　祝山

壽世靈椿幾許年盍稽甲子絳人篇曾經典午森爲雨恰值芳辰日永天樂可佰觴宜菊部詩如有債借花填龍鍾我幸慈幃在欲養無資且力田

八十投竿古有人前身況是衆仙身服官定許齊推穀贈族何殊魯指困成傷雲橫燕嶺隱申江水擅寄江春風雲變幻今何世覓得桃源好避秦

族弟　子瑜

嬰鍒同欽杖國年高吟白雪寄鴻篇詞華不盡滄桑感激厥納存恕尺天身脫名稱惟善積才深學海有詩填蟠桃再熟深頤養萊綵斑斕耀福田

漫賦江南庾信哀江山無改鬢毛催光韜滬瀆標清望會紀香山卜秦來史册應編循吏傳岡陵遙晉諺人懷故園松柏年增茂粉墨開中看舞臺

族姪　晁宇

四民

和丁卯除夕步原韻

同邑　鄧慶仁　號時

滔滔時世度匆匆富貴浮雲過眼空寓意叔閒羞菊候吟壁漱石枕流中刼餘浴海頻驚鵬望斷霞天不見鴻漫說河清難以俟牆花歲歲老來紅

乘杼親友信音稀杖國同鄉泛玉扈北海樽開教書誼南山節比獻新詩暖餉聊
閒澆胸塊嬉笑由他謂肚皮白髮懶談天寶事故宮禾黍正離離

和戊辰元旦步原韻

衣冠彭老漫隨時抱道何曾俗移司馬著書多寄慨離騷作賦本良知思君爭
托詩言志假我精研易繫辭歲厥久消滁般夢催教學習笑樊遲
自喬高歌動鬼神蘭芬桂馥祝良晨蓬瀛登罷華胥夢桃李初開梓里春晚景桑
榆當益壯歲寒松柏不凋身天留耆碩非無意漢室傳經待逸民

和戊辰元旦步原韻　　同邑　黃子澤

盤龍出土恰乘時開府空勞恨國移花發申江春有腳草庵真隱樂無知杯中且
把屠蘇飲身外遑論醯醬辭天許陸賈補松心柏性倍欽遲
兆豐先幾默若神騰鳴不已有司晨桃源作記常忘世茅屋安居且買春今是無
憤元亮語古稀爭譽樂天身草間狡兎皆潛迹大地陽烏慰下民

五男　景濂　叔陵

胸隙光陰候壯年稱觴重上九如篇韜光記謝能安國養晦何須獨問天杯泛紫
讀春不老曲高白雪句難填幸承景福多餘蔭世守禮壽重力田

和戊辰元旦步原韻

花尊傳高序九人隔行憐列第三身風塵擾攘嗟民劇海邈遊訪帝鄉
困觀名山游規圖補心廣　蓋室同歡延愛日十載

春弟兄異地分南北半守家園半避寒七弟以下隨侍旅中
得失無關意慮舒樂天安命自心虛學宗孔孟維淺俗法習申韓喜索居京師研
列國法作有年近仍不輟金鑑家聲留范硯蓮花幕府悅蕃輿刑幕積案頗多情還　躬耕具

有雄心在欲繼曾香且讀書

有志終希事竟成何時騰達建勳名曾勤常運陶公甕姑俗思持子重旌把酒或
時澆塊壘枕戈何日慶承平　雙親幸喜同庚健今歲六旬幸尚健存　歌詠宜厥雅

頌聲

其中

喜報新年覺爽神　嶠安適叩朔初晨蓍蓂希立千秋業祝嘏歡承兩地春曉寂
久疏塾養志強榦健在葆吟身康強願得期頤壽芝採商山作逸民

嬌矯松柏姿誠寒見高節蓍龜貽異代閉門寬歲月十年治海壖奄當地雖缺玉
盌出人間篝火起狐孽摧心草莽中攀天共嗚咽訂交略輩行古誼每心折相憐
託蘩蓋所志無差別側聞屈稀齡喜心百憂輟桑海幾變遷種種換華髮睠思木
天游往事餘卷舌翛翔名駿問抗心在稷契會攀皖山雲尚夢陽關雪壑飛競刺
天乘方宜宜揔卷懷哀時屯嚥晚驚啼鳩西壘抱深哨老餘剛腸熱谷昔託哀吟
落落亦甫傑證道時參元莊老心香燕緣督而養生理宜神觀澈徜徉游天倪河
清俟可決羅浮仙人都芝朮可採擷何當從公歸樂道問丹訣

我踏太行雪歸見燕山雪瑰瑤捧詩篇慷慨低爲擊節父執倍欽遲桐垣記離別忽

忽三十年往事尤纏結憶公莅晉日壯年洵英傑牛刀原小試素志矚廉潔錯節
任槃根鞭絲遂見鐵俾期黎民安豈求上官悅乃以直見黜早知剛必折迨從皖
江遊南北改宦轍喜我宏樂育桃李森成列豈料滄桑變同感風花暫不使衆草
芳傷心聽鳴鵙今日是何年世事不堪說先生洲海濱春申看江月風塵滿天地
霜雪侵鬢髮注老有心得學易探理窟上下數千年讀史慕前哲摹擬古樂府詩
興尤突發既同鐵厓心復掉廣長舌梨棗鐫亦宜賭芷香不滅今逢古稀歲胸懷
尤曠達妙筆秋露垂文思波瀾闊著作既等身方瞳抱仙骨豈必餌芝朮只應采
薇厭避民多詩人相傳有衣鉢從來巖壑士往往臻耄耋耆宿明末衆貞松峙雲
穴月明孤鶴唳春深杜鵑血定知筋骨鍊莫念生涯拙況聞羅浮山瑤草堪採擷
亦有蓬萊島璇室問丹訣峨峨白水門毛髓經洗伐老人應壽星南極望南粵乃
知度索仙眞有蟠桃核

浙江 劉承幹 翰怡

千秋名信有五嗣詩爲先著成等身書遂臻古稀年年爲公壽申江花月妍鐵
厓有元圃期鶚依門前何處無桃源桃花舍晴烟何地無冥鴻清風來溪邊我來
吟芷居（先生高潔吟芷居）靖節琴無絃對此橘中叟不知歲月遷世間富與貴浮雲望青
天已悟老子道抱樸返自然羲皇以上人北牖常醉眠莊椿匪虛語春秋歲八千

浙江山陰 茹 連 賓臣

海濱忽握手申浦嗟淹蹇入此芝蘭室喜見白髮翁狂吟侔太傅安樂如邵公閉
門著書多稚松皆成龍顏聞修煉處亦有蓬萊宮人間白玉京東坡走詩簡此日
桃正熟耆英會能同古來應更稀（用陸游句）老壺仍扶笻稚川有丹竈採藥吾能從

順德 何藻翔 謝裔

別君三十載春明夢猶記飽嘗憂患境無限滄海事雖覓桃花源人間是何世君
今古稀年詩歌發遐思著書海濱老高臥北牖醉羅浮盡歸來酥釀乏可餉

歸善 鄧彥遠 白村

世人介鄙詩泛語成篇章隱士不會詩得鄙如尋常況值陵谷變有海皆生桑神
州蠭荊棘世事眞茫茫惟公避地來長歌入滄浪我常相過從議論聞楚狂有時
痛呼天蒙蒙嗟彼蒼有時歌祈地拔劍音慨慷樂府二千首鐵屋笛悠揚攀雲探
月窟果飄酌天漿寫此冰雪胸運以錦繡腸發揮老子言大道如康莊雖禮有深
意注易言更詳恍作發皇人豈知歲月忙傻聞酥釀洞仰是蓬萊鄉小隱有行窩
稚川曾裹糧每騎大蝴蝶呼以小鳳凰芝朮野人佃瓜棗安期嘗扶有龍公竹鐵
橋日倘徉定臻耄耋年老辣如桂薑今賦古稀句萊衣舞華堂覩以荔枝紅鰣桃
承滿筐衆賓介壽詞筵簪叶宮商我亦歷和之成此詩數行春申花正濃蘸墨撒泛

霞觴

浙江 梁名 道士 梁臥雲 倜友

我居羅浮山曾讀先生詩先生今七旬自當壽以詞腰將松鶴圖南飛奏曲宜長
松比高節孤鶴同清姿桃源有丹藥著述忘飢饑堪笑塵中人擾擾樂不疲龍戰

久未息大陸駘蚊緘惟我世外人靜默參玄機守精固舊魄淡泊宗無爲甯中好
景多西湖尤稱奇願公耄彊歲六橋看柳枝送公黃龍洞（兩側有寶硐洞與道友題道院已塌成石）
戶餐紫芝丹靈語稚川白雲借安期再奏南飛曲先生笑拈髭長生久靦道老聃
言可思

贈交富撰達海外稱二公大年亦重享聲譽皆隆盛當其丁國變解組歸粵中眞
逸何見機遯跡居九龍邵村方仕皖移家僑吳淞北望維宗國忠愛繫心胸樂府
成數朝古人與抗風言近旨愈遠末俗矜愚蒙閉戶多歲月忽成古稀翁蓬鬢元
間養眞顏如童慤君花甲運覽揆佳日達我嘗獻詩祝粵嶽壽與同彈指又十
載晤面多匆匆相思各一笑兩樹雞浮松表君養生術佩君衛道功懿淡天機澤
語更發腴聲願吸酥醪春承以碧荷觴君著述增遐紀同無窮

邵村薛言二集　卷三　五言古　四

勁草標疾風寒松挺嚴霜盤根見高節歲月何悠長我師立人懦骨幹堅且强烈
磐扇椒圖老辣逸桂置皖城道士日東海學遷揚韜晦春申江孤躍希首陽易爻
隅十翼證說維三綱道經守靜篤詠史多慨慷擁彗百城富著述珍琳琅斗宝心
太平那知滄變桑天錫古稀齡貌猶蒼蒼道民恣援採詩詠樂表彰懋弧自述
懷句比孫荃芳顧獻臺萊歌祝師壽無疆

用陶淵明移居二首韻

寓園有菊花東籬是安宅（兄與嫂采菊於東籬悠然見南山）何異花尊樓絃誦樂朝夕申江兄遂隱
汴水我于役曾過吟芷居黎牀坐藤席滄桑感變幻俯仰話今昔窮探老易旨妙
義欣與析
七十古來稀人誦杜甫詩欣然見七十畢態歌舞之各在天一方與我江湖思江
湖亦足樂猶是滄和時夏日草木繁松柏長在茲美意乃延年古人不余欺

滄桑陽變幻倏忽十七年老翁老猶健松柏彌貞堅儻許花甲周兜銷捧堂前中

州市解組大人六十初度時自河南許官歸舞綵曾編鹿乳今歲屆古稀寓園酌賓筵賓朋冠履來
珠玉攄佳篇老人述懷作託興展孫荃采薇美可茹啜菽甘且鮮道經守靜篤易
義宗坤乾閉門力著述留俟名山傳曲江舊文獻家學宜長綿小子欣趨庭詩繪
示兩編芝佩羅浮鮮菊釀溪泉願爲老人壽祝歲萬有千

虎頭山峻貞松蟠根深屢抗冰霜寒乾坤靜顯滔狂瀾移家避地淞江塢婆娑歲月操丹鉛網羅四部擷最殘體堂寫定千萬言無極太極探幽玄老莊奧旨齊貫穿餘力摘藻睎杜韓等身述作藏名山著雅執徐開壽筵麥登菜秀清和天懸弧七秩罷洪延南宮在昔明齊年玉堂步最相後先華裁我育名流傳天賚元和如眼前雲容衣狗時局遷向陽共切葵忱丹祝君上壽同李鑄更看滄海成桑田

浙江仁和 葉爾愷 柏崎

松柏一集知文雄皖江學署曾侍公松柏十年成老叟申浦相從坐談久不知今日是何年依然海上花連天麗卿著書身自樂黃花老圃凌秋烟義爻衍義有心得老子抱一天下式讀史上下數千年樂府篇成渭烟墨香山老去能吟詩桓榮

江西 湯兆璜 荔裳

稽古得壽宜桑田滄海多變幻閉戶安閒都不知古稀之言何足道放翁更欲數期頤

歙江 林熙暲 湄人

我曾陪遷羅浮四百哥笑蓉酥醪讌公道氣濃又曾申浦相逢意惟洽六十植公談花甲公六句泽從余到戴楊于今匆匆又十年我居粵海公吳天鯀桃再熟樹陰密葉衣戲綵維階前吳澂翁水閒暇日詠史箋經志臨登始信歌中日月長關陵漆園多撰述高山流水聽琴音賢餘薇蕨飯芝朮我記東官宿轍馳公言甘棠有去思鉢盂嶺前雲疊疊瑚洲畔春遲遲顯公歸來尋履迹志和漫泛烟波宅人同鷺羣白香山集府高吟老詩伯安期瓜棗羅浮多好泛蘇醪一顯碧

南海 黎靈恩 澤圃

集杜句

張公一生江海客神仙中人不易得赤霄玄圃任往來青山落日江湖白先生有道出羲皇草聖何時入帝鄉往時文采動人主爲得置之黃玉堂遂子彈琴邑宰

日風塵漠洞昏王室先生早賦歸去來廣平生最蕭瑟倘使倚先皇旌直臣河內猶宜借寇恂倘留連未爲失後來誰屬何遲遲青春復隨冠蓋入省郎京尹必俯拾幕下復用張子房三年奔走空皮骨兵革未息人未蘇寫貴功名安足圖吏情更覺滄洲遠衣冠往往乘驢人事經年記君面夙昔傳聞思一見爲政風流今在茲丈人才力猶強健茂陵著書滑滑長晚有弟子傳芬芳致身屬地何蕭爽南樓老人應避昌廻公歷時登寶玄去梁父掉頭不肯住豈榜青門學種瓜會將白髮倚庭樹干戈不見老萊衣故園池臺今是非百壺且試開懷抱人生七十古來稀

恩平 劉炳墉 黼垣
南海 梁如柱 少垣

皖公山卻公墩中有人焉吏隱章玉堂翔步還花縣輶使歸去桃花源什載寓公黃歇浦一朝宗匠謝樊村鼓吹六藝扶精蘊出入百家洞本原時或扶風開講席又如于雲卓太元寄託深得詩人體自題爲集曰夢痕興酣別具滄洲趣氣盛直將雲夢吞等身著作侈富才思奔湓如泉噴藏之名山自不朽渾忘濁世爭朝昏豈知名壽由蒐賦歸然靈光魯殿存夙昔仰公如北斗於今南極輝寅園羅浮龍華會後峰桃熟快覩鬱添海屋蓬島踏仙下闕來相將共向南天祝張君本是玉堂仙謫降塵寰閱歲年蕊榜瓊林簪史筆花封美政勒燕然無何恒地驚豺虎百里宰官羅蔡侮自哨惹無止殺權還憐遂把儒冠誤升沈人海幾經春歸隱卻村宛邊秦獨恨罪魁肯鶺鴒故令碧鷲壓鳳麾未幾彤廷新法變須臾幻滅同流電天津兩載類飛鴻不覺縞衣問素練彈冠歲月慶重新揚子江邊去往頻皖水春風沽化雨申江還地作遺民子山留滯關山駐越石棲遲河朔地故園振天聰浪翻異鄉暫息凌雲志金鳳墮地已無憂混濁葉猶倘未清紀氛愧雖如杜甫傷心侮自學關成張王讀論師前哲大筆淋漓貫卓絕暇日賦文逐逐成庭前植

玉森森列平泉花木儼僊游寄弧吳淞十六秋古藉校釋延歲月交遊南北重山
邱園書萬卷羅東壁著述等身堪壽國日月升恆頌九如神仙里閈稱松柏寒暄
五福復三多七十詔光一倏過預祝期頤遙頌繡八音樂作奏雲和

題吟芷居著書圖

曾侯不賦諛壽詩唐公鋭海賀可師七十生日爲撰序載德荷道無溢辭（見竹文鈔）
（鋭海太常七十生日時序）東京詞客張平子玉堂仙謫紅塵裏皖垣再作山山雲量才玉尺親
文史俄驚桑海遭變遷北望觚棱涕淚漣讀玉頓使金甌墮義士翻教采蕨傳大
地陸沉何所適吳淞卜居一水隔皂帽斜簪顒浮海支離蓬蒿暫安宅松蔭書軒
鶴守門盈階闃芷香草存（圖繪公卿坐著書布景明嘉靖間松筠庵閣芷香徑所圖史堆几凡）杜預癖左標禮說傳（公著作等身有左傳癖說）楊雄擬易草太元（公著作等身有太元法言）西厓樂府我欣讀（公著樂府史稱樂府琴軒詩錄君能續（陳琴軒詩集）
何如毒痡四海民其魚去國關成哀作賦閉戶虞卿老著書喜逢龍歲浣花日（歲在戊戌）

郡村靜言二集　卷四　七古言　四

詩法司空高蹈王官谷酬唱有遺民侶結羅公福東宮風雅未銷沉累朝叢稿傳
至今錄成寒署經十易抱遺訂墜殫苦心及身早定千秋業覽揆緇帷欣添絳甲壽
相天生入畫圖龜齡景復資調攝我聯三友視則頤相親而笑皆龐眉得公證好
追四皓策杖同探蒲山芝

篔溪秀氣鬱葱葱瑞應文豪嬰鍊翁中有芷園玉堂客鼎鼎大名衆所崇平生事
類陳太邱（楊九龍逸）文章道德皆相同四鐮少年讀書日兩者當世目神童雲路飛
騰齊脩翼直上蟾宮不費力鄉會聯捷桂香時不先不後羨奇特賜宴瓊林恩遇
榮梓鄉故舊皆生色黎城捧檄植甘棠載道口碑傳令德江南自昔多英才玉尺
衡文匪異載先生蓋任機期月投擲不必棟樑材即今皖水知名士多出公門桃
李來世界滄桑經變故先生去國心彌固眞逸禹臥九龍山先生亦作歸來賦申
江人物勝珠江吟芷居安樂未央一十六年海濱客著作滬忘歲月長任是羅浮

風景好野花滿山松夾道此間自有桃花源何須遠入蓬萊島故鄉別有一山房

松柏森森樹蓺霜賞勝足堪娛晚景階前尤喜桂蘭芳際蓋洛社耆英會共仰步

履猶康强我祝遐齡還有約杖朝依舊到稱觴

同邑門人　李公兌　仲豪

一事山來具至理德積厚者流自光張仲孝友本天性鳳毛麟角皆文章英年器

宇已不俗志凌雲漢啄珠玉曲江家學溯淵源五車滿把櫃書讀振衣直上大羅

天覽裘一曲會羣仙蒼生渴望安石出詎忍坐視民顚連晉皖十載恩澤重甘棠

芃棫民爭頌道高德厚謗亦來古來材大難爲用人心險巇世道非保身明哲狽

見機晉水皖山廻宦轍立身堅守松筠節吁嗟日月沒兮天地閉人貪不分是何

世尼山大道將沈淪抱遺訂墜在一身閉戶著書維禮教名山事業垂不朽吳淞

深處卽桃源我問磻溪垂釣叟首陽薇蕨商山芝應作臺菜介眉壽

同邑門人　鄒　正　武垣

名茶四百盤羅浮玉芝瑤草仙風道老人嚼蕊餐天際壽鶴千歲棲林幽東官乘

秀接仙境遠擁蓮花道旗鎗鏺鏺城隅松柏山林櫛城市饒清景吾師山麓築山

房長松古柏環青蒼采蔬勸昨東離菊秋風晚節黃花黃遙菜舊是神仙侶木天

光溢金蓮炬晉水皖山宦夢醒歌聞秀麥和油黍滄桑攝首頻呼天申浦鷺花月

滿船風子離騷託蘭芷鐵崖樂府操琴絃道德微言闡孔老枕中祕精儲鴻寶易

義奇思開大同玄門衆妙勤探討三綱欲折豺虎橫四維弗振妖魅生子雲讀字

甘投閣富貴中熱誰廉貞吾師烈風標勁草千金恥諛美新稟白首甘餐孤竹薇

案前論居木天翔步方豐日傳領竟數烟史筆院垣衙命玉尺持學臣仍自詡曹

出花甲完周又十春性如寶桂老愈辛入海愛從巢父隱逢時恥獻美新文滬上

同坊仁壽里　後浴佛節　同稧辦相名區

皆留鴻爪迹塵海疊承蒙數奎三郎曾記研席陪品比方珪與閨壁自從任職瑞

海問心傷桑梓羅兵災遠蒙存問加勗勉製錦慙乏百里才盛矣哉古稀初度桃

族姪　銘恩　蓮亭

筵開燕婉趙女登舞臺冠履雜遝賓友來老人屋見壽昌祝我更山望南北歌嵩

族姪　拔超　卓立

松柏山房松柏茂主人壽比松柏齡作爲文章壽淵家比筆郭璞夢中授翡冠登

昨觀壽星南極移中有文星暗護持年辰月已德星聚知有才人晉古稀古稀人
海年年有稱觴多見無先後何其星象特應之天地生才原不偶古來將相聖賢
身氣吞河嶽胞乾坤名留耕釣才壽世進退一一天權衡羅浮黃懶鍾靈厚邵村
無人出公右山川生色大名垂功德言兮三不朽少年簪筆步蓬萊出宰黎城管
樂才風波宦海禍轉福一躍學使皖江來長江一路甘棠列問首鄉邦思念切三
徑未荒松菊存歸去來兮陶靖節吁嗟乎歷世滄桑見真性申江驛遞絕酬應西
山薇蕨足馨香著書閉戶希賢聖古人咫對歲月多學易禮說子史磨玄門更編
老子約有益後學功如何壽世琳瑯卷千萬壽身翼翼人爭羨桃實離離大麥黃
月圓花好天如願門下壽言屈宋文陸離光怪耀星辰桃李才華出師範自述詩
篇珠玉紛珠玉紛唱和雅士與騷人閩閫階戲綵多風靡大椿同祝八千春詩壇酒
國龍虎分講堂小子隨客賓飛觴一曲譜南薰願天長厚高天民公時有關作高天民句

著書傳後世閉戶意陶然高節陶彭澤狂吟白樂天皖江桃李盛歌浦惠風牽所
欲不踰矩此心希聖賢

江蘇江南 楊嘉貞 子幹

四壁圖誇富常觀座右銘棠陰留宦轍菊水自延齡粵嶺千年柏吳淞一葉萍江
天翹首望南極老人星

福建侯江 蔡伯毅 北崙

已看陵谷變宜釀水雲鄉綠竹閉門靜黃花晚節香著書多歲月大義照冰霜話
及前朝事棠陰留晉陽

湖北江夏 劉兆熊 同坪

皖水記逍當年宦轍遙窺圖尋舊相折柬酒人招索度桃剛熟春申花自嬌詩
文頻唱我拾牘比蘭苕

朵雲欣遠貢鴻雁擇遙天芝圃常能服松身老蒼堅詩成纖匣集書記義熙年著
作足千古蘭陵美意傳

安徽桐城 吳紹修 念赤

杖國人強健應知古亦稀扶笻觀世變抱璽久忘機越海鯨潮去吳淞鷁水歸延
齡有橘井更采首陽薇

雲南 李枚叔

詩翁吟不斷吟到古稀時滄海自多事長松留古奏讀玄參老旨孚書是經師範
飲延齡酒相從泛菊巵

文章老宗匠七十古稀年想象繞光殿疑分太乙蓮傳經繼伏勝發性媲彭鑛泛
宅烟波去家風溯釣船

由左江南裏甘棠惠澤深文翁開石室循吏介儲林詩卷留天地扁舟載鴻琴海

七十好風度曲江原不羣人同仙骨健詩把佛香薰庾懷懷春樹吳天看暮雲長
生得眞訣道德五千文　香山門人陳兆元 侍御

借問今何時滄桑同掩扉青衫誰涕淚絳帳我皈依辭相知餐菊高歌聞采薇春
申樓隱日早息漢陰機　小門生李燦晃

泉石好盤桓江湖歲月寬倘觀花綺旋頻報竹平安鈞艇鷗波穩孤山鶴影寒老
彭多著述取次付雕刊

道人修鍊處左股認蓬萊舊隱樓丹竈新詞付酒杯欣持碧桃獻望見白雲開南
極壽星應熙熙登春臺　香山門人鄭葆洲 國良

杖履人常健江關賦欲愁著書多歲月作客幾春秋淬梗當年感梅花前世修高
山流水調老筆擅風流

邵村譯言二集　卷五　五言律　四

閩說酥醪洞安期宴衆賓藤蘿烟太古桃李樹長春松鶴堪爲伴增龍欲問津相
從叩丹訣思結稚川隣　閩門 鄧傑棻 明遠

閉戶潛修日浮雲富貴輕西山高士隱南極壽星明李耳貴清淨莊周善養生百
年應可至學道自功成

欣見古稀歲殷勤進壽言笙簧聽雅樂松柏識名園道德能箋傳詩歌留夢痕白
衣應送酒五柳正當門

曾入酥醪境鳩宜泛九霞靈椿莊子樹烟水志和家願采西山蕨亦種東陵瓜名
山留著作要使壽無涯　閩邑 黃子澤

寓園開壽域純嘏祝南天玉尺量才嘗菜衣戲綵鮮山林眞富貴花月活神仙早
定千秋業文章不朽傳

久寓春申浦椿庭今白頭老彭述不作尼父樂忘憂庫右銘教看城南訓亦周長松
（子有符詩書堪詩）

陶潛感天運憤作責兒詩窗下一壺酔門前五柳垂鵠鳴如可和燕寢更堪思私

顯祝千歲歲寒松柏姿

（孫錫森師長）

隨侍春申浦去秋避亂七叔四香江（先生寓居四明侍來滬）貽謀證典先七旬開壽宇兩地簡資筵喫蕈

康强慶稱觴跪祝虔（今夏孤孫在福州侍叔稱觴尤深歌忭）願長依愛日繩武守家傳

（門人景觀幼雅）

同作流人感蓑絲十年海上識荊遲一官謫陣辭瀛島萬口謳歌徧晉祠爲客身
逢天寶日編詩神往義熙時閉縞莫副高賢望文獻鄉邦劫火遺（君著明代千遺民詩詠閩會烬）
附錄陳筱石制軍明代千遺民詩詠題詞　五疊七言

東漢勝劉黨有明重東林當時蒙詬辱誰識千載心
養士三百年食報豈千古倘續明史稿遺民傳須補
河山守一姓禾黍秋風早不見貳臣中錢吳兩詩老
太息前朝事蕭條舊史官傷今先弔古淚濕筆花殘
亂世少完人如公眞不朽他年清史傳不知有我否

瀟染龍門筆成茲千佛經狄詩還衣冠集百靈
展卷發長嘯亳素生清風西山在南海異代采薇翁

曲江風度舊知名晚節幽香意倍清詞館高文光價遠宦途循績頌聲成等身著作深宵叟當代師儒轅固生一角吳淞烟水好天敎老健憩閑情

詠史箋經世勘倫嶺南二妙並嶙峋歸潛作志余懷寄擊壞成編道味醇一角宋臺思故國十年汐社惜餘春期君晚節貞松健海上爭看百歲人（徽州二妙謂程孟陽子穆）

息影江干見者稀幽蘭一握自芳非年光飛矢侵霜鬢心事揮戈返夕暉消釋曾
嘗懸瓠水僑居仍食首山薇（光緒間宦晉有稱績）嶺南當代三道老（公車子晤程學恪三朝來）宮有成書
獨未關

等身著作爲爰時閉戶研精世豈知樂府編成是詩史觀堂寫定亦經師流離庾信休輕擬清靜揚雄莫浪疑比似貞松長不改青青高聳歲寒枝

客歲高軒引鳳雛蓬門深幸忝覆翠方期比屋樓三島忽漫廻舟返五湖洞口桃花誰得路海中瓜棗近充廚蓼蒓歎我垂垂老未猶過從倒玉壺

用楊誠齋進退格

雛浮指點老人峯魯殿靈光物望崇拔學皖江留麥舍鳴絃汾水憶花封情龍靜寄柴桑雙著書笠澤翁定卜期頤無量壽鐵橋家範道猶龍

雲梯分陝路幾千寓公同記朅灰年似耽尊菜忘鄉味忽脫驂椿慶旅蓬笛奏南飛孤鶴遠鼎看西去恩狐遲木天花縣前塵在一讀君詩一惘然

金狄庳峯百感并書屋翻作客星明虞卿書著原憂世仲蔚廬荒更苦兵荊棘銅駝興廢恨蓁蕪山鬼古今情天心有意憐黃髮留看條桑海面生

春明舊夢記追追君綰黃銀我紫霄一自觚棱塵點滑幾人絲鬢雪飄蕭風流南輩雖萍聚哀樂中年惜酒巵珍重兒孩娛晚節不須蓬鳥駐松蒲

十年寄跡滬江干晚節兢兢勵歲寒心史久從狩井讀牙琴唯向洞霄彈斷輪老手牢籠修服中情愛芷蘭遙與瓜廬成道契

東塾師資扶墜緒南園風義接先賢山房不改仍松柏詩社重遊記月泉浮海幼安吹皂帽綠顏勾漏任丹田對談蒲澗長生術芝北相將序一篇

鵝湖日曜已多時無術回戈志不移峻望久爲天下重高懷寧欲世人知杜陵忠憤成詩卷屈子牢騷託楚辭貞下起元應可望公猶翼鏤未嫌遲

歲寒松柏見精神正值稀齡誕降辰海上擣舂仙杵屬胸中貯得古陽春鳳鱗炳

蔚光鴻業正杜芬芳樂踐身人舣期願天與健長教頌德範斯民

浙江奧興　包延杰　少陵

我與先生未識荊郤從難弟說難兄陳謀風度今仍在荷倦才名早有聲空谷跫音期益友花看日茂泰山桂樹自冬榮八龍多福繩繩慶戲向桃源獻兕觥

堯年之雪訝今年莫賦關成粵以篇宋室於今無淨土杞人何處可憂天龍潛此老同武逸覽詠清班記乘仙見得三綱久已絕追萌畢竟是高賢

屈騷韓愈冒蒙著作名山信有功說禮既知重儒行藝苑終期大宗匠猶生餘更紅我欲與君論一語蒼蒼何以尚夢夢

浙江奧興　包延杰　少陵

我料先生負大無行歌惟有酒頻澆事如春夢痕都了恨與前朝鐵未銷戰鼓已隨洲寂寞鼯鳴一任雨瀟搖蟠桃海上爲君壽莫管江流滔怒潮

江蘇吳縣　汪彝年　宣城　少

四月南薰天氣和柳陰初茂郡公涼寄書鴻鴈箋能答放筆龍蛇墨屢磨久已藏身向人海何須養粹到巖阿志和一棹浮家去歲歲春申泛綠波

江西大庾　戴祀琦　玉衡

地上神仙今不多一場春夢話南柯曾從島嶼餐芝草喜見萊衣映綵羅獻壽林泉羨清福著書歲月任婆娑八旬更祝蟠桃熟再譜霓裳向大羅

浙江嘉興　周慶雲　湘舲

七旬同仰爲天民曾閱滄桑合隱淪靖節編書惟甲子靈均授紀庚寅秋風秋雨人間世江草江花物外春喜見添孫從海屋清高松鶴老精神

浙江天台　陳覺民

四月南溟炳壽星高山流水曲中聽地繁草木剛抽句天爲文章更錫齡三徑菊松元堯酢一江蓴憲屈原醒春申春水吳淞綠同訪楊雄載酒亭

高要　蘇志綱　次陵

十年前讀介眉詩　公六十壽辰曾賦同人賀詩業刊成帙　又見先生杖國時著作仰經師藹閑大得仙人福暖唾都成幼婦辭櫻筍廚開麥秋至稱觴合醉酒

盧扈

少年角逐共名場雲路騰君萬里翔珥筆形廷宏撰述衡文玉尺細評量歸來台
輔調明柳麦隨長笛召伯棠陰挹水漿飛傷浩刼不堪世事話滄桑
去歲相逢話別衷何期勞燕又西東舉杯謾笑無餘子隨地棲遲作寓公風送一
帆歸客去月明千里故人同兒孫繞膝書連屋老子婆娑興不窮
不才淪落值時艱絳縣年華兩鬢斑蕙圃臭味許躋攀知心賴
有朋儕樂徹骨眞同木石頑他日揚榷騷盛會好將圖畫續香山

等身著作名山業仰止簣村不世才皖水三年門李在黎城四載縣花栽記曾杏
宴春探苑更喜要香月入杯詩草夢痕金石壽墨池小刻魄鄒枚 大作夢痕稿鈔時參觀行篋內
羽候海內一幅宗岱第星羅廿八胸巢閣天留高舉鳳稱兢日慶小分龍 温定縣志四月

邵村謝言二集　卷六七言律　五

二十日第分批 德門元憶勳支草仙境羅浮訪赤松環列孫曾山阜似千秋齊壽老人峯
勝江 林維亞
舊苑詞林集鳳凰玉堂金馬姓名揚千尋皖水僊公藻萬樹黎城召伯棠祝嘏客
來黍斗石稱觴人到盛冠裳麥風解祝南山壽一度懸弧一送香
同邑 羅蘭徐 詩稿
耆年倜儻古來稀晚節如公亦庶幾成名在昔證
抛擲衮貴釋居深悟道心微壽航晉向淞江去一鶴翔空振翼飛
同是蓬瀛謫散仙驗公遺在十科前心存壽世文章老身受先朝雨露偏領海才
名推北斗沅湘調賦重南天中洲有集傳千古好把新詩繼往編
年來事事倘親劬遲遲咸欽襄繡翁屈指期頤應可屆駐顏奇術已能工名場馳
騁三朝裏廛世優游七秩中晚景榮榆誰得似胸羅星斗氣猶雄
繞膝兒孫杖國年閒尋陽夢泗江邊效陶彭澤知今是似魯靈光尚巋然泛宅西
湖情自逸高峯南嶽壽同綿謙謙君子康達吉卅載實將易理研 猶有邵村
遺事在書
邵村謝言二集　卷六七言律　六

杜老吟身屆古稀筆花依舊燦生輝詞垣日月猶堪憶官海風波久已違碑紀召
棠留政績道參杜史悟玄機壯懷自昔期千載晚節莽芳賦採薇
異論朋興正可憂誰尋墜緒續前修易探奧義宗王氏禮抉經心證左邱別有權
衡參孔筆獨刊讖緯說箕疇等身著作標細富大雅扶輪倡不侔
巢父浮家別故園烟波垂釣問桃源千秋大業成詩史十卷仙才託夢痕屈子文
章蘭蕙秀陶潛風格菊松存滄桑歷叔鑑光在秋水蒹葭溯邵村
廿載申江作老漁安仁幾識賦閒居棣華幸託同年譜玉樹曾來問字車忝我修
齡隨杖履羨君彌日樂琴書從心有矩占天健麥熟清和上九如 余與令弟酉甲午同年
丈人行輩已晨星獨向清河仰典型避亂同留黃歇浦問奇時造子雲亭胸中磊
道德邱壑皮裘春秋辨渭涇閉戶著書兼四部浮槎早自付通苓

背牢宦續本文章鬢推聲華世載長三晉雲山留畫澤八公草木被餘光歸來自
適園林樂忠愛常存鐵石腸天眷耆賢錫難老放懷休復問滄桑

道侶梅村喬結緣玉堂風采倒依然文章早與騷浮重上壽還過李竹堂謝侍郎
年七十西涯成樂府李東陽七十歲時作樂府詩以自壽其詩史之作實過其詩一星南極仰仙仙城荔子塾湖
藕我欲擁飛獻綺筵

曲江風度久聞名珠玉相投蓋倍傾余曾與公於禮部以所著百代詩史詩稿四卷六一史才傳直筆
鐵崖樂府闢新聲滄桑換劫神仙感沅芷行吟故國情海上寓公今有幾好從貴
老學長生公所著有老子約二卷

鬼鳥喜飛出　鳳坪勞塵鞅鬢成絲漢廷吏治緣經術公事山西駐節其有政聲宋代儒宗
號大師宋儒朱注稱十餘稱浮嶽溪花懷舊宅鳳浮有紅花溪　淞江筆水入新詩春餘正
值清和候好採朱櫻佐壽巵

佔得吳淞地一廛優遊歲月著雲篇文章有價應傳世富貴無憂合永年花甲溯
今辰進十關孫昌後卜逾千嵩生恰值清和候頌祝遙馳半幅箋

萬卷琳琅逸作新老彭好古是前身冰銜舊署排鰲鶚玉樹開階蔚鳳蘇矜芷興
隨騷客進采蘋香澄故圃春從今願作期頤祝歲歲稱觴酒百巡

同望觚棱寂禁烟別將心事託蘭荃一篇近著猶龍約二頃還存倒鶴田笑我異
鄉為異客與君同月復同年羅浮空有梅花夢何日還山共學仙

柔謀世變自然杖履洽春和飛觴休恨蓬山遠好約桑仙賦大羅

不瞻心矩自鳴謙人比蒼松鬢滿簪身世已忘龍漢劫畑義屢見鶴翰添著書久
使塵心化捧查常聽道範嚴記得酥酪座前事丹經光滿一輪蟾

閒談花甲樂晨昏今歲先生已七旬皖水晉山思宦績吳淞申浦作開人後彫松
柏原關命樂亂詩歌更入神一事思量真可羨關衣皆作錦衣身

芝蘭玉樹子孫枝桃李成陰又一時少日傳經說南海公是學海堂學長老生
涯幽歲此百歲於七十歲　莞城圖三桃植栗里門庭五柳垂會向羅浮隨杖履春風節
竹好扶持

嘯然海內老經師子注各書均開明經子皆理有關最道人心之作舊價文章
在鳳池杖國年華燕關筆京江風度曲江詩晉山百疊留堂蔭皖水羣流領口陣
福澤聰強天所篤會看斐豫到期頤

天生碩彥任斯文筆掃千軍卓不羣家有雅書傳學使縣留治譜領神君詞源流
派搜羅富事業名山著述勤理亂循環都莫問稱觴絢綵且交欣

歲月如流感逝川憶君別後久經年故園松菊荒三徑大澤烟波釣一船遯世也
知心似水著書同表筆如椽千今又值稱觴日萊綵爭看舞後先

出來朝野重年高況復聲名屬俊髦居海伯夷稱大老傳經伏勝著文豪階前曉
露培蘭桂門外春風樹李桃花甲已週添十載百年更祝壽三遭

天錫稀齡覽揆逢俾多著作挽頹風蓮宜樂道行安素藜閣研經火照紅鼻目河

山懸落鹿翔身寥廓仰飛鴻祖令海內稱遺老碩德耆年一代宗
衣冠莫覩漢官儀高臥雲間賦紫芝話到劫灰傷粵嶠移來煙水愴淞淀開北
海金樽泛曲譜南飛玉笛吹壽並山房松柏茂龍蛇屢撿不神疲

莊易吟詩得大年經傳道德言五千清風不讓陶彭澤逸氣眞如白樂天海上莊
椿還鼎鼒堂前萊綵正聯翩滿園珠玉多於劚我愧詞藻貢老鍾
官海浮沈不染塵玉堂曾現宰官身絃歌點級宜亭郡杖履優游翰苑春闔里蔀
經傳往聖爾山芝草悅遺民等身著作尋常事難得年高老斷輪公高齡有宜孝

同邑　葉覺邁　湘南

邵村舊種竹猗猗南極星輝晉一尼羞說功名長樂好算來甲子絳人知著壽歲
月匆匆不壽世文章鼎鼎而鼒鼒是翁堪自慰計增三十到期頤

同邑　葉寶緒　孚堂

吾愛先生草聖傳風流天下識張顛籌添海屋三千算宅泛煙波十六年列坐嘉
賓無鳳字卷懷利器有龍泉回頭笑看賈孫子繞戲萊衣玉筍聯

同邑　鍾寶華　玉文

識公原是謫仙人吟定安居自在身歇浦烟波娛一老皖江桃李慶長春羅浮酌
罷麻姑酒錦里興懷季子蓴七秩稱觴逢首夏九如頌上此良辰

同邑　鄧慶光　詩農

如公福慧果雙修繡虎才名孰與儔玄圃蓬壺新卜築柯亭劉井舊勾留芷吟南
國思遺老瓜種東陵識故侯壽世壽身無別法何須服食訪丹邱

同邑　鍾寶華　玉文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

芝添異算恍如玉樹有佳兒憶年若進昇平頌漢制衣冠復舊時

香山門人　甘啓元　璧生

如公齒德古來稀玩易談玄悟入微故里任荒松徑開身雅稱芰荷衣頻經兵
火難爲客已悔風塵早息機留水皖山道愛在料舉嘉樹各依依

同邑　鄧慶光　詩農

曾許羅浮共學仙元都琳札荷親傳寄家猶自藏人海訪道何因到洞天漫有桃
源堪避世好緣菊水爲延年老來詩律知遒細紀事新題甲子編

番禺　鄧懺昌　瑞人

七十人生古所稀天因才篤理咸宜事君義烈傳家乘秉彝德清芬可世師春作八
千存異論壽延百二副常期登堂禮數應稱祝進酒欣欣共獻詩

香山　鮑　文　公武

別有情懷海上移逍遙身外借棲枝能文價重三朝老紀事才高五代詩不稽靈
芝添異算恍如玉樹有佳兒憶年若進昇平頌漢制衣冠復舊時

香山門人　甘啓元　璧生

七十人生古所稀天因才篤理咸宜事君義烈傳家乘秉彝德清芬可世師春作八
千存異論壽延百二副常期登堂禮數應稱祝進酒欣欣共獻詩
別有情懷海上移逍遙身外借棲枝能文價重三朝老紀事才高五代詩不稽靈

香山　鮑　文　公武

久離宦海遂初衣歲月婆娑到古稀偶借吟懷據感觸更將史筆判危徵公大哥多有陽
人心世道之責故園松柏添濃蔭得路鴛鴻任競飛瞻仰程門慚末學隨班祇服樂忘歸

香山　鮑　文　公武

千存異論壽延百二副常期登堂禮數應稱祝進酒欣欣共獻詩
別有情懷海上移逍遙身外借棲枝能文價重三朝老紀事才高五代詩不稽靈
芝添異算恍如玉樹有佳兒憶年若進昇平頌漢制衣冠復舊時

香山門人　甘啓元　璧生

如公齒德古來稀玩易談玄悟入微故里任荒松徑開身雅稱芰荷衣頻經兵
火難爲客已悔風塵早息機留水皖山道愛在料舉嘉樹各依依

番禺　鄧懺昌　瑞人

曾許羅浮共學仙元都琳札荷親傳寄家猶自藏人海訪道何因到洞天漫有桃
源堪避世好緣菊水爲延年老來詩律知遒細紀事新題甲子編

番禺　鄧懺昌　瑞人

頌表詞人多古稀飛雲頂上筆能飛笑扶節竹詩偏健醉吸酥醪道自肥呼丈好
隨華首石辭家仍戀故山微賴介生陳友璋去後先生繼五百梅花證息機

順林　德閎　著述重人間詠史西涯總雅姻莞水詩歌歸部署廿東莞詩鈔六十餘卷　子山聲價

動江關發中玉尺看仍在篋裏宮袍夢久閒招手翠屏千歲鶴添籌好向鳳臺還

番禺　陳兆羆　炯周

泮水偕遊正少年于今杖國喜盈顛知君早醒邯鄲夢笑我猶留粥飯緣金石誼
盟終不改松筠晚節老彌堅滬濱萬里遙相望憶別珠江月幾圓

梅子初黃荔子肥文星爭並壽星輝龍威仙客窺瑤籍多補諸郎舞綵衣 番禺仔法官

滿座春風歌棫樸名山夜雨長芝徵幡林循吏兼喬隱卓行如公古更稀

閉戶潛修樂性天凌霜方識老松堅學隨年富人同仰尋羅仙心集可傳吹笛鐵

厓雄一世揮毫玉局著千篇古稀今值綏桃熟欲向蓬萊證夙緣

蓬萊仙在此山中瑤草羅浮意一叢丹竈祕方眞永尊玉堂消夢已成空壺觴渠里醉窩北皂帽藜牀謎海東我輩玄亭來問字年年欣見采芝翁

番禺 黃軒佐 朗堪

幽篁獨坐理桐絲何處笙歌到竹籬六律音調振金石 原作書 候六首一 朧風遙散珠璣

曲闌著迹隨園壽渠里風標錦里時獨我吟懷自陶寫閒將俚語客鴻調 作前 候六首

綺狂我未識荊州忝與郎君作壯遊 廣東 同學 康祥 鐵世文章埋馬革驕人珠玉等牛溲名山風雨方如晦碧殿靈光喜倘留鶴山南飛壽坡老才愁八斗祝添籌

邵村譯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一

南海 王家祐 拔仙

居然大雅可扶輪洛社菁英見七旬晉道獨宗周柱史獻經同仰屈靈均感懷詠

史千篇就美意延年百福臻五柳先生錫嘉號春申有樹稱恆春

長君二歲敢稱老猶欲十年讀道書久煮酥酪丹竈好順隨笠屐白雲居梅村尊

夢花飛蓬萬籟靜吟月清虛會見八旬桃再熟鬱葱佳氣滿鄉閭

番禺 鄧濬棻 明遠

邵村譯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二

巍山多厥草僵歸來海有桑我喜春風會入座獨將延壽語尚量

故里稱觴玳瑁筵古稀人共話因緣葱蒨久已滋江畔松柏能移植海邊北望傷心龍失水南飛琴曲鶴成仙乃知不朽遺民業吟社千秋紀月泉

梁文選

詩歌變徵更蒼涼十六年來居異鄉春水長江看草綠秋容老圃詠花黃伯夷隱

節屈清和介尊辰優游林下樂其眞八龍湧美能垂統一鶴清高已峽輪皖水宣歙塡集陰黎城學使擅傳薪厥甘隱遯申江上著作宏才喪等身

南海門人 梁作清 士端

名山管領到羅浮今泛烟波狎海鷗杜甫尊常言酒債屈原忠愛賦離憂春申春日花常好丹竈丹砂人可求閩道酥稱同菊水鑑椿知有八千秋

番禺 何鳴夏 秋峯

春在先生杖履中 用書人句 吳淞蘭芷海濱東玉堯同賞茅齋雨檻笛聞吟碧港風栗黑門牆垂柳綠武陵溪水泛桃紅閒情不減陶元亮老圃秋容晚節堅曲江風度自翩翩鬢英寢館三千卷吟苑遊從十六年久住春申天與福常留夏午地行仙昔年探杏瓊林宴一夢沾桑入釣船

番禺 梁誠 質廷

猶是清和四月時華堂飫綠酒盈巵陰陰綠樹添籌影灩灩黃鸝祝嘏詞甘茂應登備吏傳陶潛不乏隱居詩要將吟詠消閒日五色紛披筆一枝

番禺 梁誠 質廷

子孫能慰老人懷謝室芝蘭繞砌階每厭俗塵常閉戶有時危坐學心齋兩經饗註皆瓌寶千首詩歌似鐵匡閘發老莊言道德蒼天石補有靈媧

番禺 黃軒佐 朗堪

娶深令人羨此翁世間清福有誰同蜜霞古洞留丹竈花月春江屬富公茗椀飄香簷詠後蓬臺元圃雨烟中欣然爲奏南飛曲倚檻南熏愛晚風

南海門人 梁作清 士端

邵村譯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三

詩歌變徵更蒼涼十六年來居異鄉春水長江看草綠秋容老圃詠花黃伯夷隱

巍山多厥草僵歸來海有桑我喜春風會入座獨將延壽語尚量

故里稱觴玳瑁筵古稀人共話因緣葱蒨久已滋江畔松柏能移植海邊北望傷心龍失水南飛琴曲鶴成仙乃知不朽遺民業吟社千秋紀月泉

梁文選

大耄高年鶴算長木天翔步耀龍章宗祠報本千秋事講讌捐修突葉祥蓬蓂精神文潞國孫曾點箴郭汾陽完城世胄源流遠孝友傳家本義方

節屈清和介尊辰優游林下樂其眞八龍湧美能垂統一鶴清高已峽輪皖水宣歙塡集陰黎城學使擅傳薪厥甘隱遯申江上著作宏才喪等身

番禺 何鳴夏 秋峯

絳霞岳秀浮葱鬱一代儒臣得氣先金馬玉堂詞客著申江春浦壽人篇景無著作伊川業別有優游酒滿天杖國扶鳩行所樂貯看百歲永遐年

順德 梁廷光 野芬

太史頻年著述忙盧陵道德並文章黎城子庶琴治皖水人才玉尺量麥熟申
江吟已月桃開西海帥東方治桑萬事渾閒事樂事無如介壽觴

一代詞臣著作多鳳凰池上仰先河皖邦人械人才育黎邑甘棠衆庶歌行樂桑
榆娛日永承歡淑水暢天和今朝共祝岡陵壽滬瀆堂賢會大羅

香山 鄺壽森 仲周

松貞柏秀老彌堅 次所居舊松柏山房 湖詠詩章溯木天德惠及民騰衆口文章壽世著連
編滿門桃李新陰盛繞砌芝蘭秀色鮮杖履優游娛暮境簪添海屋頌年年

同邑 李慈草

祥雲高捧到烟羅天上神仙舞大羅宦海身閒春夢少申江袖拭酒痕多舊時歲
月劍秦趙亂世林泉起楚歌我亦古稀附松柏大家攜酒祝椿柯

同邑 鄧爾疋

玉堂相望若神仙家住朱明舊洞天石竈有岡交廣世鐵橋同里喜姻連微聞覽
揆庚寅日識款新詩甲子年遙想曲紅風度好方曛如電看桑田

同邑 王應傑 君選

錦堂燈彩燦朝霞東父安閒樂歲華柯爛註知滄海變梁炊早覺宦途賒道行方
册還揮麈圖列新蔬並種瓜桃李盈門閒繞砌著書山館自名家

同邑 鄧吉輝 進士

溉溪遺老久棲遲到處桃源豈不知大著定留千載壘古稀猶有六齡兒西湖風
月常爲主東粵文章自得師我亦杖鄉過五稔且崇兒事酒盈巵

同邑 羅銓球 緯國

七裘延齡到白頭性情仍似舊風流問年願祝三千歲避地偕過十六秋歃浦烟
霞唧寄傲寓園花木可歸休湖翻浪湧鷗偏穩漫起關成去國愁

同邑 李鎮岳 正卿

任教大地起風雷著作閉身太史才委似蕙蘭幽益韻門多桃李手親栽長春報

笑向張騫祝健康 龍圖大學士張廉卿年七十公與之同姓同年 盈庭蘭桂競芬芳壽觴歡進蟠桃熟
席徵聞蘸桑香 去歲親自高吟花居詩瑞時適同鄉公大作有浮水殺大作有浮水一篇詩之句 下懷先烈月下張兵圖 走馬花街憶少年蓍罷筆春杯滿泛古稀長此興陶然
烟水浮家一般樂 晚苑居留十餘年上海 烟水浮家一般樂 晚苑居留十餘年上海

同邑 劉翰棻 使鄰

飄然駒鶴上揚州富貴人間世空傳崔嵬有靈鼇大老海天無恙寄閒漫新詩栗
里成青史舊侶瑤池半白頭最美高年濟杖國兒孫繞膝祝千秋

同邑 黃俠毅

南極星輝日月長歸然魯殿賸光餘家寶樹臨風秀漢苑金莖滴露溥香玉几錦
堂朝戲綵銀箏仕女夜飛觴燕歌鳳舞歸桃會應有天孫獻七襄

同邑 李鎮岳 正卿

世間榮澤地行仙解組歸來樂事全鶴俸餘施親及遠麟經勤課嗣皆賢平泉異

卉饒幽趣簡猶乘芝茁永年最好松房吟芷處編成書史萬人傳

海上飄然自在身古稀猶見宋遺民能詩尚有生花筆奇傲偏餘漉酒巾帙蕩春風長桃李嶸峋晚節比松筠來衣競進堂前舞繞膝佳兒淡八荀

眼底江南一髮青桑田滄海幾曾經憤時庾信餘詞賦追世張應有典型南國尚留棠蔭在北山長見草堂靈稱觴愧未趨陪侍遙向東方祝歲星

同邑　謝　湘　曉帆

栽花人卽看花人卅載羅浮夢裏身抉古潛通諸子術贍鄉慨指魯公圍淞江新漲三竿水珊海長添一段春何處桃源堪避世名山萬卷便逃秦

放翁閒扇甚今年自壽新成白雪篇綠蓋朱幢開吟芷館紅氍毹醉養花天陶公亮節名當永杜老悲秋意獨綿叢桂森森扉半掩優游奚讓橘中仙

同邑　王瑞文

發曾修謁晉公堂　裴晉公有綠野堂乙亥春在南京趙任小舟宋晉侯遺打圖　道德文章日月光　先生肖在光儀文章

月通周易鬢髮星霜歷古稀荔熟荷香來上壽稱觴酌酒人歸

同邑　陳似山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六

萬丈長句　松柏歲寒方見節　先生肖於鈐山房　滄桑局變亦何傷結交願附雷陳誼　經與三公相知有素　拜舞應隨子姪行異域心香懇一瓣　姪供職晚晴簃奉觴遙祝壽無疆

三水門人　蔡克明　國克

所欲從心得自由隱淪衣鉢肯傳不詩留白傅千篇稿身臥元龍百尺樓園苑杏

同邑門人　劉文亮　樸軒

花醒舊夢湘江蘭草寫離憂紫柔桑高士琴書室應向吳淞畫裏求

久戀春申作寓公聲名洋溢大江東談玄五夜言悖妙飲易三爻義早通休話平生盡蕭瑟超然象外得環中蓬窗老鐵道遙樂八十扶笻祝老翁

同邑　鄧念慈　紀儀

蓬瀛會上最高顛在昔翱翔步太天未免移情滄海感幾番回首玉堂仙廣東新語思遺老花甲開談少近賢自是著書多歲月相期吟到太平年

同邑　王繩正　振聲

盛世飛來太上仙飽經風雪獨陶然著書自有千秋業浮海何妨十六年陌舞萊

衣消夏永樓輝花萼競春妍優游蕉境知無限長此葵心向日懸

同邑　鄒任將

東官耆舊數從頭禮隸如公鄧家儔壽屆古稀仍篤學賦成哀怨問靈修介眉人獻南山頌晚節天教北海留黎邑甘棠皖桃李輸他薇廠足千秋

同邑　葉　毅　毅夫

蓍書原不爲窮愁賦就江南易白頭曼倩蟠桃腦綺席昌黎因果開繩流五湖肯懸弧比我年差長愧我龍鍾老更加滄海倏更臣朔隱太湖常泛范蠡槎新詩積累成千卷古籍搜羅富五車獨向深圖探旨要一經玄妙註南華

同邑　王瑞文

作菟裘老一瓜相承麟筆修伏勝傳經年九秩祝公海屋更添籌

同邑　謝　湘　曉帆

懸弧比我年差長愧我龍鍾老更加滄海倏更臣朔隱太湖常泛范蠡槎新詩積累成千卷古籍搜羅富五車獨向深圖探旨要一經玄妙註南華

河山舉目已全非不采蘋桃采厥薇偶寄騷懷新樂府休論香染舊朝衣書廚歲月通周易鬢髮星霜歷古稀荔熟荷香來上壽稱觴酌酒人歸

同邑　陳似山

七十年華古所稀滄桑刼後辭蘿衣道能約旨能探奧洪範精言特闡微徵士自栽彭澤柳遺民甘采首陽薇皖山香水遊陳遍老傍吳淞築釣磯

放翁吟興晚逾酣書憤篇成老學庵古調鐵崖寄元圃新詞開府賦江南飲思劉井泉復勺夢繞浮山月一潭同教舉封晉三祝歡呼富壽並多男

同邑門人　劉文亮　樸軒

貂是清和孟夏天綏山桃熟散瓊筵歌聞薇厥知衰世籍注蓬萊事大年輔嗣談經忘象數老聃言道笑魚筌先生早悟南華旨椿樹春秋歲八千

會安門人　張學顏　慕森

不隨衆芾歲寒彫皓首休云壯志銷花縣棠陰思舊績木天碑影記前朝松生南嶽宜孤聳菊隱東籬伴寂寥聞道吳淞聯汐社何殊筑潤許由瓢

見東海詩鐵　彭詠三

我曾絳帳侍先生每向羅浮採玉英春樹暮雲經廿歲朱明丹竈訣三更夜砧翻新調鋼聲秋衾賦舊京何若南飛爲奏曲定占鶴和奏鸞笙

木天詞賦主璿重皖地文章玉尺量 北齊夫子六旬初也 竹輿先生說花甲豈知世界御者

梁蒙莊椿老宜千歲榮度桃開苦一觴如此聲名如此壽人知逍遙孟襄陽 明卜逸

武陵亦是鄉夫子六旬旬

蒿目山河痂已非渾忘榮祿逢初衣龍蛇擾擾知何世鷗鷺閒閒悟息機屈子離騷悲見放杜陵老大欲相違奚如海外桃源樂遊遍吳淞載月歸

天留耆碩老詞臣杖國欣逢歲月新賦罷杜鵑情倍愴晉徵蕨昧逾眞幽貞節表憑椽筆 子舊舍表妹成由命拥 衆先生照序表章稱強不朽 歌舞歡承視大椿 加舉公子於海七旬 先生歸里頌園頌顏

炎經承前啓非人生之極樂者耶 桃李公門陰正好紛紛多士慶芳辰

同邑 楊鶴寶

大德由來享大年踈堂齊頌九如篇睦姻禮敬緣先志孝友家風本性天孟領春暉長歸晝錦神州雨晦感雷壎我慚馬帳隆西席慮擁皐比服舊田 前康公聘先西席七年

同邑 李公德伯仁

邵村壽言二集 卷六 七言律 十七

蒓鱸張翰忽思鄉昔水吳山道路長潞國甘棠留美蔭皖邦芃棫得春陽哀時詩賦江關動名世文章日月光閉戶著書樂吾樂漫談塵翅變冶桑

同邑 鄧慶史 綱持

優游杖履樂蹁躚城市林巒別有天松柏經霜節彌勁桂蘭映日花逾妍傭膚富壽汾陽福會萃耆英洛社筵前度蟠桃今又熟兒舫同祝歲三千

志乘後先相映輝問誰能耐苦陽薇英雄蓋世今安在燕雀危巢胡不歸漫說狂瀾悲平生著述多書採二酉費搜羅理通象數玄而妙心抉畸經正不頗偏註諸朝衣脫卻換荷衣浮海當年見者稀鄭婢負笈儲筆記老萊洗腆待庭闈桂蘭森列徵因果棗棘功宏藉採薇氣節文章堪壽世昌明聖道日光輝

同邑 鄧慶元 恭扶 慶銓 恭選

秉梓著作葆天眞甲子浮忘葛氏民宿海通招鴻爪印羅浮當夢杜鵑春詩書歲月能延壽議論生風妙入神鄰會蟠桃鄰佛誕覽裳歌咏記前身

風度傳家德潤身古稀娛髁倍精神黃粱記醒前朝夢紅杏曾探上苑春滕下多男符郭祝口碑衆母戀蓼民罔極鄉匏遠看萊戲孫子曾元辨奠眞

同邑 王拜墀

七十年來閱世深退爲山斗遭爲霖道參孔老延薪火文到韓蘇重士林此日騷壇留著作當年宦海任浮沈好教天假公年月嵩祝同頤柏葉斟

香山耆英錫玉芝五鳳修成留醍醐澡八龍馳譽挺連枝弧星高映輝門第奎璧光生曜羽儀勝事人間眞占盡從頭又詠百齡詩

同邑 楊鶴寶

雪鬢君顏仰大年記曾科第昔連翩廿棠餘蔭留花縣晚菊彌香樂葛天椒獄祝隆申伯頌梓桑恩戴郭公賢惟仁則壽由天賚齒德如君五福全

同邑 李公德伯仁

百年富貴等浮雲閉戶詮書歲月勤留得微言扶正氣疏參經旨闡繁文壽人曲譜承平調樂府詩收翰墨勳此日錦堂歌吹裏喜君戲綵酒微醺

積累慶開祖德儀風承孝友溯前休邵村秀毓人多壽粵嶽鍾代寡儔縣譜河陽滅鳥樹遺篇金鑑紹千秋更欣杖國民稱逸椒隱無慚古許由

同邑 杜承祖 亦孫

蓬萊高處昔翔翔珥筆形廷字亦香鴻丈光長唐李杜千篇傳誦宋蘇黃鐵厓詠史眞摛錦玉尺量才慨夢槐最喜陳郗詩錄續蒐羅珊海敬維桑

文瑋氣節山江公祝嘏欣逢四月中婪尾杯傳荷葉碧邀頭宴啓荔支紅龍吟荷里歌如日鳳舞來階拜下風我忝竹林陪末座壽高松柏效呼嵩

同邑 阮紹經 少春

燕國文章絳縣牟古今月旦入新篇風高栗里謝元亮會基香山白樂天黨族閥
陵爭獻頌道途陷阱執平壞靈船海外攜琴鶴雪釣吳淞服視田
滄桑局變究何哀出處都歸世運催皖晉永留稱吏蹟蘋浮曾夢美人來河山稽
恨餘詩卷風月新愁付酒杯縱被春婆嘻幻境漢官仍共重開臺

同邑　尹耀祖　拜撰

名園松菊正依依楹額芬映四圍麒綵兩家爭養志（定邑）（市江）稱觴各界俏新詩一
般桃獻添籌祝幾度蓴思解組歸閒道大椿萬六歲云何七十古來稀
大老天教享大年居夷非陋亦喬遷心如庾信多鄉淚腹似逸船滿簡篇左氏春
秋綿漢學曲江風度紹唐賢荷衣被體榮於錦皓首重顏望若仙

同邑　翟祺光　拜撰

翠柏蒼松晚節齊黃粱夢醒怕重提首陽高潔道民歷嚴谷清幽單子棲策杖閒
調三徑劬燃藜校讀五更難歸經子史權安置介壽詩文費品題

同邑　趙允鄒　拜撰

仰公大德復能仁壽比貞松節比筠始信匹夫難奪志從來亂世識忠臣川鄉重
叙天倫業浮海長留物外身諸子克家孫躋武婁娑風月倍精神

避秦有地擬桃源剪取吳淞入酒樽三徑就荒懷栗里一文不值笑梅村朱明舊
隱消磨叔黃浦新吟記夢痕莊叟養生參秘訣始知至道亦昏昏

同邑　曹桂臣　拜撰

妙悟猶龍柱下籠滄桑閱首愛談玄煙波遍世張漁父官錦傳家李謫仙五代人
才歸筆底六朝風景落笻邊盍知絳縣添籌日無限新詩播管絃

同邑　胡　喬　拜撰

介壽頻餐壘倩桃古希顏養氣仍豪名山早定千秋業德望眞如五嶽高戲綵斑
斕金繁能捧觴酒酌碧葡萄自供祝嘏調羹拙也學題詩掃兎毫
任他世界變滄桑吟芷居中日月長秋老蕊鬚恨故里歲寒松柏有山房韓潮蘇
海俱千古辭鳳菊龍萃一堂我本乘車服賈者悅將洗腴讓賢郎

同邑　陳國良　稿續

舉謎觴稱祝嘏卮恰當七秩古稀時河山幾見滄桑改天地何心斗杓移洞壑蓬
萊尋舊夢庭階蘭桂長新枝壽而康健躬行得壺觴是處皆百歲詩

同邑　黃家廣　客寓

覽揆良辰好景中清和天氣釀花叢蓂楠滿吐微微綠桃實初胎點點紅鬧桂滿
堂看歲綵烟波一棹聽吟風願君壽比東坡長（叶）公祝花甫我祝公（公係黃日晚明顯七十時）

同邑　黎琴譜

（有稱君壽比東坡長陽風筠青翠一綠之句明顯又號花朝道人）

介壽平泉敘綺筵古稀詩詠玉堂仙蓬萊宮闕迷黃鶴松柏山房證綠天烟水家
浮申浦外風流人仰首陽巔即今蓍述隨牟寫猶似淵明甲子編

同邑　翟祺光

閱遍滄桑漸白髭文章風節遇詩流曲江金鑑千秋紹皖海瑯琊一網收棠蔭繫
城遺愛在梅花粵嶺夢猶留遙知邁上聞吹笛有鵬南飛客倚樓

同邑　趙允鄒　拜撰

鶴馬精神松鶴年古稀詩誦杜公箋名山著述維風化宦海升沈黯雨煙品藻早
教題白雪才華應許還青綾申江饒有林泉趣頤養天眞樂浩然

同邑　翟桂臣　拜撰

邁演名士隱江樓歲月渾忘似水流劉井毫年留蓍夢梁城暴日著新猷滿門桃
李三千樹泛宅煙波二八秋佳節懸弧多壽頌翁眞型錄自優游

同邑　黃宴元　拜撰

申浦追遙春復秋桃源世外永無憂蓴鱸風味公諳透詩酒情懷孰與侔玉全
眞甘養晦柯棋敗局待誰收安期棗獻岡陵頌觀海長添海屋籌
十六年來隱邁園林深處寄閒身蒼生渴望霖雨築廬頻思見鳳麟時局日
非應遯世江村野靜動垂綸金樽滿酌長春酒介壽無疆福祿申

同邑　陳國良　稿續

雄心欲奮魯陽戈老驥無如劫運何今是一言知道悟古稀十載著書多（公係著書多成）

於六十歲以後　退山身世橫流感老鐵眷茫樂府歌我寓天津祝公壽泰頤松樹望鬼峨
天遣龍蛇發殺機人民城郭是耶非衣裁荷芰知將隱源有桃花胡不歸津海波
濤申海月孤山梅樹首山薇紫芝處處都堪採嘯詠蓬臺靜掩扉

同邑門人　尹鍾洙　瑞泉

夫子文章著等身節高風骨自嶙峋管教世上爭纏觸共識人中有鳳麟探討典
謨彰至道婆娑歲月保天眞連朝雅樂雲璈奏幸與師門結德鄰
東籬叢菊老風烟魯殿靈光尙巋然叔火不須憂大地歌聲且共鼎鈞天山瑕松
柏心同古世閱滄桑骨欲仙我愧程門曾立雪也隨珠履祝高年

同邑門人　徐紹業

塵教曾叨廿載前岡陵又頌玉堂仙風規拔俗義農侶詞賦名家李杜篇吟芷香
流申浦水采蘋思泛莞溪船先生福澤眞無量龍馬精神潞國年

同邑門人　羅舜球　桐軒

定有千秋以後名注經詠史見書成那知世事塵中變依舊神仙地上行泰柏空
山峙蒼翠綏桃綺案祝長生壽星此日南天耀左股遂菜雲正橫
酥釀道味領深醞剛後如來佛誕辰一萬詩歌壽梨棗八千歲月頌遮莫謝庭玉

樹多佳種菜綠金尊樂衆賓應繼隨園臻老壺刪中邱壑自嶙峋

同邑門生　李莊鼐　作恭

七十烟波泛釣船不踰心知彌堅玉堂清夢迷陳迹金粟前身證夙緣
關鄉得道移家蓬島蔦成仙采薇誰說夷齊苦久已千秋萬世傳

同邑門人　羅　澄　市田

心裏桃源境是眞熙熙臺上總陽春任教桑海蒼茫日留得林泉自在身松菊未
荒元亮徑畫圖曾寫樂天眞

昌弟晉鴻太老師寫玉照

預期載酒隨桃李問字亭中百歲人
瀛洲學士羨當年皖水皇華篆喜遷春夢醒來吟內翰德星見處聚羣賢志和久
在烟波住方朔初從滄海旋恰好桃源桃正熟我隨祝壽舞蹁躚

順德　張必毅　雪帥

經史詞章著作身玉堂金馬古稀人一官出掌文衡貴百里遨翔吏治循春浦申
澤隨車下皖水菁莪帶雨鮮數載化行南與北萬家生佛頌當年
琴鶴歸來已倦遊家園息影尙潛修六經精義無餘蘊萬卷遺詩藉遣愁信江

張耀華

欣逢杖國慶添籌曲譜長生樂唱酬文郤美新存節概仕無援興漠漠登求斗山夙
仰昌黎伯福慧咸推季鄰侯高隱滬瀆多蓍作詩壽萬卷重名流
羨公福慧幾生修聲價文章重九州七葉珥貂娛永日一門簪笏慶千秋任教大
局滄桑變何損先生杖履優聊屈古稀猶矍鑠期頤預卜樂無休

小門生 尹文燿 拜明

彈指光陰已十春浣花今又度芳辰筵歌俏酒紛柏榮開桂稱觴色笑眞瀛海日
長丹郤老桃源天許駐存身九如合上岡陵頌松柏居原德有鄰

族弟 日新 同拜

相逢酒俠與詩豪那管韶華逝水滔疑決道從心矩悟望隆時仰德星高莫愁去
國扶鳩杖自有薰風長鳳毛壽世文章惟著述爲君權作祝冰桃

族弟 文楨 榮山

古稀今屆又筵開我頌萊臺極快哉捧檄人歌無斁辭著書天授不凡才也知籟

悬雙修到原是神仙下謫來猶憶山房松柏處稱觴前度已叨陪
精神矍鑠倘如前天厚於公得獨先閒靜隱居巖谷地長生秘授玉堂仙縱談今
古詩歌富滿眼兒孫綵舞酬介壽早酌春酒熟清和時節樂耆年

門人 族姪 淦 光 號泯

申江莞水路迢遙憶師門盼暮朝廿載滄桑雲樹隔七旬著述簡編饒壽身壽
世時千卷希聖希賢樂一瓢祝嘏廣堂懷朽木南薰曲和九成簫

門人 族姪 秉 煌 叔遠

文章百粵曲江開濟美吾家見此才宣達早期三鼎食亂離翻覺二毛催古稀年
鬢吟工部新試春衣戲老萊昔日問奇今上壽玄亭重載酒肴來

族姪 雋 新

高齡顯秩事尋常難得名山著作藏漫擬蓍廚通大易儻多詩句付奚囊緑管
客談經老船屋楊公弄笛狂心緒不堪書劍問楚江關芷寄芬芳

族姪 鬻 翔 孝書

吾家碩果哲人存天地鍾靈出郤村錦繡心腸儒學問連綿科第利澗源始興終
避世生涯水石間一角觚稜繁舊夢千尋寒木說家山著有汲本居詩集稱觴莫

族姪 國維 伯隅

亂世文章多感慨詩成珠玉煥精神問思甲榜梨園演爭奏逐棄奪錦人
此日欣逢杖國年登書壽世萬千篇詩調選擇琳琅富經史精徵著述傳列子尋
求通格物支門道德理參天老彭竊比應無愧想是前身一謫仙

桃觴開宴荔初紅恰好清和麥穗風遠近合稱無量佛里閭同頌信天翁詩境酒
國分龍虎莞水申江遍雁鴻才調山河人並壽紅箋題句極難工

族姪 雋 新

汾陽福澤老彭年壽世文章信可傳立雪竹林慚後輩 湘家叔遊公門
桃觴班綵編蹀戲杖國詩歌錦繡聯小子誦堂前祝嘏塗蕖奮侶有鴛仙

族弟 蔣 康 鶴朋

獨龍潰德編雖名七十譚經更老成著述只書陶甲子前身應是李長庚寓園樹
老同身健歇浦花開照眼明萊綵階前兼賓樂欣瀹風管與襍笙
人間尚有魯靈光嘯傲林泉樂未央常向羅浮訪丹藥豈知世界有滄桑尊拜北
海酬千日桃李東宮樹兩行雖老歌詩天永錫十年定駐八旬觴

族侄　澤霖　竹村

青錢萬選不凡才名德高標壽秩開樹種松龍鱗幹老祥符桐鳳羽棲來宿餘閒
伴添籌算豈說麟經做玉杯誦到古稀詩句好用自遠句　賓親介祉賦罍來

族侄　澤霖　竹村

蔡公殺可耕平生子弟多才雋駿英顏卷鐵書權世守滿牀堆笏第光榮絕塵高
蹈尋巢許好古研經比老彭秉燭暮勤深學易天教明月伴長庚
陵谷剛逢忽變遷熙朝景象望空懸屈平詞賦抒憂憤庾信江關動暮年樂府纔
厓稱逸老書英洛社著高賢故山松柏堪歸隱舞綵承歡繞膝前
羅浮春酒釀酥醪丹竈象餐曼倩桃風雅離騷新著作文章壽世舊詞曹皖邦曾
起菁莪頌申浦歸耕耒耜操晚節不踰堪作矩北窗高臥樂同陶

族曾姪　祖訓　仲勉

南極星輝不老天耆英佳會許詩傳玄參入妙心常泰領果纔存旨自堅浩蕩胸
懷侔海鶴清高節操媲嚴蟬春和酒熟蠲桃候晉酹來隨公堪肩
亂絃未治愈更絃禍水橫流筑豆煎申浦著書豐歲月桃源棲隱避烽烟鐵崖每
詠傷時句開府閒吟感舊篇誦到濟我思教化論交四世豈徒然

從弟　家璧　錫石

古稀吟到杜陵句骨幹眞如松柏堅作記桃源心自逸吟詩梅洞夢俱仙烟波泛
舊更世載薪傳孝棄定千春忝居猶子深榮幸眞率應詢謬進陳

同懷弟　其潤　潤卿

老年兄弟倍關情遠望申江百感生春草吟成勞遠夢常棣樂奏和山庚千秋鑑
錄遵遺矩七秩弧辰慶果航願祝山房松柏茂壽星長照故園明

曲江風度玉堂仙七袠欣開介壽筵海內謳歌思德政人間慶祝寶詩篇莛臺舉
叶三多頌蓼水爭傳四皓賢荔熟荷香佐桃酌遺臣福慧淺雙全

女士　王芝蘭　叔邑

著書滿架誦名言東塾淵源讓邵村跡託酥醪參妙道節持松柏挺高原稱觴恰值龍舟歲避俗還教捍守門申浦遙瞻慶雲集天南正氣歸然存

森森閬玉集瑤池跪捧桃觴酒滿巵菩進永存名世業丰儀長茂歲寒姿遐齡活處祝開瓊宴桑梓殷勤獻壽詩下里巴音聊附驥願　翁媼鍊享期頤

七絕　陳慧芬

七絕　葉妙英

寓園桃熟展瓊筵南極星輝降自天松柏有陰方託庇桂蘭滿室各爭妍無才謹上稱觴頌不學顰慚詠絮篇此日三多符預祝康強何止古稀年

戒酒問奇字我來吟茝居先生讀老子已著等身書 江蘇上元 周彝年 子丹 先生著有老子約

老子騎青牛曾到函谷關東來滿紫氣照見舊河山

孔教淪胥日今同五代時江東有羅隱據案正吟詩 先生有五代詩史彩

花開三月後桃熟一千年羅浮道者像人羨地行仙

立言比立功千秋能不朽有人訪陶潛門前垂五柳 江蘇六合 沈維慶 焉湖

皖江侍坐久忽復見滄桑同向海濱隱干戈仍擾攘

注老更箋經詩能寫性情癯瘦嗟滿目慨欷爲蒼生

杖國蒼茫感成書甲子編詩星明越海耿耿照南天

郘村詩言二集 卷七 五言絕句 二

風度紹山江詩文光焰長黃花留晚節老圃傲秋霜 湖北蘄水 張思恭 靜菴

皖水記遊蹤黎城棠蔭濃夢梁休太息老子自猶龍

白髮不知老都緣學養深曠懷陶靖節靜對無絃琴

樂府成千首康强已七旬科頭松下坐肝膽白輪囷 雲南騰越 劉寶森 理佳

香江至申浦李郭泭同舟梅花成伴侶笑問幾生修 曾與先生同舟

海上有遺民詩歌逸等倫爲吟難老句霜雪鍊松身 湖州揭陽 陳琨 志肅

滄桑翻皖水清夢繞羅浮蘭芷微吟寄靈均自好脩

經史滿胸滿文章掞藻新大師宏著作爭匹顧甯人

點瑟登瀛後傳薪魯愧參從心期短幾華祝學呼三

泛宅到江天蒼茫江上烟歲寒松與柏問歲不知年

船山多著作亭林是逸民壽跻耄耋外鄉嶸可爲鄰 同邑 祁豫寶 時可

猶留海上魯靈光鶴比清閒松比蒼我讀兩編新樂府離騷圖慕共芬芳　江蘇上元　陳祖燮　稱孫

夏日春申望海濱古稀年歲老精神五千道德傳薪遠棗篤眞能守谷神　山西徐溝　喬俊爵　輔臣

翱翔蓬島路三千一納人間不記年要使福星居福地春申春水是花天

先生吟芷海邊居吟到乾坤一草廬與世相忘傳世易窮愁翻著等身書

龍門壁價小倉山毫瀝隨園在世間可惜今逢亂離日著書終日掩柴關

人到吳中又越中古稀佳句走詩筒早知行地神仙在何必蓬萊求海東　番禺　許炳榛　恭甫

潘花晉水記種綠持節皖江整學規春夢婆催蘇玉局遂教九畹慰蘭滋

所欲從心矩不踰注經詠史日無虛北窗高臥淵明樂詎必窮愁始著書

題松鶴圖　番禺　周紹光　明三

老松氣象自崢嶸如此龍鱗比鶴齡壽考作人皆顯達一堂承慶盡斑衣　南海　倫兆常　衮甫

前題

雲深老鶴羞殿阿磊落長松節不磨歲歲與公看此意乘風封人共祝三多　廣州　正擊光　瑞階

與公杯酒讀詩日海上看花十六年三見揚摩水清淺麻姑進酒好花天

箋經評史日無休門設常關景物幽天遣著書消歲月一廬風雨足千秋

曾立雞浮頂上峯嚴嚴氣象幾人同安期瓜棗酥醪酒百歲仍看矍鑠翁

前題

雲深老鶴羞毛催五住西湖此一回顯得黃金三百鎰　番禺　陳鴻材　子幹

余應隨公來海上大作有夕陽頻倚好檣還之句

已過花甲十年期又是櫻桃獻壽時一集琳琅世珍重子山文宇義山詩

舊是瓊林玉筍班文章富比小倉山吳淞兩岸孤浦長鎮日流連泉石間　番山　劉鑑明　開籛

翩然海內勘靈光沅芷湘蘭擷衆芳人比當年子才子隨園詩句滿奚囊

落落空山知者誰江南庾信不勝哀一編排側離騷怨休羨梁園賦客才　同邑　楊錫光　毅之

都爲先生慶七旬仙璈鄉邑集嘉賓豈知遺老蒼茫感客邸無花未識春

鑑金堂址記盧家自屬詞人點綴兼篷列翡鈞懷絳帳竹林敢擬阮咸誇（民別墅曾侍先叔祖仲公講席於此）

小酌滿溪瞬世年談鄰玉府佈瓊筵（朝白滿溪與翁子談論時門下王女士曾受先生聘為姬廿年矣先生逝舟訪貴嫂王婦聊令姬年僅十歲）光風霽月明親炙勝似攻書十載堅

終宵讌勍大酒停令媳攻書甫十齡簇簇蘭芽今挺秀紛隨萊綵舞階庭（老住滿口竹清）

名山一席仰耆年高識爭傳傳奕篇悟得諸天皆幻相祇談玄學不談禪（同邑梁俊超幻緣）

闌亟走馬太忽忽曲奏鈞天譜未終宦味何如歸味好季鷹鱸膾醉秋風

入旅彈雨助狂吟莫對神州感陸沈閒首山房松柏在後凋同葆歲寒心

家風誰不重張堪介壽筵開客讌酣飛鶴曲中聞玉笛一天梅雨滿江南（同邑鍾子琴）

預卜十年公杖朝杜鵑休囀往時橋貞下起元應運轉定隨千叟宴深宵

嘯傲黃龍洞府烟老人峯上應星躔長生久視君術他日化胡經定傳（同邑受業侄袁體經時民）

羅浮羽客古婺容恍惚神仙下九重欲問修元丹竈訣春秋高比老人峯（陳著勳）

七十從來古　稀精神潞國想威儀早知學得長生術曾向羅浮餌紫芝

曲江風度出天然優古人間福壽先今日華筵開七秩我應屢祝玉堂仙（同邑受業侄袁體經時民）

風流吾愛張夫子一臥滄江閱歲年他日若薄好風味青門涅訪種瓜田（袁鍾銘倍涉）

筆牀茶竈日相親放棹吳淞理釣綸烟水忘機鷗夢穩不知東海復揚塵

出岫閒雲自卷舒先生濶落有誰如懸家本以多文富滿貯胸中萬卷書

長依松柏住山中 松柏山下今已古稀成老翁一瓣心香孤竹子竹林從此振清風

我亦酥醪觀裏人頗依講座問傳薪深根固蒂長生訣道德五千言自醺

里名仁壽逕麻鮮 枫岡仁壽訳物介昇平人瑞百歳坊綿楔留貽百歳坊更望期頤歸故里篤溪湯樹蔥蒲香

記得篤溪泛釣舟欣然同作竹林遊三杯小阮呼同醉愛狎忘機水上鷗

逢萊遊謫老神仙泛宅春申不記年權作桃花源裏住吳淞莫水向江天

歌舞麻姑酒玉壺萊衣戲綵繞庭趨壽星松鶴人爭獻我繪扁舟泛五湖

一樓花萼共芬芳留得規模訓誨詳羣說篤園風景好如松如柏祝康彊

從姪門人伯華植南

聘經宗輔伯昇

七男景履少豫

皖水追隨記宦遊逾桑寄慨感神州只今浮海稱逃老兩鬢星星雪滿頭

南面譽城萬卷羅閉門著述日編摩奧探周易玄探老那管風塵洞多

故鄉松柏築山房柯幹參天百尺長誰與後凋同晚節伴來三徑菊花黃

甲子題詩到古稀隔山芝草首山薇吳淞江水宜春酒且效稱觴舞綵衣

猗歟先生我粵之英 羣溪毓秀莞水鍾靈 壯年騰達翰苑蜚聲 春風化雨皖省留
名 甘棠澤蔭望重黎城 八龍繼述蘭桂爭榮 優游滬上名利心輕 閉門著作探巧
研精 古稀上壽視嚴盈庭 期頤百歲如日之升

族姪熙 稚庸

誕生申浦嵯嶽鍾靈 夙承庭訓世守書楹 才華傑出翰苑蜚聲 黎城著績學使旌
膺 主持教化多士栽成 抗懷靖節冠掛辭榮 劇秦弗作堅抱松貞 隱居滬瀆坐擁
書城 等身著述不朽垂名 棄衣宅滿石笏牀盈 汾陽福澤洛社耆英 簪添海屋如
日之升 道高德劭克享遐齡 茲逢介壽愛日歡承 冕裳同詠大會蓬瀛 東南盡美
歡洽華庭 愧無椽筆善禱壽星 巴人下里順口吟呈 用申慶祝音頌岡陵 追媲太

同邑 李偉堂 手稿

祖人瑞昇平

歲適屆兮戊辰 月始夏兮乾陽 雲火生兮彰炎 壽星曜兮輝煌 蟠桃陳兮璀燦 開
聚獻兮馨香 淑物華兮如此 實人傑兮有光 勖華名兮玉牒 留遺愛兮甘棠 貞心
堅兮樂石 勳節凜兮寒霜 德不敝兮三 酬 詩可傳兮千章 符元老兮宿望 德與道
兮精剛 秀蘭孫兮奕葉 挺玉柱兮層岡 偃姥降兮鸞舉 玉女舞兮鳳翔 從駿奔兮
上下 載拜跽兮趨蹌 永終譽兮聞仰 欽修辭兮銘德 天保定兮介爾眉 壽偉兮無
疆

邵村壽言二集卷十

詩餘

一翦梅

同邑 徐慶鵬 號蕙

絕代聰明著作身文筆清眞詩筆清眞調林壑望帙墓倫山上歸雲海上閒雲

蘭堂春

同邑 王鐸聲 號蕉

羅浮香火證前因梅樹長春柏樹長春申江吟芷隔紅塵新閥頑民故國遺民

柯棋未竟海生桑幾回春夢黃粱紅花依舊白雲忙南極星光　松柏葱蘢霄漢

滿江紅

同邑 葉顯 君達

文章砥柱瀾狂木天飛鳳入長江瑤圃芝香

閱盡滄桑倘痴得丰姿如鶴懺跌宕琴樽文史等身著作時望極心尊北海異書

恣意窺東閣笑木天翔步少年時今猶昨　松菊好衡門樂蔬菜美秋風約任浮

雲蒼狗朝衫拋郤豈假丹砂添馬齒相看綵舞皆麟角且斟數綠酌祝千春歌維

嶽

水調歌頭

族弟 壽康 鶚舫

翌鑠如公少眞是地行仙神州莽莽無極幾見海成田但願婆娑歲月孤得等身

著作巨筆自如椽黃歇春長好是處仰林泉　木天步金馬詔豈徒然追陪杖履

曾留鴻雪話因緣庭列扶風五馬磐滿河東三鳳喜見子孫賢且進南山酒遙祝

大椿年

鶴冲天

南海女士 蔡芝英

松柏茂歲寒天移植浦江邊著書樓對萬花軒剛是古稀年　詩文好襟懷好同

仰嶺南遺老石船原自有千秋洞壑許勾留

人月圓

虹橋天津女士 劉淑芳

清和首夏桃剛熟有樹種恆春江關作客烟波釣叟香愛鱸蓴　標瓊島錐紹金

鑑錄長挹清芬孤山竹閘鐵匣榮開喜結芳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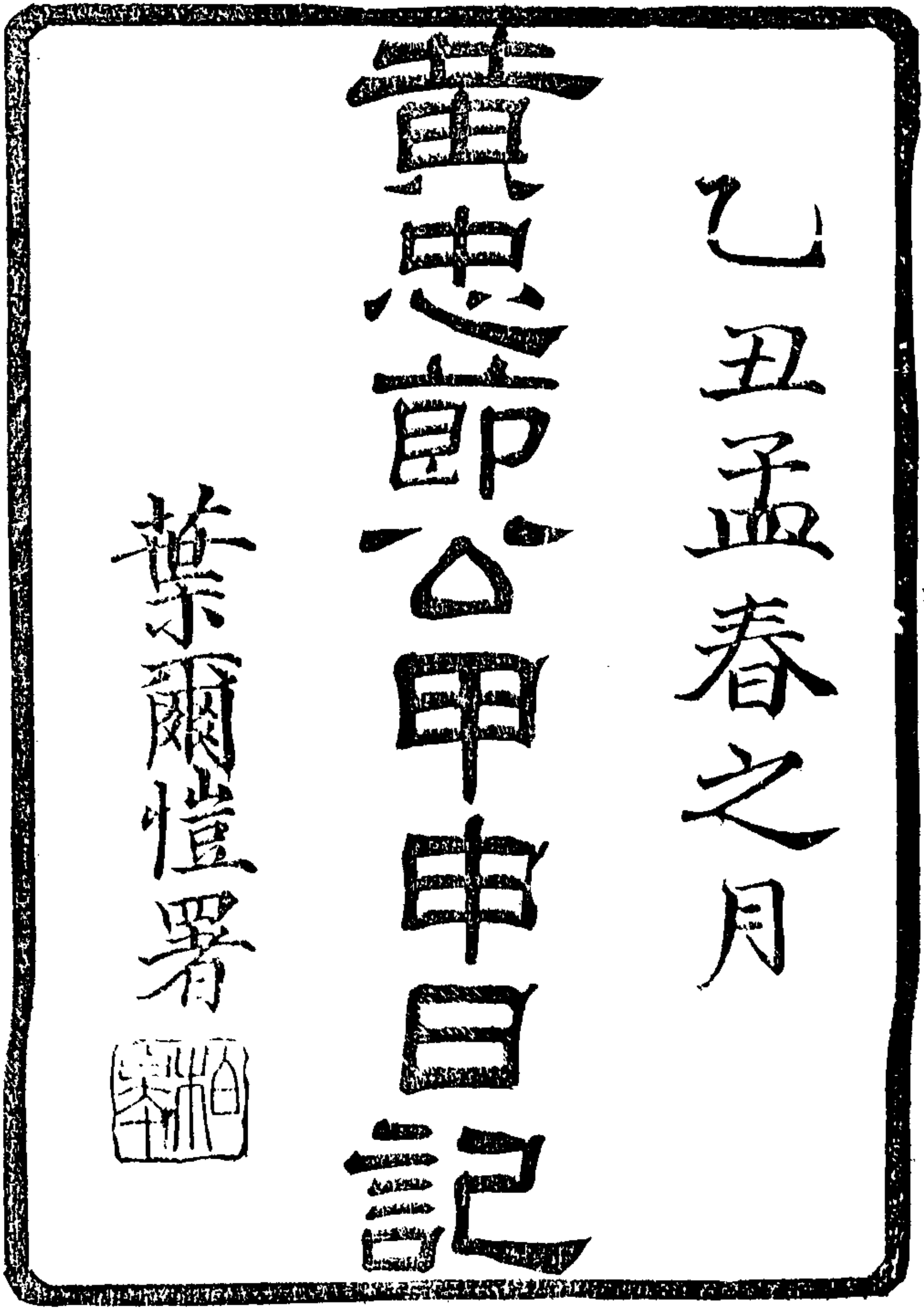
戊辰四月　豫泉夫子七十正壽同門等馳啓徽文詩　夫子有生朝書懷六首自述十二首一時大雅宏達合和章贈什計得駢散文古近體詩雜言詩餘共七百六十餘首伯豫世兄等嚕分體編爲十卷續前六十壽言名曰邵村壽言二集編就 正乃言曰夫人生立德立功立言未克不朽雖年老何足言壽夫子文章氣節海內宗仰國變以來隱居淵藪如歲寒松柏以德以言皆不朽之壽也猶憶其六十生朝六章云匆匆歲月急於郵花甲于今已一周正欲名山賦招隱豈知滄海竟橫流養生有論吾何取學道無成老可羞天若假年應讀易韋編象外快冥搜壯歲聞雞夜不眠何來白髮急侵顏看棋聊遣壺中日作柱誰擊杞國天夢入華胥非舊景吟成錦瑟負韶年老匡鐵笛橫吹夜水滿吳淞月滿船年來久不醉紅裙祇向梨園解宿醴檀板金樽說天寶鬢絲禪榻感司勳人間山澤龍蛇險方外蓬萊鳥獸羣一事思量堪愧藉覆瓿未著劇秦文世事悠悠未足論登樓醉眼谷雲長鎖松柏園林雪不侵洞外呼猿吾有伴水中見鱷爾何心平生恩怨渾閒事多恐神州竟陸沈百年家國事無窮浮海倫生一老翁紀歲自憐書甲子稱觴有輿笑兒童浣花酤酒邀頭會倚樹支離奉耳聾我愛日長迂寵揆涼生殿閣憶蕙風撫事感時興今七十之書懷自述慨當以慷同工異曲而其精神變態日遷於前故其生平著作成於六十後者較多今以古稀甲子猶搜集有明一代遺民得一千九百餘人成詩五百八十餘首爲明代千遺民詩詠一年之內不止日課一詩以如是過人之精力筆墨撰述與年俱增將來八十日躔九十日耄所成之書當更有百倍於今者至於諸君子大作琳琅滿目無美不臻讀者當自得之無俟 正之贅言也己庚午正月門人邵正謹跋於申江寓次

鄒顧門先生 兆 聯云湖海噪詩名島佛曾聯韓愈句羅浮傳道派谷神長守老聊齋李周虛先生 調 研 聯云叢菊儘清高三徑風霜香晚節大椿長健在九霄日月戴重華蘇幼宰先生 寶 遜 集周宏讓祖鴻勳聯云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徐蒼珊先生 澐 聯云是文章魁首是著作大家繼琴軒書竹華堂粵嶺名高壽世奇才傳萬卷爲昭代詞臣爲皖江寶宦仰司馬史修通鑑洛陽望重耆英佳話共千秋莫柱一先生 華 宇 聯云星明南極日麗中天扇餘秋水吳淞仰贈遺老從心欲海屋新籌玉堂舊草恰值清和粵海長作高賓介壽期鄧蒔霞先生 慶 元 聯云冰銜承寵玉尺量才經世仗文章風度曲江能繼軌荔德潤身立言翼教傳家煥籌劵耆英路國喜開筵方拱垣先生 啓 華 聯云耆壽七十齡起家翰苑著績侯封學使皖江持玉節著書數百卷論撰詩詞發揮經史師儒靈海錫金鍰麥樸農先生 寶 德 聯云振六代風騷圖並寄高吟粵海調宗推大老樹一朝矩範松筠堅晚節遺山野史壽千秋鍾秀南先生 卓 林 聯云

我曾居松柏山房絳帳忝傳經鄴架縱觀依宇下公休憶蓬瀛宮闕紅牙翻曲譜
萊衣且看舞階前鍾碧峯先生清華聯云嫻協洋宮遊閱五十載光陰公掇芹香
年最少棲遲申浦樂趨廿四番花信人餐菊水詩無涯蘇瀍樓先生澤東聯云絳
算喜添籌恰富鄭史銘經錄續千秋金鑑日朱櫻爭獻壽遙聽弄梅吹笛詩歌一
曲鍛庵仙鄰武垣先生正聯云燕國大筆潞國奇年人將山斗舉推鮑腹牙籤三
萬卷申江著書珠江祝嶽我願門牆久列承顏絳帳八千春鄧瑞人先生繩禹聯
云東海水揚塵長壽酌夏姻波一卷芳非屈子離騷留惹草南陽躍作記最愛詩
翁筆墨七旬羅綵誦仙清節想梅花崔卓悟先生新智聯云馬帳昔傳經所欲從
心羣仰尼山矩範萊衣今戲綵同開笑口喜看潞國精神鄭岡良先生保訓聯云
公眞蓬島神仙幸向春申浦剡追隨杖履我亦酥醪道侶應到老人峯下同祝岡
陵李綰雲先生定業聯云剛到古稀年更祝公耄耋期頤同向羅浮覩曉日難忘
觴詠夕郤欣我追隨宴喜每從遲濱坐春風鄭楚白先生業聯云世載記傳經久

嗟離亂棲遲世上難忘天寶日七旬同祝壽更願康強老輩人閒常住地行仙梁
園成先生誠環云歌浦長騷壇吟成一萬首詩歌公有鴻詞儷老鐵浮山專講席
註山五千言道德我從馬帳問傳薪譚圓步先生步蟾聯云滄海見生桑級將正
則憲蘭曾賦黍禾傷北地名山行采藥服食安期瓜雖長留松柏峙南天梁士雄
先生作潘聯云賢菊壽人多陶堉節居桃花源楊柳當門陰五樹采薇高士老葛
稚川入蓬萊境酥釀酒醇千春葉梅卿先生聯云歌頌郤新朝皂幅斜臂管幼
安志存糜逸卜居來上海蓬臺支園楊鐵匡望若神仙蔡園克先生聯云記曾載
酒問奇經讀太玄先生最鄙朴雄閉雅好賦詩樓隱蓬開長壽後崔同餐曼倩桃
陳園岳先生兆元聯云雅興鄰西湖一集流傳化雨春風隨座侍壽星炳南海七
旬懷撰朱櫻丹荔綺筵開郭先生森聯云汾陽介壽子孫衆多際丹荔碧桃追映
杏花香十里彭祖引年坦環荐進金申江莞水交呈詩草祝千春家子繩先生永
祖聯云揀手著文章編成萬卷琳鄉壽世壽身香滿酉園桃正熟吟懷寄風月唯

落九天珠玉韻人韻事觴飛南嶺荔初紅家叶夢先生聯云清才眞陸地神仙名
注羅浮霜雪不侵居士服雅望負吾宗山斗蹤遊吳越烟波長泛釣徒家家守璞
先生乃璧聯云杜甫古稀吟申浦花開當買醉安期長壽訣浮山樹老是逢春東
莞公會聯云南極星芒輝北斗東官覓詠憶西清篁溪東北隅八鄉聯云繼曲紅
而感遇宋璽訪古汐社高歌沅芷湘闌皆入詠浮大白以稱觴亥算開祥申江祝
嘏嶺桃坡荔總延年共餘各聯未能悉錄壽屏中同祝各銜名亦不備列特記於
此以誌歎忱男邵錦宗敬跋



吳興劉氏嘉業堂
鉛印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一日晨起謁宣廟關廟城隍廟歸拜家慶畢閱程子遺書二十頁心境稍清午後閱韋蘇州詩札與聖舉有答札記原倚德來覲藏四部夜坐往而復來仍約智含同來先是智含送所和蘇字韻詩來看甚佳　若說到本分上事直是說一句閒話不得憶三十時所作和蘇送藏詩有云微吟杜陵句可怕暮景斜勗哉今夕心年豈蹉跎今竟十年矣蹉跎若此良可惘痛

明嘉定黃淳耀著
吳興劉承幹校

二日閱二程書廿頁赴聖舉約扶鸞見警是夕同仲華研德智含眉聲集

三日晨起是一過管幼安自訟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今豈可習以爲常耶　聖人亦人也四十而不惑今我尚未到立境界一可懼也顏子不貳過今有過皆復犯二可懼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今此身可以死乎三可懼也古人蒙養時便有天下國家之具今時過而後學從前歲月皆棄擲於無用之地四可懼也　與人說一句話便有成物作用在內若諂浪笑敖及順口應人便是不誠無物　已前覺得歲月易過只是工夫未曾積累　晚赴熙孟飲心

四日讀二程書十餘頁　出晉帖至雍膽齋見彈琴鎖諫二圖爲之悵然午約雍膽熙孟令融小酌令融寫南還詩見示稍爲箴砭議扶來即去赴介庵約　心雖無大病邪不免雜又語言尚多信口　是日札與義扶論亂語且莫刻義扶領余意札與智含寄銀往嘉禾請經十三種智含先以傳燈錄大慧語錄二種來

五日妙喜云須是行也提撕喜怒哀樂時應用酬酢時總是提撕時節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心頭恰如頓一團熱鐵相似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舍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座微塵裏轉大法輪又云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彈指便是來生到來生但虛邪心子細推窮來窮去善念既相續惡念自然不生但如實修行時節因緣到來自然悟去若不悟說到彌勒佛下生只是說底又說偈云惡念既不生善念常相續諸波羅蜜門一切自具足又云既學此道十二時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惡念相續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

一向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慧人
昔鴻山問嬾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
云汝作生麼牧安云一回入草去攜鼻拽將回山云
子與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久
久自純熟矣　舍己從人之妙只在集衆思耳權衡
只自己出若未經別擇而從之則其病與自用一般
此病驗過　與人分別義理亦是成物作用若持之
太固務使理之是者必出於我則祇是勝心而已此
病驗過　以文章資潤自身亦不礙道但主賓二位不
可倒轉倒賓爲主亦只是志昏此病驗過　妙喜云他
弓莫把他馬莫騎他人之事莫知此雖常言亦可爲

入道之資糧但常自檢察從且至暮有甚利人自利
之事稍覺偏枯當須自警不可忽也　張進卿來送
大觀帖一冊繡二幅薄暮過雍贍同集　心雜而語
輕沒干藥處不免多口辨論大不是
六日五祖云世人似發癍一般寒一上熱一上不覺過
了一生矣此語最警切畢竟用工夫時如古德所云
將生死二字帖在額上勉期證悟然後有少分相應
　雍贍作札寫後進六人來面招張進卿暨其姪謙
錫牧之小酌進卿本率其姪以晚進禮見談話久之
忽令其僕易門生刺以來見其意切恒勉愛之留舍
又寫雪詩四首來并送楞伽經看　偶談邸及人短

大過也德以積而厚如此則日溝矣地厚故能載物
能載物故地體久而不壞思之　躬自厚而薄責于
人非雨蔽事躬自厚則無暇責人矣　向來對客稍
久則急欲其去惟恐不靜近日覺無此病頗有進處
　恭而安最難學然勿學他安處只學恭處到得恭
字成就則自安矣　張進卿云前後左右皆收我者
此語亦可味
七日飲食啟處皆所以養氣厚味釀酒重茵累褥皆足
以昏氣也氣昏則志動　存心以應事然既存其心
矣又須考之於事　門人汪長士遂汪進之立同來
　開尹子翼來午後過義扶同介庵集談笑時有一
種作意拘捉之病原來拘捉太過便致放越
八日午過掄生同內三爾支開尹熙孟集旋過令融同
雍贍義扶眉聲進卿諸子集聾崑山柴集勛葛瑞同
五集　酒食相徵逐笑談皆無義無味此等處蹉了
許多好事此後居家當立一出飲之約庶不至玩歲
惕月　是日得大鴻所寄書此兩日舉竟以徵逐廢
事心境亦稍雜
九日午過了顓飲同啟霖談頗暢是日午前陳靜夫來
　復過雍贍同柴葛諸子集燈下因憧憧鹿鹿頗有
浪過時日之恨遂覺舉體不安憶在京師見館閣諸
公終日拜客甚笑之甚恥之今若隨波逐流把玩時

日與彼何異本在閒處住却與忙處不異更可笑也
此後當立戒不與識渠矣　是日得歲成先生書傳
金八兩晚集見孟先生與雍兒書爲此悵然并問沈
兩元之死人命眞如朝露耳此輩臘月三十日皆所
謂憧憧一場者竟爲人所料定亦可痛也　心氣不
定細看却本無動我之物
十日早作答廣成札午前過眉譯爲直言社諸子各質
所見皆有警策翼王憾眉喪之過聖約欲辭之不果
皆聖學種子所賴以不絕也公羊見約欲與義扶同赴僧至夜分而散席間亦無心病與昨集
有異　晝質諸所爲夜驗諸夢寐二項工夫不可闕

夢寐者所爲之券也　人與禽獸不遠只在分界處
耍認清
十一日早辭德符酒隨大人偕五弟舟往方泰祭告先
大父墓前二伯父偕諸弟家燕過午卽入舟溥葬抵
家是日心中不甚定蠱但無大過耳歸後僕子有小
迕意事亦不發慳但分付過卽已卽此類漸漸充之
劉寬之羹棚汝手韓琦之汝謀非故不難到也　刻
下遣詣終不免境靜亦靜境動亦動要得動靜一如
須絕後再甦始得　吾友義扶氣象比舊覺進益但
識地尚多塁礙耳朝來每思孫眞人語云習欲圓面
行欲方最妙智圓則內能透脫行方則不逗漏義扶

于知見多生分別是智不圓也論處事則云如此也
得不如此也得是行不方也惜昨晤時未曾以此進
之聊書此以俟他日相質且以自儆聖舉氣象大好
內猛利而外輕安昔人見黃叔度時服深遠去疵齊
想大都如此耳　諸葛謂其下云諸生但勤攻吾缺
此眞聖賢學術也昨會但能直言攻人却不委曲求
人攻已悔之悔之　夜夢在山林讌游之間又見人
物往來蓋動靜交相戰之象也
十二日名根輕矣然尙有些子在只與人閒話時要人
知我好處便是名根却闖人有背後說我不好處及
錯會我意處只是恬然此則名根輕處也究覓一須
臾間斷方是工夫　晝質諸所爲夜驗諸夢寐二項
千纔放心便不中也然梗板子做去又仍是不中
只覺人有過失處便是己之過失若刻刻防己過失
則無暇見人之過失矣　憶聖舉有札云某年已四
十自今以後約計不過三十年今日血肉之軀乃三
十年後之塵土也某雖至愚其不爲塵土爭名也必
矣此語最警切　須知臨到臘月三十日時要遲一
刻亦是難得則今日之一刻斷斷不可放過　午前
克勤來晤談嘽緜舉事可謂不味心矣其罷官歸正
是塞翁之馬　倜翁舊日記云戒談人過又戒助人

談過二句最好助人談過最易犯　昔人云士別三
日當刮目相待余自廿二三時即知有此事今十五
六年此昔無大相遠再二十年便成六十老翁矣如
此終不免憾儻一場也今乘色力頗健時日日提撕
刻刻提撕鍛煉成就作世間一了事丈夫亦不枉堂
堂地做箇男子如再作一番問話過去上負父母生
育下慚人世供養雖三世佛出亦救不得矣謹天為
鑑食此言者必殛無赦　午後與五弟坐香一炷坐
香時乃覺昔人牧牛之喻最妙又不患念起惟患覺
遲語最妙　薄暮赴蔚生汝磐招同諭生雍贈集席
間不無心雜然亦不為累歸後與偉基燈下戲謔即
不復出　夢稍惡不甚記憶

十三日程子云王陶以德量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
人求作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時人皆驚怪到這裏
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余自裕亦是量不足者且如
京師走一遍胸中感憤甚多因而數數有輕視時人
之言　午前與五弟坐香一炷甫及半而陳世祥來
送婁字一卷韓文一部珠燈一盞婁字是與松圃東
牘其中有不似南宋拾餘唾之餘云云蓋指朱也婁
最好誣程朱余親見其晚年昏忘所得禪悅何在可
歎也　今日坐香時此昨心氣便覺輕安乃知人貴

習耳昔人居閭城中聞金聲初時蒙被而臥明日
強起又明日遂能乘城乃云勇可習也夫勇習中有不習
猶以習能況又本為我有之物耶但於習中道矣　口知
於不習中有習習久而安則置乎其中道矣　口知
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若不聞道時如此既聞道時
亦只如此初聞道時如此聞道既久亦只如此便是
鈍根漢也眞學道人口異而月不同　兩口與偉恭
講曰閒做工夫必要危坐必不容跛倚敬側益志正
則體直如體不直時志先已不正了也今夕閒聖學
所節朱子語錄有云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口
偶靠倚而坐其師叱之曰德慧地無容染小南悚然
自終身不靠倚而坐因憶他書誡一人見前輩方坐
足小交前輩正色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不敬
是夕夢登一舟潮至舟動
十四日為學求效驗固不可然無效驗則學又不進只
逐日考校應事接物時覺有省力處便是效驗　與
人相對時作意持心則誠意不接誠意不接則生厭
怠厭怠便是不誠但閒語少說幾句也好偉恭以此
見儆最是　午前看二程書二十頁編客曰乾到南
門拜客　坐香將完一灶大人至遂罷
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此不獨子路氣質剛稜
能禦外侮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欲應公山之召子

路請勿往由此言之聖人形跡之間客涉嫌疑皆為
子路所匡拂此惡言所不以不入也取友之道亦當
如此　靜體圓動體方此程子語與孫思邈習固行
方語參看　敬霖曰管寧之揮鋤不視可謂不貪矣
其視黃金與瓦礫無異也展禽之坐懷不亂可謂不
淫矣其視女子與木石無異也其師德之睡面自乾
可謂不嗔矣其視面之唾猶不唾也孟敏之破甑不
顧可謂不癡矣其視甑之破猶不破也若此者心能
不動故也不動則一矣一則誠矣　是夕第一覺無
夢第二覺有雜夢

十五日早偕偉恭過聖寺本以元夕為祖師降期故往
聖舉以前者余兄弟止其演乱為是當并此止之余
深以為然遲坐小談而歸像化來爾勉來爾勉論及
時文余以諸語勸其稍談午後不出　雨日放縱時
少收斂時多但有著意把捉之病看二程書竟　薄
暮與偉恭之橋西燈下看紀事本末中曹操篡漢本
末竟　坐香非根本之計又易犯坐長姑已之又看
孫氏據江東本末竟　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
曹操晳自矜伐而天下三分人之不可以自滿自足
也如此　午後心稍雜亂燈下酒食過多是夕夢境
不清

十六日妙喜謂張橫浦云人得佛境界人不得魔境界

此言極妙今只勘上日之間靜坐遊觀是佛境界急
遽倥傯是魔境界要得魔佛兩入心境一如必也於相而離相
單靠離相不可也于念而無念即靠無念不可也如
蓮花在水而不著如利劍吹毛而即門斷纏謂之解脫
聚縛證般若智若只以邪念為主客觀空為要訣縱
使枯木寒灰亦是落空亡底外道了也　細思境界
元無魔佛但我敵不過處即是魔境界若直下無事
即千里萬馬死活不得處皆佛境界也向了一絲望
搭即深山獨坐亦魔境界也　六祖云住心觀靜是
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可照兩日坐香之過然
纔起即滅總無成就者　此夕夢謁孔林四顧寂寥
雲木蒼然思欲廁弟子之末而不可得泫然垂淚覺
後猶猶承睫也

十七日粥前聖舉啟霖來言學宮排臺演劇大褒　宣
聖之靈余因作書劉府文屬其禁戢午時廣文復書
言臺已拆矣午後讀紀事本末第十卷竟　是日心
不清來

十八日傅大士曰常俯作夜則行道須知俯作時亦無
別物　傅大士示眾曰此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須

慎三業惰動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
是日多心散時節又與偉恭思前算後惹起無明種
子却是自入坑塹也午後聖塋札來案二程抄釋永
思先生札來付塋山秘笈看子翼來假花去讀紀事
本末了十一卷　夜夢雜甚夢入圍牆中此殺寐所
云執心所爲也又夢見令融浮舟而來初頭縛袴又
夢見聖塋家置阿師後身跌坐說法

十九日力學不進如撐急水篙相似進寸退尺殆可憐
悶昔人有云性從偏處克將去吾偏在好勝吾偏在
畏難吾偏在不專吾偏在不毅知其偏而克之如程
子所云目畏尖物即偏空中覺尖物久之自能不畏
也　近思錄云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造次顛
沛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做工夫惟有勿忘勿助
余數日來或助或忘相循環
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能自得
自察動靜語默之間不當處多當處少畢竟心有
病　午後鱗長來餽銅盥器一枚鑒一面晚約至齋
中小談　夢雜

二十日早往西北二路謝客歸雍噂來　午後偉恭遞
一家庭之言大爲心累　夜幾無夢而復見幻境

二十一日早夙未起鱗長來函書衣冠延入與談良久
寫春聯一紙而去午得智淵書程孝吉來送醬四甕

二十四日三日以來非但志忘也氣亦昏矣元來志氣
雨物相連必無有志受病而氣能獨清之理益信孟
子所云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之說眞良方聖藥也
余向自評云志強而氣弱此語大謬凡氣弱者正坐
志不強耳將帥身先士卒則士卒作氣人百其勇矣
士卒不能致死若將怯之故也曾見孫吳之兵有敗
衂時否

此心一刻在即人也此心一刻不在即禽也日用動
靜間一提撕則去者可還也一不提撕則存者立亡
也矛頭漸來劍頭炊不足愉其險
登來而得者聞非天所命我之物即聞之衙命近來

于此等處熟看得破今日偶讀劉靜修集見所載古方先生事云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菽熟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此意甚妙會得此便帖帖無事　意當極快處心有不平時少忍容無害欲言當再思此劉靜修詩亦妙從巖處體貼則細處功夫亦不走作　向來看得信道二字容易萬仞崖頭剳脚不轉纔謂之信易卦之所謂頻復論語之所謂日月至焉皆言信道不眞之故也所以宣聖教人主忠信又云篤信好學又云忠信可以進德只要練得一箇信字成就則誠在其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國無不得生死直下承當便可懸崖撒手亦無奇特亦無平常　是夕第一覺無夢第二覺夢將成而覺　自

初十日赴眉聲直言社至是日凡半日總計口過或大或細檢著亦未必能免也身過則連晨晏起多怠惰之氣又過食飲時多不撿節心過則慾念共起四大雖起而旋忍然心已不淨矣其他細數流注不勝其數惟惡念不生耳善狀無一可舉但自省矜心將盡識障稍輕則或者近日寸進在此也

二十五日處物待朋友之際一以平等心還之則人之憎愛乎我者皆聽之矣然又無催促一視之理惟等殺處不過其節謂之平等親之過而翕翕以熱疎之過而漠若行路尊之過而凝凝若謹堅之過而顧指氣使乃至一稱呼之際一拜揖之間稍失其平便非

天迎人情之則矣然又不可遂事檢點如此即與世俗人無異要之心正則百物皆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　斯須不莊不敬斯須不和不樂切須照管要知莊敬則自然和樂所以禮先于樂深以稟氣爲戒氣豈動志靜觀自能見之　緊繫之根輕矣細察則有毫毛宿留于其間者此最礙事要如眞諦所云視金玉如瓦礫視綺紈如敝蒭視諸侯之位如過客自省今日赴社時興前番無大相遠而屈指已旬有五日矣此權禪師之所以渤流也

偕新婦行家人禮訖同僚畢赴義扶社集同社諸君各有犒進意互傳口記看訖小酌而歸　是夕夢拈錄其警語云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履跡不踰於國傚焉孳孳以求少進於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先生是時年未三十　又云含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應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策其馬題豈神明儆我欲使之見影而驟耶　是日意思不成關門獨坐與事物判作兩橛焉孳孳以求少進於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

二十六日今日天景澄明几閣暇豫因讀白沙先生集錄其警語云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履跡不踰於國傚焉孳孳以求少進於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先生是時年未三十　又云含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應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二十七日是日雜客沓至半日不得閒飢不遑食兒來因留之小談燈下別去談中甚多發明夜有夢不記

二十八日早起寫兩旋諸詩與紀原并借紀事本末對訛字僧後來　粥後冠服詣王峻伯致拜以五弟畢姻也歸後智舍研德來各出日記付看用功甚嚴密義扶來商作札與玄非和尚義扶屬草甚忽因命五弟書之寫一小楷于五弟扇寫時意甚閒樂勝昨日寫訖偶取陳超宗嚴式如舒懷詩閱之因和四律云

天畔雙魚至春風綠滿川獨吟悲舊雨對酒憶詩肩
雪片飛千里行囊剩一錢離歌如昨日彈指已經年
溪翁來栗里鷗鳥識斜川丈室饒容膝低垣甫及肩
無文仍學豹有口不言錢嚴鄭知吾意相思坐隔年
一昨長安酒如鯨吸百川揖人爭走指爾輩肯摩肩
世事如談虎行藏等意錢山中瀰茅屋小住足經年
燕地風吹雪黃河冰塞川雲山一蒿目朋友兩隨肩
待詔應長餓吟詩好賣錢天涯攜二子吾道屬寒氈

是夕大人邀峻伯至同起羽集　夜夢雜

二十九日粥後同偉恭過義扶拉之同到唐閘看梅義
扶令童子取飯至飯訖吾家取酒至四連坐至下午
數行蓋是習氣未洗之驗

三十日午前看紀事本末出拜客午後偉恭約蔚生德
持輩小飲因與蔚生較奕數局至夜分客去是日午
前心頗清奕時偶因偉恭說一家庭之言不免心動
遂借奕自遣而神氣不佳　是夕第一覺無夢第二
覺夢雜

二月一日是日心怏怏不樂蓋正月來所未有也　午
出東門拜外大父墓歸閒一語是夕心氣極不樂至
燈下稍平坐至夜分而寐　無夢

二日心境稍和　是夕盧端生遺寂史一部薄暮欲以
書帙遣意因取唐書讀之置一冊作小論四段夜間
論一家庭雜事未免葛藤語刺刺不休而心累亦生
矣　無夢

三日心境復如初二日午後又作小論三段太倉同年
徐君來訪　夢雜
四日早復因理論一家庭語動氣雖於事理有不得不
然者而動氣則大差矣上午眉聲來同到吳門童君
舟荅訪復到舍飯訖同看幾梅於南城王德符園亭
少憩而歸意甚適也然此四日全是魔氣雖無念時
亦魔幾化此身爲魔民矣關於提撕之故遂使一縱
不還如失碇之舟大可恨大可恨燈下紀此時覺病
已去體仍是一無事人也　得徐石客書　提撕處
要不費力昔人以爲如轉戶樞眞善喻也　大慧云
生處放教熟若病處只是一生　辛巳和陶有云猛

虎行山林獨往無怖懼至人如孩提不學兼不慮只
如此行得也索輕省　火可焚林林盡而火於何有
風能簸水水平而風又何存當空體之現前悟識情
之流浪必也冰融萬慮并此求融之意而亦融劒決
重圍并此能決之根而亦決是則石人能語肉團放
光仁遠乎哉在我而已
五日看唐書元宗末紀竟作小論二段又看紀事本末
卷心氣平平　夜微有夢不記
六日二程書云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
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
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戢無命也碧

兄云義命三字極好不處置是無義也不肯舍是無
命也但盡人謀三字詞病不少妄盡人念念不肯舍
者亦只爲要盡人謀耳不若先之以忠信好　程語
妙碧兄注義命尤好但盡人謀三字本無病盡人謀
正指合義處如易云人謀鬼謀若不肯舍者衝命也
非人謀之謂也　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
也如驟見有得處不妨不要看承他作好處要是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　讀書亦所以夾輔此心惟讀書
時貪多務博與穿鑿求解之心與道背馳此以戒觀
書以書博我辨勝國安與先生曰隨分讀書小作程
課玩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甚有效

張九奏於洞庭之野觴白雲於瑤池之上廓然陶
然此顏子之樂也有夢不記
七日早出西關候虞成因留朱子洙齋中同議扶竈日
棋酒薄暮歸醉甚氣昏心亂　夢雜
八日竟日不出心稍清午後進卿子翼來閒談久之
此兩日忘情之極　有夢不記
九日心亦平平但有一層蒙氣未脫無天晶日明之象
集雍噰齋　無夢
十日晏起午前光景如昨看小止觀黃驤心要各數頁
又看幾道詩是夕又集雍噰齋　無夢
十一日德持遣使來候至南里土屋卽會江生進之午

後集德持齋觀優心氣不甚靜此五月大都有昏沈之病浪過時日可歎也　無夢

十二日晏起晤南里諸君門人吳甦王起潛來起潛文甚秀　午留張爾鉉齋小飲復歸德持齋同克勤子石集　微有夢　兩日無他慮心但駁雜爾

十三日謝客訖午餘赴子石克勤之招又赴李方建之招夜分入舟　有夢不記　自前月二十六日至今月十三日學力不進初一二三爲激心所累是後平平至初旬則又爲昏沈所梁兀過日綑記雖無大過惡而亦可謂之荒忘矣書此以告直言社諸兄并以刻責將來爲墮落之戒

十四日早從南里還得孫石義書以程翁計璧還所釀壽儀仍以送之午前廣成來午後過眉聲同往令融處視禱仍到南訪答莊君卽至直言社集德符齋談優心氣在得失之間較三對久之薄暮赴令融席觀優心氣耗而心亦無力

四日則大佳矣無夢　自元旦至此凡四十又四日春光半矣比元旦時無異也比元旦以前又無異也然則學問之道其終於此而已乎抑尙思進求如先正所云勢向上去者乎可以痛心切骨計不返顧矣

十六日曰　倘雲渡來與之言頗盡道理　又作一書爲徐康侯致朱掄生轉說添價事此亦不得已而應之度亦無甚差處力辭門生者

無事　心　午前覺爲宴集所累氣耗而心亦無力此氣動志也盥下覺心中豁然甚樂更無甚牽帶處快哉快哉　讀書是日本擬讀書恐費心神遂閒之優游而已　夜夢見錢生孺飴又自象一圖章曰江夏鄒生　與人言以直爲妙直則爲矣聽其言也爲非氣勁之謂也或借他事理伏而應於別處或虛裝一頭而欲人暗會皆予與所謂以言詔之也然則人有必不可言者奈何曰韓魏公如采叔以擊之

之又密

十五日曰　午前與偉恭談有小過其言未嘗不是而

辭爲非孔子書政府相會未嘗言及此亦法也
偶與大人論關壯繆所以爲神之故余曰直與誠而
已當晉公之厚禮壯繆也疑有去志遣張遼探之壯
繆知遼之爲曹公來也又知曹公之知其去志之可
以殺我而無難也使他人處此委蛇其辭以對姑爲
後圖其亦可以爲忠臣矣壯繆則不然直告以劉主
之不可負與己之立效而後去寧使曹公知己之有
去志而已之言固未始以誠欺也此其所以爲誠也
先儒有言立誠當自不妄語始如壯繆之於不妄語
可謂充類至義之盡者也充不妄語之類以至於盡
則誠矣誠則无息无息則久久則神矣然而壯繆之
耳如爲名而矯則純是機械變詐不足道也如爲變
化氣質而矯則正是復其天然而非有礙於天然顏
子大賢夫子猶教之以克已孟子亦云思誠者人之
道也曰克曰思皆矯之善者也若今世所謂學問不
過掩耳竊鐘藏頭露尾全無一點實心爲已之意皆
坐不學問耳豈有眞學問人而反爲無忌憚之小人
開一捷徑哉今若避矯之名而以自然爲貴則好色
者自然好色好財者自然好財吾不知其可也令融
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縱是矯而好名當亦不妨
余曰此又不然好名之論可以策勵中下人爲其不
肖之念已生姑借名之一途鈎引之使出於善爾若
立心便從此起則振矜於小節而敗露於大事祇礙

於此豈嘗如後世儒生學士講貫而行之討論而出
之哉蓋其天姿之高不待學習而無不利庶幾乎得
聖人之一體宜其炳炳乎磊磊乎與日月爭光也若
溫大眞之於王敦出閤復入涕泗橫流蓋惟恐敦之
疑已而以權譎自售以巧慧自脫雖其事濟功立之
後卓然爲晉室宗臣而誠與直則有所不逮矣使壯
繆當之吾知其不屑也是故誠而直者神道僞而曲
者鬼道也以權濟經小德出入者雜乎誠僞之間者
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誠至而
天者也神又不足言也大人曰善

十七日日對客閒話有之郎無惡言偶欲說一人過

於始逸而狼狽於晚節古人如此類者正復不少何異病裏之人服烏附諸藥以益其強藥力一去百病皆作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云云蘇子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謂此也不好名之人如貧金不怕火好名之人如鉛錫入火即變是在揀擇而已

十八日曰無過　身無過　心雜念如幻泡起而即消　讀書雜看不一　夜夢至京師蓋習念迷滅之故

十九日曰是日同傳蘇兩兒入舟多雜言　身無過只是尋常病處亦在此蓋非眞正尋常耳　讀書心浮游　讀書看紀事本末半卷　夜夢夏起復上岸閒行午後倦甚遂廢　夜夢無

二十日曰雜　身無過　心發一慾念可恨之極　讀書看紀事本末一卷　夜夢有無之間

二十一日曰雜無大過　讀書廢　夜夢夢有人欲余致拜余曰爾何人斯乃欲吾拜其人似自謂有道者余曰使吾眞見爾有道雖百拜亦可今實未見其然雖欲一折腰不能也言已而覺此蓋生平嘔強之氣久而成魔也

二十二日曰雜無大過　讀書雜看不一　身無過　心雜無大過　夜夢無

二十三日曰無過但閒話太多謔浪笑傲積而久之雖謂大過亦可　身無過忘倦之意　心多雜蓋與境相感之故又發一慾念慈根久而不斷縱有絕慾之事與不絕等也戒之戒之然不可從此處加功　讀書廢

二十四日曰粗檢無過只是過在閒話閒話之根由心力放縱而生此是心過也　身平平　心浮泛無刻勵之氣　讀書廢　夜夢無

二十五日曰無過　身無過　是夕抵家　心只是尋常病處亦在此蓋非眞正尋常耳　讀書　夜夢夢至京師習

二十六日曰與曹父母酬對并接友朋門人數人粗檢著無甚大繆恐亦只是閒語多不緊要耳修詞立其誠多閒話便不誠　身無過　心憧憧然固應接而生厭倦此不長進之驗也　讀書是日無暇午後看門人文數篇及他人以文請正者盡心以評之即以此爲讀書

二十七日曰說辭一俗僧不可云過然多雜言　身無過與陳蘇諸兒遊步看花　心有樂意然終是放恣　讀書午前午後俱出遂廢　夜夢衣冠

二十八日曰雜無大過　讀書雜看不一　夜夢無

南面立是平行城　爵祿可辭也此吾去茂所造境界自初可斷也吾今日已饒辦之但此三事竟未

逃其極若說到辭爵祿蹈白刃而無些子矜氣我未之能也總是一徹盡徹今只爲總綱處未了當故病處是病好處亦是病耳

二十八日曰無過　身憂起有怠惰之過　過沈驚生小飲赴峻伯會親席　心無惡念　讀書廢　夜夢拈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趨

十五日商泉語起州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瀚溟豈可強是非也師於言下頓悟元旨心如朗月　且看趙州諸根猛利一聞千悟所以燕趙間覩氣者謂之聖人今吾輩如蓍絮行荊棘中觸地罣礙從此曰進月進止成一箇困而學之若稍蹇便是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可不猛地警醒一回入草去蓁鼻拽將來此處毫不費力拽之又拽自然水牯牛放亦不去此箇消息不遠矣

昨見雲似說參話不得手歎其自家就縛今我何故亦自縛也先儒有言如轉磐石如斡戶樞在我而已何難之有此眞善喻

早　晏起在牀上不無游思

粥後閉門靜參覺本來無物醫然念起旋覺旋消
此關最易打過不足怖
午後　一靜坐便覺耽空守寂之爲非因未離此境
故覺其非耳　偉業云早曾見啟霖其警策語甚
多且云某只一箇知恥爾此言大可感動孟子曰恥
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此事未親
歲月易過如燒眉之急　向來只是玩歲惕月可
謂皮肉無血者也姚公席來周雲芝來應客後心氣
稍浮急收之以大事未明有懷然不樂之意讀壇經
分忽然悟得本來無物之體與百物不思欲令念絕
者相去差別甚遠向來用功只從絕念處下手正是
邊見法傳所以毫不得力辟如軍中東漸一級西擒
一虜於大勢初無增損到得大敗時全不濟事若能
擒王射馬取大將首於百萬軍中則雖士馬如山渙
然土崩矣悟到此精彩忽生　燈下氣象與午前後
不同加孤軍復振旌旗變色遂欲鼓行而前矣但氣
力尚弱保住爲急　看黃檗復問數則覺心中無甚
放不下處便去睡　夜夢極雜惡又得二句云露桃
叢樹重仙杖九州寒
十六日無念禪師曰若然會得一切佛法自然明
白一切知見自然泯忘又曰學道人如鐵壁石山相
似聲無悟方能斷物　已前受病只因脊梁骨不

曾監起所以境風一吹便被放倒今日用功先須求
定若只以却物爲靜關門閉戶一事不接隔日靜對
一念不起到得念生事到便覺煩重不堪此是求不
定非求定也苗頭一差如何得成正覺今只認定本
來無念之體廓如太空不拒一切自然無累可纏無
礙可嫌無垢可拭譬如攖攖者此一頭重則彼一頭
輕矣說只如此要須大勇猛一往不顧若也糊糊塗
塗終不濟事已前斷送許多日月是殷鑒也　死水
滿中不可入長風大浪直濟滄海不亦快乎
早　閱壇經二分雜念輕微
粥後　到縣會曹父母時候廣喜傅令融張介茲蘇

眉聲王公封吳得全諸人皆在爲倪公祖事也歸後
將午矣談時心亦不甚走失但諸君談河工錢糧諸
務胷中不能了了有一物不知之愧然而所愧不在
此也
午後　彭子上持文一篇來看張子翼來閒談久之
雖無倦怠之意而亦微覺與靜坐時不同即此便是
不一今於靜時用功於動時體驗但不費手不厭煩
即動時得靜時之力矣於動時用功於靜時體驗但
不沾滯不留滯即靜時亦得動時之力矣
十六日無念禪師曰若然會得一切佛法自然明
白一切知見自然泯忘又曰學道人如鐵壁石山相
似聲無悟方能斷物　已前受病只因脊梁骨不
有一言及人小過痛戒之痛戒之細省此生來談人

過失不少且今懺悔永不復犯戒談人過最易且沒
交涉今戒見人過
燈下　覺心中只是一片白紙元無字畫在上但覺
其如此便有樂意與本來離矣　根性本亦在利
鈍之間向來不肯承當自誣自屈冥枉事也
夢第一覺無第二覺見松樹五株甚奇夢中題詩云
五松何磊砢只在射堂東儻色參天　眞淸入夜空
尙有後四句不記矣
十七日寶峰禪師云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歸除
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
自由分　放盡還放四字要參　六祖聞五

祖開示言下大悟後來嗣六祖之法者如行思元覺
懷讓亦是於言下大悟今所參學者正法也如此番
不悟則今生永不悟矣且道此刻曾悟未曰直甚臭
皮襖
早　登厠時心氣忽浮因自念曰急與放下又自念
曰我原沒有甚物可放遂覺輕安　譬如當關而防
盜賊畧容人情舉國廉爛矣須是水洩不通
粥後　事有不妥而無可如何者心爲之一動既而
即悔曰此又是名根也遂寂然如故　王煙客來訪
即出答之午前畧看圜覺大意一遍
飯後　以徐康侯將北行請來小飯至未刻而去王

閒若諸兒來候酌即偕五弟赴之歸時可更許矣是
日酬酢頗多而心中提撕故不至失攷已沈醉而氣
亦不昏也但自檢語言雖少而所發多是閒話閒話
最害事　正話不肯說閒話便肯說若云妙理不在
正語豈反在閒話耶一句閒話一句正話不肯說閒話逗漏不少
避下　不復坐即寢　夢頭緒頗多憶其一乃見
靖難時忠臣卓敬心有敬之之意此亦是平時矜高
自許之根所伏藏而偶現者
十八日黃檗禪師心要云爲間見覺知所覆所以不睹
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空
虛徧照十方更無障礙又云本心不周見聞覺知亦
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
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舍見
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
場一部楞經盡此數語
早　晏臥脇上心氣忽浮因思古德語云心如牆壁可
以入道我今能直下心如牆壁否只是縱容他一个
入路如兵家買放之類耳
粥後　與大人論一小事語多傷激　呂子明云士
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古人變化之速如此余自二十
四五即知有此道在要閒所作日記今覆閱之意見
亦非卑凡者但稍隔耳今十五六年視前境亦無大

過之者豈不愧心退之云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
但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犯此數語何以對同學諸
子乎生憨大愧發大勇猛宜在此日矣
午後　赴王以介招至南郊別墅看花旋歸至春草
堂同雨嘯至唐園赴陳許四君之約至更除歸是日
席間多笑謔妄語　心先走作故笑謔妄語非笑謔
妄語能使之走作也
燈下　歸時已大醉志氣昏沈遂生滯礙之念於四
日竟爲墮落矣亦由此日提撕之功不如昨日故酒
得而醉之也　略睡即醒枕上刻責自訟不復成寐
擬爲文告天以堅必往之志是夕無夢

十九日黃蘗云凡人多爲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
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
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
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
智者除心不除事　一春來多爲事礙近始見得事
理兩不相礙而厭事逃空的然無成就之理但力量
尚薄內不足以勝外所以動靜間終爲兩橛欲求頭
頭無取舍事事勿乖張固知不能也今唯有認定準
的刻刻提撕別無他法
早浮游
粥後　坐牀上調心久之
飯後　戶外新雨雜賓不至讀黃蘗心要半卷宗門
武庫一卷覺心境在是否之間
燈下　略坐即臥雖少雜念邪比兩日前爲退
夜　夢有獸似人者在前問之曰猩猩也能言不離
禽獸若此生不了大事糊塗過日與猩猩何異此神

二十日妙喜云若決定豎起脊梁要出世世間沒量
漢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
不信決定了不得　緊著一切者必非心遍滿一切
者心也積久而得者必非道言下具足者道也澒澒
蕩蕩者必非體不取不舍者體也舉心動念者必非
用拈出便是者用也如磨磚作鏡如蒸砂爲飯者必
非功夫如箭筈離弦直造棚的者功夫也
早　看大慧語錄數則此心復常
粥後　此時有天淸日明之象　到僻靜處閉戶獨
有一絲游念自相攀緣妄想成就而後覺大利害大
利害俸恭云已前習氣太多憂喜泚怒之根葉已深
重必須拔去而後可余曰汝莫管習氣亦莫管習氣
重不重只要當下明了自然一切蔽住如堵牆一般
有甚習氣障蔽得我且汝說此話時習氣又在那裏
駐劑若說眞有習氣都無是處若習氣元無則又何
必稱勉稱兩另將一物去壓倒此箇習氣此等見解

皆由自迷家寶拾黃金而拈土塊所以生許多顛倒妄想於本分事無分毫相干也老兄從來受病亦在此處今幸天啟其聰於此中覷得些蹤影自分更不回頭三心兩意大家珍重閒話沒幹　游念瞥起時不妨但要立刻搜去之不續耳瞥起是舊習未斷瞥起而復續之是新習又生則舊習牢固矣佛家以斷前過爲懺斷後過爲悔今人多是懺而不悔故并不成懺唯一念不生則具足懺悔

飯後　劉廣文來以曹父母札致看　閻王問若來兼兩二君文曲直參用而同歸於直　要知辦道人如殺不眨眼魔君相似當之立碎犯之立焦又如一團烈火乘風燒去寸草不遺纔是了達伶俐漢子若也如三日新婦遮遮掩掩直是修到驢年也不濟事

余向日皆空過更無人說到此即說到想亦不信今纔謂之始發信心者人呼我爲信人我亦自信得過不復推讓矣　心如一王必不屑於臣僕之下心如美玉必不厭於劫火之中心如鐵劍必不刓於腐朽之木只要識得心是何物自然意氣增長光輝日新向來氣息奄奄如垂死人正坐不識心耳

切不可將心覓心將心覓心譬如騎驢覓驢　半日中亦對客亦獨坐亦讀書亦與大人談世務亦與五

弟說道理總覺起滅二相迥然不著倏下　讀妙喜語錄數則直提爽豁和盤托出眞如萬條雪瀑當空直下使人目眩耳聾此自有壇經以來第一部書第一正法眼藏　動時即是靜時的靜時即是默時的向來只是厭事逐空縱然常說事理不分亦終沒交涉到今日始透此一關乃知眼前無限勞擾無限恐親在我清淨海中一波不起從此撒手游行如五祖所謂輪刀上陣亦得見之束坡所謂千里萬馬中有甚歇不得處皆如語實語不誑語也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城掠地何往不克豈似三家村中兒童戲劇風吹草動便生恐怖哉　略臥復起了一筆札坐牀上久之方寐　夜無夢

二十一日妙喜云頓舍外塵時時向自己腳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如水上放漚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斜他不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是自在如是瞥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借徑直能號令佛祖佛祖號令他不得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即今便要求進既信得便推諉不得便等待不得

早　心若浮即刻斂之此不熟之故也

粥後　靜坐做工夫似今人窗下做舉業一般動中

做工夫似今人舉場中考試一般若實用舉業之功者必不怕考怕考的必是荒疎秀才也喜靜而惡動避動而求靜向來只是荒疎之故邪說事來礙我做工夫不透然則人固有終身做舉業臨考不到者耶

此等頓倒意見可發一笑　齋中不看書心甚平常覺種種識情無棲泊處　已刻游思潛動即消之

因論論語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今日方覺此三句有味又不思念起惟是覺理念起是病不續是藥今只始得此四句之用

飯後　有思維理路之病旋即消訖　赴陳熙孟看花之約散逸矜持二病皆不能免不熟故也舉念亦便即消

有一端不是處席間頗有發明處瑟雖工其如不好何　席間與人談皆自知有過而妬怨之者乃知聖賢種子斷絕只是一箇不辨肯心

燈下　因作字時知一筆不可苟且作字且然而況其他乎　夜夢在有無之間

二十二日妙喜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固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旨今信得及底覺亦不是繫念然所謂以幻藥治幻病也此邊繫念得深則彼邊繫念得淺到得兩念俱忘則性相如一雖然有甚麼忘不忘處切須照破

早　牀上稍雖困昨日席間話有嗣著處耳一覺之便覺自心如牆壁

粥後　與偉恭閒話少時稍覺心散急急收之　生知之質一得永得毫不費手段舉業臨考不到者耶

寧自生知以下理由頓悟事以漸除辟如唐定都於關中而後世充建德就捣宋得位於汴京而後劉銀孟景伊執要是箇作得主定心氣平平

飯後　於駁雜中微生倦意覺之即止　寫數扇作一送行詩一寄遠詩詩亦平平耳而推敲頗費手亦以久不作故生也　夜聚在雅俗之間雅者論一史專俗者衣冠謁客皆餘習未盡之故也

二十三日妙喜云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閒故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頗心任徧知當知內心外境

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

早　有游思無滯念

自粥後至午後申刻　作一序一法場疏三遠書寫扇數握又寫一小冊身固勞倦心則用時即證此處不及他起然亦無自適之趣也

酉刻至燈下　與偉恭談處事接物之法云心入事內而以全力應之與心起事外而以定力應之此際

大有不同夜膳時閒話稍多日未
不爲之動而亦有强制之意此俗
二十四日向暝閱經難了不敢看早起驟讀一過大
義皆了
粥後至午後　同王內三會晉石霞投請帖歸倦甚
晝寢昏散之氣忽來
午後至夜　不無游思以禮隱故時緩時起眉聲異
王來談久留之夜話小有發明得不補失
燈下　蘇陸去後與五弟閒談非上看蘇子由集至
二更覺心氣不正正坐調御久之乃寐　夢甚雜夢
有賊兒劫豹之以兵余怒爲曰賊難即今夢與覺不同
即是內賊強制之故也　日間有兩箇不好念頭
早　過令融
粥後至午後　心亦平平至午時有滯念
午後至夜　能入佛而不能入魔　啟霖來談話久
之至薄暮別去啟霖云未見性時宜勇猛已見性後
宜平常又曰德宜據又曰見性後別無甚充拓用去
即是
燈下　與五弟同禮佛室頃之即寢　夢有人語余
曰餘因參不到能了即忘機
二十六日早至午後　此心不在內即在外不在外即

而覺覺不即外賊易不即內賊難即今夢與覺不同
即是內賊強制之故也　日間有兩箇不好念頭
不肯領far池拾礫眞可歎也

夜坐未久即寢心亦無累　夢芍藥花開
二十八日早　應酬數客旋至縣署同內三下逮帖歸
後看傳燈錄半卷心雖無慧而覺得不進
午後至夜　過內三同完主局至二鼓歸
二十九日早　得同年鄭超宗書翟然有動

黃忠節公陶庵集舊有溧水陶氏濟泉刻本咸豐初燬於髮亂光緒己卯嘉定童菽原氏重刻迄辛巳告蔵增入錄已錄二卷都十三則童氏謂先生所著錄已錄向蔵邑中湯氏原本二卷乾隆時陳氏以誦撰年譜錄入止四分之一非足本矣後無從得乃姑就陳氏所錄分爲二卷編入集中異日得足本再補刊是忠節此錄久佚搜輯之艱匪自今日乃數年前亡友太倉錢履穆太守以所鈔忠節公日記一冊見示自崇禎甲申正月迄三月而錄已錄之名肇自三月十五日童氏所引陳譜申之十三則具在無遺其所無者尚數百則展誦之下

彌見先生滌慮之嚴徙義之勇凡日用動靜未嘗有絲毫放過其得聖賢用功鈐鍵斷非希風掠影與夫鑿空談元之徒所能企倣於萬一也自二月起分身日意自檢三月後則分早起潮後午後燈下夜夢刻刻提撕不令稍懈距公正命之期尚十六閱月而用力精專已若是宜乎臨危不亂整暇成仁斂逾七日顏眉奮然膚肉鮮潔口血噴入甎石寸許迄今不滅其顏氣完盡其乾坤而不毀在他人震其殉國之烈在公則祇日用尋常自循其素位而已觀其書壁數語非平日功深養定眞能盡心知性知天者能若是耶公所著吾師自監諸錄皆少作提要已稱其趨向醇正無黨同伐異之風足見

光緒丁亥六月

徐惟琨書

古人劄記之書多不時次宜州家乘按日摭辭供八法范信中錄刻爲尾附計吳船錄編甲子紀游雖爲及繼業行程特因兜羅綿頌佛迹下逮明季說部時日記者大率舉一事與沈存中王厚齋諸書別徑也　國朝劄記之書鱗比亭林竹汀爲上首亦率以類次蓋纂萃學力排鼓心氣成一書以自建立非漫焉涉筆而已也仁和譚仲修先生撰復堂類集如干種一種六卷曰日記則劄記之書也無子目先後略以時次談藝六七山水交遊閒二三日記者蓋積日成卷名之也復堂類集罅補傳注有說經之文抉剔子史闡析詞章有序記論著之文明言不得比興出之者又有詩若詞有韻之文日記所及不過論議記載之格於體例與夫奇詞賸義收之不盡棄之可惜者隨時銓別爲一種毘盧遮那足下一光下照阿鼻非師子頻申三昧全力也然其渟蓄之淵深取材之宏富渾渾灝灝莫測涯涘蓋劄記之體幷包目錄之用黃車九百屬說於議官學問穎脫有自然如此者也至其旨趣超曠詞華簡贍刻而不露淡而益腴則才聲識振又如山水清音不煩絲竹已以之躡迹沈王隨肩顧錢雖專精詣邃而兼綜過之讀復堂書者即此漫焉涉筆之一種已可推見全體矣客歲開冬先生郵示日記幷屬爲序余惟先生前序拙詩如大鑒禪師明鏡菩提之偈別具傳燈隻眼余序先生書故亦不得率爾然積時兼旬卒業三復終未得絃外之響茲姑就所見言之詹詹寡要或得加信中繼業附名黃范以不朽抑亦幸已會稽馬廣良

同治二年五月以前日記淪失不可記憶今自癸亥五月始刪節十之二大都循誦載籍譚藝之言爲多餘事略附不能詮次首尾矣

閱宋元庭先生過庭錄宋氏之學承陽湖莊氏經文大誼不爲緐苛末必盡守家法而精詣獨造莊氏之尚書葆琛先生之論語殆可懸之國門

閱南雷文定黎洲老人深明文事固不屑爲斧藻之言也

閱全紹衣鮚埼亭集外編至王篤庵墓志慨乎有懷

閱宋鑒尚書考辨平實可傳足並撰異

書肆得陳碩父徵君手校簪子益就黃蕘圃藏北宋本點

勘子高方治管子以貽之

廣陽襍記五卷順天劉廷獻繼莊撰繼莊振奇士全紹衣友人論議者有載軼事舊聞者用意甚深其人兼通醫算曾作傳襍記似隨日偶錄有紀游者有考證瑣事者有述聲韻治憲之學子高云世無傳本方謀刻之予尤喜其說理論事有獨見至於蓄思隱軫而回曲其詞易代久而猶有魯連田橫之想豈不異哉

閱讀史兵略至唐河北之事深歎李絳杜牧之賢

閱子高管子正誤藁本舉大者聲然有當於心

訪長樂謝章鋌校如此君於經籍金石之學均有本末聞中學人可以稱首

亂而國人終以不改土風抗蒙古女眞之強箕子之澤遠矣辛昉之變誠意計所不及事機之生如此其眾此書大事多闕略安得高麗史并校之

閱莊方耕先生尚書既見雖未決去僞古文而文事深醇古厚直接荀董猶予葆琛先生無此淵懿也　國朝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莊氏一家皆第一流

陳氏恭甫先生之後人　藏書有漢學商兌桐城方東樹撰與漢學諸君子相難若東原茂堂淵如鄭堂誠未足以厭眾志予閱是書益以歎古學之難復而君子立言亦無與來者以口實也

仍閱方耕先生尚書說似是未竟之緒亦由依違僞古文

究有其不可通者在然龔禮部爲莊侍郎墓表言先生有
不得已之苦心故其言舜典一則歸慎徽五典以下于堯
典而舉孟子所引諸文爲舜典則所以示來學表古誼者
在此不在彼是在後人心知其意耳
閱莊先生春秋正誤此絶業也兼采程伊川胡康侯或者
尚言既見之意乎博大深至條舉件繫卓乎屬辭比事之
教
翁鐙點次獨孤至之毘陵集淵靜有法度故當淺於李華
整於權德輿也如嘯臺頌仙掌銘無愧作者矣
飯于山僧舍香壇觀辛酉歲與徐伯澂諸君題名俯仰今
昔慨然久之

莊述祖先生尚書記遺書未刻宋于庭刻之浮溪精舍叢
書中校定湯征商誓武成足爲定本可垂國胄度邑祭公
芮伯夫諸篇於周志左氏春秋傳周志可云精審以附逸書未足
以厭後世之志

閱史梅卡詩十二卷刻意學杜筆意深至音節亦合惜乎
蹊徑存焉當在王悔生下選世餘篇暇當錄存
閱過庭錄五卷宋氏說書惟莊先生遺緒爲逸十六篇本
不足信之說未嘗不持之有故究未可爲定論舜典附入
堯典則僞古文判爲二篇未爲已謬益稷與大禹皐陶謨
同序卽同篇倂名淆溷非呂刑甫刑之比也且康誥酒誥
杼材同序異篇書序之例如此不容無說者卽同篇閱劉

申受書序述聞說尚書精深源于宗伯公吾故謂莊氏家
學精于惠大于王矣
宋先生欲爲老子章義未成存十餘則于過庭錄皆推究
歸藏之旨深美閎約可云絶業竊有意爲續成之末卷載
襲晉公與皇甫持正書論唐中葉以前文足爲定論于昌
黎獨致貶詞則退之在當日早有違言宋先生錄此篇具
有微意
閱劉申受夏時等列于莊氏學小有同異
子高前日有一書與予爭東原爲本朝儒者第一予不答
此事非一人私言予故品東原爲第二流之高者
付寫人鈔襲定庵文龔文初集刻本予得之子高寫本數
十篇得之林鄉溪及經世文編將合成一集初集中有目
無文者補之此外子高欲名之餘集予以原目別有餘集
名未知爲何篇不若定爲外集著吾輩所接輯云爾何時
見孝拱盡得先生遺文勒成全集以貺後人先生于經術
非必名家文事則前無唐宋農宗著議五經大義終始諸
篇匡劉之流輩也
夜讀董相賢良策對少時誦之頗扞格不似賈生陳政事
疏之當於予心則矜氣爲之今日讀數十過乃如晤語如
吾所欲言未嘗言者足爲董子書提要世有學董子之學
者必自此三篇始
數月來襍治羣經時讀諸老說經之文筆端倘次若有滯

窒不知爲進爲退

欲撰復堂繹聞錄始事於今月之朔葢襍識經疑或于微言大義有所闚則記之讀近儒書有所辨證亦記之

閱明詩錄予自序似推空同出杜上與到語耳

偶閱齊梁人詩在予詩錄外者亦必義密語堅多可觸類詩至此已足盡變化之用矣

閱無錫丁紹儀杏舫　國朝詞綜補葉本揚王昶侍郎之波集中輩行錯落聞見淺陋予所見近人詞多丁所未見詞綜續編嘉善黃霽青已成數十卷海鹽黃韻珊繼之有成書矣

閱佚存叢書惟隋蕭吉五行大義足可寶貴餘皆無用

閱錢獻之說文斠注譌字甚夥篆體頗工予別有著論

閱吳炙雲客槎經學說小學說廣韻說子高借之鼇星門大令

閱楊升庵集升庵文體未粹然不染七子刻畫秦漢之習詩才情富豔篇體清新放逐之感尤爲沈鬱吾嘗評爲文外獨絕者也然詩錄外似無遺美四十一卷後葉說引據多疏經史皆出涉獵論詩文有當家語

閱萬厤野獲編沈景倩禾中羣屐少年文學下中記掌故多實錄明野史中可傳者也

閱李于鱗集高亮深秀正不易得若唐人別集有此人必有孔融之歎蓮卿久客中州不聞其近事思之心痗

推許備至崇遠忽近能不慨然五言擬古詩實有獨到不

畫優孟衣冠也

讀中論申和古秀潛氣內轉東漢人未見其偶宜張皋文先生歎絕倫也

讀董子大賢亞聖吐辭爲經豈徒師儒之望

洪山橋送季況登舟小驛風花回首送伯潛歸時倏忽兩年不勝今昔之感舟中燕予識我故人分襟興感豈止送人作郡之歎哉

陳碩父徵君客死上海老成之慟予終不一見顏色尤抑抑也

取張受先本兩漢文刪輯百餘篇爲復堂文錄初編大旨以經義治事爲歸不欲緐也

閱抱經堂本顏氏家訓顏介文士之敦厚者其書條件入理陳義平遠文章如觀我生賦高於庾子山盧學士至爲賞激而七十家賦鈔遺之豈以恆作理語開趙宋賦體耶

閱四溟詩話四卷所謂詩家直說也卷首數則習見餘尚刻畫字句不識本原在同時藪苑卮言下明人說詩如譚藪錄斯爲直湊單微洞見本末四溟之才未必遜徐王而所見殊不逮

在丁藍叔所攜朱蓮卿詩草一冊歸故人少作不到眼者四五年矣古之傷心人語憂能傷人此予不能復永年輒有孔融之歎蓮卿久客中州不聞其近事思之心痗

校屈原賦以戴氏注本爲主予舊藏蔣驥本亦有可取七

十家賦鈔矜慎故不勇改張氏說離騷說九歌尤創稿屈大夫復起當不易其言文章之奧恐東原尚見其表耳

閱潛夫論其言平夷東京之中駸也述赦愼將諸篇卓矣讀中論則艮金美玉可以追配董子緜露

閱漢學師承記鄭堂愛憎之口何足與於斯文依傍門戶遂欲以青浦河間爲經師耶

讀書襍志校大武篇補脫最爲有功祇是細考舊類書耳

葆琛先生有校周書全本瑰瑋絕特當什伯王氏憾未得見見尚書記中商書度邑皇門祭公芮良夫嘗麥諸篇時時以古文大小篆讀定初則驚怖其言已而如古人面語豈非千古之奇文說稍緜未能裁入周書簡端且專門名家之學不得襍入校讐中予推莊先生過于賈馬服鄭俗耳聞之得不駭詫

夜誦珍藝宦文瑮瑮眞作金石聲說書詩數篇風發泉涌而淵淵鼕鼕潛氣內轉賈董之倫去人不遠不欲爲一先生之言故於相承師說微有異同此與宗伯方耕先生大略相近莊氏家學之所以爲大也

購得漁洋山人帶經堂全集曠代逸才豈悠悠之口所能嗤點論本朝詩終當以漁洋爲第一

閱水經注予舊得水經注爲何義門校本朱書上下方皆爲何義門校本朱書上下方皆得終以耿耿噫予海具不知出何氏手書抑由施檗齋太守謄寫卷端有檗齋印記注文誤經義門已知之全藪以來此書益完葦路之功義門精力殊不可及

閱漁洋文游記之工不減酈柳小品均修潔南宋元人之能者蜀道集中山水詩非杜非蘇自有一境界予服漁洋中和敦厚可覘世運所謂詩可以觀化者在此

閱夢陔堂詩氣體博大子雅重之以爲無一字無來歷春谷先生足以當之夢陔堂文說十三篇乃有二十巨冊大旨以孟堅子雲有意指斥司馬子長不爲定論因而披析子雲諸文不遺餘力言言典要誠天下之奇作予雲當此亦勁敵也中有一篇駁太乎爲不合易數亦不合太初厤蓋先生本長布筴此則予所不解不能定其然否

閱采菽堂古詩選門徑博大眞識漸出然言情言辭倘隔一塵以禪喻之未是上乘

鐙下審定徐新田字說外篇德清徐養原手稾校正許書引申經義雖未成編亦有可采

銅梁人郭午橋偕南昌朱蓮峯來訪午橋與予相見分水縣再面耳情誼懇摯有如素交前年聞予汀州之變愴惋累月既而知予尚在又不知蹤跡與桐廬江退谷亂後相見動色以告今來閩訪求甚堅得蓮峯偕來予何以得此於有心人哉午橋言分水鄭鑑塘武進楊雲樵皆死難午橋挺身出入荒莽中求其後人不可得爲知人乎蓮峯文學丙炎舊如午橋者幾忘其姓氏尚得爲知人乎蓮峯文學士屈于卑官志好文章酷嗜予詩以得見爲歡幸亦一奇

也

楊臥雲借夢陔堂詩去初不謂然今日言始知其不露鋒鍔自然神到詩學至此良非易易誠哉是言亦以見讀前人文字之難如春谷先生者不由王句生丈先入之言子亦幾幾失之然則由唐以來未見全集者不具論即卒業其別集亦豈能盡心目出入其間如夢陔堂乎予恆以揚抑百代自許反之寸心恧焉而已春谷先生服膺漁洋亦幾習過其師是眞能傳法者子謂學漁洋易學春谷難當與天下共參之

夜讀素問以文字論何殊經典

閱蛾術編西莊大端平實精力甚強說經語不若十七史

商榷有絕人之識大要爲鄭學所牽繫耳迮鶴壽者所得亦淺往往勦成說以自封耳

閱抱經堂刻莊校白虎通義羣經家法具在抉擇亦精誠六藝之總龜也原本黃帝號曰自然氏莊改有熊固當而宋于庭過庭錄說老子曰老子學出黃帝黃帝號爲自然故曰道法自然方藉此文爲佳證甚矣羣言之難一讀董子自第六卷通論事理会易五行之學德清周禮傳言當爲董子百三十篇之遺其說可信也

舊鈔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宋刻已闕卅二卷此本爲吾鄉何夢華所藏有錢辛楣題識錢儀吉小印不知何人自浙中流傳入閩宋輿地書多無祿王氏於沿革校詳有

補史事或勝祝穆耳賈人索值不高子不喜此等書究爲雖得之本寓目亦一樂事

臥雲購得宋揚麻姑仙壇記吳山尊仿宋刻韓非子賦詩張我因及予新得仿宋本儀禮亦歲事中佳話

丁韻琴持一吳下人畫蔬果題詩其上意蓋詬予笑置之予入閩六七年憂患餘生豈有與若輩爭長短意彼匿既久有以名士題目者輒面發赬如處女之逢人猶有素不相識者假文字託古人以來詬笑太行孟門跬步而是人柰何入山不深入林不密也

以上癸亥

閱弇州四部稿古詩樂府才氣橫逸出于鱗上非精熟古籍何遽易言元美天才本高生唐以前亦足名家吠聲之

曰至今未已文章得失豈有公是非哉昨與臥雲論此同歎人言李攀龍詩氣斷續而神弧離斷續不盡然弧離之失似皆不免元美博覽羣書而驅遣未必盡當所謂英雄欺人七古數卷氣盛材雄誠大手筆憾其樹義多浮無當詩教五七言絕句意在盡古人之長每于妙境輒一回旋雖不能至能自得師

徐芝泉丈京邸書來羈孤可念又爲子謀一官不就子十年躑躅獻賦入貲兩無成就委心大化得失小於雞蟲王弇州褁詠云寂寞何人問韶顏鏡裏紅亦知年未老無意向東風回環誦之殆有李嶠眞才子之歎

閱聚紅榭雅集詩詞聚紅榭者閻中社集合刻所作長樂

謝枚如持贈凡四種曰雅集詞五卷過存詩略二卷游石
鼓詩錄一卷黃劉合刻詞二卷枚如社中巨手詞入能品
徐雲汀李星汀亦高出輩流
魏稼孫在江北寄示桐鄉蔡鑾揚浣霞證卿齋詩蔡爲嘉
慶戊午舉人已未進士官延平知府先教習公同年後生
學子與于斯文五古句法熟於唐調七古學高岑昌谷者
勝七絕學古刻意求似長律緜麗最近義山五言絕句得
小樂府法當推此體擅場
閻奕州彙陽大師傳如寫如酬文人不說學語怪至此元
美謝事無慘以佛老自詭平生名義不顧決裂何也王錫
爵亦負朝望號正人妖孽生庭日夜爲所愚弄如嬰兒子

明代士大夫無識之尤者矣野獲編紀曇陽後事更恢詭
鄙穢
閻盧柟蠛蠓集詩文矜慎清麗賦尤合作亦一時雋士次
梗幾死于法父又死盜意其居鄉豪橫故兩世取奇禍以
次梗之獄見當時庶刑之淆令長之亢上官天下之大三
百年之久如盧者豈少哉次梗以文采自見耳然而名士
有名聲如柟諸君態求出氣力如柟徒以囚有富名終不
穹決然脫其辜則有司之顧惜清議尙當賢於今之臨民
者邪
閻雕菰樓集里堂易學名家得失予別論詩文平潔未爲
工也

閱唐書劉晏李揆傳甚懷其人救時之相何必高語周召
哉
臥雲來言陳恭甫編修家藏書策金石散失已盡憶前年
與徐壽蘅學使消夏借觀時尙整齊轉眴化爲煙埃可歎
閱唐書牛李諸黨人傳才多可用非宋明門戶比
見明林子羽舊研背鐫張洪橋象甚精
閱唐書儒林傳不能詳授受淵原撰舊目錄宋子京本不
通經又不識前史儒林傳體例乃至陸德明傳末及經典
釋文豈非巨謬孔穎達傳不能詳述正義所襲六朝諸舊
學然則後世何賴有史哉
讀汪先生述學包愼伯云嘗以草稾屬定取其一文三四

稾者刪併爲一筆勢一如容甫云云愼伯所學頗有用而
文事實淺好大言不足信也
賦君子篇贈江陵求別詩見集中予與陵未交分昔蘇軾與黃庭堅酬酧或效其體黃嘗以蘇爲戲子乃
稱心而言非獨和而不同亦欲有所坊也
閱陸游南唐書十七卷簡略無法合傳不倫疑已錯亂務
觀雖非史才不至襍散如是閱馬令書文體詳贍雅令獨
持正統之論爲陋徐氏于中原豈有君臣之義哉此則不
如陸書而有類族辨物之義則勝之前後著論輒冠以嗚
呼歐陽五代史記創爲此體已有譏議顧乃揚其波乎
夜閱復齋鐘鼎款識舊讀多不可信諸老輩考辨稍詳然

如師旦太姒鼎朱茉堂一跋及錢獻之釋對揚二文楚王鐘之韵謂爲熊文婿變皆武斷之尤者嘗見安氏六書韵徵題字阮文達取此鐘文書韵字則以舊釋爲然與款識跋不合

葉閱小學諸家書錢學正說文斠詮有功經訓誠有勝段注處

閱小徐繫傳通論諸篇淵雅可誦不失六朝人家法乃兄不能爲也

閱包愼伯中衞一勺其言半衍陳天一之緒天一吾鄉名人遺書舊在吾家燬于亂矣其言滅水壩得失包與之異或時地遷改抑所見不同歟予少嗜天一書喜言河事非

身所經歷不敢深論漕政則愼伯所言皆精粹可施行海運今日大行愼伯創論于三十年前亦偉矣鹽政情勢變遷變更甚吾不能衷其然否

閱施均父詩稾摘句于此歸雲題壁云孤花媚幽砌病葉辭榮柯寄雲巢道士云清流宜自照幽鳥獨高飛避兵箕山云花發無名樹船通不語橋送予高云黃金富天下難買是春暉示弟云但存薪膽志未可氣全低答子與云水深常恐蛟龍得日暮還愁橡栗稀

昨郭午橋以董子中詩艸再示予往年在分水時手定亂離重見如遇故人

德清蔡鑑清子衡妾魏遇亂自沈索予哀挽久未報今日爲賦一律眩眩障房志沈淵矢不欺猗嗟君子女太息小星詩天意猶羣盜人謀在有司清谿臨咽水日日照鬚眉

內子亦賦一絕云君居虎口妾危疑一入深淵斷萬悲從此前溪新樂府箜篌如譜渡河詞

閱經義述聞通說一卷是其綱領實有眼照古人處雖服鄭復生亦當頫首卒業後或條舉然疑以諗同學學海堂刻經解述聞非全本

審定董子十卷卒業按漢志春秋家公羊董仲舒決獄十六篇又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傳則曰說春秋得失百二十三篇十無二本書散失後人掇拾以有此本不獨百二十三篇之

三春秋說亦不具至公羊決獄十六篇者疑別爲一書而漢志又不著春秋說之目蹖互不可究錢唐學源言說春秋者即治獄之文今姑用其說校次今本衡決參錯完篇不多改定前後出此入彼校讐之功錢唐亦矜愼矣予欲盡用此義排比之不必云江都之舊本如此也後人論次古書向歆以來多所更定予欲編第訖乃爲之注此書有凌曙箋注本得失詳略可以疏通證明也董于爲春秋第一師故襍論政道皆推本聖緒醇備可見施行至于会易五行大義散言洞達天人之故固當鼎足孟郁覺賈生尚多麤牳

閱唐書文體閣遠亦云史才好用新字更改舊文多可笑

吲如師老爲師耄不可忍爲叵可忍不敢動爲不敢搖直
兒童語宋祁亦雅材何以有此蔽究其師法殆退之作俑
耳宋與歐陽皆崇信退之乃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此
中消息承學者參之又軋茁閎麻唐中葉自有此體蓋莫
著于高彥休闕史矣

攷崇文總目及漢書藝文志以下諸史志知董子公羊決
獄灼然別爲一書宋以前與今本緐露並存錢氏之言不
爲定論予將審正說春秋者爲董子春秋餘篇爲董子而
入以賢良對策蓋本傳言上疏條教則此三篇當在其中
矣太平御覽引決獄數則設甲乙之辭校太平御覽所引緐露與今書緐簡
次第多異不得專謂今本非也御覽素未寓目因校董子

取閱之緐襍瑣漏所引書不盡依本文今之校古籍者輾
轉稗販往往譌謬然如高郵王氏讀書襍識得力多在類
書則又視其人學識何如所引緐露數十條頗多異同不
欲據改本書尚有今本所無者則當入攷異中矣子校御

覽欲併尚書大傳許氏說文均寫出備考適微疾未能也
閱唐書偶記二事李石傳嘗言古詩人生不滿百嘗懷千
歲憂傷不遇也史文日不逢必宋祁改字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時
不明也勸之照也此與權德輿解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
禽皆深得詩人之旨難與陋儒文人道白居易傳玄宗好
畋宋璟奏事久之而出鷂死握中此與魏徵事必有一傳

閱唐書百官兵刑法食貨志皆綱舉目張精粹博大可爲
史法讀唐書四十餘日始一過得失略有見帝紀詳實不
似五代史之陋不革武后紀爲是志文多美當由悉本舊
籍表目不備宗室世系分房著錄可以爲法方鎮表僅載
軍道分合不具節鎮拜罷承襲是爲巨謬後來沈東甫補之宰相
世系貽譏舊矣六朝唐人衆尚譜學亦類族辨物之義列
傳文詞整贍然頗失序子孫附其祖父又多別傳義例安
在觀李延壽傳頗稱其南北史故喜以子孫附祖父也至
如白居易在賈曾傳後吾思之最不得其故豈亦有傳寫

之失邪

閱隋書閑雅瞻整良可風誦帝紀載詔令自是史體亦見
端委唐書於此最爲簡略不完諸志精深茂美可爲典要
輿服儀衛不分列甚合唐修諸史隋書後成作志分屬專
家本名五代史志別行上書時附之隋書耳然則今本入
于紀傳間非也當如後漢書例列志於後

寫定董子竟月矣始得淩曉樓注本知張皋文先生有緐
露讀本其更次諸篇當改寫從之

得俞松泉廈門書來問經疑數則云近作雛詩辨以爲赫
太祖者禘嚳也又欲以烈考斥文王以爲武王不當在文
母前予舉陳氏所謂以文王配后稷者以答而證之杜鄴
傳則子在母前非深明禮意不能了然於匈中又問公羊
傳杞伯姬來爲宜來何邵公注有歸甯之禮其實不然即

所云大夫以下妻有一歲歸宗之禮皆非也予本孔襲軒公羊廣詁以明直來爲父母皆不在木陳碩父毛詩疏以明歸甯爲春秋時制非周初古禮葛覃詩敘不以歸甯耳碥讀傳明言婦人謂嫁歸乃又曰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碥是箋語又問易注家得失及明代詩文優劣予條舉答之以慰其好學之志然未許其深思也

閱莊葆琛先生周頌口義於雝禮文王率諸侯以祭先祖云云頗與松泉補罅之說近予未敢謂然得此義亦不欲錄示松泉

代章學使撰葉君修橋碑用漢人文例度當駴俗也

芝泉丈自京寄晉略至予自十九歲得此書所至必以自隨庚申汀州之難書篋盡失求之數年復還舊觀如故人久別矣

閱鳳洲萃堂詩數十篇舉體峻拔詞旨俱清所少者深思然已度越子高鳳洲即日還杭州子行止局脊不能奮飛乃賦錄別三章送其行危苦之辭抑亦非我佳人莫之能解視鳳洲良不薄矣詩見集中選錄萃堂詩別具

今日見趙翼雲崧全集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究爲讀書人撰述詩文趨向岐誤亦不失爲才士

於書客故紙中按得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校讐通義殘本狂喜與得晉略同章氏之識冠絕古今予服膺最深往在京師借葉潤臣丈藏本在廈門借孫夢九家鈔本讀之陋巷亦多無用之言有門戶不啻口沫手胝矣不意中得之良足快也

閱詩比興箋以校予古詩錄

有人持大觀帖來爲馮笏耕舊物今歸朱氏又求售矣舊拓完本惜無力得之

閱惠研谿詩說不爲饜心

閱全謝山集子高藏全祖望集有寫刻二本多少不同全於浙東文學雍乾間頗爲職志其實粗識藩籬而已鮚埼亭外編於明末諸忠節雖敘述不中律度亦爲不廢之作辨證遺聞以理勢求之多可信者他文則蕪矣所學於同時文人密或遜杭秀殊讓厲大科再開視已未數十年耳人材升降不可以尋尺計若紹衣者亦懲詞科批尾與門

戶之習而去之未遠生平最服梨洲時有微詞最惡西河沒其本眞吾以爲于兩先生皆不中作僕明人動夸不讀唐以後書其言似非實是特明人無足當此者康熙以來東南人士幾幾乎專讀唐以後書如紹衣者亦其一也紹衣於史記漢書皆未究心吾此言不爲過

本朝學術蓋嘗三四變矣開國之初人才皆明代之遺議論志趣略尚文辭又好言經世祗爲幾復兩社餘波經史大誼尚無涂轍偶有從事炫世而已非實事求是也竹垞文章士經生之業不嫥西河天挺軼才摧陷廓清有功聖學而日以心學不軌于正遺民如梨洲亭林故是祥麐威鳳惟襲宋人餘唾亦多無用之言有門戶

之習不若顏習齋李剛主實踐樸學折衷六藝爲命世之
儒也王崑繩劉繼莊推究世用足爲翼易堂諸子虛聲
相煽者也而彭躬庵爲高卽亭林二曲其學尙不足師表
百世亭林論治皆漢唐之粗迹卽郡縣論不可謂非巨謬
然諸君皆講明草野間耳廟堂之上湯文正功在治民而
大臣風義未昌二魏則無問學可道熊李輩心性空譚陸
清獻徒爭私見遂至束書不觀而學遂一變厭其鄙倍者
於是乎從事墳籍以搜討遺佚求未見書爲事所樂講者
山經地志別集野史之屬事倍而功半徒以博淹雅之名
而已儒林文苑兩無所歸承學之士文采黯然矣惠氏一
門卽於是時萌芽經術故皖釘崖瑣之習漸衰而六藝古

學起矣極盛于乾隆季年益精於嘉慶遺經帝緒皆有條
理六書九數如日中天於是乎有清之學跨越千載由唐
以來不愧儒林之傳者惟今日耳諸老師儒略具前紀在
冬厥後師法異趨後起求勝六書乃譏評未重文章則墨
守歸方經學如詩書古敎從其說者奉一先生之言廢先
哲之傳吾僅聞此數家之論未讀數家之書未識爲盛爲
衰要之論學則又一變也以文辭言乾嘉時經生文士實
書子高盛推之往復三四矣發子高書篋有戴集因先檢
有濬雅醇古抗顏行於先秦兩漢朱右茅坤以來十家八
家之敎亦以稍熠則必非百年以前所敢望矣綜是論之
有摧陷之力然爲空言一也剖析窮于豪芒語多則不能
無得失其說命說才子亦未遽謂然襍文樸儮不免腐木
溼鼓非莊汪諸家比

閱經韻樓集經義縝密文律亦疏

閱宋景濂集龍門凝道記文義醖實過郁離子陰陽樞篇有云孔子之傳易孟子之說詩加以數言而其義炳如也是何也辭不必費也辭之費其經之離乎漢儒訓詁經文使人緣經以釋義必優柔而自得其有兒乎爾也近世則不然傳文或累言數百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其造端者唐之孔沖遠乎先生生宋後又承金華諸君之學而能爲此言豈獨一時魁碩哉浦陽人物記淵絜有筆削遺意高出元史上故知集衆修書刻期藏事若賢者以所難也

閱國語頗不信內外傳之說未必與左氏春秋同出一手

因檢吳越春秋校國語文章訣而東漢人不能爲

閱包愼伯述書獨到之語皆由心得

閱尚書既見疑出刪節與禮部撰墓表不甚相應尚書說毛詩說渾粹有道之言經師而人師矣

閱徐飴庵頑廬文稾三冊一爲井田一爲禘祫一爲明堂

今之漢學門面家當譬之有司出呵殿聲也

閱俞巾山經義達詁一卷僅刻成說周易者亦王伯申門庭中人

閱怒谷後集李剛主承顏氏學不事空言心性以六藝三物爲教近世之鉅儒文亦精悍有正色

閱春秋正辭莊先生書多未竟之業然宏綱畢舉矣

萬緒憂悲挑鐙讀述學以滌之乃至自敘不覺聲淚俱下

實齋先生所謂文之動人者情也

閱兩漢金石記覃溪于碑版固是大宗所論多平實似勝王蘭泉

讀定庵文集平均篇著議農宗五經大義終始古史鉤沈論樹義既高文體迥出蒙古圖志諸敘西域數文制作之盛在此其他序記志傳襍文則猶未湔唐習甚者且有詼氣不及容甫先生之大雅矣並世兩賢殆難鼎足庶幾周保緒乎晉略而外文集未能悉稱每誦述學如聆古琴瑟生諸先生後寢饋遺編榮期之樂可四也

活字本春秋觕露板口署蘭雪堂卷中注某一作某與淩氏所引王道焜本合而淩引之不盡疑王本出於此本

閱江甯楊樸庵詩稾一冊老成有法度詩注言崑山葛蜚卿已死余京師舊友也哀之

陳誠庵者好古嗜學與予以借書往還年少氣銳可畏大風揚塵陰霾塞天入夜益烈如吼如潮念此時江海行人茅檐婦子何以爲情豈獨鳴條之感

閱賈子精金良玉惜割裂羼亂殆編使求賈生之學者不能得之本書盧召弓校定亦不如校董之精

讀荀子至成相篇王氏讀書襍志校語有不盡然者當篇句字雖一律中亦有變化多寡不必如案譜填詞不可增減也仁人精康仁字非衍宗其賢良辨其妖孽不必有脫

字禹勞心力不必去心字得益臬陶橫革直成爲輔不必有脫字區古聖賢基必張上未必脫四字願陳辭下亦可無一句此章銜接而下漢以來詩法所本原于三百篇者孰公長公之難當一句讀託於成相以喻意上不必有脫句

挑鐙讀宋人詞李柳耆卿云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少年時語不工甚可慨也

稼孫屬予審定餘姚周氏藏石漢三老碑文漢人最重避諱恐祖禰久遠子孫或不知而誤觸此碑當施子家廟之庭或堂非墓碑雖石比文有曰念高祖至九子未遠所諱不列言事觸忌貴所出嚴及焉敬曉末孫其副祖德焉文

義明白碑載其父母忌日在建武十七廿八兩年而爲第七子邯所立石計時相距不遠仿翁方綱年月表當附建武後矣

稼孫屬審定苻秦建元三年鄭熊修鄰太尉祠碑此碑著錄惟金石癖潛研堂金石跋二書均誤以解虔題名二行與記文連接其實又以其年六月云爲立碑後補刻之字不可不別也

得季況書言正爲三國會要采獲羣籍已就數卷戎馬之暇乃能著書文吏亦健吏書言子高堅持帝蜀之說

閱過庭錄門庭寬大既宗鄭學復不肖輕議程朱曉人不當如是邪論老子精研絕學洞識本原惜說義之書不成文讀本尤精

讀商子重農務本所見最大峻法薄賞爲論最烈其弃絕儒術禁息游說則當日救時之激論與韓非相通

見陳氏帶經堂書目多有影宋鈔本蓋黃蕘圃舊藏後歸王惕甫陳徵芝蘭鄰官浙江時又得之惕甫乃入閩此其流傳端緒也

夜閱汲古本北史翻墨漬卷三十一之三十三爲之邑邑年踰三十淪落海隅溺苦作書癡何其痴也

閱陳訏所選歐陽永叔詩清折高峻此境亦唐人所未有宜與梅聖俞抗手吾欲擬之沈約集中西崑體亦不少陳選有十餘篇

閱魏書天象志闕失宋人校語疑取張太素書補入體例截然不同似用漢儒五行災異之學語雋不詳不如魏氏簡當有法地形禮樂體裁完密吾于魏氏深服其三長不獨欲雪穢史之謗然子高與于極辨以爲好奇之過

稼孫屬審定魏賈思伯碑金石萃編箸錄原文譌闕隨在皆是此碑言高祖孝文皇帝深相愛云末行亢父令云云皆不能辨正史本傳地形志皆不一考何其疏也倘後日碑亾書存誰復正其謬誤

閱魏書諸志不讓孟堅禮樂刑罰諸篇散之件繫合之成文列傳亦有類族辨物之義此豈南北朝族史所及

夜校蕘子十六十七二卷脫誤最甚盧校之功大矣張皋文讀本尤精

蘭雪堂活字本董子舊藏陳蘭鄰大令帶經堂今歸陳誠
庵案此本與永樂大典多合第十三卷四時之副人副天
數篇闕脫則他本致誤之由胎於此本大典本故不闕觀
附錄題跋無胡榘樓鑰二文而末載中興館閣書目是此
本出于南宋在萍鄉本之前蘭雪堂者明人華允剛也尚
有玉臺新咏亦活字印行在正統閒
潘鳳洲自廈門寄近詩有矯志篇甚工錄秋思一首於此
木葉蕭蕭下井梧高臺寂寂嘯夜烏印瞻天北星仍爛遙
憶城南月自孤海鳥翱翔傷羽翼江花零落惜根株中原
萬里多秋氣元鬢緜霜念道涂
閱魏書彙傳體裁精當惜文字多非其舊恩侔傳首列王

叡其子椿即收之姑夫並云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乃不
以舊恩曲回史筆直道如此猶蒙穢稱豈不惜哉
閱魏書僭偽傳措詞失當其過爲六朝族史之尤諸方並
起互相長雄不獨南邦不應附傳即西北羣雄豈可不以
鄰國禮之吾於此益服保緒先生國傳十篇爲不朽之業
矣
平湖徐奎藻介甫以書來所爲詩四卷屬子審定才思不
匱體勢翩翩有志學杜者也
閱邵二雲先生集諸史提要語見淵源深識爰解因檢官

本互勘多所刪改矣
閱舊唐書憲宗以後帝紀緐冗特甚胎重修者以口實當
以舊文散落出自掇拾不知裁割耳又閱人詮刻本代宗
大厤四年五年八年九年均有錯簡二三十行昭宗紀當
篇即屢稱昭宗
審定戴子高論語注予高大旨本之劉申受宋于庭二家
予欲爲纂序推本六藝之大以論語爲微言之總滙以大
其書又注中爲更定十餘處
舊鈔隸釋出于元本爲葉九來故物後歸黃蕘圃有袁又
愷顧千里兩君詳校卷末有陳仲魚先生戴笠小象印記
閱玉臺新咏時代名氏章句異同皆勝文選予古詩錄據
詩紀本多從文選徐氏如陳琳徐幹繇欽之歸漢十九首

八爲枚乘塘上行爲文帝作公幹室思一篇五章無譌詩
予騰校一本胎季況
今年先後覓得明刻本通典通志略文獻通考三書求之
十年乃始得具寒士物力之艱如此至版刻不精紙墨漫
漶闕葉手鈔補完吾輩讀書比之溫岐言有孔卽吹亦曰
有字卽讀而已
弱歲時施君庭午贈予吳西林臨江鄉人詩一冊爲蔣藹
卿攜去今日陳星村忽貽此本蟲蝕殘蠹手治之讀竟如
遇故人西林詩溫潤縝密比德于玉研精小學著說文理

董末竟也藏書最富錢花仙館圖籍散如雲煙矣

明人寫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字畫訛舛然是永興真本世行陳禹謨刻改易面目盡失本眞引據古書輒以世俗本承改其書可燒也此寫本有雲章閣紹佩齋印流傳端緒不知何人後歸孫伯淵觀察曾屬王石臞校正又自校之洪鈞軒嚴鐵橋又校之鐵橋漫錄記校是書始末甚詳並云已刻清本數十卷已而中輟卷中有鐵橋跋語原本又歸何夢華何之後人以歸閻陳蘭鄰龍官攜之歸閻仙游王懷佩欲以重金易之不得周季況名星詒祥符人時官邵武府同知十至乃歸周氏矣季況卒星詒得胡石莊先生繹志園風聞此書李中耆推爲顧亭林日知錄之上道光十七年刻成傳本不廣乃於海國得之言性道者樸屬微至推究本末言治理者黃鍾大鏞重規疊矩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通經致用命世儒者行文熟精賈董論議頗折衷文中生當陽九未見施行遺書湮鬱不絕如綫此亦一文中子也

閻顧亭林唐韻正歎爲絕作音論中說轉注欲破淩長成說以聲爲主此則無事自擾然亭林爲古學開山江戴段王孔劉密益密精益精不能不奉爲初祖繼往開來豈小儒也哉

夜錄陳喬樅樸園詩經廣詁校語益樸園撰齊魯詩遺說時以此爲底本

江鄭堂氏

章實齋先生

同學邵二雲先生

龔定庵先生

同學魏默深氏

別出黃春谷氏

同學焦里堂氏家學子廷琥虎玉

春谷傅詩王翼鳳句生

梅植之蘊生

名家二

高郵家學王懷祖先生　子伯申先生

嘉定二君王西莊氏

錢竹汀先生家學從子坫獻之

唐學源

侗同人

長洲家學惠元龍氏　子半農先生　孫定宇先生

定宇弟子江艮庭先生

余古農氏

大儒三

顏習齋先生弟子李剛主先生

王崑繩氏

劉繼莊氏

剛主別師毛河右氏

崑繩兄同學馬宛斯氏　王汲公氏

通儒四

胡石莊先生嗣音李申耆氏

黃梨洲先生私淑全祖望紹衣

顧亭林先生嗣音包愼伯大令

同學張稷若氏

舊學五

李文貞公

方侍郎苞

李侍郎紱

經師六專經著撰別見

朱太史彝尊

江愼修先生傳戴東原氏再傳段懋堂氏

金檠之氏

三傳陳碩父氏四傳戴望子高

同學胡竹邨氏

胡墨莊氏

別出淩仲子氏

程讓堂氏

文儒七

姚惜抱氏弟子管同異之
陳用光碩士
梅曾亮伯言
惜抱劉海峯教諭 繼起劉孟涂氏
姚鼐陽編修 族子瑩石甫
邵位西比部
張皋文先生家學子成孫彥惟
同學弟翰風氏 繼起甥董士錫晉卿
洪稚存氏
孫伯淵氏
孔撝約先生 繼起甥朱兒庵觀察

校讐名家八
盧召弓氏
同學孫伯淵氏
畢秋帆中丞
輿地名家九
顧景范氏 繼起洪稚存氏
同學亭林先生
小學名家十
爾雅之學
邵二雲先生
郝蘭皋氏

說文之學 皆釋證全書之家
鼎足段懋堂氏 懋堂 鈕樹玉匪石
三家 諍友 徐謝山氏
桂未谷氏
王菉友氏
桂王前導嚴鐵橋氏
別出朱豐芑氏
聲韻之學
開山顧亭林先生
大宗江愼修先生 傳戴東原氏再傳段懋堂氏
別出羅臺山氏
正宗孔撝約先生
劉申受先生
姚文僖公
集成龍翰臣氏
金石之學
張弨力臣
吳玉搢山夫
翁覃谿閣學
王蘭泉侍郎
錢竹汀先生
孫伯淵氏

阮文達公

提倡學者十一

阮文達公

朱竹君編修

弟文正公

讀繹志兵略軍政篇陳義甚正多載籍陳言未必致用不若至治吏治諸篇之精確尚論篇往往先得我心六十一篇之文要當三復始窺其韞以上甲子

將歸故鄉收書入篋選今人詩以遺日耳選葉潤臣敦夙好齋詩十二卷得百篇選吳西林臨江鄉人詩四卷得八十七篇選符雪樵卓峯草堂詩十四卷得六十篇選吳仲倫初月樓詩六卷得五十六篇選龔定庵破戒草得三十四篇選黃春谷夢陔堂詩三十二卷得百十二篇

潘少梅翁詩爲南游草題一律曰一話滄桑事已非萬言杯水夙心違文章壯歲才先老耆宿他鄉客未歸三晉雲山千氣象八閩霧露悶裘衣傷離感逝都如訴誰爲哀絃理玉徽

題無錫薛子振閶江歸櫂圖子振十餘年前曾客閩兩年歸作此圖今又入閩矣予與子振嘗同客德化萬藕船侍郎京邸居四槐老屋者數十日今者天涯相見子又將歸去遂書長句云櫂歌聲裏船頭眠懷歸竟歸如得仙君胡

自福州攜婦子三月十一日登舟四月二十二日歸杭州城郭人民眞如令威化鶴五月三日賃廡始居檢書挂畫故鄉乃此邂逅蒲艾侵尋驚心節物

閱元史類編漸斂塵勞匪云讀書

閱丁氏新刻邵位西比部禮經通論言古禮十七篇爲完書無闕佚義頗精確而必以逸禮爲盡出僞造則主張太過山陽丁儉卿議之比部平生著述以尚書大意爲巨編閒更名通義板刻垂成燬于兵燹確信僞古文盡破閻惠王江諸先哲之說而以載籍所稱逸書皆劉歆僞誤與宋于庭之論似同實異出于方桐城而已以世俘當武成當爲將來圖經方志所必錄蔬筍中別具公案當時自阮文達公而下游方之外喜與論交裘展舸詠承平勝事亂離廣矣渺不可追小坊人天彼法中如夢如幻掩卷喟然

取之宋氏非閻合邪邵氏遺書傳其尚書不若傳此禮經通論雖闕下篇目錄具存高伯平書中無難以十日之力補之獻于比部義兼師友閒及問學涂轍不同未能如江鄭堂之補周易述也

閱鄭湛若畸雅終卷泠泠如玉琴清商之曲也其集本出手書明人不甚通小學字多破體此本又鄭氏後人重刻始得於故鄉度歲痛定思痛嘗第修蛦赴鄞之嗟以上乙丑

閱新刻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字爲張廉卿大令舊藏貽獨山莫友芝子偲子偲摭箋異一卷跋語證之鞏籍而段若膺注嚴鐵橋校語多與閻合予嘗言許書原本矣十年前曾寓目未卒業也德清許氏別本聞杭州克復大帥得之當再出人間耳

閱陳寶庵鶩宧福詞吹月詞婉約可歌有竹山碧山風味杭州填詞爲姜張所縛偶談五代北宋輒以空套未掇百年來屈指惟項蓮生有眞氣耳寶庵雖未名家要是好手

校閱瑞安孫琴西觀察遜學齋詩篇體情峻學人之辭古詩勝近體七律勝五律可謂篤雅有節矣

高仲瀛來談孰究心實學有志於天文律算乃欲通西人之術以求制夷可謂大義凜然有此難弟昭伯爲不死矣釋六舟小綠天庵詩嘉興高伯平丈屬予審定書後云宋以來西湖多詩僧工者蓋鮮六舟和上以金石摹拓著名東南扇頭牋尾時時賦詩性好接訪每得古蹟輒以詩記爲將來圖經方志所必錄蔬筍中別具公案當時自阮文

正者字經三寫何能畫一是所望予好學深思者矣又子以玉篇爲六朝本說文解字此意安邱王紫友之書得之論別具

詁經精舍重建馬撫部檄予監院同治五年正月晦襆被載書坐臥第一樓下昔人詩云從此關干凭不了雨餘風定月明天放霍亭新種小梅猶有餘花丹華一樹含苞吐蕊回首當年寒香三百劫中化去誤他雲外霍歸來矣

蔣鄰泉布政買書弆精舍凡千三百冊諸生能讀經史具在欲爲通儒何待拔奇訪祕哉王麟書云此事不二十年而所弃略盡亦哀已哉

邁次瑤華集爲予篋中詞始事

讀繹志六日一過胡先生粹然一出于正可見施行視亭

林更大視潛齋更實視黎洲更稿視習齋更文遺編晚出知者蓋鮮顯晦之數其有待邪

閱鄧彌之白香亭詩使生宋齊間不爲謝則爲鮑矣

龔定庵禮部舊藏齊蘭陵王碑拓孤本也字體頗近唐邕寫經記今歸宗湘文太守子從高宰平五丈得觀

閱經世文編至禮政大典蓋及全書之半矣戶政言漕運言鹽法言錢幣羣議蠭起莫能別白言禮之文往往信宋人疑漢儒又或信注疑經信史疑經皆所謂因陋就簡耳

閱經世文編揭子宣兵法百言可博笑粲所謂紙上談兵也李穆堂言陳法可見施行魏氏言城守亦詳盡顧景范方輿紀要序著書矣亦不自以爲可法千後世魏氏目之

瑞雲山送袁蓮伯葬平生骨肉之交臨穴之痛如何可言

黃鳥三章善人不作豈獨人琴之感蓮伯名鳳桐袁州籍

子七友傳之一

閱江山劉泖生駢文一稾有爲子與中白詞刻序昔未之見

姚季眉大令集江浙文士爲湖舫文會以慰農辭師爲主盟會者溧陽史鼎梅生山陰周炳炎欖身黃巖袁建舉星葩歸安費玉笭且泉山陰沈榮少鳳嘉興李宗庚子長張鳴珂玉珊錢塘鍾受恬子珊王麟書松溪張預子虞仁和董愼言仁甫譚廷獻仲修陸召南子鴻秀水沈景修蒙叔仁和陳豪藍洲十五人

閱定海黃薇香先生徵居集稟本元同上舍之先德也海濱力學窮經菔史可謂俊人後人

馬中丞吳學使奏開浙江書局辭慰農孫琴西兩先生主之高伯平丈李蕘客張韻梅與予爲總校胡肖梅鳳錦汪洛雅鳴皋陸春江元鼎張子虞張玉珊沈蒙叔王松溪陳藍洲爲分校

閱蔣鹿潭水雲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爲第一流矣

閱項蓮生憶雲詞箇旨清峻託體甚高一掃浙中喘膩破碎之習蓮生仰窺北宋而天賦殊近南唐丁稟一卷編和五代詞合者果無愧色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眞第一飲水次之其年竹垞樊榭頻伽尙非上乘近擬撰餘中詞上

自飲水下至木雲中閒陳朱爲郭皋文翰風枚菴稚圭蓮生諸家千金一冶殊呷共吟以表塡詞正變無取刻譜二窗皮傅姜張也

讀韋廬詩如嚼冰雪臨江鄉人之匹矣

游廬墟陳駢生醫士家野水荒灣地連吳江壁間有郭頻伽楊龍石墨蹟案頭樊榭集及康熙名人小集殘本十餘冊皆初印

閱王船山噩夢黃書皆與黎洲待訪錄相出入

與吳人鳳芝閒大使談藏文章有志於姚怖持議法甚謹詩亦雅才屈宋衛官足與朱櫻船抗手

其敝言大義以爲由後漢求周秦至西京經學之涂徑、閱文獻通考兵刑經籍之類誠有如章實齋先生所譏然

年如虵赴壑艱辛乙榜腸望無人師友風期等於骨肉獻歲發春隨計北上舟車安隱文字吉祥劫火餘生本忘榮利但期還我儒官傭書充隱期以十年治經史未竟之業得一卷書附庸于胡石莊章實齋兩先生於願足矣以上丁卯

正月四日命兒殤十三年如一夢耳

同年生孫彥清詩稟矜重清峻可謂逸才

過虎坊橋葉潤臣先生故宅不勝棲屋山邱之感

閱王棻友說文釋例平實周密集小學家之成

妙光閣訪吳子珍旅殯雪浦苫椽莽中久之電光石火一棺能身人生到此天道甯論追念平生耳目俱廢

錄得新舊稧文稟二十篇蓋亂後詩已刻三卷而文稟隨手散弃盡矣子珍死中台無相見期誰定吾文邪

過許海秋起居丈海內老成晨星寥落十年離抱一槩軍聲痛話當年屈指師友覺長生久視爲無謂矣海翁文章爾雅頗近汪容甫氏而談桐城派者顧少之章實齋所以歎知難也

得檄署秀水教諭冷官身世要當忍飢誦經耳

閱說文解字釋例句讀卒業王氏宅心和厚舉體寬博可爲讀書者法以玉篇校勘爲子有志未竟之業許書有段桂嚴王可謂四大家予猶欲以吳西林理董之例鰓理其敝言大義以爲由後漢求周秦至西京經學之涂徑、

閱文獻通考兵刑經籍之類誠有如章實齋先生所譏然

用力不可謂不勤託體不可謂不大

讀水經注趙氏言注中有注固當不謬

閱尚史體例未盡自注處不待後人考異此其善者

排類書篾凡十二取太史公自序語顏之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爲書一千三百六十卌耳

閱許海秋玉井山房詩餘幽窈綺密名家之詞

見陳將軍致大帥書可謂筆挾風霜亦他年史料矣

點閱莫子偲郘亭詩六卷樸蠹激至學杜老境乃近元次山眞雲山韶護喜也

閱王仲瞿煙霞萬古樓集詩篇一往清折未免疏獷世以爲奇乃正病其無奇不如駢文遠甚

閱駢體正宗史祭酒意主近人固美而誦而古義稍失作定夏薪卿詩薪卿名僧傳子儀司馬子笙光祿從子也

代李走如鄭軒先後駿雄殆難軒足洪北江文孫句最工

駢體者當於此截斷眾流

閱駢體正宗此事莫盛于乾嘉之際五百餘家會如容甫八而淵雅之氣漸滅然由溫得厚亦第一義

隨宦燕秦楚蜀山川兵火推助其文後起之秀可畏

閱漁洋山人居易錄名言雅句國故舊聞隨筆寫記自有義法子欲仿此爲日記以二十年亂離奔走橐木散失近

閱王船山宋論酌寶閎遠殆無瑕瑜趙普韓琦司馬光年所記荒略不足觀前哲緒餘後生亦不能學步

李綱秦檜岳飛精確不可易垂百代之龜鑑

閱曾賓谷遜駢體正宗袁子才非不詆而而氣散神茶音讀繹志開嘗閱其立言之旨以禮爲教卻卿之道中和爲

響凡猥賀平伊里表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建武本徐幹之志也無放言高論而隱然以正人心距詖行自

之辭西域終失雄圖意曲而筆弱與延綏將軍書誰關鐵任可陳蘭展可垂國書

牡永靖銅駝下何不可通下忠貞蔡碑見周武之封比子

閱嘉興趙桐孫詩稾合茹卷輒望而知爲學人高處頗似

使事不合如云見孝武之弔比干則比傅矣于忠肅廟碑

劒南

轉接處皆舉場經義音節改吳慶百諸葛廟碑中言吳不

閱趙善湘洪範統一有曰箕子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洪

範一書亦庶幾于素王乎可謂洞天人之幾矣
閻劉申受先生說公羊諸書如寒得裘如客得歸耳目神
志皆適小小異同可微辨也
閻彭二林測海集序事簡要詩篇娓雅著作之材以上戊辰
閻畢紫筠衡論大旨在講宗法通授田之制持均食之論
蓋權輿于龔先生農宗而件繫欲兒施行者也通天下之
田足天下之食數十年來包愼伯周保緒及龔氏畢氏皆
有論議世變亟矣或者天心仁愛引端于一寸之錦乎
閻王穀塍晚聞居士集樸摯無彫繢而字字有法深于漢
文者也
連会恆寒餘杭王秋舫來談醫言今年厥令司天宜有恆

雨五運六氣與易道準聖不徒作諒哉
閻葉已畦原詩內外篇以杜爲歸以情境理爲宗旨推本
性情語兒實際訊明中葉諸家則未離門戶之見橫山主
持詩壇未昌其教門下得沈文慤負朝野重望乃橫山體
素儲潔而歸愚多查滓則過求平寬之流弊耳
今春校文選卒業胡氏考異大旨矜慎顧淵頭彭甘亭有
以不起遺詩二三十卷尚未刊布竟胡氏考異亦理宜是編詳而不濫也予欲
力勇顧精于讐校彭熟于選理
念疇昔憎懷老成如何可言
閻王惕甫碑版廣例與漢魏至唐碑文以廣潘王之書世
以惕甫爲歸歐繹書之意殆欲盡廢古人噫此固未識
通不欲執古人例不破注之說而申注訂注仿佛胡儀部
惕甫氏之微意也別有論
閻閻能淮遺詩一卷此君長于畫理故矣詩皆山水清音
之治儀禮時以今年草創明年粗就四十年日前得成書

以告先師爲莘舉節目於左
先讀正　次章句　次列本注引書存亾同異以上始事
次略刺五臣精語　次申注訓詁　次申注名物　次申
注說誼　注中說誼多非舊舊　以上草創
一審正失無有眞　以上成書　次音舊音
次補注名物、次補注說誼　次訂注　以上成書　次音舊音
多改失當用經典　釋文例別撰附焉
杜門兼旬以婦病也乃于其閒治杜詩陸詩兩家眞際小
有悟入廿年妄論十剟六七意有淺深匪云違舁
五月望日高古民丈病卒追懷癸丑以來論交鞏紀之閒
與昭伯結昆弟之好又唱酬相得仲瀛白叔道幼親密于
弟斋之昭伯得心疾沈縣不瘳予南北奔走與高氏蹤跡

遂隔亂定言歸昭伯殁于越州有子岐嶷而仲瀛好學深
思白叔才氣颺舉皆可一日千里丈周甲之年神明強固
猶跌宕文酒之場家素封遇亂不能無折閱父子兄弟怡
悅家務授受文史丁卯秋白叔與予同舉於鄉通家之誼
視予加親禮閭龍歸與丈猶數見秋初嬰疾奄忽閱歲遂
以不起遺詩二三十卷尚未刊布竟胡氏考異大旨矜慎顧淵頭彭甘亭有
念疇昔憎懷老成如何可言
閻王惕甫碑版廣例與漢魏至唐碑文以廣潘王之書世
以惕甫爲歸歐繹書之意殆欲盡廢古人噫此固未識
楊雨氏之微意也別有論
閻閻能淮遺詩一卷此君長于畫理故矣詩皆山水清音
之治儀禮時以今年草創明年粗就四十年日前得成書

閱唐宋詩醇放翁詩廣大精微聲備宮商去杜一間
點定余石軒同年昆季詩一卷石軒自撰七律數十首足
當清新之目其兄贊宇復庭高瀛有古意弟楙嘯松才筆
倜儻不脫凡近質字華甫詩數篇學吟未成贊殉難質早
世弟昆暘和師友家庭雖未必四皇甫要亦一門風雅者
矣陶錐稚詩余氏詩予皆序之未入集
閱宋平叔安雅堂集荔裳詩足當大家文亦不重濁漁洋
文略之匹也
閱江弢叔遺詩哀語使人不歡危語使人毛戴人生數十
寒暑何苦乃爾
閱黃仲則兩當軒詩天才既超風格矜重生氣遠出而澤
于古當時果無第二手也心餘沈雄仲則俊逸鼎足頗難
其人
宛鄰書屋古詩錄十五歲以來所誦習汀州陷時書篋盡
失今年常州新刊本蔣子相貽我得還舊觀莊中白嘗以
常州學派目我諸笑之言而子且愧不敢當也蓋莊氏一
門張氏昆季申耆晉卿方立稚存淵如哲嘗私淑仲則之詩篇又豈易抗顏行乎
治文選踰兩月矣稧校舉籍頗寂寥頗謝人事蕭然庭
戶從事鉛槧雖生事非裕亦頗自怡但此日不多得耳
閱定庵詩詞新刻本詩佚宕曠邈而豪不就律終非當家
詞縣丽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
閱吳子遹子居詞話頗見於考拱所及魏默深刺
治文選三十卷一過校讐甫畢已將一年可愧
閱定庵文集七卷畢定公文舊見於孝拱所及魏默深刺
高叔遲來談知許海秋丈已歸道山海內又失一老成
翁高懷遠韻想見倚宋名賢文章爾雅絕不與當世競名
異時求述學副者非君莫屬平生嚴義利之辨持躬謹
過于朱伯韓侍御更非文士所知
蘆洲得張婉細夫人楹聯以贈我夫人正書爲近時第一
手老輩如吳讓之友朋如趙撝叔皆當卻步此聯非其傑
作然茶廩無唐以後委媚之習對之意遠
閱莊宗伯味經齋遺書閎深博大卒不能得其涯涘識大
之賢又高出諸經師上矣
十日以來校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華嚴音義二卷元應
慧苑記諭相埒於聲音訓詁留心古記不明通假亦不甚
辨正俗獨以唐時所見羣籍今世十無二三得此存其崖
閱經義稧記三十卷敘錄一卷卒業臧氏篤實君子首闢
徑途治經以鄭注釋文爲宗最得師法之正予既重其深
識向欵父子之殊別董劉西漢之學爲東京儒者所亂後
人鮮明推究人事之理學子窮經究心高密者已少矧引
而上之平然校讐之學後起者勝未必若合符節如水經
注經注稧糅之說恐由庸堂傳益以明先覺矣以上
閱定庵詩詞新刻本詩佚宕曠邈而豪不就律終非當家
閱定庵文集七卷畢定公文舊見於孝拱所及魏默深刺
治文選三十卷一過校讐甫畢已將一年可愧
詞縣丽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
閱吳子遹子居詞話頗見於考拱所及魏默深刺

史案頭者豪本盈尺游閩識林鄭溪教授教授客杭嘗假
讀全集刺取若干篇考拱令寫人錄贈卽此本也予借教
授本傳寫一通時江浙陷賊考拱蹤跡不相聞恐全集遂
散失欲存其略德清戴子高來福州又錄一本去會稽趙
益甫避亂至亦錄一本因各有蒐討之約亂定知考拱流
寓上海楹書無恙寫本寘行篋循誦而已林鈔本無目錄
予從定庵初集刻本目錄補其未刻諸篇倘多其他
略仿初集義類次第之戊辰五月出都重見考拱則杭州
有刻龔文者曹老人云考拱言曹老人者實鑒京師爲
先君子食客粗識字而已謬託知交所刻不知何本貶繆
可想屬子歸訪之益曹老人前自益甫得此本憒不知流

傳端緒寫工又簡略慫恿曉帆方伯刻之謬謂龔先生手
定刻既成觸手譌啟龔先生一世班揚傅人有子全書緐
重傳世有待刻百十篇以厭學子先覩之心永始非盛舉
而曹老人譌觚荧眩出自意外要當備述以告讀者考拱
既默此舉拮据料量刻布全書則曹老人實激成之亦功
臣矣定庵先生收食客之報在彼不在此
綱鑑正史約明顧錫疇原本桂林陳榕門相國增刪以教
邊徼人士去取多無義法宋元尤甚邨塾童幼粗知帝王
統系而已侯官方伯付局覆刻同局諸君忽視其書謂謬
覺幽窗下惟有秋聲似雨聲此詩絶似江弢叔
閱清狂詩鈔日本周防遠畸妙圓寺僧月性字知圓撰清
仲瀛攜示日本人所刻三策其國方患英吉利上策言遠

交而近攻近古縱人之說中策主堅守下策則與彼人相
習不以爲怪僥幸偷安國勢不振有曰結强交大兼弱攻
昧使聘以爲斥候商賈以爲間諜伺察外事以應其機宜
益施德惠撫士民上下一心以謀利安廣上策又曰敵國外
患存國之資優柔不斷顚覆之本今一意決於戰守逐使
斥書明告天下以廣之無禮以布敵愾之令督責守備兵
之尤者可變而精也船艦器械之少者可修而備也如此
則夷廣之謀將索然而沮矣廣中策又曰向者虜使之來乞
貿易耳而天下之人猶然而作濫然而鴈上自侯伯下至
士庶欲以折衝禦侮不謀而同心今者夷使再至要求重
大天下之人夷然不以爲意繼此以往習而安之所請愈
重而我所視愈輕於是乎彼所大欲者將至矣朱欽宗至
理宗請和納賂優柔不斷以取禍敗易曰履霜堅冰至今
則已履霜矣廣下策語又曰開心曠懷以通外交謀進取我所
不知從彼之知者而明之我所不能由彼之能者而辦之
我之所無得彼之有者而用之而與天下之利害休戚與
衆共之申三策語以上要刪不妄賈生慟哭也署名狩野深藏
稿不知其名氏
閱日本水戶藤田彪東湖詩鈔有八月十八夜夢攻諸兀
利亞絶句云絶海連檣十萬兵雄心落落壓胡城三更夢
覺幽窗下惟有秋聲似雨聲此詩絶似江弢叔
閱清狂詩鈔日本周防遠畸妙圓寺僧月性字知圓撰清

狂其號方外詩多涉邊防戰守憂國孤臣有託而逃者也
無題詩云七里江山付犬羊震餘春色定荒涼榴花不帶
擅腥氣獨映朝陽望國香
讀絶妙好詞箋南宋樂府清詞妙句略盡於此高于唐人
選唐詩矣四水潛夫塡詞名家善別擇非花閒草堂之儔
猥南宋人詞情語不如景語而融法使才高者亦有合於
柔厚之旨
閱閻爐詩話吳喬專欲排二李其所指述大都馮定遠之
餘波耳二李之派誠有流弊必醜詆之并沒其才氣之高
朗篇章之峻潔且二李立言之旨實不愧於詩史予于明
詩錄中具論之承學者不必爲門戶之言所惑也

閱左暄春谷三餘偶筆語多攷證經史往往折衷江愼修
盧抱經兩家樸實無浮詞襍志之可傳者
閱湖北局刻桂氏說文義證南皮張廉卿先生序論段桂
優劣甚當竊進一語云段氏功在六經桂氏功在羣籍主
聲主義云者猶其迹耳
以後校舊唐書語別錄三卷未畢稾亦失去
計偕出門與餘杭褚叔寅同舟出詩文稾見質韻語穎秀
冷冷有山水之音文體修潔安學銳進正未可量右軒亦
同舟詩有同懷稾予敘之思沈響逸篇體成就吾黨多賢
正非蹶張標榜也予治文字竊以有用爲體有餘爲詣有
我爲歸取華落實二十餘年耳目差不眩變不薄今人愛
古人轉益多師是我師杜陵之言先得我心十年前撰歷
代詩錄各敘流別於今觀之殊傷偏激藉存初見而已過
常州詩云失憂者舊盡珍重百年身平生私淑之所寄也
以上
庚午
同治十年元旦阻雪丹陽賃車未得同人游普甯寺巨鐘
在地深綠如玉銘字甚多爲唐中和二年王十四娘造書
體遒麗亦鍾紹京王行滿之亞
六日步登金山從識字來以爲浮玉之山在水中央與焦
山青螺兩點耳戊午由孟河渡江眞潤賊偪不能達也吳
和甫先生告予今之金山車馬四集江成平陸今始徒步
登陟陵谷變遷誠古人所不料

揚州發舟閱先師吳和甫少宰榴實山莊集蓋新刻付校
詩篇粹美隱秀不事蹊徑而雅有師法夙昔喜言放翁風
格頗近詞溫雅在君平公謹閒駢文刻意梁陳篇體少狹
然無一俗調
重興集客舍題壁有御車歎云豺狼若識路甯御豺狼來
亦可見孤征之苦矣
正月二十四日游泰安岱廟有小記同行張子虞同年書
之庶壁文稾不錄
入河閒府城黃埃漠漠墟戶以居全趙用兵之地瀛莫古
爲重鎭自石晉割燕雲以畀蕃人積漸荒落幾同塞外明
代邊防亟亦未生聚數百年來冠裳商賈日趨東南天地
我爲歸取華落實二十餘年耳目差不眩變不薄今人愛

之氣消息有時戊午南歸有稧詩論此事
宿河閒二十里鋪毛公講舍詩經村君子館皆在城北毛
公書院則在三十里鋪勞人未能訪古君子館博棣法奇
變所見不下二十本皆無同者當時賢王名儒相得之雅
物力之精猶可想見
借朱子清文史通義寫本閱之僅刻本十之四五有稧說
二篇爲刻本所未有記在廣門借孫氏寫本有敎弟子作
文法一卷亦未刻李蒓客言章氏遺稾十餘冊在越中南
歸當渡江訪之
朱修伯京卿藏書目錄舊刻舊鈔甚富東南兵火文獻散
落每見收藏家輒勸其刻叢書以貽後人

姜西溟言周秦之文莫衰于左傳莫盛于國策人以爲詭
激吾以爲知言
潘司農貽我許海秋先生玉井山館集先生懷樸儲素金
門宦隱文章高格下視唐宋戊辰入都猶招我園亭集此
別遂千古矣集中有送子一敘當作於予行後極道死生
契闊之感作者邊巡亦爲異物能不悲哉
閻孫氏祠堂書目內外篇拼比最完所見甚正後來學者
孟星遺文編次之法乃倣笠澤叢書亦罕見也詩文皆非
但當補其闕遺不必有異議也
閱湖海詩傳名家如吳西林王悔生黃春谷皆未入錄豈
魯望所及孟星名樞仲敏名楨
閱楚中新刻杜于皇變雅堂集文爲江湖派無可讀取其
詩補入明詩錄其自記曰詩諸妙皆生於活諸響皆生於

董仁甫戴同卿論薛字奚仲之國後世爲氏自廣韻以說
文艸部之薛當之盧抱經朱允倩皆從其說予以爲不然
作說薛一篇定薛爲本字薛爲孽生字
閱對山書屋墨餘錄中有朱雨蒼撰田叟傳學唐小說頗
肖似可續太平廣記
遇長沙左仲敏爲孟星之弟孟星早世與予未相見而海
內有齊名之目人生如朝露學道自黽勉而已仲敏示予
孟星遺文編次之法乃倣笠澤叢書亦罕見也詩文皆非
魯望所及孟星名樞仲敏名楨
閱楚中新刻杜于皇變雅堂集文爲江湖派無可讀取其
詩補入明詩錄其自記曰詩諸妙皆生於活諸響皆生於
矣

老至極之地曰予曰穆而根柢在於聞道不然識見一卑
即潘江陸海圈牢閻物耳贈牧齋云古法今不傳斯文及
劒舞讀漢書曰神仙不可學忠憤側得之讀于皇集終劉
舍人所謂疏放豪逸者是矣予嘗之會託體高奇愴懷隱
軫亦其性學然也予推之與屈翁山顧亭林吳野人彭仲
謀並始五霸不足六邪
閻黃春谷兄字說一卷名予絡繹實有見於文字之原其
比傳經義不無出入春谷先生文筆瀾翻不竭于諸儒別
爲一宗大都微寶與捷悟並至可畏愛也
唐鄭舟中閱舒鐵雲研水齋詩才俊氣逸可謂詩豪
閱水經注洛水篇中記洛城浮圖寺觀與楊參軍伽藍記

相出入松翰芳秀各極其勝或以柳子厚爲勝酈道元者
一孔之論應麟之蟲技以上
壬申元日禊陳文籍得王亮生遇 國朝文述誦三五篇
去取頗不苟憾其少耳 國初沿前明之派仍病蕪穢雍
乾以來溯于曰科至桐城派立支弱不振故可讀之文前
則孤立無盛名之士後則治經有樸學之儒文章冠古必
先截斷衆流予有志論定而未有緒也
江君秋珊旌德人刻願爲明鏡室詞來屬論定有婉潤之
致不儈劣也欲爲刪削江君固有意重刻詞中一語曰楊
柳當門青倒垂七字名儔別十餘年秋珊詞學大就能求
傳又一體之非有詞學聲音之源又言詞有觀字辨相
集成六卷乙酉補注

薄游吳門元夕後三日發舟偶閱韓致堯中華地向城邊
盡外國雲從壘上來可懸之上海城樓
行篋偶攜二十年前舊刻化書堂集詩展卷慨然即論
交游齊名乘籟二十歲前稱譚高蓋昭伯入京師稱吳譙
則子珍已未以後南北皆稱譚莊莊謂中白丙寅丁卯閒
忽有巨公言海內三異人湘鄉左夢星武進劉申孫及予
也昭伯子珍夢星奄忽謝世所學未施申孫五馬作郡望
實蔚然予故未識面今惟中白窮交白首千里如在一室
而已更二十年何所成就何所位置
閱施均父近詩向者一意學杜近能參異己之長矣
宗湘文太守得沈小宛兩漢書疏證殘稾闕班書列傳志
亦未完苑書闕帝紀如謀補輯付刻殊不易易予告太守

藝文志古今人表皆可別行
閱劉金門侍郎存悔齋集高文典冊承明上才詩亦沈厚
集杜多奇對杜詩話翔實無世見
閱錢楞仙司業示樸齋駢文師法義山純用唐調清典可
味固是雅才
閱鸛徵錄康熙大科諸君今日望之如景星而當時遺民
既以死拒入選者人呼爲野翰林而吳農祥葉奕苞又爲
忌者所中而斥可 兒當日人多遺議也
往年在京師中白貽我卿雲二集爲汪孟慈讀本先後有
容甫先生董晉卿周葆綺校語精密朱書小楷亦妙絕登

車諷詠遂乃失之不怡累月久有志於校定今日檢書得閩本此冊因取漢書文選史記及七十家賦鈔所引初學記讀定長卿文賦即席審定高要馮鐵華太守詩稧一冊清丽略近中唐一時之秀傑矣

閱先正事略一過其用意注於名臣所采雖未完綱羅已非易事多本碑狀舊文不無曲筆而二百年大沿革出諸公建白者章奏之文不具編謂其書必傳然僅備別史一目而已經學出江鄭堂師承記而去取更不饜人意文苑所見亦陋遺逸僅載鼎革諸老大半當歸勝國康熙以後竟無一人將上野無遺賢之頌邪

借趙撝叔所藏勵編修校董子本名守謙字自牧靜海人編修在四庫全書處用永樂大典校王道焜本其自記云凡異同二千七百餘字予治董子卒未成書手寫稿本留龔孝拱所久不措意而校讐之志未已借錄此本凡官本及盧校刻本所未及者均補入之然予在閩中校蘭雪堂活字本其精處竟勝大典乃知讀書貴博覽也

戴園獨居誦本朝人詞悄然於錢葆馚沈遹聲以爲猶有黍離之傷也蔣京少選瑤華集兼及雲閒三子周稚圭有言成容若歐晏之流未足以當李重光然則重光後身惟卧子足以當之嘉慶時孫月坡選七家詞爲騈儷棚林鑾楚吳枚庵吳穀人郭頻迦汪小竹周稚圭去取精審予欲廣之爲前七家則轅文葆馚養門漁洋梁汾容若遹聲又附舒章去矜其年爲十家後七家則皋文保緒定庵蓮生海秋鹿潭劍人又附翰風梅伯少窪爲十家詞自南宋之季幾成絕響元之張仲舉稍存比興明則卧子直接唐人爲天才近代諸家類能祧南宋而規北宋若孫氏與予所舉二十餘人皆樂府中高境三百年所未有也

張玉珊手鈔徐承慶謝山說文解字段注匡謬十五卷自吳下寄校徐氏手竄在海昌許氏子頌明經錄副以呈吳和甫先生予得粗讀之今爲詳校記大凡於此弟一曰便詞巧說破壞形體指段氏改易篆文多出朏晁弟二曰朏決專輒詭更正文指段氏改定說解者弟三曰以它書改本書謂段氏必以本書爲據改從他書者其論有曰玉篇類篇廣韻所引可信者多者文四聲韻集韻佩觿汗簡各自成書韻會雖主小徐亦多定以臆見戴侗周伯琦說多杜撰張參唐元度不通六書陸元朗時說以字林當說文正義書非一手詞有異同李賢李善注釋本書隨文徵引一切經音義往往約舉其詞又于所引之下別舉他說他如戴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事類賦注所采亦有增省至詁詞孤證尤不宜據改宋刻及鈔本轉寫未必無譌龍龕手鑑謬于形聲更不足道好學深思之士當愼其所從未可輕易點竄弟四曰以他書竄本書謂段氏據他書之異義改說文之解其論有曰各自成書當聽其同異雖爾雅

毛詩之可據亦不得用彼改此弟五曰以意說爲得理專
破段氏三字四字句之說弟六曰擅改古書以成曲說破
段氏移易篆文及移改聯緜字說解之失其論有曰段氏
强書就我且甫改一字後卽以所改者冒爲許書弟七曰
創爲異說誣妄視聽弟八曰敢爲高論輕侮道術皆指段
氏改易原文駁異說解諸條弟九曰似是而非謂段氏致
疑許書謂多改易其末則論轉注信江氏六書說也弟十
曰不知闕疑十一曰信所不當疑十二曰疑所不當疑十
三曰自相矛盾十四曰檢閱麤疏十五曰乖於體例謂注
中據自作音韻表周禮儀禮禮漢讀等書引用如古籍及其
他武斷處仰字下段注引莊述祖說證門侍人爲鬬持人

徐氏言曰莊氏博學多通積精深思惟喜改字不免肊測
案獻于莊先生服膺最深然徐氏言亦先生之諍臣也閱
徐氏匡謬十一日而畢以上壬申

癸酉春正下旬一日襆被度江赴秦樹銛秋伊娛園之約蓋二十年不問固陵渡矣閒中載嬉子浮江歸亦且九年照影春流華顛自笑此行蓋欲訪章實齋遺書邵二雲南都事略故渡江詩曰巖穴求書路鬬花載酒年娛園有還讀堂藏船微雲樓諸勝粉垣低亞曲檻縈紆小築山林蕭然物外梅英漸淡水竹清窈嘗游竹垞曝書亭亦未必遠勝此也主人秋伊有詩書畫三絕之目胡梅仙陶子珍兩同年王眉叔來會清言日夕襍籍架上書觸類佐之

次日游禹穴馬賡良幼眉亦至摩挲宕石殘字隱隱椎拓要難四周皆後人題名磨治鐫改有如積薪古物一奇阨要亦地近盾卑故耳審厥形模斷以下隧引棺之說爲可從玉帛萬國同軌畢來桐棺尊嚴神靈千古九服之內畏神服教上繼軒黃夏甸苾芒于今爲烈舟中閱幼眉詩文豪詩近大厤文亦略近中唐

吼山古大亭山也偕子珍一游洞門窈折舟行石罅仰視如梁如屋玲瓏四眾如荷扶渠藤蔓嫋嫋如無所著與子珍有白頭偕隱之約矣

書肆訪書章邵書未有蹤閒潘諮少白林阜開集貌似簡遠亭名太過所謂充隱者也

頁懷別錄寫本一卷選明代詩去取幽詭似竟陵流派自

淩子與自揚州馳書告子高病危旅魂孤子僝僽窮愁果不容白髮老書生邪弟二書來竟以二月二十六日丑殁十飛霞閣哀哉將與施均父經紀其喪

章氏遺書板至殘佚五十四葉取予藏本上木翻刻補完此書終以子故得再行于世矣粵雅堂叢書有之

閱杭州府郡志趙與懃乾隆己丑進士有譚鶴翔舉人下則作孫鶴翔注復姓談必有一誤副貢生乾隆壬申有譚之俊吾家白山陰遷杭家祠譜譜謀遭亂盡燬子十六歲時謁祠展譜一更兵燹無可推尋單門忘祖愧負衣冠

閱閱微草堂筆記河間紀氏以記誦博辨爲長殆難語于學術而所撰小說事理通達文字有自得之趣吳少宰師

深嗜之恆教後生熟習其書有以也

閱亡鶴齋養新錄不溢一詞遠在蛾術編之上

閱學海堂集文達督粵日已駸駸宋學矣

國朝文錄李祖陶所選雖圖行墨未拔俗然持論平實既排簡齋亦於望溪有微辭子定是編在姚春木文錄上吳枚庵文徵下明以來文學士心光埋沒于場屋殆盡苟無摧廓之日則江河日下天可倚杵予自知薄植竊欲主張胡石莊章實齋之書輔以容甫定庵略用挽救而先以不分駢散爲粗迹爲回瀾八荒寥寥和者實希中白穀成其謂之何疇人中所可哆口者惟曰有實有用而已

閱學海堂文集曾釗侯康皆可箸書講假借轉注數文翔選定簡暢樸秀篇篇可觀吳文正碑尚未入錄

閱王筠集十卷思廉爲鐵門之桀不徒接武殆可膺行鐵
體以長吉義山爲師而餘創荒怪時不能免思廉精密偉
麗神骨頗清置之晚唐亦登上駟令體則滯矣
閱潞水客談一卷自虞文靖創議後言西北水利者亦多
或未及行或行之未竟予爲發一妄語曰此非一統之世
所行也
閱陶庵夢憶八卷春閒在娛園見王兄大所刻甚工雅伍
氏粵雅堂叢書猶有闕失
閱張方平樂輿論二卷此亦二蘇策略策別之類直是
當時場屋文體所言雖近正無宗旨可尋不足推大但文
事整飭規矩未隳晚宋先沓之習未開

閱唐史論斷三卷宅心正大持論通達史家不廢
閱莊元臣忠父叔苴子內外篇八卷內篇論理外篇論事
時有精義不盡空言明中葉之哲士也頗尚捷悟得力于
釋老者多又涉果報之說安得刪正十之四五垂世而行
遠論文章最惡剽竊蓋斥嘉隆文弊
閱鄭方坤補正五代詩話意在廣徵傷緐猥矣
閱日本外史至信爭謙信紀兩才忠當使人神王詳述戎
事機智百出與中原史事不殊東國喜聚壤籍豈將才亦
有稽古之力抑不免傅會邪相門專政始平源氏當宋哲
宗終于德川家齊已當道光朝矣近代所謂將軍者信長
弒而秀吉興秀吉死而家康盛矛戟相尋託于忠信權謀

智力偉然可觀近則慶喜失職國王親政且十年西人訂
之國事又亟爲大變也
閱劉履芬彥清新刻宋本鄧析子爲撰校文一卷蓋取意
林繹史及許遹孫所藏舊鈔本勘正之
閱日本安井衡所誤管子纂詁二十四卷補正校譌二十
卷管子尹注支離淺陋宋長春劉績所補可節取王氏讀
書襍志是正文字漸可推說安井衡以海國之士研窮古
籍持義矜慎於是書不爲無功中引豬飼彥家田虎之說
多與王說相同頗疑其剽掠而託于未見中土書也某公
強作解事憂術作序而遺其揣剝則中土之恥矣
今日書估持舊本經典釋文目爲宋槧有季滄葦名印與
通志堂本毫髮無異惟無板心字疑爲當日初本捺印以
炫鬻者抑或爲性德祖本誤處皆經盧抱經據傳寫宋本
校正亦非可寶貴中有闕卷左氏傳一冊歸安陸氏藏紙鈔配極精
雅
得隨吳公第三女墓志拓本十五之年寅婚于李北俗固
用夷禮哉此志近年出土諸家未著錄前得袁爽秋同年
贈我唐田佺及婦龔氏二墓志搨本亦道光年出冀氏志
額書冀氏而志中題田君官不復書夫人氏族見當時文
例
秋試裘展集于都會朱鎮夫陶子珍兩同年以送考來晨
夕過從談藝深至鎮夫幼學耆書子珍摛文希古吾黨之

後人矣

海甯唐端甫錢警石先生之弟子也熟精目錄刻志校讐爲予言邵二雲南都事略曾見活字印本有闕卷耳似入閒必有傳本志之以俟

閱桃梅伯復莊詩問浙東一巨手蔣劒人嘗評定亦入徵學正細心讀書足啟後進詩文樸老無浮麗之習不獨曝書襍識大有功于承學之士也

偶作十六字令云寒燕子辭巢漸欲還無人處記取舊紅闌盖有去鄉之志占此爲別

沈萊峯同年星標自農曹改縣令出都來　前年俞子俊同年烈則以郎用知縣改官內閣中書出入無常亦皆云

靡騁予日來方經營一官思之自笑

偕新榜諸友入貢院見聚奎堂有副主試寶廷竹坡題壁詩曰絶世高才未易尋燈前幾度費沈吟漫誇此日衡文眼休忘當年下第心玉氣迷離山靄重珠光隱約海波深英奇埋沒知多少慈榜書成愧不禁主司有此詩亦可謂語長心鄭重矣

閱太平廣記所采六朝以上雋雅可味唐人說部漸尤

閱方彥聞駢文縣麗曲暢足與開天名手接武文壇于仁壽以前略近孝穆盖洪北江孫伯淵可抗顏行也

閱董方立遺文骨體清峻音節哀婉故當弱于子山淺于

常以書規曰縱橫襍說俳諧短書唐喪佳日良可惜也深

整栗不如而清轉勝之誠一時麐鳳方與莊仲求謀合刻二集以板刻均散失

曾平湖書來示予鮑太守子年新刻觀古閣泉說一冊讀橐一冊皆言古泉事語不溢而盡能中一則云舊泉縱欵斜簡牽必饒有神致僞作者悉力求工能爲明晰不能爲模黏能爲精整不能爲姿態予論金石古器物夙持此論太守發之甚快又論長安群匠父子僞刻錢幣往往翻沙成之世閒何物不僞哉

閱張北拱國策評林十六卷所見甚正予文事亦深可付學子

閱太平廣記五百卷亦一過有書後一首入集沈穀成庶

許子華高仲瀛白叔出錢唐門意行湖隄茶喜至平湖秋月亭櫂小舟回雲陰羣山湖風倒吹天容沈沈春意漸暖水濱柳枝已黃十日後當如煙矣欲以蘭陵王賦之驟熱解衣燥氣乘之咳甚失音殆以將圖作吏天告我以捫舌耶以上癸酉

甲戌計偕有三上記一卷中多徵歌文燕語綺事瑣刺其中涉友朋文藪者數則

與宜昌樊增祥雲門定交下第後贈言以爲古君子勿爲今名士相勖讀有用書成偉人斯光寵耳淚眼離尊不勝

壘塊
南皮張祖繼爾彥老樸陋相見以爲村夫子以詩稟見示駭矚動心爲之去蕪存眞得三十餘篇非當世文學士所能道擇其尤偉者錄此春秋無冰記冬月地氣從南又北行切莫天津橋上過而今恐有杜鵑鳴漫興正爾黃昏候悠然出草堂杜門無一事久立不辭涼久立閒看捉迷藏離羣趁月光中原爭逐鹿岐路正亡羊大索先深巷冥投又短牆兒來暫借問若輩爲誰忙迷藏好句催君作斷頭解人生遇足風流官家愈妬愈知已寄語黃泉辟播州王冑一怒毛錐決意投心身切莫自爲讐縱然人世成詩聖至竟難分家國憂投筆國無長君兮噫身無怙恃兮噫婦死子寄兮噫終鮮兄弟兮噫鮑叔何處兮噫冬雷夏雪兮噫山崩海枯兮噫童子嘿尿兮噫雞鳴不時兮噫大札飛來兮噫五噫二章把酒登高問上天無私畢竟是虛傳裝航生有何功德既作鴛鴦又作仙問天春雨如賢才年來見愈少跋扈惟春風力吹白日小春雨春來何足樂春去未嘗悲別有關心事傍人那得知春去
閱錢南園侍御詩二卷樸厚純實景眞杜韓于退之尤深矣
湘潭王壬秋有圖明園詞徐壽鴻兵部序之作干辛未予未與壬秋識面帝京連昌談何容易不知於津陽門何如也
閱詩古歛初刻魏默深與定翁齊名始于劉禮部兩遺卷一詩學問涂轍不盡同惟皆不主故常魏氏高言西漢說詩欲排毛公埋三家遺緒聞詩古歛十卷本後益蔓衍矣
以上甲戌

閱王敬哉青箱堂集八卷文亦檢束書牘作理學門面語可厭銘狀差不溢濫卷末自序年譜述崇禎十二年進士順治三年考庶吉士首選使人不知爲易代之事可笑詫也

閱顧國楨祖香孟晉齋文集有七藥及幽憂論十首皆堅勁卓絶散文樸至駢儷勦粟在稚威北江間何減方彦聞邪浙東有此人久游山右故鄉竟不知名惜早世不獲接席

閱一小書失記其名爲皖南戴某撰云玉帳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于其方置帳則不可犯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逢寅則巳爲玉帳杜詩廷留玉帳

術又築城務令根深土實或開土丈餘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土皆可爲負重之本土實者取成凶之土沈于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是謂實土若鬆沙浮泥必開墾令盡方可立基至于基阯廣厚必較其上所載者倍之凡城身高四丈或三丈五尺面闊必二丈五尺底闊六丈

閱駢體文鈔設辭自曼倩解難以下七林自七發後未嘗悉心其際今日句櫛字比知解嘲七發固是箸書諸家言各有當皆非苟作口耳之閒且二十餘寒暑乃始心知其意

出關游書肆得陋軒詩集夢陔堂詩集予已深厭別集而入肆無可求索又收詩文然哭黃二集實別集之翹楚

閱王韜普法戰紀鶩勁略似漢書往見日本外史紀平秀吉敗時養馬以至當國則神似孟堅戰紀書海國兵事魚家人至金陵遂買舟同赴安慶舟中偶閱曾賓谷駢文憶在白門見金和亞匏言廬雅雨畢秋帆曾賓谷蕘林皆有之王韜者吳人習歐羅巴事亦具深識於普法事外既知英吉利之將衰又知俄羅斯之必橫以戰國之秦楚視俄英情事最合言外之意恆爲海內發題粵張芝眞同譯殆一席不盡藉名位交游也是爲正論十月十二日挈帑客懷甯矣

閱喬督部鶚摩亭札記有云近人李君言崔銘是陶隱居

撰弟子孫文弼書見寶刻叢編喬公云近吳子苾學士刻叢編闕揚州一卷李石續博物志卷入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迹閱畢氏續通鑑詳宋略元似成書時稍艸艸徐氏書卷帙尤少不如元紀何如子未見健庵尚書所撰也

閱鄭贊侯詩一冊波瀾老成取徑甚正評者徐王二君動以杜陵相期是談者門面語予獨取其敦厚似放翁所少者跌宕排奡耳五七律結句多弱亦是一病選十餘篇別存

閱揚州畫舫錄李氏頗留意一時文獻不當以說部輕之

以上乙亥

丙子元旦雪晴凝素冰筋在檐盞屋路山甫江夏鄭贊侯

樵蘇清談入贊官作文語當爲奴子所嗤

閱盧刻顏氏家訓南人入北顏氏之文樸而嚴庾氏之詩深而秀足以抗手家訓義法可觀折衷經教尤當日所難閱盧刻西京雜記抱經先生信爲出自稚川不從吳均之說但就文體定之亦似未到齊梁

閱盧刻賈子新書與程榮本對勘未必舊本皆非

送孫仲容楊蓉初入都附師友書顧瞻春明如在天上風塵一墮無振拔之期計吏車前不見譚生轍跡去國之心如忘西笑歲事崢嶸落鐙風急無多花月雨雪閒之攜手北門殷憂曷已

有人持畫古人四幀索題振觸書之不必入集存此以識

一時之慨胡天風雪上林春祇有飛鴻識漢臣海氣荒荒李節去近來冠劒屬何人蘇屬國無復風流替右軍人閒揮灑失羊裘須知一樣新亭淚零落當年誓墓文王右軍蘇長公

簾陰如墨柳微明飛破春寒送鶴聲回首家山梅輕別有梅花處酹先生林處士陽羨風光未買田墨磨人漸改華年他鄉弟一安心法芳草生時只醉眠蘇長公

路山甫爲子書楹帖爲左顧孺人右葬稚子上俑帝俾下道齊桓十一年前集句也

郤陽董引之得古匋尊有三足作夔龍首以示方朔小東定爲泰尊尺寸容受皆與禮器圖不合尤顯者古尊罍皆底平所以承之於楙禁今三足非古祭饗飲射之器可知

第色古制樸斷非宋以後物

送孫方伯上定海輪船十二年總年文字交六年年家子兩年屬吏所學涂轍不同臭味終合一旦分張欲再向袍帶閒作文士語豈可得哉

閱顧祖香周列士傳命意高奇非苟作者文章之事知政知化夙昔持論如是得此等文字益堅予說

爲新城黃襄男題行看子書定風波二調歸興年年厭曉雅無風波處也思家何況風波滿耒了不道釣竿難覓似

黃麻老去臨淵何所羨一綫殘春心事惜飛花漁弟漁兄無信息贏得鳴榔津鼓夢中差雨笠煙簑兩不知擎杯偷照鬢邊絲無用文章君莫笑誤了畫中人更誤伊誰網得

長魚鱗莫損還宜撇波來去寄相思酒債尋常行處有記
否冷吟閒醉少年
閱懷甯陳閩莆夢辭七律一百二十首婉約丽密能以意
運詩爲悼亡作予許爲序
作井黎敦靑改龔二跋大略主穆天子傳有井利口事後
出而收百物喪器井利典之之文以此敦之井利當之爭
古文靑改文字也皆見說文
閱齊民四術包氏學雖雜霸然其言深切著明足振七略
名家之緒
春夏閒瀕江上下迄浙東西皆有妖人截髮之事近則巢
縣廬江六安大通樅陽日有此異昨日已見于安慶西城

皖豫閒蝗起閩有戕官之變幾輔齊魯大旱請賑豫章大
水初退流民載道福州漂沒人民官收之屍六千具噫
從甯都彭筱川大令乞得躬庵先生恥躬堂集是集寫本
咸豐庚申祥符周季況以示予屬爲校正季況以示予屬爲校正季貺蓋得之彭
氏後人雲墀都轉者凡十二冊予方以襄校至汀州城陷
盡喪行篋彭集遂淪負疚先哲久矣今閱是刻都轉於咸
豐二年重刻在庚申前八載是槀本所有已具刻矣
安慶城中地生毛古占曰兵起民不安豈天心尙未厭亂
邪翦髮之妖捕治無方土人乘機放貨槃人舒桐以北幾
斷行旅潁亳蝗蝻盈野建平客民鬨殺教民變故百出
閱文獻徵存錄汪中篇中載學制廢興篇目蓋容甫先生

述學本書也他傳志所未備又采遺論數則與實齋先生
文史通義相發造車合轍益堅予私淑艾之志錢氏記事
爲未成之書分別部居之義雖可推尋而王菉原遲久校
刊未能理董王序言曾屬俞理初陳碩甫兩君治之而讐
校亦疏予意欲重次其文稍明鄉先達箸作之意惟儉書
不多本文譌失校正頗難
儀徵槐蘭畦潛庵復筆載丹徒戴善之同治丙寅築蕪湖
圩以石灰襍土一重石灰加杵若干一重土加杵若干相
間而下圩堅數倍于昔前時多用蘆葦襍以河土也
閱王船山說文廣義專門之學未開極有明通之論較然
先覺足與黃白谷字詁並王氏有見於時師傳習謬分體
用動靜一字每發數聲之陋然明季小學鮮師說說文無
完書王氏精力絕人而迂曲武斷在所不免于古籍中聲
轉假借舍子用母之例皆有不瞭志在截斷衆流尙非洞
精古學
山甫以倉譚甎研貽我涑人銘之曰萬斛湖光耀寒綠飢
蚪吐翠鱗煙芯隴秋稻熟江之南豐年手贈仙人譚予自
銘曰不作鏡老磨甎吾家故物伴青氊吳邪晉邪文字之
壽三千年此研旋失去故記之
閱王船山讀通鑑論三十卷王氏持論以仁心爲宗旨而
重有見於天位天祿之分不以古治爲悉可法不以後王
爲皆不聞道封建郡縣之天下各有主治寓兵於農之迂

論不可復用相臣以亮天工而極密可別付大僚諫官以
匡君德而彈劾自在考績又言武功不可廢文人多失行
皆與經訓表裏胡石莊之論性學章實齋之論著書先生
之論治理如山有喬嶽水有靈海奉以爲歸而推求之畢
世不能盡也

閱王氏詞綜四十八卷二集八卷王侍郎去取之旨本之
朱錫鬯而鮮妍修飾徒拾南渡之瀋以石帚玉田爲極軌
不獨珠玉六一淮海清眞皆成絕響即中仙夢窗深處全
未窺見子欲撰儕中詞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今始事
王選所掇者百一而已

閱黃燮清韻珊選詞綜續編填詞至嘉慶俳諧之病已淨

即蘧衍闡緩貌似南宋之習明者亦漸知其非常州派興
雖不無皮傅而比興漸盛故以漸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
流爲江湖以常派挽朱厲吳郭頻伽佻染餖飣之失而流
爲學究近時頗有人講南唐北宋清眞夢窗中仙之緒既
昌玉田石帚漸爲已陳之芻狗周介存有從有寄託入以
無寄託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近世經師惠定宇江
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張皋文龔定庵多工小詞其
論文之言度亦在所鄙夷

潛山輿中讀杜詩無處不樸無處不華夔州以前是唐詩
夔州以後是杜詩有夔州以後乃知其前即是杜詩矣此
語恐索解人不易予十二年前亦尚未解此
在滇松官齋閱李邁堂文錄續編躰尤更不逮前選三十
六家所謂六家八家者則未刊李君學究好事時文變相
所見僅到此金元明八家本稍可傳記包愼伯曾有與李
論文之言度亦在所鄙夷

文獻徵存錄采全謝山王漁洋之論最多當爲趁向所在
閱樂府詩集唐人用宮縣字不入先部黍盛字不入庚部
四聲尚未盡然

閱詩鐸張中書仲甫丈撰此書垂二十年而成後徇應接

察意各以類從爲總集中別派其義以有用爲主殆法文章正宗記前輩言詩文事當挽之以質詩鐸所取庶幾潘四農養一齋詩話云詩本是文采以實爲貴則文濟以文勝則庶矣

國史儒林文苑傳刻本四卷非阮文達原稿而列學經堂集儒林傳序所言與書不相應傳本尚稀錄其目

顧炎武　張弼　吳任臣　孫奇逢　耿介　黃宗羲　弟宗炎子百家

李禺　王心敬　李因篤　朱鶴齡　王夫之　陳大章　劉雲鵬　謝文洊　彭任　張貞生　高愈　高世泰　顧樞　刁包　彭定求　范錫鼎　劉源渌　韓夢周　閻循觀　應撝謙　陸世儀　沈昀　張履祥　劉汋　張爾岐　馬驌　王懋竑　李光坡　從子鍾倫　曹本榮　潘天成　顏元　李塨　邵廷采　族孫晉涵　周永年　儒林上

薛鳳祚　梅文鼎　王錫闡　胡渭　顧祖禹　葉佩蓀　閻若璩　李鑑　吳玉搢　萬斯大　兄斯選　弟斯同　惠周惕　子士奇　孫棟　余蕭客　陳厚耀　顧棟高　陳祖范　吳鼎　梁錫璵　嚴衍　沈炳震　徐文靖　任啟運　全祖望　沈彤　蔡德晉　盛世佐　吳廷華　王士讓　江永　臧琳　汪紱　胡匡衷　盧文弨　孫志祖　朱鶴　錢大昕　族子塘　戴震　淩廷堪　武億　儒林下

谷應泰　宋琬　施閏章　高詠　李來泰　王士祿　弟士祜　徐夜　秦松齡　倪燦　嚴繩孫　汪琬　梅清　庚計東　申涵光　柴紹炳　張丹　陸葇　從子奎勳　喬萊　葉燮　趙執信　馮廷櫆　陳維崧　吳綺　汪楫　汪懋麟　毛奇齡　朱彝尊　李良年　譚吉璁　潘耒　徐釚　尤侗　文苑上

龐塏　邊連寶　孫枝蔚　李念慈　吳雯　傅山　顧景星　葉封　黃虞稷　馮景　邵長蘅　吳嘉紀　陶季　史由義　周起渭　姜宸英　嚴虞惇　查慎行　弟嗣璨　族子昇　陳儀　黃之雋　胡天游　張鵬翀　孫致彌　陳兆崙　趙青藜　汪越　沈廷芳　劉大櫆　吳定　厲鶚　商盤　李鎚　朱仕琇　魯九皐　蔣士銓　姚鼐　姚範　文苑下

閱樂府詩集南朝兵爭奢亂嘗於吳歌西曲識其憂生念亂之微言故於小樂府論其直接十五國風中白而外末必盡信予言

連日與周涑人筆談小奚奴相望于道歲晚風雪中作學究相磋切當亦人海中一奇以上丙子

閱黃襄男詩稟錄其佳句除夕云六年官是客除夕我思家懷甯尉云罷賊者誰典史耳嗟汝太倉一稊米大觀亭云江淮孤掌無完卵吳楚千帆送夕陽秋熟云翅首看青天片雲如過客懷甯云往事南朝觸恨多憑他破碎是山河不知草長鶯飛候可有春鐘燕子歌五言云寒風吹皖水養拙似窮山贈子云儒生憂樂關天下綺歲文章見古人又曰冰霜天地波濤沸便作詞臣已愴神懷臥雲云難覓不逾原拙用側聞無恙尚吟身元年云長風駭浪都忘險穠柳驕黃又一春夏日云醜石鬪花畔相思又醉眠泊午渚懷臥雲云高樓終古此明月滄海予今憶子雲金陵

贈友云幾年書亦拋城旦何日文同誓石軍五言又有風
花飛自閒七言但見名山滅宦情冥受譏彈即異才皆名
句襄男刻自知齋集行世此則近作也詩如青峭數峯蕭
然遠寄以山谷立之幹以惜抱和其音作手可數填詞性
不甚近又喜學北宋質直處北宋之質當學直處不當學
此則爲二陳之說所眩二陳謂廣夫藝叔

安徽通志載乾隆閒六安貢生鄧最在虞有文選集解五
十卷涇朱珔蘭坡有文選集釋二十四卷記此以求蘭坡
有古文彙鈔二百七十二卷吳江沈氏已刻又詁經文鈔
六十二卷不知世有傳本否

閻洛陽伽藍記摛文振金玉之聲懷歎極黍禾之感體狹
美升庵輩等夷也

檢篋中近人別集姚梅伯許海秋魯通甫王句生楊汀鷺
皆卓然有所成就通甫源出潘四農句生學于黃春谷魯
遠道客無語送行人盡歸十五若止如今日何人不白頭
十六蟬聲帶殘暑蟲語入新秋十七魚龍快乘勢鷗鷺懶
忘歸十八由來久別歡娛少況是中年感慨多十九薄酒
不妨連夜醉好花能得幾回看二十山左詩派遠有崇緒
小塘名家子深藏若虛皖中無以文學士目之者
偶閱王子安集送劼赴太學序有書不云惟孝友于句同
今讀記此
閱方密之通雅所言今日視爲芻狗當年實爲麈麾非元
幾出藍王亦具體
明季嚴衍永思與弟子談允厚撰資治通鑑補久而未傳
于世錢辛楣先生始表異之吳門近日活字印行得而讀
之自是篤實整齊之籍必以爲涑水諍友恐尚未得本書
宗旨所在然心力堅果成書刻苦於二百年後得傳甄林
士之精神專一與造化通昨與涑人論此慚我曹之淺涉
矣
閱盱眙王約軒伊藕室集文骨蒼堅非苟作者
莊中白從揚州來訪不相見六七年始得接席見其篋中
大圜通義八十二篇易緯略義八卷三日後即赴秣陵矣

八月之官歙縣十四日上大洪嶺飛泉百道響若琴筑若
當盛夏雨餘飛瀑殆如懸布耶上嶺七里可二千級石磴
寬平殊不覺忽聞中萬松仙霞之陵且狎視之登絕頂望
仙亭啜茗俯視千嵐百嶂舉手欲摩其頂始知所歷高矣
下嶺八里行人記牌間云凡二千三百四十七級盤折而
下目瞰萬仞使人心栗昇者當峰回路轉足眞垂二分在
外中秋宿漁亭十八日上官

歙朱寄洲以與軒先生駢文手稾六篇見示卽滄湄觀察
初刻七篇之底本也朱氏舊藏尺牘孔先生論駢體一札
尙在

寄洲藏古金一事形方有穿受柄綠色如玉宜爲春秦爲
龢之龢今本說文注誤從示故大徐有非異文之疑曰部
亩注舂去麥皮也爾疋釋器廝謂之饆是古田器無疑暇
當作說亩記之

休甯丞張大心子赤箸易象大學通解以易象傳分配正
修齊治平略同眞氏衍義之體而以乾坤兩卦爲原始要
終於理亦無窒然學究家當而已又箸樂記訂補章句以
別錄所補樂記二十三篇析今樂記爲十一篇其十二篇
以下雜輯羣書以補之備經生家一談助走筆爲兩序張
贊公暢然意滿子赤江右儁行貢生也

閱震川尺牘清如嚼冰雪中多見道之言

閱通鑑當後周南唐之世柴氏方務恢張香孩兒已在腋
近姚石甫之言可爲炯戒儻世宗不勤遠略綢繆國政以
爲子孫堅凝之埶則天水不得居功名之會其時强藩舊
鎮唐末諸雄已略盡竭人自守後唐文弱吳越僻處未有
爲周難者上下相維文武互用未必再世而遂亡也

閱通鑑佛圖澄曰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愼乎獨而不
易幽獨者敬愼之本荷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聲無細
而弗聞事未形而必章理學粹語不意於此時得之

官齋除日讀書亦一奇也讀文獻徵存錄書此二語四十
五歲爲此粗官豈獨鄧禹笑人憶二十九歲曾有周瑜荀
彧是何人之句辛未出都又有周瑜荀彧成虛語回首風

塵十二年之詠悠悠忽忽樹立無時百里之官守尙不能
行吾意徒以炯然方寸示三代之民而已以上丁丑

讀高達夫封邱作七言至乍可狂歌草澤中甯堪作吏風
塵下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使人悲氣短心摧如是
如是

寄洲藏五色評本義山詩蠅頭細書幾滿不知出何人手
中有倩樸山師者疑爲程讓堂也

阮文達華山碑攷載桂未谷跋云吳江陸繩直之在西安
曾見二本一已褾歸惠民李氏一未翦是世間三本之說
斷不可信宜近日李若農學士又得一本也學士所得當
卽惠氏李氏本

閱駢體文忽悟士衡連珠文小而曲盡事理學駢文者以此爲法自無浮靡之失乃不爲談古文者鄙夷
歙司訓巢縣鮑雲章字秋河著姓氏蒙求亦學官之大雅者原名姓死聯珠予爲更定
閱通鑑山濤云釋吳以爲外憂其言近是然晉武人倫之變不由侈大武功所致宮闈釁起不孝不慈三綱絕矣董養太學升堂之歎百世龜鑑苟非東南混一琅邪何以立國司馬氏之不血食豈待寄奴也哉然則羊杜王張之功不徒廓清且以再造晉室已
閱通鑑溫序有無令血汙土語注土音杜汙土血糢糊之狀然則俗所傳糊塗字正當作汙土胡突鶻突猶後世方言也

月餘日出入寡歡心志慘沮覺非住畎忽得揚州書乃莊中白訃也鄙人逝矣臣質已淪茫茫六合此身遂孤懷甯一別竟終古矣二十餘年心交無第二人素車之約亦不能踐夢魂搖搖更無熟路再展遺文遂有昨猶見佛今日已倩我聞之歎
聞故交王少梅死書生久困筆研間成進士策名爲吏曾不中壽非獨士人之分量薄亦鄉國之氣運未茂如瘠土無嘉禾當加意於一溉之力以節儉爲本慈惠爲體勿改常度勿負初心抑亦所謂不朽者耶
鈔得馬鶴船讀段札記遺稿無論其精詣何如以老輩之勤代采撮之用取資正不少耳此書後二年刻於江甯
歙縣官廨落成內外楹聯錄存大門云山居者多壽學道則愛人大堂云患寡患貧告閭閻疾苦未平莫向訟庭甘對簿以養以教課殿最拊循乏術重新官閣愧戴冠儀門云歌古調試濯塵纓白水淺深江見底活泉疲氓願求丹藥黃山繚緲吏如仙二堂云茶戶喜麥隴香大有頻書歌舞徧天都士女江水清庭花落一行作吏咎嗟問山越饑寒客座云閒政山房稼穡艱難懷古名山思問政文章緣飾微吟流水賦新安臥室云何忍鞭笞誇健吏試從衾影問初心樓題以大雨樓面大雨山聯曰談風月居高明閱通鑑補戰國數卷原文補正均非完密黃薇香明經周季編略可以拾遺而又病其補綴割裂也頗以繹史爲善閱老子其言精深固與六經偶古禮古制時復參見昔人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八字注文誤入予以爲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三句亦注文言以喪禮處之句易州石本及御覽引皆無上經第十下經第五十一皆有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四語必有一衍誤然各本皆有上經第四下經第五十六皆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下經第五十二又與五十六皆有塞其兌閉其門二句竊疑此六句皆誤羼游雄村竹山書院曹文敏文正二公先人所築文社臺榭幽窈花木靚秀中爲講堂旁爲得此乃清曠楹聯暢以抄

際鶴兼之雲外山屏刻曹學詩得此乃清曠賦卽以聯語爲韻史梧岡書之二君西青散記中人也繚以短垣而新安江峯巒如屏帆纜上下擔勝在遠山澤之委可以坐嘯昨致質見橋書云頑雲擬月枯坐秋階散朗神情不耐走俗今日略一陶洗耳

南皮張鄦濤先生予舉生也視學蜀中撰書目答問可謂學海之津梁書肆之楊黎固今日一大師倘欲補闕拾遺抑亦弟子職耶

閱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昔人云自養新通藪二錄出而古義之未挼者少矣竹汀先生樸學之榘辭達而澀于阮戴孔爲前輩鄉南江爲學于同時有王西莊紀曉嵐雖亦精深銳敏而粹美無過先生者戴東原欲以爲第二人竊不謂然養新餘錄記何道夫語出梁溪後錄曰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麤足而可以及人深有味乎其言

浙江書局刻諸子荀子謝墉盧文弨本董賈皆盧本法言秦恩復本申說明世德堂本老子會稽章氏原本校聚珍官本文子聚珍本管子明趙用賢本孫子孫星衍十家注本商君書湖州嚴萬里本韓非吳鼒顧廣圻本墨子畢沅孫星衍本呂氏春秋畢沅本淮南莊逵吉本晏子春秋孫星衍本列子莊子皆世德堂本予欲廣之閱汪燦人理學逢源學究著書不離兔園冊子

閱八家四六子才氣蒨葱體弱然邵則正宗雅器讀述論孫馮翼輯本潛夫論汪繼培本抱朴子孫星衍嚴可均本說苑新序中論傅子正論申鑒未見善本以上皆羣書治要所收又欲廣以大令萬玉堂本論衡足本閻中周季況藏文心雕龍黃叔琳本顧廣圻校金樓子鮑以文本劉子無善本風俗通義有錢校本如此則唐以前成家舊述備矣以許邁孫所藏足本意林續之豈非藝林盛事略記於此

閱字詁春谷先生案語論聲音甚精然未必與本書意合

閱義府案語辨詩騷調同非韻七諫誤學此論未然予別有說

閱墨子非儒以上皆其爲學本末立言宗旨閻篇亦可推

煒言種辨複門亂不亂持之有故六藝之別宗矣經說以下博辨破碎出學墨者傳授傳會貴義以下尤漫衍備城門以下禽滑釐聞別出紀述附之而傳文中言太守三老亭長秦漢閒人羼入以附于非攻之旨而已曼子春秋柳子厚入之墨家漢志固在儒家今入傳記丙簿之書且從漢志

閱淮南王書九流之鈐鍵矣求百家之學者當從此入

戊寅十月六日歙縣受代二十六日發舟漁梁寒崖紺碧樹草依依未甚寒也倚蓬讀書周美成云依然舊風味

閱汪燦人理學逢源學究著書不離兔園冊子

閱八家四六子才氣蒨葱體弱然邵則正宗雅器讀述

學一過每展卷則心開目明不自知也如釋三九自序哀
鹽船文宋世系表序漢上琴臺之銘振古奇作弔黃祖文
廣陵對黃鶴樓銘荀子通論次之八家中可與抗顏戴氏
遺書序防護昭陵碑而外不多得也
水經注以漸江水終篇舟中讀之新安發源以下敘次甚
簡並有譌失記嚴先生事僅云有石室不言釣臺按子陵
釣富春大澤中非必憑江垂綸也酈注於楚越間水當時
在南疆者大使舟車未經概略茫昧而江水篇又有闕卷
有原無委矣
晉歸杭州句留五日聊臻小舟於岸上住松楸無恙風景
不殊巷陌遷移至迷舉足友朋徂謝訪舊爲鬼間見桑欽
酈注
閻張子虞同年雒文十餘首才氣跌宕軌範先正稍未洗
伐耳
發舟赴皖歲暮浮家蓬底閱凍水紀聞十六卷溫公所記
多關政事得失於張后追尊之禮西夏用兵之事尤致深
慨其旨與通鑑略同非小說比補遺一卷爲介甫發者十
八公亦自悔知人之難署履役法發端一妄男子蓋所以
示變法之用心本末耳
閱老學庵筆記載合肥趙廣李伯時之小史畫馬亂眞建
炎中陷賊賊使圖婦人毅然斷以實不能畫遂斷右手亂
定廣用左手畫觀音大士而已此事今人滁州侯度謹之
爲劇賊李紹受斷指古今人誠相及前皖學使朱公蘭旌
之曰一節千秋侯生尚在作書署名斷指生以此
閱劉念臺人譜以改過爲宗旨固非袁黃一流
閱今水經脈絡分明詞簡事覈固可追蹤桑欽世有道元
爲之作注則水道提綱行水金鑑皆可擬其書英左右采
獲亦不朽之盛事戴東原水地記發端未成與黎洲書順
逆互用
閱意林五卷馬元會之書爲子家振綱今無傳本者吉光
之羽有傳本者校讐之要汪小米嘗得宋本第六卷蔣氏
別下齋叢書刻之世乃見足本矣許邁孫陳桂青皆有寫
本
閱淮南天文訓補注此學夙未究心不能卒業許高二注
之辨當以蘇子容之言爲準
閱匡謬正俗顏注漢書深子小學故是書于聲音訓詁殊
足名家
閱文心雕龍童年習熟四十後始識其本末可謂獨照之
匠自成一家章實齋推究六藝之原未始不由此而悟蔣
苕生論儷體言是書當全讀固解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駟
矣章氏云戰國文體最備此言亦開于彥和
閱酉陽雜俎柯古才性縣邃文章過子高彥休闕史第菁
英已具太平廣記中久欲校治廣記或即以段高二書發
端二書同紀滄洲釣詔事敘次各殊周涑人嘗言可識文
徑

閱章宗源逢之隋經籍志考證十三卷章氏以畢生精力爲此僅傳史部意在搜佚考逸可謂精勤愚意則於存書中與志載卷目同異及佚書之近人輯成篇卷者補注一二亦目錄家所當知子方治九流之言擬依章氏例爲子部考證中白逝矣誰與共此業者

閱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十一卷經師論定爲百篇之遺非出汲縣冢中朱氏後出頗采戴王粹語丁宗洛管箋亦掇拾入注惜其未見莊氏說耳予有趙在翰校本明年當並莊氏尚書記補拾遺闕庶幾可讀

閱韓詩外傳汪容甫云韓詩荀卿子之傳也頗與孫卿出入若晏子春秋則未必出外傳前

閱黃仲則集清雄成就近時稱許亦稍溢矣

歲不盡五日始抵樅陽門下解裝定居勞人眞艸艸矣以上戊

篋中詞五卷前年錄成復補數家潘四農養一齋詞清疏老成而少生氣其持論頗嚮議宛鄰詞選以北宋之詞當盛唐之詩不爲無見而理路言詮終非直湊單微之手何

青耜心庵詞存駘宕丽逸如見六朝人物與許海秋齊名不虛也

閱曹小塘近詩一冊完篇不多雋語可喜耽雪一律曰獨秉陰凝氣發爲冷淡情漫天原有勢落地便無聲白水看同潔紅爐點便驚瞳瞳初日出何處可容卿殆有所指斥之錢詹事而益嘗其旨予於近儒小學成書足以名家者涉獵不少亦微有識解嘗欲撰說文解字注疏盡收諸家

閱龍翰臣方伯古韻通說集眾家之成而雙聲轉音亦得所欲出

之菁英許珊林先生有說文統編未布人間久而未舉年且五十將疏爲條例以待來者文選注疏亦例定而無屬艸告成之日

楊惺吾刻潘孺初雙鉤楷法溯原從說文分部集唐以前眞書碑拓體例仿翟云升隸篇可謂洩未有之祕予往在閩中欲與魏稼孫撰六朝別字數卷未成見楊蕉隱與馮子明書云圖書集成天一閣殘書歸宗湘文太守缺一千五百卷方謀鈔補此盛業也

赴江甯舟中閱莊中白遺書大圖通義亦曰周易通義稟本十六卷八十一篇大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中白之

書作于憂患有爲而言非經生家法也後死之責謀傳其書以告心知其意者

飛霞閣訪劉恭甫君名家子種學績文洞明數術然黎讐校猶有家風過客傾衿未悉其蘊歙汪宗沂仲伊亦以舟過暫留聞聲相思薤蓬忽合言念中白人琴感深

金陵事訖回舟閱韓叔起刑部翠巖室詩鈔一意學杜不事藻麗雖於柔厚之旨有閒而孤迥沈摯足以振式浮靡

遠師青田近接野人我有一匹好東絹請君放筆爲直幹若爲比部詠

鄭贊侯言蜀產白蠟囊蟲食樹而成蠟字不見說文爾雅當是何物予定爲蟲省作蟲爲腊爲胆爲螿聲義皆近蜡

臘字通故宜孳乳作蠟耳

馬華宣小農自漢上來以張氏墓志十品見貽名玄弼者舊無著錄汪砑山所見金石錄僅載慶之孚軫三志

漢陽郡王柬之父名景之慶之敬之者柬之弟名胎者柬之猶子名軫名點名孚者柬之孫名曛者柬之曾孫而軫字季心有二碑一丁鳳揆一呂巖說揆道光二十年出土

之猶子名軫名點名孚者柬之孫名曛者柬之曾孫而軫字季心有二碑一丁鳳揆一呂巖說揆道光二十年出土

舊無著錄汪砑山所見金石錄僅載慶之孚軫三志

朱子語錄答陳君舉有云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過甚反涉吝驕

閻王白田朱子年譜於本家學術所得甚深鰓理完密此編著錄當入儒家不必以譜錄類列

之官全椒道出白下孫仲容同年以亡友戴子高所輯顏氏學紀見贈顏先生以周禮爲學其言切至嚴于事爲孔孟正脈或在此不在彼

王逸楚辭注簡質有條逈文采隱然洪氏補注徒多事徒好事

舟過六合閻揚州畫舫錄可謂觸類旁通志絜行芳者矣

上官以六月下旬二日撰堂皇一聯云家風老秀才寒士居官不愛十分享用地方窮百姓細故興訟可憐大半受愚題東樓曰安期樓以椒陵山有安期洞子不愛六字後改留得幾分本色閻劉融齋撰槃七卷樸至深遠得未曾有

閻丹徒馮煦夢華蒙香室詞趁向在清眞夢窗門徑甚正心思甚邃得澀意惟由澀筆時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當抹以虛渾單調小令上不儕詩下不墮曲高情遠韻少許勝多殘唐北宋後成窄格夢華有意於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

雜閻尹文子公孫龍子周涑人言欲取諸子家言語句相襲相同者最錄之以別眞僞觀升降此言似易實難于文學大有功吾輩五十之年度不能治此煩驟兩家稚子皆未必與于斯文傳之其人不知誰屬元明刻諸子有纂圖互注本亦是此意但

汪端亦有見地然與古人競門戶可笑晒言詩之旨推本六義曰溫柔敦厚曰思無邪所謂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

見不談持此以進退百代即非一己之愛憎否則刻畫唐突應聲吠影而已籍謂文章之品評唐以前多公論唐以後多私言以由唐以來不識本原日甚一日也

閱盧刻乾鑿度一過因檢張皋文易緯略義校之下卷前數則皆與上卷末重出當由寫誤可彼此勘正古微書不列乾鑿度陳氏刻于嘉慶稱發書讐勘何不各注所出殆亦欺炫之言

閱日知錄集釋舊治顧書尚在閩中略附論議不事考證此本已貽潘鳳洲今復治此以當溫故

吏散無事時時檢書嘗以為子之檢書即運甓之遺意此語十五六年矣

楊惺吾寄歷代地理沿革圖至補六馬兩家所未備頗有益于世用

閱正雅集百卷略徧符南樵刻此集時予方游京師一接其人以剞劂為羞雁已而符死山東書本南中不數見平心論之掇討不易宅體寬大去取有意可尋

行縣大風興中閱草堂詩餘是書人以惡札目之然去柳黃康胡諸俚曲則名篇秀句大略具在予欲仿漁洋十種唐詩例取花間尊前艸堂花庵中興元儒艸堂各選刪正之周公謹絕妙好詞可以孤行則不措手漁洋各還本集不薙複練子則用明人選唐詩例合編之注出某選此付鈔胥十日可成

和汪柳門學使途中見寄詩云經世文言滿室堂尚容牛馬走疏狂使星按部清如許舊雨懷人遠不妨江國衣冠趁氣類名山壇坫有輝光南豐更與乖詩教不遣詞人恨海棠

閱顏氏學記習齋先生命世大儒遺書散失予高所輯亦多空論窺意先生當日手六藝行習實迹必有次第規制當日考訂必闕疏若得大凡而采近代疏通證明之言以裨益之豈非不朽之盛事惜乎其不傳也予嘗論今日言六藝當別白六書九數絕學大明射御二事不切世用禮樂尊嚴有粗有精宏綱細目固君相師儒所有事矣恕谷學記肫碻折衷開來繼往扶翼顏氏曲譬旁通而文字樸

儁句度窾尤甚不甚留意於此然昧宋人語錄純用方言里語者已絕勝矣聖緒茫茫無用之言日出晦盲否塞誰為夜行之燭顏先生射以柱矢力被羣迷恕谷或庶羽翼之抑亦百世不惑者已

閱顧廷楨祖香孟晉齋集五卷文筆堅勒趨向似在鄉先正胡稚威有道觀一碑仿三洞璇華序而益張之詞緐不殺究不得以群元卿老子碑為解閒列士傳沈痛至性炯然不可磨滅

閱嶺南三家詩梁氏薄樸而意盡句中大似龔芝麓屈氏深秀由奇得剽嘖薄處鬱鬱有至性此君與鄺湛若皆神似太白不徒形似陳氏精渾師法在陳思子美亦以時地

相發汪端以陳爲大家亦是有見屈陳識力遠大藥亭大
都身世間語宜老而策名上第也
閻論衡王仲任文士之兒窮達橈其志趣所言辨而不中
自名其書曰戒虛妄而師心妄作戾經訓者甚多陰陽災
異一歸于虛而篤信命遇以爲賢愚同囿于氣蹇困之士
有激之言不可爲典要充詞墨詰儒歷詆世論若以聖賢
流俗一槩相量持之雖有故言之不甚成理究不逮周末
九流偏至振奇可以自持其說充于雜家爲第二流呂覽
淮南未易企也文體儷而不駢西京之風未邈獨其出入
起落門亂不亂又揮之不斷爲獨到耳昭致篇闢大都亦
言災祥無關人事閻陳氏有足本未錄副忽其大意矣

閻倪文正年譜荒政以煮粥爲善籌計以實做爲綱三餉
之併當時急著已無及矣
閻南雷文定黃先生文無餘飣之篇有餘飣之句固知早
飲香名以華藻入亦熟處難忘必以僞體目之則妄敍事
諸篇點綴亭所師法而殊有稗習不如先生之儁勁後集
清深尤勝名論如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
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吳弁玉墓志
所言與顏習齋若合符節而又陳府君墓志引王魯齋言以
體頗有似東方朔者而法語爲多宋子庭浮谿精舍叢書
日計時得命十有二以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
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乘以
歲六十其月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詩歷質健有儒

者氣象
閻程春海侍郎遺集詩文似皆學韓不爲細響可傳不必
可讀子欲撰 國朝詩錄亦可選也 國朝詩
于蜀中近日欲先刪正沈愨士王蘭泉符南樵之書而補
以感舊篇衍以下諸選及篋中所有別集惜張南山詩人
徵略未在行篋
紹興本曾子黃蕘圃所藏陳碩甫徵君傳校於趙刻本內
子得之閻中子高嘗取入校正子高歿陳本仍歸子今孫
仲容寄花齋本屬子迻寫並有趙刻誤而花齋不誤者趙
又兼采劉績語數條入注亦得互勘校七日畢世間又多
一宋本矣昨作書與陶子珍望其刻宋本淮南及此本二

書既歸子終當傳之後來校本尤精序已刻行視陳
閻家語孫志祖氏疏證在友人齋頭一見未過讀南皮先
生曰非古家語然不可廢竊以爲徒亂人意亦可廢也閻
孔子集語孫伯淵氏廣辭據書爲十七卷网羅羣籍可以
證孔叢家語之僞辨書又可廢矣閻孔叢一過掇拾傅會
不獨文氣疲弱不似漢人也鄂刻尤陋有李川父序蓋出
明書帊本小爾雅孔臧賦連叢皆刪去矣
閻陸賈新語義富文密七十子之緒言非必陸生所創篇
體頗有似東方朔者而法語爲多宋子庭浮谿精舍叢書
中有校本
閻忠經馬鄭何不幸而遭此黎邱之鬼

校荀子就鄂刻用謝刻盧校王氏雜志顧氏補校郝氏補注梁氏瞥記要刪迻寫鄂刻亦勝盧氏所摘俗本蓋頗雜用宋元本又多依注改定子向來忽略楊注審正其辭究爲唐人箸撰至無校詞視管子尹注有過之無不及也

閻新序說苑少時縱論以二書當魯詩外傳莊中白是之錢容堂非之二書未有善本南皮先生云陳恭甫編修有校本子在閻未之見

校法言據秦刻李軌注本子雲何嘗艱深何嘗固陋第太簡處遂突兀耳

陶元亮云稱心而言人亦易足詩品云情性所至妙不自尋

閻潛夫論節信漢末邊徼士箸書已當末造雖折衷儒術而蒿目當世之敝頗主張其師京房考課之法意在綜核亦名法家流也文體樸至而博辨在桓寬劉向間

閻申鑒東漢末年徵車之士以對策起家平時必有儲論議以待專陳者悅箸漢紀編年良史是書規切時政崇尚教理往往與慈明策對之言相出入黃省曾注推見此義故王濟之敘云多得悅旨也

用戴東原疏證本校方言小學要籍非貫串羣書不能通閻六朝雖不出于太公要爲古籍精密深至古制古言可窺尋也兵家傳授或有損益故孫氏輯刻佚文見于唐宋類書者觕簡不同而益可徵信讀孫子記童時誦李九我評注本略可上口見岱南平津二刻本推閻益詳似魏武

人所能僞造林愼思續孟子則鄙書燕說有似戲劇箸書如此雖命意近正竟不如小說稗官之可喜

閻胡子知言舊以之當正蒙固不逮橫渠之簡碻

閻群文靖道論足警頑懦呻吟語之流耳

閻王崇慶海樵子迂生之言唐喪筆札閻鄂刻百子儒家類訖

閻握奇經與素問並垂千古陰符亦其亞也

閻六弢雖不出于太公要爲古籍精密深至古制古言可窺尋也兵家傳授或有損益故孫氏輯刻佚文見于唐宋類書者觕簡不同而益可徵信讀孫子記童時誦李九我評注本略可上口見岱南平津二刻本推閻益詳似魏武無可對勘

讀中論偉長漢末巨儒造就正大微言大義昭若發蒙毋

注爲精審張預注爲條理或以孫武爲託名然語簡義密
碻然古書九流初祖之籍精神與六藝通也
讀吳子其言質近不如孫子之深純變化在戰國文字爲
弱矣然體用完密語可施行閱司馬法溍篤渾至洞精研
幾三代之典先王之遺足以補曲臺之記兵家言當以此
爲冠
閱鄒叔績敬堂遺書樸儽而不究敦碻而不夸固是經
生家法頗疑其人侗愿而堅非必柔厚之君子韻論專精
惜多闕佚文集非完帙簡直以爲體紅厓碑考則無左證
之言
黃培芳香石嚴陵詩有江上星辰尚帶寒桐前樵牧皆如
玉古人所未有
夔鼓聲中凋年迎歲積雨初收覩見日色出入簿領斂手
民生貧寠生聚教訓都無本末今年欲整理一二事尚恐
低眉寂寂粗官年將五十回首少壯盛氣已非前賦冬興
鞍馬一章固稱心而言也以上己卯
庚辰元旦日澹風嚴春寒猶洹爆竹桃符又采一邦風景
耳何足傅於兵家有宋之世文士好多言蘇氏父子最傳
最無實用何去非者蘇氏所賞激奏進此書殆不以爲空
言邪論司馬仲達之不戰欲以困孔明不爲無見論孫伯
符不當拒董卓則可謂讜語
閱李忠定輔政本末記事短書同于志狀意且主於標榜
何爲列兵家邪以上閱鄂刻百子兵家類訖
河北地載河高邱置轉般倉以通漕一二百年必有行斯
言者海運廢河運必更張矣馬季長石室詩有師法自君
亾句大哉言乎此君才識絕人安得求其遺著以闚學術
之全
閱輶軒語不必窮高極深要爲千金一字
閱尉繚子世以爲僞書文氣不古非必出於晚周然精語
不可沒也如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專事以財民之所以戰
者氣也上滿下漏患無所救兵以靜勝得衆在於下人不
祥在於惡聞已過勝兵似水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
儒傷氣敗軍曲謀敗國皆合大道中人心將理原官治本
三篇以民事爲重尤爲知本
閱素書疑作僞在宋以前張商英維釋老以注之耳未必
即出其手
閱心書掇拾勦說無足辨然以教粗知文義之戎士亦廣
心智
閱何博士備論文氣條嘗讀史亦略見其大然文士之業
最無實用何去非進此書殆不以爲空言邪論司馬仲達之不戰欲以困孔明不爲無見論孫伯符不當拒董卓則可謂讜語
閱李忠定輔政本末記事短書同于志狀意且主於標榜何爲列兵家邪以上閱鄂刻百子兵家類訖

用戴子高管子校正校管子至多靡篇譌脫多不可讀子高采諸家校語往往臆決專輒不敢從正雅集所錄女士詩大都恕而存之不可不讀章先生嫥學

閱明三十家詩鈔續集所收遠不逮正集之精碻

閱陳雲伯碧城仙館詩雖塗澤爲工頗能駘宕風骨未靡洵足與楊蓉裳抗手

閱清泉歐陽軒赤城月到山房詩有趙高一絕云當年舉世欲誅秦那計爲名與殺身先去扶蘇後胡亥趙高功冠漢諸臣意已恢詭後又云閱古逸史載趙高爲趙之公子抱忠義之性自宮隱秦宮中爲趙報仇張良大索時朅避

高家故得免難詩云大賈滅嬴憑女子奇謀興漢詎蕭曹留侯椎鐵荆卿七不及秦宮一趙高書此以廣异聞所稱古逸史不知何書

校管子二十四卷卒業管子爲道家初祖周禮大宗于九流爲最尊子高校正成編戴震爲勞然全收王氏讀書雜志不加辨正出己意者又不碻鑿子故以意去取之暇且欲爲讀管子札記以明大誼焉

校晏子春秋固宜從漢志入儒家柳子厚之言不足依據畢沅出孫伯淵校本所撰音義平正可觀伯淵繼得元刻諸書先後爲文汪以文義類從輯錄之例固當從孫本而孫本信諸子彙函據以入錄汪本以君治止楚師爲非尸頤谷劉子政校錄之舊以貽吳山尊山尊屬顧千里刻行兩本皆據善本杭州書局新刻音義本吾友定海黃以周元同撰校勘二卷視音義尤審密子今就何黃二家擇尤要者書之簡端晏子文多紀敘他書多所徵引視管子爲易讀矣

校商君書五卷蜀先主言商君書益人神智或言武鄉侯治蜀頗師衛鞅遺法予以爲上位可施而卽于危下位可師而尼於資非無用也而終無用也孫伯淵校本在閒經堂叢書中浙局覆刻西吳嚴萬叔卿本在孫本前予校鄧刻以朱識孫本譌識嚴本可迻者十八九文氣鶩閱眞先秦人書也

校鄧析子六年前吾友江山劉履芬彥清得宋本影寫付刻子爲撰校文行世孫仲容又撰拾遺大都據意林繹史及舊鈔本子與仲容又下己意審定數條今鄂刻多與子及仲容所見鈔本合撮舉兩人校讐大要遂寫 彥清去年秋冬間櫳嘉定令得心疾以不瓦死仲容從尊人光祿公將入都存沒口號輟簡黯然校尸子尸子輯本始章宗源亦孫伯淵刻入平津館叢書後來汪繼培重輯在陳氏湖海樓叢書中浙局以汪本覆刻鄂局以孫本覆刻子爲記异同子鄂本內上卷皆以羣書治要爲主汪氏以意附入數條下卷則剌剟羣籍孫以諸書先後爲次汪以文義類從輯錄之例固當從孫本而孫本以君治止楚師爲非尸子篇名又存疑十許條皆汪氏爲矜慎矣又廣與廣澤汪

本合爲一篇亦是

三月朔日宿雨初收雲容解駁病懷抑抑治牘讐書幾廢吾事晏起不止三朝何能倘友冒幼安邪數夕猛雨花林欲盡晚暗星暗恐未曾姓

下鄉催賦住武家岡日未亭午飛店枯坐和去年張公東春柳詩四律同牀各夢語多嶄異不自覺也

村舍點閱草堂詩餘擁鼻微吟竟忘身作催租吏也草堂所錄但芟去柳耆卿黃山谷胡浩然康伯可僧仲殊諸人惡札則兩宋名章迥句傳誦人間者略具宛其與花間並傳未可廢也詩餘續編二卷不知出何人擇言雅矣然原選正不諱俗蓋以盡收當時傳唱歌曲耳續采及元人疑出明代然卷中錄稼軒白石諸篇陳義甚高不墮流俗明世難得此識曲聽眞之人

積雨收時平疇綠徧菜豆花香麥氣餘善數日輿中閉置今日始卷簾看山歷陽諸峰空濛眉際憶在閩中見趙大年江南春圖仿彿此景徐壽蘅嘗爲子臨小幅猶在篋衍也

曉陰有雨俄而晴日暄麗楊花滿庭春光老矣哀樂中年盆蕙作花香繞几研閱有正味齋日記往往作偶儷數聯名雋可喜

校韓非子至外儲說左上文公反國節皆犯言今臣有與在後中蓋有與者猶言所親也鄂刻韓非即趙忠毅本後數卷中有意改數處故與顧千里宋乾道本識誤所云今本不全合吳山尊學士刻乾道本附識誤三卷精審可信予今據以錄入簡端復取讀書雜志餘編所載十餘則附之鄂刻百子法家類訖

閱齊民要術十卷農家古籍萬物可師所言種植之候土物之宜耕穫節目北方土厚水深於南國頗有異同序言不及商賈而有貨殖篇今書次第亦與序不合　四庫提要言注文當出宋人獻案賈氏自注爲多其錄漢書注及音釋則後人傅益矣末卷體近類書不關民事傳刻未見善本所徵引亦多亾書蓋未易讐校也百子中中農家祇一種何不采農書邪

讀大予十卷卒業少時有以予明易之志嘗與莊中白欲覽此業行年五十同道淪亾遂成虛願范望注以萬玉堂本爲善予得之廈門許氏書塾審正倘有脫誤司馬公集注影宋本五柳居陶氏刻行今鄂刻即據陶本予舉范注本對勘范本異同亦有溫公漏落未舉者後三卷許翰注所載釋文則似未見范本矣廈門故家舊著圖點頗有意義遂逐錄焉

涼人刺史尊人介堂太守詠陳拜鄉八角陳鏡八琖妝詞云翠箔成塵銀華蝕土一片南朝月冷飛上棠梨雙蛺蝶零亂隔江花影歌殘桃葉數聲江陵紫氣銷沈盡賸有輿

亾遺鑑芙蓉睡醒此日繡湖若痕緜華舊夢擘箋人在荒
梗念誰伴青燐碧艸雲母畫屏猶整好攜去金煙玉水蟾
蜍細細瑩珠粉試照徧荼淮裴花帳斷胭脂井此詞絕似
元遺山張伯雨又有秋老花新酒濃人濶八字可入詞眼
斷句云緣上眉梢紅上頰酒上心時黛樣青山油樣水花
樣人兒亦當時傳唱八琦妝與譜不協有脫誤

閻易林卒業士禮居黃氏刻本最精予未得見故未加校
讐焦延壽楊何弟子京房之師在漢武帝後宣帝前今所
載多西漢末年讖不及見之事班書儒林傳藝文志亦未
言延壽箸易林也故近時徐養原牟廷相攷定史文據范
書崔駰傳定以爲崔篆箸易林六十四篇即是書獻讀緜

詁不安襲莊列陳言捉襟肘見矣徑題文長名亦可傳世
以爲談助居易錄則謂姚士粦叔祥僞撰
子華子二卷三經義行爲荆公之學者作僞欺世其書可
燒盧抱經先生盛稱此書獻所不解

葛蘇州詩兵凶久相踐徑賦豈得閑促戚不可哀寬政身
致患日夕思自退市門望故山讀之悠然以思悄然以悲
用讀書雜志校墨子畢墨翟書無舊注多古文於子家爲
難讀畢孫力闢譾譸創始不易王氏往往取證本書語多
堅碻予十二年前曾校畢刻一過此本在子高所今不可
知鄂刻卽覆畢本今又校錄卒業有王氏畢正畢注而今
本正用王說疑有因雜志刊正處矣汪容甫先生與孫畢
同時治墨人閒未見傳本讀述學且寤寐求之矣墨家爲
九流大宗不當在雜家也

讀尹文子深喜其文老子與韓非同傳通彼我之郵者在
是

閱愼子零縑碎璧出于剟拾刪削法家古籍箸錄絕少固
可附尹子商鞅而行閱公孫龍子辭勝于理當時固有論
定淵翻不竭萬變不離釋氏經論高者往往近之
以江都秦氏校刻閻弘景注鬼谷子三卷本校鄂刻儀秦
之師縱橫之祖深切危悚使人如逢奇鬼鄂刻似出藏本
脫誤至數十百處皆據秦刻刊補秦刻出孫伯淵盧抱經
鮑淥飲諸家校寫固此書善本矣

娛如南朝人陷北而有李陵答蘇武書也學士雲奇字訓

陸佃注鶡冠子三卷十子書錄朱養純評本鄂刻卽出於此劉彥和云鶡冠縣邈發深言分別部居著錄當歸道家龐煖諸篇可以別出鄭樵固云亾書可以類求也陸注頗有粹言非張无垢素書注所可及

閱 國朝詩別裁集卅二卷畢歸愚尙書之論詩謝山人所謂俶謫仙而畫少陵者也別裁諸選列子云見吾善者機耳 國朝詩前半疏略後半遷就然所見近正可教學子後來如王琴德湖海詩傳符南樵正雅集皆有意爲別裁之續緜猥彌不逮矣

閱畢氏續通鑑至卷六十五治平朝濮議紛紛洞心駴目國家典禮豈可不講求于平日世以明興獻事並論本末豈有不用甲子紀年者乎沿襲無謂國語人名地名對音亦不屢心温公以歲陽歲名紀年漢以後已病其泥古鮮用顧全書之例如此尙無傷于大體續編紀宋元事當時改譯先後又不同愚以爲宜大書舊譯以從主人初見處從新譯以正音聲試問當年章奏文籍及其人自名有不用舊譯者乎烏珠巴延之類起是人問之或以爲然起同時人問之且矇然莫辨耳閱竟乃繼以元史類編

閱續通鑑至卷七十九哲宗之初政醫家所謂回光反照而已知正而不知變君子之無術者也

閱續通鑑已至靖康雖南北朝時千里數百里小邦危亾相接無此世界生此世界人幾無人理

閱續通鑑南宋國是壞亂不振君子小人各執其咎

閱續通鑑元初賢臣林立雖巨姦如王文統阿合馬盧世榮特僧格皆有絕人之才開國氣象殊盛立國不久亾而不立志表如宰輔系屬海運歷法于紀傳中往往發凡畢氏續通鑑所采有與邵氏殊轍者未必畢是邵非

宗論誠著龜金石也順帝之世羣盜起眞人出然以史法言吳國諸臣攻城略地宜詳嘉謨嘉猷宜略未可以分曜列鼎之例行之畢氏書凡六十冊宋居五十元祇十冊詳略之閒不無可議

閱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畢是編經竹汀雲冬友諸舊學考定宜高出陳柯徐三書然當時錢先生已有違言拒不作敘馮鷺庭敘亦有微詞以子觀之北宋纂輯義法深箸事有本末南宋遂多尤漏元紀筆削尤疏有二小節亦不饜心温公以歲陽歲名紀年漢以後已病其泥古鮮用顧全書之例如此尙無傷于大體續編紀宋元事當時豈有不用甲子紀年者乎沿襲無謂國語人名地名對音改譯先後又不同愚以爲宜大書舊譯以從主人初見處從新譯以正音聲試問當年章奏文籍及其人自名有不用舊譯者乎烏珠巴延之類起是人問之或以爲然起同時人問之且矇然莫辨耳閱竟乃繼以元史類編

越詩人馬廣良幼眉子庚午定交今刻鷗堂詩三卷寄示篇體修潔措語老成山水清音自成馨逸自是林屋間俊才在秦勉鉏上吳興施均父亦未能遠過

閱元史類編體例雖本弘簡錄而部居校完去取亦愼所見正大但鮮措注激射之用是爲元史要刪史家所不廢

九月下旬自安慶回治所病未已復治諸子校呂氏春秋畢百家並起呂氏之客挾以干時而不韋以所學裁之采莊列之言非莊列之理用韓非之說殊韓非之學文體有出韓非者十二紀衛殺韓非之身實服韓非之術亦韓非之書與李後主之填詞接成文八覽六論擇言既精不謬經教文章之事完密矯變傾百家之瀝液者矣

閱上高李祖陶遘堂　國朝文錄二十一冊畢李氏厭薄桐城而于易堂亦有微詞亦知立言歸於有用而門戶間架之見未除不免時文變相主張鄉曲多收江右之文不爲天下公言予在宿松見其續錄鈔文甚多板刻甚劣所取尤蕪雜至所錄魏朱汪方李陳六家文爲其宗旨所在似未刻行于未之見也諸家文評別具

校淮南鴻烈二十一篇以十月朔始日課一卷二十一日而畢用讀書雜志及陳校宋本逐寫卷中梁曜北張獻山之論附焉錢慨堂天文訓補注顧千里補校亦錄入王氏謂莊炘刊藏本實非其舊並有未曉文義刪改及妄生異說者予于浙局刻淮南時謀刻宋本附校勘記已而仍用莊本非予意也漢初黃老爲治大義具于淮南故文章之源流則兩漢諸賦史公以下文體多從此出而尤爲駢儷家之祖高注呂覽不及淮南注之閎深吾友陶子珍編修方治許高之注予約其傳刻宋本申論舊注以昌西漢之閱劉子新論五十五篇鄂刻失載袁孝政敘而脫誤尚少有中論之枝葉而非其矯篤異論衡之偏至而同其憤懣緜絛豐羽取之淮南爲多六朝躁進之士金躍冶而不祥馬悪駕而遭鍛故于遇合毀譽之間若有切齒腐心者則其著書本旨也筆致翩翩開闔盡能非唐人所能僞託以韋治作理諱民作人求之亦有合有不合也

閱顏氏家訓南人入北顏生可謂學者持論最正宅心最平家訓二十篇造次儒者不必以歸心爲累也聲音訓詁尤所愼言經生家法闕後來之牖抱經叢書刻趙氏校注號善本予借讀于路山甫又四年矣

校白虎通禮經總義不當爲子部雜家有十卷本四卷本

皆非六卷之舊譌錄幾不可讀莊葆琛先生多用所引本書刪補恐不盡然鄂刻殆即據何允中本

閱風俗通義仲遠原書卅卷今本十卷闕佚多矣不獨姓氏一篇也漢宋文體疏捕說經亦漸非博士家法

閱牟子解惑之作頗屢無慚之言亂世之士以文字自遣非必爲桑門揭竿也此本即出平津館叢書文从字順古書完帙

閱崔豹古今注記誦短書亦云博識膏腴沾溉箋注家所不廢焉緝襲之則笑資矣但不識伏無忌之書何如耳

閱黃晞聲隅子欵歲瑣微論十篇晚唐皮陸好爲聱牙之文學古籍之面貌元次山實開其前法言中說环任咎也

閱崔豹古今注記誦短書亦云博識膏腴沾溉箋注家所不廢焉緝襲之則笑資矣但不識伏無忌之書何如耳

閱黃晞聲隅子欵歲瑣微論十篇晚唐皮陸好爲聱牙之文學古籍之面貌元次山實開其前法言中說环任咎也

學非自得而好箸書觀其題知其衷矣宋初軋茁之體至此猶未蕩滌

風俗通義卷十引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此當爲孝經緯文古敘書緯攟皆未采記之

閱馬承卿嬾眞子宋人說部之中駟不至迂謬強題爲子不亦妄乎

閱莊元臣叔苴子元臣蓋明嘉隆間吳江人是書出于吳枚庵祕笈鈔本粵雅堂伍氏叢書始刻之莊事蹟無攷有一條云得之楊升庵又有論與獻大禮語因知世宗之代江南文士也何李王李好言復古莊氏論文頗詆琪摹仿

能改其宏恉聲音訓詁頗有胥益而郭注讀若多同本文
郝所致疑竊以爲音有楚夏輕重微異注蓋依以爲說卽
長言短言之例也圖讚一卷鄂刻與郝氏所據藏本不同
往往合于嚴文類聚所引鄂刻補遺郝本僅有五則參差
互異未詳鄂本所出楊慎補注文人掇拾無裨經注

博物志殊艸艸露鈔雪纂提要鉤乎古人采掇之書或有
此體語皆有本或者引據之書有亾逸耳非創獲也茂先
之爲託名則不足辨蓋掇采輯書中博物志語而傅益之
續博物志出宋李石誤題石晉李石名而作唐推廣前志
差有條理鄂刻百子小說家說
讀脞餘錄秦漢之際道術之士伏而著書六瑣鶡冠之類
皆是唐時出于方士李筌注之傅會古人其實皆筌語耳

體也
閟洞冥記辭藻豐縟有助文章此乃不愧
校穆天子傳古文隊簡不敢以小說易睨之取平津館叢
書洪筠軒校本逐錄卷中元至正間王漸玄翰一序簡厚
而骨堅北宋人惟王介甫能之不易得也
拾遺記豔異之祖恢誦之尤文當旨荒不爲典要予少時
之論如此今三復乃見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陽九之運
述往事以譏切時王所謂陳古以刺今也篇中於忠諫之
辭興亾之迹三致意焉蕭綺附錄大義軌于正道是非不
謬于聖人者已又案篇記異物輒詳所出蓋皆自注語傳
寫誤連正文耳

經文質與則非筌所能僞爲
閟尹子句意凡猥雜間有精語已在唐譯佛經之後多有
與圓覺楞嚴相出入者秦漢文已不容作僞況周人乎稚
川一序文句險譎亦贋鼎也他本有劉向校進序攷爲宋
人僞作
校老子六朝舊注多不傳河上公注雖僞然亦唐以前本
友人魏稼孫大使校治易州石本視嚴嚴鐵橋尤精審石刻
語助最少論者以爲近古而經訓堂叢書中傅奕定本在
石本前語助最繁疑皆失眞過猶不及碑本往往與明皇
御注合傅本之同者皆精碻然則古書傳寫多見愼言並
存卷中以儗學子擇善而從可也

老子書多古事古言郭注照以平覽微實處少古注家或有折衷禮制攷見皇風者歟惜乎未之見也元吳草廬道德經注文從字順心性之言張皐幽眇雖勇暢平正要亦無當於閫悟也

枕上閱文徵歸元恭與注鈍翁書文字之見淪而爲勢利激而爲詼坐操觚罪翰者足爲炯戒

校列子前于莊生不甚奧衍而無不盡之詞篋中張湛盧重元二注文字略同殷氏釋文尚可見古字通假之例子少時得明人仿宋刻頗精無注與今鄂本同有人藍筆點治題紀云讀諸子諸當求其爽豁者勿求其奧衍者此語亦自有見卷本在閫失而復得後以貽常州群子振矣

鄂刻莊子三卷無注正文校世德堂本多合用經典釋文所述異同校寫上方崔誤本多異字頗有助于通假可推說楊慎所錄闕誤一卷亦有可取并錄于下孫氏叢書輯司馬彪注有二三異字出釋文外者鄂刻名爲百子而如楊氏山海經補注莊子闕誤皆別列一目可怪也

校抱朴子用平津館叢書孫刻勘定內篇闕文有至七八百言者　四庫提要言稚川是道家之漢學設施語多爭敞語少有似乎抱闕守殘之家法

閻文徵多錄表章潛德之文詞章之自尊其體者纂述家先生遺事披寫摧陷益輕之三十年來粗明羣籍折衷大誼乃知震川得史公之膚末而不可謂無所見第佔畢點畫何足以教後人推崇之者傳寫遺筆自爲師法不可謂

天隱子理平語淺道釋莫別山林枯寂之士井牖之見而已無能予二卷並不似唐人之文胎息經養生家言平易近人行之以漸持之以恆要亦通于儒術王文祿疏多常語閻至游于儒士無聊好爲方外之言參同悟眞亦有附庸道家類閻畢鄂刻百子訖以上

庚辰

閻史記知後世之節字省句以爲古者皆可笑也歸評史記桐城一派古文家主張之少游京師孫琴西王少鶴二公方從事鉛丹以爲枕祕子過讀不甚喜之已而得見章先生遺書披寫摧陷益輕之三十年來粗明羣籍折衷大誼乃知震川得史公之膚末而不可謂無所見第佔畢點畫何足以教後人推崇之者傳寫遺筆自爲師法不可謂

非幸也方伻郎評跋張氏刻本附錄亦有可采予讀史記
舊有識語數十則在別記大約欲爲司馬辨者發憤著書
及是非謬于聖人三語也
校定尚書大傳勘定盧雅雨本鄂刻蓋用盧本也纂輯之
書從陳恭甫編修後起者勝
校韓詩外傳十卷阮吳督部望三益齋刻周廷宋趙懷
玉二家校本引據精審勘定鄂刻凡議得兩通者不欲悉
以佗書改本書臧鏞堂韓詩遺說問經堂有目未刻手稾
在予篋衍所引外傳異文並取證焉
閻穆天子傳忽悟有重文脫佚處卷三無扈上下乃膜拜
而受郭注云疑古上下字是正文當爲二三蓋重文作二

之例重無扈二字也是書凡膜拜而受上往往有脫書國
人者皆脫去重文耳
閻闕史二卷虬戶銑鎔讌議固當而結藻既富持論亦正
晚唐文人如皮日休之高言皇古其爲僞體殆百千高彥
休也
閻胡承珙氏儀禮今古文疏義十七卷經生家言曰禮是
鄭學又曰例不破注是莊此書亦斤斤于是獻聞之鄭注
述今古文今本尚有寫官譌誤者要當以正借毋子之例
求之無滋曲說可也
閻西陽雜俎正續二十卷柯古博聞習于道書釋藏故所
錄出子吏外者多二氏之傳諾皐支諾皐無深言棘句說

閻孟荀何光遠鑑誡錄三字爲題吳梅村綏寇紀略所仿
也流落遐荒未忘舉場猶習綴錄見聞如判木夾危亂蠹
校者已正其誤則亦非謳實錄也
鄂刻九經三傳沿革例爲焦里堂校本粵雅堂叢書爲任
子用校本春爽霆雷雨雪古陰齋陽信齋慶紹陳書鷺坫
聊以撥遣粵本伍跋所舉任本誤字鄂刻焦本皆不誤也
閻高士傳三卷今書盍出太平御覽本書面目已改易長
沮桀溺以下十人御覽雖云稍廉書然生安亦未必竟遺
之疑不能明也世說新語注引許由陳仲子傳與今本不
合

校列女傳八卷鄂刻出自明本譌脫甚多據阮刻南宋仝
仁仲本勘正齊靈仲子傳者必悔之必誤作心下脫公曰
二字則又今本可正宋本劉子政世傳魯詩故說苑新序
列女傳說詩與韓毛異皆魯故也
閻浪水紀聞畢湘公史才正學雜錄見聞裁以義法于邊
隅兵卑賤衰消長三致意焉
閻世說新語六卷少喜世說匪惟談助亦采春華所見爲
明何良俊刻刪補不完近歲沈穀成告子云紛欣閣本最
善
閻老學庵筆記十卷放翁題跋家訓之屬往往樸摯有遠
識泰興吳少宰尤重筆記予觀其隱顯激射往往言外有

意吳先生精鑒不虛也荆公爲陸氏家學淵源所自故當
放翁時燭火雖燃尚津津樂道耳
蕺山人講講會提命之書引太極圖說而近之亦可作小
學義疏看曰處事須耐煩居官尤甚不如意事舉目皆是
若以忿悁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故士必知命而
後樂天
閱章宗源隋經籍志攷證十三卷體昉深寧意存亾佚子
家緝錄僅得以例成編承學之士誰與共此業者又今存
之書殘闕蹖亂正資討論惜乎章氏能爲之而不爲
閱覽博聞以爲之注豈不高出酈大徒上咸不絕于口
劉文淇疏瞻左傳賈疏考正攷曰康成兼綜羣經而家法
將以期之來者
亾正義折衷衆說而菁華失求備者所以爲不備也左氏
月下意行沿池塘行桃林紅雨已霏殘英在樹新月照之

不傳春秋而傳左氏者以汨經杜注掠美師心而撰正義
作雪色不辨其爲淺絳深紅也地在城中曠寂如郊野
者不破注元凱非盲左功臣仲遠又不爲襄陽諍友則光
閱葬經一卷以生氣爲宗旨亦持之有故篇中皆用唐韻
伯擯陷之辭正麟筆之所默寄六朝人辭緐不殺北學更
當出唐人託之景純地師家以此篇爲經而緯之以疑龍
甚于南一旦天子考文儒生勦說且欲盡掩前言于是刪
撼龍二書其佗傅會之言可廢閱宅經簡質不爲繆悠中
非所刪疑非所疑至于學林衰薄日下江河能治孔氏疏
有避唐諱及位至臺省高道奇人云云蓋亦唐人書
閱素問靈樞浙局仿宋刻本上古之書不應緐重至此然
者已爲爲學術又求所自出邪近代經師徑涂日闢乃有
閱葬經一卷以生氣爲宗旨亦持之有故篇中皆用唐韻
如劉氏之稽古聽眞去非求是者雖有時矯枉過正要亦
乆化深異天人一貫實出聖傳以文章論管子越絕差堪
父師畢成者所嘆于後生之畏也已
鼎足淮南王書靡矣靈樞論刺法近世醫士有理論駢文
春光漸老誦黃仲則詞曰日登樓一換一番春色者似卷
專治薄貼亦刺法之遺意耶
如流春日誰道遲遲不禁黯然初月侵簾邊巡徐步遂出
在人家案頭見陳廉訪庭桂舍山撰歷陽典錄卅四卷補
南門瞰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諸人作幕天席地之游
編六卷甚有條理中間頗嗟惜章實齋先生和州志之不

傳也
村舍催糧夜夢杭友許筮甫以一紙示余紀一門數世男
婦行實八一二行美惡並著文筆簡勁絕似子厚先友記
注傳寫不無譌亂一曰或云之語不盡玉氏之舊慶善補
對山武功志筮甫云出其家一殉難烈婦手稾末一行紀
注複經曼衍有若旒贅
其夫殉難事亦不飾美也醒而楮墨恍忽在目不知是何
徵兆固非因非想矣
閻匡謬正俗八卷顏籀未成之書揚庭不無補綴正字差
有原本正音多泥四聲不爲定論說經殉實尚可輔翼陸
元朗耳
閻繹史至商君篇所據似即施本多空格闕誤蹤跡尚可
尋求

顧千里傳校文心雕龍十卷蓋出黃蕘圃蕘圃則據元刻
本弘治活字本嘉靖汪一元刻本朱墨合校足爲是書第
一善本彥和著書自成一子上篇廿五昭晰羣言下篇廿
五發揮眾妙並世則詩品讓能後來則史通失傳文苑之
學實二少雙立言宏恉在于述聖宗經此所以羣言就冶
眾妙朝宗者也予就顧校擇要錄入鄂刻卷中
閻嘯亭雜錄宗漢博洽掌故遺聞語皆實錄文字亦修整
魏默深李次青皆取資焉
治繹史至屈宋篇久欲治定楚辭洪氏補注朱氏集注蔣
氏山帶閣注張氏七十家賦鈔戴氏注合校異同馬氏錄
宋玉賦古文苑初學記所引雖有依託亦必出于六朝舞

賦乃傳武仲倫節文不當闕入
治楚辭補注十七卷古籍之有漢注者稀若晨星杕師本
注傳寫不無譌亂一曰或云之語不盡玉氏之舊慶善補
注複經曼衍有若旒贅
閻楚辭集注八卷改易面目摧拉舊說以求平易樸實窮
以爲楚辭文章之盛若泥集注爲定論則隱顯激射意內
言外之趣殆盡矣辨證二卷不信淮南已屬乖刺遂疑山
海經爲因天問而作不得不謂之僭越又閻錢杲之離騷
集傳分章析段便于講解龔景瀚離騷箋二卷家塾課啜
之書采掇羣言空論尚少閩人多喜讀離騷如海峯者較
長于黃少韋林西仲李安溪諸人

閻離騷艸本疏斗南老人博物殷憂著書見志折衷千爾
雅山經識在新安之上一物攷證序次多成小文非苟作
者雜采後世屬辭之語推助波瀾非汎濫也
閻何願船比部一鐙精舍甲部稾五卷孟子編年細密殆
過臧鏞堂交辰義亦足申鄭述禹貢鄭注與陳蘭甫相出
入祁大夫字說數行可了蔓衍以炫俗目以徇巨公子在
京師與何丈子貞王霞舉楊汀鷺輩論此事惟主猴養一
義爲簡當何比部進御之朔方備乘正本稾本均付劫灰
坊間有北徼彙編爲是書吉光之羽也丙戌仲春張薇剛
農鄒以朔方備乘之私亦有
八十卷邱本見贈合肥相國刻
於津門不忝之業傳矣識記
閻吳翊鳳撰　國朝文徵吳氏纂錄不無鄉曲

閒幽之意山林之士取之稍溢乃有絕無傳本者枚庵喜鈔祕冊說部別集未著入閒者往往寫藏亂後零落而吾鄉有丁氏吳興有陸氏聞皆收得數十百卷今又在臧肆見殘帙亦盈二三尺度文徵之成不盡據行世刻本也去取之旨多載潛德獨行不事門戶遠勝姚春木李遇堂之識朱蘭坡古文彙鈔予未得見聞其志在史料多采碑傳必多大篇屢請乞借于李景卿矣近日陸刻十萬卷樓叢書大都出吳鈔矣治繹史並校覽國策國語一過國語別有說國策高注非眞畢尚書已言之劉川姚本號爲古刻亦多脫誤且予讀之不可解者次第淩雜非以時繫亦非事比未必子政校進之舊疑以縱橫家言自漢至唐無巨儒碩學編正論列多翔實有用說經之文同時諸君學術已見大槩不立聞架不主流派阮文達推爲有明三百年所無不虛也第文多可傳不盡可讀予頗欲合吳枚庵文徵李遇堂文錄王

惕甫文述及篋衍所有諸別集寫出二三百篇以爲家塾讀本至往日欲撰經師十家文鈔則體例不必盡同去年閱湖海詩傳四十六卷一過頗不快意蘭泉宦成詩學日退皮傅韓蘇已非復吳下七子面目故所錄諸家既多率意其中名家又未盡所長外似紹述別裁實已與師說俏馳差喜詩話足備掌故其書遂不可廢

閱明紀六十卷一過陳鶴篹孫克家訂補去取簡嚴命意正大然芟削太過事端不備君甥臣卒綜述生平語過簡似有見于畢氏續鑑之宂散而惕離不暢近歲當塗夏氏撰明鑑卷帙加緐子未得過讀有明令主最少秕政最多武功最衰學問最陋本于開國制度之失不亾于永樂不

者焉

引用書目一輯三類仍分存逸古書眞僞二書今古文一一注明或以爲當時已有改定本卽以此旨辨正羣書羣經正字三馬氏閒閒潛邱言卽微分別尚文宋本注疏北采王氏浦閒以下諸家精碻之論諸書讐四皆據先正校讐定本載異同改定分注七雅雅素問管荀之屬多有應增補者除重去複六兩書三書及紀附錄大書分注一格爲一審正以後如國語之于左傳國策從前入之子史記他書類推

閱湖海文傳七十五卷一過王侍郎意在攷證掌故故文多翔實有用說經之文同時諸君學術已見大槩不立聞架不主流派阮文達推爲有明三百年所無不虛也第文多可傳不盡可讀予頗欲合吳枚庵文徵李遇堂文錄王

亾于正德不亾于嘉靖不亾于萬厤季年皆幸也韓非所謂亾徵也記童子時有人語我明始設東廠而羽亾矣似書丈眉生或又以內閣之制取士之法廷杖之刑三夠之賦皆爲禍本二十歲時嘗以此意成明論三篇久亾佚矣

參閱吳選曾選唐詩吳本頗不取質實之詩故韓臼大篇往往芟削讀雪山房門庭較大緘若侍御以微之論杜爲當所見最正遂取元白百韻唱和並及飛卿主張太過篤信者必流入平鈍

莫友芝子偲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二卷黔中夙學不事虛鋒目錄之學言言徵實金石跋語亦精密可方辯圃庭院籬落斷手草堂師友清集句留三日坐吳甎書寄我尚未至也

通江集出江帆力不足牽挽過燕子磯落日鎔金光景訣麗次日入石城下榻辟廬去年過此方庀工今則仰山樓前九月二日臨發爲顧雲子鵬題寒林獨步圖一絕句云寂寞淮流尚氏秦寒林負手獨吟身無多黃葉古今水如此青山醒醉人

舟中跋周易姚氏學云近世易學以惠張爲大宗惠述鄭荀張箋仲翔而同時焦里堂獨以小學六書穿穴比傳論者病其破碎然源出子雲當觀其通姚氏義多申鄭似近惠學而往來交通亦足爲惠張之郵陰陽消息易本也象數詁訓或合或離以是爲進退可也姚氏明于乾元用九是爲有本廣徵周秦西漢遺說故綱目畢舉惟于呂覽淮南單文片義不能推明九師淵源易家初祖往往以異義

蔣心餘評次四六法海以開闔生動論儷體固不刋之論而獨崇子山不能識晉宋人散朗洄瀠之妙故于任彥昇多所不滿此通人之蔽捄正陳其年章藻功袁簡齋吳穀人流弊亦砥柱狂瀾矣

陽湖方子永撰地理急就篇甚精暇當爲注

閩七夕星河再接霞想合離今年久不作詩放吟未成亦遂置之

往年客閩有唐詩錄五卷附古詩錄後取徑甚狹以校吳管二選尚有出兩家外去取之旨不能悉同文字如伐山梁棟柒椈視人所采

挈孥陳家淺發舟不聞榜人煙語又一年矣輕煙淡日薄

斷章存而不論其佗采獲載籍詞輯不殺又不可爲典要耳

跋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云陽湖莊述祖先生以古文讀定周書今本不傳傳者祭公以下七篇以世俘附宋于庭刻入浮溪精舍叢書曰尚書說蓋以爲孔氏百篇之遺今朱氏籀舊盧王丁洪諸家校釋而不及莊豈未及見歟抑所學同殊也擇言審愼兼取衆長而大匡重題之無說世俘更次之無本亦不爲小失邪

閱初月樓聞見錄十卷仲倫以敘事自慙修潔幽秀在五代史南唐書開所少者變化耳多山澤臞與貞孝列女則其敬意之所託者噫卓矣

九月望夜浪花帆葉再到皖公山下賃居城南掃室挂畫又此遽廬友朋星散代州馮姿子明相見談藝爲歡借得魏默深古微堂集閱默觚三卷文章興象頗似繹志學韓詩外傳面目可笑治篇陳義淵實高于學篇默深晚游杭州病殆僧舍予方踰冠偕袁蓮伯往見病聾不能深談今觀遺書知暮年學術頗似北宋諸賢虛鋒略盡矣

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意爲雄奇之文吳仲倫初月樓集有意爲簡遠之文然魏未必到孫樵劉蛻吳自不失爲李元賓也仲倫敘事之篇雖未造奇變而明畫曲折使人意移默深頗爲閎肅中實枵然且令人驟不得事之本末予讀云等字其顯然者不免以意爲之頗欲致書惺吾視可改者改刻之

孫伯淵鐵橋攘爲己有耳

見東瀛刻宜昌楊守敬惺吾雙鉤熒陽鄭氏碑出所藏拓本互校予所未備者雲居山殘刻琴調五絃云云一種而已白駒谷大字在平度州者未入是編豈字形徑尺艱于刻入書冊耶惺吾未得此拓耶論經書詩中方誤作方大基山詩西嶺白雲堂失落嶺字詠飛仙室詩歸字注于右角楊遂失鉤又筆跡多失之肥字畫短長多與拓本不合如替云等字其顯然者不免以意爲之頗欲致書惺吾視可改者改刻之

然不免腐木溼鼓之音文而不章邦士清疏切直客氣稍
斂唐人皮陸亦有此種筆意同時評跋必推之史記歐公
亦習氣語善伯學最醇實文亦檢點蹊徑稍夷叔子正統
地獄諸篇孤行己意不必盡醇而地獄優於正統左氏兵
謀學韓非敵跡顯然和公堅確頗有色芒寒之作略近
柳州于其家學亦眉山之頴濱矣五君而外林李之流江
湖疏胥薈結懷抱志行可尚而修辭時有明季詼譎之餘
習諸君趨向不獨唐以前不甚究心亦不免疏闊退之當
時似推歐陽接踵子長此一段議論蓋萌于茅鹿門耳
吳柳堂侍御可讀四書義三首奇偉非常甚矣言爲心聲
也

雷浚說文外編取經字之不見說文者推論之甚有益于
初學

邑友王眉叔緩雅堂駢文八卷音節骨幹皆不落義山以
後彭湘潓董方立伯仲之間展卷弦然有人琴之感
鄭贊侯改官黔陽以喬勤恪公蘿摩亭遺詩屬校功力不
淺門廡亦大惜其俗調多耳
馮子明詩格清深舊刻四卷出示其二集豪艸三卷高處
不減隨州眉山可謂情韻不匱然有夢得之緜邈而無其
沈厚近子曒之幹悟而遜其博大云

閻華陽國志十二卷蜀刻質而實綺靡而實腴晉世文史
流傳已稀去東漢未遠常道將服膺承祚故當具體此本
爲姚秦文頗晉者云反觀內視卻無差意匠何殊色相
加雨夜長懸匈次月歲寒不落霧中花郡鄣一枕夢游仙
醒後依然混沌天不是兒童然爆竹只知寒盡不知年楊
朱岐路總艱難傴僂循牆步自寬憑杖一枝筇竹杖安危
當與百僚看扣槃捫燭費沈吟好手金鍼何處尋五色難
迷眞識在妙明原有不旨心與父言慈子言孝橋頭日者
語通神烏鮯鵲浴仍無定畢竟誰爲明目人有爲而作雖
不入集附錄于此

招馮笠尉袁幼安爲月當頭之集霧晴夜煙直欲卻衰待
月月出皓若雪霜談諧盡歡一年難得此文字飲也
殿鐵橋編上古至隋金文七百四十卷目錄百三卷蔣季
卿校寫刻行苞括眾製網羅千古窮比之神農嘗艸巨靈
開山交苑之尾閭矣偶錄入駢體文鈔目錄下前人之勞
後人之逸

王仲瞿煙霞萬古樓文六卷鄂中新刻仲瞿駢文雋棄廉
悍勁氣直達頗以才多爲累有點鬼簿之譏仲瞿之病在
過求生刻昨夕閱彭甘亭文又嫌結調太熟故知金玉其
相卓哉有斐甚難其人如仲瞿之熟于史湘涵之深于選
固不易到甘亭與姚春木書言駢體正宗由其審定故所
錄彭文十二篇薈英略備亦云得失寸心

閻華陽國志十二卷蜀刻質而實綺靡而實腴晉世文史
流傳已稀去東漢未遠常道將服膺承祚故當具體此本
爲顧千里校正足本然校語不足盡信待補正也

平定張穆石州易齋文集祁文端及吳氏昆弟謀刻之時
予在京邸與聞之未見成書今始從馮子明借讀石州樸
學而行文甚拙完篇不多談時事者持論雖正未可見之
施行攷證羣書及碑拓片金斷璧多可喜者摘錄他卷石
州于小學攷懋堂金石詆覃溪持之有故不無文人相輕
之習近日四明張壽榮重刻趙校水經注釋序云石州于
水經注排擊戴本云云今文集中不見緒言蓋水經注表
別有專書

讀化書一過其言切至而非矛遠後卷言食言儉皆亂世
痛哭之辭以上辛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１７
作者＝
页数＝７５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